目录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5](#_Toc33001146)

[梁紀六起閼逢執徐（甲辰），盡旃蒙大荒落（乙巳），凡二年。 5](#_Toc3300114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13](#_Toc33001148)

[梁紀七起柔兆敦牂（丙午），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二年。 13](#_Toc33001149)

[大通元年（丁未、五二七）是年三月方改元大通。 15](#_Toc33001150)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18](#_Toc33001151)

[梁紀八著雍涒灘（戊申），一年。 18](#_Toc3300115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23](#_Toc33001153)

[梁紀九屠維作噩（己酉），一年。 23](#_Toc33001154)

[中大通元年（己酉、五二九）是年十月方改元。 23](#_Toc3300115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27](#_Toc33001156)

[梁紀十上章閹茂（庚戌），一年。 27](#_Toc3300115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33](#_Toc33001158)

[梁紀十一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玄黓困敦（壬子），凡二年。 33](#_Toc3300115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40](#_Toc33001160)

[梁紀十二起昭陽赤奮若（癸丑），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二年。 40](#_Toc3300116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47](#_Toc33001162)

[梁紀十三起旃蒙單閼（乙卯），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三年。 47](#_Toc33001163)

[大同元年（乙卯、五三五） 47](#_Toc3300116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54](#_Toc33001165)

[梁紀十四起著雍敦牂（戊午），盡閼逢困敦（甲子），凡七年。 54](#_Toc3300116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62](#_Toc33001167)

[梁紀十五起旃蒙赤奮若（乙丑），盡柔兆攝提格（丙寅），凡二年。 62](#_Toc33001168)

[中大同元年（丙寅、五四六）是年夏四月，方改元為中大同。 64](#_Toc3300116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67](#_Toc33001170)

[梁紀十六強圉單閼（丁卯），一年。 67](#_Toc33001171)

[太清元年（丁卯、五四七）是年四月始改元太清。 67](#_Toc3300117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72](#_Toc33001173)

[梁紀十七著雍執徐（戊辰），一年。 72](#_Toc3300117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79](#_Toc33001175)

[梁紀十八屠維大荒落（己巳），一年。 79](#_Toc3300117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87](#_Toc33001177)

[梁紀十九上章敦牂（庚午），一年。 87](#_Toc33001178)

[大寶元年（庚午、五五○） 87](#_Toc3300117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93](#_Toc33001180)

[梁紀二十起重光協洽（辛未），盡玄黓涒灘（壬申），凡二年。 93](#_Toc33001181)

[承聖元年（壬申、五五二）是年十一月方卽位改元。 96](#_Toc3300118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101](#_Toc33001183)

[梁紀二十一起昭陽作噩（癸酉），盡閼逢閹茂（甲戌），凡二年。 101](#_Toc3300118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108](#_Toc33001185)

[梁紀二十二起旃蒙大淵獻（乙亥），盡柔兆困敦（丙子），凡二年。 108](#_Toc33001186)

[紹泰元年（乙亥、五五五）是年十月方改元。 108](#_Toc33001187)

[太平元年（丙子、五五六）是年九月方改元太平。 111](#_Toc3300118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115](#_Toc33001189)

[陳紀一起強圉赤奮若（丁丑），盡屠維單閼（己卯），凡三年。 115](#_Toc33001190)

[永定元年（丁丑、五五七）是年十月受禪，始改元永定。自十月以前，猶是梁太平二年。 115](#_Toc3300119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123](#_Toc33001192)

[陳紀二起上章執徐（庚辰），盡玄黓敦牂（壬午），凡三年。 123](#_Toc33001193)

[天嘉元年（庚辰、五六○） 123](#_Toc3300119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131](#_Toc33001195)

[陳紀三起昭陽協洽（癸未），盡柔兆閹茂（丙戌），凡四年。 131](#_Toc33001196)

[天康元年（丙戌、五六六）是年二月改元。 136](#_Toc3300119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139](#_Toc33001198)

[陳紀四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五年。 139](#_Toc33001199)

[光大元年（丁亥、五六七） 139](#_Toc33001200)

[太建元年（己丑、五六九） 142](#_Toc3300120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148](#_Toc33001202)

[陳紀五起玄黓執徐（壬辰），盡閼逢敦牂（甲午），凡三年。 148](#_Toc33001203)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157](#_Toc33001204)

[陳紀六起旃蒙協洽（乙未），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二年。 157](#_Toc3300120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164](#_Toc33001206)

[陳紀七起強圉作噩（丁酉），盡屠維大淵獻（己亥），凡三年。 164](#_Toc3300120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173](#_Toc33001208)

[陳紀八上章困敦（庚子），一年。 173](#_Toc3300120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179](#_Toc33001210)

[陳紀九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單閼（癸卯），凡三年。 179](#_Toc33001211)

[至德元年（癸卯、五八三） 185](#_Toc3300121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188](#_Toc33001213)

[陳紀十起閼逢執徐（甲辰），盡著雍涒灘（戊申），凡五年。 188](#_Toc33001214)

[禎明元年（丁未、五八七） 191](#_Toc3300121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195](#_Toc33001216)

[隋紀一起屠維作噩（己酉），盡重光大淵獻（辛亥），凡三年。 195](#_Toc3300121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203](#_Toc33001218)

[隋紀二起玄黓困敦（壬子），盡屠維協洽（己未），凡八年。 203](#_Toc3300121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211](#_Toc33001220)

[隋紀三起上章涒灘（庚申），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四年。 211](#_Toc33001221)

[仁壽元年（辛酉、六○一） 214](#_Toc3300122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218](#_Toc33001223)

[隋紀四起閼逢困敦（甲子），盡強圉單閼（丁卯），凡四年。 218](#_Toc33001224)

[大業元年（乙丑、六○五） 221](#_Toc3300122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226](#_Toc33001226)

[隋紀五起著雍執徐（戊辰），盡玄黓涒難（壬申），凡五年。 226](#_Toc3300122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233](#_Toc33001228)

[隋紀六起昭陽作噩（癸酉），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三年。 233](#_Toc3300122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241](#_Toc33001230)

[隋紀七起柔兆困敦（丙子），盡強圉赤奮若（丁丑）五月，凡一年年奇。 241](#_Toc33001231)

[義寧元年（丁丑、六一七）是年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方奉代王卽位改元，通鑑因以繫年。 244](#_Toc3300123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249](#_Toc33001233)

[隋紀八起強圉赤奮若（丁丑）六月，不滿一年。 249](#_Toc33001234)

[義寧元年（丁丑、六一七） 249](#_Toc3300123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257](#_Toc33001236)

[唐紀一起著雍攝提格（戊寅）正月，盡七月，不滿一年。 257](#_Toc33001237)

[武德元年（戊寅、六一八）是年五月受隋禪，始改元。 257](#_Toc3300123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265](#_Toc33001239)

[唐紀二起著雍攝提格（戊寅）八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265](#_Toc33001240)

[武德元年（戊寅、六一八） 265](#_Toc3300124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272](#_Toc33001242)

[唐紀三起屠維單閼（己卯）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 272](#_Toc33001243)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280](#_Toc33001244)

[唐紀四起屠維單閼（己卯）十一月，盡重光大荒落（辛巳）二月，凡一年有奇。 280](#_Toc3300124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288](#_Toc33001246)

[唐紀五起重光大荒落（辛巳）三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288](#_Toc3300124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296](#_Toc33001248)

[唐紀六起玄黓敦牂（壬午），盡閼逢涒灘（甲申）五月，凡二年有奇。 296](#_Toc3300124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306](#_Toc33001250)

[唐紀七起閼逢涒灘（甲申）六月，盡柔兆閹茂（丙戌）八月，凡二年有奇。 306](#_Toc3300125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315](#_Toc33001252)

[唐紀八起柔兆閹茂（丙戌）九月，盡著雍困敦（戊子）七月，凡二年。 315](#_Toc33001253)

[貞觀元年（丁亥、六二七）觀，古玩翻。 317](#_Toc3300125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323](#_Toc33001255)

[唐紀九起著雍困敦（戊子）九月，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三年有奇。 323](#_Toc3300125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331](#_Toc33001257)

[唐紀十起玄黓執徐（壬辰），盡強圉作噩（丁酉）四月，凡五年有奇。 331](#_Toc3300125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339](#_Toc33001259)

[唐紀十一起強圉作噩（丁酉）五月，盡上章困敦（庚子），凡三年有奇。 339](#_Toc33001260)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347](#_Toc33001261)

[唐紀十二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單閼（癸卯）三月，凡二年有奇。 347](#_Toc3300126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353](#_Toc33001263)

[唐紀十三起昭陽單閼（癸卯），盡旃蒙大荒落（乙巳）五月，凡二年有奇。 353](#_Toc3300126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360](#_Toc33001265)

[唐紀十四起旃蒙大荒落（乙巳）六月，盡著雍涒灘（戊申）三月，凡二年有奇。 360](#_Toc3300126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368](#_Toc33001267)

[唐紀十五起著雍涒灘（戊申）四月，盡旃蒙單閼（乙卯）九月，凡七年有奇。 368](#_Toc33001268)

[永徽元年（庚戌、六五○） 371](#_Toc3300126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377](#_Toc33001270)

[唐紀十六起旃蒙單閼（乙卯）十月，盡玄黓閹茂（壬戌）七月，凡六年有奇。 377](#_Toc33001271)

[顯慶元年（丙辰、六五六） 377](#_Toc33001272)

[龍朔元年（辛酉、六六一） 383](#_Toc3300127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386](#_Toc33001274)

[唐紀十七起玄黓閹茂（壬戌）八月，盡上章敦牂（庚午），凡八年有奇。 386](#_Toc33001275)

[麟德元年（甲子、六六四）去年絳州麟見，又含元殿前麟趾見，於是改元。 387](#_Toc33001276)

[乾封元年（丙寅、六六六） 389](#_Toc33001277)

[總章元年（戊辰、六六八）以將作明堂改元。是年三月方改元。 390](#_Toc33001278)

[咸亨元年（庚午、六七○）是年三月，始改元。 393](#_Toc3300127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394](#_Toc33001280)

[唐紀十八起重光協洽（辛未），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十一年。 394](#_Toc33001281)

[上元元年（甲戌、六七四）是年八月方改元。 395](#_Toc33001282)

[儀鳳元年（丙子、六七六）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396](#_Toc33001283)

[調露元年（己卯、六七九）按會要，是年六月十三日，方改元調露。 399](#_Toc33001284)

[永隆元年（庚辰、六八○）按會要，是年八月二十三日，改元永隆。 400](#_Toc33001285)

[開耀元年（辛巳、六八一）是年十月方改元，新書作九月。 401](#_Toc3300128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403](#_Toc33001287)

[唐紀十九起玄黓敦牂（壬午），盡柔兆閹茂（丙戌），凡五年。 403](#_Toc33001288)

[永淳元年（壬午、六八二）時以皇孫重照生改元。 403](#_Toc33001289)

[弘道元年（癸未、六八三）是年十二月改元。 404](#_Toc33001290)

[光宅元年（甲申、六八四）是年九月，改元光宅。 405](#_Toc33001291)

[垂拱元年（乙酉、六八五） 408](#_Toc3300129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411](#_Toc33001293)

[唐紀二十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五年。 411](#_Toc33001294)

[永昌元年（己丑、六八九） 413](#_Toc33001295)

[天授元年（庚寅、六九○）是年九月方改元天授。 415](#_Toc3300129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419](#_Toc33001297)

[唐紀二十一起玄黓執徐（壬辰），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五年。 419](#_Toc33001298)

[長壽元年（壬辰、六九二）是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長壽。自四月以前猶是天授三年。 419](#_Toc33001299)

[延載元年（甲午、六九四）是年五月改元。 422](#_Toc33001300)

[天冊萬歲元年（乙未、六九五）是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 423](#_Toc33001301)

[萬歲通天元年（丙申、六九六）是年三月始改元。 424](#_Toc3300130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427](#_Toc33001303)

[唐紀二十二起強圉作噩（丁酉），盡上章困敦（庚子）六月，凡三年有奇。 427](#_Toc33001304)

[神功元年（丁酉、六九七）時以契丹破滅，九鼎就成，以九月大享，改元為神功。 427](#_Toc33001305)

[聖曆元年（戊戌、六九八） 429](#_Toc33001306)

[久視元年（庚子、七○○）是年五月始改元。 433](#_Toc3300130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435](#_Toc33001308)

[唐紀二十三起上章困敦（庚子）七月，盡旃蒙大荒落（乙巳）正月，凡四年有奇。 435](#_Toc33001309)

[久視元年（庚子、七○○） 435](#_Toc33001310)

[長安元年（辛丑、七○一）是年十月始改元長安。 436](#_Toc33001311)

[神龍元年（乙巳、七○五） 441](#_Toc3300131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443](#_Toc33001313)

[唐紀二十四起旃蒙大荒落（乙巳）二月，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二年有奇 443](#_Toc33001314)

[神龍元年（乙巳、七○五） 443](#_Toc33001315)

[景龍元年（丁未、七○七）是年九月方改元。 448](#_Toc3300131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451](#_Toc33001317)

[唐紀二十五起著雍涒灘（戊申），盡上章閹茂（庚戌）七月，凡二年有奇。 451](#_Toc33001318)

[景雲元年（庚戌、七一○）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始改元景雲。 455](#_Toc3300131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 459](#_Toc33001320)

[唐紀二十六起上章閹茂（庚戌）八月，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三年有奇。 459](#_Toc33001321)

[景雲元年（庚戌、七一○） 459](#_Toc33001322)

[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是年八月方改元先天。 462](#_Toc33001323)

[開元元年（癸丑、七一三）是年十二月方改元。 464](#_Toc33001324)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468](#_Toc33001325)

[唐紀二十七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四年。 468](#_Toc3300132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477](#_Toc33001327)

[唐紀二十八起著雍敦牂（戊午），盡旃蒙赤奮若（乙丑），凡八年。 477](#_Toc33001328)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三 486](#_Toc33001329)

[唐紀二十九起柔兆攝提格（丙寅），盡昭陽作噩（癸酉），凡八年 486](#_Toc33001330)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494](#_Toc33001331)

[唐紀三十起閼逢閹茂（甲戌），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八年。 494](#_Toc3300133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504](#_Toc33001333)

[唐紀三十一起玄黓敦牂（壬午），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504](#_Toc33001334)

[天寶元年（壬午、七四二） 504](#_Toc3300133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513](#_Toc33001336)

[唐紀三十二起強圉大淵獻（丁亥）十二月，盡昭陽大荒落（癸巳），凡六年有奇。 513](#_Toc3300133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521](#_Toc33001338)

[唐紀三十三起閼逢敦牂（甲午），盡柔兆涒灘（丙申）四月，凡二年有奇。 521](#_Toc3300133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530](#_Toc33001340)

[唐紀三十四起柔兆涒灘（丙申）五月，至九月，不滿一年。 530](#_Toc3300134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539](#_Toc33001342)

[唐紀三十五起柔兆涒灘（丙申）十月，盡強圉作噩（丁酉）閏月，不滿一年。 539](#_Toc33001343)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 梁紀六起閼逢執徐（甲辰），盡旃蒙大荒落（乙巳），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六

**普通五年**（甲辰、五二四）

**1**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

**2**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拔陵反見上卷上年。

夏，四月，高平鎭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攻高平鎭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將，卽亮翻。

衞可孤攻懷朔鎭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少，詩照翻。騎，奇寄翻。伺，相吏翻。賀拔勝，字破胡。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考異曰︰勝傳云︰「至朔州見彧。」按後魏地理志，雲中，舊名朔州；及改懷朔鎭為朔州，不容更以雲中為朔州；今但云雲中。按魏氏初都平城，北邊列置諸鎭，孝昌以後改鎭為州，尋卽荒廢，其地漫不可考。杜佑以為魏都平城，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鎭；又云︰遷洛之後，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又云︰後魏初，雲中在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夫其曰皆在郡北三百餘里，將是一處邪，將是三處邪？宋白曰︰朔州馬邑郡，東北至故雲中二百六十里，後魏為畿內之地，亦曾為懷朔鎭；孝文遷洛之後，於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又曰︰後魏初，雲中定襄故城是。則是朔州與後魏初雲中共一處。通鑑此後書改懷朔鎭為朔州，更命朔州為雲州，此卽魏志所謂雲中舊名朔州之證也。是則懷朔鎭與雲中是兩處矣。是後，李崇自崔暹白道之敗，引還雲中，後又自雲中引還平城，其退師道里先後可見，而唐之雲中郡乃魏之平城。詳而考之，歷代建置州郡，其名淆雜，難指一處為定也。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說，式芮翻。許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聊復同。覘，丑廉翻，又丑艷翻。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

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五原，卽漢五原郡地。魏收志，朔州治五原。杜佑曰︰魏置朔州於懷朔鎭，在唐朔州馬邑郡北三百餘里；今榆林九原卽漢之五原郡地。蓋漢之五原，壤地甚廣，唐之豐、勝、朔三州，皆漢之五原郡地。魏收志，朔州附化郡有五原縣；彧與拔陵當戰于此。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敗，武川鎭北有白道谷，谷口有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賊勢日盛。

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恆、朔，逼近金陵，魏未遷洛以前，諸帝皆葬雲中之金陵。恆，戶登翻。近，其靳翻。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鎭恆、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鎭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鎭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旣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李崇，文成皇后兄誕之子，歷方面，有時望。器識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鎭遐僻，密邇寇戎，杜佑曰︰六鎭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天賜之子也。天賜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旣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詩桑柔之辭也。註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不能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其是之謂矣。

**3**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使，疏吏翻。命撫軍將軍崔暹、鎭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按魏收魏書作「廣陽王淵」，李延壽北史作「廣陽王深」，蓋避唐諱，通鑑承用之。廣陽王嘉見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考異曰︰魏帝紀「深」作「淵」，今從列傳及北史。

**4**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以伐魏。

**5**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二夏，夏州及東夏州也。魏收地形志，夏州治統萬，領化政、闡熙、金明、代名郡。東夏州領偏城、朔方、定陽、上郡。宋白曰︰魏改統萬鎭為東夏州，後改延州。按魏克統萬以為鎭，太和十一年改夏州。延昌二年，置東夏州，治廣武，唐始改為延州，治膚施。後魏太和元年，置廣武縣，後周改豐林縣，隋分豐林、金明置膚施縣，唐延州治焉。則魏東夏州治廣武，非統萬也。然魏收地形志以廣武為太原鴈門之廣武，亦誤。皇興二年，置華州於北地，太和十一年，改為班州，十四年為豳州，領北地、趙興、襄樂郡。涼州領武安、臨松、建昌、番和、泉城、武興、武威、昌松、東涇、涼寧郡。夏，戶雅翻。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莫折，虜複姓。帥，所類翻。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雍，於用翻。

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為寇盜，數，所角翻。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氐，誘，音酉。說，式芮翻。旣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鎭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卒，子恤翻。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6**丁酉，魏大赦。

**7**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帥，讀曰率。

**8**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騎，奇寄翻。拔陵幷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鎭，謂鎭將也。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高門子弟，謂其先世與魏同起於代北者，所謂大姓九十九。復，方目翻。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李寶自敦煌入朝于魏，至子沖親貴，厚其鄕人，故涼土之人悉免廝役。帝鄕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鎭驅使，但為虞候、白直，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鎭者卽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鎭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鎭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斂，力贍翻。背，蒲妹翻。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事見上卷上年。還，從宣翻，又如字。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師速而疾，邊人見其不能盡敵而反，意遂輕之。尚書令臣崇求改鎭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酈道元曰︰趙武靈王旣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雲舉，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帥，讀曰率。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復路者，還卽舊路也。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死諸鎭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為魏主思崇、深之言張本。易，以豉翻。量，音良。省，悉景翻。

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妓，渠綺翻。卒，子恤翻；下卒無同。

**9**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河池卽今鳳州河池縣，有河池水。仇鳩亦當與河池相近。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天監五年魏克武興，滅楊紹先之國，置東益州。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陣，數，所角翻。行，戶剛翻。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卒，子恤翻。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10**魏涼州幢帥于菩提等刺史宋穎，據州反。幢，傳江翻。帥，所類翻。菩，薄乎翻。

**11**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童城。童城，卽下邳僮縣城也。

**12**魏員外散騎侍郞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上，時掌翻。少，詩沼翻。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兩城，謂天水及高平。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降，戶江翻。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飈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難，乃旦翻。將無法令，士非敎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汧軍，謂元志之軍也。汧在隴阪之東。將，卽亮翻。汧，口堅翻。則兩秦遂強，兩秦，謂莫折念生及張長命等。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敕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麥積崖，在今秦州天水縣東百里，狀如麥積，故名。裨，賓彌翻。帥，讀曰率。則汧、隴之下，羣妖自散。」妖，於驕翻。

魏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章︰十二行本「益」下有「隸魏子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隴口，隴坻之口也。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魏岐州治雍城。

**13**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鎭軍貫貫，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鎭為州，以懷朔鎭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魏先置朔州於雲中之盛樂，以漢五原郡地為懷朔鎭；今以懷朔為朔州，改舊朔州為雲州，因雲中郡而得名也。按後廣陽王深自五原拔軍向朔州，則懷朔鎭雖置於漢五原郡地，與五原別為兩城。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唐勝州榆林縣界，後魏孝文於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更，工衡翻。遣兼黃門侍郞酈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鎭。使，疏吏翻。時六鎭已盡叛，道元不果行。

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先，悉薦翻。選，須絹翻。及六鎭叛，元义乃用代來人『章︰十二行本「人」上有「寒」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為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义德美，义擢偉為尚書二千石郞。廷尉評，卽漢之廷尉平，魏、晉以來，「平」旁加「言」，今大理評事卽其職也。後漢尚書有二千石曹，魏置二千石郞。魏收官氏志︰內入諸姓，土難氏後改為山氏。

**14**秀容人乞伏莫于聚衆攻郡，殺太守；水經註︰魏立秀容護軍以統胡人，其治所去汾水六十里。地形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屬肆州。丁酉，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眞『章︰十二行本「眞」下有「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殺太僕卿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玄孫也。羽健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復，扶又翻。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卒，子恤翻。子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蕃，扶元翻。牛羊駝馬，色別為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勝，音升。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朝，直遙翻。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桀，爾朱榮事始此。驍，堅堯翻。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時魏於懷朔鎭置朔州，幷置太安郡。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15**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盤頭郡屬東益州。五代志，興州長舉縣，魏置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16**九月，戊申，成景儁拔魏睢陵。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梁北兗州治淮陰。水經註曰︰地理志，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於荊山之左，當塗之右。魏收志，梁北徐州沛郡已吾縣有當塗山、荊山。今之懷遠軍正據荊山，以沈約志言之，皆屬馬頭郡界。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塗也，後齊置荊山郡。裴邃帥騎三千襲壽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壬戌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此梁所遣別將也，非裴邃所部。將，卽亮翻；下同。魏使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琛，丑林翻。安樂王鑒救淮陽。鑒，詮之子也。樂，音洛。詮，丑緣翻。安樂王詮事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

**17**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治，直之翻。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為蕭寶寅以關中叛魏張本。

宋穎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籌，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伏連籌自將救涼州，于菩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等復推宋穎為刺史。復，扶又翻。

**18**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解渦陽圍，復荊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與戰，為琛所敗。敗，補邁翻。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曲木」，當作「曲沭」。水經註︰沭水過建陵縣故城東，又南逕陵山西，魏立大堰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沭，食聿翻。掃虜將軍彭寶孫拔瑯邪。

**19**魏營州城民劉安定、就德興魏書·官氏志︰菟賴氏改為就氏，西方諸姓也。執刺史李仲遵，據城反。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稱燕王。降，戶江翻。燕，因肩翻。

**20**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魏高祖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於杏城，後改為北華州，領中部、敷城，凡二郡。宿勤，虜複姓。夏，戶雅翻。華，戶化翻。魏『章︰十二行本「魏」上有「壬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詳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三年。帥，讀曰率。

**21**甲申，彭寶孫拔檀丘。辛卯，裴邃拔狄城；水經註︰肥水自荻丘過漢九江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曰平阿；又北入芍陂。丙申，又拔甓城，進屯黎漿。壬寅，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漢東海郡司吾縣之故城也。定遠將軍曹世宗拔曲陽；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水經註︰洛水逕漢淮南郡曲陽故城東。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洛水又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魏收志︰曲陽縣屬霍州北沛郡。五代志，曲陽縣後廢入鍾離定遠縣。

**22**魏使黃門侍郞盧同持節詣營州慰勞，就德興降而復反。詔以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同屢為德興所敗而還。勞，力到翻。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23**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夏，戶雅翻。夏州治統萬城。城中食盡，煑馬皮而食之，衆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荷，下可翻。東州，謂東夏州也。為諸君營數月之食，為，于偽翻。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帥，讀曰率。羸，倫為翻。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帥，所類翻。子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為，于偽翻；下為陳同。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降，戶江翻。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史言源氏諸子皆有才具，而天降喪亂，終無救魏氏之衰也。

**24**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鎭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高車自阿伏至羅與窮奇分為二部，所謂東、西部敕勒也。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諸要，諸要，謂要衝之地。恆，戶登翻。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以此觀之，則魏之雲中，漢之盛樂縣，唐之振武軍節度使治所，皆雲山之陽。賊之咽喉，咽，音煙。若此地不全，則幷、肆危矣。當留一人鎭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請，奏請也。時雲中已改為雲州。「朔」當作「雲」。

**25**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鄕里豪傑，共襲衞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逸豆歸之玄孫也。肱，宇文泰之父也。逸豆歸，晉康帝建元二年為慕容皝所滅。

李崇引國子博士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專總軍政。為深內困於讒、外困於賊張本。

**26**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魏置平涼郡，治鶉陰縣，有平涼城。敗，補邁翻。巒，安都之孫也。宋泰始初，薛安都降魏。

**27**丙辰，彭寶孫拔魏東莞。莞，音官。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魏收志，梁置新興郡，治安城縣。丙寅，馬頭、安城皆降。

**28**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29**魏以黃門侍郞楊昱兼侍中，持節監北海王顥軍，以救豳州，豳州圍解。監，工銜翻。蜀賊張映龍、姜神達攻雍州，蜀賊者，蜀人之徙關中者也，乘魏亂起而為盜，因謂之蜀賊。後爾朱天光西討，蜀賊斷路，皆其黨也。雍，於用翻。雍州刺史元脩義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留此何益？」遂與叔仁進擊之，斬神達，餘黨散走。

**30**十二月，戊寅，魏荊山降。

**31**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

**32**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魏平靖關；辛丑，信威長史楊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此義陽之三關也。峴，戶典翻。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裏以拒之。魏郢州治義陽，西郢州又當在義陽之西，蠻中也。酋，秋翻。圍城近百日，近，其靳翻。魏援軍至，國興引還。詢，駿之孫也。裴駿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33**魏汾州諸胡反；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領西河、吐京、五城、定陽，凡四郡。以章武王融為大都督，將兵討之。將，卽亮翻。

**34**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章︰十二行本「斬」下有「賊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刺史，謂子建本為東益州刺史。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魏置梁州於南鄭，置巴州於漢巴西郡，置益州於晉壽郡，東益州於武興郡，秦州於上邽，南秦州於仇池。

**35**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復，扶又翻。

**36**是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散騎常侍錢唐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鎭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為朱异亂梁張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异，羊吏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

**六年**（乙巳、五二五）

**1**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遣安北長史柳渾破魏南鄕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雍，於用翻。圈，求遠翻。

**2**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3**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义，見义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文陵，謂孝文帝陵。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庚申，法僧殺行臺高諒，稱帝，考異曰︰法僧傳作「高謨」。今從魏帝紀。又魏紀云「自稱宋王」，法僧傳及北史皆云「稱尊號」，梁書法僧傳云「稱帝」。按法僧立諸子為王，必稱帝也，今從梁書。改元天啓，立諸子為王。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法僧傳云︰「魏室大亂，法僧據鎭，議欲匡復。旣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歸款。」按時魏亂未定。今從北史。

安東長史元顯和，麗之子也，元麗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舉兵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熙，道武子也。元麗，小新成之孫；小新成，景穆之子。顯和，麗之子也。以族屬長幼之次，呼法僧為翁。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乃殺之。

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為大都督，元略來奔見上卷四年。使，疏吏翻。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儁等將兵應接。將，卽亮翻。

**4**莫折天生軍於黑水，水經註︰就水出南山就谷，北流與黑水合。黑水上合三泉於就水之右。三泉奇發，言歸一瀆，北流會于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帥，讀曰率。嵬，五回翻。驍，堅堯翻。趣，讀曰促。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整陳向天生營；為，于偽翻。陳，讀曰陣。寶寅軍于水東，遙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少，詩沼翻。爭開營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蹙廷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殿，丁練翻。不興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關、張，謂關羽、張飛也。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先，悉薦翻。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隴山有大隴山、小隴山。大隴山在清水縣東北，小隴山在岐州武都郡南田縣西北。五代志︰「南田」作「南由」，南由，唐隴州之吳山縣卽其地。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塞，悉則翻。由是諸軍不能進。

寶寅破宛川，五代志︰扶風郡陳倉縣，後魏曰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5**乙『章︰十二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巳，裴邃拔魏新蔡郡，魏收志︰新蔡郡治石母臺。隋廢為縣，唐以後屬蔡州。詔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將，卽亮翻。癸酉，裴邃拔鄭城，水經註︰潁水過愼縣故城南而東，南流逕蜩蟟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淮。汝、潁之間，所在響應。

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父，城父縣，漢屬沛郡，魏、晉以來屬譙郡。宋倂城父為浚儀縣，屬陳留郡，郡寄治譙郡長垣縣界。魏收志陳留郡浚儀縣註有城父城。父，音甫。累月不進，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齋庫刀以趣之。齋庫刀，千牛刀也。齎刀以趣其進，言若復逗留，將斬之也。朝，直遙翻。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壽陽，欲出兵決戰。長孫稚以為久雨未可出，琛不聽，引兵五萬出城擊邃。邃為四甄以待之，使直閤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甄，稽延翻。挑，徒了翻。稚、琛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殿，丁練翻。復，扶又翻。

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法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樂，音洛。考異曰︰魏帝紀敍元略等事便在庚申法僧叛下，不應如此之速，今移於月末。與數十騎走入城。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鑒單騎奔歸。騎，奇寄翻。將軍王希耼拔魏南陽平，宋僑置陽平郡於沛郡南界，後入于魏，為南陽平郡，以別相州之古陽平郡也，後又徙郡，寄治彭城。耼，他甘翻。執太守薛曇尚。曇尚，虎子之子也。薛虎子事魏孝文帝，歷州鎭，有聲績。曇，徒含翻。甲戌，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

魏以安豐王延明為東道行臺，臨淮王彧為都督，以擊彭城。

**6**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尉。

二月，乙未，趙景悅拔魏龍亢。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屬焉。五代志︰潁州潁上縣，舊置下蔡郡。晉灼曰︰亢，音剛。

**7**初，魏劉騰旣卒，騰卒見上卷四年。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衞微緩。元义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义不納；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復，扶又翻；下無復同。我當出家，脩道於嵩山閒居寺耳。」魏作閒居寺，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八年。因自欲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义。然帝深匿形跡，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义；魏主常居顯陽殿，故太后欲往來。恚，於避翻。又對义流涕，敍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怖，普布翻。义殊不以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义舉元法僧為徐州，法僧反，太后數以為言，數，所角翻。义深愧悔。

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义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官皆不得入，從，才用翻。遂相與定圖义之計。於是太后謂义曰︰「元郞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去，羌呂翻。义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义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8**戊戌，魏大赦。

**9**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以上戊戌，下三月己酉推之，「壬辰」當作「壬寅」。魏收志︰仇池郡屬東益州。五代志︰漢陽郡上祿縣，魏置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10**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行，下孟翻。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幷攝徐州府事。己巳，以元法僧之子景隆為衡州刺史，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梁置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含洭縣。景仲為廣州刺史。上召法僧及元略還建康，法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考異曰︰南史云︰「武官戍彭城者三千餘人，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渡。」魏書梁書皆無此事。法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元略惡其為人，惡，烏路翻。與之言，未嘗笑。

**11**魏詔京兆王繼班師。去年，魏使繼西討，今將誅其子叉，故詔使班師。

**12**北涼州刺史錫休儒等自魏興侵魏梁州，攻直城。梁置北梁州於魏興。「涼」當作「梁」。魏收志︰東梁州金城郡領直城縣。五代志︰金州安康縣，蕭詧改直州。蓋因直城以名州。魏以地出金，故郡曰金城，州曰金州。錫，姓也，漢有錫光。魏梁州刺史傅豎眼遣其子敬紹擊之，豎，而庾翻。休儒等敗還。

**13**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為，于偽翻。勞，力到翻；下同。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稽古錄是夫書蠕蠕殺破六韓拔陵，在誅元义之下。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復，扶又翻。阿那瓌部落浸強，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魏收曰︰魏言總攬也。

**14**魏元义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穆氏從魏起於代北，崇、壽、亮奕世貴顯。去，羌呂翻。潘嬪有寵魏主，嬪，毗賓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說，式芮翻。「义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义非獨欲害妾，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义出宿，解义侍中。明旦，义將入宮，門者不納。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义名為民。

清河國郞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懌死見上卷元年。復，扶又翻。書為，于偽翻。乞誅元义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事見秦紀。今元义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梟，堅堯翻。洿，哀都翻。沈，持林翻。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齊武帝永明元年。

初，宋維父弁常曰︰「維性疏險，必敗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曰︰「伯緒凶疏，宋維，字伯緒。敗，補邁翻。終傾宋氏，若得殺身，幸矣。」維阿附元义，超遷至洛州刺史，魏初，置洛州於洛陽，荊州於上浴。太和遷洛，以洛州為司州，又置荊州於穰城，以上洛之荊州為洛州，領上洛、上庸、魏興、始平、萇和郡。至是除名，尋賜死。

义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义黨與尚強，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义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卒，子恤翻。太后欲殺賈粲，以义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為濟州刺史，濟，子禮翻。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义以妹夫，未忍行誅。

先是給事黃門侍郞元順以剛直忤义意，先，悉薦翻。忤，五故翻。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坐，徂臥翻。义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任城王雲及澄，魏宗至之賢王也。他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從，千容翻。「劉騰、元义昔嘗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憮然。憮，罔甫翻。朱元晦曰︰憮然，猶悵然。未幾，有告「义及弟瓜謀誘六鎭降戶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伊闕在河南新城縣界，隋開皇初，改新城縣為伊闕縣。幾，居豈翻。降，戶江翻。欲為內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太后乃從之，賜义及弟瓜死於家，猶贈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义黨除名。去年，同為幽州刺史。

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數，所角翻。去，羌呂翻。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四十而不惑。脩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慚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

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亟，去吏翻，數數也。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

初，鄭羲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之西討，以儼為開府屬。開府有掾有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張︰「嘗」作「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粗，坐五翻。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趙脩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二年。枹，音膚。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為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义。义敗，太后以紇為懌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仗，直兩翻，憑也。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

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騎，奇寄翻。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郞，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治，直之翻。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占，口占也。造次俱成，造，七到翻。不失事理。人必小有才也，然後能迎世取寵以竊一時之權，朱异、徐紇是也。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為爾朱榮討徐、鄭張本。好，呼到翻。

給事黃門侍郞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郞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引樂廣事，事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者，正為此耳。為，于偽翻。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詩唐國風揚之水之辭也。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使，疏吏翻。怖，普布翻。神軌，崇之子；義僖，度世之孫也。盧度世見宋紀。

**15**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琛，丑林翻。將，卽亮翻。「萬」，當作「万」，音莫北翻。『章︰十二行本正作「万」；孔本同；張校同。』俟，渠之翻。万俟，虜複姓。北史曰︰万俟，其先匈奴之別也。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旣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騎，奇寄翻。挑，徒了翻。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盾，食尹翻。重，直用翻。上，時掌翻。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言是降人之名籍也。降，戶江翻；下同。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擊之，「覆」，或作「腹」。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間，古莧翻。近，其靳翻。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驍，堅堯翻；下同。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時賊屯安定西彭阬。復，扶又翻；下復還、復失同。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中，竹仲翻。卒，子恤翻。將，卽亮翻。朝，直遙翻。為，于偽翻。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帥，所類翻。

**16**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時邃卒于軍中。諡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邃深沈有思略，沈，持林翻。思，相吏翻。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壬子，以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馳驛代邃。

**17**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圍魏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劍，魏益州刺史邴虯遣統河南胡小虎、崔珍寶將兵救之。文熾襲破其柵，皆擒之，使小虎於城下說和安令早降，將，卽亮翻。說，式芮翻。降，戶江翻。小虎遙謂安曰︰「我柵失備，為賊所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援兵已至。」魏行臺，子建。傅梁州，豎眼。語未終，軍士以刀毆殺之。毆，烏口翻。西南道軍司淳于誕引兵救小劍，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戊辰，誕密募壯士夜登山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忷懼，忷，許拱翻。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將吏十一人，斬獲萬計。魏子建以世澄購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18**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魏收地形志，魏昌縣屬中山郡。諡法︰克定禍亂曰武；溫柔好樂日康。考異曰︰魏帝紀在五月戊子。按長曆，是月乙亥朔，無戊子。今不書日。

**19**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魏文帝置淑媛；宋明帝以淑媛為九嬪之首，齊、梁因之。媛，于眷翻。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湲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謔如常，謔，迄卻翻。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藳，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齊無太宗，當是高宗。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為父子，滲，所蔭翻。遂潛發東昏侯冢，幷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伺，相吏翻。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好，呼到翻。施，式豉翻。恆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為邊任，恆，戶登翻。上，時掌翻。上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胝，丁尼翻，皮厚也。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莫敢言。又使通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為南兗州刺史，不見賓客，辭訟隔簾聽之，出則垂帷於輿，惡人識其面。惡，烏路翻。

及在彭城，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將，卽亮翻。考異曰︰南史陳慶之傳云︰「衆十萬」，今從梁書。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沒，敕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復，扶又翻；下路復、復取向。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信，或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濟陰鹿悆為彧監軍，鹿，姓也。風俗通，漢有巴郡太守鹿旗。濟，予禮翻。悆，羊茹翻。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何惜一夫！」時兩敵相對，內外嚴固，悆單騎間出，騎，奇寄翻。間，古莧翻。徑趣彭城，趣，七喻翻。為綜軍所執，問其來狀，悆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規，圖也。反，孚袁翻。將驗其虛實，故遣左右為略使，使，疏吏翻；下同。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為略有疾在深室，呼至戶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安定梁迎悆，密以意狀語之。意者，傳綜欲降之意。狀者，告以詭與成景儁設謀之狀。語，牛倨翻。悆薄暮入城，先引見胡龍牙，龍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見，元略之南奔也，梁封為中山王，故稱之。故遣呼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將，卽亮翻。少，詩沼翻。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又引見成景儁，景儁與坐，謂曰︰「卿不為刺客邪？」悆曰︰「今使奉使，欲返命本朝，朝，直遙翻。相刺之事，更卜後圖。」景儁為設飲食，為，于偽翻。乃引至一所，詐令一人自室中出，為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有以，言有所為也。且遣相呼，欲聞鄕事；晚來疾作，不獲相見。」悆曰︰「早奉音旨，冒險祗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退。諸將競問魏士馬多少，悆盛陳有勁兵數十萬，諸將相謂曰︰「此華辭耳！」史記商君曰︰貌言華也。將，卽亮翻。少，詩沼翻。悆曰︰「崇朝可驗，何華之有！」鄭玄曰︰崇朝，終朝也。乃遣悆還。成景儁送之戲馬臺，蘇軾曰︰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沂、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軍馬，而戲馬臺在焉，其廣百步，其高十仞。北望城塹，塹，七豔翻。謂曰︰「險固如此，豈魏所能取！」悆曰︰「攻守在人，何論險固！」悆還，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鹿悆旣得綜之誠款，知彭城之必可取，與梁將語，率多大言。蓋其中心喜躍，不能自揜於言語之間，使梁將有如臾駢、絺疵之流，必能察知其情矣。六月，庚辰，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出，步投魏『章︰十二行本「魏」作「彧」；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軍。考異曰︰南史綜傳︰「綜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陽。」按魏書及北史鹿悆傳皆豫有盟約，魏豈得不知！又魏書蕭贊傳作「濟陰芮文寵」，北史作「濟陰苗文寵」。今從南史。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呼，火故翻。「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章︰十二行本「擊」下有「梁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將佐士卒死沒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史言陳慶之臨亂能整，異於諸將。帥，讀曰率。

上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更，工衡翻；下更名同。未旬日，詔復屬籍，封直為永新侯。吳立永新縣，宋屬安成郡。

西豐侯正德自魏還，事見上卷四年。志行無悛，行，下孟翻。悛，丑緣翻。多聚亡命，夜剽掠『章︰十二行本「掠」下有「殺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於道，剽，匹妙翻。以輕車將軍從綜北伐，弃軍輒還。上積其前後罪惡，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追赦之。

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齊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見，賢遍翻。為，于偽翻。衰，倉雷翻。太后以下並就館弔之，賞賜禮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楊王，更名贊。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改名纘。今從魏書、北史。以苗文寵、梁話皆為光祿大夫；封鹿悆為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

綜長史濟陽江革、司馬范陽祖暅之皆為魏所虜，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濟，子禮翻。暅，居鄧翻。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之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荷，下可翻。為，于偽翻；下不為同。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考異曰︰南史作「丈八寺碑」。今從梁書。祭彭祖文，彭城，大彭氏之墟也，故祭之。革辭不為。延明將箠之，箠，止橤翻。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衵給脫粟飯三升，僅全其生而已。

上密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復進。

**20**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21**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殿，丁練翻。

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鎭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去年，李崇使費穆守雲中。道『章︰十二行本「道」上有「久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路阻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

長流參軍于謹長流參軍，主禁防。從公府置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易，以豉翻。幾，居依翻。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騎，奇寄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乜，母野翻，虜姓也。將，卽亮翻。降，戶江翻。深欲引兵折敷嶺迎之，通典作「折敦嶺」。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復，扶又翻；下輩復同。

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此河謂北河也。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深，深帥衆赴之。帥，讀曰率。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恆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朝，直遙翻。詔黃門侍郞楊昱分處之冀、定、瀛三州就食。處，昌呂翻。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乞活事見八十六卷晉惠帝光熙元年。按繫年圖書是年蠕蠕殺破六韓拔陵，通鑑明年書拔陵遣費律誘斬胡琛。

**22**秋，七月，壬戌，大赦。

**23**八月，魏柔玄鎭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眞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燕，因肩翻。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魏之儒風振於常爽。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盧龍關在遼西肥如縣，唐改肥如為盧龍縣。杜佑曰︰盧龍塞在平州盧龍縣城西北二百里。軍都關在燕郡軍都縣。唐志曰︰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卽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考之漢志，上谷郡有軍都、居庸兩縣，蓋各縣有關。凡此屯守，皆以防杜洛周。水經註，居庸關在上谷沮陽城東南六十里，軍都關在居庸山南。

**24**冬，十月，吐谷渾遣兵擊趙天安，天安降，涼州復為魏。去年，趙天安以涼州應莫折念生。復，扶又翻。降，戶江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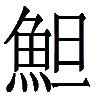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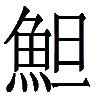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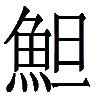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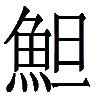
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嚈噠，還，至枹罕。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軋翻。枹，音膚。會河州刺史元祚卒，卒，子恤翻。前刺史梁釗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進亦自行州事。徽請兵於吐谷渾，吐谷渾救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景進敗走。徽，湖之孫也。史述高徽與高歡同其所自出。

**25**魏方有事於西北，二荊、西郢羣蠻皆反，斷三鵶路，西荊治上洛，北荊治襄城，西郢治汝南眞陽縣。杜佑曰︰北荊州今卽伊陽縣。三鵶鎭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十九里，名高平城，古遶角城在縣東南。又云︰百里山在鄧州向城縣北，是三鵶之第一鵶；又北分嶺山北，卽三鵶之第二鵶；其第三鵶入汝州魯山縣界。斷，丁管翻。『鄒︰鵶，廣韻︰於加切，音掗。同鴉。』殺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種落最盛，三姓蓋皆居汝源。種，章勇翻。其餘大者萬家，小者，各稱王侯，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詔曰︰「朕將親御六師，掃蕩逋穢，今先討荊蠻，疆理南服。」時羣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荊州，此荊州治穰城。將，卽亮翻。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至魯陽，不敢進。魏更以臨淮王彧為征南大將軍，將兵討魯陽蠻，更，工衡翻。司空長史辛雄為行臺左丞，東趣葉城。葉城時為襄州治所，此卽漢南陽郡之葉縣城也。趣，七喻翻。葉，式涉翻。別遣征虜將軍裴衍、恆農太守京兆王羆，恆，戶登翻。考異曰︰周書羆傳，羆未嘗為恆農太守。今從魏書。將兵一萬，自武關出通三鵶路，以救荊州。

衍等未至，彧軍已屯汝上，汝上，汝水之上也。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被，皮義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自宋以來，豫部諸蠻率謂之蠻左，所置蠻郡謂之左郡。撓亂近畿，撓，呼高翻，擾也。王秉麾閫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符，尚書行臺符也。下，遐稼翻。雄以羣蠻聞魏主將自出，心必震動，可乘勢破也，遂符彧軍，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散走。

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陳，讀曰陣。難，乃旦翻。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懨久生而樂速死哉？懨，與厭同。樂，音洛。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載，子亥翻。三『章︰十二行本「三」上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捍禦」十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方之師，『章︰十二行本無「之師」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三方之師，謂西討秦、隴，北禦邊鎭，南擊蠻左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歷稔，猶言歷年，一年五穀一稔，故以年為稔。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懾，之涉翻。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賒，遠也。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省，悉景翻。

曹義宗等取順陽、馬圈，圈，求遠翻。與裴衍等戰於淅陽，漢弘農郡有析縣，晉分屬順陽郡，元魏置淅陽郡，以其地在淅水之陽也。卽隋、唐南鄕、內鄕二縣之地。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進圍馬圈。洛州刺史董紹以馬圈城堅，衍等糧少，上書言其必敗。未幾，義宗擊衍等，破之，復取順陽。復，扶又翻。少，詩沼翻。上，時掌翻。幾，居豈翻。魏以王羆為荊州刺史。

**26**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恆，肆行非法。遨遊市里，問賣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而死，，與鱓同，音市演翻。鱓魚似蛇，今江東溝港皆有之。躁，則到翻。『鄒︰或鱓，與鱔同。』百姓惶駭，道路以目。道路相逢者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著，則略翻。匍匐號叫。號，戶刀翻；下悲號同。籤帥懼罪，密以聞。上始嚴責綸，而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帥，所類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乃取一老翁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坐，徂臥翻。朝，直遙翻。褫，敕豸翻。捶之於庭。又作新棺，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捶，止蘂翻。貯，丁呂翻。轜，音而，喪車也。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紼謳，挽歌也。左傳，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杜預註曰︰虞殯，送葬歌曲。田橫之死，其徒有蒿里、薤露之歌。搜神記曰︰挽歌，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使嫗乘車悲號。嫗，威遇翻。會意不能堪，輕騎還都以聞。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戊子，免綸官，削爵土。

**27**魏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置旦官。山胡，卽汾州之稽胡。

**28**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鎭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酋，慈秋翻。事，知兩翻。將，卽亮翻。少，詩沼翻。嗅，許救翻。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旣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水經註︰桑乾水與武周水合而東南流，屈逕黃瓜堆南，又東南流逕桑乾郡北。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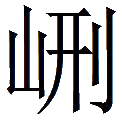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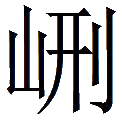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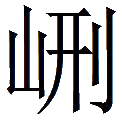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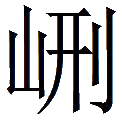
## 梁紀七起柔兆敦牂（丙午），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普通七年**（丙午、五二六）

**1**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2**壬子，魏以汝南王悅領太尉。

**3**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公松岍赴之。水經註︰大榆河出禦夷鎭北塞中，南流逕密雲戍西，又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右合孟廣水。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謂之孔山。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水北發白楊溪望離石。大榆河又東南流出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鎭二百里。岍，輕煙翻，或曰︰岍，字之誤也。讀作「陘」。唐志︰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陘嶺。『鄒︰，集韻︰呼經切，音刑。山也。或作硎。』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將，卽亮翻。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元譚軍於居庸關，見上卷上年。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崔秉時為燕州刺史。

**4**初，魏廣陽王深通於城陽王徽之妃。徽為尚書令，為胡太后所信任；會恆州人請深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戶在恆州者謀奉深為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時深軍于朔州。恆，戶登翻。降，戶江翻。上，時掌翻。魏以左衞將軍楊津代深為北道大都督，詔深為吏部尚書。徽，長壽之子也。長壽，景穆子也。

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帥北鎭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按楊津傳，左城當在博陵界。又水經註，中山唐縣有左人城。帥，讀曰率。改元魯興，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津至靈丘，靈丘縣，漢屬代郡，唐為蔚州。聞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據州城。脩禮至，津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劍擊之，手，首又翻。此以記·檀弓「子手弓」釋文為據。被走得免。津開門出戰，斬首數百，賊退，人心少安。少，詩沼翻。詔尋以津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為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河間王琛共討脩禮。長，知兩翻。琛，丑林翻。

**5**二月，甲戌，北伐衆軍解嚴。

**6**魏西部敕勒斛律汳陽反於桑乾西，乾，音干。與費也頭牧子相連結。三月，甲寅，游擊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深井，牧子於河西。北河之西。

**7**夏，四月，乙酉，臨川靖惠王宏卒。

**8**魏大赦。

**9**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為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徽與給事黃門侍郞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太后，出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之謂太后曰︰「此魏之宰嚭，宰嚭，吳太宰嚭也，好讒，吳王夫差信而任之，以至亡國。嚭，匹鄙翻。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朱元晦曰︰脅肩，竦體也，小人側媚之態。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汙辱門下，斁我彝倫！」汙，烏故翻。斁，多路翻，敗也。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10**魏朔州城民鮮于阿胡等據城反。阿，從安入聲。

**11**杜洛周南出，抄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鈔，楚交翻。薊，音計。帥，讀曰率。

**12**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上言︰「曏與琛同在淮南，琛敗臣全，謂為裴邃所敗，事見上卷上年。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節度。」魏朝不聽。朝，直遙翻。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不從。鮮于脩禮邀擊稚於五鹿，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五鹿，卽沙鹿也。按呼沱不至元城界，此別有五鹿，非左氏所謂五鹿也。沱，徒河翻。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並坐除名。

**13**五月，丁未，魏主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旣而不行。

**14**衡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叉死，叉死見上卷上年。喪，息郞翻。胡太后欲召之，知略因刁雙獲免，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元年。徵雙為光祿大夫，遣江革、祖暅之南還以求略。江革、祖暅之沒魏見上卷上年。暅，古鄧翻。上備禮遣之，寵贈甚厚。略始濟淮，魏拜略為侍中，賜爵義陽王；以司馬始賓為給事中，栗法光為本縣令，刁昌為東平太守，刁雙為西兗州刺史。凡略所過，一餐一宿皆賞之。略來奔見一百四十九卷元年。栗法光，屯留人。魏孝昌十年置西兗州於定陶，領沛、濟陰二郡。是年則孝昌二年也。

**15**魏以丞相高陽王雍為大司馬。復以廣陽王深為大都督，討鮮于脩禮；復，扶又翻。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

深以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為之備。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旣以深為大督，而又使小督備之，何以責其殄寇乎！融、衍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李奇曰︰次骨者，言深刻至骨。臣疏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為。自徵執政以來，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徽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勳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他軍，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者，莫不悚懼。有言臣善者，視之如仇讎，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為深死於盜手張本。

徽與中書舍人鄭儼等更相阿黨，更，工衡翻。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由是愈亂。

**16**戊申，魏燕州刺史崔秉帥衆棄城奔定州。燕州自去年八月為杜洛周所圍。燕，因肩翻。

**17**乙丑，魏以安西將軍宗正珍孫為都督，宗正，複姓，漢楚元王交之子郢客孫德，世為宗正，子孫因以為氏。討汾州反胡。討劉蠡升也。

**18**六月，魏絳蜀陳雙熾聚衆反，蜀人徙居絳郡者，謂之絳蜀。絳縣，漢、晉屬河東郡，元魏分置絳郡；魏收志，郡屬東雍州。自號始建王。魏以假鎭西將軍長孫稚為討蜀都督。考異曰︰費穆傳︰「穆為都督，平絳蜀。」不應有兩都督。今從帝紀。別將河東薛脩義輕騎詣雙熾壘下，曉以利害，雙熾卽降。詔以脩義為龍門鎭將。此龍門在河東北屈縣西。魏世祖神䴥元年，禽赫連昌，改北屈為禽昌縣。將，卽亮翻。降，戶江翻。『鄒︰北魏神䴥元年，通鑑編年劉宋元嘉五年，西元四二八年。䴥，廣韻︰同麚。牡鹿也。音嘉。』

**19**丙子，魏徙義陽王略為東平王，頃之，遷大將軍、尚書令，為胡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徵相埓，埓，力輟翻。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魏當時宗室，略其巨擘也。史言其居淫昏之朝，不能矯正。

**20**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眞等將兵掠薊南，時杜洛周、葛榮等作亂，其軍中將領無不加以王爵，曹紇眞以都督加王號，故曰都督王。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栗園當在范陽固安縣界。固安之栗，天下稱之。大破之，斬曹紇眞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范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章帝改涿郡為范陽郡。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景與榮等又破之。

**21**魏僕射元纂以行臺鎭恆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恆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恆州治平城。平城，魏之故都，亦陷於賊，其不競甚矣。恆，戶登翻。

**22**上聞堰水盛，壽陽城幾沒，觀此，蓋淮堰復成也。復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黎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壽陽。復，扶又翻；下榮復同。

**23**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帥，所類翻。降，戶江翻。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考異曰︰北史廣陽王深傳云︰「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鬬倩，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與魏帝紀全殊，又其語雜亂難曉。今從帝紀。

**24**魏安北將軍、都督恆·朔討虜諸軍事爾朱榮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據城不出。尉，紆勿翻。榮怒，舉兵襲肆州，執慶賓，還秀容，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魏朝不能制。此時爾朱榮已有無魏之心矣。從，才用翻。朝，直遙翻。

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從元纂在恆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爾朱榮，勝奔肆州。榮克肆州，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為別將，將，卽亮翻。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25**九月，己酉，鄱陽忠烈王恢卒。

**26**葛榮旣得杜洛周之衆，魏主武泰元年葛榮方幷杜格周；此得鮮于脩禮之衆也。北趣瀛州，趣，七喻翻。魏廣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水經註︰漳水過武安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為交漳口。辛亥，榮至白牛邏，據魏紀，白牛邏，在高陽博野縣。邏，郞佐翻。輕騎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牓尚書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朝，直遙翻。信用讒佞，茍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牓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見，賢遍翻。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

深引軍還，趣定州，趣，七喻翻。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諡等數人，交臂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諡，神至翻。難，乃旦翻。諡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諡討深，深走出，諡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間行至博陵界，間，古莧翻。漢桓帝置博陵郡，元魏屬定州。逢葛榮遊騎，劫之詣榮。騎，奇寄翻。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之，恐其徒有欲奉深為主者，故惡之。惡，烏路翻。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錄其妻子。降，戶江翻。深府佐宋遊道為之訴理，乃得釋。遊道，繇之玄孫也。宋繇事西涼李氏；李滅，事沮渠氏；沮渠滅，入魏。為，于偽翻。

**27**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28**就德興陷魏平州，殺刺史王買奴。魏平州治肥如，卽唐平州盧龍縣地。

**29**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漢光武置顯親侯國以封竇友，以其兄融以河西歸附，且以顯其孝文竇后之親也；屬漢陽郡。後魏屬天水郡；至唐時秦州成紀縣治顯親川。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丑林翻。琛以為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復，扶又翻；下生復同。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窘，渠隕翻。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為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魏太延二年，置平秦郡於雍縣，屬岐州。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口，久不進，隴口，隴坻之口。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為万俟醜奴所殺，万，莫北翻。俟，渠之翻。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琛應拔陵見上卷五年。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誘，音酉。醜奴盡幷其衆。

**30**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31**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太子統，丁貴嬪所生也。卒，子恤翻。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引孝經孔子之言。況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合，古沓翻。漢志曰︰十龠為合。合者，合龠之量也。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過，工禾翻。

**32**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降，戶江翻；下同。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為豫州，自宋以來，以壽陽為豫州。裴叔業叛齊降魏，魏以壽陽為揚州，復漢、魏之舊也。今復以壽陽為豫州，復宋、齊之舊也。復以，扶又翻，又如字。改合肥為南豫州，天監五年徙豫州治合肥。以夏侯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離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33**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常景擊杜洛周，數戰數勝，而終於為虜者，民樂於從亂而疾視其上也。

**34**魏齊州平原民劉樹等反，宋武帝僑置平原郡於梁鄒，屬冀州；後入於魏，改冀州為齊州，平原為東平原郡。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為將，討平之。敗，補邁翻。將，卽亮翻。

**35**曹義宗據穰城以逼新野，穰，人羊翻。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辛纂救之。考異曰︰梁書，此年冬，新野降；魏書，肅宗崩後，新野猶在；恐梁書誤。蓋梁自前年攻新野，此年魏使魏承祖救之也。又周于謹傳云︰「孝昌二年與辛纂討義宗。」今以為據。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兄也。

**36**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調，徒弔翻。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郞中辛雄上疏，以為︰「華夷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守，式又翻。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地，門地也。崔亮制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八年。後、先，並去聲。三載黜陟，載，子亥翻。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稱，尺證翻。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強暴自息矣。」不聽。

## 大通元年（丁未、五二七）是年三月方改元大通。

**1**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為僕射。時右僕射缺，故左僕射止為僕射。

**2**辛未，上祀南郊。

**3**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為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寅為司空。

**4**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按魏收志，殷州止領趙郡、鉅鹿、南鉅鹿三郡，蓋初置時兼領相州之廣宗郡也。殷州治廣阿。劉昫曰︰北齊改為趙州。隋改廣阿為大陸，唐武德四年改為象城，天寶二年改為昭慶，以有建初、啓運二陵也。宋開寶五年改昭慶為隆平，熙寧六年省隆平縣為隆平鎭，入臨城縣。相，息亮翻。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使量計合給兵糧之數以聞也。量，音良。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騎，奇寄翻。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強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枕，職任翻。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藩翰之任，保境安民，上也，全城卻敵，次也，死於城郭，豈得已哉！崔楷闔家幷命，其志節有可憐矣，上之人實有罪焉。遂圍冀州。

**5**蕭『章︰甲十一行本「蕭」上有「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秦州旣為賊所據，魏置東秦州於隴東郡，治汧城，卽隋唐之汧源縣也。將，卽亮翻。汧，口堅翻。降，戶江翻。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辛深棄城走，棄豳州城也。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引祖」，恐當作「弘祖」。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於杏城，後改為北華州，領中部、敷城郡。帥，所類翻。華，戶化翻。叱干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叱干，虜複姓。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雍，於用翻。帥，讀曰率。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抄，楚交翻。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効，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考異曰︰羊侃傳作「莫遮」，今從魏書。蕭寶寶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塹，七豔翻。射，而亦翻。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6**魏右民郞陽平路思令上疏，晉武帝置尚書右民郞。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人欲舉手有為，先唾其掌。六合，天、地、東、西、南、北也。唾掌可清，言其易也。唾，湯臥翻，口液也。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此指漢三河之地為言。魏都洛陽，三河則畿甸也。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章︰甲十一行本「扼」作「攘」；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強壯居後以衞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腕，烏貫翻。怖，普布翻。羸，倫為翻。比，毗至翻。復，扶又翻；下復疑同。數，所角翻。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帑，他朗翻。藏，徂浪翻。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悛，丑緣翻。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戰國時雍門周有是言。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音義云︰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梁簡文云︰菌，欻生之芝也。音其隕翻。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7**戊子，魏以皇甫度為太尉。

**8**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出討，竟亦不行。

**9**譙州刺史湛憎智圍魏東豫州，姓譜︰湛，丈減翻，姓也。後漢有大司農湛重。帝置譙州，治新昌城，領新昌、高塘、臨徐、南梁郡。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新昌郡。考異曰︰魏帝紀及曹世表傳作「湛僧」。今從梁夏侯夔傳。將軍彭羣、王辯圍瑯邪，魏敕青、南青二州救瑯邪。魏青州領齊、北海、樂安、勃海、高陽、河間、樂陵郡。南青州當又置於其南。司州刺史夏侯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等出義陽首，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水經註︰木陵關在黃武山東北，晉西陽城西南。帥，讀曰率；下同。夔，亶之弟；之禮，邃之子也。

**10**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宋武帝僑置清河郡於盤陽，屬冀州，後入于魏，為東清河郡，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縣，清河、平原二郡倂入焉。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窮捕，禽之，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皆相帥出降。掾，俞絹翻。降，戶江翻。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貝丘僑縣，亦宋武帝置，屬清河郡。五代志，齊州淄川縣，舊曰貝丘，置東清河郡。按前註所謂清河郡置於盤陽者，據魏收地形志，宋郡也。五代志，長山之清河、平原，雙頭郡也。房景伯所守者，貝丘之東清河也。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卒，子恤翻。景伯，法壽之族子也。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

**11**二月，秦賊據魏潼關。出蕭寶寅之後。

**12**庚申，魏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魏東郡治滑臺城，屬西兗州。「烟」，俗「煙」字。

**13**將軍成景儁攻魏彭城，魏以前荊州刺史崔孝芬為徐州行臺以禦之。先是，孝芬坐元叉黨與盧同等俱除名，盧同除名見上卷普通六年。先，悉薦翻。及將赴徐州，入辭太后，太后謂孝芬曰︰「我與卿姻戚，時太后為魏主納孝芬女為世婦，故云然。柰何內頭元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嫗，威遇翻。去，羌呂翻。孝芬曰︰「臣蒙國厚恩，實無斯語。假令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解，悵然有愧色。景儁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李叔仁等擊之，景儁遁還。

**14**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復，扶又翻。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15**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16**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取其反語相協，同泰反為大，大通反為同，是反語相協也。反，音翻。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門。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改是年為大通元年。

**17**魏齊州廣川民劉鈞聚衆反，宋武帝僑置廣川郡，屬冀州，入魏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曰武強，置廣川郡。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項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魏收志，東清河郡武城縣有昌國城。

**18**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斬趙顯德。將，卽亮翻。

**19**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20**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處，昌呂翻。復，扶又翻。雍，於用翻。椿還鄕里，楊椿世居華陰。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於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朝，直遙翻。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二聖，謂胡太后、魏主。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是後寶寅以關中叛魏，如楊椿所料。

**21**五月，丙寅，成景儁攻魏臨潼、竹邑，拔之。魏置臨潼郡，治臨潼城。據水經，城臨潼水，故名。竹邑，卽漢沛郡之竹縣也，魏為南濟陰郡治所。五代志︰下邳郡夏丘縣，舊置臨潼郡。彭城郡符離縣，隋廢竹邑入焉。宋白曰︰符離縣朝斛城西南七十里有竹邑城。東宮直閤蘭欽攻魏蕭城、厥固，拔之，東宮亦有直閤將軍。魏收志，魏沛郡治蕭縣黃陽城，又領內相縣有厥城。領內，猶其管內也。欽斬魏將曹龍牙。將，卽亮翻。

**22**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

**23**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西華縣，漢屬汝南郡，晉屬潁川郡，元魏屬陳郡。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湛僧智時圍魏東豫州。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曹世表為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為東豫州。諸將以賊衆強，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輿出，呼統軍是云寶是云，姓也。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是云氏。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為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也。曏聞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比，必利翻，及也。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

**24**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相，息亮翻。「樂安」當作「安樂」；樂，音洛。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降，戶江翻；下同。

**25**己丑，魏大赦。

初，侍御史遼東高道穆奉使相州，使，疏吏翻；下同。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道穆按之。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律禁壓良為賤。謂本是良民，壓為奴婢。神軌收謙之繫廷尉。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朝，直遙翻。

**26**彭羣、王辯圍瑯邪，自夏『章︰甲十一行本「夏」作「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馬鹿悆，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將兵擊羣、辯，破之，羣戰沒。劭，勰之子也。彭城王勰，魏之賢王也，死於高肇之譖。悆，羊茹翻。將，卽亮翻。勰，音協。

**27**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湯陰縣，漢屬河內郡，晉廢縣，其地在汲郡界。安樂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28**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琛，丑林翻。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寶寅涇州之敗，免為庶人。舊封者，寶寅自丹楊郡公徙封梁郡公。復，扶又翻。

**29**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此廣陵城在新息縣界。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武陽關，義陽三關之一也。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幟，昌志翻。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湛僧智自是年正月攻圍東豫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30**元顯伯宵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領東豫州刺史，鎭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魏收志︰東豫州汝南郡有安陽縣。五代志︰汝南眞陽縣，隋廢魏安陽縣入焉。遣別將屠楚城，魏收志，梁置西楚州於楚城。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梁置楚州。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31**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渦，古禾翻。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胡牀，卽今之交牀，隋惡胡字，改曰交牀，今之交椅是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梁之將帥，韋叡一人而已。

魏又遣將軍元昭等衆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今自肥河口泝淮西上得駝澗灘，其灘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旣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君」或作「軍」。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背，蒲妹翻。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去年慶之入壽陽，至此涉歷一年。糜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鬬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抄，楚交翻。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

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緯，于貴翻。考異曰︰魏帝紀︰「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叛。」梁帝紀︰「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夏侯夔傳︰「湛僧智圍元慶和於廣陵，慶和請降，詔以僧智為東豫州，鎭廣陵。」韋放傳︰「普通八年，曹仲宗攻渦陽，放會之，城主王偉城。」陳慶之傳︰「大通元年，隸曹仲宗伐渦陽，城主王偉降，詔以渦陽置西徐州。」然則廣陵、渦陽，兩處兩事。梁紀「慶和」、「渦陽」之間或更有脫字耳。魏紀九月，據聞慶和始叛之時，梁紀十月，據慶和降款到日。按陳慶之傳云自春至冬。今從梁紀十月為定。此別一廣陵，非南兗州之廣陵也。「王偉」當作「王緯」，蓋草書之誤也。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章︰甲十一行本「九」上有「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

**32**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効。」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尚書有都令史，故行臺亦置之。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朝，直遙翻。

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魏都洛陽，置司州。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欲赦之，道元殺之，幷以劾悅。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

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使，疏吏翻。寶寅聞之，謂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復，扶又翻；下不復、寅復同。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屬，之欲翻。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毈，一子不毈關中亂。』『章︰甲十一行本「亂」下有「亂者治也」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齊明帝諱鸞，寶寅之父也。毈，徒玩翻，卵壞也。周、秦以前，以「亂」為「治」。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此陰盤縣驛也。魏收地形志曰︰陰盤縣本屬安定，晉屬京兆。魏眞君七年倂新豐，太和十一年復置陰盤縣，鴻門、戲水正屬縣界。按漢安定郡與京兆相去遼遠，中間為馮翊所隔，自晉以後所置陰盤縣，非漢安定之陰盤縣地也，魏收不深考耳。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盤縣寄理於此，今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自此復移陰盤縣城於今昭應縣東三十一里零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故城是也。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將，卽亮翻。收殯其尸，表言白賊所害。秦人謂鮮卑為白虜，自苻秦之亂，鮮卑之種有因而留關中者，是時亦相挺為盜，因謂之白賊。或曰︰白賊，謂白地之寇也。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

寶寅行臺郞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魏以寶寅為開府，故有掾有屬。從，才用翻。說，式芮翻。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略自梁還魏，大見寵任，故寶寅託以為言。勦，子小翻。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寶寅歸魏，封為齊王，故稱之。為，于偽翻；下口為同。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屬，之欲翻。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間，古莧翻。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守關，謂寶寅欲守潼關之險，割據關中。問鼎，謂欲窺天位。成王定鼎于郟鄏，三代之世寶也，楚莊問鼎之大小輕重，欲以兵威脅取之，故以諭窺天位者。羸，倫為翻。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沮，在呂翻。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于？不，讀曰否。湛恐荊棘必生於齋閤，此亦用伍胥、伍被語意。願賜骸骨歸鄕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

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寶寅都督雍、涇等四州，又為西討大都督，以遐為府長史。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祗柵以拒寶寅，帥，讀曰率。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卽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寅使，在洛陽，文安縣，前漢屬勃海，後漢屬河間；晉置章武郡，文安屬焉。使，疏吏翻。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為光祿勳。

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趣，七喻翻。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郞封偉伯等與關中豪桀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

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

正平民薛鳳賢反，魏收志，世祖置太平郡於河東聞喜縣，孝文太和十八年，改曰正平郡，屬東雍州，領聞喜、曲沃二縣。宗人薛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33**十一月，丁卯，以護軍蕭淵藻為北討都督，鎭渦陽。戊辰，以渦陽為西徐州。渦陽，魏置譙州，梁改為西徐州，領南譙、汴、龍亢、蘄城、潁川、臨渙、蒙郡。渦，音戈。

**34**葛榮圍信『章︰甲十一行本「信」上有「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帥，讀曰率；下同。糧儲旣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為，于偽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

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將，卽亮翻。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

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恆農李神志氣自若，魏顯祖諱弘，改弘農曰恆農。相，息亮翻。恆，戶登翻。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卒，子恤翻。

**35**秦州民駱超殺杜粲，請降於魏。杜粲殺莫折念生，駱超又殺杜粲，羣盜互相屠滅以邀一時之利，不足怪也。降，戶江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 梁紀八著雍涒灘（戊申），一年。

高祖武皇帝八

**大通二年**（戊申、五二八）

**1**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相，息亮翻。

**2**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治，直之翻。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說，式芮翻。遺，于季翻。為，于偽翻。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

及葛榮代脩禮統衆，榮得脩禮之衆，見上卷普通七年。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普通七年春，津守定州，至是三年。說，式芮翻。其使，疏吏翻。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廣昌縣自漢以來屬代郡。自廣昌東南山南出倒馬關，至中山上曲陽縣，關山險隘，實為深峭，石磴透迤，沿塗九曲。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塞，悉則翻。柔然遂還。乙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旣而捨之。史言城無糧援，雖善守者不能支久。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降，戶江翻。

**3**乙丑，魏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為後胡后立女張本。嬪，毗賓翻。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4**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恆農，長，知兩翻。恆，戶登翻。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復，扶又翻。不如北取蒲反，此用前漢書地理志「蒲反」字。渡河而西，入其腹心，此亦魏武之故智也。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華，戶化翻。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水經註曰︰虞坂，卽左傳所謂顚軡，在傅巖東北十餘里，東西絕澗，於中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軡橋。橋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其城北對長坂二十餘里，謂之虞坂。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虞坂，遷延不能進。」正此處也。坂，音反。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因緣為將，將，卽亮翻。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反，治，謂治所也。西逼河漘，漘，船倫翻，水厓也。上平坦而下水深曰漘。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石錐壁，五代志，河東郡虞鄕縣有石錐山，於此築壘壁也。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鋒，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背，蒲妹翻。語，牛倨翻。降，戶江翻；下同。雖實未降者亦詐舉鋒，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會有詔廢鹽池稅，魏朝蓋謂弛鹽利以與民，可以得民也。稚上表以為︰「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唯應寶而守之，均贍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擾攘，冀、定二州時為葛榮、杜洛周攻圍。常調之絹不復可收，唯仰府庫，藏，徂浪翻。調，徒弔翻。復，扶又翻。仰，魚向翻。有出無入。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下三十萬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前此宣武帝用甄琛之言，廢鹽池稅，已為失計；今又廢之，是為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反，一失鹽池，三軍乏食。天助大魏，茲計不爽。爽，乘也。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少，詩沼翻。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調，徒弔翻。折，之列翻。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同監將、尉，謂監鹽池之將、尉也。監，工銜翻。將，卽亮翻；下同。還帥所部，依常收稅，帥，讀曰率；下同。更聽後敕。」謂合罷與否，更聽後番敕下也。

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敗，補邁翻；下穆敗同。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長安城東出北來第三門曰青門；意白門卽西出南來第三門也。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少，詩照翻。騎，奇寄翻。万，莫北翻。俟，渠之翻。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二月，魏以長孫稚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尚書僕射、西道行臺。雍，於用翻。

羣盜李洪攻燒鞏西闕口以東，謂鞏縣以西，伊闕口以東也。鞏縣，漢屬河南尹，晉分屬滎陽郡。南結諸蠻；魏都督李神軌、武衞將軍費穆討之。穆敗洪於闕口南，遂平之。

**5**葛榮擊杜洛周，殺之，倂其衆。

**6**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再臨朝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朝，直遙翻。嬖倖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政事縱弛，恩威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謂秦、隴以西，冀、幷以北，皆為盜區，淮、汝、沂、泗之間，皆為梁所侵也。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長，知兩翻。去，羌呂翻。務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吏人殺之於城南而『章︰甲十一行本「而」下有「詐」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

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幷、肆、汾、廣、恆、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廣」當作「唐」。魏收志，孝昌中置唐州。高歡建義，改唐州曰晉州。按爾朱榮時駐兵於晉陽。兵勢強盛，魏朝憚之。朝，直遙翻。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高歡等歸杜洛周，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倅，未之奇也。憔，昨遙翻。悴，秦醉翻。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髦馬而鬄落之為翦。悍，侯旰翻。歡不加羈絆而翦之，馬絡首曰羈，繫足曰絆。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屛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榮畜牧蕃庶，以谷量馬。屛，必郢翻。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畜，吁玉翻。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孼擅命，朝政不行。孼，魚列翻。朝，直遙翻。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高歡，字賀六渾。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幷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孤，拓跋鬱律第四子。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

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熾，尺志翻。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騎，奇寄翻。相，息亮翻。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鎭相州，不須出兵。」梟，堅堯翻。降，戶江翻。帥，讀曰率；下同。榮復上書，復，扶又翻；下帝復同。以為「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蠕蠕之亂，魏援立阿那瓌，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元年至三年。蠕，人兗翻。荷，下可翻。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言阿那瓌荷魏保護之恩，雖叛歸塞北，未應漠然忘報恩之心。下口蓋指飛狐口。趣，七喻翻。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少，詩沼翻。陘，音刑。滏，音釜。腋，音亦。葛榮雖幷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杜洛周，柔玄鎭民；葛榮，鮮于脩禮之黨；本非同類，吞幷為一。及其新合，丞加招討，則形勢可分也。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

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塞，悉則翻。說，輸芮翻。間，古莧翻。惡，烏路翻。去，羌呂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年十九。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大赦。旣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潘充華，卽前所謂潘嬪也，生女見上正月乙丑。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臨洮王寶暉，高祖之孫。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衞加三階。」乙卯，釗卽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

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治，直吏翻。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除姦佞，更立長君，更，工衡翻。長，知兩翻。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復，扶又翻。背，蒲妹翻。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太子謂之儲君。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故稱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朝，直遙翻。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塞，悉則翻。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鎭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侍『章︰甲十一行本「侍」作「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衞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君父之讎，義不同天。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為直閤，更，工衡翻。從，才用翻；下從子之從同。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7**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魏肅宗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領浮陽、樂陵郡。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8**乙酉，魏葬孝明皇帝于定陵，廟號肅宗。

**9**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彭城王勰，諡武宣。忠勳，謂侍孝文帝疾，立宣武帝，備極忠勤也。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樂，音洛。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為顯祖諸『章︰甲十一行本「諸」下有「子」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魏人立后，皆鑄像以卜之。慕容氏謂冉閔以金鑄己像不成。胡人鑄像以卜君，其來尚矣，故爾朱榮效之。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衞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黃門侍郞李神軌為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帥，讀曰率。將，卽亮翻。武衞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

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復，扶又翻；下榮復同。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考異曰︰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高渚」作「霤波」，今從魏書。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卽帝位，帝，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以劭為無上王，劭，彭城嫡嗣，且魏主兄也，封為無上王，言其尊無上也。有君而言無上，君子是以知魏主之不終也。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領左右，領左右千牛備身也。

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卽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晉杜預建河橋於富平津。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魏高祖置北中郞府，徙諸從隸府戶幷羽林虎賁領隊防之。北中不守，可以平行至洛陽矣。宋白曰︰北中城，卽今河陽城。卽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降，戶江翻。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廐御馬十匹，驊騮，駿馬也，故魏以名御馬廐。東奔兗州，將依羊侃也。為侃與紇南歸張本。鄭儼亦走還鄕里。鄭儼，滎陽開封人。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璽，斯氏翻。綬，音受。考異曰︰伽藍記云︰「十二日，爾朱軍于邙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迎駕，至者盡誅之。」長曆，是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也。今從魏書。庚子，榮遣騎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騎，奇寄翻。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

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旣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沈，持林翻。說，式芮翻。陳，讀曰陣。厭，於葉翻。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渡太行而內變作矣。」更，工衡翻。行，戶剛翻。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芟，所銜翻。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殽亂四海，殽，雜也，錯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殲，息廉翻。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水經註︰孟津，又曰富平津，又謂之陶河；杜畿試樓船於孟津，覆於陶河，卽此也。按爾朱榮傳，陶渚在河陰西北三里，南北長堤之西。魏紀「淘」作「陶」。杜佑曰︰河南河陽縣西南十三里有古遮馬堤，卽其處。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旣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騎，奇寄翻。喪，息浪翻。朝，直遙翻。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考異曰︰北史云︰「榮惑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渡，卽遣胡騎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反，殺王公以下二千餘人。」榮傳一千三百餘人。今從魏紀。前黃門郞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劉裕得晉權，殺王愉，其孫慧龍奔魏，著功名於南鄙。從，才用翻。帥，讀曰率。儁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躁，則到翻。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考異曰︰北史曰︰「時隴西李神雋、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按神雋等不應，何得不死！魏書本傳皆無其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旣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幷州人郭羅剎、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剎，初轄翻。詐言防衞，抱帝入帳，餘人卽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

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希，望也。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推，吐雷翻。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更，工衡翻。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考異曰︰魏爾朱榮傳曰︰「於是獻武王與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榮曰︰『愆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北齊書神武紀云︰「榮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蓋魏收與北齊史官欲為神武掩此惡，故云爾。今周書賀拔岳傳。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漢高祖定天下，燕仍為國，昭帝改為廣陽郡；後漢光武倂上谷，和帝復為廣陽郡；晉為廣陽國，魏為燕郡。燕，因肩翻。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 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史言天位不可以詐力奸。恍，呼廣翻。惚，音忽。深思『章︰甲十一行本 「思」作「自」；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曰︰「歡雖復愚疏，言不思難。復，扶又翻；下更復同。難，乃旦翻。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將，卽亮翻。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更，工衡翻。榮望馬首叩頭請死。

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旣多，不敢入洛城，卽欲向北為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衞將軍汎禮固諫。皇甫謐云︰汎，本姓凡，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氏焉。汎，音凡。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復，方目翻，除也。時不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山偉稱頌元叉而得進，其人可知，特乾沒以茍一時之利祿耳。洛中士民草草詩巷伯曰︰勞人草草。註云︰草草，勞心也。箋云︰草草，憂將妄得罪也。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襁，居兩翻。直衞空虛，官守曠廢。守，手又翻。曠，空也。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衆，橫，戶孟翻。臣今粉軀不足塞咎，塞，悉則翻。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白『章︰甲十一行本「白」上有「及」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民贈郡鎭；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丁也。郡鎭，郡守、鎭將也。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勞，力到翻。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粗，坐五翻。封無上之子韶為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以為不可，漢成帝置三公曹尚書，主斷獄。光武改三公曹主考課，置中都官曹尚書，主水火盜賊事。魏置尚書都官郞，佐督軍事。晉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主刑法，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至隋，乃改都官尚書為刑部尚書。諶，氏壬翻。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事，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柰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尚書，古常伯之任。生旣無益，死復何損，復，扶又翻。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行，戶剛翻。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諶，謐之兄也。

癸卯，以江陽王繼為太師，北海王顥為太傅；光祿大夫李延寔為太保，賜爵濮陽王；幷州刺史元天穆為太尉，賜爵上黨王；前侍中楊椿為司徒；車騎大將軍穆紹為司空，領尚書令，進爵頓丘王；雍州史長孫稚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馮翊王；雍，於用翻。長，知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殿中尚書元諶為尚書右僕射，賜爵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加儀同三司；其餘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延寔，沖之子也，李沖柄用於文明、孝文之時。勝，音升。以帝舅故，得超拜。

徐紇弟獻伯為北海太守，季產為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皆將家屬逃去，與紇俱奔泰山。泰山郡屬兗州，所謂東奔兗州也。鄭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從，才用翻。為部下所殺。

**10**魏郢州刺史元顯達請降，降，戶江翻。詔郢州刺史元樹迎之，魏克義陽，以梁之司州為郢州。梁之郢州治江夏郡。夏侯夔亦自楚城往會之，遂留鎭焉。改魏郢州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梁初，義陽陷，僑置司州於關南，今黃州黃陂縣之地。旣復義陽，因以為北司州。夔進攻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侯亶圍南頓，攻陳項；魏行臺源子恭拒之。

**11**庚戌，魏賜爾朱榮子义羅爵梁郡王。

**12**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數，所角翻。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13**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聞河陰之亂，皆來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稱魏官為偽，先，悉薦翻。彧表啓獨稱魏臨淮王；上亦體其雅素，不之責。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為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甄，之人翻。帥，讀曰率。復推李神攝州事，復，扶又翻。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為後送顥北還張本。帥，讀曰率。密，琛之從父弟也。甄琛事魏宣武帝。從，才用翻。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荊州刺史李志皆舉州來降。魏北青州治東陽，去梁境甚遠。五代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郡，領懷仁縣。又註云︰梁置南、北二青州。意者元世儁以懷仁之地來降也。志又曰︰舂陵郡，後魏置南荊州。降，戶江翻。

**14**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羅為東道大使，使，疏吏翻。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欣，羽之子也。羽，孝文帝之弟，封廣陵王。

**15**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見，賢遍翻；下朝見同。重謝河橋之事，重，直用翻。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復，扶又翻；下不復同。為，于偽翻。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轝向中常侍省。轝，羊茹翻；轝車為轝。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眼，自此不復禁中宿矣。

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為后，帝疑未決，『章︰甲十一行本「決」下有「給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黃門侍郞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左傳︰晉世子圉質於秦，秦伯以女妻之。子圉逃歸，公子重耳入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嬴氏也；圉諡懷公，故曰懷嬴。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祖瑩本此。嬪，毗賓翻。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

榮舉止輕脫，喜馳射，喜，許記翻。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恆請皇后出觀，幷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上，時掌翻。恆，戶登翻。中，竹仲翻。將，卽亮翻。相，息亮翻。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匡坐，正坐也。虜歌，胡歌也。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此所謂蹋歌也。回波樂，曲名。樂，音洛。性甚嚴暴，喜慍無常，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槊，色角翻。離，力智翻。每有瞋嫌，瞋，昌眞翻。輒行擊射，射，而亦翻。左右恆有死憂。恆，戶登翻。嘗見沙彌重騎一馬，去俗為僧，受度而未受戒者，謂之沙彌。重騎者，二人共騎也。重，直龍翻。榮卽令相觸，力窮不能復動，復，扶又翻。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

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邙陰，邙山之北也。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郞中桑乾朱瑞為黃門侍郞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為之。

**16**丙寅，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喪，息浪翻。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此有官入粟者之賜也。魏制，散侯降開國侯一品。散，悉亶翻。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沙門授本州統及郡縣維那。」維那，各管其郡縣之僧。

爾朱榮之趣洛也，趣，七喻翻。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臺酈惲拒守，不從。乙亥，子鵠拔平陽，斬元珍及惲。惲，於粉翻。元珍，挺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

**17**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難，乃旦翻。城中糧盡，刺史王羆煑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擐，音宦。呼，火故翻。「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魏孝文太和中置荊州於穰城。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破賊。」彌歷三年，前後搏戰甚衆，亦不被傷。中，竹仲翻。被，皮義翻。癸未，魏以中軍將軍費穆都督南征諸軍事，將兵救之。將，卽亮翻。

**18**魏臨淮王彧聞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還，辭情懇至。上惜其才而不能違，六月，丁亥，遣或還。魏以或為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19**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高祐，允之從祖弟。從，才用翻。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喜，許記翻。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濟，子禮翻。降，戶江翻。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郞兼武衞將軍，敖曹為通直散騎侍郞。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鄕里。敖曹復行抄掠，復，扶又翻。抄，楚交翻。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拘於晉陽。薛脩義為龍門鎭將，附蕭寶寅，旣降而反側，故亦被拘。誘，音酉。敖曹名昂，以字行。敖曹之父以其子昂藏敖曹，故以為名字。

**20**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沁水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任，音壬。沁，千浸翻。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帥，讀曰率；下同。

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

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戎，兵也。六戎，猶言六軍也。掃靜燕、代。燕，因肩翻。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相，息亮翻。

**21**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初置柱國大將軍，長孫嵩以開國元勳加此號。

**22**壬子，魏光州民劉舉聚衆反於濮陽，濮，博木翻。自稱皇武大將軍。

**23**是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24**魏泰山太守羊侃，守，式又翻。以其祖規嘗為宋高祖祭酒從事，常有南歸之志。徐紇往依之，因勸侃起兵，侃從之。兗州刺史羊敦，侃之從兄也，從，才用翻。密知之，據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襲敦，弗克，魏兗州刺史治瑕丘，泰山太守治博。築十餘城守之，且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詔廣晉縣侯泰山羊鴉仁等將兵應接。沈約志︰鄱陽郡有廣晉縣，本吳所置廣昌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廣晉。魏以侃為驃騎大將軍、泰山公、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不受。

將軍王弁侵魏徐州，蕃郡民續靈珍擁衆萬人攻蕃郡以應梁；魏徐州治彭城，領彭城、南陽平、蕃、沛、蘭陵、北濟陰、碭郡。蕃縣，漢、晉屬魯國，魏孝昌三年置蕃郡，治蕃城。五代志︰徐州滕縣，舊曰蕃，置蕃郡；隋開皇十六年改曰滕郡，尋廢郡為縣。蕃，音皮，又音翻。魏徐州刺史楊昱擊靈珍，斬之，弁引還。

**25**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孫擊劉舉於濮陽，滅之。

**26**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汲郡，隋、唐之衞州。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鎭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從，才用翻。稱，尺證翻。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魏收魏書云︰帥騎七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滏，音釜。葛榮為盜日久，梁普通七年，葛滎得鮮于脩禮之衆，寇掠河北。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見，賢遍翻。令其衆曰︰「此易與耳，易，弋豉翻。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如箕之張也。陳，讀曰陣。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將，卽亮翻。少，詩沼翻。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斬級者，斬首以計功級。以棒棒之而已。棒，蒲項翻。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陳，讀曰陣。餘衆悉降。降，戶江翻。以賊徒旣衆，若旣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樂，音洛。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登者，登時也。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帥，所類翻。量，音良。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是年夏，魏主將北征，以爾朱榮為左軍，楊椿為右軍，穆紹為後軍。

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魏收志︰定州中山郡唐縣有唐水。水經︰唐水導源盧奴縣西北，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為湖，其水南入小溝，下注滱水。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宇文泰事始此。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昌樂公文暢並進爵為王，樂，音洛。以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洛城西面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又洛陽宮城門曰閶闔，註已見八十四卷晉惠帝太安元年。引見，斬於都市。

**27**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將，卽亮翻。考異曰︰梁、魏帝紀皆云以顥為魏主，唯顥傳作「魏王」。按魏封劉昶為宋王，蕭寶寅為齊王，蕭詧為梁王，皆俟得國然後使稱帝耳。若顥在南已稱魏帝，當行卽位之禮，又梁朝應以客禮待之，又顥不應再卽帝位於渙水。蓋由「王」字與「主」字止欠一點，故多致謬誤。今從顥傳。

**28**丙申，魏以太原王世子爾朱菩提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菩，薄乎翻。丁酉，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通前十萬戶，為太原王榮國，樂，音洛。戊戌，又加榮太師，皆賞擒葛樂之功也。

**29**壬子，魏江陽武烈王繼卒。

**30**魏使征虜將軍韓子熙招諭邢杲，杲詐降而復反。降，戶江翻。復，扶又翻。李叔仁擊杲於惟水，「惟水」當作「濰水」。『章︰乙十一行本正作「濰」；退齋校同。』水經︰濰水出瑯邪箕縣，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過下密縣故城西，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五代志︰後魏北海郡膠東縣，隋改曰濰水縣，後又改曰下密縣。濰，音惟。失利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31**魏費穆奄至荊州。曹義宗軍敗，為魏所擒，荊州之圍始解。荊州受圍三年始解。

**32**元顥襲魏銍城而據之。銍縣，漢屬沛郡，魏、晉屬譙郡。宋白曰︰宿州臨渙縣，漢銍縣地。銍，竹乙翻。

**33**魏行臺尚書左僕射于暉等兵數十萬，擊羊侃於瑕丘，劉昫曰︰瑕丘，春秋時魯之瑕邑；宋以為兗州治所，隋始置瑕丘縣。徐紇恐事不濟，說侃請乞師於梁，說，式芮翻。侃信之，紇遂來奔。暉等圍侃十餘重，重，直龍翻。柵中矢盡，南軍不進。十一月，癸亥夜，侃潰圍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水經引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南亂于沂，而注于沭，謂之柤口；春秋諸侯會吳于柤卽此。渣，側加翻。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士卒皆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相隨，幸適去留，言或去或留，各從其意也。於此為別。」各拜辭而去。魏復取泰山。復，扶又翻，又如字。暉，勁之子也。于勁事魏孝文帝。

**34**戊寅，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襲幷州刺史。

**35**十二月，庚子，魏詔于暉還師討邢杲。

**36**葛榮餘黨韓樓復幽州反，為爾朱榮遣將平韓樓張本。復，扶又翻。北邊被其患。被，皮義翻。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鎭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 梁紀九屠維作噩（己酉），一年。

高祖武皇帝九

## 中大通元年（己酉、五二九）是年十月方改元。

**1**春，正月，甲寅，魏于暉所部都督彭樂帥二千餘騎叛奔韓樓，暉引還。不敢復進軍討邢杲。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2**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3**甲子，魏汝南王悅求還國，許之。悅來奔見上卷上年。

**4**辛巳，上祀明堂。

**5**二月，甲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大司馬兼錄尚書臨淮王彧表諫，以為「漢高祖立太上皇廟於香街，香街，在漢長安故城內，左馮翊府東北。光武祀南頓君於舂陵。事見四十三卷建武十九年。元帝之於光武，己疏絕服，服至袒免則無服，謂之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漢元帝以大宗則上距景帝五世，以祖孫世數數之則上距景帝七世，光武上接景帝亦七世。五服之次，親盡無服，而光武中興，以赤劉九九之符，繼元帝為九世，而別為舂陵節侯以下立四親廟於舂陵。高祖德洽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北面為臣。又，二后皆將配饗，乃是君臣並筵，嫂叔同室，竊謂不可。」吏部尚書李神儁亦諫，不聽。彧又請去「帝」著「皇」，請去「帝」著「皇」，亦引漢悼皇、共皇為據。去，羌呂翻。著，則略翻。亦不聽。

**6**詔更定二百四十號將軍為四十四班。天監七年，定將軍為二十四班。是年，有司奏移寧遠將軍班中明威將軍進輕車班中，以輕車班中征遠度入寧遠班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貞武，宣遠代明烈；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轉則進一班，黜則退一班。班卽階也。同班以優劣為前後，有鎭、衞、驃騎、車騎同班，四中、四征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翊同班，忠武、軍師同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同班，鎭兵、翊師、宣毅、宣惠四將軍，東、西、南、北四中郞將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同班，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同班，謂為五德將軍；輕車、振朔、武旅、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勝、威略、威風、威力、威光同班，武猛、武洛、武勝、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武銳、武勇同班，猛毅、猛烈、猛威、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略、猛勝、猛駿同班，壯武、壯勇、壯烈、壯猛、壯銳、壯盛、壯毅、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桀、驍猛、驍烈、驍武、驍勇、驍銳、驍名、驍勝、驍迅同班，雄猛、雄威、雄明、雄烈、雄信、雄武、雄勇、雄毅、雄壯、雄健同班，忠勇、忠烈、忠猛、忠銳、忠壯、忠毅、忠捍、忠信、忠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略、明遠、明勇、明烈、明威、明勝、明進、明銳、明毅同班，光烈、光明、光英、光遠、光勝、光銳、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飈勇、飈猛、飈烈、飈銳、飈奇、飈決、飈起、飈略、飈勝、飈出同班，龍驤、虎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同班，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同班，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敵、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破敵、克敵、威虜同班，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中堅、典戎同班，執訊、行陣同班，伏武、懷奇同班，偏、裨將軍同班︰凡二百四十號，為四十四班。

**7**壬寅，魏詔濟陰王暉業兼行臺尚書，濟，子禮翻。考異曰︰梁書作「徽業」。今從魏書。都督丘大千等鎭梁國。暉業，小新成之曾孫也。小新成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五年。

**8**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以費穆為前鋒大都督。

**9**夏，四月，癸未，魏遷肅祖及文穆皇后主于太廟，又追尊彭城王劭為孝宣皇帝。臨淮王彧諫曰︰「茲事古所未有，言自古未有以皇帝追尊其兄者。今按自唐高宗以後，率多追諡其子弟為皇帝，作俑者魏敬宗也。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用左傳曹劌語意。弗聽。

**10**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強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琡曰︰琡，昌六翻。「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顥，北海王詳之子，於魏主從兄弟也。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去，羌呂翻。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將，卽亮翻。朝，直遙翻。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

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遂至梁國；水經註，春秋沙隨之地。杜預註以為卽梁國寧陵縣北之沙陽亭，俗謂之堂城，「滎」「堂」字相近，意卽此地而字訛也。銍，陟栗翻。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降，戶江翻；下同。顥登壇燔燎，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睢，音雖。考異曰︰魏帝紀，去年十月蕭衍以顥為魏主，號年孝基，入據銍城。顥傳，「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今從之。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前漢梁國有甾縣，後漢章帝更名考城，屬陳留郡，晉省，宋屬濟陽郡。五代曰︰梁郡考城縣，後魏曰考陽，置北梁郡，隋復為考城縣，屬宋州。帥，讀曰率。慶之攻拔其城，擒暉業。考異曰︰魏書·帝紀，克考城辛丑後，今從梁帝紀。

**11**辛丑，魏上黨王天穆及爾朱兆破邢杲於濟南，濟，子禮翻。杲降，送洛陽，斬之。兆，榮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12**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鎭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鎭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鎭崿岅。崿，五各翻。岅，與坂同，音反。乙丑，內外戒嚴。

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衞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引兵而西，直指洛陽。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說，式芮翻。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將，卽亮翻；下同。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少，詩沼翻。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卽相帥蟻附而入，帥，讀曰率。癸酉，拔滎陽，執楊昱。楊昱輕慶之兵少，不料甚肉薄急攻，故城陷。傳曰︰「敵無小，不可輕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事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中興元年。降，戶江翻。楊昱忠臣，柰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帥，所類翻。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帥，讀曰率。背，蒲妹翻。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郞將辛纂。魏東中郞府在虎牢。

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復，扶又翻。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章︰甲十一行本「下」下有「若」 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親帥宿衞，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親帥，讀曰率；下同。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犄，居蟻翻。『鄒︰前後文皆作「掎角」。』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河內郡治野王。魏主自洛北如河內，當夜至郡城南，不應至郡城北，恐誤。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

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考異曰︰彧傳無仰顥事，而梁陳慶之、北齊宋遊道傳有之，蓋魏史為彧諱也。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冀州刺史，兄子侃為北中郞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楊播、楊椿兄弟仕魏，一門貴盛，子姪通顯，累朝榮赫。侃，播之子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

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睢陽，卽梁國。睢，音雖。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

上黨王天穆帥衆四萬攻拔大梁，大梁，卽陳留浚儀縣。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郞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天穆開兩端以問子昇。濟，子禮翻。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守，式又翻。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為，于偽翻。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降，戶江翻。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睢陽卽梁國。下，遐稼翻。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

顥使黃門郞祖瑩作書遺魏主曰︰遺，于季翻。「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朝，直遙翻。桎，之日翻。梏，苦沃翻。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顥言爾朱榮擅命，顥所得一民尺地皆爾朱榮之物，非魏主之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為福，於卿為禍。卿宜三復，三，蘇暫翻。復，扶又翻。富貴可保。」

顥旣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顥，北海王詳之子；魏主，彭城王勰之子，同出於顯祖。樂，音洛。今宗祏不移，杜預曰︰宗祏，今廟中藏主石室也。祏，音石。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坐，徂臥翻。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亂臣賊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受朝眷，朝眷，謂朝廷恩眷也。朝，直遙翻。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使，疏吏翻；下同。光韶，亮之從父弟也。崔亮貴顯於延昌、熙平之間。從，才用翻。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魏孝昌中置襄州，領襄城、舞陰、南安、期城、宣義、建城等郡，治赭陽。廣州刺史鄭先護、魏主置廣州，治魯陽，領南陽、順陽、定陵、魯陽、汝南、漢廣、襄城郡。南兗州刺史元暹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譙城，領陳留、梁郡、下蔡、譙郡、北梁郡、沛郡、馬頭郡。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賈思伯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四年。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

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鎭鄴城。相，息亮翻。

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衞後宮皆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己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

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卽日南還，爾朱榮旣至，魏主有所倚以攻顥，故卽日南還。傳，張戀翻。分，扶問翻。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

榮旣南下，幷、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為幷、肆等九州行臺，九州，幷、肆、恆、朔、雲、蔚、顯、汾、晉也。仍行幷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

己丑，費穆至洛陽，顯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費穆勸爾朱榮殺王公，事見上卷。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13**辛亥，魏淮陰太守晉鴻以湖陽來降。五代志︰舂陵郡湖陽縣，後魏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淮陰」當作「淮安」。

**14**閏月，己未，南康簡王績卒。

**15**魏北海王顥旣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廷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難，乃旦翻。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說顥曰︰說，式芮翻。「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啓天子，天子，謂梁武帝。更請精兵，幷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人用乎！復，扶又翻；下更復、敢復、遽復、顥復、時復、彧復同。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啓，慮慶之密啓其事於上。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陳慶之非爾朱榮敵也；是時梁之諸將又皆出慶之下。使相與繼進至洛，與元顥互相猜阻，亦必同歸於陷沒。梁兵之不進，梁之幸也。武帝不務自治而務遠略，所以有侯景之禍。

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為慶之曰︰凡一軍有主有副。為，于偽翻，為慶之謀而言也。蜀本「為」作「謂」。「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馬佛念有戰國策士之氣。然必有非常之才，然後可以行非常之事，陳慶之烏足以辦此！載，子亥翻。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鎭，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朝寄，謂魏朝所寄託也。朝，直遙翻。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此國計，謂為梁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幷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

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河橋南岸也。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夏，戶雅翻。水經註曰︰河中渚上有河平侯祠，河之南岸有一碑，題曰洛陽北界。意此中渚卽唐時河陽之中潬城也。為，于偽翻。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郞楊侃曰︰「大王發幷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顒顒，仰望也。顒，魚容翻。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桴筏，編竹木以渡水，大者曰桴，小者曰筏。桴，方無翻。筏，音伐。間以舟楫間，古莧翻；下間行同。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旣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乘，繩證翻。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柰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逸書曰︰為虺不摧，為蛇柰何？以文義觀之，蓋以虺為小蛇。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檦魏以聞喜、曲沃二縣置正平郡，隋廢郡為正平縣，今絳州治所。檦，與標同。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鄕導。艘，蘇遭翻。鄕，讀曰嚮。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五代志︰河南熊耳縣有後魏崤縣，又有硤石山。唐志，陝州硤石縣本崤縣，有硤石塢。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陳，讀曰陣。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潁水出少室山，五渡水出太室山，入于潁水，嵩高水漲，指此水也。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慶之所以得免者，亦由嵩高水漲，追兵不急，於軍士死散之時得以挺身逸去，否則必為爾朱榮所擒矣。猶以功除右衞將軍，封永興縣侯。句斷。五代志︰會稽郡會稽縣舊有永興縣。

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洒宮庭，掃，素報翻；灑，所賣翻；又並上聲。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賞硤石之功也。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報事之宮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報事，謂報敵情曲折者。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天柱，前無此號，魏主以爾朱榮功高，特置以寵之。榮先以平葛榮之功增封至十萬戶，今又增為二十萬戶以賞之。

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臨潁縣，自漢以來屬潁川郡。轘，音環。從騎分散，從，才用翻。騎，奇寄翻。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

陳慶之之入洛也，蕭贊送啓求還。贊，卽豫章王綜也，奔魏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時吳淑媛尚在，媛，于眷翻。上使以贊幼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异，羊至翻。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鄕，比至洛陽，比，必利翻，及也。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柰何輕之？」陳慶之特有見於洛陽華靡之俗而為是言耳。

**16**甲戌，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太宰，城陽王徽為大司馬兼太尉。乙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勞，力到翻。將，卽亮翻。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繒，慈陵翻。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復，方目翻，復除賦役也。

秋，七月，辛巳，魏主始入宮。

以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中尉前驅之卒執赤棒，卽清路者也。棒，部項翻。呵，虎何翻。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見，賢遍翻。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

於是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幾，巨依翻，又居希翻。高道穆上表，以為「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言銅一斤造薄錢二百而贏也。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沈，持林翻。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復，扶又翻；下況復同。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言置私鑄，直使無利，亦自應息心而不為，況又廣設科禁，有嚴刑之可畏邪！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為而弊自改。樂，音洛。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17**辛卯，魏以車騎將軍楊津為司空。

**18**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獠，魯皓翻。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鎭，宋白曰︰取其連岡地勢高隆為名，後為隆州。以始欣族子愷為鎭將。將，卽亮翻。始欣貪暴，孝昌初，諸獠反，圍州城，行臺魏子建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來請降，帝遣使以詔書、鐵券、衣冠等賜之，降，戶江翻。使，疏吏翻。為愷所獲，以送子建。子建奏以隆城鎭為南梁州，五代志︰巴西郡舊置南梁州。西魏典略曰︰此州舊有隆城，故又謂之南隆，治古閬中城，今之閬中卽其地。用愷為刺史，囚始欣於南鄭。魏以唐永為東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豎眼為行臺。豎，而庾翻。子建去東益而氐、蜀尋反，氐、蜀，氐人與蜀人也。唐永棄城走，東益州遂沒。魏置東益州於武興，時為氐、蜀所攻沒，梁不能有也。

傅豎眼之初至梁州也，州人相賀，事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旣而久病，不能親政事。其子敬紹，奢淫貪暴，州人患之。嚴始欣重賂敬紹，得還巴州，遂舉兵擊嚴愷，滅之，以巴州來降，降，戶江翻。帝遣將軍蕭玩等援『章︰甲十一行本「援」上有「將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之。傅敬紹見魏室方亂，陰有保據南鄭之志，使其妻兄唐崑崙於外扇誘山民，相與圍城，欲為內應。崙，盧崑翻。誘，音酉。圍合而謀泄，城中將士共執敬紹，以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恥恚而卒。恚，於避翻。卒，子恤翻。

**19**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寔為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楊椿致仕。

**20**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便省，在同泰寺，上臨幸時居之，故曰便省。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子，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四部大衆，僧、尼及善男子、善女人也。涅，奴結翻。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釋書以佛陀耶衆為佛寶，達摩耶衆為法寶，僧迦耶衆為僧寶。奉贖皇帝菩薩，釋典曰︰菩，普也。薩，濟也。菩薩，言能普濟衆生。菩，薄胡翻。薩，桑葛翻。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唐韻曰︰宸，屋宇也，天子所居。毛晃曰︰帝居北辰之宮，故從「宀」、從「辰」。三請，乃許。上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

**21**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按五代志，後魏置神武郡於桑乾水上，領尖山、殊頹二縣。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薊，音計。少，詩沼翻。騎，奇寄翻。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親帥，讀曰率。賊帥，所類翻。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馬仗，馬及兵仗也。復，扶又翻。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間，古莧翻。度，徒洛翻。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鎭范陽。魏平州本治肥如，今徙鎭幽州之范陽。

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先，悉薦翻。勞，力到翻。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為幽、平、營、安四州行臺。為劉靈助以營州叛爾朱張本。

**22**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五代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秦州；西魏改為敷州，隋大業二年改為敷城郡，後改為上郡；唐為鄜州洛交縣。万，莫北翻。俟，渠之翻。

**23**冬，十月，己酉，上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改中大通元年。

**24**魏以前司空蕭贊為司徒。

**25**十一月，己卯，就德興請降於魏，營州平。就德興反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二年。降，戶江翻；下同。

**26**丙午，魏以城陽王徽為太保，丹楊王蕭贊為太尉，雍州刺史長孫稚為司徒。雍，於用翻。

**27**十二月，辛亥，兗州刺史張景邕、荊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叛，降魏。三人者皆梁魏境上民豪，以刺史、將軍寵授之耳。

**28**以陳慶之為北兗州刺史。此北兗州當治淮陰。有妖賊僧強，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此北徐州治鍾離。妖，於驕翻。慶之討斬之。

**29**魏以岐州刺史王羆行南秦州事，羆誘捕州境羣盜，悉誅之。誘，音酉。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 梁紀十上章閹茂（庚戌），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

**中大通二年**（庚戌，五三○）

**1**春，正月，己丑，魏益州刺史長孫壽、梁州刺史元儁等遣將擊嚴始欣，斬之，蕭玩等亦敗死，玩援始欣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將，卽亮翻。失亡萬餘人。

**2**辛亥，魏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刺史元大賓，據城反，魏孝昌元年，置東徐州於下邳。魏遣都官尚書平城樊子鵠討之；二月，甲寅，斬文欣。

**3**万俟醜奴侵擾關中，万，莫北翻。俟，渠之翻。魏爾朱榮遣武衞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勍，其京翻。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柰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帥，所類翻。勝為之言於榮，為，于偽翻。榮悅，以爾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魏雍州治長安，北雍州治華原縣，東雍州治鄭縣，岐州治扶風雍縣，南岐州治河池故道縣。使，疏吏翻。雍，於用翻。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侯莫陳，其先魏之別部也，居庫斛眞水，世為渠帥，遂以為氏，其後鎭代郡武川，因家焉。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

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水經註︰赤水在鄭縣北，卽山海經之灌水也，北注于渭。蜀賊，本蜀人之遷關中者，乘亂相聚為賊。斷，丁管翻。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幷稅其馬，華陰諸楊仕魏，奕世貴顯，關西所歸重，故使之先行慰諭也。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少，詩沼翻。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益之。

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李延壽曰︰其先魏之別號尉遲部，因以為氏。尉，音鬱。菩，薄胡翻。薩，桑葛翻。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仵，疑古翻。考異曰︰北史作「万俟行醜」。今從周書。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挑，徒了翻。帥，讀曰率。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省事，蓋猶今之通事，兩敵相向，使之往來通傳言語。省，悉井翻。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射，而亦翻。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復，扶又翻。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岳旣還兵擊賊，伏兵又發，故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降，戶江翻。重，直用翻。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走，音奏。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平亭在涇州北。自雍至岐，自雍州至岐州也。

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汧水出汧縣西北而入于渭。汧，口堅翻。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據令狐德棻後周書，百里、細川在岐州北。又據元豐九域志，涇州靈臺縣有百里鎭，蓋卽細川之地。細川、平亭當亦相近。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侯伏侯，虜三字姓。將，卽亮翻。其餘千人以下為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唐末，高仁厚平阡能等亦用此術。降，戶江翻；下同。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侯幾，虜複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俟幾氏。俟、侯字相近。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九域志︰鎭戎軍，古高平地也。趣，七喻翻。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万俟醜奴，胡琛之將也，普通六年，破魏將崔延伯，其衆始盛。蕭寶寅大通元年叛魏，至二年敗，奔醜奴，及是皆平。

**4**壬申，以吐谷渾王佛輔為西秦、河二州刺史。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5**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楊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贊以寶寅為叔父，故請其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郞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朝，直遙翻。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應詔，猶漢之待詔也，帝問道習︰「在外何所聞？」對曰︰「惟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周，至也，密也。款，愛也。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邪，音耶。後魏官有駝牛都尉；署者，其寺舍也。五代志︰太僕寺之屬有駝牛署，掌飼駝騾驢牛，有令丞。斬醜奴於都市。

**6**六月，丁巳，帝復以魏汝南王悅為魏王。復，扶又翻。考異曰︰梁帝紀︰「中大通元年，正月，甲子，魏汝南王悅求還本國，許之。二年，六月，丁巳，遣悅還北，為魏主。」按魏書悅傳，悅未嘗歸魏復入梁，今刪去元年事。

**7**戊寅，魏詔胡氏親屬受爵於朝者皆黜為民。謂靈后親屬也。朝，直遙翻。

**8**庚申，以魏降將范遵為安北將軍、司州牧，從魏王悅北還。范遵，魏北海王顥之舅，蓋與顥同來奔。降，戶江翻。將，卽亮翻。

**9**万俟醜奴旣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後魏滅赫連，以赫連果城置薄骨律鎭，至孝昌中改鎭為靈州。杜佑曰︰薄骨律鎭，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唐靈州治迴樂。括地志云︰薄骨律鎭城在河渚之中，隨水上下，未嘗陷沒，故號靈州也。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降，戶江翻。帥，讀曰率；下同。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鎭之。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鎭；正光五年，改曰原州，治高平城，領高平、長城二郡。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幷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班志︰幵頭山在安定郡涇陽縣西，涇水所出。師古註曰︰幵，音牽。此山在今靈州東南，俗語訛謂之幵屯山。杜佑曰︰牽屯山在今原州高平縣。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

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隴，隴山也。歸略陽賊帥王慶雲。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隋廢為隴城縣，屬秦州。考異曰︰魏帝紀作「白馬龍涸胡王慶雲」。今從爾朱天光傳。帥，音所類翻。道洛驍果絕倫，驍，堅堯翻。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水經註︰水洛水導源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注略陽川。九域志︰水洛城在德順軍西南一百里。范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為大將軍。

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倂兵趣西城，趣，七喻翻。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降，戶江翻。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少緩，因待夜突出，少，詩沼翻。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須者，意所欲也。今相為小退，為，于偽翻。任取澗水飲之。」 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此卽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丈，銳其端以塞要路。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卽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還槍而止，窮窘乞降。降，戶江翻。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乞伏之地也。魏太武眞君六年，置枹罕鎭，後改為河州，領金城、武始、洪和、臨洮郡。渭州領隴西、南安、南安陽、廣寧郡。瓜州，卽古敦煌之地。鄯州，禿髮氏之地，漢金城西部都尉所統也。師古曰︰瓜州，卽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為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

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于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為宇文泰得賀拔岳之衆以創大業於關西張本。

**10**八月，庚戌，上餞魏王悅於德陽堂，遣兵送至境上。考異曰︰悅傳云︰「立為魏主，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至境上，以冀侵逼。」按僧辯傳未嘗送悅，蓋王弁耳。

**11**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朝，直遙翻。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伺，相吏翻。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數，所角翻。榮聞之，不悅。史言魏主不能養晦。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治，直之翻。選，須絹翻；下同。榮嘗關補曲陽縣令，據榮傳，卽上曲陽縣也，漢、晉屬常山郡，後魏屬中山郡。關補者，先補授而後關吏部。五代志︰趙州鼓城縣，舊曰曲陽。劉昫曰︰漢上曲陽縣，隋改曰恆陽，唐元和十五年，復曰曲陽。趙州之曲陽，下曲陽也。神儁以階懸，不奏，言階級相去懸絕，其人不應補為縣令。別更擬人。榮大怒，卽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見，賢遍翻。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旣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

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恚，於避翻。語，牛倨翻。大理，謂事理之大致也。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卽自作，今亦復決。」決，判也，謂天下事有判決也。復，扶又翻。世隆曰︰「止自不為，「止」當作「正」。若本自為之，臣今亦封王矣。」

帝旣外逼於榮，內逼皇后，恆怏怏不以萬乘為樂，恆，音常。『鄒︰廣韻︰恆，胡登切，音峘。集韻同。說文︰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閒上下。心以舟施，恆也。段若膺注︰恆，古鄧反。』怏，於兩翻。乘，繩正翻。樂，音洛；下同。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旣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他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荒餘，謂兵荒之餘民也。彌成不易。」易，以豉翻。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己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

榮好獵，惡，烏路翻。好，呼報翻。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卽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魏道武帝因搏熊而謝于栗磾，爾朱榮反是，嗜殺人者烏能定天下邪！卒，音子恤翻。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樂，音洛。從，千容翻。「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禮，春蒐、夏田、秋獮、冬狩。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何必盛夏驅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卽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朝，直遙翻。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塡六鎭，杜佑曰︰北荊州，今卽伊陽縣；東荊州，後改曰淮州，今淮安郡；荊州，今南陽郡。余按榮言出魯陽，則已越伊陽而南矣。五代志︰舂陵郡，後魏置南荊州。當以此足三荊之數。生蠻，謂諸蠻戶之未附於魏者。六鎭叛亂，鎭戶荒殘，故欲塡之。回軍之際，掃平汾胡。稽胡皆居汾州界，謂之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騎，奇計翻。降，戶江翻。乞，丘計翻，與也。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渡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懈，七隘翻。復，扶又翻。

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子，帝之姊壻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為己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河陰之難，事見一百五十二卷。惡，烏路翻。難，乃旦翻。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元羅，叉之弟也。

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㝃乳，㝃，與免同，又音晚。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乳，人喻翻。唐韻曰︰子母相解曰免。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刺，七亦翻。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濟，子禮翻。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郞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邢劭，字子才，避魏主兄彭城王劭諱，故以字行。本傳云︰少時有避，遂不行名。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恆望其不來，恆，戶登翻。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劭，以字行，巒之族弟也。邢巒事魏宣武帝，屢經將領，有功。考異曰︰北史邢巒卷首排目云「族孫臧、劭」，而卷中乃云「巒叔祖祐，祐從子虯，虯子臧、劭」。魏書亦云「巒從祖祐」。然則臧、劭乃巒族弟，非族孫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

武衞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事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爾朱氏，契胡種也。契，欺訖翻。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款，誠也。

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強，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鄕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妻非元氏也，以榮功封北鄕長公主。考異作「鄕郡長公主」，註曰︰北史世隆傳作「北鄕郡公主」，今從魏帝紀。按考異作「鄕郡長公主」是也，通鑑作「北鄕長公主」，傳寫之誤耳。五代志︰上黨郡鄕縣，石勒置武鄕郡，後魏去「武」字為鄕郡。證以魏收志無北鄕郡，則從鄕郡為是。唾，吐臥翻。長，知兩翻。榮不從。

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幷州，將，卽亮翻。騎，奇計翻。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考異曰︰魏帝紀曰︰「辛卯，榮、天穆自晉陽來朝。」按北史，九月初，榮至京，十五日天穆至。是月甲戌朔，辛卯乃十八日，非也。帝卽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幷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幷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從，才用翻。又皆挺身不持兵仗。挺，徒頂翻，直也。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耐，忍也。況不可保邪！」

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恆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三台，中台上星為諸侯三公。大角者，天王座也。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先，悉薦翻。恆，戶登翻。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郞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李顯和蓋為幷、肆九州行臺郞中，時從榮至洛陽。索，山客翻。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眞可作禪文，河陰之難，榮已募朝士作禪文，故羅察云然。郭羅察，卽郭羅剎。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幷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皆上，時掌翻。

奚毅又見帝，求間，求間，卽請間也。帝卽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或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孩，何開翻。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持刀自割落十指，惡之，惡，烏路翻。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

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宴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將，卽亮翻。騎，奇計翻。省，悉井翻。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先，悉薦翻。由是帝益疑之。

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幷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董卓、王允事見六十卷漢獻帝初平三年。良久，語子昇曰︰語，牛倨翻。「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不必死，吾寧為高貴鄕公死，不為常道鄕公生！」謂曹魏高貴鄕公欲誅司馬昭，不克而死，常道鄕公禪位于晉而生也。帝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爾朱仲遠時鎭徐州，天光時鎭關、隴。帝亦以為然。徽曰︰「榮腰間常有刀，或能狼戾傷人，「狼」，當作「很」，孟子樂歲粒米狼戾，猶言狼藉也，非此義。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上，時掌翻。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

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親喪之日為忌日，禮曰︰忌日不樂。甲午，榮暫入，卽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忽忽！」

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始九月，可乎？」朝，直遙翻。孕，以正翻。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騎，奇計翻。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唐李太白詩云︰「脫君帽，為君笑。」脫帽懽舞，蓋夷禮也。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趣，讀曰促。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酒能變貌，又能張膽，故連索飲之。索，山客翻。帝令子昇作赦文，旣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漢九卿惟正卿一人，魏高祖太和十一年始各置少卿一人。典御，嘗食典御也。少，詩沼翻。卽起趨御座，趣，七喻翻。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為伏兵所殺。菩，薄乎翻。帝得榮手版，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出，不使在帝左右。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衞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鎭北中。燕，因肩翻。將，卽亮翻。是夜，『章︰甲十一行本「夜」下有「爾朱世隆奉」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北鄕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西陽門，卽洛陽城西明門也。

衞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有備，吾輩衆少，何可輕爾！少，詩沼翻。但得出城，更為他計。」怡乃止。及世隆等走，勝遂不從，考異曰︰周書及北史云︰「勝復從世隆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今從魏書。帝甚嘉之。朱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朱瑞，本榮之行臺郞中也。榮定魏主於洛陽，以瑞為黃門侍郞兼中書舍人。處，昌呂翻。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

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子如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卽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忷忷，唯強是視，忷，許勇翻。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腋，音亦。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強，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魏分漢中之沔陽、西縣置華陽郡，以其地在華山之南也。朝，直遙翻。華，戶化翻。世隆斬首以徇。

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雍，於用翻。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幷、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幷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行臺，經略河、汾。驃，匹妙翻。騎，奇計翻。

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爾朱榮誘拘高敖曹，事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榮死，帝引見，勞勉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魏孝昌末，葛榮作亂，高翼聚衆河、濟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蓋因劉宋先置冀州於河、濟間，而置東冀州以別河北之冀州也。翼，乾之族也。按後以高翼為乾之父。帝以乾為河北大使，使，疏吏翻。敖曹為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鄕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敖曹兄弟歸鄕里，路當東出，河橋在洛城北，帝不應送之於此，「河橋」二字，意必有誤。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為，于偽翻；下亦為、吾為、為陛下同。援，于元翻。

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考異曰︰魏書無拂律歸名，伽藍記有之。按爾朱度律時在世隆所，或者拂律歸卽度律也。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榮迎立敬宗，封太原王。將，卽亮翻。騎，奇計翻。索，山客翻。帝升大夏門望之，洛陽城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夏，戶雅翻。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 「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釁，許覲翻。王法無親，言法在必行，雖親無赦也。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 「臣等隨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勝，音升。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魏敬宗本封長樂王。樂，音洛。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行，戶剛翻。吾為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長，知兩翻。洛陽之人不習戰鬬，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衆討世隆。

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相，悉亮翻。

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朝臣博議，皆恇懼不知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朝，直遙翻。恇，去王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憂，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橋。」杜預曰︰五百人為一旅。斷，丁管翻。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為善，帝許之。乙卯，苗寡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渡，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溺，奴狄翻。將，卽亮翻；下同。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諡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募士，卽洛城西門外所募者也。子恭仍鎭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水經註︰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南流注于丹谷。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為關之東谷，塗自此去，不復由關矣。行，戶剛翻。考異曰︰伽藍記云︰「源子恭、楊寬領步騎三萬鎭河內。」今從魏書。世隆至建州，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魏眞君元年省，和平五年復置郡，永安中，罷郡，置建州，治高都城，領高都、長平、安平、恭寧郡。據五代志︰建州卽唐澤州之地。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

詔以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魏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曰晉州，治白馬城，領平陽、西河、南絳、北絳、永安、北五城、定陽、西平城三字衍、敷城、河西、五城、冀氏、義寧郡。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12**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廣牧縣，漢朔方東部都尉治所也。魏省朔方，以廣牧縣屬新興郡。魏收志︰屬朔州附化郡。考椿傳，椿，廣牧富昌人，則又似廣牧自為一郡也。斛斯，虜複姓。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聞汝南王悅在境上，乃帥部衆棄州歸悅。帥，讀曰率；下同。悅授椿侍中、大將軍、司空，封靈丘郡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

**14**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騎，奇計翻。世隆至長子，考異曰︰魏帝紀云，世隆停建興之高都。今從世隆傳。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幷州事長廣王曄卽皇帝位，守，式又翻。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中山王英著功於太和、正始之間。以兆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山王；從，才用翻。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三徐州︰徐州治彭城；北徐州治瑯邪，永安二年置，領東泰山、瑯邪二郡；東徐州治下邳。此皆長廣王所除授。

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宿勤明達與万俟醜奴，皆胡琛將也。降，戶江翻。旣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東夏，唐之延州。夏，戶雅翻。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復，扶又翻。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更，工衡翻。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天光設兩端以疑魏朝。

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本領平州，鎭范陽。范陽，卽涿郡，後漢章帝改焉。誘，音酉。淵屯於郡南，為榮舉哀，為，于偽翻。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敗，補賣翻。

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旣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怖，普布翻。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靳，居焮翻。少，詩沼翻。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史言徽誤魏主。復，扶又翻。

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

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為太尉，臨淮王彧為司徒。

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為王。自此以上至鄭先護官爵，皆敬宗所授。長廣王亦以天光為隴西王。

爾朱仲遠攻西兗州，魏太和中置西兗州於滑臺，孝昌中置西兗州於定陶。下云仲遠與賀拔勝戰于滑臺東，則是時猶以滑臺為西兗州也。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王肅去齊入魏而貴顯。癸未，敬宗以右衞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曇，徒含翻。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

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從，千容翻。「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鬬，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譬之以牛，牛鼻旣穿，則為人所制。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蜀人徙汾晉依山而居者，謂之山蜀。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掎犄角之勢。」掎，居蟻翻。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藺，本草︰蠡實，馬藺子也，出冀州。圖經曰︰馬藺子，生河東川谷，葉似薤而長厚。衍義曰︰馬藺葉，牛馬皆不食，為纔出土葉已硬也。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為歡起兵討爾朱張本。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仵，宜古翻。降，戶江翻。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考異曰︰伽藍記云，從雷波涉渡。今從魏書兆傳。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先，昔薦翻。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衞乃覺，彎弓欲射，騎，奇計翻；下同。射，而亦翻。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斤亂代事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元年。魏以此始，亦以此終，天邪，人邪？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衞兵不使鬬。帥，音率。說，式芮翻。復，扶又翻。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徽預國大謀，敗不卽死，去將安之！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頭巾，所謂袹頭也。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皇子，爾朱后所生也。撲，弼角翻。汙辱嬪御妃主，汙，烏故翻。嬪，毗賓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寔等。

城陽王徽走至山南，山南，伊、潁南山之南也。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考異曰︰魏書作「寇彌」。按寇讚諸孫所字皆連「祖」字，或者名彌字祖仁。今從伽藍記。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怖，普布翻。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道於兆；徽背敬宗，而祖仁亦背徽，惡殃之報何速哉！蒼蒼之不可欺也如此。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旣覺，覺，古孝翻。意所夢為實，卽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款，誠實也，獄囚招承之辭曰款，言得其實也。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捶，止橤翻。

爾朱世隆至洛陽，自長子至洛陽也。兆自以為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世隆，榮從弟。兆，榮從子。故呼世隆為叔父。靈后臨朝之時，世隆已在朝，故曰日久。朝，直遙翻。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瞋，七人翻。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為爾朱兄弟叔姪互相猜疑以致夷滅張本。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

戊申，魏長廣王大赦。

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步蕃居北河之西。紇豆陵，虜三字姓。魏書·官氏志，次南諸姓有紇豆陵氏。帥，音所類翻。紇，音下沒翻。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鎭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河梁，卽河橋。監，工咸翻。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卽還雍州。帥，讀曰率。騎，奇計翻。為，于偽翻。雍，於用翻。

初，敬宗恐北軍不利，北軍，謂源子恭鎭丹谷之軍也。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衆議，更一二日卽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復，扶又翻。

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謨，魏收志︰魏孝昌中置泰寧郡，屬建州，其地當在唐澤州沁水縣界。「大」，當作「泰」。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使，疏吏翻。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是蘭，姓也；安定，其名。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此謂蜀人之居泰寧者，亦汾蜀、絳蜀之類也。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勞，力到翻。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將，卽亮翻。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

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幷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少，詩沼翻。滏，音釜。騎，奇計翻。朝，直遙翻。

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衞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直曰街，曲曰巷。京巷，洛京之曲巷也。朝，直遙翻。伺，相吏翻。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

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年二十四。廢帝諡帝曰武懷皇帝。及孝武帝立，以廟諱，改諡曰孝莊皇帝，廟號敬宗。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并殺陳留王寬。

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幷力。考異曰︰北齊慕容紹宗傳︰「兆召高祖，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攘，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如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得輒相間阻！』囚紹宗，數日，乃釋之。」北史，紹宗語在神武請帥降戶就食山東下。按兆始召歡以自救，非猜嫌之時。今從北史。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他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此河蓋汾河也。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平樂郡」，據爾朱兆傳當作「樂平郡」。後漢獻帝分太原置樂平郡，治沾城，唐遼州卽其地。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魏收志︰秀容郡秀容縣有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

初，葛榮部衆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凌暴，契胡，爾朱之種人也。契，欺訖翻。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自破六韓拔陵、杜洛周之敗，其衆盡歸葛榮，皆六鎭人也。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帥，所類翻。則所罪者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坐，徂臥翻。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鷹犬。毆，烏口翻。歡自謂也，詭為遜辭，使兆不疑己。折，而設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同。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賀拔允，字阿鞠泥。易，以豉翻。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鎭兵，魏改六鎭為州，葛榮部衆皆六鎭人，故曰州鎭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水經註︰汾水自汾陽縣南流，逕陽曲城西。陽曲在秀容之南。地形志︰陽曲縣，二漢屬太原郡，後魏永安中，置永安郡，陽曲縣屬焉。宋白曰︰唐析州秀容、定襄二縣，皆漢陽曲縣地。河千里一曲，縣當其陽，故曰陽曲。後漢末，移陽曲縣於幷州太原縣界，於舊陽曲縣置定襄縣，又分置九原縣屬新興郡。後魏以九原縣為平冠縣，隋為秀容縣。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分，扶問翻。惡，烏故翻。樂，音洛。莫不皆至。

居無何，居無何，言在事未多時也。無何，猶言無幾何時。又使劉貴請兆，以「幷、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降，戶江翻。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幷、肆之地，兆統內也。汙，烏故翻。請令就食山東，幷、肆、冀、定、瀛、相、殷以大行、常山為限，幷、肆在山西，餘州皆在山東。歡欲引衆就食山東，正欲遠兆，得以從容收衆心，因之以起兵也。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復，扶又翻。譬如供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重誓，謂與歡誓為兄弟。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爾朱兆與其羣從已搆嫌隙，故紹宗以此言諷之。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趣，讀曰促。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鄕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襄垣縣，漢屬上黨郡，後魏屬鄕郡，至敬宗建義元年分置襄垣郡。會漳水暴漲，橋壞，水經︰漳水自屯留縣東北流，逕襄垣縣故城南。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歡稱兆為王，因長廣王所封也。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馬渡水，與歡坐幕下，『章︰甲十一行本「下」下有「陳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古之豪雄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必其威望有以服其心，智力足以制其命，然後行之以安反側，然亦未至如爾朱兆之輕率也。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搆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歡之此言，亦謬為恭敬耳。歡以主事兆，故稱為大家。間，古莧翻。復，音扶又翻；下同。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尉，紆勿翻。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不足圖者，謂其易圖也。史言舉大事者必審而後發。驍，堅堯翻。悍，侯旰翻。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上，時掌翻。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當是時，爾朱兆已知高歡之不可制，而無如之何。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為營，歡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按通鑑，念賢後仕於西魏貴顯。此豈別有一念賢邪？又按李百藥北齊書，歡取賢佩刀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則謂所殺者賢之從者，非殺賢也。姓譜有念姓。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14**齊州城民趙洛周聞爾朱兆入洛，逐刺史丹楊王蕭贊，以城歸兆。贊變形為沙門，逃入長白山，五代志︰齊州章丘縣，舊曰高唐，有長白山。杜佑曰︰長白山在淄州長山縣。流轉，卒於陽平。陽平縣，漢屬東郡，魏、晉以來，分屬陽平郡，隋、唐魏州之莘縣卽其地。卒，子恤翻。梁人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豫章王綜奔魏，改名贊，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贊不以帝為父，而帝猶以贊為子，可謂愛其所不當愛矣。柩，音舊。

**15**魏荊州刺史李琰之，韶之族弟也。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敬宗外族，敬宗母，彭城王勰妃李氏也，故云然。誣琰之欲奔梁，發兵襲州城，執琰之，自行州事。

**16**魏王悅改元更興，更，工行翻。聞爾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還。斛斯椿復棄悅奔魏。為斛斯椿誅爾朱世隆兄弟搆間高歡以分魏為東、西張本。復，扶又翻。

**17**是歲，詔以陳慶之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梁置南司州於安陸，北司州於義陽。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溱水，魏孝昌四年置潁州於汝陰，領汝陰·潁弋陽、北陳留·潁川、財丘·梁興、西恆農·陳南、東郡·汝南、清河·南陽、新蔡·南陳留、滎陽·北通、汝南·太原等雙郡，東恆農、新興等郡。水經註︰溱水出汝南平輿縣浮石嶺東北青衣山，東南逕朗陵縣故城西，東北逕北宜春縣故城北，又東北入于汝。溱，緇詵翻。宋白曰︰蔡州城南有溱水。又破行臺孫騰等於楚城。梁置西楚州於楚城，在汝南郡城陽縣界，其地當在唐申州界。按孫騰此時猶從高歡在幷、冀、殷、相之間，慶之破騰必非此年事，史究言之耳。罷義陽鎭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謂瀕江及洞庭、彭蠡間諸州也。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 梁紀十一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玄黓困敦（壬子），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一

**中大通三年**（辛亥、五三一）

**1**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2**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遂來奔。去年，魏敬宗遣鄭先護討東郡。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

**3**二月，辛丑，上祀明堂。

**4**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被，皮義翻。近，其靳翻。去年十二月壬寅，爾朱兆渡河，囚敬宗；甲寅，遷晉陽；是月己巳，節閔帝卽位，始入宮。爾朱世隆鎭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疏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更，工衡翻。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廣陵王羽，魏孝文帝之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郞，以元叉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好，呼到翻。瘖，於今翻。華，讀曰花。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考異曰︰伽藍記云︰「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拈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眞，放令歸第。」今從魏書。恭懼，逃於上洛山，上洛山在洛州上洛郡上洛縣界。洛州刺史執送之，魏洛州刺史治上洛。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無狀者，無反狀也。治，直之翻。關西大行臺郞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廣陵王羽，高祖之弟，恭則猶子也。高祖，孝文廟號。說，式芮翻。夙有令望，沈晦不言，沈，持林翻。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用論語孔子之言。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薛聰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元年。

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為之作禪文，為，于偽翻。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守，式又翻。瑗，于眷翻。啓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卽位。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大赦，改元普泰。黃門侍郞邢子才為赦文，敍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成濟弒高貴鄕公事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魏、晉以來出命皆由門下省，故其發端必曰「敕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屬，之欲翻。樂，音洛。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杜預註曰︰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傳稱肆眚圍鄭，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至太平。「至」，一作「致」。

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蓋遞為沖挹，謂皇降稱帝，帝降稱王，蓋遞為謙下也。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杜佑通典曰︰後魏永安三年，高道穆奏廷尉置司直十人，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若配世宗，於時無功；宣武帝廟號世宗。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謂殺胡后也。若配莊帝，為臣不終。孝武帝始改諡敬宗曰莊帝，此時當稱為懷帝。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為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為，于偽翻。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焚。因周公舊廟而祀爾朱榮，周公豈以奪余饗為嫌哉？天人之心固不許也。

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

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陽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鎭河內，及爾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衆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事見上卷上年。仵，疑古翻。行，戶剛翻。帥，讀曰率。降，下江翻。至是，爾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鎭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魏收志︰西兗州領沛、濟陰郡。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爾朱天光之滅万俟醜奴也，事見上卷上年。万，莫北翻。俟，渠夷翻。始獲波斯所獻師子，送洛陽，波斯獻師子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及節閔帝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命送歸本國。使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達，於路殺之而返，有司劾違旨，帝曰︰「豈可以獸而罪人！」遂赦之。史言節閔帝賢明而不終者，制於強臣也。使，疏吏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

**5**魏鎭遠將軍清河崔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衆圍東陽，青州領齊、北海、樂安、勃海、高陽、河間、樂陵七郡，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帥城民固守，帥，音率。使太傅諮議參軍崔光伯出城慰勞，其兄光韶曰︰「城民陵縱日久，蓋言東陽之民，挾州家之勢，陵暴屬郡，恣縱之日久矣。勞，力到翻。衆怒甚盛，非慰諭所能解，家弟往，必不全。」貴平強之，強，其兩翻。旣出外，人射殺之。射，而亦翻。

**6**幽、安、營、幷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算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為敬宗復讎，燕，因肩翻。為，于偽翻。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讖，七譖翻。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魏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城，領浮陽、樂陵、安德三郡。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魏收志，博陵郡安國縣有安國城，北平蒲陰縣亦有安國城，故稱博陵以別之。

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監，工咸翻。鷂，弋照翻。託言調發民馬，調，徒釣翻。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考異曰︰北史作「白雞」。今從北齊書。執刺史元嶷。嶷，魚力翻。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鄕里，我不如封皮」，皮，封隆之小字也。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為，于偽翻。將士皆縞素，將，卽亮翻；下同。縞，古老翻。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封磨奴見一百一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

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擐，音宦。騎，奇計翻。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矟，色角翻。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

高歡屯壺關大王山，魏收地形志︰上黨郡屯留縣有鳳凰山，一名大王山。按魏太平眞君九年二月，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為三封，又斬其北鳳凰山南足以斷之，以其有王氣也。後高歡果屯兵於其地。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爾朱榮用歡為晉州刺史，故稱之。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參，候也。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孰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屈，與倔同，其勿翻。強，其兩翻。屈強之徒，指爾朱氏之黨也。鄙州雖小，戶口不下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秸，工八翻，藳也。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

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喜，許旣翻。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殷州西山，廣阿之西山也。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契，約也，卽古所謂券也。『章︰胡註「契，約也。」與正文不應，當是刻誤；甲十一行本正作「契」；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免責，鄕人甚敬之。免責，不責其償也。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梗，塞也。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舍，讀曰捨。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帥，讀曰率。坐大槲樹下，槲，胡谷翻。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李氏，趙郡之大姓，時號為趙李。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此言爾朱榮平葛榮時事。魏太和之十一年，分趙郡之平鄕、柏人、中丘，鉅鹿之南蠻、鉅鹿、廣阿為南鉅鹿郡，後改為南趙郡，屬殷州。好酒，無政績。好，呼到翻。

及爾朱兆弒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俊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以周公、漢祖之事責歡也。洗，先典翻。還吾刺，『鄒︰刺，謁也。竹或木製，上書官爵姓名，似今之名片。魏晉以後，稱刺不稱謁。劉勰文心雕龍曰︰刺者，達也，若針之通結也。』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闋，苦穴翻，歌終也。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高乾，字乾邕。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 「從叔輩粗，何肯來！」歡與乾兄弟同出於勃海，故稱從叔。紿，待亥翻。從，才用翻。元忠曰︰「雖粗，並解事。」解，胡買翻，曉也。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復，扶又翻。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勝，音升。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魏冀州治信都，高乾邕兄弟據之，故云然。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旣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劉誕亦契胡種也，時為相州刺史，鎭鄴。黠，下八翻。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爾朱氏加歡儀同三司，故當時以稱之。史言高歡能收衆心，以傾爾朱。將，卽亮翻。

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相，息亮翻。有車營租米，「車營」，北齊紀作「軍營」。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裙，渠云翻，婦人下裳也。遺，于季翻。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敖曹以歡敍羣從子姪之禮乃來，孰謂其粗也。

**7**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爾朱世隆為太保，長孫稚為太尉，趙郡王諶為司空，諶，氏壬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為大將軍，幷州刺史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高歡之先本勃海人，爾朱氏爵之為本郡王，欲以誘致之。朝，直遙翻。長孫稚固辭太尉，世衰難佐，故辭。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計翻。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十州，南盡汾、晉，北極雲、朔。世襲幷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鎭大梁，復加兗刺史。大梁，兗州統內，故加兗州。復，扶又翻；下無復、不復同。

爾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大通二年，魏爾朱榮入洛，以世隆為尚書僕射。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案亦几屬，應文書皆陳於几案而省覽之。留心几案，謂留心於尚書省文書也。又案，據也，凡官文書留以為據者，亦謂之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郞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稱命者，稱世隆之命也。昕，許斤翻。聽，讀曰廳。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猥，雜也。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幷、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私家，謂仲遠私家也。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勝，音升。自滎陽已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強，莫敢違也。為爾朱氏敗張本。守，式又翻。惡，烏路翻。

**8**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涇、渭荒殘而秦、岐差完，故以內遷為進律。

**9**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叱列，虜複姓。固城，當在中山城東北，安國城西南。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妖，於驕翻。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厭，一協翻。謂劉靈助書為符敕以厭勝也。豈肯戮力致死，與吾兵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史言用兵不可徒信占驗而無方略。

**10**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太子自加元服，天監十四年，太子加元服。上卽使省錄朝政，省，悉景翻。朝，直遙翻。百司進事，塡委於前，太子辯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按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斷，丁亂翻。好，呼報翻。屬，之欲翻。引接才俊，賞愛無倦；出宮二十餘年，言自禁中出居東宮也。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行，下孟翻。賑，之忍翻。此所謂好行小惠也。天性孝謹，在東宮，雖燕居，坐起恆西向，必西向者，不敢背上臺也。恆，戶登翻。謹，居忍翻。或宿被召當入，隔夜為宿。被，皮義翻。危坐達旦。及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言帝出敕候問，太子輒力疾手書，自為奏答。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宮門，號泣道路。卒，子恤翻。朝，直遙翻。惋，烏貫翻。愕，五各翻。奔，甫門翻。走，音奏。號，戶刀翻。

**11**癸丑，魏以高歡為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東道，謂太行恆山以東也。又以安定王爾朱智虎為肆州刺史。

**12**魏爾朱天光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癸亥，擒明達，送洛陽，斬之。爾朱天光旣擒万俟醜奴，又擒宿勤明達，河、隴平矣，不知乃以為宇文泰之資也。夏，戶雅翻。將，卽亮翻。

**13**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伯為司徒。

**14**魏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魏不競於梁故也。復，扶又翻；下同。

**15**五月，丙子，魏荊州城民斬趙修延，復推李琰之行州事。趙修延執李琰之見上卷上年。

**16**魏爾朱仲遠使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之。考異曰︰北齊李渾傳︰「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以渾為征東將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堅壁清野。諸將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徑趨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遲疑，渾乃速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擒社客，斬首送洛陽。」按其年時事迹與祖螭略同，未知社客卽祖螭，為別一人也。今從魏帝紀。

**17**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普通七年，丁貴嬪卒。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今地，謂求賣之地也。上年老多忌，卽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長，知兩翻。厭，一協翻，又於琰翻；下厭禱同。或可申延。」申，寬也。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五代志，梁制，東宮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宮監者，卽唐內直局之職也，龍朔二年改監曰內直郞。邈之晚見疏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為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為嗣，銜其前事，猶豫久之，卒不立，卒，子恤翻。庚寅，遣還鎭。史因帝不立孫，究言事始。嗚呼！帝於豫章王綜、臨賀王正德，雖犯惡逆，猶容忍之，至於昭明被讒，則終身銜其事，蓋天奪其魄也。為昭明子詧仇視諸父張本。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少，詩沼翻。離，力智翻。不可跬步失也。跬，窺婢翻。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梁嫌疑之跡，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湔，將仙翻。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奇，居宜翻，異也。遠，于願翻。

**18**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立世適孫為順。朝，直遙翻。司議侍郞周弘正，按陳書周弘正傳︰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郞，直壽光省，以弘正為司義侍郞。「議」當作「義」。嘗為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朱元晦註曰︰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或曰︰將，大也。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左傳︰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弗及也。」遂走而退。子魚，目夷字也。執子臧大賢之節，左傳︰成十三年，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氶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旣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諸侯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撻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負芻立，是為成公。子臧，欣時字也。逃玉『張︰「玉」作「王」。』輿而弗乘，「玉輿」當作「王輿」。莊子讓王篇曰︰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獨不可以捨我乎！」棄萬乘如脫屣，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乘，繩正翻。屣，所是翻。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謂太伯以天下讓，逃而君吳也。澆，堅堯翻，薄也。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生於遂古，復，扶又翻。朱元晦曰︰遂，往也。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莊子外篇有讓王，述堯、舜以天下讓。來葉，來世也。豈不盛歟！」王不能從。弘正，捨之兄子也。周捨柄用於天監之初。

太子以侍讀東海徐摛為家令，晉王紹宗遷祕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此侍讀之始也。兼管記，尋帶領直。管記，職同公府記室。梁制，上臺、東宮皆有領直，領直者，領直衞兵也。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東宮謂之春宮，宮坊謂之春坊。時人謂之宮體。上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誚，才笑翻。見，賢遍翻。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敎，摛商較從橫，較，古搉翻。從，子容翻。應對如響，上甚加歎異，上崇信釋氏，意謂徐摛業儒，但知經史而已，扣擊之餘，及於釋敎，商較從橫，應對如響，遂加歎異。殊不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釋敎盛行，可以媒富貴利達，江東人士孰不從風而靡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异，羊至翻。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上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上謂摛眞欲之，乃召摛，謂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為新安太守。史言朱异固寵忌前，間，古莧翻。

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詧為岳陽王。詧，與察同。上以人言不息，謂不順也。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久之，鮑邈之坐誘掠人，誘，音酉。罪不至死，太子綱追思昭明之冤，揮淚誅之。

**19**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鎭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千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魏、晉省，後魏天平二年始以善無為郡也。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鎭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契，欺訖翻。又為幷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爾朱兆擅命幷、汾。此亦高歡偽為兆符也。步落稽，卽稽胡。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孫騰、尉景旣為鎭人請留，必又因其願留之情扇動之於下，此當以意會也。為，于偽翻。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先感動其心，而後諭之。號，戶刀翻。曰︰「與爾俱為失鄕客，義同一家，高歡亦鎭戶，故云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自信都赴幷、汾為西向。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爾朱，契胡種也，故謂契胡為國人。柰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鄕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高歡先立法制以齊其衆，故能成大事。史言盜亦有道。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考異曰︰魏書·帝紀起兵在庚申，北齊書·帝紀在庚子，北史·魏紀、齊紀亦然。今從魏書紀。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

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高乾預歡密謀，而使之救殷州，此不過使之誘禽爾朱羽生耳。乾輕騎入見『章︰甲十一行本「見」下有「刺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騎，其計翻。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高歡反謀非一日矣，及爾朱羽生授首，方言反決，蓋其初猶有疑李元忠、高乾邕之心。元忠旣舉兵逼殷州，乾邕又斬羽生，歡於是深悉二人之心，而冀、殷之勢已合，於是決反。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鎭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世隆為尚書令，故得匿歡表。

**20**魏揚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凡三從之服服緦麻。『鄒︰緦，讀思，五服之最輕者，遠親服喪三月曰緦服。爨，七亂切，音篡。竈也。』男女百口，人無間言。間，古莧翻，異也。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史言楊氏貴盛。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事見上卷上年。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華，戶化翻。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貰，貸也，音始制翻。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辨、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雍，於用翻。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治，直之翻。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按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世隆、天光先已約同夷楊氏，故東西一時俱發。居華陰者為西族，居洛者為東族。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已皆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惋，烏貫翻。悵，丑亮翻。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為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使，疏吏翻。愔，於今翻。被，皮義翻。考異曰︰北齊書愔傳云︰「偣父津為幷州刺史，偣隨之任。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津義從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榮貴遂與俱逃，乃投高昂兄弟，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卽署行臺郞中。」按時齊神武已在信都，言潛竄累載，誤矣。又云孝莊幽崩，而愔欲還都見執，皆非也。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為，于偽翻。歡甚重之，卽署行臺郞中。楊愔門地旣高，又有幹用，高歡起兵之初，藉人望以為重，藉才幹以為用，所以擢而用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田橫島之逃實基於此。

**21**乙亥，上臨軒策拜太子，大赦。

**22**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彥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章︰甲十一行本「司」作「師」；乙十一行本同。』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司，位上公。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以朱瑞為敬宗所親遇也。

**23**庚寅，詔︰「凡宗戚有服屬者，有服屬，諸緦麻以上。並可賜湯沐，食鄕亭侯，婦人賜湯沐邑，男子食鄕侯、亭侯也。隨遠近為差。」隨服屬之遠近以為等差。

**24**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為尚書右僕射。敬容，昌㝢之子也。何昌㝢，尚之之弟子。

**25**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強，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將，卽亮翻。騎，奇計翻。陘，音刑。趣，七喻翻。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馬。

**26**癸巳，魏主追尊父廣陵惠王為先帝，支子入繼大宗，尊所生父為皇，自漢哀帝始；尊之為帝，自吳孫皓始。母王氏為先太妃，封弟永業為高密王，子恕為勃海王。

**27**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坐，講涅盤經，涅，奴結翻。七日而罷。

**28**樂山侯正則，先有罪徙鬱林，五代志，樂山縣屬鬱林郡。鬱林，漢古郡，唐為鬱林州。招誘亡命，欲攻番禺，誘，音酉。番禺，音潘愚。廣州刺史元仲景討斬之。「仲景」當作「景仲」。正則，正德之弟也。史言臨川王宏諸子皆兇悖。

**29**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說，式芮翻。受命曰稟，音必錦翻。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沮，在呂翻。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章武王融為葛榮所殺。壬寅，朗卽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時廢帝除昂為冀州刺史，終其身。驃，匹妙翻。騎，奇計翻。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去年，敬宗以魏蘭根為河北行臺。

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此陽平縣也，漢時屬東郡，魏、晉以來屬陽平郡。唐魏州莘縣，陽平之地也。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于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間，古莧翻。復，扶又翻。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帥，讀曰率。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鄭玄曰︰嘯，蹙口而出聲。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說，式芮翻。數，所具翻。曰︰「爾殺衞可孤，罪一也。事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事見上卷上年。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復，扶又翻。勝曰︰「可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被，皮義翻。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

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強，以問親信都督段韶，親信都督，魏末諸將擅兵，始置是官，以領親兵。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言得衆人之死力也。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鄒︰水熱曰湯。』何衆強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小能敵大，小道大淫。」左傳記隨大夫季梁之言也。「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書蔡仲之命之辭也。段韶父子起於北邊，以騎射為工，安能作書語！魏收以其於北齊為勳戚，宗門強盛，從而為之辭耳。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為，于偽翻。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段榮與高歡親善。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30**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七日而罷。般，北末翻。若，人者翻。

**31**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相，息亮翻。

**32**是歲，魏南兗州城民王乞得劫刺史劉世明，舉州來降。魏正光中置南兗州，治譙城，領陳留、梁、譙、沛、下蔡、北梁、馬頭等郡。降，戶江翻。世明，芳之族子也。劉芳以儒學用於孝文、宣武二帝。上以侍中元樹為鎭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鎭譙城。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請北歸，上許之。世明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鄕里，不仕而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劉世明有焉。劉氏世居彭城。

**四年**（壬子、五三二）

**1**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偉為大司馬，元法僧為太尉，袁昂為司空。

**2**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上旣封昭明諸子，異言正德失職，言帝嘗養正德為子，旣而還本，爵秩不得與諸子齒也。异，音羊至翻。故王之。

**3**以太子右衞率薛法護為司州牧，衞送魏王悅入洛。

**4**庚午，立太子綱之長子大器為宣城王。長，知兩翻。

**5**魏高歡攻鄴，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穴城下為地道而未成，恐其土頹落而不得究功，故施柱。地道旣成，乃焚其柱，故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敎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㥄。㥄，逞之五世孫也。㥄，力膺翻。崔逞去燕歸魏，為道武帝所殺。『鄒︰集韻︰㥄，力膺切，憐也；又盧登切，驚也。』

**6**二月，以太尉元法僧為東魏王，上旣以元悅為魏王，使自西道入；又使元法僧從東道入，故謂之東魏王。欲遣還北，兗州刺史羊侃為軍司馬，與法僧偕行。

**7**揚州刺史邵陵王綸遣人就市賒買錦綵絲布數百匹，市人皆閉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啓聞。綸被責還弟，被，皮義翻。弟，與第同；下於弟同。乃遣防閤戴子高等以槊刺智通於都巷，都巷，猶前言京巷也。槊，色角翻。刺，七亦翻。刃出於背。智通識子高，取其血以指畫車壁為「邵陵」字，乃絕，由是事覺。庚戌，綸坐免為庶人，鎖之於弟，經二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

**8**辛亥，魏安定王追諡敬宗曰武懷皇帝，朗旣禪位，孝武帝封為安定王。甲子，以高歡為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為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帥，讀曰率。

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為后；兆乃悅，幷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

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復，扶又翻。去，羌呂翻。說，式芮翻。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賀拔岳自岐州遷刺雍州。雍，於用翻。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兆北據幷、汾，天光西奄關、隴，仲遠擅命徐、兗，是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為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鎭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閨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水經註︰洹水逕鄴城南。洹，于元翻。節閔帝以長孫稚為大行臺，總督之。

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水經註︰漳水東出山過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娶婦，祭於此陌。田融以為紫陌。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大都督高敖曹將鄕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將，卽亮翻；下同。從，才用翻。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推，吐雷翻。不煩更配也。」

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陳，五代志︰鄴縣有韓陵山。杜佑曰︰在相州安陽縣東北。陳，讀曰陣。連繫牛驢以塞歸道，塞，息則翻。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將，卽亮翻。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敬宗年號永安，故以稱之。歡曰︰「我昔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對兩軍發其陰謀，以正爾朱之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將，卽亮翻。從，才用翻。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陳，音陣同。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謂紹宗諫兆使歡統州鎭兵而兆不用也。欲輕騎西走，自鄴西走歸晉陽。紹宗反旗鳴角，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代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杜佑曰︰大角，卽後魏簸邏迴是也。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秦置東郡，晉改為濮陽國，後復曰東郡，治滑臺城。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將，卽亮翻。世隆不從。

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章︰甲十一行本「淵」下有「單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馳赴北中，北中，卽北中郞府城，在河橋北岸。簡閱敗卒，以次內之。內，讀曰納。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說，式芮翻。「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灅陂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灅陂津在河橋西，亦曰雷波，卽爾朱兆犯洛帥騎踏淺涉渡之處。灅，力水翻。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帥，讀曰率。騎，奇計翻。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旣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幷度律、天光於高歡。

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勞，力到翻。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盧同始附元叉以進。

辛未，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降於安定王，以景為尚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濟，子禮翻。降，下江翻；下同。

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契，約也。重，直龍翻。前仲遠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謂前年仲遠舉兵向洛時也。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復，扶又翻。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飼，祥吏翻。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鎭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將，卽亮翻。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岳為雍州刺史，本治長安，蓋天光東下，使之出捍西北也。泰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帥，讀曰率。騎，奇計翻。華，戶化翻。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考異曰︰北史︰「薛孝通為中書郞，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鎭遏以為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帝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並推薦之。乃超授岳督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鎭長安。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幽廢。」按天光尚在，節閔安敢除岳鎭關中！今從魏書。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

爾朱世隆之拒高歡也，使齊州行臺尚書房謨募兵趣四瀆，四瀆，津名，在臨濟縣。水經註，河水東北流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以其自河入濟、自泗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流，故有四瀆之名。趣，七喻翻。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亂城，揚聲北渡，為掎角之勢。掎，居蟻翻。及韓陵旣敗，弼還東陽，聞世隆等死，欲來奔，數與左右割臂為盟。帳下都督馮紹隆，素為弼所信待，說弼曰︰「今方同契闊，數，所角翻。說，式芮翻。詩擊鼓曰︰死生契闊。毛萇註曰︰契闊，勤苦也。契，苦結翻。宜更割心前之血以盟衆。」弼從之，大集部下，披胸令紹隆割之，紹隆因推刃殺之，推，吐雷翻。傳首洛陽。

丙子，安東將軍辛永以建州降於安定王。

辛巳，安定王至邙山。高歡以安定王疏遠，章武王太洛，文成之子，獻文之季弟也。太洛生融，融生安定王，於孝明帝緦麻親也，故以為疏遠。魏收書，章武王太洛，景穆之子，以彬為後，彬子融。審爾，則愈疏遠矣。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復，扶又翻。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郞崔㥄共勸歡廢之。㥄，力膺翻。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毋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㥄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旣為逆胡所立，節閔帝本廣陵王。何得猶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

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比，毘至翻。且『章︰甲十一行本「且」作「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荷，下可翻，古以儋負為義，故以受任為荷，受恩為荷，而感恩者亦曰荷。何若憚之！」椿乃止。史言賀拔勝有才武而無遠識，高歡能以姦詐玩弄時輩而悅其心。斛斯椿者小有才，反覆人也，其圖歡之志固在孝武帝未立之前矣。

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考異曰︰魏書悅傳云︰「神武令人示意。悅旣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不可扶立，乃止。」按悅時猶在梁境，比召至洛，往返幾日。蓋神武聞其所為而止耳。

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也，廣平王懷，高祖之子；脩於孝明帝從兄弟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親員外散騎侍郞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脩，脩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脩入氈帳，騎，奇計翻。氈帳，胡夷酋帥所居，漢人謂之穹廬。陳誠，泣下霑襟，脩讓以寡德，歡再拜，脩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嚴為警備也。昧爽，孔安國曰︰昧，冥。爽，明；早旦。馬曰︰昧，未旦也。陸德明曰︰爽，謂早旦也。文武執鞭以朝，軍中不能備朝服，故執鞭以為敬。朝，直遙翻。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張守節曰︰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形皆中屈垂兩頭，言人屈腰則似也。脩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書曰︰天位艱哉。又曰︰毋安，厥位惟危。雖天人樂推，神器歸屬，賢君處此之時，慄慄乎懼其不勝也。平陽王視勸進表而發此言，驕滿之氣溢出於肝鬲之上，君子以是知其不能終。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為，于偽翻。

戊子，孝武帝卽位於東郭之外，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東郭，洛城東郭也。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魏自孝文帝用夏變夷，宣武、孝明卽位皆用漢、魏之制，今復用夷禮。羣臣朝賀，朝，直遙翻；下同。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魏收志︰廣寧郡屬朔州，領石門、中川二縣。五代志，馬邑郡善陽縣，後齊置朔州及廣寧郡。『鄒︰魏之廣州，蓋今之河南省魯山縣境內。』素為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

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

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說，式芮翻。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鎭，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爾朱兆，字吐萬人。猶在幷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勍，其京翻。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屬，之欲翻。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華，戶化翻。塹，七豔翻。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後漢王元說隗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柰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卒，子恤翻。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而不就徵。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年三十五。西魏諡帝曰節閔。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加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蓋其禮特異於諸王之喪耳。

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郡王諶為太保，諶，世壬翻。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京兆王愉亦孝文帝之子。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為司徒。

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恃歡勢驕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鎭兵何敢爾！」魏遷洛陽，北人留居北鎭者率隸尺籍，故詈之曰鎭兵。毆，烏口翻。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

**9**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諡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帝，諡法︰武而不遂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兵甲亟作曰莊。廟號敬宗。

**10**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

**11**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滏，音父。陘，音刑。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于太原，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鄕，晉置武鄕縣，屬上黨郡，石勒分置武鄕郡，唐為武鄕縣，屬潞州，我朝屬威勝軍。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幷州平。走，音奏。歡以晉陽四塞，太原郡之地，東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阨東陘、西陘關，故亦以為四塞之地。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自此至于高齊建國，遂以晉陽為陪都。

**12**魏夏州遷民郭遷據青州反，郭遷自夏州遷青州，必叛黨也。刺史元嶷棄城走；嶷，魚力翻。詔行臺侯景等討之，拔其城。遷來奔。『鄒︰南奔梁。』

**13**魏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圍元樹於譙城，分兵攻取蒙縣等五城，去年，梁遣元樹鎭譙城。蒙縣，漢、晉屬梁國，魏屬譙郡，隋幷入山桑縣，唐改山桑為蒙城縣，屬亳州。以絕援兵之路。樹請帥衆南歸，以地還魏，帥，讀曰率。子鵠等許之，與之誓約。樹衆半出，子鵠擊之，擒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以歸。羊侃行至官竹，水經註︰睢水自睢陽東南流，歷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彌望，世人謂之梁王竹園；官收其利，因曰官竹。聞樹敗而還。還，音旋。九月，樹至洛陽，久之，復欲南奔，魏人殺之。復，扶又翻。

**14**乙巳，以司空袁昂領尚書令。

**15**冬，十一月，丁酉，日南至，夏至之日日北至，冬至之日日南至。杜預曰︰冬至之日日南極。班志︰日行光道，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司馬彪志曰︰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魏主祀圜丘。古者因天事天，故祭天於圜丘，其圜象天。

**16**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二王皆嘗擁立，雖已廢退，居嫌疑之地，故見殺。

**17**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

**18**魏葬靈太后胡氏。爾朱榮沈靈后於河，今乃克葬。

**19**上聞魏室已定，十二月，庚辰，復以太尉元法僧為郢州刺史。是年春以元法僧為東魏王。

**20**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悅，魏主之叔父也。丁亥，殺之。

**21**魏大赦，改元永興，以與太宗同號，永興，魏太宗卽位之初元也。復改永熙。復，扶又翻。

**22**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樂，音洛。比來寂寂無人問。」比，毗至翻。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須大笑。為，于偽翻。捋，盧括翻。歡悉其雅意，深重之。悉，諳究也，知也，雅，素也。

**23**爾朱兆旣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抄。抄，楚交翻。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復，扶又翻。揣，初委翻。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為明年竇泰破爾朱兆張本。騎，奇計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 梁紀十二起昭陽赤奮若（癸丑），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二

**中大通五年**（癸丑、五三三）

**1**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2**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谼嶺，杜佑曰︰石州離石縣有赤洪水，卽離石水，赤洪其別名也。高歡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又曰︰赤洪水源出方山縣，東流入離石。谼，戶工翻。考異曰︰魏帝紀︰正月，庚寅朔；甲午，齊獻武王自晉陽出討兆，丁酉，大破之於赤洪嶺。北齊·帝紀︰出兵在去年，破兆在今年。按歲首宴會，不應直至八日。今從齊書。衆並降散。降，戶江翻；下同。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臨，力鴆翻，哭也。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義故，猶言義舊也。兆之在秀容，左右皆密通款於歡，唯張亮無啓疏，疏，所故翻。歡嘉之，以為丞相府參軍。

**3**魏罷諸行臺。天監十五年，魏以李平為行臺，節度統攻硤石諸軍，踵魏初之制而置之也。正光之末盜起，始復置諸道行臺。

**4**辛亥，上祀明堂。

**5**丁巳，魏主追尊其父為武穆帝，太妃馮氏為武穆后，母李氏為皇太妃。

**6**勞州刺史曹鳳、東荊州刺史雷能勝等舉城降魏。曹鳳、雷能勝，皆蠻左也，因其地授以州刺史。降，戶江翻。

**7**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寧、子期死，見上卷上年。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衞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椿本有圖歡之心，因喬、張之死，懼禍將及，決計為之。毗，遵之玄孫也。道武建國之初，常山王遵有佐命之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武直，謂武士之入直殿閤者。據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領軍府將軍，掌宿衞禁掖朱華閤外，凡禁衞官皆主之。又左右衞府，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衞將軍二人貳之。其御仗屬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職、御仗等員。直盪屬官有直盪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勳武前鋒正副都督、勳武前鋒五職等員。直衞屬官有直衞正副都督、翊衞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都督、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閤屬官有朱衣直閤、直閤將將、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雲騎、武騎、驍騎、遊擊、前·左·右·後等將軍，左·右虎賁等中郞將，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騎二都尉，羽林監、宂從僕射、積弩、積射、強弩、殿中等將軍及員外將軍、武衞常侍、殿中司馬督、員外司馬督等。蓋其制昉於晉，代有損益。觀北齊之制，則當時增置可槪見矣。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驍，堅堯翻。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為行陳，數，所角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章︰甲十一行本「事」下有「荊州刺史」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七州，三荊及襄、南襄、郢、南郢也。欲倚勝兄弟以敵歡，倚勝及岳也。歡益不悅。

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卽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句絕。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旣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怏，於兩翻。帝旣貳於歡，冀乾為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謂自高允以來。今日復建殊效，復，扶又翻。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啓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外示疏忌，內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幷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啓歡求為徐州；數，所角翻。近，其靳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羅復、詔復下同。二月，辛酉，以乾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咸陽王坦為司空。為魏主殺高乾討高歡張本。

**8**癸未，上幸同泰寺，講般若經，般，音鉢。若，人者翻。七日而罷，會者數萬人。

**9**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常附於魏。阿至羅，高車種也。魏書︰孝靜帝興和三年，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君子去賓來降，封之為高車王。及中原多事，阿至羅亦叛，丞相歡招撫之，阿至羅復降，凡十萬戶。三月，辛卯，詔復以歡為大行臺，魏方罷諸行臺，今復命歡以此職，以招撫阿至羅。使隨宜裁處。處，昌呂翻。歡與之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略河西，大收其用。謂救曹泥及取万俟受洛干時也。

**10**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惡，烏故翻。卽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使，疏吏翻；下同。上，時掌翻。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按李延壽齊紀，魏主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殺敖曹，則是高敖曹此時在信都也。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將，卽亮翻。騎，奇計翻。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為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斷，音短。仲密由東萊歸勃海，道出青州。仲密亦行奔晉陽。間，古莧翻。仲密名愼，以字行。

**11**魏太師魯郡王肅卒。卒，子恤翻。

**12**丙辰，南平元襄王偉卒。

**13**丁巳，魏以趙郡王諶為太尉，諶，氏壬翻。南陽王寶炬為太保。

**14**魏爾朱兆之入洛也，兆入洛見一百五十四卷二年。焚太常樂庫，鍾磬俱盡。節閔帝詔錄尚書事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等更造之，至是始成，命曰大成樂。

**15**魏青州民耿翔聚衆寇掠三齊，三齊，因秦、漢舊名言之。膠州刺史裴粲，專事高談，不為防禦；夏，四月，翔掩襲州城。魏永安二年，置膠州，治東武城，領東武、高密、平昌郡。東武城，今密州諸城縣是也。左右白賊至，粲曰︰「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曰︰「耿王來，可引之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翔斬之，送首來降。降，戶江翻；下同。

**16**五月，魏東徐州民王早等殺刺史崔庠，以下邳來降。考異曰︰梁帝紀︰「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以下邳城降。」今從魏書。

**17**六月，壬申，魏以驃騎大將軍樊子鵠為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等討耿翔。濟，子禮翻。秋，七月，魏師至青州，翔棄城來奔，詔以為兌州刺史。

**18**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司馬，趙郡王諶為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為太尉。考異曰︰魏帝紀作「賀拔渥」。按允字阿鞠埿，蓋「埿」字誤為「渥」耳。

初，賀拔岳遣行臺郞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使，疏吏翻。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歃，色甲翻。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使，疏吏翻。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旣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項羽不殺沛公，曹操之遣劉備，桓玄之容劉裕，類如此耳。有天命者，固非人所能圖也。

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勝，音升。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近，其靳翻。隴，坂也。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靈、夏塞外，北臨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舉」，一作「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復，扶又翻。魏主喜，加泰武衞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魏泰和十一年，分雍州置華州，領華山、澄城、白水郡。二十州，雍、華、東華、岐、南岐、豳、原、河、渭、涇、夏、東夏、秦、南秦、梁、南梁、東梁、巴、益、東益也。雍，於用翻。華，戶化翻。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使，疏吏翻。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所謂近隴也。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紇，下沒翻。万，莫北翻。俟，渠之翻。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夏，戶雅翻。被，皮義翻。欲求良刺史以鎭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沈，持林翻。卒，子恤翻。

**19**九月，癸酉，魏丞相歡表讓王爵，不許；請分封邑十萬戶頒授勳義，勳義，謂自信都從起義，討爾朱有功勳者也。從之。

**20**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為右僕射。

**21**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為徐州大都督、東道行臺、僕射，以討下邳。邸，姓也。風俗通︰漢有上郡太守邸杜。討王早也。

**22**十二月，丁巳，魏主狩於嵩高；己巳，幸溫湯；歷嵩高而南，唯汝州梁縣有溫湯耳。丁丑，還宮。

**23**魏荊州刺史賀拔勝寇雍州，此梁之雍州，治襄陽。拔下迮戍，迮，側百翻，亦作「莋」。扇動諸蠻；雍州刺史廬陵王續遣軍擊之，屢為所敗，敗，補賣翻。漢南震駭。勝又遣軍攻馮翊、安定、沔陽、酇城，皆拔之。五代志︰竟陵郡藍水縣僑立馮翊郡。沔陽郡後為復州。襄陽郡陰城縣，舊置酇城郡。蕭子顯齊志︰寧蠻府所領郡有安定郡，領新安等縣。五代志，新安縣幷入襄陽郡南漳縣，當是置安定僑郡於南漳界也。藍水，唐幷入郢州長壽縣；陰城，幷入穀城縣。沈約志︰馮翊郡治襄陽郡鄀縣。沔，彌兗翻。酇，音贊。續遣電威將軍柳仲禮屯穀城以拒之，五代志︰穀城縣，屬襄陽郡，舊曰義城，置義城郡。勝攻之，不克，乃還；於是沔北盪為丘墟矣。盪，徒朗翻。仲禮，慶遠之孫也。柳慶遠見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侯永元二年。

**24**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間，古莧翻。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甲寅、五三四）

**1**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河西，五原河之西也。河東，亦五原河之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左傳︰戎子駒支曰︰「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2**魏東梁州民夷作亂，魏收志︰東梁州領金城、直城、安康、魏明郡。五代志︰西城郡，舊置東梁州。金城，卽今金州城也，東梁州治焉。二月，詔以行東雍事豐陽泉企討平之。魏世祖置東雍州於平陽，太和中罷。孝昌中，於平陽置唐州，以唐堯都平陽，因以名州；建義初，改為晉州。未嘗復置東雍州也。五代志曰︰雍州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參考魏收志，鄭縣時已屬華州界，未知此東雍州置於何地也。魏收志︰豐陽縣屬上庸郡，太安二年置。姓譜曰︰國語︰潞、泉、余、滿，皆赤狄隗姓。又，吳全琮孫惲降魏，封南陽，食邑白水，因為泉氏。企，去智翻。考異曰︰北史作「泉仚」。今從周書。企世為商、洛豪族，商、洛，指漢古縣商縣、上洛縣而言也。隋志，上洛郡有商洛縣。魏世祖以其曾祖景言為本縣令，封丹水侯，使其子孫襲之。

**3**壬戌，魏大赦。

**4**癸亥，上耕藉田；大赦。

**5**魏永寧浮圖災，『鄒︰天火曰災。』觀者皆哭，聲振城闕。魏起永寧浮圖，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史言末俗深信浮圖以至於此。振，之印翻。

**6**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曹泥附高歡，岳不從宇文泰之言，急於致討，蓋欲報高歡禽伊利之役耳，亦忿兵也。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旣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數，所角翻。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河曲在靈州西。河千里一曲。河水自澆河至漢眴卷古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所謂河曲也。富平，唐靈州地。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誘，音酉。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怖，普布翻。衆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我朝以渭州籠竿城置德順軍；水洛城在軍西一百里。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旣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郞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憕，眞度之從孫也。憕，直陵翻。將，卽亮翻。薛眞度見一百三十九卷齊明帝建武元年。

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長，知兩翻。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字文夏州英略冠世，冠，古玩翻。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朝，直遙翻。猶豫不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盛樂，前漢之成樂縣也，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魏、晉省；後魏先世園陵在焉。魏收志︰永熙中，置盛樂郡，雲中治所。魏土地記︰雲中城東八十里有盛樂城。宋白曰︰後魏所都盛樂，唐為振武軍。「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騎，奇計翻。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

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旣害元帥，帥，所類翻。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用漢蒯徹語意。易，以豉翻。若不早赴，衆心將離。」

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姐，音紫，又子也翻。彌姐元進之族，為州之首望，官又為都督。彌姐，羌複姓。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言能決大計也。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卽被甲持刀直入，被，皮義翻。瞋目謂諸將曰︰睹，七人翻。「朝謀夕異，何以為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斷，丁管翻。坐，徂臥翻。「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幷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以我為父乎？」

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杜佑曰︰彈箏峽，在今原州之百泉縣。百泉卽漢朝那縣地。九域志︰渭州都盧峽，卽彈箏峽也。水經云︰都盧山峽之內，常有彈箏之聲。又云︰弦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摧響，有似音韻也。騎，奇計翻。帥，讀曰率。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討民，柰何助賊為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汗，音寒。難，乃旦翻。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

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射，食亦翻。英雄之姿表與其舉措必有異乎人者，以侯景之凶狡，宇文泰一語折之，辭氣俱下，良有以哉。李密見唐太宗不覺驚服，事亦類此。遂還。侯景不敢前至平涼。

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

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魏收志︰建義元年，置義寧郡，治孤遠城，屬晉州。五代志︰上黨郡沁源縣，後魏置義寧郡。又延和二年，置太安郡於漢五原界，屬朔州。復，扶又翻。勞，力到翻；下慰勞同。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

魏主聞岳死，遣武衞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幷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旣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亦謂五原河之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鄕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此雖泰不就徵而為之辭，而亦事勢所必致也。敗，補賣翻。乞少賜停緩，少，詩沼翻。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透，音酉。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卽統岳軍。

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雍，於用翻。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說，式芮翻。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閿鄕，閿鄕，在漢湖縣界，隋改湖城縣為閿鄕縣。閿，音旻。以李虎自荊州往返之地里考之，則魏東雍州，時置於鄭縣。『鄒︰閿，集韻︰無分切，音文。低視也。孟康漢書註︰閿，古聞字。』為丞相歡別將所獲，將，卽亮翻。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衞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涼王李歆為沮渠蒙遜所滅。

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行，下孟翻。賀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乾，音干。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平涼，在隴山之北，取道涇州東赴洛。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言進兵討悅也。左傳曰︰詰朝相見。

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魏以敦煌郡為瓜州，武威郡為涼州。處，昌呂翻。不然，終為後患。」

原州刺史史歸，素為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為悅守。反為，于偽翻。悅遣其黨王伯和、成之安將兵二千助歸鎭原州，魏太延二年，置高平鎭，正光五年，改置原州，治高平城，領高平、長城二郡。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帥，讀曰率。騎，奇計翻。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少，詩沼翻。崇卽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

**7**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8**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以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說，式芮翻。為，于偽翻。

宇文泰引兵上隴，上，時掌翻。留兄子導為都督，鎭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狹」當作「峽」。唐志︰原州平高縣西南有木峽關。雪深二尺，深，式禁翻。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至隋廢郡為隴城縣。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卽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降，戶江翻。趣，七喻翻。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為內應。侻棄州城，南保山險，秦州治上邽城。使，疏吏翻。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卽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旣敗，不聽左右近己，近，其靳翻；下於近同。與其二弟幷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迸，北諍翻。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趣，七喻翻。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騾，騾，雷戈翻。令左右皆步從，從，才用翻。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騎，奇計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

泰入上邽，引薛憕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

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為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豎，而主翻，立也。纛，徒到翻，又徒沃翻。今軍中大皁旗名曰皁纛。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為，愕，五各翻。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懾，之涉翻。

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魏執楊紹先，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先，悉薦翻。復，扶又翻。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鄯，上扇翻，又音善。跨州據郡皆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鎭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鎭南秦州，拔也惡蚝自夏州徙鎭南秦。勝，音升。拔也，虜複姓。蚝，七吏翻。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鎭渭州，為可朱渾道元奔高歡張本。可朱渾，虜三字姓。衞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為質。質，音致。

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驍，堅堯翻。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于謹間關兵中有年矣，今乃遇宇文氏，卒以功名自見，豈所謂知己者邪，抑際遇自有時也？然謹事廣陽王深，所陳策畫不過隨時設變；今事宇文泰，則勉之以迎天子而成興王之業，蓋知宇文泰之才足以有為，所謂量而後入也。載，子亥翻。

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使，疏吏翻。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濟，子禮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言泰之才視賀拔岳為何如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眞可恃也。」

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鎭東雍州，助為勢援，時置東雍州於華州鄭縣。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莫陳悅，先，悉薦翻。將，卽亮翻。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說，式芮翻。顯度卽出迎禦，禦入據長安。

魏主以泰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史言宇文泰所以能定霸。

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鄕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高歡所親無在洛者矣。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去年，歡使邸珍督徐州討下邳，因奪其城。華，戶化翻。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濟，子禮翻。帝省建州以去賢，建州當太行路，自晉陽入洛之要道也。省州去賢，不特銷歡黨，亦去歡南道主人也。去，音羌呂翻。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北史︰歡弟琛，字元寶。「永」恐當作「元」。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勳府庶子及騎官，皆宿衞者也。騎，奇計翻。

魏主欲伐晉陽，高歡時居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將，卽亮翻；下同。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宇文泰，字黑獺。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荊、雍將有逆謀，荊，謂賀拔勝；雍，謂宇文泰。雍，於用翻。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恆，戶登翻。自恆州渡來違津，其地當在平城之西，河津之要也。自此渡河至夏州。考異曰︰丘悅三國典略作「朱違津」。今從北齊書及北史。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令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幷州僚佐共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幷州，僚佐皆從居之。還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間，嬖，卑義翻，又博計翻。間，古莧翻。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斟，酌也。量，度也。斟量，猶今人言酌量也。量，音良。「出」，當作「黜」。

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胡，陽胡，卽陽壺城，在邵郡白水縣。白水，漢河東之垣縣也。水經註曰︰白水逕垣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城卽垣縣之壺丘亭，白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按陽壺卽崤谷之北岸，魏主欲入關，故先使子恭守之，以防歡邀截。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濟，子禮翻。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復，扶又翻。且使舍人溫子昇為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背，蒲妹翻。規，圖也。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跡。東南不賓，為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言歡亦惡乾，封上其所論時事，故因殺之。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易，弋豉翻。語，牛倨翻。長，知兩翻。更，工行翻。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言歡旣不加二人以罪，又不械送洛陽也。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云『西去』，西去，言將西攻宇文泰也。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四道俱進，謂河東、來違津及婁昭、尉景之兵也。婁昭討荊州，尉景臨江左，皆南指洛陽；河東來違津之兵，則牽制宇文泰使不得東下。高歡之計實出於此，魏主窺見其心術而言之。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疏至此！」今人猶謂辯析為分疏。

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郞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復，扶又翻。「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都督宇文顯和，時南、北朝皆有直閤將軍，魏又置閤內都督，用斛斯椿之言也。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俠，戶頰翻。帥，讀曰率。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柰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註曰︰百二，得百萬中之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鄒︰百二，百之二倍也。蘇林疑誤。夫六國「持戟百萬」，秦則倍之。』所謂己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郞將。將，卽亮翻。

初，丞相歡以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基；王旣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復，扶又翻。遣三千騎鎭建興，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魏為建州。騎，奇計翻。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和糴以充軍食，蓋始於此。歷唐至宋而民始不勝其病矣。濟，子禮翻。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厭，於協翻，又如字。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相州治鄴城。相，息亮翻。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枕，職任翻。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書·旅獒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孔安國註云︰諭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論語︰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相為，音于偽翻。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

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魏收志︰廣寧郡屬朔州，領石門、中山二縣。五代志︰馬邑郡善陽縣，後齊置廣寧郡，孝昌以來，寄治幷州界。時歡在幷州，祥當直走就歡，不必據郡以待歡之南也。又按五代志，建州沁水縣，舊置廣寧郡。祥所據者蓋沁水之廣寧也；若其鄕里則當在朔州之廣寧。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數，所具翻。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掾，于絹翻。悖，蒲沒翻，又蒲內翻。卷，讀曰捲。北阻魯陽，南幷舊楚，江陵，舊楚之郢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釁，許靳翻。舉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賀拔勝旣不能勤王，又不能保境，挺身奔梁，卒如盧柔所料。原勝之心，以柔書生，故易其言。殊不知博觀往跡，默察時變以坐論勝敗，則書生之見，固非武夫健將之所能及也。

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妻，七細翻。長，知兩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荐曰︰考魏收地形志，魏無秦郡。五代志曰︰扶風雍縣，後魏置秦平郡。又雍州醴泉縣，後魏曰寧夷，西魏置寧夷郡，後周改曰秦郡。「卿歸語行臺，語，牛倨翻。遣騎迎我！」以荐為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側『章︰甲十一行本「側」作「測」；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出關候接。候接魏主也。

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琛，丑林翻。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子『章，甲十一行本「子」字「族孫」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也。通鑑以此別為破六韓拔陵所敗之崔暹。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事見上卷四年。誠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搆，橫，戶孟翻。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數，所具翻。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將，卽亮翻。賀拔勝軍于汝水。賀拔勝蓋出魯陽，屯襄城界，僅越境而止耳。

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陳，讀曰陣。帥，讀曰率。騎，奇計翻。帝始然之；黃門侍郞楊寬說帝曰︰說，式芮翻。「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歡曰︰「頃熒惑入南斗，晉天文志曰︰南斗六星，天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熒惑，罰星，入之，天子不安其位，後所謂「天子下殿走」是也。今上信左右間搆，間，古莧翻。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乘，成正翻。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反濟，趣幷州，別道而進，示將擬高歡之後。趣，七喻翻。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以迎魏主也。將，卽亮翻。

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鎭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鎭陝，斌，音彬。陝，失冉翻。賈顯智、斛斯元壽鎭滑臺。斌之，鑒之弟；安樂王鑒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相，息亮翻。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水經︰河水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為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降，戶江翻；下同。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侯幾氏。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郞將田怙為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五代志︰河內郡治河內縣，舊曰野王。歡至河北十餘里，自野王進兵，距河纔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使，疏吏翻。丙午，歡引軍渡河。

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口死戰，洛水過鞏縣東而北入于河，謂之洛口。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已至！」考異曰︰魏書·斛斯椿傳云︰「椿懼己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脅帝，帝信之，遂入關。」按齊高祖舉兵向洛，而云椿劫脅帝，不亦誣乎！此乃魏收欲媚齊人，重椿之罪耳。今從齊書·高祖紀及北史·椿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帥，讀曰率。璽，斯氏翻。從，才用翻。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廣陽王深為葛榮所殺。武衞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令狐德棻曰︰獨孤部與魏俱起，三十六大姓之一也。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陝有三崤之山。魏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屬恆農郡。己酉，歡入洛陽，合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陝西，陝城之西也。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絕，騖，音務。糗，去久翻，熬米麥為之。鄭玄曰︰漿，酢酨，周官漿人掌之。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從，才用翻。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湖城，卽漢湖縣城。湖城西有稠桑驛。復，方目翻。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

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處，昌呂翻。爭，讀曰諍。從，才用翻。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乘，繩正翻。若卽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歡責辛雄等以罪而殺之，亦以去魏朝之望，將以樹其私黨耳。廞，許金翻。度，徒洛翻。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郞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凡事經門下者使之聞奏也。間，古莧翻。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

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張︰「二」作「一」。』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詣『章︰甲十一行本「詣」作「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衞迎帝，謁見於東陽驛，水經註︰渭水過長安城北，又東過新豐，東合西陽水，又東合東陽水。二水並南出廣鄕原。上，時掌翻。復，扶又翻。謁見，賢遍翻。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詩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乘，成正翻。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今日相見，深用厚顏。鄭玄曰︰顏之厚者，不知慚於人。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為宮，廨，居隘翻。公宇也。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雍，於用翻。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治，直之翻。朝，直遙翻。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武帝置奉車、駙馬、騎三都尉，魏、晉以來，尚主者例拜駙馬都尉。長，知兩翻。

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鄭玄曰︰卻變曰禳。先，悉見翻。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9**己未，武興王楊紹先為秦、南秦二州刺史。「己未」之下，當有「以」字；梁書亦然。

**10**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癸『張︰「癸」作「乙」。』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帥，讀曰率；下同。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此城，戰國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華，戶化翻。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魏收志︰華山郡夏陽縣有龍門山。水經註︰河水出龍門口。蓋兩山夾河，故謂之龍門，大禹所鑿也。後魏置龍門郡龍門縣，屬南汾州；隋廢龍門郡，以龍門縣屬河東郡。此卽河東之龍門也，西對夏陽之龍門山。降，戶江翻。

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漢析縣屬弘農郡；宋永初志，屬順陽郡；魏收志，析陽郡屬析州；五代志，析州內鄕縣，舊置淅陽郡。淅，思曆翻。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顚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朝，直遙翻。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

歡退屯河東，使行臺『章︰甲十一行本「臺」下有「尚書」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長史薛瑜守潼關，考異曰︰北史作「薛瑾」，典略作「薛長瑜」，北齊·帝紀作「薛瑜」。今從北齊書。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水經註︰潼關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蒲津，卽河東郡蒲阪津也。唐志，蒲州河西縣有蒲津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以薛紹宗為華州刺史，使守之，華，戶化翻。以高敖曹行豫州事。

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奔梁也。通鑑以梁繫年，故書來奔。帥，讀曰率。騎，音奇寄翻；下同。

**11**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北方，謂高歡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天子所至為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卽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謂攻元穎時也。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章︰甲十一行本「兵」下有「應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魏東荊州本蠻左所據之地。

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考異曰︰齊書、北史皆云「九月，庚寅，還至洛陽。」按歡九月己酉克潼關。己酉，九月二十九日也，不容庚寅已還至洛陽。庚寅乃九月十日也。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昭，讀為佋，時昭翻。永安以孝文為伯孝，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敬宗尊其父彭城王勰為皇帝，列於七廟，以孝文為伯考。高歡之立魏孝武，改元永熙。孝武自以於孝明帝兄弟也，禮，兄弟不相入廟，遂遷孝明帝主於夾室。凡宗廟之制，有東西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喪，息亮翻。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卽位於城東北，歡以善見者清河王懌之孫，於孝明帝猶子也，入繼大宗則昭穆順，遂立之。城東北者，洛陽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自此分為東、西。

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渡河據楊氏壁；據薛端傳，楊氏壁在龍門西岸，當在華陰、夏陽之間，蓋華陰諸楊遇亂築壁以自守，因以為名。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復取楊氏，帥，讀曰率；下同。復，扶又翻。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鎭之。魏汾州本治蒲子城，孝昌中陷，移治西河。時西河已屬東魏，故西魏僑置南汾州於楊氏壁。

**12**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鎭北將軍，帥衆伐東魏。

**13**初，魏孝武旣與丞相歡有隙，齊州刺史侯淵、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元貴平封東萊王。陰相連結，以觀時變；淵亦遣使通於歡所。使，疏吏翻。及孝武帝入關，清河王亶承制，以汝陽王暹為齊州刺史。暹至城西，淵不時納。城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帥騎出走，妻子部曲悉為暹所虜。行及廣里，司馬彪續漢志，濟北郡盧縣有光里。光、廣聲相近也。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承制，言命出於清河王亶。歡遺淵書曰︰遺，于季翻。「卿勿以部曲單少，憚於東行，齊人澆薄，唯利是從，少，詩沼翻。澆，堅堯翻。齊州尚能迎汝陽王，青州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淵乃復東，復，扶又翻；下同。暹歸其妻子部曲。貴平亦不受代，淵襲高陽郡，克之，魏收志︰高陽郡故樂安地，宋文帝置高陽郡，屬冀州，後入魏，屬青州。五代志︰青州北海縣，舊曰下密，置高陽郡。置累重於城中，累，力瑞翻。重，直用翻。自帥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世子帥衆攻高陽，淵夜趣東陽，青州治東陽城。見州民餽糧者，紿之曰︰「臺軍已至，殺戮殆盡。我，世子之人也，脫走還城，汝何為復往！」聞者皆棄糧走。比曉，紿，待亥翻。比，必利翻，及也。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至此，不知侯公竟在何所！」城民恟懼，遂執貴平出降。侯淵取韓樓亦用此術，技止此耳。恟，許勇翻。戊辰，淵斬貴平，傳首洛陽。

**14**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諶為大司馬，諶，世壬翻。咸陽王坦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敖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元樹奔梁，中大通四年為魏所擒。

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卽行。書，謂歡所下書也。近，其靳翻。下，遐嫁翻。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郞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從，才用翻。分，扶問翻。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鎭洛陽。魏明元帝取洛陽，置洛州，孝文帝徙都洛，太和十七年改為司州；高歡旣逼東魏主遷鄴，改相州為司州，復以洛陽改為洛州。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朝，直遙翻。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賑，九忍翻。

**15**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大野，虜複姓。

**16**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東魏司州領魏、陽平、汲、廣宗、東郡、北廣平、林慮、頓丘、濮陽、黎陽、清河郡。相，息亮翻。廨，音居隘翻。魏郡太守為魏尹。後北齊改魏尹為清都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魏蓋以宿衞之士分為六坊。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養兵之害始此。乃於常調之外，調，徒弔翻。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

**17**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

**18**閏月，元慶和克瀨鄕而據之。司馬彪續漢志︰陳國苦縣有賴鄕，老子所居也。晉苦縣屬梁國，後魏幷苦縣入陳留谷陽縣。

**19**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從，才用翻。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案，由是復與泰有隙。椎，直追翻。復，扶又翻。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年二十五。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渭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沖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寶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長，知兩翻。順，素之曾孫也。按魏宗室名順者前後凡三人。道武伐中山，順欲於平城自立，此時猶以拓跋為姓。又，任城王澄之子順叱高肇門者，指元叉妻諫靈后妝飾，斥徐紇，以抗直著，後聞河陰之難，奔走而死。此元順，則常山王素之孫。二人皆已改姓元氏。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20**魏賀拔勝之在荊州也，表武衞將軍獨孤信為大都督。東魏旣取荊州，魏以信為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

蠻酋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酋，慈尤翻。考異曰︰北史作「樊大能」。今從魏書。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據隋紀，辛纂時鎭穰城。則西荊州卽荊州，以穰城在東荊州之西，故云。行臺郞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少，詩沼翻。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縱賊不討！」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治，直之翻。聞臺軍不久應至，臺軍，謂東魏所遣軍也。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

城民密召獨孤信。信至武陶，「武陶」，疑當作「武關」。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恆農，卽弘農，後魏避顯祖諱，改弘曰恆，音常。帥羣蠻拒信於淅陽，帥，讀曰率。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謂田八能拒其前，張齊民出其後也。若還擊齊民，則土民必謂我退走，土民，謂淅陽之民。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辛纂勒兵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戰敗奔還，門者惶遽未及下關也。趣，七喻翻。信令都督武川楊忠為前驅，楊忠，隋文帝之父也。隋氏自以為出於華陰楊震，而忠則出居武川。隋氏序其世曰︰「本弘農華陰之楊，漢太尉震十四世至文帝。震八世孫北平太守鉉，鉉子元壽，魏初為武川鎭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頹縣。元壽生惠嘏，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懾，之涉翻。信分兵定三荊。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為賀拔勝與信、忠還魏張本。將，卽亮翻。少，詩沼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 梁紀十三起旃蒙單閼（乙卯），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 大同元年（乙卯、五三五）

**1**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2**是日，魏文帝卽位於城西，城西，長安城西也。古者天子卽位御前殿，魏自高歡立孝武帝復用夷禮，於郊拜天而後卽位。大赦，改元大統，追尊父京兆王為文景皇帝，妣楊氏為皇后。

**3**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悅死，見上卷中大通六年。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渡烏蘭津抵靈州，烏蘭津在平涼西北。唐分平涼之會寧鎭置會州，又置烏蘭縣屬焉。縣西南有烏蘭關。帥，讀曰率。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騎，奇寄翻。

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魏孝武去年十二月殂。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記·檀弓︰魯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齊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之服矣？」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國子博士衞旣隆、李同軌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歡初立孝武，納其長女以為皇后，帝之西奔，后留不從。

**4**魏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虎等招諭費也頭之衆，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

**5**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

**6**乙卯，魏主立妃乙弗氏為皇后，乙弗之先世為吐谷渾渠帥，居青海，卽禿髮傉儃所襲者也。魏平涼州，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其後從孝文遷洛，遂家焉。子欽為皇太子。后仁恕節儉，不妬忌，帝甚重之。以魏文帝之重乙弗后，而卒迫於強敵，使后不得其死，悲夫。

**7**稽胡劉蠡升，自孝昌以來，自稱天子，改元神嘉，居雲陽谷；李延壽曰︰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魏之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言其本胡種，侵擾漢民，若在荒服之外者也。被，皮義翻。壬戌，東魏丞相歡襲擊，大破之。

**8**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歡封勃海王，以澄為世子。歡歸，歸自襲稽胡。一婢告之，二婢為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浟，浟，夷周翻。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偽為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難，乃旦翻。覆，敷又翻。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程正叔曰︰古人言「結髮為夫婦」，如言「結髮事君」，「結髮戰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邪！按婁妃本傳︰妃少見歡在城上執役，慕之，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葛賊，謂葛榮也。同走幷州，貧困，妃然馬矢然，與燃同。自作靴；隋志︰靴，胡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妃二女，長配孝武帝，次配孝靜帝。男承大業。謂澄為世子也。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搖動！妃弟昭時為領軍將軍。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敎二婢反其辭，反，音翻。脅告者自縊，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乃啓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召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復，扶又翻。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

**9**甲子，魏以廣陵王欣為太傅，儀同三司万俟壽洛干為司空。万，莫北翻。俟，渠之翻。壽洛干卽受洛干。

**10**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

**11**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按韓軌傳，為秦州刺史。又考魏收志，東魏置秦州於河東，領河東、北鄕二郡。史蓋誤以「秦」為「泰」，緣「泰」之誤又以「泰」為「太」。帥，讀曰率。魏丞相泰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五代志︰後魏置東雍州於鄭縣，西魏改曰華州。華，戶化翻。時脩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臥尚未起，聞閤外匈匈有聲，比，必利翻。匈，許容翻。喧擾之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梃，待鼎翻，杖也。白梃，卽今人所謂白棓也。呼，火故翻。東魏人見之驚卻。羆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兵以氣勢為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為氣勢。王羆勇於赴敵而其左右又勇於戰，此其所以於不備不虞之中而能卻敵也。

**12**二月，辛巳，上祀明堂。

**13**壬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為太傅，西河王悰為太尉。悰，徂宗翻。

**14**東魏使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發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其材入鄴。

**15**丁亥，上耕藉田。

**16**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樊子鵠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魏收志︰泰常中置東平郡，太和末罷，建義中復置，治秦城，屬濟州。秦城在范縣界。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鵠以衆少，降，戶江翻。少，詩沼翻。悉驅老弱為兵，子鵠死，各散走。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被殘賊，跂望官軍以救塗炭，橫，戶孟翻。跂，去智翻，舉踵也。今復誅之，復，扶又翻；下衆復同。民將誰訴！」皆捨之。

**17**戊戌，司州刺史陳慶之伐東魏，與豫州刺史堯雄戰，不利而還。東魏豫州治汝南。堯，姓；雄，名。

**18**三月，辛酉，東魏以高盛為太尉，高敖曹為司徒，濟陰王暉業為司空。濟，子禮翻。

**19**東魏丞相歡偽與劉蠡升約和，許以女妻其太子。妻，七細翻；下后妻同。蠡升不設備，歡舉兵襲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降，戶江翻。餘衆復立其子南海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皇后、諸王、公卿以下四百餘人，華、夷五萬餘戶。

壬申，歡入朝于鄴，朝，直遙翻。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孝武帝后，歡長女也。

**20**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治，直吏翻。

泰用武功蘇綽為行臺郞中，魏收志︰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功郡，屬岐州。卽漢、魏武功縣之地。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就蘇綽以決疑也。此就，卽孟子「欲有謀焉則就之」之就。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為之區處，為，于為翻。處，昌呂翻。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握綽為著作郞。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水經註︰泬水枝渠至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為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臺。蘇綽傳亦云︰行至長安城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意在問綽，不在觀漁。還，從宣翻，又如字。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治，直吏翻。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初臥而聽，繼起而整衣危坐，又不覺膝之前席。蓋綽之言深有以當泰心，久而愈敬也。語遂達曙不厭。天曉為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詰，去吉翻。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計帳者，具來歲課役之大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後人多遵用之。世有有為之主，必有能者出為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不信也。

**21**東魏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代侯淵。淵旣失州任而懼，行及廣川，沈約曰︰廣川縣本屬信都，後漢屬清河，魏屬勃海，晉還清河。江左僑立廣川郡縣於濟南，非舊所也。魏收曰︰齊郡廣川縣有牛山、齊桓公冢、管仲冢。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置廣川郡。遂反，夜，襲青州南郭，劫掠郡縣。夏，四月，丞相歡使濟州刺史蔡儁討之。濟，子禮翻。淵部下多叛，淵欲南奔，於道為賣漿者所斬，送首於鄴。

**22**元慶和攻東魏城父，魏收志，陳留郡浚儀縣有城父城，至隋，改浚儀為城父縣，屬譙郡。五代志︰譙郡城父縣，宋置浚儀縣。又考沈約志，陳留浚儀縣並寄治譙郡長垣縣界。則知諸志所謂浚儀，非我朝開封府之浚儀也。魏收志梁州陳留郡浚儀縣，則我朝開封之浚儀也。眞宗改浚儀曰祥符。所謂城父，則今亳州之城父縣是也。父，音甫。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任，音壬。

**23**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國。卽柱國大將軍之官。

**24**元慶和引兵逼東魏南兗州，東魏洛州刺史韓賢拒之。東魏旣遷鄴，以洛陽為洛州，領洛陽、河陰、新安、中川、河南、陽城郡。六月，慶和攻南頓，豫州刺史堯雄破之。

**25**秋，七月，甲戌，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為太尉，万俟壽洛干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為司空。越勒出於越勒部，因以為姓。

**26**益州刺史鄱陽王範、南梁州刺史樊文熾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為安州，西魏改曰始州，至唐改始州曰劍州。合兵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降，戶江翻。範，恢之子；鄱陽王恢，費妃之子，上之弟也。敬和，豎眼之子也。傅豎眼著功梁、益，而子為降虜，隤其家聲忽諸！豎，而庾翻。

**27**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數，所具翻。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鄒︰宇文泰，字黑獺。』斛斯椿為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將，卽亮翻。

**28**東魏遣行臺元晏擊元慶和。

**29**或告東魏司空濟陰王暉業與七兵尚書薛琡貳於魏，曹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及晉，分中兵、外兵為左、右，與舊五兵為七曹；然尚書唯置五兵而已，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北齊復為五兵。琡，昌六翻。濟，子禮翻。八月，辛卯，執送晉陽，皆免官。時東魏丞相歡居晉陽，執送二人，取其裁決。春秋，晉為方伯，執列國君臣之違命者歸之京師，經猶貶之，況自京師而執送晉陽乎！

**30**甲午，東魏發民七萬六千人作新宮於鄴，使僕射高隆之與司空冑曹參軍辛術共營之，元魏公府有法、墨、田、水、鎧、冑、集、士等曹，皆行參軍也。築鄴南城周二十五里。術，琛之子也。辛琛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六年。琛，丑林翻。

**31**趙剛自蠻中往見東魏東荊州刺史趙郡李愍，勸令附魏，愍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丞相泰以剛為左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於梁，剛沒蠻中，勝、信奔梁，並見上卷上年。說，式芮翻。泰使剛來請之。

**32**九月，丁巳，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為司空。旭，吁玉翻。

**33**冬，十月，魏太師上黨文宣王長孫稚卒。長，知兩翻。

**34**魏秦州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內兄也，母黨以兄弟齒，謂之內兄、內弟。驕而黷貨，泰奏請加法，詔賜死。

**35**十一月，丁未，侍中、中衞將軍徐勉卒。卒，子恤翻。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茍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范、徐旣沒，專任朱异，梁殆矣。

**36**癸丑，東魏主祀圜丘。

**37**甲午，東魏閶闔門災。門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馬遠望，謂其匠曰︰「西南獨高一寸。」量之果然。高，居奧翻。量，音良。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改。任，音壬。隆之恨之，至是譖於丞相歡曰︰「忻集潛通西魏，令人故燒之。」歡斬之。

**38**北梁州刺史蘭欽引兵攻南鄭，梁以南鄭為北梁州。蓋以欽為刺史，使之圖南鄭也。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降。降，戶江翻。考異曰︰典略在七月，今從梁帝紀。

**39**東魏以丞相歡之子洋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原公。洋，音羊，又音祥。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衆人皆嗤鄙之，嗤，丑之翻。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治，直之翻；下同。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橈，帥，讀曰率。怖，普布翻。橈，奴敎翻。洋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

初，大行臺右丞楊愔從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為孝武帝所殺，愔，於今翻。從，才用翻。愔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愔懼，變姓名逃於田橫島。五代志，東萊郡卽墨縣有田橫島。久之，歡聞其尚在，召為太原公開府司馬，為楊愔為洋所親任張本。頃之，復為大行臺右丞。復，扶又翻。

**40**十二月，甲午，東魏文武官量事給祿。隨任事之輕重，以為給祿之差。量，音良。

**41**魏以念賢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叡為太尉。

**42**是歲，鄱陽妖賊鮮于琛改元上願，有衆萬餘人。妖，於驕翻。琛，丑林翻。鄱陽內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治黨與，無濫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43**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為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妻，七細翻。數，所角翻。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使，疏吏翻。由是柔然不復為寇。復，扶又翻。

**二年**（丙辰、五三六）

**1**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魏高祖太和十六年，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南郊。神元皇帝，魏之先祖拓跋力微也；見晉武帝紀。

**2**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夏，戶雅翻。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矟，色角翻。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鎭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3**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魏置普樂郡，屬靈州。五代史志︰靈武郡迴樂縣，後周置，帶普樂郡。宋白曰︰靈州西南至涼州九百里。去年曹泥降魏，今復叛。樂，音洛。復，扶又翻。降，戶江翻。魏人圍之，考異曰︰北齊書、典略皆云「周文圍泥」，周書不言，故但云魏人。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高歡豈不欲與宇文爭靈州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也。以豐為南汾州刺史。東魏置南汾州於定陽，隋改定陽縣為吉昌縣，唐為慈州治所。

**4**東魏加丞相歡九錫；固讓而止。

**5**上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帝追尊考順之曰文皇帝。為，于偽翻。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據梁紀，普通六年，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奉秩。南州卽今採石。校，戶敎翻。少，詩照翻。誣弘氏為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殺無罪之人，取其材以為寺，福田利益果安在哉！

**6**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7**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為大行臺、幷州刺史，中大通五年，魏以歡為大行臺，歡以授其子澄。歡居晉陽，幷州刺史地任要重，故亦以澄為之。求入鄴輔朝政，朝，直遙翻；下同。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樂安孫搴為之請，為，于偽翻；下為我同。乃許之。丁酉，以澄為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考異曰︰魏帝紀︰「為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北齊·文襄紀︰「天平元年，為尚書令、大行臺、幷州刺史；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按尚書令不在外，大行臺不在內，今兩捨之。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少，詩照翻。旣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幷州別駕崔暹為左丞、吏部郞，親任之。

**8**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搴劇飲，醉甚而卒。卒，子恤翻。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折，而設翻。為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郞魏收，歡以收為主簿。收，子建之子也。魏子建見一百五十卷普通五年。他日，歡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飲，於禁翻。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治，直之翻。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為誰？」時東魏以高敖曹為司徒。季式以司徒記室廣宗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卽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考異曰︰典略，孫搴卒在大同十年四月。按搴卒然後陳元康為功曹。高愼叛，高澄已令元康救崔暹，邙山之戰，元康又勸高歡追宇文泰，事並在九年。北史·元康傳又云，「草劉蠡升軍書。」按蠡升滅在元年，孫搴二年猶存。今不取。然則搴卒宜置於澄入輔之下。遷大行臺都官郞。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平原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9**東魏丞相歡令阿至羅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万，莫北翻。俟，渠之翻。歡以衆應之。

**10**三月，戊申，丹楊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茅山在今建康府句容縣南五十里。山記云︰漢時有三茅君，各乘一鶴來此，故名焉。卒，子恤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上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嘗有數信，月中，謂一月之中也。信，使信也。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王衍，字夷甫；何晏，字平叔；以魏、晉諭梁也。誕，徒旱翻。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弘景傳曰︰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史言修道之士有識時知數者。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11**甲寅，東魏以華山王鷙為大司馬。華，戶化翻。

**12**魏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司徒，万俟洛為太宰。洛，字受洛干，亦曰壽樂干。受、壽同音，洛、樂亦同音。按北齊有太宰之官，仍晉制也；西魏用周制，置大冢宰，無太宰。

**13**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為太尉。梁開府儀同三司之下，又有開府同三司之儀。

**14**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上，時掌翻。治，直吏翻。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鄒︰王充論衡︰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江子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釋氏，而窮兵廣地適以毒民，用法寬於權貴而急於細民等事，特毛舉細故而論得失耳。

**15**戊辰，東魏高盛卒。高盛，東魏太尉。

**16**魏越勒肱卒。越勒肱，魏司空。

**17**魏秦州刺史万俟普與其子太宰洛、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衞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魏，阿至羅兵近，普等因之以東奔。考異曰︰普降東魏事，北齊書·帝紀在三月甲午，典略在六月。北史·齊紀在六月甲午；周書·帝紀、北史·魏紀、齊紀在五月，今從之。按考異前旣引北齊書·帝紀，又引北史·齊紀，不應北史·魏紀之下複出齊紀，必有誤。丞相泰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河北，龍門西河之北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18**秋七月，庚子，東魏大赦。

**19**上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上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寧史寧謂勝曰︰按寧傳，寧居撫寧鎭。考魏北鎭無撫寧，恐卽撫冥也。又按五代志雕陰郡開疆縣有後魏撫寧郡，又有撫寧縣，亦屬雕陰郡。「朱异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之。上許勝、寧及盧柔皆北還，盧柔蓋去年從勝來奔。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自是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射，而亦翻。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勝等舟行，蓋自淮入潁，自潁入汝，泝流而西，入山路，自三鵶取武關也。從者凍餒，道死者太半。從，才用翻。旣至長安，詣闕謝罪，魏主執勝手歔欷曰︰「乘輿播越，天也，乘，繩證翻。非卿之咎。」丞相泰引盧柔為從事中郞，與蘇綽對掌機密。

**20**九月，壬寅，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將，卽亮翻。

**21**魏以扶風王孚為司徒，斛斯椿為太傅。

**22**冬，十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東魏侯景將七萬寇楚州，魏收志︰梁置楚州，治楚城，領汝陽、仵城、城陽郡。五代志︰汝南城陽縣，梁置楚州。虜刺史桓和；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重，直用翻。十一月，己亥，罷北伐之師。

**23**魏復改始祖神元皇帝為太祖，道武皇帝為烈祖。魏改二祖廟號，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復，扶又翻。

**24**十二月，東魏以幷州刺史尉景為太保。

**25**壬申，東魏遣使請和，使，疏吏翻。上許之。

**26**東魏清河文宣王亶卒。考異曰︰國典云，「亶為高歡所酖」。典略，周太祖數歡罪，亦云殺亶。魏書、北史皆無亶傳；而帝紀皆云亶薨，今從之。

**27**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趣，七喻翻。

**28**癸未，東魏以咸陽王坦為太師。

**29**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三年**（丁巳、五三七）

**1**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2**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魏收志，景明元年，置廣陽縣，屬馮翊郡。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掎，居蟻翻。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蹉，七何翻。跌，徒結翻。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中大通六年，歡攻潼關；元年，歡兵又攻潼關。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郞中深，晉武帝置直事郞，在尚書諸曹郞之上。深曰︰「竇泰，歡之驍將，驍，堅堯翻。將，卽亮翻。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小關在潼關之左，唐時謂之禁谷。竇泰躁急，必來決戰，躁，則到翻。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沮，在呂翻。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曰︰「此吾心杝。」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丞相泰出馬牧澤，水經註曰︰桃林之塞，湖水出焉，其中多野馬。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則牧華山，休息林下。馬牧澤，蓋卽此地也。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通志略作薩孤，複姓。殿，丁練翻。一日『章︰甲十一行本「日」下有「之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折，而設翻。丞相泰亦引軍還。此一段皆書丞相泰，所以別竇泰也。歷考前後，高歡、宇文泰皆書丞相，於此尤為有別。

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進，杜佑曰︰商山在商州上洛縣。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窋，竹律翻，又丁骨翻。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此魏太和中所改洛州也，治上洛，時屬西魏。企，字思道；音去智翻。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鄕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鄕，讀曰嚮。被，皮義翻。中，竹仲翻。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敖曹創甚，復，扶又翻。創，初良翻。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季式，敖曹弟也。丞相歡聞之，卽以季式為濟州刺史。

敖曹欲入藍田關，唐志︰京兆藍田縣有藍田關，故嶢關也。濟，子禮翻。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泉、杜雖皆為土豪，鄕人輕杜而重泉。元禮、仲遵陰結豪右，襲窋，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3**二月，丁亥，上耕藉田。藉，秦昔翻。

**4**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為中權將軍，中權將軍，二百四十號之一也。護軍將軍蕭淵藻為左僕射，右僕射謝舉為右光祿大夫。

**5**魏槐里獲神璽，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後魏復屬扶風。璽，斯氏翻。大赦。

**6**三月，辛未，東魏遷七帝神主入新廟，七帝︰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大赦。

**7**魏斛斯椿卒。時斛斯椿為魏太傅。按椿居爾朱、高歡之間，以智數間搆其君臣之際，爾朱氏旣為所夷，而高歡亦不能制也。及入關之後，與宇文泰同列，若無能為者；權不在己，無以舞弄其智數也。

**8**夏，五月，魏以廣陵王欣為太宰，賀拔勝為太師。

**9**六月，魏以扶風王孚為太保，梁景叡為太傅，廣平王贊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武川王盟為司空。

**10**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水經註︰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上有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得奇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問行臺郞中陽休之，對曰︰「六者，大王之字；歡字賀六渾，故云然。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為三川，涇、渭、洛亦為三川。涇、渭、洛之「洛」，指關中之洛水，今逕鄜、坊、同三州而入于渭。當王，于況翻。大王若受天命，終應奄有關、洛。」歡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況聞此乎！愼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陽固事魏孝文帝，嘗從劉昶南伐。行臺郞中中山杜弼間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高歡之志，蓋如曹操所謂吾為周文王者，非眞無移魏鼎之心也。間，古莧翻。

**11**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以吏部郞盧元明、通直侍郞李業興副之。通直侍郞，卽通直散騎侍郞。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諧，平之孫；李平，崇之從弟，事孝文、宣武。元明，昶之子也。盧昶，盧玄之孫。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見，賢遍翻。應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勍，其京翻。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為首。贍，而豔翻。神儁名挺，寶之孫；李寶自敦煌歸魏，其後貴盛。元景名昕，憲之曾孫也；王憲，猛之孫，皇始中歸魏。皆以字行。贍，㥄之子也。㥄，力膺翻。

時南、北通好，好，呼到翻。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銜命，奉使者也。接客，主客也。無才地者不得與焉。與，讀曰預。每梁使至鄴，使，疏吏翻；下同。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兩國通使，各務夸矜以見所長，自古然矣。昭奚恤之事猶可以服覘國者之心。為，于偽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

**12**獨孤信求還北，上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魏孝武西遷，信棄父母追從之。上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貳心。」上以為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上書謝罪。魏以信有定三荊之功，定三荊見上卷中大通六年。遷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官爵如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丞相泰愛楊忠之勇，留置帳下。

**13**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恆，戶登翻。帥，讀曰率。將，卽亮翻。雍，於用翻。五代志︰雍州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恆農湖城、閺鄕之西有皇天原，原西有盤豆城。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魏收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治陝州，帶恆農郡，領西恆農、澠池、石城、河北郡。陝，式冉翻。俘其戰士八千。

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為邵郡白水令，左丞，行臺左丞也。魏收志，皇興四年，置邵郡，治白水縣。五代志，絳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裴慶孫傳，邵郡治陽胡城，去軹關二百餘里。孔穎達曰︰垣縣有召亭，因以名郡。宋白曰︰絳州垣縣，其地卽周、召分陝之所，今縣東六十里有邵原祠與古棠樹。春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後魏獻文四年置邵州。檦，與標同。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說，式芮翻；下諜說同。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郡守，守，式又翻。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諜，達協翻。東魏以東雍州刺史司馬恭鎭正平，正平，本漢、晉之臨汾縣地；魏眞君七年，分置太平縣；神䴥元年，改為正平；太和十八年，置正平郡，帶聞喜縣，屬東雍州。杜佑曰︰絳州，治正平縣。司空從事中郞聞喜裴邃欲攻之，恭棄城走，泰以楊檦行正平郡事。

**14**上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辛卯，上幸寺，設無礙食，今建康府上元縣有長干里，去縣五里，李白長干行所謂「同居長干里」乃秣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壠之間曰干。憎家載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緤裏佛，『鄒︰緤，與紲同，正韻︰先結切，音屑。說文︰系也。』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各以旃檀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斂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泥洹處。李延壽扶南傳曰︰長干寺塔，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毀除之。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晉簡文咸安中造塔，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七日而蘇，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至丹楊長干里，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塔。及帝開之，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釵釧環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之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縷甖，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玻璃盌，盌心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沈香色，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帝乃設無礙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甖次玉甖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剎下。大赦。

**15**九月，柔然為魏侵東魏三堆，魏收志︰肆州永安郡平寇縣，眞君七年，幷三堆縣屬焉；有三堆戍。隨改平寇縣為崞縣，屬鴈門郡。宋白曰︰嵐州靜樂縣，本漢汾陽縣地，城內有堆阜三，俗名三堆城。為，于偽翻。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

行臺郞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治，直之翻。歡曰︰「弼來，我語爾！語，牛倨翻。天下貪汙，習俗己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此指言可朱渾道元、万俟普、劉豐生等部曲也。將，卽亮翻。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獺，他達翻。誘，音酉。『鄒︰宇文泰，字黑獺。』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復，扶又翻。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史言高歡權時施宜以凝固其衆，捨小過以成大功。少，詩沼翻。

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矟，色角翻。射，而亦翻。刺，七亦翻。爾猶亡魄失膽。誅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言如傭作之客也。語，牛倨翻。為，于偽翻；下同。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史言高歡雜用夷、夏，有撫御之術。

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敖曹返自上洛，歡復以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復，扶又翻。以司空侯景為西道大行臺，使景經略關西也。與敖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任，音壬。万，莫北翻。俟，渠之翻。治，直之翻；下同。敖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魏泰常中，置豫州，治虎牢；後得汝南，置豫州，以虎牢為北豫州，領廣武、滎陽、成皋郡。握槊，亦博塞之戲也。劉禹錫觀博曰︰「初，主人執握槊之器，置于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旣揖讓，卽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以博投詔之。」又，爾朱世隆與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旣而及禍。李延壽曰︰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從獄中為此戲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枷其使者。使者曰︰「枷則易，脫則難。」枷，居牙翻。易，弋豉翻。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又何難！」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溺，奴狄翻。貴曰︰「一錢漢，言漢人之賤也。隨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諭，久之乃止。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引弓射之，射，而亦翻。歡知而不責。

**16**閏月，甲子，以武陵王紀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為後紀與湘東爭國張本。

**17**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班志︰壺口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北屈，後魏改為禽昌縣，屬平陽郡；隋改禽昌為襄陵縣。將，卽亮翻；下同。趣，七喻翻。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恆，戶登翻。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琡，齒育翻。「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陝，式冉翻。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比，必利翻。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降，戶江翻。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考異曰︰北齊·帝紀︰「十一月，壬辰，神武自蒲津濟。」魏帝紀︰「十月，壬辰，敗于沙苑。」按長曆，十月壬辰朔。北齊紀誤也。

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使，疏吏翻。華，戶化翻。語，牛倨翻。五代志︰馮翌郡，後魏曰華州，西魏後改曰同州。馮翊縣，後魏曰華陰。貉，曷各翻，北方有之，似狐，善睡，康曰︰貉，莫白切。說文云︰北方豸種也。鄭玄曰︰貉子曰貆。郭璞曰︰今江東通呼貉為。余按北方豸種乃指夷貉之貉，孟子所謂「大貉、小貉」者也。此乃狐貉之貉，當從諸家之說。『鄒︰，篇海︰疏吏切。貉也。』謂羆曰︰「何不早降！」降，戶江翻。羆大呼曰︰呼，火故翻。「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漢志︰馮翊懷德縣南有荊山，山下有強梁原，洛水東南入渭。許原蓋在洛水之南。

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重，直用翻。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水經註︰沙苑在渭北，沙苑之南卽漢懷德縣故城。五代志︰馮翊縣有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鎭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易，弋豉翻。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愎，弼力翻，戾也。漢魏相曰︰爭恨細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陳，讀曰陣；下陷陳、魏陳同。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杜預曰︰拒，方陳。陸德明曰︰拒，俱甫翻。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晡，奔謨翻。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言欲盡死力戰，以決勝負。譬如猘狗，或能噬人；猘，漢書音義征例翻，又居例翻，狂犬也。左傳曰︰國犬之瘈，無不噬也。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濘，乃定翻，泥淖也。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使斛律羌舉之計行，西魏殆哉。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侯景此言固亦有恃衆輕敵之心。復，扶又翻；下復戰、可復同。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史言東魏將士皆恃衆輕敵，故敗。少，詩沼翻。復，扶又翻。行，戶剛翻。兵將交，丞相泰鳴豉，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時東魏之師萃于左拒，于謹等與之合戰，李弼引右拒之騎兵橫擊之。帥，讀曰率。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檦，與標同。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左傳︰晉、楚戰于邲，屈蕩搏趙旃，得其甲裳。杜預註曰︰下曰裳。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謂不必數其斬獲首級之多少。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刺，七亦翻。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薄歷營點兵，簿者，軍之名籍。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喪，息浪翻。棄鎧仗十有八萬。鎧，可亥翻。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邙山之戰，歡不敢乘勝追泰，蓋二人者智力相敵，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斃也。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甫，方也。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

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十二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也。

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宮，姓也，左傳，虞大夫有宮之奇。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欻，許勿翻。斷，丁管翻，下兵斷同。脛，胡定翻。

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復，扶又翻。趣，七喻翻；下同。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西魏洛州治上洛。賀拔勝、李弼圍蒲坂。

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乘，繩證翻。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剚刃於其腹；從，才用翻。剚，側吏翻。賈公彥曰︰剚，猶立也，齊人謂立物地中為剚。今又稱兵西上，上，時掌翻。吾欲與兄起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斷，丁管翻。祥從之，糾合鄕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猗氏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丁度曰︰猗氏，本郇國也，後以猗頓居於此，因為猗氏。按左傳所謂郇瑕氏之地，沃而近鹽，其後猗頓居之，用盬鹽起富，遂以猗氏名縣，而郇瑕氏隱矣。帥，讀曰率。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郞中。

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荷，下可翻。為，于偽翻。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為絳州。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背，蒲妹翻。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愼固辭不受。

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杜佑曰︰洪洞故城在平陽北，四固重複，控據要險。劉昫曰︰晉州洪洞縣，古陽縣也，隋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嶺以名縣。孫恆曰︰洞，音同，又徒弄翻。說祖業還守。說，式芮翻。守，手又翻；下固守同。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為晉州刺史。史言河東諸薛各行其志，為東、西魏宣力。

獨孤信至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尹，魏天平初置新安郡，屬洛州。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西遷見上卷中大通六年。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旣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水經註︰洛陽之南有新城縣，縣界有大石嶺，來儒之水逕其南。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惟河東柳虯在陽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孝昌二年置陽城郡，屬洛州，隋廢郡為陽城縣，唐登封元年將有事嵩山，改為告成縣，我朝屬西京登封縣界。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為行臺郞中，諏之為開府屬。諏，將侯翻，又逡須翻。

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潁州，治長社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武定七年，改為鄭州。賀若，複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若氏，北俗謂忠貞為賀若，因以為氏。若，人者翻。魏都督梁迥『章︰甲十一行本「迥」作「迴」；乙十一行本同；下同；孔本同。』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郞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魏收志︰天平初，置梁州，治大梁城，領陽夏、開封、陳留、汝南、潁川、汝陽、義陽、新蔡、初安、襄陽、城陽、廣陵郡。鹿，姓也，風俗通︰漢有巴郡太守鹿旗。魏收官氏志︰阿鹿桓氏，後改為鹿氏。前大司馬從事中郞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降，戶江翻。偉，先護之子也。鄭先護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帥，讀曰率。將，卽亮翻。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峯怡，姓；峯，名。峯，遼西怡寬之子。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後魏置陽翟郡。九域志︰陽翟在長社西北九十里。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言雄等軍逼潁川，相去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為「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少，詩沼翻。彼與任祥合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穎川，背城為陳以待。背，蒲妹翻。陳，讀曰陣。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降，戶江翻；下同。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宛陵縣，漢屬河南尹，晉屬滎陽郡，魏天平初分屬廣武郡，隋開皇十六年倂宛陵縣，入新鄭。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治宜陽，領宜陽、金門郡。那椿，人姓名。魏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

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18**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為太尉。

**19**司農張樂皋等聘于東魏。司農之下，恐有脫字。

**20**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粲戰於蓼塢，水經註︰蓼水出河北縣襄山蓼谷。當時之人於此谷築塢，因謂之蓼塢。漢書音義曰︰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魏師敗績。

**21**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東魏都鄴，以魏郡為清都尹。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間，古莧翻。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

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從，才用翻。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濟，子禮翻。鎧，可亥翻。濮陽民杜靈椿等為盜，聚衆近萬人，濮，博木翻。近，其靳翻。攻城剽野，剽，匹妙翻。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嚴︰「文徒」改「叔文」。』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二郡，東魏皆以屬司州，故云然。不奉詔命，又不侵境，言無詔命使季式討賊，而賊又不來侵濟州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所自養部曲，不衣食於官，故謂之私軍。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 梁紀十四起著雍敦牂（戊午），盡閼逢困敦（甲子），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戊午、五三八）

**1**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東魏碭郡獲巨象，送鄴。魏收志︰孝昌二年，置碭郡，治下邑城，屬徐州。碭，徒朗翻。丁卯，大赦，改元元象。

**3**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4**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降，戶江翻；下同。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治，直之翻。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迥、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梁迥在潁川，韋孝寬在汝南，未知趙繼宗所棄何城也。侯景攻廣州，『章︰甲十一行本「州」下有「數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未拔，廣州治襄城。『鄒︰魏之廣州，蓋今之河南省魯山縣境內。下同。』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東魏洛州，治洛陽。諸將，卽亮翻；下同。乃帥百騎至大隗山，班志︰河南郡密縣有大騩山。魏收志，密縣屬滎陽郡。五代志，滎陽郡新鄭縣有大騩山。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騩、隗同，五賄翻，又音歸。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顚；夜，分騎為大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廣州守將駱超『退︰「超」作「越」。』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盧辯仕於西魏，而勇仕於東魏。從，才用翻。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考異曰︰典略，侯景克廣州在十一月。按北史·魏文帝紀，「二月，東魏陷南汾、潁、豫、廣四州。」今從之。

**5**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二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使，疏吏翻；下同。復，扶又翻。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為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為邊患。數，所角翻。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妻，七細翻。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為尼，魏立乙弗后，見上卷大同元年。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6**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敗見上卷上年。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考異曰︰北齊·帝紀，止有高祖解丞相年月，而無復故之文。按興和元年議曆，有丞相田曹參軍信都芳。蓋因邙山之捷而復也。

**7**柔然送悼后於魏，郁久閭后諡曰悼。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唐志︰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烏池，蓋卽黑鹽池也。乘，繩證翻。遇魏所遣鹵簿儀衞。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丁丑，大赦。以王盟為司徒。丞相泰朝于長安，還屯華州。朝，直遙翻；下同。華，戶化翻。

**8**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朝于鄴；旣解丞相，遂不書官而書姓。通鑑紀實，非如春秋之有所褒貶也。壬辰，還晉陽。

**9**五月，甲戌，東魏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來聘。考異曰︰魏帝紀在二月丙辰，蓋始受命時也。今從梁帝紀。

**10**秋，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此淮南，謂光城、弋陽之地，在淮水上流之南，非指古淮南郡治壽春之淮南。

**11**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得如來舍利，大赦。如來，猶言佛也。

**12**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帥，讀曰率；下同。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魏自孝文帝遷洛以後，孝武帝西遷以前，園陵皆在洛州。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

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漢志，河南郡有穀成縣。師古註曰︰卽今新安。水經註曰︰穀城縣城西臨穀水。騎，奇寄翻；下同。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陳，讀曰陣。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莫多婁，虜三字姓。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五代志︰新安縣有孝水。水經註︰孝山出廆山之陰，北流注于穀，在河南城西四十里。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恆農。恆，戶登翻。

泰進軍瀍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陳，讀曰陣；下陵陳、置陳、陷陳同。屬，之欲翻。景置陳北據河橋者，慮兵有利鈍，先保固其北歸之路也。南屬邙山，可以見其兵多矣。景軍參用馬步，其置陳堅固，宇文泰以輕騎來，見其陳勢如此，斂兵不進可也，遽前合戰，亦屢勝而驕耳。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抶，丑栗翻，打也。荀子曰︰仁人之兵，當之者潰，觸之者角摧，按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楊倞註曰︰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陸德明曰︰東籠，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爾曹王『章︰甲十一行本「王」作「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宇文泰先以輕騎合戰而不利，大兵繼至，軍勢復振，故大破東魏。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河陽南城，在河橋南岸，北岸卽北中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樂，音洛。從，才用翻；下其從同。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杜預曰︰闔，門扇也。未徹，未透也。徹，敕列翻。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從，才用翻。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言得其頭，西魏將以開國賞之也。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喪，息浪翻。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比，必利翻。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

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爵尊而齒老也。万，莫北翻。俟，渠之翻。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上，時掌翻。稽，音啓。「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渡橋，北渡河橋也。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唐志︰河陽關南有回洛故城。

是日，東、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史言兩軍確鬬。氛霧四塞，塞，悉則翻。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丟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

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矟，色角翻。踣，蒲北翻。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從，才用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下裹創同。著，陟略翻。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

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謂兵有邂逅，乘馬則倉猝可以奔馳。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帥，讀曰率。呼，火故翻。重，直龍翻。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射，而亦翻。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

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恆，戶登翻。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

蔡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蔡祐字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史言泰氣衰膽失。枕，之任翻。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敍。」史言蔡祐沈勇不伐。泰留王思政鎭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

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少，詩沼翻。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剽，匹妙翻。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據『章︰甲十一行本「據」上有「青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雍，於用翻。後魏置咸陽郡於石安縣。石安，漢渭城縣，秦之咸陽也，石勒改曰石安。五代志︰京兆渭陽縣，舊置咸陽郡。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降卒，東魏之卒降于西魏，散在民間者也。還兵，西魏之兵自洛西還者也。降，戶江翻。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帥，讀曰率。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

扶風公王羆鎭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

魏主留閿鄕。閿，音旻。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陸通本吳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入關，及劉義眞之敗沒于赫連，遂居關中。「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左傳臧文仲之言。蠆，丑邁翻。『鄒︰蠆，集韻︰丑邁切。通俗文︰蠆，長尾謂之蠍。』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東寇，謂東魏之兵。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以賊言為信也。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渡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華，戶化翻。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

**13**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魏收志︰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屬恆農郡，因三崤山以名縣；隋幷崤縣入河南熊耳縣。程大昌曰︰三崤山，一名嶔崟山。元和志曰︰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

東魏之遷鄴也，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主客郞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謂邙山之敗，信先棄軍西還。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倉曹郞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謂亮事蜀，瑾事吳也。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

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華，戶化翻。

**14**東魏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平之。磨納等起兵見上卷上年。

盧景裕本儒生，太師歡釋之，召館於家，使敎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難，乃旦翻。詆，丁禮翻。訶，虎何翻。調，徒釣翻。從，千容翻。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15**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16**散騎常侍劉孝儀等聘于東魏。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7**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鎭復為魏。魏收志︰孝昌中置襄州，領襄城、舞陰、南安、期城、北南陽、建城郡。五代志︰潁川郡葉縣，後齊置襄州。復，扶又翻；下孫復同。

**18**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庸，用也，勞也，雇也。以枉法論。」

**19**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五代志︰河南郡陸渾縣，齊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故郡以為名。伊闕以南大山長谷，蠻多居之，魏置都督以防焉。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華，戶化翻。帥，讀曰率。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長，知兩翻。延孫資遣衞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數，所角翻。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京南，謂洛京以南也。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孫兵少，少，詩沼翻。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法保為東洛州刺史，西魏洛州治上洛，以洛陽之地為東洛州。配兵數百以助之。法保名祐，以字行，旣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伏流城，伊川郡治所。隋改南陸渾縣曰伏流。水經註曰︰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有三塗山，伊水逕其下，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劉澄之永初記稱伏流縣西有伏流坂者。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郞中天水權景宣曹魏置二十三郞，有中兵、外兵、都兵、別兵，元魏以後，中兵、外兵又分左、右。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採運者，使之採木運入洛陽城也。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間，古莧翻。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魏收志︰天平中置新城郡，治孔城，屬北荊州。五代志︰河南郡伊闕縣，舊曰新城，置新城郡。杜佑曰︰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又曰︰高齊置孔城防於壽安縣。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卽留景守張白塢，塢在宜陽西北。水經註︰河內軹縣有張白騎塢，在湨水北原上，據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唯西面板築而已。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法保卽引兵據延孫之柵。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將，卽亮翻。琛，丑林翻。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領宜陽、金門郡，治宜陽。恆，戶登翻。誘，音酉。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按韋孝寬傳，時西魏令孝寬領宜陽郡事，遷南兗州刺史。然南兗州治譙城，在東魏境內，孝寬未能取其地也。乃詐為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諜，徒協翻。遺，如字，墜失也。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恆及琛，崤、澠遂清。崤、澠，崤山及澠池也。澠，彌兗翻。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五代志︰絳郡稷山舊置勳州。勳州卽玉壁也。杜佑曰︰稷山縣南十二里卽玉壁城。請築城自恆農徙鎭之，詔加都督汾·晉·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行臺如故。東、西魏蓋於汾州據險為界，晉、幷皆入於東魏。

**20**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崔亮制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八年。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郞，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握，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人夫以是稱之。史言高澄收拾人物以傾元氏。

**五年**（己未、五三九）

**1**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為中衞將軍，丹楊尹何敬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為僕射。纘，弘策之子也。張弘策，帝舅也，佐帝創業。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為時俗所嗤鄙。旰，古按翻。嗤，丑之翻。自徐勉、周捨旣卒，普通五年，周捨卒；大同元年，徐勉卒。卒，子恤翻。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三公、卿、監、尚書為外朝官，門下省為內省。朝，直遙翻。异，羊至翻。敬容質慤無文，『鄒︰慤，俗愨字。讀卻。說文︰謹也。』以綱維為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行，下孟翻。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休沐之日，自省中出還私第為休下。伺，相吏翻。好，呼到翻。下，遐嫁翻。車馬塡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暕之子；王暕，儉之子，帝用之，官至侍中、尚書僕射。翔，淵之曾孫也。褚淵，蕭齊佐命。

**2**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藉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駕馬為輅，駕人為輦。琛，瑒之弟子也。賀瑒以儒學進。瑒，雉杏翻，又音暢。

**3**辛酉，東魏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

**4**辛未，上祀南郊。

**5**魏丞相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郞、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行，下孟翻。悉令旦治公務，晚就講習。時就學者茍能以其所治之事質之於經傳，有所感發，此其所學之進，又豈螢窗雪案搜經摘傳者所能及邪！治，直之翻。

**6**東魏丞相歡，歡以沙苑之敗求自貶，旣復其官，史復以丞相書之。以徐州刺史房謨、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廣宗縣，漢屬鉅鹿郡，後屬安平國，後魏太和二十一年立廣宗郡，東魏屬司州。瑗，丁眷翻。平原太守許惇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書，褒稱謨等以勸之。

**7**夏，五月，甲戌，東魏立丞相歡女為皇后；乙亥，大赦。

**8**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為司空。秋，七月，『章︰乙十一行本「月」下有「魏」字；退齋校同。』以扶風王孚為太尉。

**9**九月，甲子，東魏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

**10**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11**十一月，乙亥，東魏使散騎常侍王元景、魏收來聘。

**12**東魏人以正光曆浸差，魏行正光曆，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命校書郞李業興更加脩正，杜佑曰︰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郞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郞；以郞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郞中。至後魏，始置祕書校書郞。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旣成，行之。

**13**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參僚，卽參佐。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喻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牂柯，音臧哥。南平俚洞，交、廣界表，俚人依阻深險，各自為洞。俚，音里。紛綸甚衆，故异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就彼土以土人為之。徼，吉弔翻。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鎭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務廣地者荒，貪人有者殘，信哉！將，卽亮翻。帥，所類翻。

**14**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郞中北海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瑾，渠吝翻。

**六年**（庚申、五四○）

**1**春，正月，壬申，東魏以廣平公庫狄干為太保。

**2**丁丑，東魏主入新宮，東魏作新宮於鄴，見上卷大同元年。大赦。

**3**魏扶風王孚卒。

**4**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5**魏鑄五銖錢。

**6**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杜佑曰︰三鵶，在今汝魯陽縣西南十九里，有平高城，周以禦齊。高齊於縣東北十七里置魯城以禦周。將復荊州；三年，西魏乘沙苑之勝取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7**魏文后旣為尼，居別宮，大通四年，魏廢文后為尼。尼，女夷翻。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為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以大計，謂以國事廢乙弗而立柔然女也。而恩好不忘，好，呼到翻。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養，羊尚翻。會柔然舉國渡河南侵，渡河南侵靈夏。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興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為一女子邪！為，于偽翻。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將，卽亮翻。帥，所類翻。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

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塹，七豔翻。雍，於用翻。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鄕里破之，王羆，京兆人。使，疏吏翻。蠕，人兗翻。帥，讀曰率。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恇，去王翻。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殂。幾，居豈翻。

**8**五月，乙酉，『張︰「乙酉」作「己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于東魏，陝，式冉翻。降，戶江翻。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按杜佑通典︰衞州汲郡，古牧野之地。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徙代畜於石濟之西，故有河北馬場。魏收志︰是時置義州，治汲郡陳城，領五城、義寧、新安、澠池、恆農、宜陽、金門郡。五代志︰汲郡汲縣，東魏置義州，僑置七郡二十八縣。則七郡皆僑置於汲縣界。又據朱元旭傳，時分河內、汲郡二郡界扶風之地立義州，以置關西歸正之民；後周武帝滅齊，改義州為衞州，治汲。處，昌呂翻。

**9**東魏陽州武公高永樂卒。據北齊書，高永樂封陽州縣公。

**10**閏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11**己丑，東魏封皇兄景植為宜陽王，皇弟威為清河王，謙為潁川王。

**12**六月，壬子，東魏華山王鷙卒。二年，東魏以鷙為大司馬。華，戶化翻。

**13**秋，七月，丁亥，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象等來聘。

**15**九月，『據張校增。』戊戌，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誌；行狀，狀其平生之行實，上之於朝以請諡。銘誌，立碑於墓以傳後。洪适曰︰東漢自路都尉始建墓闕，蓋表阡碑銘之濫觴也。有文而傳於今，則自謁者景君墓表始，君以安帝元初元年卒。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之，遂相祖述爾。任昉作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酈氏水經所載漢刻已不少，後魏與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碣多在北方，南人未之見乎？然郭林宗傳云︰林宗旣葬，同志者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色。」史稱王儉，晉、宋以來故事該憶無遺，范書所載豈不知之！今漢人舊刻猶存數十百碑，云始於晉、宋，非也。行，下孟翻。上，時掌翻。上不許，贈本官，諡穆正公。

**16**冬，十一月，魏太師念賢卒。

**17**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五代志︰隋破吐谷渾，以伏俟城置西海郡，其地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卽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王莽受卑和羌所獻地置西海郡者也。北史︰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郞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使，疏吏翻。

**七年**（辛酉、五四一）

**1**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2**宕昌王梁仚定為其下所殺，弟彌定立。宕，徒浪翻。仚，許延翻。考異曰︰梁帝紀作「彌泰」。今從典略。二月，乙巳，以彌定為河·梁二州刺史、宕昌王。

**3**辛亥，上耕藉田。藉，秦昔翻。

**4**魏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坐事賜死。西魏無幽州，意豳州也。

**5**三月，魏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反，魏收志︰上郡屬東夏州，領石門、因城縣。隋志︰延安郡有因城縣。夏，戶雅翻。大都督于謹討禽之。

**6**夏，五月，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等聘于東魏。

**7**秋，七月，己卯，東魏宜陽王景植卒。

**8**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五代志︰龍泉郡，後周置汾州，隋改隰州，治隰川縣。測，深之兄也，為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隰川東接東魏晉州界。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為設酒殽，待以客禮，數，所角翻。抄，楚交翻。為，于偽翻。幷給糧餼，餼，許氣翻。衞送出境。東魏人大慚，不復為寇，復，扶又翻。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為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間我骨肉！」間，古莧翻。命斬之。

**9**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度，徒洛翻。長，知兩翻；下令長同。幷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敎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嘗置諸坐右，坐，徂臥翻。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守，式又翻。計帳見上卷大同元年。

**10**東魏詔羣官於麟趾閤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頒行之。

**11**乙巳，東魏發夫五萬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

**12**十一月，丙戌，東魏以彭城王韶為太尉，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國珍之兄孫，東魏主之舅也。胡國珍，靈后之父。

**13**十二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來聘。

**14**交趾李賁世為豪右，仕不得志。同郡『據張校增。』有幷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吏部尚書蔡撙以幷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郞；廣陽門，建康城西面南頭第一門。姓譜︰（原有脫字）幷，府盈翻。撙，祖本翻。韶恥之。賁與韶還鄕里，『章︰甲十一行本「里」下有「謀作亂」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沈約志︰永平郡有武林縣，宋文帝立。永平，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時賁監德州，五代志︰日南郡，梁置德州。監，工銜翻。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賁，奔還廣州。上遣諮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五代志︰梁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縣立高州，在隋海康縣界。端州新興縣，梁立新州。將，卽亮翻。諮，恢之子也。鄱陽王恢，上之弟也。

**15**是歲，魏又益新制十二條。宇文泰前已行二十四條，今又益十二條，故曰新制。

**16**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調，徒釣翻。謂尺度不依舊式也。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為匹。

魏自喪亂以來，謂孝昌以來也。喪，息浪翻。農商失業，六鎭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事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四年。齊、晉，直謂春秋列國大界。帥，讀曰率。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為茂草，小弁之詩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註云︰鞠，窮也。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凡江河濟渡之處皆曰津，橫絕水為橋以通往來曰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煑鹽，軍國之費，傍，步浪翻。粗得周贍。粗，坐五翻。贍，而豔翻。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史言高歡於兵荒之餘能紓民力。復，扶又翻，又如字。

**17**東魏尚書令高澄尚靜帝妹馮翊長公主，生子孝琬，朝貴賀之，長，知兩翻。朝，直遙翻。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賀至尊。」三日，帝幸其第，賜錦綵布絹萬匹。於是諸貴競致禮遺，遺，于季翻。貨滿十室。

**18**東魏臨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使狼將羊，羊雖衆，終為狼所噬，況羊少而狼多乎！諭族帥並緣侵漁閭帥，閭帥又侵漁比帥，比帥又侵漁其所領四家也。比，毘至翻。帥，所類翻。樂，音洛。少，詩洛翻。復，扶又翻。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三正，卽李沖建議所置三長。而每閭止為二比，計族省十一『章︰甲十一行本「一」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丁，貲絹、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貲絹，謂計貲輸絹。番兵，謂番代為兵。下，遐嫁翻。

**19**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人多信之。妖，於驕翻。考異曰︰南史作「敬宮」。今從梁書。

**八年**（壬戌、五四二）

**1**春，正月，敬躬據郡反，改元永漢，署官屬，進攻廬陵，逼豫章。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豫章內史張綰募兵以拒之。綰，纘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敬躬，受綰節度。二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斬之。僧辯，神念之子也，天監七年，王神念自魏來奔。該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左傳︰潘尪之黨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編甲如櫛齒相比曰札。而志氣高遠。

**2**魏初置六軍。

**3**夏，四月，丙寅，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繪來聘。繪，元忠之從子也。李元忠勸成高歡討爾朱之謀。從，才用翻。

**4**東魏丞相歡朝于鄴。朝，直遙翻。司徒孫騰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錄尚書事，侍中廣陽王湛為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初，太尉『章︰甲十一行本「尉」作「傅」；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尉景與丞相歡同歸爾朱榮，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其妻，歡之姊也，自恃勳戚，貪縱不法，為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史言高歡為是使勳貴知有王法。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丁亥，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歡往造之，景臥不起，大叫曰︰「殺我時趣邪！」造，七到翻。趣，讀曰促；後趣之同。歡撫而拜謝之。辛卯，以庫狄干為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為大司馬，封祖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甲辰，歡還晉陽。

**5**八月，庚戌，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為兼尚書僕射、河南道大行臺，隨機訪討。旣委景以備梁、魏，又使討叛貳，隨機則便宜從事，其任重矣。為侯景叛東魏張本。

**6**魏以王盟為太保。

**7**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斷，音短。後於玉壁置勳州。杜佑曰︰玉壁城在絳州稷山縣西南十二里。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授以幷州。」高歡以晉陽為根本，幷州之任要重於諸州。降，戶江翻。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道元降見上卷元年。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鎭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渡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幷州刺史。激於王思政之書也。

**8**十二月，魏主狩於華陰，大享將士，丞相泰帥諸將朝之。華，戶化翻。將，卽亮翻。帥，讀曰率。朝，直遙翻。起萬壽殿於沙苑北。

**9**辛亥，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來聘。考異曰︰典略作「陽斐」。今從魏書·紀。

**10**孫冏、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吳立新喻縣，屬安成郡。「渝」當作「喻」。武林侯諮又趣之。冏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趣，讀曰促。瘴，之亮翻，熱病也。南方瘴熱，春氣深則瘴起，梁之者必死，軍行尤畏之。衆潰而歸。映，憺之子也。始興王憺，上弟也。憺，徒敢翻，又徒濫翻。武林侯諮奏冏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主帥廣陵杜天合及弟僧明、新安周文育等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諮，為子雄復冤。主帥，所類翻。等帥，讀曰率；下同。為，于偽翻。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高要縣，漢屬蒼梧，梁置高要郡，隋為高要縣，端州治所。元和郡縣志曰︰端州當西江口，入廣西要道。祝穆曰︰西江源出邕州，經潯、融、象、柳等州，入封州界，合桂江。漢武帝自巴、蜀發夜郞兵下牂柯江，會番禺，卽此水。蕭子顯曰︰廣州統內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任。大破子略等，殺天合，擒僧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為主帥。驍，堅堯翻。詔以霸先為直將軍。陳霸先事始此。

**11**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12**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為侍中。元忠雖處要任，處，昌呂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為僕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搔，蘇遭翻。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樂，音洛。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九年**（癸亥、五四三）

**1**春，正月，壬戌，東魏大赦，改元武定。

**2**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郞崔暹之妹，旣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鄕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為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搆己，愈恨之。忡密後妻李氏艷而慧，崔暹之妹旣去，李氏繼室，故曰後妻。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為北豫州刺史，北豫州治虎牢。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鎭城奚壽興典軍事，鎭城之職猶防城都督。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降，戶江翻。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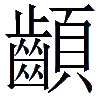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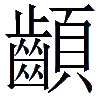
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為，于偽翻；下為之同。歡曰︰「我匄其命，匄，居大翻，又居曷翻。須與苦手。」言必痛杖之也。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郞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復，扶又翻。元康為之言於歡曰︰為，于偽翻。「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他人！」歡乃釋之。

高季式在永安戍，永安縣，古彘邑也，漢屬河東郡，後漢順帝改曰永安縣。魏收志曰︰建義元年置永安郡，治永安城，屬晉州。時季式罷晉州，戍之。隋廢永安郡，改為霍邑縣。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

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帥，讀曰率。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嚴︰「申」改「辰」。』圍河橋南城。

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將，卽亮翻。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郞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艇，徒鼎翻，小船也。伺，相吏翻。上釘，音丁。下釘，丁定翻。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歡渡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陳，讀曰陣。重，直用翻。「瀍曲」，或作「瀍西」。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歡欲堅陣以持之，待其疲渴而後戰，故云然。乾，音干。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甄，稽延翻。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使，疏吏翻。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夏，戶雅翻。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洮，土刀翻。將，卽亮翻。考異曰︰北齊書云，「俘斬六萬級。」今從北史·彭樂傳。

歡使彭樂追泰，泰窘，窘，巨隕翻。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捽，昨沒翻；捽持其髻也。幷數以沙苑之敗，事見上卷三年。數，所具翻。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噤齘，切齒怒也。噤，直禁翻，亦作䫴。齘，胡介翻。『鄒︰噤齘，亦作「䫴」。廣韻︰切齒怒貌。䫴，玉篇︰怒也。音噤；，說文︰噬也。音牙，又音聶；齘，音械。』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復，扶又翻；下日復同。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為歡屬其子澄令防彭樂張本。

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于『章︰甲十一行本「于」作「干」；乙十一行本同；下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惠等為右軍。令狐德棻曰︰若干之先與魏俱起，以國為姓。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若干氏。「于」作「干」。孫愐曰︰若，人者翻。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上，時掌翻。從，才用翻。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魏收志︰天安二年，置懷州於河內，太和八年罷，天平初復置，領河內、武德二郡。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少，詩沼翻。興慶拒戰，矢盡而死。考異曰︰典略作「尉興敬」。今從北齊書、北史。

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考異曰︰周·賀拔勝傳云︰「太祖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今從典略。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行，戶剛翻。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槊，色角翻。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河州時屬西魏境，東魏使劉洪徽遙領刺史耳。射，而亦翻；下同。中，竹仲翻。武衞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比，必利翻。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

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魏收志︰梁置南郢州，治赤石關，領定城、光城、邊城郡。五代志︰光州定城縣，後齊置南郢州。非西魏境也，耿令貴亦遙領刺史耳。呼，火故翻。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樂，音洛。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逐坐人，指當時持文墨議論者，但能相隨逐坐談而坐食也。

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復，扶又翻。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

歡進至陝，陝，失冉翻。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郞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為歡悔不用陳元康之言張本。余謂邙山之戰，蓋俱傷而兩敗，宇文泰雖力屈而遁，高歡之氣亦衰矣，安敢復深入乎！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

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鎭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恆，戶登翻。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

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衞率王胡仁、魏蓋改東宮武衞將軍為武衞率。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雍，於用翻。探，吐南翻。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高乾兄弟本起兵於信都，仲密故扇動其豪傑，使為應於河北。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旣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3**以太子詹事謝舉為尚書僕射。

**4**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賁，賁將范脩破林邑於九德。吳分九眞立九德郡。五代志曰︰日南郡九德縣，梁置德州。將，卽亮翻。

**5**清水氐酋李鼠仁，清水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五代志曰︰後魏置清水郡，隋廢郡為縣，屬秦州。酋，慈秋翻。乘魏之敗，據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屢遣軍擊之，不克。丞相泰遣典籤天水趙昶往諭之，諸酋長聚議，長，知兩翻。或從或否；其不從者欲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辭氣逾厲，鼠仁感悟，遂相帥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氐酋梁道顯叛，泰復遣昶諭降之，酋，慈秋翻。復，扶又翻；下州復同。徙其豪帥四千『章︰甲十一行本「千」作「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餘人幷部落於華州，帥，所類翻。華，戶化翻。泰卽以昶為都督，使領之。

**6**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諜，徒協領。將，卽亮翻。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勳，謂起兵於信都以奉歡也。高昂死王事，謂戰死於河陽也。季式先自告，謂先自永安戍奔告歡也。皆為之請，免其從坐。為，于偽翻。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盛服見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納之。高澄以漁色，使宗勳外叛，其父幾死於兵，長惡不悛，衒服以誘納之，他日楊、燕之禍，叔姪相屠，釁由李氏，豈天也邪！乙未，以侯景為司空。賞平虎牢之功也。

**7**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為太傅，廣平王贊為司空。

**8**八月，乙丑，東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為大司馬。

**9**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渾等來聘。

**10**冬，十一月，甲午，東魏主狩于西山；鄴西無山，蓋邯鄲之西山也。乙巳，還宮。高澄啓解侍中，東魏主以其弟幷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

**11**丞相歡築長城於肆州北山，西自馬陵，東至土墱，馬陵蓋東魏置戍之地。九域志︰代州崞縣有土墱寨。「墱」北史作「隥」，音丁鄧翻。四十日罷。

**12**魏諸牧守共謁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別立，魏收志︰河北郡屬陝州，本漢、晉河東之河北縣地也；隋廢郡復為縣，屬河東郡。守，式又翻。俠，戶頰翻。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愼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為「獨立君」。朝，直遙翻；下同。

**十年**（甲子、五四四）

**1**春，正月，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章︰甲十一行本「大」作「天」；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德。

**2**三月，癸巳，東魏丞相歡巡行冀、定二州，行，下孟翻。校河北戶口損益，因朝于鄴。

**3**甲午，上幸蘭陵，謁建寧陵，使太子入守京城；辛丑，謁脩陵。晉置南東海郡於京口，南蘭陵郡於延陵。建寧陵，梁紀曰建陵，皇妣張皇后陵也。脩陵，皇后郗氏陵也。

**4**丙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太保。

**5**己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樓，更名北顧；鎭江府圖經曰︰京口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爾雅，丘絕高曰京，故曰京口。又府治東五里有京峴山，京口得名以此。北固山在府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卽府治所據及甘露寺基。蕭正義傳曰︰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帝登望久之，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於京口實乃壯觀，於是改曰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鄕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各賚錢二千。

**6**壬子，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為錄尚書事，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侍中高洋為左僕射。

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黨也，委以朝政，朝，直遙翻。鄴中謂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門下省衆事，侍中、給事中等掌之；今高歡移而總歸中書，所以重澄之權。文武賞罰皆稟於澄。

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澄前拜高隆之，呼為叔父；澄怒，罵之。隆之本洛陽人，歡命為弟，故洋以叔父呼之。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長，知兩翻。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干娶歡妹。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旦乃得見。

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左右，擢中兵參軍崔季舒為中書侍郞。澄每進書於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帝報澄父子之語，常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7**夏，四月，乙卯，上還自蘭陵。

**8**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長安。朝，直遙翻。

**9**甲午，東魏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來聘。季景，收之族叔也。

**10**尚書令何敬容妾弟盜官米，以書屬領軍河東王譽；屬，之欲翻。丁酉，敬容坐免官。

**11**東魏廣陽王湛卒。

**12**魏瑯琊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脩邙山之怨也。勝憤恨發疾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陳，讀曰陣。眞大勇也。」

**13**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更，工衡翻。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為五卷，頒行之。二十四條幷新制十二條，總為三十六條。二十四條見上卷大同元年。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守，手又翻。長，知兩翻。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14**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中從事宋遊道為御史中尉，五代志︰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澄固請以吏部郞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處，昌呂翻。御史臺謂之南臺，尚書省謂之北省。杜佑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故名南臺。尚書省在北，故曰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義雲，衆敬之曾孫也。宋明帝初，畢衆敬降魏。

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坐，徂臥翻。令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對揖，暹不讓而坐，觴再行，卽辭去。澄留之食，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階送之。他日，澄與諸公出，之東山，時於鄴都治東山，為遊宴之地。遇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

尚書令司馬子如以丞相歡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黷貨無厭；厭，於鹽翻。暹前後彈子如、坦及幷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投相王，中大通四年，歡破爾朱氏，召子如於南岐州，蓋雍、華路阻，取道夏州東歸也。夏，戶雅翻。王給露車一乘，乘，繩證翻。觠牸牛犢，觠，巨員翻，曲角也。牸，音字。犢在道死，唯觠角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曰︰「司馬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懼澄殺之也。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濟陰王暉業為太尉；濟，子禮翻。太師咸陽王坦以王還第，罷太師也。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久之，歡見子如，哀其憔悴，憔，慈消翻。悴，秦醉翻。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為，于偽翻。蝨，色櫛翻。賜酒百缾，羊五百口，米五百石。澄繩之以公法，歡接之以舊恩，此其父子駕御勳貴之術也。

高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屬之。屬，之欲翻。丞相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暱，尼質翻。過，工禾翻。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愼之！」

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令、僕已下皆側目。駁，北角翻。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郞楊愔曰︰「畜狗求吠；愔，於今翻。畜，許竹翻，養也。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復，扶又翻。遊道竟坐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幷州，不爾，彼經略殺卿。」遊道從澄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部」下當有「郞」字。

**15**己丑，大赦。

**16**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傜賦不均，喪，息浪翻。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魏、齊官制，司徒未嘗加「大」，「大」字衍。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使，疏吏翻。行，下孟翻。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17**庚子，東魏主祀圜丘。

**18**東魏丞相歡襲擊山胡，破之，山胡，卽汾州山中稽胡也。俘萬餘戶，分配諸州。

**19**是歲，東魏以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郞，脩國史。自梁、魏通好，好，呼到翻。魏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上復書，去「彼」字而已。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 梁紀十五起旃蒙赤奮若（乙丑），盡柔兆攝提格（丙寅），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乙丑、五四五）

**1**春，正月，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2**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冑、都督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簇戲作亂，北史曰︰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卽時賞帛。按魏書，孝靜天平四年，春，正月，禁打簇相偷戲。蓋此禁尋弛也。任，音壬。『鄒︰打簇戲，此蓋元宵節之初形也。劉敬叔異苑中，載迎紫姑蠶神習俗︰「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壻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以卜將來蠶桑、並占眾事』」。陸翽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北齊書尒爾朱文暢傳︰「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卽時賞帛。」隋書柳或傳︰「每以正月望日，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塡噎」。及至盛唐，長安宵禁，逢正月望日前後三夜解禁，遂有元宵賞燈之習俗。』殺丞相歡，奉文暢為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其姊，敬宗之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為歡妾，有寵，故其兄弟皆不坐。

歡上書言︰「幷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以處配沒之口；處，昌呂翻。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吐谷渾國於西魏西南，高歡越境納其女以招懷之，蓋欲借其力以侵擾西魏。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丁未，置晉陽宮。二月，庚申，東魏主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為容華。容華，前漢內職舊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從，才用翻。

**3**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王。使，疏吏翻；下同。李延壽曰︰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復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幷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借俗號兜鍪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此說雖殊，終狼種也。程大昌曰︰金山，形如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厥，九勿翻。至其酋長土門，始強大，酋，慈秋翻。長，知兩翻。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其國」之下當更有「國」字，屬下句。「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4**三月，乙未，東魏丞相勸入朝于鄴，百姓迎於紫陌。朝，直遙翻。鄴都記︰紫陌在鄴城西北五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舉劾。勞，力到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中尉盡心徇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陣。大有其人；陳，讀曰陣。當官正色，今始見之。言聞之古人有當官正色者，今始見崔暹也。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轡。東魏主宴於華林園，鄴都倣京洛之制，亦有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幷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時於華林園宴射，賜歡物千段。歡請回以賜暹。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

然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為其家所齒，為孫騰妓，斌，音彬。妓，渠綺翻。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白居易詩云︰天下無正色，悅目卽為姝。誠有是事。蓋玉儀所乏者非色，必妖媚善蠱惑，故所如衆女謠諑而不見容。封瑯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造，如字，作也。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復，扶又翻。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續世說︰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語，牛倨翻。「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5**夏，五月，甲辰，東魏大赦。

**6**魏王盟卒。九月，魏以王盟為太傅。

**7**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蘇綽度，徒洛翻。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宇文泰令蘇綽倣周書作大誥，今其文尚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8**上遣交州刺史楊㬓討李賁，㬓，匹妙翻。『鄒︰㬓，博雅︰曝也。』以陳霸先為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㬓於西江。五代志︰鬱林郡，梁置定州。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㬓。說，式芮翻。㬓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謂李賁之叛，由武林侯諮也。事見上卷七年。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橈不進，長寇沮衆也！」橈，奴敎翻。長，知兩翻。沮，在呂翻。遂勒兵先發。㬓以霸先為前鋒。至交州，考異曰︰典略作「十二月癸丑至交州」，姚思廉陳書·帝紀在六月，今從之。賁帥衆三萬拒之，帥，讀曰率。敗於朱鳶，朱鳶縣，自漢以來屬交趾郡。五代志︰朱鳶縣舊置武平郡。鳶，音緣。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沈約志︰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幷立嘉寧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更郡曰新昌。五代志︰交趾郡臺寧縣，舊置興州新昌郡，隋改曰峯州。諸軍圍之。勃，昺之子也。吳平侯昺，帝從父弟也。昺，音丙。

**9**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郞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婚。使，疏吏翻。為，于偽翻。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鎭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謂其蠕動無知識也。阿那瓌封蠕蠕王，雖曰以為國號，猶鄙賤之也。至高歡納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為國號，不復以為鄙賤矣。蠕，人兗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據北史·彭城太妃傳，下館，當在木井北。宋白曰︰木井城，今幷州陽曲縣理。又曰︰代州卽古陰館城，有上館、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婁妃，歡微時之妻，正室也。處，昌呂翻。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史言婁妃為國家計，有趙姬使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之意。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或云「作聘」。『章︰胡註「或云作聘」。十二行本作「娉」；乙十一行本同；疑元刻本作「娉」，胡刻改誤。』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恚，於避翻。歡輿疾就之。

**10**冬，十月，乙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天監三年，除贖罪科，見一百四十五卷。復，扶又翻。

**11**東魏遣中書舍人尉瑾來聘。

**12**乙未，東魏丞相歡請釋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間寡婦。此邙山之捷所獲西魏之兵也。捷事見上卷九年。桎，之日翻。梏，古沃翻。

**13**十二月，東魏以侯景為司徒，中書令韓軌為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書事。

**14**魏築圜丘於城南。長安城南也。

**15**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為「今北邊稽服，稽，音啓。謂東魏通和也。正是生聚敎訓之時，用伍子胥「越十年生聚，十年敎訓」之言。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謂淮、汝、潼、泗新復州郡在邊關之外者。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裒，薄侯翻。更相呼擾，更，工衡翻。惟事徵斂，斂，力贍翻。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守，式又翻；下同。東境戶口空虛，東境，謂三吳之地。皆由使命繁數，使，疏吏翻；下同。數，所角翻。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駑困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黠，下八翻。長，知兩翻。重，直用翻。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今天下『章︰十二行本「下」下有「守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詩·魯頌曰︰魯侯燕喜。鄭氐箋云︰燕，飲也。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露臺之產，謂百金也。露臺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畜，吁玉翻。妓，渠綺翻。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巨億者，憶億也。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少，詩沼翻。如復傅翼，增其搏噬，復，扶又翻。傅，讀曰附。言罷官家食之人，復出為官，猶不能奮飛之鳥，復傅之羽翼也。一何悖哉！悖，蒲內翻；下同。其餘淫侈，著之凡百，言時人凡百所為，皆事淫侈也。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道，讀曰導。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為之；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琛引用之以發己意，此論誠切中人情。強，其兩翻。茍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旣得伏奏帷扆，扆，於豈翻。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吹毛以求其疵瘢，擘肌以分其肉理；言其茍細。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繩逐者，繩糾其過失而斥逐之也。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長，知兩翻。古寔、實同。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悻之患矣。」徼，堅堯翻。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治，理事之所。署，舍止之所。邸，諸王列第及諸郡朝宿之區。肆，市列也。國容，禮樂、車服、旗章也。戎備，用兵之器備也。四方屯、傳、邸治，屯，軍屯也。傳，驛傳也。傳，張戀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此亦確論也。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

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蕭子顯曰︰自齊建武以來，詔命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四省，謂之四戶。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末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大指以為︰「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讜，多曩翻。讜言，善言也，直言也。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偬，倥，康董翻。偬，作孔翻。倥偬，困苦也，不暇給也。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闒茸，闒，吐盍翻。茸，而隴翻。闒茸，不肖也，劣也。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上，時掌翻。別，彼列翻。橫，戶孟翻。某太守貪殘，守，式又翻。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使，疏吏翻。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周禮︰王膳用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又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註曰︰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帝事佛，乃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詩·唐·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若以為功德事者，帝以供佛、供僧，設無遮、無礙會為功德事。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為數十種，種，章勇翻。治一菜為數十味；治，直之翻；下同。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帝奄有東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宮，不由佛營，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國來，有不出於東南民力者乎？惟不出於公賦，遂以為不食國家之食。誠如此，則國家者果誰之國家邪！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此自文其營造塔寺之過耳。材官將軍，屬少府卿。國匠者，官給其俸廩以供國家之用者。大匠卿，掌土木之工。皆資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傅翼。為，于偽翻。傅，讀曰附。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悖，蒲妹翻。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孔穎達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竟，畢其事也。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朝，直遙翻。少，詩沼翻。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要，讀曰腰。今之瘦削纔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為誰之為，于偽翻；下手為同。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尸，主也。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漢鄒陽之言。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趙高事見秦紀，王莽事見漢紀。呼鹿為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復，扶又翻；下當復、復見、敢復同。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強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倚『章︰十二行本「倚」作「佇」；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聞重奏，倚，側也。側者，傾待之義，如側耳、側身、側席之類。重，直龍翻。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省，悉景翻。下，遐嫁翻。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

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騎，奇寄翻。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夜分五更，每更至五點而竟。卽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皴，七倫翻，皮細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斷，音短。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盧達翻。糲者，粗而不鑿也。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日移中，日過中也。「嗽」，當作「漱」，滌口也，音先奏翻。過，謂度日也。身衣布衣，木緜皁帳，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種之。旣生，須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時不薅，則為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緜，令其勻細。卷為小筩，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繅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方勺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卽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扙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者耳。當以花多為勝，橫數之得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為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卽古所謂白疊巾。身衣，於旣翻。一冠三載，一衾二年，載，子亥翻，亦年也。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法事，謂奉佛為梵唄。雖居暗室，恆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小坐，宮中便坐也。恆，戶登翻。坐，徂臥翻。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浸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守，式又翻。使，疏吏翻。好，呼到翻。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上惡其觸實，惡，烏路翻。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君聽納之失，在於叢脞；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馬融曰︰叢，總也。脞，小也。陸德明曰︰脞，倉果翻；徐音鎖。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未『章︰十二行本「未」上有「亦」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詰，去吉翻。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昃，阻力翻。治，直吏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復，扶又翻。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謂朱异、周石珍輩也。大謀顚錯而不知，謂納侯景，復與東魏和也。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16**上敦尚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任，謂其人巧力所任也。五任，謂任攻木者則役之攻木，任攻金者則役之攻金，任攻皮者則役之攻皮，任設色者則役之設色，任摶埴者則役之摶埴。任，音壬。其無任者著升械；魏武帝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升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著，陟略翻。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言囚徒有力足以行賂者，則守吏詭言疾病，權解其械而得優寬。其無力以賂吏者，則雖實罹疾病，亦不得解械，更增苦劇也。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幾，居希翻。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梁武帝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此好生惡殺之意也。夷考帝之終身，自襄陽舉兵以至下建康，猶曰事關家國，伐罪救民。洛口之敗，死者凡幾何人？俘山之役，死者凡幾何人？寒山之敗，死者又幾何人？其間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為死者，不可以數計也。至於侯景之亂，東極吳、會，西抵江、郢，死於兵、死於饑者，自典午南渡之後，未始見也。驅無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許，乃佛敎之罪人；而斷一重罪乃終日不懌，吾誰欺，欺天乎！斷，丁亂翻。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如臨賀王正德父子是也。由是王侯益橫，橫，戶孟翻。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剽，匹妙翻。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17**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五代志︰敦煌郡，舊置瓜州。與其壻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各州之大姓，是為望族。首望者，又一州望族之首。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為刺史，屢徵不至，又南通吐谷渾。吐谷渾立國在敦煌之南，隔大河。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衆，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門侍郞申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

徽以五十騎行，旣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兵從不多，故曰單使。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所謂「單車之使」者也。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不以為疑。徽遣人微勸彥歸朝，朝，直遙翻。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留計；贊其留敦煌之計。彥信之，遂來至館。徽先與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謀，令狐整，瓜州之望也。姓譜︰令狐本自畢萬之後晉大夫令狐文子，卽魏顆也。敦，徒門翻。令，音零。執彥於坐，坐，徂臥翻。責而縛之；因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鄧彥久在瓜州，豈無黨與？威之以大軍繼至，故懼而不敢動。遂送彥於長安。泰以徽為都官尚書。

## 中大同元年（丙寅、五四六）是年夏四月，方改元為中大同。

**1**春，正月，癸丑，楊㬓等克嘉寧城，㬓，匹妙翻。考異曰︰典略作「乙未」。今從梁帝紀。李賁奔新昌獠中，諸軍頓于江口。江口，卽蘇歷江入海之口。獠，魯皓翻。

**2**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寧先是東、西魏爭義州，史寧先入城據之，西魏因以為刺史。為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應之，晉昌民呂興殺太守郭肆，以郡應保。劉昫唐志︰瓜州晉昌縣，漢敦煌郡之寘安縣，舊置晉昌郡及寘安縣，因改晉昌為永興；隋改為瓜州，改寘安為常樂；武德七年，復為晉昌。唐又有常樂縣，則漢之廣至縣地也。又按五代志，瓜州常樂縣，後魏置常樂郡，後周倂涼興、廣至、寘安、閏泉合為涼興縣；隋廢郡，改縣為常樂。參而考之，則晉昌郡當置於隋常樂縣界。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狐信、開府儀同三司怡峯與史寧討之。

**3**三月，乙巳，大赦。

**4**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同泰寺有便省。講三慧經。考異曰︰典略云︰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朕身及以宮人幷所王境土供養三寶。」四月，丙戌，公卿以錢二億萬奉贖。按韓愈佛骨表云，「三度捨身為寺家奴，」若幷此則四矣。今從梁書。夏，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鄒︰天火曰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魔，鬼魔。鄣，鄣礙。魔，眉波翻。行，下孟翻。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5**魏史寧曉諭涼州吏民，率皆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五月，獨孤信使諸將夜攻其東北，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將，卽亮翻。帥，讀曰率；下同。遲，直二翻。遂擒仲和。

初，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甚忌之。整陽為親附，因使人說保曰︰「今東軍漸逼涼州，東軍，謂獨孤信之軍東自長安來。說，式芮翻。彼勢孤危，恐不能敵，宜急分精銳以救之。然成敗在於將領，將，卽亮翻；下同。令狐延保，兼資文武，令狐整，字延保。使將兵以往，蔑不濟矣！」保從之。

整行及玉門，玉門縣，漢、晉屬酒泉郡。師古曰︰闞駰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五代志︰瓜州玉門縣，後魏置會稽郡，又有玉門郡。召豪傑保罪狀，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斬呂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降，戶江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衆議推整為刺史，整曰︰「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故相與討誅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復，扶又翻。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張道義行州事，使，疏吏翻。具以狀聞。丞相泰以申徽為瓜州刺史。召整壽昌太守，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曰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為壽昌郡，又改永樂為石泉。守，式又翻。封襄武男。整帥宗族鄕里三千餘人入朝，從泰征討，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令狐整以忠順貴顯於魏，史終言之。朝，直遙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6**六月，庚子，東魏以司徒景為河南大將軍、大行臺。

**7**秋，七月，壬寅，東魏遣散騎常侍元廓來聘。散，悉亶翻。

**8**甲子，詔︰「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9**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先，悉薦翻。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為貨。上自鑄五銖及女錢，二品並行，杜佑曰︰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二銖三絫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錢並行。及其末也，又有兩柱錢。禁諸古錢。普通中，更鑄鐵錢。由是民私鑄者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更，工衡翻。復，扶又翻。又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破嶺，在今鎭江府丹楊縣，秦始皇所鑿，卽破岡也。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建康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莊子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狙，千余翻。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乃心有顚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謫運者，以謫發之轉運；質作，質其身使居作；皆役之三年。此古所謂三歲刑也。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少，詩沼翻。至於季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

**10**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下，遐嫁翻。『章︰十二行本「下」下有「互相猜忌」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邵陵王綸為丹楊尹，湖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衞東宮。為帝諸子皆不終張本。惡，烏路翻。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

**11**東魏丞相歡如鄴。自晉陽朝于鄴而書「如鄴」，言其威權陵上，若列國然。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石經見五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

**12**魏徙幷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鎭玉壁者。西魏置幷州刺史，僑治玉壁。將，卽亮翻。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晉州屬東魏，韋孝寬遙領刺史耳。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挑，徒了翻。西師不出。

**13**李賁復帥衆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復，扶又翻。湖亦當在新昌郡界。考異曰︰典略云︰「渡武平江，據新安村。」今從陳帝紀。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艦，戶黯翻。塞，悉則翻。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楊㬓等自去年夏五月出師，至是幾一年半，故自謂師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摧殄。獠，魯皓翻；下同。易，弋豉翻。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諸將心不欲戰，故默而莫敢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

**14**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事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內嘗愧之，寵亞諸子。言詧被寵，亞於諸子。帝固知詧之才器足以自立矣。以會稽人物殷阜，會，工外翻。故用詧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朝，直遙翻。秕，卑履翻，不成粟也。書曰︰若粟之有秕。後漢書·安帝贊曰︰秕我王度。註曰︰秕，諭穢也。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折，而設翻。下，遐嫁翻。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謂帝自襄陽起兵以得天下。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為詧據襄陽張本。數，所角翻。治，直吏翻。

**15**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於汾水上流決而移之，不使近城。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先，悉薦翻。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史記·日者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註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為孤，辰巳卽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賢曰︰對孤為虛。玄女謂黃帝曰︰戰陳之法，避孤擊虛。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天險，自然之險也；天設地造，不假人力者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塹，七豔翻。貯，丁呂翻。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塞，悉則翻。排，讀與鞴同，音步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一鼓皆焦爛。鼓排吹之，火氣入地道，故敵人在其中者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撞，直江翻。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幔，莫半翻。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壞，音怪。敵又縛松、麻於竿，松薪麻骨之燥者，燒之易然，故敵用之。灌油加火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此所謂鉤刀也。杜佑曰︰鉤竿如槍，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高歡嘗用此術攻鄴以擒劉誕，故復用之於玉壁。折，而設翻。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豎，而主翻。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珽，他鼎翻。說，式芮翻。「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降，戶江翻；下同。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浹日為旬，改月為朔。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自謂男子，言決不怯懦如婦人。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可爾，猶言可如此也。復，扶又翻。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募格者，立賞格以募人。射，而亦翻；下同。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祖瑩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考異曰︰北史·韋孝寬傳云︰「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什四五。」今從北齊書。共為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

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河內郡王屋縣，舊名長平，有齊子嶺，有軹關。杜佑曰︰按齊子嶺在今王屋縣東二十里，周、齊分界處。先，悉薦翻。將，卽亮翻。趣，七喻翻。魏建州刺史楊檦鎭車廂，恐其寇邵郡，先是，檦取建州，已而退還邵郡，西魏因授以建州刺史。車廂當在隋、唐之絳州垣縣界。宋白曰︰絳州絳縣，本理車廂城，隋移縣理於城北十里，檦，與標同。帥騎禦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斷，音短。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楊檦常才耳，侯景何至懼之如此！史之所言容有過其實者。

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鎭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

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賞守玉壁之功也。建忠公，建忠郡公。五代志︰京兆郡三原縣，後周置建忠郡。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

十一『章︰乙十一行本「一」作「二」；張校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

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射，而亦翻。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斛律金，敕勒部人心，故使作敕勒歌。洪邁曰︰斛律金唱敕律歌，本鮮卑語。按古樂府有其辭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余謂此後人妄為之耳。敕勒與鮮卑殊種，斛律金出於敕勒，故使之作敕勒歌，若高歡則習鮮卑之俗者也。歡自和之，哀感流弟。和，胡臥翻。史言高歡將死，故當樂而哀，不能自揜。

**16**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仕任，度，徒洛翻。喪，息浪翻。紀『章︰十二行本「紀」上有「薦賢拔能」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間，古莧翻。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卒，子恤翻。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尚書令史，自東漢有之。唐六典曰︰魏、晉以來，令史之任，用人常輕，齊、梁、後魏、北齊，雖預品秩，益又微矣。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蘇綽，武功人，歸葬鄕里。載以布車一乘，乘，繩證翻。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孫愐曰︰馮翊有九龍泉，泉有九源，同為一流，因以名州。泰於車後酹酒酹，盧對翻，餟祭以酒沃地也。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巵落於手。

**17**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冠，古玩翻。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言其勇而無謀也。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史言侯景夙有取江南之志。太平寺蓋在鄴。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杖，直兩翻，憑也。

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先，悉薦翻。易，弋豉翻。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郞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

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言澄當以得盡總內外大權為喜，不應更有餘憂。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東魏天平元年，歡使景取荊州，後遂委以河南，至是十三年。歡此語當在來春垂沒之時。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畜，許竹翻。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遒，慈秋翻，健也，固也。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可朱渾道元奔東魏見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劉豐生奔東魏見二年。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少，詩沼翻。戇，陟降翻。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終以邙山事銜之，為後彭樂被誅張本。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使澄厚以官爵，結紹宗之心。遺，于季翻；下患遺同。又曰︰「段孝先忠高仁厚，段韶，字孝先。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事見上卷大同九年。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瞑，莫定翻。相樂，廣寧人也。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 梁紀十六強圉單閼（丁卯），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 太清元年（丁卯、五四七）是年四月始改元太清。

**1**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鈎。

**2**壬寅，荊州刺史廬陵威王續卒。諡法︰猛以強果曰威。以湘東王繹為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續素貪婪，婪，盧南翻。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餘件，中錄事參軍，蓋使之錄閤中事，在左右親近者也。件，其輦翻。上方知其富，因問宣融曰︰「王之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大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終，謂卒也。上意乃解。

初，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以狀聞，按繹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戶禁重，續具狀以聞。繹對使者泣，訴於太子綱，太子和之，不得。繹懼，送李氏還荊州。自此二王不通書問。繹聞其死，入閤而躍，屧為之破。屧，蘇協翻，屐也，又履中薦也。史言繹、續生無友于之情，死則從而忻快。為，于偽翻。

**3**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年五十二。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斷，丁亂翻。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受」，當作「授」。在於得才，茍其所堪，無問廝養；廝，音斯。養，余亮翻。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如尉景、司馬子如、孫騰諸人是也。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如泉企、裴讓之是也。由是文武樂為之用。樂，音洛。世子澄祕不發喪，用歡遺言也。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

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誘，音酉。『鄒︰魏之廣州，蓋今之河南省魯山縣境內。』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侯景之變，當時覺之而能發其姦者，邢子才一人耳。孰謂文士不可以當藩翰哉！

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崔暹糾劾權貴，諸將恨之，故以景叛為暹罪。將，卽亮翻；下同。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茍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愼之。」晁錯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4**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5**三『章︰乙十一行本「三」作「二」；張校同；退齋校同。』月，魏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

**6**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道行臺、上谷公。

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郞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郢、『章︰十二行本「郢」作「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內附，洛、陽，二州名，註已見前。魏收志︰武定二年置北荊州，領伊陽、新城、汝北郡。五代志︰河南郡陸渾縣有東魏北荊州。淮陽郡項城縣，東魏置北揚州及丹楊郡、秣陵郡。濟，子禮翻。考異曰︰梁書·景傳云︰「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暴顯、潁州刺史司馬世雲、荊州刺史郞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宣、濟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爾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陰結私圖，剋相影會。」蕭韶太清紀又有兗州刺史胡延、豫州刺史傅士哲、揚州刺史可足渾洛，無邢子才。典略有荊州刺史庫狄暢，無高成、暴顯、許季良、爾朱渾願、樂恂、梅季昌。今依梁書。而太清紀有兩豫州，蓋前官也。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易，弋豉翻。若齊、宋一平，齊，謂青州；宋，謂徐州。徐事燕、趙。」燕、趙，謂河北之地。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大同二年，東魏請和，自是交聘使命不絕。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謂不能圓轉，如膠柱鼓瑟。

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守，式又翻。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考異曰︰典略云去年十二月夜夢，今從梁書。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為人少夢，少，詩沼翻。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章︰十二行本「宙」作「內」；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帝不能自治其國，而妖夢是踐，其亡宜矣。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獨言者，宴閒之時；非因與侍臣問答，獨言其事。蓋帝欲受景地，念茲在茲，而不能自已於言也。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揣，初委翻。誘，音酉。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易，弋豉翻。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

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為侯景亂梁張本。

**7**丁亥，上耕藉田。藉，在亦翻。

**8**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大通元年，帝捨身之始也，事見一百五十一卷。

**9**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梁紀作「土州刺史桓和」。五代志︰漢東郡土山縣，梁曰龍巢，置土州及東·西二永寧、眞陽三郡。仁州刺史湛海珍等，魏收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帶臨淮郡，領己吾、義城縣。己吾之下，註云「州郡治」。五代志，彭城穀陽縣有己吾、義城二縣，後齊倂以為臨淮縣。將兵三萬趣懸瓠，將，卽亮翻。趣，七喻翻。運糧食應接侯景。

**10**魏大赦。

**11**東魏高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留段韶守晉陽，委以軍事；以丞相功曹趙彥深為大行臺都官郞中。使陳元康豫作丞相歡條敎數十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發，握彥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鄴。朝，直遙翻。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賓宴。晉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景王之喪，伉儷及冢適也，旣葬而宴，賢者非之。高澄則喪父也，祕喪不發，死肉未寒，忘雞斯徒跣之哀，縱蹮蹮僛僛之樂，尚為有人心乎！是故榮錡之禍猶輕，柏堂之禍為慘，蒼蒼之報應固不爽也。雞斯，讀為笄纚。『鄒︰蹮，韻會︰蕭前切，音先。玉篇︰蹁蹮，蹣跚也；僛，韻會︰丘其切，音欺。說文︰醉舞貌。詩·小雅·賓之初筵︰亂我籩豆，屢舞僛僛。』

**12**丙子，羣臣奉贖。自庚子捨身至丙子奉贖，凡三十七日。萬機之事，不可一日曠廢，而荒於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間，天下不知為無君，天下亦忘君矣。丁亥，上還宮，「丁亥」，當作「丁丑」。大赦，改元，如大通故事。

**13**甲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繪之弟也。李繪見一百五十八卷大同八年。考異曰︰魏帝紀作「李緯」。今從本傳。

**14**五月，丁酉朔，東魏大赦。

**15**戊戌，東魏以襄城王旭為太尉。旭，吁玉翻。

高澄遣武衞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將，卽亮翻。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侯景不敢乘勝北向者，蓋以高歡雖死，高澄猶能用其衆也。

**16**甲辰，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為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司空韓軌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空，僕射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僕射。斌蓋因玉儀而進用。斌，音彬。戊午，尉景卒。

**17**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東魏東荊州治北陽城，荊州治魯陽，潁州治長社。時無北兗州，唯北荊州治伊陽，與西魏接境，豈史家誤以「荊」為「兗」邪？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少，詩照翻。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以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先是，王思政蓋自恆農遷刺荊州。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收志︰興和元年，分置陽翟郡，屬潁州。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按趙貴開府儀同三司，此逸「開府」二字。

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上，以為︰「王旅未接，謂羊鴉仁等軍未至也。昕，許斤翻。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旣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事不得已，本圖為國，為，于偽翻。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見，賢遍翻。朝，直遙翻。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言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彼此相應，不失機會也。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專之可也。上引此義，欲以綏懷侯景，不知狼子野心之難馴擾也。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上報此詔，已為侯景所窺矣。

**18**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為大司馬。

**19**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使範擊魏荊州，欲以應接侯景。穰，如羊翻。

**20**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乙『章︰十二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巳，引兵還鄴。考異曰︰周書·帝紀︰「三月，李弼救侯景。」今從典略。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李弼之計，以為執侯景不能猝兼河南之地，徒為東魏去疾，故止貴。誘，音酉。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東魏之師已退，而梁之援兵始來，弼若不還師，則梁、魏之兵必浪戰於汝、潁之間矣。引兵而還，則禍集於梁。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兵出屯懸瓠。景引兵出潁川，以城與魏，為王思政守潁川、沒於東魏張本。

景復乞兵於魏，復，扶又翻。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五代志︰河南宜陽縣，後周分置熊耳縣、同軌郡。周、齊以宜陽為界；以同軌名郡者，言將自此出兵混壹東西，使天下軍同軌也。大行臺左丞藍田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鄕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高歡、侯景皆懷朔鎭人，少相友善，中間同事爾朱。歡滅爾朱，景遂委質於歡。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將，卽亮翻。背，蒲妹翻。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貽笑將來也。」史言西魏多智士，宇文泰能用善謀，侯景之姦詐不得逞，而其禍移於梁矣。泰乃召景入朝。朝，直遙翻；下同。

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為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間。間，古莧翻。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從，才用翻。少，詩沼翻。將，卽亮翻。造，七到翻。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言其不肯應召而入朝也。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卽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誑，居況翻。誘，音酉。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鎭。辭景而還同軌也。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鎭。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記·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鴈行，言如鴈並飛而進也。景知泰覺其情，且知梁之可侮弄也，故以書絕泰而決意附梁。遺，于季翻。行，戶剛翻。泰乃遣行臺郞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史言西魏諸將唯任約為侯景所誘。降，戶江翻。任，音壬。

泰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使，疏吏翻。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21**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郞高德政佐之。德政，顥之子也。高顥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考異曰︰北史作「德正」，今從北齊書。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

**22**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若干惠卒。若干惠，魏司空。樂，音洛。

**23**丁酉，東魏主為丞相歡舉哀，服緦縗，記·閒傳︰緦麻之縗，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為，于偽翻。縗，倉回翻。凶禮依漢霍光故事，凶禮，猶言喪禮也。贈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戊戌，以高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啓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

**24**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州。後漢豫州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治陳國。晉氏南渡，石氏強盛，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始僑立豫州於壽春。是後，庾亮以豫州刺史鎭蕪湖，毛寶治邾城，趙胤治牛渚，謝尚鎭歷陽，又進馬頭，桓沖戍姑孰，蓋不常厥居也。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然猶治壽春也。大明以後，豫州治懸瓠。常珍奇歸北，懸瓠入魏，豫州復治壽陽。齊東昏之時，裴叔業又以壽陽附魏，遂以歷陽為豫州。至帝天監中，韋叡克合肥，以為豫州，復以歷陽為南豫州；後復壽陽，又徙豫州復舊治。今得懸瓠，復宋之舊為豫州，以壽陽為南豫，以合肥為合州。南北兵爭，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易置州郡，類如是矣。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鎭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鎭項城。改東魏之北揚州為殷州。

**25**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將，卽亮翻。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謂取休假在外舍也。帥，所類翻。异，羊至翻。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登北顧亭，謂幸京口時也。江、郢、揚、南徐之地為江左，豫、南豫、南兗之地為江右。朱异告帝以防鄱陽而不知防臨賀，帝知江右有反氣而不料侯景自壽陽舉兵，天邪，人邪？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襻，普患翻。襻輿者，輿掆施襻，人以肩舉之。施板屋，冠以牛皮。冠，古玩翻。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鎭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言旣以皇孫之貴自高，又以都督之尊自處。復，扶又翻。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門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

**26**辛未，高澄入朝于鄴，固辭大丞相；以通鑑書法言之，「辛未」之下當有「東魏」二字。朝，直遙翻。詔為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

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魏收志︰魏郡臨漳縣有鼓山。成安縣，後齊分臨漳置。宋白曰︰成安縣，本漢斥丘縣地，春秋時乾侯邑也。土地斥鹵，故曰斥丘。其地在鄴，北齊分鄴置成安縣。按臨漳縣亦分鄴縣所置。納其柩而塞之，柩，音舊。塞，悉則翻。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史言潛葬之無益。

**27**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磧泉、呂梁二戍，拔之。五代志︰下邳郡下邳縣，梁曰歸政，置武州。魏收志，彭城郡呂縣有呂梁城。水經註曰︰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

**28**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語，牛倨翻。攝，收也。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二邦，謂梁及西魏也。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太上囚楚，乞羹自若，事見十卷高帝四年。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復，扶又翻。累，力瑞翻。

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29**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旅，與膂同，脊骨也。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中，竹仲翻。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沈，持林翻。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

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謂逐孝武帝使入關也。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言不敢專決也。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上，時掌翻。從，才用翻。鞠躬屛氣，屛，必郢翻。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

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郞崔季舒察帝動靜，大小皆令季舒知之。晉書·職官志︰曹魏黃初初，中書旣置監、令，又置通事郞，次黃門郞，及晉，改曰中書侍郞。環濟要略︰漢置中書，掌密詔，有令、僕、丞、郞。漢舊儀云︰置中書領尚書事。魏黃初，中書置監、令，又置通事郞，次黃門郞，卽中書侍郞之任也。按二書皆謂黃門、中書通為一官；而五代志紀北齊之制，黃門侍郞屬門下省，中書侍郞屬中書省，分為二官。高澄以崔季舒為中書黃門郞者，蓋澄欲使季舒伺察靜帝，以為黃門郞則侍從左右，以為中書郞則典掌詔命，故兼領二職也。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比，毗至翻。復，扶又翻。癡勢小差未？差，楚懈翻；本作「瘥」。疾稍愈謂之差。宜用心檢校。」帝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衞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監，工銜翻。監衞都督，高氏置此官以監宿衞，所以防制其君者也。烏那羅，虜三字姓。呼，火故翻。嗔，昌眞翻，怒也。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屬，之欲翻。舉酒相屬，如儕輩然，無復君臣之敬。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勝，音升。毆，烏口翻。勞，力到翻。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

帝不堪憂辱，徐知訓陵侮其主，與高澄異世同轍，皆不能保其身。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諒哉。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仲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謝靈運作詩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年。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荀濟以散騎常侍侍講。乃與祠部郞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東魏華山王鷙卒於大同六年。華，戶化翻。濟，子禮翻。帝謬為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臣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高澄雖悖逆，不能不屈於靜帝之言，理所在也。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含章堂，蓋取坤卦「含章可貞」之義，必在鄴宮之內殿左右。幽者，閉帝於內不使出，而專殺於外也。壬辰，烹濟等於市。

初，濟少居江東，少，詩照翻。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言上若有非常之舉，亦當起兵，於盾鼻上磨墨作檄以聲其罪。上甚不平。及卽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為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朝衆，卽謂在朝百官。好，呼到翻。朝，直遙翻。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為中書監，大同十年，東魏以高澄領中書監。欲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史言高歡識鑒非澄所及。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楊愔，字遵彥。「衰暮何苦復爾？」復，扶又翻。濟曰︰「壯氣在耳！」言年雖衰而氣不衰也。因下辨曰︰辨，獄辭也。「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幷焚之。章懷太子賢曰︰鹿車，小車僅容一鹿也。

澄疑諮議溫子昇子昇蓋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知謹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旣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沒其家口為官奴婢，塡晉陽宮。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諸貴，謂司馬子如、孫騰等。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眞是重故舊、尚節義之心，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史言士之徇義者固不計身之死亡，亦未必死也。怖，普布翻。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30**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其前；掎者，亢其下。掎，居綺翻。癸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斷，音短。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監，工銜翻。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

**31**冬，十一月，魏丞相泰從魏主狩于岐陽。岐陽，岐山之陽也。五代志︰扶風雍縣有岐陽宮。

**32**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五代志︰河南郡宜陽縣有東魏所置金門郡，因金門山以名郡。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高歡令澄用慕容紹宗以敵侯景，見上卷上年。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近時之事謂之新。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言保紹宗必無所違異。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為！」噉，吐濫翻。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敎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解，胡買翻。若然，若然，猶今人言若如此也。高王定未死邪？」

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杜弼臨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之要，蓋弼在歡府夙有聲稱，故問之也。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茍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帥，讀曰率。峴，戶典翻。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羊侃知淵明必敗，故出屯堰上，欲全所領而退。若以行兵之節制言之，則安營次舍，皆當聽命於元帥，豈有擅移屯之理哉！

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魏收志︰梁置潼州，武定七年，改曰睢州，治取慮城，領淮陽、穀陽、睢南、南濟陰、臨潼郡。五代志︰下邳郡夏丘縣，東魏置臨潼郡，梁置潼州。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魏收志︰景明中，置譙郡於渦陽城，孝昌中陷，領南譙、汴、龍亢、蘄城、下蔡、臨渙、蒙郡。五代志︰譙郡山桑縣，後魏置渦州渦陽郡，東魏改曰譙州。「吾屬將兵而來，將，卽亮翻；下同。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收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章︰十二行本「歸」下有「可以免罪」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皆曰「善！」遂遁還。

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誘，音酉。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潚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陳，讀曰陣。

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啓事，上駭之，非時啓事，故駭。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文德殿，建康宮前殿也。异曰︰「韓山失律。」韓山，卽寒山。上聞之，怳然將墜牀。怳，呼廣翻。僧胤扶而就坐，坐，徂臥翻。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謂為夷狄所取也。史言帝危亡將至，神不守舍。復，扶又翻。

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朝，直遙翻；下同。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敎。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遂解縶南冠，左傳︰楚伐鄭，鄭人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囚諸軍府。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命稅之使歸，合晉、楚之成。喻以好睦。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呼到翻；下同。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相，息亮翻。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見容於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迹。孰，古熟字通。言進軟熟之辭梁，以為容身之圖。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左傳︰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遂與晉侯會于黃池。越子句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吳，吳王歸，及越平。其後越遂伐吳，滅之。句，音鉤。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軼，徒結翻，又音逸。杜預曰︰軼，突也。「擁」，當作「壅」。舍，讀曰捨。徼，一遙翻。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以石投人；皆言其有勇力也。援，于元翻。枹，音膚。將，卽亮翻。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傍，步浪翻。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螳蜋舉臂以捍物，微有鋒利，故以諭斧。蛣蜣，蜣蜋也，翼在甲下，故以諭甲。言梁兵之輕弱也。蛣，音詰。當窮轍以待輪，古語云︰螳蜋怒臂以當車轍。陸佃曰︰螳蜋，有斧蟲也。兗人謂之拒斧，奮之當轍不避。釋蟲︰不，蟷蠰；其子螵蛸。舍人云︰不名蟷蠰，今之螳蜋也。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庬，齊、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螵蛸也。『鄒︰，集韻︰古臥切，通作過。』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左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乘晉師。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晉師從之。夙沙衞連大車塞隧以殿，殖綽、郭最曰︰「子殿齊師，國之辱也，」乃代之殿，衞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衿，其鴆翻。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旣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左傳︰宋猛獲與南宮萬弒其君，宋討之，猛獲奔衞。宋人請之，衞人欲弗許。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衞人歸之。見黃雀而忘深穽，穽，疾正翻。『鄒︰穽，集韻︰疾正切，音淨。正韻同。說文︰陷也，所以取獸者。』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旣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逮，及也。此二語以誘梁，欲再與講和以攜侯景。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周章，征營貌。離披，分散不可收束之意。揣，初委翻。量，音良。分，扶問翻。背，蒲妹翻。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易曰︰慢藏誨盜。藏，徂浪翻。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左傳︰晉圍齊，楚乘其間伐鄭。晉人聞之，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果如其言。天亡有徵，徵，讀曰證。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強者難為功，復，扶又翻。推，吐雷翻。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將，卽亮翻。燕，因肩翻。易，弋豉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漢張良曰︰「楚兵剽輕」。剽，匹妙翻。輕，牽正翻。不比危脆之衆。脆，此芮翻。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粗於股，倔強不掉，倔，其勿翻。強，其兩翻。狼戾難馴，狼，當作很。呼之則反速而釁小，釁，許覲翻。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用蘇峻事，見九十三卷晉成帝咸和二年。自據淮南，亦欲稱帝。用黥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鄒︰淮南子·說山訓︰「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高诱注︰「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池魚，人姓名。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曰︰城門失火，汲城下之池水以救之，池涸則魚受其殃。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橫，戶孟翻。夭，於紹翻，折，而設翻，又之舌翻。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國語︰晉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先君唐叔，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必殺之。」君忸怩顏，乃赦之。鷃扈，小鳥，卽鷃雀也。左傳︰齊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杜預註曰︰蕩，搖也。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射，而亦翻。年旣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顧琛而用朱异。廢立失所，謂銜昭明而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舍，讀曰捨。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螫，音釋。躁，則到翻。治，直之翻。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易·坤卦·初六爻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屢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探雀鷇，趙武靈王事，見四卷周赧王二十年。探，吐南翻。藏，徂浪翻。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圍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杜預註曰︰熊蹯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蹯，音煩。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幷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漢光武用二十八將以定天下，後人贊之曰︰「授鉞四七。」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孫子曰︰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為破竹之勢。破竹，杜預之言，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青蓋入洛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八年。漢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荊棘，露霑衣也。」但恐革車之所轥轢，轥，力刃翻，踐也。轢，來各翻，碾也。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杞梓、竹箭，東南之嘉產也。蹂，人九翻。踐，息淺翻。折，而設翻。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蜀公子以賦三都，弼引用之。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卽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李斯自楚入秦為客卿，孫秀自吳奔晉為驃騎將軍。弼以此誘南人，要亦書檄之常談耳。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說，式芮翻。「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邾、莒，言為小國以附於大國。朝，直遙翻。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此杜弼所謂「進孰圖身」者也。帝早在兵間，曾不見此，蓋天奪其鑒也。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考異曰︰梁紀作「戊辰遣貞」。今從典略。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卽位，須，待也。儀衞以乘輿之副給之。乘，繩證翻。貞，樹之子也。元樹來奔，中大通四年，為樊子鵠所禽。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為澄因淵明約和以間侯景張本。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輜重」之上當有「景」字，文意乃明。重，直用翻。兩，音亮。渦，音戈。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陳，讀曰陣；下魏陳同。景閉壘，俟風止乃出。戰不逆風，故景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好，呼到翻。被，皮義翻。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被短甲，執短刀，入敵陳力戰，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能復振，卒以走死。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魏收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玉壁城，領定戎、建平、眞君郡。

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尤之者，責過之也。將，卽亮翻。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被，皮義翻。渦，工禾翻。射，而亦翻；下為射、遷射同。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光父斛律金，與景同事爾朱、高歡，故自謂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解，戶買翻。慕容紹宗敎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中，竹仲翻。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旣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

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然。斛律光之勇雖不利，段韶之智雖不獲逞，然東魏之士氣未衰也，故慕容紹宗乘機而運其巧，得以成功。觀史者若祗以一時勝負論人，非有識略者也。帥，讀曰率。復，扶又翻。

**33**魏岐州久經喪亂，喪，息浪翻。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最；丞乳泰擢穆為京兆尹。

**34**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成矣。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 梁紀十七著雍執徐（戊辰），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戊辰、五四八）

**1**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承上卷上年紹宗與景相持事，故不書東魏。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蓋前乎此時，景以此言誑衆也。誑，居況翻。紹宗遙呼曰︰呼，火故翻。「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歸，謂復歸東魏。官者，各人先所居之官。勳，勳階也。被髮向北斗為誓。質北斗為誓，以明其言之不欺。被，皮義翻。景士卒不樂南渡，樂，音洛。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暴顯去年春為侯景所執。將，卽亮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渦，音戈。水為之不流。為，于偽翻。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騎，奇寄翻。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侯景右足偏短，故詬為跛奴。陴，頻彌翻。詬，苦候翻。跛，普我翻。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考異曰︰典略云︰「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今從梁書。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人臣茍有才，必養寇以自資，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復，扶又翻。

**2**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為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僕射。

**3**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去年，使羊鴉仁鎭懸瓠，羊思達鎭項城。考異曰︰典略在六月，今從梁帝紀。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申後期，頓軍淮上。不敢歸義陽。

**4**侯景旣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去年，遣蕭淵明攻彭城，以範代鎭壽陽，時猶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監，工銜翻。聞景至，故往候之，有意見之為故。鄭玄曰︰古者謂候為進。孔穎達曰︰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候。今按經、傳，迎客為進，則「進使者而問故」之類是也。迎客為候，則鄭註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敎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鄕導。帥，讀曰率。鄕，讀曰嚮。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陴，頻彌翻。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鎭，願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說，式芮翻。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徐思玉本壽陽人，仕於東魏，今隨侯景南來。「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存！『章︰十二行本「存」下有「縱使或存」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獨守」無註本作「獨存」，是張據校本「存」作「守」。』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將，卽亮翻；下同。詰，去吉翻。旣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合肥之役，黯請叡下城避箭，其懦闇可知矣。然使黯能拒景，梁朝亦將敕黯納之。

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自蕭齊以來，東宮有玄圃。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二曰玄圃，三曰層城，太帝之所居。東宮次於帝居，故立玄圃。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梁祕書省有撰史學士。「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事見晉紀。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何敬容雖不能優游於文義，其識則過於梁朝諸臣矣。復，扶又翻；下景復、復敕、乃復、故復同。

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倂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卽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鎭合肥。更，工衡翻。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渦，音戈。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事見漢靈、獻二帝紀。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事見晉安帝紀。妖，於驕翻。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左傳︰楚令尹子西曰︰「勝如卵，予翼而長之。」 荷，下可翻。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乾，音干。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李斯上秦王書曰︰江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漢邊郡置屬國以處降胡，使偵伺匈奴。降，戶江翻。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章︰十二行本「國」下有「臣竊不取也」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與國，謂東魏。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惟，思也。棄鄕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背，蒲妹翻。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朝，直遙翻。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左傳︰楚令尹子囊將死，遺言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衞社稷。衞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孔子家語曰︰衞大夫蘧伯玉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劉向事見三十卷漢成帝陽朔二年。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宋元嘉間，蕭思話歷當方任。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介與帝同十三世祖後漢中山相苞。

**5**己未，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朝，直遙翻；下同。

**6**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為司空。

**7**魏皇孫生，大赦。

**8**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石長宣書官者，表其以南兗州附侯景也，不可以春秋書法觀之。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9**東魏旣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移，謂移檄也。數，所角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舊好同。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幷及先王，』為，于偽翻。言為魏主君臣祈福也。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使，疏吏翻；下同。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帝於是墮高澄數中矣。與朝臣議之。右衞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異异，羊至翻。間，古莧翻。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侯景之反覆，何敬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傅岐知之；梁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省，悉景翻。重，直龍翻。

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攝問，收錄其人而問之也。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謂人所祝願，天從而殺之。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謂渦陽之勝也。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乎！盈而蕩，天之道也。」杜預註曰︰蕩，動散也。澄茍行合天心，行，下孟翻，又如字。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秦兵，謂西魏之兵。西魏據有關西，故曰秦兵。胡騎迫其背，胡騎，謂柔然之兵。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晉先軫之言。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強，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鍾離之戰，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六年。當其強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舍，讀曰捨。遺，于季翻。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左傳︰楚殺伍奢，其子奔吳，吳王闔閭用之，破楚入郢。腕，烏貫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見漢高帝紀。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左傳︰晉靈公之初，賈季奔翟，隨會奔秦，秦人用其謀，晉人患之。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將若之何？」翟，與狄同。惡，烏路翻。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觀景此言，其氣悖矣。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史言朱异昧利而不顧患。

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此乃侯景由衷之言。使，疏吏翻。釁，許覲翻。復，扶又翻。處，昌呂翻。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觀景此言，亦那可忍。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景言至此，辭意迫切，獸窮則搏，能無及乎！復，扶又翻；下勞復同。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旣斷來章，景又生心矣。乘，繩證翻。

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傅岐先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僕、司農卿，兼舍人如故。「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將，卽亮翻。使，疏吏翻。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帝之情態於此畢露，而帝不自知也，鳴呼！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言坐而聽梁朝所為，亦必至於死。說，式芮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市估，應商旅之物入市者，估其直而收稅。田租，計畝所出常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景之反謀彰灼如此，梁之君臣若罔聞知，其亡宜矣。

**10**三月，癸巳，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為大司馬，旭，吁玉翻。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辛亥，大將軍澄南臨黎陽，自虎牢濟河至洛陽。魏同軌防長史裴寬與東魏將彭樂等戰，為樂所擒，澄禮遇甚厚，寬得間逃歸。將，卽亮翻。間，古莧翻。澄由太行返晉陽。行，戶剛翻。

**11**屈獠洞斬李賁，賁竄屈獠洞，見一百五十九卷中大同元年。獠，魯皓翻。考異曰︰陳高祖紀云「太清元年」，蓋謂破賁之年。今從梁帝紀。按通鑑破賁書於中大同元年。傳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眞，收餘兵二萬圍愛州，五代志︰九眞郡，梁置愛州。交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帥，讀曰率。詔以霸先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軍事。

**12**夏，四月，甲子，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糾檢，官所糾檢而發之者也。首，自首者也。史言喪亂之際，吏因為姦，濫冒者不勝其多。首，手又翻。

**13**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王思政守潁川事始上卷上年。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驍，堅堯翻。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堞，徒協翻。守，式又翻。

**14**五月，魏以丞相泰為太師，廣陵王欣為太傅，李弼為大宗伯，趙貴為大司寇，于謹為大司空。宇文相魏，倣成周之制建官。太師泰奉太子巡撫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此蓋秦所築長城也。東趣五原，至蒲州，自五原還至蒲州也。五代志︰河東郡，後魏置秦州，後周改曰蒲州，因蒲坂為名也。趣，七喻翻。聞魏主不豫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及至，已愈，泰還華州。華，戶化翻。

**15**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等聘于東魏，按梁官制，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徐陵將命而使，謝挺特輔行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復脩前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陵，摛之子也。徐摛見一百五十五卷中大通三年。摛，丑知翻。

**16**六月，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

**17**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18**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鄴。朝，直遙翻。以道士多偽濫，始罷南郊道壇。魏太武帝崇信寇謙之，置南郊道壇。八月，庚寅，澄還晉陽，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侯景旣亂梁，明年，東魏始盡有淮南之地，史究其終言之。帥，讀曰率。將，卽亮翻。

**19**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朱、張，謂朱异、張綰之族也。景恚恚，於避翻。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章︰十二行本「造」下有「敕並給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鍛，丁貫翻。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為長史，譒，補為翻。徐思玉為司馬，譒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夏侯詳為梁朝佐命功臣，其子亶、夔皆宣力邊陲，並著聲績，至譒不克負荷矣。

上旣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使，疏吏翻。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求輔貞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帝旣不問景，又不為之備，蓋耄期倦勤，直付之無可柰何。

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正德旣奔魏而逃歸，上復其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劫掠；及隨豫章王北侵，又委軍而走，為有司所奏。上詔曰︰「汝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奪人妻妾，略人子女。我每加覆掩，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讎逾甚，匹馬奔亡，志懷反噬。汝旣來歸，又令仗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宥汝以遠。」於是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徙所，追赦之；復以朱异之言封臨賀王。為丹楊尹，坐所部多劫盜去職。出為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謂奔魏時也。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詳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被，皮義翻。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

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仰，牛向翻。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重，直用翻。撲，普卜翻。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此亦報範之言，非面語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範非景敵也。使上許範而進兵討景，肉投餒虎耳。復，扶又翻；下不復同。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异不復為通。使，疏吏翻；下同。為，于偽翻。

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羊鴉仁自懸瓠還，頓軍淮上。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並抑不奏」。典略，「朱异拒之」 云云。今從太清紀。景又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讎門，謂高氏也。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旰，古按翻。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畜，吁玉翻。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史言帝養成侯景之禍以敗國亡身。

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衞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驎，離珍翻。李延壽曰︰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啓，互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衞。至於元戎啓轍，武候遮迾，清道晨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轂驅投，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手總成規。蕭子顯曰︰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之被恩倖者。率，所律翻。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楊人。驎、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賈，音古。异尤與之暱，暱，尼質翻。世人謂之「三蠹」。

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比，毗至翻。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黷，知之久矣。心茍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朱异，字彥和。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難，乃旦翻。知惡而不改，天奪之鑒，其能久乎！」

景西攻馬頭，景自渦陽之敗，南走馬頭，戍主劉神茂迎候之以入壽陽，當塗之馬頭也。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則此馬頭在壽陽之西，當淮津濟渡之要，縛馬頭以登舟，又非當塗之馬頭也。當塗之馬頭郡在壽陽東。考異曰︰梁書云︰「執太守劉神茂」。按神茂素附於景，無煩攻執。今從太清紀、典略。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木柵在荊山西。執戍主曹璆等。璆，音求，又渠幽翻。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此卽朱异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之說也。君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折，之舌翻。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五代志，封山縣屬合浦郡。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邃之兄子也。宏，上之弟；正表、正德兄弟，皆其子也。柳慶遠、裴邃，皆天監名臣。

**20**九月，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濮，博木翻。

**21**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壽陽，古淮南郡治所。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帥，讀曰率。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卽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此譙州非渦陽之譙州。魏收志︰梁置譙州於新昌城，領高塘、臨徐、南梁、新昌郡。其地當在唐廬、和二州之間。宋白曰︰梁大同三年，割北徐州之新昌、南譙州之北譙，立為南譙州，居桑根山西，今滁州城是也。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考異曰︰太清紀云︰「十三年，陷譙城。」下又云︰「十三日，以瑀王質巡江遏防。」典略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蓋三日庚寅也。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先，悉薦翻。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腰輿者，人舉之而行，其高纔至腰。繖，蘇旰翻，又蘇旱翻，蓋也。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卽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

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降，戶江翻。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說，式芮翻。趨，七喻翻。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羸，倫為翻。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鎭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

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盧循之寇建康也，徐赤特敗於張侯橋，循兵大上，至丹楊郡。則丹楊郡治蓋近江渚。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艘，蘇遭翻。荻，音狄。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大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鎭，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恐其不能濟國事也。諜，徒協翻。昕，許斤翻。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昕，慶之之子也。陳慶之有入洛之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未下渚者，未下秦淮渚也。諜，徒協翻。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棋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

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晉成帝初於姑孰僑立淮南郡。五代志︰丹楊郡當塗縣，舊置淮南郡。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帥，讀曰率。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

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入見，賢遍翻。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事，悉以付汝。」考異曰︰太清紀云︰「太宗見事急，乃入，面啓高祖曰︰『請以軍事並以垂付，願不勞聖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今從典略。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大臨、大器，皆太子綱之子。

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更，工衡翻。不復通行。復，扶又翻。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劉禪建興八年，立南浦縣，屬巴東郡。西豐公大春守石頭，沈約曰︰吳立豐縣，屬臨川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西豐。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衞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朝，直遙翻。推，秀之子；安成王秀，上弟也。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攝，收也。諸寺，謂十二寺也。藏，徂浪翻。天監六年，改閱武堂為德陽堂，在南闕前。

庚戌，侯景至板橋，張舜民曰︰出秦淮西南行，循東岸，行小夾中，十里過板橋店。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屛左右，屛，必郢翻。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啓，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朝，直遙翻。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了事，猶言曉事也。領，總錄也；解，分判也；領解，言總錄景所欲言之事而分判是非也。凡此皆侯景詭言，以怠梁朝君臣，使無戰心。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橋。勞，力到翻。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旣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

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復，扶又翻。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間，古莧翻。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所司，謂武庫令之屬。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天監十八，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至是年太清二年，通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將，卽亮翻。少，詩照翻。軍旅指撝，『鄒︰撝，同揮。』 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仗，除兩翻，憑仗也。

辛亥，景至朱雀桁南，桁，戶剛翻。『鄒︰桁，正韻︰胡剛切，音杭，械也。此與航同，浮橋也。下同。』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帥，讀曰率；下同。舶，旁陌翻。大舟曰舶。見景軍皆著鐵面，著，陟略翻。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甘蔗，生於南方，狀如紫竹，圍數寸，高丈餘。以刀去皮切食，其味甘冷，解煩析酲。楚辭所謂「泰尊柘漿析朝酲」，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諸柘」者也。蔗，之夜翻。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渡景。景至秦淮南岸，子睦領遊軍在南塘，庾信旣走，北岸無兵，子睦因得閉桁以渡景兵。中，竹仲翻。復，扶又翻。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旣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渡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陳，讀曰陣。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著，陟略翻。旣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恟，許拱翻。羊怳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邵陵王綸兵時已渡江向鍾離。西昌侯淵藻時鎭京口。衆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降，戶江翻。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

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啓於城中曰︰射，而亦翻。「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朝，直遙翻。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

景繞城旣帀，帀，作答翻，周也。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竅，苦弔翻，空也，穴也。下水沃火；太子自奉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扇，門扇也。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刺，七亦翻。景據公車府，蕭子顯齊志︰公車令，屬領軍，以受天下章奏。梁制，公車令屬衞尉，其署舍在臺城門外，故景得據之。府者，署舍之通稱。正德據左衞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棒，部項翻。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妓，渠綺翻，女樂也。東宮近城，近臺城也。景衆登其牆射城內。射，而亦翻；下臨射、亦射、弓射同。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大同中，於臺城西立士林館，使朱异、顧琛、孔子袪等遞互講述。乘，繩證翻。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更，工衡翻。杜佑曰︰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杜佑曰︰鷰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鷰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侃之作雉尾炬也，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高，居傲翻。射，而亦翻。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塹，七豔翻。

景攻旣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丟。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射，而亦翻；下同。「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幷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少，詩沼翻。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侃子鷟，為景所獲，鷟，士角翻。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復，扶又翻。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

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趣，七喻翻。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紿，待多翻。「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鎭。」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

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應劭曰︰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求福祥。薛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臨賀王正德卽帝位於儀賢堂，天監六年，改聽訟堂為儀賢堂，在南闕前。下詔稱︰「普通以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左傳︰王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朝，直遙翻。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以景為丞相，妻以女，妻，七細翻。幷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

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宣城王大器，太子之長子也。許伯衆為其防閤，在東府，故得為景內應。姚思廉梁書作「許鬱華」，時為東府東北樓主。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語，牛倨翻。「若不早降，正當如此！」降，戶江翻。

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粗，坐五翻。

江子一之敗還也，謂自采石下流敗還之時。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章︰十二行本「乙」作「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主帥，所類翻。五帥，讀曰率。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未測其情，故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子四中矟，洞胸而死；呼，火故翻。刺，七亦翻。從，才用翻。中，竹仲翻。矟，與槊同，色角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江子一兄弟駢肩以死於闕下，而不足以衞社稷，悲夫！古人所以重折衝千里之外者也。塹，七豔翻。

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旣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十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

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塡山，號哭動地。毆，烏口翻。捶，止蘂翻。羸，倫為翻。號，戶刀翻。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畚，布袞翻，所以盛土。鍤，側洽翻，所以鍫土。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芙蓉層樓，下施㭿栱，層層疊出，若芙蓉花然。錦，綵帛。罽，毳布也，織毛為之。高，居傲翻。罽，音居例翻。募敢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衣，於旣翻；下衣錦同。分配二山，二山，謂東土山、西土山也。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斷，音短。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降，戶江翻。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詬，苦候翻。「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凡為奴者，皆羣不逞也；一旦免之為良，固已踴躍，況又資之以金帛，安得不為賊致死乎！士大夫承平之時，虐用奴婢，豈特誤其身，誤其家，亦以誤國事，可不戒哉！為，于偽翻。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雍，於用翻。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南平王偉，上弟也。

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遺，于季翻。為，于偽翻。景報書，幷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從，才用翻。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景書及此，异等其何辭以對！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將，卽亮翻。長江天險，二曹所歎，事見魏文帝紀。吾一葦航之，詩·國風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註︰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景又奉啓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去月，謂前此月也。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鄕，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承，猶奉也。言奉近敕，始知母弟尚在也。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景欲卑辭以迎其家，高澄兄弟詎能墮其數中邪！

己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

陳昕為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說，式芮翻。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縋，馳偽翻。上大喜、敕鐫銀券賜桃棒曰︰鐫，子全翻，刻也，雕也。「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卽有景衆，幷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旣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旣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易，以豉翻。萬一為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考異曰︰太清紀、南史皆云︰「桃棒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今從典略。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膺曰︰「失比，社稷事去矣！」太子綱固多疑少斷，朱异拊膺於此時，何其晚也！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殺之。拉，盧合翻。拉其幹而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射，而亦翻。「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將，卽亮翻。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

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剽，匹妙翻。中，竹仲翻。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渡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盧循之亂，劉裕冒風濟江而風止。侯景之亂，綸濟江而風起，豈天之欲亡梁邪！是以善觀人之國者，必觀之天人祐助之際也。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沈約志︰西豐縣屬臨川郡，吳立。新塗公大成、帥，讀曰率。「新塗」或作「新淦」，沈約志︰新淦縣，漢屬豫章郡。永安侯確、安南侯駿、是皆以古縣名為侯國。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已改為武康。晉武帝分江安立安南縣，五代志無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武陵郡，梁置武州。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上，時掌翻。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

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鍾山，卽蔣山，吳孫權立蔣子文廟於是山，又以其祖諱鍾，改名蔣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遠也。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巓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帝事文皇帝、獻皇后孝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以資福。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考異曰︰太清紀云︰「二十九日」，典略云︰「壬午」，今從梁帝紀。與景對陳，不戰。陳，讀曰陣。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近，其靳翻。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丹徒，春秋朱方之地，時為蘭陵武進縣。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重，直用翻。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帝置二百四十號將軍，有安前將軍，置長史、司馬。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典略作「廣陵令崔俊。」南史作「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雋。」今從太清紀。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毆，烏口翻。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

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晉安帝分廬江郡立晉熙郡及懷寧縣，梁置西豫州，隋為同安郡，唐為舒州。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有京山縣，齊置建安郡。但其地在漢陽，與舒州勢不相接。壽陽、義陽之間有建安戍，蕭子顯齊志及五代志皆不言於此置郡。五代志又云︰黃州麻城縣，梁建寧郡。或者史以建寧為建安歟？更考。各將兵入援，軍于蔡洲，將，卽亮翻。考異曰︰梁帝紀作「張公洲」。今從太清紀。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此謂秦淮水也。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

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鎭鍾離，隋志有封山縣，屬合浦郡，蓋梁置也。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斷，音短。水經註︰邗溝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以地望考之，此歐陽在今眞州界。按江、淮之間地名歐陽，見於史者非一處︰裴邃移長孫稚欲營歐陽，在壽春境上；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誘，音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

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高，居報翻。復，扶又翻。以蝦蟇車運土塡塹。『鄒︰蝦蟇車，古之農用播種車，戰時改製以塡塹、濠，其大者須數百人推行。蟇，與蟆同。』

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將，卽亮翻；下同。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漢水逕竟陵郡入江。考異曰︰太清紀云︰「僧辯將精卒二萬。」今從梁書。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為人臣子，固當以身許國，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兩陳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急，親犯矢石以帥厲將士，可一用之耳，豈可以為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為常，此其所以敗死於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必死之將可也；若論臣子大節，則全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孝矣。

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思，相吏翻。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卽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詳觀上下文，「景因火起」作「賊因火起」則於當時事勢文理為明順。蓋侯與吳景殽亂也，讀者難以明辨。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迂，憂俱翻，汙曲也。狀如卻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

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

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景衆見飛橋逈出，『鄒︰逈，增韻︰寥遠也。與迥同。』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死於城下者，豈眞賊哉？侯景驅民以攻城，以其黨迫蹙於後，攻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於矢石。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乃棄土山不復脩，自焚其攻具。復，扶又翻。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嶷，魚力翻。降，戶江翻。敎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為洪流。

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今之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郡含洭縣；湘東之衡州，隋平陳始置。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韋放見一百五十一卷大通元年。監，工銜翻。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分，扶問翻。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使，疏吏翻。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鎭，江州去京最近，按沈約志，江州去京水行一千四百里。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鎭。今宜且張聲勢，移鎭湓城，張，知亮翻。遣偏將賜隨，將，卽亮翻；下在將同。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帥，讀曰率。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幷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

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仲禮，考之粲傳，張公洲蓋卽蔡洲。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考異曰︰梁帝紀作「李遷仕」，今從太清紀。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五代志︰宣州南陵縣，梁置南陵郡。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下流衆軍，張公洲之兵也。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難，乃旦翻。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軍解之。」語，牛倨翻。少，詩照翻。復，扶又翻。沮，在呂翻。為，于偽翻。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舸，古我翻。「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韓非子︰有鬻矛楯者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鬻者不能對。後世矛楯之說祖此。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言將攻之高也。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

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華，讀曰花。將，卽亮翻；下同。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

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鏁列於陳前，『鄒︰鏁，與鎖同。』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之。」於陳，讀曰陣。降，戶江翻。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使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據韋粲傳，後渚在中興寺前。挑，徒了翻。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

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守，手又翻。沈約志︰廣州南海郡有綏寧縣，宋文帝立。諮議參軍劉之迡等三上牋請留，答敎不許。湘東王繹非有自將入援之志也，陽為不許耳。迡，與遲同，又音奴計翻。

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復，扶又翻。

**22**東魏大將軍澄患民錢濫惡，議不禁民私鑄；但懸稱市門，稱，尺證翻。錢不重五銖，毋得入市。朝議以為年穀不登，請俟他年，乃止。朝，直遙翻。

**23**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泰封安定公，故有國臣。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撓，奴敎翻。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旣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鄒︰竟坐死。』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24**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分，扶問翻。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粲傳曰︰青塘迫近淮渚。據陳霸先之言，青塘卽青溪塘也。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為下韋粲敗死張本。少，詩沼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 梁紀十八屠維大荒落（己巳），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太清三年**（己巳、五四九）

**1**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比，必利翻。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過，工禾翻。帥，讀曰率。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截其渡淮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從，才用翻。親戚死者數百人。史言韋粲忠勇。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箸，竹助翻。被，皮義翻。騎，奇寄翻。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沈，持林翻。仲禮矟將及景，矟，色角翻。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支伯仁」，當作「支化仁」，將，卽亮翻；下同。中，竹仲翻。淖，奴敎翻，泥也。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臶允瘡斷血，刺，七亦翻。被，皮義翻。臶，徂悶翻。吮，徂兗翻。『鄒︰臶，正韻︰在甸切，音荐。廣韻︰再至也。』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復，扶又翻；下不復、綸復同。仲禮亦氣索，索，蘇各翻。不復言戰矣。

邵陵王綸復收散卒，邵陵王綸敗走見上卷上年。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淦，古暗翻。『鄒︰新淦，上卷作新塗』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朝，直遙翻。异慙憤發疾，庚申，卒。考異曰︰梁帝紀作「乙丑」。今從太清紀、典略。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

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考異曰︰梁帝紀作「戊辰」，今從太清紀。

**2**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

**3**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永福省在禁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取其福國於有永也。高州刺史李遷仕、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紙鴟，卽紙鳶也，今俗謂之紙鷂。鴟，丑之翻。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鄒︰厭勝，亦作魘鎭，以符咒厭伏其人，巫術也。』射而下之。厭，於協翻。射，而亦翻。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

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渡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帥，讀曰率。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橋在青溪上。菰，音孤。菰首，今人謂之茭白。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將，卽亮翻；下同。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

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凡部將見主帥，執鞭以為禮。狠，戶墾翻。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永安，本漢彘縣，順帝陽嘉元年，更名永安，魏、晉屬平陽郡。江左僑立南河東郡，倂僑立永安縣，屬荊州。註又見前。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卽縱兵剽掠。剽，匹妙翻。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史言臺城覆陷之由。

**4**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侯景命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

**5**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藏，徂浪翻。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薦以藳秸為之，所以藉寢。壞，音怪。飼、食，並祥吏翻。軍士無膎，膎，戶皆翻，脯也，又肉食肴。或煑鎧、熏鼠、捕雀而食之。鎧，可亥翻。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釋氏謂營膳之所曰甘露廚。乾，音干。苔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成片，納土窖中，出而曬之令乾，南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抄，楚交翻。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卽東府城。援軍斷其路。斷，音短。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伺，相吏翻。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鎭。將，卽亮翻。任，音壬。先鎭，謂壽陽時已降齊矣。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仗，除兩翻。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太子綱疑范桃棒之來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載，子亥翻。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幷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梁之智士唯傅岐一人而已。質，音致；下同。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復，扶又翻。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郞蕭瑳韶，帝室也，封上甲侯。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為郡，領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瑳，七何翻，又七可翻。與干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為盟。更，工衡翻。歃，色甲翻。旣盟，而景長圍不解，專脩鎧仗，鎧，可亥翻。託云「無船，不得卽發」，又云「恐南軍見躡」，援軍時皆屯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

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于馬卬洲，馬卬洲，蓋卽今王家沙、老鸛觜一帶。考異曰︰梁帝紀作 「丁未」。今從太清紀、典略。典略云︰「至于瑯邪。」今從太清紀、梁帝紀。按晉置瑯邪郡於江乘蒲洲上，卽前所謂今王家沙地。景慮其自白下而上，上，時掌翻。啓云︰「請『章︰十二行本「請」下有「敕」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北軍聚還南岸，以地望言之，馬卬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卽謂秦淮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卽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考異曰︰梁帝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清紀、典略。退，恢之子也。

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皆為儀同三司，悊，與哲同。夏侯譒為豫州刺史，譒，補過翻。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散，悉覽翻。騎，奇寄翻。上以偉為侍中。

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大江西岸，卽歷陽。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幷譙州，俟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答許之。

癸卯，大赦。

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卽當引路。」言引兵就路還北。詬，古候翻，又許候翻。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盱眙太守。盱眙，音吁怡。守，手又翻。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確蓋欲南奔荊、江二鎭。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使，疏吏翻；下同。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皆如此，郞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為我斬之！為，于偽翻。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眄，眠見翻，目斜視也。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景凡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卻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

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蹔通，上雞子數百枚，上雞，時掌翻。上手自料簡，料，音聊。歔欷哽咽。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哽，古杏翻。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水經註︰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南至武城入大江，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蓋今之沙武口卽其地。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水經註︰湘水自汨羅口西北逕壘石山，西北對青草湖。祝穆曰︰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洞庭，南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按一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中有沙洲間之，所謂重湖也。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唐之夔州也。水經註︰江水自巴東魚復縣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慥，七到翻。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雙六，亦博之一名。續事始云︰陳思王製雙六局，置骰子二；唐末有葉子之戲，遂加至六。戰國策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者，擬議其便否也。賁因其未下，借雙六以諷其不下救君父。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幾，居豈翻。慥，懿之孫也。

**6**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鄕里也，相帥歸之。帥，讀曰率；下同。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豈能帥之！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據周書，裔，司馬楚之之後。司馬氏本河內溫人，魏孝武西遷，裔始歸鄕里，於溫城起義，附西魏。與東魏交戰，頻有克獲，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帥，讀曰率。

**7**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旣畢，王偉聞荊州軍退，謂湘東王繹旋師也。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用史記須賈之言。擢，拔也。說，式芮翻。數，所具翻。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背，蒲妹翻。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讜，音黨。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上，時掌翻。惡，烏路翻。以祅怪為嘉禎，祅，於驕翻。禎，音貞，祥也。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漢公孫述據蜀，用鐵錢。爛羊鐫卬，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漢更始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篡位，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朝，直遙翻。更，工衡翻。豫章以所天為血讎，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邵陵以父存而冠布，事見同上。冠，古玩翻，又如字。石虎之風也。石虎父子事見晉成帝紀。脩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笮融、姚興之代也。」笮融事佛事見漢獻帝紀。姚興事佛事見晉安帝紀。笮，在各翻。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鄒︰是，同嗜。釋名︰是，嗜也，人嗜樂之也。下同。』酒色是耽，斷，丁亂翻。好，呼到翻。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桑中，見詩·衞國風，淫放之詩也。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南康王會理，帝子續之子，時鎭廣陵。定襄侯祗，南平王偉之子，時鎭淮陰。沐猴而冠，用漢書語。親為孫姪，位則藩屛，屛，必郢翻。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卒，子恤翻。今日之舉，復奚罪乎！復，扶又翻。伏願陛下小懲大戒，引易·大傳之言，指斥甚矣！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

上覽啓，且慙且怒。言皆指實而無如之何，有慙怒而已。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考異曰︰南史作「三萬」。今從典略。被圍旣久，人多身腫氣急，氣急，上氣喘急也。被，皮義翻。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羸，倫為翻。喘，昌兗翻。瘞，於計翻。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娶妓妾、置酒作樂，妓，渠綺翻。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說，式芮翻。考異曰︰典略云綸已下咸說柳仲禮如此。今從太清紀。「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難，乃旦翻。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考異曰︰典略云︰「柳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若為取之？』暉曰︰『正當堅營不戰，使賊平臺城，囚天子，徐而縱兵，旣破之後，復挾天子令諸侯也。』仲禮納之。」按景旣克城，則人情皆去，援軍自散，仲禮安能帥以破景！仲禮閉壁不出，自為重傷而懼耳，非用暉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太清紀又云︰「景嘗登朱雀門樓，與之語。又遺以金，自是以後，閉壁不戰。」典略云︰「景遺以金鐶」，亦以近誣，今不取。

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渡軍。旣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寒山之敗，玄武湖側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為之也。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溺，奴狄翻。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

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示將殺浚也。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詛，莊助翻。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

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石闕前水，景決玄武湖以灌城者也。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太陽門，臺城六門之一也。終日蒱飲，蒱音蒲。蒱飲，摴蒱且飲酒也。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考之南史，此熊曇朗非後來為盜於豫章之熊曇朗也。南史·侯景傳作「白曇朗」。曇，徒含翻。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勞，力到翻。

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為姦佞所蔽，領衆入朝，朝，直遙翻。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衞。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典儀，典朝儀者也。至唐猶有典儀之職，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殿殿庭服位之次。見，賢遍翻。稽，音啓。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被，皮義翻。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自此以上，上問景，景猶慴伏。上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自此以上，景之辭氣悖矣。上俛首不言。上辭窮勢屈，故俛首不言，嗚呼！

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衞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摛，丑知翻。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東宮通事舍人，職如中書通事舍人。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見，賢遍翻。何得如此！」景乃拜。荀子曰︰善敗者不亡。帝父子於此亦亡而不失其守者，悲夫！太子與言，又不能對。

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景之親貴隆重者號曰左右廂公。「吾常跨鞍對陳，陳，讀曰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怖，普布翻。慴，之涉翻。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衞，兩宮，謂上臺及東宮。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乘，繩證翻。朝，直遙翻。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考異曰︰梁帝紀無赦，加景官在庚午。今從太清紀。

建康士民逃難四出。難，乃旦翻。太子洗馬蕭允洗，悉薦翻。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茍不求利，禍從何生！」

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五代志︰宣城郡秋浦縣，舊曰石城。考異曰︰典略在庚午，梁帝紀在辛未。今從太清紀。柳仲禮召諸將議之，將，卽亮翻。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言諸軍各隨所來之方散去也。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按姚思廉梁書︰大連封臨城縣公。自東揚州入援，臺城旣陷，復還會稽。參考通鑑前後所書皆然。此誤以東揚州為南兗州，當書「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蓋傳寫逸「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十字。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亦當書「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五代志︰衡山郡有湘潭縣。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鎭。君正，昂之子也。帝平建康，袁昂以節義見褒，位至台司。邵陵王綸奔會稽。會，工外翻。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降，戶江翻；下同。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見，賢遍翻；下見父同。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

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沈，持林翻。

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未絕，謂猶有餘息者。亦聚而焚之。

庚午，詔征鎭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王僧辯得歸竟陵，為湘東王繹用之以平侯景張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帥，讀曰率。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更，工衡翻。見，賢遍翻。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中谷有蓷之辭。啜，張劣翻。啜者，泣多而不止也，讀如輟。

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為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為縣，西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國。晉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為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又有安宜縣，梁置陽平郡。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

**8**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東徐州。考異曰︰「北青州」，典略作「南冀州」。今從太清紀。並『章︰十二行本「並」上有「淮陽太守王瑜」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鄰棄城走，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考異曰︰梁帝紀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東魏據其地。

**9**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鎭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將，卽亮翻。陸經以郡降之。

**10**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付度者，前刺史以州府之若事若物付度後刺史。雍，於用翻。少，詩照翻。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復，扶又翻。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鎭，譽自湖口歸湘州。洞庭、青草共為一湖。湖口在巴陵。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湘東王繹以荊州刺史都督荊、擁等九州，慥、詧皆其屬也。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檣，船上桅竿也，所以掛帆，帆汎風則船行。自洞庭至江陵，泝江而上，故曰上水。遺，于季翻。上，時掌翻。岳陽在雍，共謀不逞。」 江陵遊軍主朱榮遊軍主，領遊軍之將也。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使，疏吏翻。繹懼，鑿船，沈米，斬纜，沈，持林翻。纜，盧闞翻，維舟索也。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繹與譽、詧自此隙矣。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梁置臨江郡。董紹先降侯景，見上卷上年。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說，式芮翻。「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卽以城授之。紹先旣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旣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鎧，可亥翻。遣會理單馬還建康。為會理兄弟謀誅王偉不克而死張本。

**11**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將，卽亮翻；下同。降，戶江翻。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12**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羸，倫為翻。新城戍主戴僧逷有精甲五千，沈約曰︰浙江西南，名曰相溪，吳立為新城縣，屬吳郡。今杭州新城縣卽其地。逷，他歷翻。說太守袁君正曰︰說，式芮翻。「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被，皮義翻。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鎭姑孰。任，音壬。

**13**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塹，七豔翻。重，直龍翻。

**14**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去年四月，高岳等攻潁川。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五代志︰朔方郡長澤縣，後魏置闡熙郡及山鹿縣。水經︰洧水出河密縣西南馬領山，東南過長社縣北。堰，於扇翻。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言分兵為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丙休則丁進，至於癸休，則甲復進矣；攻者得番休而應者不勝其勞也。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穰，卽穰城。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艦，戶黯翻。射之，而亦翻；下射殺同。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燕，因肩翻。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纜，盧瞰翻。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溺，奴狄翻。豐生游上，向土山，浮水而行曰游。上，時掌翻。城上人射殺之。

**15**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時令澄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朝，直遙翻。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郞以分元康之權。

**16**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雍，於用翻。將，卽亮翻；下同。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鎭，纘至大堤，沈約志︰華山郡治大隄。五代志︰襄陽郡漢南縣，宋置華山郡；唐倂漢南入宜城縣。九域志︰宜城在襄州南九十里。曾鞏曰︰宋武帝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處，昌呂翻。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謂萬山以西，中廬縣諸山也。紿，待亥翻。岸旣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杜氏兄弟，嵩、岑、嶷、岌、巘、岸、崱、嵸、幼安，凡九人。驍，堅堯翻。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著，陟略翻。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為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張纘間構譽、詧兄弟於湘東，凶于而身，害于而國。更，工衡翻。

**17**荊州長史王沖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主盟者，主諸藩之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

**18**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三公燮理陰陽，言宋子仙非其人也。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梁禁中諸殿皆有主帥。杜佑曰︰凡言便殿者，皆非正大之處。又曰︰便殿，寢側之別殿。帥，所類翻。上不許。景不能強，強，其兩翻。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屬，之欲翻，託也。幷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索，山客翻。再曰「荷！荷！」荷，下可翻。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侯景時居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朝，直遙翻。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19**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長社城，王思政所守也。沮，在呂翻。喪，息浪翻。復，扶又翻。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太清元年，高澄輔政，次年破侯景。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幷塞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

**20**辛巳，發高祖喪，帝殂二十六日而後發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衞。景自昭陽殿出屯朝堂。朝堂，蓋在太極殿左右。朝，直遙翻。

**21**壬午，詔北人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

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毛晃曰︰漢有三輔委輸官，掌委輸者也。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金陵記曰︰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十里。侯景之亂至于陳時，中外人物不迨宋、齊之半。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稆，音呂。禾不因播種而生曰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勝，音升。

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宛陵縣，漢屬丹楊郡，晉分為宣城郡治所。五代志︰宣城郡治宣城縣，舊曰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華，讀曰花。誘，音酉。將，卽亮翻；下同。考異曰︰典略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中軍，中軍都督也。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單，音蟬。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拒『章︰十二行本「拒」上有「據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難，乃旦翻。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嵊，石證翻。張稷弒齊東昏侯，後死於鬱洲。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22**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

**23**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為侍中、司空。考異曰︰梁紀作「戊戌」。今從太清紀。

**24**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考異曰︰太清紀云「七日」。今從梁帝紀及典略。

**25**初，侯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遴，良刃翻。璽，斯氏翻。綬，音受。剃，他計翻。之遴博學能文，嘗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繹密送藥殺之，夏，戶雅翻。而自為誌銘，厚其賻贈。賻，音附。

**26**壬辰，封皇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款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王，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考異曰︰太清紀、典略並與立太子同日。今從梁帝紀。

**27**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攣，呂緣翻。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太清元年，西魏授王思政大將軍，故以稱之。王思政帥衆據土山，東魏築土山以攻潁川，思政奪而據之。帥，讀曰率。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刎，扶粉翻。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語，牛倨翻。『汝齎我頭出降，降，戶江翻。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旣有此令，相，息亮翻。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遺，于季翻。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將，卽亮翻；下同。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卒，子恤翻。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為鄭州，按魏收志︰潁州本治長社，旣改鄭州，徙治潁陰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後齊之制，三師、二大、三公，各置東西閤祭酒。二大，大司馬、大將軍也。「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盧度世，事魏太武帝。

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使，疏吏翻。幷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魏收志︰淅州領脩陽、朱陽、南上洛、淅陽、固郡。五代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唐志︰鄧州內鄕縣本淅陽郡治。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鎭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將，卽亮翻。易，弋豉翻。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啓聞。具以思政所請，崔猷所報，二者皆啓聞也。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期，讀曰朞。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崔孝芬為高歡所殺，子猷入關，事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

侯景之南叛也，事見一百六十卷元年。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復，扶又翻。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

**28**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考異曰︰梁帝紀在五月。今從太清紀。以湘東王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鎭並加位號。

**29**宋子仙圍戴僧逷，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考異曰︰典略作「戊子」、「陸黯」。今從太清紀、南史。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主。

**30**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異曰︰典略︰「五月，正德死。」今從太清紀、南史。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鎭新泰；舊置秦郡於六合。新秦卽秦郡也。簡文帝之廢也，元建自秦郡馳還諫景，此可證也。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八日。今從典略。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佻，吐彫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射，而亦翻。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考異曰︰太清紀，確死在九月。今從典略。

**31**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為妃，生世子方等。妃醜而妬，又多失行，行，下孟翻；下穢行同。繹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當至，以繹目眇，為半面妝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驍，堅堯翻。使，疏吏翻；下同。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少，詩照翻。將，卽亮翻。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王譽云︰『侯景旣須撲滅，今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蕭有一人能匡國難，吾無所惜。』譽對弘直攘袂云︰『身始至鎭，百度俱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遣舍人虞預至譽所曰︰『周弘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師，吾今便長驅席卷，還望三湘兵糧以相資給。』譽又拒絕，意色殊憤。上又遣錄事參軍劉瑴往雍，宣旨於岳陽王詧曰︰『吾舟艦足乘，唯糧仗闕少。湘州有米，已就譽求；雍部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詧答曰︰『兵馬蕃扞所須，非敢減撤；襄陽形勝之地，豈可蹔虛！』瑴出，謂雍州別駕甄玄成曰︰『觀殿下辭色，曾無匡復之意；卿是股肱所寄，可相毗贊邪？』答曰︰『樊、沔衝要，皇業所基，人情驍勇，山川險固，君其雅識，寧俟多言！』瑴曰︰『本論東討，共征獯逆；義異西伯，非敢聞命。』於是湘、雍二蕃成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具陳軍國之計，誡方等曰︰『吾近累遣使往湘，並未相脣齒，今故令汝至彼，必望申吾意，若能得相隨下，可留王沖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構逆。」此皆蕭韶為元帝隱惡飾辭耳。今從梁書、南史。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方等不死於救臺城之時而死於伐湘州之日，可謂得其死乎！復，扶又翻。

**32**侯景以趙威方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33**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據水經註，麻溪水口在臨湘縣北瀏口戍南。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溺，奴狄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為之，疑其毒殺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史言湘東猜薄。

**34**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主，元景仲，法僧之子，普通六年，父子歸梁。誘，音酉。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五代志︰蒼梧郡，梁置成州。南海郡，卽廣州治所。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從，子容翻。朝廷遣曲陽侯勃為刺史，軍已頓朝亭。」酈道元曰︰廣州城東北三十里有朝臺，昔尉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環迴，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朝，直遙翻。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縊，於賜翻。霸先迎定刺史蕭勃鎭廣州。

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蘭欽見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誘，音酉。監，工銜翻；下同。頠，魚毀翻。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考異曰︰太清紀擒裕在八月。今從陳書。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35**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申，重也；重為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按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中，竹仲翻。悶絕，久之方蘇，卽送獄。泉震怖，不敢言。怖，普布翻。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將，卽亮翻。考異曰︰太清紀作「八日」。或者八日受命，丁卯乃行也。

**36**陸緝等競為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時宋子仙攻戴僧逷，屯錢塘。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吳記曰︰海鹽，本名武原鄕，秦以為縣，屬吳郡，今屬嘉興府，在府東南八十里。子仙復據吳郡。復，扶又翻。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

**37**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尚書令。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六日。今從典略。

**38**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己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說，式芮翻。守，式又翻。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將，卽亮翻；下同。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為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帥，讀曰率。幷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為質于東魏以乞師。諮議者，諮議參軍。質，音致。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安樂柵者，範所立柵，以安樂名之。然臺城覆陷，父兄蒙塵，此子弟沫血枕戈之時，以安樂名柵，非名也。樂，音洛。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苽稗、菱藕以自給。苽，與菰同，音孤。雕菰米，本草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也。稗，蒲賣翻。稗者，似稻，其實尖圓而細。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為，于偽翻。範進退無計，進則孤羸之軍不足以制侯景，退則合肥已為東魏人所據。乃泝流西上，上，時掌翻。軍于樅陽。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晉書、五代志，同安郡同安縣，舊曰樅陽，幷置樅陽郡。師古曰︰樅，七容翻。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降，戶江翻。之悌，之高之弟也。

**39**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謂伊、霍輔少主，曹、馬篡國也。濟，子禮翻。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傳，直戀翻。

**40**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41**己亥，鮑泉軍于石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晏公類要曰︰橘洲，在長沙西南四十里。湘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註︰沅水東逕龍陽縣之汎洲，洲長二十里，吳丹楊太守李衡植柑其上，臨死，敕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疋。」今洲上猶有遺枿。余按汎洲乃柑洲，非橘洲。水經註又云︰湘水北過臨湘縣西，又北過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此則是也。類要亦指此。張舜民郴行錄︰橘洲東對潭州城。戰及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譽退保長沙，衆『章︰十二行本「衆」作「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引軍圍之。

**42**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

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次長，言於兄弟行，澄居長而洋次之。長，竹丈翻。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相，息亮翻。古之唐舉、許負，皆相視人之骨法狀貌以知吉凶貴賤，有相書傳於世。解，戶買翻。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為，于偽翻；下為爾同。『鄒︰小佳，少佳；稍勝。』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恚，於避翻。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須者，意所欲亦求也。澄或愧不取，洋卽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朝，直遙翻。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漫戲，言漫爾作戲。其實蓋欲習勞也。

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蘭欽仕梁，為徐州刺史。考異曰︰陳元康傳作「蘭固成」。今從北齊·帝紀。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瑯邪公主，瑯邪公主事始見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欲其往來無間，間，古莧翻。侍衞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郞崔季舒屛左右，謀受魏禪，惜，於今翻。屛，必郢翻。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置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索，山客翻，求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床，弒之。去，羌呂翻。愔狼狽走，遺一靴；靴，許戈翻。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被，皮義翻；下同。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分，扶問翻。入討羣賊，斬而臠之，臠，力兗翻，割切其肉也。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素自晦匿，今遇變而不為之變，故皆驚而異之。洋祕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珽，待鼎翻。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使，疏吏翻。虛除元康中書令。幷祕陳元康死問，亦所以鎭安人情。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王基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

勳貴以重兵皆在幷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鎭遏四方；分，扶問翻。邕支配須臾而畢，支，分也。配，隸也。支配，猶今人言品配。洋由是重之。

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託建儲太赦，以安蘭京之黨心懷反側者。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遏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主者，主朝儀者也。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晉陽文武之驚洋，猶鄴城內外也。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惡，烏路翻。奏暹及崔季舒過惡，鞭二百，徙邊。二人素為澄所親任，故隆之等惡之。

**43**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子『章︰十二行本「子」作「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梁制，雖三公亦加將軍號，今開府儀同三司亦不加。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44**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樅，七容翻。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一棲不兩雄，為範與大心互相猜忌張本。處，昌呂翻。

**45**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袁氏自淑至顗、粲及昂，皆以忠貞著節。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旣沒，吳與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魏文帝書曰︰觀其姓名，已為鬼錄。錄，籍也。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張嵊闔門死義，以雪其父弒君之醜，血祀絕矣。幷殺沈浚。沈浚責侯景之時，視死如歸，其後與張嵊起兵，豈望生邪！

**46**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濟，子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深，式浸翻。詧軍氣沮。沮，在呂翻。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為新興郡，屬幷州。晉江左僑立於荊州界，領定襄、廣牧等縣。五代志︰南郡安興縣，舊置廣牧定襄縣，唐省安興縣入江陵，則新興固荊州所統矣，何待繹以舊好密邀崱哉！蓋崱雖帶新興太守，實從軍在襄陽也。崱，士力翻。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岌，魚及翻。龕，苦含翻。降，戶江翻。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保林，宮中女官，自漢以來有之。顏師古曰︰保，安也，言其可安衆如林也。齊高帝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鎧，可亥翻。丁度曰︰湕，紀偃切，水名，出南郡。今荊門軍北百里有建水，蓋卽此水也。勝，音升。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考異曰︰太清紀云︰「詧使制文檄，纘曰︰『吾蒙朝廷不世之榮，又荷湘東王國士之眷，今日雖死，義無操筆。』及軍敗，將殺之，纘曰︰『若使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雖死無所恨。』遂殺之，棄尸於江陵北湖。」又云︰「諸將並欲追躡，上以如子之情，情所未忍，曰︰『彼不應來而來，明其為逆；我應逐不逐，見我之弘。』」此蓋亦蕭韶之虛美。今從南史。詧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巚。晉渡江南，僑立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漢南陽郡之朝陽縣為實土。水經註︰古朝陽縣在新野縣西。巚，與巘同，魚蹇翻。

**47**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數，所具翻。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重，直龍翻。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背，蒲妹翻。曰︰「鮑郞，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時繹下書於所部稱令，故曰令旨。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為啓自申，申，明也，理也。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48**冬，十月，癸未朔，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49**初，歷陽太守莊鐵帥衆歸尋陽王大心，鐵歸大心見一百六十一卷太清二年。帥，讀曰率。大心以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卽叛，推觀寧侯永為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屬豫章郡。光遠將軍韋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南昌，漢舊縣，豫章郡治所。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

**50**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趣，七喻翻。降，戶江翻；下同。

51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考異曰︰太清紀云︰「十四日，梓宮達于脩陵，」今從梁書。廟號高祖。

52百濟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見城關荒圮，圮，部鄙翻，毀也。異於曏來，毛晃曰︰昔來謂之曏來。哭於端門；端門，臺城正南門之中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錄，拘也，收也。莊嚴寺，近建康南郊壇。不聽出。

53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逷降之。

54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

詧旣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鄭康成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也。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鎭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於魏。嶚，力么翻。質，音致。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鎭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章︰十二行本「柳」作「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勰以城降之。勰，音協。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為西魏因詧而幷繹張本。

55宋子仙乘勝渡浙江，至會稽。會，工外翻。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考異曰︰南史云︰「東土皆附綸，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之，乃去。」今從典略。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五代志︰開建縣屬熙平郡，隋以熙平郡為連州。範進擊蕃，破之。「範」，當作「綸」。

56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五代志︰漢東郡唐城縣，後魏曰㵐西，置義陽郡，西魏改㵐西下溠。杜佑曰︰下溠戍，在漢東郡棗陽縣東南百餘里。九域志︰唐城在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左傳︰楚人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卽此溠水。溠，音側駕翻，字林壯加翻。忠以伯符為鄕導。鄕，讀曰嚮。伯符，岫之子也。

57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會，工外翻。勝，音升。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樂，音洛。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為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鄕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為子仙鄕導，追及大連於信安，漢獻帝初平二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安。五代志，東陽郡信安縣有江山，卽今江山縣也。宋白曰︰信安縣，漢太末縣地，漢末為新安，晉為信安，唐為衢州治所。唐又分信安之南川為江山縣。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庚子朔，擒大連。」按是月壬午朔。今從太清紀。執送建康，『章︰十二行本「康」下有「大連猶醉不之知」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不忍見其子之俘執也。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為後留異據東陽張本。收其妻子為質。質，音致。

58乙酉，東魏以幷刺史彭樂為司徒。

59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上，時掌翻。

60始興太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偲，新茲翻，又倉才翻。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大庾嶺也。帥，所類翻。將，卽亮翻。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驍，堅堯翻。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謂柳仲禮等。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謂荊、雍、湘三州。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漢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而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渡江，卽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荷，下可翻。元、蘭，謂元景仲及蘭裕也。令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蕭勃，武帝從弟吳平侯昺之子，故云然。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猶賢乎已，用孔子語。已，止也。此言猶勝乎止而不遣軍也。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使，疏吏翻。間，古莧翻。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唐為韶州。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為陳霸先破蔡路養張本。

61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五代志︰漢東郡隨縣，舊置隨郡。

62東魏使金門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北，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三

## 梁紀十九上章敦牂（庚午），一年。

太宗簡文皇帝上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諡法︰平易不訾曰簡；學勤好問曰文。

## 大寶元年（庚午、五五○）

**1**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

**2**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大庾嶺，在今南安軍大庾縣西南二十里。吳錄︰南野縣有大庾山，自嶺嶠九嶝二里，至嶺下，平行十里，至平亭。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南野縣，漢屬豫章郡，晉屬南康郡。劉昫曰︰唐韶州始興縣，漢南野縣地。宋白曰︰虔州之南康大庾嶺，南雄州之始興，皆漢南野縣地。輿地志︰今虔州龍南縣，漢南野縣地。將，卽亮翻。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騎，奇寄翻。被，皮義翻。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上，時掌翻。復，扶又翻。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考異曰︰太清紀在二月。今從陳帝紀。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3**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4**庚午，邵陵王綸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恪郊迎，「南康」當作「南平」，參考前後及梁書可見。夏，戶雅翻。以州讓之，綸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考異曰︰太清紀云︰「三月，綸逼奪恪州，徙恪於郡廨。」今從梁書、典略。

**5**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去年仲禮將兵趣襄陽。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將，卽亮翻；下同。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不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漴頭，敗，補邁翻。杜佑曰︰漴，音崇。水所衝曰漴。考異曰︰太清紀作「潼頭」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典略。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以竟陵，皆降於忠。降，戶江翻。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6**廣陵人來嶷嶷，魚力翻。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輕，牽正翻。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也。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帥，讀曰率；下同。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勔，彌兗翻。仍結果魏為援。皓，暅之子；祖暅見一百四十七卷武帝天監十二年，諸本作「暅之之子」者，衍一「之」字。暅，古鄧翻。勔，勃之兄也。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

**7**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五代志︰竟陵郡長壽縣，後周置石城郡。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說，式芮翻。來伐事見上卷上年。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湕水之北也。湕，紀偃翻。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幷送質子，貿遷有無，質，音致。貿，易也；遷，徙也；徙有之無以相貿易。貿，音茂。永敦鄰睦。」忠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8**宕昌王梁彌定宕，徒浪翻。為其宗人獠甘所襲，彌定奔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鐵悤據渠株川，獠，魯皓翻。酋，慈秋翻。與渭州民鄭五醜合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將軍宇文貴、涼州刺史史寧討之，擒斬鐵悤、五醜。寧別擊獠甘，破之，獠甘將百騎奔生羌鞏廉玉。生羌，遠在塞外，不羈屬於魏者。騎，奇寄翻。寧復納彌定於宕昌，置岷州於渠株川，五代志，臨洮郡臨洮縣，西魏置溢樂縣，並置岷州。復，扶又翻。進擊鞏廉玉，斬獠甘，虜廉玉送長安。

**9**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諸藩，謂梁之宗室分任藩維者。任，音壬。帥，讀曰率。

**10**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用孟子之言。況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禮記·三年問曰︰創巨者其疾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創，初良翻。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越王句踐臥薪嘗膽，求以報吳。晉劉琨枕戈待旦，志梟逆虜。枕，之任翻。子執親喪，泣血三年。孔穎達曰︰說文︰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註曰︰無聲而血出，是也。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貰，貸也。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難，乃旦翻。料，音聊。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喪，息浪翻。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荊州治江陵，在江北，故曰江外。良為藩屛盤固，宗鎭強密。為，于偽翻。屛，必郢翻。弟若陷洞庭，湘州之地，襟帶洞庭，故謂湘州為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以綸之昏狂，猶能言及於此，蓋勢有所必至也。戢，阻立翻。雍，於用翻。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言其過大惡極，法所不赦。且曰︰「詧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卻秦軍，魯仲連談笑而卻秦軍，繹引此以為大言。曲直有在，不復自陳。復，扶又翻。臨湘旦平，臨湘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時為州郡治所。隋改臨湘縣曰長沙縣。暮便卽路。」卽路，就路也。承上文而言，若欲攻襄陽；考之下文，蓋謂討侯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綸知繹兵東下，必將圖己，故云然。使在京口之時能思及此，則何亡國喪身之有！古人所以重居安慮危，居寵思畏者也。史為綸北奔張本。

**11**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徒兵，步兵也。帥，讀曰率；下同。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射，而亦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考異曰︰太清紀曰︰「城中數百人，」典略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以子鑒為南兗州刺史，鎭廣陵。廣陵之人旣殲矣，子鑒所鎭者空城耳。景還建康。

**12**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東揚州刺史。省吳州。景置吳州見上卷上年。

**13**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射。

**14**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15**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孫吳立安吳縣，屬宣城郡；隋省安吳入涇縣。侯景遣于子悅帥衆攻之，不克。

**16**東魏行臺辛術將兵入寇，圍陽平，不克。

**17**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溧，音栗。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禊宴，因祓禊而開宴。禊，胡計翻。樂遊苑，在玄武湖南。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18**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王。

**19**臨川內史始興王等擊莊鐵，王，始興人；卽「毅」字，後人傳寫，變「立」為「彑」耳。鄱陽王範遣其將巴西侯瑱救之，瑱，他甸翻。等敗死。

**20**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徙鎭三章，謂之安樂柵。去年鄱陽王範西上，使世子嗣守安樂柵，今移柵三章，亦以安樂名柵。樂，音洛。

**21**夏，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為長沙王。上甲侯韶奔江陵，見上卷上年。按梁書，長沙王懿子淵業嗣封；卒，子孝儼嗣封；又卒，子眘嗣封。眘，懿曾孫也，時在建康。湘東以韶歸之，遂以為長沙王，非禮也。

**22**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衞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衞左右。浴鐵者，言鐵甲堅滑，若以水浴之也。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坐，徂臥翻。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菱，芰也。芡，巨險翻；說文曰︰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䓈，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衣，於旣翻。烟，與煙同。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

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碓，都內翻。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史言侯景將敗。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男子謂舅家為外家，婦人謂父母之家為外家。外族，外家之族。為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南史·侯景傳作「庫眞部督」。誤也。

**23**魏封皇子儒為燕王，公為吳王。

**24**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去年宋子仙克東揚州，今召還京口。

**25**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說，式芮翻。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鎭，荊、益兄弟必皆內喜，帝旣蒙塵，綸於兄弟之次當立。恪若除綸，則人望歸於荊、益，必當內以為喜。時湘東王繹在荊州，武陵王紀在益州。海內苦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巨逆，謂侯景。梟，謂梟其首。梟，堅堯翻。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分，扶問翻。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凶黨已斃，兄勿深憂！」南平王恪，偉之子也，於綸為兄。

**26**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反其首於長沙，與身俱葬。初，世子方等之死，見上卷上年。臨蒸周鐵虎功最多，吳立臨蒸縣，以縣臨蒸水而名，屬衡陽郡，晉屬湘東郡。酈道元曰︰臨蒸卽故酃縣，縣卽湘東郡。劉昫曰︰隋改臨蒸為衡陽縣，今衡州所治衡陽縣是也。衡州志︰吳分酃縣立臨蒸縣，俯臨蒸水，其氣如蒸。姚思廉陳書曰︰周鐵虎，不知何許人，梁世南渡，事河東王譽，為臨蒸令。如此，則通鑑逸「令」字。譽委遇甚重。僧辯得鐵虎，令烹之，呼曰︰呼，火故翻。「侯景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還其麾下。繹以僧辯為左衞將軍，加侍中、鎭西長史。

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27**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為晉州，晉安帝分廬江郡立晉熙郡。五代志︰同安郡懷寧縣舊置晉熙郡。唐以同安郡為舒州。遣其世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改易郡縣守令也。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惟尋陽一郡而已。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瑱，他甸翻，又音鎭。帥，讀曰率；下同。由是二鎭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復，扶又翻。大心使徐嗣徽帥衆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據齊書·晉安王子懋傳︰子懋謀舉兵於江州，宣城王遣裴叔業襲取湓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湓城，乃據州自衞。則稽亭渚在江州城東也。帥，讀曰率。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恚，於避翻。考異曰︰典略作「己酉」。今從太清紀。範衆祕不發喪，奉範弟安南恬為主，有衆數千人。

**28**丙辰，侯景以先思虔為東道大行臺，鎭錢唐。丁巳，以侯子鑒為南兗州刺史。

**29**東魏齊王洋之為開府也，洋為開府，見一百五十七卷武帝大同元年。勃海高德政為管記，管記，卽記室參軍之職。由是親昵，言無不盡。昵，尼質翻。金紫光祿大夫丹楊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漢、晉以來，中山有北平縣，後魏孝昌中，分置北平郡，屬定州。廣宗縣，漢屬鉅鹿郡，後屬安平國，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置廣宗郡；時屬司州。皆善圖讖，讖，楚譖翻。以為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為，于偽翻。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敎之耳。」樂，音洛。洋以人心不壹，遣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平城鎭。宋白曰︰遼州平城縣本漢湼縣地，晉置武鄕縣，此地屬焉。隋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謂宇文氏也。勍，渠京翻。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此天子，謂西魏主。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強，屈，其勿翻。強，其兩翻。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遼陽縣自漢末以來屬樂平郡，隋開皇十一年，改曰遼山縣，我朝為遼州治所。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北齊之制，太倉及水次諸倉皆有令、丞。北齊紀作「尚書丞李集」。「王來為何事，而今欲還？」為，于偽翻。洋偽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綃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大橫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乾之初九、九五二爻，動變而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陰陽家之說，上官忌正月、五月、九月。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復，扶又翻。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

高德政錄在鄴在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幷密書與楊愔。愔，於今翻。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議造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凡禪代皆奉表三讓，百僚三表勸進而後卽位，故令收預草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前亭，在晉陽之東，平都城之西。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惡，烏路翻。復，扶又翻。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夫，民夫也。齎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圜丘，備法物。

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郞趙彥深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謂五德之運，以木代水，以火代木，以土代火，以金代土，以水代金也。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推，吐雷翻。挹，遜也。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郞崔劼、裴讓之曰︰劼，丘八翻。「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旣署，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郞，坐，徂臥翻。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范曄，字蔚宗，作後漢書。此其贊獻帝之辭也。賢註曰︰辰，時也。播，遷也。言獻帝生不逢時，身旣播遷，國又屯難也。漢有天下四百年而運終。虞賓，謂虞以堯子丹朱為賓。書曰︰虞賓在位。蔚，紆勿翻。屯，陟倫翻。所司請發，所司，謂掌禪代事者；請發者，請出宮居別邸也。此實楊愔等使人請之。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曹植，魏武帝之子，封陳王，諡曰思。嬪，毗賓翻。直長趙道德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故犢」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車一乘候於東閤，直長，官名。凡殿中諸局各有奉御，有直長。趙道德蓋尚乘直長也，亦高氏之私人。東閤，卽東閤門。長，竹兩翻。乘，繩證翻。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上，時掌翻。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司馬子如有宅在太原，故謂鄴城之宅為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璽，斯氏翻。綬，音受。東魏十六年而亡。考異曰︰北齊書、北史·高德政傳云︰「五月六日，留咸陽王坦等。七日，司馬子如等至鄴。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按後魏書、北史·帝紀皆云，「辛亥，王如鄴；甲寅，加九錫；丙辰，魏主遜位；戊午，王卽帝位。」典略︰「辛亥，王還鄴。」以長曆推之，此月己酉朔，皆不與德政傳日相應。蓋辛亥始自晉陽如鄴，非到鄴之日也。

戊午，齊王卽皇帝位于南郊，帝諱洋，字子進，勃海王高歡第二子，澄之母弟也。歡以勃海王贈齊王，洋又進爵齊王；且高氏本勃海人，勃海故齊地也，國遂號曰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復，扶又翻。己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自高歡起兵以來諸勳貴，皆宣力霸朝者也。朝，直遙翻。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謂自關西及江南來投者。

**30**文成侯寧起兵於吳，有衆萬人，己巳，進攻吳郡；吳郡帶吳縣。寧蓋起兵於吳縣界，進攻吳郡城也。按侯景傳︰寧起兵於吳西鄕。去年陸緝等推寧據吳郡，宋子仙擊之敗走，今復起兵於西鄕。行吳郡事侯子榮逆擊，殺之。寧，範之弟也。子榮因縱兵大景郡境。

自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旣盡，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

是時，唯荊、益所部尚完實，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鎭，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帥，讀曰率。圓照軍至巴水，巴郡巴縣有巴水，水折三迴如巴字。巴郡，唐為渝州。考異曰︰南史云︰「六月辛酉，紀遣圓照東下。」按六月，己卯朔，無辛酉。典略在五月，或者在五月辛酉歟？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梁置信州於白帝，唐改夔州。未許東下。

**31**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事。

**32**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奔江陵。間，古莧翻。

**33**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為王。高岳及隆之、歸彥、思宗、長弼、普子瑗、顯、國、叡、孝緒凡十人。庫狄干、斛律金、賀拔仁、韓軌，可朱渾道元、彭樂、潘相樂凡七人。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陽王，浟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淯為襄城王，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浟，以周翻。淯，音育。湝，戶皆翻。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

**34**鄱陽王範旣卒，侯瑱往依莊鐵，鐵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詐引鐵謀事，因殺之，自據豫章。

**35**尋陽王大心遣徐嗣徽夜襲湓城，安南侯恬、裴之橫等擊走之。

**36**齊主娶趙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紹德；又納段韶之妹。及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政欲結勳貴之援，乃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帝不從。丁亥，立李氏為皇后，考異曰︰典略在五月乙丑。今從北齊·帝紀。以段氏為昭儀，子殷為皇太子。庚寅，以庫狄干為太宰，彭樂為太尉，潘相樂為司徒，司馬子如為司空。辛卯，以清河王岳為司州牧。

**37**侯景以羊鴉仁為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南徐州有東莞郡，不在江西，意者東莞其東關之誤歟？盜疑其懷金，邀殺之。考異曰︰太清紀在十月。今從梁帝紀、典略。

**38**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詧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詧，字理孫，武帝之孫，昭明太子之第二子。

**39**陳霸先脩崎頭古城，徙居之。崎，渠希望。曲岸曰崎。九域志︰南安軍治大庾縣，古南野也，有南康古城，又有峽頭鎭。

**40**初，燕昭成帝奔高麗，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麗，力知翻。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郡立新會郡；隋、唐為新會縣，屬廣州。九域志︰新會縣在廣州之西南三百三十里。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五代志︰高涼郡石龍縣舊置羅州。我朝為化州治所。融子寶為高涼太守。高涼縣，漢屬合浦郡；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吳分立高涼郡，梁置高州。高涼洗氏，洗，音銑；丁度集韻︰姺，國名，或作「䢾」；姓氏韻纂又音綿。考異曰︰典略作「沈氏」。今從隋書。世為蠻酋，酋，慈秋翻。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累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舍，讀曰捨。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

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口，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遣使召寶，使，疏吏翻；下同。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被，皮義翻。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質，音致。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灨石，城魚梁以逼南康，帥，所類翻。魚梁亦地名，近灨石。灨，古暗翻。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卽亮翻；下同。今入灨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憙而無備。憙，與喜同。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擔，都甘翻。賧，吐濫翻。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吳分漢贛縣立陽都縣，晉武太康元年，更名寧都。五代志︰南康虔化縣，舊曰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

湘東王繹以霸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41**辛丑，裴之橫攻稽亭，徐嗣徽擊走之。

**42**秋，七月，辛亥，齊立世宗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后，東魏孝靜帝女。宮曰靜德。又封世宗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封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

**43**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自此魏益厚詧矣。朝，直遙翻。

**44**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雲」，當作「云」。牒云，虜複姓。柔然阿那瓌之求附於魏也，魏遣牒云具仁往使，牒云之為姓尚矣。迎鄱陽世子嗣，使鎭皖城。劉昫曰︰懷寧、宿松、望江、太湖等縣，皆漢皖縣地。蓋此城卽皖縣古城也。皖，戶板翻。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後漢汝南郡有苞信縣，江左僑置於弋陽界。五代志︰弋陽郡殷城縣，舊曰苞信，梁置義城郡及建州。帳下勸大心走保之者，便於入齊也。九域志︰殷城縣倂入固始。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太子洗馬韋臧鎭建昌，降，戶江翻；下同。先，悉薦翻，洗亦同音。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衆奔江陵，帥，讀曰率；下同。未發，為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太清三年，青塘之戰，韋粲死之。

**45**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質，音致。遣瑱隨慶徇蠡南諸郡，蠡南，謂彭蠡湖以南也。以瑱為湘州刺史。考異曰︰太清紀在十一月。今從典略。

**46**初，巴山人去黃法，有勇力，五代志︰臨川郡崇仁縣，梁置巴山郡。劉昫曰︰吳分臨汝為新建縣；梁置巴山郡。，巨俱翻。『鄒︰，集韻︰權俱切，音衢。風俗通︰織毛褥謂之氍毹。』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鄕里。太守賀詡下江州，自巴山順流赴江州為下。命法監郡事。監，工衡翻。法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新淦縣，漢屬豫章郡；五代志屬廬陵郡。淦，古暗翻。法敗之。敗，補邁翻。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法引兵會之。

**47**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48**湘東王繹改宜都為宜州，沈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梁以宜都郡置宜州；隋幷宜都入夷陵郡。以王琳為刺史。

**49**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為江州刺史。

**50**魏丞相泰以齊主稱帝，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下同。以齊王廓鎭隴右，徵秦州刺史宇文導為大將軍、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鎭關中。

51益州沙門孫天英帥徒數千人夜攻州城，武陵王紀與戰，斬之。

52邵陵王綸大脩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惡綸由此兵力益強，將不利於己也。惡，烏路翻。八月，甲午，遣左衞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趣，七喻翻。考異曰︰典略︰「九月戊申朔，繹遣僧辯。」按太清紀事在八月末。今從梁簡文帝紀。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

53齊主初立，勵精為治。治，直吏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清河房超，屬，之欲翻；下請屬同。守，式又翻。超不發書，棓殺其使；魏收志︰孝昌中，分汲郡置黎陽郡，屬司州，治黎陽城。棓，步項翻。使，疏吏翻；下同。『鄒︰棓，同棒。段若膺注︰棓棒正俗字。』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棓以誅屬請之使。久之，都官中郞『張︰「中郞」作「郞中」。』宋軌奏曰︰「中郞」當作「郞中」。五代志︰都官郞中，掌畿內非違得失事。此齊制也。「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為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

司都功曹張老上書請定齊律，司都功曹，司州之功曹也。時都鄴，以鄴為司州治所。按北齊主或居晉陽，不常居鄴也。詔右僕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麟趾格，見一百五十八卷武帝大同七年。琡，昌六翻。

齊主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魏、齊之間，六軍宿衞之士，分為六坊。任，保任也。陳，讀曰陣。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百保，言其勇可保一人當百人也。高氏以鮮卑創業，當時號為健鬬，故衞士皆用鮮卑，猶今北人謂勇士為霸都魯也。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邊要，邊上要害之地。

始立九等之戶，戶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是為九等。富者稅其錢，貧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54九月，丁巳，魏軍發長安。發長安而東伐齊。

55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鸚鵡洲在江夏江中，昔黃祖使禰衡賦鸚鵡賦於此洲，因以得名，洲之下卽黃鵠磯。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質，音致。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礩將兵擊之，礩，職日翻。龍虎敗，奔于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謂殺河東王譽也。今歲伐人之兄，綸於繹兄也。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園在郢城西偏，故曰西園。又有東園，在城東東湖上。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載，子亥翻。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礩自倉門登舟北出。據姚思廉梁書，倉門，郢城北門，帶江阻險。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

綸遇鎭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澗飲寺，武昌，今壽昌軍是也。僧法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時流民於北江州結七柵以相保。說，式芮翻。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據魏收志︰梁武帝置北江州，治鹿城關，領義陽、齊昌、新昌、梁安、齊興、光城郡。五代志︰黃州木蘭縣，梁曰梁安郡。又有義陽郡，後齊置湘州，後改曰北江州。則齊昌亦當在木蘭縣界，唐省木蘭入黃岡縣。宋白曰︰吳置蘄春郡，晉惠帝改西陽郡，南齊、北齊改西陽為齊昌郡，唐為蘄州。遣使請和『章︰十二行本「和」作「降」；乙一行本同；孔本同。』于齊，使，疏吏翻。齊以綸為梁王。

56湘東王繹改封皇子大款為臨川王，大成為桂陽王，大封為汝南王。

57癸亥，魏軍至潼關。

58庚午，齊主如晉陽，命太子殷居涼風堂監國。據北史·齊樂陵王百年傳︰涼風堂在鄴宮玄都苑。監，工銜翻。

59南郡王中兵參軍張彪等南郡王大連之鎭會稽也，以張彪為中兵參軍。起兵於若邪山，若邪山，在今越州東南四十里。攻破浙東諸縣，有衆數萬。吳郡人陸令公等說太守南海王大臨往依之，說，式芮翻。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橈敗，橈，奴敎翻。杜預曰︰橈，曲也。勢屈為橈。以我自解，言將歸罪於大臨以自懈於侯景。不可往也。」

60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為秦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舊置秦郡，後齊置秦州。抑梁已置之歟？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將，卽亮翻；下同。應，續之子也。廬陵王續，卒於武帝太清元年。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西陽，卽今黃州黃岡縣，古之邾城也。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叱羅，虜複姓。騎，奇寄翻。綸不為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為繹所厚，懼為所執，復歸齊昌。復，扶又翻。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魏收志︰郢州有汝南郡，治上蔡縣。五代志︰竟陵郡舊置郢州，所領有漢東縣，舊曰上蔡。則汝南城卽漢東縣城也。又按姚思廉梁書︰汝南治安陸重城。宋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僑立汝南郡汝南縣於潼口。荊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任約遂據西陽、武昌。考異曰︰梁帝紀在十一月。今從太清紀。

61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帥，讀曰率。夏，戶雅翻。湘東王繹召之，以為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新興郡置於江陵縣界，永寧郡置於襄陽南漳縣界。又以南平王恪為武州刺史，鎭武陵。武陵，唐為朗州，至我朝改為鼎州。

62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為齊州刺史，鎭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考異曰︰梁帝紀在十一月。今從太清紀。獻，暢之孫也。暢，武帝之弟。

63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加殊禮。

64岳陽王詧還襄陽。自朝魏而還也。前已書詧梁王矣，今復書詧舊爵，以義例言之，合改正。

65黎州民攻刺史張賁，賁棄城走。五代志︰義城郡，梁曰黎州，唐之利州是也。州民引氐酋北益州刺史楊法琛據黎州，魏以武興為東益州，氐王楊氏居之。梁蓋以為北益州。按下卷，楊法琛治平興，則梁置北益州於平興也。酋，慈秋翻。命王、賈二姓詣武陵王紀請法琛為刺史。紀深責之，囚法琛質子崇顒、崇虎。質，音致。顒，魚容翻。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使，疏吏翻。

66己卯，齊主至晉陽宮。晉陽宮，齊獻武王所置。唐志︰晉陽宮，在北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汾東曰東城。廣武王長弼與幷州刺史段韶不協，齊主將如晉陽，長弼言於帝曰︰「韶擁強兵在彼，恐不如人意，言恐韶為變。豈可徑往投之！」帝不聽。旣至，以長弼語告之，曰︰「如君忠誠，人猶有讒，況其餘乎！」長弼，永樂之弟也。高永樂不內高昂，使之喪元，長弼又讒段韶，高歡父子為失刑矣。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段韶為右僕射。

67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68立皇子大鈞為西陽王，大威為武寧王，大球為建安王，大昕為義安王，蕭子顯齊志，寧蠻府所領有義安郡。大摯為綏建王，沈約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立綏建郡於漢南海郡四會縣地。大圜為樂梁王。樂梁，史無所考。此時諸王所封，皆郡名也，當在大同中所分二十餘州不知處所之數。考異曰︰太清紀在十一月十四日。今從梁帝紀。

69齊東徐州刺史行臺辛術鎭下邳。十一月，侯景徵租入建康，術帥衆渡淮斷之，帥，讀曰率。斷，音短。燒其穀百萬石，遂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術略三千餘家，還下邳。

70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考異曰︰南史云「十一月壬寅。」按是月壬子朔，無壬寅。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使，疏吏翻。易，弋豉翻。弟可鎭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曰︰「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衞，書信恆通。」地擬孫、劉，欲吳、蜀各為一國也；情深魯、衞，謂兄弟也。恆，戶登翻。

71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為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72魏丞相泰自弘農為橋，濟河，至建州。丙寅，齊主自將出頓東城。卽晉陽之東城也。將，卽亮翻。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自秋及冬，魏軍畜產多死，乃自蒲阪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已東，皆入于齊。邊民見魏師無功，齊能自立，心無反側，疆埸遂定。

73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帥，讀曰率。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水經註︰江水東過邾縣南，東逕白虎磯北，又東逕貝磯北，又東逕黎磯北。北岸烽火洲，卽舉洲也，北對舉口。舉水出龜頭山，逕梁定州城南，又逕梁司、豫州城東，又南歷齊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將，卽亮翻。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考異曰︰典略︰「七月，景軍次濡須，使梁仲宣知留府事。」按典略，「九月，景請梁妃主同宴，」梁帝紀，「十月，乙未，景逼太宗幸西州。」不容七月已在濡須。今因南康王會理事見之。太清紀、梁書、典略，「晉熙」皆作「皖口」，今從南史。

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衞將軍柳敬禮、西鄕侯勸、東鄕侯勔勔，彌兗翻。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今眞州六合縣有長蘆鎭及長蘆寺。淳熙十二年，徙寺於滁口山之東。張舜民曰︰長蘆鎭在滁河西南。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中宿世子，中宿侯之世子也。沈約曰︰中宿，漢舊縣，屬南海郡，吳度屬始興郡。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沈約曰︰祁陽縣，吳立，屬零陵郡。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癸未，建安侯賁等告會理，」梁帝紀︰「十月壬寅，景害會理。」今從太清紀。乂理為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捶，止蘂翻。掠，音亮。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郞，卿豈不為我致此，為，于偽翻。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昺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憺之孫也。昺，音丙。憺，徒敢翻，又徒濫翻。

帝自卽位以來，景防衞甚嚴，外人莫得進見，見，賢遍翻。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疏。諮獨不離帝，離，力智翻。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朝，直遙翻。惡，烏路翻。刺，七亦翻。考異曰︰太清紀在會理死前。今從南史。

帝之卽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據梁紀，重雲殿在華林園。項安世曰︰梁華林園重雲殿前置銅儀。重，直龍翻。禮佛為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

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楊白華，大眼之子，魏胡太后私幸之，白華懼禍奔梁。帥，讀曰率。華，讀曰花。降，戶江翻。全之，以為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楊白華殺來亮見上卷太清三年。

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為隨王，仍賜姓侯氏。侯景賞其告會理之功也。

74辛丑，齊主還鄴。自晉陽還也。

75邵陵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祐以告丞相泰，五代志︰安陸郡，梁置南司州，西魏改曰安州，今為德安府。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將，卽亮翻。

76武陵王紀遣潼州刺州楊乾運、南梁州刺史譙淹合兵二萬討楊法琛，元和郡縣志︰梓潼郡，梁置潼州。潼，音同。法琛發兵據劍閣以拒之。

77侯景還建康。自晉熙還也。

78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魏初官也，世祖以加太尉長孫嵩。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為之。復，扶又翻。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唐府兵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鄕所出，每丁歲輸絹綾絁布緜麻，非蠶鄕則歲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調，徒弔翻。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郞將主之，將，卽亮翻。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陳，讀曰陣。從，千容翻。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廣平王元贊，淮王元育，齊王元廓，章武郡公宇文導，平原郡公侯莫陳順，高陽郡公達奚武，陽平公李遠，范陽公豆盧寧，化政公宇文貴，博陵公賀蘭祥，陳留公楊忠，武威公王雄，凡十二人，皆使持節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為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散，悉亶翻。聞，音問。

79齊主命散騎侍郞宋景業造天保曆，行之。時齊主命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祿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為蔀，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齊主大悅，乃施用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四

## 梁紀二十起重光協洽（辛未），盡玄黓涒灘（壬申），凡二年。

太宗簡文皇帝下

**大寶二年**（辛未、五五一）

**1**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漢靈帝中平中，立新吳縣，屬豫章郡，隋省新吳入建昌縣。景遣于慶攻之，不克。

**2**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江夏，今鄂州。武昌，今壽昌軍。將，卽亮翻。夏，戶雅翻。趣，七喻翻。考異曰︰典略在去年十一月。今從太清紀。受徐文盛節度。

**3**楊乾運攻拔劍閣，楊法昌『章︰乙十一行本「昌」作「」，按本卷三葉作「琛」。』退保石門，去年，武陵王紀遣楊乾運討楊法琛。祝穆曰︰大劍山在今劍門關之劍門縣，大劍山西北三十里有小劍山。輿地廣記曰︰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卽秦所通石牛道也。又魏收志︰武都郡治石門縣，隋為將利縣。魏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仇池郡有西石門縣。輿地紀勝︰龍州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杜佑曰︰龍州治江油縣，有石門山，與氐分界。蓋蜀多山險，地之以石門名者多矣。唐志，利州景谷縣西有石門關，此蓋楊法昌退保之地。乾運據南陰平。晉永嘉流寓，置南陰平於緜竹之萇楊。楊乾運旣拔劍閣，無緣棄險退據緜竹。五代志，南梁州有陰平縣，宋之北陰平郡也。九域志，劍州東北五十五里有劍門縣，西北百六十里有陰平縣。乾運所據，其此陰平歟？若漢志之陰平道，則今之文州是也。又在西北，故以此為南陰平。

**4**辛亥，齊主祀圜丘。

**5**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考異曰︰典略︰去年十一月，「彪自圍錢塘，與趙伯超戰敗于臨平，死者八萬餘人，走還剡。伯超兄子稜在彪軍中，謀殺彪，為請與彪盟，引小刀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適至心，稜以手按之，刀斜入不深，彪頓絕。稜謂已死，出外告彪諸將云︰『彪已死，當共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之，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武遂誅稜。彪復奉表於湘東王繹。」今從太清紀。稜，伯超之兄子也。

**6**癸亥，齊主耕藉田。乙丑，享太廟。

**7**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李素納邵陵王綸見上卷上年。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考異曰︰太清紀云︰「宇文泰遣忠襲綸，詐稱來相禮接，綸白服與相見，執而害之。」今從梁書、南史。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

**8**或告齊太尉彭樂謀反；壬辰，樂坐誅。

**9**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考異曰︰典略在正月丙午朔。今從太清紀。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10**侯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或曰︰張化仁卽支化仁。『章︰乙十一行本正作「支」；退齋校同。按胡刻本卷八葉作「支」。』任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索，蘇各翻。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雋主擊斷，斷，丁亂翻。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牙。梁人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亶，內監，領內器仗。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11**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12**楊乾運進據平興，平興者，楊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魚石洞，乾運焚平興而歸。五代志︰義城郡景谷縣，舊曰白水，置平興郡。唐志︰武德四年，以利州之景谷及龍州之方維置沙州，貞觀元年，州廢，省方維為鎭，以景谷還屬利州。西有石門關，西北有白埧、魚老二鎭城。九域志︰文州曲水縣有方維鎭。劉昫曰︰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地，宋置平興縣，隋為景谷縣。

**13**李遷仕收衆還擊南康，去年李遷仕敗走，保寧都。陳霸先遣其將杜僧明等拒之，將，卽亮翻。生擒遷仕，斬之。考異曰︰太清紀在四月，云「遷仕追霸先於雩都縣，連營相持百餘日。是月，廣州刺史蕭勃遣歐陽隗水步萬餘人來援，隗與戰，大破之，斬遷仕首，餘黨悉降。霸先引軍前進。」今從陳書。湘東王繹使霸先進兵取江州，以為江州刺史。

**14**三月，丙午，齊襄城王淯卒。

**15**庚戌，魏文帝殂，年四十五。太子欽立。欽，文帝之長子也，母乙弗后。

**16**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蘆洲在武昌西。昔伍胥去楚出關，於江上求渡，漁父歌曰︰「灼灼兮已私，與子期蘆之漪。」子胥旣渡，解劍與之，辭不受，漁父遂覆舟而死，卽其處。水經註︰漢邾縣故城，南對蘆洲。蘇軾曰︰武昌縣劉郞洑正與蘆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亦曰伍洲。

**17**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18**齊司空司馬子如自求封王，齊主怒，庚子，免子如官。

**19**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為實，帥，讀曰率。上，時掌翻。質，音致。留王偉居守。守，手又翻。閏月，景發建康，考異曰︰梁帝紀，「三月，丁未，景發京師。」典略云「閏三月，丁未。」按乙卯，徐文盛克武昌，不容丁未景已發建康。閏三月甲戌朔，無丁未，蓋字誤也。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舳，音逐。艫，音盧。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上卷作「田祖龍」，此作「田龍祖」，必有一誤。五代志︰黃州黃岡縣，齊曰南安，置齊安郡。九域志︰黃岡縣有齊安鎭。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射，而亦翻。景遁走還營。

**20**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于永陵。

**21**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每易之，易，以豉翻。或使伏牀，騎背為馬；恃徐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蒱酒為樂。復，扶又翻。蒱酒，摴蒱飲酒也。樂，音洛。侯景聞江夏空虛，夏，戶雅翻。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自西陽至江夏百五十餘里，景使宋子仙等蓋由蘆洲上流渡兵以襲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由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旣而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髥；辮，補典翻，交結也。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髥間綵，間，古莧翻。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上甲侯韶，去年繹封為長沙王。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降，戶江翻。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五代志︰巴陵郡，梁置巴州。夷陵郡，梁置宜州。桂陽郡，梁置郴州。龕，苦含翻。郴，丑林翻。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自江陵至巴陵四百一十里；自巴陵至江夏三百五十里。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遺，于季翻。自江夏指江陵，當作「西上」。不勞遠擊；但守巴丘，巴丘，卽巴陵，有巴丘山。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湘東安能料敵如此，當時作史者為之辭耳。將，卽亮翻。夏，戶雅翻。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五代志︰湘陰縣，梁置羅州及岳陽郡。湘陰，隋屬巴陵郡。又梁置武州於武陵郡。崱，士力翻。

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趣，七喻翻。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隱磯。拓，斥開也。邏，遮也，巡也。拓開巡邏以張兵勢。邏，魯可翻，又魯佐翻。水經︰江水自公安而東，過下雋縣北，又東逕彭城磯北。彭城磯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大江之中也。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自隱磯濟江。考異曰︰梁帝紀作「甲子」。今從太清紀。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為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降，戶江翻。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言兵若向荊州，此城當非遮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說，式芮翻。難，乃旦翻。曾不內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誘，音酉。射，而亦翻。景肉薄百道攻城，薄，伯各翻。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被，皮義翻。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著，陟略翻。綬，音受。吹，昌瑞翻。景望之，服其膽勇。

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五代志︰竟陵郡樂鄕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鄕，漢鄀縣也，其地當在今郢州長壽縣西北。宋白曰︰桓玄立武寧郡於故編縣城，其屬有長林縣，與郡俱立，分編縣所置也。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使，疏吏翻。衆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 「今語以退軍，語，牛倨翻。是趣之令進也。」趣，讀曰促。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湕水，待時進軍。」詧聞之，召其軍還。湕，居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僧祐，南陽人也。

**22**五月，魏隴西襄公李虎卒。

**23**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據梁書·胡僧祐傳︰時西沮蠻反，使僧祐討之，令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忤，五故翻。繹卽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艦，戶黯翻。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湘水入湖之口曰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塉以待之。塉，及尺翻。僧祐由他路西上，上，時掌翻。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芊口，據姚思廉梁書，芊口在南平郡安南縣界。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降，戶江翻。走何所之！」 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水經註︰灃澧水過作唐縣北而東，逕安南縣南，又東與赤湖水會。二縣皆屬南平郡。巴陵志︰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亙七八百里。又有赤亭城，三面臨水，卽胡僧祐所據。杜佑曰︰巴陵郡西華容界有赤亭城，城近赤亭湖，因名，任約擒於此。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盛弘之荊州記曰︰百里洲在枝江縣，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川中，百里洲最為大。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苦行沙門，謂沙門能清苦守戒行者也。處，昌呂翻。行，下孟翻。或豫言吉凶，多中，中，竹仲翻。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撩，落雕翻，攏取物也。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亦克，謂侯景取臺城；不克，謂景終於敗也。法和若設為兩端之言，使人莫之測，而卒之言驗。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

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溺，奴狄翻。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為郢州刺史，當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鎭魯山，考異曰︰梁帝紀作「魏司徒張化仁」。按魏司徒安得為景守城！今從典略。范希榮行江州事，考異曰︰典略云「江州刺史」。今從太清紀。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梁於晉熙郡置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磕，古盍翻。沈，持林翻。祝穆曰︰黃鶴山，一名黃鵠山，在江夏縣東九里，近縣西北二里有黃鶴磯。水經註︰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黃鵠磯直鸚鵡洲之下尾。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下，遐嫁翻；下東下同。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余孝頃起於新吳，梁授以巴州刺史。考異曰︰長曆，六月癸卯朔。太清紀，「一日慶走，二日擒任約，三日景走。」今從梁帝紀。

繹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旣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法和知武陵王紀必東下。乃引兵屯峽口。巫峽之口也。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

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荀朗起兵據巢湖，帝密詔授豫州刺史，使討景。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樅，七容翻。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喪，息浪翻。離，力智翻。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卽命前進。毛詩註︰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史言哀太子之孝。

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艘，蘇刀翻。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龕，苦含翻。帥，讀曰率；下同。堞，達協翻。上，時掌翻。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言樓船四合如雲，江為之暗。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白楊浦蓋去郢城未遠。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24**庚午，齊主以司馬子如，高祖之舊，復以為太尉。是年三月，齊主免子如官。復，扶又翻。

**25**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宋白曰︰江安縣，本漢江陽縣地。寬和好施，好，呼到翻。施，式智翻。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釁自此起矣。圓正，武陵王紀第二子也，為紀東下攻繹張本。釁，許覲翻。

**26**陳霸先引兵發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霸先進頓西昌。章貢圖經曰︰東江發源於汀州界之新樂山，經雩都而會于章水。西江導源於南安大庾縣之聶都山，與貢水合，會于贛水。二水合而為贛，在州治後，北流一百八十里至萬安縣界。由萬安而上，為灘十有八，怪石如精鐵，突兀廉厲，錯峙波面。自贛水而上，信豐、寧都俱有石磧，險阻視十八灘，故俚俗以為上下三百里贛石。吳立西昌縣，屬廬陵郡，今在吉州太和縣界。

**27**鐵勒將伐柔然，突厥酋長土門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厥，九勿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土門恃其強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突厥本柔然鐵工，故云然。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詈，力智翻。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使，疏吏翻。樂，音洛。妻，七細翻。

**28**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監，工銜翻。丁亥，侯景還至建康。考異曰︰典略作「六月壬戌」。太清紀作「七月二十日」。今從梁帝紀。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走，音奏。晉將郭默反時所築城也。瑱，他甸翻，又音鎭。繹以瑱為兗州刺史。據瑱傳，授南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侯景留瑱子弟為質，見上卷上年。

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下，遐嫁翻。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此吳所置巴丘縣也，屬廬陵郡界。帥，讀曰率。西軍乏食，王僧辯之軍自荊州來，故謂之西軍。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魏收志︰梁武帝置沙州，治白沙關城，領建寧齊安郡，當在黃州黃岡縣界。任延和等棄城走。任，音壬。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儲軍之集。

**29**初，景旣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易，弋豉翻。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溧，音栗。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王偉屢諫景，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帝。說，式芮翻。及景及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謂宋子仙之屬。將，卽亮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故後之奪人之國者，率謂之移鼎。必須廢立，旣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書，以為「弟姪爭立，弟，謂湘東王繹、武陵王紀；姪，謂河東王譽、岳陽王詧。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子也。華容公歡，昭明太子之子。

戊午，景遣衞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衞，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枳，似橘而多刺；棘，似棗而多刺。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枳，諸氏翻。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餼，許氣翻。仰蔬茹為食。方與妃張氏鉏葵，葵，菜也。『鄒︰鉏，同鋤。』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

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嶷，魚力翻。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事義，猶言事宜也。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貶，損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度，徒洛翻。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難，乃旦翻。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帳繩絞之而絕。

壬戌，棟卽帝位。考異曰︰典略作「壬辰」，誤。今從太清紀。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旣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數，所角翻。

乙丑，景又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考異曰︰太清紀云「於九江」。今從梁書。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大臨時為吳郡太守。大連時為江州刺史，在姑熟。大春時為東揚州刺史。姚思廉梁書「大壯」作「大莊」，始封高唐郡公，後進封新興王，時為南徐州刺史。皆就殺之。會，工外翻。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

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華容公歡進封豫章王，薨，諡曰安。金華敬妃為敬太皇太后，昭明太子妃蔡氏，昭明旣薨，武帝為妃別立金華宮，供侍一同常儀，薨，諡曰敬。按敬妃已薨，只當追諡皇后以從夫，曰太皇太后，非也。豫章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妃張氏為皇后。以劉神茂為司空。

**30**九月，癸巳，齊主如趙、定二州，五代志︰趙郡大陸縣，舊曰廣同，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改為南趙郡，改殷州為定州，治中山。遂如晉陽。

**31**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

**32**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侯景尊帝廟號曰高宗，元帝追諡曰簡文皇帝，廟號太宗。說，式芮翻。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衞將軍彭雋、王脩纂進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旣久，使臣等來上壽。」上，時掌翻。太宗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 此壽酒，將不盡此乎！」言壽將盡於此酒。於是等雋曲項琵琶，杜佑曰︰傅玄琵琶賦云︰漢遣公主嫁烏孫，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為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敍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俗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為名。釋名曰︰推手前曰㧙，引手卻曰把。杜摯云︰秦人苦長城之役，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是。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頭脩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傅玄云︰體圓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兌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用兩制者，謂之秦、漢。據此事，則南朝似無曲項琵琶。劉昫曰︰琵琶四絃。曲項琵琶，五絃，出胡中。『鄒︰鼗，集韻︰徒刀切，音陶。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兩耳還自擊。』與太宗極飲。太宗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樂，音洛。旣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年四十九。偉撤門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太宗自幽縶之後，無復侍者及紙，復，扶又翻。乃書壁及板障，柱間不為壁，以板為障，施以丹漆，因謂之板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愴，丑亮翻。景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33**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晉志︰豫章郡有宜豐縣。召循還江陵。循以無故輸城，非忠臣之節，考異曰︰南史作「宜豐侯脩」。今從梁書。報曰︰「請待改命。」魏太師泰遣大將軍達奚武將兵三萬取漢中，將，卽亮翻。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五代志︰西城郡豐利縣，梁置南上洛郡，西魏改郡曰豐利，後周省郡入上津郡。唐以上津為縣，屬商州。循遣記室參軍沛人劉璠求援於武陵王紀，璠，孚袁翻。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救之。循，恢之子也。鄱陽王恢，武帝之弟。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上，時掌翻。下復上同。考異曰︰典略作「乙卯」，今從太清紀。繹弗許。

**34**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曄、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頵，居筠翻，又紆綸翻。遣頵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五代志︰東陽郡金華縣，隋廢建德縣入焉。唐武德四年，復置建德縣，分為睦州治所。今東陽江、新安江合於州城南十里。將，卽亮翻。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為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程靈洗，字玄滌。洗，讀如字。湘東以刺史寵靈洗，實領新安太守職。

**35**十一月，乙亥，王僧辯等復上表勸進，復，扶又翻。湘東王繹不許。戊寅，繹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為中衞將軍以自副。考異曰︰梁書在八月辛亥。今從太清紀。方矩，方諸之弟也。以南平王恪為湘州刺史。侯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為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為中軍都督，謝答仁為右廂都督，李遵為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36**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卽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上，時掌翻。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幷其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樛，居蚪翻。

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幷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侯景本懷朔鎭人，魏改懷朔鎭為朔州。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為元皇帝。

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將，卽亮翻。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好，呼到翻。彈射飛鳥，北俗也。彈，徒丹翻。射，而亦翻。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樂，音洛。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擯，棄也。擯斥者不得預人事，故景以為言。

**37**壬辰，湘東王以長沙王韶為郢州刺史。

**38**益州刺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乘輿車服，天子之車服也。乘，繩證翻。

**39**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40**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恆為之飲『章︰十二行本「飲」上有「嘗」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食，護視之。太原公主，勃海王歡之女。恆，戶登翻。為，于偽翻。飲，於禁翻；下同。食，祥吏翻。是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幷其三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以寄魏七廟神主，故謂之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高歡之女也。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公美陽公元暉業魏濟陰王暉業，齊受禪，降封美陽公。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嫗，威遇翻。韶奉璽於齊，見上卷上年。璽，斯氏翻。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卽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彧之弟也。彧，魏臨淮王。沈，持林翻。齊主嘗剃元韶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剃，他計翻。嬪，毗賓翻。懦，奴亂翻。

世祖孝元皇帝上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

## 承聖元年（壬申、五五二）是年十一月方卽位改元。

**1**春，正月，湘東王以南平內史王褒為吏部尚書。褒，騫之孫也。王騫，儉之子。

**2**齊人屢侵侯景邊地，甲戌，景遣郭元建帥步軍趣小峴，帥，讀曰率；下同。趣，七喻翻。峴，戶典翻。侯子鑒帥舟師向濡須，己卯，至合肥；考異曰︰典略︰「二月庚子，子鑒等圍合肥，克其羅城。」今從太清紀。齊人閉門不出，乃引還。

**3**丙申，齊主伐庫莫奚，大破之，俘獲四千人，雜畜十餘萬。畜，許又翻。

齊主連年出塞，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降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將，卽亮翻。少，詩沼翻。粗，倉乎翻。糧儲虛實，靡不諳悉。諳，烏含翻。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帝常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耳又聽受，實異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

**4**魏將王雄取上津、魏興，東梁州刺史安康李遷哲軍敗，降之。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曰寧都，齊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按蕭子顯齊書，安康、寧都二縣，皆齊所置。魏收曰︰安康縣，漢時漢中郡之安陽縣也。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5**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柔然頭兵可汗自殺，厥，居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衆奔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主。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復，扶又翻。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考異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6**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贛水，謂之南江，過彭澤縣，西注于彭蠡，北入于江。白茅灣在桑落州西。南史·王僧辯傳︰霸先帥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蓋水陸俱下也。帥，讀曰率。築壇歃血，歃，色甲翻。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子鑒蓋自合肥還。杜佑曰︰宣州南陵縣有鵲洲，有戰鳥圻，孤在江中，本名孤圻。昔桓溫舉兵東下，住此圻，中宵鳥驚，溫謂官軍圍之，旣而定。以羣鳥驚噪，因名戰鳥。唐顧況集有題靈山寺詩，下註︰戰鳥蓋戰鳥圻，後為靈山寺。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淮南，今太平州當塗之地。

**7**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七里瀨在桐廬縣；距建德四十餘里，與嚴陵瀨相接。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曄、酈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降，戶江翻。答仁送之建康。

**8**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為此也。去年景與徐文盛水戰，亦敗走，不特任約也，以故畏之。為，于偽翻。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拾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強，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復，扶又翻。

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渡洲，於岸挑戰，又以鵃䑠千艘載戰士。類篇曰︰鵃䑠，船長貌。玉篇曰︰鵃䑠，子船也。集韻︰鵃，丁了翻。䑠，朗鳥翻。按王僧辯傳︰鵃䑠，其中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蓋今之水哨馬卽其類。考異曰︰典略作「烏鵲舫千艘」。今從梁書。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趨，七喻翻。大艦斷其歸路，斷，音短。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呼，火故翻。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鎭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降，戶江翻。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覆，敷又翻。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歎曰︰ 「誤殺乃公！」

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張公洲，卽蔡州。考異曰︰典略作「戊寅」。今從太清紀。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禪靈寺，齊武帝所建。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舣䑰及海艟，舣，音叉。䑰，蒲故翻。方言，船短而深謂之䑰。艟，尺庸翻。『鄒︰舣，同檥，或作艤。類篇︰附船著岸也。艟，集韻︰昌容切，音充。釋名︰狹而長曰艨艟，以衝突敵船。䑰，艟，皆戰船也。』以石縋之，塞淮口；縋，馳偽翻。塞，悉則翻。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堞，達協翻。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考異曰︰陳書云，「橫隴立柵」。今從典略。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帥，讀曰率。景使王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王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9**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為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劉神茂始導侯景取壽陽，及其渡江，又為爪牙，東南之禍，神茂實為之，其死晚矣！大剉碓者，為大剉刀，發機如碓，使之踏之。碓，都內翻。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10**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招提寺在石頭城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讀曰陣；下志陳、衝陳、陳皆同。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十橫截其後，弩矢之力，可以及遠，橫截其後，箭鋒所到，敵必驚卻。景兵乃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兵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子也。杜岸死於太清三年荊、雍構難之時。龕，岸兄岑之子。龕，苦含翻。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降，戶江翻。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矟，色角翻。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西明門，建康外城西中門。

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鞚，苦貢翻。「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衞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見一百五十六卷武帝中大通六年。敗，補邁翻。破葛榮，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揚名河、朔，渡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見一百六十有二卷太清三年。降，戶江翻。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盛，時征翻。景至建康所生子也。掛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

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崱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姥，莫補翻。崱，士力翻。戢，則立翻。剽，匹妙翻。裸，郞果翻。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號，戶刀翻。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史言王僧辯御軍無法，失伐罪弔民、肅清禁輦之意。

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勞，力到翻。「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璽，斯氏翻。紱，音弗。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侯景侍中趙思賢兼平原太守。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朝，直遙翻。

己丑，僧辯上表勸進，上，時掌翻。考異曰︰梁帝紀︰「戊子，王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奉表。」按表文云︰「衆軍以戊子總集建康，」豈是日告捷，卽能達江陵乎！蓋僧辯等以己丑日發表勸進耳。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禹貢曰︰淮海惟揚州。長鯨，謂侯景。古者伐國，取其鯨鯢以為大戮。岳陽王詧據襄陽，與湘東為敵，故斥為短狐。短狐，蜮也，含沙射人，中之者死。易曰︰小人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爾雅︰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時和謂之玉燭。釋云︰此釋太平之時，四氣和暢，以致嘉祥之事也。云春為青陽者，言春之氣和則青而溫陽也。云夏為朱明者，言夏之氣和則赤而光明也。云秋為白藏者，言秋之氣和則白而收藏也。云冬為玄英者，言冬之氣和則黑而清英也。四時和謂之玉燭者，言四時和氣，溫潤明照，故謂之玉燭。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聘義︰君子比德於玉焉。是時人君若德輝動於內，則和氣應於外，統而言之，謂之玉燭。

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侯景以廣陵為南兗州，因南朝之舊也。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降，戶江翻。

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臺城六門，大司馬門、萬春門、東華門、西華門、太陽門、承明門。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成濟弒魏高貴鄕公。王僧辯欲避弒君之惡名，故云。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樛，居蚪翻。逢杜崱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為，于偽翻。去，羌呂翻。橫，戶孟翻。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賈誼鵩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鄒︰「倚伏」句始出老子五十八章。鵩，廣韻︰房六切，音伏。鵩似鴞，不祥鳥也。』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沈，持林翻。

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使，疏吏翻。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索，山客翻。會侯子鑒渡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復，扶又翻。不若投北，可得還鄕。」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

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孫盛晉春秋曰︰直瀆在方山。王安石詩︰「山蟠直瀆輸淮口。」陸游曰︰直瀆，吳孫氏所開。溫庭筠過吳景帝陵詩︰「虛開直瀆三千里，青蓋何曾到洛陽。」按侯子鑒、王偉已渡江，此非方山之直瀆也。沈約志︰盱眙太守管下有直瀆，今晉安帝立縣。王僧辯問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謂臺城之破，僧辯已降，侯景縱還竟陵，使有今日。偉之此言，亦以愧僧辯也。尚書左丞虞騭嘗為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騭，之日翻。唾，吐臥翻。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鎭朱方。

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田遷東攻劉神茂，有餘兵在晉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趨，七喻翻。

**11**夏，四月，齊主使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兵五萬攻陽平，拔之。

**12**王僧辯啓陳霸先鎭京口。考異曰︰陳紀︰「高祖應接郭元建還，僧辯啓高祖鎭京口。」按是時徐嗣徽為南徐州刺史；蓋霸先但領兵戍京口耳，未為刺史也。

**13**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雟，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雟，音髓。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賈，音古。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湘東於兄弟次第七，故呼為七官。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己瑞。乙巳，卽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譙王，圓肅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吳立永豐縣，屬始安郡。撝，吁為翻。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怦，普耕翻。憎略，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徐勉，梁初賢相。從，才用翻。

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卽以為反徵，費，扶沸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徵，讀曰證。謂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恙，余亮翻。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以譏切紀不能救君父。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梟，堅堯翻。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

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為中書侍郞，璠，孚袁翻。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夏，『章︰十二行本作「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使身名俱美哉！」夏，戶雅翻。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緩頰，說也。漢高帝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鄒︰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我與府侯分義已定，府侯，謂宜豐侯循。分，扶問翻。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己用，乃厚禮遣之。以宜豐侯循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循府長史、蜀郡太守。

**14**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帥，讀曰率。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沈約曰︰嘉興，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興；今秀州是也，北至吳郡一百五十五里。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松江，在今吳縣，一名笠澤，在吳縣南四十里。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艘，蘇遭翻。瑱進擊，敗之，敗，補邁翻。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樂，音洛。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

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舸，古我翻。推，吐雷翻。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將，卽亮翻。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鵾為庫宜都督，『鄒︰鵾，集韻︰公渾切，音昆。韻會同。玉篇︰似雞而大也。』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景自滬瀆下海。魏收志︰東安郡新泰縣有蒙山。景欲浮海趣山東，復入北也。葳，音威。蕤，如佳翻。己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海師，習知海道者也。語，牛倨翻。「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憙，覺，古孝翻。憙，與喜同。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考異曰︰典略云，「舟人李橫文紿景向南徐州」，今從梁書。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力多矣，為，于偽翻。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抉船底，欲入水。抉，一決翻。鵾以矟刺殺之。矟，色角翻。刺，七亦翻。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王偉、索超世，景之謀主也。索，蘇各翻。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幷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考異曰︰典略云，「復烹溧陽公主」，今從南史。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長，知兩翻。下，遐嫁翻。齊顯祖卽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鄒︰烹景之蠶室四子。』趙仲迢、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幷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

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15**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

**16**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璽，斯氏翻。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沈，持林翻。復，扶又翻。從，才用翻。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17**甲申，齊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右僕射，以太原公主妻之。愔，於今翻。妻，七細翻。公主，卽魏孝靜帝之后也。

**18**楊乾運至劍北，劍北，劍閣之北也。魏達奚武逆擊之，大破乾運於白馬，陳其俘於馘於南鄭城下，且遣人辱宜豐侯循。循怒，出兵與戰，都督楊紹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劉璠還至白馬西，劉璠自成都還。魏收志︰華陽郡沔陽縣有白馬城。宜豐侯循傳︰璠見禽於嶓冢。嶓冢縣亦屬華陽郡。五代志︰漢中郡西縣舊曰嶓冢。為武所獲，送長安。太師泰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武請屠之，泰將許之。璠請之於朝，朝，謂魏朝也。朝，直遙翻。泰怒，不許；璠泣請不已，泰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

**19**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復，扶又翻。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謁山陵，沈約志︰豫章豐城縣，吳立，曰富城，晉武帝更名。考異曰︰梁書在四月，官為司空。太清紀在此月，官太宰。今從梁書。脩復廟社。

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梟，堅堯翻。煑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鎭衞將軍，封長寧公。鎭衞將軍，梁定二百四十號，其班穹矣。僧辯元功，必封長寧郡公。長寧郡，晉安帝置，屬荊州。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賞平侯景之功也。霸先，長城縣人也。杜佑曰︰湖州長城縣，吳王闔閭遣弟夫槩築城，狹而長，晉武帝太康三年置。

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五百言詩，今之五十韻詩也。上，時掌翻。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重，直龍翻。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釘，丁定翻。剜腹、臠肉而殺之。剜，烏丸翻。王偉，侯景之所取計者也；自圍臺城以至於移梁祚，屠蕭氏以及其臣民，皆偉之謀。帝忘其父子兄弟之讎，乃愛其才而欲宥之，發怒於檄文而後誅之，失刑甚矣！

**20**丙戌，齊合州刺史斛斯昭攻歷陽，拔之。

**21**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旣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被，皮義翻。猛士勳豪，和光茍免者，皆不問。」

**22**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鄕人以保新蔡，陳書︰魯悉達，扶風人，祖父至悉達皆仕於齊、梁。沈約宋志︰江州所部有南新蔡郡，不言僑置之地，但云去京都水行一千三百七十六里有餘。以水程約言之，南新蔡郡當置於今蘄州界。五代志︰蘄州黃梅縣，舊曰永興，隋開皇初，改曰新蔡，蓋因南新蔡郡以名縣也。劉昫曰︰黃梅縣，宋分置新蔡郡。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將，卽亮翻；下同。景平，以悉達為北江州刺史。魏收志︰梁武帝置北江州，治鹿城關，領義陽、齊昌、新昌、梁安、齊興郡。五代志︰黃州木蘭縣，梁置北江州，唐倂木蘭入黃岡縣。

**23**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彥告于魏。

**24**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使，疏吏翻。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復，扶又翻。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衞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士林在六合縣界。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好，呼到翻。

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吏部選為大選。選，須絹翻。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少，詩照翻。沈，持林翻。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閥，音伐。說文︰閥閱，自序也。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此所謂門閥者，直言世家子弟門地素高者耳。又說︰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閱。考之前後，最為折衷。衷，陟仲翻。

**25**魏達奚武遣尚書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說，式芮翻。「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也；白馬破走，酋豪不進，謂楊乾運也。酋，慈秋翻。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長圍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為為忠乎？朝，直遙翻。喪，息浪翻。誰為之為，于偽翻。豈若轉禍為福，使慶流子孫邪！」循乃請降。降，戶江翻。帶韋，慶之子也。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武帝太清二年。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鬬，左傳吳夫槩王之言。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劍北皆入於魏。

**26**六月，丁未，齊主還鄴；乙卯，復如晉陽。復，扶又翻。

**27**庚寅，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

**28**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賀平侯景。

**29**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討平之。

**30**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樂，音洛。數，所角翻。好，呼到翻。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僑人，本非廣陵人而僑居廣陵者。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使，疏吏翻；下使未同。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易，弋豉翻。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崱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31**八月，魏安康人黃衆寶反，攻魏興，執太守柳檜，進圍東梁州。梁置南梁州於西城郡，西魏改曰東梁州；西城，古魏興郡治所。魏收志︰後魏太延五年，別置魏興郡於上洛郡界，帶陽亭縣，屬洛州；洛州，後改為商州。令檜誘說城中，誘，音酉。說，式芮翻。檜不從而死。檜，虯之弟也。柳虯，柳慶之兄，見二百五十一卷武帝大同三年。『鄒︰「二百五十一」改「一百五十一」。』太師泰遣王雄與驃騎大將軍武川宇文虯討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32**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撝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33**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為揚州刺史。

**34**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霸先封長城縣侯，昌為世子。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為散『章︰十二行本「散」上有「員外」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騎常侍，頊為領直。梁宿衞之官有四廂領直，蓋領直衞之士，因以名官。為昌、頊陷魏張本。

**35**宜豐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劉璠曰︰從，千容翻。「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對曰︰「齊桓存三亡國，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杜預註曰︰三亡國，魯、衞、邢。晉文公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解，戶買翻。欲激我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荊，為之益？」武陵王紀封循為隨郡王，故以王稱之。循請還江陵，泰厚禮遣之。考異曰︰典略云︰「十月，乙未朔，太祖謂循」云云。按太清紀，是月循至江陵，今從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相望於道；使，疏吏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始至之夕，命劫竊其財，及旦，循啓輸馬仗，『鄒︰馬仗，車馬器仗。』王乃安之，引入，對泣，以循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36**冬，十月，齊主自晉陽如離石，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此長城蓋起於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櫨，音盧。「社平」，齊紀作「社子」。按斛律金傳︰黃櫨嶺在烏突戍東。

**37**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

琳本會稽兵家，將，卽亮翻。會，工外翻。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帥，所類翻。下，遐嫁翻；下王下同。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社龕功居第一。龕，苦含翻。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謂軍人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也。恐得罪，欲以琳塞責，塞，悉則翻。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帥，讀曰率。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之，往也。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

辛酉，以王子方略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五代志︰太舟卿，梁初為都水臺使者，天監七年改焉，位視中書郞，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堤渠。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出其心，向之抃舞，抃舞，拊手而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38**公卿藩鎭數勸進於湘東王，數，所角翻。十一月，丙子，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改太清為承聖。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史言帝不能正其始。

**39**丁丑，以宜豐侯循為湘州刺史。

**40**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更名元良。更，丁行翻。皇子方智為晉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嘉王。方等伐湘州，戰敗而死。追尊母阮脩容為文宣皇后。脩容，魏文帝所制，自晉以來，位列九嬪。

侯景之亂，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北盡武寧，與岳陽王詧分界。西拒峽口，與武陵王紀分界。「硤」，當作「峽」。嶺南復為蕭勃所據，復，扶又翻。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而已。著，直略翻。史言荊州管內蕭條。

**41**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衡州，治衡陽縣。縣東二十里有酃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酒，甘美，謂之酃淥。淥口，卽酃湖口也。唐志︰潭州有淥口戍。丁度曰︰湘東有淥水。張舜民郴行錄︰嘉魚縣口舟行七十餘里，至淥溪口。南北對境圖，自岳州沿東北下，過侯敬港、神林港、象湖港、新打口、石頭口，得淥溪口。按郴行錄、對境圖之淥溪口，皆非丁道貴敗處，唯唐志之潭州淥口戍為是。淥，音綠。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納。降，戶江翻。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衞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卽以為營州刺史。營陽郡，亦漢零陵郡之地，故因置營州，隋為永州。洪雅請討陸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衆與之俱。納遣其將吳藏襲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姚思廉梁書作「空靈灘」。水經註︰長沙建寧縣故城，南有空冷峽，湘水所經也，驚浪雷奔，濬同三峽。張舜民郴行錄曰︰自醴陵江口南行十餘里，有空靈岸。考異曰︰典略作「空零城」，今從梁書。余謂「空零」蓋「空靈」之誤也。藏引兵圍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送妻子為質以示誠款。上遣陳旻至納所，納衆皆泣，曰︰「王郞被囚，被，皮義翻。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旻。旻至巴陵，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旻後，約至城下鼓譟。十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言納兵夜行至晨，距巴陵相去十里。衆謂已至，卽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納乘水來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無懼色，蔗，之夜翻。徐部分將士擊之，分，扶問翻。獲其一艦；艦，戶黯翻。納退保長沙。

**42**壬午，齊主還鄴；戊午，復如晉陽。復，扶又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五

## 梁紀二十一起昭陽作噩（癸酉），盡閼逢閹茂（甲戌），凡二年。

世祖孝元皇帝下

**承聖二年**（癸酉、五五三）

**1**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鎭揚州。使陳霸先自京口代鎭揚州。

**2**丙子，山胡圍齊離石。戊寅，齊主討之，未至，胡已走，因巡三堆，魏收地形志︰永安郡平寇縣，魏眞君七年倂三堆屬焉。隋鴈門郡崞縣有平寇縣。大獵而歸。

**3**以吏部尚書王褒為左僕射。

**4**己丑，齊改鑄錢，文曰「常平五銖」。五代志︰齊文宣除魏永安五銖，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

**5**二月，庚子，李洪雅力屈，以空雲城降陸納。去年吳藏攻李洪雅。降，戶江翻；下同。納囚洪雅，殺丁道貴。納以沙門寶誌詩讖有「十八子」，以為李氏當王，天監中，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讖，楚讚翻。甲辰，推洪雅為主，號大將軍，使乘平肩輿，列鼓吹，納帥衆數千，左右翼從。吹，尺瑞翻。帥，讀曰率；下同。從，才用翻。

**6**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去，羌呂翻。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7**王雄至東梁州，黃衆寶帥衆降。黃衆寶反見上卷上年。太師泰赦之，遷其豪帥於雍州。帥，所類翻。雍，於用翻。

**8**齊主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登注等奔齊見上卷上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契，欺訖翻，又音喫。國人立登注為可汗。登注復為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復，扶又翻。國人立庫提。

**9**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厥，君勿翻。考異曰︰顏師古隋書·突厥傳云︰「弟逸可汗立。」今從周書及北史。三月，遣使獻馬五萬于魏。使，疏吏翻。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可汗；考異曰︰魏書、北史·蠕蠕傳皆云「立鐵伐為可汗」，突厥傳皆云「立鄧叔子為可汗」。蓋諸部分散，各有所立也。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俟，渠之翻。杆，公旦翻。為後佗鉢卒、攝圖爭國張本。考異曰︰周書作「木汗」，隋書作「俟斗木杆」。今從北史。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10**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畫，與畵同。親釘支體以厭之，釘，丁定翻。厭，於叶翻。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鎭巴東，巴東，信州。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荊鎭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使，疏吏翻。趣，讀曰促。

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齊無知弒其君，雍廩殺無知。公子小白自莒入于齊。魯莊公伐齊，納子糾，魯師敗績。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咸以為難也。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迥傳︰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氏焉。尉，紆勿翻。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章︰十二行本「險」下有「遠」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騎，奇寄翻；下同。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考異曰︰典略在正月戊辰。今從周紀。

**11**陸納遣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將，卽亮翻；下同。按下文，陸納夾岸為城。甲子，王僧辯攻拔之，乙丑，進圍長沙。則車輪之地，蓋據湘江之要，去長沙不遠也。考異曰︰梁紀云「二月丙子」。按長曆，二月無丙子。梁紀誤。王僧辯至巴陵，考異曰︰典略云「三月辛酉」。按長曆，是月癸亥朔，無辛酉。典略誤。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考異曰︰僧辯傳云「與陳霸先讓都督」。今從典略。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輪。考異曰︰典略作「甲子」，非也。今從梁紀。

**12**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使，疏吏翻；下同。抄，楚交翻。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旣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唐志︰涼州姑臧縣有赤水軍，本赤烏鎭，有赤烏泉，因名，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復，扶又翻。覘，丑鹽翻，又丑豔翻。獲其僕射乞伏觸狀。『嚴︰「狀」改「拔」。』

**13**陸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乙丑，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壟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蒙楯直進，趨僧辯。帥，讀曰率。楯，食尹翻。趨，七喻翻。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甲士衞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崱，士力翻。龕，苦含翻。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退，賢明死，李賢明，本侯景將也，景敗，歸王琳。藏脫走入城。

**14**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刺史；『章︰十二行本無「刺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五代志︰金山郡，西魏置潼州。蓋梁已置此州也，治涪城。楊法琛求為黎州刺史，以為沙州︰蓋卽以平興為沙州也。潼，音同。琛，丑林翻。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說，式芮翻。戮，音留，又音六，幷力也。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論語，孔本曰︰「朽木不可雕也。」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鎭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鎭安州，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安州，後改為安州。普安舊曰南安，西魏改普安。將，卽亮翻。與法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西魏之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位次柱國大將軍。驃，匹妙翻。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侯呂陵，虜三字姓。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涪水自龍州入潼州界。潼州治涪，其城西臨涪水。涪，音浮。乾運以州降。降，戶江翻。泂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見，賢遍翻。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五代志︰隆山郡隆山縣，舊曰犍為縣，置江州。迥使原珍等擊走之。

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紀稱尊號，見上卷上年。不可復為人下，復，扶又翻；下上復、復送、乃復、無復同。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將，卽亮翻。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乙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舳，音逐。艫，音廬。翳，蔽也。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塡江，鐵鎖斷之。斷，音短。

帝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帝封子方智為晉安王。任，音壬。使助法和拒紀，赤亭之戰，法和活約，是有舊恩，故使助之。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為，于偽翻。妻，七細翻。棻，符分翻。

**15**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頃將兵萬人會王僧辯於長沙。將，卽亮翻；下同。

**16**豫章太守觀寧侯永，昏而少斷，少，詩沼翻。斷，丁亂翻。左右武蠻奴用事，軍主文重疾之。永將兵討陸納，至宮亭胡，重殺蠻奴，永軍潰，奔江陵。重將其衆奔開建侯蕃，蕃殺之而有其衆。開建侯蕃時鎭鄱陽。沈約曰︰宋文帝分臨賀郡之封陽縣立開建縣。

**17**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法和告急相繼。上復拔謝答仁於獄，去年侯景敗，得謝答仁，不殺而囚之。以為步兵校尉，梁東宮有步兵等三校尉。校，戶敎翻。配兵使助法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使，疏吏翻。說，式芮翻。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郞，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旣入，納遂降，湘州平。降，戶江翻。考異曰︰梁紀︰「乙酉，湘州平。」按長曆，是月無乙酉。梁紀誤。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將，卽亮翻。

**18**甲辰，齊章武景王庫狄干卒。

**19**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衆七千築壘與陸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不肯定君臣之分而用兄弟之禮。使，疏吏翻；下同。陸納旣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時掌翻。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長，陟丈翻。屬，之欲翻。樂，音洛。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旣乃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者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千、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以入，再拜，皆厭紐。後平王卒有楚國。儻遣使乎，良所遲也。遲，直利翻，待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漢孔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人皆異之。推，吐雷翻。心乎愛矣，書不盡言。」言兄弟之愛存之於心，非書翰之間所能盡言也。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懣，音悶，又音滿。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度，徒洛翻。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史言上兄皆阻兵而安忍。

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罽，音計。繒，慈陵翻。稱，尺證翻。將，卽亮翻；下同。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

秋，七月，辛未，巴東民苻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將，卽亮翻。降，戶江翻。考異曰︰典略作「丙戌」。今從梁書。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諸城已降，江陵兵斷道，故不獲退。順流東下，遊擊將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南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鄒︰七官，元帝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之，往也。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饕，他刀翻。餮，他結翻。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以帝鴻氏不才子比紀也。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紀之稱帝舉兵，劉孝勝實鼓成之，此而不誅，亦失刑也。下，遐嫁翻。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見囚，見上卷簡文帝大寶二年。圓正聞之哭，稱世子不絕聲。咎圓照之誤紀也。號，戶刀翻。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齧，魚結翻。啖，徒敢翻，又徒濫翻。

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鎭。

**20**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撝，許韋翻。降，戶江翻。將，卽亮翻。帥，讀曰率。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史言尉遲迥能凝蜀人之心。魏以撝及圓肅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21**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懍，力荏翻，又巨禁翻。御史中丞劉瑴瑴，訖岳翻。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建業與齊止隔一江，固也。獨不思江陵介在江北，逼近襄陽，岳陽有復讎之志，宇文有啓疆之思乎！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己滿，盛弘之荊州記曰︰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朝，直遙翻。黃門侍郞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周顗、王導自南渡以來世居建康，故謂為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折，之舌翻。「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章︰十二行本「西」上有「君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梁氏自簡文以上葬建康，武帝以上葬晉陵。守，式又翻。荊鎭邊疆，非王者之宅。荊州被邊，自晉以來為重鎭。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史言上懷居違卜，以成亡國之禍。卒，子恤翻。

**22**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

**23**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鎭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復，扶又翻。丙子，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為郢州刺史。法和為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幻，胡辦翻。敎化，部曲數千人，通謂之弟子。

**24**契丹寇齊邊。契，欺訖翻。壬午，齊主北巡冀、定、幽、安，冀、定、幽、安，四州名。遂伐契丹。

**25**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治，直之翻。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退北奔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二年。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步大汗，虜三字姓。汗，音寒。薩，桑葛翻。考異曰︰梁書作「邢杲遠，步六汗薩。」今從北齊書、北史。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鎭姑孰以禦之。

**26**冬，十月，丁酉，齊主至平州，從西道趣長塹，曹操征烏桓，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後人因謂之長塹。趣，七喻翻。塹，七豔翻。使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斷契丹走路；魏收地形志︰營州統內建德郡治白狼城。中興初，分樂陵置安德郡，治般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癸卯，至陽師水，唐志︰貞觀三年，以契丹、室韋部落置師州及陽師縣於營州之廢陽師鎭，卽此。倍道兼行，掩襲契丹。齊主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餘里，踰越山嶺，為士卒先，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甲辰，與契丹遇，奮擊，大破之，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百萬頭。畜，許救翻。潘相樂又於青山破契丹別部。丁未，齊主還至營州。

**27**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東陽郡，梁置婺州。瑱，他甸翻，又音鎭。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

**28**丁巳，齊主登碣石山，臨滄海，遂如晉陽。以肆州刺史斛律金為太師，乃『章︰十二行本「乃」作「召」；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還晉陽，拜其子豐樂為武衞大將軍，樂，音洛。命其孫武都尚義寧公主，寵待之厚，羣臣莫及。金子羨，字豐樂。武都，光之子也。樂，音洛。

**29**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南豫州時治姑孰。瑱，他甸翻，又音鎭。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溺，奴狄翻。湘潭侯退復歸于鄴，復，扶又翻。王僧辯還建康。

**30**吳州刺史開建侯蕃，恃其兵強，貢獻不入，五代志︰鄱陽郡，梁置吳州。上密令其將徐佛受圖之。將，卽亮翻。佛受使其徒詐為訟者，詣蕃，遂執之。上以佛受為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質為吳州刺史。質至鄱陽，佛受置之金城，自據羅城，掌門管，左傳︰秦子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杜預註曰︰管，籥也。繕治舟艦甲兵，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質不敢與爭。故開建侯部曲數千人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瑱殺之，質始得行州事。

**31**十一月，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為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為右僕射。

**32**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復，扶又翻。

**33**癸亥，齊主自晉陽北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餼，許氣翻。繒，慈陵翻。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降，戶江翻；下同。許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自是貢獻相繼。

**34**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宇文泰於此獨不書其官，因舊史成文也。

**35**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琛，丑林翻。使，疏吏翻。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梁王詧欲倚魏以報河東王譽之讎。通鑑至此復書梁王詧。

**36**十二月，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江、淮之民苦於齊之虐政，欲相率而歸江南。

**三年**（甲戌、五五四）

**1**春，正月，癸巳，齊主自離石道討山胡，遣斛律金從顯州道，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壁城。蓋在隋西河郡界。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夾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考異曰︰北史作「十二以上。」今從典略。女子及幼弱以賞軍，遂平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水經︰河水東逕蒲川石樓山南，又南逕蒲城東。蓋其地在蒲子縣西。五代志，汾州樓山縣有北石樓山；又有石樓縣，舊置吐京郡。宋白曰︰石樓縣本漢土軍縣，後魏置吐京郡。蓋胡俗譯言音訛變，故曰吐京也。隋改縣曰石樓。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攝，之涉翻。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什長，十人之長也。五藏，心、肺、肝、膽、腎。長，陟丈翻。藏，徂浪翻。令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為威虐。

**2**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五代志︰江都郡永福縣舊曰沛，梁置涇州，領涇城、東陽二郡；陳廢涇州，倂二郡為沛郡；後周改沛郡為石梁縣，唐倂石梁縣入六合。北史︰梁涇州在石梁。杜佑曰︰揚州天長縣，梁於石梁置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為之聲援。辛丑，使晉陵太守杜僧明帥三千人助東方白額。帥，讀曰率。

**3**魏太師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敍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五代志曰︰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其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盧辯傳曰︰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將軍將軍二字衍開府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鎭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二萬戶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五千戶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戶以上郡守︰七命。鎭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朝散誠議大夫，州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郞將，寧朔將軍，左中郞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郞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鎭、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正府中郞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五命。宣威將軍、虎賁給事，明威將軍，宂從給事，儀同府中郞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上四字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正六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八命州中從事上三字衍別駕，七命郡丞上四字衍，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郞，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郞，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事，鎭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五百戶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郞，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鎭、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廣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虎牙將軍，山林都尉，鎭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

**4**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鎭，導，護皆泰兄顥之子也。導鎭上邽。唯以諸壻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衞將軍，魏武為丞相，有武衞營。元魏之制，迄于高齊，左、右衞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衞將軍二人貳之。宇文相魏，亦置武衞將軍以掌宿衞，而盧辯所定九命無其官，此蓋猶在盧辯定官之前，以武衞授諸壻。然宇文所置，如大都督八命，帥都督正七命，抑李基等皆以大都督敍官邪？至隋，始置左右武衞府，列於十二衞。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禁兵旣泰諸壻所掌，魏主誰與謀哉！由是事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置之雍州廨舍。雍，於用翻。立其弟齊王廓，廓，文帝之第四子。考異曰︰國典云「三月，廢帝。四月，立恭帝」。北史皆在正月。今從之。去年號，稱元年，去，羌呂翻。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單，音丹。魏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魏始祖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蓋後漢時匈奴旣衰，鮮卑始盛之際也。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姓，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洪邁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為徒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亮為侯莫陳氏，楊忠為普六茹氏，王雄為可頻氏，李虎、閻慶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紇干氏，耿豪為和稽氏，王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侯植為侯伏侯氏，寶熾為紇豆陵氏，李穆為㩉拔氏，陸通為步六孤氏，楊纂為莫胡盧氏，寇雋為若口引氏，段永為爾綿氏，韓褒為候呂陵氏，裴文舉為賀蘭氏，陳忻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將，卽亮翻。

**5**三月，丁亥，長沙王韶取巴郡。魏得成都，未暇東略，故韶得乘而取之。取，言易也。

**6**甲辰，以王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考異曰︰典略作「二月甲子」。今從梁紀。

**7**丁未，齊將王球攻宿預，杜僧明出擊，大破之，球歸彭城。將，卽亮翻；下同。

**8**郢州刺史陸法和上啓自稱司徒，上怪之。王褒曰︰「法和旣有道術，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法和為司徒。

**9**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使，疏吏翻。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左傳晉胥午之言。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鎭，密為之備。馬作符密使告帝，武帝太清三年，楊忠入寇，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因留於魏。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帝弗之信。

**10**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太保安定王賀拔仁獻馬不甚駿，齊主『章︰十二行本「主」下有「怒」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拔其髮，免為庶人，輸晉陽負炭。

**11**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旣成，東魏孝靜天保二年，詔魏收撰魏史，至是而成。中書舍人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尚書左丞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旣結怨強宗，盧、李，山東望族，故以為強宗。將為刺客所殺。」帝怒，於是斐、庶及尚書郞中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甲坊，造甲之所。斐、庶死於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潛，度世之曾孫；斐，同之子；松年，遵業之子也。盧度世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盧同見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監八年。王遵業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

**12**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恆州，恆，戶登翻。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為殿，殿，丁練翻。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披，普彼翻。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帥，讀曰率。塞，悉則翻。少，詩沼翻。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同一高阿那肱也，齊文宣用之則致死以破敵，後主用之則賣主以求生。蓋厲威猶可使之知懼，濫恩不足以得其死力也。塞，悉則翻。

**13**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4**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

**15**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復，扶又翻。

**16**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

**17**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作亂，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齊置安康郡，魏置東梁州，西魏改曰直州。漢川郡西鄕縣，舊曰豐寧，置洋州及洋川郡。考漢川志，蜀分漢成固縣立南鄕縣，晉改為西鄕縣，魏廢縣，仍於豐寧戍置豐寧縣。開府儀同三司高平田弘、河南賀若敦討之，不克。若，人者翻。太師泰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等，平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後漢分宕渠北界置漢昌縣，蜀先主置巴西郡，宋武帝置歸化郡；魏於漢昌縣治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五代志︰清化郡化成縣，梁置歸化郡及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考異曰︰典略云︰「斬梁巴州刺史牟安平。」今從周書、北史。巴、濮之民皆附於魏。春秋巴子之國，三巴郡地是也。春秋百濮之地，在西城、上庸之間。濮，博木翻。蠻酋向五子王陷白帝，酋，慈秋翻。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遷哲追擊，破之。泰以遷哲為信州刺史，鎭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懾，之涉翻。餼，許氣翻。質，音致。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

**18**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魏收志︰東夏州偏城郡帶廣武縣。五代志︰延安郡豐林縣，後魏置廣武縣及偏城郡。宋熙寧九年，省豐林為鎭，倂屬膚施縣。柱國李弼遣擊，破之。「遣擊」，恐當作「追擊」。『章︰十二行本正作「追」；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

**19**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陳霸先推蕭勃為廣州刺史，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朝，直遙翻。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為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五代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上以琳部衆強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遠，于願翻。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言自揆分不敢懷非望也。分，扶問翻。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鎭武寧，雍，於用翻。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史言王琳忠於所事而帝不能用。為國，于偽翻。

**20**散騎郞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分，扶問翻。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鎭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禍在天，避之何益！」天之警帝，未棄帝也；帝不知避，是自棄也。

**21**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盱眙，音怡。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喪，息浪翻。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揣，初委翻。乃留儀同三司敬顯㩦等圍宿預，「敬顯㩦」當作「敬顯儁」。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趣，七喻翻。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海西縣，前漢屬東海郡，後漢屬廣陵郡，齊明帝置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今西海州卽其地。鎭將中山郞基固守，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將，卽亮翻；下同。卒，子恤翻。

**22**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唐志︰單于府帶金河縣。其卽金川歟。帥，讀曰率。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23**鄧至羌檐桁失國，檐，余廉翻。桁，戶庚翻。奔魏，太師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導將兵納之。

**24**齊段韶還至宿預，使辯士說東方白額，說，式芮翻。白額開門請盟，因執而斬之。

**25**秋，七月，庚戌，齊主還鄴。

**26**魏太師泰西巡，至原州。

**27**八月，壬辰，齊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司空尉粲為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為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為左僕射。

**28**乙亥，齊儀同三司元旭坐事賜死。丁丑，齊主如晉陽。齊主之未為魏相也，相，息亮翻。太保、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為不可，事見一百六十三卷簡文帝大寶元年。復，扶又翻。齊主由是銜之。崔季舒譖「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帝禁之尚書省。崔季舒報徙邊之怨也。隆之嘗與元旭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人有密言之者，帝由是發怒，令壯士築百餘拳而捨之，辛巳，卒於路。卒，子恤翻。久之，帝追忿隆之，執其子慧登等二十人於前，帝以鞭叩鞍，一時頭絕，並投尸漳水；又發隆之冢，出其尸，斬截骸骨焚之，棄於漳水。

**29**齊主使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帥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帥，讀曰率。九月，齊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師，魏師不出，史言齊強，宇文泰畏之。乃如晉陽。

**30**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開回車以通漢中。按北史·崔猷傳，泰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此時因舊路開而廣之，以通車耳。前史蓋誤以通字為「迥」，傳寫者又去其傍為「回」也。泰不書官而書姓，亦無義例之可言。

**31**帝好玄談，好，呼到翻。辛卯，於龍光殿講老子。

**32**曲江侯勃遷居始興，王琳使副將孫瑒先行據番禺。將，卽亮翻。番禺，音潘愚。

**33**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之何？」 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楊，上策也；謂東還建康也。卷，讀曰捲。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陴，頻彌翻。堞，達協翻。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揣，初委翻；下同。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十二年為一紀。屬中原多故，屬，之欲翻。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少，詩沼翻。斷，丁亂翻。愚民難與慮始，『鄒︰商君書·更法，引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

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江陵諸將，胡僧祐其巨擘也，識見如此，烏能敵于謹哉！好，呼到翻。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去年王琛使魏，故自謂揣其容色，必無此事，可謂不善於覘國者矣。乃復使琛使魏。復，扶又翻；下復講同。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辛『章︰十二行本「辛」作「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卯，帝停講，停講老子也。帥，讀曰率；下同。內外戒嚴。王琛至石㭝，杜佑曰︰石㭝在沔州沔口上。又據梁書·安成王秀傳，石㭝時屬竟陵界。『鄒︰㭝，集韻︰渠尤切，音仇。玉篇︰荆楚亭名。類篇︰在新市。』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㭝，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午，復講，百官戎服以聽。

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鎭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王僧辯一聞徵命，當投袂勤王可也。外言部分諸軍，不聞星馳電赴，江陵覆沒，僧辯之罪也。帥，讀曰率。甲戌，帝夜登鳳皇閤，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倚欄而又徙處為徙倚。翼、軫，楚荊州分。今必敗矣。」嬪御皆泣。嬪，毗賓翻。

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鎭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堊其城門，堊，烏各翻。以白土塗城門，示有喪也。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著，陟略翻。衰，倉回翻。此法和預為喪君之服。設使法和果至江陵，亦不能制魏兵之攻圍。此其徒欲神法和之術，詑為之言，以為能知來耳。

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江左都建康，外城十二門，門名皆用洛城門名。帝都江陵，外城門亦依建康城門名之。津陽門，城南面東來第二門。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斷，音短。甲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行，下孟翻；下巡行同。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雟州刺史裴畿、越雟郡，梁置雟州。雟，音髓。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臺城旣沒，裴之高赴江陵。

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東『章︰十二行本「東」作「州」；乙十一行本同。』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祇，巨支翻。洹，胡官翻。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

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江陵南岸，謂之馬頭岸。遙為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和，戶臥翻。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趣，讀曰促。「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買臣罪其諫還建康也。懍，力荏翻，又力禁翻。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

王琳軍至長沙，鎭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王琳為鎭南將軍，以裴政為府長史。間，古莧翻；下間使同。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時都江陵，上臺所在，故亦謂之臺城。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使，疏吏翻。監，工銜翻。詧怒，使速殺之。西中郞參軍蔡大業梁置西中郞將於襄陽，以蔡大業為參軍。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裴之禮，邃之子也。大業，大寶之弟也。

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考異曰︰梁紀作「辛卯」，誤也。今從典略。城中負戶蒙楯，楯，食尹翻。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中，竹仲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大封、大圓，皆簡文帝之子。質，音致；下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為都督，顗，魚豈翻。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降，戶江翻；下同。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幷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淵猷，長沙王懿之子。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暝，莫定翻。

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考異曰︰隋經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周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幷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周」，當作「王」。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焚書、折劍，以為文武道盡。折，而設翻。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強，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約。」任約築壘馬頭岸，與江陵僅隔一江耳。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祗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旣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歐，烏口翻。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謹為柱國大將軍，封常山公，褒以此自處，安能為帝謀乎！有頃，黃門郞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去，羌呂翻。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左傳︰晉州綽攻齊東門，以枚數闔。杜預註曰︰闔，門扇也。世誠，帝字也。魏軍士度塹牽其轡，塹，七豔翻。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考異曰︰典略云︰「謹撝梁主令西至龍泉廟，出武陵、河東二王子孫於獄，列於沙州，鎖嚴酷，瘡痍腐爛，引梁主使視之，謂曰︰『此皆骨肉，忍虐如此，何以為君！』上無以應。」按武陵諸子先已餓死，河東子孫亦應不存。今不取。『鄒︰，集韻 ︰下介切，音械。持也。』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幔，莫半翻。甚為詧所詰辱。詰，去吉翻。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帝紿儉云︰「城中埋金千斤，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見辱之狀，謂儉曰︰「向聊相紿，欲言此耳，紿，蕩亥翻。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此主衣庫，在江陵金城中之禁中。

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棓，蒲項翻。事未成而城陷。

中書郞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塡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號，戶刀翻。如是七日，乃得之。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旣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章︰十二行本「荀」作「茍」；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帝之亡國，固不由讀書也。

**34**庚申，齊主北巡，至達速嶺，行視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35**辛未，帝為魏人所殺。年四十七。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監，工銜翻。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帊，普駕翻。通俗文曰︰三幅為帊。斂以蒲席，束以白茅，斂，力贍翻。葬於津陽門外。幷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梁王方智承制，諡帝曰元，廟號世祖。好，呼到翻。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今人謂器幣有餘用者為寬韜，與此韜同義。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得言，謂其自言者此為得之。

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資以江陵緣江之地，延袤三百里，廣不及三百里也。袤，音茂。仍取其雍州之地。雍，於用翻。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魏克江陵，因取襄、樊之地。此正滅虢取虞之計，詧雖悔之，何及矣！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鎭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宋渾天儀，元嘉十三年錢樂之所鑄也。梁銅晷表，武帝所造。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考異曰︰典略作「五十萬」。今從梁紀、南史。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踐，慈演翻；下同。

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虜貪惏，說，式芮翻。惏，與婪同；盧含翻。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勝，音升。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下為，于偽翻。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殲，息廉翻。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懾，之涉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謂還建康卽位也。朝，直遙翻。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漢蒯通之言。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匹夫之行，小廉小謹以自託於鄕黨。行，下孟翻。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背，蒲妹翻。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左傳︰鄧祁侯之言。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被，皮義翻。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

王褒、王克、劉瑴、宗懔、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烱至長安，瑴，古岳翻。烱，古迥翻。太師泰皆厚禮之。泰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勞，力到翻。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幷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旣封常山，又封新野，故曰別封。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旣立，欲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上，時掌翻。著，陟略翻。鎧，可亥翻。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巨猾，謂齊。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遂不受。

**36**是歲，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導卒。

**37**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 梁紀二十二起旃蒙大淵獻（乙亥），盡柔兆困敦（丙子），凡二年。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眞，元帝第九子也。諡法︰夙夜警戒曰敬。

## 紹泰元年（乙亥、五五五）是年十月方改元。

**1**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置邵陵郡；隋廢邵陵郡為邵陽縣，屬長沙郡；唐為邵州。棻，符分翻。將，卽亮翻。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帥，讀曰率。

**2**梁王詧卽皇帝位於江陵，詧，字理孫，梁昭明太子之第三子也。考異曰︰周書·詧傳云︰「詧在位八載，保定二年薨。」然則詧雖以甲戌年為魏所立，乙亥年乃卽位改元也。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巋，區韋翻，又苦鬼翻，又丘愧翻。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上，時掌翻。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勳級，置以賞功。柱國，魏所置也，為勳級之首。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選，須絹翻。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雅，素也。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邵陵王綸死於大寶二年。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河東王譽死於大寶元年。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武州、巴州皆置於江陵之南岸，二將尋為侯平所擒，不能有二州也。

**3**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據姚思廉陳書，小桂，嶺名。輿地志︰連州桂陽縣，漢屬桂陽郡，所謂小桂也。至蒸城，蓋漢臨蒸縣古城也，在衡州界。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為，于偽翻。縞，古老翻。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帥，讀曰率。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4**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安州，五代志︰安陸郡，西魏置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之；降，戶江翻。考異曰︰北史「宋蒞」作「宋茝」。今從北齊紀。又北齊紀云︰「壬寅，岳渡江，克夏首，送法和。」按典略，甲午，齊已召岳還。今從典略。長史江夏太守王珉不從，殺之。夏，戶雅翻。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北齊書，慕容儼，清都武安人，皝之後也。按魏收地形志，東魏都鄴，以魏郡置魏尹，武安縣屬焉。五代志︰齊官有清都尹，蓋改魏尹為清都尹也。考異曰︰梁紀︰「四月，法和降齊，使侯瑱討之。」按齊主與王僧辯書云︰「清河王岳今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然則法和先已降齊也。今從典略。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瑱，他甸翻，又音鎭。任，音壬。

**5**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寒山之敗，貞陽沒於齊。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武帝太清二年，徐陵使魏；魏禪於齊，而梁又有侯景之亂，是以留北。湛海珍降，見一百六十二卷三年。

**6**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朝，直遙翻。卽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以南豫州刺史侯瑱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為司徒，鎭東將軍張彪為郢州刺史。

**7**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沖藐，傳，張戀翻。藐，亡沼翻。未堪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貞陽雖為縲臣於齊，而貞陽侯則梁爵也，故與僧辯書稱「彼貞陽侯」。淵明，長沙王懿之子，武帝兄子，故曰猶子。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分，扶問翻。艦，戶黯翻。幷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乂祖。「乂」，當作「文」。蓋用受終于文祖事。『章︰乙十一行本正作「文」；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十二行本作「父」。』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朝，直遙翻。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法和為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雍，於用翻。又以宋蒞為郢州刺史，蒞弟簉為湘州刺史。簉，初救翻。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梁置合州於合肥，立南譙郡於襄安縣界。襄安，漢之巢縣也，梁置蘄縣，隋改曰襄安，唐復曰巢縣。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

**8**魏以右僕射申徽為襄州刺史。魏旣得梁雍州，改曰襄州，因襄陽以名州也。

**9**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帥，所類翻。

**10**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齊軍司尉瑾、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晉熙郡懷寧縣，漢之皖城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皖，戶板翻。晉州刺史蕭惠以州降之。降，戶江翻。齊改晉熙為江州，齊晉州治平陽，故此晉州改為江州。以尉瑾為刺史。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11**丙申，齊主還鄴，封世宗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珩，音行。延宗為安德王。

**12**孫瑒聞江陵陷，棄廣州還，瑒，雉杏翻，又音暢。曲江侯勃復據有之。去年蕭勃避王琳居始興。復，扶又翻。

**13**魏太師泰遣王克、沈烱等還江南。去年，江陵陷，王克等入長安。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式商容閭，封比干墓，所謂禮賢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江陵，楚之故都，古郢城及渚宮皆在其地。搢紳何咎，皆為皁隸！杜預曰︰皁隸，賤官。皁，才早翻。隸，力計翻。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

**14**夏，四月，庚申，齊主如晉陽。

**15**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莊，世子方等之子，元帝之孫。尼法慕匿之，尼，女夷翻。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16**庚寅，齊主還鄴。

**17**王僧辯遣使奉啓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使，疏吏翻。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為質於淵明，質，音致。考異曰︰典略︰「三月，辛卯，遣廷尉張種等送質于鄴。」按淵明五月始入建康，疑太早，恐非。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晉武帝太康中，置左民尚書。唐六典︰曹魏置左民尚書，晉惠帝置右戶尚書。唐戶部尚書，卽左民、右戶之任也。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衞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散，蘇旱翻。散卒者，宂散之卒，非敗散之卒也。敗散之散，去聲。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考異曰︰梁紀︰「七月，辛丑，淵明濟江。甲辰，入京師。」北齊紀︰「五月，蕭明入建業。」按典略，「五月，庚子，僧辯逆淵明；辛丑，濟江；癸卯，至建康。」今從之。於是梁輿南渡，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檝，與楫同，櫂也；所以撥水行船。擁檝，附船而不鼓，則船定而不進。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衞送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逆者以哭對。丙午，卽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18**六月，庚戌朔，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恆州九百餘里，幽州夏口，蓋卽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夏」當作「下」。恆，戶登翻。命定州刺史趙郡王叡將兵監之。叡，琛之子也。趙郡王琛，卽高永寶，歡之弟也。永寶，琛字。監，工銜翻。琛，丑林翻。

**19**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間，古莧翻。城中食盡，煑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靴，許戈翻。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鎭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勝，音升。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20**吳興太守杜龕，龕，苦含翻。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因震澤以為州名。用龕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為豫章太守。愔，於今翻。

**21**壬子，齊主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22**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將，卽亮翻。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重，直用翻。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鎭。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于沃野，獲其酋長，水經註︰雲中郡有白道嶺、白道川。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申，『章︰十二行本「申」作「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還晉陽。

**23**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24**齊主還鄴，以佛、道二敎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章︰十二行本「家」下有「學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論難於前，去，羌呂翻。難，乃旦翻。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於是齊境皆無道士。今道家有太霄瑯書經云︰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為事，故曰道士。余按此說，是道流借吾儒經解大義以演繹道士二字。道家雖曰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其實與佛敎皆起於東漢之時。

**25**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見一百六十四卷世祖承聖元年。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頠娶霸先女，好，呼到翻。為，于偽翻。頠，魚委翻。會僧辯有母喪，未成婚。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顗，魚豈翻。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使，疏吏翻。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謂誅滅侯景也。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處，昌呂翻。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僧辯立淵明，名不正而言不順，故姦雄得因以為資。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

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旰，古汗翻。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將，卽亮翻；下同。稜以為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今人盥洗，以布拭手，長七八尺，謂之手巾。悶絕于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扶問翻。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郞曇朗鎭京口，知留府事，曇朗，霸先母弟休先之子。曇，徒含翻。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帥，所類翻；下同。趨，七喻翻。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江乘羅落，江乘縣之羅落橋。自江乘至羅落橋，京口趨建康之大路，劉裕伐桓玄由此。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

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艦，戶黯翻。趣，七喻翻。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霸先控馬踟躕，以觀安都之意，見安都決死前向，乃進。嗔，昌眞翻，恚怒也。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被，皮義翻。女垣，城上堞也。衆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前，聽，讀曰廳。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京口為建康北門。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旣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譎，古穴翻。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霸先深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守，式又翻。乙巳，霸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

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考異曰︰梁書︰「九月，丙午，帝卽皇帝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按長曆，丙午，九月二十九日；己巳，十月二十二日。豈有卽位二十四日始改元大赦乎！蓋丙午復梁王位，十月乃卽帝位耳。典略︰「丁未，廢貞陽侯出就邸。」今並從陳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上，時掌翻。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元紹泰。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齊遣行台司馬恭與梁人盟于歷陽。

**26**辛亥，齊主如晉陽。

**27**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癸丑，以宜豐侯循為太保，建安公淵明為太傅，曲江侯勃為太尉，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之初為梁王也，諸藩皆進官，獨不及王琳，抑王僧辯雅知王琳之不可制邪！

**28**戊午，尊帝所生夏貴妃為皇太后，夏，戶雅翻。立妃王氏為皇后。

**29**杜龕恃王僧辯之勢，龕，苦含翻。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長城縣，霸先與其宗族世居之。晉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在湖州西北七十里。蒨，七見翻。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考異曰︰典略作「韋載」。今從梁、陳書。今按典略若作「韋載」，則與梁、陳書同，不須考異矣。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考異曰︰南史云，「僧智奔任約。」今從典略。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將，卽亮翻；下同。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分，扶問翻。衆心乃定。泰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監，工銜翻。使射文育軍，約曰︰「十射不兩中者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從，才用翻；下同。北叟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衞臺省。五代志︰永平郡，梁置石州，隋後改曰藤州。宋白曰︰藤州，治鐔津縣，漢猛陵縣也。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

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梁置新昌郡及譙州。又，六合縣，置泰郡及秦州。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幟，昌志翻。陴，頻彌翻。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臺城正南端門，其左、右二門曰東、西掖門。帥，讀曰率。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復，扶又翻。

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載，翽，呼會翻。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降，戶江翻。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監，工銜翻。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卷，讀曰捲。考異曰︰梁書︰「十一月，庚寅，霸先還建康。」按庚寅，十一月十三日，太晚。且庚寅以前，霸先已有在建康與齊相拒事迹。今從陳書。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

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按陳霸先自義興還建康，遣裴忌助黃他攻吳郡，自錢塘直趣吳郡，非路也，錢塘必誤。趣，七喻翻。夜，至城下，鼓譟薄之。薄，伯各翻。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

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渡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章︰乙十一行本「寅」作「辰」；退齋校同。』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五代志︰鍾離郡，梁置北徐州，齊改曰楚州，管下定遠縣，梁置安州。江都郡山陽縣有淮陰郡，東魏置淮州。翟，直格翻。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墅，神與翻。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淮南，秦淮之南也。輸，式喻翻；下運輸同。分兵絕彼之糧運，則『章︰十二行本「則」上有「使進無所資」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將，卽亮翻。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考異曰︰典略作「己巳」。按長曆，是月戊寅朔，無己巳。今從陳書。燒齊船千餘艘；艘，蘇遭翻。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斷，音短。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五代志︰瑯邪郡，舊置北徐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航，戶剛翻。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倉門，石頭倉城門。水南，秦淮水之南。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30**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歸彥，高歡族弟也。歸彥父徽，於歡有舊恩，故歡憐其孤而命岳養之。歡廟號高祖。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卽位，歸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被，皮義翻。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好，呼到翻。起第於城南，城南，鄴城之南。聽事後開巷。聽，讀曰廳。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惡，烏路翻。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倡，尺良翻，優也。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其父乞司徒。為，于偽翻。帝大怒，懸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

薛嬪有寵於帝，嬪，毗賓翻。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探，吐南翻。柈，蒲官翻。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被，皮義翻。

**31**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32**以郢州刺史宜豐侯循為太保，廣州刺史曲江侯勃為司空，幷徵入侍。循受太保而辭不入。勃方謀舉兵，遂不受命。

**33**鎭南將軍王琳侵魏，魏大將軍豆盧寧禦之。姓氏志︰豆盧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降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氏。

**34**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使，疏吏翻；下同。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航，戶剛翻，連舟為橋也。悉渡衆軍，攻其水南二柵。卽倉門、水南二柵。柳達摩等渡淮置陳，陳，讀曰陣。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擠，牋西翻，又子細翻。溺水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溺，奴狄翻。呼，火故翻。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舸，古我翻。盡收其軍資器械。

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請和而求質子者，恐還以無功得罪，欲以質子藉手。質，音致。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朝，直遙翻。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曇朗時留鎭京口。從，才用翻。曇，苦含翻。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預註曰︰以負擔諭。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背，蒲妹翻。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鬬也！」霸先知齊人恥於無功，必增兵復至，故先以此諭衆，責其效死。為，于偽翻。乃與曇朗及永嘉王莊、丹楊尹王沖之子珉為質，「與」，當作「以」，則文意明順。『章︰乙十一行本正作「以」；退齋校同。』與齊人盟於城外，城外者，石頭城外。將士恣其南北。徐嗣徽等南人恣其南，柳達摩等北人恣其北。恣其南北，言唯意所適也。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勝，音升。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劉昫曰︰齊、梁通和，置和州於歷陽郡。烏丸蓋出於東胡烏丸之種，因以為姓。

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郞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帥，讀曰率。

**35**交州刺史劉元偃師其屬數千人歸王琳。

**36**魏以侍中李遠為尚書左僕射。

**37**魏益州刺史宇文貴使譙淹從子子嗣誘說淹，以為大將軍，從，才用翻。說，式芮翻。淹不從，斬子嗣。貴怒，攻之，淹自東遂寧徙屯墊江。晉於德陽縣界東南置遂寧郡。五代志︰遂寧郡方義縣，梁曰小溪，置東遂寧郡。墊江縣，漢屬巴郡，梁為楚州治所，隋為渝州。墊，音疊。

**38**初，晉安民陳羽，吳立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五代志︰建安郡南安縣舊曰晉安。今之泉州卽其地。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沈約志︰吳分餘杭為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五代志無臨安郡及臨安縣，但有餘杭郡耳。數，所角翻。抄，楚交翻。會，工外翻。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強。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位於寶應，霸先許之。為後陳寶應亂閩中張本。

**39**是歲，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

**40**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厥，九勿翻。杆，公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西破嚈噠，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軋翻。東走契丹，北幷契骨，契骨，卽唐之結骨。唐書曰︰黠戛斯，古堅昆國，或曰居勿，或曰結骨。蓋堅昆語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契丹，欺訖翻，又音喫。契骨，苦結翻。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長，直亮翻。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強，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秦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青門外，卽其地。使，疏吏翻。

**41**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更，工衡翻。

## 太平元年（丙子、五五六）是年九月方改元太平。

**1**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宗伯以上，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北史·盧辯傳︰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2**戊寅，大赦，其與任約、徐嗣徽同謀者，一無所問。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郞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說，式芮翻；下因說同。嗣徽執旰送齊。

**3**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將，卽亮翻。說，輸芮翻。降，戶江翻。龕然之。其妻王氏曰︰王氏，僧辯女也。「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復，扶又翻。旣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覺，古效翻，又如字。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項羽起吳下，故後人為立寺於吳興。考異曰︰梁書︰「太平元年，正月癸未，杜龕降，詔賜死。」陳書︰「紹泰元年，十二月，杜龕以城降；明年，正月癸未，誅杜龕于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典略︰「魏恭帝二年，十二月，蒨命劉澄等攻龕，大敗之，龕乃降；明年，正月丁亥，周鐵虎送杜龕祠項王神，使力士拉龕於坐，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今從南史。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愔，於今翻。考異曰︰梁書、南史·王僧辯傳︰「僧辯旣亡，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陳書、南史·侯瑱傳則云︰「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及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典略︰「魏恭帝三年，正月，初，僧愔與瑱共討曲江侯勃，至是，吳州刺史羊亮說僧愔襲瑱，而翻以告瑱，瑱攻之，僧愔奔齊。」凡此諸說，莫知孰是。今約其梗槪言之。

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簡文帝大寶元年，張彪起兵於若邪山。邪，音耶。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將，卽亮翻；下同。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因縉雲山而置縉州。五代志︰處州栝蒼縣有縉雲山。縉，音晉。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4**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五代志︰日南郡交谷縣，梁置明州。張懷鈞蓋帶刺史而戍采石也。

**5**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鎭巴州。

**6**三月，壬午，詔雜用古今錢。

**7**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柵口，柵江口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與無為軍分界，卽古之濡須口。宋白曰︰廬州東南至柵口，今謂之新婦口，三百八十四里，對岸卽舊南陵縣地，對岸為繁昌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盪主，主勇士以突盪敵人。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8**乙丑，齊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破之。

**9**侯安都輕兵襲齊行台司馬於歷陽，考異曰︰梁書云︰「壬午，安都襲恭。」按長曆，是月乙巳朔，無壬午。大破之，俘獲萬計。

**10**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曰寧都。毓，余六翻。長，知兩翻；下同。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春秋公羊傳之言。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

**11**太師泰北巡。

**12**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考異曰︰典略云︰「五月，齊主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立為制書，欲自將西討長安，令上黨王渙將兵伐梁，於是渙南侵。」按梁、陳、北齊·帝紀及渙傳皆無是事，今去之。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楊縣，此丹楊縣乃漢古縣，非今鎭江府之丹楊縣也。據沈約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分丹楊縣立于湖縣。于湖，今太平州也。丹楊縣地當在太平州東北。丙申，至秣稜故治。沈約曰︰秣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鬬場。鬬場，猶今言敎場。晉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郊之場，因名戲場，亦曰鬬場。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丹楊記，秦始皇鑿方山，其斷處為瀆，則今淮水。徐度頓馬牧，馬牧，牧馬之地。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

**13**齊漢陽敬懷王洽卒。洽，齊主之弟。

**14**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渡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艦，戶黯翻；下同。墩，音敦。斷，音短。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驍，堅堯翻。將，卽亮翻；下同。砰，普耕翻。殿，丁練翻。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舴，陟格翻。艋，莫梗翻。艋艋，小船。一舟曰單。跳入艦中，跳，他弔翻。斬砰，仍牽其艦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楊步上。上，時掌翻；下槊上同。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追梁山之軍還建康，以禦齊師。

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倪塘在臺城東。游騎至臺，騎，奇寄翻。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樂，音洛。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白城當在湖熟縣界。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章︰十二行本「進」下有 「衆軍從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槊，色角翻。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天子親耕藉田，祭先農於田所，故有耕壇。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令司空、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設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騎，奇寄翻。陳，讀曰陣。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考異曰︰南史作「乞伏無芳」。今從陳書。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艘，蘇遭翻。

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鍾山之龍尾也。自山趾築道陂陀以登山，曰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幕府山在今建康城西二十五里，晉瑯邪王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斷，音短。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晉成帝立北郊壇於覆舟山南。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

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鬲，音歷。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說文︰鬲，鼎屬也；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潮溝，吳孫權所開，以引潮抵于秦淮。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少，詩沼翻。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調，徒弔翻。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煑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以鴨肉數臠，婫，公渾翻。以鴨肉蓋飯上曰婫。今江東人猶謂以物蒙頭曰婫。臠，力兗翻。乙卯，未明，蓐食，比曉，比，必利翻。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帥，讀曰率。將，卽亮翻。驍，堅堯翻。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騎，奇寄翻。呼，火故翻。披，普彼翻。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蹂，人九翻。踐，慈演翻。勝，音升。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晉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南瑯邪太守，鎭江乘蒲州之金城，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宋白曰︰臨沂山西北臨大江。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攝山，在今建康城北四十五里。江乘地記曰︰有草可以攝生，故名。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荻，亭歷翻，萑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

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貿，音茂。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賞其功也。

**15**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幷獻馴象。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旁，中為大穽，以雌象前行為媒，遺甘蔗於地，傅藥蔗上。雄象來食蔗，漸引入欄，閉其中，就穽中敎習馴擾之，始甚咆哮，穽深不可出，牧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使，疏吏翻。馴，松倫翻。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梁。

**16**齊發丁匠三十餘萬脩廣三臺宮殿。三臺在鄴城，曹操所築。

**17**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謂任使之際，坦懷待人。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泆，弋乙翻，淫放也。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衣，於旣翻。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驢、牛、橐駝、白象，不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胡鼓，以手拍之成聲。劉昫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擔，都甘翻。勳戚之弟，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暴，讀曰曝。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去，羌呂翻。從，才用翻。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高，居報翻。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脊，棟脊也。怖，普布翻。時復雅儛，復，扶又翻。儛，與舞同。折旋中節，中，竹仲翻。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顚顚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

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卽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匍，音蒲。匐，莫北翻。以身舉牀，墜太於地，頗有所傷。旣醒，大慚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強為之笑，曰︰「曏汝醉耳！」強，其兩翻。為，于偽翻。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自責而數罪也。數，所具翻。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腳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勝，音升。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

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射，而亦翻。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愔，於今翻。相，息亮翻。浹，卽協翻。剺，力之翻，劃也。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託為俳諧之言。因掣刀去之。掣，昌列翻。去，羌呂翻。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轜，音而，喪車也。又嘗持槊走馬，槊，色角翻。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鄒︰說文︰駭也；一曰惶也。』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

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浟，夷周翻。帝欲蒸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數，所角翻。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射，而亦翻。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

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鑊，戶郭翻。鼎大無足曰鑊。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樂，音洛。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殿庭左右立仗。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

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焉，音煙。帝與左右飲酒，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樂，音洛。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高澄之死，王紘冒刃禦賊，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二年。

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宇文泰識虛實，何得因西行一詔，便為度隴之計！此齊史官之華言耳。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柰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騎，奇寄翻。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強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柰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欲入漳水。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顚狂，不可敎訓。」酗，吁句翻。陸德明曰︰以酒為凶曰酗。帝默然而止。他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過，謂過多。須痛杖我。」道德抶之，抶，升栗翻，擊也。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此舉止！」

典御丞李集面諫，五代志曰。後齊制官，多循後魏之舊。尚食、尚藥二局，皆有典御及丞。尚食總知御膳事，尚藥總知御藥事，屬門下省。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流水中也。沈沒久之，沈，持林翻。復令引出，復，扶又翻。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逄、比干未是俊物！」龍逄，諫夏桀而死，比干諫殷紂而死。逄，皮江翻。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被，皮義翻。見，賢遍翻。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要，讀曰腰。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

內外憯憯，憯，七感翻。憯憯，痛毒之意。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強記，加以嚴斷，斷，丁亂翻。羣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敕，敕，理也。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阨，爾朱屠害楊氏，唯愔得脫，潛竄累載，後歸高歡，又以讒間逃隱海島，歡訪而用之。裁，才代翻。少，詩照翻。屯，陟輪翻。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己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己任。性復強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選，須絹翻。復，扶又翻。猥，鄙也。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元子思坊，鄴城中坊名。魏侍中元子思居此，後謀西奔，被誅，時人因以名坊。乘短尾牝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為不識卿！」漫漢驚服。

**18**秋，七月，甲戌，前天門太守樊毅襲武陵，殺武州刺史衡陽王護，王琳使司馬潘忠擊之，執毅以歸。護，暢之孫也。暢，武帝之弟。

**19**丙子，以陳霸先為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20**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姓譜︰余姓，由余之後。侯瑱鎭豫章，孝頃於新吳縣漢靈帝中平中，立新吳縣，屬豫章郡，今洪州奉新縣卽其地。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使其從弟奫守豫章，從，才用翻。奫，於倫翻。悉衆攻孝頃，久不克，築長圍守之。癸酉，侯平發兵攻奫，大掠豫章，焚之，奔于建康。瑱衆潰，奔湓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奔齊，會霸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濟，子禮翻。自建康泝流至湓城為南上。上，時掌翻。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為之誅侯平。說，式芮翻。降，戶江翻。為，于偽翻。丁亥，以瑱為司空。

南昌民熊曇朗，世為郡著姓。曇朗有勇力，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為柵，南昌縣帶豫章郡。吳立富城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豐城縣，屬豫章郡，今縣在郡城南一百五十五里。曇，徒含翻。世祖以為巴山太守。元帝廟號世祖。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強，侵掠鄰縣。侯瑱在豫章，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之，及瑱敗走，曇朗獲其馬仗。『鄒︰馬仗，車馬器仗。』

**21**己亥，齊大赦。

**22**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于王琳，鉗耳，夷姓也，出於西羌。鉗，其廉翻。孫愐曰︰鉗耳，西羌人，自云周王季之後，為虔仁氏，音訛為鉗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之柩；泰許之。江陵之陷，魏旣戕元帝，遂殺愍懷太子元良。柩，音舊。

**23**八月，己酉，鄱陽王循卒于江夏，弟豐城侯泰監郢州事。夏，戶雅翻。監，工銜翻。王琳使兗州刺史吳藏攻江夏，不克而死。琳署藏領兗州耳。

**24**魏太師泰北渡河。據魏紀，泰北巡，渡北河。

**25**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26**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五代志︰隆山郡，西魏置陵州，今陵井監是也。江州亦置於隆山郡之隆山縣。獠，魯皓翻。獠因山為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伎，渠綺翻。獠棄兵，攜妻子臨城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斬首萬五千級，遂平之。唐柴紹破吐谷渾亦用此術。上，時掌翻。騰，俟之玄孫也。陸俟事魏太武帝，及文成帝之初立，以子麗誅宗愛功封王。

**27**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矟騎圍之，騎兵執矟者為矟騎。矟，色角翻。騎，奇寄翻。曰︰「我舉鞭，卽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門郞是連子暢曰︰是連，亦夷姓也。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是連氏。「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勝，音升。怖，普布翻。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若然，猶云若如此也。遂如晉陽。

**28**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陳霸先為丞相、錄尚書事、鎭衞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自長城縣公進封義興郡公。按陳書·帝紀，「義」當作「吳」。以吏部尚書王通為右僕射。

**29**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番禾縣，漢屬張掖郡，魏分置番禾郡。如淳曰︰番，音盤。隋廢番禾郡為番禾縣，屬涼州；唐天寶三年，改為天寶縣。厥，九勿翻。杆，公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吐谷渾覺之，奔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眞，寧從南道趣樹敦。樹敦城，在曼頭山北，吐谷渾之舊都也。周穆王時，犬戎樹惇居之，因以名城。祭公謀父所謂「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者也。趣，七喻翻。吐谷渾可汗『章︰十二行本「汗」下有「夸呂」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在賀眞，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將，卽亮翻。木杆破賀眞，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吐谷渾中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牝馬皆有孕，生駒，號為龍種，必多駿異，日行千里。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遺，于季翻。

**30**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31**齊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有夫而濫奪者什二三。

**32**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北巡而還也。杜佑曰︰牽屯在平涼郡高平縣，亦曰汧屯山，今謂之笄頭山。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屬，之欲翻；下所屬同。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於雲陽。年五十。雲陽縣，漢屬馮翊，魏收志屬北地郡；後周置雲陽郡，有雲陽宮。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好，呼到翻。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鎭同州，宇文泰輔政多居同州，以其地扼關、河之要，齊人或來侵軼，便於應接也。時年十五。

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謂魏孝武帝為高歡所逼，遁逃入關，宇文泰迎而輔之，以立國於關右。復，扶又翻。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埋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抗厲，舉聲高亢，且正色嚴厲也。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鄒︰夷，等也，儕也。史記·留侯世家︰今諸將家陛下故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33**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為永州刺史。南方以零陵郡為永州。齊以泰為永州刺史，未知此永州置於何地。詔徵王琳為司空，此齊詔也。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監，工銜翻。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34**壬子，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鄕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日，疇日，猶言昔日。守令倍於昔時。且要荒向化，要荒，引古要服、荒服為言。要者，要結好信而從服之。荒者，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舊多浮偽，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此謂梁末所置州郡在江、淮之間者也。循名責實，事歸焉有。」焉，於虔翻，何也。於是倂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章︰十二行本「郡」下有「五百八十九縣、三鎭、二十六戍」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考異曰︰北史作「五十六郡」。今從齊書。

**35**詔分江州四郡置高州。四郡，蓋臨川、安成、豫寧、巴山，以其地在南江之西，負山面水，據高臨深，因名高州。軍『章︰十二行本「軍」上有「以明威將」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黃法為刺史，鎭巴山。，巨俱翻。宋白曰︰梁大同二年分廬陵之興平、臨川之新建二縣，立西寧、巴山二縣，合其縣立為巴山郡。其郡古跡在撫州崇仁縣巴山之北。

**36**十二月，壬申，以曲江侯勃為太保。

**37**甲申，魏葬安定文公。丁亥，以岐陽之地封世子覺為周公。岐陽，卽扶風之地。昔周興於岐周，因為國號。宇文輔魏，倣周以立法制，故魏朝之臣以周封之，將禪代也。

**38**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臨川，漢豫章郡南城縣之地，後漢分南城北境為臨汝縣，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之東部南城、臨汝二縣置臨川郡，隋、唐為撫州。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放，多驕橫，將，卽亮翻；下同。橫，戶孟翻。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冠，古玩翻。衆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折，而設翻。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上塘」，下卷作「工塘」，必有一誤。按陳書·周迪傳，「工」字為是。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以臨川內史帶衡州刺史耳。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敎嚴明，敎，謂敎令，州郡下令謂之敎。徵斂必至，斂，力贍翻。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仰，牛向翻。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伎，渠綺翻。挼，奴禾翻。篾，莫結翻，竹筠也。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39**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考異曰︰去歲六月已云築長城，而地名，長、短不同，不知與此為一事為二事。北齊書、北史皆然。今兩存之。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鎭，凡二十五所。

**40**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魏道武帝以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改元皇始，歷十二世至孝武帝永熙三年西遷，魏遂分為東、西。西魏又歷三世，凡十五世，一百六十年而亡。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濟，子禮翻。璽，斯氏翻。紱，音弗。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 陳紀一起強圉赤奮若（丁丑），盡屠維單閼（己卯），凡三年。

武帝旣有功於梁，自以為姓出於陳，自吳興郡公進封陳公；及受命，國遂號曰陳。

高祖武皇帝『章︰乙十一行本有「帝姓陳氏，諱霸先，梁太平二年進封陳王，尋受梁禪」二十字。』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

## 永定元年（丁丑、五五七）是年十月受禪，始改元永定。自十月以前，猶是梁太平二年。

**1**春，正月，辛丑，周公卽天王位，諱覺，字陁羅尼，宇文泰第三子也。宇文輔政，慕倣周禮，泰卒，覺嗣，遂封周公；旣受命，國號曰周。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露門，卽古之路門。路，大也。宇文建國，率倣古制，故外朝曰路門。鄭玄曰︰外明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孔穎達曰︰爾雅︰門屛之間謂之宁。郭曰︰人主視朝所宁立處。李巡曰︰正明外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門外有屛者，卽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屛，謂之樹。李巡曰︰常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按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屛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屛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周制，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故太僕云，王視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侯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朝，直遙翻。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行夏之時，用寅正也。服色尚黑，隨水行也。夏，戶雅翻。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後周太祖初據關右，官名未改魏號。及域內粗定，改定章程，命尚書令盧辯遠師周制，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閔帝受禪，大司馬掌兵，宇文護居之，以專兵要。

**2**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大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為左僕射。

**3**周王祀圜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宇文氏自謂其先出於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去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為主。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遂以為氏及國號。二丘，圜丘、方丘也。始祖獻侯配南北郊，普回小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諡曰獻侯。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癸卯，祀方丘。甲辰，祭大社。五代志︰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為壇之制。圜丘三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壝徑三百步，內壝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十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一階，級一尺。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南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二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壝如方丘。其祭圜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右宗廟而左社稷。皇帝親祀社稷，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除市門稅。魏末盜賊羣起，國用不足，稅入市門者人一錢，今除之。乙巳，享太廟，仍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註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決疑要註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李涪曰︰昭，本如字，為漢諱昭，改曰韶。一曰︰晉文帝名昭，故讀曰韶。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晉安公主也。

**4**齊南安城主馮顯請降於周，降，戶江翻。周柱國宇文貴使豐州刺史太原郭彥將兵迎之，五代志︰永安郡黃岡縣，齊曰南安。又魏收志︰天平初，置南安郡，屬襄州，後陷。以地考之，當在五代志之潁川郡葉縣界。又五代志︰淅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及始平郡，後改為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為豐州，隋為均州。將，卽亮翻。遂據南安。

**5**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武威郡，涼州。西平郡，鄯州。枹罕郡，河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鄯，時戰翻。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魏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又有都督中外諸軍，其任尤重。南、北朝皆因之。而軍行又有都督諸軍，左、右、前、後、中軍大都督；內而宿衞，有正副都督、散都督、帥都督、旅都督；外而州郡，有防城都督、帳內都督。都督之名雖同，其位任懸絕矣。此秦州都督，蓋都督河、渭、涼、鄯諸州也。後周九命之制，都督八命。其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蓋九命也。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而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了，明也。抄，楚交翻。揣，初委翻。幸勿復言。」復，扶又翻。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6**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歐陽頠為刺史。久之，徙頠為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頠，魚委翻。世祖以王琳代勃為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盪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將，卽亮翻；下同。監，工銜翻。帥，讀曰率。頠別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數其貨財馬仗；『鄒︰馬仗，車馬器仗。下同。』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從，才用翻。考異曰︰陳書、南史周文育傳皆作「子」。今從梁書·帝紀。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孝頃據新吳，蓋就置南江州，命為刺史。考異曰︰典略作「南康州刺史。」今從梁書。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

**7**癸酉，周王朝日於東郊；朝，直遙翻；下同。戊寅，祭太社。

**8**周楚公趙貴、衞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宇文泰廟號太祖。『鄒︰夷，儕也。史記留侯世家︰今諸將家陛下故等夷。』及晉公護專政，宇文護自中山公進封晉公。皆怏怏不服。怏，於兩翻。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此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之時也。旣殺趙貴，護之威權成矣。

**9**領軍將軍徐度出東關侵齊，戊子，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艘，蘇遭翻。

**10**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踱，之石翻。周文育傳作「塶」。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水經註︰贛水逕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石盤，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汪藻曰︰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者，石頭渚也；阻江負城，十里而近，卽殷羨投書處。勱，音邁。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法；又語法，約共破頠，曇，徒含翻。誘，音酉。語，牛倨翻。，巨俱翻。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法城下，曇朗陽敗走，法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于巴山。

周文育軍少船，少，詩沼翻。余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遣周迪書，間，古莧翻。遣，于季翻。約為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芊韶，復，扶又翻。間，古莧翻。據姚思廉梁書，芊韶在巴山界。芊，音千。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

**11**甲午，周以于謹為太傅，太宗伯侯莫陳崇為太保，晉公護為大冢宰，于謹、侯莫陳崇旣登公位，宇文護若以序遷而為大冢宰，實則周之元輔也。柱國武川賀蘭祥為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司寇。

**12**周人殺魏恭帝。

**13**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霸先發身於嶺南，故與頠有舊。

**14**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

**15**甲辰，以司空王琳為湘、郢二州刺史。

**16**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忷懼。忷，許拱翻。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五代志︰日南郡，梁置德州。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17**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梁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鵝眼輕。至是鑄四柱錢，一當細錢二十。

**18**齊遣使請和，使，疏吏翻。

**19**壬午，周王謁成陵；周太祖陵曰成陵。乙酉，還宮。

**20**齊以太師斛律公為右丞相，前大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太傅，可朱渾道元前為車騎大將軍。後齊罝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為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皆第一品。其驃騎、車騎二將軍加大者，在開國郡公下。開國郡公，從一品。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仍加開府儀同三司。愔，於今翻。幷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自高歡居晉陽，幷州有行臺尚書令、僕等官。及齊顯祖受魏禪，遂以幷州行臺為幷省，位任亞於鄴省。

**21**丁亥，周王享太廟。

**22**壬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閉細錢。閉者，閉絕不使行。細錢，民間私鑄者也。時私錢細小，交易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復，扶又翻；下復亦同。

**23**故曲江侯勃主帥蘭敱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敱，持勃首降。帥，所類翻。敱，五哀翻。降，戶江翻；下同。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任亦蕭氏子，封懷安侯。何承天志︰鬱林郡有懷縣。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艦，戶黯翻；下同。陳，讀曰陣。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帥，讀曰率。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土，復以頠為衡州刺史，「衡」上，前有「東」字。按五代志︰南海郡含洭縣，梁置衡州。始興縣，梁置東衡州。此時蓋命頠鎭含洭也。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為歐陽頠父子世據嶺南張本。

**24**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五代志︰御正中大夫，屬大冢宰，五命。「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府司馬。中外府，都督中外諸軍事府。

**25**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使，疏吏翻。

**26**王琳旣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治，直之翻。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為西道都督，周文育為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將，卽亮翻；下同。

**27**秋，七月，辛亥，周王享太廟。

**28**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五代志︰齊制，上郡丞，六品；中，七品；下，八品。瓚，藏旱翻。「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五行志言螽蝗之災，率歸之勞民動衆，故叔瓚云然。『鄒︰螽，集韻︰之戎切，音終。說文︰蝗也。詩周南︰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怒，使左右毆之，毆，烏口翻。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擢，拔也。溷，戶困翻，不潔也。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29**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之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柩，音舊。

**30**戊辰，周王祭太社。

**31**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32**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惡，烏路翻。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周禮︰司會掌聽財用之會計以詔王及冢宰。後周之制，司會中大夫，屬大冢宰，五命。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會，古外翻。相府司錄，總錄相府之機務。朝，直遙翻。軍司馬孫恆亦久居權要，唐六典︰周禮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郞中之任也。後周依周置官，軍司馬中大夫，五命。恆，戶登翻。及護執政，植、恆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敍，作其徒役之事，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屬天官冢宰。後周左宮伯中大夫，五命。植、恆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將，卽亮翻。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恆以朝政，朝，直遙翻。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書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邑邑，不得志之貌。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此事何必講習邪！宜其謀泄也。數，所角翻。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恆為潼州刺史，五代志︰漢川郡置梁州。金山郡，西魏置潼州，隋開皇五年改曰綿州。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屬，之欲翻。臣情兼家國，以家則兄弟之親，以國則君臣之義。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佰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旣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復，扶又翻。願陛下勿信讒臣之言，疏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

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劍日召羣公入醼，醼，伊甸翻，合飲也。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周書祥傳曰︰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四罷散宿衞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略陽公舊第也。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五代志︰西城郡安康縣，舊曰寧都。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及斬鳳等於門外，宮門之外也。孫恆亦伏誅。

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鎭弘農，西魏之境，東盡瀍、洛，以弘農為要地，率用重將鎭之。護召遠及植還朝，召植於梁州。朝，直遙翻。遠疑有變，沈吟久之，沈，持林翻。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旣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 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植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詰，去吉翻。將，如字，引也。護謂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門。護大怒曰︰ 「陽平公不信我！」李遠封陽平公。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質，證也。夫君臣無獄，略陽公雖廢，猶舊君也，烏有與舊臣相質之理！宇文護不學無識如此，求良死，得乎！植辭窮，謂略陽曰︰略陽之下當有「公」字。『章十二行本正有「公」字；乙十一行本同。』「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幷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五代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漢析縣地也。尚義歸公主，公主，宇文泰之女也。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

後月餘，護弒略陽公，年十六。黜王后元氏為尼。

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卽天王位，諱毓，小名統萬突，安定公泰之長子也。泰臨夏州，帝生於統萬，因以名之。大赦。

**33**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子陳。梁天監元年受禪，四主，五十六年而亡。

**34**癸酉，周魏武公李弼卒。

**35**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衞送梁主如別宮，陳受禪後，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劉師知，陳王所親任者也。宣猛將軍，班第九。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侯景圍臺城，恪為右軍將軍、東土山主，以拒戰功封東興縣侯。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分，扶問翻。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復，扶又翻。更以盪主壬僧志代之。盪主，主驍銳跳盪之兵，猶北齊之直盪都督也。盪，徒朗翻，又吐浪翻。乙亥，王卽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始改元為永定。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為太妃，皇后為妃。

以給事黃門侍郞蔡景歷為祕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史言蔡景歷委寄之重。

**36**丙子，上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上出佛牙於杜姥宅，齊初，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佛牙，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為攝山塵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慧興將終，以屬弟慧志。承聖末，慧密送于帝。至是乃出之。『鄒︰蔣帝，卽十殿閻羅第一殿秦廣王。蔣帝廟在金陵鍾山，本為漢末中都候蔣子文廟，民間求庇，時有靈驗。南朝齊進號為蔣帝。南史︰「梁旱甚，詔於蔣帝神求雨。」』設無遮大會，帝親出闕前膜拜。膜拜，胡禮拜也。膜，莫湖翻。

**37**辛巳，追尊皇考文讚『張︰「讚」作「瓚」。』為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氏曰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錢氏為昭皇后，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世子克為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為皇后。章后，烏程人也。

**38**置刪定郞，治律令。刪定郞，自晉、宋以來多置之。治，直之翻。

**39**乙酉，周王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

**40**戊子，太祖神主祔太廟，七廟始共用一太牢，牛、羊、豕具，為一太牢。始祖薦首，餘皆骨體。

**41**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將，卽亮翻；下同。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令茲必敗，戰無名矣！」始者以王琳不應梁召而討之，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旣受梁禪，則安都之師為無名。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射，而亦翻。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弇口，弇水入江之口，正對北岸大軍山。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沌，柱兗翻。留沈泰一軍守漢曲。漢曲，漢水之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考異曰︰典略云︰「乙亥，安都敗。」陳書云是月敗績。按高祖以乙亥受禪，安都聞之而歎，豈同日乎！今從陳書。安都、文育乃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將，卽亮翻；下同。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鏁繫之，置琳所坐䑽下，鏁，蘇果翻。䑽，音榻，大船也。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42**十一月，丙申，上立兄子蒨為臨川王，頊為始興王；弟子曇朗已死而上未知，遙立為南康王。頊時在長安，亦遙立也。蒨，倉甸翻。頊，吁玉翻。曇，徒含翻。曇朗死，見上卷上年。

**43**庚子，周王享太廟；丁未，祀圜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

**44**譙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譙淹自墊江東下，為周所逼也。言蜀江，以別湘江。帥，讀曰率；下皆帥同。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若，人者翻。叱羅，虜複姓。斬淹，悉俘其衆。

**45**是歲，詔給事黃門侍郞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帥，所類翻。砦，柴夬翻。依險立木壘石以自保守曰砦。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衆請降，降，戶江翻。卽以乾為建安太守。按五代志︰閩州建安縣，舊置建安郡，南安縣舊曰晉安。建安之地，唐為建州。晉安之地，唐為泉州。乾，子範之子也。蕭子範，齊豫章于嶷之子。

**46**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周太祖以固為豐州刺史。五代志︰淅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及始平郡，後改為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為豐州，隋改為均州。降，戶江翻。久之，固猶習梁法，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而難其人，乃以司憲中大夫令狐整權鎭豐州，唐六典曰︰後周秋官置司憲中大夫二人，當丞司寇之法，以左右刑罰，蓋比御史中丞之職也。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刺史。五代志︰舂陵郡湖陽縣，後魏置淮安郡及南襄州，後改為南平州，西魏改曰昇州，後又改曰湖州。整遷豐州於武當，旬日之間，或府周備，遷者如歸。固之去也，其部曲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朝制，謂周朝之法制。朝，直遙翻。莫不流涕而去。

**47**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枝東至䲨『章︰十二行本「䲨」作「鳴」；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退齋校本「䲨」作「塢」。』紇戍，北史作「庫落拔、塢紇戍」。重，直龍翻。凡四百餘里。

**48**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渡；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黑者，宇文戎衣也。齊顯祖乃因此以殺其弟，何異秦以亡秦者胡而伐匈奴，唐太宗以代唐者武氏而殺李君羨。濟，子禮翻。

帝之為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皆見世宗，見，賢遍翻。帝有時洟出，鼻液曰洟。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為二兄拭鼻！」顯祖於兄弟之次第二。為，于偽翻。帝深銜之。及卽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敗，補邁翻。朝臣無敢諫者，朝，直遙翻；下同。大敵未滅，大敵，謂周也。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不，讀曰否。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裸裎，露體也。裸，郞果翻。裎，馳成翻。樂，音洛。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屛處召楊愔，屛，必郢翻。屛處，隱蔽之處。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由來，猶今人言從來。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盛，時征翻。置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溲，所鳩翻。

**二年**（戊寅、五五八）

**1**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為鎭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吹，尺瑞翻。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使，疏吏翻。說，式芮翻；下林說同。誘，音酉。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虩，迄逆翻。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莊質齊，見上卷梁敬帝紹泰元年。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自南康至豫章之地，謂之南川，以南江所經言之也。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迪所部八郡，南康、宜春、安成、廬陵、臨川、巴山、豫章、豫寧也。姚思廉陳書作「聲言入赴」。守，式又翻。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

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皆依附金陵，窺間隙，，巨俱翻。間，古莧翻。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卷，讀曰捲。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臨川故郡，周敷所屯也。琳遣兵攻迪，幷以脅敷。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2**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衡州刺史歐陽頠為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瑱，他甸翻。又音鎭。頠，魚委翻。

**3**周以晉公護為太師。

**4**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

**5**辛亥，周王耕藉田。

**6**癸丑，周立王后獨孤氏。后，獨孤信之女。

**7**戊午，上祀明堂。

**8**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泰進不能救侯安都之覆敗，退不能制魯悉達之倔強，蓋懼罪而北奔也。考異曰︰北齊·帝紀在八月。今從陳帝紀。

**9**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消難尚高祖女，難，乃旦翻。齊主尊其父歡廟號高祖。情好不睦，公主訴之。好，呼到翻。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皋。齊北豫州治虎牢，成皋之地也。消難從弟子瑞為尚書左丞，從，才用翻。與御史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朿風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令所親中兵參軍裴藻託以私假，假，居訝翻，休假也。間行入關，請降于周。間，古莧翻；下間道同。降，戶江翻。

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使，疏吏翻。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趣，七喻翻。城四面峭絕，峭，七笑翻。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鎭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鎭城，卽防城大都督之任。東城，虎牢城之東偏也。北史作「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殿，丁練翻。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周以消難為小司徒。唐六典曰︰周之地官小司徒，中大夫也。後周依周官。杜佑通典︰後周地官小司徒，上大夫，六命。考異曰︰北齊·帝紀︰「四月，消難叛。」今從周書、典略。

**10**丁酉，齊主自晉陽還鄴。考異曰︰北齊·帝紀︰「天保七年八月，帝如晉陽。」不言其還。八年，四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是在鄴也。此月又言「至自晉陽」。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則又復在晉陽。必有差互，今不敢增損。

**11**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卽皇帝位，考異曰︰北齊·帝紀︰「十一月，丁巳，琳遣使請立莊，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莊為梁主，進居九泒。」今從陳書及典略。然陳書、典略皆云立莊於郢州。按琳時在湓城。蓋始居江州，後遷郢州耳。改元天啓。追諡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淵明廢見上卷梁敬帝紹泰元年。卒見太平元年。莊以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朝，直遙翻。

**12**夏，四月，甲子，上享太廟。

**13**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陰王。

**14**己巳，周以太師護為雍州牧。後周雍州牧，九命。雍，於用翻。

**15**甲戌，周王后獨孫氏殂。

**16**辛巳，齊大赦。

**17**齊主以旱祈雨於西門豹祠，不應，毀之，幷掘其冢。戰國時，魏以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渠以利民，故祠、冢皆在鄴。

**18**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于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等」下有「衆」字，文意乃暢。迪懼，請和，幷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

**19**周以大司空侯莫陳崇為大宗伯。

**20**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帥所部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21**辛丑，齊以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尚書左僕射。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

**22**辛酉，上幸大莊嚴寺捨身；前車覆矣，後車不知戒。耳目習於事佛，不知其非也。壬戌，羣臣表請還宮。

**23**六月，乙丑，齊主北巡，以太子殷監國，監，工銜翻。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務，仍開府置佐。齊主特崇其選，以趙郡王叡為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

**24**己巳，詔司空侯瑱與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帥，讀曰率。

**25**齊主至祁連池；祁連池，卽汾陽之天池，北人謂天為祁連。戊寅，還晉陽。

**26**秋，戊戍，上幸石頭，送侯瑱等。秋七月戊戌也。『章︰十二行本正有「七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

**27**高州刺史黃法、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時蓋卽臨川故郡置寧州，以敷為刺史。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斷，音短。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28**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謝朏，莊之子，歷仕宋、齊、梁。朏，敷尾翻。

**29**八月，甲子，周大赦。

**30**乙丑，齊主還鄴。

**31**辛未，未詔臨川王蒨西討，蒨，倉甸翻。以舟師五萬發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

**33**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及偽以小船依䑽而釣，䑽，音榻。夜，戴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上，時掌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見，賢遍翻。戊寅，復其本官。文育、安都敗軍而不誅，遽復其官，何也？二人當時名將，誅之則無以為用故也。

**34**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35**九月，甲申，『嚴︰「申」改「辰」。』周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江陵之陷，元羅還魏。

**36**丁未，周王如同州；冬，十月，辛酉，還長安。

**37**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新吳舊柵也。勱，音遇。颺，余章翻。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38**齊三臺城，更名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魏武築三臺於鄴城西北，皆因城為之基；中曰銅爵臺，高十丈，石虎更增二丈；南曰金虎臺，北曰冰井臺，皆高八丈。更，工衡翻。十一月，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槊，色角翻。刺，七亦翻。考異曰︰北史作「子耀」。今從北齊書、典略。

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沈，持林翻。樂，音洛。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壞棄。壞，音怪。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幾，居豈翻。沈，持林翻。批，白結翻，又偏迷翻，手擊也。拉，盧合翻。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諸王宮寮有師有友。演不從，因間極言，間，古莧翻。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郞中剖斷有失，斷，丁亂翻。輒加捶楚，『鄒︰捶楚，仗刑也。』令史姦慝卽考竟。演為尚書令，故然。捶，止蘂翻。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以刀鐶擬演脅，示將築殺之。召被演罰者，被，皮義翻。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王昕見下。昕，許斤翻。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卽演也。通鑑因齊史，脩治有未純者耳。「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為，于偽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以其得杖之故，謂非敎演為之，遂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爭，讀曰諍。被，皮義翻。毆，烏口翻。考異曰︰北史孝昭紀云︰「文宣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令刀鐶亂築，因此致困。」今從北史王晞傳。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為，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數，所角翻。強，其兩翻；下強坐同。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 「吾氣息惙然，惙，丑捩翻；類篇曰︰困劣也。恐不復相見！」復，扶又翻。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言天道福善禍淫，不應使演遂死於此。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言難與計是非也。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不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卒，子恤翻。飯，扶晚翻。晞由是免徒，配甲坊，徒刑也，由此得免。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晉羊祜之言。朝，直遙翻。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從，千容翻。恆，戶登翻。為，于偽翻。吾當伺便極諫。」伺，相吏翻。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狂藥，謂酒也。刀箭豈復識親疏，復，扶又翻。一旦禍出理外，將柰殿下家業何，柰皇太后何！」演欷歔不自勝，欷，音希，又許氣翻。歔，音虛。勝，音升。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卽命火，對晞焚之。焚諫草也。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復，扶又翻。間，古莧翻。反接，兩手向後也。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敎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噤，巨禁翻。趣，讀曰促。會醉臥，得解。帝褻黷之遊，徧於宗戚，所往留連；盤樂忘返，謂之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適，歡極也。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常山，齊之賢王；文宣淫酗，規正為多。齊之史臣因其嗣祚，亦多溢美。觀者能於辭令之間詳其溢美者則幾矣。

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好，呼到翻。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嘗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鮮卑謂中國人為漢。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撞之，斷，丁管翻。撞，直江翻。太子由是氣悸語吃，悸，其季翻。吃，居乞翻，言蹇也。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

帝旣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釭，姑紅翻，車轂中鐵也。使以臂貫之，旣不勝苦，皆至誣伏。勝，音升。唯三公郞中武強蘇瓊，三公郞，自魏、晉以來有之。五代志︰後齊尚書列曹，三公郞中屬殿中尚書，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雞等事。劉昫曰︰武強，漢武隧縣，屬河間國；晉改曰武強，屬安平國；後魏屬廣宗郡，又置武邑郡。五代志曰︰齊廢郡為武強縣，至隋，屬信都郡。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治，直吏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數，所角翻。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

帝怒臨漳令稽曄、晉避愍帝諱，改鄴為臨漳；尋沒於石勒，復曰鄴。東魏天平初，分鄴倂內黃、斥丘、肥鄕置臨漳縣。舍人李文思，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郞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者。」昕曰︰「箕子為之奴。」此論語孔子之言。鄭頤誘王昕使言而陷之。「邦無道危行言孫」，聖人包身之防也如此。誘，音酉。朝，直遙翻；下同。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王昕，字元景，以字行。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不至，帝遣騎執之，騎，奇寄翻。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重，直用翻。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藏，徂浪翻。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倂省州郡縣鎭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39**十二月，庚，『嚴︰「庚」改「戊」。』寅，齊以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尉粲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常山王演為大司馬，長廣王湛為司徒。

**40**壬午，周大赦。

**41**齊主如北城，困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和，胡臥翻。怖，普布翻。顫，之膳翻。帝愴然，為之下泣，為，于偽翻。泣，淚也。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刺，七亦翻。槊每下，槊，色角翻。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史言浚、渙之多力。折，面設翻。號，戶高翻。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塡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為，于偽翻。帝以儀同三司劉郁捷殺浚，以浚妃陸氏賜之；馮文洛殺渙，以渙妃李氏賜之，為李妃撻馮文洛張本。二人皆帝家舊奴也。陵氏尋以無寵於浚，得免。

**42**高涼太守馮寶卒，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僕帥諸酋長入朝，洗，息典翻。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詔以僕為陽春太守。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春郡。

**43**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琳兵東下，故後梁得以乘虛取之。操將，卽亮翻。

**三年**（己卯、五五九）

**1**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上，時掌翻。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州軍事為總管。諸州總管自此始。

**2**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五代志︰始安郡，梁置桂州，今為靜江府。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3**壬午，侯瑱引兵焚齊舟艦於合肥。艦，戶黯翻。

**4**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據齊紀，甘露寺在遼陽。此鄙語所謂「獼猴坐禪」也。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左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省，悉景翻。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5**齊斛律光將騎一萬將，卽亮翻；下同。騎，奇寄翻。擊周開府儀同三司曹回公，斬之，柏谷城主薛禹生棄城走，遂取文侯鎭，立戍置柵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6**三月，戊戌，齊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侍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

**7**吐谷渾寇周邊；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庚戌，周遣大司馬賀蘭祥擊之。

**8**丙辰，齊主至鄴。

**9**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使，疏吏翻。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沈約曰︰監利縣，疑是吳所立，晉屬南郡，宋屬巴陵郡，後梁置監利郡。今監利縣在江陵府東南百八十里。

**10**齊主之為魏相也，相，息亮翻。膠州刺史定陽文肅侯杜弼為長史，五代志︰高密郡，舊置膠州，唐武德五年，改曰密州。五代志︰文城郡吉昌縣，後魏曰定陽。帝將受禪，弼諫止之。見一百六十三卷簡文帝大寶元年。帝問︰「治國當用何人？」治，直之翻。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己，銜之。高德政用事，弼不為之下，嘗於衆前面折德政；德政數言其短於帝，弼恃舊，不自疑。折，之舌翻。數，所角翻；下同。高德政讒杜弼而不知楊愔之忌己，杜弼恃舊而不疑德政之讒己；昏昏於利欲之場，祇思害人，而不知其身之受害者多矣。夏，帝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使，疏吏翻。旣而悔之，驛追不及。

**11**閏四月，戊子，周命有司更定新曆。更，工衡翻。

**12**丁酉，遣鎭北將軍徐度將兵城南皖口。南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祝穆曰︰皖水自霍山縣流入，經懷寧縣北二里，又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吳地志︰皖口，今舒州之山口鎭。將，卽亮翻。皖，戶板翻。

**13**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高德政事齊主於初潛，禪代之際，又德政勸成之，權利所集，故為楊愔所忌。齊主酣飲，德政數強諫，數，所角翻。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恆，戶登翻。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差，叱駕翻。病差，猶言病瘳也。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卽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醫家按穴用針，可以愈疾，故云然。為，于偽翻。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刺，七亦翻。去，羌呂翻。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卽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囚於門下省。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高德政之禍，猶宋之顏浚竣也。詰，去吉翻。幷其子伯堅。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為司徒，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右僕射；乙巳，以浟兼太尉。浟，夷周翻。湜，常職翻。

**14**齊主封子紹廉為長安『嚴︰「安」改「樂」。』王。

**15**辛亥，周以侯莫陳崇為大司徒，達奚武為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為大司寇，五代志︰犍為郡犍為縣，後周曰武陽。令狐德棻曰︰寧之先本慕容氏，前燕之枝庶也，歸魏，賜姓豆盧氏。柱國輔城公邕為大司空。輔城，郡名，在汝州郟城縣。

**16**乙卯，周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廐庫倉廩與海內所共，若有侵盜，雖經赦宥免其罪，徵備如法。」備，償也。今人猶言塡備。

**17**周賀蘭祥與吐谷渾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李延壽曰︰賀蘭之先與魏俱起，有乞伏，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劉昫唐志︰洮州臨潭縣，本吐谷渾之洪和城，後周攻得之，置美相縣；唐為臨潭縣，洮州治焉；後移治洮陽城，仍於舊洪和城置美相縣；天寶中，廢美相倂入臨潭。洮，土刀翻。

**18**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19**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為，于偽翻。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厭，於協翻。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啗，徒敢翻，又徒濫翻。

**20**周文育、周迪、黃法共討余公颺，公颺，孝頃子也。颺，音揚。豫章太守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自豫章西南入象牙江，至金溪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降，戶江翻。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勱，將，卽亮翻；下同。帥，讀曰率；下自帥、達帥同。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帥，所類翻。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監，工銜翻。先，悉薦翻。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倂其衆，坐，徂臥翻。因據新淦城。新淦縣，自漢至蕭齊屬豫章郡，五代志屬廬陵郡，唐屬吉州。淦，音紺，又音甘。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騎，奇寄翻。

**21**魯悉達部將梅天養等引齊軍入城。魯悉達據新蔡城。悉達帥麾下數千人濟江自歸，拜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五代志︰宣城郡南陵縣，陳置北江州。

**22**六月，戊子，周以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猗氏縣，漢以來屬河東郡。古郇瑕氏之地，後以猗頓居之，以盬鹽致富，遂改為猗氏。上，時掌翻。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期旣促，比，毗至翻。守，式又翻。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詩商頌之辭。毛萇曰︰優優，和也。聞諸境外，聞，音問。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樂，音洛。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喪，息浪翻。比來朝貴器服稍華，朝，直遙翻。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好，呼到翻。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鄕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旣非機事，何足可密！以此觀之，選曹補擬，皆密奏於上，蓋自晉山濤啓事始也。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棋劫相持，爭行先後，弈棋有劫，彼此爭行以相持，以先後著決一枰之勝負。易，以豉翻。若一行不當，當，丁浪翻。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舉動。」

**23**周處士韋敻，處，昌呂翻。敻，休正翻。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脩第舍，敻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夏書五子之歌之辭。護不悅。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寇儁所居官，後周之九命也。讚之孫也。寇讚自秦歸魏，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少有學行。家人常賣物，多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曰︰「得財失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敎訓子孫，必先禮義。先，悉薦翻。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朝，直遙翻；下同。世宗虛心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入見，賢遍翻。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史言周王禮賢。

**24**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王琳使周炅助曹慶攻周迪自南川歸也。將，卽亮翻。炅，古迥翻。與戰，擒之。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慶，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

**25**詔臨川王蒨於南皖口置城，蒨，倉甸翻。使東徐州刺史吳興錢道戢守之。戢，則立翻。

**26**丁酉，上不豫，丙午，殂。年五十七。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調，徒釣翻。蚌盤者，髹器以蚌為飾，今謂之螺鈿。蚌，步項翻。『鄒︰髹，同髤，漆器也。師古漢書註曰︰以桼桼物謂之髤。』殽核充事而已；『鄒︰殽核，詩小雅賓之初筵︰「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殽為豆中食，核為籩中食，籩豆皆食器。』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

時皇子昌在長安，梁元帝承聖元年，徵昌為領直，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重臣，將，卽亮翻。朝，直遙翻；下同。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衞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郞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景歷親與宦者、宮人密營斂具。斂，力贍翻。時天暑，須治梓宮，治，直之翻。恐斤斧之聲聞於外，乃以蠟為祕器，蠟，蜜滓也。漢官有東園祕器。聞，音問。文書詔敕，依舊宣行。

侯安都軍還，適至南皖，與臨川王俱還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書省，安都與羣臣定議，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武帝旣殺王僧辯，使蒨平杜龕、張彪等以定東土，故云有大功。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卽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又手解蒨髮，推就喪次，上，時掌翻。璽，斯氏翻。推，吐雷翻。為侯安都恃定策之功以殺其身張本。遷殯大行于太極西階。皇后乃下令，以蒨纂承大統。是日，卽皇帝位，大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為皇太后。辛酉，以侯瑱為太尉，侯安都為司空。

**27**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矟，所角翻，與槊同。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為，于偽翻。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齊主每令死囚以席為翅，從臺上飛下，免其罪戮。今欲夷諸元，黃頭雖免殊死，猶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郞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曹魏置祠部郞。五代志︰齊尚書曹祠部郞，掌祠祀、醫藥、贈賜等事。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江陽王繼，元叉之父，後徙封安定王。文遙，遵之五世孫也。常山公遵，佐道武帝定中原。定襄令元景安，此後漢新興郡之定襄也，在隋秀容縣界。虔之玄孫也，陳留王虔亦佐道武帝，與燕王垂戰敗而死。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從，才周翻。「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28**八月，甲申，葬武皇帝於萬安陵，廟號高祖。

**29**戊戌，齊封皇子紹義為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都官尚書崔昂為右僕射。

**30**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乙『章︰十二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31**癸卯，齊詔︰「民間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託攜養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

**32**初，高祖追諡兄道譚為始興昭烈王，以其次子頊襲封。及世祖卽位，頊在長安未還，頊與昌俱在長安。上以本宗之乏饗，始興王道譚二子，上入纂皇緒，而頊留長安，故本宗無主祭者。世祖卽上廟號。戊戌，詔徙封頊為安成王，皇子伯茂為始興王。以奉道譚祀。

**33**初，周太祖平蜀，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二年。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將，卽亮翻。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少，詩照翻。太祖以其幼，不許。壬子，周人以憲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為梁州總管。廣，導之子也。宇文導，周太祖之兄子。

**34**辛酉，立皇子伯宗為太子。

**35**己巳，齊主如晉陽。

**36**辛未，周主封其弟輔城公邕為魯公，安成公憲為齊公，純為陳公，盛為越公，達為代公，通為冀戈，逌為滕公。逌，音由。

**37**乙亥，立太子母吳興沈妃為皇后。

**38**周少保懷寧莊公蔡祐卒。五代志︰蜀郡成都縣，舊置懷寧等四郡。

**39**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復，扶又翻。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齊太子殷，字正道。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五代志︰滎陽郡浚儀縣，舊置開封郡。扶風郡雍縣，後魏置平秦郡。蜀郡雒縣，舊曰廣漢。黃門侍郞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年三十一。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泣者，以其殘暴，故哭而不哀。號，戶刀翻。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卽位，殷，字正道，小字道人，文宣帝嫡子也。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諸土木金鐵雜作一切停罷。

**40**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瑒，雄杏翻，又音暢。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帥，讀曰率。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五代志︰同安郡望江縣，陳置大雷郡。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將，卽亮翻。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五代志︰寧越郡，梁置安州，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欽州。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41**齊以右丞相斛律金為左丞相，常山王演為太傅，長廣王湛為太尉，段韶為司徒，平原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

**42**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自晉陽至鄴。

**43**十二月，戊戌，齊徙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樂，音洛。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 陳紀二起上章執徐（庚辰），盡玄黓敦牂（壬午），凡三年。

世祖文皇帝上諱蒨，字子華，高祖兄始興王道譚之長子。

## 天嘉元年（庚辰、五六○）

**1**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

**2**齊大赦，改元乾明。

**3**辛酉，上祀南郊。

**4**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湜，常職翻。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空竭，若滑稽之吉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其言語滑利，智計捷出，故云滑稽也。尹焞曰︰便辟，足恭也。朱元晦曰︰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便，毗連翻。辟，匹亦翻。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癸亥，卒。

**5**辛未，上祀北郊。

**6**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7**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軍所，侯瑱軍前也。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

王琳至柵口，柵口，在濡須口之東，水導巢湖今謂之柵江口。宋白曰︰廬州東南至柵口三百九十里，令謂之新婦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瑱，他甸翻，又音鎭。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長，知兩翻。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艦，戶黯翻。漅，音巢，又子小翻。舳艫，音逐盧。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少，詩沼翻。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治，直之翻。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

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去年王琳東下，留孫瑒守郢州。將，卽亮翻。瑒，雉杏翻，又陁暢。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帥，讀曰率。柝，他各翻。聞，音問。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為之聲勢。騎，奇寄翻。

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趣，七喻翻。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逆風而用火攻，此王琳所以敗也。瑱發拍以擊琳艦，戰船前後置拍竿以拍敵船。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幷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溺，奴狄翻。餘皆棄船登岸，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蹂，人九翻。踐，慈演翻。淖，奴敎翻，濘泥也。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冒陳走，舴，陟格翻。艋，音猛。陳，讀曰陣。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

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先，悉薦翻。泌，毗必翻。又兵媚翻。考異曰︰北齊書作「長史袁泌」。今從陳書。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衞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還，從宣翻，又如字。降，戶江翻；下同。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袁昂著名節於齊、梁之間。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自此江南皆為陳有矣。帥，讀曰率。

**8**齊葬文宣皇帝于武寧陵，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

**9**戊戌，詔︰「衣冠士族、將帥戰兵陷在王琳黨中者，皆赦之，隨材銓敍。」將，卽亮翻。帥，所類翻。

**10**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此鄴省尚書也。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幷省錄尚書事，晉陽，幷州，故曰幷省。幷，必經翻。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

詔︰「諸元良口配沒入官及賜人者並縱遣。」去年齊顯祖夷諸元，沒其家口。今縱遣良口，奴婢仍不縱也。

**11**乙巳，以太尉侯瑱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鎭湓城。

**12**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卽位，乃就朝列。朝，直遙翻。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東館，蓋在鄴宮昭陽殿東。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考異曰︰北齊書孝昭紀云︰「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今從楊愔傳。藩邸，常山第也。自是詔敕多不關預。

或謂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離，力智翻。探，吐南翻。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陽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演以常山王錄尚書事，故稱為錄王。

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先，悉薦翻。及濟南王立，濟，子禮翻。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閒。」因言︰「朝廷寬仁，眞守文良主。」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先，悉薦翻。後，戶遘翻。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家祚，猶云國祚也。演以叔父之親，與國同休等戚，故言家祚。王晞勸常山傾大宗，其來久矣。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處，昌呂翻。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常遣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

齊主將發晉陽，發晉陽者，嗣位而詣鄴。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高歡建大丞相府於晉陽，文宣席之以移魏鼎，宿將勁兵咸在焉，故以為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鎭晉陽；旣而又疑之，乃敕二于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朝，直遙翻。又敕以王晞為幷州長史。演旣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愼！」躍馬而去。

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衞，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晉陽在鄴西，故謂之西中。從，才用翻。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

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可朱渾道元自隴右歸高歡。考異曰︰典略云道元弟。今從北齊書。尚帝姑東平公主，齊主之姑，則高歡女也。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少，詩照翻。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燕，因肩翻。鄴城有北宮。處，昌呂翻。使歸政皇太后。

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以水為諭也。澄者，去泥滓；汰者，去沙石。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演、湛皆齊主之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旣而中變，盡以疏忌之跡告二王。

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宋弁見任於魏孝文帝。顯祖使在東宮，敎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旣重，宜速去之。」去，羌呂翻。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楊愔時為尚書令，故稱之為令公。

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昌儀意亦內職，而北史后妃傳無之，蓋太后女官之名。高仲密之妻也，高仲密因妻而外叛，事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九年。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昵，尼質翻。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史言謀及婦人之禍。

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鎭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旣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郞鄭頤止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量，音良。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

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錄尚書後室，錄尚書者宴息之所。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卽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毆，烏口翻。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少，詩沼翻。狼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頤於尚藥局。五代志︰尚藥局，總知御藥事，屬門下省，後齊制也。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

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唐突」，廣韻作「傏」，不遜也；今時謂干乘輿者為唐突。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叱利，虜複姓。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為領軍，素為軍士所服，皆弛杖，休寧方歎息而罷。

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後齊禁中有朱華閤。門下省領左右局，領左右二人，掌知朱華閤內諸事，宣傳已下、白衣齋子已上皆主之。又有左、右直長四人。朱華閤以外，左、右衞將軍各一人主之，各武衞將軍二人貳之，御仗屬官、直盪屬官、直衞屬官、直突屬官、直閤屬官皆屬焉，分為左、右廂。帝與太皇太后並出，「太皇太后」之下，疑當更有「皇太后」三字。太皇太后坐殿下，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塼叩頭，塼，朱綠翻。範土為塼，陶而成之。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楊愔，字遵彥。朝，直遙翻。威福自己，自王公已下皆重足屛氣；重，直龍翻。屛，必郢翻。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為，于偽翻。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

時庭中及兩廡衞士二千餘人，皆被由待詔。被，皮義翻。武衞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親，娥，姓也。後魏有娥清。樂，音洛。叩刀者，拔刀離削纔寸許。考異曰︰北齊書作「領軍劉桃枝」。今從北史。帝不睨之。睨，研計翻，邪視也。帝素吃訥，吃，音訖。吃訥之由，見上卷武帝永定三年。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卻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退。衞士被甲者皆退。當未退之時，使宇文覺處之，常山、長廣身首分矣。永樂內刀而泣。

太皇太后因問︰「楊郞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郞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楊愔，主壻，故謂之楊郞。留使，留之以任使。愴，初亮翻。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演、湛皆太皇太后之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婁太皇，鮮卑也；李太后，華族也；故云然。嫗，威遇翻。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逼，謂楊愔等以疏踰戚，故欲去之。為，于偽翻；下敢為同。去，羌呂翻。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遂皆斬之。楊愔受託孤之寄，不能尊主庇身者，鮮卑之勢素盛，華人不足以制之也。

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讒己，楊愔傳云︰湛以頤昔讒己，作詔書。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衞之士向華林園，鄴都華林園，魏武之舊也。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高歡遷魏主於鄴而身居晉陽，以其子為京畿大都督，防遏內外，故有京畿軍士。斬娥永樂於園。

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郞忠而獲罪。」婁后此言，出於人心是非之眞也。以御金為之一眼，御金，御府之金也。親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楊愔、可朱渾天和、燕子獻、宋欽道、鄭頤，凡五家。復，扶又翻。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

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馬黑脊曰騏驎。毛晃曰︰馬青驪色曰騏驎。東方朔傳︰騏驎騄駬，蜚鳴驊騮，天下良馬也。驎，力珍翻。

戊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後魏敬宗以爾朱榮為大丞相，後高歡復為之，位絕羣后，威權震主。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浟為尚書令。浟，夷周翻。

**13**江陵之陷也，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長城世子昌武帝封長城公，昌為世子。及中書侍郞頊皆沒於長安。高祖卽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高祖存而不遣，高祖殂而遣還，欲以間陳，使兄弟爭國也。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王琳據中流，昌還建康路梗，故居安陸。難，乃旦翻。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從，千容翻。「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被，皮義翻。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庚戌，以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封衡陽王。

**14**齊大丞相演如晉陽，旣至，謂王晞曰︰演從少帝還鄴，晞為幷長史，留晉陽。「不用卯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幾，居依翻。處，昌呂翻；下出處同。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敎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晞勸演篡，史究言之。復，扶又翻。演奏趙郡王叡為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詔，演志也。

**15**周軍初至，郢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死戰。周人不能克，史言千人一心，雖大敵不能克。郢人之死戰不下者，畏江陵之俘戮也。為，于偽翻。乃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之，而潛脩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復，扶又翻。旣而周人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將，卽亮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熊曇朗時據豫章。，巨俱翻。帥，讀曰率。曇，徒含翻。艦，戶黯翻。塞，悉則翻。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丁巳，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齊軍先守魯山，戊午，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

**16**甲子，置沅州、武州，梁置武州於武陵，帝分荊州之義陽·天門郡、郢州之武陵郡，置武州，督沅州，領武陵太守，治武陵郡。其都尉所部六縣為沅州，別置通寧郡，以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都尉。沅，音元。以右衞將軍吳明徹為武州刺史，以孫瑒為湘『退︰「湘」作「沅」。』州刺史。瑒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史言孫瑒能自全。朝，直遙翻。徵為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守。

**17**壬申，齊封世宗之子孝珩為廣寧王，珩，音行。長恭為蘭陵王。

**18**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候；主書及中書舍人，皆當時要近之職也。丙子，濟江，中流，殞之，使以溺告。溺，奴狄翻。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以殺昌之功也。五代志︰南海郡翁源縣，陳置清遠郡。

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為侍郞，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好，呼到翻。

**19**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祀。昌諡曰獻。

**20**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於糖䭔而進之。周禮有膳夫。唐六典紀前世官制沿革，以後周之典庖中士為唐太官置令之職，肴藏中士為珍羞署令之職，掌醢中士為掌醢署令之職，獨不言膳部中大夫。以類推之，則後周之膳部中大夫，唐光祿卿之職也。杜佑通典︰後周膳部中大夫，屬冢宰，六命；又有膳部下大夫，五命。䭔，都回翻，丸餅也。江陵未敗時，梁將陸法和有道術，先具大䭔薄餅。及江陵陷，梁人入魏，果見䭔餅，蓋北食也。今城市間元宵所賣焦䭔，卽其物，但較小耳。糖出南方，煎蔗為之，絕甘。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杜預曰︰介，大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弘，大也。世宗之知武帝，史所謂明敏有識，孰大於此！辛丑，殂。年二十七。

魯公幼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沈，持林翻。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引論語孔子之言。夫，音扶。中，竹仲翻。壬寅，魯公卽皇帝位。諱邕，字彌羅突，安定公泰之第四子也。大赦。

**21**五月，壬子，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

**22**侯安都父文捍為始興內史，卒官。卒官，卒于；官也。卒，子恤翻。上迎其母還建康，母固求停鄕里。乙卯，為置東衡州，梁先已置東衡州於始興，蓋中廢而今復置也。為，于偽翻。以安都從弟曉為刺史；從，才用翻。安都子祕，纔九歲，上以為始興內史，並令在鄕侍養。以安都能定策以安國家，故寵之。養，余亮翻。

**23**六月，壬辰，詔葬梁元帝於江寧，梁敬帝太平二年，周人歸元帝之柩於王琳，琳敗，陳人乃得而葬之。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24**齊人收永安、上黨二王遺骨，葬之。齊二王死，見上卷武帝永定二年。敕上黨王妃李氏還第。馮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數，所具翻。難，乃旦翻。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言不能自殺也。幸蒙恩詔，得反藩闈，藩闈，言藩王之閨闈也。汝何物奴，猶欲見侮！」杖之一百，血流灑地。

**25**秋，七月，丙辰，封皇子伯山為鄱陽王。

**26**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將，卽亮翻。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比，毘至翻。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疏遠親戚，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用漢霍光事。遠，于願翻。復，扶又翻。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章︰十二行本「下」下有「雖欲」二孝；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謙退，粃糠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上玄，天也。墜先帝之基。」先帝，謂高歡。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時，難，乃旦翻。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郞陸杳將出使，使，疏吏翻。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史言演非不欲篡，特覘衆心。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事隙，公事之隙，少暇之時也。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聲論，謂輿論皆歸演，聲滿朝野也。比，毘至翻。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噤，其禁翻。悸，其季翻。弟旣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

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演為丞相，故呼之為相王。演於齊主居親親之地，猶周公之於成王，而不能以周公自任，故趙道德責之。而欲骨肉相奪，不長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幾，居豈翻。演又啓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

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濟，子禮翻。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為演殺濟南王、太后怒張本。

肅宗卽皇帝位於晉陽，諱演，字延安，勃海王歡第六子，文宣帝之母弟也。太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

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者，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

帝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毛晃曰︰牒，書板小簡也。候少隙，卽徑進也。」少隙，言少有閑隙也。少，詩沼翻。因敕晞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臚，陵如翻。劼，丘八翻。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沈，持林翻；下沈敏同。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景，日景。日入而後聽還私舍，故云畢景聽還。妖，於驕翻。晡，奔謨翻。

帝識度沈敏，沈，持林翻。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入服其明而譏其細。人君而親小事為細，所謂「元首叢脞」也。少，詩照翻。『鄒︰書傳︰叢脞，細碎無大略。』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顏之推曰︰如是為爾，而已為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疏漏。」澤由是被寵遇。

庫狄顯安侍坐，被，皮義翻。坐，徂臥翻。帝曰︰「顯安，我姑之子；庫狄顯安父干，娶勃海王歡之妹樂陵長公主。今序家人之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曰︰「顯安言是也。」顯安，干之子也。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從，千容翻。

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貶悴，悴，秦醉翻。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卽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掐，苦洽翻。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浟為大司馬。浟，夷周翻。

**27**周軍司馬賀若敦，唐六典曰︰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兵部郞中之任也。後周依周官，其爵列中大夫也，六命。若，人者翻。帥衆一萬，奄至武陵；帥，讀曰率。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

**28**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按賀若敦傳，屢戰破瑱，乘勝深入。軍于湘川。

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于巴丘。將，卽亮翻。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抄，楚交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少，詩沼翻。覆，敷又翻。此檀道濟量沙之故智也。召旁村人，營旁之村人也。陽有訪問，隨卽遣之。瑱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梁置湘州於長沙，置羅州於湘陰縣。瑱等無如之何。

先是土人亟乘輕船，先，悉薦翻。亟，去吏翻，數也。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唐裴行儉詐為糧車以破突厥，亦用此策。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數，所角翻。趣，七喻翻。上，時掌翻。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

冬，十月，癸巳，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據姚思廉陳書，楊葉洲在西江口。西江，謂湘江也。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衆會瑱南討。帥，讀曰率。

**29**十一月，辛亥，齊主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為中庶子。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後齊門下坊之長也。叔虎，柔之從叔也。從，才用翻。帝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強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幷吞者，此失於不用強富也。以當時東西二國觀之，齊若富強，而其根本實撥；周若貧弱，而其根本實牢。若齊孝昭欲用其強富，周固有以待之。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鎭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魏神䴥元年，置雍州於河東，延和元年，改曰秦州，太和中罷。魏旣分為東、西，東魏天平初，復置秦州於河東；沙苑敗後，河東之地入于西魏，後周因蒲阪舊名而置蒲州。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損糧食「損」，當作「資」。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一年一更戍也。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

**30**齊主自將擊庫莫奚，將，卽亮翻；下同。至天池，庫莫奚出長城北遁。此文宣帝所築長城也。齊主分兵追擊，獲牛羊七萬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31**十二月，乙未，詔︰「自今孟春訖于夏首，太辟事已款者，已款，謂囚已款服也。今人謂獄辭為獄款。辟，毘亦翻。宜且申停。」及秋冬乃行刑也。

**32**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尉，紆勿翻。降，戶江翻。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獨孤盛將餘衆自楊葉洲潛遁。賀若敦之勢愈孤矣。

**33**丙午，齊主還晉陽。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不，讀曰否。齊主以文宣殺人，多非其罪；自謂誅當其罪，故以問晞。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入於市，與衆棄之。』記·王制之言。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為，于偽翻。

帝欲以晞為侍郞，按北史王晞傳，「侍郞」當作「侍中」。若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少，詩照翻。要人，謂位居勢要者。得志少時，鮮不顚覆。少時，言不多時也。少，始沼翻。鮮，息翦翻。且吾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好，呼到翻。

**34**初，齊顯祖之未，穀糴踊貴。濟南王卽位，濟，子禮翻。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杜佑曰︰石鼈，在楚州安宜縣西八十里，鄧艾築城於此，伯白水塘，北接連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安宜，唐寶應元年，改為寶應縣。肅宗卽位，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督亢陂，在唐涿州新城縣界，燕荊軻獻圖於秦，卽此地。亢，音剛。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齊分河內、汲郡為義州，置懷義等屯。由是稍止轉輸之勞。此是五代志序齊濟南王至孝昭時軍餉，通鑑取之，附見于此。

**二年**（辛巳、五六一）

**1**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各官府也。史言宇文護之權愈重。斷，丁亂翻。

**2**庚戌，大赦。

**3**周主祀圜丘。

**4**辛亥，齊主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

**5**周主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用鄭玄之說，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鄒︰感生帝，東園叢説雜説曰︰五行之帝，居太微中，受命之君，必感其精氣而生。東方木帝曰「靈威仰」，西方金帝曰「白招拒」，北方水帝曰「叶光紀」，南方火帝曰「赤熛怒」，中央土帝曰「含樞紐」。故以木德受命有天下者則祭靈威仰，金德受命有天下者則祭白招拒，水德則祭叶光紀，火德則祭赤熛怒，土德則祭含樞紐。謂之感生帝。故周人祀靈威仰，本朝宋祀赤熛怒是也』乙卯，祭太社。

**6**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傖楚，更圖進取。傖，助庚翻。合州刺史裴景徽，考異曰︰北齊書作「景暉」。今從陳書。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為鄕導。鄕，讀曰嚮。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按梁置合州於合肥，侯景之亂，已入於齊，齊之境土，南盡歷陽。陳蓋僑置合州於江濱，以景徽為刺史。沈，持林翻。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鎭壽陽。

**7**己巳，周主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宇文泰廟號太祖。泰之相魏也︰建六官，述周禮六典以為六官之法。

**8**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降，戶江翻；下同。湘州平。

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瑱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渡江；按賀若敦傳，「借船」之上有「求」字。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我地，為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五代志︰澧陽郡孱陵縣，舊置南平郡。安鄕縣，舊置義陽郡。南郡松滋縣，舊置河東郡。宋白曰︰澧陽郡安鄕縣，本漢孱陵縣地，後漢為漢壽縣地，晉會立義陽郡。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

**9**二月，甲午，周主朝日於東郊。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周人慕古，舉行其禮。朝，直遙翻。

**10**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後周之制，小司徒，六命，上大夫也。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為刺史。

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間，古莧翻。或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盆，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帥，所類翻。諜，徒協翻。

離石以南，生胡數為抄掠，五代志︰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生胡，卽稽胡之不附屬周者。數，所角翻。抄，楚交翻。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河西，龍門河之西也。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監，工銜翻。少，詩沼翻。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傍，蒲浪翻。唐志︰蒲州萬泉縣有介山，介子推隱處。稷山縣有稷山。齊人以為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卒，子恤翻。

**11**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壯肅公侯瑱卒。

**12**丙寅，周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而役。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為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復始。

**13**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14**周以少傅尉遲綱為大司空。尉，紆勿翻。

**15**丙午，周封愍帝子康為紀國公，皇子贇為魯公。『章︰十二行本「魯」下有「國」字；乙十一行本同。』贇，李后之子也。贇，於倫翻。

**16**六月，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來聘。周書中徽傳曰︰御正，任專絲綸，蓋中書舍人之職也。北史·盧辯傳︰武成元年，增置御正四人，位上大夫。考之唐六典，則曰︰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中大夫，掌王言，蓋比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為上大夫。小史下大夫，比中書侍郞之任；小史上士，比中書舍之任。然則為御正者，亦代之職，在帝左右，又親密於中書。杜佑通典︰御正屬天官府。

**17**秋，七月，周更鑄錢，更，工衡翻。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18**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顥為邵國公，以晉公護之子會為嗣；顥弟連為國公，以章武公導之子亮為嗣；連弟洛生為莒國公，以護之子至為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為宋公，以世宗之子實為嗣。顥與衞可孤戰歿，有子什肥、導、護。什肥與其叔連皆為高歡所殺，無後，故以會、亮嗣之。洛生為爾朱榮所殺，震早卒，皆無後，故亦立嗣。

**19**齊主之誅楊、燕也，燕，因肩翻。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旣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楊、燕，謂楊愔、燕子獻。守，手又翻。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高歡廟號高祖。元海父思宗，歡之從子。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留典機密。帝以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齊主以伏連代羨為幽州，以羨代伏連為領軍，以分鄴下之權。湛知其故，乃留伏連不使之幽州，而羨至，又不聽其視領軍府事。

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濟南王殷諡閔悼。先，悉薦翻。濟，子禮翻。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復立，為己不利，齊主藉歸彥握兵以殺楊、燕，楊、燕死而濟南廢矣，故恐其復立，為己不利。復，扶又翻。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

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卽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梁孝王，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中二年。後見主上，請去兵權，見，賢遍翻。去，羌呂翻。以死為限，不干朝政，朝，直遙翻。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沈，持林翻。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斛律羨，字豐樂。樂，音洛。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林慮縣，漢屬河內郡，晉屬汲郡，魏敬宗永安元年置林慮郡，帶林慮縣。慮，讀如閭。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覡，刑狄翻。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

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

**20**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21**丙子，齊以彭城王浟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樂，音洛；下同。

**22**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

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沖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主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樂，音洛。楚靈王乾谿之役，楚人殺其諸子。王聞之，自投於車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齊肅宗殺其兄之子，臨終乃戒其弟勿殺己之子，良可憫笑。是日，殂於晉陽宮。年二十七。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23**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郞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使，疏吏翻；下同。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衞。癸丑，世祖卽皇帝位於南宮，諱湛，勃海王歡第九子，孝昭帝之母弟。南宮，晉陽南宮也。大赦，改元太寧。

**24**周人許歸安成王頊，頊，吁玉翻。使司會上士杜『章︰十一行本「杜」上有「京兆」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杲來聘。周禮天官之屬有司會，凡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及其財用在書契、版圖者，皆聽其會計，以歲月日考其成。鄭玄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余按後周地官，卽唐戶部尚書之任，司會當如唐之度支郞中，而六典不言所以。杜佑通典，後周司會，屬天官府，有中大夫，上士，中士。上悅，卽遣使報之，幷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周得黔中，則全有巴蜀，得魯山，則全有漢沔，故因其所欲而餌之。

**25**齊以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書事，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尉粲為太保，平陽王淹為太宰，博陵王濟為太尉，段韶為大司馬，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五代志︰上黨郡鄕縣，後魏置南垣州，尋改曰豐州。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任，音壬。湝，居諧翻。幷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婁叡，昭之兄子也。婁昭，婁太后之弟。叡，昭兄拔之子。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26**丁巳，周主畋于岐陽；十二月，壬午，還長安。

**27**太子中庶子餘姚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鄒︰當用「煮」。說文︰煑，亨也。周禮天官冢宰︰「凡齊事，煮鹽以待戒令。」下文胡註皆為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吳王濞煮海為鹽，今淮鹽也。至此，則東南瀕海煮鹽之地，皆歸於管榷矣。酤，音固。荔，力計翻。榷，古岳翻。詔從之。

**28**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卽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自侯景之亂，梁南郡王大連之敗，留異跨據東陽，陳興，以為縉州刺史，因縉雲山以名州。妻，七細翻。復，扶又翻；下異復同。異屢遣其長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澌，斯義翻。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恆，戶登翻。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今有嶺路，自衢州經信州達于鄱陽。使，疏吏翻。琳敗，上遣左衞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劉昫曰︰建德縣，漢會稽富春縣地，吳分置建德縣，隋發，唐復置建德縣，為睦州治所。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壬午、五六二）

**1**春，正月，乙玄，齊主至鄴；自晉陽宮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緯，于貴翻。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

**2**周涼景公賀蘭祥卒。涼國公。景，諡也。

**3**壬寅，周人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州。二渠皆以灌漑。

**4**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為柱國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考異曰︰典略作「杜果」，今從周書。

**5**辛亥，上祀南郊，以胡公配天；胡公始封於陳，故郊祀之以配天。二月，辛酉，祀北郊。

**6**閏門，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

歸彥為肅宗所厚，歸彥以殺楊、燕之功，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卽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丞畢義雲、黃門郞高乾和數言其短，數，所角翻。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歸彥始為文宣所親任。其後背楊愔，附孝昭，以成濟南之禍，又為孝昭所委信。孝昭旣殂，又迎武成以貪天之功，故武成跡其反覆而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伺，相吏翻。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參，朝參也。毛晃曰︰參，造也，趨承也。樂，音洛。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齊有別宮在清淇之陽，因以為名。五代志，清河郡清陽縣，舊曰清河縣，後齊省貝丘入焉，改為貝丘，隋開皇六年改為清陽。將，卽亮翻。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帝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郞。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被，皮義翻。義雲納賂於士開，得為兗州刺史。為和士開怙寵亂齊張本。

**7**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鎭湓城，周迪領江州刺史而屯據臨川，徵之鎭湓城，若以江州授之者。又徵其子入朝。朝，直遙翻；下同。迪趑且顧望，並不至。趑，子移翻。且，七余翻。趑趄，不進之貌。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酋，慈秋翻。帥，所類翻。長，知兩翻。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妓、金帛，令還豫章。周敷先與周迪分據臨川，旣破熊曇朗，敷移據豫章。吹，尺瑞翻。妓，渠綺翻。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章︰十二行本「興」下有「將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賈人，欲襲湓城。賈，音古。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監，工銜翻。

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五代志︰建安郡，陳置閩州。陳寶應父，羽。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

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為，于偽翻。從，千容翻。寶應輒引他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班固曰︰蒯通一說而喪三儁。應劭註云︰謂烹酈生，敗田橫，驕韓信也。說，式芮翻。相，息亮翻。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王命論，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

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著，陟略翻。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言託跡閩中，生死之命，懸於人手，無所避之也。縱火者自救之。

**8**乙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司徒。任，音壬。湝，戶皆翻。

**9**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請且息兵。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朝，直遙翻。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曇朗為齊所殺，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琳於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更，工衡翻。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㥄之子也。高歡起兵於信都，崔㥄為參佐。㥄，力膺翻。

**10**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梁普通中鑄鐵錢。喪，息浪翻。民間私用鵝眼錢。『鄒︰鵝眼錢，或作雞目錢。劉宋時民間私鑄之劣錢也。顧烜錢譜曰︰「此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尺帛斗粟，動輒一萬。」』甲子，改鑄五鍾錢，一當鵝眼之十。考異曰︰隋志在天嘉五年。今從陳帝紀。

**11**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好，呼到翻。雖多猜忌，而撫將士有恩。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年四十四。葬平陵，諡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巋卽皇帝位，巋，字仁遠，宣帝之第三子也。巋，音歸，又區胃翻。改元天保；尊龔太后為太皇太后，王后曰皇太后，母曹貴嬪為皇太妃。嬪，毘賓翻。

**12**二『章︰十二行本「二」作「三」；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衞將軍。

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言若不賂以魯山，亦恐未及遣安成王還也。朝，直遙翻；下同。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介，大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好，呼到翻。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使，疏吏翻。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

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頊，吁玉翻。復，扶又翻。周人皆歸之。

**13**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巨俱翻。豫章太守守，式又翻。周敷共討周迪。

**14**甲申，大赦。

**15**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旣而侯安都步由諸曁出永康，上，時掌翻。請曁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永康縣，吳赤烏八年，分上虞、烏傷立，屬東陽郡。自永唐至東陽一百九里。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豎，而主翻。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中，竹仲翻。踝，胡瓦翻，足跟也。乘轝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而為堰，迮，側百翻，迫也。堰，於建翻。會潦水漲漢，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潦，盧皓翻。艦，戶黯翻。堞，達協翻。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鎧，可亥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梁置貞毅將軍，班第二十二，在五德將軍之下；陳制，擬官品第五。帥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國，程靈洗、蕭摩訶等俱為健將。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16**夏，四月，辛丑，齊武明婁太后殂。齊主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未幾，言未幾時也。幾，居豈翻。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投諸臺下。散騎常侍和士開請止樂，帝怒，撾之。和士開長君之惡者也，自此益無所忌憚矣。

**17**乙巳，帝遣使來聘。使，疏吏翻；下同。

**18**齊青州上言河水清，齊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

**19**先是，周之君『章︰十二行本「君」作「羣」；乙十一行本同。』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先，悉薦翻。癸亥，始詔柱國等貴臣邑戶，聽寄食他縣。

**20**五月，庚午，周大赦。

**21**己丑，齊以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

**22**壬辰，周以柱國楊忠為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司馬。尉，紆勿翻。

**23**秋，七月，己丑，納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祿大夫周之女也。姚思廉陳書「周」作「固」。

**24**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郞中令呂思禮告之。此王國郞中令也。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卽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心，子繪父隆之，祖回，皆為冀州刺史。使乘傳至信都，傳，張戀翻。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降，戶江翻。

歸彥登城大呼云︰呼，火故翻。「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誑，居況翻。為，于偽翻。卽臨城自刎。」刎，扶粉翻。旣而城破，單騎走，至交津，獲之，水經註︰衡漳水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呼沱，東逕樂鄕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此，而東入衡漳水，謂之交津口。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李百藥北齊書，「銜木」作「銜枚」。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幷其子孫十五入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

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

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

**25**癸亥，齊主如晉陽。

**26**上遣使聘齊。

**27**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28**以侍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仲舉，漑之弟子也。到漑，彥之之會孫，梁初以文學顯，以廉白稱。

**29**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考異曰︰陳書·帝紀云︰丁亥，迪請降，詔安成王諱督衆軍以招納之。令從南史迪傳。

**30**冬，十月，戊戌，詔以軍旅費廣，百姓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乘，繩證翻。調，徒釣翻。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

**31**十一月，丁卯，周以趙國公招為益州總管。

**32**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33**十二月，丙辰，齊主還鄴。自晉陽還鄴。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文宣李后，宮曰昭信。曰︰「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旣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見，賢遍翻。慍曰︰「兒豈不知邪！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詬，許候翻。「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之。后號天不已，帝命盛以絹囊，號，戶刀翻。盛，時征翻。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為尼。武成之淫虐，文宣敎之也。是以詩貴正始。『鄒︰毛詩序︰「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 陳紀三起昭陽協洽（癸未），盡柔兆閹茂（丙戌），凡四年。

世祖文皇帝下

**天嘉四年**（癸未、五六三）

**1**春，正月，齊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書右僕射。時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酣，戶甘翻。朝，直遙翻；下同。元海庸俗，帝亦輕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尋坐阿縱，除名。考異曰︰北齊書·帝紀，「正月，乙亥，收為僕射，乙卯，除名。」相去五日，不容如此之速，恐誤，今去其日。

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敍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帝由是疏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復，扶又翻。帝以馬鞭箠元海六十，責曰︰「汝昔敎我反，事見上卷二年。箠，止橤翻。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抗幷州，幾許無智！」幾，居豈翻。出為兗州刺史。

**2**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臨川郡南城縣有東興嶺，通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

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樂，音洛。豈非曆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瑱，他甸翻，又音鎭。屈，其勿翻。強，其兩翻。雄張偏隅；張，知亮翻。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書泰誓曰︰若崩厥角。言如角之崩也。孟子曰︰若崩厥角稽首。文雖小異，意則大同。此止言厥角稽顙，當以顚蹶之蹶為義。說，式芮翻。稽，音啓。委命闕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陳編寶應於屬籍，故云然。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竇融以河西歸漢，累世貴盛。寵過吳芮，吳芮以長沙奉漢，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傳國五世。析珪判野，楊雄解嘲曰︰折人之珪。師古註云︰析，分也。判，亦分也。判野，謂畫野分土，君國子民而傳之後世也。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朝，直遙翻。高祖永定元年，歐陽頠為周文育所禽。潘純陀、李孝欽，皆王琳將也。孝欽及余孝頃，二年為周迪所禽，純陀蓋琳敗而歸陳也。頠，魚委翻。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張繡殺曹操之子，其後歸操，操厚待之。事見漢獻帝紀。又，操為兗州，以畢諶為別駕。張邈以兗州叛，劫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諶頓首言無二心，旣出，遂亡去。及破呂布，諶生得，衆為之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有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釁，許覲翻。諶，氏壬翻。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幷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從，子容翻。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范曄論隗囂曰︰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為過哉！註云︰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謝西伯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衂，亟，去吏翻，頻數也。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喪，息浪翻。沮，在呂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被，皮義翻。先，悉薦翻。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復，扶又翻。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顚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子陽，公孫述字；季孟，隗囂字。二人事見漢光武紀。餘善、右渠事見漢武帝紀。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季文子引史佚之言。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子尚王姬，謂異子貞臣尚主也。猶且棄天屬而不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背，蒲妹翻。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韓、智事見一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張、陳事始秦二世三年，終漢高帝三年。陘，音刑。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兵自建康來，建康於晉安為北，故曰北軍。萬里遠鬬者，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故其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稱，猶舉也。未知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寶應娶留異之女為妻。釋『章︰十二行本「釋」上有「遣子入質」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少，詩沼翻。皇子幼沖，凡豫宗族，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劉澤，漢高祖疏屬，事見十三卷漢高后七年。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薺，齊濟翻。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稍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3**周梁躁公侯莫陳崇從周主如原州。諡法︰好變動民曰躁。帝夜還長安，人竊怪其故，崇謂所親曰︰「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比，毗至翻。宇文護封晉公。或發其事。乙酉，帝召諸公於大德殿，面責崇，崇惶恐謝罪。其夜，冢宰護遣使將兵就崇第，逼令自殺，護當恐懼脩省，引咎避權，不當專殺功臣。使，疏吏翻。將，卽亮翻。葬如常儀。

**4**壬辰，以高州刺史黃法為南徐州刺史，臨川太守周敷為南豫州刺史。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南豫州，時治宜城。，巨俱翻。

**5**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唐六典︰御史大夫，秦官。歷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並不置大夫，而以中丞為臺主。後周秋官置司憲中大夫二人，掌丞司寇之法，以左右刑罰，蓋比御史中丞之職也。造大律十五篇。『章︰十二行本「篇」下有「二月庚子頒行之」 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五代志︰周造大律凡二十五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祀享，四朝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衞宮，十市廛，十一鬬競，十二劫盜，十三賊叛，十四毀亡，十五違制，十六關津，十七諸侯，十八廐牧，十九雜犯，二十詐僞，二十一請求，二十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當從志作「二十五篇」。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里；五曰死刑，磬、絞、斬、梟、裂；古者公族有罪，磬于甸人。鄭玄曰︰懸縊殺之曰磬。絞者，全其身首。斬者，殊死。梟者，掛其首於木上。裂者，車裂。梟，堅堯翻。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

**6**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為江州刺史。

**7**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安，親則懿昆，昆，兄也。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8**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9**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騎，奇寄翻。軹，音只。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10**丙戌，齊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左僕射」，當作「右僕射」，蓋先是兼官，今正除右僕射也。

**11**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國達奚武為太保。

**12**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燕，因肩翻。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學。謹入門，帝迎拜於門屛之間，謹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升階，正舄。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扆，屛風也。斧扆，畫文為斧形。扆，於豈翻。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醬，食味之主。古之養老，執醬而饋，今跪而設豆。親為之袒割。為，于偽翻。袒割，袒而割性也。謹食畢，帝親跪授爵以酳。酳，羊晉翻；以酒漱口也。有司撤訖，帝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書傅說告高宗之言。『鄒︰后，君也。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論語孔子答子貢之言。去，羌呂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行，下孟翻。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愼之。」帝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三代而下，視學、養老、乞言之禮，唯漢明帝、周武帝行之。

**13**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橫，戶孟翻。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數，所角翻；下又數同。騎，奇寄翻。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攝，錄也，捕也。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輒奔歸安都。上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常陪樂遊園禊飲，樂，音洛。『鄒︰禊飲，三月初三上巳日之宴聚。禊，音系。』謂上曰︰「河如作臨川王時？」上不應。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於御堂宴飲。上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上，時掌翻。會重雲殿災，安都帥將士帶甲入殿，上甚惡之，陰為之備。此皆日前事，史歷敍安都致敗之由。重，直龍翻。惡，烏路翻。

及周迪反，朝議謂當使安都討之，朝，直遙翻；下同。而上更使吳明徹。更，工衡翻。又數遣臺使按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使，疏吏翻。安都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蔡景歷為中書舍人，自武帝以來，特蒙親任，蓋陳朝事權皆在中書也。幷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因希旨稱安都謀反。上慮其不受召，故用為江州。

五月，安都自京口還建康，部伍入于石頭。六月，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坐，徂臥翻。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鄒︰馬仗，車馬器仗。』因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宥其妻子，資給其喪。

初，高祖在京口，高祖與王僧辯旣平臺城，出鎭京口。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奉觴上壽也。各稱功伐。積功曰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郞慠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厭，於鹽翻。佻，他彫翻。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知臣莫若君」，誠哉是言也。卒，子恤翻。

**14**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

**15**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趣，讀曰促。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勝，音升。復，扶又翻。少，詩照翻。樂，音洛。縱，子容翻。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外兵及騎兵也。勃海王歡相魏，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文宣受禪，諸司咸歸尚書，惟此二曹不廢，謂之外兵省、騎兵省。據和士開傳，時委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朝，直遙翻。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胡僧敬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七年。

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叡父琛，勃海王歡之弟也，亂歡後庭，因杖而斃。不可親近。」近，其靳翻。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多居晉陽，在山西；司、冀、定、殷、瀛、滄之地，皆在山東。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齊制，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古之御妻也。孝瑜傳云︰爾朱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帝聞之，大怒。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飲，於禁翻。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躁，則到翻。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孝琬，孝瑜之弟也。

**16**秋，七月，戊辰，周主幸原州。

**17**八月，辛丑，齊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

**18**九月，壬戌，廣州刺史陽山穆公歐陽頠卒，詔子紇襲父爵位。陽山郡公。五代志︰南海郡含洭縣，梁置陽山郡。為歐陽紇不就徵、阻兵而反張本。頠，魚委翻。紇，下沒翻。

**19**甲子，周主自原州登隴。登隴坂也。

**20**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東興嶺，在臨川郡南城縣界。唐志，撫州南城縣，武德四年，析置永城、東興二縣，七年省。沈約曰︰東興縣，吳立，屬臨川郡。復，扶又翻。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昭達時為護軍將軍。

**21**丙戌，周主如同州。

**22**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厥，九勿翻。杆，公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唐六典曰︰後周天官新置御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則侍于左右，大祭祀盥洗則授巾。武帝改御伯為納言，蓋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左武伯，蓋待衞之官，註見後。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婚於突厥，賂遺甚厚。使，疏吏翻。遺，于季翻。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好，呼到翻。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夫。襦，人兗翻。降，戶江翻。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背，蒲妹翻。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荐等復命。考異曰︰典略在保定二年。按王慶傳云，是歲乃興入幷之役。故置於此。

公卿請發十萬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忠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

**23**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24**十二月，辛卯，周主還長安。自隴上還。

**25**丙申，大赦。

**26**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趣，七喻翻。詔益州刺史余孝頃梁元帝之世，益州之地已入于周，陳命余孝頃遙領益州刺史耳。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會，工外翻。

**27**是歲，初祭始興昭烈王於建康，用天子禮。帝嗣高祖，以子伯茂奉始興昭烈王之祀。今初以天子禮祀之，非禮也。

**28**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唐志︰代州鴈門縣有東陘關、西陘關。陘，音刑。隘，烏懈翻。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木杆分國為三部︰木杆牙帳居都斤山，地頭可汗統東方，步離可汗統西方。厥，九勿翻。杆，公旦翻。己酉，自恆州三道俱入。恆，戶登翻。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章︰十二行本「兵」作「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三萬屯平陽。拒達奚武之兵也。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強，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分，扶問翻。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幷州刺史段韶總之。委叡部分而段韶總其事。

**五年**（甲申、五六四）

**1**春，正月，庚申朔，齊主登北城，晉陽北城也。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厥，九勿翻。邪，音耶。『鄒︰眼中有鐵，蓋類西諺「武裝到牙齒」。』

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將，卽亮翻。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旣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旣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陳，讀曰陣。上，時掌翻。周師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謂晉陽以北七百餘里。畜，許救翻。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陘，音刑。比，必利翻。長城，卽文宣所築者。馬死且盡，截矟杖之以歸。

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焦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沮，將預翻。『鄒︰師古曰︰寥廓，廣遠也。』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

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見，賢遍翻。湝，音皆，又戶皆翻。

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卽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朝，直遙翻。紊，音問。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2**辛巳，上祀南郊。

**3**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4**初，齊顯祖命羣官刊定魏麟趾格為齊律，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久而不成。時軍國多事，決獄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卽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五代志︰齊律十二篇︰一名例，二禁衞，三婚戶，四擅興，五違制，六詐偽，七鬬訟，八賊盜，九捕斷，十毀損，十一廐牧，十二雜律。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胡慣翻；卽車裂也。次梟首，次斬，次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死四等，流一，刑五等，鞭五等，杖三等，通十八等。今曰凡十五等，通鑑依五代志「大凡為十五等」之文也。梟，堅堯翻。其流外『章︰十二行本「外」作「內」；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官及老、小、閹、癡老者、小者、閹者、癡者與流外官皆贖。鄭玄曰︰閹，精氣閉藏者。癡，不慧也。幷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赦其宿罪，此後有犯者，皆以法令施行。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門子弟常講習之，仕門，謂入仕之家。故齊人多曉法。

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杜佑曰︰不栽樹者，謂之露田。調，力弔翻；下夫調、牛調同。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言奴婢受田依良人畝數。牛受六十畝。按五代志，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丁牛者，勝耕之牛，牧牛者得受其田。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奴婢者，官常役其力，故所調半於良人。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調，力弔翻。

**5**己巳，齊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共劫太師彭城景思王浟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浟第，至內室，稱敕，牽浟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浟，夷周翻。使，疏吏翻。上，時掌翻。呼，火故翻。盜殺之。

**6**庚辰，周初令百官執笏。記玉藻曰︰史進象笏，書思對僉。註云︰意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也。命，所受命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又曰︰凡有指畫於君前者用笏，造受命於君前用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應劭曰︰昔荊軻逐秦王，其後詣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劍。高祖偃武修文，始制手版代焉。隋志曰︰中世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紫囊裹之。其餘公卿，但執手板，謂之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西魏以降，通用象牙，五品已下，通用竹木。爾雅二字衍釋名︰笏，忽也，君有敎命及所白，則書其上以備勿忘也。唐會要曰︰笏，舊制三品已上，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武德已來，一例上圓下方。開元八年，諸笏三品已上，前詘後直，五品以上，前詘後挫，並用象；九品已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男以上聽依品爵執笏；假版官亦依此例。

**7**齊以斛律光為司徒，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普，歸彥之兄子也。甲申，以馮翊王潤為司空。

**8**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9**庚子，周主遣使來聘。使，疏吏翻。

**10**癸卯，周以鄧公河南竇熾為大宗伯。五月，壬戌，封世宗之子賢為畢公。

**11**甲子，齊主還鄴自晉陽還。

**12**壬午，齊以趙郡王叡為錄尚書事，前司徒婁叡為太尉。甲申，以段韶為太師。丁亥，以任城王湝為大將軍。湝，戶皆翻，又音皆。

**13**壬辰，齊主如晉陽。

**14**周以太保達奚武為同州刺史。

**15**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暈日兩重，重，直龍翻。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見，賢遍翻。厭，於叶翻。會博陵人賈德冑敎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冑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見，賢遍翻。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冑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孝昭殺文宣之子，武成又殺孝昭之子，天之報應固不爽，遺言諄諄，竟何益哉！捶，止橤翻。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號，戶高翻。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擘，博厄翻，分擘也。

**16**庚寅，周改御伯為納言。

**17**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按下護答母書云︰「違離膝下，三十五年，」逆而數之，正在是年。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周主之姑，蓋宇文泰之妹也。齊人以配中山宮。中山宮，慕容氏之故宮，自魏以來，以為別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間，古莧翻。音息，猶今人言信息也。使，疏吏翻；下同。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司馬下大夫，卽軍司馬之職。使者甚悅。勳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為，于偽翻。好，呼到翻；下同。周在關西，故稱西朝。朝，直遙翻。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厥，九勿翻。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18**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19**周遣柱國楊忠『章︰十二行本「忠」下有「將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水經︰河水東逕沃野故城南，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迆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東逕高闕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20**戊子，周以齊公憲為雍州牧，雍，於用翻。宇文貴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衞公直為大司空。追錄佐命元功，封開府儀同三司隴西公李昞為唐公，錄昞父虎佐命之功也。李氏有天下，國號曰唐，本此。昞，音丙。太馭中大夫長樂公若干鳳為徐公。周官︰大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屬夏官。樂，音洛。昞，虎之子；鳳，惠之子也。李虎始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若干惠見一百五八卷大同九年。

**21**乙丑，齊主封其子綽為南陽王，儼為東平王。儼，太子之母弟也。

**22**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23**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為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為，于偽翻。著，陟酪翻。且曰︰「吾屬千載之運，屬，之欲翻。載，子亥翻。蒙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蹔見，蹔，與暫同。不得一日同處，處，昌呂翻。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供，居用翻。養，羊亮翻。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護得書，悲不自勝。勝，音升。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離，力智翻。受生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護，字薩保。薩，桑葛翻。如此不孝！子為公侯，母為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分，扶問翻。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護兄弟呼其母為「阿摩敦」。四姑卽周主之姑也，第四。朝，直遙翻；下同。初聞此旨，魂爽飛越，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日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號天叩地，號，戶刀翻。不能自勝。勝，音升；下足勝同。齊朝霈然之恩，旣已霑洽，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朝，直遙翻。度，徒洛翻。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生死，謂使死者復生；肉骨，謂使枯骨再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勝，音升。荷，下可翻。

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厥，九勿翻。齊主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旣為母請和，傳，張戀翻。比，毗至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下主為同。不遣一介之使。使，疏吏翻；下同。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卽遣之。護母至長安，席未及煖，而洛陽之師已出，卒如段韶之言。

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周主帥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朝，直遙翻。帥，讀曰率；下同。上，時掌翻。

**24**突厥自幽州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

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二十四軍，六柱國及十二大將軍所統關中諸府兵也。安定公泰相魏，左右各十二軍，並屬相府。左右廂，禁衞兵也，兼有秦、隴、巴、蜀之兵，散隸於左右廂者。散，悉亶翻。幷羌、胡內附者，凡二『張︰「二」作「三」。』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沙苑；勞，力到翻。癸酉，還宮。

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為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山南，荊、襄之兵。尉，紆勿翻。帥，讀曰率；下同。趣，七喻翻。少師楊檦出軹關。少，始照翻。檦，與標同。

**25**周迪復出東興，復，扶又翻；下衆復同。宣城太守錢肅鎭東興，以城降迪。守，式又翻。降，戶江翻。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五代志︰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鄱陽之吳州，而於吳郡置吳州。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詳兵大敗，迪衆復振。

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諡法，無脫諡。蓋以周敷輕脫而死，故以為諡。至定川，據周敷傳，定川，縣名。與迪對壘。迪紿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給，蕩亥翻。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朝，直遙翻。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26**陳寶應據晉安、建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筏，音伐。壞，音怪。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去年遣孝頃督會稽諸郡兵自東道合攻陳寶應。幷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莆口，在唐泉州莆田縣界。莆田，今興化軍卽其志。虞寄傳作「莆田」。莆，音蒲。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幷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

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旣見，勞之曰︰「管寧無恙。」漢末，管寧客遼東，不受公孫度爵命，已而復還鄕里，故以寄況之。勞，力到翻。以為衡陽王掌書記。上子伯信封衡陽王，奉獻王昌祀。

**27**周晉公護進屯弘農。尉『章︰十二行本「尉」上有「甲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乙本同；張校同。』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邙山。雍，於用翻。邙，音亡。

**28**戊戌，齊主遣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29**初，周楊檦為邵州刺史，五代志，絳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後周置邵州，改白水為亳城，隋廢州及郡，改亳城為垣縣。鎭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數，所角翻。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旣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檦軍，檦遂降齊。將，卽亮翻；下同。降，戶江翻；下同。

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舊置楚州，後齊曰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

周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塹，七豔翻。斷音短。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

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強，未敢進。齊主召幷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鎭禦，如何？」復，扶又翻。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命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騎，奇寄翻。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

**30**己未，齊太宰平原靖翼王淹卒。

**31**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邙阪，北邙之阪也。帥，讀曰率。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卽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等之。陳，讀曰陣；下光陳同。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忷懼。忷，許拱翻。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

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上北邙逆齊兵與戰。上，時掌翻。韶且戰且卻以誘之；誘，音酉。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

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水經︰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墦塚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諡法︰危身奉上曰忠。

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鄒︰奴，通「弩」。』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矟，色角翻。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卒，子恤翻。軍中益懼。

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少，詩照翻。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

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為太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賞戰勝之功也。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

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此稽胡與離石稽胡同種，散居銀、夏之間。誘，音酉。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坐，徂臥翻。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塡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帥，讀曰率。屬，之欲翻。

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其宇文護之謂乎！將，卽亮翻。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稽，音啓。勞，力到翻。

**32**是歲，齊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

**33**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宕州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五十六里。宕，徒浪翻。

**六年**（乙酉、五六五）

**1**春，正月，癸卯，齊以任城王湝為大司馬。湝，戶皆翻，又音皆。任，音壬。

**2**齊主如晉陽。

**3**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魏收志︰朔州有神武郡，領尖山、樹頹二縣。水經註︰樹頹水出沃陽縣東山下，西南流，右合誥升爰水。其水左合中陵川。後魏置神武郡於神武川，治尖山縣。隋為神武縣，屬馬邑郡。薦，在甸翻。備皇后儀衞行殿，幷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鄒︰逆女，迎親也。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毅，熾之兄子也。熾時為柱國。周主旣誅宇文護，以為太傅。

**4**丙寅，周似柱國安武公李穆為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為大司寇。李穆、陸通，皆縣公也。五代志︰襄陽郡舊有安武縣，西魏倂為南漳縣。雕陰郡有綏德縣，西魏置。

**5**壬申，周主如岐州。

**6**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頊為司空。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自秦以來，王公府皆有直兵。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御史臺為南臺。上見陵章服嚴肅，為斂容正坐。為，于偽翻；下上為同。陵進讀奏版，時頊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殿中侍御史，居殿中察非法，故使之引頊下殿。上為之免頊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7**丙『嚴︰「丙」改「戊」。』午，齊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

**8**齊著作郞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疏率無行。珽，它鼎翻。技，渠綺翻。行，下孟翻。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高歡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珽為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叵羅，盃之屬。叵，普火翻。『鄒︰，玉篇︰同琖。說文︰琖，玉爵也。』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珽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珽代功曹趙彥深宣敎給之。事覺，鞭配。顯祖時，珽為祕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他贓，當絞，除名為民。華林遍略，梁武帝集諸學士所撰也。南人持至鄴下賣之，高澄集書吏，一日一夜寫畢，退還其本。珽盜遍略數帙，質錢樗蒲，重以得罪。至顯祖時，又盜遍略一部，及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由是除名。顯祖雖僧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伎，渠綺翻。

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孝徵，祖珽字也。是時人多以字行。上，時掌翻。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擢拜中書侍郞，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

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振古，猶云自古也。說，式芮翻；下宜說、微說同。宮車一日晚駕，晚，晏也，義與晏駕同。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踐，慈演翻。分，扶問翻。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少，詩照翻。粗，坐五翻。解，戶買翻，曉也。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

會有彗星見。彗，祥歲翻。見，賢遍翻。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幷上魏顯祖禪子故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六年。是上、倂上，時掌翻；下公上同。齊主從之。

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皇帝位於晉陽宮，諱緯，字仁綱，武成帝之長子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郞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督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

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被，皮義翻。見重二宮。

**9**丁丑，齊以賀拔仁為太師，侯莫陳相為太保，馮翊王潤為司徒，趙郡王叡為司空，何南『嚴︰「南」改「間」。』王孝琬為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尉粲、婁叡並為太尉，此承齊紀之誤。按尉粲傳，粲為太傅，當從之。婁叡封郡王。五代志︰瑯邪郡沂水縣，舊置東安郡。尚書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按齊紀，彥深自右僕射遷為左僕射。

**10**五月，突厥遣使至齊，使，疏吏翻。始與齊通。

**11**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12**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13**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從，才用翻。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吳人總稱魚菜為鮭，音戶皆翻。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守，式又翻。誘，音酉。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14**庚寅，周主如秦州；八月丙子，還長安。

**15**己卯，立皇子伯固為新安王，伯恭為晉安王，伯仁為廬陵王，伯義為江夏王。夏，戶雅翻。

**16**冬，十月，辛亥，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金州刺史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鎭函容。五代志︰河南郡新安縣，後周置中州。杜佑曰︰在今洛州新安縣東。

敦恃才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事見上卷元年、二年。對臺使出怨言。使，疏吏翻。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刺，七亦翻。弼能從父之志而取江南，不能守父之戒而保其身。

**17**十一月，癸未，齊太上皇至鄴。

**18**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數，所角翻。捶，止橤翻。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旣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諡太祖獻武皇帝，『章︰十二行本「帝」下有「為神武皇帝」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諡號。說，式芮翻。更，工衡翻。諡，神至翻。

**19**十二月，乙卯，封皇子伯禮為武陵王。

**20**壬戌，齊上皇如晉陽。

**21**庚午，齊改諡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諡法︰布義行剛曰景；有功安民曰烈；猛以強果曰威；有威可畏曰威；以刑服遠曰威。

## 天康元年（丙戌、五六六）是年二月改元。

**1**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2**癸未，周大赦，改元天和。

**3**辛卯，齊主祀圜丘；癸巳，祫太廟。五代志︰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圜丘則以蒼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下帝。太廟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幷臘凡五祭。三年一禘，于年一祫，謂之殷祭。

**4**丙申，齊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右僕射。

**5**己亥，周主耕藉田。藉，在亦翻。

**6**庚子，齊主如晉陽。

**7**周遣小載師杜杲來聘。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屬地官。其官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而無大、小之別。五代志︰後周置載師，掌任土之法，辯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脩廣之役，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

**8**二月，庚戌，齊上皇還鄴。

**9**丙子，大赦，改元。改元天康。

**10**三月，己卯，以安成王頊為尚書令。

**11**丙午，周主祀南郊。夏，四月，辛亥，大雩。

**12**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之曾孫也。孔琇之見一百三十九卷齊明帝建武元年。琇，音秀。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三卷梁武帝太清三年。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言以天下讓也。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長，知兩翻。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晉成帝立母弟為嗣，事見九十七卷咸康八年。殷法，兄死弟及。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痊，愈也；復，謂復初。痊，且緣翻。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毛萇曰︰躋，升也。鄭玄曰︰言日進也。安成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復，扶又翻。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孝經記夫子之言。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處，昌呂翻。決社稷之大計，茍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辯，袁盎廷爭，竇嬰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袁盎事見十二年。爭，讀曰諍。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覬，音冀。覦，音俞。以為誠邪，邪，音耶。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左傳︰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穆公卒，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楚康王有疾，其弟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而自立，是為靈王。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章︰十二行本「節」下有「以死繼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左傳︰晉獻公有疾，屬其子奚齊於荀息。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以葬獻公。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肥義事見卷四周赧王二十年。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探，吐南翻。及其旣沒，則權臣移國而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悖，蒲內翻。

**13**癸酉，上殂。殂，祚于翻。

上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以錐薾物曰刺；閨，宮中小門也。就閨中刺史取外事，故曰「刺閨」。刺，七賜翻。敕傳更籤於殿中者，『鄒︰更籤，報更之竹籤。』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更，工衡翻。更籤，更籌也。鎗，楚庚翻。曰︰「吾雖眠，亦令驚覺。」覺，古孝翻。

太子卽位，大赦。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14**乙酉，齊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為尚書令。

**15**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于周，以其地為扶州。五代志︰同昌郡嘉誠縣，後周置縣，幷龍涸郡及扶州總管府。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帥，讀曰率。

**16**庚寅，以安成王頊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頊，吁玉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為司空，以吏部尚書袁樞為左僕射，吳興太守沈欽為右僕射，守，式又翻。御史中丞徐陵為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衆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王太尉，謂僧辯也。荊州禍敗，謂江陵陷沒也。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方，法也。窮，極也。永安之時，南史徐陵傳作「永定」。永定，高祖受禪初元也，當從之。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朝，直遙翻。易，以豉翻。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朝，直遙翻。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謂一日富於一日，一年華於一年也。何可猶作舊意『退︰「意」作「章」。』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17**己亥，齊立上皇子弘為齊安王，仁固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光為淮南王。

**18**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9**丙寅，葬文皇帝于永寧陵，廟號世祖。

**20**秋，七月，戊寅，周築武功等諸城以置軍士。武功，卽漢扶風武功縣。周紀︰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

**21**丁酉，立妃王氏為皇后。臨海王立后。

**22**八月，齊上皇如晉陽。

**23**周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巴峽，在巴郡巴縣，有明月、廣德等峽，亦謂之三峽。攻陷白帝，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元契、趙剛等前後討之，終不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司陸騰督開府儀同三司王亮、司馬裔討之。

騰軍于湯口，水經︰江水自朐䏰縣東逕瞿巫灘，左則湯溪水注之，謂之湯口。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涔陽蠻為聲援，涔，鉏簪翻。丁度曰︰涔陽渚在郢中。此蓋荊州蠻也。又水經︰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東北流，逕成固縣南城北，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水經又曰︰涔水出作唐縣西北天門郡界，東南流，注于澧水。九域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涔陽鎭。此涔陽當從九域志。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帥，讀曰率。邏，郞佐翻。騰召諸將問計，皆欲先取水邏，後攻江南。騰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固，外託涔陽輔車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術也。」乃還『章︰十二行本「還」作「遣」；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王亮帥衆渡江，旬日，拔其八城，捕虜及納降各千計。遂間募驍勇，「間」當作「簡」。驍，堅堯翻。數道進攻水邏。蠻帥冉伯犂、冉安西素與令賢有仇，騰說誘，賂以金帛，使為鄕導。帥，讀曰率。說，式芮翻。鄕，讀曰嚮。水邏之旁有石勝城，令賢使其兄子龍眞據之。騰密誘龍眞，龍眞遂以城降。水邏衆潰，斬首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追獲，斬之。騰積骸於水邏城側為京觀。是後羣蠻望之，輒大哭，不敢復叛。觀，古玩翻。復，扶又翻。

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使其子寶勝據雙城。今歸州巴東縣，北臨大江，有鐵槍頭，長數丈，經數百年不損，目曰「向王槍」，蓋諸向所據處也。水邏旣平，騰頻遣諭之，猶不下。進擊，皆擒之，盡斬諸向酋長，捕虜萬餘口。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八陳灘北，諸葛亮壘石為八陣於魚復平沙之上，今謂之八陣磧。夔州圖經云︰八陣磧在奉節縣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聚細石為之，各高五丈，皆碁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水退則依然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陳，讀曰陣。以司馬裔為信州刺史。

小吏部隴西辛昂，周旣建六官，以六部分屬六官，小吏部屬天官。奉使梁、益，且為騰督軍糧。使，疏吏翻；下同。為，于偽翻。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從亂，五代志︰巴東郡臨江縣，後周置臨州。巴郡，梁置楚州。涪陵郡，西魏置合州、唐改臨州為忠州。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樂，音洛。使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五代志︰清化郡，梁置巴州，所領永穆縣，舊置萬榮郡。唐志︰永穆縣屬通州，我朝改通州為達州。攻圍郡城，遏絕山路。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狡，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茍利百姓，專之可也。」遂募通、開二州，五代志︰通川郡，梁置萬州，西魏曰通川。所領西流縣，後魏之漢興縣也，西魏置開州；唐省西流縣入盛山縣。杜佑曰︰通州，漢宕渠之地，梁於此置萬州，以州內地萬餘頃，故以為名；西魏改通州，以居四達之地。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趣，七喻翻。賊以為大軍至，望風瓦解，一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為渠州刺史。五代志︰宕渠郡，梁置渠州。朝，直遙翻。

**24**冬，十月，齊以侯莫陳相為太傅，任城王湝為太保，婁叡為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

**25**庚申，帝享太廟。

**26**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使，疏吏翻。

**27**丙戌，周主行視武功等新城；行，下孟翻。十二月，庚申，還長安。

**28**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怨讒殺其兄孝瑜也。為草人而射之。射，而亦翻。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幷州，孝琬脫兜鍪扺地，扺，諸氏翻，側擊也；北齊書作「抵」，丁禮翻。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嫗，威遇翻。著，陟略翻。屬，之欲翻。比時已謂天子為「大家」，言比上皇於婦人。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上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五代志曰︰後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闕門外之右，集囚於闕前，撾鼓千聲，釋焉。爾雅翼曰︰海中星占曰︰天雞聲動為有赦。故後魏、北齊赦日，皆設金雞揭于竿。上皇頗惑之。

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塡庫矟幡數百，塡，讀曰鎭。矟，色角翻。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孝琬父澄，諡文襄皇帝，廟號世宗。上皇怒，使武衞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倒鞭者，執小頭，以大頭撾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折，而設翻。

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延宗亦文襄之子，幼為文宣所養，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乃封安德王。淚赤者，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魏中興初，分樂陵，置安德郡。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幾，居依翻。

**29**是歲，齊賜侍中、中書監元文遙姓高氏，文遙，孝昭帝之后黨也。頃之，遷尚書左僕射。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廝，音斯，今相傳讀從詵入聲。由是士流恥為之。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治，直之翻。遂請革選，革，更改也。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悉召之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尉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自此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 陳紀四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五年。

臨海王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也。

## 光大元年（丁亥、五六七）

**1**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2**尚書左僕射袁樞卒。卒，子恤翻。

**3**乙亥，大赦，改元。改元光大。

**4**辛卯，帝祀南郊。

**5**壬辰，齊上皇還鄴。去年八月如晉陽，今還。

**6**己亥，周主耕藉田。藉，秦昔翻。

**7**二月，壬寅朔，齊主加元服，大赦。

**8**初，高祖為梁相，高祖殺王僧辯，立梁敬帝，遂相之，因以受禪。相，息亮翻；下同。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儀體，謂朝儀國體。歷世祖朝，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朝，直遙翻；下同。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恆居禁中，參決衆事，恆，戶登翻。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屬，之欲翻。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暹，思廉翻。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按蕭子顯齊志，東宮職僚，未有通事舍人。五代志，梁東宮有通事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員，陳因之。又受委東宮，言在東宮，為上所親委。乃馳詣相府，是時以尚書省為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州務，謂揚州事務。

頊將出，中記室毛喜五代志︰梁制︰蕃王國及庶姓有持節，府有中錄事、中記室。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謂八年之間，國連有大喪。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惟，思也。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壯『章︰十二本「壯」作「社」；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之重，願王三思，三，息暫翻，又如字。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卽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曹爽事見四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闇，音陰。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

頊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郞。文帝居長，頊居次，故稱為二郞。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頊。頊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見，賢遍翻。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請畫可也。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付治，付有司治罪也。或作「付冶」，付東冶使徒作也。以下文不害免官言之，「治」字為是。暹，息廉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不佞少居父喪，以至孝稱。江陵之陷，不佞母死於亂兵。不佞在吳，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年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後其兄不齊迎母喪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少，詩照翻。行，下孟翻。頊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劉師知之事，大類楊愔。

右衞將軍會稽韓子高，鎭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會，工外翻。將，卽亮翻。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士馬配子高，幷賜鐵炭，使脩器甲。頊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為更如是邪？」邪，音耶。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若收之，恐不卽授首，或能為人患。宜推心安誘，朝，直遙翻。誘，音酉。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頊深然之。間，古莧翻。考異曰︰陳書文沈后傳云︰「安成王旣專，沈太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以圖高宗。安國事覺，並為高宗所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並殺之。」按后欲圖高宗，而令安國據建安反，理不相涉。且后若實有此謀，高宗旣立，后豈得自全！今刪去。

仲舉旣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信義，郡名。五代志︰吳郡常熟縣，梁置信義郡。長，知兩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為衡、廣諸鎭；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昉，分罔翻。頊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到仲舉旣廢歸私第，非在位者。蓋頊召其會議，因而執之。幷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考異曰︰陳書子高傳，死在光大元年八月。按華皎傳，子高誅後，皎始謀叛。帝紀，此年五月，皎已謀反。又慈訓太后令，先言劉師知、子高誅，後乃及余孝頃。始興王伯茂傳，師知等誅後，伯茂乃進號中衞。然則子高傳誤也。餘黨一無所問。

**9**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坐謀反誅。

**10**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置四中將軍，軍、衞、撫、護，止施於內。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頊恐扇動內外，故以為中衞，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處，昌呂翻。

**11**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為侍中、左僕射。史言沈欽官兼兩省。

**12**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3**湘州刺史華皎華，戶化翻。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皎與劉師知、韓子高皆為文武所親任，二人旣死，故皎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頊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為質。使，疏吏翻。質，音致。

五月，癸巳，頊以丹楊尹吳明徹為尚書令。

**14**甲午，齊以東平王儼為尚書令。

**15**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帥，讀曰率；下同。趣，七喻反；下同。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梁置冠武將軍，與折衝同班。五代志︰廬陵郡安復縣，舊置安成郡。茶陵縣，漢屬長沙郡，吳分屬湘東郡，隋幷入衡山郡湘潭縣。九域志︰茶陵縣屬衡州，在州東三百五十五里。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宜陽，卽豫章郡宜春縣也，晉孝武帝更名宜陽，避太后諱也。隋復曰宜春縣，帶袁州。後漢立醴陵縣，屬長沙郡。九域志︰在郡東一百六十里。自宜春至醴陵二百二十里。守，式又翻。共襲華皎，幷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16**辛亥，周主尊其母叱奴氏為皇太后。按魏收官氏志︰拓跋興於代北，兼幷他部，以本部中別族為內姓；其他諸部隨方分之，北方有叱奴氏。

**17**己未，齊封皇弟仁機為西河王，仁約為樂浪王，樂，音洛；下同。浪，音瑯。仁儉為潁川王，仁雅為安樂王，仁直為丹楊王，考異曰︰北齊書·帝紀︰名統，今從列傳。統，謂仁直。仁謙為東海王。皆郡王也。五代志︰安樂郡密雲縣，舊置安樂郡。

**18**華皎使者至長安；梁亦上書言狀，且乞師；華，戶化翻。使，疏吏翻。上，時掌翻。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謂攻齊洛陽也，事見上卷文帝天嘉五年。會，古外翻。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比，毗至翻。好，呼到翻。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衞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

**19**辛巳，齊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長子光為大將軍，相，息亮翻。卒，子恤翻。長，知兩翻。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鎭方岳，斛律羨鎭幽州，武都鎭梁、兗二州。其餘子孫封侯顯貴者甚衆。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金子光長女，孝昭納為太子妃；次女，武成納為太子妃，後主受內禪，立為皇后。三公主，按後祖珽言光男尚公主，蓋光子武都、世雄、恆伽皆尚主也。事齊貴寵，三世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朝，直遙翻。見，賢遍翻。步挽車，不用牛馬，令人步挽之。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鮮，息淺翻。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勳勞致富，何必藉女寵也！」史言斛律金有識。

**20**壬午，齊以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幷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為左僕射，自幷省入為鄴省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定遠，昭之子也。昭，婁后之弟。

**21**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太子。

**22**八月，齊以任城王湝為太師，任，音壬。湝，音皆，又戶皆翻。馮翊王潤為大司馬，段韶為左丞相，賀拔仁為右丞相，侯莫陳相為太宰，婁叡為太傅，斛律光為太保，韓祖念為大將軍，趙郡王叡為太尉，東平王儼為司徒。

儼有寵於上皇及胡后，時兼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魏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分路而行，不引車避道。朝，直遙翻。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去，羌呂翻。軛，於革翻。其或遲違，不卽駐車頓軛，是遲，遲為違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棒，部項翻。自遷鄴以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將上，時掌翻。今人謂領職視事為禮上。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從。騎，奇寄翻。從，才用翻。上皇與胡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而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趣儼前導儀仗也。使，疏吏翻。趣，七喻翻。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以為善，更敕駐車，勞問良久。勞問儼也。勞，力到翻。觀者傾鄴城。

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恆，戶登翻；下同。諸父皆拜之。上皇或時如幷州，晉陽宮在幷州。儼恆居守。恆，戶登翻。守，式又翻。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器玩服飾，皆與齊主同，所須悉官給。嘗於南宮見新冰早李，齊主時居鄴之南宮，儼從上皇、胡后居北宮。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儼常謂齊主為尊兄。自是齊主或先得新奇，屬官及工人必獲罪。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旣而中止。儼與齊主旣定君臣之分，而常以兄弟相呼，又有奪嫡之意。史歷言之，為儼怙寵致禍張本。帥，讀曰率。

**23**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華，戶化翻。使，疏吏翻。誘，音酉；下並同。皎以武州居其心腹，五代志︰武陵郡，梁置武州。遣使誘都督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文帝命皎都督湘、巴等四州。五代志，巴陵郡，梁置巴州。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用。湘州與長沙郡同治所，以州統郡，故曰本隸皎下。守，手又翻。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

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助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衞公直總之，與皎俱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騎，奇寄翻。考異曰︰陳帝紀云「步騎二萬」，蓋夸誕之辭。今從周帝紀。皎軍于白螺，水經︰江水過長沙下雋縣北，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過彭城口，又東過如山北，又東過白螺山南。螺，盧戈翻。雋，辭兗翻。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嶺路，卽前所出安成、宜陽步道也。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

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沌，柱兗翻。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戰船置拍竿，發之以拍敵船。艦，戶黯翻。『鄒︰拍，一曰卽礮，投石機也；又曰長竿錘擊戰具。其製待考。』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舸，古我翻。過巴陵，不敢發岸，「發」，恐當作「登」。徑奔江陵；衞公直亦奔江陵。

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趣，七喻翻。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偽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考異曰︰陳書云「獲萬餘人，馬四千匹」。亦恐夸誕，今不取。幷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恚，於避翻。卒，子恤翻。

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

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守，式又翻。五代志︰巴陵郡湘陰縣，梁置岳陽郡。桂陽郡郴縣，梁置桂陽郡。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郡。陳以衡陽為王國，故置內史。南郡松滋縣，舊置河東郡。任，音壬。

周衞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

周與陳旣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幷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五代志︰沔陽郡甑山縣，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置江州，廢帝三年，改曰沔州。甑山有陽臺山，在漢川之南三十五里，土俗訛為羊蹄山。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兩，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堞，徒協翻。『鄒︰由此見，拍，當為礮，明矣。』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帥，讀曰率。又二日，乃擒之。

**24**丁巳，齊上皇如晉陽。山東水，饑，按李百藥書︰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僵，居良翻。

**25**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廟。

**26**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27**丙午，齊大赦。

**28**癸丑，周許穆公宇文貴自突厥還，卒于張掖。宇文貴與陳公純等如突厥逆女，突厥留之；貴以疾先得還。厥，九勿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卒，子恤翻。掖，音亦。

**29**齊上皇還鄴。

**30**十二月，周晉公護母卒，卒，子恤翻。詔起，令視事。令，力丁翻。

**31**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郞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伳鼎翻。詰，去吉翻。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人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撲，弼角翻。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呼，火故翻。為，于偽翻。合，音閤。遂得少寬。少，詩照翻。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帥，讀曰率。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五代志︰東萊郡，舊置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離，力智翻。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本草曰︰蕪菁主明目。今珽由是失明，蓋其子餌之則明目，以之為燭，則煙熏眼而失明。衍義曰︰蕪菁，今世俗謂之蔓菁，夏則枯，蔬圃復種之，謂之雞毛菜。正在春時採擷之餘，收子為油。審是，則菜油也，東南之人多之照夜，未嘗熏眼失明。

**32**齊七兵尚書畢義雲，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也。晉分中、外各為左、右，雖與舊為七曹，唯有五兵尚書，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今諸家著述，或謂晉太康中置七兵尚書，誤矣。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治，直吏翻。於家尤甚。夜，為盜所殺，遺其刀，驗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執善昭，誅之。史書此以垂戒。然以情觀之，善昭果弒其父，必不遺刀以待驗，蓋盜為此計以殺其子。

**二年**（戊子、五六八）

**1**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2**辛丑，周主祀南郊。

**3**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4**湘東忠肅公徐度卒。卒，子恤翻。

**5**二月，丁卯，周主如武功。

**6**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厥，九勿翻。杆，公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更許齊人以婚，留陳公純等收年不返。純等逆女，見上卷文帝天嘉六年。會大雷風，壞其穹廬，壞，音怪。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卽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迎，魚敬翻。古者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桓八年，遂逆王后于紀。杜預註云︰祭公來，受命於魯，是也。周主行親迎，與突厥為敵國之禮。甲辰，周大赦。

**7**乙巳，齊以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珩，音行。

**8**戊午，周燕文公于謹卒。燕，因肩翻。卒，子恤翻。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朝，直遙翻。騎，奇寄翻。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被，皮義翻。間，古莧翻。敎訓諸子，務存靜退，而子孤蕃衍，蕃，音煩。率皆顯達。

**9**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乘沌口之勝也。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劉昭曰︰江陵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周總管田弘從梁主，副總管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晝夜拒戰十旬。梁將馬武、吉徹擊明徹，敗之。將，卽亮翻。敗，補邁翻。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

**10**夏，四月，辛巳，周以達奚武為太傅，尉遲迥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司馬。

**11**齊上皇如晉陽。

**12**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旣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為齊主疾作、追之才不及張本。五代志︰魯郡，舊兗州，治瑕丘。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13**庚戌，周主享太廟；庚申，如醴泉宮。醴泉宮，卽漢甘泉宮之舊地，在漢馮翊池陽縣西，後魏於此置寧夷縣，隋改曰醴泉縣。

**14**壬戌，齊上皇還鄴。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5**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卒，子恤翻。子堅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周禮︰宮伯屬天官，中士二人，下士二人。鄭玄註云︰伯，長也；掌王宮宿衞之官及其政令，行其秩敍，作其徒役之事。後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衞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晉公護欲引以為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必往！」堅乃辭之。史以楊忠有識，因書其卒而書之。楊堅始見于此。

**16**丙午，帝享太廟。

**17**戊午，周主還長安。

**18**壬戌，封皇弟伯智為永陽王，伯謀為桂陽王。

**19**八月，齊請和於周，周遣軍司馬陸程聘于齊；九月，丙申，齊使侍中斛斯文略報之。

**20**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廟。

**21**庚午，帝享太廟。

**22**辛巳，齊以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23**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24**齊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25**甲辰，周主如岐陽。五代志︰太原郡雍縣有岐陽宮。

**26**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崔彥等聘于齊。

**27**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頊，吁玉翻。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言「以」者，明太皇太后令，頊為之也。華，戶化翻。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溫麻縣侯也。沈約曰︰晉武帝以溫麻船屯立縣，屬晉安郡。晉安，隋改為建安。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28**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屬，之欲翻。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殂，祚乎翻。年三十二。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還兗州也。復，扶又翻。

士開祕喪三日不廢。黃門侍郞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神武卒，見一百六十卷梁武帝太清元年；文襄卒，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今至尊年少，少，詩照翻。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說，式芮翻。「太行先已傳位於令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令，力丁翻。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高歡、高澄未卽篡魏，握魏之政，北齊君臣皆謂之霸朝。朝，直遙翻；下同。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鄭玄曰︰升，上也；遐，巳也。上巳者，若仙去云耳。行路皆傳，久而不舉，謂不舉哀成服也。恐有他變。」士開發喪。

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朝，直遙翻。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世祖驕奔淫泆，役繁賦重，吏民苦之。史言亡齊者武成。甲申，詔︰「所在百工細作，悉罷之。鄴下、晉陽、中山宮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簡放。齊有鄴宮、晉陽宮、中山宮。官口，罪人家口沒官為奴婢者。諸家緣坐在流所者，聽還。」緣坐，謂非正犯，緣親戚而坐罪者。

**29**周梁州恆稜獠叛，據趙文表傳︰恆稜，地名，所在險固，方數百里，羣獠居之。文表旣平獠，遂置為蓬州。恆，戶登翻。獠，魯皓翻；下同。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趙文表為梁州總管府長史。長，知兩翻。諸將欲四面進攻，將，卽亮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旣分，破之易矣。」易，以豉翻。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卽以實報之。境上內附者，謂之熟獠。恆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帥，所類翻。請為鄕導。鄕，讀曰嚮。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降，戶江翻；下同。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旣失計，爭帥衆來降。降，戶江翻。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為蓬州長史。蓬州本漢宕渠之地，李勢時為獠所據。蕭齊立歸化郡，梁置安固縣及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蓬山而以為名也。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諱頊，字紹世，小宇師利，始興王道譚第二子也。

## 太建元年（己丑、五六九）

**1**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齊世祖之喪罷朝會，朝，直遙翻。遣司會李綸弔賻，賻，音附。公羊傳曰︰貨財曰賻。會，古外翻。且會葬。

**2**甲午，安成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文帝以子伯茂奉始興昭烈王祀，帝旣殺伯茂，以叔陵奉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欲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為右僕射。勱，份之孫也。度，徒洛翻。勱，音邁。份，府巾翻。份，奐之弟，肅之叔父也。

**3**辛丑，上祀南郊。

**4**壬寅，封皇子叔英為豫章王，叔堅為長沙王。

**5**戊午，上享太廟。

**6**齊博陵文簡王濟，世祖之母弟也，為定為州刺史，語人曰︰「次敍當至我矣。」言以兄弟之次，亦當為天子也。語，牛倨翻。齊主聞之，陰使人就州殺之，葬贈如禮。

**7**二月，乙亥，上耕藉田。藉，秦昔翻。

**8**甲申，齊葬武成帝于永平陵，廟號世祖。

**9**乙『章︰十二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丑，齊徙東平王儼為瑯邪王。邪，音耶。

**10**齊遣侍中叱列長叉聘于周。姓纂︰叱列，複姓，出於拓跋西部。

**11**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幷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

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復，扶又翻。遂得幸於胡后。乃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李延壽曰︰綦連，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魏收官氏志︰綦連氏出於西方諸部。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樂，音洛。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朝，直遙翻。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掖，音亦。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邪，音耶。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辭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安吐根，本安息胡人。天平初，柔然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柔然情狀，高歡因為之備，柔然人掠，無獲而返。甚後歡與柔然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為行人。旣而歸歡，由是見親待。得在諸貴行末，行，戶剛翻。旣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復，扶又翻。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怱怱，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長粲，胡太后之兄，故云然。厚賜叡等，罷之。

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闇，音陰。太臣皆有覬覦。覬，音冀。覦，音俞。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尚書出納帝命，令且如舊領職。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眞出，心必喜之。」喜，許記翻。帝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西兗州，時治滑臺。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古者葬日虞，旣三虞，用剛日卒哭；後人百日而卒哭，至今猶然。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后數，所角翻。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巵酒！」為，于偽翻。言訖，遽出。

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武成帝封婁定遠臨淮郡王，故稱之。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上，時掌翻。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不，讀曰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見，賢遍翻。說，式芮翻。「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乾明，齊濟南王年號也，事見一百六十八卷文帝天嘉元年。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復，扶又翻；下將復、后復、復以同。行，戶剛翻。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

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顚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見，賢遍翻。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日雀離，大清淨，故倣以建佛院。今劉桃枝拉殺之。拉，盧合翻。考異曰︰北齊·帝紀︰「天統三年，六月，以幷省尚左僕射婁定遠為尚書左僕射。五年二月，殺趙郡王叡。三月，以幷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蓋定遠旣為僕射，復為井省尚書令也。按和士開傳，先出定遠，然後殺叡，叡死必在定遠作司空後，帝紀誤也。但不知果在何時耳。又士開傳云「出為青州」。定遠傳云「尋除瀛州」。蓋先出為青州，後乃除瀛州也。叡久典朝政，文宣帝時，濟南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以叡攝大都督府長史。至武成之世，拜尚書令，又進攝錄尚書事，又進太尉。朝，直遙翻；下同。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遺，于季翻。加以餘珍賂之。

**12**三月，齊主如晉陽。夏，四月，甲子，以幷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魏收志︰太原郡晉陽縣有晉祠。乙丑，齊主還鄴。

**13**齊主年少，多嬖寵。少，詩照翻。武衞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幷省尚書令，封淮陰王。

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衞東宮，齊左、右衞府領左、右府，其御仗屬官，各有正、副都督。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

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黠，戶八翻。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後魏孝文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三夫人、九嬪、世婦、御女之外，又置內職，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衞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從，才用翻。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河清新令︰弘德、崇德、正德三夫人，位比三公。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

齊主思祖珽，齊主受內禪，祖珽啓其謀，故思之。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祖珽去年徙光州。五代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改為海州。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遺，于季翻。媼，烏老翻。陸媼，卽謂令萱。沈，持林翻。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謂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也。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祖珽，字孝徵，事見上卷文帝天嘉元年。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行，下孟翻。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人，為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

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薄昭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年。胡長仁，帝舅也，故引此事以誅之。遂遣使就州賜死。使，疏吏翻。

**14**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宮。

**15**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為左僕射。

**16**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考異曰︰陳書、南史沈后傳，皆云太建三年拜皇太子妃，誤也。今從帝紀。吏部尚書君理之女也。

**17**辛亥，周主還長安。

**18**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魏收志︰漢、晉河南新城縣，後魏置新城郡，治孔城。其地在隋河南郡伊闕縣界。

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杜佑曰︰宜陽郡，今福昌縣。築崇德等五城。趣，七喻翻。

**19**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武帝永定二年，紇與父頠定廣州，至是凡十二年。紇，下沒翻。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帝心疑之，華，戶化翻。徵為左衞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此始興之衡州。五代志︰南海郡始興縣，梁置安遠郡及東衡州。

帝遣中書侍郞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儉，盛仗衞，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呂嘉事見二十卷漢武帝鼎五年、六年。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迪、陳寶應皆以叛換敗死，事並見文帝紀。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園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儉，陵之子也。徐陵時貴顯於陳朝。

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

**20**壬午，上享太廟。

**21**十一月，辛亥，周鄫文公長孫儉卒。鄫，茲陵翻。長，知兩翻。卒，子恤翻。

**22**辛丑，齊以斛律光為太傅，馮翊王潤為太保，瑯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左僕射。

**23**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24**自華皎之亂，與周人絕，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來聘，請復脩舊好。杜杲屢聘于陳，故使來脩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上許之，遣使如周。使，疏吏翻。

**二年**（庚寅、五七○）

**1**春，正月，乙酉朔，齊改元武平。

**2**齊東安王婁叡卒。東安郡王。五代志︰瑯邪郡沂水縣，舊置東安郡也。

**3**丙午，上享太廟。

**4**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讞，魚蹇翻，又魚列翻。

**5**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章︰十二行本「城」字下有「以通宣陽糧道」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周軍雖屢敗，而攻宜陽不輟。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幷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全，音壬。湝，音皆，又戶皆翻。

**6**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五代志︰高涼郡陽春縣，梁置陽春郡。廣州，治南海郡。守，式又翻。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世，僕及父融為兩世。誘，音酉。使，疏吏翻。洗，息典翻。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帥，讀曰率。酋，茲秋翻。長，知兩翻。

昭達倍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恇擾不知所為，出頓洭口，水經，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洭，去王翻。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盛，時征翻。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艦，戶黯翻；下同。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籠，篾皆解，篾，莫結翻。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之；癸未，斬於建康市。

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郞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管寧，字幼安，依公孫度，度安其賢；魏文帝初，卒還鄕里。袁渙，字曜卿，為呂布所拘而不為布所脅；布敗，歸魏武。君子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為金部侍郞。唐六典曰︰漢置尚書郞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輸，蓋金部郞曹之任也。歷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金部郞中，梁、陳、隋為侍郞，煬帝但曰郞。引，允之弟也。蕭允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史言蕭允兄弟，處大難而不懾。

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五代志︰石龍縣屬高涼郡，蓋梁、陳置郡也。今為化州。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幰，許偃翻。安車加繡幰油絡也。乘，繩證翻。給鼓吹一部，幷麾幢旌節，吹，尺瑞翻。幢，傳江翻。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

**7**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殂。

**8**戊戌，齊安定武王賀拔仁卒。

**9**丁未，大赦。

**10**夏，四月，甲寅，周以柱國宇文盛為大宗伯。

**11**周主如醴泉宮。

**12**辛酉，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

**13**戊寅，葬武宣皇后於萬安陵。章太后，諡武宣。

**14**閏月，戊申，上謁太廟。

**15**五月，壬午，齊遣使來弔。使，疏吏翻。

**16**六月，乙酉，齊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珩，音行。

**17**甲辰，齊穆夫人生子恆。恆，戶登翻。齊主時未有男，為之大赦。為，于偽翻；下請為、為之同。陸令萱欲以恆為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齊主，使斛律后母養之。

**18**己丑，齊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

**19**秋，七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癸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齊立肅宗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忠為梁郡主。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

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朝，直遙翻。賈，音古。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參者，候問其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章︰十一行本「重」下有「他藥無效」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應服黃龍湯。」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別塞空罌口，內糞倉中，久年得汁，甚黑而苦，名為黃龍湯，治溫病，垂死者皆差。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易，以豉翻。王不須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為之強服，強，其兩翻。遂得愈。

**20**乙卯，周主還長安。

**21**癸酉，齊以華山王凝為太傅。華山郡王。五代志︰京兆郡鄭縣，後魏置華山郡。華，戶化翻。

**22**司空章昭達攻梁，章昭達破歐陽紇而還，遂引兵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峽口，西陵峽口也。杜佑曰︰安蜀城在夷陵郡界。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索，昔洛翻。因縱兵攻安蜀城，下之。

梁主告急于周襄州總管衞公直，直遣大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帥騎兵出南門，使步出北門，將，卽亮翻。帥，讀曰率。「步」下有「兵」字，文意較明。首尾邀擊陳兵，陳兵多死。夜，陳兵竊於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勝力戰拒之，乃退。

昭達又決龍川寧朔隄，水經注︰紀南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陂在靈溪東江堤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寧朔」，周書陸騰傳作「寧邦」。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23**八月，辛卯，齊主如晉陽。

**24**九月，乙巳，齊立皇子恆為太子。

**25**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6**齊以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上洛王思宗為司空。上洛，古郡名。復以梁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復，扶又翻。許以興復，竟不果。乃齊亡，莊憤邑，卒於鄴。史終言之。卒，子恤翻。

**27**乙酉，上享太廟。

**28**己丑，齊復威宗諡曰文宣皇帝，廟號顯祖。齊改文宣諡號，見上卷文帝天嘉六年。諡，神至翻。

**29**丁酉，周鄭桓公達奚武卒。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卒，子恤翻。

**30**十二月，丁亥，齊主還鄴。

**31**周大將軍鄭恪將兵平越巂，置西寧州。西寧州，後改曰巂州。巂，音髓。

**32**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周置勳州於玉璧。「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爾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崤東，宜陽在三崤之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水經︰涷水出河內聞喜縣黍葭谷。註云︰涷水所出，俗謂之華谷。又曰︰汾水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又西過長修縣南，又西與華水合，水出於北山華谷。此所謂長秋，蓋卽漢長修縣故墟也。俗語訛以「修」為「長秋」耳。脫其先我，先，悉薦翻。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

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五代志︰絳郡稷山縣有後魏龍門郡。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舍，讀曰捨。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茍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為，于偽翻。

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魏收志︰後魏延興四年，置定陽縣及定陽郡。五代志︰文城郡吉昌縣，後魏置定陽縣及定陽郡。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曰汾州吉昌縣，後唐避李國昌諱，又改為吉鄕縣。九域志︰屬汾州。宋白曰︰慈州吉鄕縣，本漢北屈縣，後魏孝文帝置定陽郡及定陽縣。時會有河西定陽胡人渡河居此，因以為名。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汾，扶云翻。

**三年**（辛卯、五七一）

**1**春，正月，乙『章︰十二行本「乙」作「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為左僕射。

**2**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3**辛酉，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

**4**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汾北之地，於鄴為西。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將，卽亮翻。

**5**二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藉田。藉，秦昔翻。

**6**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仍攝吏部選。選，須絹翻；下典選同。

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為子琮勸瑯邪王儼殺士開張本。復，扶又翻。

**7**三月，丁丑，大赦。

**8**周齊公憲自龍門渡河，此自夏陽渡汾陰也。考異曰︰北齊書段韶傳云︰「二月，周師來寇。」周書·帝紀云︰「三月，憲渡河。」今從之。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此齊遣段韶等出伊、洛以牽制汾北也。將，卽亮翻；下同。

**9**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10**壬午，齊以瑯邪王儼為太保。邪，音耶。

**11**壬辰，齊遣使來聘。使，疏吏翻。

**12**周陳公純取齊宜陽等九城，考異曰︰北齊斛律光傳云︰「周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今從周帝紀。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騎，奇寄翻。

**13**五月，癸亥，周使納言鄭詡來聘。唐六典︰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則侍于左右。武帝改御伯為納言，蓋侍中之職也。

**14**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姚襄城者，襄為桓溫所取，奔平陽所築，後人因以為名。杜佑曰︰今汾州吉昌縣西，則姚襄所築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春秋時晉之北屈也。「郭榮」之下有「築」字，文意乃明。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考異曰︰韶傳︰「七月，屠其外城。」周書、北齊·帝紀，皆云「六月陷汾州」，今從之。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周汾州治定陽城，隋改為吉昌縣。汾州，唐改為慈州。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重，直龍翻。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帥，讀曰率。見，賢遍翻。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考異曰︰周書齊王憲傳︰「屢破齊師。」北齊書斛律光、段韶傳︰「屢破周師。」要之，周失汾州，齊師勝耳。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楊愔以死殉齊，而敷為周死於城郭，各盡忠於其所事也。愔，於今翻。

敷子素，少多才藝，少，詩照翻。有大志，不拘小節，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贈諡，上表申理。周主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分，扶問翻。帝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諡曰忠壯，諡法︰武而不遂曰壯。以素為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15**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宣慰勞之旨也。勞，力到翻。使，疏吏翻；下待使同。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朝，直遙翻；一同。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惡，烏路翻。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史言齊主已有疑斛律光之心。見，賢遍翻。勞，力到翻。

**16**齊瑯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橫，戶孟翻。二人相謂曰︰「瑯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北宮，在鄴之北城。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見，賢遍翻。

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京畿大都督總京畿兵。治書侍御史王子宜，治，直之翻。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說，式芮翻。被，皮義翻。疏，與疎同。間，古莧翻。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故儼自稱曰兒。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

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請收禁而推鞫之。彈，徒丹翻。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帝主不審省而可之。「主」字衍。據北齊書瑯邪王儼傳云︰「後主不審省而可之。」通鑑就舊史刪潤以成一家言，本云「帝不審省而可之。」書吏繕寫，因舊史之文，遂衍「主」子。杭本作「齊主」。『章︰十二行本正作「齊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省，悉井翻。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魏收官氏志︰次南諸姓有庫狄氏。誑，居況翻。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瑯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神虎門，卽神武門。南、北國四史成於唐臣之手，避唐諱，凡「虎」字悉改為「武」，此獨存舊。『鄒︰唐高祖祖諱虎。』幷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依常日早入禁中朝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

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旣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屯千秋門。帥，讀曰率。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將，卽亮翻。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剃，他計翻。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卽入見。」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為，于偽翻。見，賢遍翻。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誘，羊久翻。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

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珩，音行。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少，詩沼翻；下謂少同。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殺楊愔事見百六十八卷文帝天嘉元年。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

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復，扶又翻。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

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以儼帝子，故謂之龍子。入，見帝於永巷。見，賢遍翻。帝帥宿衞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帥，讀曰率。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大家，謂主也。臣妾呼天子為大家，亦此義。至尊宜自至于秋門，瑯邪必不敢動。」帝從之。

光步道，道，讀曰導，言步而前導也。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強，其兩翻。請於帝曰︰「瑯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邪，音耶。少，詩照翻。長，謂年長音展兩翻。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鐶，亂築辮頭，辮頭，示將斬之也。良久，乃釋之。

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翟，萇伯翻，又音狄。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春秋左氏傳︰韓獻子謂中行桓子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帥，所類翻。於是罪之各有差。

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敎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疏吏翻。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內參，宦者也。庫車，載庫物者也。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慮鴆毒也。

**17**八月，己亥，齊主如晉陽。

**18**九月，辛亥，齊以任城王湝為太宰，任，音壬。湝，音皆，又戶皆翻。馮翊王潤為太師。

**19**己未，齊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卒，子恤翻。將，卽亮翻。出總軍旅，入參幃幄，功高望重，而邪性溫愼，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齊勳貴之家，無能及者。

**20**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

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瑯邪王聰明雄勇，當令無敵；觀其相表，邪，音耶。說，式芮翻。相，息亮翻。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轝密迎珽，問之。食轝，載梁肉以輸太官者也。珽稱「周公誅管叔，周公誅管叔，周公使管叔監殷，管以殷畔，周公誅之。季友酖慶父。」左傳︰魯莊公有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乃使鍼季酖叔牙而立般。慶父使人弒般。季友立閔公，慶父又使人弒之。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季友乃入，立僖公。以賂求慶父子莒，莒人歸之。乃密，使公子奚斯請，弗許，哭而往。慶父聞之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之子，兄弟也。然而以酖死者，叔牙也。夫漢儒固有以經義斷獄者，若祖珽者，舞經義以成其獄者也，不可不察。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衞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誘，音酉。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

庚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儼，字仁威。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呼，火故翻。塞，悉則翻。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湡面，拉殺之，拉，盧合翻。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吠，十餘聲，卽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

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以儼以京畿兵弄兵，故罷之。

**21**壬午，周冀公通卒。

**22**甲申，上享太廟。『上二條據宋刻通鑑無注本增。』

**23**乙未，周遣右武伯谷會琨等聘於齊。五代志︰周置左、右武伯，掌內、外衞之禁令，兼六率之士，左、右小武伯各二人貳之。谷會，虜複姓。

**24**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朝，直遙翻。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

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伽，戍迦翻。『鄒︰風角，李賢後漢書註︰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弰，馳入南城，弰，所交翻，弓末也。北齊書胡后傳作「纏矟」。鄴都有南、北城。遣宦者鄧長顒幽太后北宮，幽母之事，隱於心而未發，而暴風已應於上，天人之際可畏哉！顒，魚容翻。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為，于偽翻。帝亦不敢嘗。

**25**庚戌，齊遣侍中赫連子悅聘于周。

**26**十一月，丁巳，周主如散關。散，悉亶翻。

**27**丙寅，齊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珩，音行。錄尚書事；庚午，又以為司徒。癸酉，以斛律光為左丞相。

**28**十二月，己丑，周主還長安。

**29**壬辰，邵陵公章昭達卒。

**30**是歲，梁華皎將如周，華，戶化翻。過襄陽，說衞公直曰︰「梁主旣失江南諸郡，吳明徹、章昭達再攻梁，江南諸郡皆為陳所取。說，式芮翻。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望借數州以資梁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鄀三州與之。五代志︰竟陵郡豐鄕縣，西魏置基州及章山郡。又，竟陵郡樂鄕縣，舊置武寧郡，西魏置鄀州。又，南郡紫陵縣，其城南面，梁置鄀州。今周以與梁者，蓋武寧之鄀州也。當陽縣，後周置平州。少，詩沼翻。贍，昌豔翻。使，疏吏翻。鄀，音若。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 陳紀五起玄黓執徐（壬辰），盡閼逢敦牂（甲午），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壬辰、五七二）

**1**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尚書置二僕射，分為左、右；若省一僕射，則止稱僕射。中書監王勱為右僕射。勱，莫敗翻。

**2**己巳，齊主祀南郊。五代志︰後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今書己巳，似致齋之日為始也。南郊，為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壍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壝之外丙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騂特牲一。

**3**庚午，上享太廟。

**4**辛未，齊主贈瑯邪王儼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儼死，見上卷上年。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

**5**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厥，九勿翻。司賓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後周倣成周之制以建官，司賓，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其小行人之職歟？杜佑曰︰後周秋官之屬有小賓部下大夫、上士。深，護之子也。

**6**己卯，齊以衞菩薩為太尉。菩，薄胡翻。薩，桑割翻。考異曰︰北齊書、北史並同。不知菩薩何人，亦不言何官。辛巳，以幷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自元魏置諸道行臺，各置令、僕、尚書等官。齊神武破爾朱兆，得晉陽，建大丞相府而居之；文宣受禪，遂置尚書省。

**7**乙酉，封皇子叔卿為建安王。

**8**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珽，他鼎翻。初，胡太后旣幽於北宮，事見上卷上年。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保太后，事見百二十卷宋帝元嘉二年。為令之為，于偽翻。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媧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蓋宓羲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也。孫愐曰︰女媧，古女后也。媧，古華翻。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9**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10**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立十二軍事見百六十二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敬帝太平元年，周太祖殂，十二軍受護處分，始是年也。世祖天嘉元年，護歸政於周世宗，寔武成元年，護猶總軍旅。次年，護弒世宗，立高祖，改元保定，政悉歸護。事具百六十六卷至百六十八卷。『鄒︰按上並下文，事具，當作「事見」。』相，息亮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衞，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橫，戶孟翻。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

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後周稍伯，蓋周官稍人之職。周官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杜佑曰︰後周地官之屬，有每方稍伯，中大夫。又每遂有小稍伯、稍大夫，皆下大夫。又有小稍伯、稍正，上士、中士。庾季才明於天文，故護問之。稍，所敎翻。比，毗至翻。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荷，下可翻。隋志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三公之位也。西近文昌二星，謂之上台。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曲禮︰百年日期頤。鄭玄曰︰，期，猶要也；頤，養也。受旦、奭之美，周公旦、召公奭。子孫常為藩屛。屛，必郢翻。不然，非復所知。」復，扶又翻。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沈，持林翻。沈吟者，深味其言，微發於聲而不能自決之貌。公旣為王官，可依朝例，朝，直遙翻；下同。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疏之。

衞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沌口敗，事見上卷臨海王光大二年。昵，尼質翻。沌，柱兗翻。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官，宮伯掌王宮宿衞次舍之職事。內史掌詔王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命諸侯、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後周蓋髣髴其意以置官。至隋諱「忠」字，以中書為內史，其位任尤重。左、右侍亦倣周官侍御以置官而刱其名。五代志︰周置左、右宮伯，掌侍衞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在前侍之首，行則夾路車左右。中侍，掌御寢之禁；左、右侍，陪中侍之後。左、右前侍，掌御寢南門之左右；左、右後侍，掌寢北門之左右。杜佑曰︰周制︰宮伯，中大夫，屬天官；內史，屬春官，有中大夫、下大夫。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安化公書爵，以別護子深。安化郡，唐之慶州。

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以兄弟齒。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好，呼到翻。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周成王作酒誥，戒毋彝酒，毋敢崇飲。曰︰「以此諫太后。」護旣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記︰天子搢珽。鄭玄曰︰珽，亦笏也。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如椎頭。隋志︰今制，珽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為之。珽，他頂翻。護踣於地。踣，蒲北翻。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衞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史言周主勇決。

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長，知兩翻。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譚、莒，古國名。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崇業、正平皆郡公。按隋書·帝紀，隨州有崇業郡，而志不載。五代志︰絳郡正平縣，舊置正平郡。乃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蔚，紆勿翻。幷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侯，姓也。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護都督中外，故置中外府，其屬有長史、司馬、司錄。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長孫稚著功名於正光、永安之間。

初，護旣殺趙貴等，『章︰十二行本「等」下有「諸將多不自安」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護殺貴等，事見百六十七卷高祖永定元年。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從，才用翻。「主上春秋旣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間，古莧翻。「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邪，音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卒，子恤翻。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

大司馬兼小冢宰、亥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雍，於用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不，讀曰否。憲慮主相嫌隙，相，息亮翻。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符及諸文籍。衞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

護世子訓為蒲州刺中，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自蒲州西南至同州一百三十里，同州西南至長安二百二十五里。傳，張戀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使，疏吏翻。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叱羅，虜複姓。魏收官氏志︰拓跋內入諸姓有叱羅氏。協時在同州。璽，斯氏翻。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

丁巳，大赦，改元。改元建德。

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騎，奇寄翻。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卽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沈，持林翻。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朝，直遙翻；下同。

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緯，謂七緯日月五星之行，失行則為災。候，謂月令七十二候，失節則為災。緯，于貴翻。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

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尉，紆勿翻。柱國竇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衞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後周之制︰三公九命，六官七命。

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後周諸王有侍讀之官。不綱，言人君不能操持大綱，致衆目紊亂。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大雅·烝民之詩。懈，古隘翻。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幾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復，扶又翻。

衞公直，性浮詭貪狠，狠，戶懇翻。意望大冢宰；旣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為後三年衞公直作亂張本。怏，於兩翻。揣，初委翻。長，知兩翻。

**11**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聘於齊。杜佑通典︰周制︰工部中大夫屬冬官，五命；禮部屬春官，中大夫，五命；小禮部，上士也，三命。

**12**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廢略陽公事見百六十七卷高祖永定元年。

**13**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為太子，贇，於倫翻。大赦。

**14**五月，癸卯，王勱卒。勱，音邁。卒，子恤翻。

**15**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珽，他鼎翻。朝，直遙翻。惡，烏路翻。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乞索，求取也。小人求取無厭，致國家多事。索，山客翻。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兵『章︰十二行本「兵」上有「邊境消息」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馬處分，趙令恆與吾輩參論。趙令，謂趙彥深，為尚書令，以其官稱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將，卽亮翻。恆，戶登翻。盲人掌機密以來，祖珽病盲，故詆之。盲事始上卷臨海王光大元年。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朝，直遙翻；下同。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爾，猶言如此也。後珽在內省，齊蓋以門下省為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從，才用翻。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相，息亮翻。

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王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飼，祥吏翻。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

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間，古莧翻。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治，直之翻。士馬精強，鄣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兗州刺史。長，知兩翻。

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好，呼到翻。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語省而事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撾，側瓜翻。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為，于偽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高歡、宇文泰兵爭，泰使韋孝寬守玉壁，歡盡力攻之，不克而歸，遂死。宇文氏於此止立勳州以旌其功。其地在隋絳郡稷山縣。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上，時掌翻。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推，吐雷翻。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諜，達協翻。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珽，屯鼎翻。今人猶謂多口為饒舌。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斛律光，字明月；羨，字豐樂。將，卽亮翻。樂，音洛。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

珽又見帝，請間，間，古莧翻，又音如字。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旣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令，力丁翻。事見上卷三年。封士讓密啓，亦珽等使之也。家藏弩甲，僮奴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使，疏吏翻；下同。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卽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使，疏吏翻。語，牛倨翻。『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

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撲，弼角翻。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齊自文宣以來，每殺諸王大臣，劉桃枝率攘臂為之，故光云然。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罥，古縣翻。拉，盧合翻。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剗，初限翻，削也。於是下詔稱其欲反，幷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恆伽。齊制︰開府同三司，從一品；儀同三司，第二品。恆，戶登翻。伽，求加翻。

祖珽使二千石郞邢祖信簿錄光家。齊制︰二千石郞，掌畿外得失等事。珽於都省問所得物，都省，卽尚書都省。五代志︰後齊制，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明非私藏兵器。矟，色角翻。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棗木堅而密理，可以為杖。珽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郞中何宜為雪！」為，于偽翻。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

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騎，奇寄翻。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使，疏吏翻；下同。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敕使，謂使者奉敕而來；至唐時，率以稱宦者。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酋，慈由翻。

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幸其死也。為，于偽翻。

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數，所角翻。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祖珽，字孝徵。兩目文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孝珩，文襄之子，齊主所忌也。珩，戶庚翻。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見，賢遍翻。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見人輒自羞而顏有怩忸者為弱顏，今人猶有是言。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地形志︰天平初，置潁州，治長社城；武定七年，改鄭州，治潁陰城。周滅齊，改鄭州曰許州，於滎陽置鄭州。子華等皆被黜。被，皮義翻。

珽自是專主機衡，尚書職掌機密，任居銓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後齊制︰尚書郞有中兵、外兵，各分左、右。左外兵掌河南及潼關已東諸州，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已西諸州丁帳及發召征兵等事。騎，奇寄翻。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中要人，宦官之親要者。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16**秋，七月，遣使如周。使，疏吏翻；下同。

**17**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斛律光旣死，則其女廢矣。以任城王湝為右丞相，湝，戶皆翻，又音皆。馮翊王潤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為大司徒。

**18**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相，息亮翻。

**19**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宋以武公名改司空為司城，侯國之卿也。後周倣成周之遺制，必不以諸侯之卿名官，蓋髣髴周官掌固之職。上謂之曰︰「若欲合從圖齊，從，子容翻。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弊邑之利！必須城鎭，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索，山客翻。使臣不敢聞命。」使，疏吏翻。

**20**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胡太后失德久矣，事發則見上卷上年。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元魏以來，昭儀次於皇后，位視大司馬。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21**己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

**22**癸巳，齊主如晉陽。

**23**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24**辛亥，大赦。

**25**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悉免為民。」梁元帝承聖三年，江陵破，士民皆為魏所虜入關。

**26**辛未，周遣小匠師楊勰等來聘。匠師，大司空之屬也。杜佑通典︰周小匠師下大夫，屬冬官，四命。又有上士，三命。勰，音協。

**27**周綏德公陸通卒。綏德縣公也。西魏於綏州上縣置綏德縣。卒，子恤翻。

**28**乙酉，上享太廟。五代志︰陳立七廟，一歲五祠，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惟骨體而已。

**29**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間，古莧翻。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厭，一琰翻。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恍，呼廣翻。惚，音忽。言笑無恆，帝漸畏而惡之。恆，戶登翻。惡，烏路翻。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昭儀，衣，於旣翻。被，皮義翻。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

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30**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橋，羌橋在長安東，以苻、姚諸羌而得名。集長安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以趙公招為大司馬。壬申，周主如斜谷，斜，音耶，又似嗟翻。谷，音欲，又古祿翻。集長安已西都『章︰十二行本「都」上有「諸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督已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宮。

**31**庚寅，周主遊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

**32**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五代志曰︰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南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壝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祭以正月上辛，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

**33**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語大，牛倨翻。『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行，下孟翻。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剃，他計翻。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

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儉無厭。儉，力贍翻。厭，一鹽翻。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藏，徂浪翻。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足屛氣；重，直龍翻。屛，必郢翻。殺生予奪，唯意所欲。

**34**乙巳，周以柱國田弘為大司空。

**35**乙卯，是主享太廟。五代志︰後周思復古之道，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幷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

**36**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厥，九勿翻。梁世祖承聖二年，突厥土門可汗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斤，稱為木杆可汗。褥但旣佗鉢之弟，蓋小可汗也。杆，古按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佗，徒何翻。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繒，慈陵翻。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衣，於旣翻。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人，所部分西北，皆南近中國。

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考異曰︰周書曰︰「后有姿貌，善容止，周帝甚敬焉。」按房玄齡唐高祖實錄云︰「武帝納突厥女，陋而無寵，太穆皇后勸帝強撫慰之。」今從之。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神武郡公，拓跋魏置神武郡於尖山。生女尚幼，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齊、陳及周，三國鼎峙。突厥方強，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帝深納之。此女後適李淵，是為唐高祖竇皇后。

**五年**（癸巳、五七三）

**1**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右僕射。

**2**戊寅，齊以幷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處，昌呂翻。車軛曰衡，持輪者曰軸。車非二者不行，故以為喻。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滋，益也。

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參，朝參也。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瞋，昌眞翻。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呵，虎何翻。叱，昌栗翻。耐，奴代翻。

**3**庚辰，齊遣崔象來聘。

**4**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祀明堂。

**5**乙巳，齊主右皇穆氏為皇后。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北史︰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宋欽道家。欽道之婦妬輕霄，黥其而為「宋」字，姦私而生此女，莫知其姓。后旣以陸令萱為母，穆提婆為外家，號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長，知兩翻。由是不復問輕霄。復，扶又翻。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齊主頗好文學。好，呼到翻。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郞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郞瑯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齊大統中，毀東宮，起修文等殿。撰，士免翻。

**6**甲寅，周太子贇巡省西土。省，悉景翻。

**7**乙卯，齊以北平王堅錄尚書事。按上年秋八月，齊以北平王仁堅錄尚書事，此恐逸「仁」字。丁巳，齊主如晉陽。

**8**壬戌，周遣司會侯莫陳凱等聘於齊。周官司會屬冢宰。鄭玄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後周司會屬天官，中大夫也。會，工外翻。

**9**庚辰，齊主還鄴。

**10**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因巡省而獲白鹿。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11**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鎭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梁武帝置八鎭將軍，東、西、南、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後止施在內。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帥，所類翻。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梁置四中將軍，與八鎭將軍同擬官品第二。然四中班四征之上，八鎭班四征之下，故以量位為重。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吳明徹，秦郡人。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將，卽亮翻；下同。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將，卽亮翻。監，工銜翻。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出歷陽。，巨俱翻。

**12**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太廟。

**13**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于大峴，破之。梁置巴州於巴陵。此大峴在合肥之南，歷陽之北。峴，戶典翻。

**14**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保，南陽王綽為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為太尉，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

**15**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今眞州閘卽其地。涂，讀曰滁。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驍，堅堯翻。文季，靈洗之子也。梁、陳之間程靈洗以勇鳴。

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考之史，比年以來，齊師未嘗失利，蓋爭宜陽、汾北，周、齊更勝迭負，周師雖退，齊師亦疲也。比，毗至翻。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章︰十二行本「來」下有「則世事去矣」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 復，扶又翻。北狄，謂突厥；西寇，謂周。莫若薄賦省傜，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考異曰︰陳書·帝紀云︰「齊遣兵十萬救歷陽。」黃法傳云︰「步騎五萬援歷陽。」蕭摩訶傳云︰ 「尉破胡等帥衆十萬來援。」按源文宗之語，恐無此數。今不取。庚申，黃法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尉，紆勿翻。

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侏，舊音張流切，蓋因書「譸張為幻」，爾雅「譸」作「侜」，遂有此音。按類篇︰侏，音張流切，其義華也。書所謂侜張，其義誕也。以文理求之，皆於此不近，姑闕之以待知者。弟往為秦、涇刺史，齊置秦州於秦郡，涇州於石梁。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將，卽亮翻。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彥深封宜陽王，故稱之。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唐高祖遣李密徇山東，廷臣多諫。帝曰︰「如以蒿箭射蒿中耳。」言不足惜也。乃知此語之來久矣。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章︰十二行本「北」下有「足以固守」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將，卽亮翻。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宓子賤為單父宰，言於魯君，請與二吏俱至邑，使二吏書而掣其肘，書不工，輒怒之。吏不能堪，歸以告魯君。魯君曰︰「是慮我掣其肘耳。」宓賤是以能為單父。後之言「掣肘」者本此。掣，昌列翻。復成速禍，彌不可為。」是役卒如文宗之言。復，扶又翻。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源子恭以幹用稱於熙平、永安之間。

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郞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旣廢矣，齊能久乎！」見，賢遍翻。強，其兩翻。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雩。杜預註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甘雨。鄭玄曰︰雩，吁嗟求雨之祭。札穎達曰︰天之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五代志︰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為圖壇於其上，祈穀實，以顯祖文宣帝配。通鑑言國之將亡，其禮先亡。諸源本出於鮮卑禿髮，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爲鮮卑，未嘗以爲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爲漢兒，率侮詬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通鑑詳書之，又一喞也，因源文宗不敢盡言，倂及其子竊歎之事。

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呂梁在彭城，疑此卽石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守，式又翻。殪，一計翻。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為，于偽翻。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降，戶江翻。飲，於禁翻。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十餘步，陳，讀曰陣。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銑，蘇典翻。鋧，他典翻。類篇曰︰銑鋧，小鑿也。正中其額，應手而仆。中，竹仲翻。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考異曰︰北齊書，破胡敗在五月。今從齊書。長孫洪略戰死。

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騎，奇寄翻。還，至彭城，齊人卽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慮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復，扶又翻。慮潛在壽陽，與王琳不協，事見一百六十八卷世祖天嘉二年。

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槾，謨干翻。五代志︰石梁在江都郡永福縣，齊置涇州於此。五月，己巳，瓦梁城降。以五代志考之，瓦梁城當在江都郡六合縣界。癸酉，陽平郡降。以地形志考之，梁置淮州，治淮陰城，其屬有陽平郡，治陽平城，其地當在淮陰城西。甲戌，徐槾克廬江城。按地形志，梁置廬江郡，治潛縣。潛縣今屬無為軍界，徐槾之師蓋漸西向。歷陽窘蹙乞降，黃法緩之，則又拒守。法帥卒急攻，帥，讀曰率。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禁侵掠，撫勞戍卒，勞，力到翻。與之盟而縱之。

**16**丁丑，周以柱國侯莫陳瓊為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難，乃旦翻。江陵總管陸騰為大司空。瓊，崇之弟也。侯莫陳崇，八柱國之一也。

**17**己卯，齊北高唐郡降。五代志︰同安郡宿松縣，梁置高唐郡。降，戶江翻。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巨俱翻。徙鎭歷陽。晉氏南渡，豫部殲覆，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咸和間，庾亮治蕪湖。咸康問，毛寶治邾城。永和初，趙胤鎭牛渚。二年，謝尚鎭蕪湖，四年，進壽春，九年，鎭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寧康初，桓沖戍姑孰。宋永初中，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泰始中，淮西陷沒，以揚州之淮南、宣城為南豫州，治宣城，蕭齊治姑孰。梁武佳兵，治無定所。侯景之亂，江、淮之地皆歸高齊。陳治宣城，今復歷陽，命徙鎭焉。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五代志︰蘄春郡蘄春縣，舊曰蘄陽，梁改蘄水，後齊改曰齊昌，置齊昌郡。守，式又翻。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東關東、西二城，吳諸葛恪所築也。任，音壬。進克蘄城；五代志︰廬江郡襄安縣，梁曰蘄。蘄，居衣翻，又音其。戊子，又克譙郡城。此地形志合州之南譙郡城也，亦在蘄縣界。秦州城降。自四月辛亥拔秦州水柵，至是三十八日，州城始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二城皆在六合縣界，臨江。降，戶江翻。帝以秦郡，吳明徹之鄕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上，時掌翻。文武羽儀甚盛，鄕人榮之。

**18**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和士開用事，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四年。隳，音揮。紊，扶問翻。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汰，音太。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豎，臣庾翻，童僕未冠者也，又音樹。治，直之翻。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麗，姓，伯律，名。姓苑有麗姓。後齊制︰中書省有舍人、主書各十人。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幷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溺，奴狄翻。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元魏置梁州於大梁城。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出者，自內省出就朝列。金紫光祿大夫，本晉之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後遂於左、右光祿大夫之下又置金紫光祿大夫，而光祿大夫假銀印青綬者，為銀青光祿大夫。後齊制︰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中領軍第三品。君瑜旣解中領軍，有品秩而無職事。君璧還鎭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

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默不對，憫默，憂而不敢言之貌。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言其罪應死也。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比，毗至翻。大是姦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按。檢，察也，搜也，校也，舉也。按，考驗也，亦舉也。長鸞素惡珽，惡，烏路翻。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五代志︰瑯邪郡，舊置北徐州。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閤，見，賢遍翻。推，吐雷翻。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

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段韶歷事高氏，五世著忠孝，戰功為多。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顏色揚揚，以為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旣而與韓長鸞共搆祖珽，逐而代之。

**19**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考異曰︰北齊書︰「長恭與周戰於邙山。後主謂曰︰『入陳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按邙山之戰在河清三年，後主時年九歲，尚未卽位，何得有此問！且稱「家事」亦何足致忌！今不取。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作此舞，以郊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儉，邙山之捷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五年。攻定陽見上卷太建三年。陳，讀曰陣。儉，力贍翻。其所親尉相願尉，紆勿翻。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朝，直遙翻。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卽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俯身而問，膝前於席，故曰前膝。相願曰︰「王前旣有功，今復告捷，復，扶又翻。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屬，之欲翻。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復，扶又翻。將，息亮翻。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酖殺之。療，力弔翻。使，疏吏翻。

**20**六月，『章︰十二行本「月」 下有「庚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水經註︰江水逕魯山南，左得湖口水，又東合灄口水，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柱于江。灄，書涉翻。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按地形志及五代志，皆云合州治合肥。合肥前已降黃法，今任忠又克合州外城，何也？ 當考。庚戌，淮陽、沭陽郡皆棄城走。五代志︰梁置淮陽郡於下邳郡之淮陽縣，又置潼陽郡於東海郡之沭陽縣，東魏改曰沭陽郡。沭，食聿翻。

**21**壬子，周皇孫衍生。

**22**齊主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史言齊主淫刑以逞。從，才用翻。以高阿那肱為司徒。

**23**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按齊逕州治石梁，是年四月，徐槾已克石梁城。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梁置鎭兵、翊師、宣惠、宣毅四將軍，代舊四中郞將，蓋皆有長史、司馬。湛，姓；陀，名。後漢有大司農湛重。五代志︰廬江郡淠水縣，弋陽郡定城縣、殷城縣，皆有梁所置新蔡郡。又，固始縣有後齊所置新蔡郡，未知孰是。湛，徒減翻。陀，徒何翻。

**24**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周。

**25**癸亥，黃法克合州。以此觀之，則前請降者，合肥戍卒也。，巨俱翻。吳明徹進攻仁州，地形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蓋在山陽縣界。甲子，克之。

**26**治明堂。五代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治，直之翻。

**27**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出自巴水、蘄水之間也。將，卽亮翻。蘄，音機，又音祁。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炅。西陽郡在黃岡縣界。炅，枯迥翻，又古惠翻。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羸，倫為翻。帥，讀曰率。間，古莧翻。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峽口，峽石口也。夾岸築兩城以扼淮流。吳明徹以功進律，自從二品升第二品。周炅克巴州。後齊置巴州於黃岡。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絳城蓋虹縣城，音同而字異耳。五代志︰彭城郡穀陽縣，後齊置穀陽郡。

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二城皆在壽陽城中。相國城，劉裕伐長安所築，故名。金城，壽陽中城也。自晉以來，率謂中城為金城。

八月，乙未，山陽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壬寅，盱眙城降。盱眙縣亦屬江都，舊置盱眙郡。盱眙，音吁怡。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陳制︰戎昭將軍，品第八，秩六百石。海安城，在海陵縣東，今為海安鎭。青州東海城降。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今朐山縣。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平固縣，沈約志︰屬南康郡，吳立，曰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五代志︰同安郡，梁置晉州，因晉熙以為名。九月，甲子，陽平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安宜縣，梁置陽平郡。王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塗地，後齊置馬頭郡。甲戌，齊安城降。五代志︰永安郡黃岡縣，後齊置齊安郡。丙子，左衞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此廣陵非江都之廣陵。按魏太和中，蠻帥田益宗納土於魏，魏為立東豫州，治廣陵城。五代志︰汝南郡新息縣，魏置東豫州。則此廣陵乃新息之廣陵也。又，梁武帝置楚州於汝南郡之城陽縣，治楚城，卽楚子城也。水經︰淮水先過城陽縣而後過新息縣，則知廣陵城與楚子城相近。

**28**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為楊堅由后父而篡周張本。

太子好昵近小人，好，呼到翻。昵，尼質翻。近，其靳翻。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屬，之欲翻。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少，詩照翻。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就，從也；將，行也；從事於學，將以行之也。鄭玄曰︰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儉容曰︰「卿世載鯁直，鯁，古杏翻。毛晃曰︰鯁，魚骨，又骨不下咽。世謂謇諤者為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咈咽也。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復，扶又翻。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運，迥之弟子也。尉，紆勿翻。

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相，息亮翻。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由赤縣丞擢京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29**癸未，沈君理卒。卒，子恤翻。

**30**壬辰晦，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地形志，譙州下蔡郡有黃城縣。按東魏置譙州於渦陽，則黃城亦其屬縣也。蓋下蔡在淮北，而黃城在壽陽西。水經註︰柴水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二城，西卽黃城也。柴水東北入于淮，謂之淮口。甲『章︰十二行本「甲」上有「冬十月」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午，郭默城降。晉氏不競，劉、石強盛；郭默轉徙而南，築城以自保，故有其名。

**31**己亥，以特進領國祭酒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

**32**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惡，烏路翻。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度，徒洛翻。後齊六尚書，度支其一也，統度支、倉部、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凡度支事，雕以奏聞。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數，所角翻。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章︰十二行本「目」下有「陰謀陷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

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封隆之，高氏起兵，佐命之臣。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相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

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被，皮義翻。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使，疏吏翻。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幷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從，才用翻。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幷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郞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下，戶嫁翻。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33**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按水經註︰肥水過壽陽城而入淮。然引流入城，交絡城中，吳明徹堰之以灌成，其勢順易。城中多病腫泄，泄，私列翻。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瑯邪皮景和等救壽陽，「瑯邪」之下，疑脫「王」字。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淮口蓋卽潁口。景和之師自潁上出至淮而屯，因謂之淮口。敕使屢促之。使，疏吏翻；下同。然始渡淮，然，如此也。如此始渡淮也。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將，卽亮翻；下同。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冑，擐，音宦。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騊餘送建康。可朱渾，虜三字姓。騊，徒刀翻。駼，同都翻。景和北遁，盡數其駝馬輜重。重，直用翻。

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強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識，職吏翻。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之請命將，卽亮翻。被，皮義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為，于偽翻。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使，疏吏翻。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

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南、北兵爭，壽陽本屬江南，故云然。史言齊之君臣以樂慆憂。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龜茲，音丘慈，唐人又讀為屈隹。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樂，音洛。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嬖，卑義翻，又匹計翻。和，戶臥翻。帝卽大喜，酣飲鼓舞，酣，戶甘翻。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懼陳兵之來，眞欲畫河自保。

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地形志︰揚州淮南郡壽春縣，故楚有蒼陵城。水經註︰淮水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蒼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丙辰，詔以壽陽復為豫州，復宋、齊之舊也。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騎，奇寄翻。陳依梁制，謁者僕射，秩千石。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將，卽亮翻。屬，之欲翻。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法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巨俱翻。

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有淮陰郡。降，戶江翻。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陳制︰威虜將軍，品第八，秩六百石。此劉桃枝自是陳將，非齊之劉桃枝。五代志︰東海郡有朐山縣。朐，音劬。辛巳，樊毅克濟陰城。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故曰睢陵，置濟陰郡。濟，子禮翻。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濟」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別京口之南徐。以五代史考之，齊之南徐州，本置於下邳郡宿豫縣。詳又註於考異之下。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鎭其地。考異曰︰陳書·帝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州。按北齊書祖珽傳︰「珽保全北徐州城不陷。」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實乃北齊之南徐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瑯邪郡。宋泰始初，瑯邪沒魏，莊帝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瑯邪。時齊以祖珽為北徐州，鎭瑯邪。魏收地形志︰太和中，立北徐州於宿豫。蕭衍置北徐州於鍾離。南、北兵爭，疆埸之間，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北徐州為齊南徐州也。

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按五代志，齊置北徐州於瑯邪。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爾雅︰四達謂之衢。珽，他鼎翻。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旣而復結陳向城，復，扶又翻。陳，讀曰陣。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射，食亦翻。反者先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

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梁制︰將軍府有功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驃，四妙翻。騎，奇寄翻。瑒，雉杏翻，又音暢。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典，司也，午屬馬；故謂司馬為典午。徐廣事見一百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當塗高」者，魏也。司馬孚事見七十九卷晉世祖泰始元年。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左傳︰吳破楚，入郢，申包胥赴秦請救，以秦師破吳而復楚。終遘萇弘之眚，周靈王卽位，諸侯不朝。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諸侯之不來者，欲依怪物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晉人殺萇弘。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按魏元帝景元元年，司馬昭弒高貴鄕公，倂收王經。其吏向雄，抱經哭於東市，昭赦雄。許田橫之葬。漢高帝葬田橫，事見十一卷五年。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魏高貴鄕公甘露三年，司馬昭破壽春，諸葛誕麾下不降而死，事見七十七卷。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卽田橫事。陵為之啓上。為，于偽翻。十二月，壬辰朔，幷熊曇朗等首皆還其親屬。熊曇朗誅，見一百六十八卷世祖天嘉元年。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間道奔齊，義故，故舊以義結者。瘞，於計翻。間，古莧翻。別議琳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柩，音舊。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自秦、漢以來，天子葬用轀輬車。轀，音溫。輬，音涼。

**34**癸巳，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敎先後，坐，徂臥翻。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35**乙未，譙城降。五代志︰譙郡山桑縣，梁置渦州，東魏改曰譙州。降，戶江翻。

**36**乙巳，立皇子叔明為宜都王，叔獻為河東王。

**37**壬午，任忠克霍州。五代志︰廬江郡霍山縣，梁置霍州。任，音壬。

詔徵安州刺史周炅入朝。按五代志︰西魏置安州於安陸，梁、陳無安州。隋書周法尚傳︰炅為定州刺史，或者「安」字其「定」字之誤歟？朝，直遙翻。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定州，梁置，治蒙蘢城。水經註︰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蒙蘢城南，梁定州治。五代志︰永安郡麻城縣，陳置定州。詔仍舊任。及炅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鎭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應之。詔以炅為江北道大都督，總衆軍以討龍升，斬之。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

**38**是歲，突厥求婚於齊。

**六年**（甲午、五七四）

**1**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為王。

**2**己巳，周主享太廟；乙亥，耕藉田。藉，秦昔翻。

**3**壬子，『章︰十二行本「子」作「午」；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上享太廟。

**4**甲申，廣陵金城降。去年九月，樊毅克廣陵楚子城，其金城至是始降。降，戶江翻。

**5**二月，壬午『章︰孔本「午」作「辰」；張校同。』朔，日有食之。

**6**乙未，齊主還鄴。去年十月如晉陽，至是始還。

**7**乙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為王。

**8**辛亥，上耕藉田。梁初，依宋、齊，以正月用事。天監十二年，武帝以為啓蟄而耕，書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陳因而不改。藉，而亦翻。

**9**齊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鎭人心。驍，堅堯翻。齊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斫骨，虜複姓。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光弁不禮於思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五代志︰太原郡汾陽縣，舊曰陽曲。自號大丞相。武衞將軍趙海在晉陽，『章︰十二行本「陽」下有「掌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蒼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等馳之晉陽，之，往也。辛丑，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

先是，有人告思好謀反，降，戶江翻。先，悉薦翻。韓長鸞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旣誅，告者弟伏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為通。通鑑言齊嬖倖壅蔽之禍。為，于偽翻。

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為錄尚書事。

**10**乙卯，周主如雲陽宮。

**11**丙辰，周大赦。

**12**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叱奴，虜複姓。三月，辛酉，周主還長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陸德明曰︰廬倚東牆而為之，故曰「倚廬」。考異曰︰隋書張衡傳云︰「武帝居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櫬切諫。」按帝居喪有禮，疑衡自敍之妄。朝夕進一溢米。鄭玄曰︰二十兩為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溢，音逸。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總釐庶政。釐，治也。

衞王直譖齊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與齊王異生，異生，謂異母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袒者，肉袒；括者，結也。杜預曰︰以麻約髮。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

**13**夏，四月，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弔於周，薛孤，虜複姓。且會葬。

初，齊世祖為胡后造珠裙袴，為，于偽翻；下同。所費不可勝計；勝，音升。為火所焚。至是，齊主復為穆后營之。復，扶又翻。使商胡齎錦綵三萬，與弔使偕往市珠。使，疏吏翻。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

**14**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寢苫居廬。朝，直遙翻。衰，七回翻。苫，息廉翻。以申罔極。詩︰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旣葬而除。」除服也。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卒，子恤翻。五服之內，亦令依禮。五服者，斬衰三年服，齊衰期年服，大功九月服，小功五月服，緦麻三月服。

**15**庚午，齊大赦。

**16**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備之。西兗州治定陶。

**17**丙子，周禁佛、道二敎，經、像悉毀，經，謂二敎之書。像，謂佛像、天尊像。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幷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18**六月，壬辰，周弘正卒。卒，子恤翻。

**19**壬子，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布泉並行。行布泉見一百六十八卷世祖天嘉元年。更，工衡翻。

**20**戊午，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敎。觀，古玩翻。

**21**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左傳︰宋平公曰︰「司武而梏于朝。」杜預註︰司武，司馬。周建六官，已有大司馬，司武蓋其屬也。尉，紆勿翻。與薛公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長，知兩翻。

初，帝取衞王直第為東宮，建德元年，立太子，始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如意者；末取廢陟屺寺，欲居之。陟屺寺，取望母為名，直意欲以同母感動周主。齊王憲謂直曰︰「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屺，墟里翻。褊，補辨翻。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子孫！」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衆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肅章，宮門名。唐長安太極宮，太極殿後，兩儀殿前，中為朱明門，東則虔化門，西則肅章門，蓋周遺制。帥，讀曰率。長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久不得入，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黨得進，取宮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帥，讀曰率；下同。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欲就梁。騎，奇寄翻。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為大將軍，賜賚其甚厚。

丙申，周主復如雲陽。復，扶又翻。

**22**癸丑，齊主如晉陽。甲辰寅，齊以高勱為尚書右僕射。勱，音邁。

**23**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

**24**冬，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愷來聘。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又改禮部禮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杜佑曰︰周制︰禮部中大夫，屬春官。愷，柔之子也。盧柔仕魏為中書監。

**25**甲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還長安。

**26**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奐為吏部尚書。瑒，沖之子也。瑒，雉杏翻，又音暢。度，徒洛翻。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攻戰敍其功，降附敍其賞。降，戶江翻。奐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屢諷有司，求為三公。奐曰︰「袞章之職，本以德舉，三公一命。袞，命服，身之章也。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言世祖之子當先為公。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

**27**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為殘虐，此定州治中山。喜，許旣翻。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飼，祥吏翻。號，戶刀翻。綽怒，以兒血塗婦人，縱狗使食之。常云︰「我學文宣伯之為人。」齊主聞之，鎭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樂，音洛；下同。對曰︰「多聚蠍於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蠍，許竭翻，螫人蟲，渡淮以北卽有之。通俗文︰長尾曰蠆，短尾曰蠍。索，山客翻。比，必寐翻，及也。浴斛，浴器也。裸，郞果翻，赤體也。號，戶刀翻。噱，其虐翻。嗢噱，笑不止。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樂，音洛。由是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疾之，是歲，出為齊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帝不忍明誅，使寵胡何猥薩與之手搏，搤而殺之。薩，桑割翻。搤，於革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 陳紀六起旃蒙協洽（乙未），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二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乙未、五七五）

**1**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2**癸酉，周主如同州。

**3**乙亥，左衞將軍樊毅克潼州。五代志︰下邳郡夏丘縣，梁、後齊置潼州，治取慮城。潼，音童。

**4**齊主還鄴。去年二月，齊主如晉陽討思好，尋已還鄴。八月，復如晉陽，今還。

**5**辛巳，上祀北郊。陳制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間歲者，一歲祀南郊，一歲祀北郊也。

**6**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7**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地形志，下邳郡有柵淵縣，武定八年分宿豫置。柵，楚格翻。

**8**齊主言語澀吶，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澀，色立翻，不滑順也。吶，女劣翻，聲不出也。趙文子其言吶吶不能出諸口。喜，許旣翻。朝，直遙翻。昵，尼質翻。性懦，不堪人視，所謂弱顏也。懦，乃臥翻，又奴亂翻。雖三公、令、錄奏事，令，尚書令。錄，錄尚書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齊主之父，廟號世祖。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弊。朝衣，於旣翻。盛脩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好，呼到翻；下同。數，所角翻。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晉陽宮也。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脩德。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五代志︰帝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宦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無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和，戶臥翻。於華林園鄴都有華林園。華，如字。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衣服穿弊如懸鶉者為藍縷。衣，於旣翻；下人衣同。樂，盧各翻。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鬬。寫築者，寫諸城之形而築以象之。黑衣者，象周之戎衣。內參者，諸閹宦也。帥，讀曰率。

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朝，直遙翻。顒，魚容翻。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魏、齊官制，凡祿各以品秩為差。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為一秩。從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為一秩。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為一秩。從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為一秩。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為一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為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為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為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為一秩。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為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為一秩。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為一秩。從八品三十二匹，八匹為一秩。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從九品二十四匹，六匹為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諸嬖倖朝夕娛侍左右，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一戲之費，動踰巨萬。旣而府藏空竭，藏，徂浪翻。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守，音狩。賈，音古。競為貪縱，『章︰十二行本「縱」下有「賦繁役重」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民不聊生。史極言齊氏政亂，以啓敵國兼幷之心，又一年而齊亡。有天下者，可不以為鑒乎！書名通鑑，豈茍然哉！

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鎭益儲偫，加戍卒；偫，直里翻。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好，呼到翻。懈，古隘翻。間，古莧翻；下間隙、乘間同。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

韋孝寬上疏陳三策︰上，時掌翻。

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周主保定初再伐齊，攻幷州，圍洛陽，趣懸瓠，出軹關，皆無功，事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四年、五年。爭宜陽、爭汾北事見一百七十卷太建元年至三年。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曰「破亡餘燼」者，言陳氏承梁元帝江陵破亡之後，收合餘燼，再立國於江南。燼，徐刃翻；火餘燭餘曰燼。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事見上卷五年、六年。喪，息浪翻。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舋，不可失也。左傳︰鬬伯比曰︰「讎有釁，不可失也。」舋，與釁同。宇文、高氏，世為讎敵。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周師若自軹關出險趨鄴，前無阻隘，可以方軌橫行。兼與陳氏共為掎角，欲約陳共攻之。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其前。掎者，掎其後。掎，居綺翻。幷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魏永安中，置廣州於魯陽。魏分東、西廣州，西屬三鵶谷，在魯陽界。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周都長安，以褒、漢、荊、襄為山南。驍，堅堯翻；下同。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幷、晉之路。稽胡，南匈奴之餘種，散在河東、西河郡界，阻山而居，在長安北。復，扶又翻。幷，卑經翻。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關、河之外，指齊境而言，欲募其土人以為鄕導。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趨，七喻翻。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萬春，地名。新唐志︰武德五年，析龍門置萬春縣。蓋以舊地名名縣也。三鵶以北，萬春以南，韋孝寬袤指周東、北之境，舉兩端而言。廣事屯田，預為貯積，貯，直呂翻。募其驍悍，立為部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謂齊人與陳人為敵也。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埸，音亦。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復，扶又翻。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彼有奔命之勞，左傳︰申公巫臣遺楚令尹子重、司馬子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於是導吳伐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闔，戶臘翻。勝，立升。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間，古莧翻。

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敎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此言十載，以敎訓言之也。句，音鉤。踐，慈演翻。載，作亥翻。武王取紂，猶煩再舉。史記︰武王三年喪畢，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三年，紂淫暴日甚。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復伐紂，滅之。今若更存遵養，詩周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云︰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晦昧之君以老其惡。自是說者悉祖其義，故云然。且復相時，左傳︰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復，扶又翻。相，息亮翻。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幷也。」好，呼到翻。通商惠工，左傳語。自古以來，謀臣智士，陳三策者，其上策率非常人所能行，中策亦必度其才足以行之，然後能聽而用之。通鑑蓋謂于翼、韋孝寬所見略同也。

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伊婁，虜複姓。拓跋欴興於代北也，獻帝以其次弟為伊婁氏。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從，七容翻。沈，持林翻。倡，音昌。糵，魚列翻。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事見上卷四年。將，卽亮翻。上下離心，道路以目。道路以自，本周語，言道路以目相視而不敢言。此易取也。」易，以豉翻。帝大笑。喜其所見與己同。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衞聘於齊以觀釁。為周滅齊張本。考異曰︰謙傳作「拓跋偉」，今從周書·帝紀。余按︰伊婁與拓跋同所自出而各為氏，則伊婁謙本傳作「拓跋」不為無據。

**9**丙寅，周主還長安。自同州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0**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

**11**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獻之，監，工銜翻。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上，時掌翻。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12**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書右僕射。

**13**六月，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為左僕射。瑒，雉杏翻，又音暢。

**14**甲戌，齊主如晉陽。

**15**秋，七月，丙戌，周主如雲陽宮。

太將軍楊堅姿相奇偉。堅為人龍顏，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嚴重。相，息亮翻；下同。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畿伯，周置，屬大司徒。杜佑曰︰周地官之屬，每方畿伯，中大夫也；每縣小畿伯，則下大夫。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曙星，向曉之星，其光閃爍。曙，常恕翻。王，于況翻。願忍誅殺。」蓋以其姿相殺氣重也。後堅之篡，內夷宇文，外翦尉遲迥、檀讓、王謙，死者不可勝數。人固有相乎？

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堅父忠，從周太祖屢有戰功，賜姓普六茹氏。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鎭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言不以實曰詭。將，卽亮翻。

丁卯，周主還長安。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先，悉薦翻。又遣納言盧韞周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乘馹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馹，人質翻，驛傳也。周置安州於安陸。餘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

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難，乃旦翻。越王盛、周『嚴︰「周」改「同」。』昌公侯莫陳崇、『嚴︰「崇」改「瓊」。』侯莫陳崇已死於保定三年，此又一侯莫陳崇也。不則「崇」字誤。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帥，讀曰率；下同。趨，七喻翻。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迥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將，卽亮翻。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太行道在河陽北，守之，欲以斷幷、冀、殷、定之兵。行，戶剛翻。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自河陰北渡河為河陽。周主將攻河陽、洛陽，守之以斷其相往來。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蓋令于翼自安州出陳、汝。自齊王憲以下皆指授諸將所出之道。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王盟、達奚武皆周初功臣。

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㢸曰︰㢸，音弼。『鄒︰㢸，玉篇︰古文弼字。』「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鎭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汾曲，汾水之曲也。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易，以豉翻。民部中大夫天水趙煚曰︰民部，蓋屬大司徒。煚，俱永翻。「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此卽出蒲、晉抵晉陽路。其後周主再舉，卒出於此。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遂伯，蓋髣髴周官遂師之職。杜佑曰︰周地官之屬有左、右遂伯，中大夫也。小遂伯則下大夫，每鄕一人。「我強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治，直吏翻。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先帝，謂宇文泰。彼旣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汾、潞，謂汾川、潞川。鮑宏欲出師以攻平陽、上黨也。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不虞，謂不備也。虞，慮也，度也，測也，三者所及則為備。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周主蓋欲淺攻以觀釁，觀其再舉所以告羣臣者可知。宏，泉之弟也。鮑泉事梁元帝，江陵破，宏入關。

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楊素父敷死，事見一百七十卷太建三年。帥，讀曰率。

**16**八月，癸卯，周遣使來聘。

**17**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武濟，城名。周武王伐紂，由此濟河，故以名城。進圍洛口，洛水入河之口，於此置城。拔東、西二城，縱火焚浮橋，橋絕。齊永穚大都督太守傅伏，自永穚夜入中潬城。周人旣克南城，圍中潬，二旬不下。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潬是也。永橋地近三城。按懷縣有永橋鎭。懷縣，隋、唐為懷州武德縣。宋白曰︰隋大業十一年，移脩武縣於永橋，卽今武陟縣。潬，徒旱翻。水中沙曰潬。地形志︰朔州有太安郡。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

九月，齊右丞『章︰十二行本「丞」下有「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考異曰︰北齊書云「閏月，己丑。」按是月癸丑朔，無己丑，又下有庚辰。蓋誤也。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還，音旋，又如字。水軍焚其舟艦。河水迅急，泝流西歸，追兵且至，故焚其舟艦，由陸道退還。艦，戶黯翻。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

齊主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降者，迎降；拔者，以兵力攻拔。降，戶江翻；下同。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鄒︰尋，用也。左傳僖五年︰「將尋師焉。」又曰，繼也，俄也。』

戊寅，周主還長安。

**18**庚辰，齊以趙彥深為司徒，斛阿列羅為司空。斛阿列，虜三字姓。

**19**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彭城；壬辰，敗齊兵數萬於呂梁。敗，補邁翻。

**20**甲午，周主如同州。

**21**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為新蔡王，叔文為晉照王。

**22**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23**壬戌，以王瑒為尚書左僕射，瑒，雉杏翻，又音暢。太子詹事吳郡陸繕為右僕射。

**25**庚午，周主還長安。

**八年**（丙申、五七六）

**1**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涑川；杜預曰︰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入河。涑，音速。甲午，復還同州。

**2**甲寅，齊大赦。

**3**乙卯，齊主還鄴。去年六月如晉陽，今還。

**4**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王軌、建德四年，改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仰，如字，又五亮翻。

**5**齊括雜戶『章︰十二行本「戶」下有「女」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未嫁者悉集，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為「隸戶」。魏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役。周平齊，乃悉放諸雜戶為百姓。有隱匿者，家長坐死。長，知兩翻。

**6**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

**7**三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乙卯，復如同州。

**8**己未，上享太廟。

**9**尚書左僕射王瑒卒。考異曰︰陳書︰「庚寅，瑒卒。」按長曆，是月己酉朔，無庚寅，陳書誤。

**10**五月，壬辰，周主還長安。

**11**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2**辛亥，周主享太廟。

**13**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按五代志︰梁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戶、都官、五兵等六尚書；陳因梁制。此蓋左戶也，「部」字衍。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晉惠帝爲太子，潘岳、陸機皆爲東宮官。而無園、綺之實，園公、綺里季羽翼漢太子盈，高帝遂不易太子。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少，詩沼翻。豈藉於總！如臣所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為太子詹事。」謂回避父諱，不宜居是官也。奐曰︰「未朝范曄，朝，直遙翻。卽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為詹事。卒，子恤翻。總，斅之曾孫也。江斅，湛之子，齊朝以風流冠冕一時。斅，音效。

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為左僕射。帝欲以孔奐代繕，詔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為右僕射。更，工衡翻。守，音狩。

頃之，總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亟，去吏翻。上怒，免總官。

**14**周利州刺史紀王康，五代志︰義城郡，古晉壽也，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驕矜無度，繕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殺融。丙辰，賜康死。

**15**丁巳，周主如雲陽。

**16**庚申，齊宜陽王趙彥深卒。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趙彥深事齊神武，已掌機密，至後主，歷事六君。朝，直遙翻。以溫謹著稱。旣卒，朝貴典機密者，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嬖倖也。卒，子恤翻。朝，直遙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孝卿，羌舉之子，斛律羌舉見一百五十七卷梁武帝大同三年。比於餘人，差不貪穢。

**17**秋，八月，乙卯，周主還長安。

**18**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伏俟城，吐谷渾國都也，其地卽漢西海允谷鹽池，在青海西。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還，音旋，又如字；下軍還同。

宮尹鄭譯、王端等周置太子宮尹，蓋卽詹事之職。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被，皮義翻；下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昵，尼質翻。譯，儼之兄孫也。亂魏朝，使靈太后不得良死者，鄭儼也。

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耆酒，耆，讀曰嗜。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捶，止橤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邪，音耶。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上，時掌翻。

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賀若，虜複姓。北史云︰北人謂忠貞為賀若，魏孝文帝以其先祖有忠貞之節，遂以賀若為氏。若，人者翻。荷，下可翻，又如字。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坐，徂臥翻。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恆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恆，戶登翻。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太子居東宮，東方主春，故亦曰春宮。未聞有過。」旣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對揚，本於傅說、召虎。對，答也；揚，稱也；後人遂以面對敷奏為對揚。何得乃爾反覆？」爾，如此也。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易，以豉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否，音鄙。何得遂至昌言！」昌，顯也。昌言，顯言也。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

後軌因內宴內宴，宴於宮中也。上壽，上，時掌翻。捋帝須曰︰捋，郞括翻。須，與鬚同。「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先，悉薦翻。比，毗至翻。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語，牛倨翻。誑，居況翻。孝伯再拜曰︰「父『章︰十二行本「父」上有「臣聞」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孝伯此言，亦不可謂之不忠切也。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

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不從容而言之為驟言。相，息亮翻。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

帝深以軌等言為然，為太子得位殺軌等張本。但漢王贊次長，長，知兩翻。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史言周武帝明於知子而不廢太子之由。

**19**丁卯，以司空吳明徹為南兗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為東廣州，陳復曰南兗。

**20**齊主如晉陽。營邯鄲宮。此二事也。旣如晉陽，又營宮於邯鄲，以趙故都也。其地在隋、唐臨洺縣。邯鄲，音寒丹。

**21**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為淮南王。

**22**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疢，屬，之欲翻。疢，丑刃翻；丁度曰︰熱病也。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朝，直遙翻。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謂去年河陰之役。漢婁敬曰︰「今與人鬬，不扼其吭而拊其背，未能全勝。」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高歡起兵晉州，事始見一百五十四卷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鎭攝要重，攝，總持也。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記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諸將多不願行。將，卽亮翻。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沮，在呂翻。

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將，卽亮翻。以越王盛、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廣化郡公。五代志︰河池縣，後魏曰廣化，置廣化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

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偫有備，先，悉薦翻。偫，直里翻。百姓安業，疆埸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埸，音亦。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惡，烏路翻。由是公私煩擾。

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汾曲，汾水之曲，在平陽南。水經︰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是汾曲也。遣齊王憲將兵『章︰十二行本「兵」字作「精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二萬守雀鼠谷，水經︰汾水南過冠爵津，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又在今之地險也。將，卽亮翻。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千里徑亦當在平陽北，要路之一也。杜佑曰︰汾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騎，奇寄翻；下同。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統軍川，地闕。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齊子嶺在邵郡東。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鎭，焉氏，讀曰燕支。燕，平聲。此焉氏縣公也。地形志︰涼州番和郡有燕支縣，因燕支山以名縣，隋倂入番和縣。水經註︰敎水出垣縣北敎山，其水南歷鼓鍾上峽，又南流歷鼓鍾川；西南有冶官，世人謂之鼓鍾城。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卽是山也。垣縣，後魏於此置邵郡。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此涼城郡公也。後魏立涼城郡於漢沃陽縣鹽澤北七里，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郡取名也。按後魏自六鎭反亂，此地皆棄之不能有，後周特取郡名以封爵耳。漢、魏以後，五等之封，皆無實土，其來久矣。蒲津關在蒲坂，因津濟處以立關。漢書︰武帝元封六年，立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水經︰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俗謂之華谷。卽齊將斛律光取周汾北以進築者也。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汾水關當在霍邑縣，南臨汾縣北。自此以上，凡言守者，皆以斷齊援兵之路，獨守蒲津關者為後繼。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雀鼠谷、汾水關。

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監，工銜翻。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尉，紆勿翻。『章︰十二行本「守」下有「相貴，相願之兄也」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甲子，齊集兵晉祠。地形志︰晉陽有晉王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帥，讀曰率；下同。趣，七喻翻。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窘，巨隕翻。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降，戶江翻。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將，卽亮翻。槊，色角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

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考異曰︰馮淑妃傳云︰「獵於三堆。」今從高阿那肱傳。余按宋白續通典，嵐州靜樂縣，本三堆也；天池亦在縣界。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樂，音洛。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使，疏吏翻。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按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甲子，卽集兵，庚午，自晉陽帥兵趣晉州。壬申，晉州陷時，齊主方獵於天池，馮淑妃請更殺一圍。審如是，則晉州陷之日，齊主猶在天池。天池，今在憲州靜樂縣，至晉陽一百七十餘里，自晉陽南至晉州又五百有餘里。齊主旣以庚午違晉陽而南，無緣復北至天池。竊謂獵祁連池與獵天池，共是一事，北人謂天為祁連，故天池亦謂之祁連池。通鑑稡集諸書成一家言，自癸亥排日書至庚午發晉陽，是據北齊紀；書高阿那肱不急奏邊報，是據阿那肱傳；書請更殺一圍，是據馮淑妃傳；合三者而書之，不能不相牴牾。又，馮淑妃傳以為獵於三堆，三堆在肆州永安郡平寇縣界，亦在晉陽北。

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二城皆在晉州北。洪洞城在楊縣，取城北洪洞嶺名之。永安，古彘縣地，隋改曰霍邑。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永昌郡公。五代志︰巴東郡大昌縣，後周置永昌郡。雞栖原在永安北。伐柏為菴以立營。菴，烏含翻。漢皇甫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椿，廣之弟也。

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壬申，晉州陷，癸酉，齊軍已向千里徑，則知晉州陷不與獵天池同日，明矣。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上，時掌翻。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復，扶又翻。與齊對陳，至夜不戰。陳，讀曰陣。會周主召憲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憲引兵夜去。齊入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將，卽亮翻。

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鎭之。

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易，以豉翻。今主暗臣愚，士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紘『章︰十二行本「紘」作「韶」；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曰︰時因行軍，倣漢制置軍正之官，不常置也。「齊失紀綱，於茲累世。世祖嗣位，齊政不綱，今再世矣。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取亂侮亡，商仲虺之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宇文貴本朔方人，徙京兆，仕周為大司馬，非周之族也。

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將，卽亮翻；下同。騎，奇寄翻。驍，堅堯翻。齊師乃退。憲引軍渡汾，追及周主於玉壁。

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樓，城上敵樓。堞，城短垣。堞，徒協翻。所存之城，尋仞而已。六尺為尋，七尺為仞。或短兵相接，槍槊為短兵。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忼慨自若，忼，苦朗翻。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呼，火故翻。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少，詩沼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鄒︰粧，字彙補︰側羊切，音庄。粉飾。』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塞，悉則翻。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舊橋近城，別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

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帥，讀曰率。縱之使還，使齊師知周師將復至而懼，亦以堅晉州守者之心。降，戶江翻。丁酉，周主發長安；還長安僅三日，復出師，明引歸者，欲使齊師疲於攻平陽而後取之。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高顯蓋近涑川。遣齊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憲」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

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陳，讀曰陣。先，悉薦翻。塹，七豔翻。屬，之欲翻。喬山當在平陽城西。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易，以豉翻。請破之而後食。」左傳︰齊、晉戰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帥，所類翻。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

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邪，音耶。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復，扶又翻。昔攻玉壁，援軍來卽退。攻玉壁，事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高歡諡神武皇帝。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地形志︰晉州平陽縣有高梁城。水經註︰汾水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晉文公害懷公於此。汾水又南過平陽縣東。新唐志︰晉州臨汾縣東北十里有高梁堰。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剌取，擲著汾水中耳！」一撮，言其少也。撮，倉括翻。剌，七亦翻。著，直略翻。不知兵勢而輕敵大言，未有不敗者也。齊王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

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騎，奇寄翻。少，詩沼翻。怖，普故翻，惶懼也。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卽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下同。武衞張常山自後至，武衞，屬左、右武衞將軍。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將，領也，與也，偕也，攜也，挾也。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齊人所棄，皆為稽胡所取，後周人由此討稽胡。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延宗在亂能整，未易才也。惜大廈將顚，非一木所支耳。

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施粉添粧，臨鏡以自玩也。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復，扶又翻。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褘翟等。五代志︰梁制︰皇后謁廟，服袿䙱大衣，蓋嫁服也，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齊制︰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褕狄，小宴以闕狄，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綠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周制︰皇后翟衣六︰祀郊禖、朝享，則翬衣，素質，五色；祭陰社、朝命婦，則衣，青質，五色；祭羣小祀、受獻璽，則鷩衣，赤色；采桑，則鴇衣，黃色；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敎，則鵫衣，白色；食命婦、歸寧，則衣，玄色。隋制︰皇后褘衣，深青，織成為之，為翬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先，悉薦翻。褘，許韋翻。袿，涓畦翻。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具下垂者。䙱，朱欲翻。縹，匹小翻。褕，音遙。展，與襢同，陟戰翻。沈，將輦翻。緄，古本翻。，與褕同音。鷩，必列翻，亦雉也。鴇，補抱翻。鵫，敕角翻，雉名。，直質翻。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為按轡，為，于偽翻。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史言齊師之敗，皆由馮小憐以婦人從軍，國之禍也。齊主旣敗，而寵其所嬖以速亡。著，職略翻。

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史敍後周君臣相與之情。須，與鬚同。幾，居依翻。為，于偽翻；上主為、下善為同。

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將，息亮翻。還，所宣翻，又音如字。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用兵而能慮後患者，善師者也。遂帥諸將追齊師。帥，讀曰率。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

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朝，直遙翻。背，蒲妹翻。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珩，音行。自向北朔州。魏孝昌中，改懷朔鎭為朔州，本漢五原郡地；尋卽陷沒，而朔州寄治幷州界。後齊置朔州於古馬邑城，於西河郡置南朔州，故謂馬邑為北朔州。新唐志曰︰朔州本治善陽，建中中，馬遂徙治馬邑。大元以朔州置順義節度，領鄯陽、窟谷二縣，而以馬邑縣置固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厥，九勿翻。羣臣皆以為不可，帝不從。

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高壁，嶺名，在雀鼠谷南。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高壁嶺。杜佑曰︰在縣東南。宋白曰︰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汾西險固之所。餘衆保洛女砦。砦，與寨同，柴夬翻；下同。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阿那肱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復，扶又翻。又以為妄，斬之。

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寧不孝珩募兵。延宗入見，珩，音行。見，賢遍翻。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後魏太和中，置朔州於定襄故城。高齊天保，於馬邑西南置朔州，相去三百八十里。故定襄古城之朔州有北朔州之稱。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

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介休縣屬西河郡。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公。降，戶江翻。郇，音荀。郇，古國名。

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將，卽亮翻。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復，扶又翻。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幷州刺史，總山西兵，幷，卑經翻。鄴都謂幷州之地為山西。謂曰︰「幷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為，于偽翻。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沮，在呂翻。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厥，九勿翻。從，才用翻；下同。領軍梅勝郞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騎，奇寄翻。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

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五代志︰京兆郡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為宜州。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將，卽亮翻。朝，直遙翻。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降，戶江翻。

初，齊高祖為魏丞相，齊尊高歡廟號曰高祖。相，息亮翻。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騎，奇寄翻。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更，工衡翻。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度，徒洛翻。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詣稟。復，扶又翻。邕自以宿習舊事，為孝卿所輕，意甚鬱鬱。鬱鬱者，受抑而氣不得舒也。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幷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將，卽亮翻。帥，所類翻。為，于偽翻。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曰武平者，稱齊主年號。孱，士顏翻，又士眼翻。政由宮『章︰十二行本「宮」作「宦」；乙十一行本同。』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猥，遝也。今祗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和阿千子」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千」作「干」。』右衞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此皆齊所封郡王也。五代志︰西城郡石泉縣，舊置晉昌郡。蘄春郡蘄春縣，後齊置齊昌郡。東海郡沭陽縣，東魏置沭陽郡。莫多婁貸文戰死，事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四年。沭，音術。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屬，之欲翻。藏，徂浪翻。將，卽亮翻。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為，于偽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乘，登也。

己未，周主至晉陽。考異曰︰周書武帝紀︰「丁巳，大軍次幷州。」又云︰「己未，軍次幷州。」蓋丁巳前軍至，己未帝乃至也。庚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周戎衣及旗幟皆黑，且兵多，故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帥，讀曰率。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矟，所角翻。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騎，奇寄翻。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塡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塞，悉則翻。刺，七亦翻。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承御上士，蓋侍衞左右之官。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考異曰︰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作「佛恩」。今從周、齊帝紀。崎嶇得出。崎，丘奇翻。嶇，音區。齊人奮擊，幾中之。幾，居依翻，又巨希翻，近也。中，竹仲翻。城東道阨曲，阨，與阸同，烏懈翻。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降，戶江翻。時已四更。夜分五更。四更，丁夜也。更，工衡翻。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鬣，良涉翻，鬚也。時齊人旣捷，入坊飲酒，盡人旣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復，扶又翻。

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將，卽亮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散兵復聚，則摧沮之勢振迅而起。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還，復也。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言為救民而來。為，于偽翻。終不相害，勿怖也。」怖，蒲故翻。使復衣帽而禮之。五代志︰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蓋常服也。然亦有白紗、烏紗之異，又有繒皁雜紗為之者。唐邕等皆降於周。降，戶江翻。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

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後魏置瀛州於河間。使，疏吏翻；下同。任，音壬。湝，戶皆翻，又音皆。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

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

鄴伊婁謙聘於齊，周遣伊婁謙聘齊，事見去年二月，此上不應有「鄴」字，蓋「初」字之誤也。『章︰十二行本正作「初」；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言周將伐齊，使謙來觀釁。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旣南晉陽，召謙，勞之。勞，力到翻；下親勞同。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唾，湯臥翻。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使，疏吏翻。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23**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按新唐志︰井陘故關，一名土門關。珩，音行。任，音壬。湝，音皆，又古皆翻。將，卽亮翻；下同。揚聲趣幷州，趣，七喻翻；下同。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後魏自平城遷都洛陽，置司州；孝武西入關東。魏北都鄴，以鄴為司州，以洛陽為洛州。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滏口，滏水之口。山海經︰滏水出神茵之山。圖經︰泉源瀵涌若湯焉。滏，音釜。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王親勞將士，為之撰辭，將，卽亮翻。勞，力到翻。為，于偽翻。撰，士免翻。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令，讀如軍令之令。復，扶又翻。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後齊制官多循後魏，大丞相、太宰，位望最為崇重。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為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三師、二大、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屛；其階皆正一品。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勝，音升。數，所矩翻，計也，舊所具翻。

朔州行臺僕射高勱將兵侍衞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勱，音邁。時宦官儀同三司茍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勱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幷州，周在齊之西，故謂之西寇。達官率皆委叛，有位任而光顯於時者為達官。委，棄也。委叛者，言棄官而叛去。正坐此輩濁亂朝廷。朝，直遙翻。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勱，岳之子也。高岳從高歡起兵有功。甲子，齊太后至鄴。

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將，卽亮翻。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強，其兩翻。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任，音壬。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趣，七喻翻。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幷州總管。

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朱雀門，鄴宮城正南門也。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忷懼，莫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忷，許勇翻。朝，直遙翻。屬，之欲翻。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勱，音邁。考之齊制，五品已上，謂自尚書郞、中書侍郞、諫議大夫、九寺少卿、給事黃門侍郞、通直散騎常侍、尚書左·右丞、三公府長史·諮議參軍、太子三卿、直閤將軍、東宮正都督已上也。三臺，魏武帝所建，齊文宣帝又增崇之，時改為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背，蒲妹翻。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天統禪位事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六年。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 陳紀七起強圉作噩（丁酉），盡屠維大淵獻（己亥），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丁酉、五七七）

**1**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卽皇帝位，恆，戶登翻。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珩，音行。

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尉，紆勿翻。謀伏兵千秋門，千秋門，鄴宮西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他路入朝，不果。朝，直遙翻。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周主諱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邪，音耶。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高、韓，謂高阿那肱、韓長鸞。地形志︰熙平二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饒安縣城。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復，扶又翻。

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長樂郡王。五代志︰信都郡長樂縣，舊置長樂郡。樂，音洛。尉，紆勿翻。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滏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滏，音釜。登高阜西望，遙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粲之子也。西軍旗幟皆黑。齊人時恇懼，望見烏飛，以為周師已至，馳歸不敢回顧，懼其及也。紫陌橋在鄴城外。尉粲與高歡同起於北鎭。爾雅曰︰大陸曰︰阜。廣雅︰山無石曰阜。幟，昌志翻。比，必寐翻。於是黃門侍郞顏之推、中書侍郞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齊制︰門下省侍中、給事黃門侍郞各六人，中書省侍郞四人。河外，謂大河之外。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齊都鄴，在河北，故謂河南為河外。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道衡，孝通之子也。薛孝通始從賀拔岳，後因入朝，遂留仕於鄴。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濟州，治碻磝城。趣，七喻翻。濟，子禮翻。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2**辛卯，上祭北郊。

**3**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

齊上皇從百騎東走，騎，奇寄翻。使武衞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後齊循魏制，武衞將軍副貳左、右衞將軍，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階從三品。加「大」者，進等。藏，徂浪翻。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降，戶江翻。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見，賢遍翻。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慕容紹宗始從爾朱氏，後事高歡父子。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將，卽亮翻。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馬腦石，似玉，寶石也，今作碼碯。先，息薦翻。遺，唯季翻。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自晉陽走鄴，見上卷上年。數，所矩翻，舊所具翻。走，音奏。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為，于偽翻。朝，直遙翻。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

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考異曰︰北齊書「勤」作「剛」。今從周書。尉，紆勿翻。

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傅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後齊置博士五人。黃帝，有熊氏；一曰︰出於楚鬻熊之後，以名為氏。樂，音洛。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後周之制，六官七命，自小冢宰至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皆上大夫，七命。就中書侍郞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宮，卽鄴宮，時周主居之。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敎，人物善惡。朝，直遙翻。卽留內省，三宿乃歸。內省，卽齊之門下省。

乙未，齊上皇渡河入濟州。濟，子禮翻。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任，音壬。湝，戶皆翻，又音皆。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嚴︰「宋」改「守」。』國天王。齊氏於傾危之際，不應改國號為宋。「宋國」，當作「宗國」。命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齊制，天子六璽，受命璽在六璽之外。紱，印組也。古者韍如蔽膝，又，裳繡為兩己相背形，謂之黻。此紱直以繫璽而已。璽，斯氏翻。紱，音弗。孝卿卽詣鄴。以璽紱歸周。

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去年周克晉陽，大赦，山東、河南、河北之地，尚為齊守。今旣克鄴，凡齊之境內，赦所未及之地，今皆從去年赦例。

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幷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降，戶江翻；下同。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此去年事也。因齊亡，敍之於此。應國公，用古邗、晉、應、韓之應以封之。

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後魏置相州於鄴。東魏都鄴，改為司州，以其京畿之地，倣漢、晉之制而置司州也。周旣平齊，復為相州，列於諸州。相，息亮翻。

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濟州城北有碻磝津故關。覘候周師，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奔青州。顒，魚容翻。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參，候也。伺，相吏翻。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紿，徒亥翻，誑言也。計當出境。」謂出齊境也。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捶，止橤翻。折，而設翻。

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寧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騎，奇寄翻。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幷胡太后送鄴。先已擒胡太后於濟州，今幷齊主送鄴。齊天保元年受禪，歲在庚午，四主，二十八年而亡。

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幷為改葬，斛律光死見一百七十一卷太建四年。崔季舒等死見五年。諡，神至翻。為，于偽翻。子孫冬隨蔭敍錄，自漢以來，將相公卿皆得保任子弟若孫為官，所謂門蔭者也。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東山、南園、三臺，皆高氏遊宴之地。撤，直列翻。

**4**二月，壬午，上耕藉田。藉，而亦翻。

**5**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從，才用翻。將，卽亮翻；下同。

丁未，高緯至鄴，已為俘囚，不復書齊主。緯，于貴翻。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

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冀州治信都。湝自河間進兵至信都。珩，音行。任，音壬。湝，古皆翻。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魏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置殷州，治廣阿，後改為趙州。湝遣二諜覘之，諜，徒協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齊舊將從憲軍者，集以示諜，以攜湝軍之心。騎，奇寄翻。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使，疏吏翻。乃與湝書曰︰「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謂諜者當能具言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左傳︰城濮之役，楚子玉遣使請戰於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望之。」故引以為言。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立而憑之。『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易·大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引以諭湝，使速降。

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鄴城之破，相願蓋奔瀛州，湝因署為領軍。尉，紆勿翻。陳，讀曰陣。降，戶江翻。相願，湝心腹也，衆皆駭懼。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復，扶又翻。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顚覆，『章︰十二行本「覆」下有「今日得死」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無愧墳陵。」聚土曰墳。陵，大阜也。墳陵，猶言山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為，于偽翻。孝珩歎曰︰「自神武皇武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文襄死於盜手，年二十九；顯祖，年三十一；濟南王，年十七；孝昭，年二十七；武成，年三十二；其餘多不得良死。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嗣，祥吏翻。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史言湝、孝珩志節可憐。五代志︰後齊命將出征，則授鼓旗於朝，皇帝陳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旣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旣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茍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多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將，卽亮翻。沮，在呂翻。

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鎭，降，戶江翻。北朔州控禦突厥，齊以為重鎭。士卒驍勇。驍，堅堯翻。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前長史，齊官。長，知兩翻。相，息亮翻。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五代志︰博陵郡，舊置定州；魏置肆州，治九原；六鎭叛亂，寄治樓煩郡之秀容縣，其北卽齊北朔州界。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幷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地形志︰魏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鎭，孝昌二年，置靈州，東西分治，其地屬西魏。天平中，東魏復置靈州，寄治汾州隰城縣界。五代志︰鴈門郡繁畤縣，東魏置武州，寄治城中，後齊改為北靈州。新興，漢、魏古郡名，以五代志考之，與肆州皆在樓煩郡秀容縣。宋白曰︰唐之嵐州，古新興郡。為，于偽翻。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二儀同，前隊之將二人，官皆儀同。降，戶江翻。周兵擊顯州，地形志︰魏永安中，置顯州，治汾州六玉壁城。五代志︰鴈門郡崞縣，東魏置廓州，後齊改北顯州。周兵所擊卽此。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復，扶又翻。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神舉，卽宇文神舉。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厥，九勿翻。佗，徒何翻。可，苦曷翻。汗，音寒。重，直龍翻。踝，戶瓦翻。腿兩旁曰內外踝。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

於是齊之行臺、州、鎭，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傅伏以永橋之功遷東雍州行臺。五代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遼西郡置營州，治和龍城。雍，於用翻。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梁太宗大寶元年，齊顯祖受魏禪，五主，二十七年而亡。齊所有司、冀、趙、義、懷、黎、建、東雍、汾西、汾、晉、南朔、幷、肆、靈、顯、恆、朔、定、瀛、幽、東燕、北燕、營、南營、安、青、濟、光、膠、徐、仁、睢、兗、北徐、南青、海、東楚、潼、東徐、洛、鄭、陽、宋、梁、南兗、西兗、北荊、襄、豫、東廣、秦、西楚、揚、南潁、北建、羅、合、江、和共六十州，而東廣已下十州，時已為陳，故止言五十州。考異曰︰隋書地理志云︰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縣一百六十五。今從周書。高寶寧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鎭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夏，戶雅翻。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幷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河陽縣屬懷州河內郡，地臨河津，實重鎭也。幽州治薊，青州治益都，南兗治譙，豫治汝南，徐治彭城，北朔治馬邑，定治中山，或都會之地，或守禦之要也，故皆置總管府。總管，猶魏、晉之都督也。相、幷二州，皆有齊舊宮及省，故仍置宮，若別都然。置六府官，以代省也。六府官，蓋倣長安六官之府，未必備官也。

周師之克晉陽也，克晉陽，見上卷上年。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紇奚，虜複姓。魏收官氏志︰北方諸姓有紇奚氏。比，必寐翻，及也。處，昌呂翻。吐，如字，或土鶻翻。谷，音浴。使，疏吏翻。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紹，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

梁主入朝于鄴。梁臣於周，以周平齊，故入朝。朝，直遙翻；下同。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儐、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積，子賜翻。餼，許旣翻。勞，力到翻。鄭玄曰︰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又曰︰大禮，饔餼也。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杜預曰︰芻米菜薪。詩傳曰︰牲腥曰餼。或曰︰饋客生食及芻米曰餼。儐，主副也，導主以行禮者也。介，賓副也，輔賓以行禮者也。五代志︰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䤈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旣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東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旣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東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弁服乘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于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贄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賓，並屬官之長為使，牢米東帛同三公。儐，必刃翻。勞，力到翻。周主與梁主晏，酒酣，酣，戶甘翻。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舜彈五絃之琴。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梁主以舜況周主，故悅。賚，來代翻。

乙卯，周主自鄴西還。

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寄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時周分置諸州總管以撫鎭山東，治軍政，故曰諸軍。

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擒尉相貴，見上卷上年。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旣克幷州，克幷州，亦見上卷上年。復遣韋孝寬招之，韋孝寬鎭勳州，與東雍州接境，故使招之。復，扶又翻。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鄕公告身以古武鄕郡封為公也。石勒置武鄕郡。凡授官爵，皆給以符，謂之告身。五代志︰馮翊郡華陰縣，西魏改武鄕，置武鄕郡。周當以此封傅伏。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汾水逕晉、絳二州之間，東雍州在絳州界，故隔水。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被，皮義翻。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帥，讀曰率。聽，與廳同。毛晃曰︰聽事治官處，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广」。音他經翻。號，戶刀翻。降，戶江翻。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錄，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肋，盧則翻，脅肋。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衞，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亟，紀力翻。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救河陰事見上卷七年。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勳級曰轉。轉，張戀翻。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敎戰，決取河陰。正為傅伏善守，為，于偽翻。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

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秦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漢遵用之，備千乘萬騎。晉之盛也，大駕鹵簿，見於志為尤詳。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半之。其後大駕用三十六，法駕月十二。周氏雖設六官，置司輅之職以掌公車之政，以隋制參之，大駕鹵薄必不能如漢、晉之盛。幟，昌志翻。布六軍，奏凱樂，周官︰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註云︰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

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後周之制，內史屬春官，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從，七容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朝，直遙翻。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神武郡公。後魏置神武郡於神武川，隋為神武縣，屬馬邑郡。紇豆陵毅，本姓竇。唐宰相世系表曰︰竇本竇融之後，以竇武之難，亡入鮮卑拓跋部，使居南境，號沒鹿回部，世為部落大人。及勤，後魏穆帝命為紇豆陵氏。至會孫巖，從孝文帝徙洛陽，遂為河南洛陽人，復為竇氏。宇文復代北舊姓，又復為紇豆陵氏。「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6**己巳，周主享太廟。

**7**五月，丁丑，周以譙王儉為大冢宰。庚辰，以公亮為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為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為大司馬，應公獨孤永業為大司寇，鄭公韋孝寬為大司空。

己丑，周主祭方丘。周制︰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喻清廟，清廟者，倣周祀文王之廟而為之也。毛傳曰︰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又『章︰十二行本「又」上有「戊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詔︰「幷、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幷、鄴諸堂殿，齊氏所營也。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處，昌呂翻。他人勝則益奢，奢高祖勝而愈儉。

**8**六月，丁卯，周主東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洛州治洛陽。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之於四方。量，音亮。

初，魏虜西涼之人，西涼，謂河西。自沮渠氏據河西，稱涼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太武帝擊而虜之。沒為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廝役。廝，息移翻，養也，役也，使也，賤也。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韋昭曰︰析薪曰廝。今或讀從詵入聲。周主滅齊，欲施寬惠，詔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書大禹謨︰皋陶曰︰「罰不及嗣。」孔傳云︰父子罪不相及。雜役之徒，獨異常憲，憲，法也。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旣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為民。」自是無復雜戶。

甲子，鄭州獲九尾孤，此時鄭州蓋猶在長社。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敍，四海和平，乃能致此。此稽瑞應圖而言也。孔氏書傳︰五品，謂五常。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

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衣，於旣翻。綢，與紬同，直由翻，大絲繒也。綿綢，紡綿為之，今淮人能織綿紬，緊厚，耐久服。絲布，以絲裨布縷織之，今謂之兼絲布。圓綾，土綾也，亦謂之花絹。紗，方目紗也。絹，吉掾翻，縑也，細絲繒。綃，相邀翻，生絲繒。葛，葛越，宜夏服。布，緝麻若紵為之。種，章勇翻。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朝，直遙翻。

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

**9**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此言禹跡徐、兗二州之地。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濟河惟兗州。周之九州，青州得沂、泗、淮三水，兗州得大野，無復徐州矣。今之徐州，春秋宋地，左傳圍宋彭城是也。秦屬泗水郡；漢屬沛郡，後分立楚國，後置徐州。自是之後，徐州專治彭城矣。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帥，讀曰率。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

帝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魏黃初中，中書置通事郞，晉初置舍人、通事，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陳氏得國，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將，卽亮翻。帝怒，以為沮衆，沮，在呂翻。出為豫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贓汙狼籍，坐免官，削爵土。飛者，不知其所自來也，蓋出於上意。劾，戶槪翻，又音戶得翻。

**10**周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宇文肱者，宇文泰之父也，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于唐河。武成初，追諡德皇帝。其地在齊，未得改葬。平齊之後，乃得改葬於冀州。周主服縗，縗，倉回翻。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

**11**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幷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塞，悉則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漢張敞奏言，「昌邑王賀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故言清狂。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瘖，於今翻，瘂也。徒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西土，謂長安西邊州郡。皆死於邊裔。

周主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湝，戶皆翻，又音皆。將，卽亮翻；下同。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盧氏，山東高門，史言其能守節。長齋者，依佛敎茹蔬素，不食葷肉。尼，女夷翻，女僧。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12**十一月，壬申，周主皇子衍『嚴︰「衍」改「克」。』為道王，道，古國名，春秋有江、黃、道、栢。「皇子」，當作「皇孫」。衍，周太子之長子。此有可疑者，後註屢及之。通鑑一百七十一卷太建五年六月，書周皇孫衍生。兌為蔡王。

**13**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徐州。

**14**初，周人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事見上卷八年。敗，補邁翻。稽胡乘間竊出，間，古莧翻。並盜而有之。仍立劉蠡升之孫沒鐸為主，劉蠡升為高歡所滅，見一百五十七卷梁武帝大同元年。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

周人旣克關東，謂克齊也。將討稽胡，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旣多，種，章勇翻。又山谷險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主從之，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行軍元帥始此。帥，所類翻。至馬邑，分道俱進。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此西河離石之河東、河西也。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逌擊穆支，逌，以周翻。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擊沒鐸，禽之，餘衆皆降。降，戶江翻。

**15**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為奴婢，後魏孝武帝永熙三年西入關，自是宇文氏、高氏交兵，互相侵掠，得其民口，各以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為奴婢者，梁世祖承聖三年，江陵破，事見一百六十五卷。並放為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行陳，上戶剛翻，下讀曰陣。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斷，丁亂翻。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將，卽亮翻。樂，音洛。為，于偽翻。

**16**己亥晦，日有食之。

**17**周初行刑書要制︰羣盜贓一匹，及止、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隋因周制，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所謂正、長也。百畝為頃。長，知兩翻。

**18**十二月，戊申，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

**19**庚申，周主如幷州，徙幷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幷州宮及六府。是年春，周置幷州宮及六府。

**20**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黃龍，卽和龍，今之黃龍府。上，時掌翻。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十年**（戊戌、五七八）

**1**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懷州，治河內郡野王。自此以後，周、陳之君，書「如」、書「幸」，雜出其間，未悉義例所安。癸巳，幸洛州。置懷州宮。

**2**二月，甲辰，周譙孝王儉卒。卒，子恤翻。

**4**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艦，戶黯翻。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淮口，清水入淮之口，卽清口也。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沈，持林翻。酈道元曰︰清水，卽泗水之別名。以遏陳船歸路；軍中忷懼。忷，許勇翻。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史言明徹驕而愎諫以致敗。髯，而占翻。搴，起虔翻，拔取也。陳，讀曰陣。一旬之間，水路遂斷。

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先遣馬出。」考異曰︰南史作「馬明主」，今從陳書。馬主，馬軍主也。堰，於建翻。舫，府妄翻，並兩船也。倒，都皓翻。時明徹苦背疾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京邑，謂建康。觀摩訶此言，亦知軍退後周師繼至，必不能守淮南。復，扶又翻。帥，讀曰率。轝，考字書皆無此字，唯類篇有之，音羊茹切，舁車也。今言乘馬轝，則當讀與輿字同，從平聲。騎，奇寄翻；下同。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旣多，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帥，讀曰率；下同。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幷器械輜重皆沒於周。將，卽亮翻。重，直用翻。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騎，奇寄翻。比旦，達淮南，淮水南岸也。比，必寐翻。與將軍任忠、周羅㬋獨全軍得還。任，音壬。還，音旋，又如字。『鄒︰㬋，字彙補︰何樓切，音侯。睺字之譌。月之交首尾曰羅㬋。又人名。通鑑「睺」、「㬋」並用。』

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彭、汴，謂彭城、汴水之地。五兵尚書，以掌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名官。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艥之工，艥，與楫同。踐車騎之地，徐、兗之地四平，車騎便於馳突。踐，慈演翻。騎，奇寄翻。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好，呼到翻。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卽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亦以其言驗也。

周主封吳明徹為懷德公，懷德郡公。五代志︰巴東郡武寧縣，後周置南都郡源陽縣，尋改郡曰懷德，縣曰武寧。位大將軍。其朝列於大將軍，無職事也。明徹憂憤而卒。卒，子恤翻。

**5**乙丑，周以越王盛為大冢宰。

**6**三月，戊辰，周於蒲州置宮，五代志︰河東郡，後魏曰秦州；後周改蒲州，因蒲坂以名州也。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同州治馮翊。宇文泰輔魏，多居同州，其後受魏禪，遂以同州置別宮。長春宮在朝邑，馮翊之屬縣也。是宮蓋亦宇文所置。

**7**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為四腳。今之幞頭始此，制微有不同耳。杜佑曰︰後漢末，王公卿士以幅巾為雅，用全幅皁而向後襆髮，謂之頭巾，俗人因號為幞頭。後周武帝因裁幅巾為四腳。襆，與幞同，房玉翻。皁，才早翻。『鄒︰幞，集韻︰帕也。唐書車服志︰幞頭起於後周北周，便武事者也。』

**8**丙子，命中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為大都督，陳制︰中軍大將軍，品第二，秩中二千石。開府儀同三司，品第一，其秩則萬石矣。總水陸諸軍事，鎭西將軍孫瑒都督荊、郢諸軍，瑒，雉杏翻，又音暢。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荊山緣淮諸軍，寧遠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寧遠將軍，梁置；陳制，擬官品第五。此新蔡在化陽郡界。五代志︰梁置平高、新蔡、新城三郡於殷城；後齊置新蔡郡於固始，二縣皆屬弋陽。任，音壬。

**9**乙酉，大赦。

**10**壬辰，周改元宣政。

**11**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厥，九勿翻。

**12**戊午，樊毅遣軍渡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13**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周主以是役殂於軍中，故書其廟號。帥，讀曰率。遣柱國原公姬願、原，古國名。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

癸巳，帝不豫，留止雲陽宮；五代志︰京兆郡雲陽縣，後周置雲陽郡。蓋亦置別宮於此。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後周置宗師之官，蓋掌諸宗室。杜佑曰︰宗師屬天官，中大夫也，五命；小宗師，下大夫，四命。宇文孝伯時留長安，故驛召之。天子所至為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量，音良。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衞上大夫，總宿衞兵。後周之制，凡上大夫，皆六命。又令馳驛入京鎭守，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殂，祚乎翻。

北史贊曰︰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尅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旣明察，少於恩惠。凢布懷立行，『鄒︰凢，同凡。』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敎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鄒︰此段通鑑原無，敬錄之。』

戊戌，太子卽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阿史那氏，天和三年娶于突厥者也。宣帝初立，卽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在戚而有嘉容，魯昭公所以不終也。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捫，以手撫摸也。杖痕，為太子時受杖之痕。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周武帝未祔廟而書高祖者，史筆也。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鄭譯有寵，事始上卷八年。朝，直遙翻。

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旣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卽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期旣促，事訖卽除，太為汲汲。」帝不從。樂運擢京兆郡丞，見一百七十一卷五年。自丁酉至己未二十三日而葬，太速矣。上，時掌翻。

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齊王於周主，叔父也，屬尊。出將入相，著功名，其望重。諡法︰好內遠禮曰煬。憲豈有是哉？周主殺之而加以惡諡耳。煬，余亮翻。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為，于偽翻。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臣又順旨曲從」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疏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

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語，牛倨翻。欲以憲為太師，太師，三師之首。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旣至殿門，憲獨被引進。被，皮義翻。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質，證也，驗也。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復，扶又翻。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言旣誣以異謀，恐罪及其母也。因擲笏於地。遂縊之。縊，於賜翻，經也，絞也。

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橈辭。橈，奴敎翻，曲也。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車無帷蓋曰露車。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綱在憲府，先此未有聞焉，而能臨難盡節於所事；隋、唐之間，汔能自持，有以也夫！號，戶刀翻。瘞，於計翻。哭拜而去。

又殺上大將軍王與，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隋書曰︰豆盧，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旣誅憲而無名，無罪以加之為無名；古所謂無名之師，亦言無罪而加之兵也。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伴，蒲旱翻。

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14**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為皇后。楊堅之女也。

**15**辛巳，周以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為太傅。

**16**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得以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五代志︰幽州治薊城涿縣，舊置范陽郡。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將，卽亮翻。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薊，音計。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厥，九勿翻。帥，讀曰率。夏，戶雅翻。騎，奇寄翻。至潞水，水經註︰鮑丘水出禦夷北塞中，俗謂之大榆河，南過潞縣為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17**秋，七月，周主享太廟；丙午，祀圜丘。按五代志︰周祭圜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今用七月丙午，非舊制。

**18**庚戌，周以小宗伯斛斯徵為大宗伯。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五代志︰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亳州。亳，旁各翻。

**19**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氏為帝太后。嫡母阿史那氏旣尊為皇太后，又尊生母為帝太后。

**20**八月，丙寅，周主祀西郊；五代志︰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壝皆半之。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公亮為安州總管，上柱國長孫覽為大司徒，楊公王誼為大司空。長，知兩翻。丙戌，以永『章︰十二行本「永」上有「柱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昌公椿為大司寇。

**21**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鄭玄註曰︰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其副當以授六官。陳祥道曰︰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東方圭，北方璜。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以著之。王官伯者，古者天子盟諸侯，使天子之老涖之。如春秋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是之謂王官伯。時彭城喪師，陳入通國上下搖心，故為是盟。

**22**庚戌，周主封其弟元為荊王。

**23**周主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三拜成禮，用夷禮也。

**24**甲寅，上幸婁湖誓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使，疏吏翻。班下，戶嫁翻。班，布也。

**25**冬，周『章︰十二行本「周」上有「十月癸酉」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主還長安。以大司空王誼為襄州總管。五代志︰襄陽郡，江左僑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

**26**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為尚書僕射。

**27**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五代志︰張掖郡福祿縣，舊置酒泉郡。

**28**十二月，甲子，周以畢王賢為大司空。

**29**己丑，周以河陽總管滕王逌為行軍元帥，帥衆入寇。逌，音由。元帥，所類翻。帥衆之帥，讀曰率。

**十一年**（己亥、五七九）

**1**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露門」，當作「路門」。路，大也，蓋周之外朝也。程泰之作雍錄，以唐大明宮丹鳳門、太極宮承天門皆為唐之外朝，蓋識此意。朝，直遙翻。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以此知後周之君臣，前此蓋胡服也。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為大後承。尉，紆勿翻。記·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周主倣此以置官。

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周行刑書要制見上九年。又數行赦宥。數，所角翻；下同。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上，時掌翻。以為︰「虞書所稱『眚災肆赦』，眚，所景翻。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大尊，猶言至尊也。帝不納。旣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惡，烏路翻。欲為威虐，攝服羣下。攝，之涉翻。乃更為刑經聖制，考異曰︰周帝紀，行刑經聖制在八月。按隋元巖傳，樂運之諫，因巖納說得免，及王軌之死，巖遂廢于家。今運書已有「更嚴前制」之語，然則行刑經在軌死前也。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五代志︰道家齋法︰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䴵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名之為醮。醮，子肖翻。密令左右伺察羣臣，伺，相吏翻。小有過失，輒行誅譴。

又，居喪纔踰年，輒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五代志︰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時鄭譯有寵於周主，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抵之流也。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沈，持林翻。湎，彌兗翻。毛晃曰︰沈湎，飲酒齊其色。韓詩︰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櫬，初覲翻，空棺。朝，直遙翻；下同。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比，毗至翻。斷，丁亂翻。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官。」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傜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上，時掌翻。治，直之翻。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玄象，天象也。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諏，子于翻，又子侯翻。『鄒︰諮諏善道，徵求治國良策。前出師表︰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犧牲之薦為血食。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陳容願與臧洪同死，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三年。況比干乎！以樂運忠諫況之比干。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見，賢遍翻。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勞，力到翻。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2**癸卯，周主皇子闡為魯王。按李延壽北史︰靜帝諱衍，後改名闡。觀此，則九年周主皇子衍為道王，自是高祖之子邪？

甲辰，周主東巡；『章︰十二行本「巡」下有「丙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許公宇文善為大宗作。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闡，昌善翻。

**3**二月，癸亥，上耕藉田。藉，在亦翻。

**4**周下詔，以洛陽為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治，直之翻。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周置相州六府，見上九年。相，息亮翻。

**5**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朝，直遙翻。斷，丁亂翻。此州控帶淮南，鄰近強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強寇，謂陳。易，以豉翻。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荷，下可翻。豈可以獲罪嗣主，遽忘之邪！邪，音耶。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載，作亥翻。

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受杖事見上卷八年。王軌蓋賜姓烏丸氏，故稱之。從，千容翻。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宇文孝伯何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邪？然終於不免也。捋須事見同上。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武成元年，置御正四人。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顙，蘇朗翻，額也。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搏，手擊也。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為，于偽翻。之儀，之推之弟也。顏之推先仕於齊，齊亡入周。

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此太子宮正也。尉，紆勿翻。數進諫，不用；數，所角翻。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武帝，卽高祖也。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之，往也。且委質事人，本狥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質，如字。焉，於乾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遠，于願翻。於是運求出為秦州總管。天水郡，舊秦州。

他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囑，之欲翻，託也。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力丁翻。俛，音免。命將出，賜死于家。將，引也，領也。

時宇文神舉為幷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使，疏吏翻。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6**周罷南伐諸軍。

**7**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8**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衞等官，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此納言似隋官之納言，為門下省長官。諸衞等官，左·右宮伯、小宮伯、左·右中侍、左·右侍、左·右前侍、左·右後侍、左·右騎侍、左·右宗侍、左·右庶侍、左·右勳侍、左·右武伯、小武伯、左·右武賁、左·右旅賁、左·右射聲、左·右驍騎、左·右羽林、左·右游擊也。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

天元旣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更，工衡翻。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周禮有六尊、六彝，尊有罍而彝有舟。鄭玄曰︰彝，亦尊也。鬱鬯日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鄭衆曰︰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瓚，藏旱翻。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朝，直遙翻。旣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五代志︰古者君臣佩玉，綬者所以貫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韍，如蔽膝。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襚而已。韍、佩旣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襚，又謂之綬。周制︰皇帝組綬，以蒼，以青，以朱，以黃，以白，以玄，以纁，以紅，以紫，以緅，以碧，以綠，十有二色。諸王及王云公九色，自黃以下；王公以下，以差降殺。通天冠，古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加金附蟬者，乃侍中、常侍所冠武弁也。史皆言天元之率意自尊。綬，音受。冠通之冠，古玩翻。令，力丁翻。去，羌呂翻。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稱，尺證翻。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以為氏，本姜姓也，使改從本姓。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長，知兩翻。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渾，戶本翻。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塡額、畫眉。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

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衞，晨出夜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被，皮義翻；下同。捶，止橤翻。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怖，蒲布翻。人不自安，皆求茍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重足而立，屛氣積鬱而不敢息。重，直龍翻。累，力委翻。以逮於終。

**9**戊子，周以越王盛為太保，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達為大右弼。

辛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尉，紆勿翻。漢靈帝時，蔡邕立石經於太學講堂前，一曰︰立於鴻都門。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高澄遷之於鄴，周今復徙之洛陽。詔︰「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並受東京六府處分。」相，息亮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月，庚申，天元還長安，大陳軍伍，親擐甲冑，擐，音宦。入自青門，靜帝備法駕以從。青門，漢長安城東出南來第三門也。門色青，故名青門。法駕，次於大駕。從，才用翻。

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后，吳人，本出寒微，生靜帝，長於天元十餘歲，長，知兩翻。疏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之。

乙巳，周主祠太廟。壬午，大醮於王武殿。

五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幸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食邑各有實土。「安富」，當作「安福」。五代志︰淅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又，安福縣置安福郡。南陽郡之新野縣，舊日棘陽，置新野郡。濟，子禮翻。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

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相，息亮翻。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旣翦，何能及遠哉！」觀楊堅此言，豈有篡心哉！然堅處猜虐之朝而發此言，其免者蓋幸也。慶，神舉之弟也。

**10**突厥寇周幷州。厥，九勿翻。幷，卑經翻。六月，周發山東諸民脩長城。脩齊所築長城也。齊築長城，見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

**11**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柱國司馬消難為大後承。難，乃旦翻。

**12**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大同已後，所在鐵錢如丘山。錢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兩柱重而鵝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當鵝眼之十。至是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還當一，人皆不以為便。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

**13**丙申，周納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皇后。靜帝后也。難，乃旦翻。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開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晟，成正翻。陳氏，大將軍山提之女也。陳山提，爾朱兆蒼頭也，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

八月，庚申，天元如同州。

**14**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觀，古玩翻。釋名︰觀者，於上觀望。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樓艦，卽樓船，兩面施重板，列戰格，故謂之樓艦。艦，戶黯翻。還，音旋，又如字。帝自喪師於彭城，設近陳以耀武，所謂不足者示人有餘也。

**15**壬申，周天元還長安。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為上柱國。二人者，皆后父也。晟，丞正翻。

**16**戊寅，上還宮。

豫章內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錄，收也。上閱武，方泰當從，從，才用翻。啓稱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州，謂揚州也。又帥人仗抗拒，傷禁司，仗，兵仗。禁司，當禁防姦非者。帥，讀曰率。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下，戶嫁翻。免官，削爵土，尋而復舊。

**17**壬午，周以上柱國畢王賢為太師，郇公韓業為大左輔。九月，乙卯，以酆王貞為大冢宰。以鄖公孝『章︰十二行本「孝」上有「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寬為行軍元帥，郇，音荀。酆，音豐。鄖，音云。帥，所類翻。帥行軍總管公亮、郕公梁士彥寇淮南。帥，讀曰率。仍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來聘。

**18**冬，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周毀經像見上卷六年。天元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令，力丁翻。

**19**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

**20**十一月，辛卯，大赦。

**21**周韋孝寬分遣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分兩路進兵以攻淮南。此廣陵在新息。甲午，士彥至肥口。肥水入淮之口。

**22**乙未，周天元如溫湯。卽驪山溫湯，在驪山西北。十道志曰︰溫泉有三所，其一處卽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

**23**戊戌，周軍進圍壽陽。

**24**周天元如同州。

**25**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衞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豐州刺史皋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五代志︰建安郡，陳置豐州。江都郡安宜縣，梁置陽平郡。皋，姓，皋陶之後。左傳有越大夫皋如。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趣，七喻翻；下同。

**26**壬寅，周天元還長安。

**27**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趣，七喻翻。丙午，仁威將軍魯廣達帥衆入淮；梁置五德將軍，智、仁、勇、嚴；五威將軍，代舊征虜；五武將軍，代舊冠軍。是日，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九域志︰巢湖，亦謂之焦湖。樊毅水軍欲自此湖向合肥。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焦，子小翻。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武毅將軍亦梁置，下於五德二班。戊申，韋孝寬拔壽陽，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水經註︰蕭齊主霍州，治灊縣天柱山。五代志︰廬江郡霍山縣，梁置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總水步衆軍。

**28**丁巳，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五代志︰周令︰五行大布與五銖三品並用。

**29**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衞；如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見，賢遍翻。舍，讀曰捨。上，時掌翻。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命婦，外命婦，五命以上官之妻也。大列伎樂，伎，渠綺翻。初作乞寒胡戲。杜佑曰︰「乞寒者，本西國外藩之樂也。新唐書︰康國之俗，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其戲流入中國。

**30**乙丑，南·北兗、晉三州五代志不載北兗州所治。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後齊改江州，陳復曰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考異曰︰陳紀「九郡」作「九州」，蓋字誤。五代志︰江都永福縣，舊曰沛；梁置涇城、東陽二郡及涇州，陳廢州，倂二郡為沛郡。全椒縣，梁置北譙郡。南梁郡，自宋志有之，不知其實土所在；梁天監二年，馮道根以南梁太守戍阜陵，蓋自是為實土。周又取譙、北徐州。譙州治渦陽，在譙郡山桑縣。北徐州置於瑯邪郡。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31**周天元如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待衞數百人並乘馹以從。馹，人質翻，亦驛馬也。從，才用翻。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方駕，並駕也。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及於道。

**32**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鎭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鎭柵口，電威、開遠將軍，品並第七，秩六百石。柵口，柵江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鎭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荊、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五代志︰南郡公安縣，陳置荊州，江夏郡置郢州，巴陵郡置巴州，武陵郡置武州。

**33**己卯，周天元還長安。

**34**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貞毅將軍，班五德將軍之下。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上，云其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五代志︰永安郡麻城縣，陳置定州。其地時已沒於周。發兵將擊法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為『章︰十二行本「為」下有「開府」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儀同大將軍、順州刺史，五代志︰漢東郡順義縣，西魏置順州。上遣將軍樊猛濟江擊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降於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降，戶江翻。人皆竊議，欲叛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若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為然，引兵急趨之。趨，七喻翻，又音如字。法尚陽為畏懼，自保江曲，江曲，江水之曲。戰而偽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沒者幾八千人。幾，居依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 陳紀八上章困敦（庚子），一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庚子、五八○）

**1**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廟。史言周天元旣以朝政授其子而猶主祭祀。

**2**戊戌，以左衞將軍任忠為南豫州刺史，此時南豫州治宣城。任，音壬。督緣江軍防事。

**3**乙卯，周稅入市者人一錢。

**4**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釋奠。周露門學，在露門左右塾。古者仲春、仲秋，皆以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鄭玄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

**5**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周許以千金公主妻突厥，事始上卷上年。厥，九勿翻。

**6**乙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制者，大賞罰、大除授、赦宥、慮囚、慰勞用之；敕者，廢置州縣、增減官吏、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發兵、施行百官奏請、戒約臣下皆用之；皆宣署申覆而後行。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二太后，天元嫡母阿史那氏、所生母李氏也。癸未，詔楊石與三后皆稱太皇后，三后，朱后、元后、陳后也。司馬后直稱皇后。司馬后，正陽宮皇后也。

行軍總管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天元從祖，宇文泰之兄弟也。從，才用翻。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尉，紆勿翻。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朝，直遙翻。飲，於禁翻。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自淮南還軍。豫州治汝南。還，音旋，又音如字。密謀襲韋孝寬，幷其衆，韋孝寬，征南行軍元帥。帥，所類翻。推諸父為主，諸父，謂趙王招兄弟。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諸國公各有國官。茹，姓也。後魏書，普六茹，後改為茹氏。余按太和之時，南齊有茹法亮，蓋南國自有茹氏。今茹寬旣仕於北國，恐出於普六茹氏。茹，音如。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騎，奇寄翻。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卽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長，知兩翻。辛卯，立亮弟永昌公椿為公。

**7**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候為三百六十重，候正，主候望。前驅，先驅也。式道候，在大駕前。重，直龍翻。自應門至於赤岸澤，鄭玄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詩云︰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赤岸澤，在長安北，同州南，道里蓋適中。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賁，音奔。鈒，色立翻，戟也，鋋也。警，戒也，戒人以車駕將至也。蹕，蹕止行人也。乙未，改同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還長安。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詔天臺侍衞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著，則略翻。緣，以絹翻。五代志，以錦綺繢繡為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五代志︰後周之制，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隋、唐以下，有朝服，有公服。朝服曰具服，公服曰從省服。間，巿莧翻。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後周之制，內外命婦各有命服，未嘗執笏也。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俛，音免。

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五代志︰狄道縣屬金城郡。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博士，秦官。漢置五經博士，卽太學博士也。晉武帝立國子學，置博士一人，遂有國子博士、太學博士之分。西城郡時置金州。帝王紀云︰帝嚳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次妃娵訾氏，曰常義。列女傳云︰舜二妃，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史言何妥曲學以阿世，不可以訓。嚳，苦沃翻。嫄，音原。娵，遵須翻。訾，子斯翻。妥，他果翻。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陳氏，山提之女；尉遲氏，宇文溫之妻。尉，紆勿翻。又造下帳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下帳，山陵中便房所用。此所謂下帳，蓋周天元以自所居者為上帳，五皇后所居者為下帳也。祝版，所以祝鬼神。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按古制有五輅。後周之制，皇帝之輅十有二等，皇后之車十有二等，亦曰輅。下至三妃、三公、三公夫人之輅，皆九，至上媛婦、中大夫孺人，其輅五。天元雖淫侈無道，何至以古之五輅載婦人，其實用媛婦以下所乘五輅耳。五輅，謂玄輅、夏篆、夏縵、墨車、輚車也。帥，讀曰率。從，才用翻。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好，呼到翻。號，戶高翻。樂，音洛。

**8**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卒，子恤翻。

**9**己巳，周天元祠太廟；己卯，大雩；壬午，幸仲山祈雨；顏師古曰︰仲山，卽今九嵕山之東仲山是也。括地志︰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樂迎候。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令，力丁翻。

**10**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僕射。

**11**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嬪，內官九嬪也。嬪，婦也，能行婦道者也。御，侍也，進也，進御於君者也。嬪，毗賓翻。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譴，詰戰翻。詳，審也，諦也。閑，暇也，習也。撓，曲也，又動亂也。撓，女巧翻，又女敎翻。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漢書多作「引決」，謂引分自裁也。訣，別也。令，力丁翻。后母獨孤氏獨孤氏，信之女也。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

后父大前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卽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少，詩照翻。奇堅相表，相，息亮翻。傾心相結。堅旣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永巷，宮中長巷。私於譯曰︰身事不敢昌言之，故曰私。「久願出藩，公所悉也，出藩，謂出補外藩。悉，諳究也。，願少留意！」少，詩沼翻。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鄭譯被寵於天元為如何，天元無恙而與楊堅於宮中私言，至及於此，小人傾覆，何可託邪！謹卽言之。」

天元將遣譯人寇，譯請元帥。帥，所類翻。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懿，專久而美也，大也。無以鎭撫，可令隨公行，以楊爵稱之。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壽陽屬南則為豫州，屬北則為揚州。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先無此疾而忽有此疾曰暴。暴，猝暴也。

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還，音旋，又如字。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猝諂得幸於天元，杜佑曰︰周御正屬天官。御正，中大夫，五命。小御正，下大夫，四命。昉，分罔翻。猝，古巧翻，猾也。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寢室謂之臥內。屬，之欲翻。瘖，於今翻。復，如字，又扶又翻。昉見靜帝幼沖，沖，亦幼也。周成王率稱「沖人」、「沖子」。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鄭譯以內史上大夫領內史。御飾大夫柳裘、周置御飾大夫，掌御飾；其御服又置司服掌之。內史大夫杜陵韋謩、杜陵，漢、晉皆屬京兆，後隋倂入京兆大興縣，其地在隋、唐長安城南。謩，與謨同。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朝那縣，屬安定郡。後周下士，二命。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惔之孫也。柳惔，柳元景之從孫，世隆之子，世仕江南。江陵陷，柳氏入關中，遂臣於周。惔，徒甘翻。

是日，帝殂。年二十二。殂，祚乎翻。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考異曰︰周帝紀︰「乙未，帝不豫，還宮，詔堅入侍疾。丁未，追五王入朝。己酉，大漸，昉、譯矯制以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按堅以變起倉猝，故得矯命當國。若自乙未至己酉，凡十五日，事安得不泄！今從隋帝紀。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記·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玄曰︰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言若仙去云耳。登，猶升也。假，與遐同，音霞。嗣子沖幼，靜帝時年八歲。阿衡之任，商相伊尹輔太甲，稱阿衡。孔安國傳曰︰阿，倚；衡，平。宜在宗英。才過人曰英。宗英，宗室之中其才過人者。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趙王，謂趙王招，於靜帝諸大父行中，其年最長。長，知兩翻。膺，當也。公等備受朝恩，朝，直遙翻。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老子︰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註云︰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為也。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衞旣受敕，並受堅節度。周自左·右宮伯至左·右羽林、游擊，皆諸衞官也。

堅恐諸王在外在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五王就國，見上卷上年。厥，九勿翻。朝，直遙翻。堅索符璽，符，謂兵符。璽，謂天子六璽。索，山客翻。璽，斯氏翻。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索，山客翻，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西邊」，恐當作「西疆」。五代志︰臨洮郡合川縣，後周置，仍立西疆郡。考異曰︰北史鄭譯傳，「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按之儀若爾，豈復得全！今從之儀傳。

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置正陽宮見上卷上年。大赦，停洛陽宮作。治洛陽宮見上卷上年二月。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靜帝祖母也。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靜帝嫡母、坐母也。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皆不以德選，以色進者也。尼，女夷翻。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贊，靜帝叔父也。周人上右。相，息亮翻。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陽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贄為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朱熹曰︰各總攝己職以聽也。余謂若此者必有伊、周之臣而後可。

堅初受顧命，顧命始於周成王。孔安國曰︰臨終之命曰顧命。余謂顧命者，言天子登遐，若回顧而有所言也。陸德明曰︰顧，工戶翻。使邗國公楊惠邗，音寒，又古寒翻。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後周置小冢宰，上大夫也，六命。按爾雅︰冢，大也。鄭玄曰︰冢，大之上也。冢宰之上不宜加小字，故周官止曰小宰。昉，分罔翻。冢，知隴翻。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處，昌呂翻。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如昉、譯之言，大冢宰雖六官之長，然猶與諸公等夷。德林所言，則宇文泰所以輔魏者也。不爾，猶言不如此也。相，息亮翻。壓，於甲翻。及發喪，卽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

時衆情未壹，言周之朝臣未盡歸心於堅。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賁，扶分翻。將之東宮，正陽宮，本東宮也。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衞，仗衞，執仗而宿衞之兵也，盧賁以司武上士統之。楊堅潛令賁，此舉為如何？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觀堅此言，則其夙心可知矣。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崇陽門，周宮城之東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瞋，昌眞翻。門者遂卻，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衞。盧賁遂為楊堅私人矣。賁，辯之弟子也。盧辯，與蘇綽共定後周官制者也。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長，知兩翻。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丞相府有掾有屬。二人由是怨德林。

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按隋書︰高熲自云勃海蓨人。熲，古迥翻。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引之入丞相府為官屬。遣楊惠諭意。楊惠，堅族子也。堅初秉周政，欲引時才，故率使之諭意。堅旣受禪，封觀王，改名雄。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及以為相府司錄。司錄，總錄一府之事。令，力丁翻。相，息亮翻。

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妓，渠綺翻，女樂也。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說，輸芮翻。孺子，謂靜帝。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少，詩照翻。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

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賈誼曰︰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古之得天下，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雖姦雄挾數用術，不能外此也。更，工衡翻。

堅夜召太史大夫庾季才，太史掌天六曆數。周制︰太史中大夫，屬春官，五命。問曰︰「吾以庸虛，庸，言身無所能；虛，言胸中無所有；謙辭也。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符，讖也，證也，驗也。兆，龜坼文也，又人事之兆朕也。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潁之事乎！」司馬貞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於箕山，洗耳於潁水。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堅妃也。騎虎而下，必為所噬。

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相，息亮翻。尉，紆勿翻。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魏安郡公。五代志，武威郡昌松縣有後魏魏安郡。註詳見後。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义為相州刺史，叱列，虜複姓，出於拓跋氏西部，後為周之戚里。『鄒︰叱列長义，卷百七十並下卷作「叱列長叉」。』先令赴鄴；孝寬續進。鄴，相州總管治所。

陳王純時鎭齊州，純就國於濟南。濟南郡，齊州也。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門正，掌門關啓閉之節及出入門者。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騎，奇寄翻。傳，張戀翻。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屛左右，密有所道，屛，必郢翻。道，言也。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朝，直遙翻。從，才用翻。彭，楷之孫也。崔楷死職見一百五十一卷梁武帝大通元年。

六月，五王皆至長安。

**12**庚申，周復行佛、道二敎，周禁二敎見一百七十一卷六年。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舊沙門、道士精志者，簡令入道。簡，分別也。

**13**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尉，紆勿翻。相，息亮翻。韋孝寬至朝歌，五代志︰汲郡衞縣，舊曰朝歌。迥遣其人都督賀蘭貴周書︰賀蘭，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齎書候韋孝寬。齎，相稽翻。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伺，相吏翻。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守，式又翻。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為，藝黨於迥，不以實對。魏郡守與相州總管府同治鄴，職事有聯。且迥忠於帝室，宜其黨於所事。守，手又翻。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語，牛倨翻。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亭，郵亭也，卽置驛之所。盡驅其傳馬而去，傳馬，卽驛馬。傳，張戀翻。謂驛司曰︰驛司，掌驛之吏。「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尉遲迥封蜀公，故稱之。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康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騎，奇寄翻。饌，雛皖翻，又雛戀翻，食也。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史言韋孝寬機數過人。

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破六韓，虜三字姓。諭，譬也，告也，曉也。旨，意向也。裒，薄侯翻。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姓苑︰晉本唐叔虞之後，以國為氏。長，知兩翻。昶，丑兩翻。令為之備。迥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文武，謂總管府及州郡文官屬也。令，力丁翻。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跡，暴於行路。令，力定翻。藉，慈夜翻。暴，步卜翻，顯示也；又如字，顯露也。吾與國舅甥，尉遲迥，宇文泰之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將，卽亮翻。相，息亮翻。處，昌呂翻。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糾，渠黝翻。繩三合為糾，言糾合者，義取諸此。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稱大總管者，欲以統攝諸州。總管署置官司，而隔於權臣，未得以聞於天子，故曰承制。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趙王招國於襄國，襄國屬相州總管府。朝，直遙翻。少，詩照翻。迥奉以號令。

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帥，所類翻。郕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鄕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迥。梁士彥，國公。郕，古國名。自元諧以下皆郡公。五代志︰北海郡千乘縣，舊置樂安郡。地形志︰夏州有化政郡。參孝五代志，當在夏州巖綠縣界。東平郡鄄城縣，舊置濮陽郡。述傳曰︰述，代郡武川人。志，馬邑郡善陽縣有代郡。上黨郡鄕縣，石勒置武鄕郡。五代志︰周改馮翊華陰縣為武鄕郡。清河郡武城縣，舊置清河郡，隴西古郡也，後魏領襄武首陽縣。樂，音洛。濮，博木翻。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李穆時為幷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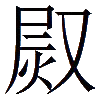
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後周置計部，蓋主計會之簿書，若周官之司書。杜佑曰︰計部屬天官。至相州，聞宣帝殂，殂，祚乎翻。與尉遲迥發喪。尉，紆勿翻。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難，乃旦翻。遂夜從捷徑而遁。捷徑者，不由正路，捷出取徑直而行。遲明，遲，直利翻，待也。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鎭潼關。楊尚希，弘農人。弘農華陰諸楊，自東漢至後魏為名族。魏分東、西，弘農又為兵衝，故楊氏有宗兵。

雍州牧畢剌王賢，雍，於用翻。剌，盧達翻。諡法︰愎狠遂過曰剌；又，不思忘愛曰剌；暴慢無親曰剌。楊堅加賢以惡諡耳。與五王謀殺堅，事洩，洩，與泄同。堅殺賢，幷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堅豈眞不問哉？山東有變，內復相圖，姑以安反側耳。以秦王贄為大冢宰，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為益為總管。睿，禦之子也。梁禦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14**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衞上士長孫晟汝南，古郡名。晟，丞正翻。送千金公主於突厥。厥，九勿翻。晟，幼之曾孫也。按隋長孫晟傳及唐宰相世系表，晟，長孫稚之五世孫。稚，字幼卿，生子裕，子裕生紹遠，紹遠生覽，覽生敞，敞生熾，熾生晟，非曾孫也。若書稚字，「幼」下亦闕「卿」字。

又遣建威侯賀若誼建威縣侯。五代志︰建威縣屬武都郡。若，人者翻。賂佗鉢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且說之以求高紹義。說，輸芮翻。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賀若敦，弼之父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15**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尉，紆勿翻。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衞、黎、洺、貝、趙、冀、瀛、滄，五代志︰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為衞州。黎陽縣，後魏黎陽郡，後置黎州。武安郡，後周置洛州。清河郡，後周置貝州。趙郡大陸縣，舊曰廣阿，置殷州，後改趙州。信都郡，舊置冀州。河間郡河間縣，舊置瀛州。勃海郡饒安縣，舊置滄州。考異曰︰周書迥傳又有毛州。按迥滅後，隋高祖始置毛州。迥傳誤也。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五代志︰北海郡置青州。齊郡，舊曰齊州。高密郡，舊置膠州。東萊郡，舊置光州。瑯邪郡沂水縣，舊置南青州，後周改為莒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冑，五代志︰滎陽郡汜水縣，古虎牢也，後魏置東中府，東魏置北豫州，後周置滎州。邵公冑，周宗室也，封邵郡公。申州刺史李惠五代志︰義陽郡，江左置司州，後魏改曰郢州，後周改曰申州。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五代志︰瑯琊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東魏改東楚州，陳改安州，後周改泗州。豈史家以舊州名書之邪？費也，虜複姓，蓋卽費也頭種。費，扶沸翻。潼州刺史曹孝遠，按五代志，後周亦無潼州，但云下邳郡夏丘縣，梁置潼州，後齊改曰睢州，尋廢。夏丘、宿豫，相去不遠，宿豫舊東楚治所，意此時尚有此二州而志逸之也。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五代志︰魯郡瑕丘縣，舊置兗州。姓苑︰席姓，其先姓藉，避項羽諱，改姓席氏。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五代志︰蘭陵縣，舊曰承，置蘭陵郡。守，式又翻。皆應迥；懷縣永橋鎭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五代志︰懷縣屬河內郡，隋大業初，廢入安昌縣。安昌本州縣。紇豆陵，虜三字姓。魏收官氏志︰次南諸姓有紇豆陵氏。將，卽亮翻。迥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五代志︰長平郡，舊曰建州。降，戶江翻。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五代志︰上黨郡，後周置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鉅鹿，古郡也，隋為縣，屬襄國郡。遂圍恆州。五代志︰恆山郡，後周置恆州。恆，戶登翻。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五代志︰滎陽郡浚儀縣，東魏置梁州，後周改曰汴州。汴，皮變翻。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五代志︰瑯邪郡，舊置北徐州，後周改曰沂州。帥，讀曰率。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五代志︰濟陰郡，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曰曹州。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改亳州。亳，旁各翻。屯兵梁郡。梁郡治睢陽。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五代志︰彭城郡滕縣，舊曰蕃，置蕃郡，隋改曰滕。昌慮，漢古縣，後魏屬蘭陵郡。下邑亦漢古縣，五代志屬梁郡。漢書︰蕃，音皮；慮，音廬。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梁置楚州，東魏置西楚州，後齊曰永州。城陽，前漢侯國，其地在義陽東北。

迥遣使招大左輔、幷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使，疏吏翻。上，時掌翻。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幷州用武之地，士健馬多，故曰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為陳利害，為，于偽翻。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布腹心者，陳其至誠，非貌言也。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尉斗，今之熨斗。毛晃曰︰火斗，熨器，篆文作「」，從，從火，從又。「又」，偏旁手字，持「火」，所以申繒也。今文作「尉」，俗加「火」作「熨」。尉，紆胃翻，又紆勿翻。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天子之服也。五代志︰革帶，按禮，博二寸。禮圖曰︰璫綴於革帶。阮諶以為有章印則於革帶佩之。東觀記曰︰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著革帶。故知形制尊卑不別。今博三寸半，加金鏤䚢、螳蜋鉤以相鉤帶，自大裘至于小朝服皆用之。天子以十三鐶金帶為異，後周制也。鐶，戶關翻。遺，于季翻。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使述穆意，以堅孝寬附己之心。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五代志︰河內郡，舊置懷州。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難，乃旦翻。復，扶又翻。處，昌呂翻。不得已亦附於堅。迥子誼，為朔州刺史，按五代志︰後齊朔州治桑乾，隋倂入馬邑郡善陽縣，置總管府。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

迥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東郡治白馬。源賀本出禿髮氏，歸魏，改姓源。于謹事宇文有大功。守，手又翻。迥遣宇文冑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石濟在白馬西。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狥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冑。

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

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按五代志︰漢東郡唐城縣，本梁之下溠城，後魏之㵐西縣也。後魏立肆州，尋改唐州，後周省均、款、溳、歸四州入。如此，則鄖州已倂省。今有鄖州總管，而志逸置總管府之地，此考史之所以難也。春秋鄖子之國，杜預謂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章懷太子賢曰︰雲杜故城在復州沔陽縣西北。周蓋因古國名置鄖州於沔陽也。鄖，音云。難，乃旦翻。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帥，所類翻。

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誘，音酉。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卽拜吳州總管。按隋書于顗傳，顗時為東廣州刺史。五代志︰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為東廣州，陳復曰南兗，後周改曰吳州。東廣州蓋因廣陵以名州。觀此，則此時東廣州刺史與吳州總管並治廣陵也。「廣」上逸「東」字。顗，魚豈翻。勞，力到翻。

趙僭王招謀殺堅，楊堅亦以趙王招謀殺己而加惡諡。邀堅過其第，過，古禾翻。堅齎酒殽就之。齎，則兮翻。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章︰十二行本「府」下有「儀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冑坐於戶側。冑，順之孫也。元順以伉直得名於孝昌之間。從，才用翻。弘、冑皆有勇力，為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酣，戶甘翻。刺，七賜翻，又七迹翻。啗，徒敢翻，又徒濫翻。元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衞。訶，虎何翻。瞋，昌眞翻。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猜，疑也。警，戒也。猜警，言疑而加戒愼也。邪，音耶。招偽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偽稱喉乾，吐，土故翻。嘔也。上，時掌翻。坐，徂臥翻；下同。乾，音干。命冑就廚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逌，音由。堅降階迎之。冑耳語曰︰附耳而語。「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冑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冑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被，皮義翻。相，息亮翻。殷，衆也。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冑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野，亦惡諡也。及其諸子。賞賜元冑，不可勝計。勝，音升。

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數，所角翻。伺，相吏翻。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按隋書李圓通傳作京兆涇陽人。涇陽縣固屬京兆。若以為臨涇，則屬安定。圓通少給使堅家。由是得免。

**16**癸丑，周主封其弟衍為葉王，太建五年，六月，周皇孫衍生，武帝建德二年也。太建九年，周封皇子衍為道王，武帝建德之六年也。今靜帝又封其弟衍為葉王。李延壽又謂靜帝本名衍，改名闡。互有背馳，當考。葉，式涉翻。術為郢王。

**17**周豫、荊、襄三州蠻反，豫州，汝南郡；荊州，南郡；襄州，襄陽郡。此蠻卽所謂山蠻，自荊、襄至于汝、漢皆有之。攻破郡縣。

**18**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武陟，地名。按五代志，在河內郡脩武縣界，至隋析置武陟縣。將，卽亮翻。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魏安縣公。五代志︰宕渠郡墊江縣，後周為魏安縣。又，沔陽郡甑山縣，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註又見前。河內郡安昌縣，舊曰州縣，置武德郡。尉，於勿翻。惇，都昆翻。帥，讀曰率。沁，七鴆翻。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此與迥兵相持耳。

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長，知兩翻。相，息亮翻。饟，息亮翻，饋也。軍中慅慅，慅，采早翻。慅慅，憂愁不安也。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後周之制，上大夫，六命。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將，卽亮翻。挾令，謂挾天子以令諸將也。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其能盡腹心邪！邪，音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縻，靡為翻；縶，陟立翻；皆謂繫縛也。韋孝寬封鄖國公。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燕惠王信讒，用騎劫代樂毅而敗於田單。趙惠文王聽間，用趙括代廉頗以敗於白起。臨敵易將之禍也。將，卽亮翻。燕，因肩翻。將，卽亮翻；下同。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幾，居依翻。敗，補邁翻。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以杜佑通典考之，「少內史」當作「小內史」。崔猷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仲方有文武才幹，與堅少相款密，故欲用之。監，工銜翻。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將，卽亮翻。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亟，紀力翻。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治，修改也。點，塗點也。不加治點，不加塗改也。治，直之翻。

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鎭來降，五代志︰漢東郡，西魏置幷州，後改曰隨州。安陸郡京山縣，舊曰新陽，梁置新州，西魏改曰溫州。應山縣，梁置應州。漢東郡土山縣，梁置土州。順義縣，梁置順州。沔陽郡，後周置復州，後改沔州。安陸郡吉陽縣，後周置澴州。孝昌縣，西魏置岳州。魯山在沔陽郡漢陽縣界，臨江，齊、梁以來為重鎭。「儇」當作「澴」，音戶關翻。難，乃旦翻。遣其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為質以求援。質，音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鎭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鎭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沔，卽漢也。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超武將軍，梁置，與宣猛將軍同班。任，音壬。帥，讀曰率。趣，七喻翻。

**20**周益州總管王謙周益州總管府治成都。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此巴、蜀謂漢巴郡、蜀郡大界。五代志︰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曰安州，西魏改曰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以梁睿代王謙，謙舉兵，故睿不得進。漢川，卽漢中，隋避諱，改曰漢川。堅卽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帥，所類翻。

**21**戊辰，詔以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梁置江都郡，後齊改為齊江郡，陳改為臨江郡。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22**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奕，累也；奕葉，累世也。朝，直遙翻。當與共保歲寒。」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何晏註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自能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不茍容。後之言保歲寒者，義取諸此。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將，卽亮翻。尉，紆勿翻。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漢、沔之地，在中南、太華諸山之南。卷，讀曰捲。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袁紹事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四年，終六十四卷十年。劉表事見六十五卷十二年、十三年。王淩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終三年。諸葛誕事見七十七卷高貴鄕公甘露二年、三年。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將，卽亮翻。耄，莫到翻。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匡合，用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事。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朝，直遙翻。將，卽亮翻。相，息亮翻。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祚，福也，祿也，位也。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

高熲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栰，大曰栰，小曰桴。縛木為栰，置火積薪，於上流放之，欲順流而下以焚橋。栰，房越翻。熲豫為土狗以禦之。蓋積土於水中，前銳後廣，前亮後庳，其狀如坐狗，分居上流以礙火栰，使不得下逼橋邊也。考異曰︰隋書作「木栰」、「木狗」。今從北史。惇布陳二十餘里，陳，讀曰陣；下同。麾兵少卻，少，詩沼翻。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旣渡，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騎，奇寄翻。孝寬乘勝進，追至鄴。

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西都縣公。五代志︰西平郡湟水縣，舊曰西都。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將，卽亮翻。襖，烏浩翻，袍襖。迥弟勤帥衆五萬，帥，讀曰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被，皮義翻。其麾下皆關中人，為之力戰，關中人不顧父母妻子，為迥力戰，言其得士心。為，于偽翻。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考異曰︰隋書云︰「高熲與李詢先犯觀者。」今從北史。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人衆而囂，故其聲如雷霆。射，食亦翻；下同。藉，慈夜翻。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思安縣伯。五代志︰河池郡河池縣，後魏置思安縣。魏書·官氏志︰神元皇帝時，諸部內入者有賀樓氏。蓋虜複姓。

崔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窘，巨隕翻。弘度直上龍尾追之。築道陂陀以上城，其道下附於地，若龍垂尾然，故曰龍尾。上，時掌翻。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頗相識不？鍪，莫侯翻。不，讀曰否。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楊堅時為左大丞相。弘度顧其弟弘升曰︰「婆可取迥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以其從迥，為之拒戰也。勤、惇、祐東走青州，走，音奏，氶音如字。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以勤初表送迥書也。相，息亮翻。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李惠自申州舉兵應迥，旣而知迥事不成，先自歸。堅復其官爵。

迥末年衰耄，記，五十始衰；謂精力消耗。八十、九十曰耄。註︰耄，惛忘也。耄，莫報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達拏，暹之子也，崔暹見用於高澄。拏，奴加翻。長，知兩翻。暹，息廉翻。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

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九域志︰蓼隄，梁孝王築，至睢陽三百里。按此，則九域志所謂睢陽，非漢舊城之地。蓼，盧鳥翻；或音六，非。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羸，倫為翻。挑，徒了翻。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進攻梁郡，梁郡治睢陽。迥守將劉子寬棄城走。將，卽亮翻；下同。仲文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之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五代志︰濟陰郡成武縣，時為永昌郡。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五代志︰沛縣屬彭城郡。將，卽亮翻。將攻徐州。徐州，彭城郡，沛縣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其妻子在金鄕，五代志︰金鄕縣屬曹州濟陰郡。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使，疏吏翻。謂金鄕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什時至金鄕，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鄕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簡，分揀也。幟，昌志翻。善淨望見，以為檀讓，以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鄕。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薄，迫也。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為之不流。洙水，詳見辯誤。為，于偽翻。獲檀讓，檻送京師；京師，謂長安。斬毗羅，傳首。亦傳首於長安。

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劉昫曰︰楊堅令韋孝寬討尉遲迥，平之，焚燒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理所，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漢、魏郡城在縣西北七里，煬帝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相，息亮翻。尉，紆勿翻。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五代志︰武陽郡，後周置魏州，館陶縣置毛州。顏師古曰︰漢武帝時，可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屯，音大門翻。而隨室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梁主聞迥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黃，古國名。沛，本縣名，以漢高祖初為沛公，故亦為國。昉，分罔翻。賞賜不可勝計，勝，音升。委以心膂，『章︰十二行本「膂」下有「言無不從」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膂，力舉翻。字林︰膂，脊骨也。人之一身，思慮之所以運者心，腰背之所以強者膂，故以為喻。朝野傾屬，朝，直遙翻。屬，之欲翻。稱為「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恃其汲引之功也。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疏之，恩禮漸薄。監，工銜翻。高熲自軍所還，言自鄴還。還，音旋，又如字。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難，乃旦翻。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遺，失也。落，墜也。相，息亮翻。堅乃以高熲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敕，戒也。譯猶坐聽事，聽事，丞相府長史聽事也。聽，讀曰廳。無所關預，要會之處為關，又聯絡也。預，參預也，又干也。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23**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梁置五德將軍，智武其一也。郭默城當當在今蘄、黃二州界。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祐州城地闕。

**24**周以漢王贊為太師，申公李穆為太傅，宋王實為大前疑，秦王贄為大右弼，燕公于寔為大左輔。燕，因肩翻。寔，仲文之父也。

**25**乙卯，周大赦。『據章校增。』

**26**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鄖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鎭來降。五代志︰甑山縣，後周置，屬沔陽郡。帥，讀曰率。鄖，音云。難，乃旦翻。甑，子孕翻。降，戶江翻。

初，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順州，將，卽亮翻，又如字，領也。順州刺史周法尚王能拒，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難，不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㢸追之，按隋書宇文㢸傳，㢸時為南司州刺史，與元景山共追樊毅。又五代志︰安陸郡吉陽縣，梁置義陽郡，西魏改為南司州。其地近澴、順諸州。「南徐」當作「南司」。㢸，古弼字。與毅戰於漳口，此漳非左傳所謂、漢、沮、漳之漳。今安陸西五十里有漳水。沈括筆談曰︰清濁相糅者為漳。章，文也。別有雲夢之漳，與溳合流，色理如螮蝀，數十里方混。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甑山鎭，城邑為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

鄖州巴蠻多叛，按王誼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是則晉、宋以來所謂山蠻也，南朝諸史所謂荊、雍州蠻者也。以其先出於巴種，故謂之巴蠻。共推渠帥蘭雒州為主，以附消難。渠，大也。渠帥者，大帥也。帥，所類翻；下氐帥同。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陳紀、蕭摩訶攻廣陵，陳紀，卽陳慧紀。周吳州總管于顗擊破之。顗，魚豈翻。沙州氐帥楊永安聚衆應王謙，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按隋書達奚長儒傳︰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州以應謙。參考五代志，獨不載沙州，蓋沙氐所居之地，就置沙州以授其渠帥也。又，長儒襲父慶爵樂安公。志云︰北海郡博昌縣，舊曰樂安。「寧」當作「安」，「儒」上逸「長」字。楊素破宇文冑於石濟，斬之。

**27**周以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竇毅，卽前紇豆陵毅。齊公于智為大司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伯。竟陵縣公。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曰霄城，置竟陵郡；後周廢郡，改縣曰竟陵。

**28**丁亥，周將王延貴帥衆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將，卽亮翻；下同。帥，讀曰率；下同。任，音壬。

**29**壬辰，周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以司馬后父消難起兵而南叛也。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自關以東，河、汾以北，皆舊齊之地。東京小冢宰，此洛州所置六府官也。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30**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31**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純，周五王之一也，故楊堅加之惡諡。

**32**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騎，奇寄翻。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五代志︰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惎，渠記翻。堰江水以灌之。嘉陵江在利州城西。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隋書豆盧勣傳︰勣，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惎等，破之；會梁睿至，惎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惎、虔以城降。守，手又翻。帥，讀曰率。背，蒲妹翻。陳，讀曰陣。降，戶江翻。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縣，屬蜀郡。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北四十五里。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走，音奏。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蜀地在劍閣之南，故曰劍南。

**33**十一月，甲辰，周達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奚」下「儒」上脫「長」字。

**34**丁未，周鄖襄公韋孝寬卒。諡法︰辟地有德曰襄；又，甲冑有勞曰襄。卒，子恤翻。孝寬久在邊境，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韋孝寬鎭玉壁。宇文與高氏兵爭，倚為蕃扞，有年數矣。屢抗強敵；所經略布置，入初莫之解，解，戶買翻，曉也。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敦，厚也。所得俸祿，俸，扶又翻。不入私室。人以此稱之。

**35**十二月，庚辰，河東康簡王叔獻卒。諡法︰溫柔好樂日康；一德不懈曰簡。

**36**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舊。宇文泰以諸將補九十九姓，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上書十二月庚辰，此書癸亥，自庚辰至癸亥四十四日，「庚辰」必誤。按長曆，周、陳十二月皆壬子朔，恐是「丙辰」。

**37**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去，羌呂翻。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按隋書·帝紀，時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為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是時九錫之禮︰一，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二，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陛以登；六，虎賁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九，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辛未，殺代奰王達、滕聞王逌及其子。旣殺二王，亦皆加以惡諡。諡法︰不醉而怒曰奰；色取行違曰聞。奰，平祕翻。

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規為大司徒。

**38**是歲，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 陳紀九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單閼（癸卯），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太建十三年**（辛丑、五八一）

**1**春，正月，壬午，以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為右僕射。憲，樞之弟也。

**2**周改元大定。

**3**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自初命至是五十一日，乃受。『章︰十一行本「錫」下有「之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建臺置官。置百官也。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

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庾季才持正於宇文護擅權之時，而勸進於楊氏革命之日，巫史之學自信其術耳，非胸中眞有所見也。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公椿奉冊，大宗伯趙煚奉皇帝璽紱，禪位于隋。冊，冊書也。周制︰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又有六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二，皇帝之璽，與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夏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君用之；其五，天子之璽，與蕃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璽，徵蕃國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螭虎鈕。梁敬帝太平元年，周閔帝受魏禪，五主，二十四年而亡。隋主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作「隋」，以 「辵」訓走故也。辵，音綽。煚，俱永翻。璽，斯氏翻。紱，音弗。隋主冠遠遊冠；遠遊冠，制似通天冠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橫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諸王服之。主冠，古玩翻。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紗帽，白紗帽也，名高頂帽。皇帝服絳紗袍。志曰︰開皇初，高祖常服烏沙帽。紀云︰秋，七月，上始服黃，百寮畢賀。蓋以黃為常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元會，正日大朝會也。文物充庭，羣官各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陛，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羣官在位者又再拜，搢笏三稱萬歲。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告天以受命。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鎭洛陽。「少冢宰」，當作「小冢宰」。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按隋書元孝矩傳，祖脩義，不言以字行。汝陰王天賜，當魏太和之世，距此時百餘年。當考。女為太子妃。

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周定六官事，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少內史」，當作「小內史」。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隋志︰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後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尋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事。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轄。六曹尚書，分統三十六侍郞，各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門下省置納言、給事黃門侍郞、散騎常侍·侍郞·通直·員外、諫議大夫等官。內史省置監、令、侍郞、舍人等官。祕書省置監、丞、郞等官，領著作、太史二曹。內史省卽中書省，避武元諱，改曰內史。門下、內史二省，主出納、朝直、代言，猶有職事。祕書省較優閒。內侍省則皆宦官也。御史、都水二臺，御史臺置大夫、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等官。都水臺置使者及丞、參軍、河堤謁者，又領掌船局及諸津都水尉、津尉、丞、長等官。太常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衞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並置卿、少卿、丞、主簿、錄事等員。國子寺置祭酒，屬官有主簿、錄事、國子·太學·四門·書等學，各置博士、助敎。將作寺置大匠、丞、主簿、錄事，統左、右校署令。左右衞等十二府，左·右衞、左·右武衞、左·右武候、左·右領左右、左·右監門、左·右領軍，各置大將軍、將軍、長史、司馬、錄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曹·鎧曹行參軍、行參軍等員。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隋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總七等。朝，直遙翻。散，悉亶翻。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考諱忠，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熲，古迥翻。射，音夜。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郞李德林為內史令。相，息亮翻。相國內郞，相國府從事中郞，避諱改為內郞。

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皇考，周隨國桓公楊忠。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丙寅，脩廟社。時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無受命之祧。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立王后獨孫為皇后，「獨孤」之之下逸「氏」字。『章︰十一行本正有「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太尉『章︰十二行本作「大將軍」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趙煚為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煚，居永翻。周主雖禪，死乃有諡，通鑑先以諡書之。介，古國名。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劉、鄭，劉昉、鄭譯也。矯詔事見上卷上年。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子幼沖，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嗣，祥吏翻。惋，烏貫翻。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樂平郡公主。五代志︰太原郡樂平縣，舊置樂平郡。樂，音洛。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載」下逸「師」字。後周置載師之官，屬地官，有中大夫，有下大夫。北平郡，治盧龍。榮姓出周榮公。莊子有榮啓期。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五代志︰汝南郡新息縣，後魏置東豫州，梁改西豫州，又改淮州，東魏復曰東豫州，後周改曰息州。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躊，直由翻。躇，陳如翻。躊躇，住足也。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朝，直遙翻。不，讀曰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稽，音啓。徐廣事見一百一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楊彪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二年。帝怒曰︰『鄒︰按北史榮毗傳，「怒」作「笑」。且榮毗傳其下文有︰「建緒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則此作「笑」為宜。』「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

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撫，與拊同，拍也。膺，胸也。太息，憤而舒氣長也。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昞，周柱國李虎之子。李淵始見于此。長，知兩翻。昞，音丙。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依違者，不敢言其不可，而心不以為可。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惲，於粉翻。絢，許縣翻。閔帝子紀公湜，湜，常職翻。明帝子酆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通鑑書宣帝子衍始終備，但目錄書大成元年立太子衍，亦自背馳。德林由此品位不進。

**4**乙亥，上耕藉田。藉，在亦翻。

**5**隋主封其弟邵公慧為滕王，安公爽為衞王，邵、安皆以州為封國。子鴈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6**隋主賜李穆詔曰︰「公旣舊德，且又父黨。李穆與隋主之父忠比肩事周，皆為功臣。敬惠來旨，義無有違。謂穆勸之受命也。卽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孔安國曰︰膺，當也。俄而穆入朝，自幷州入朝。朝，直遙翻。帝以穆為太師，贊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襁，居兩翻，負兒衣。褓，博抱翻，抱兒衣。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隋志曰︰按禮︰笏，諸侯以象，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受命書於笏。笏，畢用也。五經要義曰︰所以記事，防忽忘。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以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兼用竹木。笏，呼骨翻。貴盛無比。又以上柱國竇熾為太傅，幽州總管于翼為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人臣致身以事君，身非己有，故求閒者自言乞骸骨。上，時掌翻。詔曰︰「呂尚以期頤佐周，記︰百年曰期頤。呂尚遇文王，年八十矣，佐文王以及武王，則是期頤之夫也。張蒼以華皓相漢，華皓，謂白首也。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年百餘歲乃卒。高才命世，不拘常禮。」仍以穆年耆，敕蠲朝集，蠲，免也。朝集，猶言朝會也。朝，直遙翻。有大事，就第詢訪。用古人「欲有謀焉則就之」之意。隋主姑以是恩李穆耳，非欲與之大有為也。

美陽公蘇威，美陽，古縣名，漢、晉屬扶風，五代志不見，蓋已省廢，姑以古縣名封爵之耳。綽之子也，蘇綽佐宇文泰以興周。少有令名，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少，詩照翻。強，其兩翻。妻，七細翻。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屛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屛，必郢翻。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又除稍伯下大夫，稍，所敎翻。皆辭疾不拜；宣帝就除開府儀同大將軍。隋主為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觀蘇威之初，其立身何可議哉！至於末節，展轉於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之朝，何其可鄙也！君子是以知令終之難。熲請追之，追者，尋其後而召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大為邳公，邳亦以州名為公國。少，始照翻。以威襲爵。

**7**丁丑，隋以晉王廣為幷州總管。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鎭廣陵；考異曰︰隋書·帝紀云「楚州」，今從弼傳。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鎭廬江。廣陵為吳州，仍周舊也。歷陽為和州，仍齊舊也。隋書︰韓擒虎，河東垣人。「河南」當作「河東」。五代志︰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合州，開皇初改廬州。蓋梁之南豫、合州，皆治合肥，合州因合肥而名也。廬江在合肥東五十里，旣徙治廬江，故以廬名州。若，人者翻。隋主有幷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將，卽亮翻。帥，所類翻。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

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金部、倉部。度，徒洛翻。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征稅法頗重，後周太祖作相，置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脩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荒凶札，則不徵其賦。又有市門之稅。自今觀之，亦不為重矣，而蘇綽猶望後之人弛之，可謂有志於民矣。旣而歎曰︰「今所為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蘇威為度支尚書，居可言可行之地。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朝，直遙翻。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

治書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領五職，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魏、晉因別置治書侍御史。安定郡，涇州。五職，納言、度支尚書、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也。治，平聲。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劾，戶慨翻，又戶得翻。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孜孜，不怠也。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匹，偶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遭秦之亂，隱於商山，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商山在長安南，故曰南山。隋主以蘇威隱遯於周世，故云然。易，以豉翻。威嘗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先人，謂威父綽。『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深然之。治，直之翻；下同。

高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上，時掌翻。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成其讓賢之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前朝，謂周朝。高蹈，謂其隱遯不仕。蹈，踐也，履也；高蹈，言踐履之高。朝，直遙翻。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漢武帝詔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寧可使之去官！」命熲復位。熲、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

太子左庶子盧賁，以熲、威執政，心甚不平，時柱國劉昉亦被疏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代志︰京兆郡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幷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昉，甫兩翻。被，皮義翻。華，戶化翻。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廣有寵於帝，私謂太子曰︰「賁欲數謁殿下，數，所角翻。恐為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帝窮治其事，治，直之翻。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當死，帝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為民。二人皆翼戴隋主於潛躍者也。張賓，道士也。隋主作輔，賓自言洞曉星曆，盛言有代謝之徵，且言上儀表非人臣之相，由是大被知遇，常在幕府。

**8**庚子，隋詔前代品爵，皆依舊不降。此普謂中外官也。

**9**丁未，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賀受命也。

**10**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樂為民，仍禁雜戲。後齊之季有散樂，周天元卽位，悉徵詣長安，隸太常。隋今放之。『鄒︰太常，隋制為九寺之首，掌宗廟禮儀；散樂，與百戲同，樂舞雜技也。』

**11**散騎常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瑳聘于周。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瑳，七何翻，又七可翻。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說文︰致，送詣也。周主時封介公。

**12**隋主召汾州刺史韋沖為兼散騎常侍。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散，悉亶翻。時發稽胡築長城，按隋紀，時修築長城，二旬而罷。汾州胡千餘人，在塗亡叛。帝召沖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易，以豉翻。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稱，尺證翻。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沖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之役。沖，敻之子也。韋夐見一百六十七卷周高祖永定三年。

**13**五月，戊午，隋封邘公雄為廣平王，按隋書，此卽邗公惠也，改名雄，開皇中，改封清漳王，仁壽初，改封安德王。大業中，從征吐谷渾還，進封觀王，薨，諡曰德，後所謂觀德王雄者是也。「邘」當作「邗」，音寒。『章︰乙十一行本正作「邗」；乙本同。』永康公弘為河間王。永康縣公也。五代志︰清化郡永穆縣，梁置，曰永康。雄，高祖之族子也。

**14**隋主潛害周靜帝而為之舉哀，為，于偽翻。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為嗣。

**15**六月，癸未，隋詔郊廟冕服必依禮經。隋制︰冕服採用東齊之法，乘輿衰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為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裹，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韍隨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青、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舄加金飾。凡綬，先合單紡為一絲，絲四為一扶，扶五為一首，首五成一文。褾，皮小翻。襈，雛免翻。䚢，丑例翻，又敕列翻。紕，音卑，緣也。鏢，紕招翻；說文，刀削末銅也。縹，匹沼翻。紡，甫罔翻。其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皆尚赤，隋自以為得火德，故尚赤色。朝，直遙翻；下同。幟，昌志翻。戎服以黃，『章︰十二行本「黃」下有「在外」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常服通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著，則略翻。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

**16**八月，壬午，隋廢東京官。周徙相州六府於東京，事見十百七十三卷太建十一年。

**17**吐谷渾寇涼州，涼州，武威郡。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豐利山在青海東。帥，所類翻。騎，奇寄翻。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青海在吐谷渾國都伏俟城之東十五里，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唐時謂之龍駒島。敗，補邁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為河南王，裒，薄侯翻。使統降衆。以元諧為寧州刺史，五代志︰北地郡，後魏置豳州，西魏改為寧州。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鎭涼州。

**18**九月，庚午，將軍周羅睺攻隋故墅，拔之。「故墅」，當作「胡墅」。胡墅在大江北岸，對石頭城。睺，音侯。墅，承與翻。『鄒︰睺，前卷百七十三作㬋。字彙補︰㬋，睺字之譌。』蕭摩訶攻江北。

**19**隋奉車都尉于宣敏漢武帝置三都尉，奉車、駙馬、騎也。奉使巴、蜀還，使，疏吏翻。還，音旋，又如字。奏稱︰「蜀土沃饒，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謂王謙以益州起兵也。宜樹建藩屛，封殖子孫。」屛，必郢翻。隋主善之。辛未，以越王秀為益州總管，改封蜀王。為秀在蜀以以奢僭得罪張本。宣敏，謹之孫也。于謹，周之功臣。

**20**隋『章︰十二行本「隋」上有「壬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以上柱國長孫覽、元景山並為行軍元帥，長，知兩翻。帥，所類翻。發兵入寇；命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

**21**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乃民間私錢，名品甚衆，五代志︰齊文宣受禪，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五年，以布泉漸賤，遂廢之。齊平已後，山東猶雜用齊氏舊錢。宣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錢之文為面，其漫為背，錢體為肉，錢孔為好，外圓周之以規，內方周之以矩，曰周郭。更，工衡翻。肉，而救翻。好，虛到翻。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民間便之。

**22**隋鄭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譯自以被疏，呼道士醮章祈福，道士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幷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果、䴵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為醮。被，皮義翻。醮，子肖翻。為婢所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憲司，御史臺官。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由是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所置之。朝，直遙翻。累，力端翻。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23**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太子率更令，魏、晉之制，主宮殿門戶及掌罰事，職如光祿勳、衞尉。隋制，掌伎樂漏刻。率，如字。更，工衡翻。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累世循襲者為沿，中有變更者為革。取其折衷。衷，竹仲翻。時同脩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轘及鞭法，梟者，斬首掛之木上。轘者，車裂於市。梁制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寸。去，羌呂翻。梟，古堯翻。轘，戶關翻，又戶慣翻。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按隋志︰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此云自二千里至三千里，不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徒刑有一年，有一年半，有二年，有二年半，有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議，卽周禮八議之法。請者，凡在八議之科則請之。減者，官品第七已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贖銅一斤為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孔穎達曰︰古之贖罪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隋復依古贖銅。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時有司用前世訊囚之法，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考，擊也。掠，音亮，笞也。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枷，居牙翻。為，于偽翻。

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夫，音扶。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忍，殘忍也。安忍，安於為殘忍之事。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徹，敕列翻。酷均臠切。雖云往古之式，舜典曰︰鞭作官刑。故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令，力丁翻，使也。去，羌呂翻。漢高帝分封功臣，與之剖符作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服冕乘軒，貴仕也。流役六年，改為五載；載，作亥翻。刑徒五歲，變從三祀。祀，亦年也。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宋朝所行之刑統，舊所傳者也。

隋主嘗怒一郞，『鄒︰郞，員外郞。隋制尚書省廿四司各置員外郞一，為司之次官。』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笞，丑之翻。少，詩沼翻。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章︰十二行本「理」下有「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言送詣大理寺治其罪。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行本，璠之兄子也。劉璠自梁入西魏，見一百六十四卷梁元帝承聖元年。笞，丑之翻。璠，音煩，又扶元翻。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后父獨孤信，仕西魏以及周，列於元功。后姊為周明帝后，女為周宣帝后。而能謙恭，雅好讀書，好，呼到翻。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帝每臨朝，朝，直遙翻；下同。后輒與帝方輦而進，方輦，並兩輦也。至閤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卽匡諫。伺，相吏翻。候帝退朝，同反燕寢。朝，直遙翻。燕寢，燕居之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與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與，讀曰預。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焉，於虔翻。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藥，泄瀉不禁者曰利。合，音閤。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

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帝外家呂氏，濟南人，五代志︰齊郡歷城縣，舊置濟南郡。濟，子禮翻。素微賤，齊亡以來，帝求訪，不知所在。齊之未亡，濟南之地屬齊，不可得而求訪，故齊亡始訪之。及卽位，始求得舅子呂永吉，追贈外祖雙周為太尉，封齊郡公，似永吉襲爵。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騃，從，才用翻。騃，五駭翻，癡也。言詞鄙陋，帝厚加供給，而不許接對朝士。朝，直遙翻。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守，式又翻。後郡廢，終于家。

**24**壬辰，隋主如岐州。隋志︰扶風郡，舊置岐州。

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束帛及御傘，傘，與繖同，先旰翻，又蘇旱翻，蓋也。以厲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相，悉亮翻；下同。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鎭之，奏課連為天下最。奏課，奏計帳及輸籍也。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城外曰郭。釋名︰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風俗險詖，好興謠訟，詖，彼義翻。好，呼到翻。目彥光為「著帽餳」。餳，飴也。餳軟而甘，言彥光為人軟美如團餳，特著帽耳。孔穎達曰︰凡飴謂之餳，關東之通語也。方言曰︰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餹。著，則略翻。餳，徐盈翻。帝聞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五代志︰趙郡大陸縣，舊曰廣阿，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改南趙郡，改州為趙州。彥光自請復為相州，帝許之。豪猾聞彥光再來，皆嗤之。嗤，丑之翻，笑也。彥光至，發擿姦伏，擿，他狄翻，發也，動也。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治，直吏翻。於是招致名儒，每鄕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及舉秀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史因岐州之政，終言彥光歷刺他州事。復，扶又翻。

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按樊叔略傳徵拜司農卿。璽，斯氏翻。

新豐令房恭懿，新豐縣，自漢以來屬京兆。政為三輔之最，帝賜以粟帛。雍州諸縣令朝謁，雍，於用翻。朝，直遙翻；下同。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五代志︰平原郡，開皇九年置德州。治，直之翻。帝謂諸州朝集使曰︰隋志︰每元會，諸州悉遣使赴京師朝集，謂之朝集使。使，疏吏翻。「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擢為海州刺史。海州，東海郡。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樊叔略、房恭懿之被褒擢，非必皆是年事。通鑑因梁彥光事，悉書於此，以見開皇之治，以賞良吏而成。稱，尺證翻。

**25**十一月，丁卯，隋遣兼散騎侍郞鄭撝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撝，許為翻。

**26**十二月，庚子，隋主還長安，復鄭譯官爵。

**27**廣州刺史馬靖，廣州，治番禺。得嶺表人心，兵甲精練，數有戰功。數，所角翻。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郞蕭引觀靖舉措，諷令送質，朝，直遙翻。令，力丁翻。質，音致。外託收督賧物，賧，吐濫翻。蠻、蜑所輸貨物曰賧。一曰︰夷人以財贖罪曰賧。引至番禺。番禺，音潘愚。靖卽遣子弟入質。

**28**是歲，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隨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29**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厥，九勿翻。佗，徒何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卒，子恤翻。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事見一百七十一卷太建四年。邏，郞佐翻。隋書·突厥傳作「菴羅。」我死，汝曹當避大邏便。」大邏便者，木杆之子。杜佑曰︰突厥以勇健者為「莫賀弗」，肥麄者為「大羅便」。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麄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唯其子弟為之。『鄒︰麄，同粗。俗麤字。』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隋書作「菴羅母貴」，當從之。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帥，讀曰率。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攝圖為小可汗，統東面部落，又逸可汗之子，故長。長，知兩翻。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詈，力智翻。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四可汗，謂逸可汗及木杆可汗、褥但可汗、佗鉢可汗。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考異曰︰隋突厥傳云︰木杆在位二十年卒，佗鉢在位十年卒。按周傳，魏廢帝二年，三月，科羅獻馬，木杆猶未立。建德二年，佗鉢獻馬。然則木杆以承聖二年立，太建四年卒，佗鉢以其年立，十三年卒也。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都斤山、獨洛水，皆突厥中地名。第二可汗，言其位次沙鉢略也。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從，才用翻。玷，丁念翻。厥，九勿翻。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

隋主旣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為室復讎。周遣千金公主嫁突厥，見上卷十二年。為，于偽翻。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復，扶又翻。突厥之君長稱可汗，其妻稱可賀敦。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為寇。隋主患之，敕緣邊脩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鎭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鎭幷州，屯兵數萬以備之。

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長，知兩翻。晟，成正翻。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為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靡不知之。

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上，時掌翻。夏，戶雅翻。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此二語明指出當時利病。今人多上書言時事，滕口說耳。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此下方是晟獻策。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言其心多姦巧而形勢甚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國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跡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漢書︰首鼠兩端。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左傳︰牽率老夫。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史記范睢說秦王之言。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使，疏吏翻。說，輸芮翻。今人言說合二字，說，音如字；合音閤。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右地，突厥西面地也。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奚，庫莫奚。霫，又一種。霫，音習。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左方，突厥西面地也。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釁，許覲翻。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省，悉景翻。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復，扶又翻。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太僕，太僕卿也。伊吾，卽漢伊吾盧之地。突厥之先，狼種也，子孫為君長，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纛，徒到翻。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使，疏吏翻。以晟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黃龍，卽和龍，今黃龍府卽其地，時為高寶寧所據。騎，奇寄翻。齎幣賜奚、霫、契丹，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竄匿松漠之間，後稍強盛。霫，匈奴之別種也，居潢水北。契丹之先，與奚同種而異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契，欺訖翻，又音喫。齎，則兮翻。遣為鄕導，鄕，讀曰嚮。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誘，音酉。反間旣行，間，古莧翻。果相猜貳。

**30**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謔，虛約翻。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中，竹仲翻。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省閣，謂中書、尚書二省。執事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身首異處為殊死。忤，五故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好，呼到翻。射，而亦翻。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壬寅、五八二）

**1**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朝服帶劍，以為儀飾，非求其適用，故為木劍。朝，直遙翻。叔陵怒。怒其不能會己意。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伺，相吏翻。乙卯，小斂。斂，力贍翻。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中，竹仲翻。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媼吳氏自後掣其肘，媼，烏皓翻。掣，昌列翻。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搤，於革翻。去，羌呂翻。褶，音習，布褶衣也，今之寬袖。山海經註︰魏毌丘儉破高句麗，遣王頎窮追，過汙沮千餘里。彼人言，海中有長臂人，近於海中得布褶衣，兩袖各長三丈有餘。則知所謂褶衣，有自來矣。時吳媼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斷，音短。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東城，卽東府城。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被，皮義翻。著，則略翻。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

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衞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見，賢遍翻。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帥，讀曰率；下同。趣，七喻翻；下同。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吹，昌瑞翻。謂曰︰「事捷，必以公為台輔。」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紿，徒亥翻。將，卽亮翻。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譚，徒含翻。春秋︰齊滅譚，子孫以國為氏。驎，離珍翻。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

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沈，持林翻。帥步騎數百自小航渡，六朝都建業，航秦淮而渡者非一處，當朱雀門者為大航，當東府門者為小航。騎，奇寄翻；下同。航，戶剛翻。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軍行，擇便於鞍馬、軀幹壯偉者，乘馬居前，以壯軍容，謂之馬容。刺，七亦翻。伯固為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暠、五代志︰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郡。陳為王國，故置內史。暠，古老翻。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韋粲，梁臣，死於侯景之難。

丁巳，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2**辛酉，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幷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幷州治晉陽。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涖方面。以二王年少，少，詩照翻。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為之僚佐；以靈州刺史王韶為幷省右僕射，五代志︰靈武郡，後魏置靈州。按靈州，漢北地郡富平縣地，赫連勃勃之果園。後魏置靈州，取靈武郡名之。註又見前。鴻臚卿趙郡李雄為兵部尚書，五代志︰趙郡治平棘。李雄，趙郡高邑人。臚，陵如翻。左武衞將軍朔方李徹總晉王府軍事，朔方郡，夏州。李徹，朔方巖綠人。兵部尚書元巖為益州總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巖俱有骨鯁名，李徹前朝舊將，李徹事周，征吐谷渾，平齊、定淮南，皆有功。朝，直遙翻。故用之。

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騎，奇寄翻；下同。其兄子旦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鮮，息淺翻。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旣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幷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更，工衡翻。以卿兼文武才，吾無北顧之憂矣。」

二王欲為奢侈非法，韶、巖輒不奉敎，或自銷，或排閤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諮而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隋文帝擇人以輔其子，可謂用心矣。而二子皆不克令終，何也？中人已下之性，束縛之雖急，一縱則不可復收也。

又以秦王俊為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領關東兵。洛州，治洛陽。

**3**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驃，匹妙翻。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叔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書通事舍人。

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創，初良翻；下同。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

丁卯，封皇弟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叔陵旣誅，以叔重奉昭烈王祀。

**4**隋元景山出漢口，漢口，漢水入江之口。遣上開府儀同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攻甑山。鎭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為孝儒所敗；敗，補邁翻。溳口、甑山、沌陽守將皆棄城走。漢水記︰自漢口入二百里，得溳口，有村；又三百里，得溳城，楚邑也，漢安陸縣居之。沌陽在沌水之北。五代志︰沔陽郡漢陽縣有沌水。溳，音云。沌，柱兗翻。將，卽亮翻。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墅。去年周羅㬋拔胡墅。使，疏吏翻。

**5**己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尋陽王，叔愼為岳陽王，叔達為義陽王，叔熊為巴山山，叔虞為武昌王。宣帝諸子，唯叔達後仕於唐，貴顯。

**6**隋高熲奏，禮不伐喪；春秋公羊傳︰襄公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縠，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二月，己丑，隋主詔熲等班師。

**7**三月，己巳，以尚左僕射晉安王伯恭為湘州刺史，湘州治長沙。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射。

**8**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雞頭山，涇水所出，在原州平高縣西。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北山蓋在北河之北。

**9**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為太子。胤，孫姬之子，沈后養以為子。

**10**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五代志︰北平郡，舊置平州，治盧龍。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人長城。沙鉢略可汗，第二可汗，達頭可汗，阿波可汗，貪汗可汗，凡五可汗。

**11**壬戌，隋任穆公于翼卒。任，古國名。諡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任，音壬。卒，子恤翻。

**12**甲子，隋更命傳國璽曰「受命璽」。更，工衡翻。璽，斯氏翻。

**13**六月，甲申，隋遣使來弔。使，疏使翻。

**14**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李光」，當作「李充」。馬邑，朔州治所。大業初，改馬邑縣為善陽縣。敗，補邁翻；下同。突厥又寇蘭州，五代志︰金城郡，開皇初，置蘭州總管府。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峐。山無草木曰峐。峐，古哀翻。

**15**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妖，於驕翻。納言蘇威勸帝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通直散騎庾季才奏曰︰「臣仰觀乾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漢高帝五年徙都長安，歲在己亥，是年歲在壬寅，凡八百四歲。惠帝元年城長安，歲在丁未，距是年七百九十六年。水皆鹹鹵，不甚宜人。京都地大人衆，加以歲久壅底，墊隘穢惡，聚而不泄，則水多鹹鹵。鹵，郞古翻。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 帝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太師李穆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上，時掌翻。省，悉景翻。徵，證也。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可矣。」復，扶又翻。丙申，詔高熲等創造新都於龍首山。三秦記︰龍首山長六十里，首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色赤。舊傳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行成跡。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都副監。晉志︰太子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隋分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典書坊右庶子二人。監者，監領營新都事。思，相吏翻。愷，忻之弟也。

**16**秋，七月，辛未，大赦。

**17**九月，丙午，設無㝵太會於太極殿，㝵，與礙同，釋氏書也。『鄒︰㝵，說文︰止也。本作礙。或作硋。』捨身及乘輿御服。乘，繩證翻。大赦。

**18**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故。驃騎將軍，揚州刺史。

**19**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咸陽在長安西北，隔渭水耳。屯兵於此以備突厥，蓋其兵勢強盛，欲窺長安，此亦猶漢霸上、棘門、細柳之屯耳。

**20**十二月，丙子，隋命新都曰大興城。

**21**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沁源縣公。五代志︰上黨郡有沁源縣，後魏置弘化郡，治合水；開皇六年，置慶州。沁，七鴆翻。

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據慶則傳，長儒別道邀賊，為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則周槃亦當在弘化縣界。「長儒」，當作「長孺」。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散而復聚，復，扶又翻。四面抗拒。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毆，烏口翻。手皆骨見，見，賢遍翻。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五兵咸盡，士卒奮拳擊虜，以言死鬬則可；若虜以全師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極筆敍長儒力戰之績耳，觀者不以辭憲意可也。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被，皮義翻。中，竹仲翻。其戰士死『章︰十二行本「死」下有「傷」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

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乙弗泊當在鄯州之西。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五代志︰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尋立洮州，大業初置臨洮郡。洮，土刀翻。『鄒︰叱列長叉，上卷作「叱列長义」。』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所敗。敗，補邁翻。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人寇，武威、天水、『章︰十二行本「水」下有「安定」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木峽、『鄒︰正文作「木硤」。』石門兩關，皆在弘化郡平高縣界。此由虞慶則按營不戰，達奚長儒孤軍摧衂，故沙鉢略縱兵兩道而入。然五可汗之兵，東西齊舉，西自乙弗泊，東至幽州，盡隋西北二邊，無不被寇。若武威至延安，則達頭、沙鉢略之兵耳。天水、上郡皆古郡，天水則秦州，上郡則敷州也。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畜，許又翻。

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說，輸芮翻。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鐵勒之先本匈奴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至北海之南，雖姓氏不同，總謂之鐵勒。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22**隋主旣立，待遇梁主，恩禮彌厚。是歲，納梁主女為晉王妃，按隋書蕭后傳及蕭巋傳，初皆云巋女，詳考之，則后本巋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故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於舅氏張軻家。高祖為晉王選妃於梁，徧占諸女，皆不吉。巋迎后於舅氏，占之曰吉，遂為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瑒，雉杏翻，又音暢。由是罷江陵總管，西魏遷梁主詧於江陵，置助防，曰「防主」，後遂置總管，今罷之。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宜帝嫡長子也。

## 至德元年（癸卯、五八三）

**1**春，正月，庚子，隋將入新都，大赦。

**2**壬寅，大赦，改元。

**3**初，上病創，創，初良翻。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山陰，漢古縣，屬會稽郡。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惡，烏路翻；下同。日夕求其短，日夕，猶言朝夕也。搆之於上。上乃卽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4**癸卯，立皇子深為始安王。

**5**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6**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于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7**突厥寇隋北邊。厥，九勿翻。

**8**癸巳，葬孝宣皇帝于顯寧陵，廟號高宗。

**9**右衞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旣掌機密，頗作威福，多所譖毀。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忤，五故翻。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而靡。

上欲用侍中、吏部尚書毛喜為僕射，申惡喜強直，言於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註云︰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請逐去宮臣，去，羌呂翻。陛下寧忘之邪？」邪，音耶。上乃止。

上創愈，置酒於後殿以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詩。展，舒而陳之也。創，初良翻。旣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為耳。」言喜以帝所為為非也。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鄱陽兄弟，世祖諸子也。高宗之篡，殺劉師知、韓子高、到仲舉父子以及始興王伯茂，皆毛喜之謀。後主怒喜，欲以喜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於臣為不君，於父為不子。乞，音氣，與也。對曰︰「彼終不為官用，陳之臣子率稱其君曰官。願如聖旨。」中書通事舍人北地傅縡爭之傳稱縡少依蕭循，蓋循自關中歸，縡與之俱南也。縡，作代翻。曰︰「不然。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上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為永嘉內史。考異曰︰司馬申傳云︰「右僕射沈君理卒，朝議以毛喜代之。」按君理卒在太建五年，非後主時。又毛喜傳云︰「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按高宗殂過朞乃葬，而云未及踰年，恐誤也。

**10**三月，丙辰，隋遷于新都。考異曰︰隋食貨志︰「正月，帝入新宮。」今從帝紀。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者役者每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後周之制，民年十八成丁，今增三歲。每歲十二番，則三十日役，今改為二十日役，及調絹減半。調，徒弔翻。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周末，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池鹽，則河東鹽池。井鹽，則蜀中處處有之。榷，古岳翻。

祕書監牛弘隋書牛弘傳︰弘，安定鶉觚人，本姓尞氏。父允仕魏，賜姓牛氏。上表，以「典籍屢經喪亂，上，時掌翻。喪，息浪翻。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重，直龍翻。裁，與纔同。屬，之欲翻。膺，當也。為國之本，莫此為先。豈可使之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漢東觀及天祿、石渠等閣，皆藏書之所，故云。觀，古玩翻。隋主從之。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每獻書一卷，賚縑一匹。賚，洛代翻，賜也，與也。縑，絹也；說文曰︰幷絲繒。

**11**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五代志︰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尋立洮州。汶山郡，後周置汶州。宋白曰︰晉置廣陽縣於茂州汶山縣西北五十里，今不詳其處所。後周又立廣陽縣於石鏡山西，六十里至舊廣陽，卽今縣也。又置汶州於此。汶，讀曰珉。隋改會州澆河郡，亦周逐吐谷渾以置廓州。

**12**壬申，隋以尚書右僕射趙煚兼內史令。煚，古迥翻。

**13**突厥數為隋寇。厥，九勿翻。數，所角翻。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夏，戶雅翻。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好，呼到翻。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斂，力贍翻。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傜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將，卽亮翻；下同。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令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齊，讀曰齋，言齊戒而授斧鉞於將帥。一讀曰資，應劭曰︰利斧也。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降，戶江翻。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匈奴遣子入侍及來朝渭橋，並見漢宣帝紀。朝，直遙翻。

於是命衞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帥，所類翻。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自馬邑出塞也。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白道在長城北，有白道嶺、白道溪。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狃，女久翻。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何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並同。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幽州總管陰壽帥步騎十『章︰十二行本「十」作「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萬出盧龍塞，擊高寶寇，寶寧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寧棄城奔磧北，磧，七迹翻。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購寶寧，又遣人離其腹心；寶寧奔契丹，為其麾下所殺。高寶寧自濟末據和龍，至是敗滅。契，欺訖翻，又音契。

**14**己丑，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於隋，郢州治江夏，中流之重鎭，今欲降隋，史言陳之邊將已離心。使，疏吏翻；下同。降，戶江翻。隋主以和好，不納。好，呼到翻。

**15**辛卯，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舒，兼『章︰十二行本「兼」下有「通直」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散騎常侍王劭來聘。劭，松子之子也。王松年仕齊，為通直散騎侍郞，人在下中。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6**癸巳，隋主大雩。隋雩壇在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

**17**甲子，『張︰「子」作「午」。』突厥遣使入見于隋。見，賢遍翻。

**18**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度，徒洛翻。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衞尉、鴻臚寺及都水臺。臚，陵如翻。

**19**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

**20**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賀遷都。朝，直遙翻。

**21**辛酉，隋主祀方澤。隋為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

**22**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帥，讀曰率。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竇熾時為太傅。

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敦煌郡，瓜州。敦，徒門翻。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騎，奇寄翻；下同。挑，徒了翻。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還，音旋，又如字。突厥大驚，不敢復戰，復，扶又翻。遂請盟，引軍而去。

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將，卽亮翻。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卽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阿波建牙在攝圖之北。願自量度，量，音良。度，徒洛翻。能禦之乎？」阿波使至，使，疏吏翻；下同。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喪，息浪翻。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邪，音耶。阿波然之，遣使隋晟入朝。

沙釮略素忌阿波驍悍；朝，直遙翻。驍，堅堯翻。悍，侯旰翻。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師兵而東，帥，讀曰率。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強。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罪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張︰「地勤察」作「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從，才用翻。復，扶又翻。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23**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汗，音寒。

**24**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廣宗縣公。廣宗，漢古縣，五代志屬清河郡。厥，九勿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畜，許又翻。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降，戶江翻；下同。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特勒，突厥達官。新書︰突厥子弟曰特勒。使，疏吏翻。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令，力定翻。喪，息浪翻。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鄕。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挺，拔也。陳，讀曰陣。突厥亂射，殺之。射，而亦翻。秋，七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辛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為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襲爵廣宗公。

敏娶樂平公主之女娥英，隋主受禪，周天元后改封樂平公主。詔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女。旣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壻，當為爾求柱國；為，于偽翻。若餘官，汝愼勿謝。」及進見，見，賢遍翻。帝授以儀同及開府，皆不謝。帝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於其壻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國。」敏乃拜而蹈舞。

**25**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考異曰︰隋紀作「七月丁卯」，蓋曆差。

**26**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復，扶又翻。實奪之權。

**27**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五代志︰平涼郡，舊置原州。監，甲暫翻。厥，九勿翻。

**28**九月，癸丑，隋大赦。

**29**冬，十月，甲戌，隋廢河南道行臺省，去年二月，隋置河南道行臺省。以秦王俊為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秦州天水郡。

**30**丁酉，立皇弟叔平為湘東王，叔敖為臨賀王，叔宣為陽山王，叔穆為西陽王。

**31**戊戌，侍中建日侯徐陵卒。卒，子恤翻。

**32**癸丑，立皇弟叔儉為安南王，叔澄為南郡王，叔興為沅陵王，叔韶為岳山王，叔純為新興王。自湘東以下，皆以郡名疏爵，今著後人之所未能徧知者。五代志︰始安郡富川縣，舊置臨賀郡。熙平郡桂陽縣，梁置陽山郡。永安郡黃岡縣，置西陽郡。巴陵郡華容縣，舊曰安南，置安南郡。沅陵縣，置沅陵郡。信安郡新興縣，梁置新興郡。岳山郡闕。郡縣志︰巴陵，一名天岳山。岳山蓋卽巴陵，以封叔韶。沅，音元。

**33**十一月，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袁彥聘于隋。帝聞隋主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屛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亟，紀力翻。屛，必郢翻。

**34**隋旣班律令，前年十月，隋行新律。蘇威屢欲更易事條，更，工衡翻；下數更同。內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數，所角翻。

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調，徒弔翻。民少官多，少，詩沼翻；下同。十羊九牧。今存要去上聲。閒，倂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易，以豉翻。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為州。

**35**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澹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澹，收之族也。魏收事齊以文名。澹，徒覽翻。

**36**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旣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厭，一琰翻。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考異曰︰南史云︰「上陰令人造其厭媚，又令人告之。」今從陳書。帝召叔堅，囚于西省，門下省為東省，中書省為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數，責其罪也。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因叔堅之言，始念其擁護之功。此豈少恩而已哉？不明故爾。

**37**隋以上柱國竇榮定為右武衞大將軍。榮定妻，隋主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為三公，辭曰︰「衞、霍、梁、鄧，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帝乃止。四姓皆漢外戚也。衞氏夷於武帝之末，霍族赤於宣帝之時，桓帝怒而梁宗誅滅，安帝長而鄧門衰廢，事並見漢紀。少，詩沼翻。

帝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小。太師申公，自令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禮部尚書牛弘請立明堂，帝以時事草創，不許。

帝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斷，丁亂翻。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衞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大理寺之屬有律博士八人。

**38**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衞、汴，河東郡，蒲州。恆農郡，陝州。汲郡，衞州。陳留郡，汴州。陝，式冉翻。汴，皮變翻。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華、陝、穀、洛、管、汴、汾、晉、蒲、絳、懷、衞、相，凡十三州。又於衞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五代志︰京兆郡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幷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華，戶化翻。轉相灌輸。輸，平聲。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水運曰漕。關東，自函谷關以東州郡。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晉州臨汾郡，舊平陽郡也。漕，在到翻。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將，卽亮翻；下同。稱，尺證翻。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治，直之翻。上，時掌翻。「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事見漢光武紀。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千子為州刺史。五代志︰梁郡雍丘縣，隋置州。千子前任趙州，趙州時治廣阿。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今人猶呼割稻為殺稻。餘種穢良田。』種，章勇翻。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衆，非其所解。治，直之翻。解，戶買翻，曉也。如謂優老尚年，尚，尊也，高也。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漢置刺史，掌刺舉郡縣吏，故云然。所損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

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是謂欽明。書︰元首叢脞哉。孔安國曰︰叢脞，細碎無大略。馬云︰叢，總也；脞，小也。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脞，倉果翻。舜任五臣，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曰︰五臣，禹、稷、契、皋陶、伯益。堯咨四岳，孔安國曰︰四岳，卽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治，直吏翻；下同。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比，毗至翻。治，直吏翻。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判，決也。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旰，古按翻，日晏也。夜分，半夜也。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少，詩沼翻。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斷，丁亂翻。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覆，敷救翻。上覽而嘉之，因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彧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燈游戲，奏請禁之，上元燃燈，或云以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此說非也。梁簡文帝有列燈詩，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則柳彧所謂近世風俗是也。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望夜，月之十五夜也。月旦以日月合，謂之朔，十五夜以日月相望，謂之望。充街塞陌，塞，悉則翻。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幷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觀此，則上元遊戲之弊，其來久矣。後之當路者，能不惑於世俗，奮然革之，亦所謂豪傑之士也。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卽禁斷。」斷，音短。詔從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 陳紀十起閼逢執徐（甲辰），盡著雍涒灘（戊申），凡五年。

長城公下

**至德二年**（甲辰、五八四）

**1**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2**己巳，隋主享太廟；辛未，祀南郊。

**3**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朝，直遙翻；下同。服通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服通天冠、絳紗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並拜。通天冠、絳紗袍，天子之服也；服天子之服，北面以受郊勞，示臣服於隋而未至純於臣也。遠遊冠、朝服，諸王見天子之服也；入見大興殿，純於臣矣。大興殿，隋新都正殿也，唐為西內太極殿。遠遊，三梁冠，黑介幘。朝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䚢，假帶，方心；絳紗蔽膝，韈，舃，綬，劍佩。君臣並拜，非禮也。勞，力到翻。見，賢遍翻。襈，雛免翻。䚢，丑例翻，又敕列翻。賜縑萬匹，珍玩稱是。稱是，言其直與萬縑稱也。稱，尺證翻。

**4**隋前華州刺史張賓、華，戶化翻。儀同三司劉暉等造甲子元曆成，甲子元曆，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算起。奏之。壬辰，詔頒新曆。考異曰︰隋律曆志云︰「二月撰成奏上。」今從帝紀。

**5**癸巳，大赦。

**6**二月，乙巳，隋主餞梁主於灞上。梁主歸國，故餞之。

**7**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厥，九勿翻。尼，女夷翻。降，戶江翻；下同。

**8**庚戌，隋主如隴州。五代志︰扶風汧源縣，西魏置隴東郡及東秦州，後改隴州。

**9**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隋帝紀云︰「突厥阿史那玷厥帥其屬來降。」按時玷厥方強，蓋文降耳。

**10**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為右僕射。

**11**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時發河西五州兵，蓋涼、甘、瓜、鄯、廓也。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塢，安古翻，壁壘也。說文曰︰小障也，一曰庳城也。通俗文︰營居曰塢。被，皮義翻。命子幹勒民為堡，堡，音保，小城也。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右、河西，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上，時掌翻。佃，徒年翻，作田也。比見屯田之所，比，毗至翻。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少，詩沼翻。卒，子恤翻。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畜，許六翻。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鎭戍連接，烽堠相望，堠，戶遘翻。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

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總管。五代志︰榆林郡金河縣，開皇三年置榆關總管。榆林郡後置勝州。

**12**五月，以吏部尚書江總為僕射。

**13**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帥，讀曰率。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14**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5**八月，壬寅，隋鄧恭公竇熾卒。熾，昌志翻。卒，子恤翻。

**16**乙卯，將軍夏侯苗請降于隋，夏，戶雅翻。降，戶江翻。隋主以通和，不納。

**17**九月，甲戌，隋主以關中饑，行如洛陽。

**18**隋主不喜詞華，喜，許記翻。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五代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東徐州，陳改安州，後周改泗州。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治事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治，直之翻。屬，之欲翻。上書曰︰「魏之三祖，上，時掌翻。三祖，謂曹魏父子孫太祖武皇帝、高祖文皇帝、烈祖明皇帝。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揚子曰︰童子雕蟲篆刻。好，呼到翻。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童昏，言童幼昏蒙，未有知識也。鄭玄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詩︰總角丱兮。毛傳曰︰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丱，古患翻。未窺六甲，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謂六十甲子也。先製五言，謂五言詩。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復，扶又翻。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行，下孟翻。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朝，直遙翻。蓋由刺史、縣令未遵風敎。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風軌，風跡也。上，時掌翻。詔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19**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數，所角翻。敗，補邁翻。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千金公主，字文氏，請於沙鉢略，欲復讎；及兵敗於外，衆離於內，乃請為隋主女。更封以大義，非嘉名也，取「大義滅親」云爾，為大義不得其死張本。使，疏吏翻；下同。更，工衡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釁，許覲翻。隋主不許。

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居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章︰十二行本「居」作「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好，呼到翻。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畜，許救翻。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繒，疾陵翻。

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旣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省，悉景翻。復，扶又翻。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騎，奇寄翻。長，知兩翻。晟，承正翻。

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齧，五結翻，噬也。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柰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突厥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皆達官也。乃起拜頓顙，顙，桑黨翻。跪受璽書，以戴於首。璽，斯氏翻。旣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幷以從妹妻之。從，才用翻。妻，七細翻。

**20**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戒道衡「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折，之舌翻。

**21**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高，古到翻。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為之，釋名曰︰牕，聰也，於內見外之聰明也。牖，亦牕也。說文︰牖，穿壁，以木為交牕。壁帶，壁中橫木。班固西都賦︰金釭銜璧，是為列錢。賢註曰︰以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懸楣，橫木，施於前後兩楹之間，下不裝構，今人謂之掛楣。欄、檻皆所以凭也，施於簷下階際者曰欄，施於牕牖之間者曰檻。沈、檀，皆香木。縣，讀曰懸。沈，持林翻。飾以金玉，間以珠翠，珠，珍珠。翠，翡翠毛。間，古莧翻。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瑰，工回翻。聞，音問。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卉，百草總名，音許偉翻，又音諱。

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梁制︰貴妃、貴嬪、貴姬，是為三夫人，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佩于窴玉、虎頭鞶。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是為九嬪，金章龜鈕，青綬八十首，虎頭鞶，佩采瓄玉。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五職，位亞九嬪，銀印珪鈕，艾綬，虎頭鞶。美人、才人、良人三職，散位，銅印環鈕，墨綬，虎頭鞶。嬪，毗賓翻。媛，于眷翻。婕妤，音接于。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瑳，倉何翻。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考異曰︰平陳記云︰「張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等十人預宴。先令八婦人襞采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稽緩則罰酒。」今從陳書、南史。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被，皮義翻。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五代志︰後主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臨春樂者，言臨春閣之樂也。樂，音洛。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

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長，直亮翻。性敏慧，有神彩，進止詳『章︰十二行本「詳」作「閑」；乙十一行本同。』華，詳審而華麗也。每瞻視眄睞，仰視曰瞻。正觀曰視。斜視曰眄。旁視曰睞。眄，莫甸翻。睞，洛代翻。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厭魅，所謂婦人媚道也。厭，一琰翻。魅，音媚。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隱囊者，為囊實以細輭，置諸坐側，坐倦則側身曲肱以隱之。隱，於靳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疏，分也。為，于偽翻。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冠，古玩翻。宦宮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援，于元翻。橫，下孟翻。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言出命不由中書而出於宮掖也。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孔、張，謂孔貴嬪、張貴妃也。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

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惡，烏路翻。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閑，習也。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被，皮義翻。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五代志︰吳郡烏程縣，舊置吳興郡。陽惠朗、徐哲、曁慧景等，姓纂︰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樊，因邑命氏。余按春秋之時，齊人遷陽，子孫蓋以國為氏。江南自來有曁姓，吳時有曁豔。曁，戟乙翻。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陳中書省分為二十一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曁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梁制︰太市令屬太府卿，秩六百石。尚書金、倉都令史，金部、倉部都令史也。梁制，尚書都令史視奉朝請。恆，戶登翻。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纖毫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過，工禾翻。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信然矣。尤見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汲水者引綆期必上，人臣之相汲引，亦猶是也。珥貂蟬者五十人。珥，市志翻。『鄒︰珥貂蟬，喻顯貴近臣。曹植王仲宣誄︰「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貂蟬，後漢書輿服志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

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朝，直遙翻。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從，千容翻。將，卽亮翻。行，戶剛翻。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復，扶又翻。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帥，所類翻。卽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通鑑具敍陳氏亡國之由。

**三年**（乙巳、五八五）

**1**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2**隋主命禮部尚書牛弘脩五禮，勒成百卷；戊辰，詔行新禮。五禮︰吉、凶、軍、賓、嘉。

**3**三月，戊午，隋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為左領軍大將軍。

**4**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達之子也，五代志︰建安郡界，陳置閩州，後又置豐州。章昭達歷事高祖、世祖、高宗，皆有戰功。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之。暈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暈，舉兵反。

**5**隋大司徒郢公王誼大司徒，周之六官。按王誼拜大司徒，隋主未受禪也；隋旣受禪，改周之六官，司徒列於三公，不應復加「大」字。與隋主有舊，王誼少與隋主同學。其子尚帝女蘭陵公主。帝待之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自言名應圖讖，相表當王；相，息亮翻。公卿奏誼大逆不道。壬寅，賜誼死。

**6**成申，隋主還長安。去年九月隋主如洛陽，今還。

**7**章大寶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以此觀之，陳之豐州治閩縣，而建安縣自別置建安郡。將，卽亮翻。臺軍將至，大寶衆潰，逃入山，為追兵所擒，夷三族。

**8**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元年，隋已度支為民部，志作「工部尚書長孫平」。度，徒洛翻。長，知兩翻。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章︰十二行本「倉」下有「平，儉之子也」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隋主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縣置義倉。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承周制，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六十者為老。山東承北齊之弊政，北齊，高齊。言北齊者，以別蕭氏之南齊。戶口租調，姦偽尤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調，徒弔翻。索，山客翻。貌閱者，閱其貌以驗老小之實。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隋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長，知兩翻。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堂兄弟，其服大功。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章︰十二行本「熲」下有「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十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請為輸籍法，徧下諸州，輸籍，凡民間課輸，皆籍其數，使州縣長吏不得以走弄出沒。下，戶嫁翻。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調，徒弔翻。屬，之欲翻。晝夜不絕者數月。

**9**梁主殂，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琮，藏宗翻。

**10**初，突厥阿波可汗旣與沙鉢略有隙，『章︰十二行本「隙」下有「分而為二」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有隙事始上卷元年。阿波浸強，東距都斤，都斤，突厥中山名。沙鉢略初立，建牙於此山。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伊吾之地，吐屯設主之，蓋突厥所署置也。龜茲，音丘慈。號西突厥。突厥自是分為東、西。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使，疏吏翻。

**11**秋，七月，庚申，遣散騎常侍王話等聘于隋。散，悉亶翻。奇寄翻。

**12**突厥沙鉢略旣為達頭所困，達頭資阿波以兵，使攻沙鉢略，是為其所困者也。又畏契丹，西旣為達頭所困，東又畏契丹見逼。契，欺訖翻，又音喫。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欲南傍長城下，倚隋為援。使，疏吏翻。將，卽亮翻。又如字。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晉王廣時為幷省，北邊皆屬焉，故命以兵援沙鉢略。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吹，昌瑞翻。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借隋兵之勢以獲勝。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為，于偽翻。敗，補邁翻。所獲悉與沙鉢略。

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磧，七迹翻。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此語本之孟子。上，時掌翻；下同。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稽，音啓。顙，桑黨翻。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考異曰︰隋突厥傳作「窟含眞」，今從帝紀。朝，直遙翻。

八月，丙戌，庫合眞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往，已往也，言往事也。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眞於內殿，突厥馮陵諸夏，周、齊屈體結之。今沙鉢略奉表稱臣，遣子入覲，隋主告之郊廟，布之臣庶，大其事也；宴之於內殿，親之也。『鄒︰馮陵，亦作馮凌。進迫；侵凌。左傳襄公八年︰「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馮，集韻︰皮冰切，音憑。』引見皇后，賞勞甚厚。見，賢遍翻。勞，力到翻。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13**九月，將軍湛文徹侵隋和州，隋儀同三司費首擊擒之。費，扶拂翻，姓也。

**14**丙子，隋使李若等來聘。

**15**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國楊素為信州總管。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隋置楊素於永安，將使之為舟師以伐陳也。

**16**初，北地傅縡縡，作代翻。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卽位，遷祕書監、右衞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麗，力知翻。使，疏吏翻。下，戶嫁翻。

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中上，時掌翻。夫，音扶。遠，于願翻。旰，古按翻。是以澤被區宇，被，皮義翻。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謂寵張貴妃，使女巫鼓舞於宮中而淫祀也。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惡，烏路翻。殭，居良翻。帑，他朗翻。藏，徂浪翻。王，于況翻，又如字。

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使，疏吏翻。不，讀曰否。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治，直之翻。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17**是歲，梁大將軍威昕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公安，陳荊州治所。昕，許斤翻。還，音旋，又如字。

隋主徵梁主叔父太尉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朝，直遙翻。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隋罷江陵總管，見上卷陳高宗太建十四年。復，扶又翻。監，工銜翻。

梁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宜黃，古縣，吳立，屬臨州郡，隋倂省。謀泄，梁主殺之。慧紀，高祖之從孫也。從，才用翻。

**18**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五代志︰雕陰郡，西魏置綏州。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冠。

**四年**（丙午、五八六）

**1**梁改元廣運。

**2**甲子，党項羌請降於隋。隋書︰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每姓別為部落。党，底朗翻。降，戶江翻。

**3**庚午，隋頒曆於突厥。班曆則稟受正朔矣。

**4**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上佐，謂長史、司馬。更，工衡翻。上，時掌翻。

**5**丁亥，隋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朔方郡，夏州。復，扶又翻。

**6**丙申，立皇弟叔謨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新會王，叔隆為新寧王。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陳為臨江郡；南海郡新會縣，舊置新會郡；信安郡新興縣，梁置新寧郡。

**7**庚子，隋大赦。

**8**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旰，古按翻。豈效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者哉！」言不效齊武成、周天元也。樂，音洛。

**9**夏，四月，己亥，遣周磻等聘于隋。磻，薄官翻。

**10**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稽王。會，古外翻。

**11**秋，八月，隋遣散騎常侍裴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2**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隋以李穆能知幾保身，故諡曰明。卒，子恤翻。葬以殊禮。

**13**閏月，丁卯，隋太子勇鎭洛陽。

**14**隋上柱國郕公梁士彥討尉遲迴，事見一百七十四卷高宗太建十二年。尉，紆勿翻。所當必破，代迴為相州刺史；相，息亮翻。隋主忌之，召還長安。上柱國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少，詩照翻。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譴去官，忻為右領軍大將軍。以『章︰十二行本「以」作「與」；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柱國舒公劉昉皆被疏遠，被，皮義翻。遠，于願翻。「以」，當作「與」。閒居無事，頗懷怨望，數相往來，數，所角翻。陰謀不軌。

忻欲使士彥於蒲州起兵，蒲州，蒲坂，河津之要，去長安三百餘里。己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帝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晉州，平陽，用武之地。周、齊兵爭，以為重鎭。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三司薛摩兒為長史，帝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朝，直遙翻；下同。帝令左右執士彥、忻、昉於行間，詰之，行，戶剛翻。詰，去吉翻。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命之庭對，於殿庭面質其事。摩兒具論始末，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丙子，士彥、忻、昉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

九月，辛巳，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誡。三人者與隋主有舊，又有翼戴之功，而謀為不軌，故為之素服而又以誡百官。

**15**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鄭玄註禮記有是言。昃，阻力翻。樂，音洛。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

**16**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州；襄州治襄陽，其地在長安南山之南。以秦王俊為尚書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頒賜羣官。

直祕書內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貧，曹魏藏書在祕書，中、外三閣，是時祕書已有內外之分矣。隋氏開獻書之路，召天下工書之士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故置直祕書內省之官。博陵郡，定州。人往賀之，文博曰︰「賞罰之設，功過所存。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者愧之。

**17**癸亥，以尚書僕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為僕射。伷，直祐翻。

**18**十一月，己卯，大赦。

**19**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夸呂」，隋書吐谷渾傳作「呂夸」。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降，戶江翻；下同。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秦州，天水郡。河間王弘，隋主從祖弟。隋主不許。

太子謀洩，為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少，詩照翻。嵬，五灰翻。壘州刺史杜粲五代志︰臨洮郡壘川縣，後周置壘州。宋白曰︰以其地山多重壘也。請因其釁而討之，釁，許覲翻。隋主又不許。

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帥，讀曰率。使，疏吏翻；下同。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言其去人倫，與中國異俗。父旣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爭與諍同，音則迸翻。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卽稱朕心。稱，尺證翻。嵬王旣欲歸朕，唯敎嵬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隋主可謂有君人之言矣。嵬王訶乃止。

## 禎明元年（丁未、五八七）

**1**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2**癸巳，隋主享太廟。

**3**乙未，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4**二月，丁巳，隋主朝日于東郊。五代志︰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俟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泰畤，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譏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合於古。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燔燎如圜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埳中，燔燎，禮如朝日。隋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為壇，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埳中為壇，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朝，直遙翻。

**5**遣兼散騎常侍王亨等聘于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6**隋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揚州治廣陵，山陽縣屬焉。按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山陽瀆通於廣陵尚矣，隋特開而深廣之，將以伐陳也。

**7**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恆、代之間，拓跋氏始都平城，建為代都，置司州及代都尹，後遷洛陽，改司州為恆州，故曰恆、代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恆，戶登翻。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帥，讀曰率。

沙鉢略尋卒，隋為之廢朝三日，卒，子恤翻。為，于偽翻。朝，直遙翻。遣太常弔祭。

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懦，乃臥翻，又奴亂翻。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葉護，突厥達官。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使，疏吏翻；下同。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逸可汗捨其子而立木杆，木杆捨其子而立佗鉢，佗鉢卒，攝圖、大邏便遂至爭國事，並見前。杆，古按翻。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謂大邏便詈辱菴羅，又與沙鉢略為敵，達頭又從而助之也。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可，從刊入聲。汗，意寒。使，疏吏翻。上，時掌翻。

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騎，奇寄翻。拜莫何為可汗也。賜以鼓吹、幡旗。吹，昌瑞翻。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降，戶江翻。考異曰︰隋突厥傳前云「沙鉢略西擊阿波，破擒之」，後又云「處羅侯生擒阿波。」長孫晟傳曰︰「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按前云「沙鉢略破擒之」，「擒」，衍字耳，處羅侯云「當取以獻」，則是得否未可必，隋安得豫議其死生乎！今從突厥傳後。上書請其死生之命。上，時掌翻。

隋主下其議，下，戶嫁翻。莫何不敢專殺阿波而請命於隋，隋之威令可謂行於突厥矣。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梟，古堯翻。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武陽郡公。隋之魏州武陽郡也。朝，直遙翻；下同。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杜預曰︰背誕謂背命放誕。陸德明曰︰背，音佩；誕，音但。按今讀從去聲，亦通。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敎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8**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楊同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9**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10**秋，七月，己丑，隋衞昭王爽卒。卒，子恤翻。

**11**八月，隋主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朝，直遙翻。帥，讀曰率。庚申，至長安。

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鄕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隋無都州，蕭琮傳作「鄀州」，當從之。五代志︰竟陵郡樂鄕縣，西魏置鄀州。又，南郡紫陵縣，其城南面，梁置鄀州。鄀，市灼翻。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王瓛等瓛，戶官翻。恐弘度襲之，乙丑，遣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紀請降。降，戶江翻。九月，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

隋主聞之，廢梁國；梁敬帝紹泰元年，後梁中宗卽帝位，更三主，三十三年而亡。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遺民；射，寅謝翻。熲，居永翻。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戶；拜梁主琮上柱國，賜爵莒公。

**12**甲午，大赦。

**13**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

**14**十一月，丙子，以蕭巖為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讞為吳州刺史。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吳郡，陳置吳州。

**15**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16**甲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隋主生於馮翊，猶漢祀豐枌榆社之意，然視祠則禮重於漢矣。戊戌，還長安。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從，才用翻。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追，召也。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言又將顯貴之使出於等夷。李德林，山東人。

**17**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好，呼到翻。諜，徒協翻，間探之人。而高宗猶不禁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卽命班師，事見上卷太建十四年。殂，祚乎翻。遣使赴弔，使，疏吏翻。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朝，直遙翻。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熲，居永翻。量，音良。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此濟師，謂舉兵濟江。登陸而戰，兵氣益倍。謂兵旣登岸，後限大江，士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其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窖，古孝翻。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復，扶又翻。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五代志︰弋陽郡，梁置光州。弘農郡，隋置虢州。若，人者翻。勱，音邁。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上，時掌翻。武昌，陳為郡；隋平陳，廢為縣，屬江夏郡。五代志︰蘄春郡，後齊置羅州，後周改曰蘄州。歷陽郡，後齊置和州。江都郡清流縣，舊置南譙州，隋改曰滁州。六合縣，後齊置秦州，後周改曰方州。江都郡本南兗州，後周改曰吳州。東海郡，東魏海州。蘄，居依翻，又音其。更帖精兵，帖，添帖。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蜀郡，益州。巴東郡，信州。襄陽郡，襄州。南郡，荊州。竟陵郡豐鄕縣，西魏置基州。弋陽郡定城縣，舊置郢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蜀江出三峽，過南郡；漢江過襄陽、竟陵、沔陽而二江合流。國於東南者，二江其上流也。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水經註︰江水過夷陵而東，至流頭灘，其水峻激奔暴，魚鼈所不能游，行者苦之。又出西陵峽而東，歷荊門、虎牙之門。荊門之下為延洲。又東過南郡而東，右與油水合，謂之油口，油口卽公安也。又東過長沙下巂縣，北與湘水會，匯為洞庭而得巴陵。又東至彭城磯，磯北對隱磯。夏首卽夏口，以夏水入江而得名。屈原哀郢︰過夏首而西浮。江水又東過蘄春縣，與蘄水會，謂之蘄口。又東至尋陽，得湓浦，有湓城，皆沿江要害之地也。夏，戶雅翻。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漢口，卽夏口。峽口，西陵峽口。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衞，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將，卽亮翻。上江諸軍，謂蜀江、漢江順流東下之軍也。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

及受蕭巖等降，降，戶江翻。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鄒︰此為「一衣帶水」之出處。然其後世借喻兩國之邦交，似稍欠妥。』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大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柿於江，柿，方廢翻，斫木札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復，扶又翻。

楊素在永安，蜀先主敗於秭歸，退還白帝，起永安宮居之，故巴東有永安之名。造大艦，名曰「五牙」。艦，戶黯翻。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拍竿，發之以拍敵船。『鄒︰拍，卽礮，投石機也。註見卷百七十。』並高五十尺，高，古號翻。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艦各有等差。舴，陟格翻。艋，莫幸翻。

晉州刺史皇甫續『章︰十二行本「續」作「績」；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之，往也；之官，往服官事也。稽，音啓。帝問其狀，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將，卽亮翻。勞，力到翻。

時江南妖異特衆，妖，於驕翻。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臨平湖在餘杭郡錢塘縣，此湖常蓁塞；故老相傳，湖開則天下平。塞，悉則翻。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惡，烏路翻。厭，於葉翻。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好，呼到翻。屬，之欲翻。朝，直遙翻。顏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謂平盧子略、李賁、元景仲、蘭裕、蕭勃之亂。上，時掌翻。北誅逆虜，謂平侯景。世祖東定吳會，謂破斬杜龕、張彪。西破王琳，見一百六十八卷世祖天嘉元年。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見一百七十一卷太建五年。辟，讀曰闢。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溺，奴狄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祠七廟而不出，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拜三妃而臨軒；三妃，龔、孔、張也。老臣宿將將，卽亮翻。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埸，音亦。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伍子胥諫吳王而不聽，曰︰「臣見麋鹿遊於姑蘇矣。」吳卒以亡。復，扶又翻。帝大怒，卽日斬之。古語有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二年**（戊申、五八八）

**1**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為東陽王，恮，莊緣翻。恬為錢塘王。

**2**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睺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九江郡，江南之尋陽郡，江州治所也。夷陵，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曰峽州。將，卽亮翻。

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

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辛臣說田戎曰︰「洛陽地如掌耳。」恣溪壑之欲，溪壑難盈，故以為喻。劫奪閻閭，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孽，魚列翻。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鉗，其廉翻。道路以目。國語︰周厲王監謗，道路以目。言道路相逢，以目相視，不敢有言。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重，直用翻。背，蒲妹翻。埸，音亦。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覆，敷救翻。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璽，斯氏翻。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中原以江南為江外。

**3**太子胤，性聰敏，好文學，好，呼到翻。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沈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張、孔二貴妃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帝欲立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嗣，祥吏翻。從，千容翻。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袁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帝卒從徵議。折，之舌翻。宅心，居心也。卒，子恤翻。夏，五月，庚子，廢太子胤為吳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為太子。徵，景歷之子也。蔡景歷歷事陳高祖、世祖、高宗。深亦聰惠，惠，與慧同。有志操，操，七到翻。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帝聞袁憲嘗諫胤，卽用憲為尚書僕射。

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澹，徒敢翻。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唯尋閱經史及釋典為事，釋典，佛經也。數上書諫爭。數，所角翻。上，時掌翻。爭，側迸翻。帝欲之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4**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為吳郡王。

**5**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行省，卽行臺也。以晉王廣為尚書令。

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還，音旋，又如字。為隋主褒美許善心張本。

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帥，所類翻。廣出六合，六合本漢堂邑縣之地，江左立秦郡及尉氏縣，後周改秦郡為六合郡。隋開皇初，廢郡，改尉氏縣為六合縣。俊出襄陽，秦王俊以山南道行臺鎭襄陽；今自襄陽出指漢口。素出永安，素鎭永安，自永安下三峽。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荊江治江陵，使劉仁恩出師，會楊素東下。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蘄州治蘄春，使王世積出師，自蘄口臨江津。蘄，音機，又音其。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廬州治廬江，使韓擒虎出師，自橫江渡，攻姑孰。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吳州治廣陵，使賀若弼自瓜洲渡江，攻京口。者，人者翻。青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東海郡，海州。青州治益都。此蓋使燕榮以青州之師出朐山渡海以攻南沙也。燕，因肩翻。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為晉王元帥長史，帥，所類翻。長，知兩翻。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總，昌呂翻。度，徒洛翻。無所凝滯。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述征記︰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陳師誓衆。

**6**丙子，立皇弟叔榮為新昌王，叔匡為太原王。

**7**隋主如河東；河東，蒲州。十二月，庚子，還長安。

**8**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中，竹仲翻。卒，子恤翻。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為突厥復亂張本。頡，戶結翻。伽，求迦翻。

**9**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郞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郭璞，晉人，知數之士也。『江東分王三百年，王，于況翻。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晉元帝南渡，卽王位於建康，歲在于丑，是年，歲在戊申，凡二百七十二年。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任蠻奴，卽任忠。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量，音良。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卷，讀曰捲。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爾，猶言如此也。

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章︰十二行本「艘」下有「兵數千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水經註︰江水過流頭灘，又東逕古宜昌縣北，又東逕狼尾灘，其地猶在黃牛峽之西。杜佑通典曰︰狼尾灘，今夷陵郡宜都縣界。艘，蘇遭翻。峭，七笑翻。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帥，讀曰率；下同。艘，蘇遭翻。柵，直革翻。騎，奇寄翻。趣，七喻翻。遲，直二翻。勞，力到翻。秋毫不犯。

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艫，音盧。被，皮義翻。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江濱鎭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

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瓛，戶官翻。蕭巖、蕭瓛來奔及出藩事，並見上年。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任，音壬。使南平王嶷鎭江州，永嘉王彥鎭南徐州。江州治尋陽，南徐州治京口，皆緣江重鎭也。嶷，魚力翻。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艦，戶黯翻。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

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湘州治長沙。在職旣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度，徒洛翻。少，詩沼翻。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上，時掌翻。仍徵叔文還朝。朝，直遙翻；下同。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

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幷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金翅，船名。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未幾，韓擒虎濟采石，賀若弼拔京口，二道並進，而陳以亡。地有所必守，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施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此以出守藩方為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之，往也。任，職也。之任，往赴所職也。己得專權，文慶與客卿時共掌機密，文慶若出，則客卿得專之。俱言於朝︰「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卽為通奏。」謂朝臣若必有所陳說，不須面見陳主言之；但文字來，便為聞達。為，于偽翻；下內為同。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若出人船，必恐驚擾。」

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間，古莧翻。諜，徒協翻。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陳仍梁制，以間歲正月上辛祀天地於南、北二郊，用特牛一。蓋來年正月當行此禮，故施文慶云然。從，才用翻。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聞，音問。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為之遊說，謂衆言雜進之後，文慶又以貨動江總，使之助己。說，輸芮翻。帝重違其意，重，如字。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

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齊師三來，謂梁敬帝紹泰元年徐嗣徽、任約以齊師襲建康，據石頭。太平元年，復襲破采石，與齊蕭軌同入寇，逼建康。世祖天嘉元年，齊將劉伯球、慕容恃德助王琳下蕪湖，皆敗。周師再來，謂天嘉元年獨孤盛、賀若敦入湘川，臨海王光大元年，宇文直、元定助華皎，皆敗。從，千容翻。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魏文帝伐吳，臨江，見江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塹，七豔翻。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將，卽亮翻。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孔範自謂兼資文武，故大言自詭立功。自晉、宋以來，率謂三公為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言馬若渡江，必不能北歸，將悉為我有，亦大言也。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伎，渠綺翻。女樂也。

**10**是歲，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吐谷渾自亦有拓跋姓。裨，音卑。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請以千餘家降隋。降，戶江翻。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惛狂，妻子懷怖，怖，普故翻。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背，蒲妹翻。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所謂「叛夫背父」、「妹夫及甥」，當時必皆有主名，而史不詳紀。隋書作「名王拓跋木彌」，「裨王」亦用漢書語。背，蒲妹翻。誘，羊久翻。

**11**河南王移茲裒卒，隋主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移茲裒降隋見上卷高宗太建十三年。裒，蒲侯翻。卒，子恤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 隋紀一起屠維作噩（己酉），盡重光大淵獻（辛亥），凡三年。

隋，卽春秋隨國，為楚所滅，以為縣。秦、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曰隨州，後入西魏。楊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襲爵，受周禪，遂以隨為國號。又以周、齊不遑寧處，去「辵」作「隋」，以辵訓走故也。辵，音綽。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諱堅，姓楊氏。隋書云︰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生子元壽，後魏時為武川鎭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玄孫忠，從周太祖起義關西，寔生帝。自陳宣帝太建十三年至開皇九年，隋有西北八年矣。以通鑑紀年於此九年為隋紀年之始，故書上之上。

**開皇九年**（己酉、五八九）帝以陳高宗太建十三年受周禪，至是年平陳，混壹天下。通鑑紀事，乃以開皇繫年。

**1**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朝，直遙翻。塞，悉則翻。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日加申為晡，晡，奔謨翻。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若，人者翻。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先，悉薦翻。艘，蘇漕翻。爾雅︰水注澮曰瀆。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內國，卽中國，隋避諱，改曰內。『鄒︰文帝先考諱忠，音同「中」，故以「內」為同訓代之。』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幟，昌志翻。被，皮義翻。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旣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復，扶又翻。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橫江浦，在和州界。采石磯，在今太平州北三十里對岸津渡處。將，卽亮翻；下將兵同。守者皆醉，遂克之。德祐甲戌十有二月沙武口之事亦猶此。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鎭桃葉山，隋志︰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後齊置秦州。後周改州曰方州，改郡曰六合。開皇初，郡廢；四年，改尉氏曰六合。張舜民曰︰桃葉山，卽今瓜步鎭之地。帥，讀曰率。

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蠆，丑邁翻。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魚魯廣達並為都督，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去年冬，陳主擢施文慶督湘州，未及之鎭而隋兵渡江。難，乃旦翻。監，工銜翻。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陳南豫州治宣城，時徙鎭姑孰，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移江寧縣於此，名白下縣。帥，讀曰率。散騎常侍皋文奏將兵鎭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尼，女夷翻。

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南徐州治京口。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勞，力到翻。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令，力丁翻。於是所至風靡。

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今太平州當塗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人大江，蓋因舊鎭而得名。皋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

魯廣達之子世眞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侯景之亂，魯悉達糾合鄕人以保新蔡，魯氏遂世襲以事陳。新蔡註見一百六十四卷梁世祖承聖元年。降，戶江翻。遣使致書招廣達。使，疏吏翻。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勞，力到翻。樊猛與左衞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鎭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任，音壬。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重，如字，難也。

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京口於建康為北，姑孰於建康為南。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曲阿，本雲陽，秦時，人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改曰曲阿。其地在武進、丹徒二縣之間。弼分兵斷其衝，恐三吳之兵入救建康，掎其後也。斷，音短。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朝，直遙翻。樂，音洛。樊毅屯耆闍寺，闍，視遮翻。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忠武將軍，梁置，班十九；陳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位次四平將軍。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去年使任忠出守吳興。仍屯朱雀門。晉孝武帝建朱雀門，上有兩銅雀，前直大航，謂之朱雀航。

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此山下，孫氏都秣陵，以其祖諱鍾，因改名蔣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新林浦，去今建康城二十里，西直白鷺洲。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蘄，音機，又音其。王世積，闡熙新囶人。按班志，廬江郡陽縣，禹貢九江皆在南，東合為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漢之尋縣在今蘄州界。王世積以舟師自蘄水出九江。囶，古國字。破陳將紀瑱於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將，卽亮翻；下同。瑱，他殿翻，又音鎭。陳人大駭，降者相繼。降，戶江翻。晉王廣上狀，上，時掌翻。帝大悅，宴賜羣臣。

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士，懦，乃臥翻，又奴亂翻。士，讀曰事。『章︰乙十一行本正作「事」；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文慶旣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怏，於兩翻。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

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塹，七豔翻。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斷，丁管翻；下同。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被，皮義翻。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形也。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徐州，彭汴之路也。復，扶又翻。斷，丁管翻。待春水旣漲，上江周羅睺待衆軍必沿流赴援。周羅睺時督水軍，在郢漢。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欻，許勿翻。「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郞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孔範以竇憲破匈奴事自詭，姦諂之誤國亡家如此。為，于為翻；下同。燕，於賢翻。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賦，給與也，分畀也。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陳，讀曰陣；下同。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亙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

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員，音運，姓也。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窘，渠隕翻。復，扶又翻；下同。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趣，七喻翻，又讀曰趨。範兵暫交卽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

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好，宜也；住，止也；今南人猶是言。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縢，縢，徒登翻。以繩約物曰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謂往就周羅睺等。臣以死奉衞。」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分，扶問翻。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軍」，或作「君」。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此猶劉禪之於郤正也。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

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夏，戶雅翻。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旣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祝穆曰︰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下有小池，面方丈餘。或云，在保寧寺覽輝亭側。舊傳云︰欄有石脈，以帛拭之，作臙脂痕，一名臙脂井，又名辱井。梁制︰有殿中舍人、守舍人。陳制︰殿中舍人為三品蘊位，守舍人為三品勳位，在九品之外，後閤舍人，蓋殿中舍人之守後閣者。沈后居處如常。處，昌呂翻。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也。梁制︰太子中舍人四人，掌其坊之禁令；舍人十六人，掌文記。中舍人八班，舍人三班。陳制︰中舍人六百石，舍人亦如之。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勞，力到翻。「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朝，直遙翻；下同。守，式又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樂，音洛。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遂就擒。諸門衞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朝，直遙翻。孫皓降晉，封歸命侯。無勞恐懼。」旣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訽，挺刃而出；訽，苦候翻，罵也。挺，拔也。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騾，盧戈翻。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敎殿，以兵衞守。

高熲先入建康，熲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熲，居永翻。隋制，諸王記室參軍在錄事、功曹之下。廣使德弘馳詣熲所，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妲己，有蘇氏之美女，商紂嬖之，武王勝殷，殺紂，幷誅妲己。妲，當割翻。己，音紀。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詩·大雅·抑之辭。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使高熲留麗華而廣納之，文帝必怒，安得成他日奪嫡之謀，是誠宜德之也，顧恨之邪！史為廣殺熲張本。

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曁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斂，力贍翻。曁，戟乙翻。「陽慧朗」一作「惠朗」。「曁慧」之下逸「景」字。使高熲與元帥府記室裴矩帥，所類翻。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之弟子也。裴讓之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四年。

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先，悉薦翻。屬，之欲翻。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

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報讎也。陳高祖殺僧辯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旣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

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使，疏吏翻。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去年陳遣善心來聘，留於客館，不遣還，事見上卷。西階，賓階也。衰服、藉草，喪禮也。衰，叱雷翻。號，戶刀翻。藉，慈夜翻。敕書唁焉。唁，魚戰翻。弔生曰唁。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改衰服，服賜服。復出，北面立，復，扶又翻。垂泣，再拜受詔，明月乃朝，朝，直遙翻。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旣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通直散騎常侍屬門下省。今敕善心以本官直門下省，何也？按唐六典，晉始有門下省，散騎常恃雖隸門下，別為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騎之省」是也，此隋所以命許善心以通直散騎常侍直門下省歟？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江夏，陳郢州治所。夏，戶雅翻。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漢水入江之口，卽沔口也。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按楊素傳，忠肅屯岐亭，正據江峽。則岐亭在西陵峽口也。考異曰︰隋書作「呂仲肅」，南史作「呂肅」，今從陳書。據巫峽，按水經，江水出巫峽過秭歸夷陵，逕流頭狼尾灘，而後東逕西陵峽。去年冬，楊素破戚昕，其舟師巳過狼尾而東，呂忠肅所據者，蓋西陵峽也。當從楊素傳作「江峽」為通。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考異曰︰南史作「五條」，今從隋書。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去，羌呂翻。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千人，蜑亦蠻也。居巴中者曰巴蜑。此水蜑之習於用舟者也。蜑，徒旱翻。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艘，蘇遭翻。艦，戶黯翻。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梁置信州於巴東，西魏取之，其地時屬隋，故陳信州刺史屯於安蜀城。陳慧紀屯公安，公安，陳荊州治所。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下同。將，卽亮翻；下同。欲入援建康，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巴州，治巴陵。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勞，力到翻。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將，卽亮翻。臨，力浸翻。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章︰甲十一行本「亡」下有「移書」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蘄，音機，又音其。偲，音思。豫章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守，式又翻。

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晉王廣於時將凱還也。

**2**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鄕正，使治民，簡辭訟。治，直之翻；下同。李德林以為︰「本廢鄕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部斷不平，為其，于偽翻。斷，丁亂翻。今令鄕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令，力丁翻。要，一遙翻。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鄕！」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為鄕，置鄕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長，知兩翻。

**3**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為主，瓛，戶官翻。右衞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章︰甲十一行本「至」下有「亦受述節度」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隋書︰宇文述，代郡武川人。地理志︰馬邑郡善陽縣，大叢置代郡。順政郡鳴水縣，西魏置落叢縣及落叢郡。順政，西魏之興州也。東海郡，海州。燕榮舟自海道入湖，可至吳州，陳置吳州於吳郡。燕，因肩翻。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沈約志︰永新縣，吳立，屬安成太守。隋廢安成郡為安復縣。晉陵與吳接壤。幷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柵，測革翻。將，卽亮翻。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衣，於旣翻。瓛以餘衆保包山，包山，在太湖中，其地西北距吳縣百二十里，又名洞庭山，四西皆水，地占三鄕，環四十里，土宜橘柚。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燕，因肩翻。將，音如字，領也，攜也。埭，徒蓋翻。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以巖等驅江陵士女降陳也，事見上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章︰甲十一行本「志」下有「刻日請降」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將，卽亮翻；下同。刺史岳陽王叔愼，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愼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按陳湘州刺史陳叔文旣去鎭，施文慶實代之阻隋兵，不及至，湘州必有守之者，但未知叔愼何時所命耳。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遂興縣侯也。沈約志︰廬陵郡有遂興縣，吳立，日新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長，知兩翻。坐，徂臥翻。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難，乃旦翻。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召平，秦時東陵侯，秦亡為民，種瓜青門外。正理自謂陳亡之後，不能編於民伍以求活。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降，戶江翻。暉信之，克期入城，叔愼伏甲侍之，暉至，執之以狥，幷其衆皆斬之。叔愼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志︰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郡。武陵郡，舊置武州。鄔姓，其先仕晉為鄔大夫，子孫因以為氏。鄔，烏古翻。守，式又翻。隋所除湘州刺史薛冑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愼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將，卽亮翻。兵敗。冑乘勝入城，禽叔愼、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高涼縣置高涼郡。洗，又音線。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徐璒自豫章退保南康。南康郡治贛縣。洸，古黃翻。守，式又翻。璒，都滕翻。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遺，于季翻。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洗氏嫁馮融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帥，讀曰率。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說，式芮翻。考異曰︰隋帝紀︰「十年八月壬申，遣洸等巡撫嶺南，百越皆服。」按陳以九年正月亡，至來年八月，幷閏計二十一月，豈有洗氏猶不知者！洗氏傳又云晉王遣陳主遺夫人書，則事在九年三月前也，帝紀所云，蓋謂百越已服，奏到朝廷之日也。表馮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宋文帝元嘉九年，分高涼，立宋康郡。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永寧、宋康二郡。洸，敻之子也。韋敻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敻，休正翻。

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隋志︰梁置衡州於廣州含洭縣。任，音壬。瓌，古回翻。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降，戶江翻。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任瓌志趣如此，宜其能自表見於唐元也；蕭摩訶兒豚犬耳。

於是陳國皆平，陳高祖受梁禪，歲在丁丑，至是而亡，凡五主，三十三年。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按隋志︰陳境當時有揚、東揚、南徐、吳、閩、豐、湘、巴、武、江、郢、廣、東衡、衡、高、羅、新、瀧、建、成、桂、東寧、靜、南定、越、南合、崖、安、交、愛，凡三十州。詔建康城邑宮至，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置蔣州。以蔣山名州也。

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鎭石頭城，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下同。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驪山在新豐縣。親勞旋師。乙巳，（「巳」似應作「卯」。）諸軍凱入，奏凱樂而入也。獻俘于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幷乘輿服御、天下圖籍等以次行列，將，卽亮翻。相，息亮翻。乘，繩證翻；下同。行，戶剛翻。仍以鐵騎圍之，騎，奇寄翻。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辰，帝坐廣陽門觀，廣陽門之觀闕也。觀，古玩翻。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郞凡二百餘人，難，乃旦翻。帝使納言宣紹勞之；勞，力到翻。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屛息不能對。屛，必郢翻。旣而宥之。

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二年。皇考忠，諡武元帝。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好，呼到翻。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見，賢遍翻。卒，子恤翻。

庚『章︰甲十一行本「庚」上有「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十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戌，帝御廣陽門廣陽門，大興宮城正南門也。唐六典曰︰隋曰廣陽門，開皇二年作，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唐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承天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將，卽亮翻。積，子賜翻。凡指所聚之物曰積則去聲，取物而積疊之則入聲。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復，方目翻。餘州免其年租賦。『鄒︰隋初稅制，承北魏租調。租，定額繳納之穀物；給，卽「調」，定額繳納之絹縑布疋；復，正韻︰除也。又曰︰給復，免除賦稅徭役；此說或籠統。』

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被，皮義翻。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

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按隋書，楊素自清河郡公進封郢國公。素言︰「逆人王誼前封於郢，不願與之同。」改封越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坐，徂臥翻。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

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驍，堅堯翻。將，卽亮翻；下同。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陳，讀曰陣。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先，悉薦翻。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騎，奇寄翻。降，戶江翻。任，音壬。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汙，烏路翻。坐此不加爵邑。

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熲，居迴翻。熲自勃海郡公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勞，力到翻。青蠅以諭讒言。間，古莧翻。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從，千容翻。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焉，於虔翻。將，卽亮翻；下同。帝大笑，嘉其有讓。

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說，輸芮翻。惋，烏貫翻。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乃止。

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鎭廣陵。晉王廣還幷州。

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五佞，謂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曁慧景。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瑳，倉何翻。昵，尼質翻。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數，所角翻。見，賢遍翻。為，于偽翻。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旣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監，古銜翻。朝，直遙翻。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旣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嗚呼，此陳叔寶所以得死於枕席也！帝以陳氏子弟旣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

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射，寅謝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任，音壬。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隋志︰舂陵郡，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昌州。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郞。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隋志︰主爵侍郞，屬吏部尚書。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衞懿公與狄人戰于熒澤，為狄人所殺，弘演納肝以殉之。

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荷，下可翻。本朝淪亡，無節可紀。朝，直遙翻；下同。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若，人者翻。捉，把也。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量，音良。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周羅睺何以得比於賀若弼哉！史家溢美耳。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翔來降，先，悉薦翻。降，戶江翻。伐陳之役，使為鄕導，鄕，讀曰嚮。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朝，直遙翻。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令，力定翻，美也。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

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得色，自得其意而形於色。旣而復上表自陳︰復，扶又翻。「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宜州置於京兆華原縣。

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韋鼎傳︰陳太建中聘周。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歲星，木星也，十二年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質，如字。及至德之初，陳長城公卽位，改元至德。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王，于況翻，又音如字。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叡之孫也。韋叡著功名於梁武帝之時。

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衞九重之餘，重，直龍翻。鎭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若，人者翻。弼，士免翻，述也。上，時掌翻。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省，悉井翻，視也。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傳，直戀翻。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將，卽亮翻。勝，音升。婢妾曳羅綺者數百，羅，交眼；綺，細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厥，九勿翻。朝，直遙翻。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

左衞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上，上怒，皆黜之，龐晃自結納於潛躍之辰，與上情契甚密，而與高熲有隙，與廣平王雄挾舊屢言熲之短，故皆被黜。熲，居永翻。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狐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熲父賓為獨狐信僚佐，賜姓獨狐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按獨孤信之誅，妻子徙蜀，獨孤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熲之遭遇，豈專以才略哉！外得君而內蒙君母親禮也。及夫外則見忌於君，內則失愛於君母，隨見疏棄，君臣之際，可無謹乎！

**4**樂安公元諧，性豪俠，有氣調，調，徒釣翻。少與上同學，甚相愛，及卽位，累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王誼誅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三年。上稍疏忌之。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鸞、隋志︰毗陵郡義興縣舊有臨澤縣。從，才用翻。上儀同三司祈『章︰甲十一行本「祈」作「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下同。』緒等謀反，祈姓，出於黃帝，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祈其一也。又曰︰晉獻侯四世孫曰奚，食邑於祈，子孫以為氏。下有司按驗，奏「諧謀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蜀。下，遐嫁翻。令，力丁翻。斷，音短。又，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蹲，慈尊翻。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考異曰︰李德林傳云︰「德林以梁士彥，元諧頻有逆意，江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諧傳云︰「平陳後數歲，人告諧謀反。」按諧請以叔寶為內史，則陳亡時猶在。楊雄方用事，諧欲譖去之，則雄未為司空，故附於此。按「內史」當依正文作「令史」；按通鑑上正文亦書元諧言，請以陳叔寶為令史。按內史隋之要官，元諧安敢請以陳叔寶為是官邪！

**5**閏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為右僕射。射，寅謝翻。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為納言。

**6**朝野皆稱封禪，朝，直遙翻；下同。「稱」，當作「請」。又竊謂稱，舉也；言朝野舉封禪事為言也。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宜卽禁絕！」

**7**左衞大將軍廣平王雄，貴寵特盛，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下，遐嫁翻。朝野傾屬，屬，之欲翻。上惡其得衆，惡，烏路翻。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八月，壬戌，以雄為司空，實奪之權。雄旣無職務，乃杜門不通賓客。雄以是能保其身於猜忌之朝。

**8**帝踐阼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脩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他果翻。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隋志︰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龜茲，音丘慈。賢曰︰今音丘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鄒︰，集韻︰九件切，音蹇。竹名。』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鄒︰累黍定律︰以累黍為法，制定樂律之度尺。五穀唯黍粒均齊，故古人之定分寸、度空徑，常以黍粒為計量基準。累黍之列，或縱或橫。而定樂律之度尺，以黃鐘律之管長為準，以累黍為法。』

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宿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沮，在呂翻。壞，音怪。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及七調，調，徒釣翻；下同。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易，弋豉翻。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時又有樂工萬寶常，萬，姓也。孟子門人有萬章。妙達鍾律。譯等為黃鍾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以調，如字。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勝，音升。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好，呼到翻。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為威所抑，寢不行。

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幷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十四調，賓祭用之。五夏，昭夏、皇夏、諴夏、需夏、肆夏。二舞，文、武二舞。登歌，升堂上而歌，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帝龍潛時，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卽取之為房內曲。十四調，後周故事，懸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為十四也。夏，戶雅翻。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

時天下旣壹，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典午南渡，未能備樂，石氏之亡，樂人頗有鄴而南者。苻堅淮淝之敗，晉始獲樂工，備金石。慕容垂破西燕，盡獲苻氏舊樂。子寶喪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德子超獻之姚秦以贖其母。宋武平姚泓，收歸建康，故云多在江左。前克荊州得梁樂，克荊州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今平蔣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傳，直戀翻。以為合古，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冬，十二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甲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郞虞也基參定雅樂。按煬帝始置通直郞，從六品，屬謁者臺。虞世基傳云，以通直郞直內史省。其通直散騎侍郞歟？品從五。世基，荔之子也。虞荔見一百六十八卷陳世祖天嘉二年。荔，力制翻。

**9**己巳，以黃州總管周法尚為永州總管，隋志︰永安郡，後齊置衡州，開皇五年，改曰黃州。零陵郡，平陳初置永州總管府。安集嶺南，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始安郡，梁置桂州。降，戶江翻。定州刺史呂子廓，鬱林郡，梁置定州。據山洞，不受命，法尚擊斬之。

**10**以駕部侍郞狄道辛公義為岷州刺史。隋志︰駕部侍郞，屬兵部尚書。狄道縣，屬金城郡。臨洮郡溢樂縣，西魏置岷州。岷州俗畏疫，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己之聽事。輿，羊茹翻。暑月，病人或至數百，聽廊皆滿，聽，與廳同。公議設榻，晝夜處其間，處，昌呂翻。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省，悉景翻。病者旣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鄒︰直至一六四二年，吳又可瘟疫論，始開中國傳染病學之先河。』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使，疏吏翻。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幷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還閤。還，音如字，又從宣翻。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款，誠也；款服，猶言誠服也。後有訟者，鄕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使，疏吏翻。

**十年**（庚戌、五九○）

**1**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為河南王，楷為華陽王。華，戶化翻。昭，廣之子也。

**2**二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庚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上幸晉陽，命高熲居守。熲，居永翻。守，手又翻。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

**3**成安文子李德林，成安，縣名。文，諡也。子，爵也。成安縣，屬魏郡。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好，呼到翻。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奏德林狠戾，數，所角翻。狠，戶墾翻。上多從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衞國縣市店，高阿那肱與王謙舉兵誅。衞國縣，本漢觀縣，屬東郡，光武改曰衞國，魏收地形志屬頓丘郡；隋開皇六年改曰觀城，屬武陽郡。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賃，乃禁翻。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自是益惡之。復，扶又翻；下同。惡，烏路翻。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使，疏吏翻。省，悉景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皆奏稱「鄕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置鄕正見上年。復卽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卽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爾欲以我為王莽邪！」上以權數得國，猜疑羣下，以王莽篡漢，變更法令而亡，疑德林以況己，故怒。詬，苦候翻。邪，音耶。先是，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給事黃門侍郞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德林之父蓋仕於魏、齊之間。後齊之制公府諮議參軍，從第四品。校書郞，第九品。猗氏縣，屬河東郡。至是，上因數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比，毗至翻。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烏程縣，舊置吳興郡，隋置湖州。宋白曰︰湖州，古防風氏之國，漢烏程縣之地，隋置湖州，因太湖而名。長安東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散參，謂散官無職務而預朝參者。散，悉亶翻。上不許，遷懷州刺史河內郡，舊置懷州。而卒。卒，子恤翻。

李圓通，本上微時家奴，有器幹；及為隋公，以圓通及陳茂為參佐，由是信任之。梁國之廢也，梁國廢見上卷陳長城公禎明元年。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為給事黃門侍郞。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上及高熲『章︰甲十一行本「熲」下有「蘇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子同；張校同。』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於上，上稍疏之，出為饒州刺史。隋志︰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隋平陳，置饒州。

上性猜忌，不悅學，旣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恆，戶登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遺，于季翻。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問事者，行杖之人也。楚，荊也，以之箠人。箠，止橤翻。卽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治，直之翻。彧，於六翻。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上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朝，直遙翻。熲，居永翻。上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後齊之制，有領左、右府，將軍之下置正副都督，隋蓋因之。煬帝改領左、右府為備身府。「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捶，止橤翻；下同。上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去，羌呂翻。卻有決罰，各付所由。所由，猶言所主也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隋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開皇十二年置楚州。隋置，州置刺史、長史、司馬、參軍事行參軍。上言曰︰「上寵高熲過甚。」上言之上，時掌翻。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捶，止橤翻。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復，扶又翻。居豈翻。兵部侍郞馮基固諫，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曹，各置侍郞。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不諫者。

**4**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季，兵制有六坊，後齊因之，亦曰六府。喪，息浪翻。南征北伐，居處無定，處，昌呂翻。家無完堵，地罕包桑，包桑多根，植桑至於根多，民安其居之驗。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5**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6**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為內史令。

**7**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隋南郊為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熛怒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8**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更，工衡翻。蘇威復作五敎，『鄒︰五敎者，五常之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復，扶又翻。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隋志︰東陽郡，平陳置婺州。會稽郡，梁置東楊州，陳改曰吳州，平陳改吳州，後改越州。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蘇州。懀，烏外翻。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㥄、『章︰甲十一行本「㥄」作「稜」；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考隋志無樂安，下曰陳之故境，則當於陳境求之。沈約志︰鄱陽太守有樂安縣，吳立。新唐志︰台州大樂安縣，唐初，析臨海置。以下文江汪文進令蔡道人守樂安觀之，蓋台州之樂安。蔣山，在蔣州江寧縣。永嘉郡，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栝州，唐高宗上元元年，始析栝州之永嘉、安固置溫州。安陸郡京山縣有溫州，非陳境，當是永嘉之溫州，史追書耳。建安郡，陳置閩州，平陳改曰泉州。餘杭郡，平陳置杭州。交趾郡，舊曰交州。㥄，力膺翻。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食之，曰︰「更能儂誦五敎邪！」邪，音耶。詔以楊素為行軍總管以討之。

素將濟江，使始興麥鐵杖戴束藳，夜，浮渡江隋志︰南海郡始興縣，南濟置衡州，平陳，權置廣州總管府。姓苑︰高要、始興有麥姓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復，扶又翻。還，從宣翻。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

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楊子津在今眞州子縣南。帥，讀曰率。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京口，今鎭江府。帥，所類翻；下同。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隋志︰晉陵、無錫二縣皆屬常州。考異曰︰北史楊素傳作「葉皓」，今從隋書。沈玄懀敗走，素追擒之。高志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亙百餘里，船艦被江；艦，戶黯翻。被，皮義翻。素擊之。子總管南陽來護兒子總管，裨將也，領兵，屬總管。南陽郡，舊置荊州，開皇初改為鄧州。姓苑︰郲，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為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軑侯來蒼。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陳，讀曰陣。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良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韓信破趙見十卷漢高帝三年。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舸，古我翻。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記室封德彝計事，姓苑︰封姓，夏時封父之後。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言。素後知之，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孫也。封隆之，高齊佐命臣。汪文進以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

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帥，讀曰率。勝，音升。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時掌翻。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

素又破沈孝徹於溫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按新唐志，天台山在台州唐興縣，唐興本晉始豐縣，始豐本吳之始平縣。唐志云︰武德四年，析臨海，置始豐，高宗上元二年，更名唐興。則吳之始豐，隋已倂入臨海，天台山此時固屬臨海界。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馳傳入朝。傳，株戀翻；下同。朝，直遙翻。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復請行，遂乘傳至會稽。素旣入朝後，自長安乘傳至會稽。復，扶又翻。傳，株戀翻。會，工外翻。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遽棄州走。餘黨散入海鳥，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將，卽亮翻。說，輸芮翻。降，戶外翻。江南大定。

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陀，徒何翻。勞，力到翻。比，必寐翻。拜素子玄獎為儀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獨孤信，皇后之父，後周功臣。

楊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少，詩沼翻。陳，讀曰陣。令，力丁翻。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從宣翻。復，扶又翻。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將，卽亮翻。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9**以幷州總管晉王廣為楊州總管，鎭江都，復以奏王俊為幷州總管。復，扶又翻。

**10**番禺夷王仲宣反，廣州舊治番禺，隋為南海縣，又分置於番禺縣。時廣州治始興，仲宣所圍者南海也。番禺，音潘愚。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洸，古黃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郞裴矩巡撫嶺南，唐六典云︰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已下散官，並以郞為正階，尉為從階。正六品上為朝議郞，下為武騎尉；從六品上為通議郞，下為屯騎尉；正七品上為朝請郞，下為驍騎尉；從七品上為朝散郞，下為游騎尉；正八品上為給事郞，下為飛騎尉；從八品上為承奉郞，下為旅騎尉；正九品上為儒林郞，下為雲騎尉；從九品上為文林郞，下為羽騎尉。隋志︰煬帝減給事黃門侍郞員，去給事之名，移吏部給事郞名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此時裴矩蓋為吏部給事郞。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東衡州亦治如興。將，卽亮翻。矩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鹿，姓也。風俗通︰後漢有巴郡太守鹿旗。進至南海。

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擊州獄，洗，悉典翻，又先薦翻。將，卽亮翻。使，疏吏翻。更遣孫盎出討佛智，斬之。進會鹿愿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藏，徂浪翻。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繖，蘇旦翻。引彀騎衞，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彀，古候翻。騎，奇寄翻。從，才用翻。蒼悟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隋志︰蒼梧郡，梁置成州，隋置封州。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

矩復命，上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將，卽亮翻。少，詩沼翻。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為民部侍郞。民部侍郞屬戶部尚書。拜馮盎高州刺史，高涼郡，舊置高州。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冊洗氏為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誠効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羅州刺史。宋白曰︰羅州，本招義郡，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元嘉三年，檀道濟於綾羅江口築石城，因置羅州。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盛，時征翻。幷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

番州總管趙訥貪虐，按隋志廣州治南海，仁壽元年，置番州。趙訥貪虐，必非是年事，史因書之。諸俚、獠多亡叛。俚，音里。獠，魯皓翻。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幷言訥罪，不可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臨振縣，漢朱崖地，隋煬帝置臨振郡，今吉陽軍。贈馮僕崖州總管、隋志︰朱崖郡，梁置崖州。平原公。平原郡公也。

**十一年**（辛亥、五九一）

**1**春，正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丙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皇太子妃氏薨。為帝與皇后怒太子而廢之張本。

**2**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使，疏吏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幷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3**平鄕令劉曠有異政，平鄕縣屬襄國郡。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潁令。臨潁縣屬潁川郡，潁川郡時為許州。高熲薦曠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勞勉之，見，賢遍翻。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丙子，優詔擢為莒州刺史。隋志︰瑯邪郡沂水縣，舊置南青州，後周改為莒州。

**4**辛巳晦，日有食之。

**5**初，帝微時，與滕穆王瓚不協。帝為周相，以瓚為大宗伯，瓚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隋書瓚傳︰瓚美姿儀，好書愛士，有令名於當世。周宣帝崩，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世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帝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隨公國，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帝相周，瓚拜大宗伯。瓚見羣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帝之計。以是言之，固周之忠臣也。瓚，藏旱翻。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不平，陰為呪詛；呪，職救翻。詛，莊助翻。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壬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瓚從帝幸栗園，栗園在長安南。暴薨，時人疑其遇鴆。乙亥，帝至自栗園。

**6**沛達公鄭譯卒。卒，子恤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 隋紀二起玄黓困敦（壬子），盡屠維協洽（己未），凡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壬子、五九二）

**1**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

**2**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通事舍人，隋制︰太子通事舍人八人，屬典書坊。少敏辯，有盛名，少，詩沼翻。士大夫多附之。及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禮︰侍坐於先生，席間函丈。何妥周武帝時已為太學博士，故云然。恚，於避翻。反為昨暮兒之所屈邪！」邪，音耶。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郞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郞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吏部侍郞、考功侍郞皆屬吏部尚書。尚書左、右丞分司管轄。隋制︰尚書二十四曹侍郞，獨吏部侍郞班左右丞之上。吏部侍郞正四品，左、右丞從四品。省中呼弘為世子，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為官等數事。復，扶又翻。從，才用翻。上命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初，周室以來，選無清濁；選，宣絹翻。『鄒︰清濁︰優劣，高下。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及愷攝吏部，按愷傳，開皇九年拜禮部尚書。與薛道衡甄別士流，別，彼列翻。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幾，居豈翻。上曰︰「蘇威德行者，行，下孟翻。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通籍殿中，則得預朝請。威好立條章，好，呼到翻。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郞郞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郞基見一百六十五卷梁世祖承聖三年。嘗為衞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隋志︰縣置令、丞、尉。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為友悌。

**3**己巳，上享太廟。隋立四親廟，各以孟月享以太牢。

**4**壬申晦，日有食之。

**5**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駮，踳，乖也；駮，錯也。踳，尺允翻；駮，北角翻。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諸州死罪，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盡，竟也。然後上省奏裁。」上，時掌翻。

**6**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7**己未，新義公韓擒虎卒。擒虎襲父雄爵新義郡公，平陳之功，以吏議不加封爵。卒，子恤翻。

**8**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疏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朝，直遙翻。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蔑，無也，視之如無也；又輕易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陵，乘也，犯也，侮也，侵也。轢，陵踐也。又，車踐為轢。轢，郞擊翻。其才藝風調優於熲；調，徒釣翻。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處，昌呂翻。當，丁浪翻。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

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下，戶嫁翻。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昌言，明言於廣衆。啗，徒濫翻，又徒覽翻。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將，卽亮翻。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回數日，低，降意也。回，轉心也。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復，扶又翻。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9**有司上言︰「府藏皆滿，上，時掌翻。藏，徂浪翻。無所容，積於廊廡。」廡，罔甫翻。帝曰︰「朕旣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謂賞平陳將士。何得爾也？」爾，猶言如此。對曰︰「入者常多於出，洛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漢官有中藏令，晉有中、黃、左、右藏令，隋初有右藏、黃藏令，至是始闢左藏院。藏，徂浪翻。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謂全免。」田出租，丁出調，詳已見前。兵受田，計畝為功，以其所出，脩器械，備糗糧，今亦減其半。調，徒弔翻。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京輔，謂關內。三河，謂河東、河南、河北。少，與小同。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鄕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使，疏吏翻。老少，詩照翻；又少，詩沼翻。

**十三年**（癸丑、五九三）

**1**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隋以火德王，以赤帝赤熛怒為感生帝。

**2**壬戌，行幸岐州。岐州扶風郡。

**3**二月，丙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仁壽宮，在岐州普閏縣。使楊素監之。監，古銜翻。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隋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更名萊州。隋制︰未除授正官而領其務者為檢校官。將作大匠掌工作。宇文愷有巧思，奏使之領作。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土木監，掌土木之事，以營宮暫置之，非常設之官。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屬，之欲翻。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顚仆，推塡坑坎，覆以土石，推，吐雷翻。覆，敷又翻。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

**4**丁亥，上至自岐州。

**5**己卯，立皇孫暕為豫章王。暕，廣之子也。暕，古限翻。

**6**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讖，楚譖翻。『鄒︰李賢註︰「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7**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8**是歲，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隋志︰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帝異之，命有司於安業里為規兆，蓋在長安南郭內也。旣以異議罷。至大業中，愷復奏明堂議及木樣。其議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註曰︰『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四二七，博四脩一。』註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近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註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為下方。鄭註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註曰︰『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註云，『複廟，重屋也。』註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亦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註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按，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坤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象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目恐當作日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註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藉茅，以存古制。』自晉以前，未有鵄尾。其圓牆璧水，一依本圖。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旣缺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梁武帝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會遼東之役，不果行。

**9**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屛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厥，九勿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謂周亡也。心常不平，書屛風，為詩敍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脩職貢，頗為邊患。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隋制︰車騎將軍階正五品。非職事官。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迦，求伽翻。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索，山客翻。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幷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郞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說，輸芮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考異曰︰突厥傳云「沙鉢略子」。今從長孫晟傳。居北方，遣使求婚，使，疏吏翻。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復，扶又翻。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朝，直遙翻。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雍虞閭，都藍；玷厥，達頭也。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少，詩沼翻。易，以豉翻。馴，松倫翻。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為隋破都藍，樹立染干張本。復，扶又翻。

**10**牛弘使協律郞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隋制，太常有協律郞二人。隋志︰涿郡涿縣，舊置范陽郡，開皇初，郡廢。又上谷郡淶水縣，舊曰遒，開皇元年，以范陽為遒縣，更置范陽於此。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從」字之上，更有「孝孫」二字，文意乃明。隋志︰南海郡含洭縣，梁置陽山郡。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名。名，一作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妥言見上卷九年。注弘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弘等復為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郊廟用一調，止用黃鍾一宮。迎氣用五調，春用角，夏用徵，中央用宮，秋用商，冬用羽。調，徒釣翻。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復，扶又翻。

**十四年**（甲寅、五九四）

**1**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卒，子恤翻。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寶常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終於千八百聲，為之應手成曲。曰︰「用此何為！」

**2**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先，悉薦翻。廨，古隘翻。收息取給。工部尚書『章︰甲十一行本「書」下有「扶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蘇孝慈唐六典︰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卿也，漢五曹尚書，其三曰民曹，後漢以民曹兼主繕修工作、鹽池、園苑之事。自晉、宋、齊、梁、陳營宗廟，則權置起部尚書，事畢省之，後周依周官置大司空卿一人。隋開皇二年，始置工部尚書。以為「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敗，補邁翻。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職分田起於後周，頃畝以品為差，下至隋、唐，代有增減。毋得治生，與民爭利。」治，直之翻。

**3**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為納言。

**4**初，張賓曆旣行，開皇四年行張賓曆，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廣平劉孝孫、隋志︰武安郡永平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仁壽元年，改永平縣。冀州秀才劉焯信都郡置冀州。焯，職略翻。並言其失。賓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後賓卒，孝孫為掖縣丞，隋志︰萊州東萊郡治掖縣。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以他入太史曹為直太史。上，時掌翻。累年不調，調，徒釣翻。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來詣闕下，櫬，初覲翻。伏而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賓曆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冑玄隋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棣州。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冑玄所刻，前後妙中，刻，刻定也。中，竹中翻。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冑玄等親自勞徠。勞，力到翻。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卒，子恤翻。

**5**關中大旱，民飢，下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為，于偽翻。殆將一朞。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帥，讀曰率。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衞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擔，都濫翻。令左右扶助之。

**6**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邙山，在洛陽城北。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上，時掌翻。幷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復，扶又翻。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渡京口，彼人密啓告急，渡京口，事見上卷九年。叔寶飲酒，遂不之省。省，悉井翻。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謂苻堅也。事見晉紀。茍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7**齊州刺史盧賁隋志︰齊郡，舊曰齊州，治歷城。坐民飢閉民糶，糶，他弔翻。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為，于偽翻。行，下孟翻。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事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譯為巫蠱。考異曰︰「盧賁傳云︰「昉為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按譯傳，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賁傳誤也。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卒，子恤翻。

**8**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帥，讀曰率帝令牛弘創定儀注，旣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

**9**上好禨祥小數，好，呼到翻。禨，居希翻。『鄒︰禨祥小數，蓋陰陽家禳福求瑞之說。』上儀同三司肅吉上書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吉上，時掌翻。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至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皇后本命。至尊德並乾之覆育，覆，敷又翻。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曾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懿之孫也。蕭懿，梁武帝之兄，追封長沙王。員外散騎侍郞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劭云︰乾鑿度云，「泰表戴干。」鄭玄註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郞。隋志︰祕書省領太史、著作二曹，著作曹置郞二人。劭前後上表上，時掌翻。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纖緯，捃摭佛經，讖，楚譖翻。捃，居運翻。摭，之石翻。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章︰甲十一行本「香」下有「閉目」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洽，音狹。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十五年**（乙卯、五九五）

**1**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為壇於泰山，柴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赦天下。

**2**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綠邊不在其例。

**3**三月，己未，至自東巡。

**4**仁壽宮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為吾，于偽翻。素聞之，惶恐，盧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考異曰︰隋書、北史皆曰︰「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乃解。」今從唐書。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孫后勞之曰︰勞，力到翻。「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郞必須據吾此坐。」楊素賞重封德彝，非但以其算略，蓋必術亦相似。屢薦於帝，帝擢為內史舍人。

**5**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6**六月，戊子，詔鑿底柱。底柱山，在陝縣北大河中。水經曰︰河水過砥柱門。註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旣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

**7**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燕慕容精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子孫以為氏。相，息亮翻。命焚之於朝堂。朝，直遙翻。

**8**秋，七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狠，戶墾翻。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9**戊寅，上至自仁壽宮。

**10**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弟也，韋洸安輯嶺南，卒于官。按隋書世康傳︰世康，洸之兄。洸，古黃翻。和靜謙怒，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按世康傳，自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在開皇四年之前。七年拜襄州刺史，歷安州、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出入踐揚，前後十餘年，不專在吏部也。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鎭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幷、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當時以為榮。

**11**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驪山溫湯也。程大昌曰︰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幷植松栢千餘株。

**12**十二月，戊子，敕︰「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考異曰︰刑法志，事在十六年。今從帝紀。仍籍沒其家。」

**13**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唐、虞以三年為一考，後世以一年為一考。

**14**汴州刺史令孤熙來朝，隋志︰滎陽郡浚儀縣，東魏置梁州，後周改曰汴州。令狐出於魏氏，春秋晉大夫魏顆封於令狐，子孫以為氏。汴，皮變翻。考績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雜物為段，純物為匹。頒告天下。熙，整之子也。令孤整見一百五十九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十六年**（丙辰、五九六）

**1**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為平原王，筠為安成王，嶷為安平王，嶷，魚力翻。恪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韶為建安王，煚為潁川王，煚，居永翻。皆勇之子也。

**2**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3**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行刑。」考異曰︰刑法志在十五年，今從帝紀。

**4**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宮；隋志︰同州朝邑縣有長春宮。十一月，壬子，還長安。

**5**党項寶會州，隋志︰汶山郡，後周置汶州，開皇初改曰蜀州，尋為會州。党，底朗翻。詔發隴西兵討降之。

**6**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妻，七細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伏上，時掌翻。

**十七年**（丁巳、五九七）

**1**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鄒︰此之南寧，卽今之雲南省曲靖市。下文同。』平之。史萬歲襲爵太平縣公。隋志︰太平縣，屬絳郡。南寧之地，漢屬牂柯，蜀漢屬南中，晉屬寧州，梁為南寧州。其後為爨氏所據，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考之晉志，未始有南寧郡。西爨，蠻也，非羌也，通鑑因隋紀成文。初，梁睿之克王謙也，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不服。獠，魯皓翻。酋，慈秋翻。帥，所類翻。爨，七亂翻。睿上疏，以為︰「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牂柯，音臧柯。上，時掌翻。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徵兵以討侯景，文盛赴之。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屬，之欲翻。夏，戶雅翻。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瓚，從旱翻。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衆，略定南寧。」『章︰甲十一行本「寧」下有「帝以天下初定，未之許」九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其後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就其地置昆州。降，戶江翻；下同。『鄒︰昆州，卽今之廣西省柳州市。』旣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蜻蛉川，漢蜻蛉縣之地。蜻，倉經翻。蛉，郞丁翻。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唐史︰南詔王鳳迦異築柘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故在。渡西洱河，按唐史，太宗擊西爨，開蜻蛉、弄棟為縣。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西洱河，卽葉榆河也。蘇軾曰︰南詔有西洱河，卽牂柯江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之為西洱河。洱，而止翻，又而志翻。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請將，音如字，攜也，領也。詔許之。爨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為史萬歲得罪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

**2**庚寅，上幸仁壽宮。

**3**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始安郡，梁置桂州。俚，音里。帥，所類翻；下渠帥同。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尚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隋志︰鬱林郡，梁置定州，後改為南定州，平陳改尹州。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瘴，之亮翻，熱病。頓于衡州，隋志︰衡山郡，平陳置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白石洞，在今尋州南六十里。帥，讀曰率；下同。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降，戶江翻。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

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郞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等，姓苑︰何氏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其後封於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河」，字隨音變，後遂為何氏。莫姓，楚莫敖之後。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稠，妥之兄子也。妥，他果翻。

上以嶺南夷、越數反，數，所角翻。以汴州刺史令孤熙為柱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令，力丁翻。帥，所類翻。更，工衡翻。「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敎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先，悉薦翻。長吏多不得之官，長，知兩翻。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為，于偽翻。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帥，所類翻。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州。隋志︰寧越郡，梁置安州，今改欽州。

**4**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捶，止橤翻。懦，乃臥翻，又奴亂翻。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恐邂逅觸罪也。考異曰︰刑法志作「晚宿」，必早字誤耳。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邪，音耶。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自古以來，閭里姦豪持吏短長者，則有之矣，未聞持其上至此者，宜隋季之多盜也。天下之富，一錢之積，是以古之為政，欲其平易近民。為，于偽翻。而為、而不、而屬之而，猶言汝也。

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爭隋制︰九寺各置卿、少卿各一人。河東縣，蒲州河東郡治。少，始照翻。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長，知兩翻；下同。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掌固，蓋卽漢之掌故。唐省、臺、寺、監皆有掌固，因隋制也。上，時掌翻。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遣，猶使也。行，戶剛翻。見，賢遍翻。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佛衣人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曠觸掛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坐，徂臥翻。命賜綽二金盃酒，幷盃賜之。曠因免死，徒廣州。

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將，卽亮翻。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為，于偽翻。

刑部侍郞辛亶嘗衣緋褌，衣，於旣翻。褌，古渾翻，褻衣也。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厭，一協翻，又於琰翻。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勞，力到翻。

時上禁行惡錢，『鄒︰惡錢，劉宋以降，民間私鑄之劣錢也。』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武候，屬左右武候將軍，掌晝夜巡察、執捕姦非也。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復，扶又翻；下同。啜，昌悅翻。天子之威，欲相挫邪！」邪，音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訶，虎何翻。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治，直之翻。復上，時掌翻。

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冑同時，俱名平恕；然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斷，丁亂翻。稱，尺證翻。冑，端之子也。薛端仕周，為蔡州刺史，無他異稱。

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劾，戶蓋翻，又戶得翻。帝曰︰「爾為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隋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將作寺丞以課麥遲晚，，圭玄翻。類篇曰︰麥莖也。『鄒︰，同䅌。』武庫令以署庭荒蕪，武庫令，屬衞尉寺。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馬鞭、鸚鵡，使，疏吏翻。「授」，當作「受」。帝察知，並親臨斬之。

帝旣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恆，戶登翻。復，扶又翻；下同。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少，始照翻。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氈上樗蒲，『鄒︰樗蒲，亦稱「五木之戲」。博彩戲具也。』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之，棰陳延幾死。隋志︰鴻臚寺統典客令，卽主客也。屎，式爾翻，糞也。棰，止橤翻。幾，居依翻，又音祁。

帝遣親衞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隋氏置左·右親衞、左·右勳衞、左·右翊衞，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等官。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屈突，虜複姓，其先昌黎徒河人，徙家長安。隴西郡，渭州。屈，九勿翻。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太僕卿，掌牧畜之政，故欲誅之。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瞋，昌眞翻。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分，扶問翻。就陛下匄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為左武候將軍。隋志︰左、右武候，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也。

**5**上柱國『章︰甲十一行本「國」下有「彭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數，所角翻。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棒，蒲項翻。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毆擊路人，毆，烏口翻。多所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告居士謀為不軌，帝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衆。

**6**楊素、牛弘等復薦張冑玄曆術。去年帝勞徠冑玄，旣而罷之。復，扶又翻。上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等與冑玄等辯析。暉杜口一無所答，冑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冑玄員外散騎侍郞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至是，冑玄曆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四人並除名。

**7**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將，卽亮翻。上不許，顧右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開皇初，慶則嘗為尚書右僕射，宰相之職也。授上柱國，封魯國公，上公也。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為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8**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敎，喜，許記翻。嘗請為沙門，不許。及為幷州總管，俊為幷州總管見上卷十年。漸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始，直之翻。好，呼報翻。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衞將軍劉昇曹魏置武衞將軍，自晉至子高齊，並屬左、右衞；至隋始與左、右衞並列於十二衞府。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廨，古隘翻。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復，扶又翻。上曰︰「我是五兒之父，上五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楊素逢君之惡者也，他日贊決以廢勇立廣，蓋有見於此。卒，子恤翻。

**9**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舍之太常，敎習六禮，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妻，七細翻。間，古莧翻。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為民部尚書。使，疏吏翻。

突利本居北方，旣尚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鎭，度斤舊鎭，蓋卽都斤山，突厥沙鉢略舊所居也。帥，讀曰率。錫賚優厚。賚，來代翻。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朝，直遙翻；下同。亟，去吏翻。抄，楚交翻。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伺，相吏翻。

**10**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11**何稠之自嶺南還也，是年二月，何稠討嶺南。甯猛力請隨稠人朝，稠見其疾篤，遣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使還，奏狀，上意不懌。使，疏吏翻；下同。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令，力丁翻。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果戒其子長眞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使，疏吏翻。汝葬我畢，宜卽登路。」長眞嗣為刺史，如言入朝。嗣，祥吏翻。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12**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隨府長史。長，知兩翻。什住通於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隋書虞慶則傳作「潭州臨桂鎭」。宋白曰︰隋平陳，改湘州為潭州。杜佑曰︰取昭潭為名。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謀反，下有司按驗。下，假稼翻。十二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住為柱國。

**13**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麗，力知翻。治，直之翻。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璽，斯氏翻。少，詩沼翻；下同。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洒，讀曰洗。行，下孟翻。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少，詩沼翻。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卒，子恤翻。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使使，疏吏翻；下同。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自時隋終以高麗為意，後遂以佳兵亡國。

**14**吐谷渾大亂，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幷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朝，直遙翻。

**十八年**（戊午、五九八）

**1**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

**2**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隋書︰靺鞨在高麗之北，凡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接；其二曰伯咄部，在栗末之北；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栗末東南。而黑水部猶為勁健，卽古之肅愼氏也。遼西郡治柳城，隋置營州總管府。靺，莫撥翻。鞨，戶葛翻。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陵三十萬伐高麗，帥，所類翻。將，卽亮翻。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為漢王長史，長，知兩翻。周羅㬋為水軍總管。『鄒︰周羅㬋，上並下文作周羅睺。卷百七十三亦作「㬋」。』

**3**延州刺史獨孤陀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兜改延州。陀，徒河翻。有婢曰徐阿尼，阿，烏葛翻。尼，女夷翻；下同。事貓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貓鬼疾也。」隋書陀傳云︰徐阿尼事貓鬼，每以子夜祀之，言子者，鼠也。陀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陀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居數日，貓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幷州還，陀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大理丞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實。畜，吁玉翻；下同。上以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為，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治，直之翻。上怒，令以犢車載陀夫妻，將賜死，『章︰甲十一行本「死」下有「於家」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獨孤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為，于偽翻；下同。「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弟司勳侍郞整詣闕求哀，司勳侍郞屬吏部尚書。於是免陀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貓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妖，於驕翻。至是，詔誅被訟行貓鬼家。先，悉薦翻。被，皮義翻。夏，四月，辛亥，詔︰「畜貓鬼、蠱毒、厭媚、野道之家，隋書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者。厭，於琰翻。魅，音媚。並投於四裔。」

**4**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麗，力知翻。漢王諒軍出臨渝關，臨渝關，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所謂盧龍之險也。渝，漢書音喻。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復，扶又翻。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隋書︰平壞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杜佑曰︰平壞城則古朝鮮國王險城也。趣，七喻翻。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使，疏吏翻；下同。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

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5**辛卯，上至自仁壽宮。

**6**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7**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8**南寧夷爨翫復反。復，扶又翻。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萬歲詆讕；讕，落干翻，又力誕翻。詆，拒諱也。讕，逸辭也。上怒，命斬之。高熲及左衞大將軍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將，卽亮翻。樂，音洛。少，詩沼翻。

**十九年**（己未、五九九）

**1**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2**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仁壽宮成於開皇十五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楊素，獨孤后喜而賞之，繼此屢幸仁壽宮，至仁壽之末，卒死於仁壽宮。仁者壽，帝窮民力以作離宮，可謂仁乎？其不得死於是宮，宜矣。帝怒楊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則亦從而喜之，豈非奢侈之能移人，觸境而動，至於流連不知反，卒詒萬世笑。是知君德以節儉為為貴也。

**3**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唐志︰自夏州北渡烏水，行五百三十餘里，過橫水，又行百一十九里至安樂戍。戍在河西壖，東壖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古永濟柵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長，知兩翻。晟，承正翻。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帥，所類翻。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隋志︰馬邑郡，舊置朔州。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靈武郡，後魏置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燕，因肩翻。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

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隋志︰鴈門郡靈丘縣，後周置蔚州。蔚，紆勿翻。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騎，奇寄翻；下同。比旦，行百餘里，比，必寐翻，及也。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朝，直遙翻；下同。降，戶剛翻。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冤，猶怨也。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鎭，使，疏吏翻。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紿，蕩亥翻。少，詩沼翻。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鎭，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將，如字。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衞驃騎將軍，隋制︰驃騎將軍正四品。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持節護突厥。

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章︰甲十一行本「郁」作「都」；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使，疏吏翻。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遺，于季翻。

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將，卽亮翻。蠡，音黎。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厥，九勿翻；下同。畜，許又翻。復，扶又翻。陳，讀曰陣；下同。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此古法也，雖衞青、劉裕未之能易也，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先，悉薦翻。騎，奇寄翻；下同。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魏舒毀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為騎陳以破突厥，皆鼓儳而勝耳。帥，讀曰率。勝，音升。號，戶高翻。

**4**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為內史令，暕，古限翻。

**5**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王世積封宜陽郡公。隋志︰河南郡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武威郡，舊置涼州。安定郡，舊置涇州。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配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守。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上，時掌翻。令，力丁翻。相，息亮翻。不，讀曰否。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又將之涼州。』之，往也。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

**6**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尉，紆勿翻。先，悉薦翻；下同。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伺，相吏翻。朝，直遙翻。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少，詩沼翻。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閤內，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還，音旋，又如字。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熲父之家客，甚見親禮，熲父賓，為獨孤信參佐，信被誅，后以賓父之故吏，數往來其家。至是，聞熲謂己為一婦人，遂銜之。

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立志，從容謂熲曰︰從，千容翻。「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章︰甲十一行本「乎」下有「上默然而止」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長幼之長，知兩翻。獨孤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為后譖熲張本。去，羌呂翻。

會上令選東宮衞士以入上臺，熲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衞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時出入，宿衞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弊法。如我意者，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三百人為團，五人為伍。恆，戶登翻。上，時掌翻。下，遐嫁翻。別，彼列翻。豈非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

熲夫人卒，卒，子恤翻。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喪，息浪翻。陛下何能不為之娶！」為，于偽翻；下同。上以后言告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朝，直遙翻。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維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旣而熲愛妾生男，上聞之，極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熲邪？復，扶又翻。邪，音耶。始，陛下欲為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見，賢遍翻。安得信之！」上由是疏熲。

伐遼之役，去年伐遼。熲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強，其兩翻。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少，詩照翻。專委軍事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

及擊突厥，出白道，進圖入磧，磧，大碃也，卽所謂大漠。磧，七迹翻。遣使請兵，使，疏吏翻。近臣緣此言熲欲反。上未有所答，熲已破突厥而還。此卽謂前破突厥事。還，從宣翻，音旋，又如字。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熲及左右衞大將軍元旻、元冑，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冑坐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㢸、若，人者翻。㢸，古弼字。刑部尚書薛冑、開皇三年，改都官尚書為刑部尚書。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屬，之欲翻。自是朝臣無敢言者。朝，直遙翻。秋，八月，癸卯，熲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

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勝，幾，居豈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勝，音升。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解落，謂解官落職也。瞑，莫定翻。如本無高熲。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要，一遙翻。自云第一也。」

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隋制，王國、公國皆有令有尉。上，時掌翻。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司馬懿，字仲達，事見魏邵陵厲公紀。朝，直遙翻。公今遇此，焉知非福！」熲國官承望上指，以此誣熲，蓋亦習見趙什住、皇甫孝諧受賞而利之也。焉，於虔翻。於是上大怒，囚熲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沙門眞覺嘗謂熲云︰「明年國有大喪。」憲司，法司也。復，扶又翻。喪，息郞翻。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

熲初為僕射，帝受禪，熲卽為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愼之！」熲由是常恐禍變。至是，熲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粗疏，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楚辭曰︰「寧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之意謂此。先，悉薦翻。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深責之，善憂懼而。卒，子恤翻。

**7**九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乙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先，悉薦翻。行，下孟翻。後，戶遘翻。稱，尺證翻。吏部侍郞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愼絕倫，然爽俊有餘，跡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眞，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

**8**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厥，九勿翻。可，從到入聲。汗，音寒。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將，卽亮翻；下同。大利城，在雲內縣東北。隋志︰定襄郡，治大利縣。處，昌呂翻；下同。時安義公主已卒，十七年，安義公主嫁突厥。卒，子恤翻。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公主以妻之。復，扶又翻。妻，七細翻。

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抄，楚交翻。請徙五原，以河為固，鹽州五原之地。於夏、勝兩州之間，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杜佑曰︰勝州治榆林縣，漢沙南縣地有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河自馬邑郡善陽界流入，縣西有漢五原城。夏，戶雅翻。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棋塹，塹，七豔翻。令處其內，令，力丁翻。處，昌呂翻。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

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為，于偽翻。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鎭恆安。隋志︰鴈門，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曰代州。舊唐志︰恆安鎭，在隋馬邑邵雲內縣界，唐為雲州雲中縣，卽後魏所都平城之地。恆，戶登翻。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騎，奇寄翻。仲卿自樂寧鎭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9**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弘化郡，開皇十六年置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涿郡懷戎縣，後齊置北燕州，後周去「北」字。燕，因肩翻。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枹罕郡，舊置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音加。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數，所角翻。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被，皮義翻。降，戶江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 隋紀三起上章涒灘（庚申），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庚申、六○○）

**1**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隋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晉州，後齊改江州，陳復曰晉州，開皇初曰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三月，辛卯，以揚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隋制，總管府置長史、司馬。河內郡置懷州。帥步騎五萬討平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2**賀若弼復坐事下獄，若，人者翻。復，扶又翻。下，遐嫁翻。上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旣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居永翻；下同。范蠡告大夫種嘗有是言。邪，音耶；下同。熲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索，山客翻。射，寅謝翻。我語熲曰︰語，牛倨翻；下同。『功臣正宜授勳官，隋置上柱國至帥都督凡十一等，為勳官。不可預朝政。』朝，直遙翻。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脈脈邪！』脈脈，有言不得吐之意。意圖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3**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卽靈州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卽朔州道。以擊之。

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天水郡置秦州。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易，以豉翻。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雨，于具翻。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考異曰︰煬帝紀曰︰「出靈武，無虜而還。」突厥傳曰︰「晉王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晟傳曰︰「達頭與王相抗。」蓋達頭聞王來而遁，晟將兵從別道與達頭相遇耳。

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史萬歲戍敦煌事，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元年。使，疏吏翻；下同。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復，扶又翻；下同。敦，徒門翻。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達遁而還。磧，七迹翻；下同。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帝紀，十九年六月史萬歲破賊，據本傳在飲夫，紀誤也。按「破賊」當作「破達頭」。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

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人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上，時掌翻。覆，敷又翻。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為，于偽翻。帝又遣趙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隋志︰榆林郡金河縣，隋初置榆關總管。定襄，卽雲內縣之恆安鎭。

**4**秦孝王俊之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使，疏吏翻。敗，補邁翻。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怖，普布翻。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丑，俊薨。帝五子，獨俊病死耳。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隋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典籤等。釋名︰碑者，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也。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鎭石耳。」鎭，之人翻，壓也。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稱︰「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栗姬子榮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七年。郭后子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七年、十九年。斯二事者，二帝之失也，可以為法乎！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

**5**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行，下孟翻。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蜀鎧，蜀人所作也。蜀人工巧，所作鎧甲已精麗，而勇又文飾之。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后，君；儲后，猶言儲君也。好，呼到翻。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幷葅醬一合，淹菜為葅。醬，醢也。肉醬、豉醬皆謂之醢，又菜葅謂之醬。內則︰芥醬。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謂勇仕周時。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

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朝，直遙翻。帥，讀曰率。少，始照翻。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隋制︰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為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褾、繏裾。革帶，金鉤鐷；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舄，以金飾。褾，彼小翻。繏，雛免翻。鍱，丑例翻，又彼列翻。紕，頻彌翻。鏢，紕招翻。綬，音受。縹，匹沼翻。純，之尹翻。長，直亮翻。廣，苦曠翻。『鄒︰，唐韻︰扶發切，音伐。說文︰盾也。』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別上，時掌翻。事非典則，宜悉停斷！」斷，丁管翻。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

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姓苑︰雲姓，縉雲氏之後。又魏書·官氏志︰達宥氏，後改雲氏；此其後也。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元妃薨見一百七十七卷十一年。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娣，音弟。嶷，魚力翻。媛，于眷翻。煚；居永翻。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

晉王廣彌『章︰甲十一行本「彌」上有「知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伺，相吏翻。處，昌呂翻。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數，所角翻。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謂楊素等。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為，于偽翻。饌，士戀翻；說文，具食也。申以厚禮；申，重也。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屛匿美姬於別室，屛，必郢翻。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衣，於旣翻。縵，莫半翻。繒無文者也。給事左右；屛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去，羌呂翻。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好，呼到翻。語，牛倨翻。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上密令善相者來和相，息亮翻。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來和、韋鼎皆識帝於潛躍，故尤信之。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邪，音耶。

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沈，持林翻。好學，善屬文；好，呼到翻。屬，之欲翻。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言聲名狼籍甚盛。朝，直遙翻；下同。冠於諸王。冠，古玩翻。

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鎭，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泫，戶畎翻。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恆，戶登翻。每恐讒譖生於投杼，用曾參母子事。鴆毒遇於杯勺，杯、勺，皆飲器。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勺，市若翻。是以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勇小字睍地伐。我為之娶元氏女，為，于偽翻。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阿，烏葛翻。使有如許豚犬。曹操曰︰「如袁本初、劉景升兒，豚犬耳。」後遂以詆其子。前新婦遇毒而夭，夭，於紹翻。我亦不能窮治，治，直之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復，扶又翻。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幾，居豈翻。邪，音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勝，音升。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

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安陸郡置安州。欲述近己，奏為壽州刺史。淮南郡舊屬南則為豫州，屬北則為揚州，開皇九年改曰壽州。近。其靳翻。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謂南平陳、北伐突厥也。數，所角翻。將，卽亮翻。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內宮，卽中宮，避國諱，故云然。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處，昌呂翻。易，以豉翻。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朝，直遙翻。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

約時為大理少卿，少，始照翻。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此呂不韋之故智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說，輸芮翻。「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夫，音扶。令，力正翻。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朝，直遙翻。勝，音升。數，所具翻。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思，相吏翻。殊不及此，敕汝啓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復，扶又翻。「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令，力丁翻。素從之。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揣，初委翻。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內使猶言中使。使，疏吏翻。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昵，尼質翻。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者，廣小字阿，，眉波翻。常恐其潛殺之。」素旣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遺，于季翻。使贊上廢立。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新豐縣屬京兆。厭，於協翻。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伺，相吏翻；下同。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

上遂疏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玄武門，隋大興宮城正北門。至德門，在宮城東北隅。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量，音良。又，東宮宿衞之人，侍官以上，侍官，謂直閤、直寢、直齋、直後、備身、直長等，蓋東宮率府所統，略同十二衞府。名籍悉令屬諸衞府，有勇健者咸屛去之。屛，必郢翻。去，羌呂翻。出左衞率蘇孝慈為淅州刺史，蘇孝慈有器幹，故出之。隋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見，賢遍翻。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卷梁武帝太清三年。

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姑臧縣，涼州武威郡治所。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卽上書告之。上，時掌翻。

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考異曰︰帝紀︰丁未，至自仁壽宮。今從太子勇傳。翌日，御大興殿，開皇三年，上入親都，名其城曰大興城，正殿曰大興殿，宮曰大興宮，宮北苑曰大興苑。或曰︰帝由大興郡襲封隨公以登大位，故以名新都宮殿城苑。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樂，音洛。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稱，尺證翻。上旣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數，所角翻。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旣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衞，如入敵國。我為下利，令，力丁翻。還，從宣翻，音旋，又如字。利，泄利也。為，于偽翻。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廁，圊也。近，其靳翻。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壞，音怪。邪，音耶。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言自仁壽宮奉敕向長安。劉居士事見上卷十七年。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語，牛倨翻。『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射，音夜，寅謝翻。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謂禪代時事。被，皮義翻。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上，時掌翻。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去音。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恆，戶登翻；下同。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復，扶又翻。長，知兩翻。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幾，居豈翻。其婦初亡，謂元妃薨時也。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卽懟曰︰『會殺元孝矩。』孝矩，元妃之父。懟，直類翻。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勇長子儼，封長寧王。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索，山客翻。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好，呼到翻。今儻非類，便亂宗祏。祏，音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言堯、舜知朱、均不肖，不付以天下。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恆，戶登翻。

左衞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元旻封五原郡公。五原郡，豐州。「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

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以文理觀之，「不」字必誤。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衞率，率，如字。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須，求也，索也。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 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惡，烏路翻。高緯、陳叔寶豈孼子乎！』言二君皆嫡出而亡國。孼，魚列翻。說文︰庶子曰孼。嘗令師姥卜吉凶，師姥，巫媼也。姥，女老稱。姥，莫補翻。語臣云︰語，牛倨翻。『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是時李百藥所撰齊書未出，帝所覽者，蓋崔子發齊紀也。泫，戶畎翻。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勝，音升。邪，音耶。分，扶問翻。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

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左衞仗也。右衞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為，于偽翻。上以旻柔裴弘付獄。

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先，悉薦翻。時衞士皆佩火燧，燧，取火之木也。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隋志︰東宮門下坊，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六局。藏，徂浪翻。貯，直呂翻。索得之，索，山客翻。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飼，祥吏翻。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詰，去吉翻。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臣，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使，疏吏翻；下見使同。

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邪，音耶。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武德殿，在延恩殿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諸親，謂屬籍宗親也。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郞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章︰甲十一行本「者」下有「並為庶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鄒︰舞蹈，朝拜之儀節。禮樂記︰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左右莫不閔默。哀之而不敢言。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衞，辭情哀切；上，時掌翻。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螫手，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楊素以讒慝滅人天性之親，以此為喻，亦太甚矣。螫，施隻翻。不宜復留意。」復，扶又翻。

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隋志︰太子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左衞率司馬夏侯福、隋左、右衞率各置長史、司馬。夏，戶雅翻。典膳監元淹、隋志︰典膳局，置監、丞各二人，屬門下坊。前吏部侍郞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主璽下士，後周官也。璽，斯氏翻。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處，昌呂翻。車騎將軍榆林閻毗、閻毗，榆林盛樂人，以車騎將軍宿衞東宮。閻，姓也。左傳，晉有閻嘉。騎，音奇寄翻。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開皇六年，置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綽，昌約翻。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瀛州，河間郡。是後煬帝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冑，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孫愐曰︰漢有章弇，因避仇，加仇字為章仇氏。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率更令晉文建、隋率更令，掌東宮伎樂、漏刻。更，工衡翻。通直散騎侍郞元衡隋制，東宮亦有通直散騎侍郞。散，悉亶翻。騎，音奇寄翻。皆處盡。」處其罪使自盡。處，昌呂翻。於是集羣臣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

文林郞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時掌翻。上怒，撻其胸。

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數，所角翻。左庶子裴政屢諫，隋制，左庶子領門下坊。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疏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襄陽郡置襄州。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昵，尼質翻。每令以絃歌敎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隋制，右庶子領典書坊。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隋志無沛國，劉臻先世仕於江南，江南僑置中原郡縣，猶以沛國為貫。平原明克讓、克讓以平原為貫，猶劉臻也。魏郡陸爽，魏郡置相州。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言但能讀書而不能行其所學。解，戶買翻。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聞，音問。夏，戶雅翻。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數，所具翻。「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治，直之翻；下同。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為，于偽翻。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娬，音武。洗馬李綱隋制︰門下坊司經局置洗馬四人。洗，悉薦翻。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左、右庶子謂之宮卿。漢高帝謂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故言東宮官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坐，徂臥翻。倡，音昌。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累，力瑞翻。邪，音耶。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治，直之翻。樂，音洛。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為，于偽翻；下皆為、日為同。別，彼列翻。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曏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邪，音耶。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所以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被，皮義翻。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更，工行翻。自古『章︰十一行本「古」下有「國家」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鮮，息淺翻。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朝，直遙翻；下同。左右皆為之股栗。為，于偽翻。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

太平公史萬歲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厥，九勿翻。降，戶江翻。初不為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陳其功狀也。數，所角翻。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令，力丁翻。將，卽亮翻；下同。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為，于偽翻。旣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㩧殺之。㩧，弼角翻，又匹角翻，擊也。旣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

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廣始正位儲宮，而天下地震，其示戒亦昭昭矣。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衞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隋志︰豫章郡，平陳置洪州總管府。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隋志︰東宮置左、右監門率，掌詰門禁。監，工銜翻；下同。率，所律翻。

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見，賢遍翻；下同。申，伸也，明也。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狂病而死者為癲鬼。著，直略翻。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初，帝之克陳也，開皇九年克陳。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後齊御史臺置檢校御史十二人，隋置監察御史十二人。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言秦、晉、蜀三王分據方面也。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太宗泰始三年。

玄齡與杜杲之兄孫如晦杜杲有名周、隋間。皆預選，選者吏部。選，宣絹翻。吏部侍郞高孝基名知人，有知人之名。見玄齡，嘆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郞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6**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詔「有盜毀佛及天尊、嶽、鎭、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隋志︰佛者，西域天竺之迦羅衞國淨飯王之太子釋迦牟尼，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道經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劫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嶽者，五嶽，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隋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蓋吳山亦謂之吳嶽也。鎭，卽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山鎭曰會稽，荊州其山鎭曰衡山，豫州其山鎭曰華山，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兗州其山鎭曰岱山，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幽州其山鎭曰毉無閭，幷州其山鎭曰恆山，冀州其山鎭曰霍山。隋開皇十四年，詔東鎭沂山，南鎭會稽山，北鎭毉無閭山，冀州鎭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鎭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十六年，又詔北鎭於營州龍山立祠。岱嶽、華嶽、衡嶽、恆嶽、嵩嶽皆先有廟。四瀆，江、河、淮、濟。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7**是歲，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隋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朝，直遙翻。智積，帝之弟子也，智積，帝弟整之子。性脩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敎讀論語，『章︰甲十一行本「語」下有「孝經」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蓋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8**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齊郡，齊州。行參軍，在諸曹行參軍之下，典籤之上。杜佑曰︰隋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十二年，諸州司以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煬帝置諸司書佐，改行參軍為行書佐。隋志︰河間郡平舒縣舊置章武郡。迦，求迦翻。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滎陽縣屬鄭州。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縲，力追翻。紲，息列翻。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援送之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純曰︰「某當至京師，如致前卻，謂或前或卻，不能如期。吾當為汝受死。」為，于偽翻。遂拾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敎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寤，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敎。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厝，士故翻。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雍縣，岐州治所。雍，於用翻。

**9**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十丈二尺七寸二分；長一，亙亮翻。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極，北極也。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六緯之書，有春秋元命包。孔安國曰︰璇，美玉。璣者，正天文之器。旋，似宣翻。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詩︰振古如茲。毛傳曰︰振，自也。上臨朝，朝，直遙翻。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史言袁充誣天以病民。

## 仁壽元年（辛酉、六○一）

**1**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2**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為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右僕射。

**3**丁酉，徙河南王昭為晉王。

**4**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弘於恆安。鴈門郡，隋代州。厥，九勿翻。迦，古牙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敗，補邁翻。恆，戶登翻。

**5**以晉王昭為內史令。

**6**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7**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降，戶江翻。

**8**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使，疏吏翻。省，昔景翻。

**9**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校，戶敎翻。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漢置太學，晉武帝立國子學，後國子、太學各置博士以授生徒。後魏太和二十年，於四門置學，立四門博士。自漢似來，郡有文學，隋郡、縣皆置博士。殿內將軍河間劉炫殿內將軍，卽殿中將軍，隋避諱改之，屬左、右衞。河間郡，瀛州。炫，熒絹翻。上表切諫，不聽。上，時掌翻。秋，七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戊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校同；退齋校同。』改國子學為太學。

**10**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版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11**山獠作亂，獠，盧皓翻。蜀有獠。以衞尉少卿洛陽衞文昇為資州刺史隋志︰洛陽縣屬河郡洛州。資陽郡，西魏置資州，治盤石。少，始照翻。鎭撫之。文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鎭，開皇十三年，置大牢縣。宋白曰︰榮州應靈縣，本漢南安縣，隋置大牢鎭。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里。文昇單騎造其營，騎，奇寄翻。造，七到翻。謂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羣獠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說，輸芮翻。帥，所類翻；下同。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縑二千匹。壬辰，以文昇為遂州總管。隋志︰遂寧郡，後周置遂州。

**12**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帥，請討之。隋志︰義安郡，梁置東揚州，後改曰瀛州，平陳置潮州。蒼梧郡，梁置成州，隋後改封州。高涼郡，置高州。酋，才由翻。長，知兩翻。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卽遣盎發江、嶺兵擊之。江、嶺，謂江南、嶺南也。事平，除盎漢陽太守。隋志︰漢陽郡，後魏曰南秦州，西魏曰成州。守，手又翻。

**13**詔以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隋志︰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治大利。長孫晟為受降使者，長，知兩翻。晟，承正翻。降，戶江翻。使，疏吏翻。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挾，戶頰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迦，古牙翻。

**二年**（壬戌、六○二）

**1**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2**突厥思力俟斤等厥，九勿翻。俟，渠之翻。南渡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畜，許又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帥，讀曰率。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復，扶又翻。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幷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騎，奇寄翻。趣，讀曰促。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磧，七迹翻。抄，楚交翻。素以功進子玄感爵柱國，賜玄縱爵淮南公。淮南郡公。

**3**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卷梁武帝太清二年。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下，遐嫁翻。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符璽局，屬門下省，直長四人。萬年，屬京兆。璽，斯氏翻。長，知兩翻。「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曹魏中書置通事一人，掌呈奏案章，正始中，改為通事舍人，屬中書省。隋改中書省為內史省。

**4**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瓌，古回翻。有膽氣，好武藝。好，呼到翻。帝每謂獨孫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此必爨翫再反時。將，卽亮翻。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嬖，卑義翻，又博義翻。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壞，音怪。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

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按隋書元巖傳︰開皇十三年，巖卒。是後仁壽四年，帝臥疾仁壽宮，又有黃門侍郞元巖與楊素、柳述同侍疾。參考廢太子勇傳、柳述傳皆然。如此，則有兩元巖。長，知兩翻。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獠，魯皓翻。車馬被服，擬於乘輿。被，皮義翻。乘，繩證翻。

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令，力丁翻。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源師諫，源師，卽北齊源文宗之子，蓋是時亦老矣。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忠！聖上有敕追王，以淹時月，「以」，當從隋書源師傳作「已」。蜀本作「己」。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倘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孫楷為益州總管，平涼郡，置原州。馳傳代之。傳，株戀翻。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覘，丑廉翻，又丑豔翻。

**5**八月，甲子，皇后獨孫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勝，音升。其處私室，處，昌呂翻。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鮓，乾肉為脯，釀魚肉為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襆，防玉翻，帊也。

著作郞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上，時掌翻。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妓，渠綺翻。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釋典︰菩，普也；薩，濟也。菩薩，言能普濟衆生。菩，薄乎翻。薩，桑葛翻。臣謹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雨，于具翻。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大寶殿，在仁壽宮中寢殿也。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種，章勇翻。震漢虛空；至夜五更，更，工衡翻。奄然如寐，遂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

**6**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

**7**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為納言。達，雄之弟也。雄自廣平王改封清漳，時又改封安德。

**8**閏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脩定五禮。五禮，吉、凶、軍、賓、嘉。

**9**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為，于偽翻。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上弟整從周武帝伐齊，至幷州，力戰而死。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宇文述時為左衞率。率，所律翻。『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語，牛倨翻。載，作亥翻。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紿云紿，徒亥翻。『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識，職吏翻，記也。

壬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夫，音扶。其功業！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義康郡公。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宋康郡，平陳改曰義康郡。幷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稱，尺證翻。

**10**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使使，下疏吏翻。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 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慶姓，出於齊大夫慶氏。「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見，賢遍翻。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被，皮義翻。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斷，丁管翻。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治，直之翻。

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釘，丁定翻。杻，敕九翻。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慈父聖母『章︰甲十一行本「母」下有「神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華，戶化翻。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妖，於驕翻。徵，與禎同。幷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集，文集也。隋志曰︰別集者，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邪，音耶。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獠婢二人驅使，獠，魯皓翻。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曰︰上，時掌翻。「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數，所具翻。且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處，昌呂翻。

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南臺者，御史臺也。立國面朝後布，臺省皆在南，故尚書省曰南省，御史臺曰南臺。少，詩沼翻。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治，直之翻；下同。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章︰甲十一行本「來」下有「見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詰，去吉翻。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李文博，博陵人，仕隋不調。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敎義名理，特所留心；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長於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夫其文大行而仕不遇，何也？治，直吏翻。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遣，于季翻。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鎭。新唐志，營州有懷遠城。

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過，音戈。長，音知兩翻。上以為能，賞賜甚厚。

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隋志︰清河郡，後周置貝州。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熲廢見上卷開皇十九年。使，疏吏翻。上，時掌翻。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子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二庶人，謂勇、秀。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悛，丑緣翻。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人朝。朝，直遙翻；下同。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吳太伯，註已見前。漢東海王彊事見光武紀。此張衡為裴肅解也。令，力丁翻。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裴俠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復，扶又翻。

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從，才用翻。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磑、碾，尼展翻。丁度集韻，碾，女箭翻，所以轢物器也。磑，五對翻，並磨也。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勝，音升。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妓，渠綺翻。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隋書素傳作「親戚故吏」，此逸「戚」 字。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忤，五故翻。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橈者，橈，奴敎翻，屈也。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

始，毗為西寧州刺史，隋志︰越巂郡，後周置嚴州，開皇六年，改曰西寧州，十八年又改曰巂州。毗刺西寧，蓋十八年以前也。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酋，才由翻。帥，讀曰率。長，知兩翻。遺，于季翻。毗置金坐側，坐，徂臥翻。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衣，於旣翻。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勝，音升。今將此來，欲殺我邪！」邪，音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處，昌呂翻，信也，當也。

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書洪範之言。上，時掌翻。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言注耳目也。屬，之欲翻。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忤，五故翻。澍，之戍翻，又殊遇翻。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讜，音黨。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黎陽之變，卒如毗言。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夫，音扶。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二事具漢、晉紀。卒，子恤翻。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量，音良。處，昌呂翻。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詰，去吉翻。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將，卽亮翻。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竦，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見，賢遍翻。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

其後上亦寖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隋志︰河南郡陸渾縣，東魏置伊川郡及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又改曰伊州。

素旣被疏，被，皮義翻。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按述傳︰仁壽中，判兵部尚書事，尋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投表陳讓，乃令攝兵部尚書事。素由是惡之。惡，烏路翻。

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若，人者翻。將，卽亮翻；下同。騎，奇寄翻。

**11**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交趾郡，交州。俚，音里。帥，所類翻。據越王故城，此城蓋秦漢間駱越之王所築也。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交州，舊治龍編縣，隋志治宋平，而龍編以縣屬州。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帥，所類翻；下同。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敦煌郡置瓜州。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降，戶江翻。送之長安。

**三年**（癸亥、六○三）

**1**秋，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死。燕，因肩翻。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嘗見道次叢荊，以為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旣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宥之。」榮曰︰「無罪尚爾，況有罪邪！」被，皮義翻。使，疏吏翻。邪，音耶。杖之自若。

觀州長史元弘嗣隋志︰平原郡東光縣，舊置勃海郡，隋廢郡，置觀州。杜佑曰︰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觀，古玩翻。長，知兩翻。遷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玩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監，古銜翻。颺，與章翻，又餘亮翻。粃，音比。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弘嗣付獄，禁絕其糧，弘嗣抽絮雜水咽之。咽，於甸翻。其妻詣闕稱冤，上遣使按驗，使，疏吏翻。奏榮暴虐，贓穢狼籍；徵還，賜死。元弘嗣代榮為政，酷又甚之。

**2**九月，壬戌，置常平官。開皇初，置義倉，今置常平官掌之。

**3**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隋志︰龍門縣屬河東郡。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敎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粥，，諸延翻，厚粥。『鄒︰，同餰，音堅。』讀書談道足以自樂。樂，音洛。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治，直之翻。時和歲豐，『章︰甲十一行本「時」上有「使」字，「歲」作「年」；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

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斂，力贍翻。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囮，余周翻，又五戈翻，鳥媒也。爾雅翼曰︰按說文，囮，譯也。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囮，讀若譌。譽，音余。去，羌呂翻。大業末，卒于家，卒，子恤翻。門人諡曰文中子。通卒，門人議曰︰「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仲尼旣沒，文尼旣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

**4**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隋書︰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郍曷、鳥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嶻、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嵳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三萬餘兵。得嶷海東有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佛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迦，古牙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鄒︰郍，與那同。嶻，正字通︰俗巀字，音截。嵳，集韻︰同嵯。』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磧，七迹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 隋紀四起閼逢困敦（甲子），盡強圉單閼（丁卯），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甲子、六○四）

**1**春，正月，丙午，赦天下。

**2**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鑾輿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年六十四。

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每『章︰十二行本「每」上有「勤於政事」四字；乙十一行同；孔本同。』旦聽朝，日昃忘倦。朝，直遙翻。昃，阻力翻。日中則昃。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卽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將，卽亮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傜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乘，繩證翻。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衣，於旣翻。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此以開皇初元戶口之數，比較仁壽末年大業初之數而言之也。按周之平齊，得戶三百三萬，而隋受周禪，戶不滿四百萬，則周氏初有關中，西幷巴、署，南兼江、漢，見戶不滿百萬也。陳氏之亡，戶六十萬。大約隋氏混壹天下，見戶未及五百萬；及其盛也，蓋幾倍之。滋，音茲。殖，音植。禪，音墠。獨冀州已一百萬戶。隋以信都郡為冀州，此以古冀州之域言之也。然禹之冀州，兼有幽、幷、營三州地，其界比他州為最大，其後以天文畫壄分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冀州分。隋志以信都、清河、魏、汲、河內、長平、上黨、河東、絳、文城、臨汾、龍泉、西河、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太原、襄國、武安、趙、恆山、博陵、河間、涿、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等郡為冀州，則其地亦兼有幽、幷、營三州地，故其戶最多。然猜忌苛察，信受纔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此上總論文帝平生。

初，文獻皇后旣崩，獨孤后崩，諡文獻，見上卷二年。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陳宣帝廟號高宗。蔡氏，丹陽人也。丹楊郡，時置蔣州。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郞元巖隋制，門下省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郞四人，其位任重矣。此又一元巖，前蜀王秀長史之元巖封平昌郡公，此元巖封龍涸縣公，見隋書列女華陽王楷妃傳。皆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防，禦也，隄備也。擬，準也，準擬揣度以待之也。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恚，於避翻。陳夫人平旦出更衣，更，工衡翻。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抵，觸也。今人詈人猶曰畜生。言其無識無禮，若馬牛犬豕然，待畜養而生者也。泫，戶畎翻。獨孤誤我！」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敕書。儲嗣之重，廢置之間，輕易如此，烏得不君臣皆敗乎。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衞，帖，裨也。帝之猜防太子勇也，屛去東宮宿衞之勇健者，知出蘇孝慈而不知備張衡之入寢殿也，悕矣。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此上敍帝所以見弒。考異曰︰趙毅大業略記曰︰「高祖在仁壽宮，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陳、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於別室，旣還，面傷而髮亂，高祖問之，蔡泣曰︰『皇太子為非禮。』高祖大怒，齧指出血，召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郞元巖等令發詔追庶人勇，卽令廢立。帝事迫，召左僕射楊素、左庶子張衡進毒藥。帝簡驍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婦人之服，衣下置仗，立於門巷之間，以為之衞。素等旣入，而高祖暴崩。」馬總通曆曰︰『上有疾，於仁壽殿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人侍疾，太子無禮，宣華訴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後事！』遽令召勇，楊素秘不宣，乃屛左右，令張衡入拉帝，血濺屛風，冤痛之聲聞于外，崩。」今從隋書。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粟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使，疏吏翻；下同。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杜預曰︰「上淫曰蒸。」

乙卯，發喪，考異曰︰大業略記曰︰「十八日，發喪。」杜寶大業雜記曰︰「甲戌，文帝崩。辛巳，發喪。壬午，煬帝卽位。」按長曆，是月乙未朔。乙卯，二十一日也。無甲戌、辛巳、壬午日。今從隋書。太子卽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楊約出刺伊州，見上卷二年。朝，直遙翻。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縊，於賜翻。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書煬帝以別大行。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房陵郡王。隋志︰房陵郡光遷縣，舊曰房陵，置新城郡；梁末置岐州；後周，郡縣並改為光遷；大業初，置房陵郡。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庶人勇八男，亦陰加酖害，恐其為厲，皆倒埋之。」按隋書、北史皆云「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酖之也。諸弟分徒嶺表，仍敕在所皆殺焉。」今從之。按通鑑下文，大業三年殺儼及七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于大興前殿。大興前殿，大興宮正殿也。柳述、元巖並除名，述徙龍川，巖徙南海。隋志︰龍川郡，平陳置循州。南海郡，舊置廣州。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上，時掌翻。卒，子恤翻。

**3**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郞許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衞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宇文述自左衞率遷左衞大將軍，豈特以舊恩哉？旣以醻功，且親之以自衞也。惡，烏故翻。諷御史劾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左遷給事郞，降品二等。

**4**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幷州總管，開皇十七年，漢王諒代秦王俊為幷州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海，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居常怏怏；怏，於兩翻。及蜀王秀得罪，見上卷二年。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強，厥，九勿翻。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治，直之翻。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敗，補邁翻。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將，卽亮翻。帥，所類翻。除，除名也。解，解官也。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朝，直遙翻。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為！」

王頍者，僧辯之子，王僧辯事梁，有平侯景之功，為陳霸先所殺。頍，丘弭翻。倜儻好奇略，倜，他狄翻。好，呼到翻。為諒諮議參軍，隋制，諸王府諮議參軍，在長史、司馬之下，掾屬之上也。蕭摩訶，陳氏舊將，蔣，卽亮翻。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

會熒惑守東井，熒惑，罰星。東井，秦分。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曆，按隋制，王府諸曹無儀曹，槪不在諸參軍之數。鄴縣，屬魏郡。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晉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奕知諒有異圖，詭對以自免於禍。諒不悅。

及高祖崩，煬帝遣軍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騎，奇寄翻。屈，區勿翻。璽，斯氏翻。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高歡與侯景亦有此約，而皆以階亂。先，悉薦翻。又與玉麟府合者，開皇七年，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是後三子分居方面，幷、楊、益三總管統屬甚廣，故為玉麟符。漢王諒旣敗，惟留守東、西兩都用玉麟符，至唐猶然。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詰，去吉翻。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

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安定郡，涇州。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絓於刑書，絓，戶掛翻。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

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嵐州，樓煩之地也。按隋志︰大業四年方置樓煩郡，管下秀容縣舊置肆州，開皇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廢。又按唐志︰樓煩郡，平劉武周，置東會州，武德六年，改嵐州，而義寧元年，復分秀容置忻州。喬鍾葵者，旣為嵐州刺史，而隋志不載嵐州建置，當考。嵐，盧含翻。宋白曰︰後魏置嵐州，因岢嵐山為名。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章︰十二行本「恩」下有「位為方伯」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荷，下可翻。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邪，音耶。撓，奴敎翻，屈也。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

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說，輸芮翻。將，卽亮翻。此關西，謂蒲津關以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之言。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南距大河，北盡燕、代，皆高齊之地也。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諒若如宋武陵王聲元凶之罪而舉兵，天下其誰能敵之。

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兵曹，兵曹參軍也。聞喜縣，屬絳州。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同州朝邑縣有蒲津關，渡河，東卽蒲州城。陘，音刑。羸，倫為翻。帥，讀曰率。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自武關入，則頓於霸上，自蒲津入，豈須頓於霸上！蓋欲乘高以臨長安耳。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考異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曰︰『今梓宮尚在仁壽宮，比其徵兵，動移旬月。今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徙，並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揮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云︰「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誰敢止約！至京徑掩仁壽宮，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軍駱驛隨王而至，此則次計。王直資河北，彼率天下之兵，百道攻我，則難為主人，此下計也。』」今從隋書。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姓苑︰余姓，由余之後。隋志︰太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焉。水經註︰太谷，谷名，在祁縣東南。河陽縣屬懷州，欲由此渡孟津。趣，七喻翻；下同。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綦，姓也。此二軍皆欲使渡河，略河南。滏，音釜。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陘，音陘。柱國喬鍾葵出鴈門，鴈門郡，代州也。時李景以代州拒諒，使鍾葵自嵐州攻之。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耼等直指京師。紇單，虜複姓。紇，下沒翻。單，多寒翻，又達演翻。耼，他酣翻。

帝以右武衞將軍洛陽丘和隋制，左右武衞將軍，領外軍宿衞。風俗通︰丘姓，左丘明之後。又云︰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又魏書·官氏志︰後魏獻帝次弟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按拓跋南都洛陽，凡北人從之南遷者，三字姓、複姓皆改從單字姓，為河南洛陽人。丘和旣洛陽人，蓋卽丘敦氏之後。為蒲州刺史，鎭蒲津。諒選精銳數百騎戴羃䍦，羃，莫狄翻。䍦，音離。新唐志曰︰婦人施羃䍦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帬及頸。武后時，帷冒益盛。中宗後，無復羃䍦矣。按帷冒起於隋。騎，奇寄翻；下同。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門司，蒲州之掌城門者。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棣州。大業二年改滄州。北平郡，舊置平州。榮姓，周榮公之後。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此蒲津之橋也，諒欲斷河，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斷，音丁管翻。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耼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菩薩為潞州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隋志︰臨汾郡，晉州。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絳州。上黨郡，後周置潞州。上黨郡襄垣縣，後周置韓州，大業初，州廢。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澤州。菩，蒲乎翻。薩，桑葛翻。耼，他甘翻。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暠襲景；將，卽亮翻。暠，古老翻。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下同。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司法，卽法曹行參軍。並驍勇善戰，驍，堅堯翻。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己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

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耼、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賈，音古。艘，蘇遭翻。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遲，直二翻。紇單貴敗走，耼懼，以城降。降，戶江翻。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量，音良。於是以素為幷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使，疏吏翻。

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朝，直遙翻。為，于偽翻。毓，勣之子也。豆盧勣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勣，則歷翻。毓兄顯州刺史賢隋志︰淮安郡，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淮州，開皇五年又改顯州。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

諒出城，將往介州，隋志︰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屬在掾下。守，手又翻。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邪，音耶。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宿勤，虜複姓，後魏末有宿勤明達叛亂。閉城拒諒。部分未定，分，扶問翻。有人告諒，諒襲擊之。考異曰︰皇甫誕傳云︰「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按諒屯清源時，素軍已迫，何暇自還襲毓！今從毓傳。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給，徒亥翻。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稽胡，步落稽也，散居介、石二州。不識諒，射之；射，而亦翻。失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卽開門納之，毓、誕皆死。

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隋志︰魏郡滏陽縣，後周置；開皇十年，置慈州，大業初，州廢。引兵攻行相州事薛冑，又不克，魏郡，置相州，治安陽。相，息亮翻；下同。遂自滏口攻黎州，隋志︰汲郡黎陽縣，舊置黎州。塞白馬津。白馬津在東郡白馬縣，北對黎陽岸，塞之使不得渡。塞，悉則翻。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行，戶剛翻。帝以右衞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河陰縣，東魏置，屬洛陽郡，北對河陽岸。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輕，墟政翻。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按九域志︰鄭州滎陽縣有須水鎭。然其地在河南。史祥旣濟河擊余公理，當遇戰於河陽界。水經註︰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東南流過河陽無辟城，又南入于河。疑「須水」當作「湨水」。湨，古闃翻。杜佑通典作湨水，音同。則「須」字誤明矣。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史寧從宇文氏於兵間，屢有戰功。

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隋志︰九江郡，舊置江州。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拜廣州而使之往幽州，未得之廣州。又以左領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隋志︰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傳，直戀翻。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竇榮定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

子雄遂發幽州兵布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隋志︰恆州石邑縣有抱犢山。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被，皮義翻。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馬邑郡，朔州，與代州接境。楊義臣，本姓尉遲。尉遲迥之亂，義臣父崇，以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高祖慰釋之。後崇與突厥戰死，義臣尚幼，養於宮中，以其父誠節，賜姓楊氏。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新唐志︰代州鴈門縣有東陘關、西陘關。帥，讀曰率。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少，詩沼翻。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復，扶又翻。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隋志︰臨汾郡霍邑縣，後魏置永安郡，開皇十六年置汾州，十八年改呂州。為，于偽翻。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高壁，嶺名。將，卽亮翻；下同。布陳五十里。陳，讀曰陣。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霍山在霍邑東北，亦曰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指是山之陽也。史記謂之霍太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漢、晉謂軍司馬為軍司；今軍吏亦謂之軍司。軍士憚北兵之強，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卽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蹂，人九翻。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隋介州治隰城縣，而介休縣屬焉。聞素至，棄城走。

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高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楊素軍自長安來，故謂之西軍。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開皇十六年，分晉陽置清源縣，在晉陽西南。宋白曰︰地理志︰榆次縣梗陽鄕，魏戊邑。今梗陽故城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此縣自漢至晉皆為榆次縣地，隋置清源縣，因縣西清源水為名。

王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降，戶江翻。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勞，力到翻。王頍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愼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過，古禾翻。瘞，於計翻。竟為所擒；幷獲頍尸，梟於晉陽。梟其首也。梟，工堯翻。

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溺，奴狄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下同。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邪，音耶。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左傳辛伯有是言，而狐突引之。諗，式甚翻，告也，深諫也。人主誠能愼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事，孤弱之易搖，易，以豉翻。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5**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太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

**6**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成丁。隋因周、齊之制，婦人及奴婢、部曲課役各隨給田為差；軍人以二十一成丁。至是，以戶口益多，府庫盈溢，故有是詔。是後兵役繁興，盜賊蠭起，而是詔為具文矣。

**7**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本旺在卯；雍州在西，酉位也，故為破木之衝。雍，於用翻。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治，直之翻。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楊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為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妓妾二十人。妓，渠綺翻。

**8**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龍門縣，屬蒲州。長平郡，澤州。汲郡，衞州。塹，七豔翻。抵臨清關，唐志︰衞州新鄕縣東北有臨清關。渡河至浚儀、襄城，浚儀，汴州。襄城，汝州。達於上洛，上洛，商州。以置關防。

**9**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長城縣屬吳郡，今長興縣是也。卒，子恤翻。諡曰煬。諡法︰好內怠政曰煬。帝諡陳叔寶曰煬，豈知己不令終，亦諡曰煬乎！

**10**癸丑，下詔於伊洛建東京，仍曰︰「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營構，務從儉約。」『據章校補。』

**11**蜀王秀之得罪也，見上卷二年。右衞大將軍元冑坐與交通除名，久不得調。調，徒鈞翻。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守，式又翻。冑與和有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冑竟坐死。元冑乘危而擠元旻於死，豈知丘和在其後乎！於是徵政為驍衞將軍，唐六典曰︰漢武帝以李廣為驍騎將軍，後省。光武改屯騎為驍騎。晉文王立晉臺，以為宿衞之官，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二人；至隋煬帝改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衞，尋以其所領名豹騎，而又別置備身。驍，堅堯翻。以和為代州刺史。

煬皇帝上之上諱廣，一名英，小子阿，高祖第二子也。諡法︰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衆曰煬；逆天虐民曰煬。

## 大業元年（乙丑、六○五）

**1**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

**2**立妃蕭氏為皇后。

**3**廢諸州總管府。後周置諸州總管，隋因之，又有增置，今廢之。

**4**丙辰，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5**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劉方平交州見上卷仁壽三年。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隋志曰︰日南郡，梁置德州，開皇十八年，改曰驩州。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眞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隋志︰寧越郡，置欽州。越裳縣屬日南郡。方親帥大將軍張愻等以舟師出比景，比景，漢縣，屬日南郡，隋置比景郡。帥，讀曰率。愻，蘇困翻。是月，軍至海口。林邑出海之口。

**6**二月，戊辰，敕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綵、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漢王諒有功者立於前，將，卽亮翻。使奇章公牛弘宣詔，稱揚功伐，隋志︰巴州其章縣，梁置。又符陽縣，舊置其章郡。「其」，一作「奇」。牛弘傳︰封奇章郡公。積功曰伐。左傳︰大夫稱伐。漢紀︰非有功伐。賜賚各有差。賚，來代翻。素等再拜舞蹈而出。『鄒︰舞蹈，朝拜之儀節。』己卯，以素為尚書令。唐六典︰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官；魏、晉已來，其任尤重。

**7**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8**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後周幷齊，以洛陽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崤道，開葼冊道。左傳︰晉禦秦師於殽。殽有二陵焉，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所以避風雨也。酈道元曰︰言山徑委深，峯阜交陰，故可以避風雨。水經有盤殽、石殽、千殽之山。盤殽之山，殽水所出也。石殽之山，石殽水所出也。所謂殽有二陵，則石殽之山也。千殽之山，千殽之水出焉，其水北流瀍、洛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惡南路之嶮，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脩復故道。」太殽以東，東、西殽以西，明非一殽也。魏書地形志，恆農郡有殽縣，太和十一年置，縣有三殽山，志又有西恆農郡，治恆農縣，有桃林。隋志︰河南郡桃林縣，開皇十六年置，有上陽宮。陝縣，後魏置陝州恆農郡，後周又置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恆農宮。又熊耳縣，後周置，有後魏殽縣，大業初廢，有二殽及峽石山。新唐志︰陝州峽石縣，本殽，移治峽石塢，有繡嶺宮。靈寶縣，本桃林；古函谷關在縣西；有桃源宮。洛州永寧縣，本熊耳，西五里有崎岫宮，南三十三里有蘭峯宮。此皆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雜出於隋、唐所置，不載所謂葼冊道，不知此道起於何所，入於何所。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在湖縣西九里，其山多椶枏，其北曰桃林，或者「椶枏」字後訛為「葼冊」，遂為葼冊道歟？無微不信，又當博考。杜佑曰︰隋大業七年，移潼關道於南北鎭城間，獸檻谷置，去舊關西里餘。賈，音古。音闕。，子紅翻。（按︰「」，今本杜佑通典作「坑」。）

**9**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省，悉景翻。

**10**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濱。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顯仁宮。水經註︰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又東與黑澗水合，水出陸渾西山，歷黑澗西北入洛。皁，才早翻。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煬帝開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卽莨蕩渠也。考異曰︰雜記作「皇甫公儀」，又云︰「發兵夫五十餘萬。」今從略記。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是歲營建東京，東去故都十八里，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其城西面連苑，距上陽宮七里。苑牆周迥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故自苑引之為渠，以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板渚在虎牢之東。水經︰河水東合汜水，又東過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是渠南出為汴水，漢之滎陽石門卽其地也。隋志︰滎陽郡滎澤縣，開皇四年置，曰廣武，仁壽元年改焉。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大梁，卽浚儀也。引河入汴，汴入泗，蓋皆故道。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邗溝，貫今揚州城中。山陽，今淮安州。楊子，今眞州。邗，音寒。渠廣四十步，廣，古曠翻。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江都郡，揚州。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郞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艘，蘇遭翻。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隋志︰鄭州滎陽縣舊置成皋郡。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經曰︰夫孝，天之經也。故以名宮。

**11**林邑王梵志梵，扶泛翻。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渡闍黎江，闍，視遮翻。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覆，敷又翻。以兵挑之，挑，徒了翻。旣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顚躓，躓，音致。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卻走，蹂其陳，射，而亦翻。蹂，人九翻。陳，讀曰陣。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新唐書︰林邑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杜佑曰︰林邑南水步二千餘里，有西屠夷，馬援所樹兩銅柱表界處也。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宋白曰︰馬援討交趾，自日南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夷國，援至其國，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分境。計交州至銅柱五千里。宋、杜之說，銅柱在林邑南，今此所記，則林邑在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卒，子恤翻。

初，尚書右丞李綱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數，色角翻。忤，五故翻。素薦綱於高祖，以為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幾，居希翻。軍還，久不得調，調，徒釣翻。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下吏按問；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離，力智翻。下，遐嫁翻。會赦，免官，屛居於鄠。鄠縣，屬京兆郡。為李綱為何潘仁所逼致張本。屛，必郢翻。鄠，音戶。

**12**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與六典所紀小異。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象海中三神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觀，古玩翻。背，蒲妹翻。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內命婦之品視之品視百官。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為華業，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芰，奇寄翻。芡，巨險翻。乘，繩證翻。去，羌呂翻。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用曹植「清夜遊西園」之詩以名曲。好，呼道翻。騎，奇計翻。

**13**帝待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衞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呪，職救翻。詛，莊助翻。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為民，徙邊郡。綸，瓚之子；集，爽之子也。瓚，高祖之母弟；爽，異母弟。瓚，藏旱翻。

**14**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考異曰︰雜記作九月，今從隋帝紀及略記。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洛水入河之口。御龍舟。考異曰︰略記云，「甲子，進龍舟。」按長曆，是月戊子朔，無甲子。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重，直龍翻。高，工號翻。考異曰︰略記云高五丈，雜記言其制度尤詳，今從之。長二百丈。『章︰十二行本「丈」作「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長，尺亮翻。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朝，直遙翻。處，直呂翻。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螭，丑知翻。艘，蘇遭翻；下同。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章︰十二行本「板」上有「樓船」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黃篾等數千艘，，託盍翻。『鄒︰音榻。』大船曰。篾，音蔑。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尼，女夷翻。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八櫂、艇舸等數千艘，艨，莫公翻。艟，尺庸翻。艚，昨遭翻。，字書闕。櫂，讀曰棹。艇，徒頂翻。舸，賈我翻。並十二衞兵乘之，幷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舳艫，音逐盧。騎，奇寄翻；下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轝，音余。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飫，於據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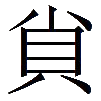
**15**契丹寇營州，遼西郡，置營州。契，欺訖翻，又音喫。詔通事謁者韋雲起隋志︰帝卽位，增置謁者臺，改內史省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通事謁者員二十人，從六品。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處，昌呂翻。分，扶又翻。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公使，謂公事使之。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紇干，突厥小官。紇，下沒翻。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粟，莫敢仰視。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旣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此古柳城也。隋志，遼西郡、營州，並治柳城縣，乃龍城縣。龍城本和龍城。自後魏以來，營州治焉。開皇元年，改為龍山縣，十八年，改為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為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

**16**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公禎明元年。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向，式亮翻。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更，工衡翻。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朝，直遙翻。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鴻臚寺，主蕃客。臚，音閭。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復，扶又翻。鐵勒者，匈奴之遺種，種，章勇翻。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宓、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酋，才由翻。長，知兩翻；下同。俟，渠之翻。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為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苾，毗必翻。楞，盧登翻。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咥，昌栗翻，又徒結翻。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二年**（丙寅、六○六）

**1**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2**丁卯，遣十使倂省州縣。使，疏吏翻。

**3**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衞制度。考異曰︰帝紀云「尚書令牛弘、禮部侍郞許善心」。按弘未嘗為尚書令，善心於帝卽位之初已左遷。蓋紀誤也。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思，相吏翻。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周升日月於旌旗而闕三辰，今復古制。五經通義︰弁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璯弁如星，」董巴曰︰以鹿皮為之。何稠用漆紗，施象牙簪導。弁加簪導，自稠始也。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黃麾仗，汔唐遵而用之，大朝會大駕。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稱上意。稱，尺證翻。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被，皮義翻。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氅，昌兩翻。毦，乃吏翻，羽毛飾也。鳥程有高樹，鳥程，屬湖州。郡國志曰︰古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故以名縣。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鵲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上，時掌翻。乃伐其根；鵲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羽毛。」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塡街溢路，亙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隋志︰伊闕縣，舊曰新城，開皇十八年更名，屬河南郡，北至東京二百餘里。乘，繩證翻。騎，奇寄翻。辛亥，御端門，唐六典︰東京皇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隋志，五品已上服紫，自公已下佩水蒼至。朝，直遙翻。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珂，螺屬，生海中，潔白如雪色。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溫公類篇曰︰鵰入海為珂。爾雅翼曰︰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取其聲。故說文蘇切，貝聲也。董巴曰︰幘起於秦人，施於武將。初為絳袹以表貴賤。珂，音丘何翻。褶，音習。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4**六月，壬子，以楊素為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為齊王。暕，古限翻。

**5**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行，下孟翻。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帝改左、右衞為左、右翊衞。右驍衞大將軍張瑾、驍，堅堯翻。內史侍郞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選，宣戀翻。雖七人同在坐，坐，徂臥翻。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其色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今謂之跟腳。蘊，邃之從曾孫也。裴邃為梁將，著功名。從，才用翻。

**6**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帝令昭留守長安。朝，音直遙翻。數月，將還，欲乞少留；少，詩沼翻。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甲戌，薨。考異曰︰雜記云︰「初，太子之遘疾也，時與楊素同在侍宴，帝旣深忌於素，並起二扈同至，傳酒者不悟是藥酒，錯進太子，旣飲三日而毒發，下血二斗餘。宮人聞素平常，殆知毒酒誤飲太子，祕不敢言。太子知之，歎曰︰『豈意代楊素死乎？命也！』數日而薨。後素亦竟以毒斃。」按他書皆無此說，蓋時人見太子與素相繼薨，妄有此論耳。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伎，渠綺翻。

**7**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分，扶問翻。厭，於葉翻。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恆恐不死。診，章忍翻。恆，戶登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愼，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邪，音耶。守，式又翻。

**8**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倓，徒甘翻。燕，因肩翻。侗，他紅翻。侑為代王，皆昭之子也。

**9**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帝弟秦王俊諡秦孝王。

**10**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脩律令。

**11**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鞏縣，屬河南郡。洛水至鞏縣入河，謂之洛口。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工孝翻。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幷鎭兵千人。監，古銜翻。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12**初，齊溫公之世，齊王緯，周封為溫公。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散，悉亶翻。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見一百七十四卷陳高宗太建十一年。散，悉亶翻。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正聲，謂鄭譯等所定之樂也。開皇九年，平陳，置清商署，管宋、齊舊樂，卽清樂也。杜佑曰︰清樂者，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幷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堅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及隋平陳後，文帝聽而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帝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又，開皇定令，牛弘請存鞞、鐸、巾、拂四舞，與諸伎並陳，因謂之四舞。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朝，直遙翻。富樂，音洛。少，始照翻。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芳華苑，蓋卽西苑。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虌、水人蟲魚，徧覆于地。覆，敷又翻。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長，直亮翻。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欻，許勿翻。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伎，渠綺翻。衣，於旣翻。舞者鳴環佩，綴花毦；毦，乃吏翻。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為，于偽翻。帝多製艷篇，令樂正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隋制，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帝改樂師為樂正，置員十人。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偶，樂工曹妙達猶封王；隋志︰齊後主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煬帝溺於淫聲，以亡國自況，淫昏甚矣。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脩謹！」

**三年**（丁卯、六○七）

**1**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率其屬上表固請，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單，音蟬。各賜帛甚厚。

**2**三月，辛亥，帝還長安。

**3**癸丑，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開皇六年，置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羽騎，從九品。騎，奇寄翻。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隋書︰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是後陳稜自義安擊流求，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水。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鄒︰，篇海類編︰同䵶。集韻︰鼊，水蟲名。似龜，皮有文。』

**4**初，雲定興、閻毗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事見上卷開皇二十年。上卽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思，相吏翻。召之，使典其事，以毗為朝請郞。開皇置八郞，朝請，第三。朝，直遙翻。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幷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監，古銜翻。述謂定興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房陵諸子廢太子勇，追封房陵王。年並成立，今欲興兵誅討，若使之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分徙其七弟於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間，古莧翻。使，疏吏翻。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5**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省，悉景翻。

**6**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旅騎尉劉炫預脩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騎，奇寄翻。炫，熒絹翻。從，千容翻。「周禮士多而府史少，少，詩沼翻。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殿，丁旬翻。案不重校，重，直龍翻。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治，直之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處，昌呂翻。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此綱紀，謂長史、司馬。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長，知兩翻。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考功侍郞，掌內外文武官吏之功課，皆具錄當年功過行能而考校之。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7**壬辰，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舊上柱國下至都督凡十一等，今改為光錄、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正議、通議、朝請、朝散九大夫。置殿內省，殿內省，掌諸供奉。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謁者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按及受冤枉而申奏之。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太府寺，止掌左·右藏、黃藏，其尚方、司織、司染、鎧甲、弓弩、掌冶皆屬少府監。少，始照翻。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改內侍省為長秋監。又增改左、右翊衞等為十六府；改左、右衞為左、右翊衞，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衞，左、右武衞依舊名，改領軍為左、右屯衞，加置左、右禦衞，改左、右武候為左、右候衞︰是為十二衞。改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廢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8**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章︰十二行本「巳」作「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朝，直遙翻。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幷州，以通馳道。行，戶剛翻。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伽，求加翻。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使，疏吏翻。上不許。

**9**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四親廟︰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帝卽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尚書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時定制，尚書省六部各侍郞一人，以貳尚書之職；諸曹侍郞並改為郞。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為，于偽翻。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祧，土彫翻。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帝謂祕書監柳䛒︰䛒，與辯同。「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處，昌呂翻。六月，丁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旣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10**帝過鴈門帝改代州為鴈門郡。鴈門太守丘和守，手又翻。獻食甚精；至馬邑，帝改朔州為馬邑郡。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改定州為博陵郡。丘和自邊郡遷內郡，以示賞也。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

戊子，車駕頓榆林郡。時改勝州為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厥，九勿翻。時改幽州為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衞將軍長孫晟諭旨。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悉、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霫，居鮮卑故地，保冷陘山南奧支水。室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其北者為室韋。新唐書︰室韋，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峱越河。霫，而立翻。酋，才用翻。長，知兩翻。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嗅，許救翻。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芟，所銜翻。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涿郡治薊。長三千里，長，直亮翻。廣百步，廣，古曠翻。舉國就役，開為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

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朝，直遙翻。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使，疏吏翻。

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宮改雲州為定襄郡。守，式又翻。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元封元年。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幟，昌志翻。鉦，音征。屬，之欲翻。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亙千里，動間山川，間，古莧翻。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陳，陳，讀曰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卽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鉤陳，曲陳如鉤，象天之鉤陳星。重，直龍翻。陳，如字。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騎，奇計翻。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衞將軍。

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種，章勇翻。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開皇十九年。厥，九勿翻。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荷，下可翻。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帥，讀曰率。夏，戶雅翻。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璽，斯氏翻。磧，七亦翻。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

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衞，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散，昔亶翻。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千『章︰十二行本「千」作「十」；孔本同；張校同。』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乘，繩證翻。吹，昌瑞翻。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有紫河。通典︰紫河發源朔州善陽縣。金河上承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上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熲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好，呼到翻。復，扶又翻；下同。熲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易，以豉翻。恐為後患。」又謂觀王雄曰︰雄自安德郡王改封觀王。觀，古玩翻。「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㢸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丙子，高熲、宇文㢸、賀若弼皆坐誅，㢸，古弼字。若人者翻。朝，直遙翻；下同。熲諸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為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熲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先是，蕭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先，昔薦翻。為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緦痲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為意，身雖羇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澹，徒覽翻。下，遐嫁翻。與賀若弼善，弼旣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見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幾，居豈翻。卒，子恤翻。

**11**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隋志︰榆林郡有金河縣。杜佑曰︰單于都護府，秦、漢雲中郡地也，治金河縣。縣有金河，上承紫河。宋白曰︰金河縣卽漢盛樂縣地。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重，直用翻。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衞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榦，衣之以布，衣，於旣翻。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稽，音啓。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上，時掌翻；下同。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袒而割肉。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上，時掌翻。單，音蟬。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幷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

癸巳，入樓煩關；樓煩郡治靜樂縣，縣有關官。壬寅，至太原，詔營晉陽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過，工禾翻。為，于偽翻。衡乃先馳至河內，具牛酒。張衡，河內人。帝改懷州為河內郡。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開直道抵張衡所居。行，戶剛翻。九月，己未，至濟源，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河內郡。濟，子禮翻。幸衡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賜賚甚厚。衡復獻食，賚，來代翻。復，扶又翻。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衞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

**12**壬申，以齊王暕為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

**13**冬，十月，敕河南『章︰十二行本「南」作「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部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藝戶，謂其家以技藝名者。陪，助也。處，昌呂翻。

**14**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改甘州為張掖郡。交市，為亙市也。帝使吏部侍郞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好，呼報翻。誘，音酉。撰，士免翻。朝，直遙翻；下同。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洮水之所出也。縱橫所亙，將二萬里，發自敦煌，帝改瓜州為敦煌郡。敦，徒門翻。至于西海，此西海在條之西。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伊吾，唐為伊州。高昌，唐為西州。鄯善，唐為納縛波地。鄯，時戰翻。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將，卽亮翻。驍，堅堯翻。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濛汜，蒙谷之水也，日所入處。史記禹本紀言河出崑侖。汜，祥里翻。崙，盧昆翻。易，以豉翻。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吐，從暾入聲。朝，直遙翻。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渾、厥，謂吐谷渾、突厥也。使，疏吏翻。厥，九勿翻。夏，戶雅翻。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幷吞。」谷，音浴。易，戈鼓翻。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郞，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復，扶又翻。啗，徒濫翻，又徒覽翻。自是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卒，子恤翻。皆矩之唱導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降，戶剛翻。帝使裴矩慰撫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 隋紀五起著雍執徐（戊辰），盡玄黓涒難（壬申），凡五年。

煬皇帝上之下

**大業四年**（戊辰、六○八）

**1**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班志︰沁水出上黨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師古曰︰今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穀遠，隋為沁源縣。沁，七鴆翻。考異曰︰雜記︰「三年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水入河，於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按永濟渠卽今御河，未嘗通汾水，雜記誤也。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2**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內史令。

**3**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帝置謁者臺大夫一人，置司朝謁者二人以貳之。處，昌呂翻。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朝，直遙翻。考異曰︰隋帝紀作「崔毅」，今從西突厥傳。處羅見君肅甚倨，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啓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折，而列翻。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旣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向，式亮翻。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匍，音蒲。匐，蒲北翻。使，疏吏翻；下同。令，力丁翻。復，扶又翻。今可汗乃倨慢如此，則向夫人為誑天子，誑，居況翻。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虜庭，謂啓民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矍然而起，處，昌呂翻。矍，居縛翻。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4**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隋書︰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杜佑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去遼東萬二千里，大較在閩川、會稽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自謂太伯之後。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因以為稱，倭，烏禾翻。入『章︰十二行本「入」上有「遣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貢，遺帝書曰︰遺，手季翻。「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恙，余亮翻。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臚，凌如翻。「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復，扶又翻。

**5**乙丑，車駕幸五原，帝改豐州為五原郡。因出塞巡長城。去年所築者。行宮設六合板城，隋志︰帝北巡出塞，行宮設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為之，方一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為之，塗以青色。壘六板為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樓敵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三板。其車軨解合交叉，卽為馬槍，皆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間，施車軨馬槍，皆外其轅，以為外圍。次內布鐵菱，次內施蟄鞬。中施弩牀，長六尺，闊三尺；牀桄陛插鋼錐，皆長五寸，謂之蝦鬚，皆施機關，張則錐皆外向。其牀上施旋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行宮，二丈一鈴一柱，柱舉矰，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宮南北門旋槌磬，連矰，以機發之，有人觸矰，則衆鈴發響，槌擊兩磬，以知所警，名為擊磬。考異曰︰雜記云，「帝幸啓民帳時造行城，周二千步，高二十餘丈。」今從隋禮儀志。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爾雅翼曰︰今軍旅以鐵作茨，以布敵路，謂之鐵蒺蔾。或云︰鐵蒺蔾菱角，起於煬帝征遼為之。然六韜中已有此物，朝錯傳謂之渠答。次施弩牀，皆插鋼錐，鋼，音剛；精鐵也。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其外又以矰周圍，施鈴柱、槌磐以知所警。矰，作滕翻。槌，直追翻。

**6**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屯田曹，屬工部尚書。尚書諸曹各有主事，流外吏職也。隋書︰赤土國，扶南之別種，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杜佑曰︰崖州直南水行，便風十餘日到赤土國。其國到五月日亭午，物影都在南。一日三食，飯皆旋炊；不然，逡巡過時，卽便臭敗，熱氣特甚。使，疏利翻。帝大悅，丙寅，命駿齎物五千段，以賜其王。赤土者，南海中遠國也。『鄒︰赤土，高棉人所立之國也。位略於今泰國宋卡一帶。』

**7**帝無日不治宮室，治，直之翻。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矚，之欲翻。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隋志︰樓煩郡汾源縣，舊岢嵐也，大業四年，改為靜樂，有汾陽宮、管涔山、天池、汾水。十三州志︰汾水出武州之燕京山，管涔之異名也。水經註，燕京山上有大池，世謂之天池。按煬帝起汾陽宮環天池，詳見後五臺註。

**8**初，元德太子薨，見上卷二年。河南尹齊王暕次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悉隸於暕，暕，古限翻。帝為之妙選遼屬，為，于偽翻。以光祿少卿柳謇之為齊王長史，少，始照翻。謇，九輦翻。長，知兩翻。且戒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鍾卿門；鍾，聚也。若有不善，罪亦相反。」謇之，慶之從子也。柳慶事宇文泰。從，才用翻。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闐咽道路。暕以是驕恣，昵近小人，闐，田年翻。近，其靳翻。所為多不法。遣左右喬令則、庫狄仲錡、庫狄，複姓。錡，魚豈翻。陳智偉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帝改渭州為隴西郡。撾，側瓜翻。得數匹以進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取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樂平公主，周天元后也。樂，音洛。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復，扶又翻。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從帝幸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騎，奇寄翻。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從，才用翻。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得幸於暕，違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旨劾奏暕，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帝令甲士千餘人大索暕第，令，力丁翻。索，山客翻。因窮治其事。治，直之翻。暕妃韋氏早卒，卒，子恤翻。暕與妃姊元氏婦通，產一女。暕召相工相，息亮翻。令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三子︰侑、倓、侗。恐不得立，陰挾左道為厭勝，厭，於葉翻。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賜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柳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謇，九輦翻。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虎賁郞將一人監其府事，帝制十二衞，每衞置護軍四人，掌副貳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為虎賁郞將，正四品。朝，直遙翻。復，扶又翻。恆，戶登翻。令，力丁翻。賁，音奔。將，卽亮翻。監，古銜翻。暕有微失，虎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太史令庾質，季才之子也，其子為齊王屬，隋王府有掾有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背，蒲妹翻。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怒，出為合水令。開皇十六年，置合水縣，為慶州治所，帝改慶州為弘化郡，唐改合水縣為安化。

**9**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10**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此榆谷當在榆林西。

**11**裴矩說鐵勒，說，式芮翻。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帝改鄯州為西平郡。吐，讀暾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前已書觀王雄，此復書安德王雄何也？按雄傳，雄從帝征吐谷渾還，方徙封觀王，高熲誅之時，雄尚爲安德王，通鑑因舊史成文而書之耳。帝改廓州為澆河郡。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澆，谷堯翻。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宇文述封許國公。述至臨羌城，漢臨羌縣城也。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帥，讀曰率。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隋志︰帝平吐谷渾，置河源郡於古赤水城，管下有曼頭城。曼，音萬。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伏允南奔雪山，此卽蜀西山之西雪山也。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州、『章︰十二行本「州」作「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縣、鎭、戍，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顯武、濟遠、肅寧、伏戎、宣德、威定、遠化、赤水等縣。志云，置於五年。天下輕罪徙居之。

**12**八月，辛酉，上親祠恆岳，恆岳，北岳恆山。恆，戶登翻。赦天下。河北道郡守畢集，守，式又翻。裴矩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考異曰︰裴矩傳云「三年」，誤也。今從帝紀。

**13**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鷹師，善調習鷹隼者也。至者萬餘人。

**14**冬，十月，乙卯，頒新式。去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今頒於天下。

**15**常駿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三十舶迎之，進金鏁以纜駿船，使，疏吏翻；下同。舶，莫百翻。鏁，蘇果翻。凡汎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赤土所都名僧祇城。其王居處處，昌呂翻。器用，窮極珍麗，待使者禮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隨駿入貢。迦，音加。

**16**帝以右翊衞將軍河東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帝改蒲州為河東郡。隋志︰玉門縣屬敦煌郡。改行軍總管爲行軍大將。將，卽亮翻。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世雄擊伊吾，帝紀無之。本傳前有從帝征吐谷渾，後云，「歲餘，以世雄為玉門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擊伊吾。」然則似在大業六、七年也。按是時啓民已卒，伐吐谷渾之歲，伊吾吐屯設獻地數千里，恩寵甚厚，隋何故伐之！今移置獻地之前。師出玉門，啓民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聞世雄已度磧，大懼，請降。流沙亦謂之磧。磧，七迹翻。降，戶江翻。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東築城，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五年**（己巳、六○九）

**1**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2**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朝，直遙翻。

**3**癸未，詔天下均田。

**4**戊子，上自東都西還。

**5**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鉤、䂎刃之類皆禁之。搭，多臘翻。䂎，作管翻。『鄒︰䂎，集韻︰祖管切，音纂。博雅︰䂎謂之鋋。』

**6**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7**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河右，河西武威諸郡地。帝改岐州為扶風郡。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臨津關當在枹罕界，臨河津。水經註︰河水自澆河東流，逕邯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為緣河濟渡之地。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隋志︰西平郡化隆縣有拔延山。杜佑曰︰拔延山在廓州廣咸縣，隋煬帝征吐谷渾經此山。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長圍亙二十里。考異曰︰隋帝紀作「二千里」，疑二十里字誤。庚辰，入長寧谷，長寧谷在古晉昌郡界。水經註︰湟水逕臨羌縣故縣南，又東，長寧川水注之。長寧水東南流逕晉昌川，又有長寧亭，亭北有養女嶺，卽浩亹西平之北山。『鄒︰長寧谷，今青海省省西寧市南。』度星嶺；『鄒︰星嶺，今青海省海晏縣東。』丙戌，至浩亹川。水經註︰浩亹河出塞外，逕西平之鮮谷塞，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隋志︰西平郡湟水縣有舊浩亹縣。浩亹，音告門。浩，又音閤。『鄒︰浩亹川，卽今之大通河，位於青海省東北部。』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亘及督役者九人，帝改都水監為都水使者。考異曰︰隋帝紀云︰「梁浩亹，御馬度而橋壞。」今從略記。數日，橋成，乃行。

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鄒︰覆袁川，今青海省門源縣永安灘附近；金山，亦作金娥山。今青海省大通縣娘娘山；雪山，今祁連山；琵琶峽，今青海省門源縣仙米峽；泥嶺，其地待考。』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騎，奇寄翻。車，昌遮翻。『鄒︰我眞山，今青海省祁連縣東南。』壬辰，詔右屯衞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少，詩沼翻。被，皮義翻。射，而亦翻。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將，卽亮翻。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䠞，䠞，與蹙同。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衞尉卿劉『章︰十二行本「劉」上有「彭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隋志︰西海郡有青海。吐谷渾傳︰青海在伏俟城東，周回千餘里。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吐谷渾都伏俟城，在青海四十五里。

辛丑，帝謂給事郞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改甘州為張掖郡。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麴，姓也。漢末有西平麴演。說，輸芮翻。及伊吾吐屯設等，吐屯設，意突厥所置，以守伊吾。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隋志︰武威郡番禾縣有燕支山。啗，徒濫翻，又徒覽翻。朝，直遙翻。燕，因肩翻。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令，力丁翻。被，皮義翻。罽，音計。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嗔咽，騎，奇寄翻。乘，繩證翻。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西海郡置於伏俟域，河源郡置於赤水城，鄯善郡置於古樓蘭城，且末郡置於古且末城。酈道元曰︰且末城東至鄯善七百二十里。鄯，時戰翻。且，子閭翻。讁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鎭河源郡積石鎭，志云︰河源郡有積石山，河所出也。杜佑曰︰積石山在西平郡龍支縣南。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

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奇，居宜翻。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帝此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鈔，楚交翻。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朝，直遙翻。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隋書︰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帥，讀曰率。党，他郞翻。帝立順為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送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統，他綜翻。尼，女夷翻。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丙辰，上御觀風殿，卽觀風行殿也。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考異曰︰略記在六月壬寅，今從隋帝紀。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杜佑曰︰煬帝立清樂、龜茲、西涼、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使，疏吏翻。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青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時稱青海驄。種，章勇翻。秋，七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丁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

車駕東還，經大斗拔谷，還，從宣翻，又如字。新唐志︰涼州二百里有大斗軍，本赤水守捉，開元十六年為軍，因大斗拔谷為名。『鄒︰軍、守捉，新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而總之者曰道。』山路隘險，魚貫而出，單行相次，若貫魚然。風雪晦冥，文武飢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逮，及也。士卒凍死者太半，考異曰︰帝紀在六月癸卯。按西邊地雖寒，不容六月大雪，凍死人畜，今從略記。略記作達十拔谷，今從帝紀。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乙『章︰十二行本「乙」作「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復，扶又翻。

**8**民部侍郞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令，力丁翻。閱其貌以驗老小。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被，皮義翻。是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章︰十二行本「十」下有「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朝，直遙翻。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幾，居豈翻。伺，相吏翻。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斷，丁亂翻。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史言知人善任之難。

**9**突厥啓民可汗卒，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卒，子恤翻。上為之廢朝三日，為，于偽翻。朝，直遙翻；下同。立其子咄吉，咄，當沒翻。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10**初，內史侍郞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高祖末，出為襄州總管；帝改襄州為襄陽郡。帝卽位，自番州刺史召之，隋志︰廣州，仁壽元年改番州，蓋因番禺以名州，帝改為南海郡。番，依漢書音義音潘。欲用為祕書監。道衡旣至，上高祖文皇帝頌，上，時掌翻。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致，極也。此魚藻之義也。」詩小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氣，帝置司隸大夫一人，為司隸臺率。又置司隸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朝，直遙翻。熲，居永翻。邪，音耶。付執法者推之。推，尋繹也，推考而尋繹其事也。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推，吐雷翻。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帝曰︰「然，我少時與之行役，謂伐陳時。少，詩照翻。輕我童稚，稚，遲二翻。與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若，人者翻。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斷，丁亂翻。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令，力丁翻。重，直龍翻。縊，於賜翻。且，子閭翻。天下冤之。

**11**帝大閱軍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卽擢定興為太府丞。

**六年**（庚午、六一○）

**1**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釋氏之說，以為釋迦佛衰謝，彌勒佛出世，故盜稱之以為姦。建國門蓋東都皇城端門也。唐六典云︰武德五年平王世充，惡其壯麗，焚乾陽殿及建國門。華，讀曰花。考異曰︰雜記在五年正月，又云「三百人」。今從隋書。監門者皆稽首。監，古銜翻。稽，音啓。旣而奪衞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暕，古限翻。索，山客翻。連坐者千餘家。

**2**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酋，才由翻。長，知兩翻。丁丑，於端門街洛陽皇城端門外之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聞，音問。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樂，蓋始盛於此。

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龍須席以龍須草織成，今淮上安慶府居人多能織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過，工禾翻。悉令邀延就坐，坐，徂臥翻。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紿，徒亥翻。黠，戶八翻，慧也。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執能若是！」是時矩與右翊衞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郞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便，毗連翻。辟，讀曰僻。侍衞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朝，直遙翻；下同。曰︰「無效高祖，空自勸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臨朝凝重，朝，直遙翻。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女官，卽女道士。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皛，慶之孫也；隋制︰千牛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宇文慶見一百七十三卷陳高宗太建十一年。皛，戶了翻。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饌，雛睆翻，又雛戀翻。敕燕王倓與鉅、皛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倓，徒甘翻。嬪，毗賓翻。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卽從之朝，直遙翻。宴飲，更相勸侑，更，工衡翻。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3**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復，扶又翻。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郞將廬江陳稜、朝請大夫同安張鎭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賁，音奔。將，卽亮翻。帝改廬州為廬江郡，熙州為同安郡，婺州為東陽郡，潮州為義安郡。行月餘，至其國，以鎭周為先鋒。流求王渴剌兜剌，盧達翻。遣兵逆戰；屢破之，遂至其都。流求國王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渴刺兜自將出戰，將，卽亮翻。又敗，退入柵；稜等乘勝攻拔之，斬渴刺兜，虜其民萬餘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二月，乙巳，稜等獻流求俘，頒賜百官，進稜位右光祿大夫，鎭周金紫光祿大夫。

**4**乙卯，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賜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5**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散，悉但翻。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6**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7**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考異曰︰張衡傳云，「帝幸衡宅之明年，幸汾陽宮。」又云「明年，復幸汾陽宮。」按本紀皆無其事，恐傳誤。衡乘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間，古莧翻。比，毗至翻。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令，力丁翻。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暕，古限翻。從，才用翻。恆，戶登翻。見，賢遍翻。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張衡為御史大夫，故譴之以憲司職分。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大業四年，置樓煩郡，後魏之嵐州也，本漢之汾陽縣地，時置汾陽宮，故築城。守，式又翻。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惡，烏路翻。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幾，居豈翻。使，疏吏翻。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鄒︰收，被拘繫獄。詩傳︰收，拘收也。說文︰捕也。』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譎，古穴翻。傳，直戀翻。好，呼到翻；下同。帝數幸江都，數，所角翻。世充能伺候顏色為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為王世充乘時僭竊張本。伺，相吏翻。

**8**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隋制，京尹正三品。

**9**冬，十二月，己未，文安憲侯牛弘卒。按牛弘傳，弘爵奇章郡公，卒贈文安縣侯，諡曰憲，此書其贈諡也。隋志︰文安縣屬河間郡。卒，子恤翻。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䣱䣱，香句翻，醉怒也。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射，而亦翻。弘來還宅，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今浙西運河自杭州達鎭江府入大江是也。鎭江，古京口也。帝改杭州為餘杭郡。廣十餘丈，廣，古曠翻。使可通龍舟，幷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帝改越州復曰會稽郡。會，古外翻。

**11**上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從，才用翻。褶，音習。於軍旅間不便，是歲，始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自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為品色。著，則略翻。緋，音非。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皁，才早翻。士卒以黃。」

**12**帝之幸啓民帳也，見上卷三年。高麗使者在啓民所，麗，疏吏翻。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見，賢遍翻。黃門侍郞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秦末衞滿據之，傳國至孫右渠，漢武帝滅之，開為四郡。漢末，公孫度據之，傳國至孫淵，魏滅之，至晉皆為郡縣。高麗之先，出於夫餘，朱蒙建國，號高句驪，以高為氏。魏、晉以來，中國兵亂，高麗內侵，倂有遼東地。說，輸芮翻。朝，漢書音義音潮。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開皇十八年。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鄕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朝，直遙翻；下同。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語，牛倨翻。麗，力知翻。勿『章︰十二行本「勿」上有「宜早來朝」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茍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帥，讀曰率。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立，力丁翻。

**七年**（辛未、六一一）

**1**春，正月，壬寅，眞定襄侯郭衍卒。眞定縣侯也。隋志，恆山郡治眞定縣。卒，子恤翻。

**2**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選部之選，宣戀翻；選補之選，如字。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又翻。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3**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大業初已廢諸州總管府，此書元弘嗣前官。往東萊海口帝改萊州為東萊郡。造船三百艘，艘，蘇遭翻。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蛆，子余翻。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唐志︰幽州薊縣有故隋臨朔宮。考異曰︰略記曰︰「丙午，幸涿郡之新宮。」按長曆，是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帝紀。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從，才用翻。先是，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涿，卽涿郡。先，悉薦翻。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攛手三萬人，攛，七亂翻，小矟也。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隋志︰高陽縣，屬河間郡。乘，繩證翻。供載衣甲幔幕，幔，莫半翻。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令，力丁翻。黎陽縣屬汲郡，有黎陽倉。洛口倉初置，見上卷二年。舳艫相次千餘里，舳艫，音逐盧。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塡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枕，職任翻。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4**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砥柱，在河南郡陝縣北河中。底，與砥同。

**5**初，帝西巡，見五年。遣侍御史韋節隋制︰御史臺侍御史八人。召西突厥處羅可汗，厥，九勿翻。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令，力丁翻。使，疏吏翻。酋，才由翻。長，知兩翻。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卽易制也。朝，直遙翻；下同。易，以豉翻。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杜佑曰︰都六者，突厥始建號者也。今矩言都六為達頭之子，則非始建號者也。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言射匱、處羅將兩皆從隋也。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桃竹，桃枝竹也。今江南有之。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徑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譎，古穴翻。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新唐志︰伊州伊吾縣有折羅漫山，亦曰天山。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騎，奇寄翻。被，皮義翻。高昌王麴伯雅上狀。上言其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新唐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朝，直遙翻。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稽，音啓。見，賢遍翻。勞，力到翻。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怏，於兩翻。

**6**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鎭，新唐志曰︰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領遼西、瀘河、懷遠三縣。瀘，音盧。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粗，倉乎翻。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鹿車，小車也，言其小止容一鹿。二人共推米三石，推，吐雷翻。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餱，戶鉤翻，乾食也。至鎭，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重，直用翻。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餒，勝，音升。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剽，匹妙翻。於是始相聚為羣盜。

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鄒平縣，宋所僑置平原郡縣之地，隋開皇十八年，改名鄒平，時屬齊郡，唐倂入齊州臨濟縣。長白山在章丘縣界，亦屬齊郡。宋白曰︰淄州長山縣，宋於此僑立廣川郡及武彊縣，隋改武彊為長山，以縣西南三十五里長白山為名。剽掠齊、濟之郊，帝改齊州為齊郡，濟州為濟北郡。剽，匹妙翻。濟，子禮翻。自稱知世郞，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浪死，猶言徒死也。避征役者多往歸之。

平原東有豆子䴚，帝改德州為平原郡。䴚，舉朗翻。鹽澤也。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喜，許記翻。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阿，烏葛翻。

漳南人竇建德，漳南，本漢東陽縣地，久廢，開皇六年復置，十八年改為漳南，屬清河郡。宋白曰︰取地居漳水之南為名。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鄕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國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驍，堅堯翻。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刺，七亦翻。亡抵建德，考異曰︰杜儒童隋季革命記云，「安祖以盜羊為縣令所考」，今從舊唐書建德傳。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為所敗。卽謂開皇十八年事。敗，補邁翻。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謂西征吐谷渾。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邪，音耶。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少，詩照翻。將，卽亮翻。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新唐書曰︰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薍阻奧，可以違難。『鄒︰薍，集韻︰五患切，音綰。初生之荻。』安祖自號將軍。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鄃，漢縣，舊廢，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清河郡。河曲，清河之曲，新唐書作「河渚」。鄃，音輸。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為盜。蓨，舊曰脩，開皇五年改屬信都郡。蓨，音條。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新書曰︰時羣盜往漳南，剽殺人，焚鄕聚，獨不入建德閭，由是郡縣疑其與賊通。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帥，讀曰率。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為，于偽翻。竇建德始此。

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勝，音升。數，所具翻。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隋置奉軍、駙馬都尉，屬三衞，帝並廢之。此蓋置都尉以討羣盜。帝又改驃騎為鷹揚郞將。隨獲斬決；隨所獲而斬決之。然莫能禁止。

**八年**（壬申、六一二）

**1**春，正月，考異曰︰略記云︰「癸丑，帝御前殿。」按長曆，是月辛巳朔，無癸丑。略記甲子多差誤，今不取，皆從隋書。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為三，厥，九勿翻。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其弟闕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突厥之官，典兵者謂之設。靈州嗚沙縣，後周置會州會寧郡，尋廢，唐復置。將，卽亮翻；下同。羸，倫為翻。考異曰︰隋西突厥傳作「達度闕設」，今從裴矩傳。又使特勒大柰別將餘衆居于樓煩，突厥之官，子弟為特勒。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軍駕巡幸，賜號曷婆『章︰十二行本「婆」作「娑」；孔本同；張校同。』那可汗，騎，奇寄翻。考異曰︰唐李軌傳作「曷娑那可汗」。今從隋書。按今隋書作「曷薩那」。賞賜甚厚。

**2**初，嵩高道士潘誕隋志︰河南郡嵩陽縣有嵩高山。自言三百歲，為帝合鍊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為，于偽翻。合，音閤。觀，古玩翻。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髓，息委翻。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深，式浸翻。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詰，去吉翻。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語，牛倨翻。「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解，佳買翻，一作假音。學仙者謂蛻骨登仙為尸解，故其徒謂死為解化，今誕謂兵死為兵解。我應生梵摩天」云。梵，扶泛翻。

**3**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質出合水，見上四年。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不？」麗，力知翻。不，讚日否。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邪，音耶。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將，卽亮翻。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旣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監事，監作者也，秩九品。監，古銜翻。上，時掌翻。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

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帝指授諸軍所出之道，多用漢縣舊名。漢志︰鏤方、長岑、朝鮮，屬樂浪郡。蓋馬，屬玄菟郡，有蓋馬大山。遼東，漢郡名。溟海，蓋卽漢樂浪郡之海冥縣。建安、南蘇、扶餘，皆高麗國城守之處。沃沮，亦古地名，是時其地已入新羅界。鏤，郞豆翻。菟，音塗。朝，音潮。鮮，音仙。沮，子餘翻。樂，音洛。浪，音郞。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愼、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漢志︰黏蟬、含資、渾彌、提奚、東暆、帶方等縣，屬樂浪郡。候城、襄平，屬遼東郡。臨屯，亦漢武帝所置郡名。蹋頓，卽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肅愼，古肅愼氏之國，其地時為靺鞨所居。碣石，禹貢之碣石也。杜佑以為此碣石在高麗中。佑曰︰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秦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黏，女廉翻。蟬，服虔音提。蹋，徒盍翻。碣，其列翻。暆，應劭曰，音移。駱驛引途，駱驛，相繼不絕也。總急平壤，平壤城，高麗國都也，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杜佑曰︰高麗王自東晉以後居平壤城，卽漢樂浪郡王險城。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鄭氏註︰類、宜，皆祭名。孔穎達曰︰天道遠，以事類而祭告之也。社主殺戮，故求便宜。社主陰，萬物於此斷殺，故曰宜。桑乾河，巡薊城南。水經︰濕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謂之桑乾水，東過廣陽薊縣北。今在薊城南，城邑有變遷也。乾，音干。祭馬祖於薊城北。周禮祭馬祖，鄭氏註曰︰馬祖，天駟也。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對為團，步卒八十對，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旗旛，每團異色；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鎧，可亥翻。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降，戶將翻。使，疏吏翻。重，直用翻。散，悉但翻。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敍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衞、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亙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4**甲辰，內史令元壽薨。

**5**二月，壬戌，觀德王雄薨。觀王雄，諡曰德。觀，古玩翻。

**6**北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上，時掌翻。處，昌呂翻。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令，力丁翻；下同。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鎭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郞斛斯政，樁之孫也，帝改尚書諸曹侍郞為郞。兵曹郞，開皇之兵部侍郞也。斛斯樁，構間後魏孝武、高歡者也。以器幹明悟，為帝所寵任，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為左候衞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乘，繩證翻。降，戶江翻。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旣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靺，音末。鞨，音曷。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卒，子恤翻。帝甚惜之。

**7**癸巳，上始御師，進至潦水。衆軍總會，臨水為大陳，陳，讀曰陣。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衞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灸頞，瓜蔕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黃，熱病也。熱則頭痛，故燃艾以灸頞。熱則上壅，瓜蔕味苦寒，故噴鼻以通關鬲。差，愈也。然，與燃同。灸，居又翻。頞，烏葛翻；鼻頞。說文曰︰頞，鼻莖。蔕，音帝。歕，蒲悶翻。差，楚懈翻。治，直之翻。乃自請為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荷，下可翻。今為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趣，七喻翻。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爭赴水接戰，驍，堅堯翻。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郞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考異曰︰雜記作「錢英、孟金釵」。今從隋帝紀。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宿，古國名。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更，工銜翻。少，始照翻。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渡遼，考異曰︰隋帝紀︰「癸巳，上御師；甲子，臨遼水橋；戊戌，麥鐵杖死；甲午，車駕渡遼；乙未，大頓；丙申，大赦。」按長曆，是月庚辰朔，不容有甲子。又戊戌之下，不容有甲午、乙未、丙申。此必誤也。今並除也。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攝憚之，攝，之涉翻。因下詔赦天子。命刑部尚書衞文昇、尚書右丞劉土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復，方目翻。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8**夏，五月，壬午，納言楊達薨。

**9**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鬬，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言非大軍征行之法。將，卽亮翻。公等進軍，當分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數，所角翻。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降，戶江翻。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比，必寐翻。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旣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詰，去吉翻。懦，乃臥翻，又乃亂翻。邪，音耶；下同。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城西數里，御六合城。此六合城略如三年行城之制，周回八里，城及女垣高十仞。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衞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班志︰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皆在樂浪界。帥，讀曰率。舳艫，音逐盧。浿，普大翻。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趣，七喻翻。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造，七到翻。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浮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陳，讀曰陣。復，扶又翻。考異曰︰北史云︰「護破高麗，斬高元弟建武，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今從隋書及革命記。

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衞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隋制︰十二衞各置大將軍一人，來護兒、于仲文並書右翊衞大將軍，何也？考二人本傳，于仲文，帝卽位之初為右翊衞大將軍，征吐渾時，來護兒已為右翊衞大將軍，通鑑蓋追書仲文官也。左驍衞大將軍荊元恆出遼東道，驍，堅堯翻。恆，戶登翻。右翊衞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衞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沮，子余翻。菟，音塗。右禦衞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衞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衞虎賁郞將衞文昇出增地道，守，式又翻。將，卽亮翻。皆會於鴨綠水西。班志︰玄菟郡西蓋馬縣有馬訾水。新唐書︰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平壤城在鴨綠東南。金人謂鴨綠水為混同江。杜佑曰︰鴨淥水闊三百步，在平壤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鎭，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矟矟，色角翻。幷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勝，音升。下令軍中︰「士卒有『章︰十二行本無上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

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乙支，東夷複姓。支，力知翻。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革命記作「尉支文德」，今從隋書及北史。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使，疏吏翻；下同。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還，從宣翻。旣而悔之，遣人紿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紿，待亥翻。復，扶又翻。文德不順，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旣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將，卽亮翻；下同。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渡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薩，桑葛翻。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復，扶又翻。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復，扶又翻。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朝，直遙翻。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度，徒洛翻。遂因其詐而還。使來護兒之師不敗而先退，則營於平壤城外，與宇文述諸軍猶聲援相接，不致有薩水之狼狽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考異曰︰革命記云︰「許公即至平壤，城頭卽樹降幡，約至五日，檢錄簿籍圖書，開門待命。期過五日，無一言，許公頻催，竟無報答。又十數日，乃云︰『船糧敗卻迥，公今更欲何待！』然始抗旌拒守，分兵以捉險要。許公知被欺，卽卷甲歸，每日常設方陳而行，四面俱時受敵，傷殺旣衆，糧食又盡，過遼水者什無二三。」按煬帝驕暴，高麗若明言不降，述等必不敢還。今從隋書。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陳，讀曰陣。鈔，楚交翻。麗，力知翻。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衞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殿，丁練翻。擊高麗，卻之。來襲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衞文昇一軍獨全。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巨萬，萬萬也。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考異曰︰雜記︰「七月，帝自涿郡還東都。十一月，宇文述等糧盡遁歸，高麗出兵邀截，亡失蕩盡。帝怒，敕所司鎖將隨行。無幾，斬劉士龍等於軍市，特赦述。」今從隋書。

初，百濟王漳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麗，力知翻。使，疏吏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郞席律詣百濟，隋志︰起部郞，屬工部尚書。姓苑︰席姓，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告以期會。告以起師之期及會師之日也。及隋軍渡潦，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

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高麗置邏於遼水之西以警察度遼者。邏，郞佐翻。置遼東郡及通定鎭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陽、洛口、太原等倉穀開皇三年，於衞州置黎陽倉，其汾、晉之粟，漕運以給京師，汾晉以北諸州，輸之太原倉。向望海頓，望海頓，當在遼西界。使民部尚書『章︰十二行本「書」下有「廬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考異曰︰雜記︰「十月，車駕幸涿郡，徵召兵馬，將遂度遼之功」，蓋誤。今不取。

**10**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卒，子恤翻。

**11**十一月，己卯，以宗女為華容公主，嫁高昌。

**12**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以士龍縱乙支文德也。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事獨得免官。以衞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旣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恚，於避翻。卒，子恤翻。考異曰︰略記︰「于仲文以下斬於市。」今從隋書。

**13**是歲，大旱，疫，山東尤甚。

**14**張衡旣放廢，衡放還田里見上六年。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帝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朝政，朝，直遙翻。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我為人作何等事，謂仁壽四年事也。為，于偽翻。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監，古銜翻。塞，悉則翻。促令殺之。令，力丁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 隋紀六起昭陽作噩（癸酉），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三年。

煬皇帝中

**大業九年**（癸酉、六一三）

**1**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為驍果作逆張本。驍，古堯翻。脩遼東古城以貯軍糧。漢、晉以來，遼東郡皆治襄，平慕容氏始鎭平郭。前伐高麗，圍遼東，言卽漢襄平城，今言復脩古城，蓋城郭有遷徒也。貯，丁呂翻。

**2**靈武賊帥白瑜娑帝改靈州為靈武郡。帥，所類翻。娑，桑何翻。考異曰︰隋書作「白榆妄」。今從略記。劫掠牧馬，北連突厥，厥，九勿翻。隴右多被其患，皮被，皮義翻。謂之「奴賊」。

**3**戊戌，赦天下。

**4**己亥，命刑部尚書衞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是後李淵得以尊立代王。守，手又翻。

**5**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事見上卷上年。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考異曰︰雜記在去年十二月，今從隋書。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6**帝謂待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克，能也。果，決也。麗，力佑翻。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復，扶又翻。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杜襲諫曹操嘗有是言。鼷，音奚，小鼠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乘，繩證翻。帝不聽。

**7**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為盜，保據周橋，帝改曹州為濟陰郡。濟，子禮翻。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8**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大興城，西京城。

**9**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為戶部尚書，帝乃改為民部尚書，倂曹郞亦改之。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是後遂階王世充僭竊。侗，他紅翻。

**10**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帝改青州為北海郡，瀛州為河間郡，滄州為勃海郡。姓苑︰格姓，允格之後。東觀漢記有侍御史、東平相格班。稱，尺證翻。郝，呼各翻。格，古百翻。剽，匹妙翻。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少，詩沼翻。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興賊戰，望風沮敗。沮，在呂翻。唯齊邵丞閺鄕張須陀隋志︰閺鄕縣屬河南郡，本湖城，開皇十六年改焉。閺，音旻。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隋志︰泰山，在魯郡博城縣。須陀蓋越郡境而戰。將，卽亮翻。薄恃其驟勝，不設備；須陀掩擊，大破之。薄收餘兵北渡河，須陀追擊於臨邑，又破之。隋志︰臨邑縣屬齊郡。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隋志︰章丘縣，舊曰高唐，開皇十六年改焉，亦屬齊郡。須陀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大掠，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帥，讀曰率。賊帥，所類翻。騎，奇寄翻。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重，直龍翻。中，竹仲翻。創，初良翻。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退卻，須陀督衆擊之，長才等敗走。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陀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重，直用翻。勝，音升。

歷城羅士信，歷城縣，舊置濟南郡，隋為齊郡治所。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於濰水上。隋志︰濰水，在北海郡下密縣。濰，音惟。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陳，讀曰陣；下同。刺，七亦翻。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矟盛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矟，色角翻。盛，受也，時征翻。揭，其謁翻，擔揭也。眙，丑吏翻。近，其靳翻。須陀因引起兵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劓其鼻懷之，劓，魚器翻。，還，以驗殺賊之數；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為副。帝遣使慰諭，井畫須陀、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使，疏吏翻。畫，與畵通。

**11**夏，四月，庚午，車駕渡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趣，七喻翻。

**12**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新城在南蘇城之西。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麗，力知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將，卽亮翻。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橦，宅江翻。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守者為主，攻者為客。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隋志︰吳郡烏程縣舊置吳興郡。史以舊郡名書。長，直亮翻。驍，堅堯翻；下同。臨城興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緪，緪，古恆翻，索也。光接而復上。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帝望見，壯之，卽拜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散，悉但翻。恆置左右。恆，戶登翻。

**13**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騎，奇寄翻。好，呼到翻；下同。喜，許記翻。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李密襲爵蒲山郡公。蒲山郡，闕。李弼，宇文氏佐命功臣。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隋制︰左右翊衞府領親、勳、武三侍。左親侍屬左翊衞。少，詩照翻。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贍視異常，勿令宿衞！」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屛人事，屛，必郢翻。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懾，陳，讀曰陣。喑，於今翻。咄，當沒翻。懾，之涉翻。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李密事始此。

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朝，直遙翻；下同。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使素不死，終當夷族。」玄感頗知之，且自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紊，音問。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荷，下可翻。將，卽亮翻。相，悉亮翻。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

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郞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按隋志，帝改州為郡，郡置太守；罷長史、司馬，置贊務一人以貳之。贙務，卽贊治也。隋書成於唐臣，避高宗名，故改「治」為「務」。治，直吏翻。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逗，音豆。遛，音留。欲令渡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令，力丁翻。使，疏吏翻。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郞將玄縱，鷹揚郞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高陽縣屬河間郡。為監事許華所執，按唐六典，武庫署、太倉署皆有監事，蓋因隋制也。監，工銜翻。斬於涿郡。

時右驍衞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驍，堅堯翻。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閉城，大索男夫，索，山客翻。取帆布為牟、甲，帆，施於船上以汎風，玄軍興織蒲不給，以布為之。牟，兜牟也。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不用帝所改官制。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倉，謂黎陽倉。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衞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邵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復開皇之制，以郡為州，以太守為刺史。隋志︰州、郡皆置主簿。東光縣屬平原郡。宋白曰︰今定遠軍治東光縣，漢舊縣也；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於後魏廢勃海郡城。縣置令、丞、尉、正。禕，許韋翻。考異曰︰雜記作「懷州司功書佐」，今從隋書。

治書侍御史游元，隋御史臺置治書侍御史二員，帝增為正五品。治，直之翻。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帥，讀曰率。荷，下可翻。乾，音干。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己，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游明根，元魏太和中以儒名。

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少，詩照翻。丹陽、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帝改蔣州為丹陽郡，改宣州為宣城郡。篙梢，習於用舟者。篙，音高，進船竿也。刑三牲誓衆，且論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分，扶問翻。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

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先，悉薦翻。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為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臨渝關，隋屬平州盧龍縣，卽所謂盧龍之險也。顏師古曰︰渝，音喻，今多讀如榆。扼其咽喉。咽，於賢翻。歸路旣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麗，力知翻。降，戶江翻。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衞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帥，讀曰率；下同。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禕，許韋翻。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其後玄感攻弘農，自速敗亡，其識度已見於此。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將，卽亮翻；下同。驍，堅堯翻。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

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果如李密所料。侗，他紅翻。脩武民相帥守臨清關。脩武縣屬河內郡。玄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渡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隋志︰偃師縣舊廢，開皇十六年復置，屬河南郡。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白司馬坂在邙山北，邙山在洛城北。坂，音反。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楯，食尹翻，干也，以扞弓矢。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隋志︰河南縣，帶河南郡。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治，直吏翻。善意渡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太半，鎧，可亥翻。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復，扶又翻。陳，讀曰陣。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

玄感屯上春門，隋志︰河南郡舊置洛州，大業元年移都，改曰豫州。東面三門，北曰上春，中曰建陽，無太陽門，當考。將，卽亮翻。考異曰︰玄感傳云︰ 「屯兵上春門。」又云︰「屯兵尚書省。」按劉仁軌河洛記︰「東都羅郭東面北頭第一曰上春門，唐改曰上東門。」又，尚書省在宣仁門內，玄感不容至此。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為，于偽翻。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韋洸著聲績於平陳之後。洸，古黃翻。從軍出拒玄感，為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為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遺，于季翻。數，所具翻。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為京官，樊子蓋自涿郡留守為東都留守。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分，扶問翻。裴弘策與子蓋同班，贊治次留守立班，故言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楊汪傳︰本弘農華陰人，曾祖順徙河東。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是將，子亮翻。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鄒︰隨方，依隨進攻之方向。』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咢、咢，五各翻。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㬋奚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降，戶江翻；下同。玄感悉以親重要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鄭譯，高祖佐命。

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守慈磵道，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慈磵。五千守伊闕道，隋志︰河南郡伊闕縣，舊曰新城，開皇十八年改名，以伊闕山名縣也。遣韓世咢將三千人圍滎陽，隋志︰滎陽縣，屬滎陽郡，郡治管城，滎陽在郡西。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隋志︰滎陽郡汜水縣，舊曰成皋，卽虎牢也。開皇十八年，改曰汜水，大業初，置虎牢都尉府。虎牢降，降，戶江翻。以覺為鄭州刺史，鎭虎牢。

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衞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代王侑時守長安。帥，讀曰率。考異曰︰隋書云︰「步騎七萬。」按玄感衆不過十萬，而下云衆寡不敵。今從雜記。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隋志︰華陰縣屬京兆郡。楊素世居華陰，死葬焉。華，戶化翻。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澠，直趨東都城北。崤，崤谷；澠，澠池。澠兗翻。趨，七喻翻。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金谷，卽晉石崇之金谷也。水經註︰穀水自千金堨東經睪門橋，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澗。在河南縣界。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貯，丁呂翻。欲積為魚梁大道，築道若魚梁然。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樓車下施八輪。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射，而亦翻。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夫，音扶。玄感粗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郞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治，直之翻。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史言段文振之言驗。麗，力知翻。庚午，夜二更，二更，乙夜也。甲、乙、丙、丁、戊分為五夜，守卒分番守漏，鳴鼓以相警，謂之持更。更，工衡翻。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按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忷懼，忷，許拱翻。無復部分，諸道分散。復，扶又翻。部分，扶問翻。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覘，丑廉翻，又丑塹翻。偵，丑鄭翻。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渡，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麗，力知翻。抄，楚交翻。羸，倫為翻。

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今段，言自今以後一段事也。復，扶又翻。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庾質前對，見上卷八年。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乘，繩證翻。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為此耳。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為，于偽翻。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易，以豉翻。

帝遣虎賁郞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衞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屈，區勿翻。傳，株戀翻。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將，卽亮翻。被，皮義翻。疥癬，皮膚之疾。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沮，在呂翻。卽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按隋書來護兒傳︰弘、整，護兒之二子。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

先是，右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按隋書子雄傳，因玄感反而疑之。璽，斯氏翻。先，悉薦翻。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使，疏吏翻。衞文昇以步騎二萬渡瀍水，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過洛陽、偃師而入于洛。騎，奇寄翻。瀍，音廛。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致死，樂，音洛。為，于偽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太半且盡，考異曰︰雜記曰︰每戰刃纔接，官軍皆坐地棄甲，以白布裹頭，聽賊所掠。前後十二戰，皆不。」今從文昇傳。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中，竹仲翻。玄感軍乃稍卻。

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手長尺餘，言自指至掌腕橫紋之長。長，直亮翻。臂垂過膝，言臂垂則其手過膝。過，古禾翻。自以相表非常，相，息亮翻。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此指八年事。今已罷弊，復為此行，罷，讀曰疲。復，扶又翻。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章︰十二行本「應」下有「功在朝夕」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復，扶又翻。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揣，初委翻。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玄感襲爵楚國公，故稱之。好，呼到翻。吾屬今為虜矣！」

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被，皮義翻。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復，扶又翻；下蓋復同。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亟，已力翻。玄感笑而止。

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衞失援。」樊、衞謂樊子蓋、衞文昇也。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斯亦伐謀之一也。使援兵不合，樊子蓋堅守都城，兵何由解！數，所角翻；下軍數同。通濟河，軍於破陵。破陵，當在河陽南岸、洛城東北。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新唐志，華陰縣有永豐倉，蓋隋所置也。三輔可指麾而定，此指言漢三輔之地。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強兵在隴右，帝改慶州為弘化郡，其地屬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衆。」使，疏吏翻。紿，徒亥翻。

會華陰諸楊請為鄕導，華陰諸楊，玄感之宗黨也。華，戶化翻。鄕，讀曰嚮。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潼關，在華陰縣。趣，七喻翻。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隋志︰河南邵陝縣，後魏置陝州恆農郡，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廢州，置弘農宮。恆農卽弘農，後魏避諱改曰恆農。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說，式芮翻。易，以豉翻。玄感以為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觀此，則帝廢陝州，改為弘農郡也。智積，高祖弟整之子。守，式又翻。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陴，符支翻，城上女垣。詈，力智翻，罵也。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謂據潼關也。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閺鄕，閺，音旻。宇文述、衞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水經註︰玉澗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為皇天原。上有漢武思子臺。又北逕閺鄕城西。又有全鳩澗，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隋志，閺鄕縣有玉澗、全鳩澗。玄感上槃豆，卽西魏將于謹所攻拔盤豆也。上，時掌翻。布陳亙五十里，陳，讀曰陣；下同。亙，古鄧翻。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帝改商州爲上洛郡。玄感欲由華陽以奔上洛也。騎，奇寄翻；下同。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葭，音加。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度，徒洛翻。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刺，七亦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磔，陟格翻。復，扶又翻。臠，力兗翻。玄感弟玄獎為義陽太守，隋志︰義陽郡，齊、梁之司州，後魏改曰郢州，後周改曰申州，大業初，改義州，尋改為義陽郡。守，式又翻。將赴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隋書楊玄感傳作「周琁玉」。仁行為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楊素之門於是滅矣。朝，直遙翻。

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帝改宋州為梁都。相，息亮翻。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帥，所類翻。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隋志︰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為伊州，大業初，改為汝州，尋改為郡。剽，匹妙翻。聞玄感敗，衆稍散，為吏所獲，傳首東都。

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留守弘化郡，隋書元弘嗣傳云︰屯兵安定。遣衞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少，始照翻。因代為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十三郡，天水、隴西、金城、枹罕、臨洮、漢陽、靈武、朔方、平涼、弘化、延安、雕陰、上郡也。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相，息亮翻。又名應圖讖，忌之。讚，楚譖翻。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謁，見也。幾，居豈翻。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李淵事始此。『鄒︰上百七十五卷，有竇毅之女適唐公李淵。』

**14**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隋志︰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吳州，尋改為吳郡。毗陵郡，平陳置常州，帝改為晉陵郡。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為崑山縣博士，劉昫曰︰崑山本漢婁縣地，梁分婁縣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崑山縣，取縣界山名，時屬吳郡。隋制縣博士，不見于志，蓋在曹佐、市令之下。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倜，他狄翻。隱居常熟，常熟，吳、晉南沙之地，本屬吳縣，晉分吳縣置海虞縣，梁置常熟縣。劉昫曰︰今崑山縣東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隋治南沙城，屬吳郡。自言有王者相，相，息亮翻。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郞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揚子，地名，時屬江都縣。將，卽亮翻；下同分為五營以備南賊。南賊，謂劉元進及崇、燮等。崇遣其將陸顗渡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顗，魚豈翻。衆益盛，至十萬。

**15**辛酉，司農卿雲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隋書楊玄感傳作「博陵趙元淑」，此言「雲陽」，隋志︰博陵郡，舊定州；雲陽縣，屬京兆郡。地理相去遠甚，當考。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郞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帝置六部侍郞以貳尚書之職。守，式又翻。推，尋也，考鞫也。考異曰︰雜記作「滑儀」，今從隋書。雜記推玄感黨十月，疑太晚。今因誅趙元淑言之。儀，本天竺胡人也。隋書陰壽傳言骨儀，京兆長安人，蓋本天竺胡人而居京兆長安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呼，火故翻。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旣殘酷，蘊復受此旨，復，扶又翻。由是峻法治之，治，直之翻。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瑯邪王冑隋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平陳改曰吳州，大業初，改越州，尋復改為會稽郡。瑯邪郡，舊置北徐州，後周改曰沂州，帝復改為瑯邪郡。會，古外翻。邪，讀曰耶。俱坐徙邊，綽、冑亡命，捕得，誅之。

帝善屬文，屬，之欲翻。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道衡死，見上卷五年。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復，扶又翻。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令，力丁翻。

帝從容謂祕書郞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從，千容翻。喜，許記翻。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少，詩沼翻。卒，子恤翻。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16**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可汗部落，八年，帝處曷薩那部落于會寧，今遣矩存問之。薩，桑葛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遣闕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還，音旋，又如字。賞，稱獎也。

**17**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為盜，帝改海州郡為東海。有衆數萬。

**18**甲午，車駕至上谷，隋志︰開皇元年，以易縣置易州，帝改為上谷郡。按秦置上谷郡，本治沮陽。王隱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隋之易縣，則漢涿郡故安縣地也，非古上谷。以供費不給，免太守虞荷等官。守，式又翻。閏月，己巳，幸博陵。

**19**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東郡，古白馬之地，隋開皇九年置州，十六年改滑州，大業二年，改兗州，尋改為東郡。帥，所類翻。虎賁郞將費青奴擊破之。賁，音奔。將，卽亮翻。陳湘姓林曰︰費氏，音蜚，夏禹之後。趙明誠曰︰費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蜚，費姓出於伯益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其一音祕，出於魯季友，姓苑所載瑯邪費氏，則是其後也。

**20**劉元進帥其衆將渡江，帥，讀曰率。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改婺州為東陽郡。大業初，改泉州為閩州，尋改為建安郡。長，知兩翻。會，工外翻。帝遣左屯衞大將軍代人吐萬緒、隋書︰吐萬緒，代郡鮮卑人。吐萬，蓋鮮卑複姓也。隋志︰大業初，於馬邑善陽縣置代郡。光祿大夫下邽魚俱羅隋志︰下邽縣屬馮翊郡。風俗通︰魚姓，宋公子魚之後。將兵討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21**十一月，己酉，右候衞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稱，尺證翻。帝改貝州為清河郡。

**22**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嗣，祥吏翻。首，手又翻。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卽福嗣所草遺子蓋之書。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考異曰︰隋書密傳云︰「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為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又云︰「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又云︰「至邯鄲，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唐書雖不云囚於京兆獄，亦云出關。按密若自關中送高陽，不當與韋福嗣同行。今從賈閏甫蒲山公傳及劉仁軌河洛行年記。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使，疏吏翻；下同。瘞，於計翻。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帝改相州為魏郡。飲防之飲，於禁翻。考異曰︰河洛記曰「左梁驛」，今從蒲山公傳。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同疾，若不為重法，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為。」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射，而亦翻。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則梟類耳！」因更其姓曰梟氏。梟食母，說文曰︰不孝鳥。更，工衡翻。梟，古堯翻。

**23**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隋志︰唐縣，屬博陵郡。幻術者，化無為有，以眩惑人。幻，戶辦翻。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天子曰乘輿。乘，繩證翻。事泄，伏誅，井誅黨與千餘家。

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帝改岐州為扶風郡。扶風，漢三輔之一也。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烏。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24**帝召衞文昇、樊子蓋詣行在；慰勞之，賞賜極厚，遣還所任。賞其拒討楊玄感之功，遣各還留臺。勞，力到翻。

**25**劉元進攻丹陽，隋書吐萬緒傳云︰時元進以兵攻潤州。按唐志，武德三年，始以延陵縣地置潤州，而潤州管下丹陽縣，本曲阿，亦唐改名。元進所攻，蓋此丹陽非隋志之丹陽郡；隋之丹陽郡，治石頭城。隋書成於武德之後，書潤州，書丹陽，皆以唐州縣書之也。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觀此及以隋書證之，則元進所攻正潤州。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隋志，吳縣有黃山。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陳，讀曰陣。將，卽亮翻。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會，古外翻。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復，扶又翻；下同。其勢益盛。

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考異曰︰帝紀云︰「緒與俱羅連年不能克。」按緒請待來春，而王世充十年又擊孟讓，然則元進敗正在今年冬、春之交矣。元進退據建安，而得拒世充於江上者，蓋復來也。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洛陽為東都，故謂之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衂，懦，乃臥翻，又奴亂翻。衂，女六翻。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卒，子恤翻。

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王世充為江都郡丞，帝又改邵贊治為丞。更，工衡翻。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渡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於吳，隋志︰吳縣，吳郡治所。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降，戶江翻。散者始欲入海為盜，聞之，旬月之間，歸首略盡，首，手又翻。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考異曰︰略記︰「阬其衆二十餘萬於黃亭澗，澗長數里，深闊數丈，積尸與之平。」雜記︰「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女資財，並阬所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今從隋書。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下同。

**26**是歲，詔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27**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刎頸交，章丘、臨濟二縣，隋志皆屬齊郡。章丘，漢陽丘縣，宋、魏之高唐也，開皇十六年，改為章丘。宋白曰︰高齊天保七年，移高唐縣治古黃巾城，隋改章丘縣，因縣東南章丘為名。臨濟，漢之菅縣，久廢，開皇六年置朝陽縣，十六年改曰臨濟。輔姓，出於晉大夫輔躒；又，智果別族為輔氏。顏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濟，子禮翻。祏，音石。刎，武粉翻。俱亡命為羣盜。唐書杜伏威傳︰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殿，丁練翻。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隋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東魏改為東楚州，陳改為安州，後周改為泗州，帝改為下邳郡。風俗通曰︰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於苗，因為苗氏。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被，皮義翻。若合為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不，讀曰否。海潮懼，卽帥其衆降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帝置鷹揚府郞將、副郞將、副郞將，每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掌步兵。守，式又翻。校，戶敎翻。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海陵，漢縣，屬臨淮郡，梁置海陵郡，開皇初，廢郡為縣。隋志屬江都郡。帥，所類翻。陳，讀曰陣。少，詩沼翻。召與井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幷其衆。史言杜伏威寖強。

**十年**（甲戌、六一四）

**1**春，考異曰︰雜記︰「是年正月，又以許公宇文述為元帥，將兵十六萬刻到鴨綠水。乙枝文德遣行人偽請降以緩我師，又求與述相見，以觀我軍形勢。述與之歡飲，良久乃去。停五日，王師食盡，燒甲札食之，病不能興。文德乃縱兵大戰。敗績，死者十餘萬。」此蓋序八年事，誤在此耳。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復，扶又翻。百道俱進。

**2**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為天子，帥，所類翻。考異曰︰隋帝紀作「李弘」，今唐書薛舉傳。有衆十萬，自稱唐王。

**3**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隋志︰北平郡盧龍縣有臨渝宮。渝，音論，又音榆。禡祭黃帝，鄭玄曰︰禡，師祭也，在野曰禡。應劭曰︰黃帝戰于阪泉以定天下，故祭以求福祥。杜佑曰︰禡，師祭也，為兵禱也。其神蓋蚩尤，或云黃帝。北齊之制，天子親征，將屆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於辰地，為墠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按記·王制，天子出征，禡於所征之地，其禮亡俟。杜佑所載者，北齊之禮耳。禡，馬嫁翻。斬叛軍者以釁鼓，斬人以血塗鼓。亡者亦不止。

**4**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紀董純帝改勝州為榆林郡，隋志，成紀縣屬天水郡。守，式又翻。與彭城賊帥張大虎戰於昌慮，帝改徐州為彭城郡。昌慮，漢縣，晉、宋、魏志皆有之，隋已廢省，其地當入彭城郡蘭陵縣界。帥，所類翻；下同。慮，音盧。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5**甲午，車駕至北平。帝改平州為北平郡。

**6**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帝改為延安郡。迦，音加。考異曰︰唐書作「安定人」。按安定去上郡太遠，今從隋書。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為寇。詔以左驍衞大將軍屈突通為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隋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華州，西魏改為敷州，大業二年改為鄜城郡，後改為上郡。驍，堅堯翻。屈，居勿翻。使，疏吏翻。鄜，音膚。斬迦論幷將卒萬餘級，將，卽亮翻。虜男女數萬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7**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鎭。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卽卑沙城。自登、萊海道趨平壤，先至卑沙城。唐貞觀末，程名振亦由此道。麗，力知翻。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趣，七喻翻。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斛斯政去年奔高麗。使，疏吏翻；下同。降，戶江翻。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還，從直翻。復，扶又翻。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長，知兩翻。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衆。」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帥，所類翻；下賊帥、將帥同。將，卽亮翻；下同。

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鎭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隋志，邯鄲縣屬武安郡。帥，讀曰率。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抄，楚交翻。帝置殿內省，統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等六局。尚乘局置左右、六閑︰一曰左、右飛黃閑，二左、右吉良閑，三左、右龍媒閑，四左、右騊駼閑，五左、右騊駼閑，六左、右天苑閑。『鄒︰騊駼，說文︰北野之良馬。』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朝，直遙翻；下同。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

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炫，榮絹翻。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金光門，大興城西面三門之中門。如楊積善之法，去年殺楊積善。仍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噉，興啖同，徒濫翻。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8**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鄭氏曰︰次，自脩正之處。詰朝，備法駕，漢仍秦制，大駕八十一乘，法駕三十六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帝更定其制，大駕用三十六，法駕用十二。詰，去吉翻。至卽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9**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隋志︰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帝改離石郡。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長，知兩翻。

**10**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為盜。隋志︰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為衞州，帝改汲郡。林慮山，在魏郡林慮縣。帥，所類翻；下同。慮，音廬。

**11**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庚質諫曰︰「比歲伐遼，比，毗至翻。民實勞弊，陛下宜鎭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省，悉景翻。於事為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從，才用翻。帝怒，下質獄，下，遐嫁翻。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12**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劉昫曰︰沂水，漢東莞縣，隋改為東安縣，尋改為沂水，屬瑯邪郡。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守，式又翻。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懦，乃臥翻，又乃亂翻。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13**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貽，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隋志︰盱眙縣屬江都郡，有都梁山，都梁宮在焉。山出都梁香，故名。盱眙，音吁怡。阻淮為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為五柵以塞險要，將，卽亮翻；下同。塞，悉則翻。羸形示弱。羸，倫為翻。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少，詩沼翻。抄，楚交翻。伺，相吏翻。懈，居隘翻。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騎，奇寄翻；下同。斬首萬餘級。

**14**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蹲狗者，以形得名。蹲，徂尊翻。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降，戶江翻。窘，巨隕翻。夏，戶雅翻。以功遷齊郡通守，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其後諸郡各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守，式又翻。領河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隋志︰祝阿縣，屬齊郡，唐改為禹城縣。考異曰︰唐秦叔寶傳作「下邳」。今從隋書。須陀將萬人邀之。將，卽亮翻；下謂將、分將同。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隋志︰歷城縣帶齊郡。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乙亥、六一五）

**1**春，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隋制︰祕書省，監、丞各一人，郞四人，校書郞十二人，正字四人，著作郞二人，佐郞八人，校書郞、正字各二人。帝增少監一人，減校書郞為十人，加置佐郞四人。又置儒林郞十人，文林郞二十人，增校書郞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郞員二十人，凡百一十七人。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開皇十年，帝為揚州總管。好，呼到翻。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蒱，音蒲，摴蒱也。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則嘉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詮，此緣翻；說文︰「具也。」重，眞龍翻。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章︰十二行本「正」下有「御」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褾。褾，方小翻，卷端也。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幔，莫半翻。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香爐始於漢。漢官典職曰︰尚書郞給女史二人，著潔衣服，執香爐燒薰。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踐，慈演翻。上，時掌翻。戶扉及廚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

**2**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3**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帥，所類翻。漫，謨官翻。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燕，因肩翻。

**4**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惡，烏路翻。故遷都大興。開皇三年，遷新都。申明公李穆薨，穆薨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四年。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吝嗇，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曇，從，才用翻。曇，徒含翻。使之償死。渾謂其妻兄左衞率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為之言於太子，率，所律翻。為，于偽翻。奏高祖，以渾為穆嗣。二歲之後，不復以國賦與述，復，扶又翻。述大恨之。帝卽位，渾累官至右驍衞大將軍，改封郕公，驍，堅堯翻。帝以其門族強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陁伽，求加翻。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從，才用翻。帝疑其名應讖，常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及善衡屛人私語；數，所角翻。屛，必郢翻。述譖之於帝，仍遣虎賁郞將河東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改蒲州為河東郡。賁，音奔。將，卽亮翻；下同。帝收渾等家，遣尚書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治，直之翻；下同。按問數日，不得反狀，以實奏聞。帝更遣述窮治之，述誘敎敏妻宇文氏為表，誣告渾謀因度遼，與其家子弟為將領者共襲取御營，立敏為天子。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幾傾，幾，居依翻。賴公獲全耳。」三月，丁酉，殺渾、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從以上皆徙邊徼。從，才用翻。徼，吉弔翻。後數月，敏妻亦鴆死。敏妻宇文氏，周天元之女，帝之姊子也。

**5**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西苑在洛城西，元年所築也。後唐兵之攻王世充，世充使其弟世偉守寶城，則寶城洛城羅郭之內，自為一城。旣朝堂在焉，則百司廨署皆在焉，自為一城，附於宮城之東南也。唐因隋制，亦以洛陽為東京。六典云︰東城在皇城之東，皇城在東城之內，百僚廨署如京城之制，皇宮在皇城之北。吾以此推之，皇城蓋卽隋之寶城，在宮城東南也。朝，直遙翻；下同。親衞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帝置親侍鷹揚府，領親、勳、武三侍。三侍，卽三衞也。各置越騎校尉、步兵校尉。考異曰︰雜記云︰「五年二月，馬德儒奏孔雀爲鸞。」今年月及姓皆從略記幷溫大雅創業起居注。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僚稱駕。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散，悉亶翻。賜物百段，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

**6**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

**7**以衞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少，始照翻。使，疏吏翻。考異曰︰創業註云︰「帝自衞尉少卿轉右驍衞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卽隋大業十二年煬帝幸樓煩時也。」按十二年帝未嘗幸樓煩，今從高祖實錄在幸汾陽宮時。余按隋志，汾陽宮正屬樓煩郡，自可以言幸樓煩，但有十二年、十一年之差耳。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劉昫曰︰龍門，漢艾氏縣，後魏改為龍門；隋志屬河東郡。帥，所類翻。毋，音無，姓也。

**8**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考異曰︰雜記︰「六月，突厥賊入嵐城鎭抄掠，遣范安貴討擊之，王師敗績，安貴死，百司震懼。七月，帝幸鴈門，先至天池，值雨，山谷泥深二尺，從官狼狽，帳幕多不至，一夜並露坐雨中，至曉多死，宮人無食，貸糒於衞士。」今從隋書。

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為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為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帝改朔州為馬邑郡。誘，音酉。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為斬之。」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為，于偽翻。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

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朝，直遙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乘，繩證翻；下同。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隋志︰鴈門郡，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為代州，帝改鴈門郡。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崞，漢縣，後魏置石城縣，開皇十年改曰平寇。大業初改為崞縣，屬鴈門郡。暕，古限翻。崞，音郭。癸酉，突厥圍鴈門，上下惶怖，怖，普布翻。撤民屋為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

左衞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乘，繩證翻。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徼，堅堯翻。徼幸，覬非望也。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論以不復征遼，復，扶又翻。厚為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郞蕭瑀以為︰「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突厥可汗之妻為可賀敦。可，從刊入聲。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麗，力知翻。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為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

帝親巡將士，謂之曰︰ 「努力擊賊將，卽亮翻。茍能保全，凡在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並下同。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

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守，式又翻。難，乃旦翻。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衞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為疑兵，說，式芮翻。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

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下同。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塞。隋志︰秀容屬樓煩郡。杜佑曰︰隋置忻州，因忻口為名。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偵，丑鄭翻。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丁未，車駕還至太原。帝改幷州為太原郡。騎，奇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亟，紀力翻。從，才用翻。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

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考異曰︰略記︰「九月辛未，帝入東都。」今從隋帝紀。顧眄街衢，眄，莫甸翻，斜視。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曏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少，詩沼翻。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為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邪，音耶。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為正六品，次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得勳者纔千五百人，皆準平玄感勳，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得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行，戶剛翻。陳，讀曰陣。麗，力知翻。將，卽亮翻。

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行，下孟翻。嘗事帝於東宮，累遷至內史侍郞，委以機務。瑀性剛鯁，數言事忤旨，數，所角翻。仵，五故翻。帝漸疏之。及鴈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厥，九勿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勢何能為！少時未散，少，詩沼翻。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出為河池郡守，隋志︰河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帝改河池郡。守，式又翻。卽日遣之。候衞將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宮，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師，『章︰十二行本「師」下有「帝不納，及解圍」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帝怒曰︰「子崇怯懦，驚動衆心，懦，乃臥翻，又乃亂翻。不可居爪牙之官。」出為離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9**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艘，蘇遭翻。制度仍大於舊者。

**10**壬申，盧明月帥衆萬寇陳、汝。陳州，淮陽郡。汝州，襄城郡。帥，讀曰率。

**11**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帥，所類翻。相，息亮翻。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闞稜為之冠。隋志︰濟陰郡，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曰曹州，帝改濟陰郡。闞，姓也，左傳齊有大夫闞止。濟，子禮翻。冠，古玩翻。旣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衞之，將，卽亮翻。帥，讀曰率；下同。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12**城父朱粲隋志，城父縣屬譙郡。父，音甫。始為縣佐史，隋郡縣皆有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迦，音加。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荊、沔荊州，南郡。沔州，沔陽郡。沔，彌兗翻。及山南郡縣，山南者，長安南山之南。所過噍類無遺。噍，才笑翻。

**13**十二月，庚寅，『張︰「寅」作「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絳賊，絳郡賊也。風俗通︰敬姓，陳敬仲之後。姓苑︰黃帝孫敬康之後。子蓋不分藏否，否，音鄙。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降，戶江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 隋紀七起柔兆困敦（丙子），盡強圉赤奮若（丁丑）五月，凡一年年奇。

煬皇帝下

**大業十二年**（丙子、六一六）

**1**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漢儀︰正旦大朝會，諸郡計吏皆覲。隋之朝集使，亦此類也。朝，直遙翻；下同。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使，疏吏翻。

**2**詔毗陵通守路道德守，式又翻。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古外翻。會亂，不果成。

**3**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朝，直遙翻。散，悉亶翻。間，古莧翻。妓，渠綺翻。航，戶郞翻。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

**4**己丑，張金稱陷平恩，隋志，平恩縣，屬武安郡。稱，尺證翻。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隋志，武安縣屬武安郡，鉅鹿縣屬襄國郡。清河郡帶清河縣；旣郡城堅守，則此縣不陷。詳考隋志，帶郭之清河本武城縣，開皇初，改名清河。而清陽縣則舊清河縣，金稱所陷蓋此。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孑，單也；遺，餘也；言無單孑遺餘也。

**5**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恆驚悸，恆，戶登翻。悸，其季翻，心動也。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6**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卽亮翻。甄，側鄰翻。將軍潘長文敗死。長，知兩翻。

**7**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旣。

**8**壬午，『張︰「壬午」作「甲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考異曰︰吳兢貞觀政要︰「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人君之言不可容易，隋煬帝幸甘泉宮，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少多，於宮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轝於宮側。小事尚爾，況其大乎！』」今從隋書。

**9**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委，悉也。少，詩沼翻。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隋志，汜水縣屬滎陽郡，舊曰成皋，開皇十八年，改曰汜水。汜，音似。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比，毗至翻。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復，扶又翻。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屬，之欲翻。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言威以帝逸豫盤遊不知返，將至失邦，如夏太康也。尚，而亮翻。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麗，力知翻。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麗，力知翻。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蜀志︰彭羕詆劉備曰︰「老革荒悖！」註云︰老革，皮色枯瘁之形。羕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帝引此語。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批，蒲鱉翻，又普迷翻。復，扶又翻。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隋志︰洛州河南郡，大業二年移都，改曰豫州。奏︰「威昔在高陽典選，謂九年從帝自遼東還高陽時。選，宣戀翻。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事見上卷上年。厥，九勿翻。帝令按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數，所具翻。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復，扶又翻。厥，九勿翻。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下，遐嫁翻。處，昌呂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卽殺。」幷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10**秋，七月，壬戌，濟景公樊子蓋卒。隋書樊子蓋傳︰帝以子蓋守東都平玄感之功，進爵濟公，謂其功濟天下，封以嘉名，無此郡國也。濟，讀當如字。卒，子恤翻。

**11**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章︰十二行本「都」下有「帝從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右候衞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隋志，張掖郡福祿縣舊置酒泉郡。藏，徂浪翻。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屬，之欲翻。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置建節尉事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下同。任，音壬。上，時掌翻；下同。卽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衞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郞盧楚等總留後事。唐六典曰︰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郞各一人，掌都省之職，品同諸曹郞，從五品。總留後事者，帝出巡幸，以後事付留臺官總之。侗，他紅翻，又音同。津，孝寬之子也。韋孝寬，宇文干城之將。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郞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隋志︰帝置謁者臺官，尋又置散騎郞二十人，從五品，承議郞，正六品，通直郞，從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郞，正七品，宣義郞，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郞，正八品，將仕郞，從八品，常從郞，正九品，奉信郞，從九品，各五十人。洛都羅城門，正南曰建國。上，時掌翻。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說文︰頤，頷也。

**12**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為盜。隋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帝改為郡。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大業二年置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恇，音匡。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鞏縣屬河南郡。新唐志︰河南有府三十九。有鞏洛府，無箕山、公路二府，疑移於倉內後，遂幷為鞏洛府也。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汜，音似。奉信郞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帝改宋州為梁郡。復，扶又翻。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隋志，六合縣屬江都郡，舊曰尉氏，置秦郡，後周改郡曰六合，開皇初，廢郡，改尉氏縣為六合縣。相，息亮翻。衆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衞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將，卽亮翻。

**13**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帝改恆州為恆山郡。帥，所類翻。恆，戶登翻。

**14**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卒，子恤翻。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昵，尼質翻。及卽位，以為太僕少卿。少，始照翻。帝幸榆林，三年幸榆林，見一百八十卷。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旣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惟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衞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為化及兄弟為逆張本。復，扶又翻。

**15**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考異曰︰韓昱壺關錄曰︰「大業十一年正月，歷亭鎭王該，認形狀，獲李密，送宇文述。密佯患足疾，防守者一日不行一二十里。忽至一澗，水深岸險，密跛足寅緣，佯足蹶，返撲而墜，乃至良久，狀若未蘇。防守者又無計下取之，遂以手中槍戟引之。密以手援戟，佯作失勢，推戟向水。守者以危岸，手探不住，遂卽放卻，密卽得槍，擉守者二人俱斃，遂投郝孝德於平原。」按密，楊玄感之黨，前巳詐亡，防者豈得不加械繫，怠慢如此！今不取。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帝改陳州為淮陽郡。變姓名，聚徒敎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隋志，雍丘縣屬梁郡。雍，於用翻。君明不敢舍，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妻，七細翻。從，才用翻。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守，式又翻。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

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隋志，韋城縣屬東郡，開皇六年置。劉昫曰︰隋分白馬縣，置於古城韋氏之國城。「東都」，當作「東郡」，帝改滑州為兗州，二年改為東郡。郡有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翟，萇伯翻。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驍，堅堯翻；下同。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章︰十二行本「喜」下有「叩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曰︰「讓，圈牢之豕，圈，求遠翻。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卽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柰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柰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瓦崗，在東郡界。同郡單雄信，考異曰︰唐書云︰「雄信，曹州人。」今從河洛記。單，常演翻。驍健，善用馬槊，驍，堅堯翻。槊，色角翻。聚少年往從之。少，詩照翻。離狐徐世勣家於衞南，離狐，漢縣，後魏之北濟陰郡也，時屬濟陰郡。唐中世改曰南華。宋白曰︰離狐縣，初置在濮水南，常為神狐所穿穴，遂移水北，故曰離狐。衞南，古楚丘也，隋開皇置衞南縣，屬東郡。宋白曰︰全衞之時，此地在衞之南垂，故以名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說，輸芮翻。「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鄕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帝改鄭州為滎陽郡，宋州為梁郡。班志，汴水在滎陽西南，蓋汴水所起，東南入梁郡界。汴，皮變翻。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剽，匹妙翻。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

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兵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外黃、濟陽二縣，隋志皆屬濟陰郡。剽，匹妙翻。濟，子禮翻。李密自雍州『章︰十二行本「州」作「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帥，所類翻。說，式芮翻；下同。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

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強，乃因王伯當以見讓，考異曰︰隋、唐書皆云︰「密歸翟讓，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懼，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始敬焉。」按密旣亡歸羣盜，必不隱其姓名，誰不知是玄感亡將！讓得之當用以敵隋，何惡於密而害之！今不取。革命記云︰「密投賊帥郝孝德，說之曰︰『君能用密之策，河朔可指揮而定。』孝德曰︰『本緣饑荒，求活性命，何敢別圖！國家若知公在此，孝德死亡無日。翟讓等徒衆絕多，請將兵送公於彼。』是日，孝德以馬一匹自送至河，執袂飲酒而別，軍中慕從者亦數十人，仍遣兵馬將送於翟讓。」今從隋書。為讓畫策，為，于偽翻。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近，其靳翻。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厥，九勿翻。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卷，讀曰捲。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儕，士皆翻。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

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比，毗至翻。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旣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玄藻，自負其才，隋志︰宋城縣，帶梁郡，舊曰睢陽，開皇十八年更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沔，彌兗翻。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說，式芮翻。從，才用翻。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處，昌呂翻。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

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之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翟，萇伯翻。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好，呼到翻。

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糜，粥也，言如粥之沸也。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考異曰︰革命記︰「密說讓曰︰『洛口倉米逾巨億，請公發一札之令，使密奉之，告諸道英雄，就倉喫米，必當雲合響應，受命於公，然後稱帝號以定中原』云云。讓曰︰『就倉食米，實是上計。自顧庸賤，寧敢別創餘心；必如此謀，願奉公為主。』密懷懼，改容而拜，讓亦拜。於是言宴盡歡，各恨相知之晚。卽日，讓作書與密，散告諸處賊頭，並尅期定日，令總會洛口倉食米。」今從隋書。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金隄關，當在滎陽界，以漢金隄名之。攻滎陽諸縣，多下之。

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弘，高祖從祖弟也，封河間王。守，式又翻；下同。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曏數為須陁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旣驕且狠，可一戰擒也。狠，戶墾翻。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陳，讀曰陣；下同。為，于偽翻；下同。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大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史言張須陁得士卒心。號，戶刀翻。河南郡縣為之喪氣。為，于偽翻。喪，息浪翻。鷹揚郞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奔梁郡，務本尋卒。將，卽亮翻。被，皮義翻。帥，讀曰率。卒，子恤翻。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鎭虎牢。虎牢，卽滎陽郡汜水縣。使，疏吏翻。

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分，扶問翻。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粗，坐五翻；今人多從去聲。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重，直用翻。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說，輸芮翻。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復，扶又翻。

**16**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帝改饒州為鄱陽郡。操，姓也，帥，所類翻。考異曰︰隋帝紀作「操天成」。按唐高祖實錄林士弘傳︰「大業末，與其鄕人操師乞起為羣盜，師乞僭號，建元為天成，攻陷豫章郡，入據之。」唐書士弘傳︰「操乞師自號元興王。」皆無操天成名。此賊本一人，而隋、唐二史各有名號年紀，今參取之。攻陷豫章郡，帝改洪州為豫章郡。以其鄕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治，直之翻。中，竹仲翻。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禹貢︰東匯澤為彭蠡。班志︰豫章郡彭澤縣，彭蠡湖在西。今在南康軍城東南，西接江州德化縣界，周迴四百五十里。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考異曰︰唐高祖實錄︰「士弘自稱南越王，尋僭號，建元延康。」唐書林士弘傳︰「操乞師攻陷豫章郡而據之，以士弘為大將軍。乞師旣死，士弘代董其衆，復與劉子翊大戰於彭蠡湖，隋師敗績，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餘萬。十三年，徙據虔州稱帝。」其國號、年名此同。今從隋書。遂取九江、臨江、南康、宜春等郡，帝改江州為九江郡，改撫州為臨川郡，虔州為南康郡，袁州為宜春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南海郡治番禺，隋倂為南海縣。番，音潘。禺，音愚。

**17**詔以右驍衞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帝改幷州為太原郡。驍，堅堯翻。守，式又翻。以虎賁郞將王威、虎牙郞將高君雅為之副，帝改定官制，十二衞府每衞置護軍四人，掌副貳將軍，尋改護軍為虎賁郞將，正四品，而置虎牙郞將六人副焉，從四品。將，卽亮翻；下同。賁，音奔。將兵討甄翟兒，甄，側鄰翻。與翟兒遇於雀鼠谷。隋志，西河郡永安縣有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匝；匝，子答翻。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考異曰︰新、舊唐書本紀皆云「十三年，拜太原留守。」新書仍云「擊高陽歷山飛賊甄翟兒於西河，破之。」今從隋帝紀。

**18**帝疏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19**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唯虎賁中郞將蒲城王辯、清河郡丞華陰楊善會數有功，按隋官制無中郞將。王辯傳，辯自鷹揚郞將遷虎賁郞將。「中」字衍。隋志，蒲城縣屬馮翊郡。數，所角翻。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隋志，平恩縣屬武安郡。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為營，隋志，臨清縣屬河郡。劉昫曰︰臨清，漢清泉縣，後魏改為臨清。永濟渠，大業初所開。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擐，音宦。約與之戰，旣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旦，復來；復，扶又翻；下同。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辱之。詈，力智翻。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易，以豉翻。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隋志，館陶縣屬武陽郡。此河，謂清河也。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累重。離，力智翻。累，力瑞翻。重，直用翻。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間，歌謳不輟。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守，式又翻。

**20**涿郡通守郭絢絢，許縣翻。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降，戶江翻。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隋建德至長河，隋志，長河縣屬平原郡，舊日廣川，仁壽初改名。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將，卽亮翻。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間，古莧翻。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帥，讀曰率。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陳，讀曰陣。趣，七喻翻。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隋志，饒陽縣屬河間郡。騎，奇寄翻。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旣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為，于偽翻。考異曰︰革命記曰︰「高士達、高德政與宗族鳩集離散，得五萬人，捺渦於四根柳樹，入高雞泊中，德政自號東海公，以建德為長史。俄而德政病死，卽有高欓脫繼立為東海公，建德仍依舊任。欓脫領兵劫抄，至晏城府，為城中兵所射而死。賊之異姓皆欲建德為主，高氏一族不欲更立別人，遂分為兩軍，各相猜貳。然高氏兵精強，建德恐被屠，乃詐分為官軍，告高氏幷力共擊之。高氏無疑，卽合軍共鬬，兵刃纔交，建德自後擊之，高氏兵大亂，建德兩軍擁掠遣坐，簡其驍勇及頭首千餘人，殺之，遂總統其衆。建德自號長樂王，寇抄州縣，卽大業十二年二月也。」今從隋、唐書。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先，悉薦翻。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降，戶江翻；下同。勝，音升。

**21**內史侍郞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惡，烏路翻。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將，卽亮翻。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所降者皆張金稱、高士達之衆。將，卽亮翻。使，疏吏翻。上，時掌翻。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少，詩沼翻；下同。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復，扶又翻。

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治，直之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為，于偽翻。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旣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訾，將此翻。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朝，直遙翻。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唐六典︰後魏永安三年，御史中尉高穆奏置司直十人，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劾事；北齊及隋因之。

**22**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見，賢遍翻。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屛風，遷通守；守，式又翻。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帝改和州為歷陽郡。趙元楷自小郡丞遷大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無穀曰饑，無蔬果曰饉。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藳為末，或煑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23**河間賊帥格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帝改瀛州為河間郡。姓苑︰格姓，允格之後。帥，所類翻。䴚，各朗翻。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帝改滄州為勃海郡。燕，因肩翻。將，卽亮翻；下同。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復，扶又翻。

**24**初，帝謀伐高麗，麗，力知翻。器械資儲，皆積於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數萬。又，臨朔宮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郞將趙什住等不能拒，唯虎賁郞將雲陽羅藝獨出戰，守，式又翻。賁，音奔。將，卽亮翻。雲陽縣，屬京兆郡。前後破賊甚衆，威名日重，什住等陰忌之。藝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衆曰︰「吾輩討賊數有功，數，所角翻。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施，式豉翻。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乃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服；殺不同己者勃海太守唐禕等數人，守，式又翻。威振燕地，柳城、懷遠並歸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為營州，隋志，柳城縣帶遼西郡，與襄平郡蓋皆帝所置。改郡為州，示復開皇之舊也。以襄平太守鄧暠為總管，暠，古老翻。藝自稱幽州總管。

**25**突厥數寇北邊。厥，九勿翻。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晉陽留守，卽太原留守也。太原有晉陽宮，故亦稱晉陽留守。帝改朔州為馬邑郡。帥，讀曰率；下同。守，式又翻。時突厥方強，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前後屢得小捷耳。曰頗憚者，未深憚也。厥，九勿翻。騎，奇寄翻。伺，相吏翻。

恭皇帝上諱侑，封代王；元德太子昭之子，煬帝之孫也。諡法︰尊賢讓善曰恭。

## 義寧元年（丁丑、六一七）是年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方奉代王卽位改元，通鑑因以繫年。

**1**春，正月，右禦衞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遺，于季翻。姥，莫補翻。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考異曰︰隋陳稜傳云︰「往往克捷。」唐杜伏威傳云︰「稜僅以身免。」蓋稜先破李子通等，後為伏威所敗也。今從唐書。伏威乘勝破高郵，隋志，高郵縣屬江都郡。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祏，音石。長，知兩翻。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將，卽亮翻。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卽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破，皮義翻。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2**丙辰，竇建德為壇於樂壽，隋志，樂壽縣屬河間郡，古樂城縣，仁壽初更名。樂，音洛；下同。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考異曰︰許敬宗太宗實錄、舊唐帝紀皆云「武德元年二月，建德稱長樂王」。按建德改元丁丑，卽是今歲。今從隋帝紀及建德傳。

**3**辛巳，魯郡賊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瑯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煬帝改兗州為魯郡，改鄆州為東平郡，沂州為瑯邪郡。邪，音耶。勝兵二萬餘人。勝，音升。

**4**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隋志︰南陽郡，舊置荊州，開皇初，改鄧州，煬帝改為郡。守，式又翻。斬明月，餘衆皆散。

**5**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郞將梁師都帝改夏州為朔方郡。將，卽亮翻。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6**馬邑太守王仁恭，煬帝改朔州為馬邑郡。多受貨賂，不能振施。施，式豉翻。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驍，堅堯翻。喜，許記翻。為鷹揚府校尉，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校，戶敎翻。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閤下。帥，讀曰率。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為民父母之意乎！」僵，居良翻。賑，津忍翻；下同。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己丑，仁恭坐聽事，聽，讀曰廳。武周上謁，上，時掌翻。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守，式又翻。考異曰︰創業注云︰「二月己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按唐書，武周據汾陽宮乃僭號，於時未也。遣使附于突厥。使，疏吏翻。厥，九勿翻。

**7**李密說翟讓曰︰說，式芮翻。翟，萇伯翻。「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沖幼，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守，式又翻。今，力定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都，謂東都。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帥，讀曰率。彼遠未能救，又先無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比，必寐翻。吾己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枕，職任翻。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驍，堅堯翻。悍，戶旰翻；又下罕翻。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殿，丁甸翻。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將，卽亮翻。出陽城北，喻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隋志，陽城縣屬河南郡。陸渾縣有方山。鞏縣有興洛倉。魏收地形志，鞏縣有長羅川。羅口，蓋卽長羅川口。水經︰羅水出方山西北流，謂之長羅川，又西北過訾城東北而入于洛。括地志，方山，在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汜水所出也。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襁，居兩翻。屬，之欲翻。

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時姓，楚大夫申叔時之後。隋志，尉氏縣屬潁川郡。尉氏，漢縣也。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名邑。朝，直遙翻。散，悉亶翻。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隋志，宿城縣屬東平郡，開皇十六年置。劉昫曰︰漢須昌縣故城，在今鄆州東南三十二里，隋於此置宿城縣。昌平縣，隋志屬涿郡。君彥，珽之子也，珽，他鼎翻。博學強記，文辭贍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郞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歌殺斛律光，事見一百七十一卷陳高宗太建四年。邪，音耶。朕不須此輩！」煬帝卽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書佐，檢校宿城令。隋制，州郡皆有書佐，在祭酒從事之上，視正九品，謂之流內視品。檢校官，未得為眞。調，徒釣翻。選，宣戀翻。君彥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一以委之。

越王侗遣虎賁郞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侗，音通。賁，音奔。將，卽亮翻。少，始照翻。崱，士力翻。帥步騎二『張︰「二」作「三」。』萬五千討密。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飢賊盜米，烏合易破，易，以豉翻。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隋以國子、太學、四門為三館。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脩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後，大使，疏吏翻。將，卽亮翻。汜，音祀。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考異曰︰蒲山公傳云︰「剋取二十一日會戰。」河洛記曰︰「取其月十二日會戰。」按下有庚子，則非二十一日也，當是十一曰。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渡洛水，陳於石子河西，水經註︰洞水出南溪石泉，世亦名之為石泉水，過鞏東坎欿聚西而北入于洛。蓋卽石子河也。陳，讀曰陣；下同。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驍，堅堯翻。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少，詩沼翻。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飢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重，直用翻。威聲大振。

讓於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上，時掌翻。庚子，設壇場，卽位，稱元年，考異曰︰壺關錄云︰「王伯當令密於西垣校射，書王字於堋上如錢，約中者為主，其次以近、遠為拜官高下。使賈雄執箭，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遂奉以為主。」其說鄙陋，今不取。河洛記云︰「改大業十三年為永平元年。」今從蒲山公傳及隋、唐書。大赦。其文書行下，下，遐嫁翻。稱行軍元帥府；帥，所類翻；下同。其魏府置三司、六衞，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國、司徒、東郡公，長，知兩翻。考異曰︰河洛記云，鄧公蓋後來進封耳，今從蒲山公傳及隋、唐書。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為左武候大將軍，單，音善。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為元師左長史，東郡邴元眞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郝，呼各翻。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隋志︰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為澤州，煬帝改為郡。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改亳州，煬帝改為郡。改濟州為濟北郡，商州為上洛郡。黑社、白社，蓋賊之號，非人姓名也。濟，子禮翻。相，息亮翻。比，毗至翻。洮，土刀翻。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降，戶江翻。衆至數十萬。考異曰︰略記云，「二月丙辰，密遣其將夜襲倉城，二府兵擊退之。己未，又悉衆來攻，而府兵敗，遂人據倉；然二府將士猶各固小倉城，二十餘日不下。旣而外救不至，食又盡，城乃陷沒，死者太半。於是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等舉縣降賊。密開倉招納降者，日數百千人。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莫不歸附，自是賊徒滋蔓矣。壬子，使劉長恭、房崱等統兵東討，大敗，戊午，還都，王慰撫，不責也。於是發敎募士庶商旅奴等，分置營壁，各立將帥統領而固守，其諸里居民皆移入三城之內，於省寺府舍安置焉。又使宋遵貴將兵鎭陝縣太原倉。」雜記︰「密稱魏公改年，于時倉猶自固守，旣而密遣翟讓將兵夜襲倉城，官軍擊退之；明日，又引衆攻倉，連戰三日，陷外城，官軍猶捉子城。月餘，外援不至，城盡陷沒，死者十六七。」按二月壬什朔，無丙辰等日。今從隋書。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考異曰︰壺關錄云︰「周四十八里。」今從隋書。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煬帝改安州為安陸郡。隋志︰汝南郡，後魏置豫州。帝改洛州為豫州，以此為秦州，又改曰蔡州，尋改為郡。淮安郡，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為淮州，開皇五年又改為顯州，煬帝改為郡。濟陽縣屬濟陰郡。濟，子禮翻。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8**鴈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郞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鎭。桑乾，漢縣，後魏為桑乾郡，後周廢，隋以為鎭，在馬邑郡善陽縣界。賁，音奔。將，卽亮翻。乾，音干。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煬帝改雲州為定襄郡。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言將使之定楊州也。考異曰︰新、舊唐書武周皆無國號，惟創業起居注云，國號定楊。遺以狼頭纛。隋書曰︰突厥本狼種。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遺，于季翻。武周卽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沮，子余翻。改元天興。以衞士楊伏念為尚書左僕射，妹壻同縣苑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間，古莧翻；下同。旣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使，疏吏翻。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校，戶敎翻。降，戶江翻。

**9**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隋志︰雕陰郡，西魏置綏州，大業初，改為上郡，尋改為雕陰郡。改慶州為弘化郡。遂卽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始畢遺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隋志︰鹽川郡，西魏置西安州，後改為鹽州，煬帝改為郡。

**10**左翊衞蒲城郭子和郭子和，蓋衞士之屬左翊衞府者。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數，所具翻。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施，式豉翻。樂，音洛。改元丑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騎，奇寄翻。厥，九勿翻。質，音致。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解，戶買翻。子和為平楊天子；平楊，猶定楊也。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11**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隋志，汾陰縣屬河東郡。煬帝改蘭州為金城郡。僑，寓也。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新唐志，金城郡有府二，曰廣武、金城。校尉，其帥。驍，堅堯翻。校，戶敎翻。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金城縣，帶郡。郝，呼各翻。瑗，于眷翻。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將，卽亮翻。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考異曰︰唐高祖實錄作「仁果」，後作「仁杲」。新、舊高祖、太宗紀、薛舉傳、柳芳唐曆、柳宗元集皆作「仁杲」。太宗實錄、吳兢太宗勳史，革命記、焦璐唐朝年代記、陳嶽唐統記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此最可據，今從之。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賑，津忍翻。施，式智翻。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㬋帥衆歸之，以為義興公。少，詩照翻。賊帥，所類翻。黃帥，讀曰率。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煬帝改河州為枹罕郡。綰將，卽亮翻。枹，音膚。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遂克枹罕」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岷山羌酋鐘利俗擁衆二萬歸之，隋志︰臨洮郡臨洮縣有岷山。酋，才由翻。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帥，所類翻。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復以枹罕郡為河州。羅㬋為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煬帝改鄯州為西平郡，周武帝逐吐谷渾，置廓州，煬帝改為澆河郡。澆，古堯翻。未幾，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幾，居豈翻。

**12**李密以孟讓為總管、齊郡公，考異曰︰河洛記作「孟達」，今從隋書。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外郭，羅郭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比，必寐翻。於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長，知兩翻；下同。頲，他鼎翻。降，戶江翻；下同密以孝各為護軍，頲為右長史。

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監，工銜翻。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百花谷蓋在汜水縣西，鞏縣東南。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朝，直遙翻。李密知其狼狽，集韻︰狽，音貝。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蹎，故猝遽謂之狼狽。使人說之，說，輸芮翻。啗以厚利。啗，徒濫翻。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賈務本，見上滎陽之戰。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棲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為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慰納之，遺，于季翻。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上柱國、絳郡公。驍，堅堯翻；下同。

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齩金，隋志，東阿縣，屬濟北郡。齩，五巧翻。皆用為驃騎。驃騎，開皇官制也，煬帝改為鷹揚郞將。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衞，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齩金後更名知節。更，工衡翻。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

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新唐志︰孟州河陽有回洛故城。是地得名之由，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帝大同九年。遂燒天津橋，煬帝使宇文愷營造東都，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因名其橋為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柝，他各翻。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偃師縣，屬河南郡，在都城東六十里。晉金墉城，在洛城西北，隋營東都城，東去故都十八里，則金墉亦在都城之東。乙未，還洛口。考異曰︰略記︰「三月辛未，密遣孟讓將二十餘人夜入都郭，燒豐都市，比曉而去。癸末，密襲據都倉。乙亥，密部衆入自上春門，於宣仁門東街立柵而住。丙寅，燒上春門及街南北里門樓，火接宣仁門，因逼門為陳，與城上弓矢相接，而退還倉。」雜記︰「密遣格謙將兵燒豐都市。三月，越王侗敎募力捉，宮城守固，官賞有差，撤天津等諸橋，運回洛倉米入城。四月，密攻偃師，圍金墉，東都兵出，密還洛口。五月，裴仁基翻虎牢入賊，自滎陽以東至陳、譙、下邳、彭城、梁郡皆屬密，賊衆逾盛，幷家口百萬。」蒲山公傳︰「三月乙亥，密帥衆入自上東門，攻宣仁門，不克。丙寅，燒上東門而退」此三書月日交錯，皆不可憑。今從隋、唐書。

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為汲綆，綆，古杏翻。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為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

丁酉，房獻伯陷汝陰，煬帝改穎州為汝陰郡。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守，式又翻。陁，徒河翻。降，戶江翻。考異曰︰隋書作「趙佗」，今從蒲山公傳。

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復，扶又翻。塹，七豔翻。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數，所具翻，又所主翻。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間，古莧翻。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為，于偽翻。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少，詩照翻。此輩誑之。誑，居況翻。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此東陽，蓋指婺州東陽郡。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

世基容貌沈審，沈，持林翻。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朝，直遙翻。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閑，習也。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屛而不奏。為，于偽翻。忤，五故翻。屛，必郢翻。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

**13**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神武，郡名。隋志，馬邑郡神武縣，舊置神武郡。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隋志︰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以千牛名刀者，取其解千牛而芒刃不頓。臨汾縣，帶臨汾郡，本平陽也，開皇初，改名。

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下，遐稼翻。世民娶右驍衞將軍長孫晟之女；驍，堅堯翻。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右勳衞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隋開皇置親、勳、武三衞，大業初，改為親、勳、武三侍。順德蓋開皇中為勳衞，弘基則為大業勳恃也。三衞、三侍皆分左、右。劉弘基，雍州池陽入。隋志，雍州有雲陽縣，無池陽。舊唐志云︰貞觀三年，改石門為雲陽，雲陽為池陽。通鑑據唐書，以唐州縣書之也。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衞竇琮，熾之孫也，竇熾，隋初三公。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命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

晉陽宮監猗氏裴寂，隋離宮皆置宮監，猗氏縣，屬河東郡。晉陽令武功劉文靜，晉陽縣，帶太原郡。武功縣，屬京郡。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 「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復，扶又翻。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少，詩照翻。寂初未然之。未知文靜之言為是。

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繫郡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以漢高祖、光武之事擿發世民。省，悉景翻；下同。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將，卽亮翻。復，扶又翻。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

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關，白也。說，輸芮翻；下同。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按隋志，後齊置龍山縣，帶太原郡，開皇十年改曰晉陽。則此時不復有龍山矣，豈斌廉在開皇中嘗為令史，以舊官書之邪？對博者，不勝者納物與勝者曰輸。斌，音彬。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

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幷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按王仁恭是年春已死，此必去年，史序李淵起兵來歷及之。厥，大勿翻。將，卽亮翻。守，式又翻。淵恐幷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屛人說淵曰︰間，古莧翻。屛，必郢翻。「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愼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復，扶又翻。說，式芮翻。讖，楚譖翻。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李渾，字金才，族滅事見上卷大業十一年。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先，悉薦翻。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郞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世民第二。從，千容翻。為，于偽翻。恐事覺幷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復，扶又翻；下同。

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此帝謂煬帝。使，疏吏翻。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說，式芮翻。裨，賓彌翻。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探，吐南翻。柰何受單使之囚，使，疏吏翻；下遣使同。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考異曰︰創業注曰︰隋主遣司直姓名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自以姓名著於圖籙，太原王氣所在，恐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悔。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王侍側，耳語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孟津之師，不可從吾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為英雄笑。』王泣而啓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繫，雖覩機變，何能為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未必不以此相啓，今吾激勵，謹當敬天之誡以卜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乃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淵而免仁恭，各依舊檢校所部。」按煬帝若有詔斬仁恭，則比後使之至，仁恭已死矣。又高祖身為留守，且被禁繫，亡去何之？恐此亦非太宗之謀也！今皆不取。淵謀亦緩。

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大業十一年，淵為使討捕河東。使，疏吏翻。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端，詳之孫也，梁武帝起兵荊、雍，夏侯詳佐命。夏，戶雅翻。善占候及相人，相，息亮翻。謂淵曰︰「今玉牀搖動，帝座不安，晉天文志︰北極五星，第二星主帝座。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紫宮門內六星，曰天牀，主寢舍，解息燕休。又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帝座也。天官書云︰大角北三星為帝座，主宴飲、酬酢也。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其分，左傳︰參為晉星，故以晉陽為參墟。得歲，謂歲星居參也。參，所今翻。分，扶問翻。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旣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煬帝制鷹揚府，有司馬及兵，倉兩司。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五郡，謂太原、鴈門、馬邑、樓煩、西河。說，式芮翻。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按士彠傳，蓋為行軍府司鎧參軍。隋志，文水縣屬太原郡，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名。宋白曰︰文水縣，漢大陵縣，後魏省大陵，於今處置受陽縣，隋改曰文水。彠，一虢翻。前太子左勳衞唐憲、開皇之制，東宮左、右衞率府亦有親、勳、翊三衞，煬帝改親衞為功曹。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唐邕以強幹事高齊。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淵留建成護家居河東。故淵遷延未發。

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推遷，言推故遷延也。推，吐雷翻。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趣，讀曰促。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麗，力知翻。由是人情忷忷，思亂者益衆。忷，許拱翻。

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將，卽亮翻；下同。「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復，扶又翻。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近，其靳翻。使，疏吏翻。

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二人避役亡命，故曰背征。背，蒲妹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隋制︰留守置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書佐。守，式又翻。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言但寄身於留守坐間也。坐，徂臥翻。彼何能為！」德平亦止。

晉陽鄕長劉世龍開皇初，置保長、黨長，鄕長亦此類也。長，知兩翻。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晉陽有晉王祠。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新唐志，太原有府十八，開陽其一也。隋志，胙城縣屬東郡，舊曰東燕，開皇十八年改名。稱有密狀。言有狀告密。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 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邪，音耶。厥，九勿翻。君雅攘袂大詬曰︰詬，若候翻。罵也。「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塞，悉則翻。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騎，奇寄翻；下同。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忷懼。將，卽亮翻；下舉將同。忷，許拱翻。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14**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隋志︰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衞事。涇陽縣，屬京兆郡。監，工銜翻。虎賁郞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賁，音奔。將，卽亮翻。說，式芮翻。「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翟司徒，讓也；裴柱國，仁基。翟，萇伯翻。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旣克京邑，業固兵強，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先，悉薦翻。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從，才用翻。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旣未可西上，僕請間行觀釁。」將，卽亮翻。上，時掌翻。間，古莧翻。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隋志，陝縣屬河南郡。騎，奇寄翻。陝，式冉翻。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苑，卽大業初所築西苑。會密為流矢所中，尚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北。陳，讀曰陣。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棄回洛，奔洛口。考異曰︰略記云︰「四月戊申，段達等帥關內兵陳於倉西、倉南，密出兵拒戰，大破凶醜，密還固倉。五月丁丑，達等又出兵陳於倉西、倉北，密又來拒，大破之，密奔洛口。」按隋書、北史、新·舊唐書皆云，「密為流矢所中，臥營中，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奔洛口。」俱無月日。河洛記云︰「密軍失利，歸於鞏縣，東都復得回洛倉。」蒲山公傳曰︰「五月二十八日，越王夜出師，使段達等大戰於倉西、北；密軍敗績，歸於鞏縣。」亦不云密連月再敗也。戊申，四月二十八日；丁丑，五月二十八日。蓋趙毅承蒲山公傳，誤以密一敗分為二事也。龐玉、霍世舉軍於偃師，龐，薄江翻。杜佑曰︰偃師，帝嚳所都，古西亳也，湯亦都之。武王伐紂，迴師息戎，遂名。偃師縣屬河南郡。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考異曰︰楊德方，壺關錄作「王德仁」，今從河洛記。密以鄭頲為左司馬，頲，他鼎翻。滎陽鄭乾象為右司馬。考異曰︰隋、唐書皆作「虔象」，唯壺關錄作「乾象」，云「密殺其兄乾覆。乾覆之子會通後從盛彥師殺密」，今從之。

**15**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 隋紀八起強圉赤奮若（丁丑）六月，不滿一年。

恭皇帝下

## 義寧元年（丁丑、六一七）

**1**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2**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厥，九勿翻。考異曰︰創業注云︰「突厥去，覘人來報，文武入賀。帝曰︰『且勿相賀，當為諸君召而使之。』卽自手與突厥書。」蓋溫大雅欲歸功高祖耳。今從唐書劉文靜傳。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遺，于季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創業注云︰「仍命封題，署云『名啓』。所司請改啓為書；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蓋謂此時，但溫大雅諱之耳。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茍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使，疏吏翻。將，卽亮翻；下同。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須者，意所欲也。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復，扶又翻。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隋色尚赤。今用絳而雜之以白，示若不純於隋。幟，昌志翻。厥，九勿翻。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此鄙語也；言盜鍾者惡鍾聲之聞而掩耳盜之，此可以自欺而不可以欺人也。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使，疏吏翻。厥，九勿翻。

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考異曰︰創業注云︰「命大郞、二郞率衆討西河。」高祖、太宗實錄但云「命太宗侚西河」，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唐殷嶠傳︰「從隱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注。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隋志，太原縣，舊曰晉陽，開皇十年，分置太原縣，而改後齊所置龍山縣為晉陽縣，二縣並帶太原郡。令，力正翻。曰︰「吾兒年少，少，詩照翻。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先，悉薦翻。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詰，去吉翻。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事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十一年。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為，于偽翻。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尉撫使復業，尉，與慰同。遠近聞之大悅。義師初起，而人心如此，固可以取天下矣。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言世民行兵有紀律也。遂定入關之計。

淵開倉以賑貧民，賑，津忍翻。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上，時掌翻。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長，知兩翻。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此唐公開大將軍府，署置官屬，參用隋親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也。隋制，唯親王有掾、有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鎧曹，州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煬帝改州為郡，郡置諸司書佐，而書佐卽參軍之職，行書佐卽行參軍之職也。隋志，武城縣，屬清河郡；上邽縣，帶天水郡；太谷縣，屬太原郡，舊曰陽邑，開皇十八年改名。彠，一虢翻。鎧，可亥翻，謩，與謨同。長，知兩翻。掾，以絹翻。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郞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高平縣，後魏置高平郡，隋已改為平高縣。煬帝改秦州為天水郡，因古郡名也。統軍，後魏所置。將，卽亮翻。統，也綜翻。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敦，大門翻。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此左、右領軍，以總領左、右軍而名，非取隋十二衞左、右領軍之職而名也。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通守。此大將軍府諮議參軍也。譙縣屬譙郡。贍，而豔翻。守，式又翻。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殷不害以孝行聞於陳、隋之間。

**3**李密復帥衆向東都，復，扶又翻；下同。帥，讀曰率，丙申，大戰于平樂園。此蓋卽漢、魏平樂觀之地為園也。然漢、魏平樂觀在洛城西，隋旣遷營新都，則平樂園當在都城東。樂，音洛。密左騎、右步，騎，奇寄翻。中列強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4**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厥，九勿翻。鞘，所交翻。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少，詩沼翻；下同。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貰之，為，于偽翻。貰，時制翻，賒也。不足為汝費。」

乙巳，靈壽賊帥郗士陵隋志，靈壽縣屬恆山郡。帥，所類翻。郗，丑之翻。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鎭東將軍、燕郡公，帥，讀曰率。降，戶江翻。燕，因肩翻。仍置鎭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

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使，疏吏翻；下同。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騎，奇寄翻。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觀唐公之言，豈若肅、代及石晉之君所為哉！

**5**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按唐書，邛部有烏蠻、白蠻；又謂羣蠻種類多不可記，意必有黃蠻也。守，式又翻；下同。充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帥，讀曰率；下同。邛，渠容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郞將王辯等二人蓋皆討捕大使也。使，疏吏翻。少，始照翻。將，卽亮翻；下同。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帥，讀曰率。考異曰︰雜記︰「四月，世充帥淮南兵萬人授東都。世充行至彭城，懼密衆之盛，自以兵少不敵，乃間行自黎陽濟河而至。七月，世充帥留守兵二萬擊密無功。」今從略記、蒲山公傳。霽，世康之子也。韋世康，開皇四大總管之一。

**6**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官，後事悉以委之。守，式又翻。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幷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衆以從。大業八年，分大柰之衆居樓煩，故今亦從淵。帥，讀曰率。厥，九勿翻。從，才用翻。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稽胡部落居邠汾、石間。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勞，力到翻。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朝議等八郞，武騎等八尉，皆散官也。賑，津忍翻。贍，而豔翻。散，悉亶翻。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註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唐志︰補官者皆給以符，謂之告身，猶今言付身也。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賈胡堡，在霍邑西北。括地志︰汾州靈石縣有賈胡堡。賈，音古。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郞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將，卽亮翻。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章︰十二行本「通」下有「將驍果數萬」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屯河東以拒淵。屈，區勿翻。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將，如字，卽良翻。羸，倫為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煬帝改石州為離石郡。

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唐劉文靜傳曰︰「始畢曰︰『唐公起事，今欲何為？』文靜曰︰『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黜不當立者。』創業起居注先已再遣使至突厥，不容始畢方有此問。今不取。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繒，慈陵翻。厥，九勿翻。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上，時掌翻。

淵以書招李密。考異曰︰壺關錄云︰「高祖屯壽陽，遣右衞將軍張仁則齋書招李密。」蒲山公傳︰「密答書曰︰『使至，辱今月十九日書』，按長曆是月己酉朔，十九日丁卯，不應己巳還至霍邑，又發書日不應猶在壽陽。今皆不取。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章︰十二行本「主」下有「己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唐公出於李虎，密出於李弼，是異派也。然李弼之先，本遼東襄平人。李虎祖西涼，本隴西成紀人。所謂根系，但同姓耳。自唯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唯」，當作「惟」。惟，思也。詳見審是。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以謂代王。殪商辛於牧野，以謂煬帝。殪，於計翻。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煬帝改懷州為河內郡。騎，奇寄翻。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塞成皋之道，則江都信使不通；綴東都之兵，則不得西應長安。折，之舌翻。為，于偽翻。塞，悉則翻。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說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漁父見而幷獲之。今燕、趙相持，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唐公欲使李密與東都相持而己收漁人之利。鷸，餘律翻。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漢順帝遣八使。唐公使山西、河東，故云然。使，疏吏翻；下同。入典六屯，隋制，六軍十二衞，唐公嘗為將軍，故云。顚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藉，宗屬之籍。長，知兩翻。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盟，讀曰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將，卽亮翻。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厥，九勿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屈，居勿翻。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被，皮義翻。躁，則到翻。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令，力丁翻。復，扶又翻。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號，戶刀翻。聞，音問。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嚴︰裝也。『鄒︰世民統隸右軍。』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復，扶又翻。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章︰十二行本「成」下有「分道」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夜追左軍復還。復，音如字。考異曰︰創業注︰「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郞、二郞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為。借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謂云何？』議者以『老生、屈突通相去不遠；李密譎誑，姦謀難測；突厥見利而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敎旨。』唐公顧謂大郞、二郞曰︰『爾輩何如？』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求利太原，寧肯近忘馬邑！武周悉其此勢，未必同謀同志。老生、突厥奔競來拒，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沈，近於斯矣。今禾菽被野，人馬無憂，坐卽有糧，行卽得衆。李密戀於倉粟，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言不可聽。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唐公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藉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太宗實錄盡以為太宗之策，無建成名，蓋沒之耳。據建成同追左軍，則是建成意亦不欲還也。今從創業注。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7**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煬帝改涼州為武威郡。各郡置鷹揚府，有郞將、副郞將、長史、司馬。家富，好任俠；好，呼到翻；下同。薛舉作亂於金城，是年，夏四月，薛舉起。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贇，於倫翻。「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幷妻孥為人所虜邪！孥，音奴。邪，音耶。不若相與幷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讖，楚譖翻。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為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令，力丁翻。安氏，涼州豪望，世為民夷所附，故使之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郞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賁，音奔。將，卽亮翻。統，他綜翻。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旣逼以為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以統師為太僕卿，士政為太府卿。西突厥闕度設據會寧川，大業八年，分闕度設居會寧。厥，九勿翻。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降，戶江翻。

**8**薛舉自稱秦帝，考異曰︰唐高祖實錄︰「武德元年四月辛卯，舉稱尊號。」按今冬舉敗，問褚亮曰︰「天子有降事否？」是則已稱尊號也。今從唐書舉傳。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子仁果為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庾信自梁入關，有文名。史言薛仁果在兵間不能收禮文藝名義之士，卒以敗亡。好，呼到翻。降，戶江翻。磔，陟格翻。噉，徒濫翻。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劍口，劍門關口。舉指授仁越，使之趨劍口，未至，而蕭瑀以河池拒之，遂退卻。將，卽亮翻；下同。趨，七喻翻，又逡須翻。瑀，音禹。守，式又翻。又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隋志︰昌松縣，屬武威郡。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復，扶又翻；下同。焉，於乾翻。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李軌不殺隋官，縱薛舉兵，皆有人君之言；其才略不足以濟，則徒言無益也。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幾，居豈翻。敦，徒門翻。枹，音膚。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9**煬帝詔左禦衞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燕，因肩翻。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七里井，蓋其地去河間七里，故名。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䴚，各朗翻。世雄以為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帥，讀曰率。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降，戶江翻；下同。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贊，助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考異曰︰革命記︰「帝以李密在洛口，征遼回日，令右翊衞將軍薛世雄於留鎭兵內簡練精銳及幽、易驍勇討密，經過之處，若有草竊，隨便誅翦；仍令王世充等諸軍並取世雄處分。世雄乃自領精兵六萬，四月末，至河間郡城下作營，州縣皆備牛酒軍糧以待薛將軍。時建德以無糧食，兵士先皆分散，餘軍不滿千人，在武強縣境收麥充食，聞世雄兵至河間，惶懼無計。問一女巫︰『欲走避之，如何？』巫云︰『不免。』問︰『欲首如何？』巫云︰『亦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到，大吉。』卜時，日已午；卜處，去河間一百四十里。建德簡精兵二百八十人先行，餘勒續發。建德與衆決云︰『夜到卽打，明卽降之，吉凶之事，在此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里，天已屬明，又聞吹角聲擬發，建德惶惑欲降。須臾，大霧忽起，建德曰︰『此天助我也。』遽引兵入營政之，兵遂大亂。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世雄遂得上馬奔走，仍中數槍，僅而獲免。幽、易之士，並不欲作留鎭兵，先無鬬意，旣不知賊多少，悉棄甲奔亡，遂使山東賊勢轉盛。李密先招慰河北州縣，多悉從之。世雄慙憤而卒。」唐竇建德傳云︰「七月，世雄討之，建德帥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以數百騎遁去。」今從隋薛世雄傳，以建德傳、革命記參之。慙恚發病卒。恚，於避翻。卒，子恤翻。建德遂圍河間。

**10**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鎧，可亥翻。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趣，七喻翻，又遂須翻。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挑，徒了翻。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謂淵屯賈胡堡時，老生不能逆戰。賈，音古。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騎，奇寄翻。詬，苦候翻。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趣，讀曰促。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陳，讀曰陣；下同。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新唐志曰︰武德元年，改鷹揚郞將曰軍頭。蓋起兵之初，已置軍頭也。後又改軍頭為驃騎將軍。隋志，臨淄縣屬北海郡。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復，扶又翻。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間，趣，七喻翻。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塹，七豔翻。僵，居良翻。日己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有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勞，力到翻。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煬帝置散職九大夫，朝請大夫正五品，朝散大夫從五品。散，悉但翻。遣歸。旣順其歸志，又以動關中士民之心。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丙戌，淵入臨汾郡，平陽，古郡名，後改置唐州，後改為晉州，開皇初，改郡曰平河；平陽縣改曰臨汾縣，惡平陽之名也；大業初，改曰臨汾郡。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

癸巳，淵至龍門，龍門縣屬河東郡，在郡東北。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厥，九勿翻。少，詩沼翻。

汾陽薛大鼎說淵︰按新唐書，薛大鼎，蒲州汾陰人。隋、唐志亦皆無汾陽縣，「陽」當作「陰」。說，式芮翻。「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掾。察非掾，言使之察姦非，若漢刺姦掾也。煬帝時左、右候衞府增置察非掾。諸將，卽亮翻。掾，俞絹翻。

河東縣戶曹任瓌河東縣，帶河東郡，舊曰蒲坂，開皇十六年改名。隋制，縣置金、戶、兵、法、士等曹佐。任，音壬。環，古回翻。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瓌，仁壽中為馮翊韓城尉。說，式芮翻。企，去智翻。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梁山，在韓城縣界，臨河，卽左傳所謂梁山崩者也。韓城、郃陽二縣皆屬馮翊郡，隋所置也。杜佑曰︰同州韓城縣，漢為夏陽縣，有梁山、龍門山。宋白曰︰今韓城縣西南三里有夏陽故城，乃韓國故城。今縣理南二十五里有少梁故城。隋文帝分郃陽故城，於此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為名。郃，古沓翻。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為銀青光祿大夫。隋制，銀青光祿，散職，從三品。

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強；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汾陰縣屬河東郡。己亥，淵進軍壺口，隋志︰文城郡昌寧縣有壺口山。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騎，奇寄翻；下同。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鄕縣公，領馮翊太守，隋制，散職左光祿，正二品。馮翊縣，後魏曰華陰，西魏改曰武鄕，大業初，改曰馮翊。今以開皇舊縣名封華。守，式又翻。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陳演壽，建成府元僚。長，知兩翻。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金紫光祿，散職，正三品。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任，音壬。瓌，古回翻。使，疏吏翻。說，式芮翻。少，詩沼翻。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河梁，謂蒲津橋。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

**11**驍果從煬帝在江都者多逃去，驍，堅堯翻。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處，邑呂翻。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處，昌邑翻。將，卽亮翻。首，手又翻。卽以配之。

**12**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煬帝改魏州為武陽郡。降，戶江翻；下同。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啓謝密，隋志，鉅鹿縣屬襄國郡。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煬帝改相州為魏郡。帥，讀曰率。南會諸將取黎陽倉。汲郡黎陽縣有黎陽倉。將，卽亮翻。密喜，卽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帥，所類翻。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

初，貴鄕長弘農魏德深，隋志︰貴鄕縣，帶武陽郡。劉昫曰︰魏州，漢魏郡元城縣之地。後魏天平二年，分館陶西界於今州西北三十里古趙城置貴鄕縣。後魏建德七年，以趙城卑濕，西南移三十里，就孔思集寺為貴鄕縣。大象二年，於縣置魏州，隋改名武陽郡。隋志，魏德深本鉅鹿人，家弘農；隋河南郡陝縣，後魏之弘農郡也。弘農郡之弘農縣，後魏之西弘農郡也。魏避諱，「弘」作「恆」。『鄒︰北魏孝文帝諱弘。』長，知兩翻。為政清靜，不嚴而治。治，直吏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鄒︰旁午，亦作旁迕。漢書霍光傳︰「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旁，讀曰傍。』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鄕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數，所角翻。調，徒釣翻。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聽，讀曰廳。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脩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恆，戶登翻。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鄒︰「唯戒」句疑有脫，文意難懂。考之北史德深傳︰「唯約束長吏，所脩不須過勝餘縣。」此句意為︰所脩不可勝過其餘之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將，卽亮翻。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

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殍，平表翻。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為，于偽翻。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遺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隋志︰原武縣屬滎陽郡，開皇十六年置。帥，讀曰率。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隋志︰洹水縣屬魏郡，後周置。洹，于元翻，又音桓。帥，所類翻。考異曰︰河洛記，今年四月，祖君彥檄云︰「又得回洛，復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而九月魏徵啓方勸取黎陽。蓋君彥為檄，欲虛張聲勢，非事實也。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浹，子協翻。勝，音升。考異曰︰唐李勣傳︰「勣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見於衆人，卽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謔忘倦。」按徵為元寶藏作啓，方謀取黎陽倉，高季輔已為汲令，杜正倫為羽騎都尉，郭孝恪先在密所︰足知此事為虛。今不取。余按隋置羽騎尉，「都」字衍。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煬帝改洛州為武安郡，黃州為永安郡。義陽郡，齊、梁曰司州，後魏曰郢州，後周改申州，大業二年改義州，尋改為郡。改光州為弋陽郡。改齊州為齊郡。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使，疏吏翻。密以粲為揚州總管、鄧公。以粲總管揚州而爵為鄧公也。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13**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煬帝改隰州為龍泉郡，治隰川縣，漢之蒲子縣也。改汾州為文城郡，治吉昌縣，後魏定陽縣也。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璹。元璹，譯之子也。成隋文帝業者，鄭譯也。守，式又翻。璹，殊玉翻。

**14**屈突通遣虎牙郞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將，卽亮翻。考異曰︰創業注云︰「桑顯和帥驍果精兵數千人夜馳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敎備豫，故並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唐高祖本紀云︰「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潰散。」按太宗時未過河西。今從高祖實錄及唐史大柰傳。孫華、史大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騎，奇寄翻。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大守蕭造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梁宜豐候。「循」，一作「脩」。

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考異曰︰創業注︰「戊午，唐公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屈突通不敢出，閉門自守。城甚高峻，不易可攻，唐公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時值雨甚，公命旋師。軍人時速上城，不時速下。公曰︰『屈突宿衞舊人，解安陣隊，野戢非其所長，嬰城善為捍禦。我師常勝，入必輕之，驍銳先登，恐無還路。今且示戚而己，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知何所用！』乃命還。」唐高祖實錄云︰「驍勇千餘人己登其南城，高祖在東原，不之見。會暴雨，高祖鳴角收衆，由是不克。」溫大雅因為虛美耳。今不取。屈突通嬰城自守。

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復，扶又翻。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趣，七喻翻，又逡須翻。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拾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上，時掌翻。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斷，丁亂翻。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沮，在呂翻。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將，卽亮翻；下同。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

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降，隋志︰朝邑縣，屬馮翊郡，後魏曰南五泉，西魏改焉。其地當蒲津橋西，唐改為河西縣，梁大河為橋，故有中潬。朝，直遙翻。靳，居焮翻。潬，徒旱翻。降，戶江翻；下同。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隋志︰華陰縣屬京兆郡。華，戶化翻。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李圓通寵任於開皇之初。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使，疏吏翻。

**15**王世充、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河陽非郡也。隋制，舊有兵處，州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煬帝罷州置郡，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郡尉」，當作「都尉」。各帥所領會東都，帥，讀曰率；下同。唯王隆後期不至。王隆、帥邛黃蠻者也。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郞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賁，音奔。守，式又翻。帥，讀曰率。考異曰︰略記作「乙丑」。河洛記作「十二曰」。蒲山公傳︰「九月十一日，師出東都。」按長曆，是月己酉朔，乙丑十七日也。今從蒲山公傳。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考異曰︰略記云︰「世充擊密，罔不摧破，露布相續而來，百姓忻忻歡詠於道。」蒲山公傳云︰「自秋徂冬，凡經三十餘戰，世充多敗績。」河洛記云︰「四十餘戰，世充無功。」三書相違，莫知孰是，今皆不取，唯勝負有顯狀者存之。

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慈明事煬帝於幷省，歷位于朝，其名夙著。延坐勞問，勞，力到翻。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立大功乎？」慈明曰︰ 「公家歷事先朝，朝，直遙翻。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王莽、董卓、王敦、桓玄。非不強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說，輸芮翻。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為密將李公逸所獲，將，卽亮翻；下同。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馮子琮事高齊，死於瑯邪王儼之難。

密之克洛口也，是年二月，密克洛口。箕山府郞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大業十二年，移箕山、公路二府守洛口倉。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城在原上，汲道不通，故水竭。士卒羸病，羸，倫為翻。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降，戶江翻。考異曰︰隋書季珣傳云︰「密攻之經三年，遂為所陷。」又云︰「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遂殺之。」河洛記曰︰「自三月至九月不下，後為糧盡水竭，乃被摧陷。生獲珣於牙門，遣人宣之，以降為度。珣更張目極罵，不肯低屈；遂殺之。」按密明年已降唐，安得三年攻守箕山之事，今參取二書，去其牴牾者而已。季珣，祥之子也。漢王諒舉兵，張祥守井陘不下。

**16**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帥，讀曰率；下同。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隋志︰朝邑縣有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郭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

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屬武陽郡。安養縣，屬襄陽郡。劉昫曰︰漢鄧城，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後周廢山都、樊城二縣入焉。使，疏吏翻。敦，徒門翻。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兄長，知兩翻。見，賢遍翻。師古名籀，以字行；籀，直又翻。志寧，宣敏之兄子；于宣敏見一百七十五卷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師古，之推之孫也；顏之推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太建九年。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為記室，師古為朝散大夫，無忌為渭北行軍典籤。朝散大夫，隋散職，從五品。自親王府至州郡皆有典籤。朝，直遙翻。

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郞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隋志︰湯陰縣屬汲郡。使守蒲坂，隋河東郡治河東縣，古蒲坂也。坂，音反。自引兵數萬趣長安，趣，七喻翻。考異曰︰唐書通傳云︰「將自武關趨藍田，赴長安。」疑其太迂，今但云趨長安。為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隋潼關有守兵，故置都尉。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將，卽亮翻。

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是年五月，紹赴太原。謂其妻李氏曰︰『鄒︰卽唐平陽昭公主也，名闕於史。民間以其名為「秀宁」，蓋訛也。』「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柰何？」李氏曰︰「君弟速行，弟，與第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易，以豉翻。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隋志，鄂縣屬京兆郡。鄠，音戶。墅，承與翻。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從，才用翻；下之從同。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隋志︰京兆府盩厔縣有司竹園。有衆數萬，劫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長，知兩翻。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說，輸芮翻。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為記室。考之隋志，惟信安郡有樂城縣。又河間郡樂壽縣，舊曰樂城。長，知兩翻。令，方定翻。棻，扶分翻；下同。德棻，熙之子也。令狐熙事宇文氏，著勞績於河西。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丘和以饋食為煬帝所寵用。說，輸芮翻。帥，讀曰率。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敗，補邁翻。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盩厔，音舟窒。隋志，始平縣屬京兆郡。唐改曰興平。衆至七萬。左親衞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段文振見一百八十一卷大業八年。考異曰︰唐太宗實錄云︰「隱太子以瑯邪長公主妻之。」劉子玄唐高祖實錄及新唐書皆云「高密大長公主適段綸。」蓋改封。亦聚徒於藍田，隋志︰藍田縣屬京兆郡。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使，疏吏翻；下同。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隋散職，光祿從一品，金紫正三品，朝請正五品。朝，直遙翻。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並，步浪翻。自華山而南，接盩厔、鄠、杜諸山，皆長安南山也。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降，戶江翻。勞，力到翻；下同。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敦，徒門翻。世民節度。

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衞文昇年老，煬帝改京兆、河南尹為內史。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復，扶又翻。獨左翊衞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朝邑，古臨晉地。至永豐勞軍，開倉賑飢民。賑，油忍翻。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隋志︰馮翊縣，帶郡。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湯，涇陽縣屬京兆郡。勝兵九萬。勝，音升；下同。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帝改原州為平涼郡，岐州為扶風郡。先，悉薦翻。守，式又翻。璡，將鄰翻。數月不下，賊中食盡。丘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帥，讀曰率。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帥，所類翻。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卽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帥，讀曰率；下同。世民以為光祿大夫。璡，琮之從子也。從，才用翻。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考異曰︰舊唐書玄齡傳云︰「溫彥博又薦焉。」按彥博時在羅藝所。今不取。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

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長安故城。考異曰︰創業注云︰「敦煌公自涇陽趨司竹，留弘基、開山屯長安故城。」今從唐書弘基傳。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于阿城，趣，七喻翻。帥，讀曰率。阿城，卽秦阿房宮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屈，居勿翻。復，扶又翻。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新豐縣屬京兆郡；長樂宮，故漢宮也。樂，音洛。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自盩厔趣長安，故謂之北。至並聽敎。並至所期之地聽敎令。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自馮翊西行。降，戶江翻。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春明門，長安城東面三門之中門也。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衞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安興坊，蓋在安興門外。雍錄︰長安城東面三門，通化、春明、安興。帥，讀曰率。

**17**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隋志︰巴陵郡，梁置巴州；平陳，改曰岳州，大業初，改曰羅州，尋改為郡。校，戶敎翻，帥，所類翻；下同。瓚，藏旱翻。沔，彌兗翻。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按隋書·帝紀，羅川縣卽巴陵郡之羅縣。銑，梁宣帝曾孫巖之孫。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使，疏吏翻。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蕭巖奔陳見開皇八年；見殺見九年。

會穎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煬帝改許州為穎川郡。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卽帥衆歸之，以柳生為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幟，昌志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將，卽亮翻。質，音致。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共處一城，處，日呂翻。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18**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渡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渡洛南，將，卽亮翻。陳，讀曰陣。帥，讀曰率。餘衆東走月城，月城，蓋臨洛水築偃月城，與倉城相應。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宜趣黑石，趣，七喻翻。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19**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中，竹仲翻。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考異曰︰唐高祖實錄作「雷紹」，今從創業注。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訶，虎何翻。愕，五各翻。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大興殿，隋宮正殿也，未卽尊位，故居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姚察，事陳，以文義稱。淵還，舍於長樂宮，樂，音洛。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

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隋制，諸公立五廟。至是，衞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卒，子恤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按隋書稱「陰世師少有節槪，性忠厚，多武藝。骨儀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于時朝政浸亂，獨貨公行，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儀獨厲志守常，介然獨立。」如此，則皆隋之良也。唐公特以其發墳墓、毀家廟，拒守不下而誅之；數以貪婪苛酷，非其罪也。觀通鑑所書，可謂微而顯矣。婪，盧含翻。考異曰︰隋書、北史衞玄傳皆曰︰「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按文昇與二人俱為留守官，不容獨免。今從唐本紀。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

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隋志，三原縣屬京兆郡。煬帝改朔州為馬邑郡。考異曰︰柳芳唐曆及唐書靖傳云︰「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按太宗謀起兵，高祖尚未知，知之猶不從。當擊突厥之時，未有異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變當乘驛取疾，何為自鎖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曾經忤旨。及茲城陷，高祖追責舊言。公忼慨直論，特蒙宥釋。」但行狀題云魏徵撰，非也。按徵以貞觀十七年卒，靖二十三年乃卒，蓋後人為之，託徵名。又敍靖事極怪誕無取，唯此可為據耳。淵入城，『章︰十二行本「城」下有「收靖」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將斬之。靖大呼曰︰呼，火故翻。「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為，于偽翻。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少，詩照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

**20**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侗，他紅翻，又音同。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世充慙懼，請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陳，讀曰陣。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考異曰︰前已有丙辰、戊午，欲各敍西京、東都事，使不相亂，故重出。按通鑑下文書「戊午，殺翟讓」，考異於此兼言之。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領衆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考異曰︰河洛記作「洪」。今從蒲山公傳。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為，柰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惡，烏路翻。總管崔世樞自鄢陵初附於密，鄢陵縣，隋屬穎川郡。鄢，謁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求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鄒︰博，蓋六博也，博戲。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李白梁園吟︰「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暉。」』逡巡未就，杖之八十。帥，所類翻。逡，七旬翻。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長，知兩翻。煬帝改蔡州為汝南郡。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頲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頲，他鼎翻。說，式芮翻。愎，符逼翻。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螫，音釋。腕，烏貫翻。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長，知兩翻。郝，呼各翻。單，慈淺翻。考異曰︰河洛記云︰「密讓讓兄子摩侯、王儒信同榻而坐。」今從蒲山公傳。房彥藻、鄭頲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達官，猶言顯官也。左右止留『章︰十二行本「留」下有「數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樂，音洛。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讓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踣，蒲北翻。聲若牛吼，幷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為傅瘡。為，于偽翻。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獨騎，猶言單騎也。騎，奇寄翻。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

**21**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卽皇帝位於天興殿，天興殿，當作大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改元義寧。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樂，音洛。使，疏吏翻。令，力定翻。相，息亮翻。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敎稱令，日於虔化門視事。虔化門，在大興殿前東偏。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邵皆遣使請命。使，疏吏翻。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祫，戶夾翻。置丞相府官屬，考異曰︰唐帝紀在十二月癸未。今從創業注。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長，知兩翻。見，賢遍翻。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錄者，總錄一府之事。隋自文帝受禪後，不復有丞相府，亦無官屬。唐公輔政，位絕羣后，凡官屬皆復特置之。專掌選事。選，宣戀翻。又以前考功郞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竇熾，隋初三公。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隋散職，左右光祿，從二品。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長安城中六街；苑城包漢故都，抵渭水。以易布帛，可得數十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

**22**河南諸郡盡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郇王慶、梁邵太守楊汪尚為隋守。慶，河間王弘之子；弘，高祖從祖弟也。煬帝改宋州為梁郡。郇，音荀。為，于偽翻；下同。密以書招慶，為陳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芝焚蕙歎，『鄒︰芝焚蕙歎，喻同類相悲。陸機嘆逝賦︰「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嘆。」』事不同此。」初，慶祖父元孫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文『章︰十二行本「文」下有「帝」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起兵關中，楊忠，諡武元皇帝。元孫在鄴，恐為高氏所誅，北齊高氏。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得書惶恐，卽以郡降密，降，戶江翻；下同。復姓郭氏。

**23**十二月，癸未，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襄公，虎。仁公，昞。竇氏，毅之女，是為太穆皇后。諡，神至翻。

**24**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汧源縣，隋屬扶風郡。汧，苦堅翻。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唐弼立李弘芝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十年。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幷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舉勢益張，守，式又翻。張，知亮翻。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將，卽亮翻。又使姜謩、竇軌俱出散關，大散關，在扶風郡陳倉縣西南。散，悉亶翻。安撫隴右；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道源，丞相府戶曹也。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從，才用翻。

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壠坻而還。坻，可禮翻，又丁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郞錢唐褚亮曰︰隋志，錢唐縣屬餘杭郡。降，戶江翻。「趙佗歸漢，事見漢高祖、文帝紀。佗，徒何翻。劉禪仕晉，事見魏紀、晉紀。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謂蕭氏子弟也。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衞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郝，呼各翻。瑗，于眷翻。悖，蒲妹翻。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見本紀。蜀先主亟亡妻子，見漢獻帝紀。亟，去吏翻。卒成大業；卒，子恤翻。陛下柰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

**25**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西，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煬帝改成州為漢陽郡，武都仇池之地也。守，式又翻。降，戶江翻。以竇璡為工部尚書、燕國公，璡，則鄰翻。燕，因肩翻。蕭瑀為禮部尚書、宋國公。瑀，音禹。

**26**姜謩、竇軌進至長道，元魏分上祿置長道縣，隋屬漢陽郡。為薛舉所敗，引還。敗，補邁翻。還，從宣翻。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通議大大夫，隋散職，從四品。隋志，醴泉縣屬京兆郡，後魏之寧夷縣，開皇十八年改名。與舉相遇，戰敗，為舉所虜。

**27**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將，卽亮翻。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章︰十二行本「矣」下有「皆釋之」 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復，扶又翻。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隋志，金川縣，帶西城郡，漢西城縣地；梁初曰上廉，後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入焉；大業三年，改曰金川，以其地產金也。自金川出巴中，自巴中則至蜀矣。

**28**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屈，居勿翻。復，扶又翻。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兩主，謂文帝、煬帝。說，式芮翻。降，戶江翻；下同。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難，乃旦翻。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為，于偽翻。勞，力到翻。將，卽亮翻。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鎭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趣，七喻翻，又逡須翻。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降，戶江翻。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虢州湖城縣有稠桑驛。琮，徂宗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騎，奇寄翻。通結陳自固，陳，讀曰陣。竇琮遺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射，而亦翻。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號，戶刀翻。「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祇，其支翻。軍人執通送長安，考異曰︰革命記︰「高祖令諸將擊通，通走出潼關。仍令通子壽隨軍喚父，至稠桑，追及之。壽告通云︰『天下今旣喪亡，相王舉義兵，平定禍亂；大人須轉禍為福，以自保全。單馬輕身，將欲何往？』通叱壽云︰『此賊何由可耐！』引弓射之。壽招喚通兵士，並悉放使來降。壽乃馳走抱通，『請大人屈節歸義。』通遂回首東南，雨淚號哭，口稱至尊︰『臣力屈以至於此，非臣敢虧名節，違背國恩。』然始收淚赴軍，以見唐王。」今從唐書。唐裴矩傳︰「屈突通敗問至江都，煬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鑾輿早還，方可平定。』」按隋失天下，皆因矩諂諛所致，豈敢輒勸帝西還！蓋矩經事唐朝，其子孫及史官附益此語，欲蓋其惡耳。今所不取。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蔣，古國名。兼秦公元帥府長史。長，知兩翻。

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勝，音升。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降，戶江翻。為，于偽翻。說，輸芮翻。邪，音耶。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而慙而退。

**29**東都米斗三錢，『章︰十二行本「錢」作「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三」作「千」；退齋校同。』人餓死者什二三。

**30**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比，毗至翻。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幾，居依翻。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瑯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郝，呼各翻。邪，音耶。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卽陵城，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驍，堅堯翻。將，卽亮翻。費，扶沸翻。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考異曰︰蒲山公傳云︰「自洛北敗至此，七十餘戰。」河洛記云︰「四十餘戰，再三失利。」今但云屢與密戰。越王侗遣使勞之，侗，他紅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少，詩沼翻。數，所角翻。侗以兵七萬益之。

**31**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隋志︰河南郡陝縣，舊置弘農郡，大業初置弘農宮。別自有弘農郡，領弘農、盧氏、長泉、朱陽等縣。新安縣亦屬河南郡，其地在陝東。則取弘農郡，倂弘農宮取之矣。

**32**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隋志︰雲陽、武功二縣皆屬京兆郡。煬帝改縣尉為縣正。詹，姓也。周有詹父，楚有詹尹。考異曰︰創業注云︰「十一月甲子，遺使慰諭巴蜀。」實錄在十一月甲辰，唐曆在十二月丙午。未知創業注所云者卽俊等邪，為別使也？今從實錄。

**33**乙巳，方與賊帥張善安襲陷廬江郡，隋志︰方與縣屬彭城郡。煬帝改廬州為廬江郡。方與，音房豫。帥，所類翻。因渡江，歸林士弘於豫章；士弘疑之，營於南塘上。煬帝改洪州為豫章郡。水經註︰南昌縣南塘，本通大江，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大江，南江也。善安恨之，襲破士弘，焚其郛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將，卽亮翻。士弘退保餘干。煬帝改虔州為南康郡。餘干縣屬鄱陽郡。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五

## 唐紀一起著雍攝提格（戊寅）正月，盡七月，不滿一年。

唐，古國名。陸德明曰︰周成王母弟叔虞封於唐，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李唐之先，李虎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生子昞，襲封。昞生淵，襲封，起兵克長安，進封唐王，遂受隋禪，國因號曰唐。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諱淵，字叔德，本隴西成紀人。七世祖暠王西涼，是為涼武昭王。至曾孫熙家于武川；熙孫虎，從周文帝，始家長安。

## 武德元年（戊寅、六一八）是年五月受隋禪，始改元。

**1**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隋志︰按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者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刃也。近代以木，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為象劍，言象於劍。周武帝時，百官燕會，並帶刀升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升殿，亦不解焉。十二年，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坐者，劍履俱脫；其不坐者，敕召奏事，及須升殿，亦就席解劍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郞、舍人旣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劍皆眞刃非假。又，準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以下皆衣冠帶劍，今天子則玉具火珠鏢首，惟侍臣帶劍上殿；自王公已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席，解而後升。複下曰舄，單下曰履。諸非侍臣，皆脫履升殿。舄唯冕服及具服著之；履則諸服皆用。凡朝會贊拜，則曰某官某；不名，亦殊禮也。上，時掌翻。鏢，紕招翻。

唐王旣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隋志︰商洛縣屬上洛郡，取商山、洛水以名縣也。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氐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長，知兩翻。帥，所類翻。酋，才由翻。見，賢遍翻。降，戶江翻。

**2**王世充旣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敗，補邁翻。遂屯鞏北。鞏縣之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郞將王辯破密外柵，賁，音奔。將，卽亮翻。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帥，讀曰率。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趣，七喻翻，又逡須翻。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考異曰︰隋書、北史李密傳曰︰「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橋，悉衆以擊密。密出擊之，官軍稍卻，自相陷溺者數萬人；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王世充傳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旣渡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蒲山公傳曰︰「世充移營就洛水之北，與密隔洛水以相望；密乃築長城，掘深塹，周迴七十里以自固。十五日，世充與密戰於石窟寺東，密軍退敗，世充渡洛水以乘之，逼倉城為營塹，密縱兵疾戰，世充兵馬棄仗奔亡，沈溺死者不可勝數。密又令露布上府曰︰『世充以今月十一日平旦屯兵洛北，偷入月城。其月十五日，世充及王辯才等又於倉城北偷渡水南，敢逼城堞。』」河洛記曰︰十六日，「充與密戰於石窟寺東。」又曰︰「其夜，遇風寒疾雨，士卒凍死，十不存一，充脫身宵遁，直向河陽。」餘如蒲山公傳。略記曰「辛酉，王世充等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布兵，軍別造浮橋，橋先成者輒渡。旣前後不一，而李密伏發，我師敗績，爭橋赴水溺死者十五六。」雜記曰︰「十二月，越王遣太常少卿韋霽等率留守兵三萬並受世充節度；」又曰︰「王辯縱等敗，衆軍亦潰，爭橋赴水，死者太半，王辯縱等皆沒，唯世充敗免，與數百騎奔大通城，敗兵得還者，於道遭大雨，凍死者六七千人。世充停留大通十餘日，懼罪不還。十四年，正月，越王遣世充兄世惲往大通慰諭，赦世充喪師之罪。」按李道玄勸進於李密表云︰「于時律始太蔟，未宜霢霂，『鄒︰霢霂，音脈沐。爾雅釋天︰小雨謂之霢霂。』而澍雨忽降，凍殕將盡。」今參取衆書，日從蒲山公傳，雨從河洛記。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侗，他紅翻。使，疏吏翻。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含嘉城，含嘉城，蓋在都城之北。按舊書王世充傳，含嘉，倉城也。不敢復出。復，扶又翻。

密乘勝進據金墉城，脩其門堞、廬舍而居之，堞，達協翻。鉦鼓之聲，聞於東都；聞，音問。未幾，擁兵三十萬，陳於北邙，陳，讀曰陣。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考異曰︰隋書列傳不言戰日。蒲山公傳此戰在四月九日。略記亦云︰「四月，乙未，李密率衆北據邙山，南接上春門。段達、韋津等出兵拒之，兵未交而達懼，先還入城，軍遂潰亂。」乙未，二十一日也。今據河洛記，「正月十九日，世充又與密戰於上春門，韋津沒焉。」又，二月，房彥藻與竇建德書亦云 「幕府以去月十九日親董貔虎，西取洛邑。」其蒲山公傳四月已後月日，與事多差互不合。今日從河洛記，事從略記及隋段達傳。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郞柳續等隋制︰職方郞，屬兵部尚書。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降，戶江翻。使，疏吏翻。考異曰︰河洛記云︰「盧祖尚亦通表於密。」按祖尚本起兵為隋，事恐不爾。今不取。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上，時掌翻。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3**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秦公世民為右元帥，帥，所類翻。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4**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象者，象笏也；西魏以來，五品已上通用象牙。賈，音古。朝，直遙翻。勝，音升。

**5**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煬帝改鄧州為南陽郡。璹，殊玉翻。將，卽亮翻。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荊、襄。隋十二衞府各有長史、司馬。煬帝改安州為安陸郡；荊州，南郡；襄州，襄陽郡。

**6**李密遣房彥藻、鄭頲等頲，他鼎翻。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為上柱國、宋州總管，煬帝改宋州為梁郡。守，式又翻。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事見一百八十三卷大業十二年。射鉤斬袂，不敢庶幾。」管仲射齊桓公中帶鉤，桓公用之以相。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斬其袪，文公不怨。今以袪為袂。射，而亦翻。幾，居希翻。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使，疏吏翻。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衞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帥，所類翻；下同。德仁有衆數萬，據林慮山，衞州，隋為汲郡。林慮山，在魏郡林慮縣。慮，音廬。四出抄掠，為數州之患。抄，楚交翻。

**7**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為鎭北將軍、考異曰︰創業注，改太原留守為鎭北府，在去年十二月己巳。蓋因元吉進封齊公言之耳。今從實錄。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8**隋煬帝至江都，大業十二年，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張︰竹亮翻。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離，力智翻。從，才用翻。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

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好，呼到翻。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吳人率自稱曰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且共樂飲耳！」樂，音洛。因引滿沈醉。沈，持林翻。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樂，音洛。更，工衡翻。亦復何傷！」復，扶又翻。

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帝改蔣州為丹陽郡，蓋欲都建康也。考異曰︰大業記︰「帝欲南巡會稽。」今從隋書。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郞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候衞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隋制，門下省置錄事、通事、令史各六人。衡水縣屬信都郡，開皇十六年分信都北界、武邑西界、下博南界置。宋白曰︰衡水縣，本漢桃縣。「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亦恐終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乘，繩證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朝，直遙翻。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禹南巡狩，會諸侯於會稽。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治，直之翻。

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從，才用翻。驍，堅堯翻。久客思鄕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郞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將，卽亮翻；下同。帥，讀曰率。帝遣騎追斬之，騎，奇寄翻。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郞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賁，音奔。戡，音堪。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郞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煬帝制左、右監門府有直閤各六人，正五品。「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先，悉薦翻。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柰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事見上卷上年。華，戶化翻。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則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郞將趙行樞、鷹揚郞將孟秉、符璽郞牛『章︰十二行本「牛」上有「李覆」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郞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隋初，門下省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各有直長。煬帝以城門、尚食、尚藥、御府等五局隸殿內省；改符璽監為郞；城門置校尉，後又改尉為城門郞；又置司醫、醫佐等官。意者醫正卽司醫也。勳侍，三侍之一也。璽，斯氏翻。長，知兩翻。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復，扶又翻。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令，力丁翻。自是無復言者。

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少，始照翻。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喪，息浪翻。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衞將軍許公化及為主，結約旣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旣而從之。考異曰︰蒲山公傳曰︰「趙行樞、楊士覽以司馬德戡謀告化及，化及兄弟聞之大喜，因引德戡等相見。士及說德戡等曰︰『足下等因百姓之心，謀非常之事，直欲走逃，故非長策。』德戡曰︰『為之柰何？』士及曰︰『官家雖言無道，臣下尚畏服之，聞公叛亡，必急相追捕，竇賢之事，殷鑒在近。不如嚴勒士馬，攻其宮闕，因人之欲，稱廢昏凶，事必克成；然後詳立明哲，天下可安，吾徒無患矣。勳庸一集，公等坐延榮祿。縱事不成，威聲大振，足得官家膽懾，不敢輕相追討，遲疑之間，自延數日，比其議定，公等行亦已遠。如此，則去住之計，俱保萬全，不亦可乎！』德戡等大悅曰︰『明哲之望，豈惟楊家，衆心實在許公，故是人天協契。』士及佯驚曰︰『此非意所及，但與公等思救命耳。』」革命記曰︰「帝知曆數將窮，意欲南渡江水；咸言不可。帝知朝士不欲渡，乃將毒藥醞酒二十石，擬三月十六日為宴會而酖殺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乃陰告之，而事泄，為此，始謀害帝以免禍。並凶逆之旅妄搆此詞。于時上下離心，人懷異志，帝深猜忌，情不與人，醞若不虛，藥須分付，有處遣何人！倂醞二十石藥酒，必其酒有酖毒，一石堪殺千人。審欲擬殺羣寮，謀之者必有三五，衆謀自然早泄，豈得獨在南陽！只是虔通等恥有殺害之名，推過惡於人主耳！」隋書化及傳云︰「化及弒逆，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南陽公主傳責士及云︰「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舊唐書士及傳云︰「化及謀逆，以其主壻，深忌之而不告。」按士及仕唐為宰相，隋書亦唐初所脩，或者史官為士及隱惡。賈、杜二書之言亦似可信，但杜儒童自知醞藥酒為虛，則南陽陰告之事亦非其實。如賈潤甫之說，則弒君之謀皆出士及，而智及為良人矣。今且從隋書而刪去莊桃樹事及南陽之語，庶幾疑以傳疑。

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語，牛倨翻。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霾，亡皆翻。雨土也。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鍵，戶偃翻。陳楚謂戶鑰牡為鍵。至三更，更，工衡翻。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諠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此城外，謂江都宮城之外。劫候衞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左、右候衞，主晝夜巡察，故劫之。普樂，蓋虎賁郞將。賁，音奔。樂，音洛。燕王倓覺有變，倓，元德太子昭之子，代王侑之弟。倓，徒甘翻。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中，竹仲翻。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衞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宿衞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衞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衞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愼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被，皮義翻。考異曰︰蒲山公傳︰「裴虔通於成象殿前遇將軍獨孤盛，時內直宿，陳兵廊下以拒之。詬曰︰『天子在此，爾等何敢兇逆！』叱兵接戰，兵皆倒戈。虔通謂盛曰︰『公何暗於機會，恐他人以公為勳耳。』盛叱之曰︰『國家榮寵盛者，正擬今日；且宿衞天居，唯當效之以死！』注弦不動。俄為亂兵所擊，斃於階下。」略記︰「詰旦，諸門已開，而外傳叫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唯開正東一門，而驅殿內執仗者出，莫不投仗亂走。屯衞大將軍獨孤盛揮刀叱之曰︰『天子在此，爾等走欲何之！』然亂兵交萃，俄而斃於階下。」今從隋書，亦采略記。盛，楷之弟也。獨孤楷，見一百七十九卷文帝仁壽二年。千牛獨孤開遠煬帝制千牛十六人，掌執千牛刀，屬領左右府。開遠，獨孤后之兄子。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先，悉薦翻。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為帝所信，司宮，蓋卽尚宮之職。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際制無一人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閤。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閤，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校，戶敎翻。令，音鈴。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邪，音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虔通，本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將，卽亮翻。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未至，夏口以上為上江。為，于偽翻。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

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騎，奇寄翻；下同。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罪過，今世俗謙謝之辭。俛，音免。化及至城門，宮城門也。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朝，直遙翻；下同。號，戶刀翻，呼也。裴虔通帝曰︰「石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勞，力到翻。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從，才用翻。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與手，魏、齊間人率有是言，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也。宋孝建初，薛安都助順有大功。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罪，為秣陵令薛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乘馬執矟，從數十人，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問何之，安都曰︰「薛淑之鞭我從弟，指往刺殺之。」元景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元景復呼使入車，讓止之。此與手之徵也。亟，紀力翻。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己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塡於溝壑，四民喪業，喪，息浪翻。盜賊蠭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是，孰為首邪？」邪，音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赧，奴板翻。慙而面赤也。號，戶刀翻。濺，子賤翻。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令，力丁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絞也。考異曰︰蒲山公傳、河洛記皆云「于洪達縊帝。」今從隋書及略記。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甖貯毒藥自隨，難，乃旦翻。甖，於耕翻。貯，丁呂翻。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索，山客翻。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

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弒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幷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暕，古限翻。驍，堅堯翻。少，詩沼翻。長，知兩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浩，秦王俊之子。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暕失愛事始一百八十一卷大業四年。恆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暕，小字阿孩。恆，戶登翻。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使，疏吏翻。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郞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衞大將軍來護兒、祕書監袁充、右翊衞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皛、皛，戶了翻。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蕭琮，故梁主。琮，藏宗翻。

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江陽縣，帶江都郡，舊廣陵也，大業初更名。長，知兩翻。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與」上更有「蘊」字，文意乃明。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難，乃旦翻。蘊歎曰︰「謀及播郞，竟誤人事！」播郞，虞世基小字。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郞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渡，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璽，斯氏翻。背，蒲妹翻。求生何地！感尊之懷，尊，謂伋也。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章︰十二行本「請」下有「以身」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代，化及不許。號，戶刀翻。黃門侍郞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廝，音斯。今人讀如瑟。又建策為驍果娶婦；事見上卷上年。為，于偽翻。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旣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朝，直遙翻。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郞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朝，直遙翻。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旣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上，時掌翻。復，扶又翻。柩，音舊。難，乃旦翻。卒，子恤翻。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張季珣死節，見上卷上年。上洛縣，隋帶上洛郡。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隋制，領左右府有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

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令，力丁翻。監，古銜翻。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

**9**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

**10**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少，詩照翻。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11**宇文化及以左武衞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守，式又翻。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衞部伍，皆擬乘輿。乘，繩證翻。奪江都人舟檝，取彭城水路西歸。煬帝改徐州為彭城郡。檝，與楫同。以折衝郞將沈光驍勇，煬帝置折衝郞將，正四品，掌領驍果，屬領左右府。將，卽翻翻；下同。驍，堅堯翻。使將給使營於禁內。旣立御營，以御營之內為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郞將麥孟才、虎牙郞錢傑煬帝制十二衞府，每衞置護軍四人，掌副貳將軍；尋改護軍為虎賁郞將，而置虎牙將副焉。「虎牙郞」下當有「將」字。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儕，士皆翻。悗，音免。帥，讀曰率；下同。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恩舊，與之有舊恩者。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帥，讀曰率。洩，息列翻。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郞元敏，數而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降，戶江翻。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鐵杖死於度遼之役。

**12**武康沈法興，隋志，武康縣屬餘杭郡。劉昫曰︰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立永安縣，晉改為永康，又改為武康；唐分屬湖州。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為吳興太守，守，式又翻。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考異曰︰太宗實錄、舊唐帝紀︰「二月法興據丹陽起兵。」按法興起兵討化及，當在弒逆後。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按烏程縣帶吳興郡。沈法興旣為吳興守，而云舉兵至烏程者，法興傳云︰大業末，法興為吳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執祐舉兵，名討宇文化及。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衆六萬。如此，則自東陽至烏程也。比，必寐翻。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13**陳國公竇抗，唐王之妃兄也，煬帝使行長城於靈武；行，循行也，音下孟翻。聞唐王定關中，癸酉，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煬帝改靈州為靈武郡，鹽州為鹽川郡。帥，讀曰率。

**14**夏，四月，稽胡寇富平，隋志，富平縣屬京兆郡。杜佑曰︰稽胡，一名步落稽，蓋匈奴別種，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將軍王師仁擊破之。又五萬餘人寇宜春，相國府諮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宜春」，當作「宜君」。隋志，宜君縣屬京兆郡，有清水。水經註︰清水出雲陽縣之石門山，東南流逕黃嶔山西。將，卽亮翻；下同。稽胡乘高縱火，官軍小卻；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校，戶敎翻。復，扶又翻。軌自將數百騎居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旣而鼓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能止，騎，奇寄翻。射，而亦翻。遂大破之，虜男女二萬口。

**15**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多欲為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章︰十二行本「固」下有「懸軍遠來」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水經註︰三王陵在河南縣西南柏亭東北。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崔浩曰︰「定」，當為「敬」。子朝作亂，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東都城下。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新安，後周置中州及東垣縣，隋廢州，改縣名。宜陽，後魏置郡，隋開皇初廢為縣，與新安皆屬河南郡。今並置郡。使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章︰十二行本「師」下有「將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鎭宜陽，姓苑︰後漢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奭，避元帝諱改姓盛。余按戰國策秦有盛橋，則盛姓尚矣。呂紹宗、任瓌將兵鎭新安而還。任，音壬。瓌，古回翻。置二郡，內以蔽關輔，外以圖東都。還，從宣翻，又如字。

**16**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煬帝改豐州為五原郡。新唐書︰張長遜，京兆櫟陽人。隋志，京兆無櫟陽縣。櫟，音藥。栽，式又翻。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為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厥，九勿翻。郝，呼各翻。瑗，子眷翻。說，輸芮翻；下同。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苾，毗必翻。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咄，當沒翻。使，疏吏翻；下同。莫賀咄設許之。唐王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開皇初，立都水臺，置使者；大業改為都水監，改使者為監。且為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為，于偽翻。咄，當沒翻。朝，直遙翻；下同。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武都，漢郡，西魏置武州，煬帝復為郡。宕渠，漢縣，梁置渠州，煬帝改為宕渠郡。此二郡與五原同日來降，故連書之。宕，徒浪翻。王卽以長遜為五原太守。守，式又翻。長遜又詐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使，疏吏翻。

**17**戊戌，世子建成等還長安。考異曰︰創業注在三月。今從太宗實錄。

**18**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郞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西師，謂建成等之師。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19**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劉馮事始曰︰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在五行以上剋下之日也。又尚書緯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決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卽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總此名者以押牙為名。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為衙。呼謂旣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名正衙。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衞士十餘人守之，少，始照翻。遣令史取其畫敕，隋門下省，有錄事、令史各六人。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兩，力讓翻。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行樞建言以化及為主。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旣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部士卒，驍，堅堯翻。將，卽亮翻。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為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及為，于偽翻。將，卽亮翻。從，才用翻。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為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為外助，孟海公據曹州。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為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得已也。」化及縊殺之，幷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強，帥衆具牛酒迎之。帥，讀曰率；下同。李密據鞏洛以拒化及，洛水至鞏入河，故曰鞏洛。化及不得西，引兵向東郡，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守，式又翻。降，戶江翻；下同。

**20**辛丑，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隋志，井陘縣屬恆山郡。將，卽亮翻；下同。陘，音刑。帥，讀曰率。考異曰︰太宗實錄曰︰「王君愕，邯鄲人。君廓寇略邯鄲，君愕往投之，因為君廓陳井陘之險，勸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歸順，拜大將軍。」與君廓事皆出太宗實錄而不同如此。今據高祖實錄。稱李密將王君廓降，從君廓傳。君廓本羣盜，有衆數千人，與賊帥韋寶、鄧豹合軍虞鄕，劉昫曰︰虞鄕縣，漢解縣地，後魏分置虞鄕縣，隋志屬河東郡。帥，所類翻。唐王與李密俱遣使招之。使，疏吏翻。寶、豹欲從唐王，君廓偽與之同，乘其無備，襲擊，破之，奪其輜重，重，直用翻。奔李密；密不禮之，復來降，復，扶又翻。拜上柱國，假河內太守。

**21**蕭銑卽皇帝，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諡其從父琮為孝靖皇帝，諡，神至翻。從，才用翻。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璿王為文憲王，璿，音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為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煬帝改荊州為南郡，江陵帶郡。脩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郞，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鎭周、王仁壽等拒之；旣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甯長眞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煬帝改欽州為寧越郡。長眞刺史，文帝所命也。鬱林郡，梁定州也，後改為南定州；平陳，改為尹州；大業初，改為鬱州，尋改為郡；又改桂州為始安郡。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新唐書馮盎傳曰︰隋仁壽初，盎平潮、成叛獠，拜漢陽太守；隋亡，奔還嶺表，據有諸郡。蒼梧郡，梁置成州，開皇初改為封州，煬帝改為郡，改高州為高涼郡；崖州為珠崖郡。番禺，南海郡治。番，音潘。禺，音愚。銑、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煬帝改交州為交趾郡。和不從。銑遣甯長眞帥嶺南之兵自海道攻和，帥，讀曰率；下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煬帝改郡諸司參軍為書佐。說和曰︰「長眞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說，輸芮翻；下同。勝，音升。柰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為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將，卽亮翻。長眞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旣而有驍果自江都至，驍，堅堯翻。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勱之子也。高勱，北齊清河王岳之子。勱，音邁。

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李遷哲見一百七十七卷太建二年。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臨，力鴆翻。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按李襲志之先，隴西狄道人，後為金州安康人。此必出其家傳，以門地自高耳。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尉佗事見漢高帝紀。佗，徒何翻。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衆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為銑所虜，銑以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煬帝改江州為九江郡。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此漢川謂漢水以南之地，非漢中之漢川郡。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勝，音升。

**22**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23**五月，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於冠軍，破之。冠軍縣，屬南陽郡。使，疏吏翻。冠，古玩翻。

**24**王德仁旣殺房彥藻，事見上二月。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為鄴郡太守。煬帝改洺州為武安郡，相州為魏郡；此又改魏郡為鄴郡也。守，式又翻。

**25**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隋開皇元年受禪，歲在辛丑，三主，三十八年而亡。考異曰︰創業注此詔在四月，今從實錄。甲子，唐王卽皇帝位于太極殿，卽隋大興殿也；唐旣受禪，改為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改元武德。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大業三年，改州為郡。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

**26**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越王侗，亦元德太子昭子。大赦，改元皇泰。是時於朝堂宣旨，以時鍾金革，朝，直遙翻。說文曰︰鍾，當也。公私皆卽日大祥。大祥而禫。『鄒︰大祥，禮間傳（有節略）︰父母之喪，又期而大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釋名釋喪制︰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縗服，服朝服，縞冠如大，善之飾也。』追諡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隋制，門下省納言二人。元文都為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國公；又以盧楚為內史令，隋初，內史省置監、令各一人，尋廢監，置令二人。郭文懿為內史侍郞，趙長文為黃門侍郞，共掌朝政。長，知兩翻。朝，直遙翻。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27**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突厥官子弟曰特勒。咄，當沒翻。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杜佑曰︰武德初，因隋舊制，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康國。前一百八十卷隋大業四年引杜佑註，九部樂與此不同。又考宋祁新唐志︰唐有十部樂，有十四國技，以八國入十部；而不明指八國為何國，此亦異同而難考者也。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契，欺訖翻，又音喫。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遺，于季翻。勝，音升。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使，疏吏翻。橫，戶孟翻。帝優容之。

**28**壬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唐六典︰國子生，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上曾孫。太學生，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四門生，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鄭玄註，周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遼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郡縣學亦各置生員。

**29**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黃臺公瑗為刑部侍郞，黃臺縣公。東魏置黃臺縣於潁川，大業初廢。瑗，于眷翻。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為納言，司錄竇威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尚書、參掌選事，長，知兩翻。選，宣絹翻。掾殷開山為吏部侍郞，掾，于絹翻。屬趙慈景為兵部侍郞，韋義節為禮部侍郞，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為黃門侍郞，煬帝改定州為博陵郡。唐儉為內史侍郞，錄事參軍裴晞為尚書左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為戶部尚書，按六典，貞觀二十三年避太宗諱，始改民部尚書為戶部尚書；史家以後來官名書之也。瑀，音禹。璡，則鄰翻。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屈，居勿翻。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從，才用翻。

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勝，音升。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尚書」當作「尚食」，六典︰尚食奉御二人，屬殿中省。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寂仕隋為晉陽宮監；親之，以舊官稱之。朝，直遙翻。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無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隋、唐之制，凡王言下內史省，皆宣署申覆而施行之。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瑀在隋朝為內史侍郞，故云然。易，以豉翻。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復，扶又翻。

**30**初，帝遣馬元規慰撫山南，南陽郡丞河東呂子臧獨據郡不從；是年二月遣馬元規。元規遣使數輩諭之，使，疏吏翻。皆為子臧所殺。及煬帝遇弒，子臧發喪成禮，然後請降；拜鄧州刺史，南陽郡復為鄧州。降，戶江翻；下同。封南郡公。

**31**廢大業律令，頒新格。

**32**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事見九十卷晉元帝太興元年。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事見後漢書嚴光傳。今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為嫌！」

**33**戊寅，隋安陽令呂珉以相州來降，隋安陽縣帶相州。相，息亮翻。以為相州刺史。

**34**己卯，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妃竇氏曰穆皇后。瀛州府君熙，司空天賜，景王虎，元王昞。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神州地祇，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之祇也。祇，翹移翻。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古者帝王之興，必感五精之氣以生。隋以火德王，祀赤熛怒為感帝。唐以土德王，祀含樞紐為感帝。庚辰，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趙公世民為秦王，齊公元吉為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為平原王，按白駒蓋先封黃瓜縣公。黃瓜縣蓋拓跋魏所置，在上邽界。水經註︰黃瓜水發源黃瓜谷西，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北歸于籍水。藉水旣與黃瓜水合，又東逕上邽城南。『鄒︰黃瓜縣，今甘肅天水市。』蜀公孝基為永安王，柱國道玄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公神通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上柱國博义為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為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义、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從，才用翻。

**35**癸未，薛舉寇涇州，復以安定郡為涇州。後魏置涇州，治高平，因涇水為名。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帥，所類翻。將，卽亮翻。

**36**遣太僕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以永安王孝基為陝州總管。義寧初，以河南陝縣為弘農郡，今為陝州。陝，失冉翻。時天下未定，凡邊要之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37**乙酉，奉隋帝為酅國公。酅，戶圭翻。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量，音良。

**38**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蓋，古盍翻，姓也。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說，輸芮翻。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鬬，吾徐承其弊。化及旣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易，以豉翻。間，古莧翻。幷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卽以琮為通直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齎敕書賜密。

**39**丙申，隋信都郡丞東萊麴稜來降，拜冀州刺史。隋信都郡，入唐為冀州。東萊郡為萊州。宋白曰︰萊州，古萊夷地，春秋萊子之國。齊滅萊，以在國之東，故曰東萊。降，戶江翻。

**40**萬『章︰十二行本「萬」上有「丁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周明帝二年，分長安為萬年縣，與長安並居京城，隋改為大興縣。唐受禪，復為萬年，與長安並為赤縣。萬年縣治宣揚坊，領朱雀街東五十四坊。長安縣治長壽坊，領街西五十四坊。隋煬帝改縣尉為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唐復為縣尉，而六司各置佐史。孫伏伽，萬年法曹，蓋隋官也。武城縣，漢之東武城也，唐志屬貝州。伽，求加翻。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惡，烏路翻。易，以豉翻；下同。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竊見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鷂，弋召翻。少，詩詔翻。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百戲散樂，齊、周、隋所以亡國。散，悉亶翻。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襦，人朱翻。以充妓衣，妓，渠綺翻。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漸，子廉翻。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行，下孟翻。好，呼到翻。近，其靳翻。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間，古莧翻。願陛下愼之。」上省表大悅，省，悉景翻。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41**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黃門侍郞陳叔達判納言。兼、判皆非正官。

**42**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滑臺，滑州治所。重，直用翻。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趣，七喻翻，又逡須翻。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將，卽亮翻。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汲郡之衞縣，古朝歌也。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清淇縣，大業初廢入衞縣。李密蓋壁於故縣也。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掎，居豈翻。密與化及隔水而語，隔淇水也。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隋書宇文述傳︰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從其主為宇文氏。數，所具翻。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朝，直遙翻。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諸葛瞻，亮之子。蜀之亡也，瞻死之。乃為霍禹之惡逆，霍禹，光之子，漢宣親政，禹謀為大逆，遂以滅族。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嗣，祥吏翻。瞋，昌眞翻。邪，音耶。密謂從者曰︰從，才用翻。「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為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脩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塹，七豔翻。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蓋，古盍翻。上，時掌翻。降，戶江翻。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章︰十二行本「獲」下有「凶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雄武郞將于洪建，煬帝募驍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郞將以領之。將，卽亮翻。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戮斛斯政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十年。帥，所類翻；下同。見，賢遍翻；下同。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為司農卿，師譽為尚書右丞，使具導從，列鐃吹，從，才用翻。鐃，女交翻，似鈴無舌。吹，昌瑞翻。還館，玉帛酒饌，中使相望。饌，雛戀翻，又士免翻。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朝，直遙翻。以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

元文都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於上東門置酒作樂，六典︰東都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自段達已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郞崔長文曰︰六典︰起居郞，因起居注以為名。起居注者，記錄人君動止之事。漢獻帝及西晉已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自隋置為職員，列為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為卷，送付史官。按隋志，煬帝減內史舍人員，加置起居舍人員，然未有侍郞。起居侍郞始見於此。長，知兩翻。「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邪，音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為親善。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臚，陵如翻。使至以後，使，疏吏翻。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日月五星謂之七政。佇，待也。九伐之利，委公指揮。」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權等旣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旣無西慮，密軍在鞏洛，東都城在西。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隋志︰汲郡衞縣有同山。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衞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中，竹仲翻。復，扶又翻。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使，疏吏翻。拷，音考。掠，音亮。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隋內史省有通事舍人十六人。降，戶江翻。以『章︰十二行本「以」上有「密」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軌為滑州總管，改東郡為滑州。滑州治白馬，春秋衞之漕邑。宋、魏兵爭，以滑臺為重鎭。隋開皇三年置滑州，取滑臺為名也。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敬宗，善心之子也。善心死於江都之難。房公蘇威在東郡，隨衆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䂎，將，卽亮翻。帥，讀曰率。䂎，作管翻。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文超，子蓋之子也。樊子蓋事煬帝，有守東都之功。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隋志，魏縣屬武陽郡。時李密改武陽郡為魏州。趣，七喻翻，又逡須翻。密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43**乙巳，宣州刺史周超擊朱粲，敗之。宣州「宣」，當作宜州。敗，補邁翻；下同。

**44**丁未，梁師都寇靈州，復以靈武郡為靈州。宋白曰︰靈州，漢富平縣地，後魏孝昌二年置靈州。驃騎將軍藺興粲擊破之。義師初起，改隋鷹揚郞將曰軍頭，尋改軍頭曰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45**突厥闕可汗遣使內附。西突厥闕度設處於會寧，隋亂，自稱可汗。使，疏吏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初，闕可汗附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西戎使者，蓋隋煬帝所置。宋白曰︰西魏廢帝二年，以張掖為甘州，隋大業以為張掖郡，唐復以張掖郡為甘州。誘，音酉。乃更附瓊，與之拒軌；為軌所敗，竄於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表裏，敗，補邁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至是內附。『章︰十二行本「附」下有「上厚加撫慰」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尋為李軌所滅。

**46**薛舉進逼高墌，新志︰寧州定平縣有高墌城。墌，章恕翻。遊兵至于豳、岐，唐復以北地郡為豳州，扶風郡為岐州。詳見下卷。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瘧，魚約翻。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劉文靜以納為秦王行軍長史。長，知兩翻。司馬殷開山，殷開山以吏部侍郞為行軍司馬。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少，始紹翻。挑，徒了翻。愼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為，于偽翻。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墌西南，陳，讀曰陣。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新志︰豳州宜祿縣有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㬋、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為京觀；觀，古玩翻。『鄒︰京觀，左宣十二年︰「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註︰「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47**乙卯，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使來降，帥，所類翻。使，疏吏翻；下同。降，戶江翻。以為靈州總管。

**48**李密每戰勝，必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朝，直遙翻。段達性庸懦，懦，奴過翻，又奴亂翻。恐其事不就，遣其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含嘉門，蓋以通含嘉城而名。考異曰︰河洛記︰「初，元文都欲自為御史，盧楚已為宣詔；王世充固執以為不可，乃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是外軍一將，非留守達官。比者領軍，屢為奔徙。吾方卹外姦，且從捨過，翻更宰制人事，跋扈縱橫，此而不除，恐為國患。』文都曰︰『未可卽殺，且欲當朝上秦，御前縛之，鏁繫於獄。』楚曰︰『善。』文都懷奏入殿，臨欲施行，趙季卿私告之，世充遂奔含嘉以作亂。是時宮中亦遣使傳報世充，為皇姨故也。初，世充妻蕭氏早亡，後有胡氏者，復在江都，皇泰主乃以皇姨嫁之。至是爭權，遂起兵馬。文都等令趙方海前後追世充，世充乃託疾不受召。」按世充正為與文都爭李密事相誅耳，恐事不因此。今不取。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乾陽殿，隋東都宮正殿。陳兵自衞，命諸將閉門拒守。將，卽亮翻。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跋野，虜複姓。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費，父沸翻。闍，視遮翻，又音都。文都自將宿衞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玄武門，宮城北門。長秋監段瑜煬帝大業三年，改內侍省為長秋監。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復欲引兵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按舊書王世充傳，太陽門宮城東門。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六典︰皇城在都城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盧楚匿於太官署，太官署，在光祿寺。百僚廨署皆在皇城之內。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敎門，見世充，皇宮南面三門，左曰興敎。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觀，門闕也，音古玩翻。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橫，戶孟翻。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敎門，亂斬如盧楚，幷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衞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見，賢遍翻；下同。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強力，敢及我邪！」邪，音耶。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苞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復，扶又翻。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皇泰主之母劉良娣。世充被髮為誓，稱不敢有貳心。被，皮義翻。乃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比，必寐翻。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二人蓋盧、元之黨。長，知兩翻。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為內史令，惲，於粉翻。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49**李密將入朝，朝，直遙翻。至溫，隋志，溫縣屬河內郡。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太半雜以錫鐶，隋開皇初，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旣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乃詔禁出錫鑞之處不得私採，立榜置樣錢，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大業之季，王綱弛紊，私鑄益多，錢轉薄惡，初焉每千猶重二斤，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鍱，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錫鐶固宜多矣。鐶，戶關翻。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

**50**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旣荷厚禮，荷，下可翻。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朝，直遙翻；下同。冀竭庸虛，匡濟國難，難，乃旦翻。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李密，寬之子；寬為周將，以驍勇著名。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復，扶又翻。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慰褊隘，旣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朝，直遙翻。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徐孝嗣，相蕭齊。

51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

52戊辰，遣黃臺公瑗安撫山南。瑗，于眷翻。

53己巳，以隋右武衞將軍皇甫無逸為刑部尚書。

54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琮，祖宗翻。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帥，讀曰率。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下同。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饌，雛戀翻，又雛晼翻。為，于偽翻。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柰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復以河間郡為瀛州。宋白曰︰瀛州，漢為河間國，後漢為樂成國；後魏於樂成縣立瀛州，取瀛海為名。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盜亦有道，豈欺我哉！

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景城縣，隋志屬河間郡，舊曰成平，開皇十八年改名。張玄素為縣戶曹也。先，悉薦翻。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號，戶刀翻。曰︰「戶曹清愼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郞，玄素乃起。史言隋之故官，漸就仕於他姓。治，直之翻。復，扶又翻。饒陽令宋正本，隋志，饒陽縣屬河間郡。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說，輸芮翻。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都樂壽，隋志，樂壽縣屬河間郡，舊曰樂城，開皇十八年，改為廣城，仁壽初改今名。劉昫曰︰後魏移縣東北，近古樂縣壽亭，因改為樂壽焉。按瀛州河間郡，時治樂壽。宋白曰︰太和十一年，河間郡自樂城移理於今樂壽縣西一里樂壽亭城。隋開皇廢郡，置瀛州，大業廢州為河間郡。樂，音洛。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 唐紀二起著雍攝提格（戊寅）八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 武德元年（戊寅、六一八）

**1**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西魏置寧州於定安，置豳州於新平。隋志幷定安、新平二縣皆屬北地郡。大業初，廢新平之豳州，改定安之寧州為豳州。唐初析北地之新平、三水置豳州，而以北地郡為寧州，治定安。刺史胡演擊卻之。郝瑗言於舉曰︰郝，呼各翻。瑗，于眷翻。「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卒，子恤翻。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墌城，新志︰涇州保定縣有折墌故城。「折」，杜佑作「析」，音思歷翻。墌，章恕翻。諡舉曰武帝。

**2**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薛舉父子時據秦、隴。遣使潛詣涼州，復武威郡為涼州。宋白曰︰涼州之地，本月氏居之，後為匈奴右地。漢武帝置涼州，兼統河、隴之地，而河西之地列置武威、酒泉、敦煌、張掖四郡。東都之季，河西諸郡以去州隔遠，自求立州，為立雍州，晉惠帝末，張軌為涼州刺史，治姑臧，為會府。後分置諸州，而武威始專涼州之名。使，疏吏翻；下同。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從，才用翻。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總管，封涼王。臚，陵如翻。少，始照翻。

**3**初，朝廷以安陽令呂珉為相州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為巖州刺史。是年五月，王德仁來降；先受朝命，德仁未能有相州也。六月，呂珉以相州來降，故正授之。新志以林慮縣置巖州，正德仁所據地。朝廷，直遙翻。相，息亮翻。德仁由是怨憤，甲申，誘山東大使宇文明達入林慮山而殺之，誘，音酉。慮，音廬。叛歸王世充。

**4**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帥，所類翻。擊薛仁果。

**5**丁酉，臨洮等四郡來降。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洮陽郡，尋置洮州；大業初，改州為臨洮郡。洮，土刀翻。

**6**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輦輅鼓吹，粗備天子儀衞，守，式又翻。柩，音舊。吹，昌瑞翻。粗，坐五翻。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今揚州城西北有雷塘，塘西有吳公臺，相傳以為陳吳明徹攻廣陵所築弩臺，以射城中。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瘞，於計翻。塋，音營。

**7**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是年四月，化及發江都。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義寧元年春，伏威據歷陽。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

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上，時掌翻。承制置百官，以陳杲仁為司徒，新書作「陳果仁」。孫士漢為司空，蔣元超為左僕射，殷芊為左丞，徐令言為右丞，劉子翼為選部侍郞，李百藥為府掾。百藥，德林之子也。李德林歷事齊、周、隋。選，宣絹翻。掾，于絹翻。

**8**九月，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州刺史。復以襄國郡為邢州。宋白曰︰邢州，禹貢衡漳之地，春秋邢侯之國；邢遷于夷儀，卽其地。秦兼天下，於此置信都郡，項羽改曰襄國，蓋以趙襄子諡名之也。石氏置襄國郡。隋置邢州，取古邢國為名。守，式又翻。降，戶江翻。君賓，伯山之子也。伯山，陳文帝之子。

**9**虞州刺史韋義節義寧元年，以安邑、虞鄕、夏三縣置安邑郡，武德元年曰虞州。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數，所角翻。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10**初，李密旣殺翟讓，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十一月。翟，萇伯翻。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鎭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此敍密致敗之由，非一時之事。

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當，主當也。當，丁浪翻。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離，力智翻。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郭，郛郭也。米厚數寸，厚，戶豆翻。為車馬所躪踐；躪，良刃翻。踐，慈演翻。羣盜來就食者幷家屬近百萬口，近，其靳翻。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襁，居兩翻。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吝，惜也。屑越，猶言狼籍而棄之也。荀子曰︰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幷聚之於倉廩。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卽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

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旦夕可平；王世充旣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衣，數，所角翻。將，卽亮翻。治，直之翻。少，詩沼翻。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眞等各求私利，邴，卽古丙姓。長，知兩翻。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先，悉薦翻。旣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密破宇文化及還，還，從宣翻。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衞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周公作洛，世充假之以作士氣。令，力丁翻；下同。為，于偽翻。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卽兵皆疫死。不，讀曰否。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妖，於驕翻。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其盛。以張永通宣周公之意，故旗幡書永通字以表神助。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通濟渠，大業元年所開。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阻邙山以待之。

密召諸將會議，將，卽亮翻。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傍，步浪翻。世充還，還，從宣翻。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鬬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少，詩沼翻。喪，息浪翻。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諠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將，卽亮翻。仁基苦爭不能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長，知兩翻。頲，他鼎翻。驍，堅堯翻。將，卽亮翻；下同。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

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單，慈淺翻。世充遣數百騎渡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騎，奇寄翻；下同。中，竹仲翻。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披，普彼翻。乃抱行儼重騎而還；重，直龍翻。二人共騎一馬曰重騎。還，從宣翻，又如字。為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刺，七亦翻。槊，色角翻。捩，練結翻，拗捩也。折，而設翻。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驍，堅堯翻。樂，音洛。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北山，卽北邙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為，于偽翻。各宜勉之！」遲明，遲，直二翻。引兵薄密。『鄒︰孔穎達疏︰薄者，逼近之意。』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剽，匹妙翻。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索，山客翻。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陳，讀曰陣。譟曰︰「已獲李密矣！」考異曰︰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李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也。遂於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今從壺關錄。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壓，於甲翻。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下同。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

世充夜圍偃師；鄭頲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玄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頲、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眞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令，力丁翻。

初，邴元眞為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翟，萇伯翻。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眞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此義寧元年春二月事。長，知兩翻。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眞守洛口倉。元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眞，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眞已遺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比，必寐翻。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度，徒洛翻。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眞遂以城降。降，戶江翻。

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帥，讀曰率；下同。冠，古玩翻。軍中號曰「飛將」。將，卽亮翻。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彥藻，房彥藻也。是年二月彥藻死，此亦敍日前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史敍邴元眞、單雄信事，皆言李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十一月。幾，居希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將，卽亮翻。行，戶剛翻。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旣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刎，扶粉翻。伯當抱密號絕，號，戶刀翻。衆皆悲泣，密復曰︰復，扶又翻。「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謂自唐公起與之連和也。掾，于絹翻。好，呼到翻。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斷，丁管翻。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漢王與項羽相距，蕭何悉遣子弟詣軍，天下旣定，論功行封。上曰︰「何舉宗數十人隨我。」復，扶又翻；下同。伯當恨不兄弟俱從，從，才用翻。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張︰「二」作「三」。』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將，卽亮翻。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使，疏吏翻。皇泰主以粲為楚王。

**11**甲寅，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鎭涇州，宋白曰︰魏黃初中，分隴右為秦州，因秦初封也，與州同理冀城，冀城改為隴城縣。時復以隴西郡為秦州，安定郡為涇州。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煑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數，所角翻。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士」，當作「兵」。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墌人偽以城降。墌，章恕翻。考異曰︰實錄云︰「乙卯，宇文欣攻高墌城，下之。」今從劉感傳。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帥，讀曰率；下同。己未，至城下，扣『章︰十二行本「扣」下有「門」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云「城」字屬下句。』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為殿。帥，讀曰率。殿，丁練翻。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語，牛倨翻。「援軍已敗，不如早降。」降，戶江翻。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呼，火故翻。「逆賊飢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射，而亦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劉豐生，高齊將，死於潁川。

**12**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隋志︰扶風汧源縣，西魏之東秦州也，後改為隴州；大業三年，廢州，倂入扶風郡。義寧二年，析扶風郡之汧源、汧陽、南由，安定郡之華亭，置隴東郡。唐受禪，改為隴州。陝，失冉翻。擊薛仁果於宜祿川，宜祿川，在豳、涇二州間，貞觀二年，析豳之新平及涇之保定、靈臺，置宜祿縣。斬首千餘級。

**13**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從，才用翻。琛，丑林翻。太常卿鄭元璹璹，殊玉翻。以女妓遺始『章︰十二行本「始」上有「突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畢可汗。妓，渠綺翻。遺，于季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上受禪之後，骨咄祿嘗來使。復，扶又翻。咄，當沒翻。

**14**癸亥，白馬道士傅仁均白馬縣帶滑州。造戊寅曆成，唐受禪建國，歲在戊寅，故以名曆。奏上，行之。上，時掌翻。

**15**薛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仵，姓也。姓苑︰望出襄陽。急就章有仵終古。將，卽亮翻。仵，音疑古翻。降，戶江翻；下同。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伺，相吏翻。考異曰︰新、舊唐書皆云︰「薛舉遣仵士政偽降達，士政劫達以見舉。」據實錄，薛舉前已死，此月達再擊仁果及士政劫達，皆有日月。今從實錄。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帥，所類翻。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得免。

**16**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諡，神至翻。

**17**宇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酣，戶甘翻。尤，責過也。「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智及創謀弒逆，故尤之。強，其兩翻。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鬬鬩，降，戶江翻。數，所角翻。鬩，許激翻，恨也，戾也。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恆。恆，常也。長，知兩翻。復，扶又翻。恆，戶登翻。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卽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宇文化及襲封許公，因以為國號。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18**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19**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史言突厥驕倨，唐祖欲以結其心，適以滋其慢。厥，九勿翻。咄，當沒翻。坐，徂臥翻。

**20**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使，疏吏翻；下同。勞，力到翻。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李密自謂過之。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處，昌呂翻。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旣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旣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朝，直遙翻。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為李密復叛去張本。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妻，七細翻。

**21**庚辰，詔右翊衞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門侍郞崔民幹為副。崔民幹，山東望族，故使副神通以招撫諸郡縣。使，疏吏翻。

**22**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倂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復，扶又翻；下同。其徒稍集，力強食盡，致死於我，為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旣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冠，古玩翻。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膺，胸也。謂元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圍南陽，南陽卽鄧州。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降，戶江翻。帥，讀曰率。俄而城陷，元規亦死。是年二月遣馬元規，今死。

**23**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將，卽亮翻。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內外諸軍事」之上當有「總督」二字。『章︰十二行本正有「總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史言王世充篡形已成。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驍，堅堯翻。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見上七月。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24**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隋志︰河內郡修武縣，開皇十六年析置武陟郡。劉昫曰︰武陟，漢懷縣地，故城在今縣西。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舊唐書高季輔傳云，「與李厚德來降。」按以武陟來降者乃育德，非厚德也。拜陟州刺史。新、舊志皆云，武德二年李厚德以脩武縣東北濁鹿城歸順，因置陟州。通鑑二年書厚德逐王世充殷州刺史，以獲嘉來降，以厚德刺殷州。二志皆云四年置殷州。差殊如此，當考。育德，諤之孫也。李諤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三年。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或以城邑，或帥衆，相繼來降。將，卽亮翻。帥，讀曰率。

初，北海賊帥綦公順大業初，以青州為北海郡。綦，姓也。帥，所類翻。綦，音其。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劉蘭成蓋嘗應明經科，因稱之。新唐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則明經科起於隋也。帥，讀曰率。驍，堅堯翻；下同。城中見兵繼之，見，賢遍翻。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將，卽亮翻。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煬帝改郡諸曹參軍為書佐。間，古莧翻。「蘭成得衆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奪其兵以授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欲奉以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抄，楚交翻；下同。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為百餘積；芟，所銜翻。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卽抄取人畜亟去，抄，楚交翻。亟，紀力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十『章︰十二行本「十」作「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餘頭及樵牧者而去。畜，許又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度，徒洛翻。還，音旋，又如字。城中雖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旣而城中知蘭成前者衆少，悔不窮追。少，詩沼翻；下同。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將，卽亮翻；下自將、主將同。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降，戶江翻。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

時海陵賊帥臧君相隋志︰海陵縣屬江都郡。帥，所類翻。相，息亮翻。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之；帥，讀曰率。公順衆少，聞之大懼。蘭成為公順畫策曰︰為，于偽翻。「君相今去此尚遠，必不為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驍，堅堯翻。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擔，丁濫翻。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擔，亦負也，都甘翻。燒器，鍋釜之屬。詐為抄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號，戶告翻，軍號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而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更號，持更之號。更，工衡翻。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考異曰︰舊書作「劉蘭」，云︰「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鄕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黨歸之。」革命記序其事頗詳。今從之。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還，從宣翻。由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衆附之，密敗，亦來降。降，戶江翻。

**25**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按新書李襲譽傳︰仕隋為冠軍府司兵。考之隋志，冠軍、輔國將軍，從六品耳。其府司兵，當在流外小官也。冠，古玩翻。說西京留守陰世師，守，式又翻。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貧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說，輸芮翻。乃求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克長安，自漢中召還，為太府少卿；隋避諱，『鄒︰隋文帝先考諱「忠」。』以漢中為漢川郡，唐復曰漢中，仍改郡曰梁州。梁、洋等州皆在長安南山之南。少，始照翻。乙未，附襲譽籍於宗正。李襲譽之先，亦出於隴西，故附之屬籍以親之。宗正寺，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襲譽，襲志之弟也。李襲志時事蕭銑。

**26**丙申，朱粲寇淅州，舊志︰鄧州內鄕縣，漢淅縣地，後周改為中鄕，隋改為內鄕，武德二年置淅州。又按隋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治南鄕縣。朱粲所寇，蓋南鄕之淅州。淅，音析。遣太常卿鄭元璹帥步騎一萬擊之。璹，殊玉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27**是月，納言竇抗罷為左武候大將軍。

**28**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卽皇帝位，改元安樂。樂，音洛。考異曰︰按軌傳云，軌稱涼王，卽改元安樂。今據實錄。

**29**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李密旣敗，王軌來降。降，戶江翻；下同。

**30**薛仁果之為太子也，去年秋七月，薛舉稱帝，仁果為太子。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果使宗羅㬋將兵拒之；『鄒︰宗羅㬋，前卷時作「宗羅睺」。㬋，字彙補︰何樓切，音侯。睺字之譌。月之交首尾曰羅㬋。』羅㬋數挑戰，將，卽亮翻。郝，呼各翻。瑗，于眷翻。墌，章恕翻。數，所角翻。挑，徒了翻。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謂是年七月淺水原之敗也。沮，在呂翻。喪，息浪翻。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郞等帥所部來降。將，卽亮翻；下同。帥，讀曰率；下同。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誘，音酉。羅㬋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㬋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度，徒洛翻。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遲，直利翻。使右武候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陳，讀曰陣；下同。羅㬋倂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幾，居依翻。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㬋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陳，讀曰陣。呼，火故翻。羅㬋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騎，奇寄翻。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㬋，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㬋，音侯。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杜預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舅勿復言！」世民竇氏之出，呼軌為舅。復，扶又翻。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驍，堅堯翻。將，卽亮翻。渾，戶昆翻。姓苑記其所出者多，左傳鄭有大夫渾罕，衞有渾良夫，唐渾瑊祖渾邪王。吐谷渾後為渾，其音戶本翻；以為出於渾沌氏者，謬也。註又見後。降，戶江翻。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

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造，七到翻。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卒，子恤翻。世民曰︰「羅㬋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悍，戶罕翻，又侯旰翻。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易，以豉翻。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折」，當作「析」。音思歷翻。墌，章恕翻。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㬋、翟長孫等將之，翟，萇伯翻。長，知兩翻。與之射獵，無所疑間。間，古莧翻。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自隋時親王府有文學。

上遣使謂世民曰︰使，疏吏翻。「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無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此豈獨相表服之哉？威靈氣燄足以服之也。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謩為秦州刺史，曹魏末，置員外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謩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首，手又翻。士民安之。

**31**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章︰十二行本「安」下有「久不為朝廷所知」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丞，漢獻帝建安中，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及二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傳，株戀翻。遺，于季翻。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隋志︰陽翟縣屬襄城郡。降，戶江翻。長，知兩翻。「此民衆土志，皆魏公有也；李密建國，稱魏公。吾若上表獻之，上，時掌翻。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神通時安撫山東。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使，疏吏翻。背，蒲妹翻。眞純臣也！」賜姓李。時授世勣黎州總管，封英國公。通鑑書於明年閏二月。以孝恪為宋州刺史，復以梁郡為宋州，此時唐未能有宋州也。使與世勣經略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委之選補官吏也。

**32**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反。漢志作「蒲反」，後始作「蒲坂」。行軍總管趙慈尚景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梟，堅堯翻。降，戶江翻。

**33**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賜常達帛三百段。賞其不屈也。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縵四匹。贈劉感平原郡公，諡忠壯。以其死節也。撲殺仵士政於殿庭。撲，弼角翻，擊也。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等豈有種乎！因薛仁果君臣以相戒。勞，力到翻。種，章勇翻。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為前鑑也！」己巳，以劉文靜為戶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復殷開山爵位。先是劉文靜、殷開山皆以淺水原之敗除名。

**34**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事見上。鬱鬱不樂。樂，音洛。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六典︰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事，總太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之官，屬朝會燕饗，則節其等差，量其豐約以供焉。故當進食。朝，直遙翻。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衞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怏，於兩翻。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密封徐世勣為東海公。襄陽公在羅口，襄陽公，未知為誰。按密將張善相時為伊州刺史，據襄城，自襄城北出則羅口。蓋李密封善相為襄城公，伯當指言之也。「襄陽公」，疑當作「襄城公」。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顏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俯而拾之，言易而必得也。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將，卽亮翻。好，呼到翻。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蒿，蓬蕭之屬，叢生於地，人皆賤其無用。剡蒿為箭，射之蒿中，言其無用而不足惜也。北齊源文宗曰︰「國家視淮南同於蒿箭，」蓋蒿箭之言尚矣。射，而亦翻。今使二賊交鬬，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巵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上呼李密為弟。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間，古莧翻。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考異曰︰高祖實錄︰「未幾，聞其下兵皆不附王世充，令密收集餘衆以圖洛陽。密言於高祖曰︰『臣入朝日淺，不願違離。又在朝公卿，未甚委信，願得陛下腹心左右與臣同去。』高祖曰︰『朕推赤心於人，終無疑阻，但有益國利人，卽當專決。』」今從蒲山公傳。

**35**有大鳥五集于樂壽，樂，音洛。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為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隋志︰宗城縣屬清河郡，舊曰廣宗，仁壽元年改焉，避煬帝諱也。景城縣屬河間郡，舊曰成平，開皇十八年改。隋改越州為會稽郡。禹平水土，錫玄圭，告厥成功，蓋堯錫之也。宋正本等引為天瑞以諂建德，過矣。隋，縣置令、丞。會，古外翻。請改國號曰夏。」竇建德初稱長樂王。夏，戶雅翻。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內史侍郞。

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考異曰︰革命記云︰「須拔衆散奔突厥，突厥以為南面可汗。」今從唐書。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隋志，深澤縣屬博陵郡。劉昫曰︰治滹沱河北。宋白曰︰以界內水澤深廣名縣。時復信都郡為冀州，博陵郡為定州。將，卽亮翻。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偽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幷其衆。降，戶江翻。

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麴稜時附於唐。稜壻崔履行，暹之孫也，崔暹事齊高氏父子，以不畏強禦稱。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鬬，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怖，普布翻。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衣，於旣翻。衰，倉回翻。絰，徒結翻。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自古以來，信妖人之言以喪師亡城者多矣，然後世之人猶有信而不悟者，若高駢、李守貞之徒是也。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為內史令。

**36**十二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為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使，疏吏翻。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復以河東郡為蒲州。河北，謂大河以北，黎、相之地。諸府，諸總管府。

**37**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厥，九勿翻。娑，蘇何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降，戶江翻。自宇文化及所來降。隋煬帝以曷娑那自從，煬帝弒，從化及。

**38**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將，卽亮翻。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義寧元年九月，屈突通留堯君素守河東，呂紹宗攻之不克；以韋義節代之，又不克；武德元年九月，以獨孤懷恩代之，仍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為，于偽翻。君素不從。考異曰︰高祖實錄︰「令宇文士及為陳利害。」按宇文化及為竇建德所擒，士及乃自歸於唐。實錄誤也。今從隋書。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射，而亦翻。考異曰︰實錄云︰「妻號慟而去。」今從隋書。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隋書堯君素傳︰煬帝為晉王，君素以左右從。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屬，之欲翻。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斷，丁管翻。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橫，戶孟翻。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傳首長安。降，戶江翻；下同。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他所，解，漢古縣也，後魏曰安定，西魏改曰南解，又改曰綏化，又曰虞鄕；武德元年，更名解縣，別置虞鄕縣，並屬蒲州。朝，直遙翻。散，悉亶翻。解，戶買翻。將，卽亮翻。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乘城守，復，扶又翻，又音如子。獨孤懷恩引兵圍之。

**39**丁酉，『章︰十二行本「酉」作「丑」；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隋襄平太守鄧暠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暠為營州總管。隋置襄平、柳城郡，皆在遼西郡柳城縣界。北平郡，卽平州盧龍之地。時復以遼西郡為營州。守，式又翻。暠，工老翻。

**40**辛巳，太常卿鄭元璹擊朱粲於商州，破之。復以上洛郡為商州。璹，殊玉翻。

**41**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者，為煬帝發喪，臨三日。使，疏吏翻。為，于偽翻。臨，力鴆翻。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劇賊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眞吾主也，吾將從之，敢沮議者斬！」沮，在呂翻。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上谷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為幽州總管。隋大業初，置漁陽郡於無終。唐復以涿郡為幽州。考異曰︰創業注︰「藝以武德元年二月降。」舊云三年，新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實錄。薛萬均，世雄之子也，薛世雄死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為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為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為車騎將軍、武安縣公。唐制，上柱國、郡公皆正二品，縣公從二品；車騎將軍則諸衞郞將之職也，正五品。騎，奇寄翻；下同。

竇建德旣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帥，讀曰率；下同。藝將逆戰，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羸，倫為翻。背，蒲妹翻。陳，讀曰陣。彼必渡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霍堡及雍奴等縣，霍堡，蓋世亂，霍氏宗黨築堡以自固，因以為名。雍奴，漢古縣，唐志屬幽州，天寶改為武清縣。藝復邀擊，敗之。復，扶又翻。敗，補邁翻。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樂，音洛。

藝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以為司馬。隋煬帝置謁者臺，有司朝謁者、通事謁者、通直謁者、將事謁者。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之；詔以彥博為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侍郞。長，知兩翻。幾，居豈翻。兄大雅，時為黃門侍郞，與彥博對居近密，黃門侍郞居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侍郞居中書省，謂之西省；故曰對居近密。時人榮之。

**42**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厥，九勿翻。娑，素那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殊無所用。」竟還之。

**43**乙酉，車駕幸周氏陂，過故墅。『章︰十二行本「墅」下有「丁亥還宮」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水經註︰白渠尾入櫟陽而東南注于渭。故渠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亞夫冢，故渠東南有周氏曲渠，又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周氏曲，卽周氏陂也，在高陵縣界。故墅，在高陵縣西十里店，上舊所居也；武德六年，名龍躍宮。

**44**初，羌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薛舉，旁，步光翻，羌姓也。及薛仁果敗，企地來降，留長安。企地不樂，企，去智翻。樂，音洛。帥其衆數千叛，入南山，出漢川，帥，讀曰率。此自長安南山諸谷出漢川。漢川，卽漢中。所過殺掠。武候大將軍龐玉擊之，為企地所敗。敗，補邁翻。企地『據張校補。』行至始州，普安，漢梓潼縣，廣漢郡治焉；宋置南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大業初，改為普安郡，唐復為始州，先天二年，改為劍州。掠女子王氏，與俱醉臥野外；王氏拔其佩刀，斬首送梁州，唐改漢川郡為梁州。其衆遂潰。詔賜王氏號為崇義夫人。

**45**壬辰，王世充帥衆三萬圍穀州，新安縣，後周置中州及東垣縣，州尋廢；開皇十六年置穀州，仁壽四年州廢，又廢新安入東垣；大業初，改名新安縣，屬河南郡；義寧二年，破段達，置新安郡；武德元年，改穀州，取穀水為名。帥，讀曰率。刺史任瓌拒卻之。任，音壬。瓌，古回翻。

**46**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自漢以來為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及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開皇初，州廢；大業初，郡廢為鄭縣，屬京兆郡；義寧元年，析京兆之鄭、華陰置華陰郡，尋改華州。華，戶化翻。將其半出關。將，卽亮翻。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長，知兩翻。上，時掌翻。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勞，力到翻。來，力代翻。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騎，奇寄翻。朝，直遙翻。

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稠，直留翻。復，扶又翻。天子曏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開皇十六年，分閿鄕、陝置桃林縣，取古桃林之塞以名縣也，在陝西四十五里。收其兵糧，北走渡河。比信達熊州，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屬河南郡。義寧二年，破段達，置宜陽郡。武德元年，置熊州，取熊耳山以名州。杜佑曰︰熊州，今福昌縣。比，必寐翻。吾已遠矣。茍得至黎陽，大事必成。言欲就徐世勣也。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讖，楚譖翻。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旣已委質，質，職日翻。復生異圖；復，扶又翻；下同。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任，音壬。瓌，古回翻。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朝，直遙翻。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論語曰︰浸潤之譖不行焉。閏甫引此。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言不得如韓、彭割地而王使與周勃、灌嬰同列。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為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強者為雄；明公奔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翟，萇伯翻。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肯深言不諱乎！荷，下可翻。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楚靈王之言。茍明公有所措身，閏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閏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恐終無益也。」

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紿桃林縣官曰︰「奉詔蹔還京師，使，疏吏翻。紿，徒亥翻。蹔，與暫同。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冪䍦，驍，堅堯翻。著，側略翻。冪，莫狄翻。䍦，音離。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合，帥，讀曰率；下同。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趣，七喻翻，又逡須翻。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五代志︰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曰伊州；大業初，改曰汝州，尋改為郡。李密復開皇舊州名。杜佑曰︰伊州，今陸渾縣。將，卽亮翻。相，息亮翻。

右翊衞將軍史萬寶鎭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驍，堅堯翻。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梟，古堯翻。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為，于偽翻。卽帥衆踰熊耳山熊耳山，在熊州南。南，據要道，南字當屬上句。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楯，食尹翻。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洛州，謂洛陽。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走，音奏。相，息亮翻。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殿，丁練翻。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

李密旣渡陝，以為餘不足慮，陝州之兵旣不能邀密，密自以為踰山而南，他無邀阻，不足慮也。陝，失冉翻。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考異曰︰河洛記︰「密因執驛使者斬之，曉入桃林，詐縣官翻據縣，城中驚悸，莫敢當者；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右翊衞將軍、上柱國、太平公史萬寶在熊州，旣聞密叛，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兄善績往在洛口，為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百方羅捕，無暫休息。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連戰轉鬬，一步一前，驅密於邢公山，與王伯當死之。」今從實錄及舊書。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章︰十二行本「公」下有「拜武衞將軍」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仍領熊州。「領」，當依舊書作「鎭」。

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使，疏吏翻。號，戶刀翻。詔歸其尸。世勣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世勣以此受知於太宗。為，于偽翻。大具儀衞，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南。縞，工老翻。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歐血。

**47**隋右武衞大將軍李景守北平，高開道圍之，歲餘不能克。遼西太守鄧暠將兵救之，景帥其衆遷于柳城；守，式又翻。暠，古老翻。將，卽亮翻。帥，讀曰率；下同。後將還幽州，於道為盜所殺。開道遂取北平，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衆且萬，自稱燕王，改元始興，考異曰︰實錄、唐書皆無開道年號。柳璨註正閏位曆年號天成，李昉歷代年號亦如之。宋庠紀年通譜︰「武德元年，開道年號始興。」云出歷代紀要錄。此號未知孰是。今從紀要。都漁陽。

懷戎沙門高曇晟劉昫曰︰懷戎，後漢之潘縣，屬上谷郡；北齊改為懷戎縣；隋屬幽州涿郡。曇，徒含翻。晟，承正翻。因縣令設齋，士民大集，曇晟與僧五千人擁齋衆而反，殺縣令及鎭將，將，卽亮翻。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邪輸皇后，釋氏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改元法輪。遣使招開道，立為齊王。開道帥衆五千人歸之，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幷其衆。

**48**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六典︰監察御史，蓋取秦監郡御史以名官。晉孝武太元中，創置檢校御史。後周秋官府，有司憲旅下士，隋初改為監察御史，從八品上。監，工銜翻。「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漢書︰客謂杜周曰︰「君為廷尉，不循三尺法。」孟康註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柰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雍，於用翻。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郞，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杜佑曰︰唐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彈、公廨、雜事。推者，掌推鞫；彈者，掌彈舉；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事總悉判之。素立，義深之曾孫也。李義深，趙郡著姓，事高齊，史云人位兼美。

上以舞胡安比『嚴︰「比」改「叱」。』奴為散騎侍郞。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章︰十二行本「皆」下有「終身繼」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世不易其業。子野，晉樂師曠字。襄，魯樂師。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艦。齊後主亡國，亦此之由。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組，則古翻。『鄒︰鳴玉，腰繫之佩玉行走時撞擊互鳴，謂之「珩鐺佩環」。曳組，佩印之組綬，繫之腰帶。趨翔廊廟，陶弘景尋山志︰「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傅氏百王，流芳世緒。」』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出令，為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為厲階。中，竹仲翻。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茍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為誡哉！

**49**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為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隙。其後安脩仁兄弟縛軌以歸於唐，卒如梁碩所慮。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為禮，乃與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賑，津忍翻。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為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謝統師等為軌所執，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七月。密與羣胡為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詬，苦候翻。「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羸，倫為翻。飼，祥吏翻。僕射茍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為然，由是士民離怨。為李軌敗亡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 唐紀三起屠維單閼（己卯）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下

**武德二年**（己卯、六一九）

**1**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官屬，朝，直遙翻；下同。杜淹、戴冑皆預焉。冑，安陽人也。安陽縣帶相州。隋將軍王隆帥屯衞將軍張鎭周、煬帝改左、右領軍衞為左、右屯衞。帥，讀曰率。考異曰︰高祖實錄作「鎭州」。今從隋書陳稜傳。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南兵始至東都。義寧元年七月，遣王隆會兵東都，今始至。少，始照翻。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闃然。闃，苦鵙翻。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書『章︰乙十一行本「事」下有「者」字；張校同。』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省，悉景翻。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養，羊尚翻。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施，式智翻。

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煬帝置司隸臺，以大夫為之長，掌諸巡察，正四品。從，才用翻。與虞部郞楊恭愼、六典︰周禮，地官有山虞、澤虞，蓋虞部之職也。魏始有虞曹郞中，晉因之，梁、陳為侍郞；後周冬官有虞部下大夫；梁、陳、後魏、北齊並祠部尚書領之，隋工部尚書領之，煬帝曰虞曹郞。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煬帝改滄州為勃海郡。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說，輸芮翻；下同。讖，楚譖翻。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侍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任瓌以穀州刺史鎭新安，封管國公。任，音壬。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間使，上古莧翻，下疏吏翻。造，七到翻。吾曹共為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愼，達之子也。達，隋觀德王雄之弟。

**2**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鎭長春宮。長春官在同州朝邑縣，後周宇文護所建。

**3**宇文化及攻魏州總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說之，丁未，寶藏舉州來降。魏徵本元寶藏官屬。說，式芮翻。降，戶江翻；下同。

**4**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聊城縣時屬魏州，武德四年，分為博州。神通拔魏縣，斬獲二千餘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5**甲子，以陳叔達為納言。

**6**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相，息亮翻。降，戶江翻。

**7**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剽，匹妙翻。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復他適，復，扶又翻；下同。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穡，民餒死者如積。粲無可復掠，軍中乏食，乃敎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噉，徒濫翻，又徒覽翻。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隋著作佐郞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六典︰著作佐郞修國史。宋百官春秋云︰常道鄕公咸熙百官名，有著作佐郞三人。晉制，著作佐郞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氏之初，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後周，春官府置著作中士，卽著作佐郞之任。通事舍人，卽秦之謁者。漢書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舊儀云︰謁者有缺，選郞中美鬚眉大音者補。晉初中書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東晉令舍人、通事兼謁者之任，通事舍人之名由此始也。隋初，罷謁者官，置通事舍人。煬帝改通事舍人為通事謁者。顏愍楚，蓋大業前為舍人。謫官在南陽，南陽鄧州。粲初引為賓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為所噉。愍楚，之推之子也。顏之推仕於高齊之季。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諸城堡相帥叛之。帥，讀曰率；下同。

淮安土豪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後魏置東荊州於比陽，西魏改為淮州。梁置淮南縣於桐柏，幷立上川郡。隋開皇廢郡，改淮安為桐柏縣，改淮安郡曰顯州，領比陽、平氏、桐柏等七縣。大業改顯州為淮安郡。瓚，藏旱翻。諸州皆應之。粲與戰于淮源，水經註︰淮水出平氏縣柏大復山，山南有淮源廟。唐州桐柏淮源縣廟碑，漢延熹六年立，其文曰︰「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大敗，帥餘衆數千奔菊潭。帥，讀曰率。菊潭，舊曰酈縣，開皇初改焉，時屬鄧州；山有菊，人飲其水多壽，故以名縣。『鄒︰酈縣，俗字作郦縣。』士林家世蠻酋，酋，慈由翻。隋末，士林為鷹揚府校尉，殺郡官而據其郡。校，戶敎翻。旣逐朱粲，己巳，帥漢東四郡遣使詣信州總管廬江王瑤請降，大業改隋州為漢東郡。梁置信州於魚復，大業改為巴東郡，唐復為信州。使，疏吏翻。瑗，于眷翻。詔以為顯州道行臺。宋白曰︰後魏置東荊州於比陽，後改淮州；隋文帝改顯州，取界內顯望岡為名。士林以瓚為長史。

**8**初，王世充旣殺元、盧，元、盧，元文都、盧楚，世充殺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元年七月。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為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旣而漸驕橫，嘗賜食於禁中，還家大吐，橫，戶孟翻。吐，土故翻。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復，扶又翻。朝，直遙翻。皇泰主知其終不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施，式智翻。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東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敎，右曰光政；興敎之內曰會昌，其北曰章善；光政之內曰廣運，其北曰顯福。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為己符瑞云。

**9**上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靳孝謨安集邊郡，靳，居焮翻。為梁師都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之。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諡曰忠。

**10**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梁、陳、齊、周各有損益。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隋鄕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鄕，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調，徒釣翻；下同。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橫，戶孟翻。斂，力瞻翻。

**11**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傜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12**張俟德至涼，去年八月，遣張俟德冊拜李軌。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從，才用翻；下同。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封爵，可乎？」去，羌呂翻。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為天子，柰何復自貶黜！復，扶又翻。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蕭詧事魏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見，賢遍翻。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帥討之。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事見一百八十一卷煬帝大業五年。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騎，奇寄翻。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質，音致。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還，從宣翻，又如字。喪，息浪翻。伏允復還收其故地。復，扶又翻。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煬帝旣弒，順逃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為後太宗立順以統吐谷渾之衆張本。遣使，疏吏翻；下同。

**13**閏月，朱粲遣使請降，降，戶江翻。詔以粲為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事。

**14**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誘，羊久翻。賊帥，所類翻。蒲帥，讀曰率。與共守聊城。

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弒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趣，七喻翻，又逡須翻。

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降，戶江翻；下同。使，疏吏翻。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將士，勞，力到翻。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為功甚易，夫，音扶。易，以豉翻。柰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去年十月，遣神通安撫山東，書崔民幹為副，今書「世幹」，當有一誤。旣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濟北郡，濟州。濟，子禮翻。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復，扶又翻；下同。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時復以清河郡為貝州。宋白曰︰貝州清河郡，春秋為晉東陽之地，亦為齊境；秦為鉅鹿郡地；漢分鉅鹿郡，置清河郡，理清陽。石趙移郡理平晉城，卽今博州清平縣。後周平齊，於清河縣置貝州。清河，後漢之甘陵清陽縣，又兼有漢貝丘縣之地，貝州以此得名。堞，徒協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詬，苦候翻。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

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璽，斯氏翻。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梟，堅堯翻。以檻車載化及幷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煬帝改邢州為襄國郡。杜佑曰︰邢州，古邢國，治龍岡縣；秦為信都，項羽改襄國，隋改龍岡。考異曰︰隋書云︰「載之河間，斬之。」唐書云︰「至大陸，斬之。」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幷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為隋守，建德因其迴兵，欲攻之，營於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幷二子一號魏王，一號蜀王，同時受戮。」按蜀王乃士及所封，今不取。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夏，戶雅翻。『鄒︰建德改國號曰夏，見上卷上年。』

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將，卽亮翻。噉，徒覽翻，又徒濫翻。衣，於旣翻。紈，音丸。綺，區幾翻。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隋宮人千數，卽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郞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選，宣絹翻。兵部侍郞崔君肅為侍中，考異曰︰革命記作「君秀」。今從舊建德傳。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漢書百官表，少府，秦官，至北齊，不置少府，以其屬官倂太府寺。隋煬帝大業三年，始分太府為少府監，置監、少監，其後改監為令，少監為少令。少，始照翻。右司郞中柳調為左丞，六典︰左右司郞中，前代不置。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郞各一人，掌都省之職，品同諸曹郞，從五品。司馬彪續漢書云︰尚書丞一人，秦所置，漢因之。成帝置列曹尚書，更置丞四人，至光武減其二，惟置左、右丞各一人。丞者，承也，言承助令僕、總理臺事也。虞世南為黃門侍郞，歐陽詢為太常卿。詢，紇之子也。歐陽紇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元年。紇，下沒翻。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驍，堅堯翻。近，其靳翻。又與王世充結好，好，呼到翻。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使，疏吏翻。皇泰主封為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為，于偽翻。朝，直遙翻。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15**甲辰，上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伽，求加翻。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卽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16**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朱粲。使，疏吏翻。

**17**初，上為隋殿內少監，少，始照翻。宇文士及為尚輦奉御，隋尚輦局，屬殿內省。上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之，士及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金環，言欲還長安。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化及至魏縣，兵勢日蹙，士及勸之歸唐，化及不從，內史令封德彝說士及於濟北徵督軍糧以觀其變。說，輸芮翻。濟，子禮翻。化及稱帝，立士及為蜀王。化及死，士及與德彝自濟北來降。降，戶江翻。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誚，才笑翻。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郞。

**18**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陸許紹帥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來降。梁置宣州於夷陵郡，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曰硤州。宋白曰︰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故名。隋煬帝改為夷陵郡，改安州為安陸郡，黔州為黔安郡。武陵郡，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隋改曰朗州，大業復為郡。澧陽，隋初置澧州，大業改為郡。帥，讀曰率。澧，音禮。考異曰︰舊書傳云世充篡位乃來降。按世充篡在四月。實錄紹降在此，今從之。紹幼與帝同學；詔以紹為峽州刺史，賜爵安陸公。

**19**丙辰，以徐世勣為黎州總管。後魏置黎陽郡於黎陽縣，後置黎州，至隋，州郡並廢，以黎陽縣屬汲郡。今復置黎州。

**20**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隋志︰汜水縣舊曰成皋，卽虎牢也。後魏置東中府，東魏置北豫州，後周置滎州，開皇初，曰鄭州。十八年，改成皋曰汜水。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汜，音祀。沈，持林翻。艘，蘇遭翻。

**21**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大將軍，驤，思將翻。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呪誓，此乃老巫嫗耳，好，呼到翻。呪，職救翻。嫗，威遇翻。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水經註︰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豪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于洛。舊志︰熊州壽安縣，義寧元年，移治九曲城。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將，卽亮翻。陳，讀曰陣。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荷，下可翻。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喜，許旣翻。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河洛記︰「二月，王世充將兵圍新安，將軍程咬金帥其徒以歸義。」按新安乃穀州也。而梁載言十道志，九曲在壽安。壽安乃熊州也，或者世充亦寇熊州乎？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馬軍總管，知節為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隋改洺州為武安郡。驍，堅堯翻。將，卽亮翻；下守將同。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隋臨邑縣屬齊郡。亦惡世充之為人，惡，烏路翻。帥衆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為右四統軍。

**22**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獲嘉，漢縣，武帝巡幸至此，聞破南越獲呂嘉，因以名縣；隋屬河內郡。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為殷州刺史。隋開皇十六年於獲嘉縣置殷州。大業初，州廢，王世充復置，今因以命厚德。

**23**竇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

**24**上遣殿內監竇誕、隋煬帝置殿內監，諱中，改為內；唐為殿中監。是時蓋未改隋官名也。右衞將軍宇文歆秦、漢始置衞將軍，晉武帝分為左、右二衞，下至隋初，皆因之；煬帝改左、右翊衞，唐復舊。歆，許金翻。助幷州總管齊王元吉守晉陽。誕，抗之子也，竇抗，后兄也。幷，卑盈翻。尚帝女襄陽公主。元吉性驕侈，奴客婢妾數百人，好使之被甲，戲為攻戰，好，呼到翻；下同。被，皮義翻；下同。前後死傷甚衆，元吉亦嘗被傷。其乳母陳善意苦諫，元吉醉，怒，命壯士毆殺之。毆，烏口翻。性好田獵，載罔罟三十車，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常與誕遊獵，蹂踐人禾稼。蹂，人九翻。又縱左右奪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射，而亦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憤怨，歆屢諫不納，乃表言其狀。壬戌，元吉坐免官。為元吉失守張本。

**25**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按志，是年育德以脩武縣濁鹿城降，置陟州，因武陟為名。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李厚德蓋歸濁鹿省親，而使育德守獲嘉也。省，悉景翻。世充倂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26**己巳，李公逸以雍丘來降，拜州總管，以其族弟善行為州刺史。隋志︰梁郡雍丘縣，後魏置陽夏郡，開皇廢郡置州，大業廢州為縣，李公逸因亂據之，今復置州。時邊要州置總管及刺史。

**27**隋吏部侍郞楊恭仁，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魏州總管元寶藏獲之，己巳，送長安。上與之有舊，拜黃門侍郞，尋以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按恭仁至長安時，李軌尚據河西，唐未得涼州也，安能遠及葱嶺乎！史終言恭仁事耳。是年五月，安興貴執李軌，方遣楊恭仁安撫河西。朝，直遙翻。

**28**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渡河至夏州，夏州，漢朔方之地，赫連所都統萬也，魏滅赫連，以為統萬鎭。魏太和十一年，置夏州，因赫連故國名以名州，隋大業改州為朔方郡，今復以朔方郡為夏州。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夏，戶雅翻。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騎，奇寄翻。句，音鉤，又如字，又音拘。會始畢卒，考異曰︰高祖實錄︰「六月己酉，始畢可汗卒。」疑遣使告喪月日也。今從舊書本紀、列傳。子什鉢苾幼，未可立，苾，毗必翻。立其弟俟利弗設為處羅可汗。俟，渠之翻。處，昌呂翻。處羅以什鉢苾為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直，當也。尼，女夷翻。先是，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使，疏吏翻。至豐州，復以五原郡為豐州。豐州，漢朔方臨戎縣地，後周保定三年，置永豐鎭，隋開皇五年，置豐州，因鎭為名，大業廢州為五原郡，唐復為州。大元以豐州置天德軍節度，屬大同府路。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賻，為，于偽翻。賻，音附。貨財曰賻。突厥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29**三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邊要之州，置總管、刺史、長史、司馬。長，知兩翻。

**30**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31**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東海、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帥王薄等並以其地來降。煬帝以青州為北海郡。守，式又翻。文登縣屬東萊郡。以海州為東海郡，齊州為齊郡，鄆州為東平郡，須昌縣屬焉。任城、平陸二縣屬魯郡，壽張縣屬濟北郡。任，音壬。帥，所類翻。降，戶江翻。

**32**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中，竹仲翻，又如字。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夫，音扶。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隋志︰大業十三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黃赤，長三四尺許。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晉天文志︰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京房、譙周、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兗州。亢，音剛。分，扶問翻。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冑外兵曹，隋官無之，世充取魏、晉以來官制而置之耳。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冑復固諫，復，扶又翻。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鎭虎牢。長，知兩翻。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事見去年九月、十月。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33**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為化，于偽翻；下何為同。中，竹仲翻。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鄭善果父誠，討尉遲迥，以力戰死，由是為隋名臣家。隋室大臣，柰何為弒君之賊効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為禮，乃奔相州，相，息亮翻。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嚴︰「庚」改「壬」。』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郞。隋室之臣若宇文士及、鄭善果，安可復用乎！

**34**齊王元吉諷幷州父老詣闕詣己；甲申，復以元吉為幷州總管。復，扶又翻。

**35**戊子，淮南五州皆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36**辛戊，劉武周寇幷州。

**37**壬辰，營州總管鄧暠擊高開道，敗之。暠，古浩翻。敗，補邁翻。

**38**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新志︰武德元年，以衞州之汲、新鄕置義州，仍高齊舊州名也。將，卽亮翻。

**39**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為天子。嗣，吏祥翻。相，息亮翻。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任，音壬。朝，直遙翻。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冠，古玩翻。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40**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嶺在榆次縣北。兵鋒甚盛。厥，九勿翻。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章︰十二行本「卒」下有「百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嘗寇；嘗，試也。騎，奇寄翻。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少，詩沼翻。強，其兩翻。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榆次縣屬幷州，漢古縣也。

**41**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是年二月，段確以前御史大夫出使，今書散騎常侍，蓋續命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勞，力到翻。辛丑，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好，呼到翻。噉，徒濫翻，又徒覽翻；下同。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朝，直遙翻。復，扶又翻；下同。從，才用翻。以噉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為龍驤大將軍。驤，思將翻。

**42**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長，知兩翻。衡水縣屬冀州，本漢桃縣，隋開皇十六年置衡水縣。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跡！」皇泰主斂膝據案，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禰，乃禮翻。或台鼎高位，旣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言嚴冷也。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朝，直遙翻。長，知兩翻。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謂去年七月禁中被髮之誓也。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惲，於粉翻。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將，卽亮翻；下同。祓，敷勿翻。『鄒︰桃湯葦火，葦火煎桃枝湯以驅邪。風俗通有︰除夕飾桃人，垂葦交，畫虎于門。』

**43**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降者，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詔以王薄為齊州總管，齊州治歷城縣，古歷下城也。漢為歷城縣，劉宋僑立冀州於此。魏為濟南郡，隋立濟州，唐復隋初之舊。伏德為濟州總管，鄭虔符為青州總管，綦公順為淮州總管，濟，子禮翻。宋白曰︰濟州，古碻磝城也，秦為東郡茌平地，宋置碻磝戍及濟北郡，後魏立濟州。按綦公順本起北海，新志云︰是年分青州之北海、營丘、下密置濰州，蓋以公順為濰州總管。「淮」，當作「濰」。宋白曰︰濰州取界內濰水為名。王孝師為滄州總管。宋白曰︰滄州，禹疏九河在此州界，漢置勃海郡，理浮陽，後魏置滄州。

**44**甲辰，遣大理卿新樂郞楚之安撫山東，舊志曰︰新樂，古鮮虞子國，漢新市縣，屬中山郡，隋改為新樂縣，唐屬定州。宋白曰︰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縣。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西鄕，呼為西樂城，後語訛呼西為新，故曰新樂。樂，音洛。祕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

**45**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卽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46**丁未，隋禦衞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為揚州總管。揚州，漢廣陵、江都之地，自漢以來，揚州所治不常厥邑，至唐廣陵，始專有揚州之名。

**47**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僅為司空，楊續為納言，韋節為內史，「內史」下當有「令」字。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世惲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少吏部，卽吏部侍郞。惲，於粉翻。少，始照翻。鄭頲為御史大夫。頲，他鼎翻。世惲，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敎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晉武帝立國子學，置助敎，掌佐博士敎授，後世因之。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論語︰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子曰︰脩，脯也。十脡為東。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東脩其至薄者。後世緣夫子之言，遂以為事師之禮。德明恥之，服巴豆散，臥稱病，巴豆有毒，能痢人。散，悉但翻。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陸德明過孔穎達遠矣。

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歷衢市，亦不清道，天子清道而後行。騎，奇寄翻。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語，牛倨翻。「昔時天子深居九重，重，直龍翻。在下事情無由聞徹。徹，敕列翻。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聽朝，朝，直遙翻；下同。坐，徂臥翻。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策上書者日有數百，條流旣煩，上，時掌翻。條流，猶言條派。省覽難遍，省，悉景翻。數日後，不復更出。復，扶又翻。

**48**竇建德聞王世充『張︰「充」下脫「廢皇泰主」四字。』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諡，神至翻。江都之難，齊王暕亦死。暕，古限翻。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鄖公，鄖，音云。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厥，九勿翻。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49**丙辰，劉武周圍幷州，齊王元吉拒卻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幷州。將，卽亮翻。

**50**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散手者，散手仗也。凡朝會之仗，三衞番上，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衞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衞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衞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衞為之；皆服鶡冠、緋衫裌。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衞為之，服緋絁裲襠，繡野馬，列坐于東西廊下。唐謂之衙內五衞。唐蓋因隋制，世充亦因隋制也。妓，渠綺翻。彈，徒丹翻。散，悉但翻。批，蒲鱉翻，又音迷翻。又命引入東上閤，杖之各數十。東都皇宮正殿曰乾陽殿，殿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閤各有門。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

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朝，直遙翻。重，直龍翻。千端萬緒，侍衞之人不勝倦弊，勝，音升。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領要，猶漢人言要領也。計云爾卽可，何類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51王世充數攻伊州，數，所角翻。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襄城郡公。相，息亮翻。「子」下當有「爵」字，蜀本然。『章︰十二行本正有「爵」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

52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新志︰濟源縣，武德二年，王世充將丁伯德以縣來降，置西濟州。復，扶又翻。濟，子禮翻。遣右驍衞大將劉弘基將兵救之。驍，堅堯翻。基將，卽亮翻；下同。

53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說，式芮翻；下同。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厥，九勿翻。吾興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脩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說，式芮翻。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腋，音亦。易，以豉翻。上乃遣之。

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衞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間，古莧翻。「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竇融事見漢光武紀。復，扶又翻。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強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為，于偽翻。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鄕，如衣繡夜行，項羽之言。衣，於旣翻。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軌築玉女臺，見上卷上年。置酒為別。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

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臣，使，疏吏翻；下同。聞國亡，不慼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是年二月，李軌遣鄧曉入見。

軌至長安，幷其子弟皆伏誅。以安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為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

54隋末，離石胡劉龍兒舊志云︰漢縣，後周改名昌化郡，隋為離石郡，唐為石州。離石胡，匈奴種也，卽稽胡。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眞為太子；虎賁郞將梁德擊斬龍兒。賁，音奔。將，卽亮翻。至是，季眞與弟六兒復舉兵為亂，復，扶又翻。引劉武周之衆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眞自稱突利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以六兒為拓定王。六兒遣使請降，降，戶江翻。詔以為嵐州總管。以樓煩郡置嵐州。宋白曰︰因界內岢嵐山立名。嵐，盧含翻。

55壬午，以秦王世民為左武候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九州，涼、甘、瓜、鄯、肅、會、蘭、河、廓，皆李軌所據之地也。其太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雍，於用翻。陝，失冉翻。遣黃門侍郞楊恭仁安撫河西。

56丙戌，劉武周陷平遙。平遙縣屬汾州，卽漢平陶縣，魏避國諱，改「陶」為「遙」。『鄒︰北魏太武帝諱燾。』

57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隋書陳茂傳︰政歸唐，卒於梁州總管。不言死於山東。通鑑當是據實錄諸書。但是時山東無梁州，或者政先為梁州總管，後安撫山東而死也。陳茂事隋文帝，典機密。

58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隋制，尚食局屬殿中省，有奉御、有直長。長，知兩翻。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復，扶又翻。惲，於粉翻。為，于偽翻；下同。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謂世充往有「復子明辟」之言，旣不能踐，今不應遽殺之也。百年欲為啓陳，為，于偽翻。世惲不許；又請與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諡，神至翻。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惲為太傅，領尚書令。

59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滄州，隋勃海郡。

60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易州，上谷郡。宋白曰︰易州，六國時燕地，秦幷天下，是為上谷郡。漢置涿郡。今州卽涿郡故安縣。地圖經云︰隋初，自今遂城縣所理英雄城，移南營州，居燕之候臺，仍改名易州，取州南易水為名。帥，所類翻。刀兒為竇建德所滅，去年十一月建德滅刀兒。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帥，讀曰率。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遺，于季翻。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說，輸芮翻。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三萬寇幷州。將，卽亮翻；下周將、人將同。丁未，武周進逼介州，義寧元年，以介休、平遙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曰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縋，他偽翻。遂陷介州；詔左武衞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新志︰介休縣有雀鼠谷。將，卽亮翻。數以輕兵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為所虜。考異曰︰舊裴寂傳云︰「寶誼、仲文相次陷沒。」按實錄，二人敗處皆在雀鼠谷，賊將黃子英陽不勝以誘之，遇伏而沒，事迹並同，必一時共戰，皆被擒耳。旣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復，扶又翻。

61己酉，突厥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厥，九勿翻。使，疏吏翻；下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舉哀于長樂門，六典︰長安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樂，音洛。廢朝三日，朝，直遙翻。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處，昌呂翻。賻，音附。

62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晉州，曹魏之平陽郡，後魏眞君四年，置東雍州，孝昌中，改為唐州，建義元年，又改為晉州，隋為臨汾郡，唐復為晉州。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63秋，七月，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為名，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車，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騎，奇寄翻。將，卽亮翻；下同。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

64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言徐圓朗跨據數州，東至海，西距岱。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拜兗州總管，兗州，隋之魯郡。禹貢之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封域廣矣。後漢以來，兗州所治，不常厥邑，所部亦廣。至是始專以魯郡為兗州。封魯國公。

65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帥，讀曰率；下同。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先，悉薦翻。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旣而得邴元眞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章︰十二行本「勞」下有「賜帛五千段」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使，疏吏翻。勞，力到翻。廩食其所部，食，祥吏翻。以士信為陝州道行軍總管。陝，失冉翻。宋白曰︰陝州，卽周二伯分陝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陝州。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新志︰臨涇縣屬涇州。驤，思將翻。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66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任，音壬。瓌，古回翻。

甲申，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种，音沖。毀其河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67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入貢。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事見一百八十一卷煬帝大業七年。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娑，素何翻。朝，直遙翻。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旣立，拓地東至金山，按開元中以西州為金山都督府。又，突厥之先，興於金山，在高昌西北，則知是山近高昌。『鄒︰金山，亦作金娥山。今青海省大通縣娘娘山。』西至海，此西海也。『鄒︰西海，今裡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龜茲，音丘慈。『鄒︰三彌山，今新疆庫車縣北。』射匱卒，子統葉護『章︰十二行本「護」下有「可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幷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石國，康居枝庶之分王者也，治柘折城，漢時大宛北鄙也。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監，工銜翻。

68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唐初改西河郡為浩州。浹，子協翻。

69八月，丁酉，酅公薨，酅，奚圭翻。諡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嗣，祥吏翻。

70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洺州，隋之武安郡。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洺州城下。將，卽亮翻；下充將、禮將軍。趣，七喻翻；下同。洺，音名。帥，讀曰率；下同。相，息亮翻。

71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將葛彥璋。敗，補邁翻。

72丁未，竇建德陷洺州，總管袁子幹降之。降，戶江翻。考異曰︰實錄作「甲子」，蓋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

73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延州，隋之延安郡。騎，奇寄翻。厥，九勿翻。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少，詩沼翻。伺，相吏翻。酣，戶江翻。幟，昌志翻。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新志︰綏州城平縣，置魏州，因魏平關而名。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段孝先柄用於高齊之手。

74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將，卽亮翻。上，時掌翻。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夷陵，孫吳之西陵，世謂之步闡壘。唐貞觀九年，峽州徙治焉。隋之峽州，本治下牢戍，在步闡壘西南二十八里。水經注︰江水逕夷陵縣南，又東逕流頭灘、狼尾灘、黃牛山之黃牛灘，而後逕西陵峽，出峽東南流，而後逕步闡壘。此蓋自下牢追至西陵峽也。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荊門城。安蜀城在公安縣界，荊門城在長林縣界，皆荊州西南要地。

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巴東郡舊置信州，是年改夔州。杜佑曰︰避皇外祖獨孤信諱改之。先，悉薦翻。蕭銑。句斷。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不以明詔而陰敕，猶欲以宿憾殺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為，于偽翻。

75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相，息亮翻。考異曰︰實錄作「庚辰」，蓋亦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

76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數，所角翻；下同。由是有隙。文靜與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妖，於驕翻。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被，皮義翻。厭，於葉翻。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上，時掌翻。上以文靜屬吏，屬，之欲翻。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悉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長，知兩翻。今寂為僕射，據甲第；甲第，甲於諸第也。臣官賞不異衆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觖望之心，觖望，怨望也。觖，苦穴翻。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謂羣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為，于偽翻。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觖望則有之，令，力丁翻。非敢謀反。」裴寂言於上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粗險，冠，古玩翻。復，扶又翻。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上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卒，子恤翻。考異曰︰高祖實錄、唐書、唐曆等皆以文靜之死由於裴寂。今據實錄，裴寂此年六月為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此月丁丑，為宋金剛敗於介州，去文靜死才七日，此時不當在京師。實錄曰︰「高祖低回者久之。」蓋寂未行時，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殺，至是乃決意耳。辛未，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

77沈法興旣克毗陵，克毗陵見一百八十五卷元年三月。謂江、淮之南指撝可定，撝，與麾同。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卽斬之，由是其下離怨。

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將，卽亮翻；下同。數，所角翻。質，音致。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揚子，相去數十里。舊志︰清流縣，漢全椒縣地，梁置南譙州，居桑根山之朝陽，在今縣西南八十里，南譙州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故城徙治於新昌郡城，今滁州治清流縣是也。隋志，江都郡帶江陽縣，有江都宮、揚子宮。唐永淳元年，始分江都縣置揚子縣，今眞州治其地。宋白曰︰清流縣因縣東清流水為名，隋文帝更梁新昌縣為清流縣。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復，扶又翻。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卽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丹陽郡，隋初之蔣州。賊帥，所類翻。通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子通以為左僕射。

78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和州，漢歷陽縣地，九江都尉治所。晉氏南渡，置戍守以防江。侯景之亂，江西皆入高齊，置和州於歷陽，以南北通和，往來之津要也。大業廢州為歷陽郡，今復以歷陽郡為和州。使，疏吏翻。

79裴寂至介休，介休，漢古縣，因介子推介山而名，時為介州。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浩州，隋之西河郡。先，悉薦翻。贍，而豔翻。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鎭俱沒，淮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為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復，扶又翻。裴寂上表謝罪，上，時掌翻。上慰諭之，復使鎭撫河東。劉文靜淺水原之敗，貶落不偶以至於誅；裴寂度索原之敗，位任如故︰唐高祖以賞罰馭臣，上下其手矣。

劉武周進幷州，齊王元吉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紿，蕩亥翻。還，從宣翻。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歆，許今翻。晉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少，詩照翻。覆，敷又翻。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事見上二月。悛，丑緣翻。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幷誕赦之。衞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為武周所虜，政會密『章︰十二行本「密」下有「遣人奉」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表論武周形勢。

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衞大將軍劉弘基，驍，堅堯翻。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宋白曰︰絳州，晉都，左傳所謂新田也。後周武成二年，置絳州。龍門，漢皮氏縣也，後魏改為龍門縣，隋、唐屬蒲州。

80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旣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81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漢書百官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云︰詹，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家。晉、宋及後魏用人漸重，北齊總東宮內外衆事，無大小皆統之。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隋復置詹事；唐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昵，尼質翻。近，其靳翻。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長，知兩翻。邪，音耶。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卽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為長史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以水投石，雖沾濕而不能受水。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天臺，謂尚書省。東朝，謂東宮。汚，烏故翻。朝，直遙翻。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戊子，以綱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少，始照翻。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疏骨肉；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慝，吐得翻。太子不懌，而所為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尚書，仍為少保。

82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鎭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撫使，疏吏翻。宋白曰︰趙州，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卽此地。後魏置趙郡，隋大業初置趙州。考異曰︰實錄，今年三月建德陷趙州，此又云陷趙州，蓋重複。或三月是貝州。唐統紀唯有九月陷趙州。今從之。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為，于偽翻。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卽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乃俉，卽命釋之。

83乙未，梁師都復寇延州，復，扶又翻。考異曰︰太宗實錄云︰「經數月，師都又來寇。」按丙寅九月朔，寇延州。乙未，九月晦也。今從高祖實錄。段德操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師都以百餘騎遁去。騎，奇寄翻。德操以功拜柱國，賜爵平原郡公。鄜州刺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隋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華州，西魏為敷州，大業二年改為鄜城郡，後改為上郡，唐為鄜州。鄜，音膚。

84冬，十月，己亥，就加涼州總管楊恭仁納言；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自國公進封郡王。唐制，國公食邑三千戶，郡王食邑五千戶，皆從一品。燕，因肩翻。

辛丑，李藝破竇建德於衡水。衡水縣，屬冀州。宋白曰︰衡水縣本漢桃縣，隋開皇十六年，置衡水縣。

85癸卯，以左武候大將軍龐玉為梁州總管。時集州獠反，新志︰武德元年，析梁州之難江、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置集州。按舊志，漢宕渠，符陽之地也。宋白曰︰後魏恭帝改梁之東巴州為集州，以東北集川水為名。獠，魯皓翻。玉討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熟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近邊者為熟獠，遠者為生獠。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玉揚言︰「秋穀將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不去，吾曹皆將餒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帥，所類翻；下同。降，戶江翻。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

86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新志︰義寧元年以絳郡之翼城、絳縣置澮州，因澮水而名。將，卽亮翻；下同。澮，古外翻。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堡，焚其積聚。駱驛，相繼不絕也。新志︰義寧元年，以蒲州之安邑、虞鄕、夏置安邑郡，武德元年曰虞州。又義寧元年，以蒲州之汾陰、龍門置汾陰郡，武德元年曰泰州。使，疏吏翻。趣，讀曰促。積聚，上子賜翻，下慈喻翻；今人多讀如字，非也。民驚擾愁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夏縣，古虞公之地，稷山、虞坂皆在縣界。隋屬河東郡，時屬虞州。杜佑曰︰夏縣，漢安邑縣地；夏都安邑，城在縣北十五里，蓋以此名縣。夏，戶雅翻。寂討之，為所敗。敗，補邁翻。詔永安王孝基、『章︰十二行本「基」下有「工部尚書」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郞唐儉等將兵討之。陝，失冉翻。將，卽亮翻；下同。

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去年十二月，隋將堯君素死，王行本據蒲反，事見上卷。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所謂蒲津，關以西也。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上，時掌翻。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華，戶化翻。

87竇建德引兵趣衞州。衞州，漢汲縣地，東魏立義州，後周改衞州，治汲。宋白曰︰其州城，隋已前謂之陣城，郡國縣道記︰武王伐紂，於此列陣，因名。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趣，七喻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下同。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黎陽縣，在衞州東北百二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三百騎偵之。偵，丑鄭翻。孝剛驍勇，善馬槊，驍，堅堯翻。槊，色角翻。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右方，用漢書語。此謂建德兵之在右者也。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考異曰︰實錄，黎陽陷在十一月丙子，蓋亦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渡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衞州聞黎陽陷，亦降。降，戶江翻；下同。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衞將軍，使守黎陽，驍，堅堯翻。考異曰︰革命記︰「使與其將高雅賢守新鄕。」按是時新鄕猶屬王世充，使劉黑闥守之，世勣旣事建德，乃為建德攻下新鄕，虜黑闥耳。今從唐書。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質，音致。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卽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下博縣時屬冀州。宋白曰︰下博，漢舊縣。應劭云︰泰山有博縣，故此云下。故縣在今縣南二十里，今縣後魏移於衡水北，俗謂之故縣城，以周建德六年，又移縣於今理也。今理，卽後漢祭遵壘，北枕衡水。待以客禮。

88行軍總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壬戌，士信拔青城堡。蓋因青城宮為堡。

89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汴州，古大梁地，戰國時為魏都，漢為陳留郡，東魏為梁州，後周改汴州，以城臨汴水，因以為名。宋白曰︰亳州，春秋為東國之焦邑，漢為譙縣，魏為譙郡，後周武帝置亳州，遙取古南亳之名以名州。將，卽亮翻。使，疏吏翻。以德叡為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

夏侯端至黎陽，是年四月，遣夏侯端安撫淮左。夏，戶雅翻。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隋開皇十六年，置澶淵縣，時屬黎州。澶，市連翻。傅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使，疏吏翻。行至譙州，舊志︰亳州臨漁縣，隋置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歔欷謂曰︰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卿等鄕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委，棄也。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刎，武粉翻。衆抱持之，乃復同進，復，扶又翻。潛行五日，餒死及為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太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䝁豆生食之。䝁豆，野豆也，音勞，魯刀翻。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離，力智翻。從，才用翻。衆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州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為，于偽翻。館，古玩翻。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使，疏吏翻。遺，于季翻。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少，始照翻。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荊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宜陽，唐熊州。從者墜崖溺水，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從，才用翻；下同。喪，息浪翻。其存者鬢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為祕書監。

郞楚之至山東，亦為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郞楚之與夏侯端同時出使。史言唐之興也，使於四方者，皆能不辱君命。還，從宣翻。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從，才用翻。使，疏吏翻。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朝，直遙翻。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

90甲子，上祠華山。新志︰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有岳祠。華，戶化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八

## 唐紀四起屠維單閼（己卯）十一月，盡重光大荒落（辛巳）二月，凡一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上

**武德二年**（己卯、六一九）

**1**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浩州。武周復寇西河。

**2**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渡河，屯柏壁，柏壁在龍門關東北。宋白曰︰柏壁在正平縣西南二十里。正平，絳州治所。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此河東，通言大河東，非專指河東一郡。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恇，去王翻。恇懼也。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斂，力贍翻。軍中乏食。世民發敎諭民，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致之。帥，所類翻。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食，軍食以充。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已信之，足食足兵，當知所先後也。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間，古莧翻。抄，楚交翻。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

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下同。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史言世民之有天命。上，時掌翻。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史言世民不惟有天命，亦武藝絕人。射，而亦翻。殪，一計翻。驍，堅堯翻；下同。將，卽亮翻；下同。賊騎乃退。

**3**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是年閏二月，王世充殺李育德，取獲嘉。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

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舊志︰貝州漳南縣，漢東陽縣地；後魏省東陽縣；隋開皇六年，分棗強、清平二縣地，復置東陽縣於東陽古城，十八年，改為漳南。宋白曰︰取地居漳水之南為名。少，詩照翻。驍，堅堯翻。獪，古外翻。與竇建德善，後為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為騎將，每見世充所為，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鄕，舊志︰隋分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鄕縣，時屬義州，後屬殷州。宋白曰︰漢書，武帝將幸緱氏，至汲縣之新中鄕，卽此地。新樂城，十六國時，燕樂安王臧所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為將軍，賜爵漢東公，常使將奇兵東西掩襲，或潛入敵境覘視虛實，黑闥往往乘間奮擊，克獲而還。間，古莧翻。還，從宣翻。

**4**十二月，庚申，上獵于華山。華，戶化翻。

**5**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說，輸芮翻。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將，卽亮翻。舊志︰朔州善陽縣，漢定襄縣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塞，後魏置桑乾郡，隋大業初，置善陽縣。尉，紆勿翻。尋，姓也。姓苑、晉有尋曾。相，息亮翻。是年十月，呂崇茂據夏縣。夏，戶雅翻。考異曰︰高祖實錄云︰「戰于下邽縣。」按下邽乃在關中，去夏縣殊遠，實錄之誤也，今從舊書孝基傳。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

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朝，直遙翻。敗，補邁翻。下，遐嫁翻。旣而釋之，寵待彌厚。

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澮，古外翻。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騎，奇寄翻；下同。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安邑，古縣，時屬虞州。將，卽亮翻。間，古莧翻。趨，七喻翻。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

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將，卽亮翻；下同。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扞蔽。軍『章︰十二行本「軍」上有「金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無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汾、隰，隋龍泉、西河二郡之地也。孫愐曰︰汾州，江漢西河郡茲氏縣地，魏於茲氏置西河郡，今州城是也。左傳曰︰重耳居蒲，卽隰川縣故蒲城是也。漢為蒲子縣，後魏、齊、周之間為汾州，隋為隰州。爾雅曰︰下濕曰隰。以州帶泉泊下濕，故以隰名。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

永安壯王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

**6**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隋置曹州於濟陰，戴州於成武；大業初，廢二州，倂為濟陰郡；大業亂，復為州。復，扶又翻。說，式芮翻。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王世充國號鄭。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旣得海公，以臨徐、兗，王世充時遣王世辯據徐州，徐圓朗據兗州。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考異曰︰實錄在來年正月。今從革命記。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庚辰、六二○）

**1**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出戰而敗，糧盡援絕，欲突圍走，無隨之者，戊寅，開門出降。降，戶江翻。辛巳，上幸蒲州，斬行本。蒲州治蒲反。宋白曰︰蒲州，漢之河東郡蒲反縣，本舜都，周為虞、虢、耿、揚、芮之地，戰國時魏地，漢置河東郡，後魏初置雍州，延和元年，改泰州，後周改蒲州。秦王世民輕騎謁上於蒲州。騎，奇寄翻；下同。宋金剛圍絳州。絳州治正平。癸巳，上還長安。

**2**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幷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

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帥，所類翻。相，息亮翻。考異曰︰革命記作「傷胡」。今從河洛記。聚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潬；此卽河陽中潬城也。宋白曰︰中潬城，東魏所築，仍置河陽關。潬，徒旱翻。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考異曰︰革命記，商胡母張氏，號「女將軍」。今從河洛記。世勣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飲，於鴆翻。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獸醫，以能醫牛馬從軍。將，卽亮翻。艘，蘇遭翻。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為備。商胡旣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帥，讀曰率。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復，扶又翻。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朝，直遙翻。其父何罪！」遂赦之。

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武德之初，張青特據濟北。濟北郡卽濟州。是後建德與唐相持於虎牢，張青特運糧為唐所獲，蓋先以濟州降曹旦也。濟，子禮翻。復還洺州。復，扶又翻；下同，又音如字。

**3**二月，庚子，上幸華陰。華，戶化翻。

**4**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二縣皆屬潞州。宋白曰︰潞州，春秋潞子國，秦、漢為上黨郡；後周立潞州，以其浸汾潞為名。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河東縣帶蒲州，卽蒲反也。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反置縣，大業初，幷蒲反入焉。行敏與子武不叶，『鄒︰叶，玉篇︰古文協字。亦作旪。』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5**壬子，開州蠻冉肇則陷通州。舊志︰開州，隋巴東郡之盛山縣；盛山，漢巴郡之朐䏰縣也。義寧元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之萬世、西流，置萬州。武德元年，改開州。通州，漢宕渠縣地，梁置萬州，元魏改通州，隋為通川郡，武德元年復為通州。孫愐曰︰通州本漢宕渠縣，內有地萬餘頃，因名為萬州；後魏以萬州居四達之路，改為通州；宋為達州。

**6**甲寅，遣將軍桑顯和等攻呂崇茂於夏縣。夏，戶雅翻。

**7**初，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蒲反，久不下，失亡多，上數以敕書誚讓之，數，所角翻。誚，才笑翻。懷恩由是怨望。上嘗戲謂懷恩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謂隋煬帝及上也。次應至舅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或時扼腕曰︰「我家豈女獨貴乎？」周明帝后、隋文帝后及上母皆獨孤氏。腕，烏貫翻。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皆沒於尉遲敬德，尉，紆勿翻。君寶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能早決，豈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敗敬德於美良川，敗，補邁翻。懷恩逃歸，上復使之將兵攻蒲反。復，扶又翻；下同。將，卽亮翻；下同。君寶又謂儉曰︰「獨孤尚書遂拔難得還，難，乃旦翻。復在蒲反，可謂王者不死！」儉恐懷恩遂成其謀，乃說尉遲敬德，說，輸芮翻。尉，紆勿翻。請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敬德從之，遂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降，戶江翻；下同。懷恩入據其城，上方濟河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輕舟來至，卽執以屬吏，屬，之欲翻。分捕黨與。甲寅，誅懷恩及其黨。

**8**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張︰「德」下脫「至」字。』洺州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

**9**突厥處羅可汗迎楊政道，立為隋王。楊政道，齊王暕遺腹之子。厥，九勿翻。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中國士民在北者，處羅悉以配之，有衆萬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此蓋隋之定襄郡也，治大利城。

**10**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將，卽亮翻。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

**11**改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郞為給事中。復舊官名也。杜佑曰︰漢制，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東漢省，魏復置，南北朝因之。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掌治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於吏部置給事郞，至煬帝，移為門下之職，置員四人，以省讀奏章，至是，改為給事中。龍朔二年，改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掌侍從讀署奏抄，較正違失，分判省事。給事中蓋因漢之名，行周、隋之職。

**12**甲戌，以內史侍郞封德彝為中書令。

**13**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為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窘，渠隕翻。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所忌者，幷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將，卽亮翻。質，音致。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為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世充以洛州為司州，汜水為鄭州，管城為管州，沁水為原州，襄城為伊州，獲嘉為殷州，睢陽為梁州。湊州，闕；九域志︰鄭州古跡有湊水，當置湊州於此。嵩陽為嵩州，大谷為谷州，河內為懷州，武德為德州。丞、郞得為此行者，喜若登仙。丞、郞，尚書左右丞及諸曹郞也。史言王世充將敗。

**14**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敗，補邁翻。俘斬千餘人。

**15**西河公張綸、此張綸卽上張綸，上書其官，此書其爵。眞鄕公李仲文引兵臨石州，石州，隋之離石郡。劉季眞懼而詐降。乙酉，以季眞為石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16**蠻酋冉肇則寇信州，按新志︰信州，隋之巴東郡，武德二年改為夔州，史以舊州名書之。杜佑曰︰夔州，春秋時為魚國，梁置信州。唐武德二年，避皇外祖獨孤信諱，改為夔州，治奉節縣。酋，慈由翻。趙郡公孝恭與戰，不利。李靖將兵八百，襲擊，斬之，將，卽亮翻。俘五千餘人；己丑，復開、通二州。孝恭又擊蕭銑東平王闍提，斬之。闍，視遮翻。考異曰︰舊書蕭銑傳云︰「孝恭討之，拔其開、通二州，斬其偽東平王蕭闍提。」按實錄云︰「冉肇則陷我通州。」又云︰「孝恭復開、通二州。」若二州本屬銑，不當云「我」與「復」，蓋肇則先據開州，又陷通州，以地附銑，銑使闍提助之耳。

**17**夏，四月，丙申，上祠華山；壬寅，還長安。華，戶化翻。從，還宣翻。

**18**置益州道行臺，以益、利、會、鄜、涇、遂六總管隸焉。益州，隋之蜀郡。利州，隋之義城郡，梁之黎州，晉之晉壽，蜀之漢壽，漢之葭萌也。會州，隋之涼川縣會寧鎭，西魏之會州也。鄜州，隋之上郡，西魏之敷州，後魏之北華州中部敷城郡也，太和中為東秦州。涇州，隋之安定郡。遂州，隋之遂寧郡，漢之廣漢縣也。是時益州行臺所統，起蜀，跨隴而東北。

**19**劉武周數攻浩州，為李仲文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宋金剛軍中食盡；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20**羅士信圍慈澗，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慈澗。水經註︰新安有孝水，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救之，『章︰十二行本「救」作「拒」；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士信刺玄應墜馬，刺，七亦翻。人救之，得免。

**21**壬子，以顯州道行臺楊士林為行臺尚書令。去年正月，楊士林降。

**22**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臺尚書令。

**23**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新志︰義寧元年，以晉州之霍邑、趙城、汾西，汾州之靈石，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曰呂州，呂州蓋治霍邑也。相，息亮翻。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復，扶又翻；下同。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沮，在呂翻。易，以豉翻。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將，卽亮翻。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將，卽亮翻。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陝，失冉翻。去年十二月，筠為金剛將所擒。世民引兵趣介休，介休，介州治所。趣，七喻翻，又逡須翻。金剛尚有衆二萬，出『章︰十二行本「出」上有「戊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西門，背城布陳，背，蒲妹翻。陳，讀曰陣。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與戰，小卻，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張難，蓋人姓名，築堡自守，因以名之。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冑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

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尉，紆勿翻。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任，音壬。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永安，漢中陽縣也。後魏更名，時屬浩州。雀鼠谷，在永安，介休二縣間。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將，卽亮翻；下同。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

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幷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秦王之破劉武周、宋金剛，與破薛仁杲、宗羅㬋方略一也。復，扶又翻。走，音奏；下同。厥，九勿翻。

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降，戶江翻。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唐儉與于筠同被禽。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

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金剛本起於上谷。幾，居豈翻。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眞，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去年五月，劉六兒降，今年三月，季眞降，而實附金剛、武周，今皆誅死。

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縣，讀曰懸。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還，從宣翻。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厥，九勿翻。朝，直遙翻。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統其餘衆，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鎭。

**24**庚申，懷州總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新志︰武德二年，王世充將丁伯德以濟源縣來降，置西濟州。曰「西」者，以別濟北之濟州。濟，子禮翻。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25**辛酉，王世充陷鄧州。

**26**上聞幷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唐御府蓋屬內侍省內府局。六典︰內府令掌中宮府藏寶貨、給納名數，凡朝會，五品已上賜絹及雜綵、金銀器於殿庭者，並供之。今使各稱力自取繒帛。繒，慈陵翻。復唐儉官爵，仍以為幷州道安撫大使；使，疏吏翻。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賞其發懷恩反謀也。

世民留李仲文鎭幷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此言武周未死之前。數，所角翻。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謂馬邑郡界城堡也。詔仲文檢校幷州總管。檢校官未為眞。

**27**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冠，古玩翻。諸將疾之，將，卽亮翻；下同。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柰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28**初，尉遲敬德將兵助呂崇茂守夏縣，上潛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蓋以夏縣為夏州。使，疏吏翻。夏，戶雅翻。尉，紆勿翻。使圖敬德，事泄，敬德殺之。敬德去，崇茂餘黨復據夏縣拒守。復，扶又翻。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攻夏縣，壬午，屠之。考異曰︰高祖實錄︰「帝曰︰『平薛舉之初，不殺奴賊，致生叛亂，若不盡誅，必為後患。』詔勝兵者悉斬之。」疑作實錄者歸太宗之過於高祖，今不取。

**29**辛卯，秦王世民至長安。

**30**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厥，九勿翻。揭，居謁翻。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幷與之互市。

**31**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道安撫使，進封吳王，賜姓李氏。使，疏吏翻；下同。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祏，音石。

**32**丙午，立皇子元景為趙王，元昌為魯王，元亨為酆王。

**33**顯州行臺尚書令楚公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瑗，于眷翻。兵未行，長史田瓚為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總管。長，知兩翻。瓚，藏旱翻。降，戶江翻。

**34**秦王世民之討劉武周也，突厥處羅可汗遣其弟步利設帥二千騎助唐。厥，九勿翻。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武周旣敗，是月，處羅至晉陽，總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倫特勒，使將數百人，云助仲文鎭守，自石嶺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石嶺關在代州。杜佑曰︰忻州定襄縣、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嶮固。

**35**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鎭驍勇皆集洛陽，驍，堅堯翻。置四鎭將軍，募人分守四城。謂洛陽四城也。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時命通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東征。屈，區勿翻。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十二月。分，扶問翻。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為，于偽翻。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36**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使，疏吏翻。敗，補邁翻。虜牛羊萬計。

**37**驃騎大將軍可朱渾定遠可朱渾，虜三字姓。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告「幷州總管李仲文與突厥通謀，欲俟洛陽兵交，引胡騎直入長安。」甲戌，命皇太子鎭蒲反以備之，又遣禮部尚書唐儉安撫幷州，蹔廢幷州總管府，蹔，與暫同。徵仲文入朝。朝，直遙翻。

**38**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九域志︰新安在洛州西七十里。考異曰︰高祖實錄︰「丙戌，至新安。」蓋據奏到之日。今從河洛記。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鎭襄陽，襄陽，襄州。荊王行本鎭虎牢，宋王泰鎭懷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東城在皇城之東，皇城在東城之內，皇宮在皇城之北。以地望準之，南城蓋在皇城之南，端門之外。曜儀城蓋在東城之東，含嘉城則含嘉倉城，寶城卽寶城朝堂，蓋皇城也。惲，於粉翻。世充自將戰兵，將，卽亮翻；下同。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跋野，虜複姓。帥，讀曰率。驤，思將翻。騎，奇寄翻；下同。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39**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厥，九勿翻。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40**羅士信將前軍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世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將輕騎前覘世充，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考異曰︰太宗實錄云︰「師次穀州，王充以精兵三萬來拒戰，太宗帥輕騎挑之，衆寡不敵，被圍數重。太宗引弓馳射，皆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賊乃退。」舊書太宗紀云︰「太宗命左右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槍競進，太宗幾為所敗。太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單雄信傳云︰「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按劉餗小說︰「英公勣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椀，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此是勣主！』雄信乃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緣你，且竟！』」舊書蓋承此致誤耳。雄信若知是秦王，則取之尤切，安肯惶懼而退！借如小說所云，雄信旣朋世充之命，指取元吉，亦安肯以勣故而捨之。況元吉之圍東都，勣乃從太宗在武牢。今不取。世民左右馳射，『章︰十二行本「射」下有「皆應弦而斃」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燕，因肩翻。考異曰︰高祖實錄作「燕頃」，太宗實錄作「燕傾」，舊太宗紀作「燕頎」。今從河洛記。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覆，敷又翻。軍不復識，欲拒之，復，扶又翻。世民免冑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世充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此伊闕之龍門也。酈道元曰︰伊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故謂之伊闕。春秋，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卽此。傅毅東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是後武后居東都，數遊龍門，正此地也。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行，戶剛翻。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斷，丁管翻。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世充蓋以扶溝、鄢陵置洧州。隋志，繁水縣屬武陽郡，唐貞觀十八年，倂入昌樂縣，屬魏州。洧，音于軌翻。降，戶江翻；下同。

**41**八月，丁酉，南寧西爨蠻遣使入貢。初，隋末蠻酋爨翫反，誅，諸子沒為官奴，棄其地。爨翫見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十八年。使，疏吏翻。酋，慈由翻。帝卽位，以翫子弘達為昆州刺史，新志︰昆州，本隋置，隋亂廢。武德元年，開南中復置，領晉寧、秦臧等縣。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

**42**己亥，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新志︰衞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去年竇建德破降李世勣，取衞州，故共州亦附建德。唐綱當是共城縣令也。共，讀曰恭。降，戶江翻。

**43**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是年五月，王世充陷鄧州。

**44**癸卯，梁師都石堡留守張舉帥千餘人來降。此石堡蓋在夏州東，非開元、天寶間與吐蕃爭之石堡城也。守，式又翻。帥，讀曰率；下同。

**45**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以舟師自懷州渡河，襲破迴洛。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將，卽亮翻。斷，丁管翻。還，從宣翻。聚，才喻翻。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考異曰︰革命記作「公鄕」。河洛記、唐書作「公卿」，今從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

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今世以郊天齋宿大次為青城宮，其地當在都城之南。此青城宮若在洛城西北。按六典，洛城西禁苑，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中有合壁、翠微、宿羽、青城等十一宮。陳，讀曰陣。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敎，為此而來！」為，于偽翻。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好，呼到翻。至暮，各引兵還。

**46**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隨使者俱還。同安長公主，上同母媦，黎陽之破，沒於竇建德。使，疏吏翻。長，知兩翻。『鄒︰媦，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妹也。』

**47**乙卯，劉德威襲懷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

**48**九月，庚午，梁師都將劉旻以華池來降，以為林州總管。慶州華池縣，西魏之蔚州也。後周州廢，隋仁壽初，置華池縣，今置林州。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49**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是年六月，田瓚降世充。瓚，藏旱翻。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世充使王弘烈鎭襄陽。自襄陽至洛，路出南陽。鄧州旣屬唐，南陽之路不可由矣，則自顯州出蔡、汝以至洛，顯州今又降唐，故襄陽聲問絕。

**50**史萬寶進軍甘泉宮。漢甘泉宮在京兆醴泉縣。史萬寶自新安進軍逼洛陽，不應至漢之甘泉宮。隋志︰河南壽安縣，後魏之甘棠縣，有顯仁宮。或者以顯仁宮為甘棠宮也。「泉」，恐當作「棠」。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衞將軍王君廓攻轘轅，拔之。新志︰洛州緱氏縣東南有轘轅故關。轘，音環。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隋志︰滎陽郡管城縣，舊曰中牟，開皇十六年，析置管城縣，十八年，省內牟入焉。隋改中牟曰內牟，時為管州治所。將，卽亮翻；下同。還，從宣翻。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先，悉薦翻。君廓以策擊卻之，詔勞之曰︰勞，力到翻。「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少，詩沼翻。

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王世充蓋置州於雍丘，夏州於陽夏，陳州於宛丘；隨州無所考，意洧州之誤也；許州於長社，潁州於汝陰，尉州於尉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郡縣相繼來降。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相，息亮翻。尉，紆勿翻。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屈，九勿翻。驍，堅堯翻。今旣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邪，音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騎，奇寄翻；下同。行視地形，可置陳處。行，下孟翻。登魏宣武陵。魏宣武陵曰景陵，在北邙山。魏世宗，諡宣武帝。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帥，讀曰率；下同。槊，所角翻。趨，七喻翻。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呼，火故翻。刺，七亦翻。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陳，讀曰陣；下同。冠，古玩翻。考異曰︰實錄︰「丙戌，太宗與世充相遇於魏宣武陵，擊大破之，斬數千級，獲陳智略。」舊書敬德傳︰「太宗旣釋之，是日從獵於榆窠，世充引步騎數萬來戰，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刺雄信墜馬，翼太宗出圍，更帥騎兵交戰，擒陳智略。」據擒智略，則宣武、榆窠之戰，共是一事也。實錄據奏到日。河洛記在二十一日，今從之。斬首千餘級，獲排矟兵六千。排矟，言執排執矟者也。矟，與槊同。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篋，苦協翻。自是寵遇日隆。

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敵陳中，敵叢矟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矟返刺之。刺，七亦翻。齊王元吉以善馬矟自負，聞敬德之能，請各去刃相與校勝負，敬德曰︰「敬德謹當去之，王勿去也。」旣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去，羌呂翻。中，竹仲翻。秦王世民問敬德曰︰「奪矟與避矟，孰難？」敬德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操矟躍馬，志在刺之，操，七刀翻。敬德須臾三奪其矟；元吉雖面相歎異，內甚恥之。

51叛胡陷嵐州。嵐，盧含翻。

52初，王世充以邴元眞為滑州行臺僕射。濮州刺史杜才幹，隋志︰東平郡鄄城縣，舊置濮陽郡，開皇十六年置濮州，大業初廢州，以鄄城縣屬東平，蓋李密復置州也。濮，博木翻。李密故將也，將，卽亮翻。恨元眞叛密，叛密事見一百八十六卷元年九月。詐以其衆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元眞恃其官勢，自往招慰，才幹出迎，延入就坐，坐，徂臥翻。執而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謂李密以為長史。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分，扶問翻。遂斬之，遣人齎其首至黎陽祭密墓。壬午，以濮州來降。

53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厥，九勿翻。咄，當沒翻。敗，補邁翻。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54丙戌，以田瓚為顯州總管，賜爵蔡國公。瓚，藏旱翻。

55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鎭周來降。

56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水經註︰穀水自新安縣東流逕千秋亭，又東逕雍谷溪，迴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考異曰︰河洛記作「峽山堡。」今從實錄。士信又圍千金堡，此於古千金堨築堡也。水經註︰穀水逕周乾祭門北，東至千金堨。河南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堨穀水，魏時更修此堨，謂之千金堨。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旣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卽去。堡中以為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伺，相吏翻。

57竇建德之圍幽州也，是年五月，建德兵攻幽州。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降，下江翻。戊申，以開道為蔚州總管，蔚州，隋鴈門郡之靈丘、上谷郡之飛狐縣地。蔚，紆勿翻。賜姓李姓，封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出。」乃鑿骨，置楔其間，楔，先結翻。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妓，渠綺翻。

58竇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復，扶又翻。堞，達協翻。薛萬均、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陳，讀曰陣。塡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塹，七豔翻。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59李密之敗也，見一百八十六卷元年九月。楊慶歸洛陽，復姓楊氏。楊慶歸密改姓，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十一月。及王世充稱帝，見上卷本年四月。慶復姓郭氏，世充以為管州總管，妻以兄女。妻，七細翻。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降，戶江翻。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將，卽亮翻；下四將、其將同。慶欲與其妻偕來，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櫛者，櫛，阻瑟翻，梳也。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旣辜付託，辜，負也。徇利求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何用為！願送至洛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為！」遂自殺。庚戌，慶來降，復姓楊氏，拜上柱國、郇國公。郇，音荀。

時世充太子玄應鎭虎牢，軍于榮、汴之間，「榮」，當作「滎」。言軍于滎澤、汴水之間。『章︰十二行本正作「滎」；張校同。』聞之，引兵趣管城，趣，七喻翻，又逡須翻。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為書說榮州刺史魏陸，王世充蓋以滎陽縣置滎州；作「榮」亦誤也。『章︰十二行本正作「滎」；孔本同。』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為嵩州刺史，新志︰陽城縣屬洛州。又云︰武德四年，王世充偽令王雄來降，以陽城、嵩陽、陽翟置嵩州。與此所書稍差二三月。嵩南之路始通。嵩南，謂嵩山以南。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要漢為汴州總管，賜爵郳國公。郳，五稽翻。

60王弘烈據襄陽，上令金州總管府司馬涇陽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圖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鎭，拔之，隋志︰西城郡，梁置梁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東梁州，尋改金州，置總管府，府置長史、司馬。舊志︰襄州鄧城縣，漢鄧縣，屬南陽郡，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此時樊城鎭當在安養縣界。斬其將國大安，下其城柵十四。將，卽亮翻。

61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橫，戶孟翻。好，呼到翻。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實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為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鎭長沙，長沙，潭州治所。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甲子，以長沙來降，降，戶江翻。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

62雲州總管郭子和，隋志︰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治大利城。先與突厥、梁師都相連結，旣而襲師都寧朔城，克之。新志︰寧朔縣屬夏州，後周置。先，悉薦翻。厥，九勿翻。又詗得突厥釁隙，詗，休正翻。釁，許覲翻。遣使以聞，為突厥候騎所獲。使，疏吏翻。騎，奇寄翻。處羅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請帥其民南徙，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考異曰︰子和傳云︰「四年，拔戶口南徙。」按處羅可汗以今年卒，故置此。詔以延州故城處之。處，昌呂翻。

63張舉、劉旻之降也，是年八月，張舉降。九月，劉旻降。梁師都大懼，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說，輸芮翻。比，毗至翻。喪，息浪翻。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旣亡，是年四月，劉武周敗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為，事見晉孝武帝紀。師都請為鄕導。」鄕，讀曰嚮。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平涼郡置原州。處，昌呂翻。咄，當沒翻。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處羅入自幷州」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奚與契丹本皆東胡種，保烏丸山者，其後為奚，保鮮卑山者，其後為契丹。霫與突厥同俗，保冷陘山，南契丹，東靺鞨，西拔野古。靺鞨居肅愼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霫，而立翻。契，欺訖翻，又音喫。靺，莫撥翻。鞨，戶割翻。考異曰︰舊突厥傳︰「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東牙之兵，號泥步設，頡利嗣位，以為突利可汗。」按梁師都傳，此際有泥步設，又有突利可汗。然則突利、處羅時已為小可汗，非頡利嗣位後也。高祖實錄云︰「處羅欲分兵大掠中國，於懷戎、鴈門、靈武、涼州四道俱入。」今從舊書梁師都傳。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于晉、絳。滏口，滏水之口，在磁州滏陽縣界。晉州，隋之臨汾郡。絳州，隋之絳郡。滏，音釜。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咄，當沒翻。苾，毗必翻。

處羅又欲取幷州以居楊政道，楊政道時居定襄。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隋開皇十九年。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卒，子恤翻。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更，工衡翻。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使，疏吏翻。上禮之如始畢之喪。去年四月始畢卒。

64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襄州南漳縣，後周置沮州。南漳，漢之臨沮縣也。隋廢沮州。蓋王世充復置。漢南縣，宋置華山郡，西魏廢郡，王世充蓋取宋郡名而置華州也。漢南縣，唐貞觀八年省倂入宜城。沮，子魚翻。華，戶化翻。

65是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考異曰︰實錄在十二月丙午。蓋於時唐始聞之，遣劉世讓攻洺州之日也。今從革命記。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殷州治獲嘉，此皆去年冬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使，疏吏翻。考異曰︰隋季革命記曰︰「世充亦自遣使求救於建德云︰『夏王或率領軍師來相救援。王取東都、河、洛之地，北收幷、汾，南盡揚、越，充乃取京師、蒲、絳以西，通蜀、荊、襄之境，並據山河之險，長為弟兄之國。』」按世充止有河、洛之地，豈肯遽以賂建德！借有是言，建德亦何由肯信！今從河洛記。建德中書侍郞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說，輸芮翻。夏，戶雅翻。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旣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幷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郞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66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許州，隋之潁川郡。亳州，隋之譙郡。亳，蒲博翻。降，戶江翻。

67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軍於籠火城，破之。燕，因肩翻。

68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隨州，隋之漢東郡。

69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荊門鎭，拔之。荊門，在荊州長林縣。紹所部與梁、鄭鄰接，峽州北境接鄭之襄州，東境接梁之荊門。二境得紹士卒，皆殺之，紹得二境士卒，皆資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復，扶又翻。

70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引漢高祖殺功臣事，以恐動繡。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橫，戶孟翻。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史言蕭銑將亡。

71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長，知兩翻。

72突厥倫特勒在幷州，大為民患，是年六月，突厥留倫特勒於幷州。厥，九勿翻。幷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去年九月，道源為建德所執。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竇建德都洺州。洺，音名。丙午，詔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新志︰恆州鹿泉縣有故井陘關，一名土門關。鹿泉，漢之石邑也。

73己酉，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執驃騎將軍達奚暠，瓜州，隋之敦煌郡。騎，奇寄翻。驃，匹妙翻。暠，古老翻。舉兵反。

74是歲，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京口時屬揚州延陵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庱亭，庱亭在毗陵西北。庱，丑拯翻，又恥陵翻。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毗陵至吳郡百八十里。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降，戶江翻。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內史侍郞、國子祭酒。掾，于絹翻。

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祏，音石。將卒數千攻子通，將，卽亮翻。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為之副。公祏渡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隋志︰丹陽郡治江寧；溧水以縣屬焉，本溧陽縣，開皇十八年更名。自丹陽至溧水二百四十里。溧，音栗。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帥，讀曰率。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簡，選也，分別也。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卽斬之。」自帥餘衆，復居其後。帥，讀曰率。復，扶又翻；下同。子通為方陳而前，陳，讀曰陣。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為所敗，敗，補邁翻。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狃，女九翻。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私屬親兵不在大軍名籍者。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降，戶江翻。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廬、和等州皆江西也。伏威徙居丹陽。

子通復東走太湖，太湖在蘇州吳縣東南五十里。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聞人，複姓，今吳中亦以為著姓。賊帥，所類翻。將，卽亮翻。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會稽，越州。會，古外翻。考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章︰十二行本「振」下有「帥其羣臣」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徙都餘杭，餘杭，杭州。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嶺，五嶺也。東包會稽，西距宣城，按子通之地，西距宣城耳，南境安能至嶺哉！史大而言之耳。會，古外翻。皆有之。

75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沈寶徹殺隋官，據州，附於林士弘，隋志︰南海郡，廣州。信安郡新興縣，梁置新州。宋白曰︰新州，秦始皇所取陸梁地，漢為合浦臨元縣，晉置新寧郡，梁置新州。漢陽太守馮盎擊破之。馮盎自大業之亂歸嶺南，未受朝命，故書隋官。守，式又翻。旣而寶徹兄子智臣復聚兵於新州，盎引兵擊之。賊始合，盎免冑大呼曰︰呼，火故翻。「爾識我乎？」賊多棄仗肉袒而拜，馮盎自其祖母洗夫人以來，威令行於嶺南，故然。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

76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恆山，恆州。恆，戶登翻。降，戶江翻。

**四年**（辛巳，六二一）

**1**春，正月，癸酉，以大恩為代州總管，代州，隋之鴈門郡。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代州石嶺之北，自劉武周之亂，寇盜充斥，大恩徙鎭鴈門，鴈門，漢廣武縣，隋更名。隋、唐代州皆治鴈門，漢鴈門郡治陰館。李大恩豈徙鎭漢鴈門邪？宋白曰︰句注在代州西北三十五里，鴈門界西陘山也。始皇十三年移樓煩於善無縣，今句注山北下館城是也，故續漢書云︰鴈門郡理陰館。建安立新興郡，陘北悉棄之，其地荒廢。魏文帝移鴈門郡，南渡句注，置廣武城，卽今州西廣武故城是也。後魏明帝又移置廣武東古上館城內，卽今州城是也。或曰李大恩自恆山請降，授代州總管，故自恆山徙鎭鴈門。討擊，悉平之。

**2**稽胡酋帥劉仚成部落數萬，為邊寇；酋，慈由翻。帥，所類翻。仚，許延翻。辛巳，詔太子建成統諸軍討之。

**3**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後魏置梁州於浚儀，因古大梁城以名州也。此時以浚儀為汴州，而隋之梁郡治宋城縣。宋城，古睢陽也，漢梁國都之，後魏以來，以睢陽為梁郡，王世充當於此置梁州。

**4**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將，卽亮翻。帥，讀曰率。考異曰︰舊書杜伏威傳︰「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李氏。」按伏威封吳王在太宗討王世充前。今從高祖、太宗實錄。甲申，攻梁，克之。梁縣屬伊州。杜佑曰︰汝州梁縣，漢舊縣，戰國時謂之南梁，以別大梁、少梁也。

**5**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黔州，隋之黔安郡，古黔中也。黔，音琴。攻蕭銑五州、四鎭，皆克之。

**6**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騎，奇寄翻；下同。尉，紆勿翻。翟，萇伯翻。長，知兩翻。將，卽亮翻；下同。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被，皮義翻。帥，讀曰率；下同。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屈，九勿翻。軌封贊皇縣公。贊皇縣屬趙州，隋開皇十六年置。劉昫曰︰取贊皇山為名。引兵按行營屯，行，下孟翻。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考異曰︰太宗實錄云︰「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左右未獲從，以兩騎而進，遇賊騎將葛彥璋，射之，應弦而墜，擒之於陳，後軍亦繼至，通軍復振，表裏奮擊，王充大敗，俘斬六千餘人，幾獲世充。」今從河洛記。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7**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說，輸芮翻。上，時掌翻。考異曰︰高祖實錄︰「孝恭獻平銑之策，帝嘉納之。」太宗實錄、李靖傳︰「靖說趙郡王孝恭，陳伐蕭銑之計，獻以十策。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長史事。」孝恭傳︰「時李靖亦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軍事。」蓋靖畫策使孝恭上之耳。二月，辛卯，改信州為夔州，以孝恭為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艦，戶黯翻。以孝恭未更軍旅，更，工衡翻。以靖為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長，知兩翻。酋，才由翻。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量，音良。質，音致。

**8**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

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語，牛倨翻。今取洛陽，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乘，繩證翻。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將，卽亮翻。

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東都城西連禁苑，方諸門蓋自都城出禁苑之門也。青城宮在禁苑中，穀、洛二水會于禁苑之中。帥，讀曰率；下同。塹，七豔翻。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騎，奇寄翻；下同。陳，讀曰陣；下同。徼，古堯翻。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復，扶又翻；下同。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屈，居勿翻。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披，普彼翻。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中，竹仲翻。射，而亦翻。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距躍，超距而跳躍也。杜預曰︰距躍，超越也。呼，火故翻。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為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髻，古詣翻。將渡洛水，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

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洛水逕其前，有天津、永濟、中橋三橋。臨洛水為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刺，七亦翻。折，而設翻。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趣唐軍，眙，丑吏翻。趣，七喻翻，又逡須翻。至寫口，洛城中水於此寫放以流其惡，因名之為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去，羌呂翻。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卒，子恤翻。豈非天所命乎！」

先是御史大夫鄭頲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鄭頲，李密之臣，為世充所獲，疾其多詐，故不樂仕焉。先，悉薦翻。頲，他鼎翻。樂，音洛。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眞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為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詭辭以求去。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頲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束髮，謂幼小總角時也。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直遙翻。累，力委翻。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好，呼到翻。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被，皮義翻。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敗，欲茍免邪？邪，音耶。不誅之，何以制衆！」遂斬頲於市。頲言笑自若，觀者壯之。

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朔州，隋之馬邑郡。

**9**幷州安撫使唐儉密奏︰「眞鄕公李仲文與妖僧志覺有謀反語，眞鄕縣公也。西魏置眞鄕縣，時屬綏州。使，疏吏翻。妖，於驕翻。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謠。諂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許立為南面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及在幷州，贓賄狼藉。」上命裴寂、陳叔達、蕭瑀雜鞫之。瑀，音禹。乙巳，仲文伏誅。

**10**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去年七月，世充使泰守河陽。其將趙敻等以城來降。將，卽亮翻。敻，休正翻。降，戶江翻。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單，慈淺翻。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轘，音環。敗，補邁翻。

**11**壬子，延州總管段德操擊劉仚成，破之，仚，許延翻。斬首千餘級。

**12**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13**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礮，與砲同，匹貌翻。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八弓弩，八弓共一絭也，如古連弩，今之划車弩，亦其類也。輻，音福。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軍未破，師必不還，還，從宣翻。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參謀之官，蓋始於此。朝，直遙翻。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言羈縻屬之而已。號令所行，淮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遺，于季翻。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14**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李世勣時屯管城。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左衞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王君廓時屯洛口。悅為內應，遂拔之，獲其荊王行本及長史戴冑。長，知兩翻。悅，君理之孫也。沈君理仕陳為僕射。

**15**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九

## 唐紀五起重光大荒落（辛巳）三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中

**武德四年**（辛巳、六二一）

**1**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為燕州總管。靺鞨有七種，粟末靺鞨居最南，本附高麗。隋煬帝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柳城。新志曰︰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突地稽」，隋書作「度地稽。」帥，所類翻。靺，音末。鞨，音曷。燕，因肩翻。

**2**太子建成獲稽胡千餘人，釋其酋帥數十人，酋，才由翻。帥，所類翻。授以官爵，使還，招其餘黨，劉仚成亦降。仚，許延翻。降，戶江翻；下同。建成詐稱增置州縣，築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圍而殺之，死者六千餘人，考異曰︰實錄，前言四千餘戶，後云六千餘計，蓋前言戶，後言口也。仚成覺變，亡奔梁師都。

**3**行軍總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黃州闕。洺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

竇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上遙除名振永寧令，新志︰平恩縣屬洺州；又所領雞澤縣有普樂縣，竇建德平後，廢入雞澤。永寧縣屬洛州；本熊耳，義寧二年更名，時屬熊州。按舊書除名振永年令。此承新書之誤。永年，漢廣平縣也，隋仁壽元年，改曰永年，帶洺州。舊志曰︰永年，本漢曲梁縣地。杜佑曰︰洺州，春秋赤狄之地。洺，彌幷翻。厥，九勿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樂，音洛。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舊志︰鄴縣屬相州，後魏於鄴置相州；周末尉遲迥旣平，乃焚鄴，以安陽為相州理所。煬帝復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將，卽亮翻。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湩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為之飯僧。湩，竹用翻；乳汁。為，于偽翻。飯，扶晚翻。『鄒︰飯僧，施飯於僧。』

**4**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頡利者，啓民之子，始畢、處羅之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從，才用翻。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使，疏吏翻；下同。說，式芮翻。「昔啓民為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事見隋文帝紀。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楊政道時居定襄。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厭，於鹽翻。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汾陰縣本屬蒲州，時為泰州治所。

**5**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塹，七豔翻。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腳弱，死者相枕倚於道。枕，職任翻。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見一百八十三卷隋義寧元年四月。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糠覈不充，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粗屑為紇頭。尚書郞以下，親自負戴，負以肩背，戴以首。往往餒死。

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將，卽亮翻；下同。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酸棗縣隋屬鄭州，此時屬東梁州。

**6**壬午，突厥寇石州，石州，隋之離石郡。刺史王集擊卻之。

**7**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滎陽縣屬鄭州。陽翟縣，隋屬汝州，時屬嵩州。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泝河西上。上，時掌翻。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徐州，隋之彭城郡。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將，卽亮翻。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成皋卽虎牢；東原卽東廣武。水經︰河水過成皋而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註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遣使與王世充相聞。

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使，疏吏翻。先，悉薦翻。遺，于偽翻。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脩前好。好，呼到翻。世民集將佐議之，將，卽亮翻。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久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唐諱虎，改虎牢為武牢。『鄒︰高祖祖諱虎，追諡景皇帝，廟號太祖。』伺間而動，破之必矣！」間，古莧翻。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帥，讀曰率。亦當極其精銳。若『章︰十二行本「若」上有「致死於我」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縱之至此，兩寇合從，從，子容翻。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帥，讀曰率。驍，堅堯翻。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薛道衡為隋煬帝所殺。隋之伐陳，道衡知其必克。收之識時審勢，蓋有父風。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瑀，音禹。屈，居勿翻。易，以豉翻；下同。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將，卽亮翻；下同。咽，音煙。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易，弋豉翻。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幷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驍，堅堯翻。趣，七喻翻，又逡須翻。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鞏在東都之東一百一十里。時世民大軍，據都城西北以臨世充而圍之，故出兵向武牢，歷北邙，抵河陽而趨鞏。趨，與趣同，音七喻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

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緣道分留從騎，從，才用翻；下同。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騎，奇寄翻。尉，紆勿翻。「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槊，色角翻。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還，從宣翻。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呼，火故翻。射，而亦翻；下同。斃其一將。將，卽亮翻。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從，才用翻。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弟，大計翻，但也。漢書多用此弟字，可考也。殿，丁練翻。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復，扶又翻；下同。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卻以誘之，逡，七荀翻。誘，音酉；下同。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瓚，藏旱翻。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武德二年，竇建德盡取趙、魏，虜淮安王神通及同安公主，待淮安以客禮，次年八月，遣公主歸。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武德二年，王、竇結好；世充篡，建德絕之，尋有疆埸之爭。好，呼到翻。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左傳︰隨武子曰︰「前茅慮無。」杜預註云︰軍行前有斥候蹹伏。茅，明也，備慮有無也。或曰︰以茅為旌識。郊勞未通，能無懷愧。古者諸侯相見有郊勞之禮。言建德來救世充，阻於唐兵，使命不得通也。勞，力到翻。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欲使之擇善而從。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8**立秦王世民之子泰為衞王。

**9**夏，四月，己丑，豐州總管張長遜入朝。時言事者多云，長遜久居豐州，張長遜，隋末守豐州，唐興來降，至是入朝。豐州至長安二千六百六里。朝，直遙翻；下同。為突厥所厚，非國家之利。厥，九勿翻。長遜聞之，請入朝，上許之。會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長遜帥所部會之，因入朝，拜右武侯將軍。帥，讀曰率；下同。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師巴、蜀兵來會秦王，擊王世充，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右僕射。

**10**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11**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騎，奇寄翻。將，卽亮翻。單，音善。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

**12**太子還長安。

**13**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洛州河陰縣，古平陰也。王世充當於此置平州。降，戶江翻。

**14**戊申，突厥寇幷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幷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璹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處，昌呂翻。璹，殊玉翻。幾，居豈翻。卒，子恤翻。考異曰︰舊書鄭元璹傳作「叱羅可汗」。今從實錄。國人疑元璹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瓌，古回翻。又留左驍衞大將軍長孫順德。驍，堅堯翻。長，知兩翻。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孝恭時鎭夔州。

**15**甲寅，封皇子元方為周王，元禮為鄭王，元嘉為宋王，元則為荊王，元茂為越王。

**16**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考異曰︰舊書，停留七十餘日；新書，六十餘日。按二月戊午，沈悅始以武牢降唐，至五月己未，建德敗，纔六十二日。若沈悅今日降唐，明日建德卽至，亦不能自固。又吳兢太宗勳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十二萬次于酸棗。」去敗纔四十一日，故但云「留屯累月」。戰數不利，數，所角翻。將士思歸。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抄，楚交翻。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

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行，戶剛翻。徇汾、晉，趣蒲津，趣，七喻翻。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強；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凌敬之策善矣。當是時，洛城危急，秦王定計而堅守之，蓋計日而收功；吾恐建德未得至蒲州，洛城已破矣。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使，疏吏翻。長，知兩翻。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啗，徒濫翻。將，卽亮翻。撓，奴巧翻，又奴敎翻。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令，力丁翻。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凌敬蓋為建德國子祭酒。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建德都洺州，時在山南，幷、代、汾、晉，皆山北也。滏，音釜。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厥，九勿翻。抄，楚交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

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諜，達協翻。伺，相吏翻。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此西廣武也。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誘，音酉。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此所謂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也。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水經註︰汜水南出浮戲山，亦謂之方山，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流注于河。陳，讀曰陣；下同。汜，音祀。屬，之欲翻。亙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將，卽亮翻。懼其衆也。世民將數騎升高丘而望之，將，音如字，領也。騎，奇寄翻。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囂，虛驕翻，喧也。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所謂以計稽之也。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甫，始也，纔也。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汜，音祀。使，疏吏翻。劇，戲也；今俗謂戲為則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槊，色角翻。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王琬乘隋煬帝驄馬，煬，余尚翻。馬青白曰驄。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鎧，可亥翻。迥，戶頂翻。陳，讀曰陣。世民曰︰「彼所乘眞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尉，紆勿翻。喪，息浪翻。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衆無敢當者。騎，奇寄翻。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

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杜預曰︰士皆坐列，言無鬬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逡，七倫翻。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所以嘗敵也。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下同。上，時掌翻。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帥，讀曰率；下同。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薄，迫也。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卻，朝，直遙翻。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窘，渠隕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蝟，于貴翻；蟲似豪豬而小。爾雅曰︰彙毛刺是也。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歆，許今翻。卷，讀曰捲。出其陳後，陳，讀曰陣。張唐旗幟，幟，昌志翻。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將，卽亮翻。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中，竹仲翻。槊，色角翻。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槊欲刺之，騎，奇寄翻。援，于元翻。刺，七亦翻。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言得我以獻則富貴也。夏，戶雅翻。武威下擒之，下馬擒之也。載以從馬，從，才用翻。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卽日散遣之，使還鄕里。

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用李左車之言。德彝甚慚。

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洺州。洺，彌幷翻。

甲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

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降，戶江翻；下同。使，疏吏翻。

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此漢、魏故都之城也。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欲走襄陽就王弘烈、王泰。走，音奏。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考異曰︰舊書世充傳云︰「諸將皆不答。」今從河洛記。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處，昌呂翻。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邪，音耶。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分，扶問翻。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

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瑀，音禹。將，卽亮翻。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單，慈淺翻。新書云︰薛德音以移檄慢逆，崔弘丹以造弩多傷士，前誅之；次收段達等斬洛渚上。溫公避國諱，改弘丹為洪丹。郭什柱意當作「什住」。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驍，堅堯翻。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考異曰︰舊傳云︰「高祖不許。」按太宗得洛城卽誅雄信，何嘗稟命於高祖，蓋太宗時史臣敍高祖時事，有誅殺不厭衆心者，皆稱高祖之命，掩太宗之失，如屠夏縣之類皆是也。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旣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復，扶又翻。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為土，庶幾不負昔誓也！」幾，居希翻。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礫，郞擊翻。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長孫之長，知兩翻。士民無罪為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誄之。古者卿大夫歿，則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為文以哀之，曰誄。今誄之者，哀其無罪而死也。誄，魯水翻。

初，秦王府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協，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幾，居依翻，又音祁。楚客終無怨色。及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自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剄，古頂翻。如晦乃為之請於世民，淹得免死。為，于偽翻。

秦王世民坐閶闔門，晉都洛陽，其城西面北來第三門曰閶闔。隋營新都，唐六典所載都城、皇城、宮城，苑城諸門，皆無閶闔，蓋唐改之也。闔，戶臘翻。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見，賢遍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旣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年八十二。史言蘇威之壽不若早夭。卒，子恤翻。

秦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唐六典︰東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端門。乾陽殿，唐後於此起乾元殿。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門，蓋隋之則天門也。唐六典曰︰毀建國門。隋志︰東都城南面二門，正南曰建國。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餘皆返初。返初服也。尼，女夷翻。

**17**前眞定令周法明，眞定縣，隋帶恆山郡，唐改郡為恆州。法尚之弟也，周法尚自陳入隋為將。隋末結客，襲據黃梅，隋志︰黃梅縣舊曰永興，開皇初改曰新蔡，十八年改曰黃梅，因黃梅山以名縣也。劉昫曰︰黃梅，漢蘄春縣地，宋分置新蔡郡，隋為縣，屬蘄春郡。遣族子孝節攻蘄春，蘄春，漢縣，屬江夏郡，吳為蘄春郡，晉改為西陽，又改為蘄陽，梁改曰蘄水，後齊改曰齊昌，隋開皇十八年復曰蘄春，帶郡。蘄，音渠之翻。兄子紹則攻安陸，安陸，漢縣，屬江夏郡。宋分置安陸郡，梁置南司州，西魏置安州，隋復為安陸郡。子紹德攻沔陽，沔陽，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後周置復州，大業初，改沔州，尋改為沔陽郡。沔，彌兗翻。皆拔之。庚午，以四郡來降。降，戶江翻；下同。

**18**壬申，齊善行以洺、相、魏等州來降。洺，音名。相，息亮翻。考異曰︰革命記云︰「五月七日，善行等至洺州。」實錄云「壬申，洺、相、魏等州降」者，蓋降使到之日也。月末又云「裴矩等以八璽降」，蓋璽到之日也。時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還向海隅為盜。善行獨以為不可，曰︰「隋末喪亂，剽，匹妙翻。喪，息浪翻；下同。故吾屬相聚草野，茍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夏，戶雅翻。易，以豉翻。屬，之欲翻。非人力所能爭邪！邪，音耶。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為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復，扶又翻。不若委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繒，慈陵翻。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復，扶又翻。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萬春宮，竇建德所築。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將，卽亮翻。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卽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幷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武德二年，建德破化及，得八璽及珍寶。帥，讀曰率。璽，斯氏翻。降，戶江翻。上以善行為秦王左二護軍，秦王所統置左三府、右三府，各有統軍、護軍。仍厚賜之。

初，竇建德之誅宇文化及也，隋南陽公主有子曰禪師，建德虎賁郞將於士澄問之曰︰何承天姓苑有於姓，今浙間有此姓。禪，市連翻。賁，音奔。將，卽亮翻。於，如字。「化及大逆，兄弟之子皆當從坐，若不能捨禪師，當相為留之。」為，于偽翻。公主泣曰︰「虎賁旣隋室貴臣，按隋書·帝紀，大業初，造龍舟，於士澄已為上儀同，往江南採木。茲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為尼。及建德敗，公主將歸長安，與宇文士及遇於洛陽，士及請與相見，公主不可。士及立於戶外，請復為夫婦。公主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訶令速去。訶，虎何翻。士及固請，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19**乙亥，以周法明為黃州總管。黃州，治黃岡縣，漢江夏郡西陵縣地，齊曰南安，又置齊安郡，隋置黃州，尋改永安郡。

**20**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使，疏吏翻。任，音壬。瓌，古回翻。降，戶江翻。世充故地悉平。

**21**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隋志︰武陽郡聊城縣，開皇十六年置博州。復推淮安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22**己卯，代州總管李大恩擊苑君璋，破之。

**23**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厥，九勿翻。將，卽亮翻。中，竹仲翻。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卒，子恤翻。

**24**戊戌，孟海公餘黨蔣善合以鄆州，孟噉鬼以曹州來降。鄆州，隋之東平郡。曹州，隋之濟陰郡。鄆，音運。噉，徒濫翻。降，戶江翻。噉鬼，海公之從兄也。從，才用翻。

**25**庚子，營州人石世則執總管晉文衍，營州，隋志之遼西郡。舉州叛，奉靺鞨突地稽為主。靺，音末。鞨，音曷。

**26**黃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蕭銑蓋亦置安州於隋安陸郡界。獲其總管馬貴遷。

**27**乙巳，以右驍衞將軍盛彥師為宋州總管，安撫河南。驍，堅堯翻。

**28**乙卯，海州賊帥臧君相以五州來降，拜海州總管。海州，隋志之東海郡。宋白曰︰魏武定七年置海州。帥，所類翻。

**29**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襄州，隋志之襄陽郡。宋白曰︰襄州，春秋穀、鄧、鄾、盧、羅、鄀之地，秦為南陽郡地，魏置襄陽郡，以其地在襄山之陽也。江左置雍州，西魏改襄州。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先，悉薦翻。行褒輒殺使者；旣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旣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考異曰︰舊本紀及唐曆年代記、唐會要皆云五年六月，置諫議大夫。按世長自諫議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四年十一月，已預十八學士。據舊職官志，四年，置諫議大夫，今從之。余按唐六典，秦、漢曰諫大夫，光武加議字。北齊集書省置諫議大夫七人，隋氏門下省亦置諫議大夫七人。四年以前，唐未及置，今始置之耳。嘗從校獵高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師古曰︰如說非也。此校，謂以木相貫穿為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廐成校。是則以遮闌為義也。校獵者，大為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原父曰︰予謂校讀如「犯而不校」，亦競逐獵也。高陵縣屬京兆府。大獲禽獸，上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樂，音洛。上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復，扶又翻。邪，音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程大昌雍錄︰慶善宮有披香殿。又云︰慶善宮，高祖舊第也，在武功渭水北。余按下文世長言昔侍於武功，若此殿正在武功舊宅，世長縱是譎諫，不應引以為言，恐此殿不在慶善宮。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紂為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30**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章︰十二行本「匹」下有「甲士三萬人」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被，皮義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前後部鼓吹，鼓吹，軍樂也；漢制，萬人將軍得之。司馬法︰軍中有鼓笛，所以發壯勇。薛居正曰︰義鏡問鼓吹十二案，合於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註云︰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掆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為鼓吹十二案。吹，昌瑞翻。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乘，繩證翻。考異曰︰李勣傳云︰「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太廟。」今從唐曆。行飲至之禮以饗之。左傳︰歸而令至，以數軍實。杜預註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31**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句，音駒。麗，鄰知翻。建武，元之弟也。高元，見隋紀。

**32**上見王世充而數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章︰十二行本「姪」下有「徙」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處蜀；處，昌呂翻。斬竇建德於市。

**33**丁卯，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下同。陝、鼎、函、虢、虞、芮六州，轉輸勞費，陝州，治陝弘農縣，本隋弘農郡，義寧元年曰鳳林，領弘農、閿鄕、湖城；武德元年曰鼎州，因鼎湖為名。武德三年，以永寧、崤置丞州。又義寧元年，分盧氏、長水、桃林置虢郡，武德元年，曰虢州。義寧元年，以安邑、虞鄕、夏置安邑郡，武德元年，曰虞州。二年，以芮城、河北、永樂置芮州。幽州管內，久隔寇戎，並給復二年。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旣下，而王、竇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治，直之翻。伽，求加翻。上，時掌翻。去，羌呂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是自違本心，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寬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考異曰︰伏伽表云︰「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而赦書乃十二日，或脫「十」字也。又云︰「常赦所不免，咸赦除之。」今赦無此文，豈實錄錄赦文不盡歟？上從之。

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按雍錄，都城坊里圖，雍州廨舍後為京兆府，在光德坊。雍，於用翻。廨，古隘翻。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帥，讀曰率。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惲趨出，修德等殺之。武德二年正月，獨孤機兄弟為世充所殺，故修德報仇。惲，於粉翻。考異曰︰舊傳作「獨孤修」，今從河洛記。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34**隋末錢弊濫薄，言錢之弊也。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勝，音升。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重『章︰十二行本「重」上有「徑八分」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二銖四參，按漢書律曆志︰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應劭註曰︰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師古曰︰絫，孟音來戈翻。此字讀亦音纍紲之纍。二銖四絫，二百四十黍也。「參」當作「絫」，蓋筆誤也。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衷，竹仲翻。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幷書，迴環可讀。六典︰漢書百官表云︰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博士、大夫、議郞。漢儀注，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魏氏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氏隸散騎省，宋、齊隸集書省，後周天官府置給事中士；隋曰給事郞，唐曰給事中，屬門下省，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撰其文者，撰為八分篆、隸二體。考異曰︰薛璫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云。」淩璠唐錄政要云竇皇后。按時竇皇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今皆不取。

**35**以屈突通為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鎭洛陽；以淮陽王道玄為洛州總管。李世勣父蓋竟無恙而還，詔復其官爵。屈，居勿翻。陝，失冉翻。李蓋被虜，見一百八十七卷武德二年十月。恙，余亮翻。還，從宣翻。竇軌還益州。自平洛還。軌將兵征討，或經旬月不解甲。性嚴酷，將佐有犯，無貴賤立斬之，鞭撻吏民，常流血滿庭，所部重足屛息。將，卽亮翻。重，直龍翻。屛，必郢翻。

**36**癸酉，置錢監於洛、幷、幽、益等諸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賜以官鑪也。鑪，音爐，鑪冶也。自餘敢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

**37**河北旣平，上以陳君賓為洺州刺史。將軍秦武通等將兵屯洺州，欲使分鎭東方諸州；又以鄭善果等為慰撫大使，就洺州選補山東州縣官。

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為民患，洺，彌幷翻。將，卽亮翻；下同。使，疏吏翻。橫，戶孟翻。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捶，止橤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貝州，隋志之清河郡。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降，戶江翻。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相，息亮翻。單，慈淺翻。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見一百八十七卷二年十月。夏，戶雅翻。唐得夏王卽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為，于偽翻。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之，往也。舊志，漳南縣屬貝州，漢之東陽縣。隋開皇十八年分棗強、清平二縣地，置漳南縣於古東陽城。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復，扶又翻。衆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屛居漳南，漢東公，竇建德所封爵也。屛，必郢翻。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卽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甲戌，襲漳南縣據之。考異曰︰革命記︰「七月二十七日，衆立黑闥為漢東王，建元天造，卽入漳南城，鏁縣官於獄，發使告貝州及諸鎭戍等云︰『今漢東王為夏王起義兵於漳南，請軍會戰。』」今據實錄，甲戌，七月十九日。又黑闥陷相州乃稱王改元，在五年正月。今不取。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洺州，朝，直遙翻。洺，彌幷翻。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滄州，隋志之勃海郡。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38**辛巳，襃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鄀州，拔之。「襃州」，當作「襄州」，詳見辯誤。新志︰武德四年以竟陵之樂鄕及襄州之率道、上洪置鄀州。上書郡，下書州；竟陵之樂鄕，蓋蕭銑地也。鄀，音若。

**39**孟海公與竇建德同伏誅，戴州刺史孟噉鬼不自安，新志︰武德四年以曹州之成武，宋州之單父、楚丘置戴州。敢，徒濫翻。挾海公之子義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蔣善合為腹心；禹城縣屬齊州，隋之祝阿也。新、舊志皆云，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此時未有禹城，當考。又前言蔣善合以鄆州來降，此以「禹城令」書之，亦未知為誰所命也。善合與其左右同謀斬之。

**40**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41**丁亥，命太子安撫北邊。

**42**丁酉，劉黑闥陷鄃縣，鄃縣，屬貝州。鄃，音輸。魏州刺史權威、魏州，隋志之武陽郡。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取其餘衆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玄通擊之；藍田縣屬雍州。騎，奇寄翻。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

**43**癸卯，突厥寇代州，厥，九勿翻。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崞縣屬代州。崞，音郭。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少，詩沼翻。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44**上以南方寇盜尚多，丙午，以左武候將軍張鎭周為淮南道行軍總管，大將軍陳智略為嶺南道行軍總管，鎭撫之。

**45**丁未，劉黑闥陷歷亭，舊志︰歷亭，漢東陽地，隋開皇十六年分鄃縣置。隋志曰︰分武城置。時屬貝州。執屯衞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46**初，洛陽旣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兗州，隋志之魯郡。降，戶江翻。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任城縣屬兗州。任，音壬。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帥，所類翻。兗、鄆、陳、、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舊志︰虞城縣屬宋州，隋分下邑縣置，時置東虞州。令，力丁翻。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使，疏吏翻；下同。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行至宋州，屬圓朗反，宋州治睢陽，時為宋城縣。使，疏吏翻。瓌，古回翻。屬，之欲翻。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宋州西至汴州二百八十五里。瓌笑曰︰「柳公何怯也！」圓朗又攻陷楚丘，楚丘縣，後魏之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更名，時屬戴州。引兵將圍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公謹自鄢陵帥諸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鄢陵縣時屬洧州。將，卽亮翻；下同。鄢，謁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帥，讀曰率。質，音致；下同。濬曰︰「樞與公謹皆王世充將，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恐必為變。」瓌不應。樞至虞城，分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城。合，音閤。賊稍近，質子有叛者，樞斬其隊帥。於是諸隊皆懼，帥，所類翻；下同。各殺其質子，樞不禁，梟其首於門外，遣使白瓌。梟，堅堯翻。使，疏吏翻。瓌陽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招其父兄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人旣殺質子，與賊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虞城，果不克而去。

**47**初，竇建德以鄱陽崔元遜為深州刺史，鄱陽縣屬饒州。隋開皇十六年，以定州安平置深州，大業初廢。新志︰武德四年，以定州之安平、瀛州之饒陽置深州，蓋竇建德置，而唐因之耳。宋白曰︰以州城西故深城名州。及劉黑闥反，元遜與其黨數十人謀於野，伏甲士於車中，以禾覆其上，覆，敷又翻。『章︰十二行本「上」下有「詐為農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直入聽事，聽，讀曰廳。自禾中呼譟而出，執刺史裴晞殺之，傳首黑闥。

**48**九月，乙卯，文登賊帥淳于難請降，置登州，以難為刺史。文登，本漢牟平縣地，後齊置文登縣，因文登山而名。隋志，屬東萊郡。時置登州兼領萊州之觀陽縣。降，戶江翻；下同。

**49**突厥寇幷州，厥，九勿翻。幷，卑名翻。遣左屯衞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琮，徂宗翻。尉，紆勿翻。

**50**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

51隋末，歙州賊汪華據黟、歙等五州，有衆一萬，歙州，本新安郡，隋平陳置歙州，黟、歙二縣屬焉。歙，音攝。黟，音伊；劉昫曰︰音同硻。縣南石墨嶺出石墨故也。自稱吳王。甲子，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拜歙州總管。

52隋末，弋陽盧祖尚糾合壯士以衞鄕里，部分嚴整，羣盜畏之。及煬帝遇弒，鄕人奉之為光州刺史；弋陽，漢縣，南齊為郡，梁置光州。分，扶問翻。時年十九，奉表於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來降，丙子，以祖尚為光州總管。考異曰︰實錄︰「丙子，以光州豪右盧祖尚為光州總管。」按舊傳，世充自立，祖尚遂舉州歸款，而實錄至此始見之，蓋當時止為刺史，至此遷總管耳。

53己卯，詔括天下戶口。

54徐圓朗寇濟州，治中吳伋論擊走之。濟州，隋之濟北郡。漢置州刺史，其屬有治中從事、別駕從事，自是兩官。唐武德元年，改郡太守曰州刺史，郡丞曰別駕，未嘗置治中。今書濟州治中吳伋論，豈卽以別駕為治中邪？下文又書徐圓朗昌州治中，蓋此時官稱猶未定于一。濟，子禮翻。

55癸未，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年所，所謂樂戶也。良可哀愍；宜並蠲除為民，蠲，吉淵翻。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令，力丁翻。入流者為流內官。勿更追集。

56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楊恭仁時鎭涼州。厥，九勿翻。

57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荊湘道行軍總管，荊州南郡，湘州長沙郡。荊湘道，以南朝荊、湘所部言之；下荊郢道類此。李靖攝行軍長史，長，知兩翻。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荊郢道行軍元帥，『章︰十二行本「帥」下有「出襄州道」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郢州，隋之竟陵郡。瑗，于眷翻。帥，所類翻。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舊志︰漢辰陽縣，隋改辰陽為辰溪縣，仍分置沅陵縣。沅陵郡唐改為辰州，以沅陵為理所。黔，音琴。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夏口卽漢口。夏，戶雅翻。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蜀江逕三峽，謂之峽江。諸將請俟水落進軍，將，卽亮翻；下同。李靖曰︰「兵貫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58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洺、相、魏、恆、趙等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宋白曰︰饒陽，漢縣，在饒河之陽，今縣東北二十里饒陽故城是也。齊天保五年，移於今理。按饒陽縣，則魏虜渠口，置虜口鎭於此，後為縣理。洺，音名。相，息亮翻。恆，戶登翻。陳，讀曰陣。行，戶剛翻。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旣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藳城；藳城縣本屬恆州，時屬廉州。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為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59上以秦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世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唐爵九等，王食邑萬戶；今倍之。陝，失冉翻。仍開天策府，置官屬。天策府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郞二人，並掌通判府事。軍諮祭酒二人，謀軍事，贊相禮儀，應接賓客。典籤四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主簿二人，掌省覆敎命。錄事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掌書疏表啓，宣行敎命。功、倉、兵、騎、鎧、士六曹參軍各二人，參軍事六人。以齊王元吉為司空。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敎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郞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敎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諸王出命稱敎。相，息亮翻。蓋，古盍翻。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考異曰︰舊書，參軍薛元敬承許敬宗下。今從太宗實錄。諮議典籤蘇勉，舊書作軍諮典籤，今從實錄。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舊書褚亮傳作著作佐郞攝記室。敬宗傳，擬漣州別駕。今從實錄。分為三番，更日直宿，更，工衡翻。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朝，直遙翻。論，盧昆翻。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閻立本圖像，庫直，隸親事府。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自來相傳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人不能至，至則成仙矣，故以為喻。允恭，大寶之弟子；蔡大寶輔後梁主蕭詧。元敬，收之從子；從，才用翻。相時，師古之弟；顏師古以碩學名。立本，毗之子也。閻毗以巧思事隋煬帝。

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陝，失冉翻。長，知兩翻。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幾，居依翻。卽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將，卽亮翻。使為世民盡死力。為，于偽翻；下同。世民每令玄齡入奏事，上歎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李玄道嘗事李密為記室，密敗，官屬為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玄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識量。

60庚寅，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隋以東光縣置觀州，大業初，廢。武德四年，以德州之弓高、胡蘇、東光，冀州之阜陵、蓨、安陵、觀津，置觀州。觀，古喚翻。降，戶江翻；下同。

61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隋平陳，以江夏郡置鄂州，治江南之江夏，大業初，復為郡。蕭銑蓋置州於魯山。

62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帥，讀曰率。艦，戶黯翻。艘，蘇遭翻。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鎭，進至夷陵。蕭銑置宜都鎭於峽州夷道縣。夷陵縣帶峽州。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將，卽亮翻。按水經註︰清江卽佷山夷水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吳分漢南郡之巫縣立沙渠縣，後周於縣立施州，清江郡，隋廢郡及州為清江縣。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自清江而東，過歸州、峽州，而後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復，扶又翻。又敗之，進入北江。百里洲，在枝江縣江中，江水至此分流，出百里洲北而東流者，因謂之北江。敗，補邁翻。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梁以漢夷道縣置宜都郡、宜昌縣，後周置江州，隋廢為巴山縣，屬清江郡，蕭銑蓋復置江州於此。蓋，古盍翻。

63毛州刺史趙元愷魏州館陶縣舊置毛州，隋大業初，州廢，竇建德復置，唐因之，領魏州之館陶、武氏，博州之堂邑，貝州之臨清、清水。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64盛彥師自徐圓朗所逃歸。王薄因說青、萊、密諸州，皆下之。萊州東萊郡，後魏之光州也。密州高密郡，後魏之膠州也。說，輸芮翻。

65蕭銑之罷兵營農也，見上卷三年。纔留宿衞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見，賢遍翻。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江陵南岸卽馬頭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懈，古隘翻。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幷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剽，匹妙翻。易，以豉翻。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又逡須翻。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將，卽亮翻。「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塞，悉則翻。援兵見之，必謂江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伺，相吏翻。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刺史『章︰十二行本「總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交州，隋交趾郡。長，知兩翻。朝，直遙翻。聞銑敗，悉詣孝恭降。降，戶江翻；下同。

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郞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復，扶又翻。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出降，考異曰︰高祖實錄︰「癸巳，趙郡王孝恭與蕭銑將文士弘相遇於清江合口，擊之，獲其戰艦千餘艘，下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四縣。」舊書孝恭傳︰「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為棄之，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內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鎭，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克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太宗實錄孝恭傳︰「進師至清江，銑遣其將文士弘以兵拒戰，擊走之，追奔至于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追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卽勢攜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撫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乘勝進軍，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剋之，悉取其舟楫，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攜貳，由是懼而出降。」唐曆︰「孝恭、靖乘勝進兵，攻其水城，剋之，悉取其船艦散於江中。諸將曰︰『棄之無乃資敵？』靖曰︰『不然，』云云。如舊書所載孝恭語。「旣而銑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由是懼而出降。」按十道志︰荊門在峽州宜都縣界。夷陵，峽州縣名。清江，在峽州巴山縣界。百里州，在荊州枝江縣界。江自此洲派別，去江陵已近，故銑悉兵死戰。太宗實錄近為得實，今從之。其餘則參取四書之語。孝恭以李靖為謀主，蓋靖畫策而孝恭為諸將言之。今從唐曆。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帥，讀曰率。縗，倉回翻。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將，卽亮翻。說，輸芮翻。重，直用翻。今之存者，皆鋒鎬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眞主，踵不至地曰跂，昔去智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章︰十二行本「掠」下有「使士民失望」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幾，居希翻。復，扶又翻。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其罪旣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直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鬬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先，悉薦翻；下同。為，于偽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

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為荊州總管；李靖為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永康縣屬婺州。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

先是，銑遣黃門侍郞江陵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除南康州都督府長史。是年分端州之端溪置南康州，仍置都督府，督端、康、封、新、宋、瀧等州。時改總管府為都督府。貞觀初，始分上、中、下州。洎，其冀翻。長，知兩翻。

66戊申，徐圓朗昌州治中劉善行以須昌來降。圓朗蓋以鄆州之須昌置昌州。降，戶江翻。

67庚戌，詔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省自令、僕至郞中、主事，六典曰︰漢官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於諸郞之中，察茂才高弟者為之，秩四百石，次補尚書郞，出宰百里。謝承後漢書︰胡伯蕃、范滂、公沙穆並以俊才舉孝廉，除郞中、光祿勳主事。後魏尚書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員，門下置主事令史，並從八品上。隋初，臺省並置主事令史，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其主事隨曹閑劇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人，雜用才術之士，至唐並用流外入流者補之。陝，失冉翻。品秩皆與京師同，而員數差少，少，詩沼翻。山東行臺及總管府、諸州並隸焉。其益州、襄州、山東、淮南、河北等道令、僕以下，各降京師一等，員數又減焉。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其秦王、齊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及左右親事帳內府。護軍，惟秦、齊二府有之，他國不得置也。親王親事府及帳內府各置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

68閏月，乙卯，上幸稷州；武德三年，以京兆之武功、好畤、盩厔置稷州；又廢郇州，以郿、鳳泉二縣屬焉。己未，幸武功舊墅；壬戌，獵于好畤，武德二年，分醴泉置好畤縣，屬雍州，因漢舊名也。乙丑，獵于九嵕；九嵕山，在雍州醴泉縣。嵕，子紅翻。丁卯，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隋志︰京兆宜君縣有清水。遂幸三原；三原本屬漢池陽縣界，後周置建忠郡，隋置三原縣，唐屬雍州。辛未，幸周氏陂；壬申，還長安。

69十一月，甲申，上祀圜丘。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70杜伏威使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自宣州廣德縣東南過獨松嶺至湖州，嶺路險狹。將，卽亮翻；下同。雄誕遣其將陳當陳當之下合有「世」字，蓋唐史避太宗諱，去「世」字也。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敗，補邁翻。庚寅，子通窮蹙請降。降，戶江翻。考異曰︰實錄︰是月景申，會稽賊帥李子通伏誅。按子通因杜伏威入朝始謀叛伏誅，於時未也。舊紀︰是月，子通以其地來降。新紀︰庚寅，李子通降；丙申，謀反。亦不寤伏威未入朝也。伏威執子通幷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

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唐歙州，隋之新安郡也。新安洞口卽歙州隘道之口。先，悉薦翻。黟，音伊。歙，音攝。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帥，讀曰率；下同。羸，倫為翻。陳，讀曰陣。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

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騎，奇寄翻。造，七到翻。陳國威靈，陳唐國之威靈也。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

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袁州宜春郡。

71壬辰，林州總管劉旻擊劉仚成，仚，許延翻。大破之。舊志︰慶州華池縣，隋置；武德四年，置林州總管府。仚成僅以身免，部落皆降。降，戶江翻。

72李靖度嶺，遣使分道招撫諸州，所至皆下。使，疏吏翻。蕭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章︰十二行本「部」下有「諸州」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來降，桂州，隋志之始安郡。趙郡王孝恭卽以襲志為桂州總管，明年入朝。朝，直遙翻。以李靖為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73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將，卽亮翻；下同。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為諸君一醉。」為，于偽翻。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鎭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卽引刀自刺，刺，七亦翻。潰腹而死。上聞，為之流涕，為，于偽翻。拜其子伏護為大將。

74庚戌，州人周文舉殺刺史王文矩，以城應徐圓朗。

75幽州大饑，高開道許以粟賑之。賑，津忍翻。李藝遣老弱詣開道就食，開道皆厚遇之。藝喜，於是發民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餘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賑，津忍翻。乘，繩證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燕，因肩翻。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請兵援接，藝出兵應之。將至懷戎，舊志︰北燕州懷戎縣，後漢上谷之潘縣也，北齊改為懷戎，媯水經其中，州所治也，貞觀八年，改北燕州為媯州。稜襲擊破之。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為寇，厥，九勿翻。數，所角翻。恆、定、幽、易咸被其患。恆，戶登翻。被，皮義翻。

76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旣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以戰國時趙、魏大界言之。故竇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衞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將，卽亮翻。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洺州。新志︰武德二年，以黎陽縣置黎州。宗城本廣宗縣，隋仁壽初，改為宗城縣，避煬帝名也，屬清河郡，時置宗州。洺，彌幷翻。考異曰︰實錄︰「世勣與黑闥戰於宋州，我師敗績。」革命記︰「李勣為大總管，張仕貴為副，領兵二萬人入宋州。勣以五百騎自探，聞黑闥到南宮，馳至宋州，不入城而西過至洺州，騎馬於南門外，喚陳君賓、党仁弘、秦武通等棄城西拔。永年縣令程名振見武通狼狽走出，騎馬向縣取家口，入城，城人恐相劫掠，卽閉城自守。名振乃於城北門上以繩懸下，將母妻男女步走西去，不踰四五里，母妻等被劫散失，名振脫身而免。黑闥攻宋城，破之，仕貴以輕騎突圍而走，投相州。數日，黑闥大軍至洺州。」按舊書地里志，武德四年置宗州於宗城縣，「宋」字皆當作「宗」。世勣名將，必不至如革命記所云，但力不能拒而棄城耳。今從舊書黑闥傳。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於『章︰十二行本「於」上有「築壇」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相，息亮翻。考異曰︰實錄，黑闥陷相州在來年正月乙酉，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革命記。執刺史房晃，右武衞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衞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張︰「宋」作「末」。』帥胡騎從之。使，疏吏翻；下同。厥，九勿翻。俟，渠之翻。邪，讀曰耶。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右武衞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陳君賓、永寧令程名振「永寧」當作「永年」。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77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78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卽漢之昆明也。昆明蠻在爨蠻西，以西洱河為境。西洱河，卽葉榆河也。雟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雟州，漢越雟郡地，後周置嚴州，開皇六年改西寧州，十八年，改雟州。南寧，古南中味、升麻諸縣之地，武德四年置南寧州。雟，音髓。『鄒︰雟州，今四川省西昌市。南寧，今雲南省曲靖市。』至其國說之，遂來降。說，輸芮翻。降，戶江翻。

79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隋開皇十六年，以魏州之莘縣置莘州，大業初廢。是年，復以魏州之莘、臨黃、武陽，博州之武水置莘州。考異曰︰實錄作「華州」，新書作「業州」。按地里志無業州，必莘州也。十道志︰開皇十六年於莘縣置莘州。舊志，武德五年置。

80壬申，徙宋王元嘉為徐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

## 唐紀六起玄黓敦牂（壬午），盡閼逢涒灘（甲申）五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中之下

**武德五年**（壬午、六二二）

**1**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郞；琮，藏宗翻。斌，音彬。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2**丙戌，同安賊帥殷恭邃以舒州來降。舒州，隋之同安郡。宋白曰︰舒州，漢皖縣，屬廬江郡；晉置晉熙郡，梁置南豫州，復為晉州；北齊改江州，隋初改熙州，大業改同安郡；唐改舒州，以其地古舒子之國也。帥，所類翻。降，戶江翻。

**3**丁亥，濟州別駕劉伯通執刺史竇務本，以州附徐圓朗。濟，子禮翻。

**4**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滄州鹽山縣，本漢高成縣地，去年，置東鹽州，以清池縣隸之。

**5**秦王世民軍至獲嘉，按宋白續通典︰隋開皇四年，移獲嘉縣於脩武故城。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宋白曰︰洺州城，春秋晉曲梁之地。相，息相翻。丙申，世民復取相州，考異曰︰實錄云︰「祿州人殺刺史獨孤徹以城應黑闥。」按地理志無祿州，蓋字誤耳；新書作相州，尤誤也。按劉黑闥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秦王兵至，乃棄相州，故秦王復取之。新書·帝紀，拔相州，殺房晃在正月乙酉，相州人殺獨孤徹叛附黑闥在丙申，其誤明矣。祿州旣莫考其地，然黑闥之拔相州，與秦王之復相州，本末甚明，與祿州全不相干。而新書所書殺房晃，拔相州，月日亦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進軍肥鄕，肥鄕縣，漢魏郡邯溝縣地，曹魏置肥鄕縣，屬廣平郡。武德初屬紫州，去年廢紫州，以肥鄕屬磁州。九域志︰肥鄕在洺州東南三十五里。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水經︰洺水東逕曲梁城。曲梁卽永年，洺州所治也。

**6**蕭銑旣敗，散兵多歸林士弘，軍勢復振。林士弘為張善安所敗，兵勢自此衰，見一百八十四卷隋義寧元年。

**7**己酉，嶺南俚帥楊世略以循、潮二州來降。循州，龍川郡，秦、漢龍川、博羅縣地；南朝置郡，隋置州。潮州，義安郡，漢南海郡揭陽縣地；梁置東揚州，尋改瀛州，隋平陳，改潮州。俚，音里。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

**8**唐使者王義童下泉、睦、建三州。睦州，遂安郡，漢富春、歙縣地。劉昫曰︰武德四年，以建安郡之建安縣置建州。蓋隋置泉州建安郡治閩縣，景雲元年，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改為福州。聖曆二年，分泉州之南安、龍溪、莆田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更武榮州為泉州。是今之福州乃唐初之泉州，今之泉州乃景雲二年之泉州也。使，疏吏翻。

**9**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隋以漢襄國縣為龍岡縣，又分龍岡置沙河縣，時屬邢州。宋白曰︰沙河卽湡水也。水經云︰湡水出趙郡襄國縣西山，東過沙河縣，沙河在縣南五里。范成大曰︰臨洺鎭東去洺州三十五里，過洺河三十里至沙河縣，二十五里至邢州。將，卽亮翻；下同。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鼓城縣，舊曰曲陽，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晉陽縣，十八年，改為鼓城。按水經註，下曲陽有鼓聚，此因春秋鼓子之國以名縣也；唐屬趙州。水經︰徐水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逕五回縣，又逕北平縣界，東南出山，又東逕清苑城北，又東至高陽入河。范成大曰︰徐河在清苑北十里。十善、君立大敗，所失亡八千人。

**10**洺水人李去惑隋志︰洺水縣，舊曰斥漳，後齊省入平恩。開皇六年，分置曲周，大業初，廢曲周入洺水；唐末，省洛水入曲周。去，羌呂翻。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列人縣，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魏郡，晉復屬廣平，後魏復屬魏郡，隋廢。九域志︰洺州有列人城，在漢斥丘縣東北，武安縣西南。杜佑曰︰漢列人縣古城，在肥鄕縣東北。騎，奇寄翻。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考異曰︰實錄︰「癸亥，秦王擊劉黑闥於列人，大破之。」革命記︰「十一月，太宗渡河入相州，劉黑闥從洺州勒兵拒王師，置營於鄴縣東三十里。每日兩軍皆挑戰，而大兵皆不出。經十餘日，洺水縣人李去惑、李潘買、李開弼等為車騎、驃騎，領兵在劉黑闥營，去惑等背賊營來入洺州城，誑人云︰『劉黑闥已敗，先走得歸。』乃喚得宗室子弟二百餘人，守城定，遣使間道以告太宗。太宗遣彭國公王君廓領馬軍一千五百騎入洺州。經十許日，黑闥引兵攻洺州，行至故列人城西，秦叔寶等以五千騎擊之。叔寶等為闥所敗，又以伏兵從河下起，橫擊黑闥，敗之。會日暮，收軍。其夜三更，賊兵總至洺州城東營，卽於城兩門掘壕豎柵，防王君廓之走。洺州城四面有水，闊五十步已上，深皆三四尺，黑闥於東北角兩處，塡柴運土，作甬道，以撞車攻城。太宗三度將兵擊之，賊置陣拒官軍，攻城愈急。」按高祖、太宗實錄皆以去年十二月命太宗討黑闥，今年正月始至河北，無十一月渡河之事。太宗實錄亦無列人戰事。蓋叔寶破賊，秦王奏之耳。又按洺水，洺州屬縣。去惑、君廓所據者洺水縣城，「水」字誤作「州」耳。

**11**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洪州，豫章郡；虔州，南康郡；吉州，廬陵郡；皆隋平陳所置州。帥，所類翻。

**12**戊辰，金鄉人陽孝誠叛徐圓朗，以城來降。金鄉縣，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隋屬曹州；武德四年，置金州，是年廢州，以縣屬戴州。

**13**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井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隋開皇十六年，以恆州井陘縣置井州，大業初廢，武德元年復置。考異曰︰實錄作「幷州」。按幷州未嘗失城。蓋是時於井陘縣置井州，字之誤也。

**14**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欒、廉、趙四州，隋開皇十六年，分趙州廣阿縣置欒州，大業初，州廢，倂為趙州。新志︰武德五年，改趙州為欒州。按趙州治平棘，欒州治廣阿。竇建德、劉黑闥相繼跨有山東，蓋自置欒州。是年黑闥破走之後，始幷趙州為欒州也。武德元年，分恆州藳城縣置廉州。考異曰︰實錄作「定、率、廉、隋四州」。按河北無率、隋二州。今從唐統紀。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洺，彌幷翻。

**15**劉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廣，古曠翻。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將，卽亮翻。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郯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帥，讀曰率。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考異曰︰高祖實錄︰「王君廓知不可守，潰圍而出，秦王謂諸將曰︰『誰能代者？』士信曰︰『願以死守。』因遣之。」按君廓若已潰圍而出，則黑闥圍守益固，士信何以復得入城！革命記曰︰「太宗知賊勢盛，恐王君廓不能固，以問諸將，士信以為無慮，太宗使士信入守之。太宗登段王墓，以旗招王君廓從南門突圍，不得；卽向北門，倂兵攻捉門人，少退，得出，士信亦以左右二百人入城。經八日，晝夜被攻，木石俱盡，士信被左右執之以降賊。五年正月，城陷，李去惑以數十人突圍出，歸太宗。去惑後授秦州都督，李潘買拜檀州刺史，李開弼城陷而沒，贈上柱國，以公禮葬。」今從之。高祖實錄，士信死時年二十八，舊傳云年二十。按士信始從張須陀擊王薄等，時年十四，若死時年二十八，則在大業四年，於時王薄未為盜。年二十，則在大業十二年，是歲須陀死。今從之。

**16**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攻徐圓朗州，拔之，獲其將周文舉。將，卽亮翻；下同。

**17**庚辰，延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延州，漢上郡膚施之地，元魏之末，置東夏州，西魏改曰延州，隋曰延安郡。擊梁師都石堡城，師都自將救之；將，卽亮翻。德操與戰，大破之，師都以十六騎遁去。上益其兵，使乘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騎，奇寄翻。夏，戶雅翻。師都以數百人保西城。會突厥救至，厥，九勿翻。詔德操引還。還，從宣翻。

**18**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洺，彌幷翻。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將，卽亮翻。刺，七亦翻。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卒，子恤翻。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復，扶又翻。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沈，持林翻。

**19**宋州總管盛彥師帥齊州總管王薄攻須昌，帥，讀曰率。徵軍糧於潭州；刺史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及須昌降，降，戶江翻。彥師收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使者未至，義滿憂憤，死獄中。使，疏吏翻。薄還，過潭州，戊戌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薄，殺之；「潭州」當作「譚州」，武德二年，李義滿以齊州之章丘縣來降，於平陵置譚州，幷置平陵縣，蓋因春秋譚子之國以名州也。彥師亦坐死。坐死者，朝廷以義滿之死為彥師罪而殺之。

**20**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使，疏吏翻。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璹、長孫順德等還，瓌等被留，事見上卷四年。瓌，工回翻。璹，殊玉翻。長，知兩翻。庚子，復遣使來修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還，從宣翻。幷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不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月餘，乃退。考異曰︰舊世讓傳云︰「時源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乃為夷狄作說客邪！』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按高祖稱元璹蘇武弗之過，安肯為可汗遊說！脫或果爾，則元璹唯恐帝知之，安肯稱世讓忠貞，說之不下邪！據實錄世讓傳無此事，今不取。

**21**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為交州總管，以交趾郡為交州。宋白曰︰交州，周為越裳重譯之地，漢交趾、日南二郡界。按交趾之稱，今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相交，故曰交趾。吳黃武中，以交趾縣遠，分為二州，割合浦以北海東四郡立廣州，交趾南立交州。守，式又翻。和遣司馬高士廉奉表請入朝，朝，直遙翻。詔許之，遣其子師利迎之。義師之向長安，丘師利以兵來附。

**22**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尉，紆勿翻。帥，讀曰率。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從，才用翻。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度，徒洛翻。乃使人堰洺水上流，洺，彌幷翻。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渡洺水，壓唐營而陳，陳，讀曰陣。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蹂，人九翻。黑闥帥衆殊死戰，帥，讀曰率。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洺水大至，深丈餘，洺，彌幷翻。深，式禁翻。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騎，奇寄翻。厥，九勿翻。按秦王之討黑闥，前後接戰，黑闥之衆皆決死確鬬。特秦王大展方略，黑闥智力俱困而敗走耳。秦王之平羣盜，黑闥最為堅敵。

**23**高開道寇易州，殺刺史慕容孝幹。

**24**夏，四月，己未，隋鴻臚卿甯長眞以寧越、鬱林之地請降於李靖，臚，陵如翻。降，戶江翻。交、愛之道始通；以長眞為欽州總管。寧越郡，欽州，漢合浦縣地，宋為宋壽、宋廣郡。鬱林郡，鬱州，漢古郡，隋置州。愛州，九眞郡，漢古郡，梁置州。劉昫曰︰交州至京師七千五百二十三里，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

**25**以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為荊州總管。

**26**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才不世出，名高東夏，說，輸芮翻。夏，戶雅翻。且有非常之相，相，息亮翻。眞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浚儀縣，漢、晉、後魏屬陳留郡，周、隋、唐為汴州治所。或說圓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李密、翟讓事始一百八十三卷隋大業十二年，終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翟，萇伯翻。考異曰︰革命記云︰「盛彥師以世徹有虛名於徐、兗，恐二人相得，為患益深，因說圓朗使不納。」按實錄，彥師奔王薄，與薄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今稱或說以闕疑。圓朗復以為然。復，扶又翻；下同。世徹至，已有衆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乘奪其兵，以為司馬，使徇譙、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

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傳，株戀翻。屬，之欲翻，付也。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長樂坂在長安城東。樂，音洛。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曹州治濟陰縣。趨，七喻翻。濟，子禮翻。

**27**丁卯，廢山東行臺。劉黑闥敗走故也。

**28**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為突厥所殺。厥，九勿翻。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先，悉薦翻。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新城，當在朔州南。杜佑曰︰魏都平城，於馬邑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鎭；及遷洛後，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魏初雲中郡，在今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北齊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名平城，後移於馬邑，卽今郡城也。馬邑郡治善陽縣，亦漢定襄縣地。新城卽魏之新平城也。晟，承正翻。將，卽亮翻。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衞大將軍李高遷救之。騎，奇寄翻。驍，堅堯翻。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滅死徙邊。

**29**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宋白曰︰陳州，楚襄王自郢徙此，謂之西楚，漢為淮陽國之地。後魏立陳郡，天平二年，置北揚州，隋改陳州，治宛丘。春秋陳國都也。

**30**戊寅，廣州賊帥鄧文進、隋合浦太守甯宣、日南太守李晙並來降。合浦郡，越州，貞觀改廉州。日南郡，德州，貞觀改驩州。帥，所類翻。守，式又翻。晙，子峻翻。

**31**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幹斬賀拔行威以降，瓜州，晉昌郡。是年分瓜州之常樂縣置瓜州，舊瓜州為西沙州。賀拔行威反事始見一百八十八卷三年。瓜州平。

**32**突厥寇忻州，忻州，新興郡，義寧元年，以樓煩郡秀容縣置。此秀容，漢汾陽縣地，非後魏之北秀容也。李高遷擊破之。

**33**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厥，九勿翻。燕，因肩翻。

**34**癸丑，吐谷渾寇洮、旭、疊三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擊破之。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疊州於疊川，旭州於洮源，岷州於臨洮。義寧元年，改臨洮於溢樂。後周書曰︰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於宕州渠株川置岷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洮，土刀翻。旭，吁玉翻。長，知兩翻。

**35**乙卯，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

**36**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

**37**秋，七月，甲申，為秦王世民營弘義宮，弘義宮，後改為大安宮，在宮城外西偏。為，于偽翻。使居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朝，直遙翻；下同。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濟，子禮翻。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38**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闞稜為左領軍將軍。漢建安中，魏武為丞相，始置中領軍，北齊置領軍府，煬帝改為禦衞，唐改為領軍衞。

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旣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雍州藍田縣有藍田關。為吏所獲，俱伏誅。

**39**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鮮虞縣，舊曰盧奴，開皇初更名，以其地春秋鮮虞子之國也；定州治所。復聚兵應之。復，扶又翻。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40**丙申，遷州人鄧士政執刺史李敬昂以反。西魏以房陵置遷州，大業初，改曰房州，武德初，復曰遷州，房陵郡。

**41**丁酉，隋漢陽太守馮盎承李靖檄，帥所部來降，守，式又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以其地為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高州，高涼郡。羅州，石城郡。春州，陽春郡。白州，南昌郡。崖州，珠崖郡。林州，桂林郡。振州，臨振郡。羅州，今化州。白州，今鬱林州之博白縣。崖、儋、振皆在海外。振州，今吉陽軍地。林州，後改繡州。投荒錄︰高州高涼郡，土厚而山環遶，高而稍汙，故名。羅州，宋將檀道濟於陵羅江口築城，因置羅州，今廢。陵羅縣在化州北一百二十里。宋白曰︰州在陵、羅二水之間。春州治陽春縣，故名。白州以博白江名。崖州以珠崖名。儋州以儋耳名。林州以綏懷林邑名。振州以漢臨振古縣而名。儋，丁甘翻。以盎為高州總管，封耿國公。先是，或說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遠，公所領二十州地已廣於趙佗，趙佗，見漢紀。先，悉薦翻。說，輸芮翻。佗，徒何翻。宜自稱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馮氏居高涼事始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為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効趙佗自王一方乎！」荷，下可翻，又如字。王，于況翻。遂來降。於是嶺南悉平。

**42**八月，辛亥，以洺、荊、交、幷、幽五州為大總管府。洺，彌幷翻。幷，卑名翻。

**43**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雷塘，漢所謂雷陂也，在今揚州城北平岡上。考異曰︰實錄，「武德二年六月癸巳，有詔葬隋帝及子孫」，此又云葬煬帝，蓋三年李子通猶據江都，雖有是詔，不果葬也。

**44**甲戌，吐谷渾寇岷州，敗總管李長卿。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敗，補邁翻。長，知兩翻。詔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渭州，隴西郡。且，姓也，音子余翻。

**45**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遣左武衞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子和本姓郭，郭子和，武德三年以榆林郡降。榆林之地，本屬雲州，隋割置勝州榆林郡。子和以榆林降，因命之為雲州總管。以討劉黑闥有功，賜姓。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頡，奚結翻。騎，奇寄翻。己未，寇幷州，別遣兵寇原州；庚子，『章︰十二行本「子」作「申」；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命太子出幽州道，「幽州」，當作「豳州」。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秦州」，當作「泰州」。出豳州以禦原州之寇，出泰州以禦幷州之寇。泰州時治龍門。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漢雲中古城，在榆林郡東北四十里。趨，七喻翻。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夏，戶雅翻。

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厥，九勿翻。復，扶又翻。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璹，殊玉翻。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復，扶又翻。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旣勝而後興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

己巳，幷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顗破突厥，浩州，西河郡，武德三年更名汾州。顗，魚豈翻。斬首五千餘級。

**46**吐谷渾寇『章︰十二行本「寇」作「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洮州，遣武州刺史賀『章︰十二行本「賀」下有「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亮禦之。武都郡，西魏置武州，唐後改曰階州。洮，土刀翻。

**47**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大震關，在隴州汧源縣，當隴山之路。程大昌曰︰漢武帝至此，遇雷大震，因以為名。按寇廉州者，幷州之寇；陷大震關者，原州之寇也。上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塡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詰，去吉翻。頡利頗慚。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脩和親，說，輸芮翻。復，扶又翻。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還，從宣翻。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使，疏吏翻。幾，居依翻。數，所角翻。

**48**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西魏置北秦州於上郡，廢帝三年，改曰交州。弘州總管宇文歆、慶州弘化縣，開皇十八年置弘州，大業初州廢，蓋唐復置也。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觀，古玩翻。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崗鎭，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歆，許今翻。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擊突厥於恆山之南，雙，姓也。姓苑曰︰黃帝後，封於雙蒙城。恆，戶登翻。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甘州，張掖郡。

**49**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此鹽州，卽東鹽州。高開道寇蠡州。武德五年，以瀛州之博野、清苑，定州之義豐，置蠡州，因漢蠡吾亭以名州也。

**50**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幷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鄃縣，鄃，音輸。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隋開皇十六年，分冀州之鹿城置晏城縣，大業初廢入鹿城，蓋其縣名猶在。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觀，古喚翻。

51契丹寇北平。北平郡，平州。契，欺訖翻，又音喫。

52甲子，以秦王世民領左、右十二衞大將軍。左·右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屯衞、左·右領軍衞、左·右候衞，為十二衞。

53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于下博，下博縣，屬冀州。考異曰︰高祖實錄諡曰忠。本傳諡曰壯，蓋後來改諡也。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將，卽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下同。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老夫。今王輕脫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鬬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數，所角翻。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為，于偽翻。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史言秦王有天命。

54林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攻循州，刺史楊略與戰，斬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懼，己巳，請降。尋復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聚應之；是年以洪州建昌縣置南昌州。吉州安復，本吳所置安成縣也，唐後改為安福。袁州，宜春郡。將，卽亮翻。降，戶江翻。復，扶又翻。洪州總管若干則遣兵擊破之。會士弘死，其衆遂散。隋大業十三年，林士弘起為盜，至是死散。

55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廬江王瑗棄城西走，洺，彌幷翻。瑗，于眷翻。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強，不敢進。

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事見一百八十一卷隋義寧元年。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將，卽亮翻。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喜，許記翻。遊畋；句斷。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

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尹德妃生酆王元亨，莫嬪生荊王元景，孫嬪生漢王元昌，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瞿嬪生鄧王元裕，楊嬪生江王元祥，小楊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禮，劉婕妤生道王元慶，楊美人生虢王鳳，張美人生霍王元軌，張寶林生鄭王元懿，柳寶林生滕王元嬰，王才人生彭王元則，魯才人生密王元曉，張氏生周王元方，凡十七人。且者，將及未及之辭。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遺，于季翻。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鄒︰杜預曰︰「上淫曰蒸。」』宮禁深祕，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橫，戶孟翻；下同。恣『章︰十二行本「恣」上有「奪人田宅」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為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閤本太極宮圖︰月華門內有承慶殿，無承乾殿。按新書，承乾殿在西宮。又按王溥會要，承乾殿在宮中。蓋皆指太極宮。元吉居武德殿後院，武德殿在東宮西。按閣本太極宮圖，武德殿在虔化門東，入門過內倉廩、立政殿、萬春殿，卽東上閤門。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上臺，謂帝居。復，扶又翻。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敎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使唐之政終於如此，亡隋之續耳。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譽，音余。

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為親屬求官，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為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為御妻。為，于偽翻。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婕妤，音接予。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敎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敎邪！」邪，音耶。他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敎，非復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阿，烏葛翻。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敺之，折一指，敺，烏口翻。折，而設翻。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復，扶又翻。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為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

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竇皇后諡太穆，帝未卽位先崩，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皆其所生也。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顧之不樂。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樂，音洛；下同。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無孑遺矣！」言必皆誅翦，無有孑然見遺者也。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屬，之欲翻。必能保全。」上為之愴然。為，于偽翻。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考異曰︰高祖實錄云︰「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遊，故時人稱為任俠。高祖起義于太原，建成時在河東，本旣無寵，又以今上首建大計，高祖不之思也，而今上白高祖，遣使召之，盤遊不卽往。今上急難情切，遽以手書諭之，建成乃與元吉間行赴太原，隋人購求之，幾為所獲。及義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獲免，因授以兵。」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聞於遠邇。今上以為恥，嘗流涕諫之，建成慙而成憾。」又曰︰「太宗每總戎律，惟以撫接才賢為務，至於參請妃媛，素所不行。」太宗實錄曰︰「隱太子始則流宕河曲，逸遊是好，素無才略，不預經綸，於後雖統左軍，非衆所附。旣陞儲兩，坐構猜嫌，太宗雖備禮竭誠以希恩睦，而妬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兇愎，『鄒︰元吉諡刺，追封巢王。』志識庸下，行同禽獸，兼以棄鎭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於是潛苞毀譖，同惡相濟，膚受日聞，雖大名徽號，禮冠羣后，而情疏意隔，寵異曩時。」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旣為太宗所誅，史臣不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太子左春坊，左庶子為之長，掌侍從贊相，敷正啓奏；中允為之貳。洗馬，漢官，掌前馬；唐為司經局長官，掌四庫圖籍繕寫刊緝之事。唐六典曰︰後漢太子官屬有中允，在中庶子下，洗馬上，其後無聞，唐始置太子中允。洗，悉薦翻。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說，輸芮翻。長，知兩翻。無大功以鎭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拉，盧合翻。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頍之兄子也。王頍，僧辯之子，死於隋漢王諒反時。頍，丘弭翻。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將，卽亮翻。陝，失冉翻。帥，所類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得以便宜從事。

56乙酉，封宗室略陽公道宗等十八人為郡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從，才用翻。為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厥，九勿翻。間，古莧翻。突厥與師都相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五原縣屬鹽州，武德初，寄治靈州，故地為突厥所居。杜佑曰︰鹽州，西魏五原郡地，漢五原縣城在今榆林郡界。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毛晃曰︰「斥，開拓也。」上以道宗武幹如魏任城王彰，魏任城王彰，曹操之子，擊烏丸有功。任，音壬。乃立為任城郡王。

57丙申，上幸宜州。義寧二年，以京兆之華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武德元年曰宜州。

58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59癸卯，上校獵於富平。富平縣屬雍州，漢富平縣治，唐靈州迴樂縣界，後漢移寧州彭原縣界，晉移懷德城，魏移於懷德城東北，今耀州東南富平縣卽其地。

60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相，息亮翻。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元城縣，治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魏州治貴鄕南。相，息亮翻。復，扶又翻。考異曰︰實錄︰「十二月甲子，黑闥攻魏州。」蓋留安破黑闥奏到之日也。按革命記，黑闥攻魏州在十一月，今從之。

61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為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62丙辰，上校獵於華池。京兆三原縣，武德四年改池陽，六年，改華池。

63戊午，劉黑闥陷恆州，殺刺史王公政。恆，戶登翻。恆州，漢常山郡，唐置恆州，因恆山為名。

64庚申，車駕至長安。

65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66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魏州莘縣，隋開皇十六年置莘州，大業二年廢，唐復置。降將卒六千人。降，戶江翻。將，卽亮翻。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長，知兩翻。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疏，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賊，為，于偽翻。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留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卒，子恤翻。以功進封道國公。

乙丑，幷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幷，卑名翻。

67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劉昫曰︰晉置昌樂縣，屬陽平郡，今縣西古城是也。隋廢縣入繁水，武德元年，復置，仍築今治所。樂，音洛。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陳，讀曰陣。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言亡命者先書其名，處以死罪也。將，卽亮翻。帥，所類翻；下同。處，昌呂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帥，所類翻。降，戶江翻。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館陶縣屬魏州，在州北，隋煬帝鑿永濟渠所經也。宋白曰︰館陶，春秋時晉冠氏邑，陶丘在縣西北七里，趙時置館於其側，因為縣名。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背，蒲妹翻。陳，讀曰陣。自視作橋成，卽過橋西，衆遂大潰，考異曰︰高祖實錄︰「壬申，太子與黑闥戰於魏州城下，破之，闥抽軍北遁。甲戌，追闥於毛州，賊背永濟渠而陳，接戰，又破之。」舊傳︰「六年二月，太子破黑闥于館陶。」革命記︰「闥遁至館陶，二十五日，官軍至，闥敗走。」按館陶卽毛州也。長曆，十二月壬申，二十五日。甲戌，二十七日。蓋實錄據奏到之日也。舊傳尤疏。今從革命記。太宗實錄云︰「黑闥重反，高祖謂太宗曰︰『前破黑闥，欲令盡殺其黨，使空山東，不用吾言，致有今日。』及隱太子征闥，平之，將遣唐儉往，使男子年十五年已上悉阬之，小弱及婦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臣聞唯德動天，唯恩容衆。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蠶綿之鄕，而天府委輸，待以成績。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流離寡弱，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弔伐之道。』 其事遂寢。」新書隱太子傳云︰「黑闥敗於洺水，太子建成問於洗馬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旣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瑗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褫而甲還鄕里，若妻子獲者，旣已釋矣。』衆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禽黑闥。」按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專欲歸美太宗，其於高祖亦太誣矣。今采革命記及新書。捨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降，戶江翻；下同。騎，奇寄翻；下同。

68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麗，力知翻。索，山客翻。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六年**（癸未、六二三）

**1**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為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饒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魏屬博陵郡，隋屬河間郡，唐屬深州，黑闥分置饒州。將，卽亮翻。從者纔百餘人，從，才用翻。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憩，去例翻。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幷其弟十善斬於洺州。洺，彌幷翻。考異曰︰革命記︰「劉黑闥走至深州，崔元愻為偽深州總管，黑闥欲至，城中陳列三千餘兵，擬納黑闥，據城拒守，北勾突厥。城人諸葛德威為車騎，領當城之兵。有張善護者，先任鄕長，來就軍中，語三五少年曰︰『可捉黑闥以取富貴，今若不捉，在後終是擾亂山東，廢我等作生活。』諸少年咸云︰『非諸葛車騎不可。』善護知德威非得酒食不肯出師，乃於家宰一肥豬，出酒一石，延德威而語之；德威許諾。黑闥至，元愻乃請之入城而不許，唯就市中遣鋪設而坐食。元愻請以城中兵呈閱，言並精銳，必堪拒守，黑闥食而許之。元愻乃召兵以呈之，德威以前領健卒出，卽就市中擒劉闥，送於洺州皇太子所。元愻與男野久奔突厥。斬黑闥於洺州城西，臨刑乃嘆」云云。今從實錄，亦兼采革命記。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2**壬午，巂州人王摩沙舉兵，巂，音髓。沙，讀曰莎，蘇何翻。自稱元帥，改元進通，遣驃騎將軍衞彥討之。帥，所類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

**3**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為太保。唐制，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正一品；天子所師法，無所統職，功德崇重者乃使居之。

**4**二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湯；驪山在雍州新豐，有湯泉，天寶起華清宮於此。驪，力知翻。甲寅，還宮。

**5**平陽昭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四十人，班，列也；持劍成列，夾道而行也。吹，昌瑞翻。武賁甲卒。武賁，虎賁也。唐諱「虎」字，改為「武」。賁，音奔。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成大業，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隋義寧元年。豈與常婦人比乎！」

**6**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7**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貢。初，隋人破林邑，見一百八十卷隋大業九年。梵，扶汎翻。使，疏吏翻。分其地為三郡。三郡，比景、海陰、林邑也。及中原喪亂，喪，息浪翻。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8**幽州總管李藝請入朝；朝，直遙翻。庚午，以藝為左翊衞大將軍。

**9**廢參旗等十二軍。十二軍，詳見一百八十八卷二年。參，疏簪翻。

**10**三月，癸未，高開道掠文安、魯城，文安縣，前漢屬勃海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屬章武郡，隋、唐屬瀛州。魯城縣，開皇十六年置，亦屬瀛州。驃騎將軍平善政邀擊，破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11**庚子，梁師都將賀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12**乙巳，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鎭周等擊之。舒州，同安郡，隋為熙州；武德四年改舒州，以古羣舒之國也。

**13**夏，四月，吐谷渾寇芳州，刺史房當樹奔松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西魏逐吐谷渾，置同昌郡及封德等縣，後周以縣立芳州，隋大業初廢，武德元年，以同昌之常芬縣置芳州，省封德。松州，交川郡，治嘉誠縣，生羌之地，後魏時白水羌，舒彭遣使朝貢，始置甘松縣，魏亂而絕，後周復招慰之，於此置龍涸防，天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縣為嘉誠縣，屬同昌郡，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嶺為名。

**14**張善安陷孫州，舊唐志︰武德五年分洪州置南昌州總管府，管南昌、西吳、靖、米、孫五州。南昌州領建昌、龍安、永脩三縣。八年，廢南昌州及孫州，以南昌州新吳、永脩、龍安入建昌縣，以孫州之建昌入豫章縣，而以豫章屬洪州。新志︰武德五年，以洪州南昌縣置孫州，以建昌縣置南昌州。執總管王戎而去。

**15**乙丑，鄜州道行軍總管段德操擊梁師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還。鄜，音膚。夏，戶雅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16**丙寅，吐谷渾寇洮、岷二州。洮，土刀翻。

**17**丁卯，南州刺史龐孝恭、南越州民甯道明、高州首領馮暄俱反，陷南越州，進攻姜州；合州刺史甯純引兵救之。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南昌、合浦地置南州，六年，改白州。合浦郡舊置越州，隋改合州，武德四年復曰越州，加南字以別會稽之越州也。舊志︰桂州總管府所管有姜州，武德五年，以合州之封山縣置姜州，貞觀十年，廢入越州。雷州，海康郡，本合州徐聞郡，武德四年置，貞觀更州郡名。「龐孝恭」，新書作「龐孝泰」。

**18**壬申，立皇子元軌為蜀王、鳳為豳王、元慶為漢王。考異曰︰實錄以皇子元眞為邵王，鶴為豳王。新本紀封元璹為蜀王。按高祖子無名元眞、鶴、元璹及封邵王者。今從舊傳及唐曆。

**19**癸酉，以裴寂為左僕射，蕭瑀為右僕射，瑀，音禹。楊恭仁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封德彝為中書令。

**20**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紹救岷州。岐州，扶風郡。

**21**庚寅，吐谷渾及党項寇河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河州，枹罕郡。党，底朗翻。刺史盧士良擊破之。

**22**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將，卽亮翻；下同。獠，盧皓翻。厥，九勿翻。舊志，慶州華池縣，武德四年置林州總管府。

**23**戊戌，苑君彰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林『章︰十二行本「林」作「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寶言擊走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24**癸卯，高開道引奚騎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長，知兩翻。詵，疏臻翻。劉黑闥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昌平城在軍都關南。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

**25**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降，戶江翻。先是，前幷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先，悉薦翻。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比，毗至翻。數，所角翻；下同。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中頓者，謂中道有城有糧，可以頓食也。置食之所曰頓。唐人多言置頓。請以勇將戍崞城，崞，音郭。多貯金帛，貯，直呂翻。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數，所角翻。蹂，人九翻。敗，補邁翻。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卽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苑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厥，九勿翻。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26**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武德分綏州延福縣地置北吉州、羅州、匡州。

**27**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總管，封榮國公。朔州，馬邑郡。

**28**瓜州總管賀若懷廣按部至沙州，隋以敦煌郡置瓜州，武德五年改沙州，分沙州之常樂縣為瓜州晉昌郡。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若，人者翻。值州人張護、李通反，懷廣以數百人保子城；涼州總管楊恭仁遣兵救之，為護等所敗。敗，補邁翻。

**29**癸酉，柴紹與吐谷渾戰，紹救岷州，遂與吐谷渾戰。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射，而亦翻。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騎，奇寄翻。陳，讀曰陣。

**30**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于臘河谷，破之。

**31**張護、李通殺賀拔懷廣，考異曰︰實錄，上云「張護」，此云「高護」，今從上。余按「賀拔」意亦當從上作「賀若」。『章︰十二行本正作「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立汝州別駕竇伏明為主，「汝」，當作「沙」。進逼瓜州；長史趙孝倫擊卻之。長，知兩翻。

**32**高開道掠赤岸鎭及靈壽、九門、行唐三縣而去。九域志︰定州唐縣有赤岸鎭。三縣皆屬恆州，時以靈壽屬幷州。

**33**丁丑，岡州刺史馮士翽據新會反，隋以新會郡置岡州，以地有金岡，故名。大業初廢。武德四年，復以廣州新會、義寧二縣置岡州。翽，呼會翻。廣州刺史『章︰十二行本作「總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劉感討降之，使復其位。降，戶江翻。

**34**辛巳，高開道所部弘陽、統漢二鎭來降。

**35**癸未，突厥寇原州；原州，漢高平縣地，後魏立原州，取「高平曰原」以名州。厥，九勿翻。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備原州之寇。敗，補邁翻。尉，紆勿翻。將，卽亮翻。秦王世民屯幷州，備朔州之寇。以備突厥。八月，丙『章︰十二行本「丙」作「甲」；乙十一行本同。』辰，突厥寇眞州，舊志︰武德二年，置綏州總管府，管雲、銀、眞等十一州。眞州蓋置於銀州眞鄕縣也。又寇馬邑。

**36**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考異曰︰舊傳云︰「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按法興，武德三年已為李子通所滅。舊傳誤也。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長，知兩翻。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怏，於兩翻。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入朝見上年。朝，直遙翻。留公祏守丹楊，此南朝之舊丹楊郡。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茍不失職，勿令公祏為變。」伏威旣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說，輸芮翻。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杜伏威封吳王。大唐兵威，所向無敵，柰何無故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不可屈，縊殺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為，于偽翻。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鎧，可亥翻。運糧儲。尋稱帝於丹楊，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使，疏吏翻；下同。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

**37**己未，突厥寇原州。厥，九勿翻。

**38**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江州，南朝之尋陽郡，隋改為九江郡。趣，七喻翻，又逡須翻。考異曰︰實錄，八月乙丑巳云遣孝恭率兵趣江州，至九月戊子又云。蓋因徐紹宗等侵邊而言之也。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宣州，宣城郡。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自泗水入淮也。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坐，徂臥翻。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39**丙寅，吐谷渾內附。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40**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鎭；癸酉，又寇渭州。渭州，隴西郡。

**41**高開道以奚侵幽州，州兵擊卻之。

**42**九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丙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太子班師。自豳州道班師。

**43**戊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祏，音石。將，卽亮翻。壽陽，壽州治所。

**44**邛州獠反，邛州臨邛郡，武德元年析雅州置。邛，渠容翻。獠，盧皓翻。遣沛公鄭元璹討之。璹，殊玉翻。

**45**庚寅，突厥寇幽州。厥，九勿翻。

**46**壬辰，詔以秦王世民為江州道行軍元帥。欲使之討輔公祏也。帥，所類翻。

**47**乙未，竇伏明以沙州降。降，戶江翻。考異曰︰實錄云︰「伏明斬賀拔威，以城來降。」按五年五月實錄，瓜州人王幹殺賀拔威以降。則威死久矣，此誤也。按上文作賀若懷廣死，而立竇伏明為沙州主，當考。

**48**高昌王麴伯雅卒，卒，子恤翻。子文泰立。

**49**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渝州，巴郡，漢江州縣地。刺史薛敬仁棄城走。

**50**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騎，奇寄翻。

51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為己患，惡，烏路翻。遣其臣曹般陁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般，蒲末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其家。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突厥用間，高祖遽信之而殺干城之將，不明甚矣。

52秦王世民猶在幷州，己未，詔世民引兵還。太子與秦王分道備突厥，太子先已班師，故亦詔秦王引還。

53上幸華陰。華，戶化翻。

54張大智侵涪州，涪州，涪陵郡，武德元年以渝州之涪陵鎭置。涪，音浮。刺史田世康等討之，大智以衆降。

55初，上遣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宋白曰︰朔州，春秋北狄之地，曹魏立為馬邑縣，西晉末，其地為猗盧所據，都代郡，此後魏為畿內之地，亦曾為懷朔鎭，孝文遷洛之後，於定襄故城置朔州，高齊又於新平郡朔州，天保八年，乃移於馬邑城。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衆攻城，帥，讀曰率。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松子嶺，地闕。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使，疏吏翻。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候杜士遠隋文帝於東宮置左右虞候府，掌斥候。是後州鎭各置虞候，以為衙前之職，以備候不虞名官。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按通鑑據新唐書高祖本紀自丙午至壬戌，排日書之，但十七日間，先書殺劉世讓，後復書命世讓救馬邑及退保事，蓋通鑑序突厥陷馬邑事，書之不詳，排日之近遠也。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為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復，扶又翻；下同。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總管。

56突厥數為邊患，數，所角翻。幷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長，知兩翻。朝，直遙翻。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瑀，音禹。難，乃旦翻。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幷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竇抗，榮定之子。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幷州之境，從之。

57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祏，黃州，漢邾縣地，蕭齊置齊安郡，隋置黃州。祏，音石。張善安據夏口，拒之。將，卽亮翻。夏，戶雅翻。法明屯荊口鎭，蓋當荊江之口置鎭，其地在漢陽界。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艦，戶黯翻。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魚艓而至，艓，達協翻，丁度曰︰舟名。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

58甲申，舒州總管張鎭周等擊輔公祏將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武德三年以宣州之涇縣置南徐州，尋改曰猷州。

59丁亥，上校獵於華陰。華，戶化翻。己丑，迎勞秦王世民於忠武頓。秦王自幷州還。勞，力到翻。

60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使，疏吏翻。誘，音酉。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陳，讀曰陣。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將，卽亮翻。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渡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降，下江翻。間，古莧翻。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旣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從，才用翻。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祏，音石。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61甲寅，車駕至長安。

62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63庚申，白簡、白狗羌並遣入貢。「白簡」，恐當伯「白蘭」，隋書附國有白蘭、白狗等種，風俗略同党項，或役屬於吐谷渾，或附附國。新書︰白蘭羌，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勝兵萬人，勇戰鬬，善作兵器。武德六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為維、恭二州。白狗羌與東會州接，勝兵纔千人。使，疏吏翻。

**七年**（甲申、六二四）

**1**春，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州置大中正，周、齊又因魏、晉之制。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2**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於樅陽，破之。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梁置樅陽郡，隋廢郡改為同安縣，屬廬州。祏，音石。將，卽亮翻。樅，七容翻。

**3**庚寅，鄒州人鄧同穎殺刺史李士衡反。唐初以齊州之鄒平、長山置鄒州。

**4**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維、恭二州。維州，維川郡，以白狗羌降戶，姜維故城置。其地乃漢蜀郡徼外冉駹之地，蜀將姜維、馬忠討汶山羌於此，故壘在焉。恭州，卽西恭州，後改曰笮州。又戎州都督府所領羈縻州有曲州，本隋之恭州，隋亂廢，武德元年開南中復置，八年改曲州，故朱提郡地，非此也。劉昫曰︰維州，卽古西戎地也。其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地接石紐山，夏禹生於石紐是也。其城在岷山之孤峯，三面臨江，距成都四百里許。杜佑曰︰維州在當州北二百六十里。

**5**二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辛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宋白曰︰宣州涇縣，唐武德二年置南徐州於此，其年改為猷州。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使，疏吏翻；下同。趙郡王孝恭攻公祏鵲頭鎭，拔之。新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鎭。

**6**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曆。遣使冊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扶餘璋為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眞平為樂浪郡王。麗，力知翻。樂浪，音洛郞。

**7**始州獠反，始州，普安郡，後改劍州。獠，魯皓翻。遣行臺僕射竇軌討之。

**8**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鄕皆置學。」

**9**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祏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鎭。

**10**丁巳，上幸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11**戊午，改大總管為大都督府。

**12**己未，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下同。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高開道旣降而復叛，自知有反覆之罪。數，所角翻。且恃突厥之衆，遂無降意。其將卒皆山東人，思鄕里，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士數百，謂之假子，常直閤內，使金樹領之。故劉黑闥將張君立亡在開道所，與金樹密謀取開道。金樹遣其黨數人入閤內，與假子遊戲，向夕，潛斷其弓弦，斷，丁管翻。藏刀槊於牀下，合瞑，抱之趨出，人睡則目合而瞑。槊，色角翻。瞑，莫定翻。金樹帥其黨大譟，攻開道閤，帥，讀曰率。譟，蘇到翻。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槊已失，爭出降；君立亦舉火於外與相應，內外惶擾。開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妻妾奏樂酣飲，擐，音宦。酣，戶甘翻。衆憚其勇，不敢逼。天且明，開道縊，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妻妾及諸子，乃自殺。金樹陳兵，悉收假子斬之，幷殺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置媯州。以媯水名州。媯，俱為翻。壬戌，以金樹為北燕州都督。媯州，媯川郡，治懷戎縣。北齊置北燕州，本治懷戎，唐旣以懷戎之地置媯州，又以北燕州都督之名寵金樹也。燕，因肩翻。

**13**戊辰，洋、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晉城。洋州，洋川郡，治西鄕縣。西鄕，漢成固縣，蜀立西鄕縣，後魏於此置洋州，以水為名。洋，音祥。集州，符陽郡，武德元年，析梁州之難江、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置。隆州，巴西郡，漢閬中地。劉昫曰︰西魏置隆州於閬中，隋為巴西郡，唐復為隆州。宋白曰︰取其連岡地勢高隆為名。後魏典略云︰此州古有隆城堅險，因置隆州。晉城縣亦閬中地，梁置木蘭郡，西魏廢郡，改西充國曰晉城。獠，魯皓翻。

**14**是月，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紿其衆。紿，蕩亥翻。及公祏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卽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15**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太常、光祿、衞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將，卽亮翻。次左、右衞至左、右領衞為十四衞；十二衞及左、右監門衞為十四衞。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兩坊︰門下坊，典書坊。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僕寺。十率府︰左、右衞率，左、右宗衞率，左、右虞候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少，詩照翻。率，讀如字。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王府有傅、諮議參軍、友、文學、東·西閤祭酒、長史、司馬、掾、屬、主簿、史、記室、錄事參軍、錄事、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參軍事、行參軍、典籤。王國有國令、大農尉·丞、錄事、典衞、舍人、學官長、食官長、廐牧長、典府長。公主邑司有令、丞、主簿、謁者、舍人、家吏，掌主家財出入、田園、徵封之事。州、縣、鎭、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郞，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特進，正二品；光祿大夫，從二品；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正議大夫，正四品；太中大夫，從四品上；中大夫，從四品下；中散大夫，正五品上；朝議大夫，正五品下；朝請大夫，從五品上；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議郞，正六品上；承議郞，正六品下；奉議郞，從六品上；通直郞，從六品下；朝請郞，正七品上；宣德郞，正七品下；朝散郞，從七品上；宣義郞，從七品下；給事郞，正八品上；徵事郞，正八品下；承奉郞，從八品上；承務郞，從八品下；儒林郞，正九品上；登仕郞，正九品下；文林郞，從九品上；將仕郞，從九品下。散，悉亶翻；下同。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驃騎大將軍，從一品；輔國大將，正二品；鎭軍大將軍，從二品；冠軍大將軍、懷化大將軍，正三品上；懷化將軍，正三品下；雲麾將軍、歸德大將軍，從三品上；歸德將軍，從三品下；忠武將軍，正四品上；壯武將軍，懷化中郞將，正四品下；宣威將軍，從四品上；明威將軍，歸德中郞將，從四品下；定遠將軍，正五品上；寧遠將軍，懷化郞將，正五品下；游騎將軍，從五品上；游擊將軍，歸德郞將，從五品下；昭武校尉，正六品上；昭武副尉，懷化司階，正六品下；振威校尉，從六品上；振威副尉，歸德司階，從六品下；致果校尉，正七品上；致果副尉，懷化中候，正七品下；翊麾校尉，從七品上；翊麾副尉，歸德中候，從七品下；宣節校尉，正八品上；宣節副尉，懷化司戈，正八品下；禦侮校尉，從八品上；禦侮副尉，歸德司戈，從八品下；仁勇校尉，正九品上；仁勇副尉，懷化執戟長上，正九品下；陪戎校尉，從九品上；陪戎副尉，歸德執戟長上，從九品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勳級︰十有二轉為上柱國，視正二品；十有一轉為柱國，視從二品；十轉為上護軍，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視正四品；七轉為輕車都尉，視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視正五品；五轉為騎都尉，視從五品；四轉為驍騎尉，視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視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視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視從七品。

**16**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鎭。蕪湖時在宣州當塗縣界。梁山在和州歷陽縣南七十里，臨江。祏，音石。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揚子城在揚州江都縣界。揚州治江都，古廣陵城也。姓苑︰龍姓，古龍伯氏之後。任，音壬。瓌，古回翻。龕，口含翻。

**17**丁酉，突厥寇原州。

**18**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

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天門山在宣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娥眉山，夾江對峙，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先，悉薦翻。將，卽亮翻；下同。考異曰︰舊趙郡王孝恭傳作「陳當時」。舊李靖傳云︰「屯當塗。」今皆從高祖實錄。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水經註︰湖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鄕，禹貢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又今當塗縣東南有青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斷，丁管翻。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袤，音茂。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拔壽陽，次硤石。帥，讀曰率。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楊，掩其巢穴，丹楊旣潰，慧亮等自降矣！」降，戶江翻。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不為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易，以豉翻。進攻丹楊，旬月不下，慧亮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李靖此議與長孫無忌安市之議略同。然李靖決勝而太宗無功，及安市班師，靖咎其不能用道宗之策。此用兵之所以難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挑，徒了翻。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羸，倫為翻。陳，讀曰陣。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此左傳楚五大夫破吳師以滅舒鳩之故智也。闞稜免冑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邪，音耶。何敢來與我戰！」賊多稜故部曲，皆無鬬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李靖兵先至丹楊，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句容縣漢屬丹楊郡，時屬蔣州，在建康城東九十里。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從，才用翻。屬，之欲翻。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改為永康，又改為武康，屬湖州，在州西南一百七里。為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祏，送丹楊梟首，梟，堅堯翻。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

己亥，以孝恭為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為揚州大都督，靖為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謂蕭銑、輔公祏皆為靖所殺也。肓，呼光翻。

闞稜功多，頗自矜伐。公祏誣稜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籍沒者，舉籍賊黨所有田宅，沒而入官。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幷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恭，忤，五故翻。孝恭怒，以謀反誅之。

**19**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20**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徒釣翻。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分，扶問翻。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新志︰凡授田，丁歲輸粟二斛，謂之租。丁，隨鄕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鄕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三日；不役，收其庸，日三尺。絁，式支翻。繒，似布。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上、中、下各有三等也。百戶為里，五里為鄕，四家為鄰，四鄰為保。考異曰︰唐曆云︰「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按通典，四鄰為保。唐曆誤也。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21**丁未，党項寇松州。

**22**庚申，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後魏分朐䏰，置魚泉縣，後周改為萬川，隋改為南浦，屬信州，武德元年分置萬州南浦郡。獠，魯皓翻；下同。

**23**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24**甲戌，羌與吐谷渾同寇松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遣益州行臺左僕射竇軌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蔣善合自芳州道擊之。西魏逐吐谷渾，置鄧州，隋開皇七年，改曰扶州，同昌郡。武德元年，分會州之左封、翼斜，置翼州，臨翼郡。唐制，上州刺史，從三品；中，正四品上；下，正四品下。

**25**丙戌，作仁智宮於宜君。宜君縣置於古祋祤城，隋屬京兆郡，時屬宜州。

**26**丁亥，竇軌破反獠於方山，俘二萬餘口。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一

## 唐紀七起閼逢涒灘（甲申）六月，盡柔兆閹茂（丙戌）八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七年**（甲申、六二四）

**1**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宮避暑。帝作仁智宮於宜州之宜君縣。

**2**辛亥，瀧州、扶州獠作亂，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擊平之。瀧州，永熙郡，漢端溪縣地。又瀧州信義縣，武德元年分置懷德縣，仍置南扶州。南尹州，鬱林郡，漢廣鬱縣地。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許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卽此地也。瀧，呂江翻。獠，魯皓翻。

**3**丙辰，吐谷渾寇扶州，此扶州以生羌之地置，註已見上。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刺史蔣善合擊走之。

**4**壬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慶州弘化郡，漢北地馬嶺、方渠縣地。按宋白續通典︰慶州弘化郡東南三里有不窋城，後魏大統十一年置朔州，隋文帝改置合川鎭，十六年，置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今郡城名尉李城，在白馬兩川交口，亦曰不窋城。附郭安化縣，隋置合水縣，武德改合川縣，貞觀改弘化縣，尋隋郡改縣名。管下華池縣，漢歸德縣地；樂盤縣，漢富平縣地；馬領、方渠，則為通遠軍地矣。史記正義曰︰漢郁郅縣，今慶州弘化縣是。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為，于偽翻；下迭為、復為同。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刺，七亦翻。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

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衞士，慍，於問翻。驍，堅堯翻。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東宮有左、右長林門。考異曰︰舊傳云︰「建成私召四方驍勇，幷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實錄云︰「元吉見秦王有大功，每懷妬害，言論醜惡，譖害日甚。每謂建成曰︰『當為大哥手刃之。』建成性頗仁厚，初止之；元吉數言不已，建成後亦許之。元吉因令速發，遂與建成各募壯士，多匿罪人，賞賜之，圖行不軌。其記室榮九思為詩以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擅專諸。』而弗悟也。典籤裴宣儼因免官改事秦府，謂泄其事，又鴆之。自殺斯人已後，人皆振恐，知其事，莫有敢言。後乃連結宮闈，與建成俱通德妃尹氏，以為內援。」舊傳又云︰「厚賂中書令封德彝以為黨助。由是高祖頗疏太宗而加愛元吉。」今但擇取其可信者書之。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可達，虜複姓。騎，奇寄翻。燕，因肩翻。唐六典︰凡應宿衞官，各從番第。諸衞將軍、中郞將、郞將及諸衞率、副率、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幷上；折衝、果毅應宿衞者，並一日上，兩日下；諸色長上若司階、中候、司戈並五日上，十日下。上，時掌翻；下上變同。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巂州。巂，音髓。

楊文幹嘗宿衞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守，手又翻；下同。從，才用翻。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郞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豳州，上變，豳州，漢漆縣地；漢末置新平郡，東北有古豳亭，後魏置豳州。爾朱煥等至豳州，言有急變，豳州以聞，遂得至仁智宮。遺，于季翻。將，卽亮翻。校，戶敎翻。告太子使文幹舉兵，使『章︰十二行本「使」作「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表裏相應；考異曰︰統記云︰「建成遣郞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煥等行至豳州，懼罪，告之。」劉餗小說云︰「人妾告東宮。」今從實錄。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謩勸之據城舉兵；考異曰︰統記作「師譽」。今從實錄。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屛從者，屛，必郢翻，又卑正翻。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後魏將毛鴻賓所築，因以為名。宋白曰︰三原縣有鴻賓柵，後魏孝昌中，蕭寶寅亂，毛鴻賓立柵捍之，其故城在縣北一十五里。以十餘騎往見上，騎，奇寄翻。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幾，居依翻。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鄭康成曰︰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飼以麥飯，飼，祥吏翻。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漢初置治粟內史，景帝改曰大農，武帝加司字；梁置十二卿曰司農卿，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衞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將，卽亮翻。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脆，此芮翻。他日茍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易，以豉翻。

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衞南出山外，帥，讀曰率。行數十里，東宮官屬『章︰十二行本「屬」下有「將卒」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繼至，皆令三十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考異曰︰實錄云︰「高祖之出山也，建成憂憤，臥於幕下。天策兵曹杜淹請因亂襲之，建成左右亦有斯請，今上並拒而不納。」唐統紀云︰「太宗之從內出，夜經建成幕，度建成侍衞左右唯有十人，並來跪捧太宗足，皆云︰『今日之事，一聽王旨，若遣屛除，今其時也。』太宗叱而止之。旣而還向府僚說其事，衆僚文武並進曰︰『文幹為儲君作逆，天下共知；假手宮臣，正合天意。』太宗曰︰『寡人始奉恩旨，何忍旋踵卽有所違，卿與之言，必無此理。』府僚又請，終拒而不聽。」按是時高祖無誅建成意，左右何敢輒殺之！今不取。

世民旣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為，于偽翻。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衞率韋挺、左右衞率掌東宮羽衞兵仗之政令，正四品上。率，所律翻。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巂州。巂，音髓。挺，沖之子也。韋沖事隋文帝，招撫叛胡，以赴長城之役，又著績於南方。初，洛陽旣平，杜淹久不得調，調，徒弔翻。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敎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5**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武周縣，漢屬鴈門郡，魏、晉省，後魏屬代郡，隋廢入朔州雲內縣。杜佑曰︰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有秦馬邑城、武周塞。厥，九勿翻。州兵擊破之。

**6**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卻之。

**7**楊文幹襲陷寧州，宋白曰︰寧州以安寧取稱。九域志︰北至慶州一百二十里。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百家堡在慶州馬嶺縣。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

**8**丁丑，梁師都行臺白伏願來降。降，戶江翻。

**9**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章︰十二行本「山」下有「邀其歸路」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大木根山，在雲中河之西，拓跋氏之先所居也。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尉，紆勿翻。

**10**吐谷渾寇岷州。辛巳，吐谷渾、党項寇松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11**癸未，突厥寇陰盤。陰盤縣，漢屬安定，晉屬京兆，後魏置平涼郡，隋、唐屬涇州，唐後改陰盤曰潘原。

**12**甲申，扶州刺史蔣善合擊吐谷渾於松州赤磨鎭，破之。

**13**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幷州。

**14**甲子，車駕還京師。

**15**或說上曰︰說，輸芮翻。「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厥，九勿翻。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郞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踰長安南山出商州，卽至樊、鄧。行，下孟翻。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瑀，音禹。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夏，戶雅翻。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霍去病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將，卽亮翻。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頡，奚結翻。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三年。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章︰十二行本「非」下有「敢」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虛言也！」為太宗滅突厥張本。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卽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

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從，才用翻。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喜，許記翻。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騎，奇寄翻。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復，扶又翻。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令，力丁翻。嬪，毗賓翻。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邪，音耶。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下，遐嫁翻。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厥，九勿翻。勞，力到翻。冠，古玩翻。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突厥，將，卽亮翻。上餞之於蘭池。蘭池，卽秦始皇遇盜之地。史記註曰︰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正義曰︰括地志，蘭池陂卽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秦記曰︰始皇引渭水為池，築為蓬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遇盜之處也。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16**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郡司法書佐，按新書百官志︰諸州法曹司法參軍，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又有參軍事，註云︰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尋又改曰參軍事。則書佐卽參軍之任也。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史言韋仁壽論刑，人自以為不冤。為，于偽翻。唐興，爨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帥，讀曰率。使，疏吏翻。類皆食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為巂州都督長史，上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巂州，越巂郡。巂，音髓。長，知兩翻。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旣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將，卽亮翻。洱，仍吏翻。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按舊書地理志，是年置西寧、豫、西平、利、南雲、磨、南寧七州。志又有西平州，亦是年置。帥，所類翻。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將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寧，何為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為辭。蠻、夷卽相帥為仁壽築城，立廨舍，帥，讀曰率。為，于偽翻。廨，古隘翻。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蠻、夷號泣送之，號，戶高翻。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朝，直遙翻。上大悅，命仁壽徙鎭南寧，以兵戍之。

**17**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厥，九勿翻。

**18**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19**己巳，吐谷渾寇鄯州。鄯州西平郡，禿髮氏所都之地。鄯，時戰翻。

**20**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幷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綏州，雕陰郡。雕陰古縣，漢屬上郡，今延州以北橫山之地也。孫愐曰︰綏州，春秋時為白狄所居，秦為上郡，後魏置上州，又改為綏州，取綏德縣為名。刺史劉大俱擊卻之。

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時掌翻。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頓，讀曰鈍。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陳，讀曰陣；下虜陳同。阪，音反。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柰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獨出外以威示突厥，內以服元吉之心。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頡利素服秦王神武，恐其以百騎挑戰，而伏大兵四合以擊之，故不敢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古者盟誓質諸天地山川鬼神，歃血而已；後世有對神立誓者，有禮佛立誓者，始有香火之事。突利亦不應。秦王以此疑頡利之心，突利恐因此為頡利所疑，故亦不敢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渡，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將，卽亮翻。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折，而設翻。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犀，堅也。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復，扶又翻。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說，輸芮翻。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從，才用翻。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為後突利先來降張本。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杜陽山在岐州扶風縣。孔穎達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

壬申，突厥阿史那恩摩入見，見，賢遍翻。上引升御榻，慰勞之。勞，力到翻。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厥，九勿翻。種，章勇翻。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旣入朝，處，昌呂翻。頡，奚結翻。朝，直遙翻。賜爵和順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使，疏吏翻。

**21**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日南郡，德州，後改驩州。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

**22**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23**辛未，上校獵於鄠之南山；鄠縣屬京兆，在南山下，北至長安城六十里。鄠，音戶。癸酉，幸終南。酈道元曰︰武功縣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山，在武功縣西南。按鄠、長安之西南山皆曰終南山；「終」，亦作「中」。

**24**吐谷渾及羌人寇疊州，陷合川。疊州，合川郡，治疊川，秦、漢以來為諸羌保據。後周武帝逐吐谷渾，取羣山重疊之義，置疊州。合川縣，後周置西疆郡，隋廢為縣，治吐谷渾馬牧城，唐武德三年移治交戍城。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25**丙子，上幸樓觀，謁老子祠；岐州盩厔縣有樓觀、老子祠。觀，古玩翻。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龍躍宮；京兆高陵縣西四十里有龍躍宮。庚午，還宮。

**26**太子詹事裴矩權檢校侍中。太子詹事，正三品，掌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唐改隋納言為侍中。

**八年**（乙酉、六二五）

**1**春，正月，丙辰，以壽州都督張鎭周為舒州都督。壽州，淮南郡，南朝曰豫州，北朝曰揚州，隋開皇九年曰壽州。鎭周以舒州本其鄕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酣，戶甘翻。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鎭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治，直之翻。君民禮隔，不得復為交遊。」復，扶又翻；下復置同。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2**丁巳，遣右武衞將軍段德操徇夏州地。夏，戶雅翻。

**3**吐谷渾寇疊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4**是月，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厥，九勿翻。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先，悉薦翻。喪，息浪翻。畜，許救翻。被，皮義翻。

**5**夏，四月，乙亥，党項寇渭州。党，底朗翻。

**6**甲申，上幸鄠縣，校獵于甘谷，鄠縣有甘亭，夏啓與有扈氏戰之地。甘水出南山甘谷，北流逕秦萯陽宮西，又北逕甘亭西。鄠，音戶。營太和宮於終南山；長安城南五十里有太和谷、太和宮。丙戌，還宮。

**7**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婚，突厥大臣曰葉護，西突厥可汗自葉護為可汗，因號統葉護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對曰︰「今北狄方強，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用秦范睢之言。臣謂宜許其婚以威頡利；頡，奚結翻。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考異曰︰新、舊傳皆云封德彝之謀。今從實錄。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8**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見上卷上年。旣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9**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孫愐曰︰睦，姓也。伽，求迦翻。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長，知兩翻。

**10**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宮。

**11**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華亭縣，隋大業初置，屬安定郡，義寧二年，分置隴州，至元和三年，幷入汧源縣。燕，因肩翻。及彈箏峽，皆以守隴道。箏，音爭。水部郞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唐制︰水部郞中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溝渠，凡舟楫灌漑之利，皆總而舉之。凡諸曹郞中，從五品上；員外郞，從六品上。斷，丁管翻。厥，九勿翻。

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丁亥，以右衞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郞溫彥博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先，悉薦翻。『鄒︰敵國禮，對等外交禮節。爾雅釋詁︰敵，匹也；當也。』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婪，盧南翻。厭，於鹽翻。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復，扶又翻。皆用詔敕。」

**12**丙午，車駕還宮。

**13**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相州」，疑當作「桓州」；此時突厥兵不能至相州也。

**14**睦伽陀攻武興。蜀有武興鎭，後魏置東益州，梁為武興蕃王國，西魏改曰興州順政郡；此非睦伽陀所攻者也。按晉書·地理志，永寧中，張軌為涼州刺史，鎭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睦伽陀所攻者卽此武興故城。

**15**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新城在馬邑南。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大谷」，當作「太谷」。舊曰陽邑，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太谷，屬幷州。宋白曰︰幷州太谷縣，本漢陽邑縣，今縣東十五里陽邑故城是也。後魏太武景明二年，復置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陽邑為太谷，因縣西太谷為名。復，扶又翻。趨，七喻翻。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備突厥。考異曰︰舊本紀，「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幷州，以備突厥。」唐曆亦同。今據實錄，七月秦王出蒲州，八月無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幷州事。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幷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沁源，漢穀遠縣地，後魏改名，隋恭帝義寧元年置義寧郡，武德元年置沁州，又以潞州之襄垣、黎城、涉、銅鞮鄕等縣置韓州。沁，七鴆翻。

**16**左武候大將軍安修仁擊睦伽陀於且渠川，破之。且，子余翻。且渠川，沮渠氏之墟也。沮渠蒙遜據涼州，川以是得名。

**17**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行，戶剛翻。厥，九勿翻。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卽亮翻。壬申，幷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太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長，知兩翻。虜以彥博職在機近，中書侍郞，機近在官。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武，考異曰︰實錄、統紀並云寇廣武。按北邊地名無廣武；下云靈州都督敗之，蓋「靈武」字誤耳。今按舊唐志，代州鴈門，漢廣武縣。或者寇廣武卽太谷乘勝之兵歟？史臣以漢古縣名稱鴈門為廣武耳。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道宗所破者，癸亥寇靈州之兵，詳見通鑑舉要。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使，疏吏翻。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幷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藺謩擊破之。

**18**癸卯，初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檢校其輕重小大也。唐制︰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為籥，二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十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其量制，公私又不用籥，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程大昌曰︰杜佑通典敍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當今，謂卽時。卽時者，當佑之時也。

**19**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藺州。藺州，當置於漢西河郡藺縣界，而新、舊志並不載。

**20**冬，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救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21**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厥，九勿翻。突厥旣能寇鄯州，則上之藺州為蘭州，未可知也。鄯，時戰翻。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22**權檢校侍中裴矩罷判黃門侍郞。

**23**戊戌，突厥寇彭州。武德元年，以寧州彭原縣置彭州。

**24**庚子，以天策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

**25**辛丑，徙蜀王元軌為吳王，漢王元慶為陳王。

**26**癸卯，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27**丙午，吐谷渾寇岷州。

**28**戊申，眉州山獠反。眉州，通義郡，本漢犍為郡南安縣地，西魏置湄州，因峨眉山而名。獠，魯皓翻。

**29**十二月，辛酉，上還至京師。

**30**庚辰，上校獵於鳴犢泉；辛巳，還宮。

**31**以襄邑王神符檢校揚州大都督。始自丹楊徙州府及居民於江北。由此廣陵專揚州之名。

**九年**（丙戌、六二六）

**1**春，正月，己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更定雅樂。少，始照翻。更，工衡翻。

**2**甲寅，以左僕射裴寂為司空，日遣員外郞一人更直其第。

**3**二月，庚申，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4**丙子，初令州縣祀社稷，又令士民里閈相從立社。閈，侯旰翻，閭也。里門謂之閈。各申祈報，春夏祈而秋冬報。用洽鄕黨之歡。戊寅，上祀社稷。

**5**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嚴︰「毛」改「屯」。』擊之。折威將軍，十二軍將軍之一也。寧州道為折威軍。

**6**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辰，還宮。

**7**癸巳，吐谷渾，党項寇岷州。

**8**戊戌，益州道行臺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獠，魯皓翻。

**9**壬寅，梁師都寇邊，陷靜難鎭。難，乃旦翻。

**10**丙午，上幸周氏陂。

**11**辛亥，突厥寇靈州。厥，九勿翻。

**12**乙卯，車駕還宮。

**13**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使，疏吏翻。帥，讀曰率。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實錄云五千人。按奉使安得五千人，蓋「十」字誤作「千」字耳。事泄，突厥囚之。

**14**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樂，音洛。

**15**戊午，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歷考新、舊志，劍南有雅州，無洪州。或曰︰卽眉州洪雅縣，「二州」二字衍。隋開皇十三年，以西魏嘉州洪雅鎭置縣。宋白曰︰因洪雅川為名。俘男女五千口。

**16**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17**太史令傅奕上疏唐太史令從五品下，掌觀察天文，稽定曆數，凡日月星辰之變，風雲氣色之異。上，時掌翻。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妖，於驕翻。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為三塗，言人之為惡者必墮此也。又添阿脩羅、天神、地祇為六道。恐愒愚夫，愒，今人讀如喝，呼葛翻。詐欺庸品。乃追懺旣往之罪，懺，楚鑒翻。釋氏以自陳悔過為懺。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施，式豉翻。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夭，於矯翻。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明八年。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謂梁武帝餓死臺城，齊文襄為膳奴所弒也。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競為厭魅，尼，女夷翻。繒，慈陵翻。厭，於琰翻。魅，音媚。迷惑萬姓。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敎訓，可以足兵。長，知兩翻。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妖，於驕翻。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為沙門者，初脩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佛弟子收奉舍利，建宮宇，謂為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言對朝廷而肆讒毀也。朝，直遙翻。佗，徒何翻。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佗竟被囚縶，刑於都市。被，皮義翻。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

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古有太僕正，漢九卿有太僕，梁十二卿有太僕卿。唐太僕卿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引孝經之言。瑀，音禹。當治其罪。」治，直之翻。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故言以世嫡叛其父。釋氏之法不拜君親，故言以匹夫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而視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長有賢德，敎以為尹，是謂伊尹。乃遵無父之敎。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亦以孝經之言難瑀。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釋氏之說，謂為善者則升天堂，為惡者墮地獄。為，于偽翻。

上亦惡沙門、道士茍避征傜，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沽，惡，烏路翻。觀，古玩翻；下同。辛巳，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行，下孟翻。觀，古喚翻。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道，『張︰「道」作「遣」。』勒還鄕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

傅奕性謹密，旣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藳，人無知者。

**18**癸未，突厥寇西會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之會寧鎭置西會州。厥，九勿翻。

**19**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郞等殺長史，叛歸梁師都；「虔州」當作「慶州」。長，知兩翻。都督劉旻追斬之。

**20**壬辰，党項寇廓州。廓州，澆河郡，古邯川之地。党，底朗翻。

**21**戊戌，突厥寇秦州。

**22**壬寅，越州人盧南反，殺刺史甯道明。此嶺南之越州，後改廉州。

**23**丙午，吐谷渾、党項寇河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24**突厥寇蘭州。蘭州，金城郡，漢金城郡之枝陽縣地，以皋蘭山名州。

**25**丙辰，遣平道將軍柴紹柴將兵擊胡。岐州道為平道軍，柴紹為將軍。紹將，卽亮翻。

**26**六月，丁巳，太白經天。漢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更註云︰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則經天。晉灼云︰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王，強國弱，小國強。

秦王世民旣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鎭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騎，奇寄翻。亮將，卽亮翻。之，往也。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下，遐嫁翻。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

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吐，土故翻。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西宮，蓋卽弘義宮。新書曰︰秦王居西宮之承乾殿。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復，扶又翻；下可復、不復、事復、能復同。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事見前。嗣，祥吏翻。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長，知兩翻。處，昌呂翻。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秦王時領陝東道大行臺。陝，失冉翻。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梁孝王事見漢景帝紀。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離，力智翻。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舊書地理志︰東都在西都之東八百五十里。吾思汝卽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易，以豉翻。上，時掌翻。說，輸芮翻。上意遂移，事復中止。

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後宮，卽尹德妃、張婕妤等。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勝，音升。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

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郞中房玄齡謂比部郞中長孫無忌曰︰唐制︰考功郞中屬吏部，掌文部官吏之考課。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比部屬刑部，掌勾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比，音毗。「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府朝，猶言府廷也。漢時郡僚謂本郡為郡朝，亦此類。朝，直遙翻。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謂周公誅管、蔡也。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驍，堅堯翻。將，卽亮翻。誘，音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時秦、齊府各置左右六府護軍。尉，紆勿翻。幷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長，知兩翻。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事見一百八十八卷三年。今又策名藩邸，左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預註云︰名書於所臣之策。唯當殺身以為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斗，謂北斗。唐人詩曰︰「身後堆金柱北斗。」蓋時人常語也。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遺，唯季翻。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刺，七亦翻。重，直龍翻。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畏其勇也。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下，遐嫁翻。治，直之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武德元年，以成州同谷縣置西唐州。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誘，音酉。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

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長，知兩翻。右候車騎將軍，以車騎將軍屬右候衞也。三水縣，漢屬安定郡，隋、唐屬邠州。宋白曰︰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為名。雍，於用翻。騎，奇寄翻。及尉遲敬德等，尉，紆勿翻。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衞公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舊建成傳又云︰「封德彝密勸大宗誅建成，世民不從。德彝更言於上曰︰『秦王旣有大功，終不為太子之下，若不立之，願早為之所。』又說建成作亂，曰︰『夫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高乞羹，此之謂矣。』」按許敬宗傳云︰「敬宗父善心及虞世南兄世基，皆為宇文化及所殺，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嘗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銜之。及為德彝立傳，盛加其惡。」疑此亦近誣，今不取。

會突厥郁射設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烏城，蓋在鹽州五原縣烏鹽池；或曰，在朔方烏水上。杜佑曰︰武威郡南二里有烏城守捉。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厥，九勿翻。『鄒︰守捉，新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而總之者曰道。』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衞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關內十二軍，涇州道曰天紀軍，置將軍一人。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唐志︰太子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七品上。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令。更，工衡翻。晊，之日翻。「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語，牛倨翻。拉，盧合翻。驍，堅堯翻。將，卽亮翻。考異曰︰舊傳以為建成實有此言而晊告之。按建成前酖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說殆同兒戲。今但至晊告建成等，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旣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晊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先，悉薦翻。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隋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敬德、無忌詭言逃去以激世民，使之速發。復，扶又翻；下同。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處，昌呂翻。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畜，吁玉翻。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擐，音宦。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比，毗至翻。此齊府護軍也。『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合，音閤。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厭，於鹽翻。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復，音扶又翻；下聽復同，又並音如字。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柰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瞽瞍使舜浚井，旣入，從而揜之，舜穿井為匿空旁出。使塗廩，捐堦，瞽瞍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家語︰孔子曰︰「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被，皮義翻。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章︰十二行本「來」下有「見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取龜投地，說苑曰︰靈龜五色，似玉似金，北陰向陽，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易號為龜。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考異曰︰唐曆云︰「布卦未畢，張公謹適自外至，諫曰︰『夫事不可疑而疑者，其禍立至。今假使卜之不吉，其可已乎！』遂折蓍。秦王曰︰『善！』」今從舊唐書。

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敎！」房玄齡之言，亦以激發世民。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邪，音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斷，丁管翻。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著，陟略翻。與無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

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見，賢遍翻。分，扶問翻。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為，于偽翻。省，悉景翻。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謂明日也。參，謂朝參。

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玄武門，宮城北門。帥，讀曰率。長，知兩翻。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婕妤，音接予。語，牛倨翻。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朝，直遙翻。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趣，七喻翻；下同。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瑀，音禹。

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卽跋馬東歸宮府。跋，蒲掇翻。跋馬者，搖駷馬銜，偏促一轡，又以兩足搖鼓馬腹，使之迴走。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控弦不開，所以不至於彀，蓋倉皇失措也。射，而亦翻；下同。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絓，絓，胡卦翻。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衞車騎將軍馮翊馮立太子左右衞率府所領，亦有親、勳、翊三衞府。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難，乃旦翻。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屈咥宜，卽驅咥直也，屬帳內府。咥，徒結翻，又丑栗翻。萬年，赤縣，本隋大興縣，武德元年更名。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衞兵，屯玄武門，雲麾將軍，梁百二十五號將軍之一也，唐為武散階，從三品上。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郞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唐諸衞中郞將皆正四品下。呼，火故翻。君弘，顯雋之曾孫也。敬顯雋仕北齊，官至尚書右僕射。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將，卽亮翻。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尉，紆勿翻。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旣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少，詩沼翻。遂解兵，逃於野。

上方泛舟海池，閤本太極宮圖︰太極宮中凡有三海池，東海池在玄武門內之東，近凝雲閤；北海池在玄武門內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咸池殿。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衞，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邪，音耶。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衞。」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太子謂之元良。瑀，音禹。處，昌呂翻；下處分、處決同。委之國事，無復事矣！」復，扶又翻。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衞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分，扶問翻。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閤本太極宮圖，太極殿有東上閤門、西上閤門。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郞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將，卽亮翻；下同。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投杼，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幾，居希翻。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吮，徂兗翻。號，戶高翻。

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

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為太弟，故元吉為之盡死。為，于偽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旣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是年四月，命有司沙汰僧、尼、道士、女冠。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處，昌呂翻；下同。

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履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

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秦。」

臣光曰︰立嫡以長，長，知兩翻。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曏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泰伯讓國於弟王季歷；子臧辭曹國而不受。則亂何自而生矣！旣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旣而為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蹀血。師古曰︰蹀，謂履涉之也。蹀，徒頰翻。推刃同氣，推，吐雷翻。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夫，音扶。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明皇不稱廟號而稱帝號者，溫公避本朝諱耳。中宗、肅宗之季，玄宗、代宗並以兵清內難而後繼大統。

**27**戊辰，以宇文士及為太子詹事，長孫無忌、杜如晦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齡為右庶子，尉遲敬德為左衞率，程知節為右衞率，虞世南為中舍人，褚亮為舍人，尉，紆勿翻。率，所律翻。東宮門下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從贊相，駮正啓奏，皇太子出則版奉外辨中嚴，入則解嚴；凡令書下，則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為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典書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中舍人正五品上，舍人正六品上。舍人掌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太子通表如人臣之禮。宮臣上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啓，其封題皆曰「上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坊，舍人開，庶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者則否。蓋門下坊猶上臺之門下省，典書坊猶上臺之中書省，唐初仍隋制也。龍朔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姚思廉為洗馬。洗，悉薦翻；下同。悉以齊王國司金帛什器賜敬德。唐制︰親王國有國司，置國尉、國丞，掌判國司、勾稽、監印事。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衆為之危懼，間，古莧翻。為，于偽翻。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詹事主簿，從七品上，掌印檢、勾稽府事。亦召王珪、韋挺於巂州，去年六月，王珪等流巂州。巂，音髓。皆以為諫議大夫。

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治，直吏翻。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以屈突通為陝東道行臺左僕射，鎭洛陽。陝，失冉翻。

益州行臺僕射竇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不協。雲起弟慶儉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軌誣雲起與建成同反，收斬之。行方懼，逃奔京師，軌追之，不及。

**28**吐谷渾寇岷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29**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衞大將軍柴紹擊之。厥，九勿翻。左右衞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衞之法。

**30**廢益州大行臺，置大都督府。

**31**壬申，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

**32**辛巳，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反，瑗，于眷翻。右領軍將軍王君廓殺之，傳首。

初，上以瑗儒怯非將帥才，懦，乃臥翻，又奴亂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悍，戶旰翻。瑗推心倚仗之，許為婚姻。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通事舍人崔敦禮馳驛召瑗。通事舍人，秦謁者之官也。晉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晉曰通事舍人，唐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庭。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進退。凡四方通表，蠻夷納貢，皆受而進之。瑗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說曰︰說，輸芮翻；下涉說同。「大王若入，必無全理。今擁兵數萬，柰何受單使之召，自投罔罟乎！」使，疏吏翻；下同。因相與泣。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劫敦禮，問以京師機事；敦禮不屈，瑗囚之。發驛徵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詵赴薊，與之計事。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武德元年曰燕州。六年，自營州遷於幽州城中，又於懷戎置北燕州。武德六年，李藝自幽州入朝，王詵為長史，實掌州事，幽州之人素信服之。瑗欲反，故召之與計事。燕，因肩翻。詵，疏臻翻。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機柄，宜早除去，以王詵代之。」去，羌呂翻。瑗不能決。君廓知之，往見詵，詵方沐，握髮而出，君廓手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囚執敕使，擅自徵兵。今詵已誅，獨有李瑗，無能為也。汝寧隨瑗族滅乎，欲從我以取富貴乎？」衆皆曰︰「願從公討賊。」君廓乃帥其麾下千餘人，踰西城而入，瑗不之覺；君廓入獄出敦禮，瑗始知之，遽帥左右數百人被甲而出，帥，讀曰率。被，皮義翻。遇君廓於門外。君廓謂瑗衆曰︰「李瑗為逆，汝何為隨之入湯火乎！」衆皆棄兵而潰。唯瑗獨存，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矣！」遂執瑗，縊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壬午，以王君廓為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敦禮，仲方之孫也。崔仲方仕周，獻平齊之策；及隋，獻平陳之策；孝芬之孫也。

**33**乙酉，罷天策府。置天策府，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

**34**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厥，九勿翻。

**35**以秦府護軍秦叔寶為左衞大將軍，又以程知節為右武衞大將軍，尉遲敬德為右武候大將軍。尉，紆勿翻。考異曰︰唐曆，三人除官皆在癸巳。今從實錄。

**36**壬辰，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癸巳，以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右僕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為御史大夫，中書舍人顏師古、劉林甫為中書侍郞，左衞副率侯君集為左衞將軍，左虞候段志玄為驍衞將軍，副護軍薛萬徹為右領軍將軍，右內副率張公謹為右武候將軍，左虞候，卽東宮左虞候率也。按唐書，「驍衞」之上當有「左」字。隋文帝置左、右內率，領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副率為之貳。瑀，音禹。長，知兩翻。率，所律翻。驍，堅堯翻。右監門率長孫安業為右監門將軍，漢、魏置城門校尉。唐置左、右監門衞大將軍、將軍，掌宮禁門籍之法，凡京司應入宮殿，門皆有籍，左將軍判入，右將軍判出。監，右銜翻。右內副率李客師為領左右軍將軍。「領」字當在「左右」之下，「左、右」二字亦當去其一，但未知當去何字耳。唐志︰隋置左、右領軍府，大業三年，改左、右屯衞，唐因屯衞名，改為左、右威衞；又採前代領軍名，別置左、右領軍衞，職掌如左、右衞。又按新志，武德五年，改左、右備身府為左、右府。或者李客師為領左、右將軍，「左右」之下亦當去「軍」字。顯慶五年，改左、右府為千牛府。安業，無忌之兄；客師，靖之弟也。

**37**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更，工衡翻。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徼，堅堯翻。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連東宮及齊王，十七日前連李瑗者，並不得相告言，違者反坐。」瑗，于眷翻。反坐者，反以所告罪人之罪坐之。考異曰︰太宗實錄，「六月丙申」。唐曆脫「七月」而在「壬辰」下。按六月無丙申。丙申，七月十日也。今從唐曆。

丁酉，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武德元年，以相州之滏陽、臨水、成安置磁州，以其地產磁石名州。舊志︰磁州在京師東北一千四百八十五里。磁，疾之翻。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械鎖而送之，謂之錮送。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復，扶又翻。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使，疏吏翻。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旣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右衞率府鎧曹參軍唐臨出為萬泉丞，東宮十率府皆有倉、兵、鎧三曹參軍，從八品。武德元年，分蒲州之稷山、安邑、龍門、猗氏、汾陰置萬泉縣，屬泰州，後屬絳州。鎧，可亥翻。率，所律翻。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臨，令則之弟子也。唐令則事隋太子勇，勇廢，被誅。

**38**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厥，九勿翻。使，疏吏翻；下同。

**39**壬戌，吐谷渾遣使請和。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40**癸亥，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甲子，太宗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陝，失冉翻。調，徒弔翻。復，方目翻。

**41**詔『章︰十二行本「詔」上有「癸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以「宮女衆多，幽閟可愍，閟，兵媚翻。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42**初，稽胡酋長劉仚成帥衆降梁師都，事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仚，許延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降，戶江翻。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為之畫策，朝，直遙翻。為，于偽翻。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寇涇州，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進至武成，京師戒嚴。

**43**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長，知兩翻。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少，詩照翻。好，呼到翻。造，七到翻。上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嬪，毗賓翻。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存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書牧誓引古人之言。索，蘇各翻，盡也。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44**己卯，突厥進寇高陵。厥，九勿翻。高陵縣，漢屬馮翊，唐屬京兆，在長安東北七十里。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涇陽縣屬京兆，在長安北七十里。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後漢及晉池陽之地。漢涇陽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尉，紆勿翻。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突厥官三十八等，俟斤在吐屯之下。阿史德別是一姓。俟，渠機翻。斬首千餘級。

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自長安出咸陽，過渭水便橋。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見，賢遍翻。思力盛稱「頡利與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卽亮翻。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言不可算計其數也。遺，于季翻。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請貸其死命也。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瑀，音禹。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乃囚思力於門下省。

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騎，奇寄翻；下同。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厥，九勿翻。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陳，讀曰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謂方有殺建成、元吉之難。難，乃旦翻。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復，扶又翻。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嚴︰「之」改「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旣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卽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頡，奚結翻。厥，九勿翻。考異曰︰劉餗小說︰「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衞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勝突挑戰，日數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金帛一無遺焉。」今據實錄、紀傳，結盟而退，未嘗掩襲，小說所載為誤。

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瑀，音禹。厥，九勿翻。將，卽亮翻。臣等亦以為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謂渭水之西。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達官皆來謁我，突厥言達官，猶中國言顯官也。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拉，盧合翻。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幽州」當作「豳州」。自渭北北歸，歸路正經豳州，此史書傳寫誤耳。開元十三年，以「豳」字類「幽」，改曰邠州，則當時亦病此矣。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旣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卷，讀曰捲。啗，徒濫翻。彼旣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復，扶又翻。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釁，許覲翻。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言非己之智慮所能及也。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 唐紀八起柔兆閹茂（丙戌）九月，盡著雍困敦（戊子）七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丙戌、六二六）

**1**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自是年八月甲子以後，凡稱上者，皆太宗也。厥，九勿翻。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彥博沒於突厥，見上卷八年。朝，直遙翻。

丁未，上引諸衞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是年八月，上卽位於東宮顯德殿，是後常御之。將，卽亮翻；下同。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少，詩照翻；下同。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將，卽亮翻。幾，居希翻。少，始紹翻。於是日引數百人敎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唐考功之法，上、中、下皆分三等。中多之中，竹仲翻。帥，所類翻。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唐舊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河西、韓城、郃陽置西韓州；又於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人當是自韓城乘驛入朝也。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衞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少，詩照翻。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陳，讀曰陣；下其陳同。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2**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長，知兩翻。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敍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當，丁浪翻。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將，卽亮翻。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事見一百八十八卷武德二年。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事見一百八十九卷四年。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儕，士皆翻。分，扶問翻。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為，于偽翻。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3**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妖，於驕翻。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

**4**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萬卷，歐陽修曰︰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書。置弘文館於殿側，唐會要︰武德四年，於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三月，改為弘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卽位，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貞觀三年移於納義門西。按閤本太極宮圖︰弘文館在門下省東，而不載弘文殿。納義門在嘉德門之西。卽我朝之崇文館也，避宣祖諱，改「弘」為「崇」。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旣定，精選弘文館學生，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更，工衡翻。朝，直遙翻。行，下孟翻。榷，訖岳翻。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章︰十二行本「士」作「生」；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

**5**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6**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為息王，諡曰隱；齊王元吉為剌『章︰十二行本「剌」作「海陵」二字，「王」下有「諡曰剌」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王，息，古國名。諡法︰隱拂不成曰隱。不思忘愛曰剌；暴戾無親曰刺。諡，神至翻。剌，盧達翻。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宜秋門，甚哀。太極宮圖︰宜秋門在千秋殿之西，百福門之東。魏徵、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考異曰︰高祖實錄、建成元吉傳︰「太宗踐阼，改葬加諡。」太宗實錄及本紀皆不書葬月日，唯唐曆在此年十月。貞觀政要此表在二年。據此年七月魏徵為諫議大夫，宣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黃門侍郞，葬建成、元吉恐在後，但別無年月日可附，今且從唐曆。上許之，命宮府舊僚皆送葬。

**7**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生於承乾殿，因以名之。

**8**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凡封戶，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于朝廷；食實封者，得眞戶分食諸州。

**9**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卽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章︰十二行本「反」下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於上前，瑀，音禹。射，寅謝翻。數，所角翻。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親德彝，太宗初政之時，以房、杜之賢，蕭瑀之直，而不相親，乃親封德彝者，蓋以瑀之疏直，難與共事於危疑之時，而封德彝之狡數，不與之親密，則不能得其情也。後之為相者，其心無所權量，但曰親君子，遠小人，未有能濟者也。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上，時掌翻。辭指寥落，由是忤旨。忤，五故翻。會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考異曰︰舊傳，「太宗以玄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于家。俄拜少師，復為左僕射，坐與叔達忿爭免。」按實錄忿爭在作少師前，今從之。

**10**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厥，九勿翻。踐，慈演翻。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鄒︰率，正字通︰差等也。』

**11**初，上皇欲強宗室以鎭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同曾祖為再從兄弟，同高祖為三從兄弟。從，才用翻。及兄弟之才，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封宗室為郡王，見一百九十卷五年。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從，千容翻。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旣崇，多給力役，力役，蓋防閤庶僕白直之類。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12**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笑不壞顏為哂。哂，式忍翻。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去，羌呂翻。輕傜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邪，音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夫，音扶。喪，息浪翻。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13**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是年六月，廢大行臺，置大都督府。是後分諸州都督府為上、中、下三等︰大州都督從二品，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中州都督正三品，別駕正四品，長史正五品上，司馬正五品下；下州都督從三品，別駕、長史、司馬亦皆遞降一品。獠，魯皓翻。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茍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守，式又翻。帥，與率同。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邪，音耶。竟不許。

**14**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比，毗志翻。朕皆粘之屋壁，粘，女廉翻。得出入省覽，省，悉景翻。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臥內，訪以得失；治，直吏翻。數，所角翻；下者數同。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使，疏吏翻。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幷點。」唐制︰民年十六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為丁，充力役。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按唐制，中書舍人則署敕。魏徵時為諫議大夫，抑太宗亦使之連署邪？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幾，居豈翻。數，所角翻。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卽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蠲，圭淵翻。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調，徒弔翻。給復，方目翻。方復，扶又翻；下復點同。言旣散還其已輸之物而復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旣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以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於守宰，治，直之翻。守，式又翻。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治，直吏翻；下同。上悅曰︰「曏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夫，音扶。治，直吏翻；下同。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景州，漢平原郡鬲縣地，隋置弓高縣，屬觀州。唐平河北，分弓高置景州。上州錄事參軍，從七品上，掌勾稽省署抄目；錄事掌受事發辰，兼勾稽失。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好，呼到翻。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鄕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好，呼到翻。鮮，息善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唐諸州無記室，唯王國有記室參軍，從六品上。蘊古蓋廬江王瑗督幽州時為記室也。唐制，資序未至，以他官入省者為直。上，時掌翻。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屯，陟倫翻。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治，直之翻。重，直龍翻。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周禮︰膳夫，珍用八物。註云︰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淳，之純翻。毋，莫胡翻，一音武由翻。牂，作郞翻。膋，力彫翻。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曰︰以黃緜為圜，用兩組掛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也。黈，他口翻。塞，悉則翻。上嘉之，賜以束帛，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四，紬二匹，綾二匹，縵四匹；若賜蕃客錦綵，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匹，縵四匹，綿四屯；凡時服稱一具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冬之會，稱賜束帛有差者，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二匹；命婦視其夫、子。除大理丞。大理丞，正六品，掌分判寺事。

**15**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事見上卷是年六月。幾，居依翻。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敎，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黠，戶八翻。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16**上患吏多受賕，枉法受賂曰賕。賕，音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司門郞，屬刑部，掌天下門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有令史六人。唐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遺，于季翻。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引論語孔子之言。道，讀曰導。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治，直吏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惡，烏路翻。樂，音洛。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17**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

**18**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在高麗東南，亦曰秦韓，相傳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東界居之，故名秦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毋丘儉破高麗，奔沃沮，後復國，其留者為新羅，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附庸百濟；後致強盛，因與百濟為敵。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麗，力知翻。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敎朱子奢往諭指，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敎十五人，以敎生徒。孝武太元十年，損助敎為十人。唐助敎五人，從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經敎授。三國皆上表謝罪。上，時掌翻。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帝初諡文皇帝，廟號太宗；咸亨五年，追諡太宗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追尊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三載，又加尊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 貞觀元年（丁亥、六二七）觀，古玩翻。

**1**春，正月，乙酉，改元。

**2**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陳，讀曰陣。新志︰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3**己亥，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程大昌曰︰唐西內太極殿，卽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閤，則是兩閤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此太宗時入閤之制也。至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御宣政前殿，則謂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則謂之入閤。其不御宣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謂之入閤。

**4**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長，知兩翻。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斷，丁管翻。上猶嫌其慘，曰︰「肉刑之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唐制，諸王有功、倉、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正七品上。請改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考異曰︰新、舊刑法志皆云「居作二年」。今從王溥會要。

**5**上以兵部郞中戴冑忠清公直，兵部郞中，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衞府之名數。擢為大理少卿。少，始照翻。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選，息絹翻；下同。首，手又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幾，居豈翻。上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旣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斷，丁亂翻。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復，扶又翻；下不復、朕復、何復同。冑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6**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詰，去吉翻。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治，直吏翻。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纇，擿，他狄翻。纇，盧對翻。『鄒︰說文︰絲節也。音耒。』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眞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7**右驍衞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長，知兩翻。驍，堅堯翻。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冒，莫北翻。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8**辛丑，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宜州道為天節軍，置將軍一人。燕，因肩翻。

藝之初入朝也，武德五年，藝引兵與太子建成會討劉黑闥，遂入朝。朝，直遙翻。恃功驕倨，秦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毆，烏口翻。上皇怒，收藝繫獄，旣而釋之。上卽位，藝內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妖，於驕翻。謂藝曰︰「王貴色已發！」勸之反。藝乃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趙慈皓馳出謁之，諸州治中，卽別駕。藝入據豳州，詔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為行軍總管以討之。長，知兩翻。趙慈皓聞官軍將至，密與統軍楊岌圖之，岌，魚及翻。事洩，藝囚慈皓。岌在城外覺變，勒兵攻之，藝衆潰，棄妻子，將奔突厥。至烏氏，厥，九勿翻。漢烏氏縣屬安定郡，故城在彈箏峽東。氏，音支。左右斬之，傳首長安。弟壽，為利州都督，亦坐誅。

**9**初，隋末喪亂，喪，息浪翻。豪桀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帥，讀曰率。長，知兩翻。為，于偽翻。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少，詩沼翻。二月，命大加倂首，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京兆、同、華、商、岐、邠、隴、涇、原、寧、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為關內道。洛、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蔡、汴、宋、亳、徐、濠、宿、鄆、齊、曹、濮、青、淄、登、萊、棣、兗、海、沂、密為河南道。蒲、晉、絳、汾、隰、幷、南汾、遼、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為河東道。懷、孟、魏、博、相、衞、澶、貝、邢、洺、磁、恆、冀、深、趙、滄、景、德、易、定、幽、涿、瀛、莫、燕、檀、營、平為河北道。荊、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梁、洋、利、鳳、興、成、扶、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為山南道。秦、渭、河、鄯、蘭、階、洮、岷、廓、疊、宕、涼、瓜、沙、甘、肅為隴右道。楊、楚、滁、和、壽、廬、舒、光、蘄鄿、黃、安、申為淮南道。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僰為江南道。益、嘉、眉、邛、簡、資、巂、雅、南會、翼、維、松、姚、恭、戎、梓、遂、綿、劍、合、龍、普、渝、陵、榮、瀘為劍南道。廣、番、循、潮、南康、瀧、端、新、封、南宕、春、羅、南石、高、南合、崖、振、邕、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昆、靜、樂、南恭、融、容、牢、南林、南扶、南越、南義、交、陸、峯、愛、南德為嶺南道。

**10**三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內命婦，宮內女官，自貴妃至侍巾，亦分九品。外命婦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為妃，一品之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勳官四品有封者，母、妻為鄕君。凡外命婦朝參，視夫、子之品。唐制，皇后以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輿服志︰皇后親蠶，服鞠衣，黃羅為之。帥，讀曰率。

**11**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2**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少，詩照翻。瑀，音禹。好，呼到翻。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好』。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曏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京官，卽在京職事官也。更宿中書內省，更，工衡翻。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數，所角翻；下數與同。

**13**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性粗暴，樂，音洛。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驛代之，幷按其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殺士及據有河西。復有告其謀者，復，扶又翻；下汗復、復與同。夏，四月，癸巳，賜幼良死。

**14**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事見一百九十卷高祖武德六年。厥，九勿翻。退保恆安。隋朔州雲內縣之恆安鎭，卽後魏所都之平城也，唐後置雲州及雲中縣。恆，戶登翻。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使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鴈門縣帶代州，漢廣武縣地。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君璋猶豫未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說，輸芮翻。突厥方強，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數，所角翻。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苑君璋與劉武周同起，至是始降。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芮，古國名。

**15**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時掌翻。去，羌呂翻。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治，直之翻。好，呼到翻。譎，古穴翻。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16**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諡法，思慮果遠曰明。註云︰自任近乎專。

**17**壬辰，復以大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蕭瑀去年免官。復，扶又翻；下弟復同。少，始照翻。瑀，音禹。

**18**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19**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賑，忍津翻。

**20**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無忌，皇后之兄，以佐誅建成、元吉為功。長，知兩翻。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歐陽修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尚書令、侍中、中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後以太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旣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祕書監參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數，所角翻。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卒，子恤翻。

**21**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華人，謂中國人也。華，讀如字。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數興兵討其反覆者，故無寧歲。更，工衡翻。好，呼到翻。冒，莫北翻。會大雪，深數尺，深，式鴆翻。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畜，許救翻。斂，力贍翻。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瑀，音禹。長，知兩翻。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22**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23**黃門侍郞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戌，出士廉為安州大都督。

**24**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25**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朝，直遙翻。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甚衆，不知其入銜否也。如李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魏徵「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不入銜矣。他官參豫政事自此始。

淹薦刑部員外郞邸懷道，刑部郞，掌貳尚書、侍郞，舉其典憲，而辯其輕重。邸，丁禮翻，姓也；後魏有邸珍。『嚴︰「邸」改「郅」。』上問其行能，行，下孟翻。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唐承隋制，尚書諸司皆有主事，從九品上。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旣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26**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道死。

君廓在州，驕縱多不法，徵入朝。朝，直遙翻；下同。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從，才用翻。憑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後魏於新豐、鄭縣之間置渭南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兆尹，在長安東一百一十五里。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厥，九勿翻。為野人所殺。

**27**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談，姓；殿，名。姓譜︰蜀錄云︰晉有征東將軍談巴。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久未入朝，朝，直遙翻。諸州奏稱盎反，前後十數；上命將軍藺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旣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鎭撫，使，疏吏翻；下同。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郞李公掩持節慰諭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作「李公淹」，又有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偕行。今從實錄。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28**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瑀，音禹。

**29**戊申，利州都督『章︰十二行本「督」下有「義安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李孝常等謀反，伏誅。

孝常因入朝，留京師，與右武衞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衞兵作亂。監，工銜翻。長，知兩翻。安業，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卒，子恤翻。弟無忌及后並幼，安業斥還舅氏。高士廉，無忌及后之舅也。及上卽位，后不以舊怨為意，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為之固請曰︰泣為，于偽翻。「安業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所為，恐亦為聖朝之累。」累，力瑞翻。由是得減死，流巂州。巂，音髓。

**30**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言無其事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跡，『鄒︰形跡，禮數形式；客套。』遠避嫌疑，遠，于願翻。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跡。」他日，徵入見，見，賢遍翻；下進見同。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跡，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喪，息浪翻。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瞿，九遇翻。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契，息列翻。陶，音遙。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逄，皮江翻。折，之舌翻。爭，讀曰諍。上悅，賜絹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茍其君愎諫自賢，愎，符逼翻。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弒，世基等亦誅。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31**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衞。上，時掌翻。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32**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治，直之翻。秦始皇營宮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夫，音扶。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33**上謂黃門侍郞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駮正。中書出命，門下審駮。按唐制，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中書舍人起草進畫，旣下，則署行而過門下省，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駮，北角翻。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茍論難往來，務求至當，難，乃旦翻。當，丁悢翻。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復，扶又翻。比，毗至翻。或茍避私怨，知非不正，言知其非而不加駮正也。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34**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賈，音古。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章︰十二行本「知」下有「笑」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賕，音求。邪，音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好，呼到翻。忘，巫放翻。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35**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曹魏時，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姦非，遂稱殿中侍御史；唐從七品下，掌朝廷供奉之儀式。安喜縣，屬定州，漢為盧奴、安險二縣地，章帝改為安喜，慕容垂改安喜為不連，後魏復曰安喜；後齊廢盧奴縣入安喜，隋改曰鮮虞，唐復曰安喜。仁師至，悉脫去杻械，去，羌呂翻。杻，女九翻。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此時敕使非官，官凡奉敕出使者則謂之敕使。使，疏吏翻。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少，始照翻。反，音翻。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為，于偽翻；下不為、竊為同。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規，圖也。治，直之翻。知其冤而不為伸邪！邪，音耶。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慚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36**上好騎射，好，呼到翻；下同。騎，奇寄翻。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天門九重，人主之門亦曰九重。所謂禁衞九重，虎豹九關，皆言九門也。行則警蹕，非欲茍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少，詩照翻。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旣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幾，居豈翻。考異曰︰韓琬御史臺記︰「伏伽，武德中自萬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寧與關龍逄遊於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若是，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過，自主簿授之三品，彰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拜為諫議大夫。」按高祖實錄，「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高祖詔授治書侍御史。」御史臺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

**37**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郞觀城劉林甫觀縣，古之觀國。國語註曰︰夏啓子太康之弟所封也。觀縣，漢屬東郡，光武改曰衞縣，晉、魏屬頓丘郡，曰衞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曰觀城縣，屬魏州，唐屬澶州。選，須絹翻；下同。觀，古玩翻。奏四時聽選，隨闕主擬，人以為便。

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樂，音洛。下，遐稼翻。使，疏吏翻。詔使，卽前所謂敕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敍，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

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倂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38**隋祕書監晉陵劉子翼，晉陵縣帶常州。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劉子翼第四，唐人多以第行相呼。學行，下孟翻。復，扶又翻。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39**鄃令裴仁軌鄃縣，漢、晉屬清河郡，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屬貝州。鄃，音輸。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唐制，殿中侍殿史，從七品下；侍御史，從六品下。

**40**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義豐，漢中山安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曰義豐，屬定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41**初，突厥旣強，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迴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厥，九勿翻。敕勒，卽鐵勒也。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回紇先曰袁紇，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後稱回紇，姓藥葛羅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長安七千里。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骨利幹居瀚海北。多濫葛亦曰多覽葛，在薛延陀東，瀕同羅水。同羅在薛延陀北，多濫葛之東，距長安七千里而贏。僕固亦曰僕骨，在多濫葛之東，地最北。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為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固，鄰于靺鞨。思結在延陀故牙。渾在諸部最南。斛薛居多濫葛北。奚結在同羅北。阿跌一曰訶跌，或為跌。契苾一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濫葛之南。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固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斛薛」之下「結」之上當有「奚」字。紇，音鶻。跌，徒結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又蒲結翻。霫，似入翻。磧，七迹翻。『鄒︰，集韻︰奚結切，音纈。姓也。』考異曰︰舊書「敕勒」作「鐵勒」。新書云︰卽元魏時高車。或曰︰「敕勒」訛為「鐵勒」。今從新書。舊書「多濫葛」作「多覽葛」，又作「多臘葛」。今從實錄、唐統紀。又舊書「僕固」或作「僕骨」。按胡語難明，以中國字寫之，故訛謬不壹。今從陳子昂集及僕固懷恩傳。薛延陀於諸部為最強。

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強，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薩，桑葛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渠帥，所類翻。相帥，讀曰率。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眞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楞，盧登翻。「貪于山」，新書作「貪汙山」。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為也咥小可汗，咥，徒結翻。居燕末山北。燕，因肩翻。及射匱可汗兵復振，復，扶又翻。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此上皆序隋時事。去，羌呂翻。

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鬱督軍山在大漠外，直長安西北六千里。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帥，讀曰率；下同。頡，奚結翻。考異曰︰舊鐵勒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夷男始附于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薛延陀已叛頡利，擊走其欲谷設。安得二年始附頡利乎！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新書阿史那社爾傳，以欲谷設為頡利子。考異曰︰舊阿史那社爾傳，薛延陀、回紇等叛，在武德九年。今從突厥傳。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菩，薄乎翻。薩，桑葛翻。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突厥號典兵者為設；四設，四部帥之典兵者也。頡利不能制。

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周有大行人之官，秦為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鴻臚。梁置十二卿，鴻臚為冬卿，去「大」字；唐因之，掌賓客及凶儀之事。璹，殊玉翻。臚，陵如翻。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畜，許救翻；下同。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間，古莧翻。背，蒲妹翻。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種，章勇翻。畜，許救翻。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高祖實錄止云「葉護」，舊傳作「統葉護」，今從之。遣眞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高平王道立使西突厥，見上卷高祖武德八年。俟，渠之翻。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數，所角翻。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婚。

**二年**（戊子、六二八）

**1**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從無忌之請也。考下文可見。長，知兩翻。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間，古莧翻。為，于偽翻。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2**置六司侍郞，副六尚書；六司侍郞，吏部正四品上，餘皆正四品下。幷置左右司郞中各一人。左、右司郞中，從五品上。尚書左丞勾吏、戶、禮十二司，右丞管兵、刑、工十二司；左、右司郞中各掌副十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

**3**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4**丁巳，徙漢王恪為蜀王，衞王泰為越王，楚王祐為燕王。燕，因肩翻。

**5**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上，時掌翻。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舜明目達聰，而難任人，故四凶不能逃其罪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事見秦紀。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事見梁紀。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事見隋煬帝紀及高祖武德元年。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謂黃門侍郞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賑，津忍翻。比，必利翻，及也。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厭，於鹽翻。卒亡天下。卒，子恤翻；下同。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6**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治，直吏翻；下同。願陛下愼終如始，則善矣。」

**7**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瘳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二年。廖，力救翻，又力弔翻。卒，子恤翻。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事見隋紀。朕旣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相，息亮翻。

**8**三月，戊寅『嚴︰「寅」改「申」。』朔，日有食之。

**9**壬子，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少，始照翻。囚帳，具每月禁繫罪囚之姓名，猶今之禁曆也。上命自今大辟辟，毗亦翻。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自二省長貳而下至諫議大夫也。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旣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復，扶又翻。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太極宮承天門左右有東西朝堂。朝，直遙翻；下同。

**10**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巳，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為，于偽翻。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11**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瘞，於計翻。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霫，先立翻。降，戶江翻。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奚結翻。紇，下沒翻。敗，補邁翻。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騎，奇寄翻。還，從宣翻。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數，所角翻。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夏，夏，戶雅翻。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頡，奚結翻。使，疏吏翻；下同。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結兄弟，事見上卷高祖武德七年。然頡利亦與之有盟，謂渭橋之盟也，見上卷武德九年。柰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書仲虺之誥之辭。夫，音扶。古之道也。」

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契，欺訖翻，又音喫。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下同。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索，山客翻。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先，悉薦翻。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夏，戶雅翻。長，知兩翻。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數，所角翻。騎，奇寄翻。踐，慈演翻。間，古莧翻。屬，之欲翻。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將，卽亮翻。洩，息列翻。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時掌翻。上遣右衞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少，始照翻。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克東城見一百九十卷武德五年。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梁師都，隋大業末起兵，至是而滅。從，才用翻。以其地為夏州。夏，戶雅翻。

**13**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少，始照翻。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律有七聲，十二律凡八十四調。隋有皇夏十四曲，孝孫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凡三十一曲。十二和者，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調，徒弔翻。和如字。詔協律郞張文收與孝孫同脩定。漢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唐協律郞，正八品上，屬太常寺。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設敎耳，治之隆春，豈由於此？」治，直吏翻。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北齊之時，陽俊之多作六言砍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杜佑曰︰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鬢垂，並陳後主所造，恆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為此曲。其聲哀思，思，相吏翻。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夫，音扶。故樂，音洛。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為，于偽翻。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論語載孔子之言。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垂，古之巧人。度，徒洛翻。然不能以敎人，其所以敎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中，竹仲翻。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所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同。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治，直吏翻；下同。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所樂，音洛。邪，音耶。

夫禮樂有本、有文︰夫，音扶。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鄕遂比鄰，遠，于願翻。被，皮義翻。朝，直遙翻。比，毗至翻，又音毗。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浹，卽協翻。茍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旦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砍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見本紀。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王莽令劉歆考定律呂，羲和掌之。班固取以志律曆。漸臺事見漢淮陽王紀。漸，子廉翻。晉武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晉武帝使荀勗定鍾律。平陽之災，謂懷、愍二帝蒙塵也。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四器，謂制四通也。事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元年。臺城之辱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舜樂曰韶，禹樂曰夏，湯樂曰濩，周武王樂曰武。夏，戶雅翻。濩，戶故翻。茍其餘『張︰「餘」作「德」。』不足以稱之，稱，尺證翻。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蹔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蹔，與暫同。樂，音洛。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易，以豉翻。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

夫禮非威儀之謂也，扶，音扶。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記禮器之言。柰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論語載孔子之言。惜哉！

**14**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行，下孟翻。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15**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出玄武門北入禁苑。見蝗，掇數枚，掇，丁活翻，又陟劣翻，拾取也。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為，于偽翻。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16**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朝，直遙翻。三，息暫翻，又如字。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隋始置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省，置起居朗二員，其以他官兼者，謂之知起居注、知起居事。陛下之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言所談者惟苦行空寂也。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好，呼到翻。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蒙寵任，而身為弒逆，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按通鑑紀事各為段，凡改段處，率空一字，別為一節，此段頭旣空字「以」字之上，合有「上」字，文乃明。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更，工衡翻。幸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貞觀元年，改德州日南郡曰驩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自以為功，頗有觖望之色。觖，窺瑞翻，又於決翻，怨望也。及得罪，怨憤而死。

**19**秋，七月，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郞將元禮並除名徙邊。長，知兩翻。武牙郞將卽虎牙郞將，唐避諱，改「虎」曰「武」。將，卽亮翻。

**20**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喑，於今翻。啞，烏下翻。夫養稂莠者害嘉穀，夫，音扶。稂，魯當翻。莠，與久翻。稂莠皆惡草害稼。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數，所角翻。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 唐紀九起著雍困敦（戊子）九月，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戊子、六二八）

**1**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章︰十二行本「官」下有「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在本品之上。按唐會要，是時詔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參朝之班，宜在本品見任之上，觀，古玩翻。

**2**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比，毗至翻。上，時掌翻。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夫，音扶。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治，直吏翻。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按儀制令，凡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烏、朱鴈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其名物十四。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唐六典︰禮部郞中，凡禮瑞應見，皆辯其物名。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合，音閤。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好，呼到翻。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3**天少雨，少，詩沼翻。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上，時掌翻。「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宜皆出之，任求伉儷。」伉，苦浪翻。儷，郞計翻。於是遣尚書左丞戴冑、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洹水縣，周建德六年分臨漳東北界置，屬魏州。洹，于元翻。於掖庭西門簡出之，掖，音亦。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4**己未，突厥寇邊。厥，九勿翻。朝臣或請脩古長城，古長城，秦蒙恬所築者也。自漢至隋，沿邊所築城障非一處，而長城之延袤未有如秦者也。朝，直遙翻。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為，于偽翻。安用勞民遠脩障塞乎！」

**5**壬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為夏州都督。夏，戶雅翻。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少，始照翻。斂，力贍翻；下重斂同。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司農官屬，有丞、主簿，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令、丞，太倉、永豐、龍門等倉。司竹、慶善、石門、溫泉湯等監，京都諸宮苑總監，諸園、苑監，苑四面監，九成宮監，諸鹽池監，諸屯監，各有監副、監丞，苑總監又有主簿，諸鹽池、諸屯監無副監。「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慚。

**6**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治，直吏翻。上然之。

**7**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朝，直遙翻；下同。

**8**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遂安公壽，宗室也。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鎭撫。」祖尚拜謝而出，旣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敦然諾，猶重然諾也。言旣許人，則必踐言。柰何旣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復，扶又翻。見，賢遍翻。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閤本太極宮圖︰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左右，承天門，外朝也。東朝堂之前有肺石，西朝堂之前有登聞鼓。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長，知兩翻。使，疏吏翻；下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長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楊愔，字遵彥，相齊文皇帝，大見親任。上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復其官，則得蔭其子若孫。唐制，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

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人主之威，重於雷霆。霽威，言猶雨霽則雷霆亦收威。為，于偽翻。嘗謁告上冢，上，時掌翻。『鄒︰謁告，告假。上冢，掃墓。』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嗔，昌眞翻。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己，鷂竟死懷中。

**9**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武德元年，制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皇帝配。

**10**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郞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閒，讀曰閑。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瑗反死，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九年。瑗，于眷翻。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邪，音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齊桓公過郭氏之墟，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惡惡。」公曰︰「若子之言，何至於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考異曰︰實錄、新舊書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賢主，旣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是人汎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今從貞觀政要。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敎宮人音樂，不稱旨，少，始照翻。稱，尺證翻。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敎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為，于偽翻。說，輸芮翻。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邪，音耶。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太宗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令敎聲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敕所司令舉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敎女樂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心腹，應須中正，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辭！』溫彥博等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之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常奉明旨，「勿以臨時嗔怒，卽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為責，只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陛下。』太宗怒未已，懍然作色。公又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怒乃解。」今從舊傳。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為，于偽翻；下為朕同。

**11**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屛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12**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比，毗至翻。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邪，音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13**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俟，渠之翻。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西突厥有五弩矢畢部，泥孰亦一啜之部帥。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咥，徒結翻，又丑栗翻。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婚。使，疏吏翻。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分，扶問翻。復，扶又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史言天方福華，東西突厥皆亂。厥，九勿翻。

**14**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汗，頡，奚結翻。俟，渠之亂。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為眞珠毗伽可汗，間，古莧翻。伽，求迦翻。賜以鼓纛。纛，徒到翻。夷男大喜，遣使入貢，使，疏吏翻。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靺，音末。鞨，音曷。磧，七迹翻。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史言突厥衰而薛延陀強於漠北。霫，而立翻。

**三年**（己丑、六二九）

**1**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於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按帝自謂居少陽之地，蓋以卽位以來居東宮也。藉，秦昔翻。

**2**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妖，一遙翻。司空裴寂嘗聞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鄕里。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計公勳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為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上皇聞帝此言，其心為如何？紊，音問。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辛已多矣！」寂遂歸蒲州。裴寂本蒲州桑泉人。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龍平、豪靜，蒼梧郡之蒼梧置靜州靜平郡。幾，居豈翻。會山羌作亂，以為山羌，則當是劍南之靜州。然劍南之靜州，武后時方置。若以為嶺南之靜州，則「羌」當作「蠻」。或言劫寂為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帥，讀曰率。朝，直遙翻；下同。卒，子恤翻。

**3**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4**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

**5**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唐六典︰左、右僕射，左、右丞相之職也，掌總領六官，紀綱百揆。比聞聽受辭訟，比，毗至翻；下比見、比來同。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屬，之欲翻，付也。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卒，子恤翻。斷，丁亂翻。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史言房玄齡忠謹。被，皮義翻。朝，直遙翻。稽，音啓。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因之。監，工銜翻。語，牛倨翻。「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太宗之存心如此，安有有獻而不納者乎！上，時掌翻。

**6**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唐會要︰武德五年，營弘義宮，以帝有尅定天下之功，別建此宮以居之。旣禪位，高祖以弘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遂徙居焉，改名大安宮。馬周所謂「大安宮在城之西」者也。更，工衡翻。上『章︰十二行本「上」上有「甲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始御太極殿，高祖之傳位也，帝卽位於東宮之顥德殿，高祖徙居大安宮，帝始御太極殿。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郞、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郞駮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省，悉景翻。駮，北角翻。鮮，息善翻。

**7**茌平人馬周，茌平縣，漢屬東郡。應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後魏屬東平原郡，後齊廢，隋開皇初復置，屬貝州，唐屬博州。賢曰︰漢茌平故城在博州之聊城縣東北。茌，仕疑翻。客遊長安，舍於中郞將常何之家。唐諸衞中郞將，正四品下。將，卽亮翻。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考異曰︰舊傳云貞觀五年。據實錄，詔在此年，五年不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今從唐曆附此。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為，于偽翻。上卽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鄭樵曰︰秦以御史監郡，謂之監御史，漢罷其名。晉孝武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隋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使，疏吏翻。見，賢遍翻。監，工銜翻。使，疏吏翻；下同。稱，尺證翻。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8**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9**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伽，求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脩壻禮。

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頡，奚結翻。上，時掌翻。暱，尼質翻。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薛延陀諸部叛突厥，事始上卷二年。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突利得罪，見上卷二年。拓設，卽阿史那社爾，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欲谷設，卽為回紇所破者也。按舊書李大亮傳︰頡利旣亡之後，拓設諸種散在伊吾。塞北霜旱，糇糧乏絕，四也。糇，音侯。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華人因隋末之亂，避而入北。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比，毗至翻。上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事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厥，九勿翻。俟，渠之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10**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武德二年分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酒泉郡。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甘、肅二州相去四百二十里。捕虜千餘口。

**11**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使，疏吏翻；下同。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昔旨，謂絕畋遊之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缾及荀悅漢紀。按舊書李大亮傳︰帝詔曰︰「今賜卿胡缾一枚，雖無千鎰之重，乃朕自用之物。荀悅漢紀，敏致旣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12**庚申，以行幷州都督李世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舊書李勣傳作「通漠道」，當從之。後高宗朝裴行儉遣兵由通漠道掩取阿史那伏念輜重。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華，戶化翻。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暢武，非地名也。營州邊於東胡，故命萬徹為總管，使之宣暢威武，以美名寵之耳。新書·帝紀作營州都督薛萬淑。衆合十餘萬，皆受李勣『章︰十二行本「勣」作「靖」；乙十一行本同。』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任，音壬。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朝，直遙翻。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六月。一本此下有考異。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稽，音啓。幾，居希翻。

壬午，靺鞨遣使入貢，靺，音末。鞨，音曷。使，疏吏翻。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周、秦、漢征之，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13**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

**14**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之言。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炫，熒絹翻。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15**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厥，九勿翻。降，戶江翻。

**16**閏月，丁未，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東謝蠻在西爨之南，居黔州之西三百里；南謝蠻在隋牂柯郡地南百里，有桂嶺關。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朝，直遙翻；下同。種，章勇翻。黔，音琴。詔以東謝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宋白曰︰黔州，黔中郡，秦置，漢通謂五溪之地，又為武陵郡之酉陽縣地，武帝於此置涪陵縣，蜀先主立黔安郡，後周建德三年置黔州，貞觀四年，移州治於涪陵江東彭水之東。

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郞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皆云「正會圖」。按汲冢周書有王會篇，柳宗元鐃鼓歌、呂述黠戛斯朝貢圖皆作「王會」，今從之。

乙丑，牂柯酋長謝能羽『嚴︰「能」改「龍」。』及充州蠻入貢，牂，音臧。柯，音哥。詔以牂柯為牂州；昆明東九百里，卽牂柯蠻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一千五百里，卽交州也。牂州之北一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充州蠻。牂、柯，音臧、哥。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為軌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党項地亙三千里，姓別為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旁『章︰十二行本「旁」作「房」；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旣為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為崌、奉、巖、遠四州。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強。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拓跋氏之後，為西夏李繼遷。党，底朗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17**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18**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敍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愼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都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衞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敎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吏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察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殖，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鎭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關，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治，直之翻。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旣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當，丁浪翻。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曾無駮正；復，扶又翻。比，毗至翻。恆，戶登翻。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治，直吏翻。非敢茍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19**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汚解任，濮，博木翻。龐，薄江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庚寅、六三○）

**1**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惡陽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川南。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夜襲定襄，破之。舊志︰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塞，後魏置桑乾郡，隋置善陽縣。又隋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卽文帝所築以處突厥啓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是此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舊志曰︰雲州，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恆安鎭也。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卽後魏所都平城。開元二十年，改定襄為雲中縣，而武德四年已分忻州之秀容為定襄縣。今見於九域志者，忻州之定襄，而北定襄自石晉割地入于北國，其名晦矣。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廣荒之最壤。宋白曰︰朔州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後魏初之雲中也。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大磧之口也。磧，七迹翻。靖復遣諜離其心腹，復，扶又翻。諜，達協翻。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蕭后入突厥，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二年。降，戶江翻；下同。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先，悉薦翻。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強，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旣往之罪，何須問也！」

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漢地理志︰雲中郡，治雲中縣。酈道元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又有後魏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虞氏記云︰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一大城，其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卽其處築城，今雲中故城是也。又有芒于水出塞外，南逕陰山，東西千餘里。芒于水又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策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自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新志，雲州雲中縣有陰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宋白曰︰漢雲中郡在唐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雲中故城是也。趙武侯所築漢五原故城，亦在今勝州榆林縣界。

**2**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溫湯。驪，力知翻。

**3**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先是，頡利旣敗，竄于鐵山，鐵山，蓋在陰山北。先，悉薦翻。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見，賢遍翻。朝，直遙翻。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臚，陵如翻。將，卽亮翻。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考異曰︰舊書靖傳以為謀出於靖，勣傳以為謀出於勣，蓋二人相與謀耳。「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新書回鶻傳有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此回紇後來強盛所服九姓。是時所謂九姓，卽謂拔野古、延陀、回紇之屬。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使，疏吏翻。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騎，奇寄翻。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降，戶江翻。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謂漢遣酈食其說下齊，韓信乘其無備襲破之。使，疏吏翻。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鋒，武邑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屬武邑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冀州。帥，讀曰率；下同。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考異曰︰舊書靖傳曰︰「靖軍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定方傳曰︰「靖使定方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擊，殺數十百人，頡利畏威先走。」今從唐曆。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畜，許救翻。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頡，奚結翻。帥，讀曰率。磧，七迹翻。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此後方盡有隋恆安、定襄之地。露布以聞。

**4**丙午，上還宮。

**5**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厥，九勿翻。

**6**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為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戶部尚書戴冑為戶部尚書，參預朝政；『鄒︰實職職事官高其官品散官多階者，實職冠「守」；且「守」前當有官品，曰︰不解散官。杜佑通典職官文散官︰以職事高者為守。』太常少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朝，直遙翻。少，始照翻。瑀，音禹。

**7**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為右武候大將軍。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長，知兩翻；下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璽，斯氏翻。

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俟，渠之翻。

丙子，以突利可汗為右衞大將軍、北平郡王。

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為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尼，女夷翻。突利之來奔也，見去年十二月。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引兵逼之，新志曰︰黃河東壖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永濟柵也。北逕大泊，十七里至金河。任，音壬。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頡，奚結翻。騎，奇寄翻。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帥，讀曰率。考異曰︰太宗實錄云︰「蘇尼失舉衆歸國，因以頡利屬于軍吏。」舊傳云︰「蘇尼失令子忠禽頡利以獻。」蓋寶相逼之，而蘇尼失使忠獻之也。漠南之地遂空。

**8**蔡成公杜如晦疾篤，杜如晦先封蔡國公，薨後徙封萊國公。賀琛諡法︰佐相克終曰成；民和臣福曰成。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使，疏吏翻。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9**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厥，九勿翻。夏，四月，戊戌，上卿順天樓，舊書·帝紀曰，御順天門。唐六典︰皇城南門，中曰承天門，隋開皇二年作，初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曰承天門。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蓋古之外朝也。順天樓，卽順天門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為寇，便橋，事見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見，賢遍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數與，所角翻。背，蒲妹翻。好，呼報翻。暴，步卜翻。復，扶又翻；下復何同。蹂，人九翻。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館，古換翻。食，讀曰飤。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復，扶又翻。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閣本太極宮圖︰兩儀殿之北為延嘉殿，延嘉殿之東為功臣閤，功臣閤之東為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突厥旣亡，厥，九勿翻。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降，戶江翻；下同。處，昌呂翻。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此兗、豫，言禹跡九州大界也。朝，直遙翻。分其種落，種，章勇翻；下種類同。散居州縣，敎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郞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旣得而臣之，請皆置之河北。河北，謂北河之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下同。禮部侍郞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帥，所類翻。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為君長，長，知兩翻。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易，以豉翻；下未易、易為同。夏州都督竇靜夏，戶雅翻。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敎，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首，式又翻。記曰︰狐死正丘首。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七細翻。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易，以豉翻。溫彥博以為︰「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厥，九勿翻。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降，戶江翻。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近，其靳翻。蕃，扶元翻。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郭欽論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元年。江統論見八十三卷惠帝永熙九年。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覆，敷救翻。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敎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敎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衞，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卒，子恤翻。處，昌呂翻。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定襄都督府僑治寧朔，雲中都督府僑治朔方之境。按寧朔縣亦屬朔方郡。舊書溫彥博傳曰︰帝從彥博議，處降人於朔方之地。則二都督府僑治朔方明矣。

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柳戍。帥，讀曰率。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爾父始畢反為隋患。事見一百八十二卷煬帝大業十一年。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

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頡，奚結翻。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考異曰︰舊傳云為化州都督。按化州乃突利故地，安得云統頡利部落也。

丁丑，以右武衞大將軍史大柰為豐州都督，隋以五原郡置豐州，大業初廢，唐初，張長遜降，復置豐州，尋廢。是年，復以突厥降戶，置豐州九原郡。其餘酋長至者，皆將軍中郞將，布列朝廷，將，卽亮翻。朝，直遙翻。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近，其靳翻。

**10**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上，時掌翻。若仍不伏，然後聞奏。」

**11**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瑀，音禹。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同。頡，奚結翻。厥，九勿翻。考異曰︰舊傳︰「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據實錄，彥博二月已為中書令，三月始禽頡利。今從實錄。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見，賢遍翻。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事見一百七十九卷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加眞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12**林邑獻火珠，唐書︰婆利東有羅剎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面。其國出火珠，狀如水精，日午時，以珠承日影，以艾承之，則火出。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好，呼到翻。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13**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郞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尼，女夷翻。將，卽亮翻。壬寅，以右驍衞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此三州與祐、化、長、北開四州後皆省。史善應亦阿史那種，史單書其姓耳。驍，堅堯翻。

**14**乙卯，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上，時掌翻。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邪，音耶。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搆禍，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晁，直遙翻。錯，七故翻。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處，昌呂翻。厥，九勿翻。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乘，繩證翻。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戞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轂，古祿翻。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令，力丁翻。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為之罷役。為，于偽翻。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15**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16**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衞士傳餐而食；侍衞未得下牙，不皇坐食，故立駐傳餐而食也。治，直吏翻；下同。朝，直遙翻。餐，千安翻。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旣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喜，許記翻。復，扶又翻。中，竹仲翻。爭，讀曰諍。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17**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為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瑀為太子少傅。唐東宮三少，並正二品。掌敎諭太子。少，始照翻。瑀，音禹。『鄒︰實職職事官高其官品散官一階者，實職冠「兼」；且「兼」前不加官品，曰︰解散官。杜佑通典職官文散官︰武德令︰職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階不至者為兼。』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步輿，卽步挽輿也。使之乘至閤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事。數，所角翻。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太子每視事，上令綱與房玄齡侍『章︰十二行本「侍」上有「王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坐。坐，徂臥翻。

先是，『章︰十二行本「是」下有「上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先，悉薦翻。朝，直遙翻。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考異曰︰舊傳云︰「玄齡等心知其是，不用其言。」按玄齡若用心如此，安得為賢相！且事之用捨在太宗，非由玄齡。今不取。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上竟不問。瑀由此怏怏自失，瑀，音禹。怏，於兩翻。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18**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伊吾，卽漢伊吾盧之地，在大磧外，東至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是年置伊吾縣及伊州、伊吾郡於其地。厥，九勿翻。種，章勇翻。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此磧，卽伊吾東之磧。使，疏吏翻。磧，七迹翻。貯，丁呂翻。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賑，津忍翻。使，疏吏翻。大亮上言︰上，時掌翻。「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甘、涼、瓜、沙、肅等州，皆河西也。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蕃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19**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自四品以下，緋、綠、青有深淺之異，九品則服淺青。

**20**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沈，持林翻。每與時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

**21**突厥旣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說，輸芮翻；下同。霫，先立翻。萬淑，萬均之兄也。

**22**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厥，九勿翻。降，戶江翻。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來降。

**23**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朝，直遙翻。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旣滅，舉其屬七城來降，頡，奚結翻。降，戶江翻。因以其地置西伊州。西伊州，六年改曰伊州。

**24**思結部落飢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磧，七迹翻。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說諭，徙之代州，卽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騎，奇寄翻。說，式芮翻。卒，子恤翻。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25**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二州皆漢牂柯郡之地，武德四年，以思州寧夷縣置夷州，貞觀元年廢。是年復以思州之都上縣開南蠻，置夷州義泉郡，隋之明陽郡地也。費州涪川郡，隋黔安郡之涪川縣地，是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幷開南蠻置。宋白曰︰費州因州界費水為名。

**26**己卯，上幸隴州。後魏分涇、岐二州之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年，改隴州治汧源縣，在長安西四百九十六里。

**27**冬，十一月，壬辰，以右衞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書、參議朝政。

**28**甲子，車駕還京師。

**29**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唐藝文志有黃帝明堂經、明堂偃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明堂孔穴圖，皆鍼灸之書也。藏，徂浪翻。鍼，諸深翻。灸，居又翻。戊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30**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武德元年，分京兆之高陵，置鹿苑縣。乙巳，還宮。

**31**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朝，直遙翻。使，疏吏翻。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厭，於葉翻。怛，當割翻。紇，下沒翻。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章︰十二行本「來」下有「所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勞費已甚，此卽謂文泰入唐境之時。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勝，音升。賈，音古。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32**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復，扶又翻。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充，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處，昌呂翻。治，直之翻。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妳善，好，呼到翻。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確，克角翻。

**33**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敎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敎；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孟子之言。易，以豉翻。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敗，補邁翻。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神農氏世衰，蚩尤為暴虐，黃帝征之，禽殺蚩尤。少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誅之。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殺紂于牧野。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邪，音耶。澆，堅堯翻。魅，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治，直之翻。卒，子恤翻。

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鄕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斷，丁亂翻。孔穎達曰︰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旣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衞，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封德彝薨於元年。徵再拜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稱，尺證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34**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卒，子恤翻。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35**上謂祕書監蕭璟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隋煬帝蕭后，璟同產也，故帝問及之。數，所角翻。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中使察之，煬帝猜防齊王暕事略見隋紀。恆，戶登翻。使，疏吏翻。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悴，秦醉翻。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遠矣。」璟，瑀之兄也。瑀，音禹。

**36**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旣先可汗之子，為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熟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與莫賀咄相攻，事始上二年。

**五年**（辛卯、六三一）

**1**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尼，女夷翻。

**2**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長，知兩翻。從，才用翻。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

**3**癸未，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朝，直遙翻。上，時掌翻。上手詔不許。此元正朝集旣畢將歸者。唐制︰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師，十一月一日，戶部引見訖，於尚書省與羣官禮見，然後集於考堂，應考績之事。元日，陳其貢篚於殿庭。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4**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時掌翻。冠，古玩翻。唐皇太子冠禮，詳見新書禮樂志。上曰︰「東作方興，『鄒︰東作方興，農事方興也，謂春耕。東作，日出而耕作。史記五帝本紀︰敬道日出，便程東作。』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章︰十二行本「陽」下有「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不若二月。」少，始照翻。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5**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觀，古玩翻。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6**己酉，封皇弟元裕為鄶王，鄶，古外翻。元名為譙王，靈夔為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庚戌，封皇子愔為梁王，惲為郯王，愔，於今翻。惲，於粉翻。郯，音談。貞為漢王，治為晉王，愼為申王，囂為江王，簡為代王。

**7**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8**壬寅，靈州斛薛叛，斛薛部內附，處之靈州，今叛。任城王道宗追擊，破之。任，音壬。

**9**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厥，九勿翻。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10**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薨，其女以父禮喪之。李綱先為齊王憲參軍，事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太建十年。

**11**秋，八月，甲辰，遣使詣高麗，麗，力知翻。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12**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好，呼到翻。妖，於驕翻。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徵，明也，證也，驗也。被，皮義翻；下同。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貫，鄕籍也。治，直之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相，息亮翻。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旣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訐，居謁翻。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數，所角翻。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射，而亦翻。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昵，尼質翻。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為帝疏權萬紀張本。

**13**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冑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更，工衡翻。藏，徂浪翻。上嘉之曰︰「戴冑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章︰十二行本「上」下有「怒」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遽命毀之，免璡官。璡，將鄰翻，又則刃翻。

**14**冬，十月，丙午，上逐兔於後苑，唐長安苑城袤遠，包漢長安故城在其中。程大昌曰︰唐太極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霸水，其西南兩面，攙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皆禁苑之門也，曰光化，曰芳林，曰景耀。六典曰︰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柰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為，于偽翻。

**15**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斂，力贍翻。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燕，因肩翻。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郞李百藥以為︰「運祚脩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卻。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守，式又翻。中書侍郞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諸『章︰十二行本「諸」作「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作「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王，于況翻。間，古莧翻。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為，于偽翻。省司，謂尚書省主者。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世無虞。」朝，直遙翻。十一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丙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鎭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16**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鸚鵡，能言鳥也。萬震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性尤慧解。陸佃埤雅︰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喙，蓋青者又凡種也。舊說，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瞼眨上；惟鸚鵡四趾齊分，兩瞼俱動，如人目。瞼，力儉翻，眼瞼也。眨，側洽翻，目動也。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幷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使，疏吏翻。

**17**倭國遣使入貢，倭，烏禾翻。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8**丙子，上祀圜丘。

**19**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党，底朗翻。

**20**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為，于偽翻。斷，丁亂翻。唐尚食局，屬殿中監，有奉御直長，掌御膳。內敎坊及太常不舉樂。武德中，置內敎坊于禁中，有內敎博士。太常寺有太樂署、鼓吹署。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隋立十惡之科，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唐遵用之。

**21**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復上表請封禪，朝，直遙翻。彠，一虢翻。復，扶又翻。不許。

**22**壬寅，上幸驪山溫湯；戊申，還宮。

**23**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惡，烏路翻。茍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24**康國求內附。康國，卽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颯末鞬，元魏謂之悉萬斤。其王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卽有其地，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

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好，呼到翻。難，乃旦翻。治，直之翻。復，扶又翻。數，所角翻。爭，讀曰諍。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治，直吏翻。

**25**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於，如字，姓也，出何承天姓苑。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少，始沼翻。拷，音考。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令，力丁翻。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26**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竇諸洞獠反，竇州，漢端溪縣地。隋為瀧州懷德縣，武德四年置南扶州，貞觀六年更名竇州，取州界有羅竇洞為名。朝，直遙翻。幾，居豈翻。獠，魯皓翻。敕盎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帥，讀曰率。獠數萬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發七矢，中七人。中，竹仲翻。獠皆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勝，音升。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為治勤明，所部愛之。治，直吏翻。

**27**新羅王眞平卒，卒，子恤翻。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為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 唐紀十起玄黓執徐（壬辰），盡強圉作噩（丁酉）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壬辰、六三二）觀，古玩翻。

**1**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2**癸酉，靜州獠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獠，魯皓翻。

**3**文武官復請封禪，復，扶又翻。去年諸州朝集使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見七卷始皇二十八年。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邪，音耶。且事天掃地而祭，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何必登泰山之巓，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考異曰︰實錄、唐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聽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乘，繩證翻。騎，奇寄翻。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易，以豉翻。任，音壬。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長，知兩翻。從，才用翻。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灌，木叢生也。莽，草深茂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厭，於協翻。復，方目翻。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焉，於虔翻。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4**上將幸九成宮，通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

監察御史馬周上疏，監，古銜翻。上，時掌翻。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此因大安宮在西，遂謂帝所居為東宮耳。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稱，尺證翻。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記·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凊，音七正翻。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復，扶又翻。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衆，正可賚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使，渠綺翻。坐，徂臥翻。臣竊恥之！」上深納之。

**5**上以新令無三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正一品，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

**6**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

**7**庚午，吐谷渾寇蘭州，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州兵擊走之。

**8**長樂公主將出降，唐會要︰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樂，音洛。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永嘉長公主，高祖女，下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視一品。長，知兩翻；下同。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亟，去吏翻。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四以賜徵，使，疏吏翻。考異曰︰舊文德皇后傳云︰「使齎帛五百匹，詣徵第賜之。」魏文貞公故事云︰「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百匹詣公宅宣命。」今從舊魏徵傳。且語之曰︰語，牛倨翻。「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朝，直遙翻。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唐制︰皇后之服，褘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紐約佩，綬如天子，青襪，舄加金飾，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兩博鬢。朝，直遙翻。褾，彼小翻，袖耑。襈，皺戀翻，緣也。緅，仄鳩翻。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9**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卒，子恤翻。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彭祖百忌，辰不哭泣。上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10**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酆悼王元亨薨。金州，西城郡，梁置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尋改曰金州。辛亥，江王囂薨。

**11**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騎，奇寄翻。使，疏吏翻。磧，七迹翻。塞，悉則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焉耆國東鄰高昌。為討高昌張本。

**12**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從，千容翻。「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夏，戶雅翻。頡利跨有北荒，頡，奚結翻。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強盛以自滿也！」

**13**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敗，補邁翻。

肆葉護性猜狠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多，乙利，西突厥小可汗也。狠，戶墾翻。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舊傳作「設卑達官」，考異曰︰新傳作「沒卑達干」。今從舊傳。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肆葉護立見上卷三年。騎，奇寄翻。卒，子恤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咄，常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為奚利邲咄陸可汗。臚，陵如翻。少，始照翻。邲，毗必翻。咄陸卽阿史那彌射。此當參觀高宗顯慶二年考異而詳辨之。考異曰︰舊傳「冊為吞阿妻狀奚利邲咄陸可汗」，新傳「冊號吞阿婁拔利邲咄陸可汗」。今從實錄。

**14**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謂其事隱太子，勸之圖帝也。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陛『章︰十二行本「陛」上有「若」字；乙十一行本同。』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復，扶又翻。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之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契，息列翻。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娬媚，娬，罔甫翻；娬，亦媚也。正為此耳！」為，于偽翻。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數，所角翻。

**15**戊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時掌翻。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愼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16**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以高祖武功舊第為慶善宮。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郞清平呂才清平縣，屬博州。劉昫曰︰本漢貝丘縣，隋曰清平。被之管絃，被，皮義翻。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才有巧思，故命以所賦詩被之管絃以為樂章，以童子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破陳樂，號七德舞，擊刺往來，發揚蹈厲，以象武功。陳，讀曰陣。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同州，馮翊郡。尉，紆勿翻。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任，音壬。毆，烏口翻。幾，居希翻。考異曰︰唐曆云︰「嘗因內宴，於御前毆宇文士及曰︰『汝有何功，合居吾上！』太宗慰諭之，方止。」今從舊傳。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令，力丁翻。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分，扶問翻。數，所角翻。勉自修飭，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戢，阻立翻。

**17**冬，十月，乙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更，工衡翻。夜久乃罷。帝親為上皇奉輿至殿門，為，于偽翻。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18**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數，所角翻。羸，倫為翻。憊，蒲拜翻。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義寧元年，分弘農二縣置虢州、虢郡。宋白曰︰帝王世紀云，虢有三︰周封虢仲於西虢，虢州之地也；封虢叔於東虢，今成皋也；陝郡平陸是北虢。可以游獵，乃以頡利為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為右衞大將軍。復，扶又翻；下勿復、不復同，又音如字。

**19**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間，契，欺結翻。苾，毗必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處，昌呂翻。甘、涼相去五百里。以何力為左領軍將軍。

**20**庚寅，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見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讜，音黨，善言直言也。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為，于偽翻。乃社稷之計耳！」

**21**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觀，古玩翻。比，毗至翻。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比，毗至翻。忤，五故翻。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22**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

**23**是歲，党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党，底朗翻。

**24**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屬，之欲翻。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復，扶又翻。

**25**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比，毗至翻。夫，音扶。昔關龍逄忠諫而死，逄，皮江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逄之死，為，于偽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26**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朱元晦曰︰造次，急遽茍且之時。造，七到翻。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旣平，行，下孟翻；下同。喪，息浪翻。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觀此，則天下已定之後，可不為官擇人乎！

**七年**（癸巳、六三三）

**1**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更，工衡翻。左傳︰楚莊王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故以為樂舞之名。新志︰七德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呂才以圖敎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陳樂。杜佑曰︰破陳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陳之形。凡為三變，每變有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發揚蹈厲，聲韻慷慨。陳，讀曰陣。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瑀，音禹。上，時掌翻。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圖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俛，音免。諦，都計翻，審也。

**2**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祕書監魏徵為侍中。

**3**直太史雍人李淳風雍縣，屬岐州。雍，於用翻。奏靈臺候儀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更，工衡翻。渾，戶本翻。許之。癸巳，成而奏之。時李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曁于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天儀，其後賈逵、張衡亦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全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異其說，因詔為之。儀，表裏三重，下據準基，上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日月游天宿規矩，列宿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游儀，圓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游筩而貫約規矩，又玄極樞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為之。

**4**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宮。

**5**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雅州，漢嚴道縣地；隋廢州，置臨邛郡；唐復為雅州。獠，魯皓翻。

**6**秋，八月，乙丑，左屯衞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上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卒，子恤翻。守，式又翻。範為人忠篤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

**7**辛未，以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使擊反獠。龔州，臨江郡，漢猛陵縣地，隋為永平郡武林縣；貞觀三年，置鷰州於今州東，仍於鷰州之故所置龔州。

**8**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使，疏吏翻。賑，津忍翻。

**9**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帥，讀曰率。朝，直遙翻。考異曰︰四年實錄云︰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頓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人。」今從新書刑法志。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10**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

**11**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長，知兩翻。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為，于偽翻。茍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神符少威嚴，不為下所畏，又足不良于行，由是歸第。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12**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世之離宮也；青林重複，綠水瀰漫，帝城勝景也。丙辰，校獵少陵原。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屬萬年縣界。少，始照翻。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漢故未央宮在長安宮城北禁苑之西偏。考異曰︰舊高祖紀︰「八年，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還，置酒於未央宮。」高祖實錄不記年月，據太宗實錄，八年正月，頡利可汗死。今從唐曆。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上，時掌翻。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敎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漢高祖十年，置酒未央宮，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13**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處，昌呂翻。長，知兩翻。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好，呼到翻。數，所角翻。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14**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傀儡，木偶戲也。杜佑曰︰窟子，亦曰傀磊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所好，閭市盛行焉。余按列子，偃師以此伎奉周穆王，其來久矣。傀，口猥翻。儡，落猥翻。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月令︰孟春之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邪，音耶。乃削綸階。唐制︰工部尚書，正三品。削其階則不得立於三品班中。

**15**嘉、陵州獠反，嘉州，眉山郡，漢犍為南安縣地。陵州，陵山郡，漢蜀郡廣都、犍為郡武陽二縣東界之地。獠，魯皓翻。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唐揚州有邗江府兵。邗，胡安翻。

**16**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臣上，時掌翻。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拂，與咈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朝，直遙翻。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甲午，六三四）

**1**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卒，子恤翻。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2**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東、西王洞獠蓋在龔州界。

**3**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使，疏吏翻。考異曰︰實錄、舊本紀但云「遣蕭瑀等巡省天下。按時止有十道，而會要、統紀皆云「發十六道黜陟大使」，據姓名止十三人，皆所未詳，故但云諸道。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離，力智翻。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行，下孟翻。長，知兩翻。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章︰十二行本「乏」下有「褎善良」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賑，津忍翻。起久淹，『章︰十二行本「久」作「滯」；乙十一行本同；孔本作「淹滯」；退齋校同；熊校同。』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4**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

**5**夏，五月，辛末朔，日有食之。

**6**初，吐谷渾可汗伏允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實錄，十年，立諾曷鉢，詔稱伏允為「順步薩鉢。」今從舊傳。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使，疏吏翻。宋白曰︰鄯州西南至廓州廣城縣故承風嶺，吐谷渾界，一百九十五里。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鄯，時戰翻。朝，直遙翻。仍為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為，于偽翻。迎，魚敬翻。尊王又不至，乃絕婚，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蘭州，金城郡，以皋蘭山名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數，所角翻。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悛，丑緣翻。六月，遣左驍衞大將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衞將軍樊興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吐谷渾中有赤水城，近河源。驍，堅堯翻。將邊，卽亮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党，底朗翻。考異曰︰實錄，六年三月，吐谷渾寇蘭州，不云遣志玄擊之，吐谷渾寇蘭、廓二州，無年月。新本紀，此夏遣志玄。實錄，十月，志玄破吐谷渾。故參酌置此。又新書本紀，是夏，吐谷渾寇涼州，遣志玄等伐之。實錄，十月辛丑，志玄破吐谷渾，而不書遣將日月，新紀亦無破吐谷渾月日。實錄寇涼州在十一月。今參用之。

**7**秋，七月，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

**8**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九成宮，卽隋之仁壽宮。隋文帝仁壽四年，崩於仁壽宮。惡，烏路翻。冬，十月，營大明宮，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曰東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後苑東南面射殿也，地在龍首山上。龍朔二年，高宗染風痹，惡太極宮卑下，就修大明宮，改曰蓬萊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9**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中有青海。闞駰曰︰漢金城郡臨羌縣西有卑禾羌海，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西平，唐鄯州也。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吐谷渾驅牧馬而遁。

**10**甲子，上還京師。

**11**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為特進，封爵如故，祿賜、吏卒並依舊給，俟疾小瘳，瘳，丑留翻。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此。

**12**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考異曰︰太宗實錄「贊普」作「贊府」。高宗實錄「棄宗」作「器宗」。今從舊傳。遣使入貢，仍請婚。使，疏吏翻。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強，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勝，音升。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幷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烏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降沮渠蒙遜，沮渠滅樊尼，率兵西濟河，踰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為贊普。其地直長安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劉昫曰︰吐蕃，禿髮氏之後，語訛曰吐蕃。宋白曰︰樊尼奔沮渠蒙遜，署臨松郡丞。沮渠滅，建國西土，改姓勃窣野。時人謂丞為贊府，語訛為贊普。吐，從暾入聲。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13**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考異曰︰舊傳云︰「吐谷渾拘趙德楷，太宗遣使宣諭十餘返，竟無悛心。九年，詔李靖等討伐。」太宗實錄，己丑，吐谷渾拘我行人趙德楷，卽下此詔。十二月，遣李靖等。今從實錄。據舊傳，拘德楷在前；據實錄，先遣使宣諭，後拘德楷，卽下詔伐之。今兩存之。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重，難也。以其年老，難勞之以征伐之事也。將，卽亮翻。為，于偽翻。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西海、鄯善、且末皆隋破吐谷渾所置郡名。積石山在隋河源郡。赤水城亦在河源郡。鹽池在西海郡。任，音壬。鄯，時戰翻。且，子餘翻。幷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

**14**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充華，充華，舊有之。唐六宮之職無此官。詔已行，冊使將發，使，疏吏翻。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上，時掌翻。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旣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為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15**中牟丞皇甫德參中牟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後魏屬廣武郡，為治所；隋開皇十年，改曰郟城縣，大業改曰圃田縣，唐武德三年，更名中牟。丞，貳令治縣事。上縣丞從八品下，中、下縣各以差降一品。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時掌翻；下上書同。斂，力贍翻。好，呼到翻；下不好同。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治，直之翻。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漢書李左車有是言。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復，扶又翻。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強，其兩翻。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監，古銜翻。

**16**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考異曰︰貞觀政要，季輔疏在三年；會要在八年。按舊傳︰季輔貞觀初拜御史，累轉中書舍人。故從會要置此。「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量，音良。比，毗至翻。叔皆答拜，紊亂昭穆，紊，音問。昭，時招翻。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

**17**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咥，徒結翻，又丑栗翻。

**九年**（乙未、六三五）

**1**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洮，土刀翻。

**2**壬辰，『嚴︰「辰」改「午」。』赦天下。

**3**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擊叛羌，破之。

**4**庚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唐會要︰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今分九等，蓋於三等各分上、中、下也。

**5**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斂，力贍翻。饞，七咸翻。貪食而多取之為饞。噉，徒覽翻，又徒濫翻。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懦，乃臥翻，又奴亂翻。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6**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敗，補邁翻；下兒敗、等敗之敗同。考異曰︰舊道宗傳云︰「賊聞軍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幷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庫山、嶂山不知其所以為同異。據嶂山已行數千里，今不取，今卽以為庫山之戰也。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磧，七迹翻。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曏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為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易，以豉翻。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考異曰︰舊道宗傳云︰「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靖傳云︰「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木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按實錄︰「庫山之捷，可汗謀將入磧以避官軍，道宗復曰︰『柏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旣西走，未知的處，今段之行，實資馬力。今馬疲糧少，遠入為難，未若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君集曰︰『不然。段志玄曩者纔至鄯州，賊衆便到城下，良由彼國尚完，兇徒阻命。今者一敗以後，斥候亦絕，君臣相失，父子攜離，乘其迫懼，取同俯拾，柏海雖遙，便可鼓行而至也。』靖又然之。」道宗傳與實錄相違。今從實錄。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畜，許救翻。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水經註︰湟水自臨羌縣東流，合龍駒川水，又東合晉昌川水，又東合長寧川水，又東合牛心川水；水出西南遠山，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逕西平亭西，東北入于湟水。又敗諸赤水源。考異曰︰實錄︰「癸巳，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破吐谷渾於赤水源。」按上文自庫山中分士馬為兩道，靖趣北路出曼頭山，踰赤水，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眞谷。然則赤水之戰，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刪去其名。又吐谷渾傳，獲其高昌王慕容孝儁，不知在何戰，今亦刪去。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眞谷，其地無水，人齕冰，馬噉雪。邏，郞佐翻。齕，下沒翻，又戶結翻。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隋志︰河源郡有烏海，在漢哭山西。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赤海蓋卽赤水深廣處。考異曰︰舊萬徹傳作赤水源，契苾何力傳作赤水川。今從實錄。

**7**太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舊書·帝紀︰崩於大安宮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甲辰，羣臣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8**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騎，奇寄翻；下同。中，竹仲翻。失馬步鬬，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從，才用翻。披，丕彼翻。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山在赤海西。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考異曰︰吐谷渾傳云︰「伏允西走圖倫磧。」蓋卽突倫川，虜語轉耳。今從契苾何力傳。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復，扶又翻。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驍，堅堯翻。趣，七喻翻。考異曰︰吐谷渾傳云︰「萬均率輕銳追奔，入磧數百里，及其餘黨，破之。」蓋何力先進，而萬均從之也。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刺，七亦翻。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畜，許救翻。宿，音秀。考異曰︰吐谷渾傳，「柏海」作「柏梁」。今從實錄。實錄及吐谷渾傳，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按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柏海並在其西；且末又在其西極遠。據靖已至且末，又過烏海、星宿川至柏海，豈得復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眞谷，大寧王順乃降。」按實錄歷破邏眞谷，又行月餘日，乃至星宿川。然則破邏眞谷在星宿川東甚遠矣，豈得返至其處邪！今從實錄。

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中『章︰十二行本「中」作「子」；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侍『章︰十二行本「侍」作「他」；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侍」。』子為太子，及歸，意常怏怏。順歸見一百八十七卷高祖武德二年。怏，於兩翻。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為左右所殺。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考異曰︰吐谷渾傳云「自縊而死」。今從實錄。國人立順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趉故呂『嚴︰「故呂」改「胡呂」。』烏甘豆可汗。趉，渠詘翻，又九勿翻；杜佑巨屈翻。上慮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

**9**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復，扶又翻。斷，丁亂翻。守，手又翻。監，工銜翻。

**10**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羌，破之。

**11**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長陵，漢高祖陵也。皇甫謐曰︰長陵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房玄齡云，高九丈。蓋尺度之長短有古今之異也。務存隆厚。」期限旣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上，時掌翻。累，力瑞翻。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固南山猶有隙。』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虜，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章︰十二行本「知」下有「其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用漢文帝遺詔三十七日釋服也。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班固等述白虎通義六卷。為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卽位卽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房玄齡等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原陵，漢光武陵也。高，去聲。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12**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昭，時招翻。於是增脩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幷舊神主四為六室。弘農府君諱重耳。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涼王李暠諡武昭。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13**党項寇疊州。

**14**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為鄕導。鄕，讀曰嚮。党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喜暴掠我。喜，許記翻。今諸軍茍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塞諸軍之道。」塞，悉則翻。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闊水，闊水在党項羈縻闊州界。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衞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遛，音留。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彥、興皆坐減死徙邊。

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勞，力到翻。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忿，勝，音升。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具言赤水之戰拔萬均兄弟於圍中及見排毀之狀也。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為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尋令宿衞北門，檢校屯營事，北門，玄武門也。按會要，貞觀十二年於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衞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何力檢校屯營，蓋十二年以後事，史究言之。尚宗女臨洮縣主。洮，土刀翻。

**15**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法，安可復禁乎！復，扶又翻。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為，于偽翻。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以李靖事太宗，然猶如此，豈非功名之際難居哉！

**16**上欲自詣園陵，園陵，謂獻陵。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瀛，倫為翻。瘠，而尺翻。

**17**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18**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之十八里。廟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太穆皇后竇氏，初葬壽安陵，今祔獻陵。加號太穆皇后。

**19**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20**戊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蕭瑀罷預聞朝政，見上卷貞觀四年。復，扶又翻。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誘，音酉。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曏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21**特進李靖唐六典︰正二品曰特進。註曰︰二漢及魏以為加官，從本官服，無吏卒，品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江左皆兼官，梁班第十七。北齊，特進第二品；隋特進為正二品散官，唐因之。上書，請依遺誥，御常服，臨正殿；弗許。上，時掌翻。

**22**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質，音致。國人不附，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將，卽亮翻。使，疏吏翻。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丙申、六三六）

**1**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2**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衞大將軍。驍，堅堯翻。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斂，力贍翻。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茍豐，於我足矣。」諸設慙服。突厥謂子弟典兵者為設。與社爾同時典兵者非一人，故曰諸設。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事見一百九十二卷元年。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將，卽亮翻。頡利可汗旣亡，見上卷四年。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事見同上。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降，戶江翻。幾，居希翻。有衆十餘萬，自稱答『嚴︰「答」改「都」。』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為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為，于偽翻。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鎭撫。今據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見上八年。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逃歸咥利失。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阪。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處，昌呂翻。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新、舊書皆作「衡陽長公主」。陽長，知兩翻。典屯兵於苑內。

**3**癸丑，徙趙王元景為荊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荊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為霍王，豳王元鳳為虢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夔為燕王，自此以上皆皇弟也。蜀王恪為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祐為齊王，梁王愔為蜀王，郯王惲為蔣王，漢王貞為越王，申王愼為紀王。自恪以下皇子也。燕，因肩翻。愔，於今翻。郯，音談。惲，於粉翻。

二月，乙丑，以元景為荊州都督，元昌為梁州都督，元禮為徐州都督，元嘉為潞州都督，元則為遂州都督，靈夔為幽州都督，恪為潭州都督，泰為相州都督，祐為齊州都督，愔為益州都督，惲為安州都督，貞為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大夫張亮『章︰十二行本「亮」下有「為長史」三字；乙十一行本同。』行都督事。唐制，凡注官，階卑而擬高者則曰守，階高而擬卑則曰行。今張亮行都督事，乃用宋、齊諸王典方面置行事之例，與注官之行不同。上以泰好文學，好，呼到翻。禮士大夫，特命於其其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為泰圖東宮張本。

**4**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使，疏吏翻。丁未，以諾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5**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處，昌呂翻。復，扶又翻。因流涕嗚咽不能止。上之流涕嗚咽者，抑思建成、元吉之事乎？

**6**夏，六月，壬申，以溫彥博為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為侍中。

**7**侍中魏徵屢以目疾求為散官，散，悉亶翻。上不得已，以徵為特進，仍知門下事，雖不居侍中之職，猶令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朝，直遙翻。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事。特進，散官也。祿賜、吏卒同職事官，所以優賢也。

**8**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好，呼到翻。從，千容翻。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豫章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豫章公主，上女也，後下嫁唐義識。為，于偽翻。壼，苦本翻。喪，息浪翻。妃嬪以下有疾，后親撫視，輟己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唐制，太子乳母封郡夫人。睦州，遂安郡。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少，詩沼翻。后不許，曰︰「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

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離，力智翻。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擐，音宦；從，才用翻。左右止之，后曰︰「上旣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瘳，丑留翻。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數，所角翻。道、釋異端之敎，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柰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玄齡，語，牛倨翻。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為，于偽翻。后固止之。

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奇謀祕計，未嘗宣泄，茍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漢書曰︰非有葭莩之親。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旣非德舉，易致顚危，欲使其子孫保全，愼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以無忌之賢不能自保，則后之所慮為深遠矣。易，以豉翻。處，昌呂翻。朝，直遙翻。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用記·檀弓成子高語意。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屛讒慝，省作役，止遊畋，遠，于願翻。屛，必郢翻。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兒女輩不必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耳。」呂后事見漢紀。乘，繩證翻。己卯，崩于立政殿。閣本太極宮圖︰東上閤門之東有萬春殿，萬春殿之東有立政殿。唐六典︰太極殿之北有兩儀殿，兩儀殿之東曰萬春殿。兩儀之左曰獻春門，獻春門之左曰立政門，其內曰立政殿。

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駮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見四十六卷漢章帝建初二年。駮，北角翻。朝，直遙翻。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幷女則奏之，唐內職，有宮正，糾失。『鄒︰，廣韻︰俗愆字。愆，廣韻︰去乾切。說文︰過也。』彤史，記功書過。六典，尚儀局有司籍二人，掌經史敎學。奏女則者，蓋司籍也。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復，扶又翻；下今復同。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9**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比，毗至翻。上，時掌翻。訐，居謁翻。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10**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出肅章門。唐六典曰︰西內太極殿，次北曰朱明門，門之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肅章之西曰暉政門，又曰兩儀殿，蓋古之內朝也。承天門之東曰長樂門，北入恭禮門，又北入虔化門，則宮內也。承天門之西曰永安門，北入安仁門，又北入肅章門，則宮內也。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辯眞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眞將軍也！」

帝復為文刻之石，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下復亦、亦復同。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旣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己有。今因九嵕山為陵，嵕，祖紅翻。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幾，居希翻。累，力瑞翻。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

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觀，古玩翻。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眊，莫報翻。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為，于偽翻。

**11**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章︰十二行本「二」作「三」；乙十一行本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甘棠在西海之南，崑崙人也。二國皆在西域。使，疏吏翻。上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

**12**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顚躓，躓，音致。彼豈非天子兒邪！邪，音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縱，如字，又子容翻。橫，戶孟翻，又如字。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折，之舌翻。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春秋，僖七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卒，子恤翻。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曏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易，以豉翻。

**13**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愼而行之。」

**14**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治，直之翻。宋白曰︰饒州，漢為鄱陽縣，吳置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州，復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徐湛鄱陽記云︰北有堯山，又以地饒衍，遂加「食」為「饒」。今郡圖又云︰以山川蘊物珍奇，故名饒。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巉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元年。藏，徂浪翻。卿欲以桓、靈俟我邪！」邪，音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15**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唐制︰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中府正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上府果毅都尉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更，工衡翻。將，卽亮翻。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衞及東宮六率。東宮六率者︰左、右衞率，擬上臺左、右衞將軍；左、右宗衞率，擬左、右領軍將軍；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將軍。後又置左、右虞候率，擬左、右金吾將軍；左、右內率。擬左、右千牛將軍。通謂之十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校，戶敎翻。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長，知兩翻。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為越騎，越騎者，言其勁勇能超越也。騎，奇寄翻。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敎戰，帥，讀曰率。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予，讀曰與。凡當宿衞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時制，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若簡留宿衞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上，時掌翻。數，所角翻。更，工衡翻。

**十一年**（丁酉，六三七）

**1**春，正月，徙鄶王元裕為鄧王，鄶，工外翻。譙王元名為舒王。

**2**辛卯，以吳王恪為安州都督，晉王治為幷州都督，紀王愼為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遺，于季翻。不如得此一言耳。」

**3**上作飛山宮。觀明年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以給洛人之遭水壞廬舍者，則知飛山宮亦在洛陽。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上，時掌翻。以為︰「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易，以豉翻。

**4**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先，悉薦翻。以為︰「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辟，毗亦翻。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去，羌呂翻。勝，音升。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鏁、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械其頸曰枷，械其手曰杻。鉗，以鐵劫束之也。鏁，以鐵瑯當之也。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杻，女九翻。

自張蘊古之死，見上卷五年。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敎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好，呼到翻。斷，丁亂翻。

**5**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靡。二月，丁巳，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6**甲子，上行幸洛陽宮。

**7**上至顯仁宮，隋志︰河南壽安縣有顯仁宮，煬帝大業元年所起。官吏以缺儲偫，有被譴者。偫，直里翻。被，皮義翻。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見一百八十三卷大業十二年。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僦，子就翻。今供頓如此，豈得嫌不足乎！」

**8**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9**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洛陽西苑，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慮其泛溢，為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陽。苑牆周迴一百二十六里。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築西苑見一百八十卷大業元年。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按隋煬帝大業二年，令宇文愷作洛陽西苑。「述」恐當作「愷」。

**10**房玄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上，時掌翻。丙午，詔行之。

**11**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唐初因魏、晉之制，諸王置師一人，開元改曰傳。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公主，上女也。先是，公主下嫁，先，悉薦翻。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笲，音煩，竹器也，以盛棗栗腶脩。『鄒︰集韻︰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腶，音鍛。』盥，音管，以盤水沃洗手也。婦以特豚饋。士昏禮曰︰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明婦順也。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各以南為上。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12**羣臣復請封禪，五年，諸州朝集使請封禪，六年，文武官請，今衆臣復請。復，扶又翻。上使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13**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上，時掌翻。易，以豉翻。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殷，音隱。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處，昌呂翻。樂，洛。撙，慈損翻。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僭，僭差；濫，濫益也。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治，直吏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 唐紀十一起強圉作噩（丁酉）五月，盡上章困敦（庚子），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丁酉、六三七）觀，古玩翻。

**1**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上，時掌翻。少，詩沼翻。譴罰積多，威怒徵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書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孔安國註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魏徵引之。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夫，音扶。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去，羌呂翻。遠，于願翻。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去，羌呂翻。遠，于願翻。易，以豉翻。

**2**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薨。射，寅謝翻。諡法︰尊賢敬讓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執禮御賓曰恭。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夭天年！」夭，於紹翻。

**3**丁巳，上幸明德宮。顯慶二年，改明德宮監為東都苑南面監。

**4**己未，詔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令，力丁翻。戊辰，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長，知兩翻。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

**5**己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6**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按唐六典，洛陽都城，隋大業二年詔楊素、宇文愷移故都創造，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踰澗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東去故都十八里。都城西連禁苑，穀、洛二水會于禁苑之間。至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穀、洛二水或泛溢，疲費人功，遂出內庫和雇，脩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陽；爾後二水無勞役之患。壞官寺、民居，壞，音怪。溺死者六千餘人。溺，奴狄翻。

**7**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漢書藝文志曰︰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上，時掌翻。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治，直吏翻。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夫，音扶。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宄，音軌。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茍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旣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復，扶又翻。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愼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治，直吏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事見八十七卷晉懷帝永嘉三年。語，牛倨翻。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用董安于、西門豹事。

**8**乙未，車駕還洛陽，自明德宮還洛陽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脩繕，纔令可居。少，詩沼翻；下同。令，力丁翻。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上，時掌翻。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9**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夫，音扶。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旣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茍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勞，力到翻。

**10**侍御史馬周上疏，上，時掌翻。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曏使高祖之後卽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斯確論也。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乘，繩證翻。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左傳晉叔向引讒鼎之銘以為言。杜預註曰︰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夫，音扶。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少，詩照翻。復，扶又翻。長，竹兩翻。更，工衡翻。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又音如字。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觀，古玩翻。歉，苦簟翻。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比，毗至翻。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復，扶又翻。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少，詩沼翻。樂，音洛。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貯，丁呂翻。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扶，音扶。強，其兩翻。斂，力贍翻。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觀，古玩翻。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時魏王泰有寵於帝，故周言及之。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嚴︰「且」改「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世，囚禁諸王，但無縲絏耳。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縲，力追翻。絏，息列翻。朱元晦曰︰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以黑索拘攣罪人。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治，直吏翻。唯在刺史、縣令，茍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朝，直遙翻。稱，尺證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章︰十二行本「官」下有「五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已上各舉一人。」

**11**冬，十月，癸丑，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唐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唐會要載昭陵陪葬者，宮嬪、公主、主壻、勳貴及祖父陪陵而子孫從葬者，及四夷君長入宿衞而陪葬者，名氏最多，用此詔也。

**12**上獵於洛陽苑，唐六典︰洛陽苑在都城之西，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於其間，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殪，壹計翻。鐙，都鄧翻，鞍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武德中，帝開天策上將府，以唐儉為長史。長，知兩翻。將，卽亮翻。邪，音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漢陸賈諫高祖之言。治，直之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尋加光祿大夫。

**13**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數，所角翻。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折，之舌翻。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古語有之︰君仁則臣直。又曰︰君明則臣直。故柳範云然。上悅。

**14**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宮。

**15**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為武氏亂唐張本。彠，一虢翻。考異曰︰舊則天本紀，崩時年八十三。唐曆、焦璐唐朝年代記、統紀、馬總唐年小錄、聖運圖、會要皆云八十一。唐錄、政要，貞觀十三年入宮。據武氏入宮年十四。今從吳兢則天實錄為八十二，故置此年。

**十二年**（戊戌、六三八）

**1**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乘，繩證翻。上曰︰「卿輩茍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為，于偽翻。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時太子承乾有足疾，魏王泰有寵；太宗此言，固有以泰代承乾之心矣。夭，於紹翻。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孼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孼，魚列翻。塞，悉則翻。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2**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郞韋挺、禮部侍郞令狐德棻、中書侍郞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令，音鈴。棻，符分翻。撰，士免翻。上，時掌翻。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先，悉薦翻。好，呼到翻。雖累葉陵夷，茍他族欲與為昏姻，白虎通曰︰昏者，昏時行禮，故曰昏。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賢曰︰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鄕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惡，烏路翻。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眞偽，辯其昭穆，譜，博古翻。諜，達協翻。昭，時招翻。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郞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行，下孟翻；下德行同。官爵陵替，而猶卬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行，下孟翻。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解，猶說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更，工衡翻。朝，直遙翻。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九等之次，皇族為上之上，外戚為上之中，崔民幹為上之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3**二月，乙卯，車駕西還；自洛陽西還長安。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癸亥，幸河北，觀砥柱。自西還，便道幸河北縣。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後魏置河北郡，隋廢郡，復為縣，屬蒲州。縣南河中有砥柱山。貞觀元年，以河北縣度屬陜州。括地志曰︰陜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

**4**甲子，巫州獠反，貞觀元年，分辰州之龍標縣置巫州。獠，魯皓翻。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敗，補邁翻。俘男女三千餘口。

**5**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禹都安邑，後人立廟於其地。安邑有鹽池，則柳谷亦當在安邑。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廨舍樓觀，廨，古隘翻。觀，古玩翻。又飼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飼，祥吏翻。上數之曰︰「朕巡省河、洛，數，所具翻。又所主翻。省，悉景翻。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為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

**6**戊寅，詔曰︰「隋故鷹擊郞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將，卽亮翻。堯君素事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終一百八十六卷高祖武德二年。漢鄒陽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武王伐紂，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吠，扶廢翻。

**7**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8**丁未，車駕至京師。

**9**三月，辛亥，著作佐郞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章︰十二行本「為」作「其」；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10**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觀，古玩翻。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旣治為安，故不逮。」治，直吏翻。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蘭陵公主，上女也，下嫁竇懷悊，上以其園賞孫伏伽。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隋資，隋朝所授官資也。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皇甫德參事見上卷八年。上，時掌翻。恚，於避翻。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11**夏，五月，壬申，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唐六典︰弘文館學士無員數。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元嘉有玄、史兩館，宋泰始至齊永明有總文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訓生徒，若今弘文館之任也。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為弘文館。永興縣屬鄂州。諡法︰溫柔賢善曰懿。卒，子恤翻。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行，下孟翻。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12**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為右僕射。

**13**乙亥，吐蕃寇弘州。「弘」，恐當作「松」。吐，從暾入聲。

**14**八月，霸州山獠反。按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靜戎郡，乾元元年，方置霸州。又松州都督府所管党項羈縻州有霸州，然當以其酋豪為刺史，而此霸州又是儀鳳二年松州加督三十八州之數。獠，魯皓翻。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15**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從暾入聲。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厥，九勿翻。谷，音浴。遣使隨德遐入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間，古莧翻。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

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党，底朗翻。帥，讀曰率。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敗，補邁翻；下敗吐同。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貞觀五年，以党項降羌，置羈縻州，有闊州、諾州，皆屬松州都督府，無閻州。酋，慈由翻。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縊，於計翻，又於賜翻。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衞將軍牛進達為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嚴︰「簡」改「蘭」。』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洮，土刀翻。騎，奇寄翻。

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宋白曰︰松州之地，漢、魏諸羌居之，及晉內附，以其地屬汶山郡。後魏時，鄧至王像舒據之，遣使朝貢，始置甘松縣，後周置龍涸防，唐置松州；去長安二千二百五十里。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上許之。

**16**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易曰︰天造草昧。王弼註云︰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廣雅︰草，造也。董云︰草昧，微物。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愼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17**初，突厥頡利旣亡，北方空虛，厥，九勿翻。頡，奚頡翻。薛延陀眞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犍山北、獨邏水南，按薛延陀建庭之地在鬱督軍山，東南距京師纔三千里而贏。新書曰︰烏德犍山左右，嗢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嗢昆在南，獨邏在北，過回紇牙帳東北五百里而合流。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犍，居言翻。邏，郞佐翻。勝兵二十萬，勝，音升。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苾，毗必翻。上以其強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纛，徒到翻。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18**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後漢於宕渠北界置漢昌縣，後魏於縣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隋改為清化郡，唐復為巴州。獠，魯皓翻；下同。

**19**己卯，畋于始平；曹魏置始平縣，屬扶風，晉分立始平郡，後魏復為縣，屬扶風，隋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八十里。乙未，還京師。

**20**鈞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

**21**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韉，騎，奇寄翻。驍，堅堯翻。衣，於旣翻。韉，則前翻。凡遊幸則從焉。

**22**己巳，明州獠反；吳置越裳縣，屬九德郡，以古越裳之地也；隋屬驩州日南郡。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

**23**十二月，辛巳，左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於壁州，後漢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縣置諾水縣，武德八年，分巴州之始寧縣置壁州始寧郡。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

**24**是歲，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郞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榷古今，毛晃曰︰揚榷，大舉，又掎也，舉而引之也。榷，訖岳翻。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25**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好，呼到翻。處，昌呂翻。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夫，音扶。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26**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咄陸五啜號︰處木昆律啜，胡祿屋闕啜，攝舍提敦啜，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五俟斤號︰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寒幹暾沙钵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阿舒虛半俟斤。碎葉城，在焉耆碎葉川。出安西西北千里至碎葉。杜佑曰︰碎葉川，長千餘里，東頭有熱海，西頭有怛邏斯城。咄，當沒翻。啜，陟劣翻。康曰︰俟，渠之切。咥利失失衆心，為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新書曰︰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贏，橫六百里，縱四百里；其國東高昌，西龜茲，南尉黎，北烏孫，漢舊國也。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旣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咄陸，以東屬咥利失。伊列水亦名伊麗水，註詳見後。

**27**處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為伐高昌張本。

**十三年**（己亥、六三九）

**1**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唐謁陵之制︰設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其南，皆相地之宜。皇帝至行宮，卽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岡麓之閡，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陛之東南，西向，尊坫陳於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仗於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及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詣小次。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又再拜。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仗衞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衞止，乃入，由東序，進殿陛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陛，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抆拭帳簀，進太牢之饌，加珍羞。皇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北向立。太祝二人持玉冊立於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丁未，還宮。

**2**戊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左右僕射，尚書省長官，故曰端揆。按武德九年，房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三年，為左僕射，至是財十一年，未及十五年也。少，始照翻。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為韓王妃，韓王元嘉，高祖之子。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上，時掌翻。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斷，音短，丁管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敕斷來章，則閤門不復受其表，卽唐制之斷表也。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衞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唐制︰度支郞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國之大計所關也。玄齡審官求賢，未得其人，故自領之。唐中世以後，宰相多判度支，蓋昉於此。度，徒洛翻。

**3**禮部尚書永寧懿公王珪薨。永寧縣，屬洛州。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唐制︰三品已上得立廟，祭三代。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司為，于偽翻；下上為同。

**4**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尉，紆勿翻。鄜，芳無翻。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瘢，薄官翻。痍，音夷。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邪，音耶。語，牛倨翻。

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妻，七細翻。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上乃止。

**5**戊戌，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掖，音亦。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謂由侍兒及歌舞得進者。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謂緣坐沒入掖庭者。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行，下孟翻。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6**上旣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上，時掌翻；下同。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朱、均，謂丹朱、商均也。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孩，何開翻。被，皮義翻。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左傳︰楚鬬椒作亂，莊王滅若敖氏。旣而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其孫箴尹克黃復其所。治，直吏翻。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己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及民，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賢遍翻。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行，下孟翻。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

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長，知兩翻。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春來冰薄，履之則有陷溺之懼。宗族憂虞，如置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守，式又翻。今因臣等，復有變更，復，扶又翻。更，工衡翻。恐紊聖朝綱紀；紊，音問。朝，直遙翻。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冒，莫北翻。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勦，子小翻。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主嫁無忌子沖。樂，音洛。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復，扶又翻。強，其兩翻。邪，音耶。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7**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朝，直遙翻；下同。伊吾先臣西突厥，旣而內屬，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厥，九勿翻。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下，遐嫁翻。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長，知兩翻。頡利之亡也，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掠焉耆見上卷六年，又見上年。上遣虞部郞中李道裕往問狀，虞部郞，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屬工部。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噍于穴，使，疏吏翻。語，牛倨翻。噍，在笑翻。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曰︰『旣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為惡，使，疏吏翻；下同。間，古莧翻。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為軍導以擊高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時掌翻。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繒，慈陵翻。

**8**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

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朝，直遙翻。歷位中郞將。將，卽亮翻。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辟，毗亦翻。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邏，郞佐翻。鶻，戶骨翻。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衞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重，直龍翻。折，之舌翻。折衝，折衝都尉也。帥，讀曰率。久之，乃退，馳入御廐，盜馬二十餘匹，北走，渡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9**庚寅，遣武候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洋，音祥。獠，魯皓翻。虜男女六千餘口。

**10**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上封，時掌翻；下同。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觀，古玩翻。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易，以豉翻。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屛障，朝夕瞻仰，幷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11**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桂，東謝蠻西接牂柯蠻，南接西趙蠻。牂柯之別帥曰羅殿。今廣西買馬路，自桂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餘程，自橫山至國二十二程，又至羅殿十程，此卽侯弘仁所通者也。邕州，漢鬱林郡領方縣地，晉分鬱林，置晉興郡，隋廢晉興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朗寧郡。牂柯，音臧哥。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俚，音里。降，戶江翻。

**12**丙申，立皇弟元嬰為滕王。

**13**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河南，謂北河之南，漢衞青擊匈奴所收河南地是也。厥，九勿翻。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俟，渠之翻。苾，毗必翻。纛，徒到翻。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屛，屛，必郢翻。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璽，斯氏翻。言「頡利旣敗，頡，奚結翻。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止為，于偽翻。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恆，戶登翻；下同。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蕃，扶元翻。吾心甚喜。旣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渡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延陀受冊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鎭撫部落。其喻分故相抄掠，磧，七迹翻。分，扶問翻。抄，楚交翻。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河北，則大磧之南。帥，讀曰率。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為灰壤，上壽，時掌翻。分，扶問翻。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為可汗，復，扶又翻；下復下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願萬世子孫恆事陛下。」恆，戶登翻。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種，章勇翻。上謂侍臣曰︰「中國，根榦也；四夷，枝葉也；割根榦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謂結社率之變也。魏徵言見上卷四年。幾，居希翻。又以左屯衞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衞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蘇尼失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妻，七細翻。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14**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5**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引孝經孔子之言。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比，毗至翻。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依法處斷其所訴之事也。

**16**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自九成宮還也。

**17**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為中書令。

**18**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為黃門侍郞、參知政事。洎，其冀翻。

**19**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下，遐嫁翻。璽，斯氏翻。朝，直遙翻；下同。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衞大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將，卽亮翻。

**20**乙亥，立皇子福為趙王。

**21**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為弘化公主，妻之。妻，七細翻。

**22**壬辰，上畋於咸陽，咸陽，秦都，漢為渭城縣，屬右扶風，晉廢縣，後魏置咸陽郡，隋廢，武德元年，分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四十里。癸巳，還宮。

**23**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24**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五十一。

**25**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呪，職救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僵，居良翻。復，扶又翻。又有婆羅門僧，天竺，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佗，曰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杜佑曰︰扶南國出金剛石，可以刻玉，狀如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始如鍾乳，人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羚羊角扣之，漼然冰泮。陶弘景曰︰羚羊今出建平宜都蠻中及西域，多兩角，一角者為勝；角甚多節，蹙蹙圓繞。陳藏器餘曰︰羚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樹，不著地。羚，音零。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敎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駁，北角翻。傳，直戀翻。

**26**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鏺汗而死。新書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所謂破洛那，居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去京師八千里。厥，九勿翻。咥，徒結翻，又丑栗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俟，渠之翻。咄，當沒翻。鏺，普活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旣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自于闐東關東行，入大流沙，行千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吐火羅，或曰吐豁羅，曰覩貨羅，元魏謂之吐呼羅，居葱嶺烏滸河之南，古大夏也。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也。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南四百里，抵吐火羅。何，或曰屈霜彌伽，曰貴霜匿，卽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新書，康，漢康居也，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意者穆亦康國枝庶歟！龜茲，音丘慈。鄯，時戰翻。且，子余翻。咄陸建牙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舊書︰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鏃，作木翻。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燖、觸水木昆等國皆附之，拔悉彌，蓋卽拔悉蜜，在葛邏祿之西。駁馬，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北極于海，以馬耕田，雖畜馬而不乘，資湩酪以食，馬色皆駁，故以名國。結骨，古堅昆國也，當伊吾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堅昆，後語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又曰黠戛斯。火燖，或為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駁，北角翻。燖，徐鹽翻。以伊列水為境。伊利，漢時西域故國，在康居北，陳湯與甘延壽謀郅支曰︰「北擊伊列，西取安息，」此其證也。考異曰︰沙鉢羅葉護傳云︰「東以伊列河為界。」按乙毗咄陸傳云︰「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咥利失。」沙鉢羅葉護旣因咥利失之地，應云西以伊列河為界。今未知二傳孰誤，故但云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庚子、六四○）

**1**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魏王泰第在長安城中延康里。按雍州二赤縣，長安、萬年皆治長安城中。今止赦長安囚，蓋延康里屬長安縣管。雍，於用翻。辟，毗亦翻。

**2**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按唐國子監在安上門西。唐制︰仲春仲秋釋奠于文宣王，皆以上丁、上戊，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周官有師氏、保氏。漢始置祭酒博士，晉始立國子學。唐國子祭酒，從三品，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數，所角翻。已上，時掌翻。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騎，奇寄翻。麗，力知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吐，從暾入聲。考異曰︰舊傳云︰「八十餘人，」今從新書。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五經正義今行於世。撰，士免翻。疏，所去翻。令，力丁翻。

**3**壬午，上行幸驪山溫湯；驪，力知翻。辛卯，還宮。

**4**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妥，吐火翻。炫，熒絹翻。

**5**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羅竇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獠，魯皓翻。

**6**辛丑，流鬼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流鬼國，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阻海，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人依島嶼散居，多沮澤，初附百濟，後附新羅，東夷也。杜佑曰︰流鬼國在北海之北。使，疏吏翻。靺，音末。鞨，音曷。未嘗通中國，重三譯而來。重，直龍翻。上以其使者余志為騎都尉。孫愐曰︰余，視遮翻，姓也。

**7**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厥，九勿翻。

**8**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為魯王。燕，因肩翻。

**9**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地。行，下孟翻。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秦置將作，掌營繕宮室，歷代不改。漢景帝置將作大匠。唐從三品，掌供邦國脩造、土木工匠之政令。新志︰貞觀中，置清暑宮於汝州臨汝縣鳴皋山南。按汝水睨廣成澤。立德，立本之兄也。閻立本，高宗朝為相。

**10**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入朝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磧，七迹翻。朝，直遙翻。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復，扶又翻。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己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卒，子恤翻。子智盛立。

軍至柳谷，新志︰西州交河縣北行二百一十里至柳谷渡。詗者言文泰刻日將葬，詗，休正翻，又古迥翻。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將，卽亮翻；下同。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考異曰︰實錄作「田地城」，今從舊傳。按田城卽田地城也。麴嘉之王高昌也，置田地太守，封其二子，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新書曰︰田地城，卽漢戊己校尉所治地。宋白曰︰西州高昌縣，本晉田地縣之地。輿地志云︰晉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縣，唐改高昌縣。諭之，不下，詰朝攻之，詰，去吉翻。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郞將辛獠兒為前鋒，夜，趨其都城，將，卽亮翻。獠，魯皓翻。趨，七喻翻。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

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幾，居豈翻。君集報曰︰「茍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塡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塹，七豔翻。處，昌呂翻。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釋文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杜預曰︰車上施櫓。杜佑說見前。高，居傲翻。瞰，苦濫翻。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中，竹仲翻。先，悉薦翻。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舊傳云︰「與欲谷設約。」按欲谷設去歲已敗死。今不取。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葉護，突厥達官也，為大臣之首。自交河城至浮圖城三百七十里。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高昌自麴嘉有國，傳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亡。降，戶江翻。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考異曰︰舊傳，「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錄。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卽位，文泰夫婦首來朝，文泰入朝見四年。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復，扶又翻。被，皮義翻。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鎭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離，力智翻。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西州治高昌縣，漢車師前王庭也。庭州治金滿縣，漢車師後王庭也。宋白曰︰二州相去四百五十里。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鎭之。

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使，疏吏翻。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幷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高昌掠焉耆見六年。

**11**冬，十月，甲戌，荊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復，扶又翻。上不許。

**12**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陳倉縣，屬岐州。唐制︰畿縣尉，正九品下；上縣尉，從九品上；中下縣，從九品下。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強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魯寧官為折衝，本陳倉百姓。上悅，擢仁軌為櫟陽丞。漢高皇帝葬太上皇于櫟陽北原，號萬年陵，改櫟陽為萬年縣，至隋猶因之。唐都長安，改隋大興縣曰萬年，而舊萬年縣復曰櫟陽，屬京兆。唐畿縣丞，正八品下。

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上，時掌翻。「今秋大稔，民收穫者什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治，直之翻。少，詩沼翻。璽，斯氏翻。尋遷新安令。唐初置新安郡，貞觀元年，廢郡為縣，屬洛州。唐制︰畿縣令，正六品下；上縣，從六品上；中縣，正七品上；下縣，從七品下。閏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還宮。

**13**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婚。相，息亮翻。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文成公主，宗女也。妻，七細翻。

**14**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為朔，行戊寅曆見一百八十七卷武德三年。宣義郞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15**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按新志︰「高祖」作「曾祖」，舊服齊衰三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加衆子婦服大功，而嫂叔、弟妻、夫兄、舅舊服緦者，皆加服小功。齊，音咨。衰，士回翻。

**16**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復，扶又翻。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使，疏吏翻。

**17**司門員外郞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唐司門郞掌天下諸門、諸關出入往來之籍。凡天下之關二十有六，所以限內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也。凡度關者，先經刑部司門請過所。給使，禁中給使令者，宦官也。唐內給使無常員，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屬宮闈署令。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華陰令。華陰縣屬華州。華，戶化翻。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為給使，遂夜出敕書，為，于偽翻。事如軍機，誰不驚駭！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易，以豉翻。使，疏吏翻。長，知兩翻。所宜深愼。」上納其言。

**18**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橦價貴於民間，悰，藏宗翻。句，古侯翻。橦，諸容翻，木一截也。唐式，柴方三尺五寸為一橦。按通典，韋悰句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乾沒。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伽，求伽翻。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橦貴，所以私橦賤。為，于偽翻。向使官橦賤，私橦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

**19**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觀德殿，射殿也。閤本太極宮圖，射殿在宜春門北。行飲至禮，大酺三日。酺，薄乎翻。尋以智盛為左武衞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唐六典曰︰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宴樂伎，有景雲樂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陳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將，卽亮翻。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遐嫁翻。中書侍郞岑文本上疏，上，時掌翻。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將，卽亮翻。茍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李廣利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太初四年。陳湯事見二十九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開皇九年。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愼者寡，貪求者衆。帥，所類翻。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樂，音洛。好，呼到翻。趨，七喻翻。重，直龍翻，朝，直遙翻。復備驅馳，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將，卽亮翻。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載孔子答魯定公之言。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得而共食之者三百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飲之酒。其後穆公伐晉，三百人者聞穆公為晉所圍，椎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獲晉侯以歸。飲，於禁翻。楚莊赦絕纓之罪，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去其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勝之。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報王也。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

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霑其膿而齅之，蚛，直衆翻；蟲食曰蚛。齅，許救翻。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栝州刺史。永嘉郡，隋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三年改曰栝州。劾，戶槪翻，又戶得翻。

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卽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旣下，下，遐嫁翻。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愼，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20**癸卯，上獵於樊川；酈道元曰︰樊川在漢杜縣，亦曰樊鄕。漢高祖至櫟陽，以樊噲灌廢丘功最，賜食邑於此鄕，因名樊川。程大昌曰︰樊川，一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乙巳，還宮。

**21**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上，時掌翻。朝，直遙翻。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茍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僧。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扶，音扶。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治，直吏翻。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詩桑柔曰︰進退維谷。註︰谷，窮也。則茍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22**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以豉翻。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23**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數，所角翻。爭，讀曰諍。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樊姬，楚莊王姬也。莊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鄙笑虞丘子，虞丘子愧之，進孫叔敖為相，莊王以霸。太子不聽。

玄素少為刑部令史，少，詩照翻。上嘗對朝臣問之曰︰朝，直遙翻。「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按隋之視品，卽唐之流外銓也。宋白曰︰唐制，吏部郞中一人，掌考天下之文吏班秩階品。一人掌小銓，亦分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選。杜佑曰︰宋、齊流外，自諸衞錄事及五省令史始。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復，扶又翻。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褚亮，始事薛舉，武德中，為文學館學士。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史言孫伏伽識度過於張玄素。伽，求伽翻。坐，徂臥翻。

**24**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御史劾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同。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比，毗必翻，又毗至翻。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

**25**上自臨治兵，治，直之翻。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郞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陳，讀曰陣。下，遐嫁翻；下同。郞將，卽亮翻。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26**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雍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朝，直遙翻。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 唐紀十二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單閼（癸卯）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辛丑、六四一）

**1**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衞大將軍。觀，古玩翻。吐，從暾入聲。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瑯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妻，七細翻。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史言夷狄之人猶能以禮自處，而中國乃不能以禮處之。

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尚，辰羊翻。夏，戶雅翻。吐，從暾入聲。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壻禮，慕中國衣服、儀衞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為，于偽翻。處，昌呂翻。惡，烏路翻。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2**乙亥，突厥侯『張︰「侯」作「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前年受詔，今始濟河。厥，九勿翻。苾，毗必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建牙於故定襄城，杜佑曰︰故定襄城，在朔州馬邑郡北三百許里。有戶三萬，勝兵四萬，勝，音升。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分，扶問翻。長，知兩翻。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章︰十二行本「從」作「徙」；乙十一行本同。』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3**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監，古銜翻。留右僕射高士廉輔之。射，寅謝翻。辛巳，行及溫湯。新豐有驪山溫湯，華州有溫湯府。衞士崔卿、刁文懿憚於行役，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射，而亦翻。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十惡，二曰謀大逆。註云︰為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刑統議曰︰此條之人，干紀犯順，違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以大逆論者，未是犯大逆正條，以其干紀犯順，以大逆論罪。

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旣煩熱，復多毒蛇；復，扶又翻。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免閻立德官。營襄城宮見上卷上年。

**4**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

**5**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漢叔孫通為博士，屬太常，隋、唐最為清選。太常博士，從七品上，掌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書成，上之；上，時掌翻。才皆為之敍，質以經史。其敍宅經，以為︰「近世巫覡覡，刑狄翻。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庾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近世相傳，以字學分五音，只在脣舌齒調之，舌居中者為宮，口開張者為商，舌縮卻者為角，舌拄齒者為徵，脣撮聚者為羽。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此。徵，陟里翻。敍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中，竹仲翻。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長平之戰，死者四十五萬人。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又辰辰、午午、酉酉、亥亥，謂之自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漢光武中興，南陽人士多貴。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異。夭，於紹翻。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尩弱短陋，尩，烏黃翻。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人無始有終；少，詩沼翻。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甲己申酉，乙庚午未，丙辛辰巳，丁壬寅卯，戊癸子丑戌亥，謂之截路空亡。甲子旬戌亥，甲戌旬申酉，甲申旬午未，甲午旬辰巳，甲辰旬寅卯，甲寅旬子丑，謂之旬中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長，知兩翻。千，於紹翻；下壽夭同。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敍葬，以為︰「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旣終，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言長夜。窀，株倫翻。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窆，必驗翻。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捅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夫，音扶。妖，於驕翻。擗，頻亦翻。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敎敗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敗，補邁翻。惡，烏路翻。而識者皆以為確論。

**6**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相，息亮翻。考異曰︰舊傳云︰「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兵擊丞相王，破之，殺其兄弟三人。」今從實錄。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帝以宗室女為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渾。劫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隋煬帝破吐谷渾，置四郡。鄯善郡治鄯善城，卽古之樓蘭城。騎，奇寄翻。鄯，時戰翻。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為，于偽翻。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尚，辰羊翻。

**7**五月，壬申，幷州父老詣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許之。幷，卑名翻。

**8**丙子，百濟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使，疏吏翻。嗣，祥吏翻。

**9**己酉，有星孛于太徵，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孛，蒲內翻。上，時掌翻。辛亥，起居郞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

**10**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按會要，武德年制，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起復者，起之於苫塊之中而復其官職也，亦謂之奪情。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衞之樂；治，直之翻。好，呼到翻。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昵，尼質翻。志寧上書，以為︰ 「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上，時掌翻；下同。易，以豉翻。長，竹兩翻。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太僕寺典廐署，有執馭一百人，舊番上二宮。六典，太子僕寺有廐牧署，有冀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新書作「達哥支」。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干承基殺之。紇，下沒翻。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孔穎達曰︰寢苫枕塊，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塊。處，昌呂翻。竟不忍殺而止。

**11**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數，所角翻；下勿數同。使，疏吏翻；下同。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卽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纛，徒到翻。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荷，下可翻。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茍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

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強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吐屯，突厥官名，使分主諸國。沙鉢羅葉護立見上卷十三年。幾，居豈翻。

**12**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治，直之翻。營構旣成，勿數改移；茍易一榱，榱，所追翻。屋橑，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魯謂之桷。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恆，戶登翻。

**13**上遣職方郞中陳大德使高麗；職方，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鎭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都邑之廢置，疆埸之爭訟，舉而正之。使，疏吏翻。麗，力知翻。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遺，于季翻。好，呼到翻。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妻，七細翻。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紿，蕩亥翻。恙，余亮翻。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漢武帝置臨屯、眞番、樂浪、玄菟四郡，高麗有其地。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趨，七喻翻。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觀帝此言，已有取高麗之心。瘵，則界翻。

**14**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比，毘至翻。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治，直吏翻。易，以豉翻。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15**冬，十月，辛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伊闕縣，舊曰新城，隋開皇十八年更名；有伊闕。嵩陽縣，舊曰潁陽，隋開皇六年，改曰武林，十八年，改曰輪氏，大業元年，改曰嵩陽；有嵩高山。並屬洛州。辛丑，還宮。

**16**幷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卒，子恤翻。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17**壬申，車駕西歸長安。

**18**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從，才用翻。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拉，盧合翻。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廻紇、靺鞨、霫等兵紇，下沒翻。靺鞨，音末曷。霫，而立翻。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苾，毘必翻。帥，讀曰率；下同。使，疏吏翻；下同

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騎，奇寄翻；下同。「羽方」，新書作「朔州」。右衞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靈武縣屬靈州靈武郡。將兵，卽亮翻。右屯衞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

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薙，他計翻，耘除也。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反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掎角，糗，去久翻。偵，丑鄭翻。掎，居蟻翻。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19**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

**20**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眞水。出雲中古城，西北行四百許里，至諾眞水。見，賢遍翻。敗，補邁翻。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敎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濼北走，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濼，匹各翻。自淮以北，率以積水處為濼。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眞水，勒兵還戰，陳亙十里。陳，讀曰陣。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矟，色角翻。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為，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

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五臺，本漢太原慮虒縣，久廢，後魏改曰驢夷，大業初，改曰五臺，有五臺山；屬代州。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

丙子，『嚴︰「子」改「午」。』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將，卽亮翻。語，牛倨翻。厥，九勿翻。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21**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朝，直遙翻。比，毗至翻。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忤，五故翻。冒，莫北翻。是以禹拜昌言，見書三謨。良為此也。」為，于偽翻。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秦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珍貨。梁始為卿，隋改為監；唐從三品，少監從四品，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凡天子之服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供之。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玄武門在北，曰北門。劉馮事始︰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剋下之日也。又尚書緯曰︰門旗二口八幅，色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卽旗門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總此兵，以押衙為名。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為衙。呼謂旣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謁，亦名正衙。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22**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朝，直遙翻；下同。將，卽亮翻。相，息亮翻。而上，時掌翻。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乘，繩證翻。為，于偽翻。上甚善之。

**十六年**（壬寅，六四二）

**1**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上，時掌翻；下同。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脩之。時泰奏引蕭德言、顏胤、蔣亞卿、許偃等就府脩撰。好，呼到翻。說，輸芮翻。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周禮︰王及世子惟膳不會，其他服物，世子猶皆會。會，古外翻。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見漢景帝紀。塞，悉則翻。卒，子恤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見宣帝、元帝紀。幾，居希翻；下同。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敎不肅而成』者也。」孝經載孔子之言。上從之。

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書，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處，昌呂翻。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元吉追封海陵刺王。時人不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2**辛未，徙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徒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為年限。

**3**敕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附者，附籍也。

**4**以兼中書侍郞岑文本為中書侍郞，專知機密。中書侍郞二員。時獨用文本，故專典機密。

**5**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唐六典曰︰漢獻帝及西晉以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隋置起居舍人，始為職員，列為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為卷，送付史官。其以他官兼者，則謂之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幾，居希翻。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邪，音耶。對曰︰「臣職當載筆，記·曲禮曰︰史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郞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洎，其冀翻。上曰︰「誠然。」

**6**六月，庚寅，詔息隱王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息王、海陵王，皆帝踐阼追封。剌，來達翻。諡並依舊。諡，神至翻。

**7**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謂天元及煬帝也。卒，子恤翻。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旨，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昵，尼質翻。近，其靳翻。勝，音升。苦藥利病，苦言利行，因張良之言而品節之。伏惟居安思危，日愼一日。」太子惡其書，惡，烏路翻。令戶奴伺玄素早朝，戶奴、官奴，掌守門戶。伺，相吏翻。朝，直遙翻。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箠，止橤翻。幾，居希翻，又音祁。

**8**秋，七月，戊子，『章︰十二行本「子」作「午」；乙十一行本同。』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

**9**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數，所角翻。折，而設翻。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10**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上，時掌翻；下上表同。「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比，毗至翻。為，于偽翻。長，知兩翻。朝，直遙翻。橫，戶孟翻。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門直出南面永興坊內。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屛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豈為一人，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何事過謝！」

**11**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分，扶又翻。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少愈，詣朝堂表辭，少，詩沼翻。朝，直遙翻。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周幽王廢太子而立褒姒之子，為犬戎所殺，周室遂微。晉獻公廢世子，立驪姬之子，晉國大亂。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見漢高紀及考異。幾，居希翻。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說文︰病，疾加也。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12**癸亥，薛延陀眞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婚，俟，渠之翻。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13**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鎭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鎭兵，謂鎭守之兵。謫徙，謂死罪流徒謫徙者。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14**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旣殺沙鉢羅葉護，幷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杜佑曰︰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卽媯水也。自恃強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又百二十里至天山軍。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俟，渠之翻。索，昔各翻。降，戶江翻。

初，高昌旣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上，時掌翻。治，直吏翻。先，悉薦翻。夏，戶雅翻。後，戶遘翻。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不復，不能復承平之舊也。歲調千餘人屯戍，調，徒弔翻。遠去鄕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復，扶又翻。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磧，七迹翻。掖，音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為，于偽翻。長，知兩翻。荷，下可翻。考異曰︰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數郡蕭然，五年不復。」下言「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錄，此年唯有西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部，故云爾。自十四年滅高昌，距此適三年耳，何得云五年不復！或者「三」字誤為「五」字耳。舊傳置此疏於十八年，蓋亦因此而誤。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故附於此。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復，扶又翻，又如字。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米國，一曰彌末，一曰弭秣賀，治末息德城，北百里距康居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熟啜輒奪取之，將，卽亮翻；下同。啜，陟劣翻；下同。乙毗咄陸怒，斬泥熟啜以徇，衆皆憤怨。泥熟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使，疏吏翻；下同。更，工衡翻。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莫賀咄見一百九三卷之二年。璽，斯氏翻。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旣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帥，讀曰率。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都護郭孝恪敗咄陸。十五年，屋利啜等請立可汗。」按上已云「十五年冊授沙鉢羅葉護可汗」，下不應更云「十五年」，疑「六」字誤為「五」字耳。二十年，實錄敍咄陸兵散，居白水胡城事，亦云「是歲貞觀十五年也」。按十六年實錄，「九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為安西都護。」則咄陸寇伊州應在其後，豈得十五年已敗散乎！突厥傳誤，蓋亦由此。今因孝恪為都護，幷言之。乙毗咄陸立事見上卷十二年。

**15**冬，十月，丙申，殿中監郢縱公宇文士及卒。賀琛諡法︰敗亂百度曰縱；怠德敗禮曰縱。卒，子恤翻。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譽，音余。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遠，于願翻。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16**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屈，其勿翻。強，其兩翻。今御之止有二策，茍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茍可利之，何愛一女！」

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先，悉薦翻。鐵勒諸部初降，以契苾部置榆溪州，後又分置賀蘭州。何力來降，見一百九十四卷六年。契，欺訖翻。苾，毘必翻。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強，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眞珠牙帳前。何力箕倨，拔佩刀東向大呼曰︰呼，火故翻。「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眞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

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如魚趨水耳。」趨，七喻翻。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泣，使，疏吏翻；下同。為，于偽翻。下泣，下淚也。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卽命兵部侍郞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以求何力，新興公主，皇女也。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衞大將軍。驍，堅堯翻。

**17**十一月，丙辰，上校獵於武功。

**18**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武。泉，姓也。新書曰︰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麗，力知翻。考異曰︰舊傳云「西部大人」。今從實錄。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幷盛陳酒饌於城南，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弒其王，斷為數段，棄溝中，斷，丁管翻。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將，卽亮翻。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呼，火故翻。迸，比孟翻。為征高麗張本。

**19**壬戌，上校獵於岐陽，貞觀七年，分岐州岐山、雍州上宜置岐陽縣，屬岐州。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

**20**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敎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傜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治，直之翻。斂，力贍翻。樂，音洛。

**21**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亳，旁各翻。麗，力知翻。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22**高祖之入關也，隨武勇郞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阪，從平京城，此皆隋恭帝義寧元年事。將，卽亮翻。党，抵朗翻。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謂紂王世充時也。陝，失冉翻。歷南寧、戎、廣州都督。梁以犍為郡，置戎州，隋廢州為郡，唐復改郡為州。仁弘有材略，所至著聲跡，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五年制令，死罪囚，三日五覆奏。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為，于偽翻。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復，扶又翻。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藳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惡惡，上烏路翻，下如字。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23**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于驤山。驪，力知翻。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墮，讀曰隳。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

**24**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父子兄弟不相及，周法也。駁，北角翻。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累，力瑞翻。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25**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治，直吏翻；下同。當，丁浪翻。臣安得而亂之！茍為不治，縱暴愎諫，愎，弼力翻。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烏足為治哉！」

**十七年**（癸卯、六四三）

**1**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子有足疾，承乾病足不良行。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徙徼，堅堯翻。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問子服伯子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曰︰「昔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曰︰「否，立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孼代宗，啓窺窬之源也！」孼，魚列翻。孼，支庶也。宗，嫡子也。

**2**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郞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使，疏吏翻。將，卽亮翻。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吹，昌瑞翻。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柩，音舊。上登苑西樓，長安禁苑之西樓也。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幷為書石。為，于偽翻。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3**鄠尉游文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鄠，音戶。戊申，蘭成坐腰斬。右武候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慚而拜謝。

**4**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說苑︰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飲器，斬木而裁之，猶漆黑之，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復，扶又翻。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不為，于偽翻。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見二十四卷漢宣帝地節二年。穉，與稚同，直利翻。上，時掌翻。治，直之翻。今皇子幼穉，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敎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長，知兩翻。上以為然。

**5**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見上卷十四年。下，遐嫁翻。怨望有異志。亮出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嗔，昌眞翻。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6**鄜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鄜，音膚。尉，紆勿翻。乙巳，以敬德為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參，猶朝也。

**7**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少，詩沼翻。懈，古隘翻。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8**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諡法︰茂績丕德曰元；主善行德曰元。萊成公杜如晦、如晦始封蔡國公，旣薨，徙封萊國公。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衞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諡法︰好廉自克曰節。鄖，音云；下同。譙襄公柴紹、柴紹，當作許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嚴︰ 「渝」改「鄃」。』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淩煙閣。書爵不書諡者，其人存；書爵書諡者，其人已死。南部新書曰︰淩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閤中有中隔，隔內北面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程大昌曰︰閤中凡設三隔，內一層畫功高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隔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象貌皆面北，恐是在三清殿側，以北面為恭邪！余謂北面者，臣禮也，非以在三清殿側之故。

**9**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說之曰︰尚乘局，屬殿中監，有奉御，有直長，掌內外閑廐之馬，辨其粗良而率其習馭者也。乘，繩證翻。長，知兩翻。說，輸芮翻。「王兄弟旣多，陛下千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衞。」祐以為然。弘智因薦妻兄燕弘信，燕，因肩翻。祐悅之，厚賜金玉，使陰募死士。

上選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為長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羣小，好畋獵，昵，尼質翻。近，其靳翻。好，呼到翻。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壯士昝君謩、梁猛彪得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昝，子感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同。祐潛召還，寵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萬紀恐幷獲罪，謂祐曰︰「王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數，所角翻。朝，直遙翻；下同。首，式又翻。祐懼而從之。萬紀至京師，言祐必能悛改。悛，丑緣翻。上甚喜，勉萬紀，而數祐前過，以敕書戒之。數，所具翻。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為功，言萬紀勸祐令自首，而自以為匡輔之功，是為所賣也。必殺之。」上以校尉京兆韋文振謹直，用為祐府典軍，唐諸府各有校尉，每一校尉領旅帥二人。王國親事府、帳內府各有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軍二人，從五品上，掌率校尉以下守衞陪從之事。校，戶敎翻。文振數諫，祐亦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

萬紀性褊，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縱鷹犬，斥君謩、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落，塊，苦對翻，土塊。萬紀以為君謩、猛彪謀殺己，悉收繫，發驛以聞，幷劾與祐同為非者數十人。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上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祐旣積忿，遂與燕弘信兄弘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之。騎，奇寄翻。射，而亦翻。祐黨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殺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稽，音啓。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夜縋出亡者相繼，祐不能禁。乘夜縋城而出，恐為逆黨汚染也。堞，達協翻。縋，馳偽翻。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濟，子禮翻。鄆，音運。上賜祐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近，其靳翻。為，于偽翻。

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於臥內，餘黨分統士衆，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弘亮等對妃宴飲，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等曰︰「王不須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巵，左手為王揮刀拂之！」為，于偽翻。祐喜，以為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勣兵未至，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淄州，淄川郡，武德元年，分齊州之淄川置為郡。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唐六典︰王府有兵曹參軍，專掌武官簿書、考課、儀衞、假使等事。陰謀執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躁，聲聞數十里。聞，音問。祐黨有居外者，衆皆攢刃殺之。祐問何聲，攢，徂丸翻。左右紿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李世勣封英國公。飛騎，北門屯兵也。紿，蕩亥翻。騎，奇寄翻；下同。行敏分兵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垣，于元翻。被，皮義翻。行敏等千餘人圍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為帝子，今乃國賊，不速降，立為煨燼矣。」煨，烏回翻。因命積薪欲焚之。祐自牖間謂行敏曰︰「卽啓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抉弘亮目，投睛於地，抉，於決翻。睛，音精。餘皆檛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鎖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星經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座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職，皆內官也。前漢宮官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為宮官。晉置大長秋卿為後宮官，以宦者為之。隋為內侍省，煬帝改為長秋監，武德初，復為內侍省。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

祐之初反也，齊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數，所具翻。援，于元翻。刺，七亦翻。為燕弘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遙責祐曰︰「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為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搖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量，音良。祐縱擊，虜之，慚不能殺。敕贈石頭亳州刺史。以君狀為榆社令，隋義寧元年，分上黨之鄕縣，置榆社縣，屬幷州，武德元年，屬韓州，二年置榆州，六年，廢州，以榆社屬遼州。亳，旁各翻。以杜行敏為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

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郟城孫處約諫書，郟城，卽漢潁川郡之郟縣也。後魏置郟城縣及龍山縣，隋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郟城，倂後魏之郟城地屬焉。師古曰︰郟，音夾。處，昌呂翻。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諡曰敬；韋文振左武衞將軍，賜爵襄陽縣公。

**10**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喜，許記翻。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褻，息列翻。揣，初委翻。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

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亡奴，謂官奴之亡命在逃者。親臨烹煑，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廝，音斯，今人讀若瑟。好，呼到翻。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纛，徒到翻。處，昌呂翻。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啗，徒濫翻，又徒覽翻。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衆悉號哭，僵，居良翻。號，戶高翻。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環，音宦。欻，里之翻。剺，許勿翻。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金城」恐當作「金河」。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自謂得為思摩典兵，當一設之任，必當表表自見。史言承乾之狂愚。

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數，所角翻；下素數、上數同。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風，音諷，又如字。仍遷志寧為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上，時掌翻。

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元昌，上弟也。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為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氊甲，操竹矟，被，皮義翻。操，七高翻。矟，色角翻。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樂，音洛；下不樂同。有不用命者，披樹檛之，披其手足，引之就樹而檛之。檛，陟瓜翻。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將，卽亮翻。觀其戰鬬，豈不樂哉！」又曰︰「我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

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折，而設翻。下，遐嫁翻。上命黃門侍郞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為，于偽翻。要，一遙翻。朝，直遙翻；下同。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籤上，時掌翻。

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樂童，童子能執樂，隸籍太常者。稱心，其名也。舊書承乾傳云︰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時加寵幸，號曰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誚，才笑翻。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

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紇，下沒翻。

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十六人，掌執千牛刀，侍奉左右。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數，所角翻。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為，于偽翻。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以隋事動太子。若有敕召，宜密為之備。」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賂君集及左屯衞中郞將頓丘李安儼，頓丘縣，漢屬東郡，晉置頓丘郡，後齊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魏州；武德初，屬澶州，貞觀初，廢澶州，以頓丘縣還屬於魏州。將，卽亮翻。使詗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詗，火迥翻，又休正翻。語，牛倨翻。為，于偽翻。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衞。安儼深自託於太子。

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比，毗至翻。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趙慈景，高祖使之攻河東，為堯君素所殺。母曰長廣公主，長廣公主，高祖之女，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上女也。皆為太子所親暱，暱，尼質翻。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西宮謂大內，以在東宮西，故稱之。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為紇干承基告變張本。治，直之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 唐紀十三起昭陽單閼（癸卯），盡旃蒙大荒落（乙巳）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癸卯、六四三）

**1**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觀，古玩翻。上，時掌翻。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唐制︰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三司，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與御史參鞫也。今令三省與大理參鞫，重其事。長，知兩翻。瑀，音禹。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處，昌呂翻。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來護兒，隋將也，死於宇文化及之難。

乙酉，詔之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贈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元貞母，孫嬪。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令，音零。棻，符分翻。爭，讀曰諍。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數，所角翻。勞，力到翻。以紇干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唐志︰岷州有祐川府。隋志︰岷州臨洮縣，後周置祐川郡。唐蓋因周郡名以為府也。

侯君集被收，被，皮義翻。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復，扶又翻。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乞，如字，匄也。羣臣以為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泣，淚也。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監，古銜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然事陛下於藩邸，上在藩時，引君集入幕府，數從征伐。擊取二國，謂吐谷渾、高昌也。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徒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

初，上使李靖敎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敎臣以其粗而匿其精，粗，讀與麤同，倉乎翻。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夏，戶雅翻；下同。臣之所敎，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朱子曰︰億，未見而意之也。度，徒洛翻。妄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

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

太子承乾旣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請立嫡也。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泰，小字青雀。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為，于偽翻。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殺子而立弟，非人情也。褚遂良探其心術之微而言之。陛下日者旣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復，扶又翻；下復何同。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遂良此語，亦以激帝。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憮，文甫翻。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朝，直遙翻。不逞之人遂敎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

承乾旣廢，上御兩儀殿，按唐六典，兩儀殿在太極殿之後，蓋古之內朝也，常日視朝而聽事焉。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三子，謂齊王佑、太子承乾、魏王泰；一弟，謂漢王元昌。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刺，七亦翻。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屬，之欲翻。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西內正門曰承天門，正殿曰太極，太極之後曰兩儀殿。六典︰朔望御太極殿視朝，蓋古之中朝也。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讙，與諠同。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敕門司盡辟其騎，辟，音闢。六典︰門下省有城門郞四人，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置門僕八百人，分番上下。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程大昌曰︰太極宮之北有內苑，以其在宮北，故亦曰北苑。苑之北門曰啓運門，又北卽禁苑，禁苑廣矣。

丙戌，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治，直吏翻。酺，薄乎翻。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伺，相吏翻。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章︰十二行本「立」下有「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恙，余亮翻。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2**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尚，辰羊翻。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武德元年，慈景為堯君素所殺。更適師道。更，工衡翻。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陰為趙節道地，『鄒︰道地，預先疏通以留餘地。漢書田延年傳︰「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註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

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東宮三師，並從一品。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歐陽修曰︰謂同侍中、中書令也。又以左衞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衞率，率，所律翻。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郞馬周為左庶子，吏部侍郞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郞張行成為少詹事，少詹事，正四品，為詹事之貳。諫議大夫褚遂良為賓客。太子賓客，正三品。古無此官，唐始置，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翦須，為之和藥。為，于偽翻；下同。須，與鬚同。和，戶臥翻。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見一百八十六卷武德元年。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齧，魚結翻。沈，持林翻。覆，敷又翻。

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爵為東萊郡王。雍，於用翻。相，息亮翻。泰府僚屬為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為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為太子，左遷鴻臚少卿。臚，陵如翻。

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殿門，東宮之殿門也。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

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上，時掌翻。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能適口，幽憂可愍，乞敕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

黃門侍郞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少，詩沼翻。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更，工衡翻。與太子遊處談論。處，昌呂翻。

**3**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4**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遠，請於懷遠鎭增戍兵以逼高麗，使，疏吏翻。麗，力知翻。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孔子之言。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5**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勳封如故，勳，勳級；封，封邑也。仍同門下中書三品，知政事。

**6**閏月，辛亥，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書無逸曰︰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顏淵曰︰昔造父巧於使馬，造父不窮其馬力，是造父無佚馬也。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孔子家語之言。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書·說命之言。

**7**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左右十二衞，屯營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8**薛延陀眞珠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饌，皺戀翻，又皺皖翻。上御相思殿，按褚遂良疏云︰「御幸北門，受其獻食。」則相思殿蓋在玄武門內。大饗羣臣，設十部樂，增樂為十部，見一百九十五卷十四年。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賷甚厚。

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時掌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迎，魚敬翻。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旣不成婚，其下復攜貳，復，扶又翻。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眞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為所留，悔之無及！」眞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廐，眞珠調斂諸部，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三使同。畜，許救翻。調，徒釣翻。斂，力贍翻。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磧，七迹翻。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與為婚，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婚，停幸靈州，追還三使。

褚遂良上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良上，時掌翻。俟，渠之翻。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謂平突厥也，塞北皆沙磧，故曰沙塞。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璽，斯氏翻。纛，徒到翻。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比，毗至翻。復，扶又翻。見上卷十六年。西告吐蕃，吐，從暾入聲。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樂，音洛。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為，于偽翻。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少，詩沼翻。嫌隙旣生，必搆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慚，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載，子亥翻。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此二語考之舊書褚遂良傳亦是如此，然其意義難於強解。或曰︰「力」，當作「益」；言負延陀之約為無益也。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卒，子恤翻。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匈奴庭謂之龍城，無常處，故沙幕因謂之龍沙。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

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旣許其婚，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強，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強，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騎，奇寄翻。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匍，薄乎翻。匐，蒲北翻。稽，音啓。種，章勇翻。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紇，下沒翻。兵各數萬，幷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今吾絕其婚，殺其禮，妻，七細翻；下可妻同。殺，所界翻。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瓜剖，猶瓜分也。志，猶記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見論語。去，羌呂翻。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婚可也；旣許之矣，乃復恃強棄信而絕之，復，扶又翻。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愼哉！

**9**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見上卷十六年。誠不可忽，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契，欺訖翻，又音喫。靺鞨，音末曷。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少為之隱忍，為，于偽翻。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觀此，則知帝之雄心未嘗一日不在高麗也。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麗，力知翻。使，疏吏翻。

**10**丙子，徙東萊王泰為順陽王。

**11**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郞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疏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言承乾之足不良于行，猶云可也；若其遠賢良，近羣小，則不可不諫誨之。遠，于願翻。昵，尼質翻。果不可敎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穀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為交州都督。復，扶又翻。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衞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將，卽亮翻。好，呼到翻。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郞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許婚、撰碑事見上卷本年。踣，蒲北翻，仆也。

**12**初，上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歷代史官隸祕書省著作局，皆著作郞掌脩國史。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貞觀三年，始移史館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脩國史；自是著作郞始罷史職。監，古銜翻。「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撰，士免翻。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上，時掌翻；下上之同。「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遠，于願翻。載，子亥翻。為，于偽翻。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誅建成、元吉事也。謂玄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挾武庚以叛，周公誅之以安周室。魯公子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也。莊公疾，問後於叔牙，牙曰︰「慶父才。」問季友，友曰︰「臣以死奉般。」遂鴆叔牙而立般。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詞，去，羌呂翻。直書其事。

**13**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張亮為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朝，直遙翻。以左衞大將軍、太子右衞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衞兩宮，三職，卽謂為工部尚書及衞兩宮也。率，所律翻。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

初，大亮為龐玉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帥，所類翻。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唐監丞，從六品下。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推，吐雷翻。遺，于季翻。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為之擢弼為中郞將。上為，于偽翻。將，卽亮翻。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鄒︰多，稱美也。漢書袁盎傳︰「諸公聞之皆多盎。」不伐，不自誇。書大禹謨︰「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14**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使，疏吏翻。復，扶又翻。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朝，直遙翻；下同。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齎璽書賜高麗相里，姓；玄獎，名。姓譜︰皋陶之後為理氏。商末，理證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至里克為晉所誅，其妻攜少子逃居相城，因為相里氏。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質，職日翻。爾與百濟各宜戢兵；戢，阻立翻。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15**癸未，徙承乾於黔州。黔，其今翻。甲午，徙順陽王泰於均州。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宋屬始平郡；梁置武當郡及興州，後周改豐州，隋開皇初改均州；大業初，廢為武當縣，屬淅陽郡；義寧二年，分淅陽之武當、均陽置均州。孫愐曰︰汮水出淅縣北山入沔。「汮」，今作「均」。隋置均州，以水名州也。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生離，謂生而離別也。楚辭曰︰哀莫哀兮生別離。亦何心自處！然朕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寧，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誠為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處，昌呂翻。上，時掌翻。斷，丁亂翻。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

**16**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朝集使，自隋以來有之。先，悉薦翻。長，知兩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下同。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為之作邸。僦，卽亮翻。賈，音古。為，于偽翻。

**17**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圜丘。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18**初，上與隱太子、巢剌王有隙，剌，盧達翻。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陰持兩端。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見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七年。德彝固諫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治，直之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德彝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諡。」詔黜其贈官，改諡曰繆，削所食實封。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蔽仁傷賢曰繆。六典曰︰魏氏五等，皆以鄕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氏始立王公侯以下制度，至唐因之，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眞戶。舊制，戶皆三丁己上，一分入國，開元中，定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

**19**敕選良家女以實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寧辭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旣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治，小字雉奴。雉奴懦，懦，奴臥翻，又萬亂翻。恐不能守社稷，柰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數，所角翻。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謂吳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為人臣子，不可不戒！」為後無忌殺恪張本。

**20**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驪，力知翻。

**十八年**（甲辰、六四四）

**1**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鍾官城；漢鍾官在上林苑中，至唐時蓋故城猶存也，其地當在鄠、杜二縣界。庚子，幸鄠縣；鄠，音戶。壬寅，幸驪山溫湯。

**2**相里玄獎至平壞，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將，卽亮翻。高麗王使召之，乃還。麗，力知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玄獎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謂隋煬帝伐高麗時。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旣往之事，焉可追論！焉，於虔翻。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高麗之地，漢、魏皆為郡縣，晉氏之亂，始與中國絕。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

二月，乙巳朔，玄獎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眄，眠見翻。讋，之涉翻。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謂十五年擊突厥思摩也。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曏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塞，悉則翻。

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將，卽亮翻；下名將同。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穉，直二翻。自餘藩屛，陛下所知，屛，必郢翻。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夫天，音扶。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3**己酉，上幸靈口，新書作「零口」。九域志︰京兆臨潼縣有零口鎭。臨潼，唐之昭應縣；昭應，唐初之新豐縣。按宋白續通典︰京兆新豐縣界有零水。零口蓋零水之口。乙卯，還宮。

**4**三月，辛卯，以左衞將軍薛萬徹守右衞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5**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行，下孟翻。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章︰乙十一行本「生」 下有「子如」二字，與「狼」字擠刊。』狼，猶恐如羊，』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蓋古語也。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趣，七喻翻。分，扶問翻。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無忌之保護太子至矣，迨其後也，以元舅之親，為婦人所間，不能保其身，保其家，而唐亦幾於不祀；則太子不可謂之寬厚，謂之闇弱可也。

**6**辛亥，上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京兆鄠縣東南三十里有隋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少，詩沼翻。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洎，其冀翻。上，時掌翻。稱，尺證翻。詰，去吉翻。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比，毗至翻。好，呼到翻。折，之列翻。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敭，與揚同。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累，力瑞翻；下之累同。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為，于偽翻。性好，謂性之所好也。好，呼到翻。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飛白書也。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比，毗至翻。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讜，音黨。己未，至顯仁宮。是時幸九成宮，為避暑也，至八月甲子，始自九成宮還京師。顯仁宮在河南壽安縣，幸東都則為中頓，幸九成宮非其所經之路。岐州郿縣有隋安仁宮。「顯」，恐當作「安」。

**7**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監『章︰十二行本「監」作「匠」；乙十一行本同。』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艘，蘇遭翻。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帥，讀曰率。契，欺訖翻，又音喫。以太常卿韋挺為饋運使，使，疏吏翻。以民部侍郞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

**8**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為，于偽翻。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孝經︰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斷，丁亂翻。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難，乃旦翻。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帝未起兵時，儉在晉陽，雅與帝游。『鄒︰獻替，獻可替否。左昭二十年︰「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行，下孟翻。贍，而豔翻。恆，戶登翻。論，盧昆翻。量，音良。比，毗至翻。稱，尺證翻。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9**甲子，上還京師。

**10**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為侍中，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行中書侍郞岑文本為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侍郞馬周守中書令。

文本旣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郞，喜賓客，荷，下可翻。唐校書郞，正九品上，掌讎校典籍，屬秘書省。喜，許記翻。上聞之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交結，恐為卿累；從，千容翻。累，力瑞翻。朕欲出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少，詩照翻。離，力智翻。今若出外，母必愁悴，悴，秦醉翻。儻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欷嗚咽，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卒，子恤翻。

**11**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郞，參預朝政。黃門侍郞，卽門下侍郞，正四品上，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與奪，皆參預焉。朝，直遙翻；下同。

**12**焉耆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為其弟娶焉耆王女，啜，陟劣翻。為，于偽翻。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按唐六典，永徽中，始置安南、安西大都護。又按舊書郭孝恪傳︰貞觀十六年，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蓋滅高昌後，便置安西都護，而加「大」字則在永徽中也。安西都護府時治西州，西至焉耆七百一十里。詔以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會焉耆王弟頡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鼻弟栗婆準為鄕導。鄕，讀曰嚮。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渡，將，卽亮翻。比曉，登城，執其王突騎支，比，必寐翻。舊唐書作「龍突騎支」。騎，奇寄翻；下同。獲首虜七千級，留栗婆準攝國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執栗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奔數十里。

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使，疏吏翻；下同。言未畢，驛騎至。

西突厥處那啜使其吐屯攝焉耆，遣使入貢。上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國。焉耆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為王，仍附於處那啜。處那啜蓋亦西突厥之部落酋長。數，所具翻。從，才用翻。

**13**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臚，陵如翻。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後漢書︰東方有九夷，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白虎通︰夷者，蹲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禦。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春秋︰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郜，古到翻。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為，于偽翻。屬，之欲翻。

**14**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15**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玄齡留守京師，守，手又翻。右衞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副之。

**16**郭孝恪鎖焉耆王突騎支及其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己巳，畋于澠池之天池；澠池縣，漢、晉屬弘農郡，後魏置澠池郡，後周置河南郡，大象中廢郡，以縣屬洛州，唐屬穀州。酈道元曰︰熊耳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澠池。澠，彌兗翻。十一月，壬申，至洛陽。

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鄭元璹仕隋，為右武候將軍，從伐高麗。璹，殊玉翻。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帝所謂恃國家之大，甲兵之強，算略之足，以取勝，欲見威於敵者也。

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懦，乃臥翻，又奴亂翻。易，以豉翻。上悅。

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曰︰洺，音名。勞，力到翻。「卿有將相之器，將，卽亮翻。相，息亮翻。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為富貴極邪！敢於天子之側，言語粗疏；又復不拜！」復，扶又翻。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玄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此玄齡所以為忠謹也。處，昌呂翻。名振平生未嘗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懾，辭理不失，眞奇士也！」卽日拜右驍衞將軍。懾，之涉翻。驍，堅堯翻。

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硤中諸州，夔、硤、歸是也。帥，讀曰率；下同。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艦，戶黯翻。艘，蘇遭翻。趨，七諭翻。又以太子詹事、左衞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率，所律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趣，與趨同，音七喻翻。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勝，音升。易，以豉翻。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碣，其謁翻。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治，直吏翻。四曰以逸待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太宗以高麗為必可克而卒不克，所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也。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太半。

**17**十二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卒，子恤翻。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喪，息郞翻。

**18**壬寅，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為之廢朝，卒，子恤翻。為，于偽翻。葬以國公禮。

**19**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20**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見上卷十五年。薛延陀眞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俟利苾承祖父之餘威，依中國之大援，還主部落。薛延陀雖據漠北，突厥之種類，與鐵勒諸部舊屬突厥，聞俟利苾之來，恐翻而從之，故甚惡焉。惡，烏路翻。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眞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見一百九十五卷十三年。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荷，下可翻。為，于偽翻。數，所角翻。

俟利苾之北渡也，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勝，音升。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戊午，悉棄俟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勝州去京師一千八百三十里，夏州去京師一千一百十一里。處，昌呂翻。夏，戶雅翻。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鎭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將，卽亮翻。夏，戶雅翻。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斷，丁管翻。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見一百八十二卷隋煬帝大業九年。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行忌民」語法本之晁錯。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走，音奏。為，于偽翻。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旣失衆，輕騎入朝，騎，奇寄翻。朝，直遙翻。上以為右武衞將軍。

**十九年**（乙巳、六四五）

**1**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盧思臺側，據舊書，盧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此漕渠蓋卽曹操伐烏丸所開泉州渠也，上承桑乾河。行，下孟翻。艘，蘇遭翻。淺塞不能進，塞，悉則翻。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

**2**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汚，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3**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為洛陽宮留守。將，卽亮翻。守，手又翻。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監，工銜翻。尉，紆勿翻。上，時掌翻。乘，繩證翻。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4**丁巳，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少，詩照翻。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上聲。

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復，扶又翻。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璽，斯氏翻。「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魏太祖葬鄴城西。鄴縣本相州治所，後周大象二年，隋文帝輔政，尉遲迥起兵於鄴，兵敗，鄴城破，文帝令焚鄴城，徒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所。煬帝復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將，卽亮翻。乘，繩證翻。

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洛陽至幽州一千六百里。

三月，丁丑，車駕室定州。洛陽至定州一千二百里。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伐高麗，煬帝大業八年、九年、十年，三伐高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言中國之人，其父兄死於高麗，今伐之，是為其子弟報父兄之讎。為，于偽翻。高麗雪君父之恥耳。言蓋蘇文弒其主，而其臣子不能討，恥莫大焉，今討其罪，是為高麗雪恥。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噉肉飯，噉，徒濫翻，又徒覽翻。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謂不預東征之名籍者。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

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鎭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 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詹事，秦官，自漢以來，掌東宮內外衆務，員一人；後魏置二人，分左右，尋復置一人。至唐又置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洎，其冀翻。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

李世勣軍發柳城，柳城縣，營州治所。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鎭者，營州有懷遠守捉城。『鄒︰新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而總之者曰道。』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通定鎭在遼水西，隋大業八年伐遼所置。甬道，隋起浮橋渡遼水所築。趣，七喻翻。甬，余隴翻。至玄菟。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縣。西北有遼山，遼水所出。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夏，戶雅翻。將，卽亮翻；下同。唐曆︰「張儉懼敵，不敢深入。江夏王道宗固請將百騎覘賊，帝許之。因問往返幾日，對曰︰『往十日，周覽十日，返十日，總經一月，望謁陛下。』遂秣馬束兵，經歷險阻，直登遼東城南，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陳之所。及還，賊已引兵斷其歸路，道宗擊之盡殪，斬關而出，如期謁見。帝歎曰︰『賁、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今從實錄。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騎，奇寄翻。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自遼東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漢平郭縣地。趨，七喻翻。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5**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為士廉設案，士廉固辭。

**6**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籌，所以計算；筆，所以書。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晉灼曰︰嚴鼓，疾擊之鼓。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郞。

**7**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蓋牟城在遼東城東北，唐取之，以其地為蓋州。大元遼陽府路有蓋州、遼海軍節度，領建安、湯地、熊岳、秀岩四縣。丁巳，車駕至北平。此古北平也。舊志︰平州，隋為北平郡。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

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帥，讀曰率。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上，時掌翻。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杜佑曰︰鴨綠水，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源出靺鞨長白山，漢書謂之馬訾水，今謂之混同江。李心傳曰︰鴨綠水發源契丹東北長白山。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愼氏之地，今女眞居之。

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淖，奴敎翻。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渡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騎，奇寄翻；下同。將，卽亮翻；下同。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不以賊遺君父」，漢耿弇之言。乘，繩證翻。遺，于季翻。李世勣以為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勍，渠京翻。趨，七喻翻。衆心稍安。旣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陳，讀曰陣。與驍騎數十衝之，驍，堅堯翻。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郞將，斬張君乂。有功必賞，退懦必誅，則將士知所懲勸矣。勞，力到翻。上自將收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塡塹，塹，七豔翻。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從，才用翻。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重，直龍翻。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爇，如劣翻。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勝，音升。以其城為遼州。今大元遼陽府。

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衞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中，竹仲翻。為，于偽翻。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自登州東北海行至烏湖島，又行五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人浦、石人汪、橐駝灣，乃至烏骨江。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契，欺訖翻。苾，毗必翻。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陳，讀曰陣。中，竹仲翻。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從，才用翻。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暝，莫定翻。萬備，萬徹之弟也。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 唐紀十四起旃蒙大荒落（乙巳）六月，盡著雍涒灘（戊申）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貞觀十九年**（乙巳、六四五）觀，古玩翻。

**1**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降，戶江翻；下同。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幟，昌志翻。使，疏吏翻。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

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旣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言以其男女及財物為賞也。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帥，讀曰率；下同。冒，莫比翻；下同。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觀世勣此言，蓋少年為盜之氣習未除耳。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孥，音奴。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

先是，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妻『章︰十二行本「妻」上有「其」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子奔白巖。省事，吏職也，自後魏以來有之，賀拔岳之攻尉遲菩薩也，菩薩使省事傳語是也。先，悉薦翻。省，悉景翻。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為，于偽翻；下自為、彼為、汝為、當為同。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

契苾何力瘡重，契，欺訖翻。苾，毘必翻。上自為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刺，七亦翻。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怨，於元翻。

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

己亥，以蓋牟城為蓋州。

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安市，漢古縣，屬遼東郡；舊書薛仁貴傳作「安地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眞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後漢書東夷傳︰高句驪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賢曰︰按今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卽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卽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卽消奴部也。據北史，高麗五部各有耨薩，蓋其酋長之稱也。耨，奴屋翻。新書︰高麗大城置耨薩一，比都督也。麗，力知翻。靺鞨，音末曷。上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若高延壽出於上策，不知太宗何以應之！唯有江夏王道宗之計策耳。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度，徒洛翻。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東夷傳︰高句驪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陳壽曰︰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薛居正曰︰高麗官，其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對盧以下官，總十一級。列置州縣六十餘，大城置耨薩，比都督；小城置運使，比刺史。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芟，所銜翻。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斷，丁管翻。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此卽帝所謂上策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厥，九勿翻。騎，奇寄翻。誘，音酉。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易，以豉翻。陳，讀曰陣；下為陳、陳於、布陳、其陳同。

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冠，古玩翻。身親行陣，行，戶剛翻。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以獵為喻，指示獸蹤，則狗得以追殺。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度，徒洛翻。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長，直亮翻。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為上悔不用道宗策張本。夏，戶雅翻。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國強臣弒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脩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使，疏吏翻。紿，蕩亥翻。復，扶又翻。

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降，戶江翻。朝，直遙翻。行營備宮省之制，故亦有朝堂。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方合戰而雷電皆至。龍門人薛仁貴龍門，漢皮氏縣地；後魏曰龍門縣，幷置龍門郡；隋廢郡，以縣屬蒲州。唐武德初，為泰州治所；貞觀十七年州廢，屬絳州。薛仁貴自編戶應募。著奇服，大呼陷陳，著，陟略翻。呼，火故翻。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披，普彼翻。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唐制，武散階，游擊將軍，從五品下。仁貴，安都之六世孫，薛安都為將，以勇聞於宋、魏之間。名禮，以字行。

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斷，丁管翻。己未，延壽、惠眞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考異曰︰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與道宗將數萬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等十餘萬抽戈齊至，城內兵士復應開門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旣敗，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壤，為莫離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性命恩澤。』帝素狎勣，笑而頷之。」按勣後獨將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官虛美，乃勣諛辭耳。今不取。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語，牛倨翻。少，詩照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顙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聞，音問。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阬之，以靺鞨犯陣也。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他器械稱是。稱，尺證翻。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

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史言太宗有矜功之心。將，卽亮翻。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據舊史，其山本名六山。更，工衡翻。

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識，音志。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臚，陵如翻。高惠眞為司農卿。

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

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反接兩手縛之也。騎，奇寄翻。諜，達協翻；下同。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問行，問，古莧翻；下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諜，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支︰語，牛倨翻；下語爾同。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屩而遣之。屩，居灼翻，草履也。

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塹，七豔翻。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史言帝威懾絕域，所謂善師者不陳。

上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使，疏吏翻。上謂之曰︰「語爾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眞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驆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眞珠，啗以厚利，眞珠懾服不敢動。說，輸芮翻。啗，徒覽翻，又徒濫翻。懾，之涉翻。考異曰︰實錄︰「上謂近臣曰︰『以我量之，延陀其死矣。』聞者莫能測。」按太宗雖明，安能料薛延陀之死！今不取。九月，壬申，眞珠卒，卒，子恤翻。上為之發哀。為，于偽翻。

初，眞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長，知兩翻。種，章勇翻。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躁，則到翻。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眞珠卒，來會喪。旣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為薛延陀亂亡張本。

**2**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少，詩沼翻。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孫子兵法之言。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斷，丁管翻。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將，卽亮翻。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

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眞請於上曰︰「怒旣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易，以豉翻。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沮，在呂翻。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沙城卽卑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兇，許拱翻。倂力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徼，古堯翻。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勝，獨遼東之役，欲以萬全制敵，所以無功。

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縋，馳偽翻。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

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礮，與砲同，匹皃翻。壞，音怪。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塞，悉則翻。為，于偽翻。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離，力智翻。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塹，七豔翻。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見十八卷元光二年。不如秦穆用孟明，秦穆公使孟明帥師東伐，再為晉師所敗，穆公復用孟明。孟明增脩其政，帥師伐晉，晉人不敢出，遂霸西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

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屛跡不出。屛，必郢翻。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縑，幷絲繒也。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殿，丁練翻。

乙酉，至遼東。丙戌，渡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塡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將，卽亮翻。鞘，所交翻，鞭鞘也。按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弓頭為鞘。此所謂馬鞘，蓋馬鞍頭也。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塡道諸軍渡渤錯水，蒲溝，渤錯水，皆在遼澤中。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

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菟，同都翻。磨，莫臥翻。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考異曰︰實錄上云，「徙三州戶口入內地者，前後七萬人」；下癸丑詔書云，「獲戶十萬，口十有八萬」。蓋幷不徙者言之耳。新城、建安、駐驆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幾，音祁，近也。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少，詩照翻。復立所製碑，踣碑見上卷十七年。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力到翻。

丙午，至營州。營州至洛陽二千九百一十里。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將，卽亮翻。驍，堅堯翻。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漢遼西郡有臨渝縣。唐志，營州有渝關守捉城。杜佑曰︰臨渝關在平州盧龍縣城東百八十里。騎，奇寄翻。師古曰︰渝，音喻。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讙呼之聲，三日不息。讙，許爰翻。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號，戶高翻。宛轉於地，塵埃彌望。

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璹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元璹官。璹，殊玉翻。惡，烏路翻。

丙戌，車駕至定州。

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

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幷州，太子為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為，于偽翻。吮，徐兗翻。從，才用翻。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瘳，丑留翻。

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力將，卽亮翻；下同。夏，戶雅翻。薛延陀多彌可汗旣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河南者，北河之南，卽朔方、新秦之地。上遣左武候中郞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羸，倫為翻。誘，音酉。陳，讀曰陣。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里，耀威磧北而還。磧，七迹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高宗實錄云︰「會延陀死，耀威漠北而還。」其意指眞珠為延陀也。按眞珠憚太宗威靈，不敢入寇，又死在九月；而此云冬來寇，必非眞珠也。田仁會傳作十八年，亦誤也。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復，扶又翻。己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幷、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鎭朔州；武德三年，分幷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遼州樂平郡；八年，改曰箕州。後周置蔚州於漢代郡之靈丘，隋廢州，以靈丘縣屬肆州；唐武德六年，分肆州之靈丘、易州之飛狐地置蔚州。雲州，雲中郡，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其地實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恆安鎭，卽漢魏所都平城也。開元十八年，改定襄縣為雲中縣。蔚，紆勿翻。右衞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衞大將軍阿史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鎭勝州；勝州，隋之榆林郡。後魏舊有銀州，隋廢為儒林縣，屬綏州；貞觀二年，分綏州之儒林眞鄕縣復置銀州銀川郡，漢西河之圁陰、圁陽縣地也。圁，音銀。杜佑曰︰銀州，春秋白狄地，治儒林縣，漢圁陰縣地。丹州，古孟門河西之地；西魏置汾州義川郡，後改州為丹州。隋廢州及郡，以義川縣屬延州。義寧元年，分延州之義川、咸寧、汾川置丹州咸寧郡。坊州，春秋白狄之地；姚興置中部縣，後魏置中部郡。隋廢郡，以中部縣屬敷州。武德二年分鄜州，置坊州中部郡，以周天和七年，元皇帝放牧鄜州，於此置馬坊也，鄜，音膚。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鎭靈州；西魏於五原置西安州，後改為鹽州，隋廢州為鹽川郡，貞觀二年復置鹽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寒下，知有備，不敢進。

**3**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總吏、禮、戶部三尚書事。劉洎旣檢校民部尚書，又總吏、禮，是為三尚書事，民部之外，安得復有戶部哉！唐六典︰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民部為戶部。洎，其冀翻。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愼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因洎於上前先有誅有罪大臣之言，遂信譖者之言為然。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朝，直遙翻。處，昌呂翻。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賜自盡，卽賜死也，令自盡其命。考異曰︰實錄云︰「黃門侍郞褚遂良誣奏之曰︰『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不已。洎引中書令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帝以詰遂良；又證周諱之，洎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今不取。免其妻孥。」孥，音奴。

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選為勞，四時選始一百九十二卷元年。選，須絹翻。請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復，扶又翻。

**4**是歲，右親衞中郞將裴行方六典曰︰隋氏左·右親衞、左·右勳衞、左·右翊衞各置開府一人，武德七年改開府，各置中郞將一人，正四品下，掌各領其屬以宿衞，而各總其府事。將，卽亮翻。討茂州叛羌黃郞弄，大破之，貞觀八年，改會州汶山郡曰茂州，取界內茂滋山為名。後書︰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部落。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蜀之西山有弱水。

**二十年**（丙午、六四六）

**1**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去，騎，奇寄翻。部內騷然矣。

**2**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用漢六條也。『鄒︰以六條巡按州縣，整肅綱紀、察舉吏治。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屬，之欲翻。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3**二月，乙未，上發幷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幷州至京師一千三百六十里。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解，戶買翻。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驆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帳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是役也，不唯不用乘虛取平壤之策，乘勝取烏骨之策亦不用也。

**4**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旣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處，昌呂翻。間，古莧翻。離，力智翻。上命太子暫出遊觀，太子辭不願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道義；從之。

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辟仗者，衞士在駕前攘辟左右，止行人，所謂陳兵清道而後行也。辟，音闢。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橫刀者，用皮襻帶之，刀橫掖下。詰之，詰，去吉翻。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腰輿，令人舉之，其高至腰。有三衞誤拂御衣，親衞、勳衞、翊衞，謂之三衞。其人懼，色變。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

**5**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陝，失冉翻。讖，楚譖翻。又問術士程公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為？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將作少匠，從四品下。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柰何！公好去。」好去者，與之決別之辭。己丑，亮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沒其家。

歲餘，刑部侍郞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旣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稱，尺證翻。當，丁浪翻。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郞。

**6**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7**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伐高麗所得二州。

**8**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9**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使，疏吏翻；下同。幷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卽蘇文也。

**10**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婚；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為聘禮。于闐時兼有漢戎盧、扜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疏勒在葱嶺東北。判汗國，治葱嶺中都城。杜佑曰︰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去疏勒八九百里。

**11**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昵，尼質翻。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紇，下沒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多彌大敗。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衞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

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一曰烏羅渾，卽後魏之烏洛侯也。東鄰靺鞨，大抵風俗皆靺鞨也。將，卽亮翻。驍，堅堯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校，戶敎翻。靺鞨，音末曷。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師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於雲中，以阿史德為之長，衆稍盛。回紇攻而殺之，幷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俟，渠之翻。

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咄，當沒翻。去，羌呂翻。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

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種，章勇翻。朝，直遙翻。磧，七迹翻。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舊李勣傳云︰「詔勣以二百騎發突厥兵討擊。」今從鐵勒傳。乙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調，徒釣翻。

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為︰「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上，時掌翻。監，古銜翻。接對百寮，明習庶政，旣為京師重鎭，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俯從公道。」上以為忠，進位銀青光大夫。

**12**李世勣至鬱督軍山，考異曰︰勣傳作「烏德犍山」。唐曆云卽「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鐵勒傳云︰「至于天山。」今從唐曆。其酋長梯眞達官帥衆來降。帥，讀曰率。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衞大將軍。

**13**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為陳王。

**14**己巳，上行幸靈州。

**15**江夏王道宗兵旣渡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朝，直遙翻。庚午，車駕至浮陽。浮陽，舊書作「涇陽」，當從之。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後魏屬隴東郡，隋、唐屬京兆。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此時車駕蓋至京兆之涇陽。回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名遣入貢，跌，徒結翻。考異曰︰舊回紇鐵勒傳作「多覽葛」，今從實錄及本紀、唐曆。又回紇傳、陳彭年唐紀作「斛薩」，鐵勒傳作「解薛」。今從實錄。實錄又有契丹、奚，云十三姓。按契丹、奚本非薛延陀所統，又內附已久，嘗從征遼，非至此乃降。今從舊本紀。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分，扶問翻。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樂，音洛。賜其酋長璽書，璽，斯氏翻。遣右領軍中郞將安永壽報使。使，疏吏翻；下同。

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甘泉宮在京兆雲陽縣界磨石嶺，又曰磨盤嶺，又曰車盤嶺。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自車箱阪而上，阪在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縈紆曲折，單軌財通，上阪卽平原宏敞，樓觀相屬。以其曲折，故名。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言戎、狄之流殃構禍，乃自唐興運之初也。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處，昌呂翻。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混沌未分，謂之混元。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隴山時屬隴州汧源縣界。至西瓦亭，觀馬牧。原州平高縣南有瓦亭故關。瓦亭水出隴山，東北斜趣，西南流，經成紀、略陽、顯親界，又東南出新陽峽，入于渭，故有東、西瓦亭之別。九月，上至靈州，靈州在京師西北千二百五十里。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為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16**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合，狷，吉縣翻。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否，音鄙。瑀內不自得，旣數忤旨，數，所角翻。忤，五故翻。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

上嘗謂張亮曰︰「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好，呼到翻。瑀須臾復進曰︰復，扶又翻。「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朝，直遙翻。見，賢遍翻。怏，於兩翻。數，所具翻。「朕於佛敎，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脩其敎者翻受辜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殫人力以供塔廟。帑，他朗翻。藏，徂浪翻。祗，巨支翻。事並見梁紀。及乎三淮沸浪，三淮本之詩，淮有三州。五嶺騰煙，謂侯景旣亂，而蕭勃、元蘭又復亂於嶺南也。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熊蹯，楚成王事；雀鷇，趙武靈王事；引以喻梁武餓死於臺城。蹯，音煩。鷇，苦候翻。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施，式豉翻。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復，扶又翻。一迴一惑，在乎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帷扆之所，謂天子朝羣臣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悛，丑緣翻。可商州刺史，商州，漢弘農上洛、商縣地，晉置上洛郡，後魏置洛州，後周改商州。京師至商州二百八十一里。仍除其封。」

**17**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使，疏吏翻。伺，相吏翻。朝，直遙翻。

**18**丙戌，車駕還長安。

冬，十月，己丑，上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頓，欲於歲前專事保攝。十一月，己『張︰「己」作「乙」。』丑，詔祭祀、表疏、胡客、兵馬、宿衞，行魚契給驛、祭祀，謂郊廟社稷明堂也。表疏，在朝羣臣及四方所上者。胡客，四夷朝貢之客。兵馬，調遣征伐及番上宿衞者也。符寶郞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旣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鎭守，愼出納。五曰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敕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符，四方曰騶虞符，南方曰朱雀符，北方曰玄武符，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隨身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鎭守，則左右各十。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餘並取皇太子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19**十二月，己丑，羣臣累請封禪；從之。詔造羽衞送洛陽宮。

**20**戊寅，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砍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敕勒（原缺二十二字）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按閣本大明宮圖，玄武門右玄武殿後有紫蘭殿，大樂宴胡客，率引入玄武門。今此芳蘭殿，豈紫蘭殿邪？命有司□□□□『章︰十二行本「司」下四空格為「厚加給待」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熊校同。』每五日一會。

**21**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樂，音洛；下宴樂同。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蓼莪之辭。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行，戶剛翻。左右皆悲。

**22**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謂謁見於軍門，署為記室時也。上，時掌翻。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謂誅建成、元吉時也。貞觀之初選賢立政，謂遜直於王、魏在朝，文武隨能收敍也。觀，古玩翻。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鮮，少也。鮮，息淺翻。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復，扶又翻。久之，上幸芙蓉園，芙蓉園在京城東南隅，秦之隑州、漢之樂遊苑、唐之曲江，同此地也。長安志曰︰隋營宮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劉餗小說曰︰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曰芙蓉，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玄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乘，繩證翻。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丁未、六四七）

**1**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房玄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高士廉，長孫后之母舅也。士廉識帝於龍潛，因以甥女妻帝。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公勿復言！」復，扶又翻。帥左右自興安門出，按六典，大明宮南面五門，次西曰興安門。但貞觀以前，人主常居太極宮，高宗龍朔之後，方居大明宮。然此時已營永安宮，永安卽大明也。或者帝自永安宮而出興安門歟？按舊書高士廉傳︰上出興安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迎諫馬首。延喜門直皇城之東北隅，而興安門直大明宮城之西南隅，由大明之興安門至皇城之延喜門，其路迂且遠，意太極宮中別自有興安門也。帥，讀曰率。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柰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為，于偽翻。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鑾駕。」死者北首。夷衾，覆尸之衾。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首，式又翻。上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橋，長安故城橫門外有橋，曰橫橋。柩，音舊。橫，音光。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

**2**丙申，詔以回紇部為瀚海府，『鄒︰瀚海，今貝加爾湖。上並下文同。』僕骨為金微府，考異曰︰舊書作「金徽」。今從實錄、唐曆。多濫葛為燕然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府者，都督府也。燕，因肩翻。渾為皋蘭州，斛薛為高闕州，奚結為雞鹿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州，思結別部為蹛林州，白霫為寘顏州；蹛，音帶。寘，徒年翻。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繒，慈陵翻。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旣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使，疏吏翻。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屬，之欲翻。使為表疏。」疏，所去翻。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3**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應劭曰︰社首山在漢泰山郡博縣。晉灼曰︰山在鉅平縣南十二里。唐志︰兗州博城縣有社首山。餘並依十五年議。

**4**二月，丁丑，太子釋奠于國學。

**5**上將復伐高麗，復，扶又翻。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朝，直遙翻。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數，所角翻。更，工衡翻。埸，音亦。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耒，盧對翻。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衞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相如子虛賦曰︰「夫齊東陼鉅海，觀乎成山，射乎之罘，秋獵乎青丘，彷徨乎海外。」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晉天文志有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也。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衞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將，卽亮翻。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6**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帥，讀曰率。槎，士下翻，逆斫木也。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7**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脩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楊大年曰︰翠微宮在驪山絕頂。

**8**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皋蘭等七州，六都督，七州並見上。新書曰︰置燕然都護府於古單于臺。宋白曰︰在西受降城東南四十里。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9**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資格淺不得除正官，命於通事舍人班裏供奉。

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嚴︰「治」改「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郞王師旦知貢舉，屬，之欲翻。唐初以考功員外郞知貢舉，至開元間，考功員外郞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郞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郞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朝，直遙翻。詰，去吉翻。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10**壬辰，詔百司依舊啓事皇太子。

**11**庚辰，上御翠微殿，翠微宮之正殿也。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夏，戶雅翻。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行，下孟翻。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推，吐雷翻。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惡，烏路翻。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朝，直遙翻。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種，章勇翻。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褚遂良嘗知起居注；十八年，拜黃門侍郞，參綜朝政，不復兼史職，故曰嘗。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勝，音升。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12**李世勣軍旣渡遼，歷南蘇等數城，前漢書︰玄菟郡高句驪縣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高麗多背城拒戰，背，蒲妹翻。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3**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無忌領揚州都督，實不之任。

**14**丁丑，詔以「隋末喪亂，喪，息浪翻。邊民多為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使，疏吏翻；下同。燕，因肩翻。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15**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為戶『嚴︰「戶」改「民」。』部尚書。緯，于貴翻。時房玄齡留守京師，守，手又翻。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鬢。」髭，卽移翻。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考異曰︰唐曆云︰「居無何，改緯太子詹事。」今從舊傳。

**16**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17**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詔更營玉華宮於宜春『嚴︰「春」改「君」。』之鳳皇谷。玉華宮在宜春縣西四十里。庚戌，車駕還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8**八月，壬戌，詔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降，戶江翻。屢，力句翻，又音如字。加以河北水災，停明年封禪。

**19**辛未，骨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為玄闕州，拜其俟斤為刺史。使，疏吏翻。俟，渠之翻。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煑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骨利幹居瀚海北，產良馬。其地北距海，至京師最遠。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蓋近日出處。復，扶又翻。考異曰︰實錄、唐曆皆作「羊胛」。僧一行大衍曆義及舊天文志、唐統紀皆作「脾」。新天文志云︰「胹，羊髀。」按正言羊脾者，取其易熟故也。若煑羊胛及髀，則雖中國，通夕亦未爛矣。今從大衍曆義。

**20**己丑，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上，時掌翻。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長，知兩翻。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亙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左傳云︰川澤納汙，山藪藏疾。亙，古鄧翻。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言欲使天子解位也。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21**丁酉，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上；剌，盧達翻。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左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穆公以女妻之，圉將逃歸，謂之曰︰「與子歸乎？」嬴氏不敢從，圉遂逃歸。及晉公子重耳入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謂之辰嬴。賈季曰︰「辰嬴嬖於二君」是也。累，力瑞翻。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22**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十二州︰宣、潤、常、蘇、湖、杭、越、台、婺、括、江、洪也。艘，蘇遭翻。麗，力知翻。

**23**冬，十月，庚辰，奴剌啜匐俟友帥其所部萬餘人內附。奴剌部落居吐谷渾、党項之間，剌，來達翻。啜，陟劣翻。匐，蒲北翻。俟，渠之翻。帥，讀曰率；下同。

**24**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說，輸芮翻。種，章勇翻。為衆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騎，奇寄翻。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其地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勝，音升。時出抄掠薛延陀。抄，楚交翻。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張，知亮翻。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見，賢遍翻。又請身自入朝。朝，直遙翻；下同。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考異曰︰實錄，「詔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衞郞將韓華迎之。車鼻徒飾其辭，初無來意。韓華將招歌邏祿共劫之，車鼻覺其謀，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相射而死，調遮亦被殺。」今從舊突厥傳。

**25**癸卯，徙順陽王泰為濮王。濮，博木翻。

**26**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

**27**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為明州。東謝之南有西趙蠻，西抵昆明，南卽西洱河，山穴阻深，趙氏世為酋長。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28**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龜茲，音丘慈。訶，虎何翻。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自古相傳，西域有崑崙山，河源所出。又爾雅曰︰三成為崑崙丘，故曰崑丘道。使，疏吏翻。左驍衞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驍，堅堯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將，卽亮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29**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戊申、六四八）

**1**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去，羌呂翻。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治，直之翻。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隼，息尹翻。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夏，戶雅翻。少，詩沼翻。墮，讀曰隳。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愼哉！」太宗自疏其所行之過差者以戒太子，可謂至矣。然太子病於柔弱好內，乃無一言及此以警策之，人莫知其子之惡，信矣！易，以豉翻。

**2**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上親為調藥；為，于偽翻。使太子臨問；庚寅，薨。

**3**戊戌，上幸驪山溫湯。

**4**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為中書侍郞，參知機務。

**5**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眞德為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卒，子恤翻。樂浪，音洛瑯。使，疏吏翻。

**6**丙午，詔以右武衞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衞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艦，戶黯翻。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7**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長孫無忌蓋總三省之事。

**8**戊申，上還宮。

**9**結骨自古未通中國，杜佑曰︰結骨在回紇西北三千里。聞鐵勒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俟，渠之翻。屈，居勿翻。阿，烏葛翻。棧，士限翻。朝，直遙翻。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睛，音精。有黑髮者以為不祥。上宴之於天『張︰「天」作「大」。』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謂武德九年，頡利犯便橋時也。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為怪邪！」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為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為右屯衞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燕，因肩翻。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隸營『章︰十二行本「營」作「靈」；乙十一行本同。』州都督。

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長，知兩翻。使，疏吏翻。見，賢遍翻；下引見同。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幾，居豈翻。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司馬云︰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曰︰山以草木為髮。

**10**上營玉華宮，程大昌曰︰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覆，敷又翻。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宮、百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己卯，畋于華原。華原、宜君、銅官，漢雲陽祋祤之地。後魏於華原置北雍州，西魏改為宜州，又置北地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以縣屬京兆。唐初復置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而以華原復屬於京兆。

**11**中書侍郞崔仁師坐有伏閤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連州，漢桂陽、陽山之地，梁置陽山郡，隋置連州，大業初，廢州為熙平郡，唐復為連州。連州在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舊傳「流龔州」。今從新、舊本紀。

**12**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

**13**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顚、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弩失畢」當作「布失畢」，龜茲王也。

**14**庚子，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號，諡曰愍；使三品護葬，備鹵簿儀衞，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

**15**充容長城徐惠唐會要曰︰舊制，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長城縣，屬吳興郡，今湖州長興縣是也。惠，徐孝德之女。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喪，息浪翻；下喪國同。昔秦皇幷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魏、蜀、吳三方鼎峙，至晉混一。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又曰︰「雖復茅茨示約，易，以豉翻。復，扶又翻。猶興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伎，渠綺翻。喪，息浪翻。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 唐紀十五起著雍涒灘（戊申）四月，盡旃蒙單閼（乙卯）九月，凡七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貞觀二十二年**（戊申、六四八）觀，古玩翻。

**1**夏，四月，丁巳，右武候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破之。松外諸蠻依阻山谷，亦屬古南中之地，蓋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也。新志︰松外蠻在巂州昌明縣徼外。

初，巂州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蹔降復叛，請出師討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此卽漢武帝欲通之道，而為昆明所蔽者也。巂州，漢邛都夷之地，武帝開置越巂郡。後周武帝置嚴州，唐為巂州。巂，音髓。上，時掌翻。蹔，與暫同。降，戶江翻。復，扶又翻。洱，乃吏翻。敕建方發巴蜀十三州兵討之。十三州︰益、眉、榮、梓、利、綿、遂、巴、盧、渠、達、集、渝也。蠻酋雙舍帥衆拒戰，酋，慈由翻。帥，讀曰率；下同。建方擊敗之，敗，補邁翻。殺獲千餘人。羣蠻震懾，亡竄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諭以利害。懾，之涉翻。使，疏吏翻。皆來歸附，前後至者七十部，戶十萬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為縣令，長，知兩翻；下同。各統所部，莫不感悅。因遣使詣西洱河，新書曰︰西洱河蠻道，由郞州走三千里。時建方自巂州道千五百里遣奇兵奄至其地。其帥楊盛大駭，具船將遁，使者曉諭以威信，盛遂請降。帥，所類翻。降，戶江翻。其地有楊、李、趙、董等數十姓，各據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不相統壹，語雖小訛，其生業、風俗，大略與中國同，自云本皆華人，其所異者以十二月為歲首。『鄒︰殷正建丑。史記歷書︰殷正以十二月。』

**2**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衆內附，奚、契丹酋領皆稱為辱紇主。契，欺訖翻，又音喫。帥，讀曰率。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為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3**甲子，烏胡鎭將古神感烏胡鎭當置於海中烏胡島。自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而後至烏湖島；又三百里北渡烏湖海。姓譜，周太王去邠適岐，稱古公，因氏焉。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易山」，新書作「曷山」。將，卽亮翻。麗，力知翻。騎，奇寄翻。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4**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厥，九勿翻。咄，當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邏，郞佐翻。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陸奔吐火羅，見一百九十六卷十六年。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鉢城守捉，蓋卽莫城也；以賀魯後立為沙鉢羅葉護可汗，故改城名也。處，昌呂翻。拜左驍衞將軍。驍，堅堯翻。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為鄕導，龜茲，音丘慈。鄕，讀曰嚮。仍從數十騎入朝。朝，直遙翻。上以為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為賀魯後叛張本。

**5**五月，庚子，右衞率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東宮十率府，各有長史，正七品上。新書作「那伏帝阿羅那順」，無「王」字。率，所律翻。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強，四天竺皆臣之，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或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餺和羅城。杜佑曰︰天竺，塞種也。顏師古曰︰塞，釋也。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使，疏吏翻。卒，子恦翻。帥，讀曰率。從，才用翻。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泥婆羅國直吐蕃之西樂陵川，臣於吐蕃。吐，從暾入聲。騎，奇寄翻。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餺和羅城，帥，讀曰率。餺，音博。新書曰︰茶餺和羅城濱伽毗黎河。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溺，奴狄翻。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衆，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餘衆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衞江，水經註曰︰崑崙山，釋氏曰阿耨達山，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注于蒲昌海，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為中國河。其崑崙山西，有大水出焉，白新頭河，西南流逕烏長國，又東南流逕中天竺國，亦曰恆河，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衞國北。所謂乾陀衞江蓋卽此也。師仁進擊之，衆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降，戶江翻。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唐制︰文散階朝散大夫，從五品下。朝，直遙翻。散，悉亶翻。

**6**六月，乙丑，以白霫別部為居延州。霫，而立翻。

**7**癸酉，特進宋公蕭瑀卒，太常議諡曰「德」，尚書議諡曰「肅」。周公諡法︰剛德克就曰肅。諡，時利翻。上曰︰「諡者，行之跡，當得其實，行，下孟翻。可諡曰貞褊公。」賀琛諡法︰直道不橈曰貞；儉嗇無德曰褊；心隘政急曰褊。子銳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為之營第，為，于偽翻。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乃命卽瑀第而營之。

**8**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畜，許救翻。乘，繩證翻。艦，戶黯翻。屬，之欲翻。復，扶又翻。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領左右府，亦分為左、右，各有長史，此卽左、右千牛府也。強，其兩翻，姓也。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長，直亮翻。行，下孟翻。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趣，七喻翻。

**9**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相，息亮翻。屈，居勿翻。啜，陟劣翻。帥，讀曰率。

**10**初，左武衞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武連縣時屬始州，始州後改劍州。武安縣，漢屬魏郡，晉屬廣平郡，後周、隋屬洛州。左、右武衞將軍乃南牙諸衞將軍；直玄武門，則掌北門宿衞。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見，賢遍翻。惡，烏路翻；下深惡同。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行酒令者，一人為令伯，餘人以次行之。下文使各言小名，卽酒令也。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華，戶化翻。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屛人語。員，音運，姓也。數，所角翻。屛，必郢翻。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妖，於喬翻。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

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王，于況翻。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幾，居希翻。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11**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守，手又翻。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悴，秦醉翻。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上，時掌翻。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見一百九十三卷五年。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明謹用刑，重人命也。踴躍用兵，則忘人命之為重矣。引彼形此，玄齡之言可謂深切著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說到此，分明見得高麗不必征。當時在朝之臣諫東征者，未有能及此者也，此是忠誠懇切中流出。為，于偽翻。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勝，音升。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相，息亮翻。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衞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新贊作「房、杜濟以文」。將，卽亮翻。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12**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3**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東陽郡，隋平陳，置婺州。舫，甫妄翻。艘，蘇遭翻。

**14**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

**15**九月，庚辰，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衆悉降。降，戶江翻。

**16**癸未，薛萬徹等伐高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裴行方副萬徹東伐，見上卷上年。象州，漢潭中中溜縣之地，隋為始安郡桂林縣，唐武德四年，置象州桂郡，以象山名州。

**17**己丑，新羅奏為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18**己亥，以黃門侍郞褚遂良為中書令。

**19**強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強，其兩翻。邛，渠容翻。獠，魯皓翻。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衞將軍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自劍門關以南謂之劍外，內京師而外諸夏也。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脆，此芮翻。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船庸，艘，蘇遭翻。復，扶又翻。二事倂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上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20**冬，十月，癸丑，車駕還京師。

**21**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紇，下沒翻。『鄒︰杜預曰︰上淫曰蒸。』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燕，因肩翻。誘，音酉。騎，奇寄翻。上恐回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回紇由是又微。見，賢遍翻。

**22**阿史那社爾旣破處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趨，七喻翻。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十六年，郭孝恪破焉耆，立栗婆準為王，而阿那支殺之，今也罪人斯得。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新書曰︰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為王。此從舊書。從，才用翻。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磧口」，新、舊書作「磧石」。龜茲都伊邏盧城，北倚白山，亦曰阿羯田山。將，卽亮翻。磧，七迹翻。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右驍衞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顚帥衆五萬拒戰。相，息亮翻。羯，居謁翻。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23**甲戌，以迴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衞大將軍翊左郞將婆閏為左驍衞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驍，堅堯翻。俟，渠之翻。考異曰︰舊回紇傳云︰「詔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統五啜，五俟斤，二十餘部，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程。回紇不肯西屬突厥。」按賀魯時為將軍，自多邏斯水入居庭州，永徽二年乃西遁，自稱可汗，所統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唐未嘗以回紇隸之也。今不取。

**24**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帥，所類翻；下別帥同。並帥，讀曰率。以契丹部為松漠府，杜佑曰︰松漠之地，在柳城郡之北。以窟哥為都督；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峭落州、無逢州、羽陵州、白連州、徒何州、萬丹州、疋黎州、赤山州、幷松漠府為九州。峭，七笑翻。以奚部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督；樂，音洛。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弱水州、祁黎州、洛瓌州、太魯州、渴野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校，戶敎翻。

**25**十二月，庚午，太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兩京新記︰西京外城，朱雀街東第三橋，皇城之東第一街進業坊，隋無漏寺之故基，太子卽其地建寺，為文德皇后祈福，竹木森邃，為京城觀游之最。雍錄曰︰慈恩寺在朱雀街東第三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名曰進昌坊，寺南臨黃渠，竹木森邃。為，于偽翻。

**26**龜茲王布失畢旣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自安西府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四百餘里至撥換城。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顚。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幷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降，戶江翻；下同。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復，扶又翻；下利復同。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郞中崔義超倉部郞，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屬戶部。義超以是官從軍。召募得二百人，衞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山北，蓋白山之北也。趣，七喻翻。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

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衞郞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為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闐，徒賢翻，又徒見翻。社爾勒石紀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27**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衞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假賀魯以羽翼，正速其叛耳。驍，堅堯翻。纛，徒到翻。

**28**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相，息亮翻。見，賢遍翻。春秋，眞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衞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己酉、六四九）

**1**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衞中郞將。龜茲，音丘慈，又音屈佳。將，卽亮翻。考異曰︰實錄云「左武衞翊衞中郞將」，舊傳為「武翊衞中郞將」。按會要，武德五年，改左、右翊衞為左、右衞。然則於時已無翊衞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衞之官。今去「翊衞」字。按唐六典，左、右衞有親、勳、翊三衞中郞將，其餘諸衞府各有翊衞中郞將，「翊衞」二字，恐不可去。

**2**西南徒莫祗等蠻內附，以其地為傍、望、覽、丘四州，隸朗州都督府。徒莫祗蠻在爨蠻之西。「朗州」，當作「郞州」。武德元年，開南中，仍舊置南寧州，貞觀八年，改為郞州，以其地本夜郞國也。

**3**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衞郞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舊書云︰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遣其子菴鑠入朝，帝嘉之，為置新黎州。朝，直遙翻。降，戶江翻。考異曰︰高宗實錄云︰「初，突厥車鼻可汗遣其子車鉢羅入貢，太宗遣使徵之，不至。太宗大怒，遣右驍衞郞將高侃引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其下諸部落相次歸降。其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泣諫其父，請歸國；車鼻不聽。羯漫陀遂背父來降，以其地為新黎州。」舊傳云︰「二十三年，遣右驍衞郞將高侃潛引回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執闕俟利發、乃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帥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衞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今從太宗實錄。

**4**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此因穆天子傳西王母觴天子於瑤池之上而命名也。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衞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瑤池都督。

**5**三月，丙辰，置豐州都督府，使燕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

**6**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顯道門外，赦天下。丁卯，敕太子於金液門聽政。按唐六典︰城門郞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明德等門為京城門，朱雀等門為皇城門，承天等門為宮城門，嘉德等門為宮門，太極等門為殿門。通內諸門，並同上閤門，顯道、金液，其亦通內諸門之門歟？圖志不能盡載耳。

**7**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宮。

**8**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史言太宗以機數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機心而事君。杜佑曰︰疊州去京師千三百四十里。孫愐曰︰疊州自秦至魏，諸羌據焉，周武帝逐諸羌，乃置疊州，蓋以山重疊名之。

**9**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衞景武公李靖薨。

**10**上苦利增劇，『鄒︰利，同「痢」。淮南子墬形訓︰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太子晝夜不離側，離，力智翻。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含風殿，在翠微宮。上臥，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悲不自勝；勝，音升。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己巳，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臥內，復，扶又翻。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武、許之間二臣，玉几之命猶在高宗之耳，何遽忘之邪！間，古莧翻。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年五十有三。

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處分衆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號，戶高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祕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騎，奇寄翻。將，卽亮翻。從，才用翻。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輿，侍衞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為侍中，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侍郞高季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卽位。太極殿，西內正朝，於此發喪，太子於柩前卽位。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為部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剺面、割耳，流血灑地。朝，直遙翻。剺，里之翻。

六月，甲戌朔，高宗卽位，赦天下。

**11**丁丑，以疊州都督李勣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李世勣去「世」字，避太宗二名也。守，手又翻。

**12**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先，悉薦翻。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孔穎達曰︰曲禮，卒哭乃諱。註云︰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衞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按昭七年，衞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衞齊惡。今衞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

**13**癸未，以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制︰三公正一品。無忌旣為太尉，而令同中書門下三品，當時朝議之失也。癸巳，以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14**阿史那社爾之破龜茲也，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王伏闍信入朝，說，輸芮翻。闍，視遮翻。朝，直遙翻。社爾從之。秋，七月，己酉，伏闍信隨萬備入朝，詔入謁梓宮。

**15**八月，癸酉，夜，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16**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嵕山。廟號太宗。自唐太宗後，為臣子者率稱其君之廟號，豈非子孫臣民亦病其諡號太多非實，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之義微乎！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

**17**丁酉，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君廟應毀，弘農府君，魏弘農太守重耳也，於高宗為七世祖，親盡應毀。請藏主於西夾室，從之。太廟有東西夾室，夾太室兩旁，故謂之夾室。

**18**九月，乙卯，以李勣為左僕射。行先帝之治命也。

**19**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五州︰舍利州、思辟州、阿史那州、綽州、白登州。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史只載蘇農州、阿德州、執失州、拔延州，餘二州逸。

**20**乙亥，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見，賢遍翻。唯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號，戶高翻。處，昌呂翻。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治，直之翻。

**21**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馬都尉，漢武帝置三都尉︰曰奉車都尉，曰駙馬都尉，曰騎都尉。唐以騎都尉為勳官，駙馬都尉以授尚主者，奉車都尉不復除授。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卽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吐蕃以太宗晏駕，固有輕中國之心矣。

**22**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諱治，字為善，小字雉奴，太宗第九子也。文明元年，諡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天寶八載，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號高宗天皇太聖大弘孝皇帝。

## 永徽元年（庚戌、六五○）

**1**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2**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后，思政之孫也。王思政為西魏守潁川，沒於東魏。以后父仁祐為特進、魏國公。

**3**己未，以張行成為侍中。

**4**辛酉，上召朝集使，朝，直遙翻。使，疏吏翻。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治，直吏翻。

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以帝之尊任二人如此，武后譖而去之，雖隊諸淵不悔也。哲婦之為鴟梟也尚矣。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觀，古玩翻。

**5**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旣公除，欲以今秋成婚。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上，時掌翻。為，于偽翻。衰，倉回翻。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婚。」上從之。

**6**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王，素節為雍王。帝後宮鄭生孝，楊生上金，蕭淑妃生素節。雍，於用翻。

**7**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卒，子恤翻。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相，息亮翻。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強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

**8**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騎，奇寄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9**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為王。事見太宗貞觀二十六年。唐兵旣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酋，茲由翻。長，知兩翻。更，工衡翻。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復，扶又翻。遣歸國，撫其衆。

**10**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衞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處，昌呂翻。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為衞將軍。唐無衞將軍，「衞」字之上須有脫字。於是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都督。新書作「蘇農二十四州」，舊書作「一十四州」。又考是後調露元年，溫傅、奉職二部反，二十四州皆叛應之，則「二」字為是。然單于都護府所領見於史者，蘇農等四州，舍利等五州及桑乾府所領郁射、藝失、卑失、叱略等四州，呼延府所領賀魯、葛邏、跌等三州，財十九州耳，其五州逸，無所考。又有定襄、呼延二都督而無狼山都督，是其廢置離合，不可詳也。狼山府，顯慶三年廢為州。「金徽」當作「金微」。瀚海都護府領瀚海、金微、新黎、幽陵、龜林、堅昆六都督府，其一逸；仙萼、浚稽、余吾、稽落、居延、窴顏、榆溪、渾河、燭龍凡八州。宋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西南至東受降城百二十里。瀚海都護後移於回紇本部。乾，音干。

**11**癸亥，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炙轂子曰︰惟絹油之製及帽油，陳始有之。樂，音洛。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悅為之為，于偽翻。考異曰︰舊書那律傳云︰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有此語，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唐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12**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13**己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陽武縣，漢屬河南郡，自晉以來屬滎陽郡。監，工銜翻。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有譯語人。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大理少卿張叡冊以為準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淮估為定！估，音古。叡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為同州刺史，叡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14**十二月，庚午，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都督謝法興、與黔州都督李孟嘗討琰州叛獠；「梓州」，當作「牂州」。武德三年，牂柯蠻酋謝龍羽降，以其地置牂州。「兗州」當作 「充州」，武德三年，以牂柯蠻別部置。琰州，亦蠻州，貞觀四年置。皆屬黔州都督府。黔，音琴。獠，魯皓翻。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為獠所殺。

**二年**（辛亥、六五一）

**1**春，正月，乙巳，以黃門侍郞宇文節、中書侍郞柳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奭，亨之兄子，柳亨，西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竇誕之壻也，亨妻卽襄陽公主之女。王皇后之舅也。

**2**左驍衞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驍，堅堯翻。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宿衞，授右驍衞中郞將，尋復遣歸。咥運乃說其父擁衆西走，說，輸芮翻。復，扶又翻。擊破乙毗射匱可汗，倂其衆，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雙河西南抵賀魯牙帳二百里。千泉屬石國界，又在賀魯牙帳西南。新書曰︰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贏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地，因名之。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啜，努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咄，當沒翻。啜，步劣翻。俟，渠之翻。勝，音升。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咥運為莫賀咄葉護。咥，徒結翻。

**3**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卒，子恤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衞將軍，遣還國。

**4**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鄒︰亮陰，亦作「諒陰」、「諒闇」，本義謂凶廬，借指居喪。書·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數，所角翻。引彈，徒旦翻。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左傳，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朕以王至親，不能『張︰「能」作「忍」。』致王於法，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

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惲，於粉翻。好，呼到翻。斂，力贍翻。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勝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大慙。

**5**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西州交河縣北行八十里入谷，又百三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百六十里至庭州蒲類縣，屬西州，後屬庭州，又改為後庭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候『嚴︰「候」改「衞」。』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餘里。右驍衞將軍高德逸、右武候將軍薛『嚴︰「薛」改「薩」。』孤、吳仁為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成州，漢武都上祿、下辨之地，後魏置仇池郡。漢陽郡南秦州，西魏改曰成州。雍州，京兆郡。雍，於用翻。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紇，下沒翻。

**6**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天帝，註已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二年。五人帝︰東方帝太皞、西方帝少皞、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

**7**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為左僕射，張行成為右僕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8**己卯，郞州白水蠻反，寇麻州，白水蠻與青蛉、弄棟接，隸郞州。麻州，貞觀二十二年分郞州置。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

**9**九月，癸巳，廢玉華宮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宮為萬年宮。更，工衡翻。

**10**庚戌，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牆盜左藏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左、右武候，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有引駕仗三衞六十人，引駕佽飛六十六人。左、右藏，晉始有之，唐因而不改，各有令一人。宋白曰︰唐制︰左、右金吾有引駕仗百四十人，以三衞人數充。左藏掌邦國庫藏，右藏掌國寶貨。藏，徂浪翻。『鄒︰糾繩，糾舉懲處。』乃自為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眞諫議也！」

**11**閏月，長孫無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上，時掌翻。甲戌，詔頒之四方。

**12**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13**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

**14**癸酉，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鷹隼及犬馬者，罪之。」隼，息允翻。

**15**戊寅，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檐莫各帥種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特浪、辟惠皆生羌也。是年，以其地置蓬魯等三十二州，屬茂州都督府。酋，茲由翻。檐，余廉翻。帥，讀曰率。種，章勇翻。

**16**竇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義州，漢猛陵縣地，梁置永業郡，隋改為懷德縣，屬瀧州，唐武德五年，置南義州，貞觀二年，曰義州。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17**郞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蠻酋禿磨蒲及儉彌于帥衆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為州縣。昆州，漢益州郡地，隋置昆州，以亂廢。唐武德初，開南中，復置。柘東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青蛉，漢武帝開為縣，屬越巂郡。弄棟縣屬益州郡，晉並屬雲南郡，後屬興寧郡，隋亂，與中國絕，唐以青蛉地置髳州，弄棟地置裒州。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勃弄屬漢永昌郡界，唐武德七年，置南雲州，貞觀八年，更名匡州。恆扇誘弄棟，欲使之反。恆，戶登翻。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相接，葉榆亦漢武帝開為縣，有葉榆澤，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郡，晉屬雲南郡，後分屬東河陽郡。人衆殷實，多於蜀川，無大酋長，好結讎怨，好，呼到翻。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敕許之。

**18**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邪，音耶。單，音善。與突厥賀魯相結。

**19**是歲，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壬子、六五二）

**1**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2**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新書︰牢山亦曰賭蒲，東北距烏德犍山，度馬行十五日。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騎，奇寄翻。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討，而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上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中廐，猶言內廐也。上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復，扶又翻。

**3**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4**丙子，上饗太廟；丁亥，饗先農，躬耕藉田。漢儀︰天子正月親耕藉田，告祠先農。先農卽神農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唐制，天子以孟冬吉亥享先農，而遂以耕藉。

**5**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門樓，唐六典︰長安皇城西南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西直京城之開遠門。觀百戲。乙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為，于偽翻。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鞠以韋為之，實以柔物，今謂之毬子。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好，呼到翻。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易，以豉翻。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為誡。」

**6**三月，辛巳，以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郞三原韓瑗守黃門侍郞、同中書門下三品。瑗，于眷翻。

**7**夏，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顚。自餘皆屯聚保險，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降，戶江翻。西南蠻遂定。

**8**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則薨。澧，音禮。

**9**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幷、汾步騎萬人往茂州。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置之於薛延陀故地也。將，卽亮翻。發薛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10**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無子，柳奭為后謀，為，于偽翻。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子，冀其親己；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乙丑，以于志寧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

**11**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戶部尚書卽民部尚書，避太宗諱，改焉。進戶，新增進之戶也。少，詩沼翻。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見，賢遍翻。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卽今戶三百八十萬。」卽今，猶言當今也，唐人多有此語。履行，士廉之子也。

**12**九月，守中書侍郞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

**13**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弘化公主，貞觀十三年降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長，知兩翻。

**14**癸巳，濮『章︰十二行本「濮」下有「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王泰薨於均州。濮，博木翻。

**15**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公主驕恣甚，房玄齡薨，公主敎遺愛與兄遺直異財，旣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太宗深責讓主，由是寵衰；主怏怏不悅。怏，於兩翻。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寶枕，浮屠，正號曰佛陀，與浮屠音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謂之浮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云主所賜。主與辯機私通，餉遺億計，餉遺，唯季翻。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主益怨望，太宗崩，無戚容。上卽位，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相訟，直更，工衡翻。遺愛坐出為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庸地，西魏置光遷國，後周改曰遷州，隋改曰房州，尋廢州為房陵郡，唐復曰房州。遺直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勗等數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禨祥。掖庭局令，從七品下，宦者為之，屬內侍省，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司其除附。禨，居希翻，又其旣翻。

先是，駙馬都尉薛萬徹高祖女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先，悉薦翻。坐事除名，徙寧州刺史，入朝，與遺愛款昵，朝，直遙翻。昵，尼質翻。對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荊王元景為主。」元景女適遺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嘗自言，夢手把日月。駙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柴紹尚高祖女平陽公主。尚巴陵公主，巴陵公主，太宗之女。除衞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黜遺直，奪其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累，力瑞翻。上令長孫無忌鞫之，令，力丁翻。長，知兩翻。更獲遺愛及主反狀。

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為類己，欲立為太子，無忌固爭而止，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由是與無忌相惡。恪名望素高，為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絕衆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紇干承基得免死。事見一百九十六卷、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

**四年**（癸丑、六五三）

**1**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荊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匄，居大翻。兵部尚書崔敦禮以為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效死力，豈不佳，尚辰羊翻。為，于偽翻。乃坐房遺愛殺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

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衞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高祖女九江公主下嫁執失思力。夏，戶雅翻。驍，堅堯翻。並坐與房遺愛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下，遐嫁翻。節頗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戊子，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置巴州；愔，於今翻。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銅陵縣，漢允吾縣地，屬合浦郡。宋置瀧潭縣，屬新寧郡；隋改為銅陵縣，屬端州；唐初屬春州。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玄齡配饗。鄭樵曰︰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燕於庭，死則降在庭位，謂之配饗。

**2**開府儀同三司李勣為司空。

**3**初，林邑王范頭利卒，卒，子恤翻。子眞龍立，大臣伽獨弒之，盡滅范氏。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之壻婆羅門為王。國人咸思范氏，復罷婆羅門，復，扶又翻。立頭利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治，直之翻。有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也，父為頭利所殺，南奔眞臘，眞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貞觀初，幷扶南，有其地。大臣可倫翁定遣使迎而立之，使，疏吏翻；下同。妻以女王，妻，七細翻。衆然後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貢。

**4**秋，九月，壬戌，右僕射北平定公張行成薨。諡法︰純行不爽曰定。甲戌，以褚遂良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選，須絹翻。

**5**冬，十月，庚子，上幸驪山溫湯；乙巳，還宮。

**6**初，睦州女子陳碩眞吳孫權分丹楊立新安郡，隋仁壽三年置睦州，大業初，廢州為遂安郡，唐復為睦州。以妖言惑衆，妖，於喬翻；下同。與妹夫章叔胤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甲子夜，叔胤帥衆攻桐廬，陷之。吳分富春立桐廬縣，屬吳郡，隋、唐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東一百五里。項安世曰︰桐廬縣，魏黃初四年，吳置，以桐溪側有大椅樹，垂條偃蓋，旁蔭數畝，遠望如廬，因謂之桐廬。帥，讀曰率。碩眞撞鍾焚香，撞，直江翻。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於潛縣，漢屬丹楊郡，晉、宋屬吳興郡，梁、陳屬錢唐郡，隋、唐屬杭州。宋白曰︰吳越春秋，秦徙大越鳥語之人寘之朁。闞駰十三州志︰「朁」，讀為「潛」。吳錄、地理志︰縣西有朁山。舊「朁」字無「水」，至隋加「水」。於，如字。進攻歙州，不克。歙，音攝。敕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討之。碩眞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將，卽亮翻；下同。刺史崔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眞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衆兇懼。兇，許勇翻。司功參軍崔玄籍曰︰功、倉、戶、兵、法、士參軍，所謂州判司也。「起兵仗順，猶且無成，況憑妖妄，其能久乎！」義玄以玄籍為前鋒，自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戍，遇賊，與戰。左右以楯蔽義玄，楯，食尹翻。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致死！」命撤之。於是士卒齊奮，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衆歸首；歸首，式又翻。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降，戶江翻。十一月，庚戌，房仁裕軍合，獲碩眞、叔胤，斬之，餘黨悉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天子耳目官也，非以賞功。厥後崔義玄承中宮旨繩長孫無忌等，豈不忝厥官哉！

**7**癸丑，以兵部尚書崔敦禮為侍中。

**8**十二月，庚子，侍中蓨憲公高季輔薨。諡法︰博聞多能曰憲。蓨，音條。

**9**是歲，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眞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甲寅、六五四）

**1**春，正月，壬戌，羌酋凍就內附，以其地置劍州。凍就，特浪生羌卜樓大首領也。劍州羈縻，屬松州都督府。

**2**三月，戊午，上行幸萬年宮。考異曰︰實錄戊午以下，皆為二月。按長曆，二月丁丑朔，無戊午。戊午，三月十二日也。

**3**庚申，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

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考異曰︰新、舊唐書或作「蕭淑妃」，或作「蕭良娣」。實錄皆作「良娣」，廢王后詔亦曰「良娣蕭氏」。按當時後宮位號無良娣名，唯漢世太子宮有良娣。疑高宗在東宮時，蕭為良娣，及卽位，拜淑妃也。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才人，晉武帝所制爵，視千石以下；宋、齊之時，以為散職；梁於九嬪之下，置五職、三職，才人位列三職，比駙馬都尉；唐承隋制，才人五人，正五品。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為尼。長安志曰︰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仙，其年卽以安業坊濟度尼寺為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為尼以處之。程大昌曰︰以通鑑及長安志及呂大防長安圖參定，通鑑言武氏在感業寺，長安志在安業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末，則安業者是也。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長，知兩翻。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間，古莧翻。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長髮，長，知兩翻。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間，古莧翻。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數，所角翻。未幾大幸，幾，居豈翻。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章︰十二行本「臣」下有「徧贈屈突通等」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而武士彠預焉。為廢皇后、淑妃張本。彠，一虢翻。

**4**乙丑，上幸鳳泉湯；鳳泉湯在岐州郿縣。乙『章︰十二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巳，還萬年宮。

**5**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波斯國居達遏水之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以為國號。杜佑曰︰波斯國卽條支之故地，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為號。大食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質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衆裒亡命於恆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國人往討，皆大敗而還，於是遂強。殺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大食兵去，吐火羅發兵立卑路斯為波斯王而還。

**6**閏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其地近古輪臺，屬北庭都護府。

**7**丁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此萬年宮之玄武門也。唐離宮諸門，蓋略倣宮城之制。宿衞士皆散走。右領軍郞將薛仁貴曰︰唐制︰自左、右衞至左、右金吾衞，其屬各有左、右中郞將府，有中郞將及左郞將、右郞將。將，卽亮翻。「安有宿衞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桄，枯黃翻，門前橫木也。呼，火故翻。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溺衞士及麟遊居人，隋文帝於岐州之北置仁壽宮。大業初，置普潤縣。義寧二年，於宮獲白麟，因分普潤於宮置麟遊縣。仁壽宮，唐改為九成宮，又改曰萬年宮。溺，奴狄翻。死者三千餘人。

**8**壬辰，新羅女王金眞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

**9**六月，丙午，恆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恆，戶登翻。沱，徒何翻。

**10**中書令柳奭以王皇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政事；癸亥，罷為吏部尚書。

**11**秋，七『章︰十二行本「七」作「九」；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月，丁酉，車駕至京師。

**12**戊戌，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唐制︰常朝諸衞皆立仗，仗下宰執、諫官奏事。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上，時掌翻。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13**冬，十月，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雇者，以錢若物酬其功庸，不徒役其力也。雍，於用翻。癸丑，雍州參軍薛景宣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三年、五年。上，時掌翻；下同。今復城之，復，扶又翻。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14**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契丹；麗，力知翻。將，卽亮翻。靺鞨，音末曷。契，欺訖翻，又音喫。松漠都督李窟哥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窟，苦骨翻。敗，補邁翻。

**15**是歲大稔，洛州粟米斗兩錢半，秔米斗十一錢。秔，音庚，稻之不黏者。『鄒︰秔，俗作粳。』

**16**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更，工衡翻。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為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伺，相吏翻。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

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覆，敷又翻。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數，所具翻。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散，悉亶翻。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從，千容翻。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上於無忌官庶孼又有橫賜，意可知矣，無忌欲格其非心，則辭而不受可也。為無忌得罪張本。數，所角翻。折，之舌翻。

**六年**（乙卯、六五五）

**1**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還宮。

**2**己丑，巂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車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胡叢，劍山招討使所領五部落之一也；顯養、車魯亦各蠻種。「車魯」，新書作「東魯」。巂，音髓。

**3**庚寅，立皇子弘為代王，賢為潞王。

**4**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使，疏吏翻。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衞中郞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將，卽亮翻。

**5**夏，五月，壬午，名振等渡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渡貴端水逆戰，按舊書程名振傳，貴端水當在新城西南。少，詩沼翻。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6**癸未，以右屯衞大將軍程知節為葱山道行軍大總管，葱山卽葱嶺。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7**壬辰，以韓瑗為侍中，瑗，于眷翻。來濟為中書令。

**8**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厭，於葉翻，又一琰翻。考異曰︰舊傳云︰「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故廢。」今從實錄。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武德元年，分岐山置湋川縣，取湋水為名；貞觀八年，更名扶風，屬岐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八十里。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榮州，漢南安江陽之地，隋為大牢縣，屬資州，武德元年，分置榮州。復，扶又翻。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考異曰︰唐曆在此年四月，今據實錄。四月，韓瑗、來濟未為侍中、中書令。唐曆又云︰「瑗、濟諫，帝不從。」按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武氏。然則未嘗為宸妃也。今從會要。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惡，烏路翻。左遷壁州司馬。武德八年，析巴州始寧縣地置壁州。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厭，於葉翻。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使，疏吏翻。勞，力到翻。尋超拜中書侍郞。考異曰︰舊傳云︰「高宗將立武后，義府密申叶贊，擢拜中書侍郞、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新書本紀、年表皆云「是歲七月，義府為中書侍郞參知政事。」實錄但云「超拜中書侍郞」。宰輔圖︰「十一月，自中書侍郞參知政事。」今從之。於是衞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9**乙酉，以侍中崔敦禮為中書令。

**10**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尚藥局奉御，員二人，掌合和御藥及診候方脈之事。員外同正自孝璋始。

**11**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六縣，謂之京縣。京縣令，正五品上。西州，中都督府；中都督府長史亦正五品上。但從輦轂下出佐邊州，故為左遷。行儉，仁基之子也。裴仁基，隋將，歸李密，為王世充所殺。

**12**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

上一日退朝，朝，直遙翻。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為，于偽翻。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忤，五故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 「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撲，弼角翻，又普木翻。獠，魯皓翻。朝，直遙翻。顧，音古。考異曰︰唐曆云︰「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為中宮事，遂良欲諫，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接公。』及入，上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彠女，何如？』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按如此則是無忌賣遂良也。今不取。于志寧不敢言。

韓瑗因間奏事，間，古莧翻。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勝，音升。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漢書古今人表︰幠母，黃帝妃，生倉林。師古曰︰幠，音謨；卽嫫母也。何承天纂文曰︰嫫母，醜人也，黃帝愛幸之。嫫，音謨。妲己傾覆殷王，妲己，有蘇氏之美女，紂愛之，唯妲己之言是從，卒以亡殷。妲，當割翻。詩云︰『赫赫宗周，褎姒滅之。』詩小雅正月之辭。韓瑗之意，謂嫫母以醜而佐黃帝有天下，妲己、褎姒以美豔而亡殷、周，女在德不在色也。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使臣『張︰「臣」下脫「言」字。』有以益國，葅醢之戮，臣之分也！分，扶問翻。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漢伍被曰︰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也。」師古曰︰姑蘇，因山為臺名，西南去吳國二十五里。范成大吳郡志曰︰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三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在吳興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臣恐海內失望，棘荊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敎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太姒，文王之妃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太姒佐文王以興王業，故關雎美其德。稱，尺證翻。造，七到翻。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事見漢成帝紀。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褚遂良、韓瑗、來濟言皆痛切。此時去貞觀未遠，士大夫敢言之氣未衰，自三人者得罪，在朝之臣唯承武后風旨，安能言人所難言哉！

他日，李勣入見，見，賢遍翻。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自李勣有是言，李林甫襲取之以成明皇殺三子之禍。德宗舒王之議亦祖此說，微李泌，東宮殆哉！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以田舍翁況天子，許敬宗之事君，不敬莫大乎是！朝，直遙翻。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為潭州都督。潭州，在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

## 唐紀十六起旃蒙單閼（乙卯）十月，盡玄黓閹茂（壬戌）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永徽六年**（乙卯、六五五）

**1**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許敬宗奏︰「故特進贈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亂餘孽猶得為蔭，唐制︰凡受官者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司空，正一品。凡三品以上，蔭及曾孫。並請除削。」從之。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上，時掌翻；下同。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行，下孟翻。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荷，下可翻。從，才用翻。離，力智翻。宮壼之內，恆自飭躬，恆，戶登翻。嬪嬙之間，未嘗迕目，嬙，慈良翻，婦官也。迕，五故翻。逆而視之，謂之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政君，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可立為皇后。」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事見上卷上年。瑗，于眷翻。折，之舌翻。爭，讀曰諍。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為，于偽翻。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

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璽，斯氏翻。綬，音受。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

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間，古莧翻。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稱，尺證翻。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卽有處置。」處，昌呂翻。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捉『章︰十二行本「捉」作「投」；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斷，丁管翻。去，羌呂翻。嫗，威遇翻。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貓。分，扶問翻，妖，於喬翻。畜，吁玉翻。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蟒，莫朗翻。蛇最大者曰蟒。蕭氏為梟氏。梟，古堯翻。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數，所角翻。祟，雖遂翻。復，扶又翻。大明宮接西內，宮城之東北曰東內，本永安宮，貞觀八年置，九月，更名大門宮，以備太上皇清暑。後高宗以風痹，厭西內湫濕，龍朔三年始大興葺，曰蓬萊宮。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己巳，許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易離卦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彗，祥歲翻。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言代王弘，武后之子，當立。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崔豹古今注曰︰漢文帝為太子，樂人歌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重，直龍翻。爝，卽略翻。安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震，長子也，以守社稷宗廟，為祭主也。又，父子之際，人所難言，漢武帝語田千秋之辭。事或犯鱗，必嬰嚴憲，驪龍頷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死；諭人主之威不可犯也。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見，問之，對曰︰「皇太子，國之本也，本猶未正，萬國無所係心。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上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

**2**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厥，九勿翻。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自弓月城過思渾川，渡伊麗河至碎葉界，又西行千里至碎葉城，屬焉耆都督府界。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倂，餘衆寡弱，不為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3**中書侍郞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 顯慶元年（丙辰、六五六）

**1**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旣廢，官屬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忠，泣涕拜辭而去。安仁，綱之孫也。李綱著節於隋、唐之間。

**2**壬申，赦天下，改元。

**3**二月，辛亥，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彠，一虢翻。

**4**三月，以度支侍郞杜正倫為黃門侍郞、同三品。顯慶元年，改戶部為度支。度，徒洛翻。

**5**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謝無靈舉兵反，矩州諸蠻亦東謝蠻之種落。武德四年置矩州。黔州都督李子和討平之。黔，音琴。

**6**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為，于偽翻。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游，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人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量，音良。上從之。

**7**六月，辛亥，禮官奏停太祖、世祖配祀，高祖受禪，追尊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以高祖配昊天於圜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武德初，立圜丘壇於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廣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藳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一百二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以景帝配圜丘，元帝配明堂。從之。

**8**秋，七月，乙丑，西洱蠻酋長楊棟附、顯和蠻酋長王郞祁、郞·『章︰十二行本「郞」作「羅」；乙十一行本同。』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內附。黎州本西寧州，武德七年，分南寧州二縣置，貞觀八年，更名黎州。其地北接昆州，晉梁水郡地也。盤州本西平州，武德四年置，貞觀八年，更名，晉興古郡地也。洱，乃吏翻。酋，慈由翻。帥，讀曰率。

**9**癸未，以中書令崔敦禮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禮薨。諡法︰容儀恭美曰昭；昭德有勞曰昭。

**10**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章︰十二行本「邏」下有「祿」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處月、處密、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賀魯為葉護時所統也。據新書，歌邏祿卽葛邏祿也。「榆慕谷」，舊書本紀作「榆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西突厥咄陸五啜，處木昆、突騎施皆一啜也。據新書，咽城卽處木昆所居。處，昌呂翻。斬首三萬級。

**11**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龜茲，音丘慈。朝，直遙翻。

**12**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屬，之欲翻。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縊，於計翻。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

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漣水，舊曰襄賁，置東海郡。東魏改曰海安郡。隋開皇初，廢郡，改襄賁曰漣水，屬海州，唐屬泗水。漣，音連。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唐六典︰大理寺丞，從六品上。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君勘當！」長，知兩翻。當，丁浪翻。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旣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

**13**九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庚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括州暴風，海溢，溺四千餘家。新志︰處州本括州永嘉郡，時兼有永嘉之地，上元元年，始析置溫州。

**14**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帥衆內附，以其地置柘、栱二州。柘州，蓬山郡。栱州，以鉢南伏浪恐部置，皆屬松州都督府。宋白曰︰柘州以開拓為稱，音達各翻。

**15**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鼠尼施，咄陸五啜之一也，居鷹娑川，後置鷹娑都督府。娑，素何翻。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旦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亙山野，不可勝計。勝，音升。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為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陳，讀曰陣。重，直用翻。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為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被，皮義翻；下同。陳，讀曰陣。勝，音升。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將，卽亮翻。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

至恆篤城，新書作「怛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為賊，伺，相吏翻。復，扶又翻。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16**是歲，以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為益州長史。高履行尚太宗女東陽公主。

**17**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曰︰上，時掌翻。為，于偽翻。「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論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事見八十一卷太康三年。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註已見前。恚，於避翻。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忤，五故翻。塞，悉則翻。伏願緬鑒無辜，緬，遠也。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好，呼到翻。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殷紂暴虐日甚，微子抱樂器以奔周。武王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伐紂，滅之。張華存而綱紀不亂。事見八十二卷至八十三卷。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18**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為褚遂良所譖而死，事見一百九十八卷貞觀十九年。洎，其冀翻。李義府復助之。復，扶又翻。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長安樂彥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當，丁浪翻。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二年**（丁巳、六五七）

**1**春，正月，癸巳，分哥邏祿部置陰山、大漠二都督府。以謀落部置陰山府，以熾侯部置大漠府，俱屬北庭都護府。邏，郞佐翻。

**2**閏月，壬寅，上行幸洛陽。

**3**庚戌，以左屯衞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伊麗河，一名帝帝河。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燕然都護府在黃河北，北至陰山七十里，至回紇界七百里，去京師二千七百里；龍朔三年改曰瀚海都督府，總章二年，改為安北大都護府。杜佑曰︰後為中受降城，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後魏於渭南置渭南郡，隋廢為縣，屬京兆。帥，讀曰率。燕，因肩翻。任，音壬。相，息亮翻。副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蕭鉅見一百八十一卷隋煬帝大業六年。

初，右衞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衞大將軍步眞，皆西突厥酋長，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太宗之世，帥衆來降；彌射，室點密可汗五世孫，世為莫賀咄葉護，貞觀中，遣使立為可汗。族兄步眞謀殺彌射而自立，彌射不能國，卽入朝，步眞遂自立為咄陸葉護，衆不厭，去之，因亦與族人入朝。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至是，詔以彌射、步眞為流沙安撫大使，考異曰︰舊西突厥咄陸傳︰「咄陸可汗泥熟，父莫賀設，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冊為吞阿妻狀奚利苾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弟同娥設立，為咥利失可汗。」彌射傳云︰「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世統十姓部落，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為奚利邲咄陸可汗。其族兄步眞欲自立，謀殺彌射，彌射旣與步眞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其後步眞遂自立為咄陸葉護，部落不服，步眞復攜家屬入朝。彌射後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衞大將軍。」新傳略同。今欲以咄陸、彌射為二人，則事多相類；以為一人，則事又相違，疑不能明，故但云西突厥酋長。余按彌射為咄陸可汗，唐所冊也；步眞為咄陸葉護，自稱也。咄陸之號雖同，而可汗、葉護，位之尊卑有異，不必泥咄陸之號而傳疑，而彌射、步眞實二人也。余前註所引者新傳也，其辭略，考異所引者舊傳也，其辭詳，大略同也。又參考新、舊書，劉善因冊可汗事，與通鑑有六年、七年之差，而新、舊書可汗號有「婁拔」、「妻狀」之差，舊書又多一「奚」字，而貞觀中立彌射為奚利邲咄陸可汗，則新、舊書同。詳而考之，劉善因冊泥孰為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而泥孰死，弟同娥設立，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又三年而咥利失不為衆所歸，西部又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二可汗兵爭，咥利失、乙毗相繼走死他國，而射匱實承之。太宗崩，賀魯反，而射匱為賀魯所倂。西突厥世次，曉然可考。而新、舊書於彌射傳皆云︰貞觀中，遣劉善因立彌射為奚利邲咄陸可汗。以泥孰傳觀之，則善因所立者，泥孰也。以彌射傳觀之，則善因所立者，彌射也。考異所疑，當以此耳。自南道招集舊衆。

**4**二月，辛酉，車駕至洛陽宮。

**5**庚午，立皇子顯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節為郇王。雍，於用翻。郇，音荀。

**6**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

**7**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8**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宮避暑。上自卽位，每日視事；庚子，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9**秋，七月，丁亥朔，上還洛陽宮。

**10**王玄策之破天竺也，見上卷貞觀二十二年。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以歸，娑，素何翻。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合長生藥。太宗令娑婆寐於金飆門合延年藥。合，音閤。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使，疏吏翻。其言率皆迂誕無實，茍欲以延歲月，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卽位，復詣長安，復，扶又翻。又遣歸。玄策時為道王友，道王元慶，高祖之子。唐諸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掌陪侍規諷。辛亥，奏言︰「此婆羅門實能合長年藥，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卒，子恤翻。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婆羅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11**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台州，漢回浦縣地，光武改回浦為章安縣。吳孫亮分會稽東部都尉為臨海郡，治章安，江左皆因之。隋平陳，廢為臨海縣，屬永嘉郡。唐武德四年，分置台州。諸州刺史有朝集，故禁絕二人，不得至京師。振州至京師八千六百六里。台州在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朝，直遙翻。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榮州至京師二千九百七十三里。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考異曰︰唐曆︰「三月甲辰，貶遂良為桂州都督，奭愛州刺史。」據實錄，「奭坐韓瑗又貶象州。」新舊書、唐曆皆云愛州，誤也。今從實錄。

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上，時掌翻。「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少，詩沼翻。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卒，子恤翻。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見上卷貞觀二十三年。朝，直遙翻。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勝，音升。處，昌呂翻。省，悉景翻。

**12**己巳，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亦請合為一祀。」從之。歐陽修曰︰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於南郊，季春大享於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以謂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在壇上，而耀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許敬宗與禮官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為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說也。由是盡黜玄說。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於方丘，神州地祇於北郊，今亦合為一祀。

**13**辛未，以禮部尚書許敬宗為侍中，兼度支尚書杜正倫為兼中書令。

**14**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許州。許州，漢潁川郡地，東魏立南鄭州，後周改許州，因古許國以名州也。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東都四百里。乙巳，畋于滍水之南。壬子，至汜水曲。滍，直几翻。汜水曲在鄭州新鄭縣界。師古曰︰汜，舊音凡，今俗讀為祀。十二月，乙卯朔，車駕還洛陽宮。

**15**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俟，渠之翻。帥，讀曰率；下同。降，戶江翻。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

右領軍郞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泥孰部，弩失畢五俟斤之一也。騎，奇寄翻；下同。將，卽亮翻；下同。上，時掌翻。為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

定方至曳咥河西，曳咥河在伊麗河東。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是為西突厥十姓。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紇，下沒翻。少，詩沼翻。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矟外向，矟，色角翻。自將騎兵陳於北原。陳，讀曰陣；下布陳同。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降，戶江翻。處，昌呂翻。啜，陟劣翻。騎，奇寄翻。時阿史那步眞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眞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舊書︰賀魯居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此邪羅斯川當在伊麗水之西。咄，當沒翻。嗣，祥吏翻。紇，下沒翻。趨，讀曰趣，音七喻翻。邪，讀曰耶。追沙鉢羅，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任，音壬。相，息亮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賀魯牙帳在金牙山，直石國東北。復，扶又翻。陳，讀曰陣。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纛，徒到翻，又徒沃翻。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壻閻啜等脫走，趣石國。咥，徒結翻。啜，陟劣翻。趣，七喻翻。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埸，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埸，音亦。嗣，祥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咄，當沒翻。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沮，子余翻。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誘，音酉。閉門執之，送于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濛池都護府居碎葉川西，崑陵都護府居碎葉川東。考異曰︰舊書賀魯傳云︰「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居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陳而待。定方率任雅相等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大首領都搭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西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帥衆來降。彌射又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眞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舊書本紀︰「三年二月，定方平賀魯；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據實錄，擒賀魯置二都督皆在此月。本紀又非奏到月日。今從實錄。以阿史那彌射為左衞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眞為右衞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眞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16**丁卯，以洛陽宮為東都，唐六典︰洛陽宮在東都皇城之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洛州官吏員品並如雍州。雍，於用翻。

**17**是歲，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尼，女夷翻。所司明有法制禁斷。」有，當作為。斷，音短。

**18**以吏部侍郞劉祥道為黃門侍郞，仍知吏部選事。選，須絹翻；下同。祥道以為︰「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雜色補官者，謂之流外官；入流內敍品，謂之入流。卽日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卽日者，卽今日也。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別，彼列翻。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旣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祥道，林甫之子也。劉林甫貞觀初為吏部侍郞，請四時聽選。

**三年**（戊午、六五八）

**1**春，正月，戊子，長孫無忌等上所脩新禮；詔中外行之。上，時掌翻。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先，悉薦翻。故命無忌等脩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為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唐制︰太常博士從七品上，掌六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六禮旣闕凶禮，遂為五禮焉。

**2**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布失畢歸國，見上卷永徽元年，龜茲，音丘慈，又音屈佳。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難，乃旦翻。上兩召之，旣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郞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十四衞郞將，正五品上。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顚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使，疏吏翻。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衞大將軍冑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冑與羯獵顚戰，大破之，擒羯獵顚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為龜茲王兼都督。

**3**二月，丁巳，上發東都；甲戌，至京師。

**4**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鎭高昌故地。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今徙於龜茲。

**5**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郞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鎭，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考異曰︰舊書仁貴傳云︰「顯慶二年，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今從實錄。

**6**秋，八月，甲寅，播羅哀獠酋長多胡桑等帥衆內附。播羅哀，羅竇生獠部落之名。獠，魯皓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7**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8**中書令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冒，莫北翻。厭，於鹽翻。母、妻及諸子、女壻、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朝，直遙翻。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處，昌呂翻。義府恃恩，不為之下，由是有隙，與義府訟於上前。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十一月，乙酉，貶正倫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正倫尋卒於橫州。橫州，漢廣鬱高梁之地。晉武帝太康七年，置寧浦郡，梁分置簡陽郡。隋置簡州，大業廢為寧浦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初，復置南簡州，貞觀八年，更名橫州。至京師五千五百三十九里，至東都四千七百五里。普州，漢牛鞞、墊江、資中三縣地。後周置安岳縣，幷置普州。隋廢州，以縣屬資陽郡。唐武二年，復置普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三里。卒，子恤翻。

**9**阿史那賀魯旣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事見上卷貞觀二十二年。被，皮義翻。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甲午，獻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以處木昆部為匐延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嗢鹿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為鹽泊都督府，攝舍提暾部為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為鷹娑都督府。突厥施阿利施部為潔山都督府。種，章勇翻。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鎭都督府，州三十四；西域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10**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為兼侍中。

**11**開府儀同三司鄂忠武公尉遲敬德薨。尉，紆勿翻。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甚厚。

**12**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13**雍州司士許禕與來濟善，唐雍州士曹，司士參軍事，正七品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雍，於用翻。禕，吁韋翻。侍御史張倫與李義府有怨，吏部尚書唐臨奏以禕為江南道巡察使，倫為劍南道巡察使。使，疏吏翻。是時義府雖在外，皇后常保護之，以臨為挾私選授。

**四年**（己未、六五九）

**1**春，二月，乙丑，免臨官。

**2**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眞珠葉護戰于雙河，斬眞珠葉護。眞珠葉護事始上卷永徽四年。

**3**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丑，以黃門侍郞許圉師參知政事。考異曰︰舊傳云︰「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新傳無年。今從實錄。按考異所謂舊傳、新傳，皆許圉師傳也。

**4**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事見上卷永徽五年。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事見上卷永徽六年。燕，因肩翻。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說，輸芮翻。折，之舌翻。武后旣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伺，相吏翻。

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洗，悉薦翻。監，古銜翻。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刺，七亦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間，間，古莧翻。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考異曰︰實錄︰「洛陽人李奉節上封事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甚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搜奉節，得私書，有題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也。陰為隱語，欲陷忠良，伺隙謀反。』上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間搆，小生疑阻，至於卽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末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偽書，是季方所作，卽疑無忌欲反。使其潛行構間，斥除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蹤跡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福。』」舊無忌傳云︰「敬宗使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詔敬宗與茂將鞫之。」唐曆、統紀與實錄略同。按奉節乃告事之人，推鞫者豈得反搜奉節之家。且與趙師者誰之私書，若是季方書，安得在奉節家！若在奉節家，奉節當執以興訟，何待搜而後得！又旣云趙師是無忌，乃是實與無忌書，何得謂之偽書！實錄敍此事殊鹵莽，首尾差舛，不可知其詳實，故略取大意而已。舊傳所云，雖為簡徑，然高宗初無疑無忌之心，故李弘奉告無忌反，高宗立斬之，何至奉節而獨令敬宗鞫之也。且實錄在前而詳，列傳在後而略，故亦未可據也。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事見上卷永徽三年。今元舅復然，復，扶又翻。使朕慙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無忌自貞觀初為相，至是三十餘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呼，火故翻。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婚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下宗復同。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事見一百八十六卷高祖武德元年。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語，牛倨翻。「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旣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履行，無忌舅子也，去年出為益州長史。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若殺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殺之，事見漢文帝紀。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道家之言。斷，丁亂翻。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少，詩沼翻。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唐六典，膳部郞中︰一品食料，每日細白米二升，粳米、梁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鹽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粟一斗，梨七顆，蘇一合，乾棗一升，木橦十根，炭十斤，葱韭豉蒜薑椒之類各有差。每月給羊二十口，豬肉六十斤，魚三十頭各一尺，酒九斗。黔，音琴。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從，才用翻。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

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于志寧欲以緘默免禍而卒不免，不若褚遂良無愧於昭陵也。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使，疏吏翻。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長孫沖尚太宗女長樂公主。遂良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自大都督長史為遠州都督為貶。益州，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洪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至東都二千二百一十一里。考異曰︰舊傳云三年，誤也。今從唐曆。

**5**五月，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並參知政事。承慶，思道之孫也。盧思道仕於高齊，以文稱。任，音壬。相，息亮翻。度，徒洛翻。

**6**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喜，許記翻。其從母為韓瑗妻，從，才用翻；下之從同。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巂州。巂，音髓。許敬宗恐持滿作難，難，乃旦翻。誣云無忌同反，「誣云」之下，恐脫「與」字。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下，遐嫁翻。掠，音亮。更，工衡翻。吏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結奏，結其罪而奏之。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哭彭越，義也；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7**六月，丁卯，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脩氏族志，事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升降去取，時稱允當。當，丁浪翻。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敍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郞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8**許敬宗議封禪儀，己巳，奏︰「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從之。

**9**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

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考異曰︰唐曆︰是日以台州刺史來濟為庭州刺史。按來濟與韓瑗事同一體，瑗方下獄，濟豈得移官。舊書云，五年徒庭州，近是。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黔，音琴。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考異曰︰舊傳云︰「奭累貶愛州刺史，高宗就愛州殺之。」今從實錄。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發棺而驗其尸。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舊瑗傳云︰「四年卒官，明年，長孫無忌死，遣使殺之，使至，瑗已死。」褚遂良傳︰「三年卒官，後二歲追削官爵。」實錄或因無忌徙黔州，終言之。然諸書多在此月，蓋因實錄、年代記云，七月辛未，遣使逼無忌自縊。按長曆，七月丙子朔，無辛未，不可據也。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常州在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九百八十三里。處，昌呂翻。長孫恩流檀州。檀州，漢漁陽郡蹏奚縣地。後魏置安州，後周改曰玄州。隋開皇十六年改檀州，大業初，廢州為安樂郡，唐復為檀州。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六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四里。考異曰︰唐統紀、唐曆皆云「長孫恩」，新書云「族弟恩」。統紀、唐曆，長孫銓流巂州，縣令希旨殺之，在此下。實錄，「銓流巂州，許敬宗懼其甥趙持滿作難，遂殺持滿。」是銓流巂州在前，今從之。

**10**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義府旣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敍昭穆；昭，市招翻。無賴之徒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卽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復為相，復，扶又翻。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下，遐稼翻。

**11**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年。高履行貶永州刺史。永州舊零陵郡，隋平陳，置永州，在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至東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12**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駒半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米國，或曰彌末，或曰弭秣賀，北百里距康國；其王治鉢息德城。大安，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密者，東北至小安四百里，西瀕烏滸河，治河謐城，卽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小安，一曰東安，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河二百里許，治喝汗城。曹亦有東、西、中國，東曹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西曹者，隋時曹國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中曹治迦底眞城。拔汗那，卽寧遠，或曰鏺汗，元魏所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後分為二︰一治呼悶城，一治遏塞城。悒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大夏卽吐火羅也；嚈噠，王姓也，後世以姓為國，訛為悒怛。杜佑曰︰嚈噠，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別種；悒怛亦大月氏別種。如佑所云，則嚈噠、悒怛似是兩國。疏勒，一名佉沙，距長安九千里而贏。悒，音邑。怛，當割翻。

**13**冬，十月，丙午，太子加元服，赦天下。太子加元服，其儀備見於新書禮志。

**14**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婚姻多責資財，命脩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婚，常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其子求婚不獲，恨之，為，于偽翻。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燕，因肩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陪門財者，女家門望未高，而議姻之家非耦，令其納財以陪門望。然族望為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厚取陪門之財也。昭，市招翻。

**15**閏月，戊寅，上發京師，令太子監國。太子思慕不已，人少則慕父母。上聞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車駕至東都。監，古銜翻。

**16**十一月，丙午，以許圉師為散騎常侍、檢校侍中。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7**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將薨。

**18**思結俟斤都曼帥疏勒、朱俱波、謁般陀三國反，新書作「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嶺六百里，則其國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度山。俟，渠之翻。帥，讀曰率。擊破于闐。癸亥，以左驍衞大將軍蘇定方為安撫大使以討之。驍，堅堯翻。使，疏吏翻。

**19**以盧承慶同中書門下三品。

**20**右領軍中郞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將，卽亮翻。麗，力知翻。

**21**蘇定方軍至業葉水，自庭州輪臺縣西行三百許里，至業葉河。思結保馬頭川。定方選精兵萬人、騎三千匹馳往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旦，至城下，騎，奇寄翻。詰，去吉翻。都曼大驚。戰於城外，都曼敗，退保其城。及暮，諸軍繼至，遂圍之，都曼懼而出降。降，戶江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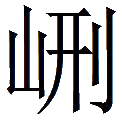
**五年**（庚申、六六○）

**1**春，正月，定方獻俘於乾陽殿。乾陽殿在洛陽宮。法司請誅都曼。定方請曰︰「臣許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匄其餘生。」匄，古太翻。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2**甲子，上發東都；二月，辛巳，至幷州。東都至幷州八百八里。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班賜有差。武后，幷州文水縣人。天子行幸所至，皆有朝堂。太宗伐高麗，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是也。皇后所居為內殿。朝，直遙翻。詔︰「幷州婦人年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郡君有正四品、從四品、正五品之差。

**3**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數，所角翻。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衞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新書作「神兵道」。帥左驍衞將軍劉伯英等帥，讀曰率。驍，堅堯翻。水陸十萬以伐百濟。考異曰︰舊書定方傳、新羅傳皆云定方為熊津道大總管。實錄定方傳亦同。今從此年實錄、新唐書本紀。又舊本紀、唐曆皆云，「四年十二月癸亥，以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劉伯英為嵎夷道行軍總管。」按定方時討都曼，未為神丘道總管，舊書、唐曆皆誤。今從實錄。以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因堯典「宅嵎夷曰暘谷」而命之。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將，卽亮翻。

**4**夏，四月，丙『章︰十二行本「丙」作「戊」；乙十一行本同。』寅，上發幷州；癸巳，至東都。五月，作合璧宮。時改八關宮為合璧宮，在東都苑內。壬戌，上幸合璧宮。

**5**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陀梯眞、梯眞，薛延陀之種，因以為姓。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為冷岍道行軍總管，岍，與同，卽冷徑山。奚與契丹依阻此山以自固，其地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將，卽亮翻；下同。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更以樞賓等為沙磚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磚，職緣翻。

**6**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7**甲午，車駕還洛陽宮。

**8**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私衣婦人服以備刺客；長，知兩翻。衣，於旣翻。又數自占吉凶。數，所角翻。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廢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太宗貞觀十七年，徙太子承乾於黔州。黔，音琴。

**9**丁卯，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調失所，免官。度支尚書，凡傜賦職貢之方，經費賙給之算，藏貨贏縮之準，悉以咨之。今科調不得其所，為不任其職，故免所居官。調，徒弔翻。

**10**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11**蘇定方引兵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北史︰百濟都俱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趣，七喻翻。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衆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帥，讀曰率；下同。王，于況翻。借使能卻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降，戶江翻。幟，昌志翻。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12**壬午，左武衞大將軍鄭仁泰將兵討思結、拔也固、僕骨、同羅四部，拔也固卽拔野古。僕骨卽僕固。將，卽亮翻。三戰皆捷，追奔百餘里，斬其酋長而還。

**13**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史言后移唐祚，至是而勢成。處，昌呂翻。稱，尺證翻。

**14**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唐六典︰東都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後以武后號則天，遂更曰則天也。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謂賀魯、都曼、義慈也。赦天下。

**15**甲寅，上幸許州。十二月，辛未，畋於長社。長社，漢古縣，屬潁川郡，隋改長社曰潁川，唐復舊，帶許州。己卯，還東都。

**16**壬午，以左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浿江道行軍大總管，浿水，在高麗國中。驍，堅堯翻。契，欺訖翻。浿，普蓋翻。左武衞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衞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效。考異曰︰舊傳云︰「監統水軍征遼，以後期坐免官。」按仁軌從軍乃在百濟，非征遼也。今從張鷟朝野僉載。

## 龍朔元年（辛酉、六六一）

**1**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臚，陵如翻。帥，讀曰率。紇，下沒翻。

**2**二月，乙未晦，改元。

**3**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唐六典︰洛陽宮城西北出曰洛城西門，其內曰德昌殿，德昌殿南出曰延慶門，又南曰韶暉門，西南曰洛城南門，其內曰洛城殿。觀屯營新敎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取一戎衣天下大定之義。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劉昫曰︰大定樂出自破陳樂，自破陳舞以下，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振百里，動蕩山谷。大定樂加金鉦，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杜佑曰︰大定樂歌云︰「八紘同軌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4**初，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郞將劉仁願鎭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衞中郞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卒，子恤翻。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將，卽亮翻。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倭，烏禾翻。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帶方州置於百濟界，因古地名以名州。考異曰︰僉載云︰「劉仁願以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今從本傳。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將，卽亮翻。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曆及廟諱以行，按劉仁軌自青州刺史白衣從軍，此蓋於青州州司請之也。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鬬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道琛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任存城在百濟西部任存山。考異曰︰實錄或作「任孝城」，未知孰是。今從其多者。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張，知亮翻。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少，詩沼翻。上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將，卽亮翻。敗，補邁翻。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復，扶又翻。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5**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宮。

**6**庚辰，以任雅相為浿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麗，力知翻。詔從之。

**7**六月，癸未，以吐火羅、嚈噠、罽賓、波斯等十六國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長安萬二千里而贏。四國及訶達羅支國、解蘇國、骨咄施國、帆延國、石汗那國、護時犍國、怛沒國、烏拉喝國、多勒建國、俱蜜國、護蜜多國、久越得犍國，凡十六。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軋翻。罽，音計。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考異曰︰唐曆云︰「置州二十六」，今從統紀。今按新書·地理志，時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各以其王都為都督府。吐火羅國都為月氏都督府，領州二十五。嚈噠國都為大汗都督府，領州十五。訶達羅支國都為條支都督府，領州九。解蘇國都為天馬都督府，領州二。骨咄施國都為高附都督府，領州二。罽賓國都為脩鮮都督府，領州十。帆延國都為寫鳳都督府，領州四。石汗那國都為悅般州都督府，領州二。護時犍國都為奇沙州都督府，領州二。怛沒國都為姑墨州都督府，領州一。烏拉喝國都為旅獒州都督府，多勒建國都為崑墟州都督府，俱蜜國都至拔州都督府，護蜜多國都為烏飛都督府，領州一；久越得犍國都為王庭州都督府，波斯國都為波斯都督府。通鑑言置都督府八者，蓋謂月氏、大汗、條支、天馬、高附、脩鮮、寫鳳、波斯八都督府，餘悅般等八州都督府不預也。新志所載領州七十二，其數亦與通鑑所引統紀不合。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隸安西都護府。

**8**秋，七月，甲戌，蘇定方破高麗於浿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9**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為樂浪郡王、新羅王。卒，子恤翻。樂浪，音洛瑯。

**10**壬子，徙潞王賢為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屬，之欲翻。召為修撰。撰，士免翻。勃，通之孫也。王通，隋末大儒，諡文中子。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考異曰︰舊傳云「檄英王雞」，按中宗為英王時，沛王賢已為太子，當云周王。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

**11**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衆乘冰渡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降，戶江翻。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12**冬，十月，丁卯，上畋于陸渾；陸渾，古伊川，春秋時，秦、晉遷陸渾戎於此。漢因以名縣，屬弘農郡。後魏置伊川郡，隋廢郡改縣，曰伏流。大業初，復曰陸渾，屬洛州。戊申，又畋于非山；癸酉，還宮。

**13**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紇，下沒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卒，子恤翻。考異曰︰新書傳云︰「婆閏卒，子比粟嗣。」今從舊傳。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衞大將軍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衞將軍薛仁貴為副，燕，因肩翻。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軍總管，磧北有仙萼河。右屯衞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將，卽亮翻。審禮，德威之子也。劉德威見一百五十四卷太宗貞觀十一年。

**二年**（壬戌、六六二）

**1**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2**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郞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衞，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改吏部為司列，司勳、司封如故，考功為司績，戶部為司元，度支為司度，金部為司珍，倉部為司庾，禮部為司禮，祠部為司禋，主客為司蕃，膳部為司膳，兵部為司戎，職方為司城，駕部為司輿，庫部為司庫，刑部為司刑，都官為司僕，比部為司計，司門為司關，工部為司平，屯田為司田，虞部為司虞，水部為司川，凡二十四司；郞中皆改為大夫。改御史臺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改太常寺曰奉常寺，光祿寺曰司宰寺，衞尉寺曰司衞寺，宗正寺曰司宗寺，太僕寺曰司馭寺，大理寺曰詳刑寺，鴻臚寺曰同文寺，司農寺曰司稼寺，太府寺曰外府寺，凡九寺；卿皆曰正卿，少卿皆曰大夫。改祕書省曰蘭臺監，監曰太史，少監曰侍郞，丞曰大夫。殿中省為中御府監，監曰太監。國子監為司成館，祭酒曰大司成，司業曰少司成。少府監為內府監。將作監為繕工監，大匠曰大監，少匠曰少監。都水監為司津監。凡七監。左·右衞府、驍衞府、武衞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衞曰左、右武威衞，左、右領軍衞曰左、右戎衞，左、右候衞曰左、右金吾衞，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衞，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衞，凡十六衞。

**3**甲戌，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于軍。雅相為將，浿，普大翻。任，音壬。相，息亮翻。將，卽亮翻。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茍便其私！」由是軍中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4**戊寅，左驍衞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白州，本漢合浦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沮，子余翻。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5**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敗，補邁翻；下所敗同。

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驍，堅堯翻。挑，徒了翻。降，戶江翻。磧，七迹翻。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虜相帥遠遁，帥，讀曰率。將軍楊志追之，為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騎，奇寄翻；下同。重，直用翻。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新書︰回鶻牙北六百里至仙娥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比，必寐翻，及也。餘兵纔八百人。

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文泰等漢御史臺有二丞，掌殿內祕書，謂之中丞。漢末改為御史長史，後漢復為中丞。後魏改為中尉正，北齊復曰中丞，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為治書御史，唐因之，貞觀末，避高宗名，改為中丞。是年，改為司憲大夫，正五品上，掌貳大司憲，持邦國憲章以肅正朝廷。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誅殺已降，降，戶江翻。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喪，息浪翻。監，古銜翻。推科者，推問而科處其罪。詔以功贖罪，皆釋之。

以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左衞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酋，慈由翻。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數，所具翻。九姓遂定。

**6**甲午，車駕發東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師。

**7**辛巳，作蓬萊宮。蓬萊宮卽大明宮，亦曰東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後苑東北面射殿之地，在龍首山上。太宗初於其地營永安宮，以備太上皇清暑，雖嘗改名大明宮，而太上皇仍居大安宮，不曾徙入。龍朔二年，高宗苦風痹，惡太極宮卑下，故就脩大明宮，改名蓬萊宮，取殿後蓬萊池以為名，作營造也。

**8**五月，丙申，以許圉師為左相。相，息亮翻。

**9**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尼，女夷翻。

**10**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

**11**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眞峴城。

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考異曰︰去歲道琛、福信圍仁願於百濟府城，今云尚在熊津城，或者共是一城。不則圍解之後，徙屯熊津城耳。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留鎭，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旣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將，卽亮翻。殲，息廉翻。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旣還，熊津又拔，拔，謂拔軍就新羅，或拔軍西還也。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茍或動足，卽為擒虜，縱入新羅，亦為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使，疏吏翻；下同。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眞峴城險要，加兵守久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伺，相吏翻。懈，古隘翻。傅，音附。上，時掌翻。比，必寐翻。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史言劉仁軌能堅忍伺間，待援兵以盡平百濟。

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果如劉仁軌所料。帥，讀曰率。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倭，烏禾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

## 唐紀十七起玄黓閹茂（壬戌）八月，盡上章敦牂（庚午），凡八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龍朔二年**（壬戌、六六二）

**1**八月，壬寅，以許敬宗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知西臺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知中書事。

**2**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衣，於旣翻。

**3**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湯，太子監國；監，古銜翻。丁未，還宮。

**4**庚戌，西臺侍郞陝人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西臺侍郞，卽中書侍郞。陝，失冉翻。

**5**癸丑，詔以四年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東都。

**6**左相許圉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遊獵犯人田，奉輦直長，卽尚輦直長。殿中六局直長，正七品。龍朔改尚輦局為奉輦局。相，息亮翻。長，知兩翻。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射，而亦翻。圉師杖自然一不而不以聞。田主詣司憲訟之，司憲大夫楊德裔不為治。治，直之翻。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西臺舍人，卽中書舍人。為，于偽翻。上，時掌翻。上曰︰「圉師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圉師謝曰︰「臣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衆心，故為人所攻訐。訐，居謁翻。至於作威福者，或手握強兵，或身居重鎭；臣以文吏，奉事聖明，惟知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誅。」遽令引出。詔特免官。考異曰︰舊本紀︰「十一月辛未，圉師下獄。」新本紀︰「十一月辛末，圉師貶虔州刺史。」今據實錄，辛未，免官，久之，貶虔州刺史。舊紀，貶虔州刺史在三年二月。新本紀誤。

**7**癸酉，立皇子旭輪為殷王。旭輪後改名旦，是為睿宗。

**8**十二月，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濟，麗，力知翻。河北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

**9**䫻海道總管蘇海政䫻，越筆翻。受詔討龜茲，龜茲，音丘慈。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事見上卷顯慶二年註。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誅之。」阿史那彌射是為興昔亡可汗。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噍，才笑翻。不如先事誅之。」先，悉薦翻。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齎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鼠尼施啜，咄陸五部之一也；拔塞幹俟斤，弩失畢五部之一也。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尼，女夷翻。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疏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為冠，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復，扶又翻。卒，子恤翻。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衆附於吐蕃。為都支、遮匐連兵反張本。

**10**是歲，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厥，九勿翻。將，卽亮翻。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三年**（癸亥、六六三）

**1**春，正月，左武衞大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種，章勇翻。

**2**乙酉，以李義府為右相，右相，中書令也。仍知選事。選，須絹翻。

**3**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燕然都護置於貞觀二十一年，見一百九十八卷。瀚海都督置於永徽元年，見一百九十九卷。燕，因肩翻。更，工衡翻。以磧為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雲中都護府治金河，卽秦、漢雲中舊城，東北至朔州三百七十里，麟德元年，更名單于大都護府。杜佑曰︰單于都護府南至榆林郡百二十里，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磧，七逆翻。

**4**三月，許圉師再貶虔州刺史，虔州在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至東都三千四百里。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圉師子文思、自然並免官。

**5**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典選，選，須絹翻。恃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綜無次，怨讟盈路，上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壻頗不謹，多為非法，我尚為卿掩覆，卿宜戒之！」從，千容翻。為，于偽翻。覆，敷又翻。義府勃然變色，頸、頰俱張，張，知亮翻。曰︰「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索，山客翻。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

望氣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厭，於協翻。義府信之，聚斂尤急。斂，力贍翻。義府居母喪，朔望給哭假，假，古訝翻。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塚，候望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眚，所景翻。又遣其子右司議郞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唐東宮，司議郞四人，正六品上，掌啓奏記註。龍朔改司議郞為左司議郞，太子舍人為右司議郞。漢官有都水長，屬主爵，掌諸池沼，後改為使者，後漢改為河隄謁者。晉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檝之事；梁改為太舟卿；北齊亦曰都水臺；隋改為都水監，唐因之，貞觀改為使者，從六品；龍朔元年，改為司津監，掌川澤津梁之政令。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夏，四月，乙丑，下義府獄，下，遐嫁翻。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共鞫之，司刑太常伯，卽刑部尚書。詳刑，大理也。唐自永徽以後，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官雜按，謂之三司。仍命司空李勣監焉。監，古銜翻。事皆有實。戊子，詔義府除名，流巂州；津除名，流振州；諸子及壻並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巂，音髓。朝，直遙翻。

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李義府，河間人，故云然。帥，所類翻。『鄒︰封氏聞見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此姑述時人快義府之得罪而有是，通鑑因采而誌之以為世鑒。學者為文類有所祖，漢高帝為太上皇營新豐，後人誌其事，其辭云︰「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此語所祖，有自來矣。

**6**乙未，置雞林大都督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為之。

**7**丙午，蓬萊宮含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改宮，謂太極宮，自武德以來人主居之，自是以後，謂之西內。更，工衡翻。戊申，始御紫宸殿聽政。蓬萊宮正殿曰含元殿，含元之後曰宣政殿，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卽內衙之正殿。

**8**五月，壬午，柳州蠻酋吳君解反；柳州，漢潭中縣地，隋置馬平縣，唐武德四年，置南昆州，貞觀八年改曰柳州。遣冀州長史劉伯英、右武衞將軍馮士翽發嶺南兵討之。翽，呼外翻。

**9**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遺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使，疏吏翻。上，時掌翻。更，工衡翻，迭也。上皆不許。

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舊唐書曰︰吐谷渾自永嘉之末，始西度洮水，建國於羣羌之故地，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帥，讀曰率；下同。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衞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鄯，時戰翻。涼、鄯相去五百八十里。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衞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為吐谷渾之援。

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吐蕃立國之初，有大論、小論以統國事，後因以為貴姓。見，賢遍翻。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衞將郞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責讓之。將，卽亮翻。璽，斯氏翻。

**10**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調，徒弔翻。士卒戰溺死者甚衆，溺，奴狄翻。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司元太常伯，卽戶部尚書。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竇毅，太穆皇后之父。

**11**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衞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倭，烏禾翻。

初，劉仁願、劉仁軌旣克眞峴城，克眞峴城，見上卷二年。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將，卽亮翻；下同。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書泰誓之言。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趣，七喻翻。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艘，蘇遭翻。炎，讀曰燄。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帥，讀曰率；下之帥、皆帥同。降，戶江翻；下同。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帥，所類翻。尉，紆勿翻。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長，直亮翻。驍，堅堯翻。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新羅官有十六品，左平一品，達率二品。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為之；德率四品。百濟置官，蓋與新羅略同也。率，所類翻。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復，扶又翻。定方不能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沙吒，夷人複姓。吒，陟加翻。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旣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曏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

詔劉仁軌將兵鎭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比，毗必翻，又毗至翻。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卒如仁軌之志，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僵，居良翻。瘞，於計翻。長，知兩翻。賑，津忍翻。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糗，去九翻。

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復，扶又翻。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勳有級，官有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為，于偽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黜削，謂白衣從軍自效也。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12**冬，十月，辛巳朔，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曰紫宸門，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

**13**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元。

**14**壬寅，以安西都護高賢為行軍總管，將兵擊弓月以救于闐。

**15**是歲，大食擊波斯、拂菻，破之；拂菻，古大秦國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東南接波斯。杜佑曰︰大秦，前漢犂靬國也。菻，力錦翻，又力鴆翻。類篇曰佛菻。南侵婆羅門，吞滅諸胡，勝兵四十餘萬。勝，音升。

## 麟德元年（甲子、六六四）去年絳州麟見，又含元殿前麟趾見，於是改元。

**1**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單，音蟬。

初，李靖破突厥，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厥，九勿翻。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之長。長，知兩翻。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更，工衡翻，改也。而使殷王遙領之。

**2**二月，戊子，上行幸萬年宮。永徽元年，改九成宮為萬年宮。

**3**夏，四月，壬子，衞州刺史道孝王元慶薨。

**4**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隴西王博乂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司宗卿，卽宗正卿。叔良，太祖之孫。高祖時，叔良擊突厥，中流矢薨。郇，音荀。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疏異制，漢書云︰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註云︰畫一，言整齊也。茍害百姓，雖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協有一子，何憂乏祀乎！」孝協竟自盡於第。

**5**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許悼王孝薨。孝，上子也，後宮所生。

**6**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劉昫曰︰漢益州郡之雲南縣，古滇國，後漢屬永昌郡。蜀劉氏分永昌為建寧郡，又分永昌、建寧置雲南郡，而治於弄棟。晉改為晉寧郡，又置寧州。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人多姓姚，故置姚州。今陞置都督府，管州三十二。

**7**秋，七月，丁未朔，詔以三年正月有事於岱宗。

**8**八月，丙子，車駕還京師，幸舊宅，舊宅，帝為晉王時所居也。留七日；壬午，還蓬萊宮。

**9**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司列太常伯，卽吏部尚書。大司憲竇德玄為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大司憲，卽御史大夫。司元太常伯，卽戶部尚書。左相，卽侍中。

**10**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上，時掌翻。「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羸，倫為翻。少，詩沼翻。衣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展効。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使，疏吏翻。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誰何，問也；問其為誰，緣何而死也。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謂州縣官發人為兵，其吏卒之參陪隨逐者，富民行錢與之，相為掩蔽，得以亡匿。按元和四年，御史臺奏︰比來常參官入光範門及中書省，所將參從人數頗多。參從，猶參逐也。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卽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破百濟見上卷顯慶五年。平壤苦戰見龍朔二年。被，皮義翻。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之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勳級以為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比，毗至翻；挽引，謂挽引舟車。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鎭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為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鎭兵，還成一國。今旣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董仲舒曰︰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更，工衡翻。勞，力到翻。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為陛下盡言，處，昌呂翻。為，于偽翻。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

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衞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鎭之兵，將，卽亮翻。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易，以豉翻。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將，卽亮翻；下軍將同。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節級，猶今人言節次也。軍將且留鎭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幾，居希翻。今日唯知准敕，准，與準同。本朝寇準為相，省吏避其名，凡文書準字皆去「十」，後遂因而不改。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茍利於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上，時掌翻。自請留鎭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考異曰︰實錄作「熊津都督」。按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隆為之！明年，實錄稱熊津都尉扶餘隆與金法敏盟。今從之。使招輯其餘衆。

**11**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勝，音升。厭，於協翻，又於琰翻。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郞、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卽命儀草詔。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復，扶又翻。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敎我。」儀先為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忠自陳王立為皇太子。王府諮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訏謨左右。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下，遐嫁翻。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顯慶五年，忠徙黔州。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司禮太常伯，卽禮部尚書。左肅機鄭欽泰等左肅機，卽尚書左丞。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朝，直遙翻。

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與，讀曰預。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考異曰︰唐曆︰「羣臣朝謁，萬方表奏，皆呼為二聖。帝坐于東間，后坐于西間。后隨其愛憎，生殺在口。」按武后雖悍戾，豈得高宗尚在，與高宗對坐受羣臣朝謁乎！死不至此。今從實錄。

**12**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郞樂彥瑋、龍朔改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西臺侍郞孫處約並同東西臺三品。

**二年**（乙丑、六六五）

**1**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見，賢遍翻。復，扶又翻。仍求赤水地畜牧，卽河源之赤水也，本吐谷渾地。畜，吁玉翻。上不許。

**2**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丁酉，至合璧宮。

**3**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褚遂良、韓瑗之死，不唯拒諫，且殺諫者矣，羣臣誰敢復諫乎！李勣獻諛以茍祿利，而不知凶于其家。

**4**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恪，寶誼之子也。司戎太常伯，卽兵部尚書。姜寶誼從高祖起兵於太原。

**5**辛未，東都乾元殿成。乾元殿，洛陽宮正殿也，武后垂拱四年，毀為明堂。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

**6**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敕西州都督崔知辯、左武將軍曹繼叔將兵救之。將，卽亮翻。考異曰︰實錄作「西川都督」。按於時未有西川之名，必西州也。

**7**夏，四月，戊辰，左侍極陸敦信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為左、右侍極。檢校右相；句斷。西臺侍郞孫處約、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郞樂彥瑋並罷政事。處，昌呂翻。

**8**祕閣郞中李淳風龍朔改太史局為祕閤局，令為郞中，丞為郞。以傅仁均戊寅曆推步浸疏，乃增損劉焯皇極曆，戊寅曆始行，見一百八十七卷高祖武德二年。隋時，劉焯造甲子元曆，謂之皇極曆，為張賓所擯，不得行。焯，之若翻。更撰麟德曆；五月，辛卯，行之。更，工衡翻。

**9**秋，七月，己丑，兗州都督鄧康王元裕薨。

**10**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去，羌呂翻。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耽羅國，一曰儋羅，居新羅武州南島上，初附百濟，後附新羅。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11**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內命婦，自三妃至采女，以備古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又有六尚、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龍朔二年，又置贊德、宣議、承閨、承旨、衞仙、供奉、侍櫛、侍巾，亦分為九品，皆內官也。外命婦，皇姑封大長公主，皇姊妹封長公主，皇女封公主，皇太子之女封郡主，王之女封縣主。王母妻為妃，一品及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五品、勳官三品封母妻為縣君；散官並同職事；勳官四品封母妻為鄕君，其母並加太字，各視其夫、子之品。詔︰「禪社首以皇后為亞獻，兗州博城縣有社首山。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燕氏，越王貞之母，蓋太宗妃嬪此時唯燕氏在也。燕，因肩翻。壬戌，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土位，先用藳秸、陶匏等，秸，吉黠翻。並宜改用茵褥、罍爵，其諸郊祀亦宜準此。」又詔︰「自今郊廟享宴，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陳，讀曰陣。

丙寅，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從，才用翻。列營置幕，彌亙原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自吐火羅踰五種，至婆羅覩邏，北踰山，行六百里，得烏萇國。長，讀曰萇。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塡咽道路。時比歲豐稔，朝，直遙翻。帥，讀曰率。從，才用翻。比，毗至翻。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陽，濮陽，顓頊之墟。春秋衞成公自楚丘徙此。漢為濮陽縣，帶東郡，晉分為濮陽郡，隋為縣，屬滑州，唐屬濮州。濮，搏木翻。竇德玄騎從。騎，奇寄翻。從，才用翻。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強，其兩翻。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壽張縣，前漢曰壽良，屬東郡；光武改壽張，屬東平國；隋屬濟州，唐屬鄆州。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十二月，丙午，車駕至齊州，留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有司於山南為圓壇，山上為登封壇，社首山上為降禪方壇。

## 乾封元年（丙寅、六六六）

**1**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䃭。璽，斯氏翻。䃭，古禫翻。庚午，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為之；周禮註，在旁曰帷，在上曰帟。帟，幄中座上承塵也。帟，音亦。酌酒，實俎豆，登歌，皆用宮人。壬申，上御朝覲壇，受朝賀；朝，直遙翻；下同。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敍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先，悉薦翻。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比，必利翻。

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龍朔三年，李義府流巂州。自義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衆心乃安。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丙戌，車駕發泰山；辛卯，至曲阜，曲阜，魯侯伯禽所都。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隋始置曲阜縣，屬兗州。贈孔子太師，以少牢致祭。少，詩照翻。癸未，至亳州，謁老君廟，亳州谷陽縣，漢苦縣也，有老子祠，是年，改為眞源縣。亳州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丁丑，至東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宮；夏，四月，甲辰，至京師，東都至京師八百五十里。謁太廟。

**2**庚戌，左侍極兼檢校右相陸敦信以老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侍極，罷政事。大司成，卽國子祭酒。

**3**五月，庚寅，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期，讀曰朞。

**4**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卒，子恤翻。長，知兩翻。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惡，烏路翻。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伺，相吏翻。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衞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右武衞將軍，使為鄕導。驍，堅堯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大使，疏吏翻。將，卽亮翻。鄕，讀曰嚮。又以右金吾衞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同討高麗。

**5**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輪為豫王。

以大司憲兼檢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為右相。

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事見上卷顯慶元年。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時未可行，海行非遇順風不可。義府督之，遭風失船，丁夫溺死甚衆，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溺，奴狄翻。監，古銜翻。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不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為讎，宜早自為計。」仁軌曰︰「仁軌當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恐鎖不入簧，行後得私開之也。掣，昌列翻。獄上，上，時掌翻。義府言於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事見上卷顯慶五年。義府又諷劉仁願使害之，仁願不忍殺。及為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旣知政事，異式尋遷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為司元大夫。司元大夫，卽戶部郞中。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易，以豉翻。「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6**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相竇德玄薨。

**7**初，武士彠娶相里氏，彠，一虢翻。相，息亮翻。生男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王府法曹賀蘭越石，長，知兩翻。次皇后，次適郭孝愼。士彠卒，元慶、元爽及士彠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楊氏深銜之。越石、孝愼及孝愼妻並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寡。后旣立，楊氏號榮國夫人，越石妻號韓國夫人，唐制，國夫人，位一品。惟良自始州長史超遷司衞少卿，司衞少卿，卽衞尉少卿。懷運自瀛州長史遷淄州刺史，元慶自右衞郞將為宗正少卿，此時已改宗正為司宗。元爽自安州戶曹累遷少府少監。此時已改少府監為內府監。榮國夫人嘗置酒，謂惟良等曰︰「頗憶疇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復何如？」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憂懼，不為榮也。」復，扶又翻。分，扶問翻。荷，下可翻。朝，直遙翻。榮國不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上，時掌翻。外示謙抑，實惡之也。惡，烏路翻；下后惡同。於是以惟良檢校始州刺史，元慶為龍州刺史，元爽為濠州刺史。龍州，古江油，秦、漢、曹魏為無人之地。鄧艾伐蜀，由陰平、景谷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始至江油。晉置陰平郡，於此置平武縣，至梁有楊、李二姓大豪，分據其地。後魏平蜀，置龍州。濠州，漢鍾離縣地，晉安帝分置鍾離郡，梁置北徐州，後齊曰西楚州，隋開皇二年，改曰豪州，唐曰濠州。始州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六十里。龍州至京師二千六百六十里，東都三千一百一十五里。豪州至京師二千一百五十里，東都一千三百一十三里。元慶至州，以憂卒。卒，子恤翻；下同。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

韓國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於上。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上欲以魏國為內職，心難后未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與諸州刺史詣泰山朝覲，從至京師，惟良等獻食。朝，直遙翻。從，才用翻。考異曰︰舊傳云︰「后諷上幸楊氏宅，惟良等獻食。」今從實錄。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於惟良、懷運，丁未，誅之，改其姓為蝮氏。懷運兄懷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禮於榮國，坐惟良等沒入掖庭，榮國令后以他事朿棘鞭之，肉盡見骨而死。

**8**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帥，讀曰率。使，疏吏翻；下同。菟，同都翻。

**9**戊子，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廣平宣公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劉齊賢今為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邪！鷂，弋照翻。卿何以此待之！」

**10**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章︰十二行本「管」下有「兼安撫大使」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安陸縣，漢屬江夏郡，宋分屬安陸郡，隋、唐屬安州。處，昌呂翻。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幷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待封，孝恪之子也。郭孝恪事太宗，戰死於龜茲。

勣欲與其壻京兆杜懷恭偕行，以求勳效。懷恭辭以貧，勣贍之；復辭以無奴馬，贍，昌豔翻；下同。復，扶又翻。又贍之。懷恭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郞疏放，今人猶呼壻為郞。此或有之。」乃止。

**二年**（丁卯、六六七）

**1**春，正月，上耕藉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耒，盧對翻。旣而耕之，九推乃止。耕藉之制，月令及鄭玄註周禮，皆云天子三推，盧植註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此用盧說也。推，吐雷翻。

**2**自行乾封泉寶錢，穀帛踊貴，商賈不行；賈，音古。癸未，詔罷之。

**3**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愔薨。愔，上弟也。涪，音浮。愔，於今翻。

**4**辛丑，復以萬年宮為九成宮。永徽二年，改九成宮為萬年宮。復，扶又翻，又如字。

**5**生羌十二州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罷之。

**6**上屢責侍臣不進賢，衆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敢蔽賢也。司列少常伯，卽吏部侍郞。少，始照翻。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臣也。」上深以為然。安期，百藥之子也。李百藥，德林之子。比，毗至翻。

**7**夏，四月，乙卯，西臺侍郞楊弘武、戴至德、正諫大夫兼東臺侍郞李安期、東臺舍人昌樂張文瓘、司列少常伯兼正諫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龍朔改給事中為東臺舍人，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樂，音洛。弘武，素之弟子；楊素仕隋貴顯。至德，冑之兄子也。戴冑相太宗。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卽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梁跨穀，行幸往來。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

**8**秋，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9**辛亥，東臺侍郞同東西臺三品李安期出為荊州長史。荊州，京師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至東都一千三百三十五里。宋白曰︰荊州，秦南郡地，漢為臨江國，江左置荊州以為重鎭，擬周之分陝；唐為大都督府。

**10**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監國。監，古銜翻。

**11**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易，以豉翻。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降，戶江翻。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

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衞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餘級，新書作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三城後皆置為州。與泉男生軍合。

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趣，七喻翻。將，卽亮翻。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離合詩，離析字畫，合之成文，以見其意。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章︰十二行本「元」上有「河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萬頃為釋其義，管記，掌軍中書檄。為，于偽翻。勣乃更遣糧仗赴之。

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卽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渡。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

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糒，胡床，卽今之交床。乾，音干。糒，音備。潛簡精銳，擊敗之，敗，補邁翻。將士服其膽略。

**12**冬，十二月，甲午，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此兼用貞觀、顯慶之禮。

**13**是歲，海南獠陷瓊州。瓊州本隋朱崖郡之瓊山縣，貞觀五年置瓊州。獠，魯皓翻。

## 總章元年（戊辰、六六八）以將作明堂改元。是年三月方改元。

**1**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

**2**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扶餘國之故墟，故城存其名。薛仁貴旣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

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使，疏吏翻。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事見隋煬帝紀。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事見太宗紀。釁，許覲翻。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鄕導，鄕，讀曰嚮。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妖，於喬翻。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謂征遼東之諸將也。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鬬，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前，冠，古玩翻。處，昌呂翻。沈，持林翻。斷，丁亂翻。忌前，忌人在己前也。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

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復，扶又翻。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新書作「薩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3**朝廷議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

**4**戊寅，上幸九成宮。

**5**夏，四月，丙辰，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衞；次東南曰司空，主塡星，主楚；次西南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占之。據舊紀，五車在昴、畢間。見，賢遍翻；下同。彗，祥歲翻。上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6**辛巳，西臺侍郞、同東西臺三品楊弘武薨。

**7**八月，辛酉，卑列道行軍總管、右威衞將軍劉仁願坐征高麗逗留，流姚州。

**8**癸酉，車駕還京師。

**9**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旣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降，戶江翻，下同。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帥，讀曰率。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月」，當作「角」，否則作「周」。男建自刺，不死，刺，七亦翻。遂擒之。高麗悉平。

**10**冬，十月，戊午，以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烏荼國，一曰烏萇，直天竺南，東距勃律六百里，西罽賓四百里。婆羅門，僧也。唐置懷化大將軍，從三品，以授蕃官。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合，音閤。上將餌之。東臺侍郞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觀，古玩翻。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娑婆寐事見上卷顯慶二年。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11**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東內正殿曰含元殿。唐六典曰︰含元殿卽龍首山之東趾，階上高於平地四十餘尺，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東西廣五百步，殿前玉階三級，每級引出一螭頭，其下為龍尾道，委蛇屈曲，凡七轉。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司平太常伯，卽工部尚書。按舊書，永徽五年，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員外同正，自此始。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司宰少卿，卽光祿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衞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中，黔，音琴。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新城州、遼城州、哥勿州、衞樂州、舍利州、居素州、越喜州，去旦州、建安州，凡有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存於志者，南蘇、蓋牟、代那、倉巖、磨米、積利、黎山、延津、木底、安市、諸北、識利、拂涅、拜漢十四州而已。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酋，慈由翻。帥，所類翻。理，猶治也，時避上名，以「治」為「理」，通鑑因唐史成文。以右威衞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鎭撫之。

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己巳，謁太廟。

**12**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渭南縣，屬雍州，後魏之渭南郡，後周廢為縣。冠，古玩翻。政事為畿縣最。唐雍州諸縣，萬年、長安為赤縣，餘縣偽畿縣。六典曰︰城內為京縣，城外為畿縣。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史言李勣愛人以德。

**13**時有敕，征遼軍士逃亡，限內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斬，首，式又翻。妻子籍沒。太子上表，上，時掌翻。以為︰「如此之比，其數至多︰或遇病不及隊伍，怖懼而逃；怖，普布翻。或因樵採為賊所掠；或渡海漂沒；或深入賊庭，為所傷殺。軍法嚴重，同隊恐幷獲罪，卽舉以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當，丁浪翻。直據隊司通狀關移所屬，妻子沒官，情實可哀。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大禹謨之言。註云︰經，常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從之。

**14**甲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檢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

**15**是歲，京師及山東、江、淮旱，饑。

**二年**（己巳、六六九）

**1**春，二月，辛酉，以張文瓘為東臺侍郞，以右肅機、檢校太子中護譙人李敬玄為西臺侍郞，譙縣帶亳州。並同東西臺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先，悉薦翻。考異曰︰陳統紀在乾封二年，文瓘始同三品時。今從舊本紀。「陳」字必誤。

**2**癸亥，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雍，於用翻。承慶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監，古銜翻。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註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3**三月，丙戌，東臺侍郞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

**4**丁亥，詔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觚，攻乎翻，方稜也。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覆，敷又翻。時按淮南子，清陽為天，故覆明堂以清陽之色。玉葉，非必以玉為之，蓋亦瓦之類。謂之葉者，尚朴之意，猶茨之以茅也；曰玉者，示寶貴之耳。其門牆階級，窗櫺楣柱，枊楶枅栱，說文曰︰在牆曰牖，在屋曰窗。釋名︰窗，聰也，於內見外之聰明也。櫺，盧經翻，楯間于窗隔也。楣，屋梠。說文曰︰楣，屋櫋。毛晃曰︰棟下橫木曰楣。柱，楹也。枊，魚剛翻。斜桷謂之飛枊。楶，子結翻，梁上欂櫨。枅，堅奚翻，屋櫨，所以承桁。栱，居竦翻，大杙，又栱科。皆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詔下之後，衆議猶未決，又會饑饉，竟不果立。

**5**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宮。

**6**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7**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8**秋，八月，丁未朔，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未宜遊幸。上聞之，辛亥，御延福殿，九成宮中有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守，手又翻。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詳刑大夫，卽大理少卿。「巡守雖帝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易，以豉翻。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西巡。為，于偽翻。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郞。幾，居豈翻。

**9**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為安北都護府。瀚海都護府，見上龍朔三年。

**10**九月，丁丑朔，詔徙吐谷渾部落就涼州南山。議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發兵擊吐蕃。右相閻立本以為去歲饑歉，未可興師。議久不決，竟不果徙。

**11**庚寅，大風，海溢，漂永嘉、安固六千餘家。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甌鄕立永寧縣，江左改曰永豐。隋平陳，改曰永嘉縣。又，孫吳立羅陽縣，孫皓改曰安陽縣。晉平吳，改曰安固縣，並屬永嘉郡。唐初，屬東嘉州，貞觀元年，州廢，二縣屬栝州。

**12**冬，十月，丁巳，車駕還京師。

**13**十一月，丁亥，徙豫王旭輪為冀王，更名輪。更，工衡翻。

**14**司空、太子太師、英貞武公李勣寢疾，英者，封國名；貞武，其諡也。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子弟為之迎醫，為，于偽翻；下親為、非為、久為同。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考異曰︰舊傳云「勣年七十六」，臨終語弟弼云︰「年將八十」，新傳改云「年踰八十」。按新、舊傳、實錄皆云，「大業末，翟讓聚衆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 自大業十三年至此五十二年。若據新傳年八十六，則年十七當在開皇時，不得云大業末也。總章元年，賈言忠對高宗云︰「勣年登八十。」去此止一年。若據新傳，勣滅高麗時年已八十五，亦不得云年登八十。今從實錄。豈非命邪！脩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復，扶又翻；下不復同。一旦，忽謂其弟司衞少卿弼曰︰「吾今日少愈，可共置酒為樂。」日少，詩沼翻。樂，音洛。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度，徒洛翻。故欲與汝曹為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謂房遺愛、杜荷也。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葬畢，汝卽遷入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以勣之智，蓋知敬業必為變也，豈知敬業乃忠於唐室邪！撾，則瓜翻。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聞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宮，登樓望轜車慟哭。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鞬山，轜，音而。轜車，喪車也，所以載柩。烏德鞬山在回紇牙帳西南。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勣破突厥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破薛延陀見一百九十八卷二十年。厥，九勿翻。

勣為將，有謀善斷；將，卽亮翻。斷，丁亂翻。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訾，卽移翻。訾之為言量也。相，息亮翻。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已為僕射，親為之煑粥，風回，爇其須鬢。爇，如悅翻。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煑粥，其可得乎！」

勣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亡，讀曰無。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愜，苦叶翻。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之。陳，讀曰陣。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勣長子震早卒，長，知兩翻。卒，子恤翻。震子敬業襲爵。考異曰︰劉餗小說云︰「高宗時羣蠻為寇，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置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二佐吏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及兵仗，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壯其膽略，曰︰『吾不辨此。然破我家必此兒也！』」按敬業，武后時舉兵，旋踵敗亡，若有智勇，何至如此！今不取。

**15**時承平旣久，選人益多，選，須絹翻；下同。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郞張仁禕唐制︰尚書二十四司，各司有郞中二員，從五品上；員外郞二員，從六品上。禕，吁韋翻。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

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詣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郞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駮下。上，時掌翻。省，悉景翻。當，丁浪翻。駮，北角翻。旣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翹關，長丈七尺，徑二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騎，奇寄翻。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黔，音琴。閩，眉巾翻。選，如字。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咸亨元年（庚午、六七○）

## 咸亨元年（庚午、六七○）是年三月，始改元。

**1**春，正月，丁丑，右相劉仁軌請致仕；許之。

**2**三月，甲戌朔，以旱，赦天下，改元。

**3**丁丑，改蓬萊宮為含元宮。卽含元殿，以為宮名。

**4**壬辰，太子少師許敬宗請致仕；許之。

**5**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西臺舍人徐齊耼上疏，耼，他酣翻。上，時掌翻。以為︰「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置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又奏︰「齊獻公卽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廢，齊獻公，文德皇后父長孫晟也。周忠孝公，皇后父武士彠也。禰，乃禮翻。不審陛下何以垂示海內，彰孝理之風！」孝理卽孝治，避上名，改「治」為「理」。上皆從之。齊耼，充容之弟也。齊耼姊入宮為充容，列於九嬪。

**6**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鎭。闐，徒賢翻。龜茲，音丘慈。辛亥，以右衞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邏娑川，吐蕃贊普牙在焉，有邏些城。左衞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眞、左衞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7**庚午，上幸九成宮。

**8**高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高麗在東，時已列置州府，故曰東州道。監，古銜翻。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9**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10**秋，八月，丁巳，車駕還京師。

**11**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自鄯州鄯城縣西行三百餘里，至大非川。將趣烏海，烏海在漢哭山西，隋屬河源郡界。杜佑曰︰吐蕃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為害。趣，七喻翻。仁貴曰︰「烏海險遠，軍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重，直用翻；下同。趨，七喻翻。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河口，積石河口也。帥，讀曰率。斬獲甚衆，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將，卽亮翻；下同。杜佑曰︰祿東贊、論欽陵本姓薛氏，世為大論，後遂以官為氏。大論，吐蕃統理國事之官也。相，息亮翻。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眞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還，音旋，又如字。敕大司憲樂彥瑋卽軍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

欽陵，祿東贊之子也，祿東贊事始一百九十五卷太宗貞觀十四年。與弟贊婆、悉多于『張︰「于」作「干」。』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卒，子恤翻；下氏卒同。欽陵代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秉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12**關中旱，饑，九月，丁丑，詔以明年正月幸東都。

**13**甲申，皇后母魯國忠烈夫人楊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婦並詣宅弔哭。

**14**閏月，癸卯，皇后以久旱，請避位，不許。

**15**壬子，加贈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為太尉、太原王，夫人為王妃。

**16**甲寅，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17**冬，十月，乙未，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為左肅機，罷政事。龍朔二年，改左、右庶子為左、右中護。

**18**庚寅，詔官名皆復舊。改官名見上卷龍朔二年。按新書·帝紀係十二月庚寅。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

## 唐紀十八起重光協洽（辛未），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十一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下

**咸亨二年**（辛未、六七一）

**1**春，正月，甲子，上幸東都。考異曰︰舊本紀及太子弘傳，「正月乙巳，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明年十月己未，又云「皇太子監國。」新本紀、唐曆、統紀皆連歲言太子監國。按離長安時，已留太子監國，及自東都將還，豈得又令監國！按實錄此月無監國事，唯明年十月有之。今從之。

**2**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衞大將軍兼匐延都督，顯慶二年，平賀魯，以處木昆部為匐延都督府。厥，九勿翻。驍，堅堯翻。匐，蒲北翻。以安集五咄陸之衆。咄，當沒翻。

**3**初，武元慶等旣死，事見上卷乾封元年。皇后奏以其姊子賀蘭敏之為士彠之嗣，彠，一虢翻。襲爵周公，改姓武氏，累遷弘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太宗在藩，於秦府置文學館學士，其後弘文、崇文二館皆有學士。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魏國夫人之死也，亦見乾封元年。上見敏之，悲泣曰︰「曏吾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蒼猝如此！」朝，直遙翻。敏之號哭不對。后聞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貌美，蒸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衰絰，奏妓。號，戶高翻。惡，烏路翻。衰，倉回翻。妓，渠綺翻。司衞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選以為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之前後罪惡，請加竄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雷州，漢徐聞縣地。梁置南合州，隋曰合州，仍置海康縣，大業廢州。唐武德五年，復置，貞觀八年改曰雷州。韶州，漢南野縣地。吳孫皓甘露元年，分立始興郡。唐武德初，置番州，貞觀元年，改韶州。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四十七里，至東都五千八百三十六里。韶州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至東都四千一百四十二里。韁，居良翻。朝士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衆。朝，直遙翻。

**4**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麗，力知翻。

**5**九月，丙申，潞州刺史徐王元禮薨。

**6**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7**車駕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獵於葉縣；舊志︰東都至許州四百里，至汝州百八十里。葉縣舊屬南陽郡，後幷省，後齊置襄州，後周廢州，置南襄城郡，隋廢郡為葉縣，屬許州。葉，式涉翻。丙戌，還東都。

**三年**（壬申、六七二）

**1**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衞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太子十率府，各有副率，位四品。率，所律翻。將兵討叛蠻。將，卽亮翻。

**2**庚戌，昆明蠻十四姓二萬三千戶內附，置殷、敦、總三州。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蠻，以西洱河為境，卽葉榆河也，去長安九千里。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

**3**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州浩亹水南。漢書·地理志︰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允吾，唐為鄯州龍支縣。水經註︰浩亹河出允吾西北塞外，東逕浩亹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湟水，俗呼為閤門河。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鄯，時戰翻。浩，音誥。亹，音門。吐谷渾畏吐蕃之強，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時以靈州鳴沙縣地置安樂州。樂，音洛。以可汗諾曷鉢為刺史。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吐谷渾故地皆入於吐蕃。

**4**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5**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宮。

**6**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見上卷龍朔三年。詰，去吉翻。敗薛仁貴、見上卷咸亨元年。敗，補邁翻。寇逼涼州事，吐蕃旣滅吐谷渾，又破西域，則寇逼涼州矣。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使，疏吏翻。

**7**秋，八月，壬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卒，子恤翻。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徼，吉弔翻。嫁少女於夷貊。少，詩沼翻。貊，莫白翻。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為繆。」繆，靡幼翻。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諡。太常博士王福畤議，畤，音止。以為︰『章︰十二行本「為」下有「諡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太常博士擬諡，皆跡其功行為之褒貶，大行大名之，小行小名之。載，子亥翻。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諡之為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為『繆』，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累，力瑞翻。諡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已上更議，禮部尚書陽思敬議︰「按諡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諡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酋，慈由翻。故思古議及之。福畤，勃之父也。王勃，見二百卷龍朔元年。

**8**九月，癸卯，徙沛王賢為雍王。雍，於用翻。

**9**冬，十月，己未，詔太子監國。監，古銜翻。

**10**壬戌，車駕發東都。

**11**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2**甲辰，車駕至京師。

**13**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14**癸卯，以左庶子劉仁軌同中書門下三品。

**15**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東宮典膳局郞，正六品上；丞，正八品上︰掌進膳嘗食。全椒縣時屬滁州。幷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上，時掌翻。頃之，右史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為右史。起居舍人，從六品上，屬中書省，掌脩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言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終，則授之於國史。龍朔改曰右史。

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唐散樂有舞盤伎、舞輪伎、長蹻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皆梁之遺伎也。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隋置太子內率府，擬上臺千牛衞，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龍朔改為左、右奉裕率。率，所律翻。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伶，盧經翻。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衞將軍。千牛刀，卽人主防身刀也，取莊子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之義。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宿衞侍從，隋煬帝置備身府，唐改千牛府。

**四年**（癸酉、六七三）

**1**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

**2**三月，丙申，詔劉仁軌等改脩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3**夏，四月，丙子，車駕幸九成宮。

**4**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胡嶠曰︰黑車子之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河，夏秋冰厚二尺，秋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余按唐書劉仁軌傳，此瓠蘆河當在高麗南界，新羅七重城之北。燕，因肩翻；下同。俘獲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靺鞨，音末曷。擐，音宦。帥，讀曰率。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突地稽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5**秋，七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辛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婺，亡遇翻。溺，奴狄翻。

**6**八月，辛丑，上以瘧疾，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啓事。瘧，迸約翻。

**7**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

**8**乙巳，車駕還京師。

**9**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來降。降，戶江翻；下同。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阿悉吉卽阿悉結，弩失畢五俟斤之一也。蘇定方之西討也，見二百卷顯慶二年。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麪，咽麪，亦鐵勒種，居得嶷海。咽，於甸翻。麪，眠見翻。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臚，陵如翻。朝，直遙翻。

## 上元元年（甲戌、六七四）是年八月方改元。

**1**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帝以新羅國為雞林州。衞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旣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衞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驍，堅堯翻。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2**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3**賀蘭敏之旣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於嶺南，乾封元年，元爽流振州。襲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尚衣奉御，屬殿中省，掌衣服，詳其制度，辯其名數。夏，四月，辛卯，遷宗正卿。

**4**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妣張氏為宣莊皇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懿皇后；後魏金門鎭將熙，太祖虎之祖也，諡宣簡公；魏幢主天賜，太祖虎之父也，諡懿王。太武皇帝為神堯皇帝，太穆皇后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實欲自尊，而以避先帝、先后之稱為言，武后之意也。之稱，尺證翻。改元，赦天下。

**5**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鍮石似金而非金。鍮，託侯翻。庶人服黃，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黃。」非庶人，謂工商雜戶。

**6**九月，癸丑，詔追復長孫晟、長孫無忌官爵，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無忌喪歸，陪葬昭陵。無忌削官爵而死，見二百卷顯慶四年。

**7**甲寅，上御翔鸞閣，據舊書郝處俊傳，翔鸞閣在含元殿東。唐六典，含元殿翼以二閣，左曰翔鸞，右曰棲鳳，二閣之下，為東西朝堂。觀大酺。酺，薄胡翻。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梁元帝遺武陵王書有是言。樂，音洛。少，詩沼翻。推，吐雷翻。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誚，才笑翻。瞿，九遇翻，驚視貌。「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是日，衞尉卿李弼暴卒于宴所，為之廢酺一日。為，于偽翻。

**8**冬，十一月，丙午朔，車駕發京師；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曲武原在華山下。華，戶化翻。戊辰，至東都。

**9**箕州錄事參軍張君澈等誣告刺史蔣王惲及其子汝南郡王煒謀反，惲，於粉翻。煒，于鬼翻。敕通事舍人薛思貞馳傳往按之。傳，張戀翻。十二月，癸未，惲惶懼，自縊死，縊，於計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斬君澈等四人。

**10**戊子，于闐王伏闍雄來朝。闐，徒賢翻。闍，視遮翻。朝，直遙翻；下同。

**11**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12**壬寅，天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老子姓李名耳；唐祖之，乾封元年，尊為玄元皇帝。上，時掌翻；下同。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古禮，父在，為母服朞。為，于偽翻。齊，音咨。衰，倉回翻。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京官，在京官也。量，音良。及其餘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13**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選，選，須絹翻；下同。考異曰︰會要作「劉嶢」。今從統紀。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檢勘者，謂考其功過，察其假名承偽，隱冒升降。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理體，卽治道。行，下孟翻。趨，七喻翻；下同。辟，毗亦翻。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趨，七喻翻。好，呼到翻；下憐好同。

**二年**（乙亥、六七五）

**1**春，正月，丙寅，以于闐國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為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闍雄毗沙都督。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尉，紆勿翻。闍，視遮翻。

**2**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脩鄰好；吐，從暾入聲；下同。復，扶又翻。谷，音浴。上不許。

**3**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重，直龍翻。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靺，音末。鞨，音曷。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鎭撫大使，使，疏吏翻；下同。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使，疏吏翻。還，音旋，又如字。改封臨海郡公。

**4**三月，丁巳，天后祀先蠶於邙山之陽；漢儀︰三月桑始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續漢志︰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註云︰今蠶神曰苑疏窳婦人，寓氏公主。唐制︰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蜀註曰︰通典︰先蠶，天駟也。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朝，直遙翻；下同。

**5**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郞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記昏義曰︰天子聽男敎，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敎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昔魏文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三年。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郞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樂，音洛。上乃止。

**6**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郞元萬頃、唐著作郞，從五品上，掌脩撰碑誌、祝文、祭文，屬祕書省。左史劉禕之等，龍朔改起居郞為左史。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撰，士免翻。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疏，所去翻。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不經南衙，於北門出入，故云然。禕之，子翼之子也。劉子翼仕隋，以學行著。

**7**夏，四月，庚辰，以司農少卿韋弘機為司農卿。弘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苑。有宦者於苑中犯法，弘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為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卽杖之，不必奏也。」

**8**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樂，音洛。惡，烏路翻。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栝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朝，直遙翻。

**9**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屬，之欲翻。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迕旨，迕，逆也。數，所角翻。迕，五故翻。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卽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衞權毅、王遂古。親、勳、翊三衞皆番上。上，時掌翻。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己亥，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后將逞志，弘奏請數怫旨，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唐曆云︰「弘仁孝英果，深為上所鍾愛。自升為太子，敬禮大臣鴻儒之士，未嘗居有過之地。以請嫁二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舊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為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為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孝敬，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曆也。按弘之死，其事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為天后鴆之，疑以傳疑。

壬寅，車駕還洛陽宮。五月，戊申，下詔︰「朕方欲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諡為孝敬皇帝。」帝子諡皇帝始此。諡，神至翻。

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赦天下。雍，於用翻。

**10**天后惡慈州刺史王上金，宋白曰︰慈州，春秋廧咎如之國，漢為北屈縣。隋為汾州，唐武德元年，為西汾州，五年，改南汾州；貞觀八年，改南汾州為慈州，以州近慈烏戍，故名。孫愐曰︰因慈氏縣名之。上金，帝後宮劉氏所生。惡，烏路翻。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11**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恭陵，在洛州緱氏縣懊來山，改名太平山。

**12**戊戌，以戴至德為右僕射，庚子，以劉仁軌為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尚，辰羊翻。更，工衡翻。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難，乃旦翻。詰，去吉翻。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辯。為，于偽翻。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嫗，威遇翻。解，戶買翻。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長，知兩翻。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駮，上甚委之。駮，北角翻。

## 儀鳳元年（丙子、六七六）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1**春，正月，壬戌，徙冀王輪為相王。

**2**納州獠反，唐制，儀鳳二年開山洞置納州，屬瀘州都督府。獠，魯皓翻。敕黔州都督發兵討之。黔，音琴。

**3**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考異曰︰實錄，咸亨元年，楊昉、高侃討安舜，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儀鳳元年二月甲戌，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城。蓋咸亨元年言移府者，終言之也；儀鳳元年言高麗反者，本其所以移也。會要無咸亨元年移府事。此年云移於遼東故城，今從之。先是有華人任『章︰十二行本「任」下有「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東官者，悉罷之。先，悉薦翻。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4**天后勸上封中嶽；癸未，詔以今冬有事于嵩山。中嶽嵩山，在河南陽城縣。

**5**丁亥，上幸汝州之溫湯。汝州梁縣西南五十里有溫湯，可以熟米。又有黃女湯。帝置溫泉頓。

**6**三月，癸卯，黃門侍郞來恆、中書侍郞薛元超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恆，濟之兄；元超，收之子也。來濟盡忠而又死於封疆。薛收事太宗於潛躍。恆，戶登翻。

**7**甲辰，上還東都。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8**閏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宋白曰︰疊州常芬縣，舊吐谷渾所據，周武成三年，逐諸羌，始有其地，乃於三交築城，置甘松防，又為三川縣，以隸常香郡。建德三年，改三川為常芬縣，仍立芳州，以邑隸焉，取地多芳草以名州。隋廢州，唐復置。吐，從暾入聲。鄯，時戰翻。敕左監門衞中郞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興州，漢武都沮縣地。後魏改為略陽縣，江左為武興藩王國。後魏以為武興郡，置興州，改略陽縣為順政縣。鳳州，漢故道河池縣地。晉為仇池氐所據，後魏置梁泉縣，西魏廢帝置鳳州。鄯，時戰翻。監，古銜翻。將，卽亮翻。己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幷州大都督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衞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洮，士刀翻。帥，所類翻。將，卽亮翻。幷，卑經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二王皆不行。

**9**庚寅，車駕西還。

**10**甲寅，中書侍郞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

**11**戊午，車駕至九成宮。

**12**六月，癸亥，黃門侍郞晉陵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

**13**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14**壬寅，敕︰「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黔，音琴。比，毗至翻。使，疏吏翻。令，力丁翻。選，須絹翻。

**15**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衞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郞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監，古銜翻。將，卽亮翻。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太原，漢晉陽縣，隋改為太原縣，而以後齊所置龍山縣為晉陽縣，並帶幷州。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易，以豉翻。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釋之言，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抔，薄侯翻。處，昌呂翻。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為侍御史。

初，仁傑為幷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使，疏吏翻。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長，知兩翻。藺，良刃翻。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鄒︰叶，讀曰協。玉篇︰叶，古文協字。』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16**冬，十月，車駕還京師。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7**丁酉，祫享太廟，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歐陽修曰︰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議其年數。史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時以其言有經據，遂從之。唐制︰國子博士，正五品上，掌敎文武官二品已上、國公子孫二品已上曾孫為生者。太學博士，正六品上，掌敎文武官五品已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之為生者。祫，胡夾翻。璨，倉按翻。禘，大計翻。

**18**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郇，音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申州，漢平氏、鄳縣地，晉分置義陽郡，南齊置司州，後魏改郢州，後周改申州，隋改義州，唐復曰申州。岐州在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東都九百四十三里。乾封初，敕曰︰「素節旣有舊疾，不須入朝。」朝，直遙翻。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柬之封論以進，欲以感動帝心，豈知適所以速素節之罪乎！袁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至東都二千一百六十一里。

**19**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下。

**20**庚寅，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21**十二月，戊午，以來恆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鄢陵崔知悌、國子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隋大業三年，始置國子司業，唐從四品下，所職與祭酒同。使，疏吏翻。鄢，謁晚翻，又於建翻，又音偃。分道巡撫。

**二年**（丁丑、六七七）

**1**春，正月，乙亥，上耕藉田。

**2**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見上卷麟德二年。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朝，直遙翻。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為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朝，音潮。鮮，音仙。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去年春，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今又移於新城。統，他綜翻。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麗，力知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靺鞨，音末曷。邛，渠容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厥，九勿翻。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3**三月，癸亥朔，以郝處俊、高智周並為左庶子，李義琰為右庶子。郝，呼各翻。處，昌呂翻。唐制，東宮左、右庶子，各二員。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安，公謹之子也。張公謹，太宗朝功臣。

**4**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寧陵劉思立上疏︰寧陵縣，漢屬陳留郡，曹魏至元魏，屬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宋州。賑，津忍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以為︰「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使，疏吏翻。少，詩沼翻。旣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閒，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使，疏吏翻。

**5**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鎭，擒鎭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衆拒守。吐，從暾入聲。將，卽亮翻。說，輸芮翻。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帥，讀曰率。詔以孝昇為游擊將軍。晉官品令，游擊將軍第四品。唐從五品下。

**6**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更，工衡翻。

**7**命劉仁軌鎭洮河軍。鄯州城內，有臨洮軍。洮，土刀翻。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8**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顯慶三年行新禮，見二百卷。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有大禮，臨時撰定。撰，士免翻。

**三年**（戊寅、六七八）

**1**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后于光順門。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朝，直遙翻。

**2**劉仁軌鎭洮河，每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欲中傷之，仁軌以私怨奏用敬玄，以至敗國殄民；矯情以容袁異式，挾怨以陷李敬玄，得為賢乎！將，卽亮翻。帥，所類翻。中，竹仲翻。奏言︰「西邊鎭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敬玄代仁乾為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使，疏吏翻。鄯，時戰翻。考異曰︰實錄云︰「與仁軌相知鎭守。而敬玄之敗，仁軌不預」；新、舊傳皆云「以代仁軌」，今從之。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逸等發劍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淮安王神通。

癸未，遣左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問布衣及仕宦。

**3**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來年元為通乾。

**4**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宮。丙寅，山中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從，才用翻。

**5**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龍支縣，屬鄯州，漢允吾縣地。後漢改為龍耆縣，後魏改為金城縣，又改為龍支。積石山在今縣南。

**6**上初卽位，不忍觀破陳樂，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韋萬石奏︰「久寢不作，懼成廢缺。請自今大宴會復奏之。」上從之。陳，讀曰陣。少，詩照翻。復，扶又翻，又如字。

**7**九月，辛酉，車駕還京師。

**8**上將發兵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輿入見，見，賢遍翻。諫曰︰「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止。勝，音升。癸亥，文瓘薨。

**9**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將，卽亮翻；下同。兵敗，工部尚書、右衞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諡法︰剛克曰僖；又，小心畏忌曰僖；又戴記，有伐有還曰僖。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杜佑曰︰承風嶺在廓州廣威縣西南，東北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谷渾界。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帥，讀曰率。將，卽亮翻。敬玄乃收餘衆還鄯州。考異曰︰朝野僉載曰︰「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著鞾不得，狼狽而走，遺卻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言之太過，今不取。

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以豉翻。省，悉景翻。比，必利翻。卒，子恤翻。考異曰︰新本紀︰「審禮死之。」按舊傳，審禮永隆二年，卒于蕃中，新紀誤也。今終言之。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號，戶高翻。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

上嘉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衞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杜佑曰︰河源軍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使，疏吏翻；下同。

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時詔募猛士以討吐蕃，師德應募從軍。監，古銜翻。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復，扶又翻，又如字。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宋白曰︰石堡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北接大山，南連小雪山，號曰赤嶺，去長安三千五百里。自鄯州鄯城縣西行二百里，至赤嶺。將，卽亮翻。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為，于偽翻。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考異曰︰御史臺記，「充河源軍使」。今從舊傳。兼知營田事。

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

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宋城縣帶宋州，舊睢陽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上，時掌翻。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略，騎，奇寄翻。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陸機痛吳之亡，著辨亡論，跡吳之所以興及其所以亡，其論甚悉。河橋之敗，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左傳︰晉、楚遇於鄢陵，楚大夫養由基、潘黨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楚共王曰︰「君有二臣，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楚師敗。杜預曰︰濟，益也。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將，卽亮翻；下同。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李左車見十卷漢高帝三年。陳湯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呂蒙見獻帝紀六十五卷至六十八卷。孟觀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未聞其家代為將也。

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茍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見二百卷龍朔元年、二年。李勣破平壤，見上卷總章元年。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郞，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尚書諸曹郞，皆謂之臺郞。勳轉淹滯，則司勳之責耳。司勳令史三十三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見上卷咸亨元年。卽，就也。曏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畜，吁玉翻。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強，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長，知兩翻。畜，吁玉翻。先，悉薦翻。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仗內供奉，朝會得隨百官入見。

**10**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貞王元曉薨。

**11**十一月，壬子，黃門侍郞、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恆薨。恆，戶登翻。

**12**十二月，詔停來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通乾，反語為天窮。

## 調露元年（己卯、六七九）按會要，是年六月十三日，方改元調露。

**1**春，正月，己酉，上幸東都。

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按六典，宿羽、高山二宮，皆在東都禁苑中。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為長廊亙一里。宮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弘機坐免官。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考異曰︰舊傳云︰「儀鳳中，機坐家人犯盜，為憲司所劾，免官。」狄仁傑傳云︰「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統紀云︰「駕幸東都，上遊韋弘機所造宿羽、高山等宮，乘高臨深，有登眺之美，乃敕弘機造高館，及成，臨幸，卽上陽宮也。」今據實錄，營宮在前。左司郞中王本立隋煬帝大業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郞各一人，掌都省之職。唐置左、右司郞中，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少，詩沼翻。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狄仁傑以司農發太原運，句會欠米萬餘斛。高宗怒曰︰『仁傑偷我米。』命殺之。吏部侍郞魏玄同曰︰『仁傑健而疏，只是句當失所，臣委知不偷，請以官爵保明。』久之，高宗意解，仁傑不坐。」按仁傑傳未嘗為司農，今不取。由是朝廷肅然。

**2**庚戌，右僕射、太子賓客道恭公戴至德薨。道，古國名，左傳之江、黃、道、柏是也。顯慶元年，始置太子賓客四員，正三品，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諡法︰尊賢讓善曰恭。

**3**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羊同，西戎國名。宋祁載劉元鼎之言曰︰黃河上流，由洪濟橋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出其間。唐會要曰︰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里。薩，桑割翻。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強，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

上聞贊普卒，『章︰十二行本「卒」下有「嗣主未定」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命裴行儉乘間圖之，卒，子恤翻。間，古莧翻。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4**夏，四月，辛酉，郝處俊為侍中。

**5**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上及天后所重，呪，職救翻。幻，戶辦翻。官至正諫大夫。五月，壬午，崇儼為盜所殺，求賊，竟不得。考異曰︰御史臺記︰「鄭仁恭，本滎陽人也，自監察累遷刑部郞中。儀鳳中，明崇儼以奇術承恩寵，夜遇刺客，敕三司亟推鞫，妄承引，連坐者甚衆。高宗怒，促有司行刑。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其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為枉邪？』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為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遂緩之。旬餘，果獲賊矣。朝廷稱之。」今從實錄。贈崇儼侍中。

**6**丙戌，命太子監國。監，古銜翻。太子處事明審，處，昌呂翻。時人稱之。

**7**戊戌，作紫桂宮於澠池之西。紫桂宮在澠池之西五里。澠，彌兗翻。

**8**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

**9**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帥，所類翻。匐，蒲北翻。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郞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波斯為大食所滅，其王卑路斯入朝，授武衞將軍而死，其子為質在京師。朝，直遙翻。復，扶又翻。卒，子恤翻。洹，戶官翻。質，音致。考異曰︰實錄作「泥浬師師」，舊傳作「泥湟師師」，唐曆作「泥汨師」。今從統紀。宜遣使者送歸國，使，疏吏翻；下同。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過，工禾翻。考異曰︰唐紀云，「波斯王卑路斯入朝未還，請遣使送歸。」今從實錄、唐曆、統紀、舊傳。仍為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使，疏吏翻。令，力丁翻。

**10**秋，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

**11**初，裴行儉嘗為西州長史，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徽五年。長，知兩翻。及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上，時掌翻。阿史那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行儉徐召四鎭諸胡酋長四鎭，龜茲、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也。酋，慈由翻。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樂，音洛。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校，古効翻。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漢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漢人，猶漢時匈奴謂漢人為秦人也。使，疏吏翻；下同。猝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帥，讀曰率。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夷狄無符信，以箭為契信。西突厥沙鉢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遮匐，途中，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者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使先往諭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騎，奇寄翻。齎，則兮翻。匐，蒲北翻。降，戶江翻。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築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出伏沒之狀。

**12**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阿史德，姓也，溫傅其名。奉職，亦一部酋長之名。單，音蟬。厥，九勿翻。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置二十四州，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徽元年。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右領軍衞將軍花大智、何承天姓苑有花姓。臚，陵如翻。單，音蟬。長，知兩翻。嗣，祥吏翻。右千牛衞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將兵，卽亮翻，又音如字。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厥，九勿翻。敗，補邁翻。勝，音升。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減死，流桂州，大智、景嘉並免官。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洩，息列翻。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使，疏吏翻。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朝，直遙翻。

**13**壬子，遣左金吾衞將軍曹懷舜屯井陘，井陘縣，漢、晉、後魏皆屬常山郡，唐屬恆州。陘，音刑。右武衞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誘，羊久翻。契，欺訖翻，又音喫。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曹魏置始平縣，晉武帝置始平郡，後魏廢郡，以縣屬扶風，隋、唐屬雍州。

**14**庚申，詔以突厥背誕，罷封嵩山。背，蒲妹翻。

**15**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幷請和親，上遣郞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將，卽亮翻；下管將同。

**16**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高智周為御史大夫，罷知政事。

**17**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衞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幷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暕，古限翻。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程名振為將，著功名於貞觀、永徽之間。

永隆元年（庚辰、六八○）

## 永隆元年（庚辰、六八○）按會要，是年八月二十三日，改元永隆。

**1**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溫湯；戊午，幸嵩山處士三原田遊巖所居；處，昌呂翻。己未，幸道士宗城潘師正所居，考異曰︰舊傳，「師正，趙州贊皇人。」今從實錄。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史言帝崇信異端。乙丑，還東都。

**2**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亦謂之呼延谷。擒其酋長奉職；句絕。可汗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降，戶江翻。

初，行儉行至朔川，考異曰︰舊傳作「朔州」。今依實錄及統紀。余按唐朔州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單于府治金河縣，漢雲中郡城也。自朔州至單于府三百五十七里。以裴行儉軍行次舍考之，先至朔州而後至單于府北，則舊傳朔州為是。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復，扶又翻；下復為、可復同。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陌刀，大刀也；一舉刀可殺數人。唐六典曰︰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釋名曰︰弩，怒也，有怒勢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者曰牙，似牙齒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乘，繩證翻。以羸兵數百為之援，羸，倫為翻。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近，其靳翻。

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掘，其月翻。塹，七豔翻。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趣，讀曰促。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深，式禁翻。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奉職旣就擒，餘黨走保狼山。狼山，歌邏祿右廂部落所居也。永徽元年，置狼山州，屬雲中都護府。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傳，知戀翻。處，昌呂翻。行儉引軍還。

**3**夏，四月，乙丑，上幸紫桂宮。

**4**戊辰，黃門侍郞聞喜裴炎、崔知溫、聞喜縣，漢屬河東郡。隋以漢聞喜縣為絳縣，以漢絳縣為曲沃縣，以桐鄕置聞喜縣，尋改為桐鄕縣；武德元年復曰聞喜，屬絳州。中書侍郞京兆王德眞並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溫，知悌之弟也。

**5**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衞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考異曰︰實錄︰「吐蕃大將贊婆及素和貴等帥衆三萬進寇河源，屯兵于良非川。辛巳，河西鎭撫大使、中書令李敬玄統衆與賊戰于湟川，官軍敗績。副使、左武衞將軍黑齒常之帥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殺獲二千餘級，贊婆等遂退。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詔敬玄留鎭鄯州以為之援。」按儀鳳三年九月，敬玄已與吐蕃戰敗于青海，常之夜襲賊營，賊乃退，與此事頗相類。舊書敬玄傳，止一敗，無再敗。常之傳︰「儀鳳中，從敬玄擊吐蕃，走跋地設，充河源軍副使。時贊婆等屯良非川，常之夜襲賊營，走之，擢為大使。」事似同時。新書敬玄傳，戰青海，又戰湟川，凡再敗。常之傳︰儀鳳三年，襲跋地設。調露中，襲贊婆。唐曆、統紀皆無今年敬玄敗事。又實錄，今年八月丁巳，敬玄貶衡州刺史。辛巳至丁巳，纔三十七日。賈耽皇華四達記，自長安至鄯州約一千七百餘里。時高宗又在東都，若敬玄敗後，累表稱疾，得報乃來，至東都，必數日乃貶，非三十七日之內所能容也。今略去敬玄湟川敗事，但云吐蕃寇河源，常之擊卻之而已。今按劉昫唐書·地理志，鄯州在京師西一千九百一十三里。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

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宋白曰︰茂州本冉駹之國，漢開為汶山郡。華陽國志云︰宣帝地節三年，武都白馬羌反，使駱武平定之。汶山吏民詣武自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今州卽漢蜀郡汶江縣，梁普通三年，置繩州，取桃關之以繩作橋以名州。後周為汶州，置汶山縣。唐改茂州，取界內茂滋山而名。吐蕃以生羌為鄕導，先，悉薦翻。斷，丁管翻。鄕，讀曰嚮。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洱，而志翻。降，戶江翻。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巂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鎭，党，底朗翻。巂，音髓。龜茲，音丘慈。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6**丙申，鄭州刺史江王元祥薨。鄭州，漢滎陽縣地。漢滎陽屬河南郡，晉分為滎陽郡，後魏屬北豫州，後置鄭州，隋開皇十六年改曰管州，大業初，復曰鄭州。

**7**突厥餘衆圍雲州，雲州，漢平城縣地。後魏為代都，北齊及後周為恆安鎭，貞觀七年，置雲州及定襄縣。代州都督竇懷悊，悊，與哲同。右領軍中郞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將，卽亮翻。

**8**八月，丁未，上還東都。

**9**中書令、檢校鄯州都督李敬玄，軍旣敗，屢稱疾請還；上許之。旣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丁巳，貶衡州刺史。衡州，漢酃縣、蒸陽、耒陽、茶陵縣地。吳置湘東郡，梁、陳置衡山郡。隋平陳，置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至東都二千七百六十里。

**10**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厭，於葉翻。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相，悉亮翻。天后嘗合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顏延之曲水詩序曰︰正體毓德於少陽。註云︰東宮，少陽位也。少，詩照翻。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傳，直戀翻。又數作書誚讓之，數，所角翻。誚，才笑翻。太子愈不自安。

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好，呼到翻。昵，尼質翻。多賜之金帛，司議郞韋承慶上書諫，不聽。上，時掌翻。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郞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監，古銜翻。將，卽亮翻。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士民。劉昫曰︰東都，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自赧王以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於今故洛城。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據邙山，南對伊闕，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跨洛為橋，曰天津橋。唐世人主，往來東都、西京，而寔都長安，以長安為京師。承慶，思謙之子也。韋思謙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徽元年。

乙丑，立左衞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雍，於用翻。改元，赦天下。

太子洗馬劉訥言常撰俳諧集以獻賢，賢敗，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經敎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鄙說，豈輔導之義邪！」流訥言於振州。舊志︰振州與崖州同在大海洲中，至京師八千六百六里，至東都七千七百九十七里。洗，悉薦翻。撰，士免翻。俳，蒲皆翻。考異曰︰新傳云︰「除名為民，復坐事流死振州。」今從實錄。

左衞將軍高眞行之子政為太子典膳丞，事與賢連，上以付其父，使自訓責。政入門，眞行以佩刀刺其喉，眞行兄戶部侍郞審行又刺其腹，眞行兄子琁斷其首，棄之道中。刺，七亦翻。琁，從宣翻。斷，丁管翻。上聞之，不悅，貶眞行為睦州刺史，審行為渝州刺史。眞行，士廉之子也。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一里。渝州，漢末之巴東郡，隋置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四百三十里。高士廉，長孫無忌之舅。

左庶子、中『章︰十二行本「中」上有「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書門下三品張大安坐阿附太子，左遷普州刺史。舊志︰普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三里。其餘宮僚，上皆釋其罪，使復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咎涕泣，時論美之。

**11**九月，甲申，以中書侍郞、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德眞為相王府長史，罷政事。唐制，王府置長史、司馬。長史，從四品上。司馬，從四品下。長史、司馬統領府僚，紀綱職務。相，悉亮翻。

**12**冬，十月，壬寅，蘇州刺史曹王明，蘇州，古吳國，東漢為吳郡；隋置蘇州，因姑蘇山而名。沂州刺史嗣蔣王煒，沂州，漢瑯邪國，後魏置北徐州；後周改沂州，以沂水名；隋為瑯邪郡，唐復以瑯邪郡置沂州。煒，于鬼翻。皆坐故太子賢之黨，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煒除名，道州安置。道州，漢零陵郡泠道、馮乘之地。隋以零陵郡置永州，武德四年，分置營州，貞觀八年，改曰道州。舊志︰黔州，京師南三千一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二千二百七十七里。

**13**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14**己酉，車駕西還。

**15**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 開耀元年（辛巳、六八一）是年十月方改元，新書作九月。

**1**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衞將軍李知十等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2**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西京東內正殿曰含元，後殿曰宣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杜佑曰︰散樂，卽百戲也。伎，渠綺翻。散，悉亶翻。太常博士袁利貞士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上，時掌翻。倡，音昌。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其散樂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麟德殿，麟德中所作也。閣本大明宮圖︰翰林院密邇麟德殿。韋執誼曰︰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在西重廊之後。更，工衡翻。宴日，賜利貞帛百段。利貞，昂之曾孫也。

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袁淑死於宋元凶之難，袁顗以死奉子勛，袁昂盡節於齊室，袁憲盡忠於陳後主。謂瑯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瑯邪王氏股肱晉室，而王弘為宋室佐命，王儉為齊室佐命，梁室之興，侯景之篡，王亮、王克為勸進之首。恥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為，于偽翻。行，下孟翻。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因袁利貞倂著袁誼之言，以其有益於名敎也。

**3**裴行儉軍旣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復，扶又翻。杜佑曰︰伏念，頡利從兄之子。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為寇。癸巳，以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以右武衞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為副，將兵討之。暕，古限翻。將，卽亮翻。

**4**二月，天后表請赦王上金、鄱陽王素節之罪；以上金為沔州刺史，沔州，漢安陸之地。晉置沔陽縣，江左為魯山鎭。隋開皇十七年，置漢陽縣，屬復州，復州治沔陽；大業初，改復州曰沔州。唐復以沔州為復州，分漢陽置沔州。素節為岳州刺史，岳州，漢下雋縣地。吳置巴陵縣，晉置建昌郡，梁置巴州。隋改曰岳州，因天岳山以名州。大業初，改羅州，唐復曰岳州。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三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六里。仍不聽朝集。朝，直遙翻。

**5**三月，辛卯，以劉仁軌兼太子少傅，餘如故。仁軌先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以侍中郝處俊為太子少保，罷政事。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少，詩照翻。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成，為，于偽翻。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載孔子之言。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去，羌呂翻。

**6**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將，卽亮翻；下同，又音如字。或告「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在黑沙，『章︰十二行本「沙」下有「北」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黑沙城，後突厥默啜以為南庭。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騎，奇寄翻。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蘆泊，水白為泊。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

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傅，小戰，各引去。至橫水，橫水去金河一百四十許里。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陳，陳，讀曰陣。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懷舜等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夏，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

**7**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畜，許救翻。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8**初，太原王妃之薨也，武士彠封太原王，妃從其爵，咸亨元年薨。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官以追福。公主，天后女也。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為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為，于偽翻。觀，古玩翻。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據會要，城陽公主先降杜荷，荷誅，降薛瓘。新書亦然。

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自興安門而南，歷三坊至宣陽坊，萬年縣治在焉。屬，之欲翻。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顗，魚豈翻。以問族祖戶部郞中克構，唐戶部郞，掌分理戶口、井田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為貢賦之差。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茍以恭愼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為之懼也。」

天后以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邪！」為，于偽翻。妯，直六翻。娌，兩耳翻。妯娌，娣姒婦也。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蕭瑀子銳尚太宗女襄城公主。乃止。

**9**夏州羣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十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夏，戶雅翻。使，疏吏翻。喪，息浪翻。唐諸牧監，掌羣牧孳課之事。凡諸羣牧，立南、北、東、西四使以分統之，其馬皆印，每歲終，監牧使巡按孳數，以功過相除，為之考課。此止夏州所喪失之數。

**10**薛延陀達渾等五州四萬餘帳來降。達渾都督領姑衍州、步訖若州、嵠彈州、鶻州、低粟州。降，戶江翻。

**11**甲午，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固請解僕射，許之。

**12**閏七月，丁未，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並守中書令。

**13**上徵田遊巖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衞副率蔣儼右衞副率，從四品上。洗，悉薦翻。率，所律翻。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三顧，用諸葛亮事。上幸嵩山，嘗至遊巖所居，故云然。乘，繩證翻。遇子以商山之客，漢四皓隱於商山。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漸，子廉翻。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漢高帝謂四皓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唯，于癸翻。卒，子恤翻。向使不餐周粟，夷、齊採薇西山，不食周粟。餐，千安翻。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遊巖有母。塞，悉則翻。想為不達，謹書起予。」孔子謂子夏曰︰「起予者商也。」為，于偽翻。遊巖竟不能答。

**14**庚申，上以服餌，令太子監國。監，古銜翻。

**15**裴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卽鴈門之陘嶺關口。陘，音刑。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突厥之初，建牙於金山，其後分為東、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謂之金牙山。蘇定方直抵金牙山擒賀魯，此西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裴行儉遣程務挺等掩金牙山，取伏念妻子，此東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可汗所居，謂之金帳，故亦以金牙言之。間，古莧翻；下同。重，直龍翻；下同。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騎，奇寄翻。將，卽亮翻；下同。迦，居牙翻，又居伽翻。伏念與曹懷舜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還，從宣翻。比，必利翻。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傅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走，音奏。躡，泥輒翻。復，扶又翻。單，音蟬。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傅，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間，古莧翻。降，戶江翻；下同。騎，奇寄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少選，猶言少頃也。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傅詣軍門請罪。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傅歸京師。厥，九勿翻。

**16**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17**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改元開耀。丙寅，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旣書十月丙寅朔日食，方書壬戌裴行儉獻俘，乙丑改元，又書丙寅斬阿史那伏念等，是十月一月內有二丙寅矣。此舊史之誤，通鑑因之，失於檢點也。新書是年九月乙丑改元，蓋壬戌獻俘，亦九月事，前年命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以討突厥，故曰獻定襄之俘。

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紇，下沒翻。磧，七迹翻。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言若爭伏念之死，則是與張虔勗、程務挺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復，扶又翻。因稱疾不出。

**18**丁亥，新羅王法敏卒，卒，子恤翻。遣使立其子政明。

**19**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賢於巴州。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二千五百八十二里。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

## 唐紀十九起玄黓敦牂（壬午），盡柔兆閹茂（丙戌），凡五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 永淳元年（壬午、六八二）時以皇孫重照生改元。

**1**春，二月，作萬泉宮於藍田。藍田縣，漢屬京兆，後魏置藍田郡；隋廢郡為縣，復屬京兆。

**2**癸未，改元，赦天下。

**3**戊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郞中王方慶，吏部掌考天下之文吏之班秩階品。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晉惠帝立太孫臧，齊武帝立太孫昭業。其太子官屬卽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叔孫通之言。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旣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方慶，裒之曾孫也。方慶，梁王褒之曾孫，江陵陷，褒徙入關，遂為咸陽人。裒，當作褒。名綝，以字行。綝，丑林翻。

**4**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厥，九勿翻。帥，讀曰率；下同。

**5**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6**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丙寅，發京師，留太子監國，監，古銜翻；下同。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從，才用翻；下以從同。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卽閱視赤縣獄，西京以長安萬年為赤縣。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桎，職日翻。梏，工沃翻。襲冠帶，乘驛以從，從，才用翻。與之共食宿，旣與之共食，又與之共宿。託以詰盜，詰，去吉翻。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比，必利翻。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7**辛未，以禮部尚書聞喜憲公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此指西突厥之金牙山也。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郞，前進士王勮、勮，其據翻。咸陽尉欒城蘇味道劉昫曰︰欒城，漢開縣；後魏於漢開縣古城置欒城縣，屬趙州。余考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關縣；有考宋白續通典，鎭州欒城縣本漢關縣，魏太和十一年，於關縣故城置欒城縣；則劉昫誤作開縣明矣。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弱息，弱子也。是時勮弟勃與華陰楊烱、范陽盧照鄰、范陽，漢涿縣地，魏文帝改為范陽郡；至隋廢郡，復為涿縣，屬幽州；唐武德七年，改為范陽縣。華，戶化翻。烱，古迥翻。義烏駱賓王義烏，漢烏傷縣地。後漢分烏傷，置長山縣；晉以長山為東陽郡治所，烏傷別為縣；武德七年，改烏傷為義烏縣，屬婺州。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少，詩照翻。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躁，則到翻。沈，持林翻。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旣而勃度海墮水，烱終於盈川令，黔州彭水縣，漢酉陽縣地；武德二年，分彭水，於巴江西置盈隆縣；先天元年，避太子名，改曰盈川；非此也。衢州龍丘縣，武后如意元年，分置盈川縣。縣西有刑溪，陳時，土人留異惡「刑」字，改曰盈川，因為縣名。長，知兩翻。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謂同徐敬業反。勮、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選，須絹翻。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將，卽亮翻；下同。帥，所類翻。裨，賓彌翻。

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此禮部令史也。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謂懼罪責而逃，是以常人見待，相輕之甚也。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見上卷調露元年。得馬腦盤，廣二尺餘，馬腦，文石也，琢以為盤。廣，古曠翻。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跌，徒結翻。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復，扶又翻。畜，許救翻。稱，尺證翻。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8**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自弓月城過思渾川、蟄失蜜城，渡伊麗河至碎葉界。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碎葉城東有熱海，地寒不凍。咽，於甸翻。麪，眠見翻。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旣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夏，戶雅翻。漬，疾智翻。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廢后，方翼從祖女弟也。歸者，復歸夏州。

**9**乙酉，車駕至東都。

**10**丁亥，以黃門侍郞潁川郭待舉、隋改長社為潁川縣，武德四年復曰長社，屬許州。兵部侍郞岑長倩、祕書員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郞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郞鼓城魏玄同鼓城，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屬鉅鹿郡。隋分槀城，於下曲陽故城東五里置昔陽縣，尋改為鼓城，時屬定州。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韋『章︰十二行本「韋」作「崔」；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長倩，文本之兄子也。岑文本輔太宗。

先是，玄同為吏部侍郞，先，悉薦翻。上言銓選之弊，上，時掌翻。以為︰「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者當，丁浪翻。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愼簡乃僚。』見書冏命。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見後漢紀。朝，直遙翻。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選，須絹翻。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量，音良。行，下孟翻。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11**五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丙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東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枕，之任翻。人相食。

**12**上旣封泰山，欲遍封□□，『章︰十二行本空格作「五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奉天宮，在洛州嵩陽縣。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裏行者，資序未至，未正除監察御史，令於監察御史班裏行也。監，古銜翻。「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禳，如羊翻。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見二百卷顯慶三年、四年。瑗，于眷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卷阿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註云︰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幾，居依翻。

**13**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上，時掌翻；下同。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良嗣，世長之子也。蘇世長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四年。

**14**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明徙黔州見上卷永隆元年。黔，音琴。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於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處，處，昌呂翻。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15**太子留守京師，頗事遊畋，薛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元超，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仍召赴東都。

**16**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州。顯慶三年，開置柘州蓬山郡，屬松州都督府。宋白作「拓」，曰「以開拓為稱」。今按新、舊書皆作「柘」。翼州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州西，有蠶陵山；隋為翼斜縣，唐武德元年，置翼州。隋縣名，唐州，取州南翼水為名。詔左驍衞郞將李孝逸、右衞郞將衞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驍，堅堯翻。將，卽亮翻。

**17**冬，十月，丙寅，黃門侍郞劉景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18**是歲，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骨篤祿亦曰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杜佑曰︰阿史德元珍，習知中國風俗，邊塞虛實，在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縶。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以為阿波大達干，令專統兵馬事。入寇幷州及單于府之北境，單，音蟬。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衞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仁貴以大非川之敗除名，起為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紿，蕩亥翻。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19**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白水澗有白水軍，註見後。使，疏吏翻；下同。將，卽亮翻；下同。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郞、左驍衞郞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比，音毗。驍，堅堯翻。

## 弘道元年（癸未、六八三）是年十二月改元。

**1**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宮。

**2**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乙亥，復寇媯州。復，扶又翻；下可復同。媯，居為翻。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

**3**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4**癸丑，守中書令崔知溫薨。舊制︰凡九品已上職事官，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敍用，或去閒入劇，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以勞考進敍。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帶散位，其欠一階仍舊為兼，或帶散官，或為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亦為兼，頗相錯亂。咸亨二年，始一切為守。其欠一階之兼，古念翻；其兩職事之兼，古恬翻；字同音異耳。

**5**夏，四月，己未，車駕還東都。

**6**綏州步落稽白鐵余，步落稽，稽胡也。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其鄕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紿，蕩亥翻。數，所角翻。擇日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盛，時征翻。重，直龍翻。施，式豉翻。去，羌呂翻。數年間，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城平及二縣，皆屬綏州，西魏所置也。宋白曰︰二縣皆漢膚施縣地，魏神龜元年，置城中縣，隋避諱，改為城平。大斌縣，時理城平縣界魏平故城。綏德縣，亦膚施地，魏大統十二年，分上郡南界丘尼谷置縣。歐陽修曰︰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以為名。殺官吏，焚民居。遣右武衞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考異曰︰僉載云「延州稽胡」，又云「自號月光王」，又云「儀鳳中務挺斬平之」，蓋誤也。今從實錄。

**7**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宮，儀鳳二年，營紫桂宮於澠池縣西五里，調露二年改曰避署宮，永淳元年又改曰芳桂宮。至合璧宮，遇大雨而還。

**8**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蔚州時為忠順軍節度。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朝，丁度集韻音與邾同。牛頭朝那山在豐州河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都督府司馬也。唐制，下都督府長史、司馬，從五品上。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上，時掌翻。喪，息浪翻。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9**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厥，九勿翻。將，卽亮翻。

**10**秋，七月，己丑，立皇孫重福為唐昌王。重，直龍翻。

**11**庚『嚴︰「庚」改「壬」。』辰，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尋以上不豫，改用來年正月。

**12**甲辰，徙相王輪為豫王，更名旦。相，息亮翻。更，工衡翻。

**13**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瘖，乞骸骨，許之。瘖，於今翻。

**14**八月，己丑，以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師，以劉仁軌為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東都。

**16**十一月，丙戌，詔罷來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殿中省尚藥局有侍御醫四人，從六品上。診，止忍翻。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刺，七亦翻。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戶二穴。鍼灸經︰百會，一名三陽五會，在前頂後寸半，頂中央旋毛中，可容豆鍼二分，得氣卽瀉。腦戶，一名合顱，在枕骨上強後寸半，禁鍼，鍼令人瘂。舊傳︰鳴鶴鍼微出血，頭疼立止。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17**戊戌，以右武衞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18**詔太子監國，監，古銜翻。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同東宮平章事。

**19**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見，賢遍翻。

**20**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年五十六。觀，古玩翻。遺詔太子柩前卽位，柩，音舊。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

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卽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卽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澤州，漢高都、端氏、泫氏之地。西燕慕容永置建興郡，後魏置建州，隋改澤州；大業廢州為長平郡，唐復曰澤州。宋白曰︰取濩澤為名。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21**甲戌，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戊寅，以劉景先為侍中。

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22**壬午，左威衞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右金吾將軍楊玄儉、右千牛將軍郭齊宗分往幷·益·荊·揚四大都督府，與府司相知鎭守。以國有大故，備不虞也。監，古銜翻。幷，卑經翻。

**23**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郭正一為國子祭酒，罷政事。

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上后姓武氏，諱曌，幷州文水人。后自製「曌」字，讀與照同，音之笑翻。天寶八載，追上尊號曰則天順聖皇后。

## 光宅元年（甲申、六八四）是年九月，改元光宅。

**1**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此太子卽位踰年所改之元也。赦天下。

**2**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此豫州，本春秋沈、蔡二國之地，漢為汝南郡，宋文帝立司州，治懸瓠城，以為重鎭，魏改豫州，唐因之，後避代宗諱，改為蔡州。

**3**癸巳，以左散騎常侍杜陵韋弘敏為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漢宣帝起杜陵邑，至後魏為縣，屬京兆；隋遷京城，始幷杜陵入大興縣，唐改大興曰萬年。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4**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郞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漢置南北軍，掌衞京師。南軍若唐諸衞也，北軍若唐羽林軍也。漢武帝名羽林曰建章營騎，屬光祿勳，後更名羽林騎，取六郡良家子及死事之孤為之。後漢置羽林監，南朝因之。後魏、周曰羽林率；隋左、右屯衞所領兵名曰羽林。貞觀中，置北衙七營兵，選才力驍勇者充，龍朔二年曰左、右羽林軍，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品同諸衞，統領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攝左右廂飛騎之儀仗，以統諸曹之職。取府兵、越騎、步射，以為羽林軍士，大朝會，則執仗以衞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邪，音耶。禕，吁韋翻。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下，遐嫁翻。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

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雍，於用翻。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威之孫也。劉德威，審禮之父。

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置飛騎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騎，奇寄翻。一人言︰「曏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北門，玄武門也。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宮。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5**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改嗣聖為文明。

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

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事委蕭何，見漢高帝紀。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守，式又翻。因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呂氏禍敗事見漢高后紀。太后使祕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璽，斯氏翻。闇，音陰。『鄒︰諒闇，亦作「諒陰」、「亮陰」，本義謂凶廬，借指居喪。書·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復，扶又翻。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朝，直遙翻；下同。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

**6**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風，讀曰諷。神勣，行恭之子也。丘行恭為將，歷事高祖、太宗。

**7**甲子，太后御武成殿，唐六典︰洛陽宮南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敎，右曰光政。光政之內曰廣運，其北曰明福，明福之東曰武成門，其內曰武成門，其內曰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唐六典，洛陽宮不載紫宸殿。以西京大明宮準之，紫宸殿內朝也，其位置當在乾元殿後。施慘紫帳以視朝。紫色之淺者為慘紫。朝，直遙翻。

**8**丁丑，以太常卿、檢校豫王府長史王德眞為侍中；句斷。中書侍郞、檢校豫王府司馬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9**三月，丁亥，徙王上金為畢王，鄱陽王素節為葛王。

**10**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考異曰︰則天實錄，賢死在二月丘神勣往巴州下。舊本紀在三月。唐曆，遣神勣、舉哀、追封皆有日。今從之。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顯福門，意卽明福門，六典避中宗諱，改「顯」為「明」耳。貶神勣為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雍，於用翻。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復，扶又翻。

**11**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嬰薨。

**12**辛酉，徙畢王上金為澤王，拜蘇州刺史；葛王素節為許王，拜絳州刺史。

**13**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故濮王宅。卽貞觀末濮王泰遷均州所居故宅。濮，博木翻。

**14**五月，丙申，高宗靈駕西還。

**15**閏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16**秋，七月，戊午，廣州都督路元叡為崑崙所殺。崑崙國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百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崙，盧昆翻。元叡闇懦，僚屬恣橫。橫，戶孟翻。有商舶至，舶，音白。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叡；元叡索枷，欲繫治之。索，山客翻。枷，音加。羣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聽，讀曰廳。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近，其靳翻。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17**溫州大水，後漢分章安之東甌鄕置永寧縣，屬會稽郡。晉分為永嘉郡，隋廢郡為永嘉縣，屬栝州。武德五年，復於永嘉置嘉州；貞觀五年，廢嘉州，以縣屬栝州。上元二年，分置溫州。流四千餘家。

**18**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

**19**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乾陵在奉天縣北五里梁山。廟號高宗。

**20**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章︰十二行本「疾」下有「百司奏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示百官，朝，直遙翻。元常奏︰「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舊志︰隴州，京師西四百九十六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三十二里。元常，子琮之曾孫也。馮子琮仕於高齊。

**21**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

**22**栝州大水，流二千餘家。

**23**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幟，昌志翻。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青色之深者為碧。更，工衡翻。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左臺專知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幷承詔出使，右臺專知諸州按察。杜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後廢右臺，以其官隸左臺。左臺本御史臺也。右臺地，今太僕寺是也。其餘省、寺、監、率之名，祕書、殿中二省，九卿寺，少府、將作、國子、軍器等監，東宮十率。悉以義類改之。

**24**以左武衞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單，音蟬。使，疏吏翻。以備突厥。

**25**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王，于況翻。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長，知兩翻。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為魯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為太師、魏定王；彠，一虢翻。祖妣皆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文水。文水縣，舊受陽，隋開皇十一年更名，屬幷州。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惋，烏貫翻。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漢武帝置盩厔縣，屬扶風；後漢、晉省，後魏復置，後周置周南郡；隋廢郡，以盩厔縣屬京兆；唐置岐州。盩厔，音舟窒。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唐赤縣主簿，從八品上。詹事司直杜求仁唐詹事司直，正九品上，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漢會稽回浦縣，後漢更名章安；光武分章安縣之南鄕，置松陽縣；隋分松陽之東界，置栝蒼縣，帶栝州，以栝蒼山名縣。賓王貶臨海丞，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屬臨海郡；隋廢郡，以縣屬栝州；唐分帶台州。求仁貶黟令。黟縣，漢屬丹楊郡，吳分屬新安郡，隋、唐屬歙州。黟，師古音伊，劉昫音硻。求仁，正倫之姪也。杜正倫事太宗、高宗。盩厔尉魏思溫嘗為御史，復被黜。復，扶又翻。皆會於揚州，舊志︰揚州，京師東南二千七百五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七百四十九里。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

思溫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江都縣帶揚州。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雍，於用翻。傳，知戀翻。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章︰十二行本「匠」下有「數百」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考異曰︰實錄作「薛璋」。御史臺記云︰「薛仲璋矯使揚府，與徐敬業等謀反，夜，與江都令韋知止子茂道計議。倉曹參軍閻識微發之，長史陳敬之不察，抑識微，令遜謝。仲璋佯事竟，還出郭門，羣官畢從。其黨韋超遮道告密，復留繫問，遂斬敬之。」今事從實錄，仲璋從臺記。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處，昌呂翻。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復，扶又翻，又如字。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將，卽亮翻。以之奇、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溫為軍師，賓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勝，音升。

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朝，直遙翻。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陳，列也。戰國策曰︰美人充下陳。嘗以更衣入侍，衞子夫以更衣得幸漢武帝，賓王用此事。更，工衡翻。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東宮，亦謂之春宮，洎，其冀翻。密隱先帝之帝，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翬翟，后服也。翬，音暉。陷吾君於聚麀。」記曰︰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麀，於求翻。又曰︰「殺姊屠兄，姊，謂韓國夫人；兄謂元爽、元慶；事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元年。弒君鴆母，此以高宗晏駕及太原王妃之死為后罪。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謂居睿宗於別殿。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謂用武承嗣等。又曰︰「一抔之土未乾，抔，蒲侯翻。乾，音干。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紿，蕩亥翻。因奉以號令。

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楚州，本漢射陽、鹽瀆縣地，晉置山陽郡，隋開皇初罷郡，十二年，置楚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帥，讀曰率。所部三縣︰山陽、鹽城、安宜也。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盱眙縣，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安帝分置盱眙郡，陳置北譙州，隋廢為縣，屬江都郡，唐屬楚州。盱眙，音吁貽。其將，卽亮翻。尉，紆勿翻。詔『章︰十二行本「詔」上有「行舉拒卻之」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行舉為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州刺史。

甲申，以左玉鈐衞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是年，改左、右領軍衞為左、右玉鈐衞。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業。

**26**武承嗣與其從父弟右衞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從，才用翻。二王皆高祖子。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禕，吁韋翻。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

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閒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長，知兩翻。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監，古銜翻。上，時掌翻。「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左肅政大夫，左御史大夫也。蘭州五泉縣，本漢金城縣，隋更名，高宗咸亨二年，復為金城縣。風俗通︰騫姓，閔子騫後。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漢高帝改櫟陽縣為萬年縣，後世因之，至隋並屬京兆。唐改隋大興縣曰萬年，以漢萬年縣復曰櫟陽，屬華州。櫟，音藥。收炎下獄。下，遐嫁翻。考異曰︰新傳云︰「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若炎實有此謀，則太后殺之宜矣。且炎為此謀，必有同黨；當炎下獄，崔詧、李景諶輩，無事猶欲陷之，況有此跡，其同黨能不首告乎！又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敎炎莊上小兒誦之，幷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卽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告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賓王卽下，北面而拜曰︰『此眞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此皆當時構陷炎所言耳，非其實也。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下，遐嫁翻；下同。

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鳳閣舍人，中書舍人也。諶，氏壬翻。劉景先及鳳閣侍郞義陽胡元範義陽，舊曰平陽，隋開皇初，改曰義陽。劉昫曰︰義陽，漢平氏縣之義陽鄕也，魏分南陽置義陽郡，晉自石城徙居仁順，今申州理所是也。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幷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27**魏思溫說李敬業曰︰說，輸芮翻。「明公以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帥，讀曰率。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潤州，江左為京口重鎭，隋為延陵縣，屬江都郡。唐武德三年，置潤州，取潤浦以為州名。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惋，烏貫翻。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按舊志，揚州至潤州四十八里。潤州古朱方之地，漢為丹徒縣，吳為京口，置京督以鎭，又為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因謂之京口。晉為南徐州。隋置潤州，取州東潤浦為名，尋廢州，唐復置。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幷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

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考異曰︰唐紀云︰「李思文拒守四十餘日而陷。」按敬業九月丁丑起兵，十一月庚申敗，纔四十四日耳。今不取。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使，疏吏翻。間，古莧翻。上，時掌翻。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降，戶江翻。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劉延嗣，審禮從父弟也。劉審禮戰沒於青海。從，才用翻。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曲阿縣，本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晉陵郡，隋屬江都郡，唐屬潤州。河間，漢州鄕縣地，屬涿郡，隋為河間縣，屬瀛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28**丙申，斬裴炎于都亭。洛陽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甔石之儲。甔，都濫翻。劉景先貶普州刺史，『章︰十二行本「史」下有「又貶辰州刺史」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舊志，瓊州至兩京，與崖州道里相類。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伷，直又翻。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曰︰「臣為陛下畫計耳，上，時掌翻。見，賢遍翻。詰，去吉翻。為，于偽翻。安敢訴冤！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朝，直遙翻。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枕，之任翻。復，扶又翻。太后怒曰︰「胡白，胡，何也；白，陳也；言何等陳白也。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遣欽州首領甯師古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取瀼水以名州也。舊志曰︰瀼州無兩京地里，北至容州二百八十二里；容州至京師五千九百一十里，至東都五千四百八十五里。瀼，而章翻。

炎之下獄也，郞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下，遐嫁翻。將，卽亮翻。使，疏吏翻。邪，音耶。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先拉其幹，而後絞殺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拉，盧合翻。

**29**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30**李景諶罷為司賓少卿，是年改鴻臚為司賓。諶，氏壬翻。少，始照翻。以右史武康沈君諒、著作郞崔詧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31**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高郵縣，漢屬廣陵國，魏省，晉武帝復置；梁置廣業郡，隋廢郡，以高郵縣屬江都郡，唐屬揚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里。宋白曰︰揚州天長縣，本廣陵縣地，唐開元二十九年於下阿置千秋縣，天寶五年改天長；梁曾於石梁置涇州。以此言之，蓋下阿溪卽今石梁河也。使徐敬猷逼淮陰，淮陰縣，漢屬臨淮郡，晉屬廣陵郡，後魏置淮陰郡；隋廢入山陽縣，乾封元年分山陽復置，屬楚州。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盱眙縣有都梁山。將，卽亮翻；下同。尉，紆勿翻。

李孝逸軍至臨淮，臨淮，泗州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章︰十二行本「進」下有「監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卽亮翻。更，工衡翻。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逗，音豆。撓，奴敎翻。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

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是年，改左、右武衞為左、右鷹揚衞。

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楊『章︰十二行本「楊」作「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曰︰唐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為準。趣，七喻翻。使，疏吏翻。「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少，詩沼翻。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搖，易，以豉翻。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強，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

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將，卽亮翻。溺，奴狄翻。過，古禾翻。左豹韜衞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是年，改左、右威衞為左、右豹韜衞。唐制，諸府各有果毅都尉︰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唐之奇紿其衆曰︰紿，蕩亥翻。「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呼，火故翻。「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

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數，所角翻。乾，音干。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旣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陳，讀曰陣。勝，音升。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麗，力知翻。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海陵縣，漢屬臨淮，後漢、晉屬廣陵；梁置海陵郡，隋廢郡為縣，屬江都郡，唐屬揚州，今為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海陵界九十八里，又自海陵東至海一百七里。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考異曰︰唐紀︰「初，官軍逆風不利，俄而風回甚勁，孝逸縱火，賊懼燒而潰。敬業、猷、之奇、求仁、賓王走歸江都，焚簿書，攜妻子潛算山下，手書召宗臣。敬業初與宗臣木契為約，時亡其契，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順。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風，偽將王那相斬之來降，餘黨赴水死。」今從實錄、唐統紀。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茍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眞為叛逆，不敗何待！

敬業之起也，使敬猷將兵五千，循江西上，將，卽亮翻。上，時掌翻。略地和州。前弘文館學士歷陽高子貢帥鄕里數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敎。歷陽縣，漢屬九江郡，晉置歷陽郡。曁至北齊與梁通和，置和州，隋、唐因之。后改國子監為成均監。按唐六典︰弘文館，以五品以上為學士。國子助敎則從六品上耳，掌佐博士分經以敎授。朝散大夫，從五品下。帥，讀曰率。朝，直遙翻。散，悉薦翻。

**32**丁卯，郭待舉罷為左庶子；以鸞臺侍郞韋方質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方質、雲起之孫也。韋雲起仕隋、唐之間。

**33**十二月，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郭待舉貶岳州刺史。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三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六里。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衞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下，遐嫁翻。單，音蟬。使，疏吏翻。忤，五故翻。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考異曰︰唐統紀曰︰「旣而太后震怒，召羣臣謂曰︰『朕於天下無負，羣臣皆知之乎？』羣臣曰︰『唯。』太后曰︰『朕事先帝二十餘年，憂天下至矣！公卿富貴，皆朕與之；天下安樂，朕長養之。及先帝棄羣臣，以天下託顧於朕，不愛身而愛百姓。今為戎首，皆出於將相，羣臣何負朕之深也！且卿輩有受遺老臣，倔強難制過裴炎者乎？有將門貴種，能糾合亡命過徐敬業者乎？有握兵宿將，攻戰必勝過程務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過此三者，當卽為之；不然，須革心事朕，無為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唯太后所使。』」恐武后亦不至輕淺如此。今不取。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為，于偽翻。每出師，必禱之。

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夏，戶雅翻。下，遐嫁翻。流崖州而死。舊志︰崖州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至東都六千三百里。

## 垂拱元年（乙酉、六八五）

**1**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

**2**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緣坐者，緣親黨而坐罪也。光宅改太僕為司僕。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復，扶又翻。考異曰︰實錄云︰「思文表請改姓武，許之。」蓋太后有此言，思文因請之也。今從唐紀。

**3**庚戌，以騫味道守內史。內史，史書令。

**4**戊辰，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文獻公劉仁軌薨。文昌左相，卽尚書左僕射。

**5**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登聞鼓在西朝堂，肺石在東朝堂。朝，直遙翻。不須防守，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撾，則瓜翻。

**6**乙巳，以春官尚書武承嗣、秋官尚書裴居道、光宅以禮部為春官，刑部為秋官。尚，辰羊翻。嗣，祥吏翻。右肅政大夫韋思謙右肅政大夫，右御史大夫。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7**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衞中郞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厥，九勿翻。數，所角翻。鈐，其廉翻。將，卽亮翻。處，昌呂翻。陽曲縣自漢以來屬太原郡，隋惡其名，改曰陽直。武德三年，分置汾陽縣，七年，省陽直縣，改汾陽為陽曲縣，仍移治陽直。

**8**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諒罷。

**9**三月，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崔詧罷。

**10**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舊志︰房州，京師南一千一百九十五里，至東都一千一百八十五里。杜佑曰︰房州，古麋、庸二國之地，春秋楚子敗麋師於房渚，卽此。曹魏為新城郡竹山縣。則古庸國，秦、漢之上庸縣也。

**11**辛酉，武承嗣罷。

**12**辛未，頒垂拱格。

**13**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內史騫味道曰︰「此太后處分。」朝，直遙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同中書門下三品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夏，四月，丙子，貶味道為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太中大夫，從四品上。劉煒之本職豫王府司馬。王府司馬，從四品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

**14**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為突厥所敗，敗，補邁翻。死者五千餘人。

**15**丙『章︰十二行本「丙」上有「五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午，以裴居道為內史。納言王德眞流象州。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

**16**己酉，以冬官尚書蘇良嗣為納言。光宅改工部為冬官。

**17**壬戌，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令有才者咸得自言以求進用。令，力丁翻。

**18**壬申，韋方質同鳳閣鸞臺三品。

**19**六月，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光宅改吏部為天官。待價，萬石之兄也。

**20**同羅、僕固等諸部叛，遣左豹韜衞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出居延海以討之，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騎，奇寄翻。同羅、僕固等皆敗散。敕僑置安北都護府於同城以納降者。同城，卽刪丹之同城守捉，天寶二載改為寧寇軍。降，戶江翻。

**21**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為鸞臺侍郞、同鳳閣鸞臺三品。文昌左丞，卽尚書左丞。

**22**詔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坐，徂臥翻。用鳳閣舍人元萬頃等之議也。

**23**九月，丁卯，廣州都督王果討反獠，平之。獠，魯皓翻。

**24**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嚴︰「吐蕃」改「突厥」。』燕，因肩翻。吐，從暾入聲。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旣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大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衞翊府中郞將元慶唐諸衞皆有翊府中郞將、郞將。將，卽亮翻。為左玉鈐衞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鈐，其廉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

**25**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光宅改祕書省為麟臺。正字，正九品下，掌刊正文字。射洪縣，屬梓州，漢郪縣地；後魏分置射江縣，以婁縷灘東六里有射江；西魏訛為射洪。上疏，以為︰ 「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上，時掌翻。使，疏吏翻；下同。及刺史、縣令，不可不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安。」比，毗至翻。其略曰︰「夫使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夫，音扶。中，竹仲翻。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百姓脩飾道路，送往迎來，無所益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愼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樂，音洛。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祅逆乘釁，天下亂矣！」祅，於喬翻。又曰︰「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卒，子恤翻。其為殷鑒，豈不大哉！」

**26**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姚思廉曰︰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魏收曰︰漢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按此故洛城也；唐之洛城，乃隋所遷。懷義，鄠人，鄠，音戶。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千金公主，高祖女。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薛紹尚后女太平公主。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從，才用翻。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近，其靳翻。輒撾其首流血，撾，其瓜翻。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毆，烏口翻。朝，直遙翻。匍，蒲乎翻。匐，蒲北翻。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為，于偽翻。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少，詩照翻。橫，下孟翻。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右臺，右肅政臺也。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幾，居依翻。

**二年**（丙戌、六八六）

**1**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復，扶又翻。朝，直遙翻。辛酉，赦天下。

**2**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3**右衞大將軍李孝逸旣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惡，烏路翻。數，所角翻。施州，漢巫縣地；吳分巫，立沙渠縣；後周於縣置施州，隋廢州為清江郡，唐復置施州。在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一十里。

**4**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匭︰『章︰十二行本「匭」下有「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十一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匭，居洧翻。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四匭，各依其方色。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正諫，卽諫議大夫也。垂拱元年，置左、右補闕各一人，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各二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行立次左、右史之下；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先責識官，識官，猶今之保識。乃聽投表疏。疏，所去翻。

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敎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上，時掌翻。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考異曰︰統紀、唐曆皆云八月作銅匭。今從實錄、舊本紀。又朝野僉載作「魚思咺」，云「上欲作匭，召工匠，無人作得者。思咺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今從御史臺記。未幾，其怨家投匭怨，於元翻。幾，居豈翻。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為，于偽翻。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行，下孟翻。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唐制︰乘傳日四驛，乘驛日六驛。凡給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給傳乘者，一品十馬，二品九馬，三品八馬，四品、五品四馬，六品、七品二馬，八品、九品一馬。三品已上敕召者，給四馬，五品三馬，六品已下有差。一驛，三十里。供五品食，唐六典︰四品、五品，常食料七盤，每日細米二升，麪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鹽、豉、葱、薑、葵、韭之屬各有差。新唐志︰五品食料，雜用錢月六百。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客館，屬鴻臚寺典客令。廩者，廩給之。見，賢遍翻。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稱，尺證翻。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屛息。重，直龍翻。屛，必郢翻。

有胡人索元禮，索，蘇各翻。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見，賢遍翻。令，力丁翻。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數，所角翻。張，知亮翻。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唐尚書都省有都事，管諸司主事、令史。尚，辰羊翻。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郞，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畜，吁玉翻。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光宅改大理為司刑評事，從八品，掌出使推劾。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敎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章︰十二行本「法」下有「作大枷」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撅」；椽，重緣翻。曬，所賣翻。絆，博慢翻。撅，其月翻。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章︰十二行本「木」下有「之上」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枷，音加。甓，扶歷翻。縋，馳偽翻。圈，丘員翻。轂，呼角翻，急束也。楔，先結翻。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上，時掌翻。疏，所據翻。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跡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眥之嫌卽稱有密，一人被訟，被，皮義翻。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喁，魚容翻。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蒸人，猶蒸民也，避太宗諱，改「民」為「人」。樂，音洛。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事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九年。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旣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愼刑法，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三年。幾，居依翻。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史記太史公之言。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5**夏，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北闕蓋在玄武門外。

**6**以岑長倩為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為右相。己卯，以韋思謙為納言。

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捽，昨沒翻。批，蒲列翻，擊也，又匹迷翻。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阿，烏葛翻。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思，相吏翻。故使入禁中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長社，漢縣，隋改曰潁川，武德四年復舊，帶許州。上，時掌翻。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為給使，使敎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7**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衞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8**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雍，於用翻。考異曰︰統紀在十二月，今從實錄。程大昌曰︰武后改新豐為慶山縣，其說曰︰時因雷雨踊出一山，故取以為名。而其何以輒踊也，不言其以也，此卽在位小人共加傅會也。至兩京道里志則言其詳矣，曰︰慶山踊出，初時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則非一旦驟為三百尺也。自六、七尺，日日纍增至三百尺，是積力為之，非一夜雷雨頓能突兀如許也。此為人力所成，大不難見。改新豐為慶山縣。新豐自漢以來屬京兆。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江陵縣帶荊州。「天氣不和而寒暑倂，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疣，音尤。贅，之芮翻。塠，都回翻。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塞，悉則翻。處，昌呂翻。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六道使見後二百五卷長壽二年。使，疏吏翻。

**9**突厥入寇，左鷹揚衞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擐，音宦。騎，奇寄翻。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10**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右臺監察御史晉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監，古銜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朝，朝，直遙翻。徵為冬官侍郞。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

## 唐紀二十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五年。

則天順聖皇后上之下

**垂拱三年**（丁亥、六八七）

**1**春，閏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為恆王，睿宗時為帝，故成美等皆為皇子。恆，戶登翻。考異曰︰唐曆、舊本紀、新傳皆作「成義」。今從實錄。隆基為楚王，隆範為衞王，隆業為趙王。

**2**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昌平，後漢縣，屬廣陽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

**3**三月，乙丑，納言韋思謙以太中大夫致仕。

**4**夏，四月，命蘇良嗣留守西京。守，式又翻。考異曰︰實錄、新舊本紀、統紀，皆無良嗣出守西京年月。今據唐曆。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光宅改少府監為尚方監。京苑，西京之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董仲舒曰︰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相，息亮翻。去，羌呂翻。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乘，繩證翻。乃止。

**5**壬戌，裴居道為納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郞京兆張光輔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考異曰︰舊本紀在四月，傳在平越王貞後，今從實錄。

**6**鳳閣侍郞、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永年，本漢曲梁縣。魏為廣平郡治所，隋廢郡為廣平縣，後改為雞澤；仁壽元年改曰永元年，避太子廣諱也；唐帶洺州。「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朝，直遙翻。不如返正『章︰十二行本「正」作「政」；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劉禕之自北門學士至為相，故云然。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貞觀二十二年，以契丹別部置歸誠州，屬松漠都督府。復，扶又翻。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使，疏吏翻。庚午，賜死于家。

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下，遐嫁翻。為，于偽翻。上，時掌翻。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郞郭翰、光宅改秘書郞為麟臺郞。太子文學周思鈞太子宮司經局有太子文學一人，正六品，掌侍奉文章。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貞觀八年，以辰州龍標縣置巫州；九年，以隋牂柯郡牂柯縣置播州。舊志︰巫州，京師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東都三千九百里。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

**7**秋，七月，壬辰，魏玄同檢校納言。

**8**嶺南俚戶舊輸半課，交趾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俚戶不從，延佑誅其魁首。其黨李思愼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為安南都護府。俚，音里。殺延祐。桂州司馬曹玄靜將兵討思愼等，斬之。將，卽亮翻。考異曰︰舊書馮元常傳云︰「元常自眉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督劉延祐，剽陷州縣，敕元常誅之，帥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帥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今從實錄。

**9**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燕，因肩翻。以左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意卽黃瓜堆。按朔州有黃花堆，在神武川。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走，音奏。磧，七迹翻。多祚世為靺鞨酋長，靺鞨，音末曷。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以軍功得入宿衞。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柰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卒，子恤翻。

**10**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詐稱郞將，將，卽亮翻；下同。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廬陵王於房州；事覺，伏誅。

**11**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衞中郞將爨寶璧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監，古銜翻。騎，奇寄翻。

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遙為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旣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篤祿曰不卒祿。卒，子恤翻。

**12**命魏玄同留守西京。守，手又翻。

**13**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謂有分為天子。分，扶問翻。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儋州，舊儋耳縣，武德五年置儋州。舊志︰儋州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儋，徒甘翻。卒，子恤翻。考異曰︰新紀︰「天授元年五月己亥，殺梁郡公李孝逸。」孝逸初封梁郡公，以平徐敬業功，改封吳國公；垂拱三年，減死除名，配流儋州，當削爵矣。」新傳云︰「流儋州薨。」紀、傳自相違。唐曆云︰「四月十一日誅益州長史李孝逸。」亦舊任也。統紀︰「誅李孝逸幷其黨崔元昉、裴安期。」唐曆，「幷其黨崔知賢、董元昉、裴安期等。」今從實錄及舊傳。

**14**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考異曰︰實錄，「十二月壬辰，命待價為安息道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不言師出勝敗如何。至永昌元年五月，又云「命待價擊吐蕃，七月敗於寅識迦河。」按本傳不云兩曾將兵，今刪此事。鳳閣侍郞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監，古銜翻。太后曰︰「古者明君遺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比，毗至翻。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15**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內尤甚。

**四年**（戊子、六八八）

**1**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西廟，西京宗廟也。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為七室，光宅改太常曰司禮。史言周悰之請，希旨迎合。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郞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朝，直遙翻。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2**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使，疏吏翻。凡役數萬人。

**3**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唐制，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掌導引宮臣辭見及勞問之事。象賢，處俊之孫也。

初，太后有憾於處俊，謂上元二年諫高宗也。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樂安郡，棣州。朝，直遙翻。監，古銜翻。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大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塞，悉則翻。

**4**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塡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隋京兆郡，武德元年改曰雍州。雍，於用翻。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朝，直遙翻。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5**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6**壬寅，作神皇三璽。璽，斯氏翻。

**7**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幷二子徙巫州。公主，太宗之女。長，知兩翻。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惡，烏路翻。

**8**江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郞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員，音云。

**9**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更，工衡翻。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唐制，嶽瀆為中祀。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使，疏吏翻。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汜水，漢之成皋縣，屬河南郡；後魏為成皋郡，置東中府；隋開皇十八年改成皋為汜水，屬鄭州。縣界有廣武，楚、漢對壘處。后改縣名以協其姓。氾，音祀。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豫州，漢汝南郡地，後魏置豫州，唐因之；然唐之豫州非能盡得漢汝南郡之地。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譔，士免翻，又音銓。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瑯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行，下孟翻。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考異曰︰舊傳，「垂拱三年七月」，誤也。今從實錄。

譔謬為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朝，直遙翻。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譔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璽，斯氏翻。八月，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考異曰︰實錄作丙午，蓋據奏到之日也。舊傳、本紀作壬寅。按沖以戊申死，而實錄又云「沖起兵七日而敗」，然則壬寅是也，今從之。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愼，令各起兵共趣神都。趣，七喻翻。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博州有清平縣，漢貝丘縣也，隋更名。

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渡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漢東郡陽平縣地；隋改為清邑，又分清邑置武水縣，唐屬博州。濟，子禮翻。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莘，亦漢陽平縣地。後齊改曰樂平，隋開皇六年復曰陽平，八年改曰清邑，十六年置莘州；大業初，州廢為莘縣，唐屬魏州。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推，吐雷翻。塞，悉則翻。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堂邑，漢縣，後魏廢，隋分清陽縣復置，屬博州。為沖將兵擊武水，為，于偽翻。謂人曰︰「瑯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沖還走博州，走，音奏。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考異曰︰丘神勣傳云︰「為勳官吳希智、白丁孟青棒所殺。」今從實錄及沖傳。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盡『章︰十二行本「盡」上有「揮刃」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云「盡」下脫「揮刀」二字。按十二行本「刀」作「刃」，二字在「盡」上，兩校微異。』殺之，凡破千餘家。

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上蔡縣，漢屬汝南郡。後魏曰臨汝，隋開皇初改曰武津，大業初曰上蔡，唐屬豫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為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將，卽亮翻；下同。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章︰十二行本「削」下有「貞」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沖屬籍，更姓虺氏。更，工衡翻；下更其同。貞聞沖敗，欲自鎖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新蔡縣，自漢以來屬汝南郡，唐屬豫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六十里。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瑯邪已破魏、相數州，相，息亮翻。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等將之，汝南縣，舊曰上蔡，隋大業初改曰汝陽，帶豫州。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鬬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妻，七細翻。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少，詩照翻。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考異曰︰實錄，「庚戌，貞舉兵，九月，丙寅，豫州平。」又云，「舉兵二十日而敗。」庚戌至丙寅纔十七日，蓋皆據奏到之日耳。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梟，堅堯翻。

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使，疏吏翻。語，牛倨翻；下我語同。「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

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常樂公主，高祖女。使，疏吏翻；下同。樂，音洛。長，知兩翻。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為，于偽翻；下似為同。語，牛倨翻。昔隋文帝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事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四年。尉，紆勿翻。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須，待也。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

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監，古銜翻；下同。珦，式亮翻。詰，去吉翻。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更，工衡翻；下同。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考異曰︰舊傳︰「靈夔流振州，自縊死。」今從實錄。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

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為豫州刺史。光宅改尚書左丞為文昌左丞。時治越王貞黨與，治，直之翻。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司刑寺卽大理寺。趣，讀曰促。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詿，戶卦翻。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勞，力到翻。仁傑刺寧州，見上卷垂拱二年。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將，卽亮翻。帥，所類翻。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河南，當作汝南。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降，戶江翻。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自緊州左遷上州，且自近州遷遠州也。舊志︰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復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里，至東一千五百一十八里。

**10**丁卯，左肅政大夫騫味道、夏官侍郞王本立並同平章事。

**11**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敎高子貢，朝，直遙翻。莞，音官。使，疏吏翻；下同。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蒼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唐東宮左、右善大夫，正五品上，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以經敎授諸郡王。未幾，為支黨所引，幾，居豈翻。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

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瑯邪王沖通謀。濟，子禮翻。顗，魚豈翻。顗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唐武德初改州主簿為錄事參軍，掌正違失，涖符印。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紹以主壻免殊死。

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舊志︰黔州，京師南三千一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七里。黔，音琴。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裴寂，武德開國功臣。

**12**命裴居道留守西京。守，式又翻。

**13**左肅政大夫、同平章事騫味道素不禮於殿中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為公了之。」為，于偽翻。乙亥，味道及其子辭玉皆伏誅。考異曰︰御史臺記︰「味道陷周興獄。」今從實錄。

**14**己酉，太后拜洛受圖，受唐同泰所獻偽石也。皇帝、皇太子皆從，從，才用翻。內外文武百官、蠻夷『章︰十二行本「夷」下有「酋長」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各依方敍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15**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章︰十二行本「上」上有「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十一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施鐵鳳，高一丈，高，居傲翻。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橕藉以為本；栭，音而，梁上柱，說文曰︰屋枅上標。櫨，音盧，柱上柎曰樽櫨，廣韻，枅也，又曰柱也。橕，抽庚翻，敍柱也。，婢脂翻，屋梠也。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以鐵為渠以通水。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懷義所作夾紵大像也。貯，丁呂翻。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考異曰︰舊薛懷義傳云︰「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三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明堂。」今從小說及通典。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衞大將軍、梁國公。考異曰︰實錄云︰「懷義監造明堂，以功擢授左武衞大將軍，固辭不拜。時有右玉鈐衞將軍王慈徵、長上果毅元肅然，請與懷義為兒，旣而陰有異圖，欲奉之為主，懷義密奏其狀；由是慈徵等坐斬，進拜懷義輔國大將軍，封盧國公，賜物三千段；又表辭不受。」今從舊傳。

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殊玉，塗以丹青，鐵鷟入雲，上，時掌翻。鷟，士角翻。鸑鷟者，鳳也。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殷辛，紂也；夏癸，桀也。太后不報。

**16**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蜑，徒旱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貞觀五年，太宗置西雅州以處生羌；八年，去「西」字。吐，從暾入聲。正字陳子昂上書，上，時掌翻。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統諸州，皆西山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鄕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種，章勇翻。鄕，讀曰嚮。為賊，于偽翻。遺，于季翻。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幸之利以事西羌，饒，工堯翻。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夫，音扶。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尩劣，尩，烏黃翻，弱也。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夏，戶雅翻。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為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廢安北，拔單于，以突厥畔援也；棄龜茲，放疏勒，以吐蕃侵逼也。單，音蟬。龜茲，音丘慈，又音屈佳。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饑，關、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願陛下熟計之。」旣而役不果興。

## 永昌元年（己丑、六八九）

**1**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圭，執鎭圭為初獻，周禮註︰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鎭圭尺有二寸，天寸守之。鎭圭飾四鎭山，象其高；圭中約以組，防其墜。齊人謂槌為終葵。圭首六寸為槌，以下殺之。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魏國先王，武士彠也。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朝，直遙翻。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2**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彠及其妻葬咸陽。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魯公曰太原靖王，北平王曰趙肅恭王，金城王曰魏義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3**三月，甲子，張光輔守納言。

**4**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凡三千言。

**5**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6**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巂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蔣王惲，太宗子；道王元慶，高祖子也。煒，于鬼翻。諲，音因。惲，於粉翻。

己酉，殺天官侍郞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為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7**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8**浪穹州蠻酋傍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酋，慈由翻。降，戶江翻。以傍時昔為浪穹州刺史，令統其衆。南詔六部號為六詔，浪穹詔其一也。

**9**己巳，以僧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考異曰︰舊傳︰「為清平道大總管。」今從實錄。余按︰新平，豳州。軍出豳州而北伐也。北討突厥。行至紫河，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有紫河，卽太宗遣思摩建牙之地。杜佑曰︰勝州榆林縣有金河、紫河，自馬邑郡善陽縣界流入。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0**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愼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紀王愼徙巴州，蓋令取道相、衞，自河北路西上，不得至東都，歷絳至蒲而卒。更，工衡翻。卒，子恤翻。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被，皮義翻。考異曰︰舊傳云︰「愼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今從實錄。家徙嶺南。

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謹稱，適司議郞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杜預曰︰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妯娌相呼，以身年長少為名，年長為姒，少為娣，不以夫之長幼也。俗以兄之妻為姒，弟為娣，非也。爾雅曰︰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媛，于眷翻。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尚，誚楚媛獨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美，縱侈為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及愼凶問至，楚媛號慟，嘔血數升；好，呼到翻。號，戶高翻。免喪，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11**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據舊書待價傳，寅識迦河當在弓月西南。與吐蕃戰，大敗。『章︰十二行本「敗」下有「會大雪，糧運不繼」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待價旣無將領之才，將，卽亮翻。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繡州，繡州，漢阿林縣地，至隋猶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分置林州，六年改曰繡州；去長安六千九十里，至東都五千五百里。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璟，俱永翻。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12**戊寅，以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13**徐敬業之敗也，事見上卷光宅元年。弟敬眞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厥，九勿翻。洛州司馬弓嗣業、孫愐曰︰弓，姓也。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業縊死。縊，於計翻。嗣明、敬眞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衆。朝，直遙翻。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謂征越王貞時。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

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郞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陝，失冉翻。楚金等皆為敬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騎，奇寄翻。讙，讀如諠。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旣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旣釋楚金等，天氣晴霽。塞，悉則翻。考異曰︰唐曆︰「七月二十四日，張楚金絞死；八月二十一日，郭正一絞死。」年代紀，「七月甲戌，楚金絞死；八月辛亥，郭正一絞死。」新書紀︰「八月辛丑，殺郭正一。」今據實錄，楚金等皆流配未死。舊書楚金、正一、萬頃傳，皆云流嶺南。御史臺記云︰「元忠將刑，至于市，神色自若。則天以揚楚功免死流放，復敍授御史中丞。復陷來俊臣獄，復至市，將刑，神色如初；其傍諸王子戮者三十餘尸，重疊委積，元忠顧視曰︰『大丈夫少選居此積矣。』曾不介懷。會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呼，敕罷刑，復放嶺南。」又云「前後坐棄市、流放者四」。舊傳云「前後三被流」。今從舊傳。

**14**九月，壬子，以僧懷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突厥骨篤祿。將，卽亮翻。

**15**初，高初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河陽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唐屬懷州，又屬孟州。見，賢遍翻。上欲加擢用，或奏以為非清流，罷之。周與發身於尚書都事，流外官也。興不知，數於朝堂俟命。數，所角翻。朝，直遙翻。諸相皆無言，相，息亮翻。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光宅改戶部為地官。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唐人呼縣令為明府。興以為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為，于偽翻；下為長同。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見，賢遍翻。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復，扶又翻。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郞崔詧於隱處。光宅改兵部為夏官。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者甚衆。

彭州長史劉易從彭州，漢繁縣之地，宋置晉壽郡，故城在州北三里；梁置東益州，後魏置天水郡，仍改繁縣為九隴縣，仍置濛州；隋省，唐武德初復置，尋省倂益州，垂拱二年復分置彭州。易，以豉翻。亦為徐敬眞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為，于偽翻。有司平準，直十餘萬。

周興等誣右武衞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燕，因肩翻。下，遐嫁翻。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縊，於計翻。

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鄂州，春秋夏汭之地。江夏記云︰一名夏口，一名魯口。吳始築郡城，晉末始立郢州；隋平陳，改為鄂州，因鄂渚為名。璥，居影翻。璥，鄭王元懿之子。考異曰︰唐曆云「撫州別駕」，舊傳「璥」作「敬」。今從新本紀。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考異曰︰統紀云︰「元嬰男脩瑤等五人免死配流。」今從舊傳。

**16**丁卯，春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郞邢文偉並同平章事。

**17**己卯，詔太穆神皇后、文德聖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從配。太后尊其母為忠孝太后。從，才用翻。

**18**右衞冑曹參軍陳子昂唐諸衞府皆有冑曹參軍，掌戎仗、器械及公廨興造、決罰之事。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上，時掌翻。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朝，直遙翻。樂，音洛。比，毗至翻。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掛於疏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詰，去吉翻。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庚寅、六九○）

## 天授元年（庚寅、六九○）是年九月方改元天授。

**1**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舜、禹、成湯之後為三恪，古者建國，有賓有恪，二王之後，賓也，待以客禮。師古曰︰恪，敬也，待之加敬，亦如賓也。鄭玄以二王、三恪通為五代，後人多祖其說。唐本以後周及隋後為二王後，今改之。周、隋之嗣同列國。此周謂後周。

**2**鳳閣侍郞河東宗秦客，河東，蒲州。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十二字︰「照」為「曌」，「天」為「」，「地」為「埊」，「日」為「」，「月」為「囝」，「星」為「○」，「君」為「」，「臣」為「」，「人」為「」，「載」為「」，「年」為「」，「正」為「」。又有「證」為「」，「聖」為「」二字。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避后名也。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從，才用翻。

**3**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4**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為右衞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5**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郞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書。攸寧，士彠之兄孫也。彠，一虢翻。

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下，遐嫁翻。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茍免乎！」尋為周興等所搆，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儋，都甘翻。

**6**二月，辛酉，太后策貢士於洛殿。六典，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夾城，自此潛通上陽宮；洛城南門之內有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7**丁卯，地官尚書王本立薨。考異曰︰新紀︰「丁卯，殺王本立。」御史臺記︰「本立為周興所誅。」今從實錄。

**8**三月，丁亥，特進、同鳳閣鸞臺三品蘇良嗣薨。

**9**夏，四月，丁巳，春官尚書、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嘗舉犯逆者下獄死。考異曰︰「新紀五月，戊子，殺范履冰。」今從實錄、唐曆。

**10**醴泉人侯思止，醴泉，漢池陽、谷口之地。後魏置寧夷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醴泉，屬雍州。始以賣餅為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唐謂州曹諸司參軍為判司，韓愈詩所謂「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是也。恆，戶登翻。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舊志︰和州，京師東南二千六百八十三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一里。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直者。獬，胡買翻。豸，宅買翻。太后悅，卽以為朝散大夫、侍御史。朝，直遙翻。散，悉亶翻。他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惡，烏路翻。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

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行，下孟翻。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蹂，人九翻。踐，息淺翻。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卽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下，遐嫁翻。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揭，其謁翻。

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唐六典曰︰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夾城，自此潛通於上陽宮。又曰︰洛陽皇城西面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耀。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曰「例竟門」。竟，盡也，言入此門者，例盡其命也。劉昫曰︰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朝，直遙翻。復，扶又翻。

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司刑丞，卽大理丞。考異曰︰實錄及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實錄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紀傳。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有功，文遠之孫也，徐文遠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唐制︰法曹司法參軍，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以寬為治，治，直吏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為，于偽翻；下右為同。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詰，去吉翻。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撓，奴敎翻。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好，呼到翻。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武邑，漢縣，屬信都郡，後漢、晉屬安平郡，後魏屬武邑郡，隋、唐屬冀州。

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離，力智翻。上，時掌翻；下同。日知果直。

**11**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撰，士免翻。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釋氏以人世為閻浮提。制頒於天下。

**12**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隋州，春秋隨子之國，漢為隨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隨州。舊志︰隋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里。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舊志︰舒州，京師東南二千六百二十六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九十三里。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龍門山，在洛州河南縣界。縊殺之。縊，於計翻。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13**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曁，垂拱四年誅薛紹，太平公主寡居。妻，七細翻；下而妻同。攸曁時為右衞中郞將，將，卽亮翻。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為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此食實戶也。若唐制以品為差，則異於是。劉昫曰︰唐制，公主食封三百戶，長公主加五百戶，有至六百戶。高宗以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逾於舊制，垂拱中，太平公主至一千二百戶，聖曆初至三千戶，景雲初增至五千戶。

**14**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考異曰︰實錄作數千家。今從舊本紀。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長，知兩翻；下同。更，工衡翻。

**15**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汲縣，漢屬河內郡，晉以來帶汲郡，東魏置義州，隋廢為汲縣，貞觀初，移衞州治焉。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下同。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酋，慈由翻。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左臺，左肅政臺也。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朝，直遙翻。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則天門樓也。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改元天授。乙西，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

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姒，太姒也，姓譜︰姒受姓自鯀。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章︰十二行本「睿」作「惠」；乙十一行本同。』皇后；后遠祖姬周，誣神甚矣，文王其肯饗非鬼之祭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諡，稱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攸寧為建昌王，士彠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曁、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長公主。彠，一虢翻。長，知兩翻。

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光宅改鴻臚為司賓。溧陽縣，漢屬丹楊郡，江左因之，隋平陳，廢丹楊郡，以溧陽縣屬宣州。溧，音栗。鳳閣侍郞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為鸞臺侍郞、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衞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遊藝朞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一年之間，自九品歷至三品。衣，於旣翻。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敕改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以州、周同音也。太后遽追止之。

命史務滋等十人巡『章︰十二行本「巡」作「存」；乙十一行本同。』撫諸道。『章︰十二行本「道」下有「癸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

**16**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遵化縣屬欽州，隋開皇二十年置。弟楚客亦『章︰十二行本「亦」上有「晉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以姦贓流嶺外。

**17**丁卯，殺流人韋方質。考異曰︰舊傳云︰「配流儋州，尋卒。」今從統紀、新本紀。

**18**辛未，內史刑文偉坐附會宗秦客貶珍州刺史。珍州，漢夜郞郡地。貞觀十六年開山洞，以舊播州城置珍州及夜郞縣，以縣界有隆珍山，因名。舊志︰珍州至京師四千一百里，東都三千七百里。頃之，有制使至州，以奉制出使，故謂之制使，猶言詔使也。使，疏吏翻。文偉以為誅己，遽自縊死。縊，於計翻。

**19**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撰，士免翻。疏，所去翻。仍賜紫袈裟、銀龜袋。西域胡僧衣毛衣，謂之袈裟；流入中國，以繒帛為之。常僧皆衣緇，惟賜紫者乃得衣紫。袈，音加；裟，音沙。唐制，給品官以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徵召。高宗給五品以上以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佩龜。其後三品已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

**20**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21**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東突厥，謂骨篤祿等。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右衞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22**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郞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郞周興奏有功出『章︰十二行本「出」上有「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反囚，當斬，考異曰︰新、舊傳，有功爭行褒，皆在爭裴行本下。按行本得罪在長壽元年一月，時周興已貶死矣。行褒坐謀復李氏，必在革命後。今置此年之末。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復，扶又翻；下摩復同。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23**是歲，以右衞大將軍泉獻誠為左衞大將軍。太后出金寶，命選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右玉鈐衞大將軍薛咄摩，咄摩復讓獻誠。咄，當沒翻。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泉獻誠，高麗泉男生之子。薛咄摩，薛延陀之種，故云然。請停此射。」太后善而從之。

**二年**（辛卯、六九一）

**1**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漢哀帝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尊號蓋昉於此。太后以女主而受尊號，尤為非古。是後玄宗自先天三年至天寶十三載，五十年間，六受徽號，人主遂視為故當矣。旗幟尚赤。幟，昌志翻。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更，工衡翻。考異曰︰按實錄，此年三月己卯改唐太廟為享德廟。據此已祔武氏七廟主，不當至三月方改唐廟。新本紀，「元年十月辛未，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以武氏七廟為太廟。」今從唐統紀。四時唯享高祖已下，餘『章︰十二行本「餘」上有「三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作「四廟」；張校云，「餘」上脫「四廟」二字。』四室皆閉不享。四室︰宣帝、元帝、光帝、景帝也。又改長安崇先廟為崇尊廟。垂拱四年，立崇先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從，才用翻。武氏祖宗配饗，唐三帝亦同配。

**2**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眞以酷吏縱橫，橫，戶孟翻。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上，時掌翻。少，詩沼翻。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間，古莧翻。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記·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旣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比，毗至翻。斷，丁亂翻。重，直龍翻。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愼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旣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復，扶又翻。操，七刀翻。省，悉景翻。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3**饒陽尉姚貞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尊號曰上聖大神皇帝，不許。

**4**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5**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中嶽，嵩山。朝，直遙翻。

**6**己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元帝陵曰興寧，景帝陵曰永康。興寧陵在咸陽，永康陵在三原北十八里。唐諸陵有署令一人，從五品上；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輦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又有陵令一人，掌山陵，率陵戶守衞之；丞為之貳。唯量置守戶。量，音良。

**7**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8**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幷推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庚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務滋恐懼，自殺。

**9**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易，以豉翻。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索，山客翻。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

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索，昔各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10**徙左衞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曁為定王。乘，繩證翻。

**11**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考異曰︰舊傳為安樂王。今從唐曆、統紀。

**12**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昊陵，顯義陵為順陵。

**13**追復李君羨官爵。君羨誅見一百九十九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14**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15**癸卯，制以釋敎開革命之階，謂大雲經也。升於道敎之上。

**16**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守，手又翻。

**17**丙辰，鑄大鐘，置北闕。

**18**五月，以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19**六月，以左肅政大夫格輔元為地官尚書，姓譜︰格姓，允格之後；東觀漢記有侍御史東平相格班。與鸞臺侍郞樂思晦、鳳閣侍郞任知古並同平章事。思晦，彥暐之子也。樂彥暐見二百卷高宗顯慶元年。

**20**秋，七月，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21**八月，戊申，納言武攸寧罷為左羽林大將軍；夏官尚書歐陽通為司禮卿光宅改太常為司禮。兼判納言事。

**22**庚申，殺玉鈐衞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衞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鈐，其廉翻。梟，堅堯翻。

**23**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唐制︰嗣王、郡王從一品。光順兄弟皆章懷太子賢之子。嗣，祥吏翻。雍，於用翻。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24**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思文改姓見上卷光宅元年。

**25**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獄辭之出於囚口者為款。款，誠也，言所吐者皆誠實也。先斷其首，乃偽立案奏之，斷，都管翻。案，考也，據也。獄辭之成者曰案，言可考據也。凡官文書可考據者皆曰案。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鉗，其廉翻。

**26**鸞臺侍郞、同平章事傅遊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語，牛倨翻。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下，遐嫁翻。

**27**癸巳，以左羽林衞大將軍建昌王武攸寧為納言，洛州司馬狄仁傑為地官侍郞，與冬官侍郞裴行本並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謂垂拱四年刺豫州時也。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28**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先，悉薦翻。脩武，漢山陽縣地。脩武古地名也，魏、隋以名縣，唐屬懷州。杜佑曰︰懷州脩武縣，本殷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漢山陽縣故城在縣西北。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上，時掌翻。考異曰︰御史臺記作千餘人。今從舊傳。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嗣，祥吏翻。相，息亮翻。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令，力丁翻。忤，五故翻。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下，遐嫁翻。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

王慶之見太后，見，賢遍翻；下同。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晉大夫狐突之言。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遺，唯季翻。「欲見我，以告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見，賢遍翻。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郞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洛陽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敎，右曰光政。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朝，直遙翻。撲，弼角翻。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考異曰︰舊傳云︰「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唐曆，昭德，永昌元年自御史中丞貶振州淩水尉。實錄，長壽元年始為相。舊傳，杖殺慶之在為相後。按御史臺記，昭德自中丞轉鳳閣侍郞。蓋暫貶淩水，尋召還為鳳閣侍郞也。杖殺慶之，據御史臺記，乃是為鳳閣侍郞時，非為相後也。舊傳或誤以載初為延載。慶之上表或在載初年。實錄因岑長倩、格輔元之死說及耳。今參取實錄、御史臺記及舊傳之語。其黨乃散。

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而為，于偽翻。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祐之子也。李乾祐，卽貞觀初救裴仁軌者也。

**29**壬辰，殺鸞臺侍郞、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衞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李綱以剛直著節隋、唐之間；安靜可謂無忝厥祖矣。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上，時掌翻。下，遐嫁翻。詰，去吉翻。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30**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鄕；假，古訝翻，休假也。唐國子學生三百人，太學生五百人。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句，音鉤。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為其漸貴故也。相，息亮翻。為，于偽翻；下為之、普為同。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唐國子監丞，從六品下，掌判監事；主簿從七品下。若天子為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 唐紀二十一起玄黓執徐（壬辰），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五年。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 長壽元年（壬辰、六九二）是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長壽。自四月以前猶是天授三年。

**1**正月，戊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

**2**臘月，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闍雄之子瑕為于闐王。闐，徒賢翻。尉，紆勿翻。闍，視遮翻。

**3**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遣存撫使見上卷天授元年。見，賢遍翻。使，疏吏翻。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郞、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郞。唐校書郞，正九品上。考異曰︰統紀︰「天授二年二月，十道舉人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人，擢為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為御史，幷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為著作佐郞及評事，內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為衞佐。」疑與此只是一事。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容齋隨筆以為此語出於張鷟。欋推侍御史，欋，其俱翻。釋名曰︰齊、魯謂四齒杷為欋。推，吐雷翻。盌脫校書郞。」盌，烏管翻。坡詩︰「但信櫝藏終自售，豈知盌脫本無模。」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戶吳翻，麪粘也。眯，莫禮翻，物入目中也；老子曰︰播糠眯目。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誹，敷尾翻。朝，直遙翻。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慚。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稱，尺證翻。斷，丁亂翻。

**4**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寧陵縣，屬宋州，本戰國時魏之甯城，漢高祖改為寧陵縣。廬江，漢龍舒縣地，屬廬江郡，梁置湖州，隨廢州為廬江縣，屬廬州。考異曰︰新傳，名弘霸。舊傳，御史臺記皆單名霸，唯統紀延載元年云弘霸。僉載云應革命舉，蓋正謂此時也。今從臺記。拜監察御史。監，古銜翻。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中丞而呼為大夫，過呼之也。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惡，烏路翻。遇人輒告之。

**5**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太后母楊氏。尚，辰羊翻。

**6**初，隋煬帝作東都，見一百八十卷大業元年。煬，羊亮翻。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郞李昭德始築之。

**7**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禮『章︰十二行本「禮」作「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卿崔『章︰十二行本「崔」 作「裴」；乙十一行本同；下同。』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任，音壬。嗣，禮吏翻。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弘、司賓卿崔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羅告。」李嶠傳云︰「太后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按嶠平生行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先，悉薦翻。及知古等下獄，下，遐嫁翻。俊臣以此誘之；誘，音酉。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少，詩沼翻；下同。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判官，俊臣之屬官也。「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被，皮義翻。

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為所曳耳。」絓，戶掛翻。鐙，都鄧翻。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告變，得召見。復，扶又翻。去，羌呂翻。見，賢遍翻。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褫，池爾翻。寢處甚安，處，昌呂翻。茍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綝，丑林翻。唯，于癸翻。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

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思晦死見上卷上年。上變，得召見，上，時掌翻。見，賢遍翻。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朝，直遙翻。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陸德明經典釋文︰掠，音亮。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卿令；江夏，本漢沙羨縣地，屬江夏郡，晉改沙羨為沙陽。江、漢二水會于縣西，春秋謂之夏汭，晉宋謂之夏口，宋置江夏郡，治于此；隨因郡名置江夏縣；唐屬鄂州。彭澤，漢縣，屬豫章，隋更名龍城，唐復曰彭澤，屬江州。涪陵縣，漢屬巴郡，劉蜀置涪陵郡；隋涪陵縣，屬渝州；唐武德元年分置涪州為州治所。西鄕卽漢成固縣地，蜀置西鄕縣，後魏為洋州治所。夏，戶雅翻。涪，音浮。流行本、嗣眞于嶺南。

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郞中徐有功駮之，駮，北角翻。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更，工衡翻。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

殿中侍御史貴鄕霍獻可，後魏分館陶西界，置貴鄕縣於趙城，周建德七年自趙城東南移三十里，以孔思集寺為縣治所；大象二年於縣置魏州。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者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續事始曰︰三代黔首以皁絹裹髮，周武帝裁為四腳，名以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腳。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8**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上，時掌翻。以為︰「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誼訴無慚。選，宣戀翻。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漢司馬相如為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楊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召以為郞，後為孝文園令，病免而卒。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將者、非將，卽亮翻。桴，方無翻。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下孟翻。否，音鄙。行舉者賞罰而已。」

**9**來俊臣求金於左衞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下，遐嫁翻。縊，於計翻。

**10**庚辰，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為冬官尚書、同平章事。陝，失冉翻。

**11**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吐，從暾入聲。党，底朗翻。分置十州。

**12**戊午，以秋官尚書袁智弘同平章事。秋官，刑部。

**13**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如意元年起此。

**14**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衆。后禁屠捕而殺人如刈草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蝦，戶加翻。

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餤，徒濫翻，又弋廉翻，徒甘翻，上表告之。上，時掌翻。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朝，直遙翻。唾，吐臥翻。

**15**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鈴衞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昝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讀曰率。鈐，其廉翻。使，疏吏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昝，子感翻。捶，止橤翻，新書作「插」。黎州都督府所管羈縻州有米川州，新作「葉州」。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唐紀作「沓搖」。今從實錄。

**16**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周禮小司寇；以五聽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令著三覆之奏。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五年。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比，毗至翻。令使者得實，卽行斬決。令，力丁翻。使，疏吏翻。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型，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長，知兩翻。處，昌呂翻；下處事同。分，扶問翻。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疏而退之。」堅，齊耼之子也。處，昌呂翻。徐齊耼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耼，它甘翻。

**17**夏官侍郞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夏官，兵部。嗣，祥吏翻。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旣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相，息亮翻。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矍，九縛翻。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嗣，祥吏翻。冬官，工部。尚，辰羊翻。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以秋官侍郞新鄭崔元綜為鸞臺侍郞，秋官，刑部。新鄭，春秋鄭國都。鄭武公隨周平王東遷，邑於虢、鄫之間，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于此」，是也。漢為新鄭縣，屬河南郡，魏、晉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鄭州。夏官侍郞李昭德為鳳閣侍郞，檢校天官侍郞姚璹為文昌左丞，夏官，兵部。鳳閣，中書。天官，吏部。改尚書為文昌。璹，殊玉翻。檢校地官侍郞李元素為文昌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地官，戶部。司賓卿，卽鴻臚卿。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昭德傳︰「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郞。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郞，以昭德為之；是歲，遷鳳閣鸞臺平章事。」新紀、表、傳皆云，「昭德自夏官侍郞遷鳳閣侍郞同平章事。」蓋昭德自鳳閣為夏官，自夏官復為鳳閣也。婁師德傳︰「長壽元年增置夏官侍郞。」今從之。「崔神基」，實錄作「崔基」。今從新紀、表。璹，思廉之孫；姚思廉事隋及唐。元素，敬玄之弟也。李敬玄相高宗。辛巳，以營繕大匠王璿為夏官尚書、同平章事。光宅改將作監為營繕監。璿，似宣翻。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

是時，酷吏恣橫橫，下孟翻。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好，呼到翻。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詰，去吉翻。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邪，音耶。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

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處，昌呂翻。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郞將以下，不可勝數。將，卽亮翻。勝，音升。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戶婢，官婢之直宮中門戶者。「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後魏分馮詡置澄城郡，仍置南五泉縣，西魏改為朝邑縣，隨、唐屬司州。監，古銜翻。朝，直遙翻。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勝，音升。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為，于偽翻。乃相與搆陷善思，坐流驩州。舊志︰驩州至京師陸路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萬七千里，至東都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五里，水路一萬六千二百二十里。宋白曰︰驩州，日南郡，堯放驩兜于崇山，卽此。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后改司天為渾儀監。丞，從七品下。復，扶又翻。渾，戶本翻。善思名譔，以字行。譔，士免翻。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旣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事見秦紀。上，時掌翻。相，息亮翻。卒，子恤翻。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說，輸芮翻。事見漢紀。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草，造也；昧，蒙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言后稱制之初，改元文明，造始之時也。屯者物之始，蒙者物之穉，言后稱制之初，猶天地生物之始。屯，涉倫翻。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三叔，指韓、霍諸王；四凶，指除敬業等。難，乃旦翻。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謂鑄匭以開告密之門也。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道，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跡，以步趨為諭也。促柱少和聲，以琴瑟為諭也。少，詩沼翻。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芻狗，祭祀所用，旣祭則棄之矣。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以酒為諭，泲取其醇汁而去其糟粕。覺蘧廬之須毀，莊子曰︰蘧廬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郭象註云︰蘧廬，傳舍也。去萋菲之牙角，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去，羌呂翻。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樂，音洛。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枷研，以重枷研其頸；楔轂，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楔，先結翻。轂，呼角翻。摺膺籤爪，摺，與拉同，力答翻，摧也。膺，胸也。籤爪，以竹籤其爪甲，今鞫獄者十指下籤，卽其遺虐。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旣非木石，且救目前，茍求賒死。賒，遠也，言伏法而死，較死於獄中為稍賒也。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被，皮義翻。勝，音升。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朝，直遙翻。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哀。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書奏，遂授洛州司功。」舊薛懷義傳云︰「矩劾奏懷義，遷矩天官員外郞，竟為懷義所搆，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敕矩監之。侍郞李景謀為矩所制，乃引為員外，不閑於吏道，自此左出矣。」據舊傳︰矩劾奏薛懷義在後。若此年出為洛州司功，則不當復劾懷義。但舊傳矩疏在載初元年二月。是時制獄未息，今因朱敬則疏終言之。

**18**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至是方改元長壽，自此以後方是長壽元年。更以九月為社。更，工衡翻。

**19**制於幷州置北都。

**20**癸丑，同平章事李遊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郞孔思元、益州長史任命輝，皆為王弘義所陷，流嶺南。璿，似宣翻。長，知兩翻。任，音壬。

**21**左羽林中郞將來子珣坐事流州，尋卒。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東都八千一百里。將，卽亮翻。卒，子恤翻。

**22**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新豐縣屬雍州，後改昭應縣。劉審禮沒，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三年。吐，從暾入聲。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衞將軍。光宅改左、右武衞為左、右鷹揚衞。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鎭，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龜茲，音丘慈，又音屈佳。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棄四鎭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敕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武衞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此時旣改武衞為鷹揚衞，不應復以舊官名命忠節。豈史家仍襲舊官名而書之邪？將，又音如字。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鎭。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二年**（癸巳、六九三）

**1**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2**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厭，於協翻。又，於琰翻。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朝，直遙翻。旣退，同時殺之，考異曰︰新本紀︰「臘月癸亥，殺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舊傳云「正月二日」，今從之。今按德妃竇氏卽玄宗母也。瘞於宮中，莫知所在。瘞，於計翻。德妃，抗之曾孫也。竇抗，太穆皇后之從兄。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忤，五故翻。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復，扶又翻。考異曰︰劉子玄太上皇實錄云︰「韋團兒諂佞多端，天后尤所信任。欲私於上而拒焉，怨望，遂作桐人潛埋於二妃院內，譖殺之，又矯制按問上。」今從則天實錄。

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誘，音酉。諶，氏壬翻。妖，於喬翻。龐，皮江翻。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監，古銜翻。下，遐嫁翻。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祝，職救翻。勝，音升。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瑊瑊，古咸翻。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侍御史之屬，有令十七人。上，時掌翻。處，昌呂翻。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旣食，掩扇而寢。人以為有功茍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伺，相吏翻。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誤出人罪，謂之失出。比，毗至翻。好，呼到翻。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考異曰︰舊有功傳︰「有功為御史，坐龐氏除名，尋起為左司郞中。」竇孝諶傳︰「長壽二年，龐氏為酷吏所陷。」御史臺記︰「有功自秋官員外郞，坐龐氏除名為流人，月餘，授御史。」按實錄，有功，「天授初，累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郞，稍遷郞中，後以公事免，萬歲通天元年，擢拜殿中侍御史。」今從之。

**3**戊申，姚璹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會要︰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4**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恆王成義為衡陽王，恆，戶登翻。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衞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降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5**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郞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愼，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朝，直遙翻。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復，扶又翻。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愀，七小翻。「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乾，音干。當笑而受之。」

**6**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光宅改少府監為尚方監。內侍省有內常侍六人，正五品下，漢中常侍之職也。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按張虔勗、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俊臣命衞士以亂刀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膽破，無敢言者。」按張虔勗天授二年被殺，雲仙此年坐謁皇嗣斬。今從實錄。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勝，音升。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時公卿不得見皇嗣，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中，呼，火故翻。藏，徂浪翻。被，皮義翻。轝，羊茹翻。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停其獄，不復推鞫也。睿宗由是得免。

**7**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軌。更，工衡翻。習老子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元年。

**8**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卒，子恤翻。使，疏吏翻。

**9**乙亥，禁人間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朝，直遙翻。

**10**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監，古銜翻。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號，戶高翻。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朝，直遙翻。散，悉亶翻。更遣右翊衞兵曹參軍劉光業、按武德四年已改左、右翊衞為左、右衞，疑「翊」字衍。兵曹參軍掌五府武官宿衞番第，受其名數，而大將軍配焉。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唐京都苑各有四面監，監各一人，從六品下；副監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各掌所管面苑內宮館園池與其種植修葺之事；丞則掌判監事。尚輦直長王大貞、長，知兩翻。右武威衞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晏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幷家屬皆聽還卿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考異曰︰實錄曰，光業等亦受鸞臺侍郞傅遊藝之旨。按天授二年，遊藝已死。舊遊藝傳曰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本遣萬國俊一使。國俊還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五使耳，遊藝豈豫知遣六道使！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潘遠紀聞曰︰「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放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卽拜考功員外郞，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發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鎖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於還。』」按當時止誅嶺南一道，因萬國俊言，更發五道使，非倂發十道使也，十道在近地者，何嘗有流人也！國俊旣以多殺受賞，餘使或病死，或自以他罪流竄，必無幷斬之理。今並從實錄及舊傳。

**11**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瑯邪王沖通謀，沖舉兵，見上卷垂拱四年。夏，四月，乙未，殺之。

**12**五月，癸丑，棣州河溢。『章︰十二行本「溢」下有「流二千餘家」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棣州，後漢樂安郡，中廢；唐武德四年，分滄州之厭次、陽信、滳河、樂陵置棣州。

**13**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14**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七寶，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庭。朝，直遙翻。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渾，戶本翻。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后又追尊其三世。

**15**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為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為內史，新書宰相世系表︰豆盧氏本姓慕容氏，北地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以為氏。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郞吳人陸元方為鸞臺侍郞、同平章事。巨源，孝寬之玄孫也。韋孝寬事宇文氏為名將。

## 延載元年（甲午、六九四）是年五月改元。

**1**正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宮。

**2**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甲戌，默啜冠靈州。

**3**室韋反，北史曰︰室韋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新書︰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峱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管攝其部而附于突厥。遣右鷹揚衞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

**4**春，一月，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使，疏吏翻；下同。

**5**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嚴︰「刃」改「與」。』突厥可汗俀子等於冷泉及大嶺，俀子，西突厥部所立也。俀，吐猥翻，弱也。大嶺，谷名。各三萬餘人，碎葉鎭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俟，渠之翻。考異曰︰此事諸書皆無，唯統紀有之。統紀又云︰「又破吐蕃萬泥勳沒馱城。」語不可曉，今刪去。

**6**庚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考異曰︰實錄、新紀皆云「伐逆道」。今從舊懷義傳。以討默啜。

**7**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詩默啜，帥，讀曰率；下同。契，欺訖翻。苾，毗必翻。吒，陟加翻。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8**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鸞臺三品。

**9**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上，時掌翻。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10**天授中，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薰朝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附。姚州境有永昌蠻，居永昌郡地。「薰期」新書作「董期」。監，古銜翻。酋，慈由翻。

**11**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女夷翻。妖，於喬翻。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年『章︰十二行本 「年」上有「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僧懷義本馮小寶也，太后使與薛紹通昭穆，故老胡謂之薛師。容貌愈少。少，詩照翻。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莊子曰︰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於下風而問道。廣成子曰︰「吾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哀。」黃帝名軒轅，因曰軒代。逾漢朝之河上。」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之濱，文帝從之問老子，河上公曰︰「余註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朝，直遙翻。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12**戊辰，以王孝傑為瀚海道行軍總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

**13**已巳，以司賓少卿姚璹為納言；左肅政中丞原武楊再思為鸞臺侍郞，洛州司馬杜景儉為鳳閣侍郞，並同平章事。

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軍，唐制︰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食料一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俸，扶用翻。贍，昌豔翻。轉帖百官，令拜表。轉帖者，止書一帖，使吏以轉示百官。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正色拒之。旣上表，上，時掌翻。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為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14**戊寅，鸞臺侍郞、同平章事崔元綜坐事流振州。

**15**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端門，洛陽皇城正南門。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璹為督作使。使，疏吏翻。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16**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17**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曹魏初置殿中監，隋煬帝置少監及丞。舊志︰瓊州至兩京與崖州道里相類。考異曰︰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請下獄理罪。」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黜授顏城尉。俊臣誅，授右領軍衞胄曹。」新傳云︰「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按舊傳云︰「俊臣為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贓，出為同州參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宮尉。」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紀履忠劾奏，誤也。王弘義傳云︰「延載元年，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是俊臣長壽二年已前贓下獄，此年又坐贓貶。今從舊傳。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

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萬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唐諸王府功曹參軍事，正七品上，掌文官簿書、考課陳設。愔，於今翻。上，時掌翻；下長上同。疏，所據翻。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斷，丁亂翻。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日將行，凡制敕皆進，畫日而後行。方乃別生駁異。駁，北角翻。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義引愆，義不如此。」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隄，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唐六典︰長上折衝、果毅，應宿衞者，並一日上，兩日下。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逄弘敏取奏之，逢，皮江翻。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為南賓尉，惡，烏路翻。南賓縣屬欽州，本漢合浦縣地，隋開皇十八年置南賓縣。尋又免死流竄。

**18**太后出黎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眞宰相也！」相，悉亮翻。

**19**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為鳳閣侍郞，左肅政中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郞，並同平章事。校，古効翻。允元，豫州人也。

**20**嶺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張玄遇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容州，漢合浦縣地，隋為合浦郡之北流縣，唐武德四年，分置銅州；貞觀元年改容州，因容山為名。獠，魯皓翻。使，疏吏翻。

## 天冊萬歲元年（乙未、六九五）是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

**1**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2**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舊志︰趙州至京師東北一千八百四十二里，東都一千三十三里。巨源貶麟州，考異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統紀作「瀛州」。實錄、唐曆作「麟州」，今從之。景儉貶溱州，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屬松州都督府；十六年開山洞置溱州，屬黔州都督府。舊志︰溱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二百里。溱，側詵翻。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二千六百里。綏州，京師東北一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九里。

**3**初，明堂旣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紵，直呂翻，檾屬，今人謂之紵麻。夾紵者，以紵布夾縫為大像，後所謂麻主是也。『鄒︰檾，讀曰頃。唐韻︰去穎切。爾雅翼︰「檾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或作䔛。」』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貯，丁呂翻。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藏，徂浪翻。為，于偽翻。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踐，息淺翻。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卽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詰，去吉翻。處，昌呂翻。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郞。

乙未，作無遮會於明『章︰十二行本「明」作「朝」；乙十一行本同。』堂，鑿地為阬，深五丈，深，式浸翻。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高，居傲翻。刺，七亦翻。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唐六典︰尚藥局屬殿中省，有侍御醫四人，從六品上。璆，音求。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慍，於問翻。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比，必利翻。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酺，音蒲。朝，直遙翻。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左傳︰宣十五年夏，成周宣榭火。班書曰︰榭，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漢武時，柏梁臺災，及大營建章。姚璹引二事，傅以己說，以逢君之惡。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使，疏吏翻。又鑄銅為九州鼎神都鼎曰豫州，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都，荊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咸都；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千二百石。考異曰︰舊傳云︰「懷義帥人作號頭安置之。」按天冊萬歲元年二月，懷義死，神功元年九鼎始成，舊傳誤也，或懷義死時方鑄耳。及十二神，十二神︰子屬鼠，丑屬牛，寅屬虎，卯屬兔，辰屬龍，巳屬蛇，午屬馬，未屬羊，申屬猴，酉屬雞，戍屬狗，亥屬豬。皆高一丈，高，古犒翻。各置其方。

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先，悉薦翻。樂，音洛。畜，吁玉翻。合，音閤。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唁，魚變翻。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復，扶又翻。唐六典︰北齊內職有散給使五十人，唐因之置內給使，無常員，屬宮闈局。凡宦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又有小給使學生五十人。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偃師縣屬河南府，在洛城東六十里。聞事露，自絞死。

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旣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統，他綜翻。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旣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武王伐紂，旣渡河，有火至于王屋，流為烏。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通事舍人逄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魔，莫婆翻。考異曰︰僉載以七寶臺散壞為姚璹之語。今從實錄。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詩曰︰小心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

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獲嘉縣，本汲縣之新中鄕，漢武帝南幸過此，聞獲呂嘉，因置獲嘉縣，屬河內郡。後周置脩武郡，隋置殷州，尋廢州為獲嘉縣，唐屬懷州。彭城縣帶徐州。幾，居希翻。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爾雅︰權輿，始也。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更，工衡翻。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悖，蒲內翻；下同。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重，直龍翻。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度，徒洛翻。斷，丁亂翻。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徼，古堯翻。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太宗亦嘗引是言。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為︰ 「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唐制，文散階二十九，武散階亦二十九，勳級十有二轉。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上元敕︰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九品服深青。朝，直遙翻；下同。象板多於木笏；唐制，五品已上笏用象，九品以上用木。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姸蚩，『鄒︰姸蚩，陸機文賦︰「姸蚩好惡，可得而言。」劉良註︰「姸，美；蚩，惡也。」』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礫，音曆。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茍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甄，稽延翻，別也。疏，所去翻。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易，以豉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愼賦以刺時見志焉。

**4**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5**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6**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惡，烏路翻。旣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帥，讀曰率。毆，烏口翻。考異曰︰舊傳云︰「人言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送尸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李商隱宜都內人傳云︰「武后篡旣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女卑於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夫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眞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屛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銷羣陽，陽銷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屛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卽日下令，誅作明堂者。」此蓋文士寓言。今從實錄。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7**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去，羌呂翻。

**8**三月，丙辰，鳳閣侍郞、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9**夏，四月，天樞成，天樞，其制若柱。高一百五尺，高，古犒翻。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高，古犒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10**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臨洮，洮州。洮，土刀翻。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

**11**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改元天冊萬歲。

**12**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太后喜，冊授左衞大將軍、歸國公。

## 萬歲通天元年（丙申、六九六）是年三月始改元。

**1**臘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封神嶽；后以嵩山為神嶽。考異曰︰統紀作壬午，實錄作甲申。按去歲下制云︰「臘月十六日有事于神嶽。」長曆︰是月甲戌朔，壬午九日，甲申十一日，皆非十六日。今從實錄。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大酺九日。酺，音蒲。丁亥，禪于少室；戴延之曰︰嵩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埓，但小耳。己丑，御朝覲壇受賀；朝，直遙翻。癸巳，還宮；甲午，謁太廟。

**2**右千牛衞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從封中嶽還，少，詩照翻。行，下孟翻。從，才用翻。卽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茅椒編之為室，性暖，可以禦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遺，士季翻。攸緒一皆置之不用，塵埃凝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考異曰︰舊傳云︰「聖曆中，棄官隱嵩山。」今從實錄。

**3**春，一月，甲寅，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己巳，以師德為左肅政大夫，知政事如故。考異曰︰實錄云︰「己巳，秋官尚書婁師德為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舊傳云︰「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按證聖年號在登封前，此傳尤為謬誤。新傳云︰「師德為何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今據實錄，延載元年一月，自宰相出為營田大使。新書宰相表，「長壽二年師德平章事，延載元年出為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甲寅，師德為左肅政御史大夫、肅邊道行軍總管。」統紀云︰「秋官尚書、知政事婁師德充副總管，討吐蕃。」蓋師德之出為營田大使，不解宰相之職也。今從實錄、新本紀。

**4**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崇尊廟見上卷天授元年。

**5**二月，辛巳，尊神嶽天中王為神嶽天中黃帝，靈妃為天中黃后；啓為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為玉京太后。夏后啓母石在嵩山。

**6**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據婁師德傳，素羅汗山在洮州界。將，卽亮翻。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考異曰︰新紀，四月庚子貶師德，而無免孝傑日；新表，「三月壬寅孝傑免。」按實錄「三月壬寅撫州火」下言孝傑等敗，蓋皆據奏到之日耳。二人同罪，貶必同時，不容隔月，不知果在何日。今但依實錄，因其軍敗，終言貶官之事而已。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旣而曰︰「亦善，亦善。」不得介意。復，扶又翻。

**7**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高，古犒翻。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捧之，更，工衡翻。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天萬歲通天。

**8**大食請獻師子。姚璹上疏，以為︰「師子專食肉，遠道傳致，傳，知戀翻。肉旣難得，極為勞費。陛下鷹犬不蓄，漁獵悉停，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乃卻之。

**9**以檢校夏官侍郞孫元亨同平章事。

**10**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開元十道志曰︰舜築柳城，卽虞舜已前已有柳城之地，因有營州之稱。郡國志云︰當營室分，故曰營州。後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後魏於平州界置遼西郡，周平齊，猶為高寶寧所據，隋討平寶寧，始置營州。松漠都督府及歸誠州，太宗以內屬契丹部落置。殺都督趙文翽。契，欺訖翻，又音喫。翽，呼會翻。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愎，弼力翻。賑，津忍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乙丑，遣左鷹揚衞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衞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衞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八將，卽亮翻。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榆關在勝州扴，與突厥接，非所以備契丹也。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臨渝之險」也。「榆」當作「渝」，史於此以後多以「渝」作「榆」，讀者宜詳考。使，疏吏翻。姚璹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武后改突厥骨咄祿為不卒祿，又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此事何異王莽所為，顧有成敗之異耳。

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以萬榮為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檀州本漢漁郡傂奚縣地，舊置安州，後周改為玄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

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硤石谷，平州有西硤石、東硤石二戍。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先，悉應翻。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霫紿之曰︰使霫守唐俘於地牢，故曰守牢霫。霫，而立翻。紿，蕩亥翻。「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卽降耳。」降，戶江翻；下同。旣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飼，祥吏翻。勞，力到翻。「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谷，據舊書，黃麞谷在西硤石。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䌈玄遇、仁節，生獲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索，昔各翻。字書無「䌈」字，今讀與搨同，德盍翻，或曰吐合翻。將卒死者塡山谷，鮮有脫者。鮮，息淺翻。契丹得軍印，詐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敍勳。」燕，因肩翻。將，卽亮翻。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

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驍，堅堯翻。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衞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

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以本官參謀軍事，不列為品秩。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比，毗至翻。少，詩沼翻。奴多怯弱，不慣征行，慣，古患翻。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孼，孼，魚列翻。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11**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殺。」按明年正月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啜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欽明，紹之曾孫也；許紹預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列。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為所虜。

欽明兄欽寂，時為龍山軍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龍山，卽慕容氏和龍之山也。崇州，奚州也，武德五年，分饒樂都督府之可汗部置，貞觀三年，徙治營州之廢陽師鎭。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說，輸芮翻。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上元元年，徙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開元二年徙平州，天寶二年徙遼西故郡城，疑此時已徙平州。宋白曰︰營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有保定軍，舊安東都護府。欽寂謂曰︰ 「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12**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復，扶又翻。太后遣右武衞冑曹參軍貴鄕郭元振往察其宜。冑曹參軍掌兵械、公廨興善、罰讁，大朝會行從，則受黃質甲鎧弓矢於衞尉。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鎭戍兵，幷求分十姓突厥之地。長壽元年置四鎭戍兵。十姓突厥，五咄陸、五弩失畢也。元振曰︰「四鎭、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種，章勇翻。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幷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茍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

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上，時掌翻。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鎭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鎭、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今報之宜曰︰『四鎭、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鎭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倂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堂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吐谷渾地沒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咸亨三年，薛仁貴敗於大非川，青海亦沒。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西突厥五弩失畢部，各有酋長，曰五俟斤。俟，渠之翻。如此則以塞欽陵之口，塞，悉則翻。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鎭、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背，蒲妹翻。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考異曰︰御史臺記︰「論欽陵必欲得四鎭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制書至河源，納言婁師德患之，曰︰『制書到，彼必入寇，柰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彥先時按河源、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稽制書，虜必狐疑，吾乃先為之備，虜至必不捷矣。』師德從之。欽陵入寇，果無功，由是得罪於其國。」按師德延載元年一月日同平章事，充河源、積石、懷遠等軍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為肅邊道行軍總管，興王孝傑同擊吐蕃，敗於素羅汗山，尋貶原州司馬。是歲吐蕃復求和，欽陵請割四鎭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師德復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納言。御史臺記誤也。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傜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上，時掌翻。使，疏吏翻。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間，古莧翻。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13**庚申，以幷州長史王方慶為鸞臺侍郞，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並同平章事。

**14**突厥默啜請為太后子，幷為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衆為國討契丹。井為，衆為，並于偽翻。帥，讀曰率。太后遣豹韜衞大將軍閻知微、龍朔改左右屯衞為左右武威衞，光宅又改為左右豹韜衞。左衞郞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衞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閻立德以巧思稱。田仁會，良吏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卒，子恤翻。間，古莧翻。太后進拜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頡，戶結翻。跌，徒結翻。單，音蟬。

孫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復，扶又翻。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為前鋒，帥，所類翻。阿，烏葛翻。政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政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長壽元年，仁傑貶。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狐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

時契丹入寇，軍書塡委，夏官郞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後魏太和十一年於崤陵置崤縣，屬恆農郡；隋幷入熊耳縣，屬河南郡；唐武德元年復置，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因更名硤石。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郞。

**15**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長壽二年，有功除名。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章︰十二行本「聞」上有「遠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鹿城，漢安定侯國，時縣西七里故城是也。周、齊為安定縣，隋改為鹿城縣，唐屬冀州。唐制，上縣主簿正九品下，中下縣從九品上，好，呼到翻。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鄒︰設，假託也。潘好禮之著論，虛設一客一主，一問一答。或曰︰設客，宴請賓客。張鷟朝野僉載︰「鄧祐恆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跡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易，以豉翻；下不易同。見，賢遍翻。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屬，之欲翻。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朝，直遙翻。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掛綱維，『章︰十二行本「綱維」作「網羅」；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幾，居希翻。囹，盧丁翻。圄，魚巨翻。數，所角翻。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時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卽奏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好，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此蓋時人見俊臣所誅，有功所雪，往往得其所欲，疑以為先進狀耳。若有功一一先奉進止，何至三陷死刑乎！今不取。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

## 唐紀二十二起強圉作噩（丁酉），盡上章困敦（庚子）六月，凡三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下

## 神功元年（丁酉、六九七）時以契丹破滅，九鼎就成，以九月大享，改元為神功。

**1**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宮。

**2**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為默啜所禽，見上卷上年。厥，九勿翻。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氾勝之曰︰梁是秫粟。陶弘景曰︰凡曰梁米皆是粟類，惟其牙頭色異為分別耳。有青、黃、白三種，青梁味短色惡，不如黃白梁。呼，火故翻。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將，卽亮翻。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3**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相，悉亮翻；下相術同。憬，居永翻。唐京都錄事參軍，正七品。綦連，虜姓也。魏收官氏志，西方諸姓有綦連氏。陰結朝士，朝，直遙翻。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說，輸芮翻。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郞事，勮，其據翻。用思禮為箕州刺史。

明堂尉吉『章︰十二行本「吉」上有「河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高宗總章元年，分西京萬年縣為明堂縣；永昌元年，改東都河南縣為合宮縣。宋白曰︰明堂縣理京兆城中永樂坊。使上變告之。上，時掌翻；下同。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忤，五故翻。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郞同平意事李元素、夏官侍郞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郞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譒，補過翻。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勔，彌兗翻。監，古銜翻。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

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旣誅，然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數，所角翻。喜，許記翻。時人以為周、來之亞。

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復，扶又翻；下是復、宗復同。頊上變，得召見，僅免。見，賢遍翻。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

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唐制，大理寺有府二十八人，史五十六人。惎，渠記翻。惎子訟冤於朝堂，朝，直遙翻。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授，于元翻。秋官侍郞上邽劉如璿見之，上邽縣，漢屬隴西郡，古邽戎邑也，後漢屬漢陽郡。後魏諱珪，改名上封，屬天水郡；隋復舊，唐屬秦州。璿，似宣翻。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下，遐嫁翻。處，昌呂翻。制流瀼州。

**4**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張行成事太宗。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少，詩照翻。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易之為司衞少卿；龍朔改衞尉為司衞，光宅因之。拜其母臧氏、韋氏為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勝，音升。仍敕鳳閣侍郞李迥秀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李大亮歷事高祖、太宗。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郞，昌宗為六郞。

**5**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代州北有一武軍，調露元年改曰神武軍，天授二年改曰平狄軍。使，疏吏翻。

**6**甲子，以原州司馬婁師德守鳳閣侍郞、同平章事。

**7**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將，卽亮翻。

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鋒，帥，讀曰率。力戰。契丹引退，契，欺訖翻，又音喫。孝傑追之，行背懸崖；背，蒲妹翻。契丹回兵薄之，薄，伯各翻。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孝傑將四十萬衆，被賊誘退，逼就懸崖，漸漸挨排，一一落間，坑深萬丈，尸與崖平，匹馬無歸，單兵莫返。」張鷟語事多過其實，今不盡取。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說，讀曰悅。使，疏吏翻；下同。

武攸宜軍漁陽，漁陽，秦右北平郡所治也。隋為漁陽縣，屬幽州，在幽州東二百一十里。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剽，匹妙翻。將，卽亮翻。

**8**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為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上，時掌翻；下同。供，他用翻。張，知亮翻。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背，蒲妹翻。朝，直遙翻；下同。復，扶又翻。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令，力丁翻。初服，突厥遣來所被之服。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為無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吮，如兗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撓，奴敎翻。厭，於鹽翻。為陳禍福。為，于偽翻。阿波達干元珍曰︰突厥官二十八等，自設至達干，皆世其官。此卽阿史德元珍。「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幷穀種、繒帛、農器、鐵，降，戶江翻。處，昌呂翻。夏，戶雅翻。單，音蟬。種，章勇翻。繒，慈陵翻。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郞贊皇李嶠曰︰麟臺少監卽祕書少監。贊皇縣，隋置，屬趙州，取贊皇山以為名。少，詩照翻。「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秦李斯之言。不如治兵以備之。」治，直之翻。璹、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十帳以與默啜，幷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幷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

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考異曰︰舊歸道傳云︰「聖曆初，默啜請和，遣閻知微冊為立功報國可汗。知微擅與使者緋袍，歸道上言不可。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請六胡州，不許，遂拘縶歸道。」突厥傳云︰「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府，默啜請為國討契丹，許之。默啜部衆漸盛，則天遣使冊為立功報國可汗。」朝野僉載云︰「歸道為知微副，見默啜，不拜，默啜倒懸，將殺之；元珍諫，乃放之。」按神功元年八月，姚璹左遷益州長史。則與之縠帛，必在此前，非聖曆初也。實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閻知微冊為遷善可汗。」則於時未為立功報國可汗也。冊拜此號，實錄無之，不知的在何時。今因契丹未平，姚璹未出，附見於此。歸道在朝為左衞郞將，何得預論默啜！蓋在道見知微所為而上言耳。其事則兼采諸書可信者存之。

**9**夏，四月，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豫州鼎獨高大，神都畿也。高，古犒翻。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千兩塗之，姚璹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其于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為炫燿。」炫，熒絹翻。太后從之。自玄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衞兵十餘萬人幷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帥，讀曰率。

**10**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見，見，賢遍翻。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治，直吏翻。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為內史。

**11**癸未，以右金吾衞大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衞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迦，古牙翻，又居伽翻。將，卽亮翻。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衞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沙吒，虜姓。吒，初加翻。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先是，有朱前疑者先，悉薦翻。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卽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遷駕部郞中。唐駕部郞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廐牧，官司馬牛雜畜薄籍，辯其出入，司其名數。上，時掌翻；下同。出使還，上書曰︰「開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算袋，唐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算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外官衙日，則佩算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使，疏吏翻。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酬以五品。前疑買馬輸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惡，烏路翻。六月，乙丑，敕還其馬，斥歸田里。

**12**右司郞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不昏。為，于偽翻。武承嗣借以敎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晉石崇有愛妾曰綠珠，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永康三年。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之。考異曰︰唐曆︰「天授元年二月十日，誅喬知之。」新本紀︰「八月，壬戌，殺右司郞中喬知之。」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邵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韓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詩云︰「昔君事胡馬，余得奉戎旃，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後。但唐曆、統紀、新紀殺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然云「猶聞北戍邊」，則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死後，不聞有反者。故置於此。據朝野僉載，知之以婢碧玉事為武承嗣諷人羅告之，斬於市南，破家籍沒。此時知之在邊，蓋承嗣先銜之，至此乃殺之耳。

**13**司僕少卿來俊臣光宅改太僕為司僕。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勝，音升。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考異曰︰朝野僉載云︰「俊臣嘗以三月三日萃其黨於龍門，豎石題朝士姓名以卜之，令投石遙擊，倒者則先令告。至暮，投李昭德不中。」今不取。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惡，烏路翻。又嘗庭辱秋官侍郞皇甫丈『章︰十二行本「丈」作「文」；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下，遐嫁翻；下不下、乃下同。

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衞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處，昌呂翻。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上，時掌翻。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去，羌呂翻。朝，直遙翻。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旣而果反，貞事見上卷垂拱四年。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塞，悉則翻。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

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噉，徒濫翻，又徒覽翻。抉，於決翻。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惡，烏路翻。數，所具翻。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眼者背始帖席矣。」

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唐六典，司農丞掌凡官戶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嫓偶；若給賜，許其妻子相隨；若犯籍沒，以其所能各配諸司，婦人巧者入掖庭。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千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剺，里之翻。會俊臣誅，乃得免。

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郞皆自首。選，須絹翻。屬，之欲翻。首，式又翻。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上林令侯敏唐司農之屬有上林署令，從七品下，掌苑囿縣地之事，凡植果樹蔬以供朝會祭祀，及季冬藏冰皆主之。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遠，于願翻。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武龍縣屬田州，開蠻洞置。舊書作「武籠」，云失廢置年月。又涪州有武龍縣，武德二年分涪陵置。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

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

**14**以檢校夏官侍郞宗楚客同平章事。

**15**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丹將，卽亮翻；下同。騎，奇寄翻；下同。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重，直用翻。以抄掠為資，抄，楚交翻。苦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相，悉亮翻。委棄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

甲午，『嚴︰「午」改「申」。』孫萬榮為奴所殺。

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黑沙，突厥庭。語，牛倨翻。「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為鄕導，鄕，讀曰嚮。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新城，卽前契丹所築，在柳城西北者。盡俘以歸。使乙冤羽馳報萬榮。

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忷懼。忷，許勇翻。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阿，烏葛翻。考異曰︰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羣賊聞之失色，衆皆潰散。」不云為玄基等所破。實錄但云為玄基及奚所破，不云突厥取新城。要之，契丹聞新城破，衆心已離，唐與奚人擊之遂潰耳。今兩取之。帥輕騎數千東走。帥，讀曰率。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幽州潞縣，謂之潞水。息於林下，嘆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降，戶江翻；下同。梟之四方館門。漢有藳街蠻夷邸。後魏置諸國使邸，其後又作四館以處四方來降者，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梁武帝普通元年。至隋煬帝置四方倌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屬鴻臚寺。唐以四方館中隸中書省，通事舍人主之。梟，堅堯翻。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霫，而立翻。

**16**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17**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復，扶又翻。懿宗皆以為反，生刳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先，悉薦翻。河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武懿宗封河內王，與何阿小為「兩何」。

**18**秋，七月，丁酉，昆明內附，置竇州。

**19**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20**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折，之舌翻。「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茍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強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委罪於草野詿誤之人，蔓，音萬。詿，戶卦翻。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21**八月，丙戌，納言姚璹坐事左遷益州長史，以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鳳閣鸞臺三品。天授中改太子詹事為太子宮尹。「鳳閣」之上當有「同」字。考異曰︰新表，「庚子，狄仁傑兼納言，武三思檢校內史，欽望為文昌右相、同三品。」舊紀傳及新紀皆無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表誤重複。

**22**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宮，大赦，『章︰十二行本無「大」字，「赦」下有「天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改元。改元神功。

**23**庚戌，婁師德守納言。

**24**甲寅，太后謂待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朝，直遙翻。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復，扶又翻；下無復、后復同。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郞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為，于偽翻；下多為同。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

時人多為魏元忠訟脕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考異曰︰舊傳云三被流，今從御史臺記。按新書︰元忠為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太后使王隱客宣詔赦之，此為二事。通鑑書王隱客宣赦事於永昌元年，至長壽元年又下獄貶，此為三事。及後長安三年又貶高要尉，此為四事。未知御史臺記所書如何也。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數，所角翻。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25**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郞，司刑卿杜景儉為鳳閣侍郞，並同平章事。

仁傑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敎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蒲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漢廣之詩，美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行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茍求冠帶遠夷之稱，冠，古玩翻。稱，尺證翻。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事見秦紀。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事見漢武帝紀。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鎭，東戍安東，調發日加，調，徒釣翻。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貊，莫百翻。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二年。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事見二十五卷元康二年。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見一百九十卷貞觀十三年。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推，吐雷翻。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鎭，繼高氏絕國，謂高麗也。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幷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顚躓之慮，淺入必無寇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二賊、二虜，皆謂突厥、吐蕃。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26**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選，須絹翻。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27**先是，曆官以是月為正月，以臘月為閏。先，悉薦翻。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為「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去晦，謂前月晦也。可以今月為閏月，來月為正月。」

## 聖曆元年（戊戌、六九八）

**1**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宮；考異曰︰實錄云︰「正月，壬戌，享通天宮。」按長曆，此年一月壬戌朔。實錄誤也。今從唐曆、統紀、新本紀。赦天下，改元。

**2**夏官侍郞宗楚客罷政事。

**3**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

**4**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天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數，所角翻。說，輸芮翻。從，千容翻。太宗諡文皇帝。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高宗諡天皇大帝。二子，謂廬陵王及皇嗣也。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太后之於承嗣、三思，姑姪也。於廬陵王、皇嗣，母子也。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廬陵王，光宅元年遷均州，垂拱元年遷房州。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折，而設翻。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是年置控鶴監以處近倖。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為，于偽翻；下屢為、復為同。二人懼，流涕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復，扶又翻。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屬，之欲翻。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間，古莧翻。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考異曰︰世有狄梁公傳，云李邕撰，其辭鄙誕，殆非邕所為。其言曰︰「后納諸武之議，將移宗社，擬立武三思為儲副，遷廬陵王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陛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將為後者也。』天后旣已許，禮問羣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主，今欲擇善，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羣議。』諸宰臣多聞計定，言皆希旨；仁傑獨退立，寂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言，當有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厭唐德。』天后曰︰『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不滿千人。後廬陵王踵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此觀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王，餘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扶而去之。」按廬陵王為河北元帥，在立為太子後，且當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幽囚房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曆二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郞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茍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立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旣知頊首謀，乃召問頊。頊曰︰『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天置控鶴府，頊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狎。昌宗自以貴寵踰分，懼不全，請計於頊，」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鉏李氏，雖己子廬陵亦廢徙房陵，故仁傑勸召還左右，以強李氏，抑諸武耳。張、吉非能為唐社稷謀也，欲求己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己有何力！故勸太后立廬陵為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廬陵者，仁傑之志也；立為太子者，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曆二年及以頊為天官侍郞，臺記謂睿宗為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唯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為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斷在胸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四海之內，悉為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扶出，竟不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也。朝野僉載云︰「則天曾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反，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謂之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拾詳擇，斷在宸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河內王等奉，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陷沒翼州。則天急，乃立廬陵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為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今採衆說之可信者存之。

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郞瑕丘徐彥伯瑕丘，故春秋魯之瑕邑，晉、宋置兗州於此，隋開皇十三年，置瑕丘縣，帶兗州。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考異曰︰統紀云︰「癸丑，遣職方員外郞徐彥伯往房州，召廬陵王男女入都醫療。」狄梁公傳曰︰「後潛發內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我兒在此，令內人就看。州縣長吏，仰數出數入無令混雜。』陰令內人一人以代廬陵王；令廬陵王衣內人衣服，以舊數還，州縣不悟。數日達京，朝廷百僚，一無知者。」舊傳曰︰「廬陵王自房陵還宮，太后匿之帳中，又召狄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廬陵，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旣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狄梁公傳曰︰『天后御一小殿，垂簾於後，左右隱蔽，外不能知。乃命公坐於階下，曰︰『前者所議，事實非小，寤寐反覆，思卿所言，彌覺理非甚乖。朕意忠臣事主，豈在多違！今日之間，須易前見。以天下之位在卿一言，可朕意卽兩全，逆朕心卽俱斃！』公從容言曰︰『陛下所言，天子之位，可得專之。以臣所知，是太宗文武皇帝之位，陛下豈得而自有也！太宗身陷鋒鏑，經綸四海，所以不告勞者，蓋為子孫，豈為武三思邪！陛下身是大帝皇后，大帝寢疾，權使陛下監國；大帝崩後，合歸家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餘年。今議纘承，豈可更異！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云云。天后於是歔欷流涕，命左右褰簾，手撫公背，大叫曰︰『卿非朕之臣，是唐社稷之臣！』回謂廬陵王曰︰『拜國老！今曰國老與爾天子！』公免冠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策，久不能起。天后曰︰『卽具所言，宣付中外，擇日禮冊。』公揮涕而言曰︰『自古以來，豈有偷人作天子！廬陵王留在房州，天下所悉知，今日在內，臣亦不知。臣欲奉詔，若同衞太子之變，陛下何以明臣？』天后曰︰『安可欲向房陵！只於石像驛安置，具法駕，陳百僚，就迎之。』於是大呼萬歲，儲位乃定。」按武后若密召廬陵王，宮人十人旣知其謀，洛陽至房陵，往來道路甚遠，豈得外人都不知乎！又，實錄豈能搆虛立徐彥伯往迎之事，及有廬陵王至自房州之日！又，於時若儲位已定，豈可自三月來九月始立為太子！蓋廬陵旣至，太后以長幼之次欲立之，皇嗣亦以此遜位，故遷延半載。今皆取實錄為正。

**5**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廟。

**6**辛丑，以婁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使，疏吏翻。

**7**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衞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衞郞將楊齊莊攝司賓卿，考異曰︰實錄作「楊鸞莊」。今從僉載、舊傳。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

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出為合州刺史。襄陽縣，漢屬南郡，獻帝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為荊州治所，宋、齊、梁為雍州，西魏為襄州。合州，漢墊江縣地；南齊置東宕渠郡，西魏改墊江郡，置石鏡縣，尋置合州，隋改涪州，唐復為合州。舊志，合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三百里。

**8**秋，七月，鳳閣侍郞、同平章事杜景儉罷為秋官尚書。

**9**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將，卽亮翻。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垂拱中置清夷軍於媯州界。杜佑曰︰「在城內，南去范陽二百十里。難，乃旦翻。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使，疏吏翻。崱，士力翻。降，戶江翻。虜勢大振，進寇媯、檀等州。媯，居為翻。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

默啜移書數朝廷曰︰數，所具翻。「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眞物，二也。穀種，章勇翻。行，戶剛翻。市列為行，市列造金銀器販賣，率殽他物以求贏，俗謂之行作。濫，惡也。開元八年，頒租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不過濫。濫者，惡之極者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為，于偽翻。

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悴。監，古銜翻。羸，倫為翻。悴，秦醉翻。突騎譟聚，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郞。間，古莧翻。諜，達協翻。呼，火故翻。見，賢遍翻。唐祠部郞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屬禮部。

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脩城。衞州刺史太平敬暉後魏分漢臨汾縣地，置太平縣，隋、唐屬絳州。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柰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10**甲午，鸞臺侍郞、同平章事王方慶罷為麟臺監。

**11**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怏，於兩翻。

**12**庚子，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郞一人，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嗣，光宅改太府曰司府。拜地官員外郞，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左傳︰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曰︰「午也可。」於是以祁午為中軍尉。君子謂祁奚能舉其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稱，尺證翻。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沖，唐六典曰︰通事舍人，卽秦之謁者，晉武帝省謁者僕射，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晉令舍人通事兼謁者之任，通事舍人之名始此也。唐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庭通奏；凡近臣文武就列，則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貢，皆受而進之。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數，所角翻。參，所今翻，人參也。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蘢，力董翻。行沖名澹，以字行。

**13**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光宅改宗正為司屬。緣此，後置天兵軍於幷州城中。右武衞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吒，初加翻。幽州都督下邽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管，秦武公伐邽戎，置下邽縣。隴西有上邽，故此加下字。漢屬京兆，晉屬馮翊，後魏置延壽郡，隋廢郡，以下邽屬同州，垂拱元年，屬華州。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將，卽亮翻。又以左羽林衞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為後援。

癸丑，默啜寇飛狐，漢代郡廣昌縣有飛狐口，隋改廣昌為飛狐縣，屬易州，唐屬蔚州。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考異曰︰朝野僉載曰︰「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惟頑愚，出為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圖其郛郭，彥高欲鎖宅門，不敢詣聽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牕內接入通判。仍簡郭下精健，自援其家。賊旣乘城，四面並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也皆此類。俄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又曰︰「彥高被突厥圍城數重，彥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恐不至此，今不取。

**14**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15**改默『章︰十二行本「默」上有「突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啜為斬啜。

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張︰「蹋」下說「歌」字。』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歌，獨無慙乎！」為，于偽翻。蹋歌者，連手而歌，蹋地以為節。萬歲樂，歌曲之名。樂，音洛。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

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長，知兩翻。般，北末翻。若，人者翻。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降，戶江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諡曰節。叡，熲之孫也。冬官，工部。尚，辰羊翻。諡，神至翻。高熲，隋初佐命。

**16**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嗣，祥吏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赦天下。

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行軍元帥起於周、隋，至唐唯親王及太子為元帥。帥，所類翻。考異曰︰實錄云丙子，據唐曆，「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狄梁公傳亦云︰「皇太子為元帥，以公為副」。是先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今從新本紀。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先，悉薦翻。及聞太子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幾，居豈翻。

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后分御史臺為左、右肅政臺，各置中丞、侍御史等官。頊，吁玉翻。監，古銜翻。使，疏吏翻。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

藍田令薛訥，仁貴之子也，藍田，畿縣，屬雍州。薛仁貴，健將也，事太宗、高宗。太后擢為左威衞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茍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朝，直遙翻。考異曰︰實錄，「辛巳，皇太子朝見。」或作「廟見」。蓋睿宗為皇嗣時，止於宮中朝謁，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請太子與羣臣俱於外庭朝謁耳。

**17**以天官侍郞蘇味道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天官，吏部。相，悉亮翻。處，昌呂翻。摸，音莫。

**18**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厥，九勿翻。啜，叱列翻。水經註︰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嶺，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回之名。時屬易州易縣界，至開元二十三年，分易縣置五回縣於五回山下。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勝，音升。吒，初加翻。躡，泥輒翻。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默啜盡寇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統紀云︰「河北積年豐熟，人畜被野，斬啜虜趙、定、恆、易等州財帛億萬，子女羊馬而去。河朔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躡。」今從實錄。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19**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20**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章︰十二行本「北」上有「河」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跡雖不同，心則無別。使，疏吏翻。上，時掌翻。別，彼列翻。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調，徒弔翻。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重以，直用翻。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樂，音洛。行，下孟翻。又，諸城入偽，入偽，謂降賊者。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攻取之賞賞將士，則為濫賞。以從虜之罪罪士民，則為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於汚辱妻子，汚，烏故翻。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簪笏，謂士大夫，當官而行者也。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言除賊務在招撫攜貳，秋毫無所侵犯也。今之歸正，卽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非痛！被，皮義翻。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塞，悉則翻。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綠茲聚結。臣以邊塵蹔起，不足為憂，蹔，與暫同。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郵，音尤。將，卽亮翻。使，疏吏翻。疏，粗也。糲，脫粟也。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糲，郞葛翻。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21**以夏官侍郞姚元崇、祕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

**22**突厥默啜離趙州，離，力智翻。乃縱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磔，陟格翻，張也，開也。使百官共射之，旣乃冎其肉，射，而亦翻；下旣射同。冎，古瓦翻，剔人肉至骨也。剉其骨，夷其三族，疏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則天磔知微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懿宗去七步射，一發皆不中，怯懦如此。佑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拾之。」今從實錄。

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段志玄從起晉陽，征伐有功。瓚，藏旱翻。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敢發。懦，乃臥翻，又奴亂翻。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為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旣射之如蝟，氣殜殜未死，殜，余懾翻。乃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趌趌然躍不止。趌，起逸翻。

擢田歸道為夏官侍郞，甚見親委。

**23**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蜀州，漢江源、武陽之地，李雄置江源郡，晉為晉原縣，隋廢郡，以縣屬益州，垂拱二年，分置蜀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哀牢夷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武德四年，以漢益州郡之雲南縣地置姚州，以其地人多姓姚故也。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里。麟德元年，移治弄棟川。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竊為，于偽翻。請廢姚州以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巂，音髓。朝，直遙翻。瀘南諸鎭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瀘，音盧。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使，疏吏翻。疏奏，不納。

**二年**（己亥、六九九）

**1**正月，丁卯朔，告朔於通天宮。告，古沃翻，又如字。

**2**壬戌，以皇嗣為相王，領太子右衞率。相，息亮翻。率，所律翻。

**3**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先已置控鶴監，今方備官。率皆嬖寵之人，嬖，卑義翻，又博計翻。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衞卿張易之為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郞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臨汾縣帶晉州，本平陽縣，隋更名。半千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員，音云。皆為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薛元超事高宗。從，才用翻。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上，時掌翻。忤，五故翻。左遷水部郞中。

**4**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為天官侍郞，右臺中丞魏元忠為鳳閣侍郞，並同平章事。

**5**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峯州，漢交趾麊冷縣地。吳置新興郡，晉改新昌郡，齊置興州，隋初改華州，十八年改峯州。大業廢州，倂入交趾為嘉寧縣，唐武德四年復置峯州。舊志，播州去京師四千五百三十里，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峯州至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取處，處，昌呂翻。吾輩乃虛生耳。」

**6**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7**太后生重眉，成八字，重，直龍翻。百官皆賀。

**8**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騎，奇寄翻。

**9**春，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為冬官尚書。

**10**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廟。緱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周王子晉也。世傳晉升仙後，桓良遇之於嵩山，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後人因為立祠，后加號升仙太子。杜佑曰︰緱氏縣，古滑國。緱，工侯翻。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欒城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朝，直遙翻。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自緱氏還。

**11**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長，知兩翻。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使，疏吏翻。將，卽亮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考異曰︰實錄︰「贊婆及其兄弟莽布支等來降，以莽布支為左羽林衞員外大將軍，封安國公。」按贊婆弟名悉多于敷論。明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與唐休璟戰。未詳實錄所云。今刪去。太后命左武衞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夫蒙，姓也。姓譜，夫蒙，羌複姓，後秦有建威將軍夫蒙大羌。以贊婆為特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鈴衞將軍、酒泉郡公。

**12**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幷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婁師德為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隴右諸軍大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13**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曁等為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14**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守，式又翻。會，工外翻。

**15**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16**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西突厥旣敗，突騎施始盛。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斛瑟羅下，號莫賀達干。後斛瑟羅入朝，其地為烏質勒所倂。騎，奇寄翻。見，賢遍翻。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解，戶買翻。

**17**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長，知兩翻。

**18**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復，扶又翻。及善屢奏以為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旣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閤中可也。」閤，謂省閤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假，古訝翻。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上，時掌翻。疏，所去翻。太后不許。庚子，以及善為文昌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臺三品。相，悉亮翻；下同。考異曰︰新紀表︰及善同平章事。今從實錄。朝野僉載曰︰「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奴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蹔捨，時人號『驅驢宰相』」。此蓋張文成惡及善，毀之耳。今從舊傳。鸞臺侍郞、同平章事楊再思罷為左臺大夫。卽左御史大夫。丁未，相王兼檢校安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郞陸元方為鸞臺侍郞、同平章事。

**19**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使，疏吏翻。

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沈，持林翻。數，所角翻。擠，子西翻，又子細翻。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將，卽亮翻；下同。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旣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20**戊申，以武三思為內史。

**21**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福昌縣屬東都，本宜陽縣，武德二年更名，因隋福昌宮以名縣也。戊寅，還神都。

**22**庚子，邢貞公王及善薨。

**23**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濟源本春秋時原邑，漢屬河東垣縣界，隋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懷州。濟，子禮翻。

**24**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衞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洪源谷在涼州昌松縣界。使將，卽亮翻。

**25**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閤。相王諸子幽宮中，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26**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敎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郊丘，祭圜丘於南郊也。享萬象神宮及享通天宮，皆明堂也。垂拱四年拜洛，萬歲通天元年封嵩山。取弘文國子生為齋郞，齋郞者，執豆籩、奉樽彝罍洗以供祭祀之事。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曏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謂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越王貞起兵於豫州也。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間，古莧翻。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天授二年，周興流死，丘神勣誅。延載元年王弘義誅，神功元年來俊臣誅。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朝，直遙翻。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以為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甄，稽延翻。臣恐曏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施，式志翻。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鄕里。如此，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其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為，于偽翻。承慶為鳳閤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萊蕪縣，漢屬泰山郡，晉廢，後魏於古城置嬴縣，唐貞觀初廢入博城縣，后復於廢嬴縣置萊蕪縣，屬兗州。太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卽日拜鳳閤舍人。

**27**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咄，當沒翻。匐，蒲北翻；下同。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處木昆十姓，西突厥所部也，故號拓西。

久視元年（庚子、七○○）

## 久視元年（庚子、七○○）是年五月始改元。

**1**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為特進、太子少保。考異曰︰新紀、表皆云，「戊午貶吉頊為琰川尉，壬申，三思罷」，中間未嘗復入相。明年十一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蓋誤重複耳。今從實錄。天官侍郞、同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考異曰︰實錄但云坐事貶流。僉載、新書皆云貶琰川尉。今從御史臺記。

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傴，於庚翻。僂，力主翻。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飫，於據翻。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邪！」濄，側瓜翻。斷，音短。汚，烏故翻。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

辭日，得召見，見，賢遍翻；下再見同。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離，力智翻。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合，音閤。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分，扶問翻。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何如。」觀太后使二子與諸武立晢，則誠知勢有所必至而出此下策耳。

**2**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

**3**太后問鸞臺侍郞『章︰十二行本「郞」下有「同平章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以不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庚寅，罷為司禮卿。光宅改太常卿為司禮卿。

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藳焚之，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4**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為平西軍大總管，鎭碎葉。

**5**丁酉，以狄仁傑為內史。

**6**庚子，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為納言。考異曰︰新紀、表︰「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為納言；十月，丁巳，罷。」先時不言巨源為左相，舊紀、傳皆無之，蓋左丞誤為左相耳。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還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萬歲登封元年，改東都陽城縣曰告成，以祀神嶽告成也。淙，藏宗翻，又士江翻。

**7**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為太子賓客。

**8**三月，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為烏地也拔勤忠可汗。宣超，諾曷鉢之孫也。

**9**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衞，非萬乘所宜臨也。」譎，古穴翻。乘，繩證翻。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10**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11**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合，音閤。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瘳，丑留翻。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去，羌呂翻。

**12**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嘲，陟交翻。謔，迄卻翻。太后欲掩其跡，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敎珠英於內殿。三敎，儒、釋、道。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宗衣，於旣翻。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少，詩照翻。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右監門衞長史侯祥等，唐諸衞府各有長史，從六品上，各掌判其府諸曹之事。監，古銜翻。明自媒銜，銜，熒絹翻。醜慢不恥，求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勞，力到翻。「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屬，之欲翻。嘗早朝，朝，直遙翻；下同。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幷狀邀其馬而賂之。選，須絹翻。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郞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卽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索，山客翻。錫，文瓘之兄子也。張文瓘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

**13**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䌈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鳥羣，所向披靡。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槊，色角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黃麞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䌈。事見上卷萬歲通天元年。又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敗，補邁翻。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降，戶江翻。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驍，堅堯翻。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茍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衞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衞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

## 唐紀二十三起上章困敦（庚子）七月，盡旃蒙大荒落（乙巳）正月，凡四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下

## 久視元年（庚子、七○○）

**1**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李楷固獻契丹之俘也。含樞殿蓋在三陽宮。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衞大將軍、燕國公，鈐，其廉翻。燕，因肩翻。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召公卿，謂將帥合宴也。舉觴屬仁傑曰︰屬，之欲翻。「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將帥，上卽亮翻，下所類翻。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2**閏月，戊寅，車駕還宮。自三陽宮還洛陽宮。

**3**己丑，以天官侍郞張鍚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鸞臺侍郞、同平章事李嶠罷為成均祭酒。鍚，嶠之舅也，故罷嶠政事。

**4**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吐，從暾入聲。將，卽亮翻。昌松縣卽漢武威郡蒼松縣，呂光改為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港『章︰十二行本「港」作「洪」︰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源谷。使，疏吏翻。璟，居永翻。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旣死，諸論死見上卷聖曆二年。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章︰十二行本「事」下有「諸貴臣子弟皆從之」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陳，易，以豉翻。為，于偽翻。被，皮義翻。陳，讀曰陣。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5**司府少卿楊元亨，光宅元年，改太府寺為司府寺。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之子也。楊弘武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元禧嘗忤張易之，忤，五故翻。易之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嚴︰「貝」改「資」。』州刺史。馬何羅為逆於漢武之時，而馬援貴顯於東都再造之日。沈充失身於王敦，而沈勁盡節於司馬。惡惡止其身，追罪異代之臣而倂棄其子孫，此蓋出於一時之愛憎，姑以是說而藉口耳。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6**庚戌，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7**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尼，女夷翻。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伽藍，佛寺也，梵語云僧伽藍摩。僧伽藍摩，猶中華言衆園也。伽，求加翻。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詿誤生人；詿，戶卦翻。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崔豹古今註；闤，市垣；闠，市門。闤，戶關翻。闠，戶對翻。化誘所急，切於官徵；誘，昔西。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拾施無限，施，式豉翻。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用太宗詔中語。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剎，初轄翻。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又曰︰「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旣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覆，敷又翻。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敎，以慈悲為主，釋氏謂佛為如來。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不節，比，毗至翻。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難，乃旦翻。太后曰︰「公敎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8**阿悉吉薄露叛，阿悉吉，卽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阿悉結也；薄露，其名遺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為所敗。剽，匹妙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衆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降，戶江翻。誘，音酉。遂俘其衆。

**9**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好，呼到翻。爭，讀曰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鞚，苦貢翻。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見，賢遍翻。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

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土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將，卽亮翻。相，悉亮翻。仁傑對曰︰「文學縕藉，縕，於問翻。藉，慈夜翻。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犖，呂角翻。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自大州長史進神州司馬，故曰擢。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郞；久之，卒用為相。卒，子恤翻。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郞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監，古銜翻。武德三年，以幷州之太谷、祈祁縣置太州，六年，州廢；當是此時復置也。考異曰︰梁公傳云︰「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崔玄暐、袁恕己皆公所薦。公嘗退食之後，謂五公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公心知目擊，懸悟公意。公寢疾，五公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公退出，遞不測其由。袁恕己曰︰『豈不氣力轉羸，須問家事乎？』張柬之曰︰『未聞大賢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命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三公入，餘二公立於門外，曰︰『向者無言，蓋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後，則國異而家亡也。至其時或不與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權，可先收而後行也。不然，則必反生大禍。』狄公沒後，經歲餘，五公潛會於幽閒之處，敍公當時之言，重結盟約，徹饌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恐負前諾，欲言又止，前後數四。桓彥範乃敍其言。言猶未畢，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悉擲於階下。五公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曰︰『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欲吾輩先論此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日明，不異於初。易之等旣誅，易之等旣誅，袁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机上之物，豈有逃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為所譖，俱遭流竄，所期興廢年月，遺約軌模少無異也。」按柬之等五人偶同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預知其事，舉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為宰相，豈待五年之後，須柬之等然後發邪！此對作傳者因五人建興復之功，附會其事，云皆仁傑所舉，受敎於仁傑耳。其言譎怪無稽，今所不取。舊傳性著舉柬之、彥範、暉三人姓名，今從之。率為外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程大昌演繁露︰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蔾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為桃李者，說皆本此，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初，仁傑為魏州刺史，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人患，人遂毀其像焉。史言狄仁傑盡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言其以景暉貪暴而毀祠，所以戒天下之為人子。

**10**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蕭關在原州平高縣界，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神龍元年省，更置蕭關縣。厥，九勿翻。

**11**甲寅，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事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以一月為正月，用夏正建寅也。復，扶又翻。赦天下。

**12**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郞、同平章事。納言，侍中。文昌右丞，尚書右丞。鸞臺，門下。安石，津之孫也。韋津死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數，所角翻。折，之舌翻。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宜，勞勉之，賈，音古。勞，力到翻。同列皆歎服。考異曰︰舊傳曰︰「時鳳閣侍郞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眞宰相，非吾屬所及也。』」按新紀，元方已罷相。今不取。

**13**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還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4**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厥，九勿翻。

**15**時屠禁尚未解，禁屠見二百五卷長壽元年。鳳閣舍人全節崔融上言，鳳閣，中書。全節縣，屬齊州，漢、晉之東平陵縣地；後魏曰平陵，屬濟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更名全節。上，時掌翻。以為「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可廢闕。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革，貧者難堪。況貧賤之人，仰屠為生，日戮一人，終不能絕，但資恐喝，喝，呼葛翻。徒長姦欺。長，知兩翻。為政者茍順月令，合禮經，自然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祠祭用牲牢如故。

## 長安元年（辛丑、七○一）是年十月始改元長安。

**1**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跡見，見，賢遍翻。改元大足。自此以後，是大足元年。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司刑寺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圓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卽有恩赦放汝。」』 把火照之，見有偽跡，卽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識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足也。』」按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

**2**二月，己酉，以鸞臺侍郞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鸞臺，門下。柏人縣，自漢以來屬鉅鹿郡；鉅鹿，唐邢州，天寶改曰堯山縣。

**3**三月，鳳閣侍郞、同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泄禁中語，贓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舊志︰循州至東都四千八百里。選，須絹翻。時蘇味道亦坐事與錫俱下司刑獄，下，遐稼翻。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先是，制獄旣繁，司刑寺別置三品院以處三品以上官之下獄者。帷屛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位。

**4**是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帥，讀曰率。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旣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為，于偽翻；下同。考異曰︰統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視二年。統紀云「左拾遺」，僉載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中侍御史」。統紀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味道不從」。今年從僉載，官從臺記，事則參取諸書。

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復，扶又翻。求禮颺言曰︰孔安國曰︰大言而疾曰颺。颺，余章翻。「凡物反常皆為妖。妖，於喬翻。此鼎足非其人，三公鼎足承君。政敎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愀，七小翻。

**5**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陽宮。

**6**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7**天官侍郞鹽官顧琮同平章事。鹽官縣，漢屬吳郡，吳屬嘉興，置海昌都尉；梁、陳屬錢塘郡，隋屬餘杭郡，唐屬杭州。

**8**六月，庚申，以夏官尚書李迥秀同平章事。

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卽時出之。迥，戶頃翻。媵，以證翻。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律，妻犯七出者棄之︰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竊盜，六妬忌，七惡疾。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養，余亮翻。忤，五故翻。安敢留也！」竟出之。

**9**秋，七月，甲戌，太后還宮。

**10**甲申，李懷遠罷為秋官尚書。

**11**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帥，相，悉亮翻。帥，所類翻。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12**丙寅，武邑人蘇安恆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先聖，謂大帝。嗣子，謂皇嗣相王。恆，戶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推，吐雷翻。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祗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史記，舜，黃帝之八代孫，禹，黃帝之玄孫，故云族親。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旦，其名也。離，力智翻。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旣尊，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武三思封梁王，攸曁封定王，懿宗封河內王，攸寧封建昌王。承陛下之蔭覆，覆，敷又翻。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閒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敎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屛藩皇家，斯為美矣。」屛，卑郢翻。疏奏，太后召見，見，賢遍翻。賜食，慰諭而遣之。

**13**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重，直龍翻。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考異曰︰重潤傳云︰「重潤為人席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今從實錄。延基，承嗣之子。承嗣，太后之姪。

**14**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衞大將軍事。

**15**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酉，至京師；赦天下，改元。改元長安。

**16**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宮為大明宮。長安東內本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今復舊名。

**17**天官侍郞安平崔玄暐，安平縣，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後魏屬博陵郡，唐屬定州。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惡，烏路翻。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齊自慶。唐吏部四司令史八十人。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郞，復，扶又翻，又如字。仍賜綵七十段。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縵四匹。

**18**以主客郞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唐主客郞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屬禮部。使，疏吏翻。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先，悉薦翻。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杜佑曰︰白亭守捉在涼州城西北五百里。磧，七迹翻。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復，扶又翻。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收率者，收民而率其耕。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夏，戶雅翻。被，皮義翻。路不拾遺。

**二年**（壬寅、七○二）

**1**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武舉之制，有長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曰射長垜，試射長垜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為第，入中院為上，入次院為次上，入外院為次。二曰騎射，發而並中為上，或中或不中為次上，總不中為次。三曰馬槍，三板四板為上，二板為次上，一板及不為次。四曰步射，射草人中者為次上，雖中而不法，雖法而不中者為次。五曰材貌，以身長六尺已上者為次上，已下為次。六曰言語，有神采堪統領者為次上，無者為次。七曰舉重，謂翹關，率以五次上為第。皆試其高第以名聞。

**2**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定襄本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漢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寇幷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恆、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使，疏吏翻。恆，戶發翻。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媯、檀防禦，媯，居為翻。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3**五月，壬申，蘇安恆復上疏曰︰復，扶又翻。「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皇帝。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舊基。當今太子追迴，謂召廬陸王自房陸回，復為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稱天皇大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魏田豫告老曰︰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此罪人也。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言不顧其死而上疏，欲以安國也。乘，繩證翻。太后亦不之罪。

**4**乙未，以相王為幷州牧，充安北道行軍元帥，帥，所類翻。以魏元忠為之副。

**5**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之。守，手又翻。

**6**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7**司僕卿張昌宗光宅元年，改太僕寺為司僕寺。兄弟貴成，勢傾朝野。朝，直遙翻。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8**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餘黨，揚州事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豫、博事見二百四卷垂拱四年。一無所問，內外官司無得為理。」為，于偽翻。

**9**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都見甚旣。

**10**壬申，突厥寇忻州。

**11**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薩，桑葛翻。

**12**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幷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司馬；欲以擊突厥，然竟不行。

**13**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麟德殿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殿西重廊之後，卽翰林院。是殿有三面，亦曰三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璟，居永翻。朝，直遙翻。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衞大將軍。龍朔改左、右威衞曰左、右武威衞。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鎭，緜亙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碣石在遼西，四鎭在西域。此言唐之西、北三邊，其山川要害，休璟皆能記之也。喝，其謁翻。亙，古鄧翻。

**14**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郞、同平章事顧琮薨。

**15**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將，卽亮翻。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16**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旣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監，古銜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處，昌呂翻。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考異曰︰松窗雜錄︰「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迎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意所通書，可為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按頲此年已為御史，瓌為相時頲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非童年也。今不取。頲，夔之曾孫也。頲，他鼎翻。蘇夔，威之子，隋開皇初議樂。

**17**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18**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為安東道安撫大使，使，疏吏翻；下同。羽林衞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羽林衞將軍薛訥、左武衞將軍駱務整為之副。

**19**戊申，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太宗平高昌，於西州之北置庭州，卽漢車師後王之地。

**20**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鄕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鄕城。隋置平鄕縣，治古鉅鹿城，屬邢州。猗氏縣，古郇國，自漢以來屬河東郡。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隨條而析之，隨理而分之。為，于偽翻。莫不洗然；洗，與洒同，蘇蟹翻。洗然，悚然也。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見，賢遍翻。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見，賢遍翻。與語，大悅，卽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郞中，唐司勳郞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屬吏部。監，古銜翻。賞其得人也。

**三年**（癸卯、七○三）

**1**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2**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婚。使，疏吏翻；下同。

**3**開月，丁丑，命韋安石留守神都。

**4**己卯，改文昌臺為中臺。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事。

**5**新羅王金理洪卒，卒，子恤翻。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6**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加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妻，七細翻。

**7**寧州大水，溺殺二千餘人。溺，奴狄翻。

**8**秋，七月，癸卯，以正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考異曰︰新紀云「壬寅」；唐曆云「十四日癸卯」，今從之。

**9**戊申，以相『章︰十二行本「相」上有「幷州牧」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王旦為雍州牧。相，悉亮翻。雍，於用翻。考異曰︰唐曆「十八日丁未」，今從實錄。

**10**庚戌，以夏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三品。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考異曰︰武平一景龍文館記作「烏折勒」，今從新、舊書。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上，時掌翻。太后卽依其議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

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將，卽亮翻。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俊臣誣陷斛瑟羅，則其入朝必不在是年，此因書烏質勒事敍其得國之由，遂及斛瑟羅失國事耳。朝，直遙翻。烏質勒悉倂其地。

**11**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旣。

**12**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凡牙參者，立于庭下。上，時掌翻。聽，讀曰廳。元忠到官，叱下之。下，遐稼翻。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雍，於用翻。朝，直遙翻。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少，詩照翻。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若季昶強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元忠自言朝廷乏人，己得承之備位宰相。被，皮義翻。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小人在側，斥張易之兄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

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司禮丞，卽太常丞。戩，卽淺翻。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中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言為久長之計。太后怒，下元忠、戩獄，下，遐稼翻。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說，讀曰悅。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

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南和縣，漢屬廣平國。宋白曰︰水經云，北有和成縣，故此縣云南。後周置南和郡，隋廢郡為縣，唐屬邢州。璟，居永翻。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茍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言叩閤門而力爭也。程大昌曰︰凡內殿、便殿皆可謂之閤。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濟，子禮翻。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幾，居希翻。汚，烏故翻。累，力瑞翻。

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趣，讀曰促。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朝，直遙翻。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呼，火故翻。「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衣，於旣翻。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臣以郞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語，牛倨翻。勝，音升。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三台為泰階，北斗杓三星為玉衡。宰輔得人，則玉衡正而泰階平，故謂宰輔為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幷繫治之。」治，直之翻。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

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恆亦上疏，恆，戶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忷忷。下，遐稼翻。忷，許勇翻。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箝，其廉翻。朝，直遙翻。迕，五故翻。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重以，直用翻。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朱雀門，謂宮城南門。大明殿，卽含元殿。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太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郞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先天元年，方復置深州，又分饒陽、鹿城於古郻城置陸澤縣。史因魏知古貴顯於開元之時，遂以後來土斷書之。郻，苦么翻。考異曰︰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遣人知，敬則等安能保護！蓋欲白太后殺之耳。

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高要縣，漢屬蒼梧郡，宋、齊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帶端州。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

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景城縣，漢屬勃海郡，後魏幷入城平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景城，屬滄州。晙，私潤翻，又音俊。復奏申理元忠，復，扶又翻；下子復同。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顚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太子僕崔貞愼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掌太子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愼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丹徒，春秋時吳之朱方也，漢為丹徒縣，屬會稽郡；吳為京口戌，晉以下為南徐州；隋為延陸縣，屬江都郡；唐為丹徒縣，帶潤州。監，古銜翻。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使，疏吏翻。趣，讀曰促。曰︰「反狀昭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愼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欒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操，千高翻。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愼等由是獲免。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朝，直遙翻。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郞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郞？」考異曰︰新、舊傳皆作「鄭善果」。按善果乃是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臺記。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郞之有！」門生、家奴呼其主為郞，今俗猶謂之郞主。舉坐悚惕。坐，徂臥翻。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中，竹仲翻。太后知之，故得免。

**13**丁未，以左武衞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守，式又翻。

**14**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乙酉，至神都。

**15**十一月，『章︰十三行本「月」 下有「己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突厥遣使謝許婚。使，疏吏翻。丙寅，『章︰十三行本「寅」作「申」；孔本同；張校同。』宴於宿羽臺，宿羽臺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調露元年所起。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朝野僉載曰︰唐以鯉魚為符，遂為魚符。至偽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因改魚符為龜。符為，于偽翻。此誠重愼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使，疏吏翻。見，賢遍翻。朝，直遙翻；下同。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下，遐稼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16**始安獠歐陽倩始安，郡桂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為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獠，魯皓翻。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鎭之。朱敬則稱司封郞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唐司封郞掌國之封爵，屬吏部。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使，疏吏翻。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降，戶江翻。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騎，奇寄翻。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嶺外悉定。

**17**是歲，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使，疏吏翻。『鄒︰以六條巡按州縣，整肅綱紀、察舉吏治。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18**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將，卽亮翻。卒，子恤翻。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蹜贊為贊普，生七年矣。史言諸論旣死，吐蕃國勢稍衰。

**四年**（甲辰、七○四）

**1**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衞將軍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2**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萬安山在洛州壽安縣西南四十里。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上，時掌翻。疏，所去翻。朝，直遙翻。忤，五故翻。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盧承慶見二百卷顯慶二年。

**3**壬子，以天侍郞韋嗣立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天官，吏部。嗣，祥吏翻。

**4**夏官侍郞、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史馬懷素劾奏之。夏官，兵部。鳳閣、鸞臺，中書、門下。迥，戶頃翻。監，古銜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二月，癸亥，迥秀貶廬州刺史。隋改梁、周之合州為廬州。唐因之。舊志︰廬州，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八七里，至東都一千五百六十九里。

**5**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相，悉亮翻。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6**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己丑，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比，毗至翻。累，力瑞翻，罪累也。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探，吐南翻。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至東都四百一里。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而已。鍠，所萌翻，又音皇。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九百八十三里。徐州，京師東二千六百四里，東都東一千二百五十七里。

**7**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為譙王。重，直龍翻。

**8**以夏官侍郞宗楚客同平章事。

**9**鳳閣侍郞、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味道，趙州欒城縣人。味道因之侵毀鄕人墓田，役使過度，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史。唐之先元皇帝，周天和中為敷州事史，於中部縣置馬坊。高祖武德二年，因分鄜州之中部鄜城置坊州。至忠，引之玄孫也。蕭引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二年。監，古銜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

**10**夏，四月，壬戌，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

**11**太后幸興泰宮。

**12**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復，扶又翻。洛城北邙山有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見，賢遍翻；下見在同。散，如字。施，式豉翻。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敎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先，悉薦翻。相，息亮翻。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之罷役，為，于偽翻。仍召見廷珪，見，賢遍翻。深賞慰之。

**13**鳳閣侍郞、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秩位並同三品。

**14**乙丑，以天官侍郞崔玄暐同平章事。

**15**召鳳閣侍郞、同平章事、檢校汴州刺史韋嗣立赴興泰宮。

**16**丁丑，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嶠自請解內史。

**17**壬午，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18**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守，手又翻。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唐十部樂有高麗伎，舞者四人；楊再思蓋倣之為此舞。舉坐大笑。坐，徂臥翻。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譽，音余。曰︰「六郞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郞耳。」

**19**甲午，太后還宮。

**20**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下，遐稼翻。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強市人田，光宅改大理正為司刑正，從五品，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合音閣。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以譏再思，言再思妖媚如狐，特兩腳耳。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

**21**丙午，夏官侍郞、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22**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後魏分扶風雍縣置平秦郡，西魏改為岐山郡，隋廢郡為縣，屬岐州。張昌儀貶博望丞。

鸞臺侍郞、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刺『章︰十二行本「剌」作「長」；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剌」。』史，考異曰︰唐曆云「五日戊午」。今從實錄。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23**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夏官卽兵部也，故云然。相，息亮翻。臣不敢愛死，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24**突厥默啜旣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武延秀被拘，見上卷聖曆元年。

**25**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辛酉，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使，疏吏翻。

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外司，謂外朝諸司官。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沈，持林翻。斷，丁亂翻。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郞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26**乙亥，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27**壬午，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28**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郞者，韋嗣立薦廣武公『章︰十二行本「公」作「令」；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為累。」長倩死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累，力瑞翻；下同。太后曰︰「茍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郞。唐六典曰︰周官太宰之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郞之任也。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郞，美遷為尚書郞。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曹，各置員外郞一人，品從第六，謂曹郞本員之外復置郞也。煬帝大業三年，又廢二十四司員外郞，每司減一員，置承務郞一人，同開皇員外郞之職，曰選部承務郞。唐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郞，吏部置二人。天官，卽吏部也。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29**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郞韋承慶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

**30**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臺三品李嶠罷為地官尚書。

**31**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來新置官並停。

**32**丙辰，鳳閣侍郞、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慶入相故也。相，息亮翻。

**33**太后寢疾，居長生院，長生院，卽長生殿；明年五王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閒，閒，如字。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相，息亮翻。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牓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

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相，悉亮翻。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考異曰︰實錄云︰「長安四年秋，元嗣告之，太后令鳳閣侍郞韋承慶推鞫。」按十一月丁亥，承慶始為鳳閣侍郞。今從唐曆。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社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法，自首者原其罪。承慶、神慶欲準此條以脫昌宗之罪。首，式又翻。弘泰妖言，請收行法。」妖，於喬翻；下同。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復，扶又翻。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處，昌呂翻。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卽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停其事，且莫推究。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江都縣帶揚州。「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汚，屈，九勿翻。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易之、昌宗冀璟使後，當列狀誅璟。」按易之等若果可以列狀誅璟，則何必待其出使然後為之！此蓋璟方奏請收禁昌宗，故太后欲遣璟出以散其事耳。璟必欲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故不迫遣耳。不然，璟若無事不行，太后豈不能以拒違制命罪之邪！又云︰「時璟家禮會，易之等伺其夕以剌之。有密告璟者，乘庫車于他所而免。」按若實有其迹，璟安得不自陳於太后！若無其迹，則人妄言耳。今不取。

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荷，下可翻。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旣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茍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三司，謂尚書刑部、大理寺、御史臺也。唐制，大獄則召大三司考竟，又詔中書、門下同鞫之。疏奏，不報。

崔玄暐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昪，皮變翻。處，昌呂翻。辟，毗亦翻。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復，扶又翻。下，遐嫁翻。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首，式又翻。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分，扶問翻。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章︰十二行本「恨」下有「太后不悅」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楊再思恐其忤旨，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使，疏吏翻。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考異曰︰御史臺記、唐曆、舊傳並云「收按易之等」。按璟止鞫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所不取。舊張易之傳云︰「宋璟請按易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唐曆云，「桓彥範上疏不報，璟登時出使。」按璟傳云︰「特敕原易之，仍令詣璟謝。」則是昌宗敕免時，璟在都，不出使也。實錄云「令韋承慶、崔神慶與璟推鞫」，當是璟執正其罪而神慶寬之耳，非璟出使後，神慶始鞫之也。舊宋璟、易之傳自相違。今從御史臺記。

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光宅分御史左、右臺，各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東光縣，漢屬勃海郡，唐屬滄州。詹事司直正九品上，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樂，音洛。為，于偽翻。長，知兩翻。躁，則到翻。乃擢為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陽休之仕高齊貴顯。

先是李嶠、崔玄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先，悉薦翻。屬，之欲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上，時掌翻。太后乃從之。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上諱顯，高宗第七子也。中更名哲，已而復舊名。景雲元年，諡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天寶八年，追尊大和大聖皇帝，十三載，追尊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 神龍元年（乙巳、七○五）

**1**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考異曰︰新紀︰「長安五年，正月，壬午，大赦；甲子，太子監國，改元。」按則天實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曆、統紀、會要皆同。紀年通譜亦以神龍為武后年號，中宗因之。新紀誤也。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2**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郞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光宅元年，改尚書左、右丞為文昌左、右丞，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左、右丞。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衞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茍利國家，惟相公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

初，柬之與荊府長史閺鄕楊元琰相代，荊州都督府長史，故曰荊府。閺鄕在漢弘農湖縣界，隋分置縣，屬洛州，唐屬虢州。二人相代，當在久視元年。閺，音旻。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郞李湛魏、晉置散騎常侍、侍郞，與侍中、黃門共平尚書奏事。其後用人或雜，江左不重此官，或省或置。隋初省侍郞，置常侍，從三品，掌陪從朝直，煬帝又省之。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屬門下省，為職事官。顯慶二年，又置二員，屬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唐未嘗置散騎侍郞也，據舊書，湛時為右散騎常侍，當從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

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時太子於北門起居，洛陽宮北門，亦日玄武門。不從端門入而從北門入問起居，取便近也。彥範、暉謁見，見，賢遍翻。密陳其策，太子許之。

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衞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帥，讀曰率。遣多祚、湛及內直郞、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唐東宮內直局有內直郞二人，從六品下，掌符璽、扇繖、几案、衣服之事。安陽，漢侯國，屬魏郡，其故城在湯陰。曹魏時廢安陽，倂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為魏州治所。漢、魏郡城在縣西北七里。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橫，戶孟翻。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按光宅元年廢太子為廬陵王，至是二十二年。今天誘其衷，誘，音酉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今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誅凶豎，復李氏社稷，南牙謂宰相，北門謂羽林諸將。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蹔，與暫同。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怛，當割翻。諸公更為後圖。」子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考異曰︰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山。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社稷，殿下柰何欲陷之鼎鑊！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劉子玄中宗實錄、唐曆、統紀皆以此為王同皎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曆等，參取舊傳。太子乃出。

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上，時掌翻。從，才用翻。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廡，音武。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衞。環，音宦。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長，知兩翻。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李義府朋附武后，惑高宗以取相位。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

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梟，堅堯翻。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相，息亮翻。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王主，謂諸王及諸公主也。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言其且誅滅，能作樂得幾日也。滅去，復書之，去，羌呂翻。復，扶又翻。如是六七，昌儀取筆註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甲辰，制太子監國，監，古銜翻。赦天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十道各遣一使。使，疏吏翻。璽，斯氏翻。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

丙午，中宗卽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鎭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乃量敍官爵。量，音良。

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衞。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瑯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考異曰︰中宗實錄︰「初，冬官侍郞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左羽林將軍，敬則謂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為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事，累轉冬官侍郞，而則天實錄誅易之時有庫部員外郞朱敬則，恐誤。

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千騎。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敬暉遣使就索千騎，使，疏吏翻。索，山客翻。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 唐紀二十四起旃蒙大荒落（乙巳）二月，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 神龍元年（乙巳、七○五）

**1**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唐曆皆云「乙亥」，誤也；當是辛亥。自是每十日一往。

**2**甲寅，復國號曰唐。天授元年，武后更國號曰周，今復舊。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幟，昌志翻。復以神都為東都，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都。復，扶又翻，又如字。北都為幷州，天授元年以幷州為北都。幷，卑經翻。老君為玄元皇帝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玄元皇帝；武后革命，改曰老君。

**3**乙卯，鳳閣侍郞、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東都五千一百五十里。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舊志，高州，京師南六千二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五千五百二十里。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尚，辰羊翻。守，手又翻。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見上卷是年正月。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此姚元之所以為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

**4**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

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喁，魚容翻。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王，于況翻。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高宗贈武后父士彠太原郡王。朝，直遙翻。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

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重，直龍翻。樂，音洛。上之遷房陵也，遷房陸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垂拱元年。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陸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使，疏吏翻。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復，扶又翻，又如字。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註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朝，直遙翻。上，時掌翻。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書牧誓之辭； 「辰」作「晨」。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翻。伏見陛下每臨朝，朝，直遙翻。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幔，莫半翻。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敎，記曰︰天子聽男敎，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敎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治，直之翻。勿出外朝干國政。」朝，直遙翻。

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先，悉薦翻。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又數同。記·王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上皆不聽。

**5**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躁，則到翻。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卽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柩，音舊。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旣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為，于偽翻。見，賢遍翻。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

**6**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產、祿，謂武三思等。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武強縣，漢河間之武隧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朝，直遙翻。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左傳，鄧三甥勸鄧侯殺楚子，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旣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柬之固爭不果。」狄梁公傳曰︰「袁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尼，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皆机上之物，豈有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曆、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為「柬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之女孫也，儀死，上官儀死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屬，之欲翻。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婕妤，音接予。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考異曰︰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雙陸者，投瓊以行十二棋，各行六棋，故謂之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為，于偽翻。復，扶又翻，又如字。數，所角翻；下上數同。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張，知亮翻。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復，扶又翻。

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清河，漢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故曰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白龍魚服，見困豫且。且，子余翻。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

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7**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重，直龍翻；下同。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惡，烏路翻。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為之也。」重潤死見上卷長安元年。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舊志，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七百二十五里。均州，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九百一十七里。常令州司防守之。

**8**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曁為司徒、定王。

**9**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相，息亮翻。

**10**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郞、知侍中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罷知政事。

**11**丁丑，武三思、武攸曁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12**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衞王，北海王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重，直龍翻。

**13**三月，甲申，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韋、武之意也。

**14**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按舊書，此時酷吏之存者，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

**15**己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

**16**以安車徵安平王為武攸緒於嵩山，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旣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17**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梟、蟒氏見二百卷高宗永徽六年。梟，工堯翻。

**18**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葉，舊音攝，後音木葉之葉。吳志孫皓傳有都尉葉雄。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妖，於喬翻。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墨敕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卽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引論語孔子之言。上，時掌翻。疏，所去翻。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19**上卽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魏元忠貶，見上卷長安三年。丁卯，至都，拜衞尉卿、同平章事。

**20**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為吏部尚書，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璟，俱永翻。崔玄暐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府長史，祝欽明為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宮舊僚褒之也。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授。

**21**乙亥，以張柬之為中書令。

**22**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

**23**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周立七廟，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崇尊廟見天授二年。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24**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25**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曁、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26**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五運謂五德之運。帥，讀曰率。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郞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湜，常職翻。伺，相吏翻。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崔仁師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先，悉薦翻。愔，於今翻。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舊志，宣州至東都二千五百一十里。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張柬之、敬暉、桓彥範、崔玄暐、袁恕己也。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去，羌呂翻。朝露易晞。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為，于偽翻；下因為同。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敬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桓『章︰十二行本「桓」上有「譙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為博陵王，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櫛頮，形容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疏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賜鐵券以崔玄暐為首，封王及謫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為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暐為鸞臺侍郞、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郞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郞。誅易之時，唯此二人為相。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己自司刑少卿為鳳閣侍郞、同平章事；庚戌，張柬之為夏官尚書，玄暐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為納言；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故以柬之為首。暉與彥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時，玄暐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玄暐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玄暐為首。彥範與暉同為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朝，直遙翻。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益州，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東都二千七十八里。三思令百官復脩則天之政，復，扶又翻，下溫復同。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衆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旣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潤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

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遺，于季翻。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

上嘉宋璟忠直，屢遷黃門侍郞。武三思嘗以事屬璟，屬，之欲翻。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旣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朝，直遙翻。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27**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衞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先，悉薦翻。去，羌呂翻。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衷，誠也；由衷，言出於誠心。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瞿，九遇翻。瞿然，驚視貌。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28**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上，時掌翻。為，于偽翻。所以感動帝心，令其念武后也。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唐制，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29**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王，定王攸曁為樂壽王，皆降封縣王也。德靜縣屬夏州；樂壽縣屬深州。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為公，以厭人心。樂，音洛。厭，於協翻。

**30**甲辰，以唐休璟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璟，俱永翻。豆盧欽望為右僕射。

**31**六月，壬子，以左驍衞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驍，堅堯翻。說，讀曰悅。厥，九勿翻。

**32**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

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先，悉薦翻。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朝，直遙翻。午後決省事。省事，尚書省事也。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是有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復，扶又翻。

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

**33**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故太子弘諡孝敬皇帝，帝兄也。

**34**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35**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守，式又翻。

**36**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唐制，特進正二品，郡王從一品；從品高給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上州刺史從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

**37**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衞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諸衞府有倉、兵、騎、冑四曹參軍，騎曹參軍掌外內雜畜簿帳牧養，凡府馬承直，以遠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敕出宮城者給馬。西河縣屬汾州。騎，奇寄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朝，直遙翻。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閉坊市北門以祈晴。又，太子本國，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技，渠綺翻。朝，直遙翻。省，悉景翻。

**38**壬戌，追立妃趙氏為恭皇后，趙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考異曰︰舊本紀云「甲子」，今從實錄。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后。

**39**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配。

**40**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謇、靈昌崔敬嗣河東，舊蒲阪也，帶河東郡；隋廢郡，改蒲阪為河東縣；唐因之，帶蒲州。隋分酸棗縣，置靈昌縣，因河津以為名；唐屬滑州。謇，九輦翻。獨待遇以禮，供給豐贍。贍，而豔翻。上德之，擢知謇自貝州刺史為左衞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唐六典，隋煬帝置朝請大夫為正五品散官。隋文帝置朝散大夫為正四品散官，煬帝改從五品下。

**41**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武士彠封太原王。

**42**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從，才用翻。

**43**以左衞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處，昌呂翻。

**44**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守，式又翻。

**45**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於新安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46**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47**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時掌翻。壬午，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相，息亮翻。

**48**己丑，上御洛城南樓，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城門，門內卽洛城殿。觀潑寒胡戲。潑寒胡戲卽乞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域康國，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武后末年始以季冬為之。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寒若，清源縣屬幷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為名。書洪範曰︰謀時寒若。註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裸，郞果翻。索，山客翻。疏奏，不納。

**49**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去，羌呂翻。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妃幽廢，不得良死，褚遂良、韓瑗以諫死，柳奭以王后親屬死，其親屬皆流竄。

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也。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見，賢遍翻。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敎，右曰光政。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殿，又東曰同明殿。

**50**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宮以石為門，鐵錮其縫，縫，扶用翻。今啓其門，必須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51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二年**（丙午、七○六）

**1**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郞于惟謙同平章事。

**2**閏月，丙午，制︰「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自長寧以下皆皇女也。樂，音洛。

**3**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為滑、洺、豫三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里。洺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考異曰︰實錄、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暐及暉等出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曆有此三人。蓋玄暐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為司馬時，乃刺朗、亳、郢、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曆、統紀以為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4**賜閺鄕僧萬回號法雲公。萬回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回，回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齎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去安西萬里，以其萬里而回，因號萬回。武后賜之錦袍金帶。

**5**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騎，奇寄翻。酋長，上慈由翻，下知兩翻。

**6**二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敍宗族。

**7**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章︰十一行本「加」上有「三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唐會要曰︰永徽五年，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員外官自此始也。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8**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使，疏吏翻。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員外郞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靈昌盧懷愼、衞尉少卿滏陽李傑皆預焉。魏縣，漢屬魏郡，時屬魏州，晉愍帝諱鄴，改鄴為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趙復為鄴縣。東魏分鄴、內黃、斥丘、肥鄕，置臨漳縣，屬魏郡，周、隋、唐屬相州。滏陽，漢武安縣地，後周置滏陽縣，屬相州。滏，音釜。

**9**三月，甲辰，中書令韋安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西京留守。守，手又翻。瓌，頲之父也。頲，他鼎翻。唐休璟致仕。

**10**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弘農縣帶虢州，治弘農川。唐制，倉曹司倉參軍事掌租調、公廨、庖廚、倉庫、市肆。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郞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川郡，隋平陳，置撫州。曇，徒含翻。悛，丑緣翻。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壽春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隋復曰壽春縣，帶壽州。憬，俱永翻。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壼。壼，苦本翻。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檛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檛，則瓜翻。折，而設翻。呼，火故翻。「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為宋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椒宮，內敕宰相問對。諸宰佯假寐無所聞，獨嶠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武三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冉祖雍、李恮於路白之，雍、恮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敕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但僶俛佯不聞仲之、延慶言。諸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繫所。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檛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反賊！我臂且折矣，已輸你，當訴爾於天曹！』乃自誣反而遇族。」朝野僉載曰︰「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錄︰「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悛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曆、統紀亦與實錄略同，而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之問偽應之，祖雍、之遜亦預其謀，旣而背之。李悛、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問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張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按三思等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殺之，豈得晏然無事！茍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為此謀！又云「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蓋忿疾三思，或與仲之、憬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敎曇等誣告同皎，云謀於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因廢皇后謀反耳。今從僉載。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梟，堅堯翻。剄，古頂翻。之問、之遜、曇、悛、祖雍並除京官，京官，謂在京職官也，亦謂之京司官。加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散，悉亶翻。

**11**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玄暐為均州刺史，桓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己為郢州刺史；郢州，漢竟陵縣地，江左置竟陵郡，西魏置溫州，後周置郢州。復，扶又翻。與暉等同立功者皆『章︰十二行本「皆」上有「薛思行等」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為黨與坐貶。

**12**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

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相，息亮翻。不復強諫，復，扶又翻。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酸棗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引書·咸有一德之文。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長，知兩翻。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指言上官婕妤、賀婁尚宮之類。朝，直遙翻。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十失指言葉靜能、鄭普思之類。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13**夏，四月，改贈后父韋玄貞為酆王，后四弟皆贈郡王。四弟，洵、浩、洞、泚也。

**14**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

**15**處士韋『章︰十二行本「韋」上有「京兆」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處，昌呂翻。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郞宋璟奏請推按，璟，俱永翻。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側，有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旁側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屣，所徒翻。履不躡跟也。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斬之。趨，與趣同，尺玉翻。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少，詩沼翻。左御史大夫蘇珦、珦，式亮翻。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考異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不及。」統紀，月將死附於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曆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生之月也」。今約其事附於此月。

**16**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朝，直遙翻。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舊志，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里。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折，之舌翻。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

**17**武三思惡宋璟，惡，烏路翻。出之檢校目州刺史。舊志︰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18**五月，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於乾陵。

**19**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桓彥範時賜姓韋，因而稱之。愔，於今翻。亳，旁各翻。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瀧，所江翻。白州，漢合浦縣地，武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考異曰︰唐曆、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卽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柬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暐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柬之等，而柬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20**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卒，子恤翻。蠻酋甯承基兄弟逼取其女，酋，慈由翻。妻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洵，音荀。泚，且禮翻。上命廣州都督周仁軌使將兵二萬討之。將，卽亮翻。承基等亡入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衆殆盡。上喜，加仁軌鎭國大將軍，唐武散官無鎭國大將軍，蓋中宗創置以寵仁軌也。充五府大使，五府，廣、桂、邕、瓊五都督府也。使，疏吏翻。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考異曰︰朝野僉載曰︰「韋氏遭則天廢廬陵之後，后父韋玄貞與妻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甯氏大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貞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和卽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甯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以父事之，用為幷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以黨與誅。」今從實錄，參取諸書。

**21**秋，七月，戊申，立衞王重俊為太子。重，直龍翻。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為太子不終張本，珽，待鼎翻。珽，璹之弟也。姚璹相武后。璹，殊玉翻。

**22**丙寅，以李嶠為中書令。

**23**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守，式又翻。

**24**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行，下孟翻。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安樂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故得使之譖五王。樂，音洛。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或曰︰竟，盡也，盡其命也。愔，於今翻。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朝，直遙翻。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處，昌呂翻。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考異曰︰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崔州」；新本紀作「嘉州」；舊傳作「崔州」。今從統紀、新傳。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武德四年，平蕭銑，分隋永熙郡之瀧水縣置瀧州。瀧，所江翻。瀼州，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州在鬱林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瀼水，以為州名。恕己於環州，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拓生蠻，置環州，取環王國為名，屬嶺南道。玄暐於古州，古州，亦李弘節開夷獠置。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喜令。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

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嚴︰「用」改「貞」；下同。』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說，輸芮翻。使，疏吏翻。惡，烏路翻。比，毗至翻。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滸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卽此處也。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北，邕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鬱平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槎，鉏加翻。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本草︰鉤吻，一名野葛。陶弘景曰︰言其入口鉤人喉吻。覈事而言，乃是兩物，未詳云何。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為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解之。陳藏器曰︰人食其葉，飲冷水卽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尸於樹，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勝，音升。掊，薄侯翻。爪甲殆盡，仍捶殺之。捶，止橤翻。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儋，都甘翻。

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

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大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臚，陵如翻。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25**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

**26**初，李嶠為吏部侍郞，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旣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相，息亮翻。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幷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衞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27**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從一，德玄之子也，竇德玄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更，工衡翻。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碾，魚蹇翻。磑，五對翻。激水為之，不勞人功而自運。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唐制︰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傜、逋負、良賤芻藳、逆旅、婚姻、出訟、旌別孝悌。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李道廣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28**初，祕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監，古銜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守，式又翻。瓌，古回翻。治，直之翻。爭，讀曰諍。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儋，都甘翻。餘黨皆伏誅。

**29**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以鳴沙縣置會州，貞觀六年，州廢，更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靈州，是年為默啜所寇，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鎭，隋立環州，以大山環曲為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託，初加翻。丁『嚴︰「丁」改「辛」。』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會寧鎭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30**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騎，奇寄翻。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勝，音升。會罷而卒。卒，子恤翻。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娑，素何翻。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使，疏吏翻。解，戶買翻，姓也。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得王。高宗顯慶元年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置嗢鹿州都督府。嗢，烏沒翻。

**31**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朝，直遙翻。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考異曰︰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皇太子而立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今旣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為皇太女！駙馬復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尚自為天子，況兒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

## 景龍元年（丁未、七○七）是年九月方改元。

**1**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俌，方矩翻。以為︰「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左傳︰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帥，所類翻。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左傳曰︰中權後勁。註曰︰中軍制謀。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鳴沙之敗，亦指言沙吒忠義。驍，堅堯翻。將，卽亮翻。宜正邦憲；賞罰旣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乘，繩證翻。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易，以豉翻。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2**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曁、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旣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帝旣復辟，改武氏崇尊廟為崇恩廟；太后崩，廢崇恩廟。昊陵、順陵，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己巳，遣武攸曁、武三思往乾陵祈雨於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褒德榮先陵置令丞。」按長曆，正月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因名酆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去年追封后父韋玄貞為酆王。又詔崇恩廟齋郞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已下子為齋郞，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

**3**庚寅，敕改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唐會要，神龍元年，敕天下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觀，古玩翻。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示襲武氏後，不改其政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改制字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史言中宗無是非之心。

**4**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吐，從暾入聲。

**5**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雍，於用翻。妻，七細翻。

**6**五月，戊戌，以左屯衞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7**上以歲旱穀貴，召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姓譜︰迦葉，天竺姓。迦，居伽翻。晉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禨祥。三思特使志忠傅會以獻諛耳。至帝座，太微宮中有太帝之座。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上以為然。史言帝愚暗，為下所罔。見，賢遍翻。敕稱處訥忠誠，徹於玄象，賜衣一襲，帛六十段。

**8**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9**姚巂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晉昌，漢敦煌郡冥安縣地，河西張氏置晉昌郡，隋置瓜州，改冥安為常樂縣，武德四年復改常樂為晉昌縣。巂，音髓。使，疏吏翻。監，古衡翻。斬獲三千餘人。

**10**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重俊，後宮所生，史失其姓氏。惡，烏路翻。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衞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婕妤，音接予。樂，音洛。崇訓又敎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章︰十二行本「禕」下有「之」 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沙吒忠義等，禕，吁韋翻。吒，初加翻。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騎，奇寄翻。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幷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索，山客翻；下同。考異曰︰「舊紀作 「庚子」，今從實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亦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今從舊后妃傳。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婉兒，上官婕妤名也。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衞。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衞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衞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內侍省，掌侍奉宮闈，出入管籥。石城縣屬羅州，漢合浦縣地。劉昫曰︰宋將檀道濟於綾羅江口築石城，後因置羅州，唐置石城縣。歐陽修曰︰以石城水為名。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郞將野呼利為前鋒總管，將，卽亮翻；下同。思勗挺刃斬之，挺，拔也。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衞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茍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之左曰左延明門，右曰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走，音奏。鄠，音戶。屬，之欲翻。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柩，音舊。梟，堅堯翻。朝，直遙翻。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更，工衡翻。蝮，芳福翻。

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近，其靳翻。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永和，漢狐讘縣地，後周置臨河縣及臨河郡，隋廢郡，改縣曰永和，唐屬隰州。讘，之涉翻。「興平」，新書作「平興」。平興，漢高要縣地，宋置平興縣，帶宋熙郡，隋廢郡，以平興縣屬端州。岐州有興平，畿內也；永和，外縣。嘉勗若自外縣丞得畿縣丞，則非貶矣；此必貶嶺外之平興也。當從新書。號，戶高翻。

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守，手又翻。更，工衡翻。斷，丁亂翻。復，扶又翻。

以楊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唐內常侍，正五品下，漢世之中常侍也。六典︰內侍省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侍之職，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詔令，總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為之貳。癸卯，赦天下。

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駮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永泰主死見上卷元年。帝復辟，以主禮改葬，特恩號墓為陵，亦非禮也。駮，北角翻。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施，以鼓翻。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舊志，陳州，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東都七百一十七里。

襄邑尉襄陽席豫襄邑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魏屬陽夏郡，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宋州。襄陽縣帶襄州。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梅福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11**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帥，讀曰率。上並許之。

**12**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珦密為之申理，珦，許亮翻。治，直之翻。重，直龍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樂，音洛。尚，辰羊翻。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郞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曆元年。嗣，祥吏翻。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柰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

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留郡。竹書紀年︰梁惠王為大溝，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上疏，以為︰「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上，時掌翻。疏，所去翻。綫，私箭翻。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事見上神龍元年。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夫，音扶。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受誅，謂重俊；遠竄，謂重福。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愼，尺布、斗粟，見十四卷漢文帝七年。青蠅之詩，良可畏也。」青蠅之詩，周人刺幽王信讒也。考異曰︰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兢疏云︰「陛下登極，于今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所對在今年，而實錄因載兢疏耳。

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好，呼到翻。難，乃旦翻。

**13**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唐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脅以自隨；太子死，幷『章︰十二行本「幷」作「升」；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散，悉亶翻。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考異曰︰實錄，元忠致仕在九月。今從舊本紀。仍朝朔望。朝，直遙翻。

**14**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郞蕭至忠為黃門侍郞，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衞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郞、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為國子祭酒。

**15**庚子，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龍。

**16**宗楚客等引右衞郞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以為︰「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復，扶又翻；下一復同。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忤，五故翻。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宕渠縣地，後魏置流江縣及流江郡，梁置渠州，後周又為北宕渠郡，隋復置渠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七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

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旣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數，所角翻。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

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務川，漢西陽縣地。隋開皇末，招慰蟄獠，置務川縣，屬巴東郡；唐置思州。監，古銜翻；下同。彈，徒丹翻。重，直龍翻。焉，於虔翻。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令，力丁翻。「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

元忠行至涪陵而卒。涪，音浮。卒，子恤翻。

**17**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聖善寺蓋為武后資福，取「母氏聖善」之意。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為武后追福。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濮長王泰，泰死乃立為寺。長樂坡作大像，長樂坡在長安城東，亦謂之滻坡。樂，音洛。府庫為之虛耗。為，于偽翻。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于家。

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監，古銜翻。樂，音洛。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雍，於用翻。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意以為宦官而然。須，與鬚同。

**18**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蘇瓌罷為行吏部尚書。」按二年瓌請察正員官殿負者，擇員外官代之；三年面折祝欽明請皇后亞獻，於時更為侍中。表云今年罷，誤也。

**19**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騎為萬騎。騎，奇寄翻。

**20**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衞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左屯衞」之下逸「大」字。比至，虜已退，比，必利翻。追擊，大破之。

**21**習藝館內敎蘇安恆，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官人有文學者一人為學士，敎習宮人。武后改為習藝館，又改為翰林內敎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書曰︰掌敎習宮人書算衆藝。恆，戶登翻。矜高好奇，好，呼到翻。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恆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伏誅。

**22**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23**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帝以江、淮之人採捕魚鼈為傷生，分道遣使人以錢物贖之。使，疏吏翻。中書舍人房子李乂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隋、唐屬趙州。上疏諫曰︰「江南鄕人鄕人，猶言鄕民，避太宗諱，改「民」曰「人」。上，時掌翻。疏，所去翻。采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利；『章︰十二行本「利」作「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易，以豉翻。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少，詩沼翻。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古有金刀錢布，故曰錢刀。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施，式鼓翻。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傜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 唐紀二十五起著雍涒灘（戊申），盡上章閹茂（庚戌）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戊申、七○八）

**1**春，二月，庚寅，『嚴︰「寅」改「辰」。』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

**2**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桃李子見一百八十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迦，居伽翻。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破陣樂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眞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高宗常歌之。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永徽後，民歌娬媚娘曲，蓋隋時已有此曲矣。娬，音武。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初封英王，遂傅會以為受命之符。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志︰忠遂傅會以為后妃之德，專蠶桑，供宗廟事，上桑韋歌十二篇。蓋天意為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上，時掌翻；下同。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愔，於今翻。上悅，皆受厚賞。

**3**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合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儀鳳二年，徙封英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王，于況翻。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4**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上，時掌翻。疏，所去翻。食，讀曰飤，祥吏翻。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宂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5**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祁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南渡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城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降，戶江翻。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祠在拂雲堆，因以為名。厥，九勿翻。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騎，奇寄翻。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璟，俱永翻。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

仁愿表留歲滿鎭兵以助其功，戍邊歲滿當歸者，留以助城築之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朝那山，註見二百三卷高宗弘道元年。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衞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弈使，戍諾眞水為邏衞。遊弈使，領遊兵以巡弈者也。中受降城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眞水。杜佑曰︰遊弈，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使，疏吏翻。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復，扶又翻。減鎭兵數萬人。

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壅門，卽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今之甕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八卦牆、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倂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恧，女六翻。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6**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已上曰學士，六品已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年以象十二時。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從，才用翻。屬，之欲翻。和，戶臥翻。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北齊河清新令有昭容，八十一御女之一也。唐昭容位亞昭儀，於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官婕妤為昭容。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讜，音黨。

**7**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衞大將軍、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8**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以為︰「邊境未寧，鎭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茲，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喪，息浪翻。好，呼到翻。施，式鼓翻。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省，悉景翻。

**9**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唐宮有六尚，職掌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薄、司闈四司之官。賀婁氏後為臨淄王所誅。樂，音洛。婕妤，音接予。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臧獲，奴婢也。方言曰︰陑、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時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郞，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選，須絹翻。

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朝，直遙翻。處，昌呂翻。橫，下孟翻。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長寧公主，上女也，下嫁楊愼交。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考異曰︰新傳云，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蓋倂主田言之。今從舊傳。累石象華山，華，戶化翻。引水象天津，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鄭玄曰︰天河，水氣，精光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

上好擊毬，好，呼到翻。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愼交灑油以築毬場。愼交、恭仁曾孫也。恭仁，楊師道之兄也。

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行，下孟翻。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錫，錫也，予也。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賈，音古。伎，渠綺翻。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呼！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理體，猶言治體也，避高宗諱，以「治」為「理」。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見，賢遍翻。失眞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用漢劉陶語意。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操，千高翻。省，悉景翻。

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郞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朝，直遙翻。

**10**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迎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武氏之盛，載德封潁川郡王。

**11**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塞。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娑，素何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初，娑葛旣代烏質勒統衆，見上卷神龍二年。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將，卽亮翻。啜，陟劣翻。考異曰︰郭元振傳作「阿史那闕啜忠節」，突厥傳止謂之「闕啜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啜，其一曰胡祿居闕啜。或者忠節官為闕啜歟？今從突厥傳。今按西突厥亦姓阿史那氏；闕，部落之名；啜，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諸家有書阿史那闕啜忠節者，詳書之也；或書官以綴其名，或書姓以綴其名者，約文也。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衞。

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衞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唐置四鎭經略使於安西府。數，所角翻。朝，直遙翻；下同。使，疏吏翻；下間使同。說，輸芮翻。「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納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訥，內骨翻。吐，從暾入聲。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獻，阿史那彌射之孫，元慶之子。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杜環經行記︰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旣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歷城縣，漢、晉屬濟南郡，後魏以來帶齊州。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將，卽亮翻。間，古莧翻。

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鎭之地不獲故耳。求十姓、四鎭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下能為同。比者息兵請和，謂入貢而金城公主下嫁也。比，毗至翻。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難，乃旦翻。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昵，尼質翻。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鎭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鄕導，畜，許救翻。鄕，讀曰嚮。恐四鎭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鎭兵疲弊，勢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復，扶又翻。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鎭之地；卽謂萬歲通天元年事。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厭，於鹽翻。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呼！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俀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為可汗，欲以招撫十姓，武后垂拱元年冊元慶為可汗，見二百三卷。冊斛瑟羅，按舊書亦在是卷二年。俀子見二百五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冊懷道為可汗，見二百七卷。僕羅、俀子，蓋皆吐蕃所立。俀，吐猥翻。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復，扶又翻。種，章勇翻。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誘，音酉。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勝，音升。南引吐蕃，奉俀子，還侵四鎭。時拔汗那四旁無強寇為援，虔瓘等恣為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為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幷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伺，相吏翻。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鎭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為非計。」揣，初委翻。

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鎭，處，昌呂翻。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騎，奇寄翻。元振在疏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冎而殺之。冎，古瓦翻。考異曰︰御史臺記云︰「嘉賓為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石，請紹封為可汗。楚客憾之，旣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番落害嘉賓于驛中，獲函中敕，云『元振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敕，具以聞。」今從舊傳。

**12**上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衞中郞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郞將，卽亮翻。使，疏吏翻。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見，賢遍翻；下辭見同。仗入，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東、西上閤門入，立於兩儀殿前。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引就問道之位。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凡百官自中朝出為外官赴朝辭，自外官入朝覲者引入見，其辭見者不與百官序班，自為班立，謂之辭見班。杜佑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郞，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橫班），辭見者，各從兼官，班在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官者在同品下。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

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帝蓋自房陵還，始以公主適崇訓。延秀數得侍宴。數，所角翻。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見上卷元年。遂以延秀尚焉。

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唐六典，宮官六尚，尚服局有司仗、典仗、掌仗之官，掌羽儀仗衞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衞假之也。分禁兵以盛其儀衞，命安國相王障車。相，息亮翻。庚辰，赦天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皆云「己卯大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以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衞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稽，音啓。

**13**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安西都護府，時在龜茲。斷四鎭路，斷，音短。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使，疏吏翻。上，時掌翻。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朝，直遙翻。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

娑葛遺元振書，遺，于季翻。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牛都護謂師獎，各稱其官也。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史獻卽阿史那獻，約言之。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處，昌呂翻。間，古莧翻。復，扶又翻。考異曰︰元載玄宗實錄、舊傳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土未寧，逗留不敢歸京師。」按旣代以悌，則復留居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新傳。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西突厥先有十姓，今倂咽麪、葛邏祿、莫賀達干、都摩支為十四姓。

**14**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15**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徧覽，豈有脩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比，毗至翻。斷，丁亂翻。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16**丁巳晦，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閤，內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酣適也。隋煬帝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沈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餘石。歐陽修詩︰「隋宮守夜沈香火」，謂此也。帝之為此，亡隋之續耳。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酣，戶甘翻。伉，苦浪翻。儷，力計翻。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為，于偽翻。唯，于癸翻。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于此矣。若有殊勳懋績，則有拜大將軍，仍兼內侍之官。上，時掌翻。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唐制︰命婦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人衣，於旣翻。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卻扇詩數首。唐人成婚之夕，有催妝詩，卻扇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卻扇詩云︰「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扇卻，去花易服而出，去，羌呂翻。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㸙」，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㸙」，時人謂之「國㸙」，阿，烏葛翻。㸙，正奢翻。見，賢遍翻。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己酉、七○九）

**1**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按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聖善寺，皆帝所建，為武后追福。居民失業者數十家。

**2**長寧、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治之。樂，音洛。治，直之翻。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3**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以麻絚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考異曰︰唐紀云︰「觀宮女大酺。」今從實錄。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褻，息列翻。樂，音洛。

**4**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謂受闕啜忠節賂，以致娑葛畔換也。考異曰︰景龍文館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書郢國公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計垂天鑒。』上頷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仗下來。』至仗下後，琬方續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卽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讎，娑葛頻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關，若許娑葛除之，恐非威強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鎭。時碎葉鎭守使中郞周以悌率鎭兵數百人大破之，奪其所侵忠節及于闐部衆數萬口。奏到，上大悅，拜以悌左屯衞將軍，仍以元振四鎭經略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勁卒，令以悌及郭虔瓘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娑葛；右臺御史大夫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娑葛聞前議，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為兩。時太平尤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外傳取娑葛金，非也。」今從實錄、記。故事，大臣被彈，被，皮義翻。俯僂趨出，俛首為俯；傴背為僂。僂，力主翻。立於朝堂待罪。朝，直遙翻。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5**壬寅，韋巨源為左僕射，楊再思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6**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數，所角翻。伎，渠綺翻。樂，音洛。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左衞將軍張洽舞黃麞，如意初，里歌曰︰「黃麞黃麞草裏藏，彎弓射爾傷。」亦演之為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今所謂天竺神呪也。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上，時掌翻。惲，於精翻。解，戶買翻，曉也。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蟀。鹿鳴，宴羣臣、嘉賓；蟋蟀，取好樂無荒之意。然山惲欲以所業自見，以附於儒學而已，非能納君於善。明日，上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

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時內宴酒酣，侍臣率起為迴波舞，故使為迴波辭。衆皆為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左傳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眞諫官也。」

**7**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中書侍郞、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新表云︰「嗣立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中書侍郞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為相。湜，常職翻。相，息亮翻。彥昭，張掖人也。張掖，故匈奴渾邪王地，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觻得縣。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觻得，郡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觻得為永平。後魏置張掖軍。隋開皇十七年，改永平為酒泉，大業初改為張掖縣。其地自西魏以來，為甘州治所，取州甘峻山為名。觻，音祿。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比，毗至翻。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敎，要在降伏身心，降，戶江翻。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唐初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少，詩沼翻；下同。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裹頭，轢，郞狄翻。裹頭，謂之行橐齎裹以自資者，今謂答頭。裹，古臥翻。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勝，音升。藏，徂浪翻。於事為愈。謂猶勝於封家自徵也。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耄無手筆者方補縣令，選，須絹翻；下選法同。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兩臺，謂左、右御史臺。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理矣。」上弗聽。

**8**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按下書「吏部侍郞同平章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日書「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知傳寫通鑑者誤以侍郞為尚書也。溫，皇后之兄也。

**9**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梁宣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韋氏褒德廟衞兵多於太廟，立褒德廟見上卷元年。上疏請量裁減，不聽。量，音良。紹，臨之孫也。唐臨歷事高祖、太宗、高宗。

**10**中書侍郞兼知吏部侍郞、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郞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選法之壞，至於我宋極矣。吏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闕，伺之者又不特一人也，豈止逆用三年闕哉！選法大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高宗總章二年，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凡選人之集于吏部者，得者留，不得者放。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其人訴曰︰「公所親受某賂，柰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慚。侍御史靳恆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靳，居焮翻。恆，戶登翻。監，古銜翻。彈，徒丹翻。上下湜等獄，命監察御史裴漼按之。漼，七罪翻。安樂公主諷漼寬其獄，漼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州司馬。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復，扶又翻。為，于偽翻。明日，以湜為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東南一千一百八十三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愔為江州司馬。

**11**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

**12**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騎，奇寄翻。娑，素何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庚辰，拜欽化『嚴︰「欽化」改「歸化」。』可汗，賜名守忠。

**13**八月，己『嚴︰「己」改「乙」。』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

至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詖，詖，彼義翻。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14**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祝，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駮之，以為︰「鄭玄註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周禮內宰︰大祭祝，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註云︰謂祭宗宗廟，王旣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獻，謂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旣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禒衣素沙。註云︰褘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之遺俗。據周禮，則內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為大祀，遂以周禮大祭祀傅會其說以詔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祼也、獻也、瑤爵也，乃祭時行禮之三節；今欽明言后裸獻以瑤爵，亦背鄭義，自為之說也。祼，古玩翻。駮，北角翻。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鹽官，漢海鹽地，舊有鹽官，吳因立為縣名，唐屬杭州。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終獻。欽緒，膠水人也。膠水，漢膠東國地，晉武帝置長廣郡，後魏為光州治所，隋仁壽元年，改長廣為膠水縣，屬萊州。

**15**己『張︰「己」作「乙」。』巳，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郞李日知詩曰︰「所願蹔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從，才用翻。蹔，與暫同。及睿宗卽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

**16**九月，戊辰，以蘇瓌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瓌，古回翻。

**17**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更，工衡翻。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比，毗至翻。間，古莧翻。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18**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幷十惡咸赦除之；十惡恩赦之所不原。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壻者，皆改官。

**19**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平章軍國重事，蓋自豆盧欽望始。

**20**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咄，當沒翻。考異曰︰實錄︰「乙亥，吐蕃大臣尚贊吐等來逆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尚欽藏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咄卽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21**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使，疏吏翻；下同。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唐制︰食實封者，得眞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唐六典，滑州貢方紋綾。人多趨射，趨，七喻翻。射，而亦翻。尤受甚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

**22**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重福徙均州，見上卷神龍元年。重，直龍翻。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赤子，重福自謂也。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為，于偽翻。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栖遑者，離索憂迫之意。表奏，不報。

**23**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為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璟，俱永翻。考異曰︰舊紀誤作「壬戌」，今從實錄。

**24**甲午，上幸驪山溫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別業為莊。以嗣立與周高士韋敻同族，賜爵逍遙公。韋敻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敻，休正翻。嗣立，皇后之疏屬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

**25**是歲，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復，扶又翻。樂，音洛。覡，刑狄翻。說，輸芮翻。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上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改名旦。初諡大聖眞皇帝，廟號睿宗；天寶八載，追尊玄眞大聖皇帝，十三載，加尊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庚戌、七一○）

## 景雲元年（庚戌、七一○）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始改元景雲。

**1**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2**上命紀處納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衞大將軍楊矩送之。驍，堅堯翻。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3**庚戌，上御棃園毬場，程大昌曰︰棃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棃園，分朋拔河；則棃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玄宗置敎坊於蓬萊宮，上自敎法曲，謂之棃園弟子。至天寶中，卽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棃園弟子卽是。棃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敎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棃園之內也。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絚踣地，絚，古登翻。踣，蒲北翻。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4**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而漕渠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入于禁苑而東流，又矩折北流而入于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自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地以芳林園為稱。命公卿馬上摘櫻桃。櫻桃，按爾雅名楔荊桃。樹多陰，先百果熟，大如拇指，圓而色朱，味甜。每一朶率一二十顆，核如豆大。以鶯所含，亦名含桃。

**5**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池在隆慶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傅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悉移居，遂澒洞為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潦為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漑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亙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謂，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滻水北流至長樂坡，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為龍池者，實引滻之力也。至六典所紀，則全沒導滻之實，乃言初時井溢，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諸變化也。相王子五王列於其北，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彭城王隆業。五王皆相王子。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比，毗至翻。乙未，上幸隆慶池，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為其月十二日。按長曆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厭，於葉翻。時人以為玄宗受命之祥。

**6**定州人郞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岌，魚及翻。上，時掌翻。韋后白上杖殺之。

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籥，軍防烽候，傳驛、畋獵。燕，因肩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橈；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詰，去吉翻。橈，奴敎翻。騎，奇寄翻。撲，弼角翻。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折，而設翻。呼，火故翻。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怏，於兩翻。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為韋后弒逆張本。

**7**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大夫衆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為風，此則欽明所謂八風也。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者名，吏部侍郞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諸學士者，修文館學士及直學士也。

**8**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被，皮義翻。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年五十五，神龍殿，以年號名；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曰甘露門，其內甘露殿；左曰神龍門，其內則神龍殿。樂，音洛。朝，直遙翻。餤，弋廉翻，又徒甘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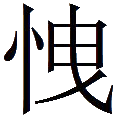
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韋灌尚定安公主。衞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郞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郞將高嵩分領之。璿，似宣翻。將，卽亮翻。考異曰︰景龍文館記︰「徵諸兵士二千人，屯皇城左右衞，令韋捷、韋濯押當；又令韋錡押羽林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兵五萬人」，「韋濯」作「韋灌」，今從之。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從，才用翻；下同。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長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將軍，掌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徼，吉弔翻。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等將，卽亮翻。重，直龍翻；下同。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守，式又翻。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郞岑羲、吏部侍郞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從子也。

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引記·曲禮之言。相，息亮翻。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朝，直遙翻。帥，讀曰率。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師。

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西內正殿曰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為豳王，雍，於用翻。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鄒︰守捉，新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而總之者曰道。』

丁亥，殤帝卽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

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

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欲遵武后易姓事也。南北衞軍、南軍，十六衞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臺閣要司臺閣，尚書諸司也。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讖，楚譖翻。考異曰︰舊傳︰「安樂府倉曹苻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皁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皇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去，羌呂翻。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下州從五品上。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驍，堅堯翻。著，則略翻。韉，則前翻，馬被具也。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使，疏吏翻。隆基皆厚結其豪傑。

兵部侍郞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衞尉卿薛崇暕，『嚴︰「暕」改「簡」；下同。』暕，古限翻。苑總監贛人鍾紹京，鍾紹京，西京苑總監也。唐京都苑各有總監一人，從五品下，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凡禽魚果木皆總而司之。贛縣，漢屬豫章郡，吳、晉屬廬陵郡，宋以下為南康郡治所，唐帶虔州。贛，師古古暗翻，劉昫古濫翻。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朝，直遙翻。利仁府折衝麻嗣宗唐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逸者百二十；利仁府必屬雍州。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先，悉薦翻。數，所角翻。榜，音彭。捶，止橤翻。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累，力瑞翻。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則大計。」遂不啓。史言隆基有大略，所以能平內難。敗，補遭翻。

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霸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三里，皆隸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廨，古隘翻。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呼！」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紹京趨出拜謁者，示尊奉隆基也；隆基執手與坐，示不敢當，且以結其心也。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凡用兵下營及攻襲，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照應。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禁苑南門，直宮城之玄武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帥，讀曰率；下同。從，才用翻。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白獸門卽白獸闥，卽杜甫北征詩所謂「寂莫白獸闥」者是也，與玄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將，卽亮翻；下同。約會於凌煙閣前，卽大譟，譟，蘇到翻。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衞兵在太極殿宿衞梓宮者，此南牙諸衞兵也。聞譟聲，皆被甲應之。被，皮義翻。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時韋氏以婦人為內將軍，蓋卽賀婁尚宮為之也。

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為左拾遺，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從，才用翻。昱說昭容母鄭氏曰︰說，輸芮翻。「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事見上卷景龍元年。索，山客翻；下同。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為，于偽翻。隆基不許，斬於旗下。

時少帝在太極殿，少，詩照翻。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幷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比，必利翻。見，賢遍翻。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

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衣，於旣翻。衰，倉回翻。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幷斬其弟晉卿。考異曰︰太上實錄云︰「斬楚客于春明門外。」今從僉載。太上錄，「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去，羌呂翻。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門西直開遠門。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擫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為，于偽翻。擫，益涉翻。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崇，古國名。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鳳，高祖之子。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射，寅謝翻。難，乃旦翻。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唐京城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時諸韋門宗強盛，侵杜曲而居之。梟，堅堯翻。將，知亮翻。又音如字。襁褓兒無免者，襁，居兩翻。褓，音保。諸杜濫死非一。

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廐，平王固以平州為國名，實以平內難，褒以此名。六典︰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右龍媒閑，四曰左、右騊駼閑，五曰左、右駃騠閑，六曰左、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翔麟、鳳苑、鵷鸞、吉良、六羣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兩等兩廐。押左右廂萬騎。左右廂，卽前所謂左萬騎、右萬騎也。薛崇暕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郞，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右金吾衞中郞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武氏宗屬至是時誅竄宜盡矣，而史曰殆盡者，攸緒、平一能避權遠勢，而武惠妃者猶足以成殺三子之禍也。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舊志，華州，京師東百八十里。懷州，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華，戶化翻。

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難，乃旦翻。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

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使，疏吏翻。璽，斯氏翻。重，直龍翻。貶竇從一為濠州司馬。舊志，濠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里。罷諸公主府官。中宗時，太平、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左衞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衞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衞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道王元慶，高祖之子。以黃門侍郞李日知、中書侍郞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千牛衞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騎射，趫，巨嬌翻，善走也。常侍衞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從，才用翻。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為王毛仲貴寵致禍張本。麗，力知翻。汴王邕貶沁州刺史，舊志︰池州，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沁，七鴆翻。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愼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舊志，許州，京師東一千二百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郞、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

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嗣聖元年，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革命，以王為皇嗣。屬，之欲翻。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未小節，不早卽位以鎭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代事卽世事，避太宗諱云爾。雖有天下，猶讓於人，謂旣讓武后，又讓中宗也。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見，賢遍翻。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難，乃旦翻。任，音壬。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下，遐嫁翻。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京城西內正門曰承天門。復以少帝為溫王。

以鍾紹京為中書令。鍾紹京少為司農錄事，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品，蓋流外也。少，詩照翻。旣典朝政，朝，直遙翻；下同。縱情賞罰，衆皆惡之。惡，烏路翻。太常少卿薛稷勤其上表禮讓，上，時掌翻。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上以為然。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舊志，蜀州去京師三千三百二十里。

**9**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茍違其宜，長，知兩翻。先，悉薦翻。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居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難，乃旦翻。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考異曰︰劉子玄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從太上皇錄。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復，扶又翻。

**10**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諡雍王賢曰章懷太子。賢廢見二百二卷高宗永隆元年。雍，於用翻；下同。

**11**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12**置溫王重茂於內宅。恐羣不逞挾之以為變也。

**13**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郞，參知機務。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公主，帝女也，後封荊山公主。故為相。

**14**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諡，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15**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為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郞，華州刺史崔湜為吏部侍郞，並同平章事。

**16**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17**己酉，立衡陽王成義為申王，巴陵王隆範為岐王，彭城王隆業為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

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沈，持林翻。武后以為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誅張易之見二百七卷中宗神龍元年。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旣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朝，直遙翻。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郞議否？」然後可之。三郞，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勝，音升。趨，七喻翻。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屬，之欲翻。居處奉養，擬於宮掖。處，昌呂翻。

**18**追贈郞岌、燕欽融諫議大夫。

**19**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韋月將死見上卷中宗神龍二年。

**20**癸丑，以兵部侍郞崔日用為黃門侍郞，參知機務。

**21**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太子重俊死見上卷中宗景龍元年。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千里、多祚與重俊同死，見景龍元年。

**22**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復，扶又翻，又如字。

**23**壬戌，崔湜罷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蕭至忠為晉州刺史，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韋嗣立為許州刺史，趙彥昭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

丁卯，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衞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衞大將軍。

**24**黃門侍郞、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郞、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曏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立大功，謂誅韋氏之謀，日用發之。稷外託國姻，謂稷子伯陽尚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25**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景雲。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26**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追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27**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郞鄭愔貶江州司馬，朝，直遙翻。愔，於今翻。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長，知兩翻。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衞宮城。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守，式又翻。陝，式冉翻。重福從之。

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至東都三千九百里。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章︰十二行本「福」下有「為重福」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中元克復。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宗克復元年。」今從新書。尊上為皇季叔，以溫王為皇太弟，愔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供，居用翻。張，知亮翻。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

## 唐紀二十六起上章閹茂（庚戌）八月，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 景雲元年（庚戌、七一○）

**1**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此承上卷洛陽縣官微聞其謀。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重，直龍翻。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從，才用翻。卽洛城左、右屯營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今無故入都，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東都皇城也。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趣，七喻翻。射，而亦翻。矢知雨下。乃還趣左掖門，還，從宣翻。掖，音亦。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然，與燃同。窘，渠隕翻。上東，洛城上東門也，東面北來第一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考異曰︰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癸巳重福反。」今從太上皇實錄。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以功拜東都留守。

鄭愔貌醜多須，旣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愔，於今翻。著，陟略翻。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被，皮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史言張靈均雖幸禍好亂之人，猶能臨死不變。鄭愔者，反覆於羣憸之間，冒利不顧，而畏死乃爾，烏足以權大事乎！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嶺南之靜州，貞觀中已改為富州。此靜州屬劍南，儀鳳元年，以悉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靜州。嚴善思免死而流此，夙依嬖倖，今從亂又得以偷生。

**2**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暴橫，騎，奇寄翻。橫，戶孟翻。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為萬騎；戶奴為萬騎，蓋必起於永昌之後。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更，工衡翻。

**3**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璟，居影翻。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三年。

**4**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舊志︰蒲州，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

**5**贈蘇安恆諫議大夫。蘇安恆死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恆，戶登翻。

**6**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少，始照翻。

**7**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唐世凡有國恤，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陵、祔廟等事。使，疏吏翻。「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義宗祔廟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元年。

**8**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為大聖天后。

**9**丁酉，以幽州鎭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衞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使，疏吏翻。考異曰︰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實錄。是後天寶緣邊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于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閤，則在鎭知節度者為副大使；其異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敕︰「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鎭，其在鎭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其未落副大使者，祗言節度使。」

**10**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旣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少，詩照翻。易，以豉翻。數，所角翻。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於上，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伺，相吏翻。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為誅太平公主及其支黨張本。

**11**諡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上，時掌翻。行，下孟翻。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曏使宿衞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雨泣者，淚下如雨也。謂供奉官曰︰中書、門下兩省官謂之供奉官。『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幾，居希翻。今聖朝禮葬，諡為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下，遐嫁翻。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為太子，初居桂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茍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況重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為善，病其為惡者也。癉，丁但翻。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為，于偽翻。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12**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13**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城西北十五里。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乃以褘衣招魂，唐制︰皇后之服三︰褘衣、鞠衣、襢衣。褘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穀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約紐佩綬如天子，青襪，舄加金舄。覆以夷衾，覆，敷又翻。祔葬定陵。

**14**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為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罷為少傅。

**15**甲寅，追復裴炎官爵。

初，裴伷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伷，讀曰胄。復，扶又翻。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詗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裴炎死，伷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詗，休正翻。伷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伷先以待報未殺。旣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伷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伷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掌判詹事府事。

**16**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王同皎死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二年。

**17**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為工部侍郞，頲固辭。頲，他鼎翻。上使李曰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坐，徂臥翻。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聽其終制。

**18**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道士所居曰觀。諫議大夫甯原悌上言︰以為「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宜都以庶孼抑損而獲全。新城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主下嫁裴巽，皆中宗女。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觀，古玩翻。為，于偽翻。不宜過為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屛斥。」朝，直遙翻。屛，卑郢翻。上覽而善之。

**19**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屬，之欲翻。朝，直遙翻；下同。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勞，力到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20**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漢以來屬漁陽郡，隋屬涿郡，唐屬幽州。盧龍，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隋開皇十八年，更名盧龍，屬北平郡，唐帶平州。霫，而立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21**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唐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郞曰東西銓。所謂三銓也。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郞，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愼為侍郞，武選亦治。選，須絹翻。治，直吏翻。從愿，承慶之族子；盧承慶，見二百卷高宗顯慶四年。象先，元方之子也。陸元方，見二百五卷天后證聖元年。

**22**侍御史藳城倪若水，藳城縣，前漢屬眞定國，復漢以來屬鉅鹿郡，唐屬恆州。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謂郊祀請以韋后亞獻也。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史。舊志︰饒州，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括州後為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23**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茍非人主保衞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姪孫也。

**24**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為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鎭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有營田使。使，疏吏翻。度，徒洛翻。

**25**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旣降，降，戶江翻。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黃門侍郞徐堅以為不可；句斷。不從。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巂路絕，連年不通。酋，慈由翻。巂，音髓。

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蓋卽漢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濟、大漢門等城以守之。史為楊矩後悔懼自殺張本。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年**（辛亥、七一一）

**1**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

**2**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郞張說並同平章事。說，讀曰悅。

**3**以溫王重茂為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郞將將兵五百就防之。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將，卽亮翻。

**4**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二妃死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立廟京師，號儀坤廟。會要，儀坤廟在親仁里。竇氏，太子之母也。

**5**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壻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晙，子峻翻。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庭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瞿，俱遇翻。瞿然，驚視之貌。「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

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韓愈伏光範門下上宰相書卽此。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

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豳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長，知兩翻。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韋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為左、右十率。此指左右衞率。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曁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處，昌呂翻。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他官。」見，賢遍翻。

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為，于季翻；下為陛同。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間，古莧翻。願陛下使太子監國，監，古銜翻。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說，與悅同。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豳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衞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衞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6**殿中侍御史崔蒞、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為，于偽翻。今衆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敍用。」量，音良。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宋璟、畢構出後，見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卻！」』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

**7**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姑，謂太平公主；兄，謂宋王、豳王。聞，古莧翻。謂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楚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丙戌，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命。

**8**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為戶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紊，音問。復，扶又翻，又如字。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中宗諡孝和皇帝。率，所律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敍，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誑，居況翻。臣恐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也。柳亨事隋為王屋長，歸高祖，以女孫竇氏妻之，歷事太宗，位至檢校岐州刺史。

**9**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騎，奇寄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10**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厥，九勿翻。啜，叱劣翻。

**11**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為太子賓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

**12**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澹，徒覽翻。乘，繩證翻。曩為皇嗣，又為皇太弟，皆辭不處。為皇嗣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辭太弟見二百八卷神龍元年。嗣，祥吏翻。處，昌呂翻。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

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13**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14**壬寅，赦天下。

**15**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16**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為昊陵、順陵，量置官屬。」廢武氏二陵見二卷元年。量，音良。太平公主為武攸曁請之也。為，于偽翻；下各為同。

**17**辛酉，更以西城為金仙公主，隆昌為玉眞公主，各為之造觀，金仙、玉眞二觀皆造於京城內輔興坊；玉眞觀，本竇誕舊宅，興金仙觀相對。更，工衡翻。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郞李乂諫，不聽。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8**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19**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為岐州刺史。考異曰︰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珣奏彈西明寺僧慧範，以其通宮人張氏，張卽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為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為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

**20**時遣使按察十道，太宗貞觀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嘗遣九巡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撫使。至是分為十道按察使，以廉按州郡，二周年一替。使，疏吏翻。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幷、蒲、鄜、涇、秦、益、緜、遂、荊、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武德元年，改蜀郡為益州。緜州，漢涪縣地，江左置巴西郡，西魏曰潼州，隋開皇改緜州，大業初廢州為金山郡，唐武德初復曰緜州。又武德二年置閩州於閩縣，開元十三年更閩州為福州。鄜，音膚。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雍、華、同、商、岐、豳為京畿；洛、汝為都畿。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俌，音甫。「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宄，音軌。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21**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諡曰惠文。追復其昭容之職而加之以諡。

**22**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天下。時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復，扶又翻，又如字。

**23**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城戍兵，三城，三受降城也。解，戶買翻。奏減十萬人。

**24**庚午，以中書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去，羌呂翻。

**25**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朝，直遙翻。時脩金仙、玉眞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㸙，事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㸙，正奢翻。今為公主邑司。唐公主有邑司令、丞，掌其主家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考異曰︰睿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皇實錄云︰「庚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眞公主邑司事。」舊紀，「己卯，懷貞為恃中。」新紀、新表，「乙亥，懷貞守恃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督脩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僕射前為皇后國㸙，今為公主邑丞。」非眞知邑司也。今從舊紀。

**26**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敎多闕，水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守，手又翻。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郞，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郞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相，息亮翻。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為之幷言於上，為，于偽翻。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幷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牓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今不取。

**27**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返正，用太史公撥亂世返之正語意。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觀，古玩翻；下同。尼，女夷翻。天地垂祐，風雨時若，若，順也。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賑，津忍翻。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指金仙、玉眞二觀。為，于偽翻。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去，羌呂翻。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兇；羣兇，謂韋溫、宗楚客等。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凶而誅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帝追廢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故稱之。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宗晉卿為之造第，趙屐溫為之葺園，為，于偽翻。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遊，而身為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朝，直遙翻；下同。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28**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臚，陵如翻。使，疏吏翻。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婚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襆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樸頭、紫衫，唐三品已上之服也。襆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襴袖褾襈。說，輸芮翻。襆，防玉翻。衣，於旣翻。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郞。

**29**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30**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使。

**31**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垂流千仞。時屬台州唐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其山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下風而問道。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

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亙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毛公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卽終南也。關中記曰︰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丞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此諡，廣德元年所定。

## 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是年八月方改元先天。

**1**春，正月，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章︰十二行本「因」作「用」；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歐陽修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也。時皆曾言為然。曾，言忠之子也。言忠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

**2**戊子，幸滻東，水經註︰霸水北歷藍田川，又左合滻水。滻水逕長樂坡西，是後韋堅引為廣運潭，在京師苑城之東；此地又在滻水之東。耕藉田。藉，在亦翻。

**3**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極。

**4**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旣而會上傳位，婚道不成。

**5**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戶部尚書岑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6**二月，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幷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幷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旣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他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辛酉，廢右御史臺。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分左、右。神龍元年，為左、右御史臺。

**7**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考異曰︰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州刺史入為尚書。」今從太上皇、睿宗錄。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分，扶問翻。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引左傳衞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云然。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8**幽州大都督薛訥鎭幽州二十餘年，按武后聖曆元年，薛訥方自藍田令擢為安東道經略。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刺史李璡有隙，武德六年，自營州遷燕州於幽州城中。燕，因肩翻。璡，將鄰翻，又卽刃翻。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佺，此緣翻。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訥為幷州長史。

**9**夏，五月，益州獠反。獠，魯皓翻。

**10**戊寅，上祭北郊。

**11**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12**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曁卒，卒，子恤翻。追封定王。

**13**上以節愍太子之亂，岑羲有保護之功，節愍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與太子連謀，賴羲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癸丑，以羲為侍中。

**14**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貞觀中，奚酋可度者內附，賜姓李，後遂以李為姓。酋，慈由翻。酺，音蒲。陘，音刑。考異曰︰上皇錄云「甲子」，今從睿宗錄。全軍覆沒。

是時，佺帥左驍衞將軍李楷洛，左威衞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契，欺訖翻，又音喫。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營州陷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戢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將，卽亮翻。懦，奴臥翻，又奴亂翻。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旣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幷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巳上，並給隋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官帶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位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復，扶又翻，又如字。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

**15**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16**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相，息亮翻。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雍錄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唐會要︰景雲元年，敕捨潛龍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敕聽解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復，扶又翻。

**17**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帝座在中宮華蓋之下。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彗，祥歲翻，又音歲，又音遂。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見，賢遍翻。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卽位邪！」柩，音舊。太子流涕而出。

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上，時掌翻。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舜旣禪禹，南巡狩而崩於蒼梧；引此為據也。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省，悉景翻。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為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旣為太平公主所構，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幷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今兩取之。

八月，庚子，玄宗卽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朝，直遙翻。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18**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19**甲辰，赦天下，改元。

**20**乙巳，於鄚州北置渤海軍，莫縣，自漢以來屬涿郡，唐屬瀛州。景雲二年分置鄚州，開元十三年復單用莫字。恆、定州境置恆陽軍，杜佑曰︰恆陽軍在恆州城東。恆，戶登翻。媯、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媯，居為翻。蔚，紆勿翻。

**21**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以后父仁皎為太僕卿。仁皎，下邽人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為郯王，眞定王嗣謙為郢王。

**22**以劉幽求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檢校中書令。

**23**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亡命，傭書於江都。『鄒︰傭書，受傭以抄書為業。後漢書班超傳︰「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曁主簿，諸曁，越王允常故都也，自漢以下為縣，屬會稽。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用范睢故智，為此言以激發太子。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豉翻。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盍翻。供，居用翻。養，羊尚翻。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詼嘲。」飛煉，謂飛丹砂以鍊丹也。舊書載琚之言曰︰「飛丹煉砂，詼諧嘲詠，可與優人比肩。」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彈劾官寮，糾舉職事。日與遊處，處，昌呂翻。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漢、魏太子舍人也。晉惠帝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文書。至咸寧三年，齊王攸為太傅，遂加名為中舍人，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侍從左右，儐相威儀，盡規獻訥。及卽位，以為中書侍郞。考異曰︰鄭綮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霶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為中書侍郞，實預配享焉。」今從舊傳。

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暐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大功，不可殺。列上，時掌翻。下，遐嫁翻。間，古莧翻。為，于偽翻。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封州，漢廣信封陽縣地，梁置成州，隋改封州，唐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暐于峯州，光賓于繡州。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峯州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繡州去京師六千九十里。

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遺，于季翻。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旣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封州，屬廣州都督。桂州都督王『章︰十二行本「王」上有「景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晙，子峻翻。利貞屢移牒索之，索，山客翻。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累，力瑞翻。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24**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25**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陝王。陝，失冉翻。考異曰︰睿宗實錄作「甲申」，太上皇錄作「甲午」。今從玄宗實錄。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官至納言。王后無子，母養之。

**26**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27**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驪，力知翻。

**28**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使，疏吏翻。種，章勇翻。邪，音耶。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為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古為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為沙陀府都督。」歐陽修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今從之。

**29**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30**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燕，因肩翻。薊，音計。將，卽亮翻。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大總管，幷州長史薛訥為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

**31**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

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捶，止橤翻；下同。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忘，巫放翻。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索，山客翻。旣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撩，落蕭翻，取動也。嗔，昌眞翻。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衆共謫之。

## 開元元年（癸丑、七一三）是年十二月方改元。

**1**春，正月，乙亥，誥︰「衞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衞士簡補。」騎，奇寄翻。

**2**以吏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

**3**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復，扶又翻。竟不成行。

**4**二月，庚子夜，開門然燈，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千百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元年，受內禪，不及賜天下酺，乃追為之。酺，音蒲。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帝之侈心蓋已發靈於此矣。伎，其綺翻。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醵，其虐翻，合錢飲酒也。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5**初，高麗旣亡，高麗亡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風俗通︰大姓，大庭氏之後；大款為顓帝師。按禮記曰︰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蓋東夷之有大姓尚矣。種，章勇翻。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衆東走，阻險自固，靺鞨，音末曷。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土護眞河北三百里。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衆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與？）新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帥，讀曰率。祚榮驍勇善戰，驍，堅堯翻；下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勝，音升。自稱振國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卽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岌，魚及翻。祚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為左驍衞大將軍、勃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靺鞨自此盛矣；始去靺鞨，專號勃海。

**6**庚申，敕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7**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舊制︰有皇后祀先蠶親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鴇衣。唐制，皇后親蠶服鞠衣，黃羅為之。考異曰︰玄宗實錄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玄宗實錄。

**8**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強，不憂時攻，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跡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下同。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忤，五故翻。去，羌呂翻；下除去同。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9**先是，脩大明宮未畢，先，悉薦翻。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閒月。閒月，謂農功畢入之後。

**10**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註曰︰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據考異，則通鑑正文當改「丙辰」為「辛丑」。

**11**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考異曰︰唐曆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為宰相，或者新、舊傳幷象先數之，唐曆不數象先耳。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雍，於用翻。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晙，子峻翻。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於上。陶弘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簳，葉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子為衞。其苗為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沈括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熟而落，返從簳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本草圖經曰︰赤箭，莖中空，依半而上，貼莖微有尖葉，梢頭生成穗，開花結子如豆粒大，其子至夏不落，卻透虛入莖中潛生土內。晉，德良之孫也。德良，長平王叔良之弟，武德初封新興王。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數，所角翻。

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遺，于季翻。君臣之禮，當言獻佩刀。此因舊史成文，失於改定耳。斷，丁亂翻。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郞。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玄宗錄。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時上於武德殿受羣臣朝，故欲突入為變。懷貞、至忠、羲等於南牙舉兵應之。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自北門言之日南牙。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景雲初，以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置左、右龍武將軍，以領萬騎，位從三品。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乘，繩證翻。內給事屬內侍省，從五品下，掌判省事；元正、冬至，羣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謩之曾孫；姜謩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令問，靖弟客師之孫；李客師亦有戰功。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潘州，古西甌、駱越地，漢屬合浦郡界。江左置定州郡，隋廢郡為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為名。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章︰十二行本「自」上有「與同謀十餘人」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武德殿入虔化門，西內太極殿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虔化之東曰武德西門，門內則武德殿。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內客省在焉。中書省在太極門之右。膺福、猷皆中書省官也。執至忠、羲於朝堂，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內，分左右。朝，直遙翻。皆斬之。考異曰︰玄宗實錄作「乙丑」。按僉載，「七月三日誅常元楷」。今從睿宗、上皇實錄。唐曆、新、舊本紀、舊王琚傳，「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令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卽斬於闕下。還至承天門，執岑羲、蕭至忠，斬於朝堂。」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誤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僉載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衞，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睿宗大喜。」今擇其可信者取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縊，於計翻。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

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處，昌呂翻。公，扶問翻。考異曰︰舊本紀云︰「七月三日，誅懷貞等。睿宗明日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曆亦無乙丑下誥；唯玄宗實錄云丙寅。今從諸書。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曰，徙居百福殿。唐六典曰︰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內百福殿。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考異曰︰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云︰「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皆伏誅。」 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錄。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數，所角翻。賜姓李，官爵如故。崇簡，卽崇暕。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日厲。姓譜本自有厲姓，漢有魏郡太守義陽侯厲溫。

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旣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舊志︰竇州至京師水陸六千一百二里。藏用流瀧州。瀧，閭江翻。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舊志︰荊州，京師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

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宋王成器長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去，羌呂翻。象先曰︰「旣以功立，當以罪廢。言上平內難有大功，於天下國家無罪，不可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旣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論語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治，直之翻。為，于偽翻。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惡，烏路翻。或黜或陟，終歲不盡。

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

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監，古銜翻。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省，內侍四人，以久次一人知省事，從四品上。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衣，於旣翻；下同。上在蕃郵，力士傾心奉之，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高姓。旣壯，為宮闈丞。帝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衣，去聲。

**12**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

**13**乙亥，以左丞張說為中書令。

**14**庚辰，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劍南按察使。使，疏吏翻。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15**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婚；丁巳，許以罷王女南和縣主妻之。妻，七細翻。

**16**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於外。相，息亮翻。上卽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唐六典曰︰漢率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晉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郞將屯衞之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衞禁防、漏刻鍾鼓。更，工衡翻。令嶠隨暢之官。

**17**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18**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去年春廢右御史臺。復，扶又翻。罷諸道按察使。使，疏吏翻。

**19**冬，十月，辛卯，引見京畿縣令，唐京城兩赤縣為京縣，畿內諸縣為畿縣。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品下。見，賢遍翻。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20**己亥，上幸新豐；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亙五十餘里。亙，古鄧翻。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舊志︰新州去京師五千五十二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衞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懾，之涉翻。惟左軍節度薛訥、時講武分左右軍，以訥為左軍節度。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解，戶買翻。騎，奇寄翻。陳，讀曰陣。上深歎美，慰勉之。

甲辰，獵于渭川。此卽新豐界之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彈，徒丹翻。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首，式又翻。上卽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使，疏吏翻。旣至，上方獵，引見，見，賢遍翻。卽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世傳升平源，以為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旣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驟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於渭濱，密召兀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於驪山，謂所親曰︰『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為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卽敎坊長入內，相公儻致厚賂，使其冒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效。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愜，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崇，文武全材，卽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話。』皎首殷萬死。卽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公至，拜馬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疏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頓，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而不謝者，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管，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幸之徒，冒犯憲網者，怕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鎭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眞觀，皆費鉅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上絕建造，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竇、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陛下書之史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眞可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座。』」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此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託兢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姚崇始相武后，後相睿宗，今復為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卽位，勵精為治，治，直之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唯，于癸翻。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訥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此卽前所獻十事之二三也。

乙巳，車駕還京師。

**21**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郞吏，考異曰︰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郞吏為何官。若郞中、員外郞則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郞將，又不敢必，故仍用舊文。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朝，直遙翻。省，悉景翻。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郞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唐世，凡機事皆使內臣宣旨於宰相。為元之道上語，為，于偽翻。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

左拾遺曲江張九齡，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德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州，貞觀元年改韶州。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遠，于願翻。躁，則到翻。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曏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溺，奴狄翻。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步從，從，才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祥異、醫藥、上筮、陳設、喪葬。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欒布哭彭越。及為相，擢為尚書郞。

**22**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總管。

**23**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24**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上，時掌翻。

**25**中書侍郞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見，賢遍翻。使，疏吏翻。譎，古穴翻。縱，子容翻。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考異曰︰朝野僉載曰︰「琚以諂諛自進，未周年為中書侍郞。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諂媚險詖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內切齒，吾嘗恐汝家墳隴無人守之。』琚慚懼，表請侍母。上初大怒，後許之。」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母。今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行天兵以北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兵軍於幷州。蓋琚傳追言之耳。

**26**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改元開元。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隋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閤，以長史知府事。至是改為府，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魏、晉以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至是改為少尹，從四品下。雍，於用翻。

**27**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28**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

**29**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東內有左右側門，左右側門之外，卽金吾左右仗。

**30**姚崇旣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款，誠也。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考異曰︰松窗雜錄︰「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右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卽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敎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靳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皆曰︰『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以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於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於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今從新傳。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郞盧懷愼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 唐紀二十七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甲寅、七一四）

**1**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京官卽在朝官也。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恆，戶登翻。

**2**己卯，以盧懷愼檢黃門監。去年改門下省為黃門，侍中為監。檢校黃門監，檢校侍中也。

**3**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倡，音昌。伎，渠倚翻；下同。乃更置左右敎坊以敎俗樂，命右驍衞將軍范及為之使。更，工衡翻。使，疏吏翻。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敎法曲於棃園，謂之「皇帝棃園弟子」。棃園在禁苑中，註已見前。又敎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宜春院當在西內宜春門內，近射殿。給賜其家。禮部侍郞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時掌翻。疏，所去翻。好，呼到翻。上雖不能用，咸『章︰十二行本「咸」上有「欲開言路」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嘉賞之。

**4**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強丁多削髮以避傜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石虎敬重佛圖澄，澄死而趙亡。鳩摩羅什不能存秦，姚興師鳩摩羅什，興死而秦亡。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卽是福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樂，音洛。壞，音怪。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尼，女夷翻。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5**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鎭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契，欺訖翻，又音喫。翽，呼會翻。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據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靺鞨，音末曷。霫，而立翻。降，戶江翻。啜，陟劣翻。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幷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納信之，大武軍在代州北，後改曰大同軍。使，疏吏翻。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陘之役，欲討契丹。冷陘敗見上卷先天元年。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將，卽亮翻。羣臣乃不敢言。

**6**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彈，徒丹翻。為，于偽翻。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愼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7**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

**8**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頡，戶結翻。考異曰︰舊郭虔瓘傳云「默啜壻」，今從舊突厥傳及唐曆。舊虔瓘傳作「移江可汗」，突厥傳作「移涅可汗」，今從唐紀。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阿，烏葛翻。將，卽亮翻。敗，補邁翻。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騎，奇寄翻。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9**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10**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靈州界有豐安、定遠等軍，在黃河外。武德四年，分豐州迴樂縣置豐安縣，貞觀十三年，省入迴樂。杜佑曰︰豐安軍在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定遠軍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臚，陵如翻。晙，子峻翻。降，戶江翻。徒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杜佑曰︰安北府東至榆木三百五十里，南至朔方八百里，西至九原三百五十里，北至回紇界七百里。置兵屯田。

**11**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罷十道按察使，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以益州長史陸象先等為之。長，知兩翻。

**12**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惀為恭陸令。惀，力迍翻，又力尹翻。恭陵，孝敬皇帝陵。竇孝諶之子光祿卿豳公希瑊等請以己官爵讓惀以報其德，竇孝諶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諶，氏壬翻。瑊，古咸翻。由是惀累遷申王府司馬。唐制︰大理司直從六品上，親王府司馬從四品下。

**13**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為其府參軍，唐親王府錄事從九品上，流外官也；參軍，正七品上。上許之。姚崇、盧懷愼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引近旨以寢格其請。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量，音良。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近事，謂中宗朝濫官之弊。實紊紀網。」紊，音問。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

**14**突厥石阿失畢旣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衞大將軍，封燕北郡王。燕，因肩翻。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15**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愼、薛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閒職，微有沮喪，下，遐嫁翻。沮，在呂翻。喪，息浪翻。人情或然。功業旣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果州，漢安漢縣地。宋於安漢故城置南宕渠郡，隋廢郡，改安漢縣曰南充縣，屬隆州；武德四年，置果州。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果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考異曰︰幽求傳曰︰「姚崇素嫉忌之，及奏言幽求鬱怏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紹京傳曰︰「姚崇素惡紹京之為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今從實錄。紫微侍郞王琚行邊軍未還，去年遣王琚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澤州，京師東北一千三十里。

**16**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周利貞、裴談、張栖正、張思敬、王承本、劉暉、楊允、康暐、封珣行、張知默、衞遂忠、公孫琰、鍾思廉等凡十三人。涪，音浮。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17**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鎭，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厥，九勿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擔，都甘翻。磧，七迹翻。降，戶江翻。考異曰︰實錄此月云，「獻擒賊帥都擔，六月，梟都擔首。」蓋此月奏擒之，六月傳首方至耳。實錄此月又云，「以西域二萬餘帳內附」，六月云「擒其部落五萬餘帳」，新傳云「三萬帳」。蓋兵家好虛聲，今從其少者。

**18**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特進致仕李嶠，於時同為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監，古銜翻。彈，徒丹翻。且言彥昭拜巫趙氏為姑，蒙婦人服，與妻乘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為沔州別駕，嗣立為岳州別駕，彥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沔，彌莌翻。考異曰︰彥昭傳曰︰「姚崇素惡彥昭之為人。」今從實錄。嶠為滁州別駕。滁州，漢全椒縣地，江左為南、北二譙州及新昌郡，隋改南譙州曰滁州。舊志︰滁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六十四里。滁，音除。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定陵，中宗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下，遐嫁翻。安石歎曰︰「此祇應須我死耳。」憤恚而卒。盡，於避翻。卒，子恤翻。晦，皎之弟也。

**19**毀天樞，造天樞見二百五卷武后延載元年。發匠鎔其鐵錢，『章︰十二行本作「銅鐵」；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歷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天街卽京城朱雀街。先，悉薦翻。高，古號翻。至是幷毀之。

**20**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婚，復，扶又翻。使，疏吏翻。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天男，猶云天子也。咄，當沒翻。

**21**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試、檢校官，員外官，一也；試官，二也；檢校官，三也。罷之，以其宂濫，糜俸廩也。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注三項官，今後非有戰功及別敕特行錄用，吏、兵部毋得注擬。

**22**己酉，吐蕃相坌達延吐，從暾入聲。相，息亮翻。坌，蒲頓翻。遺宰相書，遺，于季翻。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復，扶又翻，又如字。又命宰相復坌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史言解琬所言，其識遠過崔漢衡。上，時掌翻。

**23**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文武職事官六品以下，吏、兵部進擬必過門下省，量其階資，校其才用，以審定之；若擬職不當，隨其優屈退而量焉，謂之過官。選，須絹翻。知古銜之。

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從容問崇︰從，千容翻。「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揣，初委翻。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為其子隱，為，于偽翻。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左傳︰楚子西謂白公勝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撓，奴巧翻，又奴敎翻。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茍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累，力瑞翻。上久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為工部尚書。考異曰︰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新傳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令據實錄，知古自黃門監罷政事；其所以罷，從柳氏舊聞。

**24**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豳王守禮，上之從兄也。從，才用翻。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朝，直遙翻；下同。退則相從宴飲，鬬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墅，承與翻。使，疏吏翻；下同。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章︰十二行本「中」下有「謂之五王帳」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更，工衡翻；下更奏同。處，昌呂翻。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弈、游獵，間，古莧翻；下讒間同。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業煑藥，為，于偽翻。回飆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爇，如悅翻。須，與鬚同。成器尤恭愼，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衣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聲色畜養娛樂之，畜，吁玉翻。樂，音洛。不任以職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舊志，岐州，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申王成義兼豳州刺史，考異曰︰實錄、舊傳作「幽州」，今從唐曆、舊紀。豳王守禮兼虢州刺史，虢州西至京師四百三十里。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佐，長史、司馬也。是後諸王為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

**25**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尚，吐蕃之貴姓也。

**26**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乘，繩證翻。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鐙，都鄧翻，鞍鐙也。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夫、子者，夫若子也。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唐法︰杖一百，決臀杖二十；減一等則杖八十。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始，宜吏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蕩之辭。易，以豉翻。鮮，息淺翻。可不愼哉！

**27**薛訥與左監門衞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監，古銜翻。將，卽亮翻。考異曰︰舊傳云「兵二萬」，僉載云「八萬人皆沒」。今從唐紀。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孳，津之翻，生也。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薊州雄武軍東北行百二十里至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灤，落官翻。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俗謂婦人之老曰婆。言薛訥老怯如老婦人也。薛『章︰十二行本「薛」作「崔」；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將，卽亮翻。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敕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28**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為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使，疏吏翻。

**29**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數，所角翻。乙巳，貶溱州刺史。溱，側詵翻。

**30**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諡曰殤皇帝。以韋氏所立，故仍諡曰皇帝。重，直龍翻。朝，直遙翻。

**31**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

**32**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興慶宮，後謂之南內，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直東內之南。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外人莫知之。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寧王、岐王宅在安興坊，薛王宅在勝業坊，二坊相連，皆在興慶宮西。寧王卽宋王也。環，音宦。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33**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史。考異曰︰實錄云「八月，乙卯」。據長曆，八月丙辰朔。實錄自此以下脫少；今取唐曆、舊本紀補之。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朝，直遙翻。周而復始。

**34**民間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掖，音亦。上聞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紫宸門，紫宸門之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

**35**乙亥，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果如解琬之言。岷州溢樂縣，古臨洮縣，義寧二年更名渭源，漢隴西之首陽縣也。後魏分隴西置渭源郡，又改首陽為渭源縣。唐以縣屬渭州。將，卽亮翻。坌，蒲頓翻。帥，讀曰率；下同。洮，土刀翻。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薛訥以灤河之敗削除官爵，故命以白衣攝官出隴右。使，疏吏翻；下同。以右驍衞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常樂，漢廣至縣地，曹籪分廣至置宜禾縣，李暠於此置涼興郡，隋置常樂鎭，武德五年改鎭為縣，屬瓜州。驍，堅堯翻。樂，意洛。與太僕少卿王晙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敎習。

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事見上卷睿宗景雲元年。鄯，時戰翻，又音善。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畜，吁玉翻。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36**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武后鑄九州鼎，自製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通典載豫州鼎銘曰︰「犧、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武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37**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

**38**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脩常平倉法；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以他費，至神龍中略盡，至是復置之。江、嶺、淮、浙、劍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貯，丁呂翻。

**39**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邏，郞佐翻。降，戶江翻。

**40**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復，扶又翻。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

**41**戊午，上還宮。

**42**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水經註︰武街城在漢狄道縣東白石山西北。唐為武街驛，與大來谷皆屬臨洮渭源縣界。劉昫曰︰武街驛在渭州西界。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晙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坌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晙，子峻翻。帥，讀曰率。坌，蒲頓翻。將，卽亮翻。衣，於旣翻。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呼，火故翻。塞，悉則翻。晙復夜出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秦築長城，起臨洮，因以名堡。復，扶又翻。又敗之，敗，補邁翻。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章︰十二行本「死」下有「乙丑，敕罷親征」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使，疏吏翻。

戊辰，姚崇、盧懷愼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卽楊矩所與九曲之地也。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旣叛，宜毀橋拔城。」從之。

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朝，直遙翻。散，悉亶翻。養之宮中。

**44**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此西突厥也。降，戶江翻；下同。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

**45**乙酉，命左驍衞郞將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嚴︰「矛」改「子」。』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驍，堅堯翻。將，卽亮翻。尉，紆勿翻。使，疏吏翻。洮，土刀翻。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考異曰︰唐曆︰「四年七月丁丑，吐蕃以去年之敗，遣其大臣宋俄因矛款塞請和，自恃兵強，求敵國之禮；天子忿之。」按自此至四年，非去年也。旣云以敗請和，又何得云自恃兵強；旣云天子忿之，又當年八月已許其和！今從舊傳。

**46**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

**47**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處，昌呂翻。

**48**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49**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須嗣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須」當作「領」。「嗣」字衍。「奉」當作「秦」，「郭」當作「廓」。臨州本漢隴西之狄道地，晉置武始郡，隋廢邵復為狄道縣，屬蘭州，天寶三載始分置臨州，新、舊志皆云然。據此，則已置臨州久矣。武州，古白馬之地，漢武帝開置武都郡，西魏改曰石門縣，置武州。宕州，後魏宕昌羌之地，後周置宕昌郡，天和元年置宕州。鄯，時戰翻，又音善。宕，徒浪翻。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為之。

**50**乙丑，立皇子嗣眞為鄫王，考異曰︰實錄於此作「鄫王」，於後作「郯王」。今從舊傳。余詳考新、舊二史，嗣眞是年與嗣初、嗣玄同封，然嗣眞實帝之第四子，非長子也。長子乃嗣直也，次子則嗣謙也。先天元年，封嗣直郯王，嗣謙郢王。嗣初為鄂王，嗣主為鄄王。「嗣主」當作「嗣玄」。『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嗣玄」。』辛巳，立郢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眞，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劉華妃，郯王嗣直之母。若鄫王嗣眞之母則錢妃也。亦誤。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帝置惠妃、麗妃、華妃，以代三夫人。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以母寵而立其子，母寵衰則子愛弛矣。為後廢太子張本。倡，音昌。

51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鎭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媯，居為翻。燕，因肩翻。

52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鄕導，以伐守忠。騎，奇寄翻。少，詩沼翻。鄕，讀曰嚮。默啜遺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舊傳以為景龍三年事。按實錄，娑葛旣為十四姓可汗，自後無娑葛名，但屢云突騎施守忠入朝，或者守忠卽娑葛賜名邪？景雲以後，守忠猶在。又，開元二年六月，阿史那獻奏有龍見于北庭，為鎭將妻馮言之，曰突騎施娑葛三年後破散，默啜八年後自滅。然則娑葛於時尚在也；竟不知死於何年，故附此。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幷殺之。書之，以戒兄弟日尋干戈而假手於他人以逞其志者。

**三年**（乙卯、七一五）

**1**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愼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愼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俸，芳用翻。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

姚崇嘗有子喪，喪，息浪翻。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崇旣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復，扶又翻。更，工衡翻。觀姚崇之所以問，齊澣之所以對，皆揣己人以方人，欲不失其實。今之好議論者，當大臣得權之時，則譽之為伊、傅、周、召；為大臣者安受之而不愧。失權之後，則詆之為王莽、董卓、李林甫、楊國忠，為大臣者亦受之而不得以自明。則今日之諂我者，乃他日之毀我者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懷愼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易，以豉翻。推，吐雷翻，又如字。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管仲請囚於魯，鮑叔受之以歸，言於桓公曰︰「管九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公用之，送霸諸侯。鄭子皮當國，授子產政，子產辭。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不聽！」遂授以政，鄭國大治。下，遐稼翻。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二年。更，工衡翻。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嫉以毀其功，復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治，直吏翻。媢，音冒。愎，弼力翻。崇，唐之賢相，懷愼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斷，丁亂翻。猗，於綺翻，又於宜翻。技，渠綺翻；下同。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好，呼到翻。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愼之謂矣。

**2**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監，古銜翻。朝，直遙翻。

**3**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壻也，二月，與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麗，力知翻。，奚結翻。跌，徒結翻。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二年九月壬子，「葛邏祿、車鼻施失鉢羅俟斤等十二人詣涼州內屬。」乙卯，「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十一人來降。」十月庚辰，「胡祿屋二萬帳詣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葛邏祿下首領裴羅達干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咄陸啜、右廂五弩失畢俟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餘帳。」三月，「突厥支副忌等來朝，詔曰『胡祿屋大首領之匐忌』」。四月，「三姓葛邏祿率衆歸國」。五月「詔葛邏祿、胡屋、鼠尼施等」。又云︰「宜令北庭都護湯嘉惠與葛邏祿、胡屋等相應。安西都護呂林璟與鼠尼施相應。」又云︰「及新來十姓大首領計會掎角。」唐曆，九月云「胡祿屋闕啜」，十月云「胡祿屋二萬帳」。新傳前云「胡祿屋」，後云「胡屋」。按十姓有胡祿居闕啜、鼠尼施處半啜。諸書名號雖各參差，要之葛邏、胡祿屋、鼠尼施為三姓必矣。然胡祿屋以二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千餘帳，參差難據，今從舊傳。余考新、舊史，時默啜旣破突騎施，不能撫安，西突厥十姓故來降，而高文簡則默啜之子壻也。制皆以河南地處之。處，昌呂翻。

**4**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鎭軍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涼州有赤水軍，木赤烏鎭，有赤青泉，因名之；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左衞大將郭虔瓘為朔州鎭軍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幷州，「朔州」，蜀本作「朔川」；新紀亦然。『章︰十二行本正作「川」；乙十一行本同。』勒兵以備默啜。

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有三族，一謀落，二熾俟，三踏實力；當東西突厥間，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邏，郞佐翻。尼，女夷翻。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5**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膜，莫胡翻。膜拜，胡禮拜也。瘞，於計翻。考異曰︰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瘞。」按本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間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孳生，所由官司不早除遏，信蟲成長，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為身計。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然則三年有蝗，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今從本紀。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愼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賈誼書曰︰楚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曰︰「吾食葅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誅之，恐監食者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疾不為傷。」王疾果愈。蛭，之日翻。孫叔殺蛇而致福；說苑︰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還家而哭。母問其故，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毋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6**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7**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愼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戊寅，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更，工衡翻。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腰輿，羸，倫為翻。腰輿，令人舉之，適與腰平。為，于偽翻。在內殿令內侍舁之。舁，羊茹翻。

**8**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

**9**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衞將軍李玄道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戎州本犍為郡，梁置戎州。瀘，音盧。幷舊屯兵討之。

**10**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11**甲子，上幸鳳泉湯；唐六典︰岐州郿縣有鳳凰湯。十一月，乙卯，還京師。

**12**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郴州，漢郴縣地，為桂陽郡治所，隋平陳，置郴州。郴，丑林翻。憤恚，恚，於避翻。甲申，卒于道。卒，子恤翻。

**13**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鎭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遞馱者，沿路遞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唐六典曰︰驢載曰馱，每馱一百斤，其腳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又給熟食，欲其速達安西。馱，徒何翻。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為︰「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鎭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強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驍，堅堯翻。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少，詩沼翻；下同。磧，七迹翻；下同。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唐堯協和萬邦。韋湊所謂兼愛夷、夏也。漢武事見漢紀。夏，戶雅翻。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為不然。旣而虔瓘卒無功。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14**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下同。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

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那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環，俱永翻。帥，讀曰率。龜，音丘慈。下，遐嫁翻。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環，音宦。騎，奇寄翻。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章︰十二行本「降」下有「勒石紀功而還」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罽，音計。會有言其贓汚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兵曹參軍，卽司兵參軍。是後復用孝嵩為都護，著名西域。

**15**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愒，瑒，雉杏翻，又音暢。愒，呼葛翻。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為歙縣丞。歙縣，漢屬丹陽郡，縣南有歙浦，因以為名；唐帶歙州。歙，書涉翻。

**16**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考異曰︰開元宰臣奏云李伯等，不知伯何人也，今去其名。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稱，尺證翻；下不稱同。乃止。

**17**尚書左丞韋玢玢，方貧翻。奏︰「郞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玢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郞寬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郞甫爾改官，玢卽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郞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省事，謂尚書省之事也。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

**18**突騎守忠旣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為之酋長騎，奇寄翻。將，卽亮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使，疏吏翻；下同。見，賢遍翻。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西方屬金，故曰金方道。

**19**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殿中省有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各有奉御二人。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辯其名數，而供其進御。

**四年**（丙辰、七一六）

**1**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伺，相吏翻。毆，烏口翻。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冕被陵，誠為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上，時掌翻。被，皮義翻。朝，直遙翻。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2**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申王成義更名撝。二王以成字犯昭成皇后諡號更名。更，工衡翻。

**3**乙酉，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唐制︰游擊將軍從五品下。敕下，下，遐嫁翻。盧懷愼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彝章，為奴請五品，為，于偽翻。實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4**丙午，以鄫王嗣眞為安北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據新、舊書，此亦郯王嗣直，以為鄫王嗣眞，誤也。而新、舊書以安北為安西，亦誤。使，疏吏翻；下同。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為之副。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鎭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為之副。陝，失冉翻。二王皆不出閤。諸王謠領節度自此始。

**5**二月，丙辰，上幸驪山溫湯。

**6**吐蕃圍松州。

**7**丁卯，上還宮。

**8**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據此，則先置采訪使，二十二年始置採訪處置使也。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唐汴州治浚儀縣，古之大梁也。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9**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10**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等，鵁，居肴翻。鶄，咨盈翻。鵁鶄似鳧而大腳、高毛冠，水鳥也。爾雅曰︰鳽，鳼鶄。陸佃新義曰︰鵁鶄鬬視不流，其睛交據，汧出不流，所謂鵁鶄旋目者也。爾雅翼︰鳽似鳧而脛高，有毛冠，江東人養之以厭火災，又謂之交精。精，目精也；其目精交也。陸龜蒙曰︰鵁鶄，黑襟，青脛，丹爪噣，色幾及項。鸂，苦奚翻。鷘，恥力翻。鸂鷘，亦水鳥也，毛有五色。陸佃埤雅曰︰鸂鷘五色，尾有毛如船柂，小於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淮賦云︰「鸂鷘尋邪而逐害。」此鳥蓋溪中之敕邪逐害者，故以名云。陳昭裕建州圖經曰︰鸂鷘於水中宿，先少若有敕令也。亦以浮游，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有武度。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梁肉。傳，張戀翻。食，祥吏翻。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方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況鵁鶄、鸂鷘，曷足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11**山東蝗復大起，復，扶又翻。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禳，如羊翻。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妖，於喬翻。朝，直遙翻。古之良守，守，手又翻。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12**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敍大濫，選，須絹翻；下典選同。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殿。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鄄城古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為兗州治所，晉屬濮陽郡，唐帶濮州。鄄，吉掾翻。擢為醴泉令。自緊縣擢為次赤縣也。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百」當作「十」。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郞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朝，直遙翻。考異曰︰韋濟傳云「問安人策一道」。今從唐曆。盧從愿傳曰︰「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曆試在四月，從愿、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云︰「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貶。」今從唐曆。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敍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今亦從唐曆。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史以從愿、朝隱為稱職，則或言為非矣。稱，尺證翻。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韋嗣立，思謙之子，長安中為相。

**13**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海南謂林邑、扶南、眞臘諸國也。上，時掌翻。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舶，音白。又欲往師子國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宮掖。嫗，威遇翻。掖，音亦。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從，千容翻。復，扶又翻。賈，音古。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扶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玄錦，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14**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考異曰︰睿宗、玄宗實錄皆曰甲子。按下云，「己巳，睿宗一七齋，度萬安公主為女道士。」今從舊本紀、唐曆。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

**15**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樂，音洛。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兵敗潰散，士卒迸走，故曰迸卒。復，扶又翻。迸，北孟翻。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資其分行陣，辯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考異曰︰唐曆作「勃曳固」，今從實錄。唐曆又云「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默啜于毒樂河」，今從舊傳。舊傳云「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唐曆。又新舊紀皆云六月癸酉斬默啜，唐曆亦在六月。玄宗實錄，七月戊寅詔書與降附突厥云︰「乘其衰弱，早就翦除，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蓋未奏到耳。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

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骨咄祿卽骨篤祿，默啜之兄也，永淳二年反，天授二年死，默啜代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為左賢王，專典兵馬。

**16**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也。昭成后，次妃也，以生帝升祔睿宗，而肅明后祀於別廟，非禮也。儀坤廟，見上卷景雲二年。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17**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武后萬歲通天時，奚、契丹叛。帝卽位之後，孫佺、薛訥相繼喪師，兩蕃不敢乘勝憑陸中國，乃相帥來降，中國之勢安強，有以服其心故也。酺，音蒲。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為刺史；貞觀末，以契丹達稽部為峭落州，紇便部為彈汗州，獨活部為無逢州，芬問部為羽陵州，突便部為日連州，芮奚部為徒河州，墜斤部為萬丹州，伏部為匹黎、赤山二州，幷松漠府凡六部十州；今復以其酋長各為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鎭撫之。大酺為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李盡忠卽萬歲通天叛者。樂，音洛。從，才用翻。

**18**吐蕃復請和；復，扶又翻；下祿復、多復、必復、無復同。上許之。

**19**突厥默啜旣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為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暾，乃昆翻。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北河之曲。處，昌呂翻。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

幷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喪，息浪翻。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興兵剽掠；黠，戶八翻。剽，匹妙翻。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間諜，畜，吁玉翻。間，工莧翻。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伺，相吏翻。騎，奇寄翻。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諛辭，怭非事實，比，毗至翻。將，卽亮翻。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曏時已嘗寘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謂貞觀時也。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曏者，頡利旣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謂默啜雖死，毗伽又立也。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彼時，謂貞觀之時。樂，音洛。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曰，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

疏奏，未報；降戶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晙引幷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造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

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先，悉薦翻。令渡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使，疏吏翻。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青剛嶺在慶州方渠縣北，靈州之南。為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

毗伽可汗旣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喪，息浪翻。間，古莧翻。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幷立寺觀，羸，倫為翻。寺觀，古玩翻。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少，詩沼翻。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處，昌呂翻。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更，工衡翻。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敎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20**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橋陵在同州蒲城縣三十里。是歲改蒲城縣為奉先縣，屬京兆尹。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贓，傑按之，反為所構，左遷衢州刺史。衢州，漢新安、太末之地，晉改新安為信安，改太末為龍丘，屬東陽郡，唐武德四年分置衢州。衢州，京師東南四千七百十二里。

**21**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愼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考異曰︰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懷愼為黃門監、吏部尚書，尺病旣久，宋璟、盧從愿相與訪焉。懷愼常器重二人，持二人手謂曰︰『公出入為藩輔，主上求治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必有人乘此而進矣，君其志之。』按懷愼初為吏部時，璟貶睦州；及卒，璟猶未歸。從愿未嘗入相。又，四年未為享國歲久。今不取。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史言盧懷愼之奴異乎人奴。

**22**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郞、同平章事。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痁謁告，唐會要，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為天后立罔極寺於大寧坊，開元二十年改為興唐寺。痁，失廉翻，瘧疾也。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使，疏吏翻。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稱，尺證翻。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四方館屬中書省。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遺，于季翻。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唐中書省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受古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尚當，崇復營救，下，遐稼翻。復，扶又翻。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考異曰︰朝野僉載︰「紫微舍人倪若水贓至八百貫，因諸王內宴，姚元崇諷之曰︰『倪舍人正直，百司嫉之，欲成事，何不為上言之！』諸王入，衆共救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餉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錢；元崇宜敕處死。後有降，崇乃㔡曰︰『別敕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百不死，夜，遣給使縊殺之。」「㔡」蓋「批」字也。今從舊傳。『鄒︰㔡，集韻︰必結切。玉篇︰大也。』崇田是憂懼，數請相位，收，所角翻。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

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璟，俱永翻。守，式又翻。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按舊書楊思勗傳，時為內常侍、右監門衞將軍。內侍，內侍省官之長，內常侍則為之貳者也。內侍，從四品下；內常侍，正五品上。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23**丙辰，上幸驪山溫湯；乙丑，還宮。

**24**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守，手又翻。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郞蘇頲同平章事。頲，他鼎翻。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稱，尺證翻。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朝，直遙翻。旰，古按翻。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好，呼到翻。徼，工堯翻。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郞將；靈荃慟哭而死。郝靈荃因人以為功，授以郞將，非抑之也。將，卽亮翻。

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僕射，謂蘇瓌也。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按舊書蘇頲傳，頲以紫微侍郞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見，賢遍翻。輒為，于偽翻。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史終言之。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旣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25**辛丑，罷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復置按察使。

**26**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員外郞、御史、起居、遺、補不擬。員外郞、御史、起居、遺、補，皆臺省要官，由人主親除，不由尚書奏擬。按唐制，員外郞從六品，侍御史、起居郞亦從六品，補闕七品，拾遺及監察御史則八品耳。

**五年**（丁巳，七一七）

**1**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舊志︰東都至西京八百五十里。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去年六月睿宗崩，故云然。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言不足以為災異。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脩太廟，更，工衡翻。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令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閤供奉，入閤供奉者，應內殿朝參立於供奉班中。姚崇舊相也，蓋立於供奉班首。朝，直遙翻。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訥忠諫，遠諂諛。」褚無量之言，讜言也。上，時掌翻。遠，于願翻。上弗聽。

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崤谷在陝州硤石縣。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車駕行幸有知頓使。使，疏吏翻。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朝，直遙翻。上從之。考異曰︰實錄︰「此年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宋璟傳云︰「上次永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二傳相違。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雜錄曰︰「上幸東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塡委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第往覘之」』力士回奏云︰『姚崇方紾絺綌乘小駟按轡於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消暑溽，乃歎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月東幸，二月至東都，未炎暑也。今不取。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

**2**奚、契丹旣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制復，扶又翻，又如字。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鎭戍皆如其舊；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營州陷，至是乃復。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

**3**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酺，音蒲。

**4**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諡曰悼。夏，戶雅翻。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武攸止，武后從子也。

**5**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強，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6**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誅懷貞等，見上卷元年。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勝，音升。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郞。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謂漢高帝時也。將，卽亮翻。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謂漢光武時也。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散，悉亶翻。

**7**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8**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鎭，圍鉢換及大石城，鉢換卽撥換城。大石城蓋石國城也。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9**幷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鎭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幷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天兵軍在幷州城中。

**10**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為乾元殿，毀乾元殿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四年。復，扶又翻，又如字。冬至、元日受朝賀，朝，直遙翻。季秋大享，復就圜丘。

**11**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改中書、門下省及省官名，見上卷元年。

**12**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獬豸冠，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觀王義方彈李義府事可見。彈，徒丹翻；下同。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慝，吐得翻。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屛左右密奏，坐，徂臥翻。屛，必郢翻。監奏御史監奏御史，意卽殿中侍御史也。監，古銜翻；下同。及待制官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已上二人隨仗待制。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御史『章︰十二行本作「史官」；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復，扶又翻。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詖，彼義翻。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唐制︰天子御正殿，則左右皆俯陛而聽，有命則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自永徽之後，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

**13**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上，時掌翻。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謂魯僖公嘗臣於閔公也。況弟臣於兄，謂睿宗之於中宗也。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昭，讀曰佋。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下，遐嫁翻。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彌，乃禮翻。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旣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頲之從祖兄也，長，知兩翻。從，才用翻。考異曰︰唐曆曰︰獻，頲之再從叔。今從舊志、新表。故頲右之。左傳︰天子之所右者，寡君右之。右，音又。卒從禮官議。卒，子恤翻。平子論之不已，謫為康州都城尉。都城，漢端溪縣地，晉立都城縣，屬晉康郡，隋省倂入端溪，屬信安郡，唐分端溪罝康州，都城屬焉。

**14**新廟成。更作太廟成也。戊寅，神主祔廟。

**15**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為，于偽翻。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詩曹國風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註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上，時掌翻。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覆，敷又翻。上甚善之。

**16**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朝，直遙翻。考異曰︰長曆，十一月丁酉朔，丙申，十月晦也，與實錄差一日。舊紀、唐曆皆云「十一月己亥，契丹李失活來朝。」今從實錄。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為永樂公主，妻之。東平王續，紀王愼之子也。愼，太宗子。樂，音洛。妻，子細翻。

**17**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補。」從之。比，毗至翻。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桑泉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猗氏縣置，屬蒲州。考異曰︰舊傳為櫟陽尉，今從韋述集賢註記。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使，疏吏翻。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 唐紀二十八起著雍敦牂（戊午），盡旃蒙赤奮若（乙丑），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開元六年**（戊午、七一八）

**1**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佑可汗來請和；許之。厥，九勿翻。伽，求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2**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去年宋璟自廣州入相。為，于偽翻。璟，居永翻。璟上言︰「臣在州無他異跡，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時掌翻。下，遐稼翻。上從之。於是他州皆不敢立。

**3**辛酉，敕禁惡錢，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後盜鑄漸起，顥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㢮。乾封以後，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於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是盜鑄蜂起，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或鎔錫模錢，須臾百十，故禁之。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更，工衡翻。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殘絕。宋璟、蘇頲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頲，他鼎翻。俸，芳用翻。

**4**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杜佑曰︰橫野軍在蔚州東北百四十里，去太原九百里。此蓋指言開元所移軍之地。蔚，紆勿翻。屯兵三萬，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為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頡，戶結翻。啜，陟劣翻。霫，而立翻。騎，奇寄翻。吏，疏吏翻；下同。皆受天兵軍節度。天兵軍在幷州城中。考異曰︰實錄︰「壬辰，制大舉擊突厥，五都督及拔悉密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骨篤祿毗伽、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及默啜之子右賢王默特勒逾輸等夷夏之師，凡三十萬，並取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王晙節度；」而於後俱不見出帥勝敗。按此年正月，突厥請和，帝有答詔；而二月伐之，恐無此事。舊紀及王晙、突厥傳皆無此月出兵事。新突厥傳云︰「默棘連遣使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以王晙統之，期以八年並集稽落水上。」行兵貴密，不應前二年早先下詔，蓋取實錄附會舊傳耳。有所討捕，量宜追集；量，音良。無事各歸部落營生，仍常加存撫。

**5**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見，賢遍翻。拜諫議大夫；鴻固辭。考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眞入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

**6**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朝，直遙翻。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反坐者，以誣告人所得罪坐之。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塞，悉則翻。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為忠，有大用之意。為張嘉貞入相張本。

**7**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幷獻其所為文，璿，從宣翻。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良宰論蓋稱美當時宰相。山人當極語讜議，讜，音黨。豈宜偷合茍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8**夏，四月，戊子，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河南參軍，河南府參軍也。唐制︰諸府州諸曹參軍之外，又有參軍事，掌出使贊導。新志註曰︰武德初，改行書佐曰行參軍，尋又改曰參軍事。朱陽，漢弘農縣南界地，後魏分置朱陽郡，屬析州；後周廢郡為縣，隋屬弘農郡，唐龍朔初屬商州，萬歲通天二年度屬洛州。匭，居洧翻。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好，呼到翻。並罷官，度為道士。

**9**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騎，奇寄翻。

**10**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契，欺訖翻，又音喫。娑，素何翻。

**11**秋，八月，頒鄕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唐鄕飲酒之禮，刺史為主人，先召致仕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與之行禮。縣則令為主人，鄕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衆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主、賓、介、三賓、衆賓旣升，卽席，工持瑟升自階就位，鼓鹿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贊禮，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主、賓、介以下皆再拜。奠酬旣畢，乃行無算爵，無算樂。

**12**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唐初，在京諸司官及天下官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富戶幸免傜役，貧者破產甚衆。稱，音尺證翻。祕書少監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時沔請計戶均出，每丁加升尺以給之。從之。

**13**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

**14**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吐蕃以尚文成公主，與唐為舅甥之國。吐，從暾入聲。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15**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先天元年，避帝名，改箕州為儀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好，呼到翻。行，下孟翻。稱，尺證翻。復，扶又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朝，直遙翻。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七年**（己未、七一九）

**1**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俱密國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杜佑曰︰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漢康居國也。薩，桑葛翻。皆上表言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2**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府，謂京兆府；縣，謂京縣及畿縣也。糶，他弔翻。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3**三月，乙卯，以左武衞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唐初以尚乘局掌內外閑廐之馬十二閑；旣置內外閑廐使專掌御馬，因以尚乘局隸閑廐使，苑內諸監本隸司農寺，今亦隸苑內營田使。毛仲嚴察有幹力，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憚之，騎，奇寄翻。苑內所收常豐溢。上以為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廐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皆畏避之。

**4**勃海王大祚榮卒；考異曰︰實錄︰「六月，丁卯，祚榮卒，遣左監門率吳思謙攝鴻臚卿，充使弔祭。」按此月丙辰已云祚榮卒；蓋六月方遣思謙弔祭耳。丙辰，命其子武藝襲位。

**5**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二尺；竇孝諶，上外祖也。諶，氏壬翻。上許之。宋璟、蘇頲固爭，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高，居號翻。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復，扶又翻；下蕃復同。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長公主，魏徵進諫，太宗旣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事見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貞觀六年。長，知兩翻。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號曰酆陵，事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為，當傳無窮，永以為法，可不愼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頲帛四百匹。

**6**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飢乏，勸農功。賑，津忍翻。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論語孔子曰︰「加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遠，于願翻。慝，吐得翻。行，下孟翻。茍推至誠而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數，所角翻。下，遐稼翻。

**7**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茍信不由衷，亟誓何益！」用左傳語意。吐，從暾入聲。復，扶又翻。亟，去吏翻。

**8**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事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元年。為，于偽翻。齊，音咨。衰，倉回翻。上，時掌翻。請復其舊。」上下其議。下，遐嫁翻。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傳，直戀翻。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厭，於叶翻。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紊，音問。

**9**九月，甲寅，徙宋王憲為寧王。四年，成器更名憲。上嘗從複道中見衞士食畢，棄餘食於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於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憲從，千容翻。惡，烏路翻。為，于偽翻。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幾，居希翻。遽釋衞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幷所乘馬以賜憲。

**10**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溫湯；癸卯，還宮。驪，力知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1**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12**十一月，壬申。『章︰十二行本「申」下有「契丹王李婆固與公主入朝」十一字；乙十一行本同，惟「婆」作「娑」；孔本同；張校同，「固」作「圉」；退齋校本仍作 「固」。』上以岐山令王仁琛，岐山縣，隋置，屬岐州。琛，丑林翻。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曏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王仁琛，蓋仁皎羣從。須杜輿言。輿，衆也。乞下吏部檢勘，茍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

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優假。璟聞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從叔，三從，同高祖。下，遐嫁翻。選，須絹翻。從，才用翻。常在洛城，不多參見。見，賢遍翻。旣不敢緣尊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依大例，旣有聲聽，事須矯枉；請放。」元超冀得饒假，今乃不得留注，所謂矯枉過正也。

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選，須絹翻。事下，遐嫁翻。璟奏︰「嗣先兩選齋郞，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量，音良。

先是，朝集使往往齋貨入京師，先，悉薦翻。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13**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八年**（庚申，七二○）

**1**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卒。按通鑑例，惟公輔書薨，偏王者公輔書卒。今書褚無量卒，以整比羣書未竟，改命元行沖，故書以始事。考異曰︰舊本紀︰「正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卒。」按長曆，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曆亦云，「壬申無量卒。」今從實錄。辛酉，命右散騎常侍元行沖整比羣書。比，毗至翻。

**2**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治，直之翻。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相，息亮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

時璟與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監，工銜翻。使，疏吏翻。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辛巳，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頲為禮部尚書。考異曰︰唐曆云「二十八日辛卯」，舊紀云「己卯」。按是月無辛卯。今從實錄。以京兆尹源乾曜為黃門侍郞，幷州長史張嘉為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復，扶又翻。

**3**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為懷王，此懷王以州為國號。諡日哀。

**4**壬子，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為衞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限，使百姓更迭為之。更，工衡翻。

**5**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烏長卽烏萇，又曰烏荼。骨咄在鑊沙之東，或日阿咄羅，治思助建城。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䫻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冬窟室。咄，當沒翻。大食欲誘之叛唐，誘，音酉。三國不從，故褒之。

**6**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罷按察見上卷五年。

**7**丁卯，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沈，持林翻。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於是出者百餘人。

張嘉貞吏事強敏，而剛躁自用。躁，則到翻。中書舍人曲延嗣、呂太一、考功員郞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員，音運。

**8**六月，瀍、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溺，奴狄翻。幾，居希翻。考異曰︰實錄云「漂居人四百餘家」。舊紀云︰「漂沒九百餘戶，溺死八百餘人，掌閑溺死者千一百餘人。」今從舊紀人數。按舊紀，「掌閑」之下有「番兵」二字。

**9**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硤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降，戶江翻。勺，職略翻。硤，奚結翻。跌，徒結翻。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忷懼。大同軍卽大武軍，武后大足元年更名。杜佑曰︰在代州北三百里，去幷州八百餘里。晙，子峻翻。誘，音酉。忷，許拱翻。秋，幷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卽其部落慰撫之，說，讀曰悅。騎，奇寄翻。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北人謂麆為黃羊。血非野馬，必不畏刺。非人家及廐牧所畜而自孳生於野者，謂之野馬。士見危致命，論語載子張之言。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10**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春宮；壬午，畋于下邽。

**11**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仍私挾讖緯；讖，楚譖翻。緯，于貴翻。戊子，流虛己於新州，離其公主。睿宗女霍國公主，下嫁虛己。舊志︰新州至京師五千五十二里。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唐太常寺有太祝六人，正九品上。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諤山茌丞。山茌縣，漢、晉屬泰山郡，宋屬東太原郡，隋廢入濟州長清縣；武德元年分罝山茌縣，屬齊州。數，所角翻。然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強相託附耳。間，古莧翻。強，其兩翻。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郞韋賓唐六典︰東宮有內直局，內直郞二人，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職擬尚輦奉御。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武后垂拱二年以辰州麻陽縣地及開山洞置錦州。業與妃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卽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

**12**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

**13**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涼州西至甘州五百里。考異曰︰唐曆，突厥寇涼州在九月。舊突厥傳云︰「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牙帳於稽落河上。」按王晙此月為幽州都督，今從實錄、舊紀。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敗，補邁翻。掠契苾部落而去。貞觀中，契苾來降，處其部落於涼州。契，欺訖翻。苾，毗必翻。

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拔悉密酋長姓阿史那氏，蓋亦突厥之種也，居北庭。先，悉薦翻。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稽落水蓋導源稽落山。毗伽聞之，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徒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輕，牽正翻。好，呼到翻。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史言在廷在邊之謀不叶，為夷狄所窺。晙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易，以豉翻。

旣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間，古莧翻。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趨，逡喻翻。盡為突厥所虜。

暾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將，卽亮翻。暾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漢、晉屬西郡，後魏曰山丹，隋復曰刪丹，屬甘州。與暾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14**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驍，堅堯翻。娑，素何翻。去，羌呂翻。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為可突干所殺，帥，讀曰率。酺，音蒲。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為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為饒樂都督。使，疏吏翻；下同。樂，音洛。

**九年**（辛酉、七二一）

**1**春，正月，制削楊敬述官爵，以刪丹之敗也。以白衣檢校涼州都督，仍充諸使。諸使，謂節度、支度、營田等使也。

**2**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準京兆、河南。

**3**丙寅，上幸驪山溫湯；乙亥，還宮。

**4**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㢸之玄孫也，宇文㢸，見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太建七年。監，古銜翻。上，時掌翻。㢸，古弼字。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詰，去吉翻。

**5**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復，扶又翻；下今復同。數，所角翻。喪，息浪翻。元，首也。斬默啜，事見上卷四年。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跡，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好，呼到翻。覆，敷又翻。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休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6**丁亥，制︰「州縣逃妄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鄕，各從所欲。過期不首，首，式又翻。卽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使，疏吏翻。遷兵部員外郞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通典及新書並云二十九人，通典且列其姓名。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調，徒弔翻。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陽翟縣，漢屬穎川郡，晉屬河南郡，後魏置陽翟郡，隋廢郡為縣，屬襄城郡，唐初屬嵩州，貞觀元年屬許州，龍朔二年度屬洛州為畿縣。憬，居永翻。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稱，尺證翻。

**7**蘭池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誘，音酉。降，戶江翻。高宗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為刺史，謂之六胡州，長安二年倂為匡、長二州，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分六州為縣。宋白曰︰六胡州在夏州德靜縣北。考異曰︰實錄︰「四月庚寅，康待賓反，命王晙討平之，斬于都市。五月丁巳，旣誅康待賓，下詔云云。壬寅，叛胡康待賓偽稱葉護安慕容以叛，七月，己酉，王晙擒康待賓至京師，腰斬之。」前後重複，交錯相違。今從舊紀。有衆七萬，進逼夏州；夏，戶雅翻。命朔方大總管王晙、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

**8**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四府，請京兆府、河南府、河中府、太原府。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9**以太僕卿王毛仲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王晙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

**10**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為蒲州。復，扶又翻。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唐上州置錄事三人，正九品上，中下州各一人，下州從九品下，箠，止垂翻。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解，戶買翻，曉也。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慚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茍清其源，何憂不治！」治，直吏翻。

**11**秋，七月，己酉，王晙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腰斬康待賓於西市。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後周置銀城縣，後改曰銀城防。貞觀四年以銀城屬銀州，八年屬勝州；又以隋連谷戍置連谷縣，亦屬勝州。杜佑曰︰銀城、連谷皆漢圁陰縣地，漢光祿塞在今縣北。先，悉薦翻。党，底朗翻。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嵐州合河縣北有合河關。宋白曰︰合河縣城下有蔚汾水，西與黃河合，故日合河。趙珣聚米圖經︰合河開在府州南二百里。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追至駱駝堰，堰，於扇翻。党項乃更與胡戰，胡衆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幷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鎭撫党項餘衆。分勝州銀城、連谷置麟州，又置新秦縣為麟州治所。杜佑曰︰麟州，漢新秦中地。

**12**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13**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上，時掌翻。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晙為賣己，由是復叛。降，戶江翻。復，扶又翻。上以晙不能遂定羣胡，丙午，貶晙為梓州刺史。梓州，漢郪、廣漢、氐道之地，西魏、梁末置新州，隋改梓州。王晙貶官，未必離任也。如婁師德以素羅汗山之敗貶，亦此類。

**14**丁未，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脩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紀，勝，音升。無救族誅。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

**15**癸亥，以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朝野僉載曰︰「說為幷州刺史，詔事王毛仲。毛仲巡邊，說於天兵軍大設酒肴，恩敕忽降，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謝訖，便抱毛仲起舞，鳴其靴鼻。」今不取。

**16**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佑運卒。知運與同縣『嚴︰「縣」改「郡」。』右衞副率王君㚟，率，所律翻。㚟，丑略翻。郭知運，瓜州晉昌人；王君㚟，瓜州常樂人。皆以驍勇善射著名西陲，為虜所憚。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時人謂之王、郭。㚟遂自知運麾下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

**17**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行沖上羣書四錄，甲部經錄，乙部史錄，丙部子錄，丁部集錄。考異曰︰集賢註記在九年春。今從唐曆、統紀、舊紀。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18**庚午，赦天下。

**19**十二月，乙酉，上幸驪山溫湯；壬辰，還宮。

**20**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京師。開元二年，有司請依故事出諸王刺外州。

**21**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以繫絚。時鑄八牛，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蒲津東岸卽河東縣，西岸卽河西縣。絚，居登翻，大索也。

**22**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卽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劉子玄卒，重史臣也；例猶褚無量。上名隆基，知幾犯嫌名。幾，居希翻。『鄒︰嫌名，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鄭玄註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

著作郞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事今見二百七卷武后長安三年。撰，士免翻。說脩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殊不相借！」知幾第五，唐人多以第行相呼。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23**太史上言，麟德曆浸疏，是曆行於高宗麟德二年。上，時掌翻。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此所謂大衍曆也。歐陽修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行，下孟翻。更，工衡翻。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測候七政。唐東宮十率府各有兵曹參軍，從九品上，掌判句大朝拿，及皇太子出，則從鹵簿而涖其儀。一行更造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令瓚以木為遊儀。一行是之，請裀鑄銅鐵，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升降，各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七政，日、月、五星也。

**24**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單、音蟬。夏，戶雅翻。降，戶江翻。

**十年**（壬戌、七二二）

**1**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以刑部尚書王志愔為西京留守。愔，於今翻。

**2**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錢，以稅錢充百官俸。武德元年，制京司及州縣官各給公廨田，課其管種，以供公私之費。又有公廨園、公廨地，皆收其稅以給百官。廨，古隘翻。俸，方用翻。

**3**乙丑，收職田。唐文武官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一頃五十畝。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畝給粟二斗，謂之地租；尋以水旱復罷之。畝率給倉粟二斗。

**4**二月，戊寅，上至東都。

**5**夏，四月，己亥，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6**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溺，奴狄翻。漢志︰伊水出弘農郡盧氏縣，東北入洛。汝水出弘農，入淮。史言伊、汝溢而漂數千家。旣二水分流，相去日益遠，何至能漂流數千家！此必於發源之地水溢而幷流也。被災之家，當在虢、洛二州界。

**7**閏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

**8**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燕，因肩翻。妻，七細翻。

**9**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孫也。後梁主巋諡明帝。治，直之翻。

**10**己巳，制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主還太廟。中宗遷別廟，見上卷五年。

**11**秋，八月，癸卯，武彊令斐景仙，武彊，漢河間之武隧縣也，晉更名武彊，唐屬冀州。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朝，直遙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據裴寂傳，寂孫承先，武后時為酷吏所殺。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左傳，晉祁奚請叔向曰︰「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處，昌呂翻。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辟，毗亦翻。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為，于偽翻。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左傳，楚令尹子文之言。上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考異曰︰實錄云︰「初，上令集衆殺之，李朝隱執奏；又下制云『集衆決殺』，朝隱又奏，乃流嶺南。」蓋本欲斬之也。

**12**安南賊帥梅叔焉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帥，所類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考異曰︰舊紀云「八月丙戌」，按八月庚子朔，無丙戌。思勗傳云︰「首領梅玄成自稱黑帝，與林邑、眞臘國通謀，陷安南府。」今從本紀。周尹上神宗書作「梅叔鸞」。思勗募羣蠻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焉，積尸為京觀而還。觀，古玩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13**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卽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祕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滕王嶠，按新書，滕王元嬰薨，長子脩琦嗣為長樂王，垂拱中死詔獄；神龍初，以少子脩信子涉嗣。無嗣滕王嶠也。新書姜皎傳言，皎泄禁中語，為嗣濮王嶠所劾。又按新書，太宗子魏王泰得罪，後封濮王，薨，子欣嗣，武后時為酷吏所陷，貶，神龍初，子嶠嗣王。則「嗣滕王嶠」當作「嗣濮王嶠」明矣。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郞晦貶春州司馬；舊志︰春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十八里。親黨坐流、死者數人，皎卒於道。

己亥，『嚴︰「己」改「乙」。』敕︰「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相，息亮翻。

**14**己卯夜，左領軍兵曹權楚璧與其黨李齊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梁山為光帝，詐稱襄王之子，景雲二年，重茂改封襄王。擁左屯營兵數百人入宮城，求留守王志愔，不獲。比曉，比，必利翻。屯營兵自潰，斬楚璧等，傳首東都。志愔驚怖而薨。楚璧，懷恩之姪；權懷恩為吏，以嚴能稱。怖，普布翻。齊損，迥秀之子也。李迥秀始見一百六卷『鄒︰「一」改「二」。』武后神功元年。迥，戶頃翻。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

**15**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三百里，去京師九千里而贏，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據新書，張嵩卽張孝嵩。使，疏吏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16**王怡治權楚璧獄，連逮甚衆，久之不決；治，直之翻。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

**17**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貞觀八年，改伊州襄城郡為汝州。唐州，漢南陽郡東界比陽、湖陽、平氏之地，後魏於比陽置東荊州，後改為昌州，又改為淮州，隋改為顯州；武德五年，以郡有唐城山，改為唐州。開元三年，以汝州之葉襄堿、唐州之方城、豫州之西平、許州之舞陽置仙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先，悉薦翻。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茍以自衞及役使營私而已。場，音亦。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宂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

初，諸衞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傜，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衞，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衞，更番上下。更，工衡翻。上，時掌翻。兵農之分，從此始矣。史言唐養兵之弊始於張說。

**18**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以東都明堂復為乾元殿，見上卷五年。復，扶又翻。

**19**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壽安，古新安九曲之地，後魏置甘棠縣，隋仁壽四年改為壽安縣，屬洛州。獵於上宜川；庚申，還宮。

**20**上欲耀兵北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潔等為諸衞將軍。

**21**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唐會要曰︰舊制，凡有功之臣賜實封者，皆以課戶先準戶數，州縣與國官、邑官執帳，供其租調，各準配租調遠近，州縣官司收其腳直，然後付國邑官司。其丁準此，入國邑者收其庸。

**22**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下，遐嫁翻。伷，與冑同。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上，時掌翻。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為，于偽翻。近，其靳翻。故士可殺不可辱。記儒行之言。臣曏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朝，直遙翻。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笞，丑之翻。皁，昨早翻。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復，扶又翻。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為，于偽翻；下為農同。嘉貞無以應。

**23**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武后長安四年，冊懷道為十姓可汗。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24**上將幸晉陽，因還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家后土祠，立后土祠見二十卷漢武帝元鼎四年。脽，音誰。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脩之，為農祈穀。」上從之。

**25**上女永穆公主將下嫁，永穆父主下嫁王繇。敕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太平公主始嫁薛紹而敗於開元之初。卒，子恤翻。柰何為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癸亥、七二三）

**1**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給復五年；上嘗為潞州別駕故也。復，方目翻。辛卯，至幷州，置北都，以幷州為太原府，刺史為尹；二月，戊申，還至晉州。

**2**張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

**3**壬子，祭后土於汾陰。乙卯，貶平遙令王同慶為贛尉，平遙卽漢太原郡平陶縣，後魏避國諱，改平陶為平遙，周、隋屬介州，唐屬汾州。贛，音紺。坐廣為儲偫，煩擾百姓也。偫，直里翻。

**4**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

**5**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大同軍為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州。武德三年，分幷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遼州，八年曰箕州，先天元年，避上名改曰儀州，至中和三年方復曰遼州。此以後來一定州名書之。嵐，盧含翻。蔚，紆勿翻。

**6**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

**7**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晙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8**五月，己丑，以王晙兼朔方軍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

**9**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漢、魏以來，有祕書之職。梁於文德殿內藏聚羣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寫羣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外閣。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嘉至隋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太宗在藩，置學士十八人。其後弘文、崇文二館皆有學士。開元五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六年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及檢校官，改修書官為麗正殿學士。八年，加文學直，又加修撰、校理、判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修書學士。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又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其後又增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檢討官、文學直之類。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冬曦等，會稽縣帶越州。鼓城縣，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隋分槀城，於下曲陽故城東五里置昔陽縣，尋改為鼓城；唐屬定州。會，古外翻。監，古銜翻。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考異曰︰舊傳作「徐堅」，今從集賢注記。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官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10**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樂，音洛。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11**戊申，追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宣皇帝諱熙，涼武昭王暠之曾孫，涼王歆之孫，弘農太守重耳之子也。光皇帝諱天賜，宣皇帝長子也。祔于太廟九室。

**12**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強，附之者數年；先，悉薦翻。吐，從暾入聲。九月，壬申，帥衆詣沙州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河西節度使張敬忠撫納之。

**13**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溫泉宮；雍錄曰︰驪山溫湯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直驪山之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卽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幷植松柏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閻立本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是年更名溫泉宮而改作之。甲寅，還宮。

**14**十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此因郊祀置禮儀使也。武德初定令，圜丘以景帝配，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奉高祖配圜丘，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明堂。垂拱初用元萬頃議，奉高宗配圜丘。自是郊祀之禮，三祖並配。三祖，謂高祖、太宗、高宗。吏，疏吏翻。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考異曰︰實錄︰「癸酉日長至，戊寅祀南郊。」唐曆︰「戊寅冬至，祀南郊。」按長曆，去年閏五月，來年閏十二月，唐曆近是。

**15**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衞」，華，戶化翻。長，知兩翻。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

**16**十二月，甲午，上幸鳳泉湯；戊申，還宮。

**17**庚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晙坐黨引疏族，貶蘄州刺史。舊志︰蘄州至京師二千五百六十里。蘄，渠希翻。考異曰︰舊傳云︰「上親郊祀，追晙赴京以會大禮。晙以時屬冰壯，恐虜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敕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晙潛謀構逆，敕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晙旣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罪之。」今從實錄。

**18**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元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是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

**19**初，監察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監，古銜翻。濮，博木翻。暹，息廉翻。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清愼。磧，七迹翻。吏，疏吏翻。時暹自給事中居母憂。

**十二年**（甲子、七二四）

**1**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等使。

**2**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官爵，上金死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求得庶子義珣於嶺南，紹其故封。許王素節之子瓘，利其爵邑，與弟璆謀，璆，音求。使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妄冒襲封，復流嶺南，以璆繼上金後為嗣澤王。至是，玉眞公主表義珣實上金子，為瓘兄弟所擯。夏，四月，庚子，復立義珣為嗣澤王；削璆爵，貶瓘鄂州別駕。舊志︰鄂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壬寅，敕宗室旁繼為嗣王者並令歸宗。復，扶又翻。考異曰︰舊紀在癸卯。今從實錄。

**3**壬子，命太史監南宮說等唐太史局屬祕書省。景龍二年，改太史局為太史監，令名不改，不隸祕書；開元二年，又改令為監。說，讀曰悅。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陽城縣，前漢屬潁川郡，後漢屬河南郡，後魏置陽城郡，隋置嵩州，貞觀三年廢嵩州，以縣屬洛州，武后登封元年改曰告成，中宗神龍元年復故。晷，居洧翻。長，直亮翻。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高，古號翻。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項安世曰︰按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亦當隨之，故測日景以求地中，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也。長，直亮翻。考異曰︰新志云︰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今從僧一行大衍曆義及舊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星皆見。見，賢遍翻。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迹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通鑑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4**五月，丁亥，停諸道按察使。八年，復置諸道按察使。使，疏吏翻；下同。

**5**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首，式又翻。闢所在閒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康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郞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行，下孟翻。與吏民議定賦役。

**6**上以山東旱，命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郞王丘、中書侍郞長安崔沔、沔，彌兗翻。禮部侍郞·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為刺史。丘，同皎之從父兄子，王同皎預誅二張，死於武三思之手。從，才用翻。休，大敏之孫也。按舊書韓休傳，休伯父大敏，則天初，以雪反者賜死。休父曰大智。

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郞，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郞署位而已。承宣制者，承宣及承制也。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郞，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故因是出之。

**7**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婚。

**8**溪州蠻覃行璋反。溪州，漢沅陵、零陵二縣地，梁分置大鄕縣。舊置辰州，武后天授天年分置溪州。覃，徒含翻，姓也。姓譜，梁有東寧州刺史覃元亮。以監門衞大將軍楊思勗為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監，古銜翻。黔，音琴。使，疏吏翻。將，卽亮翻。癸亥，思勗生擒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俸祿、防閤皆依品給。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得上下考者給祿一年，出使者稟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糧。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匱，宜給祿養親。自後以地租春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為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為一等，典粟則以鹽為祿。職事官又有防閤、庶僕，一品防閤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二人，九品二人。外官以州、府、縣上中下為差。又按唐六典︰輔國大將軍，勳階正二品，唐制，宦官不得登三品，今思勗階二品矣。宋白曰︰唐制，凡京司文武職官皆有防閤，州縣官寮皆有白直。赦行璋以為洵水府別駕。唐志，商州有洵水府。又按唐制，諸府無別駕，各有別將一人，上府下七品下，中府從七品上，下府從七品下。「別駕」當為「別將」。洵，須倫翻。

**9**姜皎旣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無隨而譖之者，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為，于偽翻。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霹歷木者，霹靂所震之木。今為張道陵之術者，用霹靂木為印，云有雷氣，可以鎭服鬼物。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事覺，己卯，廢為庶人，移別室安置；貶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戶部尚書張嘉貞坐與守一交通，貶台州刺史。舊志︰台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

**10**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婚。使，疏使翻；下同。

**11**己亥，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上，時掌翻。後申中書；句斷。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省司，謂尚書都省左、右司主者也。處，昌呂翻。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州縣希旨，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稱，尺證翻。歲終，增緡錢數百萬，緡，眉巾翻。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郞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瑒，雉杏翻，又音暢。幾，居豈翻。

**12**壬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

**13**冬，十月，丁酉，謝䫻王特勒遣使入奏，謝䫻國居吐火羅西南，或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時曰訶達羅支，武后改曰謝䫻；東距罽賓西百里，南天竺，西波斯。䫻，于筆翻。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箇失密國，箇失密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云欲走歸汝。箇失密王從臣國王供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進止。」上以為然，賜帛遣之。

**14**廢后王氏卒，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15**十一月，庚午，上幸東都；戊寅，至東都。

**16**辛巳，司徒申王撝薨，贈諡惠莊太子。

**17**羣臣屢上表請封禪，上，時掌翻。閏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18**是歲，契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卒，子恤翻。吐，從暾入聲。

**十三年**（乙丑、七二五）

**1**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郞。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司，勸農使司也。使，疏吏翻。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2**乙亥，更命長從宿衞之士曰「彍騎」，彍，虛郭翻，引滿曰彍。分隸十二衞，總十二萬人為六番。

**3**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郞寇泚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郞、御史諸司長官，省、寺、監之長也。臺郞，謂尚書郞。先是改尚書為中臺；臺郞及御史，則三省官必皆集也。長，知兩翻。泚，且禮翻，又音此。餞於洛濱，供張甚盛。供，居用翻。張，知亮翻。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御膳，尚食奉御所掌天子日供之常膳。太常具樂者，使太常為之具樂耳。若盡具太常之樂，則雅樂鼓吹文武二舞及十部樂，恐非宴餞之所得備也。內坊歌妓；內坊，內敎坊也，卽開元二年選置宜春院之妓女。妓，渠綺翻。上自書十韻詩『章︰十二行本「詩」下有「命將軍高力士」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賜之。光裕，乾曜之從孫也。從，才用翻。

**4**三月，甲午，太子嗣謙更名鴻；徙郯王嗣眞為慶王，更名潭；陝王嗣昇為忠王，更名浚；鄫王嗣眞為棣王，更名洽；讀通鑑至此，可以知前此「嗣直」之誤為「嗣眞」矣。更，工衡翻；下同。鄂王嗣初更名涓；鄄王嗣玄為榮王，更名滉。又立子琚『嚴︰「琚」改「涺」。』為光王，濰為儀王，澐為潁王，涓，圭淵翻。鄄，吉椽翻。澐，音云。澤為永王，清為壽王，洄為延王，沭為盛王，沭，食聿翻。溢為濟王。濟，子禮翻。

**5**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朝，直遙翻。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傅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6**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舊志；汾州去京師二千二百六里。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怏，於兩翻。守，手又翻。上聞之，怒，壬寅，貶睦州別駕。

**7**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唐六典︰洛陽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敎，右曰光政；光政之內曰廣運，其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為大學士；說固辭而止。

**8**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間，古莧翻。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郞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註云︰謂封泰山也。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延羈縻，未決許也。比，毗至翻。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使，疏吏翻。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長，知兩翻。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枕，職任翻。說曰︰「善，說所不及。」卽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裴行儉事高宗，典選有識鑒，為將著功名。

上遣中書直省袁振以他官直中書省，謂之直省，今之直省吏職也，攝鴻臚卿，論旨於突厥，臚，陵如翻。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西戎，古曰犬戎，故謂吐蕃為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夷言奴，猶華言臣也。皆得尚主。突厥前求婚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眞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人貢，因扈從東巡。為，于偽翻。從，才用翻。

**9**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帥衆夜犯通洛門；妖，於喬翻。帥，讀曰率。悉捕斬之。

**10**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11**九月，丙戌，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12**冬，十月，癸丑，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孔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以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疑下「五」字衍；下同。夜五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較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以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霍融始請改之。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14**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每置頓，數十里中人畜被野，畜，許救翻。被，皮義翻。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賈公彥曰︰輦以其束載輜重。余按司馬法及賈公彥所云，皆言行軍之輦；此所謂輦載，兼凡器物而言。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章︰十二行本「下」下有「己丑，上備法駕至山足」九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御馬登山。考異曰︰實錄、唐曆、統紀皆云「備法駕，登泰山」。開天傳信記云︰「上將封泰山，益州白騾，上親乘之，不知登之倦；纔下山，無疾而殪，諡曰自騾將軍」。按泰山非法駕可登，白騾近怪。今從舊志。留從官於谷口，從，才用翻。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衞環列於山下百餘里。上問禮部侍郞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為，于偽翻。乃出玉牒，宣示羣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事見一百一卷高宗乾封元年。辛卯，祭皇地祇於社首。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覲，野次連幄以為殿，因謂之帳殿。朝，直遙翻。赦天下，寺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古制，四岳視三公。

張說多引兩省吏兩省，中書省、門下省也。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從，才用翻。勳，勳級也。由是中外怨之。

**14**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考異曰︰統紀云︰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為齒，為張氏諱也。按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則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為齒，有自來矣。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七十萬匹，蕃，音煩。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唐制，凡馬五千匹為上監，三千匹以上為中監，一千匹以上為下監。麟德中置八使，分總監坊。秦、蘭、原、渭四州及河曲之地，凡監四十八；南使有監十五，西使有監十六，北使有監七，鹽州使有監八，嵐州使有監二；自京師西屬隴右有七馬坊，置隴右三使領之。歐陽修曰︰置八坊。豳、岐、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日南普閏，四日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三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置河西豐曠之野。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使，疏吏翻；下同。稱，尺證翻。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從，才用翻；下宴從同。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甲午，車駕發泰山；庚『嚴︰「庚」改「丙」。』申，幸孔子宅致祭。

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曏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懷、魏二州在河北。濟州治鉅野。上行幸泰山，往還皆得迎候車駕。餼，許氣翻。供，居用翻。張，知亮翻。濟，子禮翻。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重，直用翻。坐，徂臥翻。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比，毗至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譽，音余。帥，讀曰率。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郞，耀卿為定州『嚴︰「定州」改「宣州」。』刺史。耀卿，叔業之七世孫也。尚，辰羊翻。沔，彌兗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蕭齊東昏侯之時，裴叔業叛齊入魏。

十二月，乙巳，還東都。還，從宣翻，又如字。

**15**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婚。厥，九勿翻。頡，奚結翻。

**16**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須，求也，索也。毛仲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說，讀為悅。邪，音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為，于偽翻。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衆未敢舉筯，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謝為君命而來，非為毛仲來也。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

**17**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衞；吐，從暾入聲。可，從刊入聲。先，悉薦翻。復，扶又翻。更，工衡翻。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為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四年，契丹來降，置靜折軍於松漠府，以其酋長為經略大使，言中國之兵不動而契丹自降，以靜而折遐衝也。使，疏吏翻。

**18**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為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選，選，須絹翻；下同。頲，他鼎翻。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郞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上，時掌翻。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黃陳平、邴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陳平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邴吉事見二十六卷漢宣帝神爵三年。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卽從，明年復故。

**19**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20**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胡謀叛，尉，紆勿翻。安西副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為立王。為，于偽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三

## 唐紀二十九起柔兆攝提格（丙寅），盡昭陽作噩（癸酉），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開元十四年**（丙寅、七二六）

**1**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契，欺訖翻。樂，音洛。以上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從，才用翻。妻，七細翻；下同。考異曰︰東華出降，實錄在三月壬子；於此終言之。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成安公主，中宗之女，下嫁韋捷。妻魯蘇。

**2**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曾脩纂，說，讀曰悅。觀，古玩翻。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衷，竹仲翻。宋均曰︰折，斷也；中，當正也；若折斷其物，與度相中當也。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

**3**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橫州反；封陵本山峒，唐世以漸開拓，乾元後始置為縣。賓州，漢領方縣地，屬鬱林郡。梁置領方郡。隋廢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屬南方州。貞觀五年分置賓州。橫州，漢廣鬱、高梁縣地。江左置寧浦郡。隋廢郡為縣，屬鬱州。唐初分置簡州，貞觀八年改曰橫州。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勗發兵討之。考異曰︰舊紀作「庚戌朔」，今從實錄。

**4**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

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好，呼到翻。折，之舌翻。惡，烏路翻。且患其權重，宇文融旣居風憲之地，又貳戶部，故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為！」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彈，徒丹翻，賄，呼罪翻。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嚴︰「明」改「胡」。』珪與隱甫等同於御史臺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孫；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抗，安石之從父兄子也。韋安石歷事武后、中宗，貶死於開元之初。從，才用翻。

丁巳，以戶部侍郞李元紘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元紘以清儉著，故上用為相。

**5**源乾曜等鞫張說，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藳，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為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說，讀為悅。

**6**丁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上為之撤膳累旬，為，于偽翻。百官上表固請，上，時掌翻。然後復常。

**7**丁亥，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之。

**8**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定州置北平軍，恆州置恆陽軍，莫州置唐興軍，易州置高陽軍，滄州置橫海軍。恆，戶登翻。

**9**上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為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上，時掌翻。相，息亮翻。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復，扶又翻。考異曰︰唐會要云︰「侍御史潘好禮聞上欲以惠妃為皇后，進疏諫曰︰『臣聞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讎，不子也。」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丁蘭報木母之怨。陛下豈得欲以武氏為國母，當何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兄延秀等，並干紀亂常，遞窺神器，豺狼同穴，梟獍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髮為夫妻者，尚相揀擇，況陛下是累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愼擇華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祇之心，允億兆之望。又見人間盛言，尚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停知政事之後，每諂附惠妃，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杜之於將漸，不可悔之於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良為是也。昔商山四皓，雖不食漢庭之祿，尚能輔翊太子，況臣愚昧，職忝憲府。』蘇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為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為溫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恐錯，則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為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今除其名。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10**五月，癸卯，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11**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溺，奴狄翻。

**12**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13**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磧，七迹翻。暹，息廉翻。

自王孝傑克復四鎭，復四鎭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復，扶又翻。龜茲，音丘慈。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楊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為人所稱。

**14**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考異曰︰令狐峘代宗實錄云︰「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時玄宗幸汝州之溫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玄宗卽日還宮，是夜代宗降誕。」按玄宗實錄，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溫湯，己巳乃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舊紀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皇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藉中；明年，生代宗皇帝，十八年薨。」按代宗此年生，而云二十三年以吳后賜忠王，十八年薨，蓋誤以十三年為二十三年也。次柳氏舊聞︰「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須鬢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庭殿宇皆不灑掃，而樂器塵埃，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以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生代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林甫初為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為太子，天寶五年李林甫始構韋堅之獄。舊聞所記，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妃傳全取之，今皆不取。按漢廣成苑在唐汝州梁縣界，其地有湯泉。己酉，『嚴︰「酉」改「「巳」。』還宮。

**15**十二月，丁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

**16**楊思勗討反獠，獠，魯皓翻。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7**是歲，黑水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在流鬼國西南，女眞卽其遺種也，靺鞨，音末曷。見，賢遍翻。上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鎭之。「長史」恐當作「長吏」。仍為，于偽翻。

勃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突厥置吐屯以領諸附從之國。厥，九勿翻。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將，卽亮翻；下同。門藝嘗為質子於唐，質，音致。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強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掃地無遺，言國亡無遺育也；事見太宗、高宗紀。麗，力知翻。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強遣之。強，其兩翻。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藝棄衆，間道來奔，復，扶又翻。夏，戶雅翻。從，才用翻。間，古莧翻。制以為左驍衞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驍，堅堯翻。使，疏吏翻。上，時掌翻。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誑，居況翻。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唐九寺皆有少卿二人。鴻臚掌四夷之客，故以漏泄為罪。臚，陵如翻。少，始照翻。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18**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敎，暹，息廉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下同。暹怒曰︰「阿史那女交河公主，阿史那懷道之女。何得宣敎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鎭。會暹入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下同。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鎭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畜，許救翻。安西僅存。旣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相，息亮翻。尋遣使入貢。

**十五年**（丁卯、七二七）

**1**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㚟，丑略翻。吐，從暾入聲。

初，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事見二百十一卷二年。辭指悖慢，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鄯，時戰翻，又音善。勝，音升。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幸，僥，堅堯翻。若二國和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

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將，卽亮翻。邏，郞佐翻。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度，徒洛翻。躡，尼輒翻。考異曰︰吐蕃傳云︰「君㚟畏其鋒不敢出。」今從君㚟傳。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廓州達化縣西有積石軍，本靜邊鎭，儀鳳二年為軍，東有黃沙戍。君㚟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間，古莧翻。重，直用翻。考異曰︰君㚟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帥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襲其後，敗之於青海之西。」據實錄及吐蕃傳，入寇在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冬，誤也。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

**2**初，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口，更於熒澤引河入汴；隋開皇四年分滎陽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更名熒澤，屬鄭州。上，時掌翻。塞，悉則翻；下同。汜，音祀。汴，皮變翻。擢宗器為左衞率府冑曹。率，所律翻。至是，新渠塡塞不通，貶宗器為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鄭、汴、滑、衞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

**3**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惡，烏路翻。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4**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差，初佳翻。

**5**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使，疏吏翻。實不出外。

初，太宗愛晉王，晉王治，是為高宗不使出閤；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閤，及自皇嗣為相王，始出閤。中宗之世，譙王失愛，謫居外州；溫王年十七，猶居禁中。譙王，重福。溫王，重茂。上卽位，附苑茂為十王宅，朱雀街東第五街有安國寺，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處十王。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儀、台、穎、永、濟也。後盛、壽、陳、豐、常、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是為十六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鎭，惟侍讀時入授書，歐陽修曰，唐王府侍讀無定員。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藩鎭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乘，繩證翻。

**6**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杜佑曰︰唐令，緜六兩為屯，絲五兩為絇，麻三斤為綟。未知絲綟輕重何如。綟，郞計翻。

**7**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8**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頲，他鼎翻。

**9**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軍；按王君㚟之父壽以少府監致仕居鄕里。玉門軍在肅州之西二百里。宋白曰︰肅州西門縣，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石門周匝山間，經二十里，衆流北入延興海。縱所虜僧『嚴︰「僧」改「俘」。』使歸涼州，謂君㚟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莽布支別攻常樂縣，宋白曰︰常樂縣屬瓜州，魏之宜禾郡，前涼之涼興縣地，涼武昭王於三危山東置常樂鎭，唐武德五年改置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衆拒守。樂，音洛，帥，讀曰率。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說，式芮翻。降，戶江翻。不從。吐蕃曰︰「明府旣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田元獻不能守瓜州而賈師順能守常樂，固圉固存乎其人也。復，扶又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師順，岐州人也。

**10**初，突厥默啜之強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啜，叱劣翻。紇，下沒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王君㚟微時，往來四部，為其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遣中使往察之，使，疏吏翻。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瀼，如羊翻；杜佑曰︰而章翻。渾大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藤州，漢蒼梧、猛陵縣地，晉置永平郡，隋置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己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為撫州別駕，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坐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

**11**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遺，于季翻。毗伽幷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降，戶江翻。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種，章勇翻。由是國馬益壯焉。

**12**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13**回紇承宗族子瀚海司馬護輸，糾合黨衆為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間道詣突厥，王君㚟帥精騎邀之於肅州。宋白曰︰隋仁壽元年分甘州福祿縣置肅州，東南至甘州赤柳間二百里，西南至瓜州界安樂烽三百四十里。還，至甘州南鞏筆驛，為，于偽翻。間，古莧翻。甘州張掖縣西南有鞏筆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㚟旌節，先殺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㚟帥左右數十人力戰，帥，讀曰率。自朝至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㚟，載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之，護輸棄尸而走。考異曰︰舊傳云︰「回紇旣殺君㚟，上命郭知運討逐。」按知運九年已卒，君㚟代鎭涼州；舊傳誤也。

**14**庚申，車駕發東都，冬，己卯，至西京。「冬」字下逸「十月」二字。

**15**辛巳，以左金吾衞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吳王恪，太宗之子。禕，吁韋翻。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郞裴寬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漼之從弟也。漼，取猥翻。從，才用翻。仙客本鶉觚小吏，鶉觚縣，前漢屬北地郡，後漢、晉屬安定郡。後魏置趙平郡，後周廢郡，以縣屬涇州。劉昫曰︰節度使置判官二人，未見品秩。鶉，如倫翻。觚，攻乎翻。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㚟腹心。

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連山有建康軍。河北縣屬陝州。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詩云︰縮板以載。縮板兩旁，內土其中而築之。榦，亦板也。孔安國曰︰旁曰榦。帥，讀曰率。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鬬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

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間，古莧翻。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少，詩沼翻。

**16**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府兵廢，行一切之法團結民兵，謂之「團兵」。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洮，土刀翻。伺，相吏翻。互出兵腹背擊之。

**17**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

**十六年**（戊辰、七二八）

**1**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敗，蒲邁翻。

**2**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郞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宣撫使始此。使，疏吏翻；下同。

**3**乙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遊魯反，瀧，閭江翻。獠，魯皓翻。考異曰︰本紀作「馮仁智」。今從楊思勗傳。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欲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勗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

**4**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校，古孝翻，汴，皮變翻。堰，於扇翻。使，疏吏翻。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幷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5**二月，壬申，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史言張說寵顧不衰。尚，辰羊翻。相，息亮翻。說，讀為悅。使，疏吏翻。

**6**壬辰，改彍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彍騎見上卷十三年。彍，虛郭翻，又古郭翻。騎，奇寄翻。

**7**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吐，從暾入聲。將，卽亮翻。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據新書吐蕃傳，渴波谷當在青海西。考異曰︰實錄、唐曆、蕭嵩傳作「張志亮」。今從舊本紀、吐蕃傳。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大莫門城在九曲。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8**八月，乙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大衍曆，行之。僧一行推大衍數立術，以應氣朔及日食以造新曆，故曰大衍曆。上，時掌翻。

**9**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祁連城在甘州張掖縣祁連山。時吐蕃復入寇，復，扶又翻。蕭蒿遣賓客將強弩四千擊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將，卽亮翻，又音如字。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10**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己丑，還宮。考異曰︰實錄十二月丁卯又云「幸溫泉宮」。不言其還。唐曆，「丁卯幸溫泉，丁丑還宮。」按此月已幸溫泉，恐重複，不取。

**11**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12**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13**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14**楊思勗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於雲際、盤遼二洞，思勗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思勗為人嚴，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剺髮際，掣去頭皮；蠻夷憚之。剺，里之翻。掣，昌列翻。去，羌呂翻。

**十七年**（己巳、七二九）

**1**春，二月，丁卯，巂州都督張守素『嚴︰「守」改「審」。』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昆明縣屬巂州，漢定莋縣地，後周置定莋鎭，武德二年改置昆明縣，以其地接昆明故也。縣有鹽有鐵，築城以衞之，故又有鹽城。巂，音髓。殺獲萬人。

**2**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3**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釁，許覲翻。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章︰十二行本「乃」作「仍」；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自鄯州鄯城縣河源軍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澗七里有石堡城，本吐蕃鐵仞城也。宋白曰︰石堡城在龍支縣西，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三十里。更，工衡翻。

**4**丙辰，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瑒，雉杏翻，又音暢。上，時掌翻。以為︰「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諸『章︰十二行本「諸」作「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唐取士之科，有進士，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文理通粗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反第。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通典曰︰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上甚然之。

**5**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於其室。昭，讀曰佋，音時遙翻。至是，太常少卿韋縚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鄒︰禘，王者大祭。禮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祫，合祭。說文︰「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昭穆，禮記祭統︰「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從之。縚，安石之兄子也。縚，土刀翻。

**6**五月，壬辰，復置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雍、同、華、商、岐、邠為京畿。十二年，停諸道按察使，今復置。復，扶又翻，又如字。

**7**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唯，于癸翻。更，工衡翻。上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郞、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舊志，曹州，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罷乾曜兼侍中，止為左丞相；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唐初，僕射之職無所不統，是正丞相也。至中宗神龍元年豆盧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知政事，雖有丞相之名，非復唐初丞相之職矣。今源乾曜止為左丞相，是止為尚書左僕射，不復預事也。以戶部侍郞宇文融為黃門侍郞，兵部侍郞裴光庭為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遙領河西節度使。

**8**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毛仲為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郞齊澣乘言於上曰︰間，古莧翻；下離間同。「福順典禁兵，葛福順所典，萬騎也，故云然。不宜與毛仲為婚。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則失臣，易·大傳之言。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舊志，興州至京師九百四十八里。澣素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上怒，召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為密邪？且察素無行，語，牛倨翻。邪，音耶。行，下孟翻。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丁巳，下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將，卽亮翻。相，息亮翻。間，古莧翻。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良德亦漢合浦縣地，吳置高涼郡，陳分置務德縣，後改為良德。潯州，漢布山、阿林之地，梁於布山地置桂平郡，隋廢郡為縣，又於阿林地置皇化縣，隋廢入桂平，貞觀七年置潯州，治桂平，復置皇化縣屬焉。

**9**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考異曰︰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曆，是月己未朔；癸亥，五日也。顧況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實錄誤也。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帥，讀曰率。上，時掌翻。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聖節錫宴自此始。後改千秋節為天長節。德、順、憲、穆不置節名。令，力丁翻。樂，音洛。尋又移社就千秋節。自古以來，社用戊日。

**10**庚辰，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尚，張羊翻。將，卽亮翻。相，息亮翻。比，毗至翻。朝，直遙翻。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11**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釆銅鉛錫者，官為市取。為，于偽翻。

**12**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治，直之翻。使，疏吏翻。斂，力贍翻。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史言唐玄宗時，開利孔自宇文融始。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疏躁多言，躁，則到翻。好自矜伐，好，呼到翻。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相，息亮翻；下同。

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以平石堡城之功也。融疾之。禕入朝，朝，直遙翻。融使御史李寅彈之，彈，徒丹翻。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考異曰︰舊傳曰︰「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禕將下獄，禕旣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貶。」今從唐曆。凡為相百日而罷。六月甲戌，至九月壬子，九十九日耳。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13**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14**宇文融旣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復，扶又翻。謂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旣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平樂縣，漢蒼梧郡荔浦之地，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唐分置昭州；有平樂水。樂，音洛。考異曰︰唐曆云︰「裴光庭等諷有司劾之，積其贓鉅萬計。」舊傳曰︰「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今從實錄、統紀。又唐曆云「十月乙未」。按長曆，十月戊午朔，無乙未。今從統紀。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高宗調露二年，分橫、貴二州置巖州，以巖岡之北因名。治，直之翻。道卒。卒，子恤翻。

**15**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定、獻、昭、乾五陵；行謁五陵，以車駕經行近遠先後為次。戊申，還宮；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蠲，吉玄翻。

**16**十二月，辛酉，上幸新豐溫泉；壬申，還宮。新豐溫泉卽驪山溫泉，驪山在新豐縣。

**十八年**（庚午、七三○）

**1**春，正月，考異曰︰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賀。」按長曆，是月丙戌朔，無癸酉。實錄此年事與本紀、唐曆、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闕亡，後人附益之。新紀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實錄。又云︰「丁巳，親迎氣於東郊，下制，『十八年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按是月無丁巳；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曆在二十六年正月七日丙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又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恩大略與此年相似；或者實錄誤重出於此。今不取。辛卯，以裴光庭為侍中。

**2**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今尋選勝地行遊而宴樂也。自宰相至員外郞，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騎，奇寄翻。

**3**三月，丁酉，復給京官職田。收職田見上卷十年。

**4**夏，四月，考異曰︰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長曆，是月乙卯朔，無乙巳、丁未，舊紀、唐曆亦無幸溫泉事。今不取。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5**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先，悉薦翻。選，須絹翻；下同。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久『章︰十二行本「久」作「近」；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以多少為次而集于吏部。官高者選少，少，詩沼翻。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卽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此卽後魏崔亮之停年格，循而行之，至今猶然，才俊之士，老於常調者多矣。其庸愚沈滯者皆喜，沈，持林翻。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省，悉景翻。

**6**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使，疏吏翻。

**7**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此謂契丹國人之心也。契，欺訖翻，又音喫。很，戶墾翻。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弒邵固，帥其國人幷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史書張說之言之驗。韋、陳皆中國以為公主嫁兩蕃，事見上十四年。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厥，九勿翻。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考異曰︰唐朝年代記云︰「初，裴光庭娶武三思女，高力士私焉。光庭有吏材，力士為之推轂，因以入相，時彥鄙之，宋璟、王晙酒後舞回波樂以為戲謔。光庭患之，乃奏︰『天下三十餘州缺刺史，升平日久，人皆不樂外官，請重臣兼外官領刺史以雄其望。』於是擬璟揚州，晙魏州，陸象先荊州，凡十餘人。蕭嵩執奏︰『天下務重，實賴舊臣宿德訪其得失，今盡失之，則朝廷空矣。』上乃悟，遂止。」按實錄，是歲閏六月「以太子少保陸象先兼荊州長史」，璟、晙未嘗除外官。今不取。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單，音蟬。帥，所類翻。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朝，直遙翻。伷，與冑同。帥，讀音率。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此集賢書院學士也。「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

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開元初，置平盧軍於營州。玼，且禮翻，又音此。捺，奴葛翻。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廟碑云︰「尚書諱承洽，開元中管平盧先鋒軍，屢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天。」新傳云︰「承玼，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據此，則承玼、承洽一人也。今從新書。

**8**壬午，洛水溢，溺東都千餘家。溺，奴狄翻。

**9**秋，九『張︰「九」作「七」。』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行。

**10**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數，所角翻。忠王友皇甫惟明唐諸王友，從五品上，掌陪侍規諷。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吐蕃請用敵國禮，見二百十一卷二年。從，千容翻。遺，于季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武后長安三年，贊普立，方七歲，至開元初猶是幼年也。穉，直利翻。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將，卽亮翻；下同。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謂金城公主也。使，疏吏翻；下方使、遣使同。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稽，音啓。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

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考異曰︰實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獵來朝，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七月丁未朔，無癸巳，今從唐曆、舊本紀、吐蕃傳。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武后時，張玄表為安西都護，與吐蕃互相侵掠。鈔，楚交翻。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朝，直遙翻。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勝，音升。荷，下可翻。儻使復脩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11**庚寅，上幸鳳泉湯；癸卯，還京師。岐州郡縣有鳳泉府。

**12**甲寅，護密王羅眞檀入朝，留宿衞。護密或曰達摩悉鐵帝，或曰鑊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北直京師九千里而贏，北臨烏滸河，當四鎭入吐火羅道。

**13**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

**14**是歲，天下奏死罪者止二十四人。

**15**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丹鳳門樓也。東內大明宮正門曰丹鳳門。突厥使者預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長，知兩翻。為，于偽翻。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16**開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廐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內外十二閑、八坊、四十八監，及沙苑等監及諸牧，皆屬之，故曰都使。侍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左武衞將軍李守德、右威衞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監，古銜翻。怏，於兩翻。上由是不悅。

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勗、高力士之徒是也。門施棨戟；棨，音啓。項安世家說曰︰棨戟，殳也，以赤油韜之，亦曰油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使，疏吏翻。遺，于季翻。由是京城『章︰十二行本「城」下有「第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郊畿田園，參半皆在官矣。參半者，或居三分之一，或居其半。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楊思勗屢出征嶺南，皆有功。明皇不以閹人殿國師為辱，而又寵秩之，將，卽亮翻。力士常居中侍衞。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甚卑品者，「甚」當作「其」。小忤意，輒詈辱如僮僕。忤，五故翻。詈，力智翻。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

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饌，雛戀翻，又雛晥翻。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襁，居兩翻。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王毛仲、李守德皆帝奴也。又葛福順等皆出於萬騎。中宗以戶奴補萬騎，故云然。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

**十九年**（辛未、七三一）

**1**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瀼，如羊翻，又而章翻。宋白曰︰瀼州，臨潭郡，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有瀼水，以為州名。考異曰︰實錄︰「十八年六月乙丑，王毛仲貶瀼州。」按唐曆、統紀、毛仲貶皆在十九年正月，今從之。福順、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駕，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賜死。舊志，永州，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

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上，時掌翻。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者力士卽決之，勢傾內外。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踴哭泣，過於己親。被，皮義翻。擗，毗亦翻，撫心也。力士娶瀛州呂玄晤女為妻，擢玄晤為少卿，子弟皆王傅。唐諸王傅，從三品，掌輔相贊導，匡其過失。呂氏卒，朝野爭致祭，朝，直遙翻。自第至墓，車馬不絕。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2**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崔神慶進用於武后之時。臚，陵如翻。使，疏吏翻；下同。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考異曰︰實錄︰「十一年七月壬申，敕遣崔琳充入吐蕃使，癸未，命有司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公主；于休烈諫。丁亥，以崔琳為御史大夫。八月辛卯，降書與吐蕃。」按吐蕃傳，此年十月論名悉獵至京師，本紀、唐曆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為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享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獵請書，于休烈乃諫。實錄皆誤在前年七月八月。按七月癸丑朔，亦無丁亥。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漢成帝弟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遂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事下，遐嫁翻。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敎，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灌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于志寧事太宗、高宗，得罪於武后。

**3**丙子，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

**4**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闕特勒殺默啜之子而立毗伽，威行於其國，故賜書弔之。

**5**丙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張良配饗，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太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尚書右僕射衞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將，卽亮翻。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祠武成王自此始。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卻費人，曰「我戰則克」，魯定公與齊會于夾谷，孔子相。齊使萊夷以兵劫魯公。孔子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及攝行相事，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姞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又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費，音祕。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臝股肱，決射御，記·王制之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敎以乘兵車、衣甲之儀。臝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脛，使勝負，見勇力。臝，力果翻。受成獻馘，莫不在學。詩魯頌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考皋陶，在泮獻囚。受成，謂受獄辭之成也。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先，悉薦翻。後，戶搆翻。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載孔子之言。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復，扶又翻。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6**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眞君祠。程大昌演繁露曰︰開元十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敕各置眞君祠一所。杜佑曰︰開元九年，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敕五岳各置眞君祠。

**7**秋，九『張︰「九」作「七」。』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硉入見，請於赤嶺互市；許之。相，悉亮翻。硉，郞兀翻。見，賢遍翻。石堡城西二十里至赤嶺。

**8**冬，十月，丙申，上幸東都。

**9**或告巂州都督解人張審素贓汚，解縣，屬河中府。元魏分解縣置虞鄕縣，貞觀十七年省解縣倂入虞縣，二十年復置解縣省虞鄕，天授二年，復分解縣置虞鄕縣，定為兩縣。巂，音髓。解，戶買翻。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監，古銜翻。將，卽亮翻。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癸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審素坐斬，籍沒其家。為後審素二子復讎張本。

**10**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二十年**（壬申、七三二）

**1**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郞裴耀卿為副總管。

**2**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3**上思右驍衞將軍安金藏忠烈，金藏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驍，堅堯翻。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其功。金藏竟以壽終。

**4**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契『章︰十二行本「本」契上有「奚」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丹，帥，讀曰率；下同。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將，卽亮翻。玼，且禮翻，又音此。誘，音酉。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白山，後漢時烏桓所居，在五阮關外大荒中。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考異曰︰唐曆作「庚辰」。今從實錄。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酋，慈由翻。降，戶江翻。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高宗總章中，以新羅降戶置歸義州於良鄕縣廣陽城，後廢，今復置以處李詩部落。

**5**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上陽宮南臨洛水，引洛水為中洲於宮之東。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于路。屬，之欲翻。

**6**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耀卿齎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徙曰︰「戎狄貪婪，婪，盧含翻。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先，悉薦翻。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比，必利翻。

趙含章坐贓巨萬，杖於朝堂，朝，直遙翻。流瀼州，道死。

**7**秋，七月，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屢獲豐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祠后土見上十一年。還京，謂還西京也。賽，先代翻。

**8**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此分押南牙左、右廂兵也。

**9**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0**初，上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明慶禮，明慶卽顯慶也，避中宗諱，改曰明慶。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禮，父在為母服期；開元之初，褚無量固嘗以為言矣。為，于偽翻。齊，音咨。衰，倉回翻。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衹，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禮成，上之。上，時掌翻。號曰開元禮。

**11**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靺鞨，音末曷，將亮翻。帥，讀曰率。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去年春，葛福順方以黨附王毛仲貶，今則仍為宿衞；蓋毛仲旣誅，福順等復敍用也。開元九年，貶王晙梓州，己而復為尚書，復居邊任，事亦類此。

**12**壬子，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於其職。嵩屢薦之，竟代嵩為節度使。

**13**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卯，幸潞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於汾陰，蕭嵩之言也。赦天下；十二月，辛未，還西京。

**14**是歲，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釆訪處置使增領衞、相、洛、『章︰十二行本「洛」作「洺」；孔本同；熊校同。』貝、冀、魏、深、趙、恆、定、邢、德、博、棣、營、鄚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德州，漢安德、廣川、平昌之地，舊置平原郡，時置德州。安東都護府，時治平州。處，昌呂翻。使，疏吏翻。恆，戶登翻。鄚，音莫。

**15**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癸酉，七三三）

**1**春，正月，乙巳，祔肅明皇后于太廟，毀儀坤廟。肅明留祀儀坤，見二百十一卷四年。

**2**丁巳，上幸驪山溫泉。

**3**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以討勃海王武藝；考異曰︰新書烏承玼傳云︰「可突干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又云︰「勃海大武藝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塹以大石，亙四百里，於是流人得還土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按韓愈為烏重胤作廟碑，敍重胤父承洽云︰「屢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錢三千萬。」疑新書約此碑作承玼傳。按新、舊帝紀及勃海傳皆無武藝入寇至馬都山事，或者韓碑云「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謂破走可突干勃海上，追之至馬都山耳。二十一年，郭英傑與可突干戰都山。然則都山蓋契丹之地也。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與上止是一事，新書承之致誤。然未知新書承玼傳中餘事，別據何書。庚申，命太僕員外卿金思蘭使于新羅，思蘭，新羅王之侍子，留京師，官為太僕卿，員外置。發兵擊其南鄙。會大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不已，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賊黨，盡殺之。河南，謂河南府。刺，七亦翻。

**4**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為後絕吐蕃和親、仆赤嶺碑張本。

**5**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諡曰克。」其子稹訟之，稹，止忍翻。上賜諡忠獻。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丘聞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上。蕭嵩旣能用王丘之言而薦韓休，使能與之和衷，則丘之善乃嵩之善也。甲寅，以休為黃門侍郞、同平章事。

休為人峭直，峭，七肖翻，峻也。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易，以豉翻。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默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旣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旣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惡，烏路翻。樂，音洛。為，于偽翻。明皇之待韓休如此，而不能久任之，何也？

有供奉侏儒名黃㼐，㼐，部田翻。性警黠；黠，下八翻，慧也。上常馮之以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臣曏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掀，虛言翻。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卽叱出，付有司杖殺之。

**6**閏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章︰十二行本「度」下有「使」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外。「榆」當作「渝」。此渝關在營、平之間，古所謂臨渝之險者也。漢書音義︰渝，音喻。又唐勝州界有榆關。隋之榆林郡界二關，有「渝」、「榆」之異。史家傳寫混淆無別，故詳辯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下同。可突干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衆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

**7**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復，扶又翻。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史言裴光庭之弊法，後人循襲，莫之能革。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勝，音升。

**8**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9**九月，壬午，立皇子沔為信王，泚為義王，漼為陳王，澄為豐王，潓為恆王，漎為梁『嚴︰「梁」改「涼」。』王，沔，彌兗翻。泚，且禮翻，又音此。潓，胡桂翻。漎，徂聰翻，又徂宗翻，又將容翻，又之戎翻。恆，戶登翻。滔為汴王。汴，皮變翻。

**10**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少，詩沼翻。乘，繩證翻。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贍，而艷翻。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下數，所角翻。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茍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旣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河口，汴水達河之口也。河口倉謂之武牢倉。使吳船至彼卽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禹鑿底柱，二石見於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河水至此，分為三派流出其間，故亦謂之三門。時於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至者貯納，貯，丁呂翻。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時於三門旁側鑿山路十八里以陸運，以避底柱之險。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

**11**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己未，還宮。

**12**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13**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數，所角翻。折，之舌翻。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從，千容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蕭嵩為乞憐之態，旣以自保寵祿，亦所以傾韓休。上為之動容，為，于偽翻。曰︰「卿且歸，朕徐思之。」丁巳，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郞，前中書侍郞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

**14**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釆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京畿釆訪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都。關內釆訪使以京官領之。河南釆訪使治汴州，河東治蒲州，河北治魏州，隴右治鄯州，山南東道治襄州，西道治梁州，淮南治揚州，江南東道治蘇州，西道治洪州，黔中治黔州，劍南治益州，嶺南治廣州。其後有以邊鎭節度領釆訪使者，則關中道固不拘京官，而諸道釆訪使治所亦難槪拘以定所也。非官有遷免，則使無廢更。使，疏吏翻。更，工衡翻。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15**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楊政道，隋煬帝之孫，齊王暕之子。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駮省便，出錢數百萬緡。句，音鉤。句者，句考其出入或多或少。駮者，按文籍有並緣欺弊則駮異之。省者，節其宂濫之費。便者，貿遷各隨其便以取贏。駮，北角翻。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愼餘、愼矜、愼名，皆廉勤有才，而愼矜為優。」上乃擢愼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愼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含嘉倉在東都。監，工銜翻。亦皆稱職；上甚悅之。稱，尺證翻。愼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漬，疾智翻。汚，烏故翻。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估，音古。下，遐嫁翻。調，徒弔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四

## 唐紀三十起閼逢閹茂（甲戌），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七三四）

**1**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九齡自韶州入見，見，賢遍翻。考異曰︰唐紀，「二十六日，戊子，至東都；己丑，張九齡至自韶州。」今從實錄。求終喪，不許。

**2**二月，壬寅，秦州地連震，壞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壞，音怪。賑，津忍翻。

**3**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恆山中，恆山時屬定州恆陽縣界。誑，居況翻。恆，戶登翻。則天以來，屢徵不至。恆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相，息亮翻。璽，斯氏翻。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4**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自武后以來，民間多惡錢，官不能禁。秘書監崔沔曰︰「苦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沔，彌兗翻。折，之舌翻。易，以豉翻。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唐十六衞府皆有錄事參軍，正八品下，掌受諸曹及五府之外府事，句稽抄目，印給紙筆。監，古銜翻。「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富埓天子，鑄錢所致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五年。濞，匹備翻。埓，力輟翻。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劉子玄，卽知幾，避帝嫌名，以字行。

**5**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處，昌呂翻。

**6**吏部侍郞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伺，相吏翻。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稱，尺證翻。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郞。考異曰︰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旣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為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郞，玄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為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為相。今不取。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為李林甫得權、太子廢張本。顏眞卿疏曰︰「天寶已後，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

**7**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帥，讀曰率。芟，所銜翻。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種藝之事，天有雨暘之不時，地有肥磽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異也。若人君不奪農時，人得盡其力，則地遺利矣，豈必待自種而觀其實哉！

**8**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使，疏吏翻；下同。契，欺訖翻，又音喫。考異曰︰實錄︰「守珪大破林胡。」按會要，契丹事，二十二年，守珪大破之。蓋實錄以契丹卽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遣使獻捷。

**9**薛王業疾病，上憂之，容髮為變。為，于偽翻。七月，己巳，薨，贈諡惠宣太子。

**10**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考異曰︰舊紀云︰「充江、淮以南回造使。」令從舊食貨志。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置倉，開元十年廢，今復因舊基置之。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參考新、舊志，乃是鑿山開車路十八里，非漕渠也。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嚴︰「十」改「千」。』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按舊志，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運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此耀卿所省之大數也。「十錢」誤，當從「千錢」為是。先，悉薦翻。僦，卽就翻。陝，失冉翻。更，工衡翻。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貫」。今從耀卿傳。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炅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此議，今年為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說，式芮翻。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柰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糴，徒歷翻。

**11**張果固請歸恆山，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而遣之。後卒，好異者奏以為尸解；解，佳買翻。仙家所謂尸解，譬猶蟬蛻，蟬飛而蛻在也。卒，子恤翻。好，呼到翻。上由是頗信神仙。明皇改集仙為集賢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則頗信矣，又至晚年則深信矣。史言正心為難，漸入於邪而不自覺。

**12**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13**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考異曰︰舊守珪傳「屈烈」作「屈刺」。契丹傳來年正月傳首。今從實錄。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降，戶江翻；下同。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近，其靳翻。牙官李過折考異曰︰舊契丹傳作「遇折」。今從實錄及守珪傳。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說，式芮翻。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帥，讀曰率。守珪出師紫蒙州，『章︰十二行本「州」作「川」；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據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于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平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戍。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南界也。大閱以鎭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橋之南。梟，堅堯翻。

**14**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厥，九勿翻。伽，求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啜，陟劣翻。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旣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卒，子恤翻。舊史曰︰登利，華言果報也。考異曰︰舊傳，「伊然立，詔宗正卿李詮弔祭，冊立伊然，為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敕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貽範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已立矣。實錄「詮」亦作「佺」。庚戌，來告喪。

**15**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時病坊分置於諸寺，以悲田養病，本於釋敎也。匄，古太翻。

**二十三年**（乙亥、七三五）

**1**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郞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為幽州節度使。今從舊傳。

乙亥，上耕藉田，九推乃止；杜佑曰︰是年親耕，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帝欲重耕藉，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隴乃止。推，吐雷翻。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酺三日。都城，謂東都城。酺，音蒲。

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諠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隘，烏懈翻。梃，待鼎翻。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唐赤縣丞從七品。理，治也；唐諱「治」，改曰「理」。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帥，讀曰率。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詩大東曰︰晥彼牽牛，不以服箱。註云︰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傳云︰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衣，於旣翻。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蒍。魯山，古魯縣，夏孔甲時，豢龍氏劉累所遷之地。漢為魯陽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魯陽郡，隋復為魯縣，屬汝州。唐為魯山縣，以縣有魯山，故名。于蒍者，德秀所為歌也。蒍，韋委翻。考異曰︰明皇雜錄作「于蒍」，新傳作「于蒍于」。未詳其義。今從雜錄。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散官，無職事。散，蘇旱翻。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2**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傳記孔子之言。且守珪纔破契丹，陛下卽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奚、厥，謂奚與突厥。厥，九勿翻。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賚，來代翻。

**3**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旣殺張審素，事見上卷十九年。更名萬頃。更，工衡翻。審素二子瑝、琇皆幼，瑝，戶盲翻，又音皇。琇，音秀。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伺，相吏翻。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為有司所得。汜，音祀。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穉，直利翻。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壞，音怪。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咎，與皋同，古勞翻。繇，與陶同，餘招翻。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為，于偽翻。誄，魯水翻。市人斂錢葬之於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多作冢以疑之，使莫知其所葬之的處。

**4**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少，詩沼翻。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咸宜公主下嫁楊洄。始加實封至千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5**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騎，奇寄翻。

**6**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舊紀作「十一月，壬申朔」。按長曆，十一月壬子朔。今從實錄、唐曆。

**7**十二月，乙亥，冊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為帝納妃於後宮以亂國張本。考異曰︰實錄載冊文，云「玄璬長女」。按陳鴻長恨歌傳云︰「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舊楊貴妃傳云︰「玄琰女早孤，養於叔父玄璬。」又云︰「或奏玄琰女容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太眞。」新傳云︰「始為壽王妃云云，遂召內禁中，卽為自出妃意者，匄籍女官，號太眞，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而太眞得幸。」舊史蓋諱之耳。玄琰，汪之曾孫也。楊汪見一百八十三卷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8**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涅，奴結翻。考異曰︰舊傳，過折為可突干餘黨泥裏所殺，不云朝廷如何處置泥裏。今據張九齡集有此賜契丹都督涅禮敕，又有賜張守珪敕云︰「涅禮自擅，難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蓋泥裏卽涅禮也。幷其諸子，一子剌乾奔安東得免。剌，盧達翻。乾，音干。開元二年移安東都護府於平州。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長，知兩翻。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為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二十四年**（丙子、七三六）

**1**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戶，聽盡今年內自首，有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首，式又翻。當命專使搜求，散配諸軍。」使，疏吏翻。

**2**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大破之。蓋，古盍翻，姓也。

**3**二月，甲寅，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朝，直遙翻。長，知兩翻。

**4**庚午，更皇子名︰更，工衡翻。考異曰︰舊紀、唐曆︰「二十三年，七月，景子，皇太子、諸王皆改名。」今從實錄。鴻曰瑛，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琰，涓曰琬，涺曰琚，濰曰璲，璲，音遂。澐曰璬，璬，公了翻。澤曰璘，清曰瑁，瑁，音冒。洄曰玢，玢，方貧翻。沭曰琦，溢曰環，沔曰理，『嚴︰「理」改「瑝」。』泚曰玼，漼曰珪，澄曰珙，潓曰瑱，瑱，他甸翻。漎曰璿，璿，從宣翻。滔曰璥。璥，居影翻。

**5**舊制，考功員外郞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侮員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郞位卑，不能服衆；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郞試貢舉人。

**6**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衞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擊使，疏吏翻。驍，堅堯翻；下同。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敗，蒲邁翻。呼，火故翻。「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章︰十二行本「勇」下有「欲活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史記︰齊景公使司馬穰苴為將，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驕貴，穰苴與之約，日中會于軍門；夕時乃至。穰苴以賈後期，斬之，以令三軍。批，匹迷翻，判也，今人謂之批判。孫武斬宮嬪。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吳王曰︰「可以勒兵小試於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分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旣布，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以徇，用其次為隊長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繩墨規矩。於是吳王知孫子能用兵，以為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將，卽亮翻。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喪，息浪翻。相，息亮翻。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晉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竟赦之。考異曰︰玄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珪奏祿山統戎失律，挫敗軍威，請依軍法斬決；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忍殺壯士！豈為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嘗捷於擒生，聞其言，遂捨之，以聞。」肅宗實錄云︰「祿山為互市牙郞，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作祿山事迹，其盜羊事與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執奏誅之，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邪！』竟不誅之。」孫樵作西齋錄，其序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咈敎，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敎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蕃。」新傳語裴光庭事如事迹，執送京師事如舊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迹，而無失利請斬事；新傳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為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事覺。」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乃為相，云與光庭語，誤也。孫樵云「曲江令守珪斬之」，尤為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蕃立分界碑，未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為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始為互市牙郞，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而不殺！孫樵豈得遽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九齡傳，守珪執送京師，玄宗自赦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咎之也！若謂盜羊喪師，兩次當死，則祿山豈祗用辭而得免兩死邪！若如玄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聽許，感其一言，輒舍之，則守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九齡何從得見其面，而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法，則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旣行之，軍法合爾。」又賜平盧將士敕云︰「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是當時曾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玄宗意，則又賜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鬬，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法，故前敕云︰「卿旣行之，軍法合爾。」又云︰「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旣而守珪感其所言，惜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先已奏聞，且恐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冀上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衞青囚蘇建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是幷劾守珪不斷於閫外，乃更執以諉上之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九齡不得已草敕云︰「卿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敕，卽捨之，以聞。如此則與玄宗實錄相應，而於人情差似相近。

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也；新書曰︰祿山本姓康。其母居突厥中，禱于軋犖山，虜所謂戰鬬神者，而生祿山，故以為字；從母冒姓安氏。阿，烏葛翻。犖，呂角翻。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窣干者，窣，蘇骨翻。與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考異曰︰舊傳云︰「思明除日生，祿山元日生。」按祿山事迹︰「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為祿山作生日」，今不取。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郞，以驍勇聞。牙郞，駔懀也；南北物價，定於其口，而後相與貿易。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揣，初委翻。守珪愛之，養以為子。

窣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弈所得，欲殺之；窣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紿，湯亥翻。使，疏吏翻。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詣牙帳。窣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館，古玩翻。使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瑣高者，蓋奚中酋豪之號，非人名也。前已有李詩瑣高。將，卽亮翻。朝，直遙翻。奚王卽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使，疏吏翻。先，悉薦翻。從，才用翻。張守珪以窣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安、史事始此。

**7**故連州司馬武攸望之子溫眘，坐交通權貴，杖死。帝平韋氏，武攸望貶死。眘，時刃翻。乙丑，朔方、河東節度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自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溫眘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豳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

**8**五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妖，於喬翻。趣，七喻翻。村民走告縣官，焚橋路以拒之，斷，音短。其衆遂潰，數日，悉擒斬之。

**9**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10**初，上因藉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縚，土刀翻。坐，徂臥翻。

兵部侍郞張均、職方郞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於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國語︰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芰，奇寄翻。蔆，一名芰。說文曰︰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今俗但言蔆芰。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蔆。好，呼到翻。去，羌呂翻。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茍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成王命君陳之言。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舜樂曰韶，湯樂曰濩。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或云侯輝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舊唐書曰︰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豎抱于懷，用兩手齊奏，俗名「擘箜篌」。鳳首箜篌有項加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鈌小而身大，旁有小鈌，取其身便也。一曰︰箜篌乃鄭、衞之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作笛。按周禮，笙師掌敎箎篴。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橫笛，空洞、無底，剡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為之註，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所謂橫吹，非融所賦者。融賦︰「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註︰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孔篴。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禮圖畫篴亦橫設而有五孔，不知出何典據。篴，與笛同。簠，音甫。簋，居洧翻。旣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茍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茍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

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則有玄酒之奠。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為玄酒。糵，魚列翻。施及後王，禮物漸備；施，弋智翻。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如簠簋、籩豆、鉶羹之類。饌，雛戀翻，又雛睆翻。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如叔孫通請薦含桃之類。上，時掌翻。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中，竹仲翻。復，扶又翻。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自此以上，諸人之議，皆因舊禮而申之。

上固欲量加品味。量，音良。縚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

縚又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姨，卽從母也。從，才用翻。堂姨、舅親卽未疏，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五服止於緦麻，此外有袒免之服。袒者，偏脫衣袒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袒，音但。免，音問。

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齊，音咨。外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崔沔所謂詔旨，見二百十二卷七年；曰八年者，通帝卽位先天之年數之也。以為萬代成法。」

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章︰十二行本「等」作「筭」；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傳，直戀翻。禰，奴禮翻。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易，以豉翻。別，彼列翻。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茍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彝，常也。倫，道理次敍。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敍，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紊，音問。

禮部員外郞楊仲昌議曰︰唐禮部郞掌五禮，舉其儀制而辯其名數。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見記·檀弓。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毋輕議禮。』禮器之言。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

敕︰「姨舅旣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均，說之子也。說，讀曰悅。

**11**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時掌翻。上賜書褒美。

**12**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騎，奇寄翻。降，戶江翻。

**13**御史大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以才幹得幸於上，數為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恆山愍王。承乾廢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恆，戶登翻。

**14**乙亥，汴哀王璥薨。

**15**冬，十月，戊申，車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先，悉薦翻。會宮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卽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蠲，圭玄翻。臣請宣示百司，卽日西行。」上悅，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稱人之美曰贊。陝，失冉翻。聽，讀曰廳。奐，懷愼之子也。丁卯，至西京。

**16**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勸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事見上卷十五年。相，息亮翻。使，疏吏翻。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將，卽亮翻。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考異曰︰舊林甫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按時不聞仙客在京。今從唐曆。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復，扶又翻。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九齡，韶州人。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牛仙客，涇州人。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九齡歷司勳員外郞、中書舍人。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愜，苦叶翻。林甫退而言曰︰「茍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幷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伺，相吏翻。中，竹仲翻。

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帝置六儀，德儀其一也。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時太子、諸王皆居禁中。冠，古玩翻。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咸宜公主，武惠妃之女，故楊洄黨於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語，牛倨翻。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離，力智翻。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蕃，音煩。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左傳，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立驪姬之子；里克殺之。公子夷吾、重耳及子圉爭國，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事見漢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事見晉紀。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事見隋紀。由此觀之，不可不愼。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處，昌呂翻。上為，于偽翻。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考異曰︰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新傳亦云然。按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云云。敕報曰︰「朕頃賜羽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同也。」然則上以盛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意耳。

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郞。炅素不學，炅，古迥翻。嘗對中書侍郞嚴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郞』！」由是出炅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李林甫時以禮部尚書相。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造，七到翻。更，工衡翻。蔚，紆勿翻。下，遐嫁翻。為，于偽翻。屬，之欲翻。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復，扶又翻；下無復同。

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為阿黨；壬寅，以耀卿為左丞相，九齡為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考異曰︰唐曆曰︰「宰相遙領節度，自仙客始。」按蕭嵩已遙領河西，非始此。嚴挺之貶洺州刺史，舊志，洺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王元琰流嶺南。

上卽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旣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塞，悉則翻。去，羌呂翻。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廐馬八匹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候仗下卽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璡，資辛翻。上，時掌翻。考異曰︰唐曆作「杜珽」。今從新書。明日，黜為下邽令。唐制︰上縣令從六品上，補闕從七品上。以此言之，則非黜也。蓋唐人重內官，而品之高下不論也，況遺、補供奉官，地居清要乎！自是諫爭路絕矣。爭，讀曰諍。

牛仙客旣為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唯，于癸翻。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行，下孟翻。調，徒弔翻。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他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中，竹仲翻。去，羌呂翻。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如韋堅、楊愼矜、王鉷之類是也。

**二十五年**（丁丑、七三七）

**1**春，正月，初置玄學博士，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每歲依明經舉。

**2**二月，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3**戊辰，新羅王興光卒，卒，子恤翻。子承慶襲位。

**4**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使，疏吏翻。契，欺訖翻，又音喫。捺，奴刺剌翻。

**5**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章︰十二行本「蕃」下有「邊將」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吐，從暾入聲。崔希逸蓋帶散騎常侍鎭河西，故稱之。使，疏吏翻。好，呼到翻。捉，仄角翻。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朝，直遙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畜，許救翻。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傔，苦念翻。傔，從也。唐制︰凡諸軍鎭大使、副使以下，皆有傔人。別奏以為之使。大使傔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傔二十人，別奏八人。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唐內侍省有內給事十人，從五品下，掌承旨勞問，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賀皇后，則出入宣傳；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品秩，計其多少，春秋宣送中書。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復，扶又翻；下而復同。朝，直遙翻。

**6**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薛居正五代史曰︰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顚，龍蛇相鬬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監，古銜翻。彈，徒丹翻。上怒，命左右㩧於庭，㩧，蒲角翻，擊也，又匹角翻。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瀼，如羊翻，又而章翻。藍田縣，漢、晉屬京兆，後魏眞君七年，倂入霸城，太和十一年復，後周置藍田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兆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七十里。考異曰︰舊紀云︰「子諒以妄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此月則曰︰「子諒彈奏仙客非才，引妖讖為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拉者數四，氣絕而蘇。」及仙客傳則云︰「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子諒；子諒辭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客傳亦然。今從此月實錄及舊傳。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宗元集此碣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誤矣。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

**7**楊洄又奏『章︰十二行本「奏」作「譖」；乙十一行本同。』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潛搆異謀，鏽，息六翻，又息救翻。考異曰︰新傳曰︰「二十五年，洄復搆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廢瑛等。」按瑛等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肯遽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陷元良於不友，誤二子於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洄譖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於宮中廢之，用李林甫家事之言也。考異曰︰獨孤及作裴稹行狀云︰「公為起居郞，三庶人以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默，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間，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殷鑒，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鍚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祠部員外郞。」按稹，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稹若敢為太子直冤，則聲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此事，蓋出於及之虛美耳。流鏽於瀼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鏽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好，呼到翻。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8**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夷州，漢牂柯地，其後為徼外。隋開置綏陽縣，屬明陽郡，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寧夷縣，明陽屬焉。而綏陽屬義州，貞觀元年廢夷州，而明陽、寧夷屬務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都上縣，尋又自都上移於綏陽。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夷、獠，置古州，屬容州都督府。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9**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鎭閒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10**辛丑，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及法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帥，讀曰率。

**11**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考異曰︰舊紀作「徐岵」。今從刑法志、通典。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斷，丁亂翻。幾，居依翻。上，時掌翻。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美宰臣，制曰︰『斷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人。」又︰「十月丙午，上因聽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纔逾五十，其刑部侍郞郊少微等各賜中上考。』」二者未詳其為一事、二事。今從舊紀。

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刪脩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12**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先，悉薦翻。地租營田皆不能贍，贍，而豔翻。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東畿，都畿也。西畿，京畿也。糴，他歷翻。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羨，延面翻。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復，扶又翻。癸巳，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西。皆留輸本州。

**13**太常博士王璵璵，音余。考異曰︰舊傳不言璵鄕里世系。新傳云「方慶六世孫」。又新、舊傳皆云︰「抗疏請置春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璵事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璵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

時上頗好祀神鬼，好，呼到翻。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漢以來喪葬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使，疏吏翻。覡，刑狄翻。習禮者羞之。

**14**壬申，上幸驪山溫泉。乙酉，還宮。

**15**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

**16**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諡貞順皇后。

**17**是歲，命將作大匠康諐素『嚴︰「諐」改「」。』之東都毀明堂。「諐」與「愆」同，籀文也。新書禮樂志作「諐素」。諐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去，羌呂翻。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為乾元殿。」從之。

**18**初令租庸調、租資課，調，徒弔翻。皆以土物輸京都。西京、東都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租資課必開元以來之法。

**二十六年**（戊寅、七三八）

**1**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為侍中。

**2**丁丑，上迎氣於滻水之東。滻，音產。

**3**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鎭兵勿復遣，復，扶又翻。在彼者縱還。

**4**令天下州、縣、里別置學。

**5**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後。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牛仙客先已領朔方，今兼河東。

**6**己未，葬貞順皇后于敬陵。武惠妃諡貞順皇后。敬陵在京兆萬年縣東南四十里。

**7**壬戌，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賓散隸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之間，置宥州以處之。徙六胡州見二百十二卷十年。今倂六胡州之地以為宥州。舊志︰宥州去京師一千一百里。夏，戶雅翻。處，昌呂翻。

**8**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鄯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考異曰︰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置兵一千戍之。

**9**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已領隴右，又兼河西。

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以背乞力徐之盟也，內懷愧恨，未幾而卒。幾，居豈翻。

**10**太子瑛旣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數，所角翻。長，知兩翻。好，呼到翻。樂，音洛。為，于偽翻。間，古莧翻。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揣，初委翻。力士曰︰「得非以郞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長，知兩翻。考異曰︰統紀敍力士語云︰「但從大枒，」註︰謂肅宗也。「大枒」，語不可曉。今從新傳。誰敢復爭！」復，扶又翻。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為太子。

**11**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為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作「王昊」，今從實錄、唐曆。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見上卷二十一年。

**12**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為用。樂，音洛。旣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妻，七細翻。復，扶又翻；下而復同。攣，閭緣翻。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強，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考異曰︰會要作「莫賀咄達干」。今從實錄。新傳作「都摩支」。今從實錄、舊傳。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突騎施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為黃姓，蘇祿部為黑姓。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旣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磧，七迹翻。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碎葉川長千里，西屬怛邏斯城。其城初屬石國，石常分兵鎭之。蓋，古盍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怛，當割翻。邏，郞佐翻。考異曰︰唐曆作「恆邏斯」。今從實錄。相與連兵以拒唐。

**13**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衞入陳于殿庭，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乘輿乃出朝會，諸衞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辦，不請中嚴。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為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為三嚴，諸衞以次入立于殿庭，羣官立朝堂，侍中、中書令已下奉迎于西階，侍中奉寶，乘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將軍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郞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旣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中嚴、外辦，皆尚儀版奏。皇太子中嚴、外辦，左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太子冠遠遊冠，亦服絳紗袍，謁朝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考異曰︰元載肅宗實錄云︰「二十七年月壬辰，行典禮。」今從玄宗實錄。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為太子妃。

**14**杜希望將鄯州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鄯，音善，又時戰翻。吐，從暾入聲。少，始紹翻。將卒皆懼。左威衞郞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將，卽亮翻。嗣，祥吏翻。帥，讀曰率。陳，讀曰陣。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鎭西軍於鹽泉。鎭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15**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

**16**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17**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初，劍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戍之，以迮吐蕃南鄙，生羌導吐蕃取之，因守之，遂幷西洱河諸蠻，東與松、茂、巂接。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新書作「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杜甫詩所謂「次取蓬婆雪外城」是也。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考異曰︰舊傳，「將士數萬人，皆沒于賊。」今從實錄。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栝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18**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水經註︰雲南郡本雲山縣地也，蜀劉氏建興二年置郡。自唐戎州開邊縣而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雲南城。

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哀牢夷，漢明帝之時內附。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日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考異曰︰新書「六詔曰蒙巂、越析、浪穹、邆晱、施浪、蒙舍。」今從竇滂雲南別錄。兵力相埓，莫能相壹；埓，力輟翻。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閤。朝，直遙翻。邏，郞佐翻。考異曰︰新傳云︰「蒙氏父子以名相屬，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生炎閤。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閤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閤，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閤未有子時，以閤羅鳳為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閤遂不改。」按邏盛炎之子盛邏皮，豈得云以名相屬！旣有炎閤，豈得云「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今從舊南詔傳及楊國忠傳、雲南別錄。又舊南詔傳「閤」皆作「閣」。今從新傳。皮邏閤浸強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渳河蠻之功，渳河卽西洱河。渳，音乃吏翻。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為，于偽翻。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南詔事始此。其先烏蠻別種。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之大和城。卒，子恤翻。

**19**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壬辰，上還宮。

**20**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

**21**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騎，奇寄翻。

**22**潤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里。請自京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立伊婁埭。」從之。埭，音代。按舊書本紀，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州浦，則今之瓜洲運河是也。但揚子縣今為眞州治所，安能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若自瓜洲達揚子橋，則二十五里而近。今之揚子橋，或者唐之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

**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

**1**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至本道巡按處置諸軍，處，昌呂翻。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秋末無寇，聽還。

**2**羣臣請加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

**3**夏，四月，癸酉，敕︰「諸陰陽術數，自非婚喪卜擇，皆禁之。」

**4**己丑，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蓋令牛仙客總武選，李林甫總文選也。選，須絹翻。

**5**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度使。

幽州將趙堪、白眞陁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橫水之北；橫水當作「潢水」。新書作「湟水」，舊書張守珪傳作「潢水」，今從之。潢水在遼國，今臨潢府界。志云，自營州度松陘嶺北行四百里至潢水。使，疏吏翻。將，卽亮翻。知義不從，白眞陁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

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內謁者監，唐正六品下，掌內宣傳及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眞陁羅，逼令自縊死。縊，於計翻。仙童有寵於上，衆宦官疾之，並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思勗杖殺之。思勗縛格，杖之數百，刳取其心，割其肉啗之。啗，徒濫翻，又徒覽翻。守珪坐貶括州刺史。太子太師蕭嵩嘗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嵩坐貶青州刺史。

**6**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磧，七迹翻。蓋，古盍翻。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鎭守使夫蒙靈詧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交河公主事始二百一十二卷十一年。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7**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又，鄯州星宿川之西有安人軍。蔚茹水在原州蕭關縣，此時吐蕃兵不能至；疑「白草軍」當作「白水軍」。隴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炅，火迥翻。

**8**甲申，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先，悉薦翻。被，皮義翻。周禮，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註云︰宮懸，四面懸，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追贈弟子皆為公、候、伯。顏淵，兗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冉有，徐侯；季路，衞侯；宰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曾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適，郯伯；公皙哀，郳伯；曾點，宿伯；顏路，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期，鄫伯；梁鱣，梁伯；顏柳，蕭伯；冉孺，郜伯；曹恤，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瑯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衙伯；奚容箴，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伯；鄡單，銅鞮伯；句井彊，洪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期，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無伯；樂欬，昌平伯；廉潔，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邦巽，平陸伯；孔患，汶陽伯；公西與如，重丘伯；公西箴，祝阿伯。

**9**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帥，讀曰率。仍請徙居安西管內。

**10**太子更名紹。更，工衡翻。

**11**冬，十月，辛巳，改脩東都明堂。按舊書·帝紀，卽東都乾元殿改脩明堂。

**12**丙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辛丑，還宮。

**13**甲辰，明堂成。

**14**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考唐制，凡有團結兵之地，則置團練使。此時蜀有黎、雅、邛、翼、茂五州鎭防團結兵，故置團練副使；安、史亂後，諸州皆置團練使矣。兼瓊入秦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為光祿卿。十二月，以兼瓊為劍南節度使。

**15**初，睿宗喪旣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旣禘，冬又當祫。祫，疾夾翻。太常議以為祭數則瀆，數，所角翻。請停今年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史言如此乃合於五年再殷祭之義。

**二十八年**（庚寅、七四○）

**1**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

**2**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卒，子恤翻。忤，五故翻。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不，讀曰否。

**3**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4**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將，卽亮翻。監，古莧翻。遠，敬宗之曾孫也。永徽、顯慶之閒，許敬宗以姦佞致位公輔；安、史之亂，遠乃能效死節似報國，史故著其世以勉為臣者。

**5**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從之。考異曰︰舊傳云︰「嘉運欲立懷道之子昕為可汗以鎭撫之，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嘉運詣闕獻俘，仍今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以解瑟羅之孫、懷道之子昕為可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城，為莫賀咄達干所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詧斬之，更立其酋長為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按實錄︰「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來獻；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十二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纛官首領百餘人內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萬洛扇誘諸蕃叛于我，上命蓋嘉運宣恩招諭，皆相率而降。」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昕，卽誘部落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俱蘭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誅斬之。」若如舊傳所言，嘉運便以莫賀達干為可汗統衆，則莫賀不應復叛。且立可汗當須朝廷冊命，嘉運豈得擅立於塞外也！若未以為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之突騎施可汗莫達干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昕為可汗，則實錄二十八年四月不應已謂昕為十姓可汗也。蓋嘉運旣平突騎施，卽奏立昕為十姓可汗，故莫賀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為小可汗，止統突騎之衆，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昕為十姓可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為莫賀達干所殺，事或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敢質；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槪書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

**6**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7**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蓋嘉運恃其邊功以昵於人主，是從流於上也。在京師以酒色自娛而不卽赴鎭，是從流於下也。史以流連二字言之，旨哉！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以為︰「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忸於蒲騷之役，卒喪楚師；左傳︰楚莫敖屈瑕旣敗鄖師於蒲騷，復代羅。鬬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楚子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莫敖忸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莫敖果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忸，女九翻。陸德明曰︰騷，音蕭，又音縿。卒，子恤翻。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趣，讀曰促。已而嘉運竟無功。蓋嘉運小器易盈，志氣惰矣，安能有功！

**8**秋，八月，甲戌，幽州秦破奚、契丹。

**9**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宮。

**10**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彍騎救之，騎，奇寄翻。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更，工衡翻。

**11**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12**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為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13**金城公主薨；金城公主事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14**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安富，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以開元之承平，而戶口猶不及漢之盛時，唐興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二十九年**（辛巳、七四一）

**1**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

**2**丁酉，制︰「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承前，猶今言從前也；然始，猶今言然後也。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長，知兩翻。使，疏吏翻。量，音良。

**3**庚子，上還宮。

**4**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有宋大中祥符之事，皆唐明皇敎之也。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樓觀山間。盩厔縣，漢屬扶風，後魏倂入武功，尋復。後周為周南郡，隋廢郡，以盩厔縣屬雍州，唐屬岐州。蘇軾曰︰樓觀山，今為崇聖觀，乃尹喜舊宅，山腳有授經臺，尚在。使，疏吏翻。盩厔，音舟窒。觀，古玩翻；下同。夏，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元眞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5**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安仁軍」，當作「安人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騎，奇寄翻。將，卽亮翻。帥，讀曰率。考異曰︰舊傳作「盛希液」，今從唐曆。

**6**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從，才用翻。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誘，音酉。自將其衆。將，卽亮翻。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為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伽，求迦翻。咄，當沒翻。更，工衡翻。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考異曰︰舊傳云︰「左殺自立為烏蘇米施可汗。」唐曆、新傳皆云「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紇，下沒翻。邏，郞佐翻。

**7**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溺，奴狄翻。

**8**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譽，音余。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考異曰︰實錄，此年「八月乙未，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充平盧、渤海、黑水軍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為營州刺史，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年，王斛斯為平盧節度使，遂為定額。」按舊傳，祿山自平盧兵馬使為兵馬使為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衍「大」字也。天寶元年，始以平盧為節度，會要誤也。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唐謂奚、契丹為兩蕃。

**9**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

**10**壬寅，分北庭、安西為二節度。

**11**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曰︰「邠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守禮幽閉事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歲賜敕杖者數四，背瘢甚厚，將雨則沈悶，瘢，蒲官翻。沈，持林翻。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霑襟；上亦為慘然。為，于偽翻。

**12**辛酉，上還宮。

**13**辛未，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事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惋，烏貫翻。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處，昌呂翻。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璡，資辛翻。上表追述先志，謙沖敢當帝號；上不許。斂日，斂，力贍翻。內出服，天子之服也。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惠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十里。追諡其妃元氏曰恭皇后，祔葬焉。

**14**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達化，古澆河之地，後周置達化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廓州，縣西百二十里有澆河城。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果如裴耀卿之言。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五

## 唐紀三十一起玄黓敦牂（壬午），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十一月，凡五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 天寶元年（壬午、七四二）

**1**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樓帝於興慶宮西南隅建二樓︰花萼相輝樓在西臨街，以燕兄弟；勤政務本樓在南，以脩政事。受朝賀，朝，直遙翻。赦天下，改元。

**2**壬子，分平盧別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使，疏吏翻；下同。

是時，天下聲敎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被，皮義翻。考異曰︰舊紀云「三百六十二」。按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州府三百二十八，至此纔二年，不應遽增三十餘州。今從唐曆、會要、統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鎭，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焉耆治所在安西府東八百里；于闐在南二千里；疏勒在西二千餘里。龜茲，音丘慈，又音屈佳。闐，徒賢翻，又徒見翻。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突騎施牙帳在北庭府西北三千餘里；堅昆在北七千里。瀚海軍在北庭府城內，兵萬二千人。天山軍在西州城內，兵五千人。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兵三千人。騎，奇騎翻。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斷，丁管翻。吐，從暾入聲。厥，九勿翻。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赤水軍在涼州城內，兵三萬三千人。大斗軍在涼州西二百餘里甘、肅二州界，兵七千五百人。建康軍在涼州西二百里，兵五千三百人。寧寇軍在涼州東北千餘里，兵八千五百人。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墨離軍本月氏國，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豆盧軍在沙州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新泉軍在會州西北二百里，管兵千人。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在涼州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在涼州西北五百里，管兵七千五百人。唐制︰大曰軍，小曰守捉。趙珣聚米圖經︰自甘州西至肅州五百里；自肅州至西至瓜州四百五十里；自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自沙州西至伊州四百里。會州至鹽州八百里，西至涼州六百里，南至宋鎭戎軍一百四十里，北至靈州六百里。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經略軍在靈州城內，兵二萬七百人。豐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兵八千人。定遠軍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兵七千人。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兵七千人。安北都護府治中受降城，黃河北岸，兵六千人。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兵七千人。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兵九千人。降，戶江翻。單，音蟬。夏，戶雅翻。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天兵軍在太原城內，兵三萬人。大同軍在代州北三百里，兵九千五百人。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兵三千人。岢嵐軍在嵐州北百里，兵一千人。雲中守捉在單于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兵七千七百人。忻州在太原府北八十里，兵七千八百人。代州至太原五百里，兵四千人。嵐州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五十里，兵三千人。岢，枯我翻。嵐，盧含翻。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屯幽、薊、媯、檀、易、恆、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幽州城內，兵三萬人。威武軍在檀州城內，兵萬人。清夷軍在媯州城內，兵萬人。靜塞軍在薊州城內，兵萬六千人。恆陽軍在恆州城東，兵六千五百人。北平軍在定州城西，兵六千人。高陽軍在易州城內，兵六千人。唐興軍莫州城內，兵六千人。橫海軍在滄州城內，兵六千人。景雲元年，以嬴州鄚縣置鄚州。開元十三年，以「鄚」字類「鄭」字，改為漠州，尋又改莫州。契，欺訖翻，又音喫。恆，戶登翻。薊，音計。媯，居為翻。平盧節度鎭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平盧軍在營州城內，兵萬六千人。盧龍軍在平州城內，兵萬人。榆關守捉在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兵三千人。安東都護府在營州東二百里，兵八千五百人。靺鞨，音末曷。「榆」當作「渝」，註詳見上卷。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鎭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臨洮軍在鄯州城內，兵萬五千人。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三十里，兵四千人。白水軍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兵四千人。安人軍在鄯州界星宿川西，兵萬人。振威軍在鄯州西三百里，兵千人。威戎軍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兵千人。漠門軍在洮州城內，兵五千五百人。寧塞軍在廓州城內，兵五百人。積石軍在廓州西百八十里，兵七千人。鎭西軍在河州城內，兵萬一千人。綏和守捉在鄯州西南二百五十里，兵千人。合川守捉在鄯州南百八十里，兵千人。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兵三千人。洮，土刀翻。鄯，時戰翻，又音善。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巂、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團結營在成都府城內，兵萬四千人。天寶軍在恭州東南九十里，兵千人。平戎軍在恭州南八十里，兵千人。昆明軍在巂州南，兵五千一百人。寧遠軍在巂州西，兵三百人。澄川守捉在姚州東六百里，管兵二千人。南江軍兵三百人。翼州兵五百人。茂州兵三百人。維州兵五百人。柘州兵五百人。松州兵二千八百人。當州兵五百人。雅州兵四百人。黎州兵千人。姚州兵三百人。悉州兵五千人。杜佑曰︰當州江源郡在翼州西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故通軌縣二百里，以西卽是生羌。悉州在當州南八十里。黎州，漢沈黎郡也，東去一里，高山萬重，更無郡縣；西南去郡一里，高山萬重；東北去郡五里，西北去郡二里，皆高山萬重。茂州，劉昫曰︰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曰會州，貞觀八年改曰茂州，以郡界茂濕山為名。松州東至茂州三百里，西南至當州三百里，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恭州，開元二十四年分靜州廣平縣置，東至柘州一百里。悉州西北至當州八十里。獠，魯皓翻。巂，音髓。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兵二千人。桂府兵千人。容府兵千一百人。邕府兵千七百人。安南府兵四千二百人。已上兵輕，稅本鎭以自給。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樂，音洛。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鎭兵四十九萬人，捉，仄角翻。考異曰︰此兵數，唐曆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健兒、團結、彍騎等，總五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此蓋止言邊兵，彼幷京畿諸州彍騎數之耳。馬八萬餘匹。安西府馬二千七百匹，北庭瀚海軍馬四千二百匹，天山軍馬五百匹，伊吾軍馬三百匹，河西赤水軍馬萬三千匹，大斗軍馬二千四百匹，建康軍馬五百匹，寧寇、玉門軍共管馬六百匹，墨離軍馬四百匹，豆盧軍馬四百匹，朔方經略軍三千匹，豐安軍馬千三百匹，定遠軍馬二千匹，西受降城馬千七百匹，中受降城馬二千匹，東受降城馬千七百匹，振武軍馬千六百匹，河東天兵軍馬五千五百匹，雲中守捉馬二千匹，大同軍馬五千五百匹，橫野軍馬千八百匹，范陽經略軍馬五千四百匹，威武軍馬三百匹，清夷軍馬三百匹，靜塞軍馬五百匹，平盧軍馬四千二百匹，盧龍軍馬五百匹，渝關守捉馬百匹，安東府馬七百匹，隴右臨洮軍馬八千匹，河源軍馬六百五十匹，白水軍馬五百匹，安人軍馬二百五十匹，威戎軍馬五十匹，漠門軍馬二百匹，寧塞軍馬五十匹，積石軍馬三百匹，劍南團結營馬千八百匹，昆明軍馬二百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安西衣賜六十二萬疋段，北庭衣賜四十八萬疋段，河西衣賜百八十萬疋段，朔方衣賜二百萬疋段，河東衣賜百二十六萬疋段，糧五十萬石，范陽衣賜八十萬疋段，糧五十萬石，平盧失衣糧數，隴右衣賜二百五十萬疋段，劍南衣賜八十萬疋段，糧七十萬石。將，卽亮翻。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3**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皇子陳王珪府參軍也。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時掌翻；下上表同。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候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旨，為著道德經。使，疏吏翻。

**4**陝州刺吏李齊物穿三門運渠，辛未，渠成。新書曰︰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巓為輓路，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陝，失冉翻。齊物，神通之曾孫也。淮安王神通。

**5**壬辰，羣臣上表，以「函谷靈符，潛應年號；先天不違，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先，悉薦翻。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二月，辛卯，上享玄元皇帝於新廟。時置玄元廟於大寧坊西南角。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尚書左、右丞相復為僕射；開元初，改左、右僕射為尚書左、右丞相。復，扶又翻；下清復同。東都、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吏為太守；改桃林縣曰靈寶。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取古者桃林之野以為縣名，屬洛州，唐屬陝州。今以得玄元靈符，改曰靈寶。守，式又翻。田同秀除朝散大夫。朝，直遙翻。散，悉亶翻。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武城，卽漢之東武城縣，與清河縣皆屬清河郡。敕使往求，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使，疏吏翻。守，式又翻；下太守同。倕音垂。首，式又翻。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以。

**6**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陝郡，陝州。陝，失冉翻。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先天中，李傑為陝州刺吏，領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也。裴耀卿之後，命堅始以租庸使入銜。使，疏吏翻；下同。

初，宇文融旣敗，言利者稍息。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八年。及楊愼矜得幸，事始二百十三卷二十一年。於是韋堅、王鉷之徒鉷，戶公翻。競以利進，百司有利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史言諸使所由始。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曾孫也，自高宗至武后朝，王方翼著功名於西域。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郞兼侍御史。治，直之翻。

**7**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去，羌呂翻。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謂其言甘也。啗，徒濫翻，又徒覽翻。腹有劍」。謂其心在害人也。

上嘗陳樂於勤政樓，垂簾觀之。兵部侍郞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絢，許縣翻。蘊，於運翻。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則以賓、詹分務東洛，謂以太子賓客、詹事分司東都也。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華，戶化翻。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幾，居豈翻。

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吏。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散，悉亶翻。吒，徙駕翻。夏，四月，壬寅，以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為少詹事，唐少詹事，正四品上。汴，皮變翻。使，疏吏翻。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幷忌之。

**8**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俱蘭國所都城也。俱蘭，或曰俱羅弩，或曰屈浪拏，與吐火羅接。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騎，奇寄翻。考異曰︰會要作「俱南城」；胡語不明耳。為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來降，纛，徒到翻。降，戶江翻。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

**9**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10**辛末，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為左相。

**11**突厥拔悉密、回訖、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訖、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厥，九勿翻。訖，下沒翻。邏，郞佐翻。咄，當沒翻。酋，慈由翻。頡，奚結翻。跌，徒結翻。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哆，昌者翻。突厥以其親屬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亦曰東、西殺。西殺，右殺也。

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使，疏吏翻。磧，七迹翻。考異曰︰新、舊書忠嗣傳皆曰︰「是歲，忠嗣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虜其衆。」又曰︰「明年再破怒皆及突厥之衆，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與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怒皆何也。今闕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訖、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擊垂亡之虜，猶不肯輕用其兵，此王忠嗣所以為善將也。突厥左、右殺所部，謂之左、右廂。降，戶江翻。說，輸芮翻。訖，下沒翻。邏，郞佐翻。

丁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意此皆突厥右廂之衆也。啜，陡劣翻。伽，求迦翻。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突厥阿布思及默啜可汗之孫、登利可汗之女與其黨屬來降。」唐曆云︰「烏蘇米施可汗遁逃，其西葉護阿布思及毗伽可汗、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千餘帳來降。」舊王忠嗣傳云︰「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廂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突厥傳云︰「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並帥其部衆相次來降。」今參取用之。突厥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考異曰︰本紀作「辛卯」。按長曆，是月癸卯朔，無辛卯。唐曆云「九月辛卯」，亦誤也。賞賜甚厚。

**12**護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頡吉里匐遣使請降。頡，奚結翻。匐，蒲北翻。

**13**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溫泉；『張︰「泉」下脫「十一月」。』己巳，還宮。

**14**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軍；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營三萬餘衆，斬穫五千餘級。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弈等軍。史言明皇喜邊功，故邊帥告捷者相繼。倕，音垂。

**15**是歲，天下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鄕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16**回訖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考異曰︰舊傳云︰「天寶初，其酋長葉護頡利吐發遣使入朝，封奉義王。」唐曆︰「天寶三載，突厥拔志蜜可汗又為回訖葛羅祿等部落襲殺之，立回訖為主，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立為奉義王，又加懷仁可汗。」新突厥傳云︰「回訖葛邏祿拔悉蜜可汗，奉回訖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國咄祿毗伽闕可汗」。按奉義王懷仁可汗是一人，而新突厥回訖傳其名不同；然新傳自吐迷度以來，世系皆可譜，今從之。賜爵奉義王。明未冊為可汗也。

**二年**（癸未、七四三）

**1**春，正月，安祿山入朝；朝，直遙翻。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見，賢遍翻。祿山奏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卽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操，千高翻。

**2**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政府，謂政事堂。選事悉委侍郞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選，須絹翻。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為之首，羣議沸騰。前薊令蘇孝韞以告安祿山，薊縣帶幽州涿郡，時改涿郡為范陽郡。薊，音計。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癸亥，遙貶武當太守，晉卿貶安康太守，倚貶淮陽太守，武當郡，均州。安康郡，金州，本西城郡，元年更郡名。淮陽郡，陳州。舊志︰金州，京師南七百三十七里，陳州一千五百二十里。同考判官禮部郞中裴胐等皆貶嶺南官。晉卿，壺關人也。壺關縣，自漢以來屬上黨郡，而唐上黨縣乃漢壺關縣。隋分置上黨縣，帶郡，唐武德四年分隋之上黨縣置壺關縣，治高望堡，貞觀十七年移治進流川。胐，音敷尾翻。

**3**三月，壬子，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尊皋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唐虞之世，皋陶為理；唐以為李氏得姓之始，故追尊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暠，高祖之七世祖，建國於瓜、沙，李氏由是而興，故尊為興聖皇帝。繇，余招翻。

**4**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苑，禁苑也。潭在長安城東九里。滻，音產。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鈌胯綠衫以裼之，艘，蘇遭翻。扁，補典翻。陝，失冉翻。著，陟略翻。胯，苦瓦翻。裼，先擊翻，袒衣也。紅袹首，袹，莫白翻。袹首，今人謂之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成甫乃更紇體歌為得寶弘農野，歌曰︰「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三郞當殿坐，聽唱得寶歌。」其俚又甚焉。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和，戶臥翻。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程大昌演繁露曰︰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仍上，時掌翻。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時京兆尹韓朝宗亦引渭水置潭於西街，以貯材木。朝，直遙翻。貯，丁呂翻。

**5**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西平郡卽鄯州。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杜佑曰︰廓州達化縣有洪濟鎭，周武帝逐吐谷渾所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長慶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幷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在劍南之西。此劉元鼎因洪濟城而上敍河源，附見于此。

**6**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愼矜龍朔二年，改太子中允為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置中允，而贊善大夫不廢，後又分左右，各置五員，班左、右諭德下。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贊善掌翊贊太子以規諷。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去；羌呂翻。愼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愼矜為諫議大夫。

**7**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乙卯，還宮。戊寅至乙卯三十八日。史言帝耽樂而忘返。驪，力知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舊紀，「十月戊寅幸溫泉宮，十一月乙卯還宮」與實錄同。「十二月戊申又幸溫泉宮，丙辰還宮」，實錄無。按十二月丙寅朔，無戊申、丙辰。唐曆︰「十一月戊申幸溫泉宮，丙辰還京」，又與實錄本紀不同。今皆不取。

**三載**（甲申，七四四）

**1**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載。載，子亥翻。

**2**辛丑，上幸驪山溫泉；二月，庚午，還宮。往還亦幾三旬。

**3**辛卯，太子更名亨。更，工衡翻。

**4**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明，明州，漢句章、鄮縣之地，屬會稽郡。開元二十六年，采訪使齊澣奏以越州之鄮縣置明州，以境內有四明山，因名。抄，楚交翻。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將，卽亮翻。

**5**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使，疏吏翻。尚，辰羊翻。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6**夏，四月，裴敦復破吳令光，擒之。

**7**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按元和姓纂云︰夫蒙本西羌姓，後秦有建威將軍夫蒙羌，今蒲、同二州多此姓，或改姓馬氏。考異曰︰會要作「馬靈詧」。今從實錄。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咄，當沒翻。伽，求迦翻。考異曰︰會要作「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今從實錄。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8**秋，八月，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厥，九勿翻。嗣，祥吏翻。薩，桑葛翻。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回紇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犍山，南依嗢昆水。犍，居言翻。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幷拔悉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9**李林甫以楊愼矜屈附於己，九月，甲戌，復以愼矜為御史中丞，充諸道鑄錢使。復，扶又翻，又如字。

**10**冬，十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丁卯，還宮。

**11**術士蘇嘉慶上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九宮貴人，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註已見五十二卷漢順帝陽嘉三年。時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面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仍編於敕，曰「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又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上，時掌翻。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12**十二月，癸巳，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時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雍錄︰溫湯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在驪山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卽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種松柏千餘株。唐貞觀十八年，詔閻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咸亨三年名溫泉宮。元和志則曰︰開元十一年置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於驪山上，益治湯井為池，臺殿環列山谷。自開元來，每歲十月臨幸，歲盡乃歸。以新豐縣去泉稍遠，卽於湯所置會昌縣，又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臨潼縣，唐之新豐、慶山皆其地也。按通鑑，開元十一年書作溫泉宮，與元和志合。

**13**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相，息亮翻。刑部上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屬，之欲翻。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眞之姊，使言於上。甲五，寬坐貶睢陽太首。睢陽郡宋州，本梁郡，天寶元年更郡名。睢，音雖。

初，武惠妃薨，開元二十五年，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眞；更為壽王娶左衞郞將韋昭訓女。更，工衡翻。將，卽亮翻。潛內太眞宮中。太眞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14**癸卯，以宗女為和義公主，嫁寧遠奉化王阿悉爛達干。帝以拔汗那助平吐火仙，冊其王為奉化王，改其國曰寧遠。

**15**癸丑，上祀九宮貴神，赦天下。

**16**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17**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進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東都還，自是不復東幸。從，千容翻。近，其靳翻。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旣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為力士置酒，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下為百同。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力士之不敢言，以李林甫機穽可畏也。

**四載**（乙酉，七四五）

**1**春，正月，庚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比，毗至翻。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與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史言唐之君誕妄而臣佞諛。

**2**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可，從刊入聲。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

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史言回紇至此強盛。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3**二月，己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勇敢自負，少，詩照翻。及鎭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將，卽亮翻。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櫜中，以示不用。貯，丁呂翻。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諜，達協翻。伺，相吏翻。間，古莧翻。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旣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陲，音垂。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張仁愿，本名仁亶，以睿宗諱旦，音近亶，避之，改名仁愿。將，卽亮翻。帥，所類翻。

**4**三月，壬申，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嫁契丹王李懷節；樂，音洛。甥楊氏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寵。宜芳縣，屬嵐州。

**5**乙巳，以刑部尚書裴敦復充嶺南五府經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復坐逗留不之官，貶淄川太守，淄川郡淄州。舊志，淄州，京師東北二千一百三十三里。守，式又翻。以光祿少卿彭果『章︰十二行本「果」作「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代之。上嘉敦復平海賊之功，故李林甫陷之。

**6**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垍為侍郞，垍，其冀翻。林甫亦惡之，惡，烏路翻。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法曹司法參軍事，掌鞫獄麗法，知贓賄沒入。炅，火迥翻。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仗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號，戶高翻。皆曰︰「茍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跡。榜，音彭。掠，音亮。六月，辛亥，敕誚責前後銓侍郞及判南曹郞官而宥之。文宗開成二年，宰相李石奏定長宂選格，吏部請加置南曹郞中一人，別置印，以「新置南曹之印」為文。蓋吏部先以郞官判南曹，開成間因置南曹郞也。宋白曰︰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常伯李敬玄奏置。未置已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郞邵說奏挾闕替南曹郞中王鋗，已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侍郞杜黃裳請準舊例轉廳，後云云，同上。誚，才笑翻。頊，均之兄；溫，頊之弟子也。吉頊進用於武后之時。

溫始為新豐丞，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唐六典曰︰魏置太子文學。魏武為丞相，命司馬宣王為文學掾，甚為世子所信，與吳質、朱鑠、陳羣為太子四友。自晉之後不置。至後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廢。唐顯慶中，始置太子文學二人，屬司經局，掌分知經籍，侍奉文章，總緝經籍；繕寫裝染之功，筆札給用之數，皆料度之。嶷，魚力翻。上召見，見，賢遍翻。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

蕭炅為河南尹，嘗坐事，西臺遣溫往按之，西臺，西京御史臺也。溫治炅甚急。治，直之翻；下同。及溫為萬年丞，未幾，炅為京兆尹。幾，居豈翻。溫素與高力士相結，力士自禁中歸，溫度炅必往謝官，度，徒洛翻。乃先詣力士，與之談謔，握手甚歡，謔，迄卻翻。炅後至，溫陽為驚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須避。」吉溫，第七。謂炅曰︰「此亦吾故人也。」召還，與炅坐。炅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為怨。他日，溫謁炅曰︰「曩者溫不敢隳國家法，自今請洗心事公。」炅遂與盡歡，引為法曹。考異曰︰唐曆云︰「溫聯按大獄，倚法附邪，以出入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眉睫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之，雖王公大人，立可親也。初，蕭炅以贓下獄，溫深竟其罪。後為萬年縣丞，炅拜京兆尹。溫見炅於高力士第，乃與之相結，為膠漆之交，引為法曹，而薦於林甫；溫之進也反以炅力。」舊傳云︰「炅為河南尹，有事，京臺差溫推詰，堅持不捨。及溫選，炅已為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卽就其官，人為危之。」今參取二書用之。

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西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唐御史臺主簿，從七品上，掌印及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知官廚及黃卷。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以鐵劫束物曰鉗。鉗，其廉翻。

**7**秋，七月，壬午，冊韋昭訓女為壽王妃。

八月，壬寅，冊楊太眞為貴妃；考異曰︰統紀︰「八月冊女道士楊氏為貴妃。」本紀「甲辰」，唐曆「甲寅」。今據實錄，「壬寅贈太眞妃父玄琰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後，恐冊妃在贈官前。新本紀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眞為貴妃」，今從之。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祿卿，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從，才用翻；下之從同。銛，息廉翻。錡，渠綺翻，又魚綺翻，又音奇。癸卯，冊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之。考異曰︰實錄、舊傳皆以銛、錡為再從兄，國忠為從祖兄，然則從祖亦再從也。推恩之時，何以及銛、錡而不及國忠？新傳謂之宗兄。唐曆以銛為玄琰之子。借使非子，比於國忠必應稍親；今但謂之從兄。舊傳云︰錡為侍御史。今從實錄。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

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釗，音昭。行，下孟翻。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新都縣，漢屬廣漢郡，梁置始康郡，西魏廢郡。隋開皇十八年改新都曰興樂，尋廢縣，唐初復置，屬蜀郡；武德四年分南部、相如二縣，置新城縣，尋避隱太子名，改曰新政，時屬閬中郡。楊玄琰卒於蜀，卒，子恤翻。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中，讀曰仲。

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考異曰︰唐曆云︰「為節度巡官。」按顏眞卿所作仲通碑見存，云「為采訪支使」，今從之。唐采訪、節度等使幕屬有判官、有支使、有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等。宋朝始定制，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有出身者為書記，無出身者為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茍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豐偉，言辭敏給；從，千容翻。為，于偽翻。敗，補邁翻。觀，古玩翻。兼瓊大喜，卽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綈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郫，少，詩沼翻。郫縣自漢以來屬蜀郡。九域志，郫縣在成都府西四十五里。師古曰︰郫，音疲。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郫，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遺，于季翻。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蒲，引之見上，館，古玩翻。譽，音余。見，賢遍翻。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唐制︰中書、門下省官皆供奉官。外官得隨朝士入見者謂之仗內供奉，隨翰林院官班者謂之翰林供奉，宦官謂之內供奉；又有朝士供奉禁中者。改金吾兵曹參軍。

**8**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愼矜代之。陝，失冉翻。使，疏吏翻。考異曰︰舊食貨志，「三載，以楊釗為水陸運使」；誤也。今從實錄。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昵，尼質翻。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相，息亮翻。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惡，烏路翻。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9**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數，所角翻；下欲數、數徵同。所殺者蓋卽靜樂、宜芳也。祿山討破之。

**10**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于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誗戰死。敗，補邁翻。誗，直廉翻。考異曰︰新傳作「諸葛翊」。今從實錄。

**11**冬，十月，甲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北平郡，平州。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朝，直遙翻。將，卽亮翻；下同。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通鑑不語怪，而書安祿山飛鳥食蝗、廟梁產芝之事，以著祿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

**12**丁酉，上幸驪山溫泉。

**13**以上戶部郞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戶公翻。使，疏吏翻。復，方目翻。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更，工衡翻。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貫籍，本貫之籍也。王鉷志在聚斂，斂，力贍翻。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倂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唐有左藏、右藏。藏，徂浪翻。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章︰十二行本「錢」下有「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貯，丁呂翻。調，徒弔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度支郞」。唐度支郞掌判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度其所用，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而節其遲速，凡和糴、和市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為腳直輕重、貴賤、平易、險澁而為之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為準。度，徒洛翻。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徵，讀曰證。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屬，之欲翻。

**14**十二月，戊戌，上還宮。還自溫泉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五載**（丙戌、七四六）

**1**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

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華，戶化翻。西山記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礦，古猛翻。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知之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帝製華嶽碑曰︰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皞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響神交。林甫知此旨，故以誤適之而陷之。王，于況翻。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旣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惡，烏路翻。

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事見二百十卷開元二十六年。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八年。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吐，從暾入聲。因見，賢遍翻。間，古莧翻。去，羌呂翻。林甫知之，使楊愼矜密伺其所為。伺，相吏翻。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景龍觀在長安城中崇仁坊。申公高士廉宅西北左金吾衞，神龍元年，倂為長寧公主宅，韋庶人敗後，遂立為觀，仍以中宗年號為名。觀，古玩翻。愼矜發其事，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嶽，將，卽亮翻。暱，尼質翻。下，遐嫁翻。林甫使愼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考異曰︰舊林甫傳云︰「林甫潛令愼矜伺堅隙，奏上。」愼矜傳云︰「鉷推堅，愼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二傳自相矛楯。今從唐曆。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縉雲郡本括州永嘉郡，元年更郡名。考異曰︰舊紀「貶括蒼太守」。今從實錄及舊傳。惟明以離間君臣，間，古莧翻。貶播川太守；播川郡，播州。仍別下制戒百官。

**2**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少，詩沼翻。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復，扶又翻。其軍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鎭，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3**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為恭仁王。酋，慈由翻。婆，素禾翻。

**4**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擇吉日祀天地、九宮。」

**5**韋堅等旣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散，奚但翻。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衞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霅，文甲翻。饌，雛皖翻，又雛戀翻。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

**6**以門下侍郞、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後魏置崇玄署，掌僧、尼、道士、女冠。隋以崇玄署隸鴻臚。唐置諸寺觀監，隸鴻臚，每寺觀有監一人；貞觀中，廢寺觀監。上元二年，置漆園監，尋廢；開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學於玄元皇帝廟；天寶元年，兩京置博士、助敎各一員。二年，改崇玄學曰崇玄館，博士曰學士，助敎曰直學士；置大學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易，以豉翻。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唯，于癸翻。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卽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7**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8**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9**秋，七月，丙辰，敕︰「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上，時掌翻。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

**10**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廣陵郡，揚州。長，知兩翻。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郞；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凡人作室，自外至者，見其門楣宏敞，則為壯觀。言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也。或曰︰門以楣而撐拄，言生女能撐拄門戶也。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自蘇軾諸人，皆云此時荔支自涪州致之，非嶺南也。比至長安，色味不變。白居易曰︰荔支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繪，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悍，戶罕翻，又戶旰翻。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棰撻。比，必利翻，及也。稱，尺證翻。棰，止橤翻。橫，戶孟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偫，直里翻。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唐六典︰城門郞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鐘後一刻，鼓聲絕，皇城開門。第一鼕鼕鼓聲絕，宮城門及左·右延明門、乾化門開。第二鼕鼕鼓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鼕鼕鼓聲絕，宮殿門閉。第二鼕鼕聲絕，宮城門閉，及左、右延明門皇城門閉。其京城門開閉，與皇城門同刻。承天門擊鼓，皆聽漏刻契，契至乃擊；待漏刻所牌到，鼓聲乃絕。凡皇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丑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闔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時，而有命啓閉，則詣闔覆奏，奉旨合符而開闔之。殿門及城門，若有敕夜開，受敕人具錄須開之門，宣送中書門下。偫，直里翻。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11**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郞韋芝為其兄堅訟冤，少，始照翻。為，于偽翻。且引太子為言；上益怒。太子懼，表情與妃離婚，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江夏郡，鄂州。舊志︰鄂州，京師東南二千三百四十六里。夏，戶雅翻。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為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琄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臨封郡本封州廣信郡，元年更郡名。宜春郡，袁州。巴陵郡，岳州。夷陵郡，峽州。安陸郡，安州。竟陵郡，本復州沔陽郡，元年更郡名。舊志︰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峽州一千八百八十里；安州，京師東南二千五十一里；復州一千八百里。斌，音彬。琄，胡畎翻。凡堅親黨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琄，業之子，堅之甥也。琄母亦令隨琄之官。韋安石事武后、中、睿三朝。業，上之弟也。

**12**冬，十月，戊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乙巳，還宮。

**13**贊善大夫杜有鄰，唐贊善大夫，正五品上，掌諷誦規諫太子。女為太子良娣，唐太子內官，良娣，正三品。娣，特計翻。良娣之姊為左驍衞兵柳勣妻。驍，堅堯翻。勣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結豪俊。好，呼到翻。喜，許記翻。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北海郡，青州。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郞王曾等為友，皆當時名士也。

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乘，繩證翻。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溫與御史鞫之，士曹司士參軍事，掌津梁、舟車、舍宅、工藝。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考異曰︰舊紀、唐曆皆作「辛未」。今從實錄。實錄云「勣與其黨並伏法」，詔書則曰︰「猶寬極刑，俾從杖罪，其王曾等，各決重杖一百；杜有鄰、柳勣念以微親，特寬殊死，決一頓，貶嶺南新興尉。」吉溫傳則云︰「勣等杖死，積尸於大理寺。」蓋詔雖與杖，其實皆死杖下也。」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義陽郡，申州。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巨，邕之子也。高祖之子，虢王鳳，鳳嫡孫曰嗣虢王邕。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監，古銜翻。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鄴郡，本相州魏郡，元年更名。江華郡，道州。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王琚事上於東宮，贊決誅太平公主。惡，烏路翻。

**六載**（丁亥、七四七）

**1**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語，牛倨翻。干將、莫邪，吳王所鑄寶劍。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折，而設翻。邕不能用。

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卽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嫡者，希奭旣殺李邕於青州，遂如嶺南也。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御史所過，沿路郡縣給驛馬，故未至先有排馬牒。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卽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怖，普布翻。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房融見二百七卷武后長安四年。

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使，疏吏翻。收『章︰十二行本「收」上有「所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十船為一綱。以吏為綱，典船夫，輓船及駕船之夫也。徵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裸，郞果翻。至林甫薨乃死。

**2**丁亥，上享太廟；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又令天下為嫁母服三載。載，子亥翻。好，呼到翻。為，于偽翻；下卽為同。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聵，聵，五怪翻。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監，古銜翻。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旣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也無遺賢。

**3**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腹『章︰十二行本無「腹」字；乙十一行本同。』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黠，下八翻。詗，翾正翻，有所候伺也。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卽為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畜，許救翻。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

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正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趣，讀曰促。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朝，直遙翻。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曏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障，坐障也，畫金雞為飾。為，于偽翻。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卷，讀曰捲。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兒後父。」上悅。

**4**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相，息亮翻。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薊州廣漢川有雄武軍。大貯兵器，貯，丁呂翻。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為王忠嗣得罪張本。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惡，烏路翻。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5**冬，十月，己酉，上幸驪山溫泉，考異曰︰舊紀、唐曆皆作「戊申」，今從實錄。改溫泉宮曰華清宮。

**6**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兵馬使，節鎭衙前軍職也，總兵權，任甚重。至德以後，都知兵馬使率為藩鎭儲帥。將，卽亮翻。使，疏吏翻。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西突厥五弩失畢有哥舒闕俟斤。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開元初，李楷洛封為契丹王。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為之副，倨慢不為用，翰檛殺之，軍中股慄，檛，則瓜翻。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穫，戶郭翻。無能御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斷，音短。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來。復，扶又翻。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石堡城陷，見上卷開元二十九年。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請將，卽亮翻。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

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唐中世以前，率呼將帥為大夫，白居易詩所謂「武官稱大夫」是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呼！為，于偽翻。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衞，其次不過黔中上佐；黔中一道皆溪峒蠻、傜雜居，貶謫而不過嶺者處之。上佐，長史、司馬也。黔，音琴。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曏者恐為大夫之累，復，扶又翻。累，力瑞翻。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

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沮，在呂翻。撓，女敎翻。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武德四年，分東平之盧縣置濟州，隋之濟北郡也，天寶元年改曰濟陽郡。忠嗣年九歲，父海賓戰死於渭源長城堡，帝養忠嗣宮中，太子時為忠王，與之遊處。魏林先為朔州刺史。忠嗣節度河東，朔州其巡屬也，故使林譖之，以示言有所自來。濟，子禮翻。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朝，直遙翻。委三司鞫之。

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見，賢遍翻。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西平郡，鄯州。武威郡，涼州。

**7**戶部侍郞兼御史中丞楊愼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愼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少，詩照翻。鉷之入臺，頗因愼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愼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愼矜奪鉷職田，俱為中丞，因倂鉷職田奪而有之。鉷母本賤，愼矜嘗以語人；語，牛倨翻。鉷深銜之。愼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讖，處譖翻。

愼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愼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臨汝郡本伊州襄城郡，貞觀八年更伊州曰汝州，天寶元年更郡名為臨汝郡。會愼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愼矜惡之，惡，烏路翻。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禳，如羊翻。設道場於後園，愼矜退朝，輒躶貫桎梏坐其中。朝，直遙翻。躶，郞果翻。旬日血止，愼矜德之。愼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愼矜卽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姊柳氏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愼矜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

楊釗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愼矜；愼矜怒。林甫知鉷與愼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遺，于季翻。上，時掌翻。惡，烏路翻。誘，音酉。考異曰︰明皇雜錄曰︰「愼矜父墓封域之內，草木流血，愼矜大懼，問術者史敬思。敬思曰︰『禳之可以免。』於愼矜後園大陳法事，令貫桎梏坐於叢林間以厭之。」唐曆云︰「敬思本胡人，出家還俗，涉獵書傳陰陽玄象；愼矜與之善，每言天下將亂，居於臨汝山中，亦勸愼矜於臨汝買得山莊良田數十頃。嘗於愼矜第夜坐談宴，怒婢春草，將杖殺之。敬思曰︰『七郞何須殺卻十頭壯牛？』愼矜曰︰『何謂也？』敬思曰︰『賣卻買牛，每年耕田十頃。』愼矜雅厚敬思，曰︰『任公收取。』明日至市，賣與太眞柳氏姊，得錢百二十千文，買牛以歸。柳氏數將春草來往宮中，玄宗見其狀貌壯大，應對分明，數目之，謂柳曰︰『幾錢買得此婢？』以實對。遂留之。玄宗曾晝寢，問春草曰︰『汝本何人？何以得至柳家？』春草曰︰『本楊愼矜婢，賣與柳家。』玄宗曰︰『愼矜豈少錢而賣你？』春草曰︰『不是要錢。本將殺某，敬思救，得不殺，所以賣之。』玄宗素聞敬思名。因詰問。春草以實對，曰︰『每夜坐中庭，或說天文，遙指宿曜，某亦盡知其言。』玄宗怒，變色良久。後王鉷因奏事言引愼矜，玄宗悖然曰︰『愼矜與卿有親，更不須相往來。』鉷初內怨愼矜凌己，常忍隱不泄，至是覺上意異。楊釗先知之，以告鉷，鉷心喜，數悖慢以侵之；愼矜尤怒。」明皇雜錄又曰︰「愼矜之侍婢有美者字明珠，敬思數目之，愼矜卽以遺之，兼以囊裝甚厚，以車送之。敬思乘馬隨之，路經貴妃妹八姨樓下，方登樓張樂。姨素與敬思相識，固邀敬思登樓，乃曰︰『車中美人，請以見遺。』敬思不敢拒。姨明日入宮，婢從。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曰︰『本楊愼矜家人也，近贈史敬思。』上曰︰『敬思何人，而愼矜輒贈以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曰︰『彼為妖乎！』遂告林甫。林甫素忌愼矜才，恐其作相，以告中丞吉溫。溫險害，亦有憾於愼矜，因構成其事。」今參取書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愼矜隋煬帝孫，愼矜，隋煬帝之玄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愼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史盧鉉同鞫之。太府少卿張瑄，愼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愼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辯。瑄，音宣。掠，音亮。辯者，鞫問之辭，今人謂之問頭。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

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戲水在新豐東。戲，許宜翻。溫使吏誘之曰︰ 「楊愼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解，戶買翻。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溫湯卽謂會昌，時置會昌縣於溫泉宮下。首，式救翻，謂自首其事。或曰，首，如字。敬忠顧謂溫曰︰「七郞，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祈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

至會昌，天寶元年，改驪山曰會昌山。三載，以新豐縣去華清宮遠，分新豐、萬年置會昌縣。是年，改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始鞫愼矜，以敬忠為證。愼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愼矜家，鉉袖讖書入闇中，詬而出曰︰詬，古候翻。「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愼矜。愼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丁酉，賜愼矜及兄少府少監愼餘、洛陽令愼名自盡；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南賓郡，忠州，本巴郡之臨江縣，隋義寧二年置臨州，貞觀八年改忠州，天寶元年改為郡。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愼名聞敕，神色不變，為書別姊；愼餘合掌指天而縊。

**8**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考異曰︰新傳，李林甫屢白太子宜有謀上云云。按林甫雖志欲害太子，亦未肯自言之。今不取。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又奴敎翻。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喪，息浪翻。多賂何為！」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漢陽郡，沔州。

**9**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掖，音亦。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擿，他歷翻。擠，子西翻，又子細翻。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間，古莧翻。考異曰︰明皇雜錄云︰「上與李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林甫從容言於上曰︰『古者建立儲君，必推賢德，茍非有大勳於社稷，則惟元子。』上默然曰︰『朕長子琮，往年因獵苑中，所傷面目尤甚。』林甫曰︰『破面不猶愈破國乎！陛下其圖之。』上微感其言，徐思之。林甫亦素知其有疾，意欲動搖肅宗，而於托附武惠妃，因以壽王瑁為請；竟以肅宗孝友聰明，中外所屬，故姦邪之計莫得行焉。」按是時忠王若未為太子，上用林甫之言，則琮為太子矣，安能及瑁！新書李林甫傳云︰「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非有大勳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豽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此則情理似近。然新書此事必出於雜錄；若太子已立，則不當云上與林甫議立太子，意屬忠王也。今雜錄本於所傷字上脫「為豽」兩字，別本必有之。按說文︰豽，獸名，無前足。此非常有之物。或者「豹」字誤為「豽」字耳。事旣可疑，今不取。

**10**十二月，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置百司。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華，戶化翻。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癸亥，上還宮。

**11**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旣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朝，直遙翻。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

林甫子岫為將作監，唐初曰將作大匠，龍朔改曰繕工監，光宅改曰營繕監，神龍復曰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外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處，昌呂翻。樂，音洛。先，悉薦翻。騶，則尤翻。從，才用翻。騎，奇寄翻；下同。重，直龍翻。以石甃地，甃，則又翻。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12**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麗，力知翻。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驍，堅堯翻。節度使夫蒙靈詧屢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鎭節度副使。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小勃律去長安九千里而贏，距吐蕃贊普牙三千里。妻，七細翻。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將，卽亮翻。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特勒滿川卽五識匿國所居。三道︰一由北谷道，一由赤佛道，仙芝自由護密道。自護密勒城南至小勃律國都五百里。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連雲堡南依山，北據娑勒川以為固。有兵近萬人，近，其靳翻。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櫑如雨。仙芝以郞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刀將，礮，匹貌翻。櫑，盧對翻。礮卽砲石。杜佑曰︰櫑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唐六典︰武庫令掌兵器，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刀之制有四︰曰儀刀，曰障刀，曰橫刀，曰陌刀。儀刀，蓋古斑劍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儀刀，裝飾以金銀，羽儀所執。障刀，蓋用以障身，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已，大破之，考異曰︰舊嗣業傳云「天寶七載」。今從實錄及封常清傳。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邊令誠時為監軍。使，疏吏翻。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羸，倫為翻。復進。

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復，扶又翻。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降，戶江翻。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水，卽弱水也，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娑，素禾翻。其水不能勝草芥。勝，音升。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走，立奏。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繒，慈陵翻。大臣至，盡縳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縳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

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脩之，期年乃成。

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奏捷狀於京師。使，疏吏翻。

至河西，此河西，白馬河西也，自安西西出拓厥關渡白馬河。夫蒙靈詧怒仙芝不先言己而遽發奏，一不迎勞，一，猶言一切也。勞，力到翻。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噉，徙濫翻，又徙覽翻。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邊令誠奏仙芝深入萬里，立奇功，今旦夕憂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六

## 唐紀三十二起強圉大淵獻（丁亥）十二月，盡昭陽大荒落（癸巳），凡六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

**天寶六載**（丁亥、七四七）載，子亥翻。

**1**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鎭節度使，徵靈詧入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靈詧大懼。仙芝見靈詧，趨走如故，靈詧益懼。副都護京兆程千里、押牙畢思琛及行官王滔等，押牙者，盡管節度使牙內之事。行官，主將命往來京師及鄰道及巡內郡縣。琛，丑林翻。皆平日構仙芝於靈詧者也，仙芝面責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婦人，何也？」又捽滔等，欲笞之，捽，才沒翻。笞，丑之翻。旣而皆釋之，謂曰︰「吾素所恨於汝者，欲不言，恐汝懷憂；今旣言之，則無事矣。」軍中乃安。

初，仙芝為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纇目，少，詩照翻。纇，盧對翻。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傔，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傔，苦念翻。離，力智翻；下離席同。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詧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卽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為留後。唐諸使之屬，判官位次副使，盡總府事。又節度使或出征，或入朝，或死而未有代，皆有知留後事，其後遂以節度留後為稱；至我朝遂以留後為承宣使，資序未應建節者為之。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郞將，將，卽亮翻。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院，留後治事之所；節度使便坐治事，亦或就使院。使，疏吏翻。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旣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郞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離，力智翻。中丞謂高仙芝。唐邊鎭諸帥或帶御史中丞、大夫時，隨其所帶官稱之。郞將何得於衆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郞將須蹔死以肅軍政。」蹔，與暫同。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邪？」及見常清，遂不復言，號，戶高翻。復，扶又翻。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愓息。史言封常清能治軍政，亦緣高仙芝不以私親撓法。惕，他歷翻。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如李靖、李勣、劉仁軌、婁師德之類是也。開元以來，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亦皆自邊帥入相。帥，所類翻。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社爾討高昌，侯君集為元帥；何力討高麗，李勣為元帥。將，卽亮翻。契，欺訖翻。苾，毗必翻。使，疏吏翻。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王晙、郭知運、張守珪之類是也。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諸王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蕭嵩事見十七年，牛仙客事見二百十四卷二十四年。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蓋嘉運事見二百十四卷開元二十八年。王忠嗣事見上卷五載。蓋，古合翻。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寒，謂卑賤。畯，嘗有事農耕者也。畯音俊。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為，于偽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皆胡人也。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卒，子恤翻。

**七載**（戊子，七四八）

**1**夏，四月，辛丑，左監門大將軍、知內待省事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自此始。唐制︰勳階二十九，驃騎大將軍為之首，從一品。監，古銜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爺，以遮翻，俗呼父為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將，卽亮翻。相，悉亮翻。貲，卽移翻；不貲，言不可算計也。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宋璟若在，必不預斯集矣。朝，直遙翻。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施，式豉翻。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少，始紹翻。橫，戶孟翻。惡，烏路翻。

**2**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上，時掌翻。赦天下，免百姓來載租庸，擇後魏子孫一人為三恪。三恪、二王後，註已見前。杜佑曰︰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恪，敬也；義取王之所敬，故曰三恪。天寶十三載，公卿議曰︰三恪、二王之議，有三說焉。一曰，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封夏、殷之後」而言。一曰，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據左傳「但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三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二恪，夷狄之君為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梁崔靈恩云︰三說以初為長。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靈恩據禮記，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其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以此考之，蓋以後魏子孫與周、隋子孫為三恪也。明年，尋罷魏後；註又見後。

**3**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4**度支郞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釗，音昭。斂，力贍翻。惡，烏路翻。使，疏吏翻。洪邁隨筆曰︰楊國忠為度支郞，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玄館學士、修國史、太清·紫微宮使；自於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槪可見矣。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度，徒洛翻。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恆而易守，恆，戶登翻。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洎，其冀翻。使，疏吏翻。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愼矜、王鉷繼遵其軌，鉷，戶公翻。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記大學︰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哉是言！前車旣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5**冬，十月，庚戌，上幸華清宮。

**6**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姊，蔣兕翻。掖，音亦。命婦，外命婦也。見，賢遍翻。玉眞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玉眞公主，睿宗之女。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銛，丑廉翻。錡，魚奇翻。遺，于季翻；下獻遺同。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婚嫁，十王宅、百孫院，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皆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旣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卽撤去舊屋，緡，彌賓翻。帥，讀曰率。去，羌呂翻。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旣成，召工圬墁，圬，音烏。墁，謨官翻。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復，扶又翻。技，巨綺翻。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嗤，丑之翻。蜥，先擊翻。蜴，羊益翻。師古曰︰爾雅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楊雄方言云︰在澤中者謂之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茍失一物，不敢受直。」

**7**十二月，戊戌，或言玄元皇帝降於朝元閣，上於華清宮中起老君殿，殿之北為朝元閣，以或言老君降于此，改曰降聖閣。制改會昌縣曰昭應，廢新豐入昭應。辛酉，上還宮。自溫泉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8**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吐，從暾入聲。青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遊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故謂之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屛跡不敢近青海。屛，必郢翻。近，其靳翻。

**9**是歲，雲南王歸義卒，子閤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刺史。卒，子恤翻。嗣，祥史翻。南詔王父子相繼，其子必以父號下一字冠於己所號之上。歸義本號皮邏閤，帝賜名歸義，其子號閤羅鳳，是以「閤」字冠其號之上也。閤羅鳳之子號鳳迦異，是以「鳳」字冠其號之上也。其後至豐祐乃革其舊。開元二十六年考異不取此說，然二百四十三卷穆宗之長慶四年，則又書豐祐不與父連名事。

**八載**（己丑，七四九）

**1**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唐六典曰︰周禮有外府中士，主泉藏之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用者也。又有職幣上士、中士，主貨幣之入者也。並今左藏之職。至秦、漢，則分在司農、少府。後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掌中藏幣帛金銀貨物；魏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左、右藏令。東晉御史九人，各掌一曹，有庫曹御史後，復分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宋文帝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有右藏庫而無左藏。北齊太府寺統左、右藏令、丞。後周有外府上士、中士。隋有左、右藏署令、丞。唐左藏有東庫、西庫、朝堂庫，又有東都庫。余按雍錄︰太極宮中東左藏庫，西左藏庫；東庫在恭禮門之東，西庫在安仁門之西。大明宮中有左藏庫，在麟德殿之左。又有右藏署令，掌邦國寶貨雜物；而天下賦調之正數錢物，則皆歸左藏也。藏，徂浪翻；下帑藏同。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釗，音昭。帥，讀曰率。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2**三月，朔方節度等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西北五百餘里木剌山築橫塞軍，以振遠軍使鄭人郭子儀為橫塞軍使。橫塞軍本名可敦城。按宋白續通典︰橫塞軍，初置在飛狐，後移蔚州，開元六年張嘉貞移於古代郡大安城南，以為九姓之援，天寶十二年改為天德軍。參考諸書，橫塞軍卽橫野軍，天寶元年書「河東節度統橫野軍」，開元六年所移者也。此築橫塞軍在可敦城者也。振遠軍在單于府界。鄭縣，漢屬京兆，後魏置東雍州，幷華山縣，西魏改華州，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廢州，復置鄭縣，屬京兆，唐屬華州。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剌，盧達翻。

**3**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咸寧郡本丹州丹陽郡，元年更郡名。守，式又翻。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妖於喬翻。

**4**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唐制︰銅魚符所以起軍旅，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二次發之，周而復始。木契之制，若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鎭守，則、左右各十。唐六典︰符寶郞掌符節。曰木契者，所以重鎭守，愼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為木契；幷行軍所及領軍五百人、馬五百匹以上征討，皆給木契；三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亦給木契。曰銅魚符者，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諸軍、折衝府、諸處捉兵鎭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魚符。程大昌演繁露曰，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先，悉薦翻。下，遐嫁翻。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彍騎見二百一十二卷開元十三年。彍音郭，又音霍。府兵日益墮壞，墮，讀曰隳。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復，扶又翻。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馱，徒何翻。糗，去九翻。府兵入宿衞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衞也。其後本衞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記儒行曰︰今衆人以儒相詬病。註云︰以儒相靳，故相戲。詬病，猶恥辱也。杜預云︰戲而相愧為靳。詬，音遘，又呼候翻。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將，卽亮翻；下同。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唐府兵之制，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五十人為隊。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衞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今皆耗廢，非其舊矣。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為之。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孔穎達曰︰白虎通云︰因井為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文云︰市，恃也；養贍老小，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按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由井田之中交易為市，故國都之市亦因曰市井。按禮制九年為井。應劭二十畝為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為市，或如劭言。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

**5**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水經註曰︰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亦曰中南，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隋志曰︰太一山在盩厔縣界。新志曰︰太白山在郿縣。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諡曰玄眞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

**6**辛亥，刑部尚書、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汝陰郡，潁州。

**7**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厥，九勿翻。吐，從暾入聲。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上，時掌翻。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貯，丁呂翻。檑，盧對翻。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高秀巖後為安祿山守大同，蓋二人朔方、河東將也。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王忠嗣言，見上卷六載。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深入虜境，聲援不接，兵法曰遺人獲也。

**8**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又於劍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寧都護府。置保寧都護府，以領牂柯、吐蕃。

**9**丙寅，上謁太清宮。天寶元年正月，得靈符，起玄元皇帝廟於西京大寧坊，東京置於東宮積善坊臨淄舊邸，天下諸邵各置玄元像於開元觀。至二年三月十二日，改在京玄元宮為太清宮，東京為太極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丁卯，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禘、祫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10**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為十姓可汗。騎，奇寄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11**八月，乙亥，護密王羅眞檀入朝，朝，直遙翻。請留宿衞；許之，拜左武衞將軍。

**12**冬，十月，乙丑，上幸華清宮。

**13**十一月，乙未，吐火羅葉護失里怛伽羅遣使表稱︰「朅師王親附吐蕃，怛，當割翻。伽，求加翻。使，疏吏翻。朅，丘竭翻，又去謁翻。困苦小勃律鎭軍，阻其糧道。臣思破凶徒，望發安西兵，以來歲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朅師，亦曰羯師，胡種也；與吐火羅鄰接。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其北卽小勃律也。上許之。

**九載**（庚寅，七五○）

**1**春，正月，己亥，上還宮。

**2**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之。

**3**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楊妃初忤旨，見上卷五載。復，扶又翻。忤，五故翻。戶部郞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吉溫此言，欲以自結於楊妃耳。邪，音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使，疏吏翻；下同。離，力智翻。掖，音亦。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翦髮一繚而獻之。繚，力照翻。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婦人女子最為難養，以忤旨而出之，若棄咳唾可也。旣出而復召還，則彼之怙寵悍悖將無所不至。明皇其可再乎！古之所謂英主，如漢武之於鉤弋，庶乎！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宮苑小兒，宮苑使領之。梃，待鼎翻。華僅以身免。

**4**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破朅師，虜其王勃特沒。朅，丘竭翻。考異曰︰實錄，去載十一月，吐火羅葉護請使安西兵討朅師，上許之。不見出師。今載三月庚子，冊朅師國王勃特沒兄素迦為王，冊曰︰「頃勃特沒，於卿不孝，於國不忠。」不言朅師為誰所破。按十載正月，高仙芝擒朅師王來獻；然則朅師為仙芝所破也。三月，庚子，立勃特沒之兄素迦為朅師王。迦，音加。

**5**上命御史大夫王鉷鑿華山路，設壇場於其上。鉷，戶公翻。華，戶化翻。是春，關中旱；辛亥，嶽祠災；制罷封西嶽。

**6**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潮陽郡本潮州義安郡，元年更郡名。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天寶四載，吉溫鞫兵部之獄，自是得進。及兵部侍郞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釗，音昭。為，于偽翻。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炅，古迴翻。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7**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將，卽亮翻。帥，所類翻。

**8**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敎諸生習進士者。時廣文館置博士二員，助敎員。

**9**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10**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毆，烏口翻。兵馬使郭子儀以身捍齊丘，乃得免。世皆知郭子儀得衆，然後能捍免張齊丘，而不知當此之時，唐之軍政果安在也！癸亥，齊丘左遷濟陰太守，濟陰郡，曹州。濟，子禮翻。以河西節度使安思順權知朔方節度事。

**11**辛卯，處士崔昌上言︰處，昌呂翻。上，時掌翻。「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下，遐嫁翻。集賢殿學士衞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公；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酅，隋後。酅，戶圭翻。孔穎達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氏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不得比夏、殷之後。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郞。

**12**冬，十月，庚申，上幸華清宮。

**13**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眞符。考異曰︰舊志，「王鉷奏玄翼見玄元於寶仙洞中，遣鉷與張均、王倕、王濟、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今從實錄云。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敎，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觀，古玩翻。以祝聖壽，上悅。

**14**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莨菪酒，本草曰︰莨菪子生海邊川谷，今處處有之。苗莖高二三尺許，葉與地黃、紅藍等，而三指闊；四月開花，紫色；苗夾莖有白毛；五月結實，有殼作罌子狀，如小石榴；房中子至細，青白如米粒，毒甚；煮一二日而芽方生，以釀酒，其毒尤甚。為，于偽翻；下先為同。飲，於鳩翻。莨，音浪。菪，音蕩。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時王公皆私置第於昭應，獨祿山以承恩，命有司起第。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朝，直遙翻。祿山至戲水，戲，許宜翻。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檥千緡。緡，彌頻翻。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釗，音昭。考異曰︰鄭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張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蠙珠上樓，逐有娠而生國忠。」其說曖昧無稽，今不取。奏乞昭雪易之兄弟。易之兄弟誅見二百七卷中宗神龍元年。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迎中宗，非特二張倡其議也，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曆元年。復其官爵；考異曰︰唐曆在七月二十五日。今從實錄。仍賜一子官。

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讖，楚譖翻。更，工衡翻。上賜名國忠。

**16**十二月，乙亥，上還宮。

**17**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樹敦城以古犬戎王樹惇名城，隋在吐谷渾界，唐在吐蕃界。

**18**安西四鎭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悉殺其老弱。仙芝性貪，掠得瑟瑟十餘斛，使，疏吏翻。張揖廣雅曰︰瑟瑟，碧珠也。黃金五六橐駝，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為石國王子扇誘諸國以覆仙芝之師張本。稱，尺證翻。

**19**楊國忠德鮮于仲通，鮮于仲通資給國忠，又推轂之，事見上卷四載。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褊，補典翻。

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過，古禾翻。雲南郡，姚州。守，式又翻。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閤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夷州，謂西南夷附化羈縻之州也。

**十載**（辛卯，七五一）載，祖亥翻。

**1**春，正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朝，直遙翻；下同。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載地稅。上書壬辰、癸巳，下書丁酉，則「甲子」當作「甲午」。

**2**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以戶部侍郞李暐知留後事。

**3**庚子，楊氏五宅夜遊，楊銛、錡及韓、虢、秦三夫人為五宅。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廣平」，新書作「廣寧」；公主，上女也。從，才用翻。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被，皮義翻。為，于偽翻；下司為、使為、遽為同。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4**上命有司為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治，直之翻。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本草圖經曰︰檀香木如檀，生南海，種有黃、白、紫之異。帟，音亦。長，直亮翻。銀平脫屛風，帳方丈六尺；『章︰十二行本作「一方一丈八」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張校云「六」作「八」。』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罌，於耕翻，缶也。銀淘盆二，淘盆，所以淅米。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篱各一；筐，去王翻，所以瀝米。笊，側絞翻。篱，音離。笊篱，所以轑釜取食物。他物稱是。稱，尺證翻。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護，監護也。使，疏吏翻；下同。築第及造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偫，直里翻。大，唐佐翻。

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為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棃園敎坊樂。棃園，皇帝棃園弟子也。敎坊，內敎坊也。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

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襁，居兩翻。舁，羊茹翻。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復，扶又翻。自是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聞，音問。觀明皇所以待祿山者，昏庸之主所不為，殆天奪之魄也。考異曰︰祿山事迹︰「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玄宗及太眞賜祿山器皿衣服，件目甚多。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繃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昇之，宮中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玄宗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其出入。」溫畬天寶亂離西幸記︰「祿山諂約楊妃，誓為子母；自虢國已下，次及諸王，皆戲祿兒，與之促膝娛宴。上時聞後宮三千合處喧笑，密偵則祿山果在其內。貴戚猱雜，未之前聞；凡曰釵鬟，皆啗厚利；或通宵禁掖，暱狎嬪嬙。和士開之出入臥內，方此為疏；薊城侯之獲廁刑餘，又奚足尚！」王仁裕天寶遺事云︰「祿山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卽祿山以金牌示之，云『準敕戒酒。』」今略取之。

**5**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入朝，獻所擒突騎施可汗、吐蕃酋長、石國王、朅師王。加仙芝開府儀同三司。尋以仙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羣胡割耳剺面請留己，制復留思順於河西。剺，力之翻。復，扶又翻。

**6**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

戶部郞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天寶元年，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李林甫時為右相，中書令之職也，「丞」字衍。安祿山，第三。說，式芮翻。不必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卽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數，所角翻。忘，巫放翻。言，見上卷四載。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大理司直，從六品上。通儒帶司直而為河東留後判官，是後節鎭有帶六曹尚書，有帶三省長官，有帶三公、三師，其屬亦率帶六品以下朝職，謂之帶職。黃琮曰︰外官帶職，有憲銜，有檢校，憲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檢校自國子祭酒至三公，唐及五代之制也。河東事悉以委之。

是時，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掖，音亦。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揣，初委翻。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廳，他經翻。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广」而徑曰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覆，敷又翻。荷，下可翻。謂林甫為十郞。林甫，第十。旣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郞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語，牛倨翻。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

祿山旣兼領三鎭，賞刑己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事見上卷六載。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墮，讀曰隳。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孔目官，衙前吏職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須經由其手也。掌書記高尚掌書記，位判官下，古記室參軍之任。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為，于偽翻。讖，楚譖翻。

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契，欺訖翻，又音喫。降，戶江翻。考異曰︰祿山事迹云︰養為己子。按養子必無八千之數，今不取。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驍，堅堯翻。畜，許六翻。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輸，舂遇翻。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向，式亮翻，姓也。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能，奴代翻。何氏姓苑云︰能姓，出自長廣。田承嗣、田乾眞、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雍奴人，雍奴，天寶元年更名武清，屬范陽郡。此因舊縣名書之。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尚典牋奏，莊治簿書。治，直之翻。通儒，萬歲之子；張萬歲，唐初掌廐牧。通儒必非其子，或者其孫也；否則別又有一張萬歲。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治軍嚴整」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校，戶敎翻。使，疏吏翻。行，下孟翻。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7**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瀘水之南也。武后垂拱元年，置長城縣，屬姚州，天寶初更名瀘南縣。考異曰︰楊國忠傳︰「南蠻質子閤羅鳳亡歸不獲，帝怒，欲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令帥精兵八萬討南蠻。」按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閤羅鳳襲雲南王」，不云嘗為質子亡歸也。九年，姚州自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為益州長史。國忠傳與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嶲州，至曲州、靖州。分為二道，一道出戎州，一道出嶲州也。自戎州開邊縣西行七十里至曲州；自嶲州西南行八百餘里渡瀘水。曲州本隋之恭州，古朱提之地，武德八年更名曲州。靖州，隋屬協州，古夜郞地，武德初分協州置靖州。嶲，音髓。南詔王閤羅鳳謝『章︰十二行本「謝」上有「遣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去年，南詔攻陷雲南城，必有夷毀處，故請城之以謝罪。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閤羅鳳戰，軍大敗，使，疏吏翻。洱，乃吏翻。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敍其戰功。考異曰︰唐曆云「令仲通白衣領節度事」，舊傳無之。按旣掩敗敍功，豈得復白衣領職！閤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觀，古玩翻。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為「鍾」，吐蕃命閤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閤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其後德宗之世，異牟尋卒復歸唐。復，扶又翻。

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旣多，調，徒弔翻。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8**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誘，音酉。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鎭。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衆擊大食，將，卽亮翻。考異曰︰馬宇段秀實別傳云「蕃、漢六萬衆」，今從唐曆。深入七百餘里，至恆羅斯城，或作「怛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衆叛，葛羅祿，卽葛邏祿。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纔數千人。右威衞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衆在前，人畜塞路；拔汗那時從仙芝擊大食。塞，悉則翻。嗣業前驅，奮大梃擊之，人馬俱斃，仙芝乃得過。

將士相失，別將汧陽段秀實汧陽郡本隴州隴東郡，元年改郡名，有汧陽縣，蓋元魏所置。梃，待鼎翻。將，卽亮翻；下同。汧，口堅翻。聞嗣業之聲，詬曰︰詬，苦候翻。「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己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己判官。

**9**八月，丙辰，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考異曰︰唐曆云四十七萬事，今從實錄。

**10**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幽州、平盧、河東三道。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鄕導。騎，奇寄翻；下同。鄕，讀曰嚮。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眞水，遇雨。自雄武軍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鎭，有斗陘嶺。自古盧龍北經九荊嶺、受米城、張洪隘，渡石嶺，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傍吐護眞河五百里，至奚、契丹牙帳。又出檀州燕樂縣東北百八十五里，至長城口，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眞河，奚王牙帳也。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將，卽亮翻；下同。降，戶江翻。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為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十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貞觀三年，以室韋部落置師州，治營州之廢陽師鎭。復，扶又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折，而設翻。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哥解蓋自突厥來降者。解，戶買翻。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

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近，其靳翻。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復，扶又翻。思明退，謂人曰︰「曏使早出，已與哥解幷斬矣。」史言史思明之智數過於安祿山。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卻之。

**11**冬，十月，壬子，上幸華清宮。

**12**楊國忠使鮮于仲通表請己遙領劍南；十一月，丙午，以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十一載**（壬辰，七五二）

**1**春，正月，丁亥，上還宮。

**2**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惡錢。考異曰︰舊紀、唐曆皆作「癸酉」，今從實錄。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先，悉薦翻。勝，音升。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囂然，不以為便。賈，音古。囂，許驕翻，又五刀翻。衆共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之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為，于偽翻。更，工衡翻。

**3**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事見上卷元年。降，戶江翻。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帥，讀曰率；下同。獻忠恐為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暐，請奏留不行，暐不許。安祿山領河東而張暐為留後，暐知附祿山而已，安肯為阿布思請哉！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4**乙巳，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

**5**戶部侍郞、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使，疏吏翻。賚，來代翻。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鉷子準為衞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侮岫，岫常下之。下，遐嫁翻。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龐，不忍害也。

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繇，王繇，同皎之子也。帥，讀曰率。過，工禾翻。繇望塵拜伏；準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玉簪，以為戲笑。彈，徒旦翻。命中者，先命其處而後中之。中，竹仲翻。折，而設翻。旣而繇延準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黃琮曰︰皇女有美名公主，或以德，或以容，或以福壽，設名最多；又有郡公主、小國、中國等。為準親執刀匕。刀匕，宰夫之職。記，杜蕢曰︰「蕢也宰夫也，惟刀匕是共。」為，于偽翻；下同。準去，或謂繇曰︰「鼠雖挾其父勢，稱之為鼠，微之也。君乃使公主為之具食，為，于偽翻。有如上聞，無乃非宜？」繇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郞，王鉷，第七。死生所繫，不敢不爾。」

鉷弟戶部郞中銲，凶險不法，銲，何旦翻。召術士任海川任，音壬，姓也。問「我有王者之相否？」相，悉亮翻。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產也，定安公主，中宗女，下嫁王同皎，生繇；又嫁韋濯，生會。話之私庭。鉷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縊，於計翻。繇不敢言。

銲所善邢縡，縡，作代翻。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朝，直遙翻。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金城坊，朱雀街西第四街之北來第二坊，漢顧成廟、博望苑、戾園皆在焉。季鄰等至門，縡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鬬突出。帥，讀曰率。鉷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縡黨曰︰「勿傷大夫人。」言勿傷鉷所部人也。大夫，稱鉷之官。國忠之傔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今人謂私記為號，言賊私為記號以相識別。傔，苦念翻。縡鬬且走，至皇城西南隅。京城之內有皇城，皇城之內有宮城。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飛龍禁軍，乘飛龍廐馬者也。武后置仗內六閑，一曰飛龍，以中官為內飛龍使。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

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辯解。為，于偽翻。上乃特命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朝，直遙翻。鉷子準、偁流嶺南，偁，齒繩翻。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王鉷蓋兼京畿采訪使。

**6**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事見上卷五載。易，以豉翻。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庚子，以思順為朔方節度使。使，疏吏翻。

**7**五月，戊申，慶王琮薨，贈靖德太子。琮，徂宗翻。「贈」字之下逸「諡」字。旣曰贈矣，無「諡」字亦可。

**8**丙辰，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采訪等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鉷，戶公翻。使，疏吏翻。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為中丞，鉷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探，吐南翻。縡，作代翻。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令，力丁翻。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9**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吐，從暾入聲。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考異曰︰實錄︰「兵部侍郞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楊國忠破吐蕃于雲南，拔故隰州等三城，獻俘于朝。」唐曆︰「國忠上言破吐蕃于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劍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時國忠已為大夫，云中丞，誤也。隰州，從實錄。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10**秋，八月，乙『章︰十二行本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丑，上復幸左藏，賜羣臣帛。蜀本作「己丑」，當從之。八載已嘗幸左藏，賜羣臣帛矣，故此書復。復，扶又翻。藏，徂浪翻。癸巳，楊國忠奏有鳳皇見左藏庫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庫西通訓門。左藏，舊有令、丞而已，出納判官蓋帝置也。是時分立諸使，舊來司存之官備員，莫得舉其職。楊國忠方承恩遇，領使最多，蓋兼領左藏出納使而以魏仲犀為判官也。宋白曰︰天寶二年，始命張瑄充太府出納使。閣本太極宮圖，左藏庫之西則通訓門。見，賢遍翻。

**11**九月，阿布思入寇，圍永清柵，永清柵，亦曰永濟柵，在中受降城之西二百里大同川。柵使張元軌拒卻之。使，疏吏翻。

**12**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

**13**己亥，改通訓門曰鳳集門；魏仲犀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調，徒釣翻。

**14**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鎭；去年楊國忠領劍南；蜀人困於兵，故請之。數，所角翻。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上謂國忠曰︰「卿蹔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屈指計日以待之。亦為，于偽翻。處，昌呂翻。相，息亮翻。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懣，莫困翻，又莫緩翻，中煩也。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林甫時蓋臥疾昭應私第。上登降聖閣遙望，天寶七載十二月，以玄元皇帝見於朝元閣，改為降聖閣，在華清宮中。以紅巾招之。今富貴之家，帨巾率以臙脂染之為眞紅色，唐之遺俗也。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比，必利翻，及也。上遣中使召還，中使，疏吏翻。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累，力瑞翻。國忠謝不敢當，汗出覆面。國忠素憚林甫，故然。覆，敷又翻。十一月，丁卯，林甫薨。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復，扶又翻。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張，知亮翻。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開元二十二年始相林甫，至是年凡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15**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右相，卽中書令；文部，卽吏部。其判使並如故。判，如判度支之類；使，謂諸使。使，疏吏翻。

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旣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躁，則到翻。相，息亮翻。朝，直遙翻。腕，烏貫翻。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慴，之涉翻。自侍御史至為相，楊國忠兼侍御史，在六載、七載之間。凡領四十餘使。楊國忠為度支郞，領五十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祀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玄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槪可見。臺省官有才行時名，行，下孟翻。不為己用者，皆出之。

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陝郡本陝州弘農郡，天寶元年更郡名。陝，失冉翻。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國忠以司勳員外郞崔圓為劍南留後，徵魏郡太守吉溫為御史中丞，充京畿、關內採訪等使。魏郡，魏州。京畿、關內先置兩采訪使，今令溫兼充。溫詣范陽辭安祿山，魏郡屬河北道采訪使；時祿山兼采訪使，故溫往辭。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溫控馬出驛數十步。為，于偽翻。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16**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選，須絹翻。考異曰︰唐曆此敕在十月二十七日，統紀在七月。舊紀︰「十二月甲戌，國忠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長名。」按國忠作相，始兼文部尚書，七月未也。今從舊紀。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17**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使，疏吏翻。

**18**丁亥，上還宮。還自華清宮。考異曰︰本紀、唐曆皆云「己亥還京」，今從實錄。

**19**丁酉，以安西行軍司馬封常清為安西四鎭節度使。唐制，行軍司馬位節度副使之上，天寶以後，節鎭以為儲帥。

**20**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朝，直遙翻。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厥，九勿翻。窟，苦骨翻。嗥，戶刀翻。為，于偽翻。兄茍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愈深。

**21**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曲禮，大夫之妃曰孺人。註云，孺之言屬。正義曰︰孺，屬也，言其為親屬。唐制，縣王有孺人二人，視正五品。孺，而樹翻。其一使巫書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宦者有隙，時諸皇子列宅禁中之北，宦者監之。監，古銜翻。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詛上；上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琰頓首謝︰「臣實不知有符。」上使鞫之，果孺人所為。上猶疑琰知之，囚於鷹狗坊，鷹狗坊屬閑廐使。絕朝請，朝，直遙翻。憂憤而薨。

**22**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知政事，卽宰相之職。選事悉委侍郞以下，選，須絹翻。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唐制，六品以下赴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巳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巳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者，聽冬集。厭者為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郞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省，悉景翻。及楊國忠以宰相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

**十二載**（癸巳，七五三）

**1**春，正月，壬戌，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尚書都堂，尚書都省之堂也。長，知兩翻。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左相，卽侍中，與給事皆門下省官。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復，扶又翻。侍郞但掌試判而已；侍郞韋見素、張倚趨門庭，與主事無異。吏部主事四人，吏職也。見素，湊之子也。韋湊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

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撰，士免翻。為，于偽翻。仲通以金塡之。

**2**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說，式芮翻。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降，戶江翻。下，戶嫁翻。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累，力瑞翻。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黔，音琴。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抉，於穴翻。含，戶紺翻。褫，敕豸翻。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更，工衡翻。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3**夏，五月，己酉，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改三恪，見上九載。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衞包以助邪貶夜郞尉，夜郞縣，屬溱州，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崔昌貶烏雷尉。烏雷縣，屬陸州。

**4**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誘，音酉。降，戶江翻。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5**壬辰，以左武衞大將軍何復光將嶺南五府兵五府，廣、桂、邕、蒙容、交。將，卽亮翻。擊南詔。

**6**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蔑，無也。言視之若無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吐蕃得九曲地，見二百十卷睿宗景雲元年。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註見前。

初，高麗人王思禮與翰俱為押牙，事王忠嗣。翰為節度使，思禮為兵馬使兼河源軍使。麗，力知翻。使，疏吏翻。翰擊九曲，思禮後期；翰將斬之，旣復召釋之。思禮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為！」復，扶又翻。

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曰安遠門，本隋之開遠門也。西盡唐境萬二千里，倂西域內屬諸國言之。閭閰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櫜駝，日馳五百里。使，疏吏翻。

**7**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為突騎施可汗。

**8**北庭都護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磧西，以書諭葛邏祿，使相應。磧，七迹翻。邏，郞佐翻。阿布思窮迫，歸葛邏祿，葛邏祿葉護執之，幷其妻子、麾下數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邏祿葉護頓毗伽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金山王。

**9**冬，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考異曰︰舊紀、唐曆皆作「戊申」。按長曆，是月無戊申。今從實錄。然實錄在辛巳後，蓋誤。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虢國居宣陽坊，國忠居第在其西。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障幕，婦人出必有障幕以自蔽。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道路為之掩目。

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三夫人，韓、虢、秦也。為，于偽翻。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從，才用翻。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綠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樂，音洛。別，彼列翻。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合，音閤。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

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郞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伺，相吏翻。上，時掌翻。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郞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落，謂黜落也。中，竹仲翻。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復，扶又翻。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部侍郞，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

國忠旣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遺，于季翻。積縑至三千萬匹。

**10**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卽曠野，安可不備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為之引還。為，于偽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11**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新、舊書並作「賀薩勞城」。菩，薄胡翻。薩，桑葛翻。前鋒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諫曰︰新書作「隴州大堆府果毅」，此從舊書。「虜兵羸而屢北，誘我也；羸，倫為翻。誘，音酉。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12**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廣平劉迺以選法未善，廣平郡，本洺州武安郡，天寶元年更名。選，須絹翻。上書於昱，以為︰ 「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書︰皋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粟，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又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考，九載也。上，時掌翻。陶，余招翻。九載，子亥翻。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銓廷，謂吏部銓量選人之所。處，昌呂翻。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徐陵、庾信，唐正元、大曆以前，皆尚其文。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嗇夫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七

## 唐紀三十三起閼逢敦牂（甲午），盡柔兆涒灘（丙申）四月，凡二年有奇。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

**十三載（甲午、七五四）卷首當書天寶年**號。載，子亥翻。

**1**春，正月，安祿山入朝。朝，直遙翻。考異曰︰肅宗實錄︰「十二載，楊國忠屢言祿山潛圖悖逆。五月，玄宗使輔璆琳伺之。祿山厚賂璆琳，盛言祿山忠於國。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復見矣』。玄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舊傳亦同。按玄宗實錄幷祿山事迹，遣璆琳送甘子于范陽，覘祿山反狀，在十四載五月，而肅宗實錄及舊傳云十二載，誤也。今從唐曆。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卽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見，賢遍翻。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2**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此崇玄館學士也。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

**3**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屐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處，昌呂翻。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院供奉。唐，天子在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練憎、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帝卽位以來，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常簡當直四人以備顧問。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名曰「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尚，辰羊翻。垍，巨冀翻。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宰相！制書若下，令，力丁翻。相，悉亮翻。下，遐稼翻。恐四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僕射，射，寅謝翻。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4**丙午，上還宮。還自華清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5**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隴右羣牧等使。使，疏吏翻；下同。祿山又求兼總監；此羣牧總監也。唐有四十八監以牧馬。或曰︰此總監卽苑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郞，武部，卽兵部。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惡，烏路翻。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飼，祥吏翻。

**6**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太帝。朝，直遙翻。上聖之上，時掌翻；下以義推。癸酉，享太廟，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凡上尊號、上諡之上，皆時掌翻。赦天下。

**7**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8**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將，卽亮翻。契，欺訖翻，又音喫。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郞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

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舊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出潼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凡挽船夫用板長二尺許，斜搭胸前，一端至肩，一端至脅，繩貫板之兩端，以接船繂而挽之。十五里一更，更，工衡翻，易也。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章︰十二行本「送」下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

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長樂坡卽滻坡，在長城東。樂，音洛。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怏，於兩翻。相，息亮翻。上以告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國忠」之下，更有「國忠」二字，文意乃明。上怒，貶張均為建安太守，垍為盧溪司馬，垍弟給事中埱為宜春司馬。建安郡，隋為泉州；唐改曰閩州，別置泉州。帝改閩州為福州長樂郡，以建州為建安郡。盧溪郡，辰州。舊志︰建安郡，京師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盧溪郡，京師南微東三千四百五里。埱，昌六翻。考異曰︰唐曆云︰「垍嘗贊相禮儀，雍容有度，上心悅之，翌日，謂垍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垍曰︰『不敢。』貴妃在坐，告國忠斥之。」舊垍傳︰「天寶中，玄宗嘗幸垍內宅，謂垍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垍錯愕未對。帝卽曰︰『無踰吾愛壻矣。』垍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垍，垍深觖望。」按本紀，三月丁酉，垍貶官，韋見素八月乃知政事，而云垍深觖望，舊傳誤也。明皇雜錄云︰「上幸張垍宅，謂垍曰︰『中外大臣才堪宰輔者，與我悉數，吾當舉而用之。』垍逡巡不對。上曰︰『固無如愛子壻。』垍降階拜舞。上曰︰『卽舉成命。』旣逾月，垍頗懷怏怏，意其為李林甫所排。會祿山自范陽入覲，祿山潛賂貴妃，求帶平章事，上不許。垍因私第備言︰『上前時行幸內第，面許相垍，與明公同制入輔，今旣中變，當必為姦臣所排。』祿山大懷恚怒，明日謁見，因流涕請罪。上慰勉久之，因問其故。祿山具以垍所陳對。上命高力士送歸焉，亦以怏怏聞。由是上怒。」按李林甫時已死，亦誤也。

哥舒翰亦為其部將論功，為，于偽翻。將，卽亮翻。敕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為驃騎大將軍，十將，亦唐中世以來軍中將領之職名。火拔，突厥別部也。開元中置火拔州。唐制︰特進，文散階，正二品。驃騎大將軍，武散階，從一品。燕，因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討擊副使范陽魯炅、皋蘭府都督渾惟明並加雲麾將軍，貞觀中，鐵勒來降，以渾部置皋蘭都督府。雲麾將軍，武散階，從三品上。洮，土刀翻。守，式又翻。璆，音求。炅，火迴翻。隴右討擊副使郭英乂為左羽林軍。英乂，知運之子也。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為節度判官，河東呂諲為支度判官，諲，伊眞翻。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安邑曲環為別將。河東郡，蒲州。唐制︰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其屬有判官、巡官。封丘縣，漢、晉以來屬陳留，唐屬汴州。安邑縣，屬蒲州。姓譜︰晉穆侯子成師封於曲沃，其後氏焉。代郡太守曲謙；貨殖傳有曲叔。諲，伊眞翻。

**9**程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斬之。甲子，以千里為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10**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11**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12**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以宓為留後。宓，音密，又音伏。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大和城，新書作「太和城」。『章︰十二行本正作「太」；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大和，閤羅鳳所居也。將，卽亮翻。誘，音酉。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蠻追擊之，宓被擒，被，皮義翻。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幷鮮于仲通之敗，死者有此數。幾，居依翻。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將，卽亮翻。夫，音扶。復，扶又翻。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數，所角翻。喪，息浪翻。復，扶又翻。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高力士之言，明皇豈無所動於其心哉！禍機將發，直付之無可柰何，僥幸其身之不及見而已。

**13**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以臨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洮陽、澆河二郡，皆置於洮、廓二州西南。廓州，本澆河郡，天寶元年更名寧塞郡。洮州西八十里磨環川置神策軍。新書曰︰澆河郡置於積石之西。澆，堅堯翻。

**14**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郞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郞韋見素和雅易制，易，以豉翻。薦之。八月，丙戌，以希烈為太子太師，罷政事；陳希烈遂以此怨望降賊。以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考異曰︰舊見素傳曰︰「時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郞吉溫方承寵遇，上意欲用之。國忠以溫祿山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傳︰「國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阿徇國忠，當更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尚卜相於國忠！今從希烈傳。

**15**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惡，烏路翻。沴，音戾。長沙郡，潭州。舊志︰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峴，禕之子也。信安王禕，開元初以軍功有寵於上。禕，吁韋翻。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扶風郡，岐州。國忠使御史推之。宋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二人，知東西推。又各分京城諸司及諸道州府，為東西之限；隻日則臺院受事，雙日則殿院受事。又有監察御史出使推按，謂之推事御史。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賈公彥曰︰雨三日已上為淫。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16**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

**17**十一月，己未，置內侍監二員，正三品。唐制，宦官不得過三品；置內侍四人，從四品上。中官之貴，極於此矣，至帝始隳其制。楊思勖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拜大將軍，階至從一品，猶曰勳官也。今置內侍監正三品，則職事官矣。

**18**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斌之兄也，使，疏吏翻。斌，音彬。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相，息亮翻。使人告陟贓汚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下，遐嫁翻。復，扶又翻。閏月，壬寅，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桂嶺，漢臨賀縣地，隋置桂嶺縣，唐屬賀州。澧陽郡，澧州。舊志︰澧陽郡，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安祿山為溫訟冤，為，于偽翻。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19**戊午，上還宮。

**20**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鄕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有唐戶口之盛，極於此。

**十四載**（乙未，七五五）

**1**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新書曰︰蘇毗，吐蕃強部也。邏，郞佐翻。

**2**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進畫者，命中書為發日敕，進請御畫而行之。唐六典︰中書掌王言，其制有七，其四曰發日敕，正謂御畫發日敕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將，卽亮翻。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充，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入見，賢遍翻。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跡，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逡，七倫翻。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使，疏吏翻。翽，呼會翻。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輔，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輔躒。又智果別族為輔氏。卽考異前所引以甘子賜祿山事。璆，音求。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鎭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考異曰︰實錄︰「正月，辛巳，祿山表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上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令卽日進畫，便寫告身。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傳祿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請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陳事。旣見，上先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國忠等遽走下階，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頃，上又令袁思藝宣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為圖之。』國忠奉詔。自後國忠每對，未嘗不懇請其事。國忠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伏望下制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等分帥三道。』上許之。草制訖，留之未行。上潛令輔璆琳送甘子，私候其狀。還，固稱無事，其制遂寢。先是，上引宰相對見，常置白麻於座前，及璆琳還，上乃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璆琳受祿山賄事泄，上因祭龍堂，遣備儲供，責以不虔，乃命左右撲殺之；始有疑祿山意。」祿山事迹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旨，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衆上，時所忌嫉，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為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見素約以『事如未諧，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見耳。」宋巨玄宗幸蜀記云︰「是歲春，二月，二十二日辛亥，祿山使何千年表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掌兵。其日，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在省，見素慘然，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戚也？』見素曰︰『祿山逆狀，行路共知。今以蕃酋代漢將，是亂將作矣。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戚乎！』國忠於是亦惘然久之，乃曰︰『與奪之間，在於宸斷，豈我輩所能是非邪！』見素曰︰『知禍之萌而不能防，亦將焉用彼相矣！明日對見，僕必懇論，冀其萬一。若不允，子必繼之。』國忠曰︰『事則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伊戚。』見素曰︰『如正其言而獲死，猶愈於阿從而偷生。』翌日壬子，二相入對。見素言︰『祿山潛貯異圖，跡已昭彰，』因扣頭流涕久之。國忠但俯僂逡巡，更無所補。上不悅，遂以他事議之。旣退還省，見素謂國忠曰︰『聖意未回，計將安出？』國忠曰︰『祿山未必有反意，但時所誹嫉，便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為此見，社稷危矣。』遂憫然不言。二十四日癸丑，上又使思藝宣旨，令『且依此發遣，卿等所議，後別籌之。』自是見素數奏其凶狀。三月己未朔，見素請以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赴闕庭。及輔璆琳送甘子，祿山紿璆琳曰︰『主上耄年，信任非次，國忠之輩，茍徇榮班。今若進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以吾之心，事將無益。今欲耀兵強諫，以跡鬻拳，此意決矣。』祿山以物贈璆琳。璆琳旣受金帛，及還，奏曰︰『祿山盡忠奉國，必無二心，特望官家不以東北為慮。』上然之，謂宰臣曰︰『祿山朕自保之，卿勿憂也！』見素起曰︰『臣忤拂聖旨，僭黷大臣，罪合萬死。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中，願陛下審察之。』」自餘與實錄及事迹所述略同。按祿山方賂璆琳，泯其反跡，安肯對之遽出悖語！又國忠平日數言祿山欲反，此際安得不與見素同心！蓋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循，華原人也，時為節度副使。

**3**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4**三月，辛巳，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5**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契，欺訖翻。

**6**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7**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朝，直遙翻。使，疏吏翻。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復，扶又翻，又如字。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考異曰︰肅宗實錄︰「國忠日夜伺求祿山反狀，或矯詔以兵圍其宅，或令府縣捕其門客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槌殺之。慶宗尚郡主，又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轉懼。」唐曆︰「是夏，京兆尹李峴貶零陵太守。先是，楊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命京兆尹圍捕其宅，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使侍御史鄭昂之縊殺之。祿山怒，使嚴莊上表自理，具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上懼其生變，遂歸過於峴以安之。」安祿山事迹與唐曆同，外有「命京兆尹李峴於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又貶吉溫為澧陽長史，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上竟不之悟。」玄宗幸蜀記與事迹同。按李峴傳︰「十二載，連雨六十餘日，國忠歸咎京兆尹，貶長沙太守。」新宗室宰相傳︰「楊國忠使客蹇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今從實錄。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使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在京師為太僕卿，得隋供奉官班見。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婚，手詔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欲以襲京師也。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撲，弼角翻。使，疏吏翻；考異曰︰祿山事迹作「承威」，今從玄宗幸蜀記。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自天寶六載以來，華清宮中益治湯，井池臺觀，環列山谷。御湯曰九龍殿，亦曰蓮花湯。明皇雜錄曰︰「明皇幸華清宮，新廣湯，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鴈，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亙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至其所，解衣欲入，而魚、龍、鳧、鴈皆若奮鱗翼，狀欲飛動。上恐，遽命撤去，而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皆周回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木香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累瑟瑟及沈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註曰︰宮內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脩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噴以成池。又縫綴錦鏽為鳧鴈，置於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鈒鏤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唯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又有玉女殿湯，今石星痕湯、玉名甕湯所出也。」為，于偽翻。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聖人，謂上也。穩，讀曰穩。唐帖多有寫「穩」字為「隱」字者。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卽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復，扶又翻。幾，居依翻。

**8**八月，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

**9**冬，十月，庚寅，上幸華清宮。考異曰︰舊紀壬辰，今從實錄，新紀。

**10**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數，所角翻。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郞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將，卽亮翻。朝，直遙翻。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考異曰︰平致美薊門紀亂曰︰「自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厲戈矛，頗異於常，識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勒兵夜發。將出，命屬官等謂曰︰『奏事官胡逸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身兵馬入朝來，莫令那人知。羣公勿怪，便請隨軍。』那人，意楊國忠也。」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北有大同軍，去太原八百餘里。新志︰大同軍，在朔州馬邑縣。按宋白續通典︰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舊壚。開元五年，分善陽縣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復於軍內置馬邑縣，直代州北。諸將皆引夜兵夜發。

詰朝，祿山出薊城南，詰，去吉翻。薊，音計。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為名，牓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轝，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轝，與輿同。騎，奇寄翻。譟，蘇到翻。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祿兼河北道采訪使。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守，式又翻。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俘，以車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俟于河陽橋。」不見後來所用。又千年時方詣太原執楊光翽，未暇向河陽也。今不取。薊門紀亂云︰「是月、甲午，縛光翽。」按是月有甲子，安得甲午！亦不取。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降，戶江翻。惡，烏路翻。未之信也。

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蜀本作「得色」，當從之。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琛，丑林翻。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朝，直遙翻。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驍，堅堯翻。挑，徒了翻。箠，止橤翻。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卽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斷，音短。

甲戌，祿山至博陵南，博陵郡，本定州高陽郡，天寶元年更郡名。舊志︰博陵郡，京師東北二千九百六里。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責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考異曰︰幸蜀記云︰「十九日甲戌，至眞定南，逢楊光翽。」按唐曆︰「祿山遣驍騎何千年等劫光翽歸，遇於博陵郡，殺之。」蓋幸蜀記誤以定州為眞定耳。祿山事迹曰︰「其年九月甲午，傳太原尹楊光翽首至。」按祿山十一月始反，而事迹云九月取光翽，誤也。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將，卽亮翻；下同。忠志，奚人，祿山養為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張守珪卵翼祿山，實為厲階。『鄒︰厲階，禍階，肇禍之源。詩·大雅·桑柔︰「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祿山至藳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常山郡，本恆州恆山郡，天寶元年更郡名。劉昫曰︰常山郡舊治元氏。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樂壘，美之，遂移郡治於安樂城，今州城是也。魏收志，九門縣有安樂壘。質，音致。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西來諸軍，謂河東路兵東出井陘口者。陘，音刑。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著，陟略翻。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顏思魯，之推之子，師古之父也。

丙子，上還宮。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九原郡，豐州。右羽林大將軍承業為太原尹。太原為北都，故置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衞尉卿猗氏張介然為之。陳留郡，汴州。考異曰︰實錄以介然為汴州刺史；舊紀以介然為陳留太守。按是時無刺史，郭納見為太守，介然直為節度使耳。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

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帥，所類翻。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彍，虛郭翻，又古博翻。監，古銜翻。陝，失冉翻。舊志︰陝郡，在京師東四百九十里，至東都三百三十里。

**11**丁亥，安祿山自靈昌渡河，靈昌郡，本滑州東郡，天寶元年更郡名。以緪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舊志︰靈昌郡，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至東都五百三十里。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衆忷懼，不能守。忷，許拱翻。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降，戶江翻。近，其靳翻。祿山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考異曰︰舊紀︰「辛卯，陷陳留郡。」祿山事迹︰「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非元瑜等首至。」今從實錄。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舊志︰陳留郡，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至東都四百一里。

**12**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13**初，平原太守顏眞卿漢置平原郡，唐為德州，天寶元年復改為郡。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料，連條翻，量度也，又力弔翻。易，以豉翻。及祿山反，牒眞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博平郡，博州。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間，古莧翻。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舊志︰平原郡，至京師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眞卿，杲卿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滎陽郡，鄭州，西至洛陽二百六十里。舊志︰滎陽郡，至京師一千一百五里，東都二百七十里。考異曰︰唐曆舊紀作「甲午」，今從實錄。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張，知亮翻。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 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更，工衡翻。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蹂，人九翻。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葵園，在甖子谷南。上東門，卽洛陽上春門也。唐六典︰東都城東面三門，北曰上東。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壞，音怪。考異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三日不已。」按七日祿山猶未至滎陽，蓋與賊前鋒戰耳。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降，戶江翻。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守，式又翻。憕，直陵翻。荷，下可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旦，欲戰，皆棄憕潰去；憕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走，音奏。朝服坐臺中，朝，直遙翻。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數，所具翻。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夫，音扶。復，扶又翻。憕，文水人；文水縣，屬幷州，本漢大陵縣，魏置受陽縣，隋為文水縣。奕，懷愼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盧懷愼，開元初賢相。蔣欽緒見二百九卷中宗景龍三年。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帥，讀曰率。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 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見，賢遍翻。趣，七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仙芝領大軍初至陝、方欲進師，會常清軍敗至，欲廣其賊勢以雪己罪，勸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言，卽日夜走保潼關；朝野大駭。」今從本傳。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脩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復，扶又翻。踐，悉銑翻。潼，音同。將，卽亮翻。陝，失冉翻。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弘農郡，本虢州虢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濮陽郡，濮州。雲中郡，雲州。濟，子禮翻。濮，博木翻。降，戶江翻。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忷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朝，直遙翻。忷，許拱翻。

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為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睢，音雖。守，式又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東平郡，鄆州。濟南郡，本齊州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郡；五載，更今郡名。嗣，祥吏翻。祗，禕之弟也。禕，吁韋翻。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單父，古縣，時屬睢陽郡。單，音善。父，音甫。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4**庚子，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為之副；江陵郡，本荊州南郡，天寶元年更郡名。璘，力珍翻。洧，于軌翻。潁王璬為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為之副。蜀郡，益州。璬，公了翻。長，知兩翻。二王皆不出閤。洧，裕光之子也。源光裕見二百一十二卷開元十三年。

**15**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監，古銜翻。考異曰︰唐曆、幸蜀記皆云「十六日辛丑」。按長曆，辛丑，十七日也。實錄又作「己丑」，尤誤。肅宗實錄云︰ 「詔以上監國，仍令總統六軍，親征寇逆。」按制書云︰「今親總六師，率衆百萬，鋪敦元惡，巡撫洛陽，」則是上親征，使太子留守也。今從玄宗實錄。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遺，唯季翻。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橫，戶孟翻；下同。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枕，之任翻。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倂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惡，烏路翻。橫，下孟翻。說，式芮翻。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16**顏眞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眞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棺，音貫。斂，力贍翻。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自帝事邊功，運青、萊之粟，浮海以給幽、平之兵，故置海運使。景州，本滄州勃海郡，天寶更郡名。清池，漢浮陽縣地，開皇十八年更名。鹽山，漢高城縣地，隋開皇十八年，以縣有鹽山更名。清池帶郡，鹽山屬邑也。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眞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計事。澹，徒覽翻。考異曰︰舊穆寧傳︰「祿山偽署劉道玄為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采訪使巡按，嘗過平原，與太守顏眞卿密揣祿山必叛。至是，眞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衞君乎？』更無他詞。眞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采訪支使。」按寧以道玄首謁李暐，暐卽族嚴莊家，豈有懼賊怨深而奪寧兵乎！眞卿旣殺段子光，帥諸郡以討祿山，寧書中何必尚為隱語！道玄首至平原，眞卿已召寧計事，豈待得此書然後用之！ 況眞卿領采訪使，乃在明年常山陷後。今皆不取。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考異曰︰包諝河洛春秋作「盧皓」，今從殷仲容顏氏行狀。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弈將訾嗣賢濟河，將，卽亮翻。訾，卽移翻，姓也。漢有訾順。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饒陽郡，深州。河間郡，瀛州。上谷郡，易州。趙郡，趙州。文安郡，莫州。將，卽亮翻。

**17**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橈敗之狀，數，所角翻。橈，奴敎翻。且云︰「常清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旣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使，疏吏翻。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云然者，猶曰言如此也。朝，直遙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上，時掌翻。考異曰︰明皇幸蜀記、安祿山事迹皆曰︰「常清配隸仙芝軍，感憤頗深，遂作遺表，飲藥而死。令誠至，常清巳死。」而舊傳以為「敕令卻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託令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卽為尸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 故云然。今從舊傳。常清旣死，陳尸蘧蒢。蘧蒢，蘆䕠也。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索，山客翻。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 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呼，火故翻。史言高仙芝由邊令誠而得節，亦由邊令誠而喪元。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

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考異曰︰舊金梁鳳傳云︰「天寶十三載，哥舒翰入京師，裴冕為河西留後，在武威。」是翰雖病在京師，猶領河西、隴右兩鎭也。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見，賢遍翻。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帥，所類翻。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郞蕭昕為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將，卽亮翻。從，才用翻。幷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考異曰︰肅宗實錄云︰「以翰為皇太子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幷仙芝舊卒，號二十萬，拒戰於潼關。十二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曆亦云「先鋒兵馬使、元帥」。舊傳云「先鋒兵馬元帥」。祿山事迹云︰「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剌、頡、跌、朱邪、契苾、渾、蹛林、奚結、沙陀、蓬子、處蜜、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鎭于潼關。」舊紀云︰「丙午，命翰守潼關。」按玄宗實錄︰「癸卯，斬常清、仙芝，命翰為兵馬副元帥，統兵八萬，鎭潼關。」時榮王為元帥，故以翰副之。蓋誅仙芝之日，卽命翰代仙芝。舊紀「丙午」，肅宗實錄「十七日軍發」，皆太早也。玄宗實錄所云八萬者，蓋止謂漢兵隨翰東征者耳，幷諸蕃部落及仙芝舊兵，則及十餘萬，因號二十萬也。翰病，不能治事，治，直之翻。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復，扶又翻。長，知兩翻。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史言哥舒翰所以敗。

**18**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杜佑曰︰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西去朔方千七百餘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敗，補邁翻。子儀乘勝拔靜邊軍。據舊史，靜邊軍當在單于府東北，王忠嗣鎭河東所築也。宋白曰︰雲中郡，西至靜邊軍一百八十里。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寇靜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濬、左武鋒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靜，大破之，坑其騎七千。騎，奇寄翻；下同。考異曰︰陳翃汾陽王家傳，此戰在十二月十二日。嫌其與祿山陷東都相亂，故幷置此。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瓊巖將二千騎擊馬邑，拔之，開東陘關。馬邑郡，朔州。鴈門縣有東陘關、西陘關。時河東、太原閉關以拒秀巖，子儀旣破秀巖，始開關。杜佑曰︰代州，鴈門郡；郡南三十里有東陘關，甚險固。西陘山，卽句注山。陘，音刑；下同。甲辰，加子儀御史大夫。懷恩，哥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為金微都督。哥濫拔延見一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年。金微都督府亦置於是年。舊史曰︰僕固，卽鐵勒僕骨部，語訛為僕固。釋之，渾部酋長，世為皋蘭都督。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19**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眞定令賈深、藳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眞定縣，帶常山郡。內丘，漢中丘縣也。隋諱「忠」，改曰內丘，屬鉅鹿郡。翟，萇伯翻。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語，牛倨翻。會顏眞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斷，丁管翻；下乃斷同。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帥，讀曰率。犒，苦到翻。賚，來代翻。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屢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妓，渠綺翻。勞，力到翻；下慰勞同。幷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藳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斷，丁管翻。是年十一月，安祿山使李欽湊屯井陘口，今斬之而散其衆。陘，音刑。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醴泉驛，在常山郡界，南直趙郡。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旣善其始，當愼其終。此邵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幷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章︰十二行本「膂」下有「彼則成擒矣」五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斷，音短。燕，因肩翻。薊，音計。要，讀曰腰。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常山、饒陽以幷、代為山西。合天下言之，則河南、河北通謂之山東，函關以西為山西。說，式芮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勞，力到翻。將，卽亮翻。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詣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考異曰︰河洛春秋曰︰「祿山至藳城，杲卿上書陳國忠罪惡宜誅之狀，且曰︰『鉞下才不世出，天實縱之，所向輒平，無思不服。昔漢高仗赤帝之運，猶納食其之言；魏武應黃星之符，亦用荀彧之策。』又曰︰『今河北殷實，百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萬家之邦，非無豪傑，如或結聚，豈非後患者乎？伏惟精彼前軍，嚴其後殿，所過持重。且詳觀地圖，凡有隘狹，必加防遏；愼擇良吏，委之腹心。自洛已東，且為己有，廣輓芻粟，繕理甲兵；傳檄西都，望風自振。若唐祚未改，王命尚行，君相協謀，士庶奔命，則盛兵鞏、洛，東據敖倉，南臨白馬之津，北守飛狐之塞，自當抗衡上國，割據一方。若景命已移，謳歌所繫，卽當長驅岐、雍，飲馬渭河，黔首歸命，孰有出鉞下之右者！』祿山大悅，加杲卿章服，仍舊常山太守幷五軍團練使，鎭井陘口。留同羅及曳落河一百人，首領各一人。其趙、邢、相、衞等州，並皆替換。及滄、瀛、深不從祿山，張獻誠圍深州月餘不下，前趙州司戶包處遂、前原氏尉張通幽、藳城縣尉崔安晟、恆州長史袁履謙等同上書說杲卿曰︰『明公身荷寵光，位居牧守，乃棄萬全之良計，履必死之畏途，取適於目前，忘累於身後，竊為明公不取。今若拒祿山之命，招十萬之兵，峙乃芻茭，積其食粟，分守要害，大振威聲，通井陘之路，與東都合勢，如此，則洪勳盛烈，何可勝言者哉！輕進瞽言，萬無一用。魂銷東岱，先懷屠裂之憂；心拱北辰，願主忠貞之節。』杲卿覽書，大悅。於是僉議，偽以祿山命追井陘鎭兵就恆州宴設，酋長各賜帛三百段，馬一疋，金銀器各一牀，美人各一，其餘通賜物一萬段。設於州南焦同驛，自曉至暮，幷以歌妓數百人悅其意，密於酒中置毒，與飲，令盡醉，悉無所覺，乃盡收其器械，一一縛之。明日，盡斬，棄尸於滹沱河中。」殷亮顏杲卿傳曰︰「祿山起，杲卿計無所出，乃與長史袁履謙謁于藳城縣。祿山以杲卿嘗為己判官，矯制賜紫金魚袋，使守常山郡，以其孫誕、弟子詢為質，俾崇郡刺史蔣欽湊以趙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門，約杲卿，將見欽湊，以私號召之。杲卿罷歸，途中，指其衣服而謂履謙曰︰『此害身之物也。祿山雖以誅君側為名，其實反矣。我與公世為唐臣，忝居藩翰，寧可從之作逆邪！』履謙愀然變色，感歎良久，曰︰『為之柰何，唯公所命，不敢違。』杲卿乃使人告太原尹王承業以殺欽湊，俟其緩急相應，承業亦使報命。杲卿恐漏泄，示己不事事，多委政於履謙，終日不相謁，唯使男泉明往來通其言；召前眞定令賈深、處士權渙、郭仲邕就履謙以謀之。適會杲卿從父弟眞卿據平原，殺段子光，使杲卿妹子盧逖幷以購祿山所行敕牒潛告。杲卿大悅，匿逖于家。逖之未至，杲卿先使人以私號召欽湊，至，杲卿辭之曰︰『日暮，夜恐有他盜，城門閉矣，請俟詰朝相見。』因遺參軍馮虔、宗室李峻、靈壽尉李栖默、郡人翟萬德等卽于驛亭偶欽湊，夜久醉熟，以斧斫殺之；悉散土門兵。先是，祿山使其腹心偽金吾將軍高邈徵兵于范陽，路出常山，杲卿候知之。其日，邈至于滿城驛，杲卿令崔安石、馮虔殺之；邈前驅數人先至，遽殺之，遂生擒邈，送于郡。遇何千年狎至，安石於路絕行人之南者，馳至醴泉驛候千年，亦斬其人而擒之如邈。日未午，二凶偕致。」肅宗實錄︰「杲卿初聞祿山起兵於范陽，杲卿召長史袁履謙、前眞定令賈深、內丘丞張通幽謂之曰︰『今祿山一朝以幽、幷騎過常山，趨洛陽，有問鼎之志；天子在長安，方欲徵天下兵，東向問罪，事向問罪，事不及矣。如賊軍暴至，吾屬為虜必矣。不若因其未萌，招義徒，西據土門，北通河朔，待海內之救，上以安國家，下以全臣節，此策之上者。』遂卽日購士得千餘人，命履謙將兵鎭土門，命賈深防東路，通幽守郡城。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人先鎭土門，仍令以兵隸於杲卿；又使麾下騎將高邈馳報祿山，令促其行。覘者知其謀而白杲卿，杲卿召履謙告之。履謙曰︰『事將亟矣，若不早誅欽湊，謀不集也。』遂詐追欽湊，令赴邵計事；命屐謙署人吏以待之。欽湊夜至郡，杲卿命憩於驛，乃使參軍李循、馮虔、縣尉李栖默等享欽湊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首謁于杲卿。杲卿與屐謙且喜事之捷，又懼賊之來，相對泣。杲卿收淚，勵履謙曰︰『大丈夫名不掛青史，安用生為！吾與公累世事唐，豈偷安於胡羯，但使死而不朽，亦何恨也！』有頃，藳城尉崔安石報高邈自祿山所至，己宿上谷郡界；又使馮虔、縣吏翟萬德幷命安石共方略。詰朝，邈騎數人先至驛，虔盡阬之。邈繼至，虔紿之曰︰『太守將音樂迎候。』邈無疑，至廳下馬。虔、安石等指揮人吏，以捧亂擊，邈仆，生縛之。無何，南界又報何千年自東京宿趙郡，安石、萬德先於郡南醴泉驛候之。千年至，知邈被擒，令麾下騎與安石戰，敗；又生擒千年，並送于郡。」舊傳曰︰「祿山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寇潼關，卽危宗社。時從弟眞卿為平原太守，遺信告杲卿，相與起義兵，掎角斷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眞定令賈深、前內丘丞張通幽等謀閉土門以背之。祿山遣蔣欽湊、高邈帥衆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開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隸常山郡，屬欽湊遣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事。是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傳舍。會飲旣醉，令袁履謙與參軍馮虔、縣尉李栖默、手力等殺欽湊。中夜，履謙攜欽湊首見杲卿，相與垂泣，喜事之濟也。是夜，藁城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滿城，卽令馮虔、翟萬德與安石往圖之。詰朝，邈之騎從數人至藳城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紿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傳舍。』邈方據廳下馬，馮虔擒而縶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虔、翟萬德伏兵於醴泉驛，千年至，又擒之。卽日縛二賊將還郡。」按祿山初自范陽擁數十萬衆南下，常山當其所出之塗，若杲卿不從命，遽以千餘人拒之，則應時齏粉，得復守故郡乎！況時祿山猶以誅楊國忠為名，未僭位號，杲卿迎於藳城，受其金紫，殆不能免矣。肅宗實錄所云者，蓋卻全忠臣之節耳。然杲卿忠直剛烈，糜軀徇國，舍生取義，自古罕儔，豈肯更上書媚悅祿山，比之漢高、魏武，為之畫割據幷吞之策，此則粗有知識者必知其不然也。蓋包諝乃處遂之子，欲言杲卿初無討賊立節之意，由己父上書勸成之，以大其父功耳。觀所載杲卿上祿山書，處遂等上杲卿書，田承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諝所撰也。又張通幽兄為逆黨，又敎王承業奪杲卿之功，終以反覆被誅，其行事如此；而包諝云初與處遂同上書勸杲卿為忠義，尤難信也。舊傳云︰「欽湊、高邈同守土門，欽湊遣邈往幽州。」二將旣握兵同鎭土門，欽湊豈得擅遣邈往幽州！今從殷亮杲卿傳，祿山自遣邈徵兵是也。河洛春秋云︰「留同羅及曳落河百人」，彼鎭井陘，遏山西之軍，重任也，豈百人所能守乎！殷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履謙一夕所能縛也。蓋祿山留精兵百人以為欽湊腹心爪牙，其餘皆團練民兵脅從者耳，故履謙得醉之以酒，誅欽湊及百人而散其餘耳。河洛春秋云「酒中置毒」，按時履謙等與欽湊同飲，豈得偏置毒於客酒中乎！今不取。舊傳及殷傳皆云欽湊姓蔣，今從玄宗、肅宗實錄、唐曆姓李。玄宗實錄︰「十二月、己亥，杲卿殺賊將李欽湊，執何千年、高邈送京師。」按己亥，十五日也。而眞卿以壬寅斬段子光，壬寅，十八日也。眞卿旣殺子光，乃報杲卿同舉義兵。今從舊傳，為二十二日丙午殺欽湊。肅宗實錄又云︰「杲卿之斬欽湊等，因使徇諸郡，曰︰『今上使榮王為元帥，哥舒翰為副，徵天下兵四十萬，東向討逆。』」按實錄，癸卯，始命翰為副元帥，計丙午，常山亦未知。今不取。河洛春秋云「十三郡悉舉義兵歸朝廷」，殷亮顏氏行狀、舊顏眞卿傳、唐曆皆云「十七郡歸順」。蓋河洛春秋不數平原、景城、河間、饒陽先定者耳。顏氏行狀曰︰「不款者六郡而已，」時魏郡亦未下，蓋舉其終數耳。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考唐志無盧龍郡，當是改平州北平郡為盧龍郡也。密雲郡，本檀州安樂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漁陽郡，薊州。汲郡，衞州。

杲卿又密使人入范『章︰十二行本「范」作「漁」，下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郟城、漢潁川郟縣之地，後魏置龍山縣及南陽縣。隋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南陽曰期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郟城，廢期城入焉。郟，音夾。說，式芮翻。「祿山負恩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屛語，將，卽亮翻；下同。屛，必郢翻。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縊，於計翻。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范陽郡之西山，南連上谷、中山之諸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20**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考異曰︰玄宗實錄︰「十五年，正月，壬戌，祿山將犯潼關，次于新安，聞有備而還。」按祿山以此月丁酉陷東都，至壬戌凡二十六日，非乘虛掩襲也，豈得至新安然後知其有備乎！蓋常山有變則幽薊路絕，故懼而歸耳。今從肅宗本紀。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河內郡，懷州。

**21**戊申，榮王琬薨，贈諡靖恭太子。

**22**是歲，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吐，從暾入聲。卒，子恤翻。娑，素禾翻。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上諱亨，玄宗第三子也，初名嗣昇；開元十五年更名浚；二十三年更名璵；二十八年更名紹；天寶三載更名亨。

**至德元載（丙申、七五六）是年**七月，太子卽位於靈武，始改元至德。

**1**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考異曰︰幸蜀記云︰「以珣為左相，通儒為右相。」今從實錄。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郞。

**2**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為河南節度使，是載始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領陳留、睢陽、靈昌、淮陽、汝陰、譙、濟陰、濮陽、淄川、瑯邪、彭城、臨淮、東海十三郡。睢，音雖。使，疏吏翻；下同。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使。許遠先仕於蜀，忤章仇兼瓊，貶高要尉。史為許遠堅守睢陽張本。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為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濮，榑木翻。濟，子禮翻。將，卽亮翻。

**3**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翟，萇伯翻。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謂通儒也。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敎之留泉明等，更其表，更，工衡翻。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考異曰︰河洛春秋云︰「十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城下。」杲卿丙午始殺李欽湊，云乙未，誤也。今從諸書。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旣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謁；壬戌，城陷。考異曰︰實錄︰「癸亥，城陷。」河洛春秋︰「正月一日，城陷，」舊思明傳︰「正月六日，圍常山；九日，拔之。」今從玄宗實錄、唐曆、舊紀、杲卿傳。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舊志︰常山郡，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六十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三十六里。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衞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朝，直遙翻。

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數，所具翻。「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杲卿為范陽戶曹，祿山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瞋，昌眞翻。羯，居謁翻。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我為，于偽翻。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幷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冎之。臊，蘇遭翻。中橋，天津中橋也。冎，古瓦翻。杲卿、履謙比死，比，必利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

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旣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鉅鹿郡，邢州。信都郡，冀州。文安郡，莫州。復，扶又翻。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敗，補邁翻。

**4**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考異曰︰杜牧張保皋傳曰︰「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按於時玄宗未幸蜀，唐之號令猶行於天下，若制書除光弼為節度使，子儀安敢擅殺之！杜或得於傳聞之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舊傳。

**5**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餘如故。

**6**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魯炅為之，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以備安祿山。炅表薛愿為潁川太守兼防禦使，南陽郡，鄧州。襄陽郡，襄州。葉縣，時屬汝州。潁川郡，許州。炅，火迥翻。將，卽亮翻。黔，音琴。葉，式涉翻。龐堅為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玉之曾孫也。龐玉，去隋歸唐為將。龐，皮江翻。

**7**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

**8**己巳，加顏眞卿戶部侍郞兼本郡防禦使；眞卿以李暐為副。

**9**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

**10**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騎，奇寄翻。陘，音刑。考異曰︰玄宗實錄︰「己亥，光弼以朔方馬步五千，東出土門，收常山郡。」河洛春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幷太原弩手三千人，救眞定。」蓋實錄言朔方元領之兵，河洛言到眞定之數耳。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降，戶江翻。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更，工衡翻。陳，讀曰陣。行，胡剛翻。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易，以豉翻。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騎，奇寄翻；下同。茍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九域志︰眞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里。思義蓋指思明下營處言之。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射，而亦翻；下兵射同。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太半，陳，讀曰陣。數，所角翻。中，竹仲翻。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九門縣屬常山郡，在郡東。宋白曰︰戰國策云︰本有九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縣。憩，去例翻。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並，步浪翻。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眞定、藳城、石邑、九門、行唐、井陘、平山、獲鹿、靈壽，凡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藳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石邑縣自漢以來屬常山郡，在郡西南。戍兵多於餘縣者，所以通太原之路也。宋白曰︰隋改漢上曲陽縣為石邑；尋移石邑於井陘縣，於舊石邑縣置恆陽縣，以在恆山之陽為名。則此石邑在井陘也。餘皆三百人戍之。

**11**上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上，謂玄宗。使，疏吏翻。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先，悉薦翻。降，戶江翻。逼眞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雍丘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魏屬湯夏郡，隋屬梁郡，唐屬汴州。譙郡，亳州。老子，苦縣人，有祠在焉；唐祖之，故改縣曰眞源。九域志︰縣在譙郡西七十里。帥，讀曰率。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樂，音洛。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淮陽郡，陳州。宋白曰︰襄邑縣，春秋宋襄牛地也；宋襄公葬焉，故曰襄陵，今墓在縣西北隅。秦始皇以承匡縣卑濕，遂徙於襄陵；又以「陵」字犯諱，改為襄邑。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間，古莧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雍丘令令狐潮據城以應祿山，百姓有違令者百餘人，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仆於地，令人守之，遽出軍以禦官軍。縛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其縛，閉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賁聞之，入其城，領衆殺潮母、妻及子，以堅人志。」舊張巡傳︰「潮欲以城降賊，民吏百餘人不從命。潮皆反接，仆之於地，將斬之。會賊來攻城。潮遽出鬬，而反接者自解其縛，閉城門拒潮，召賁，賁與巡引衆入雍丘。」新傳︰「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兵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按潮旣欲以城降賊，賊來卽當出迎，豈有更出鬬者。今從李翰張中丞傳及新傳。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使。

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復，扶又翻；下日復、瘡復同。朝，直遙翻。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先，悉薦翻。陳，讀曰陣。辟，讀曰闢。易，讀如字。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復，扶又翻。礮，與砲同。環，音宦。樓堞皆盡；堞，達協翻。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上，時掌翻。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伺，相吏翻。縋，馳偽翻。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2**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尚，辰羊翻。朝，直遙翻。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事見上卷天寶十載。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遺，于季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13**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此代，謂代州。

**14**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守，式又翻。使，疏吏翻。

**15**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長，知兩翻。考異曰︰實錄云︰「乙丑，光弼收趙郡。」按壬午，三月二十九日；乙丑，十二日也。河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加顏眞卿河北采訪使。眞卿以張澹為支使。

先是，清河客李萼，先，悉薦翻。考異曰︰顏氏行狀作「李華」，今從舊傳。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眞卿為，于偽翻。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清河郡，貝州。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贍，時豔翻。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謂武后時也。啜，陟劣翻。貯，丁呂翻。今有五十餘萬事。一物可以給一事，因謂之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張︰「明」作「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為萼年少輕虜，少，詩照翻。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眞卿，復，扶又翻。說，式芮翻。以為︰「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眞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崞口，在洺州邯鄲縣西，蓋卽壺關之險也。又按舊唐書︰崞口，在相州西山。崞，音郭。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幽陵，卽謂幽州。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帥，讀曰率。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自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平原縣，屬平原郡，古平原郡治焉，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縣治，北齊所築城。時平原郡治安德縣。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宋白曰︰堂邑縣，屬博平郡，本漢清縣、發干二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堂邑縣，因縣西北有堂邑故城為名。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幷力，北海郡，青州。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行，戶剛翻。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眞卿不以為嫌。眞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考異曰︰顏氏行狀云︰「進明失律於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之全，乃公之護也。」今從舊傳。又唐曆︰「三月四日乙酉，眞卿充河北采訪使。時進明起義兵，北渡河，與眞卿同經略。六月，眞卿破袁知泰於堂邑。」進明再拔信都，統紀皆在三月。舊紀破知泰，拔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無乙酉；乙酉，四月二日也。今從統紀。

**16**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藉，慈夜翻。光弼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之，往也。乘，繩證翻。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衞之，為方陳而行，衣，於旣翻。陳，讀曰陣。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使，疏吏翻。陘，音刑。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宋白曰︰九門縣，戰國趙邑。戰國策云本有九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縣。思明大敗。中郞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將，卽亮翻。渾，胡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射，而亦翻。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奔趙郡，蔡希德奔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降，戶江翻；下同。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若賊殘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少，始紹翻。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拾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璆，音求。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恆陽，卽恆山郡，以其地在恆山之陽也，唐置恆陽軍於郡北。又博陵郡有恆陽縣，漢之上曲陽縣也，隋改為恆陽縣，在博陵西十里。恆，戶登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7**楊國忠問士之可為將者於左拾遺博平張鎬及蕭昕，鎬，下老翻。昕，許斤翻。將，卽亮翻；下同。鎬、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武德二年分新平置永壽縣，屬邠州。瑱，他見翻。丙午，以瑱為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瑱前後破賊甚衆，加本郡防禦使，守，式又翻。使，疏吏翻。人謂之「來嚼鐵」。

**18**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詧，殺之。馬靈詧，卽夫蒙靈詧也。開元二年，徙安東都護府于平州；天寶二年，徙于遼西故郡城。誘，羊久翻。平盧遊弈使武陟劉客奴、武陟，漢懷縣地，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武陟縣；時屬河內郡。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眞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眞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質，音致。朝廷聞之，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朝，直遙翻。賜名正臣；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為平盧兵馬使。

**19**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滍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滍，直里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八

## 唐紀三十四起柔兆涒灘（丙申）五月，至九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至德元載**（丙申﹑七五六）載，祖亥翻。

**1**五月，丁巳，炅衆潰，走保南陽，炅，古迥翻。炅不書姓，承上卷安祿山將攻魯炅事也。炅自潁川走保南陽。考異曰︰玄宗實錄云︰「炅攜百姓數千人奔順陽川。」今從舊傳。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祇為太僕卿，垍，其冀翻。夷陵郡，峽州。守，式又翻。上，亦謂玄宗，自靈武卽位後，玄宗稱「上皇」，稱肅宗為「上」。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陳留郡，汴州。譙州，亳州。此二郡太守也。是年升五府經略討擊使為嶺南節度使，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春﹑勤﹑羅﹑潘﹑高﹑思恩﹑雷﹑崖﹑瓊﹑振﹑儋﹑萬安﹑軍藤二十二州，治廣州。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趙國珍，牂柯別部充州蠻酋趙君道之裔。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所部獨寧。按新書·方鎭表︰開元二十六年，黔州置五溪諸州經略使，天寶十四載，增領守捉使，代宗大曆四年，始置辰﹑溪﹑巫﹑錦﹑業五州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憲宗元和三年，黔州觀察增領涪州，唐末，始於黔州置節鎭。疑此時趙國珍未得建節。至明年，通鑑書置黔中節度，必有所據。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柯夷也。牂，音臧。柯，音哥。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趣，七喻翻。賊聞之，解圍走。

**2**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復，扶又翻。勞，力到翻。說，式芮翻。「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為，于偽翻。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3**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更，工衡翻。挑，徒了翻。三日，至行唐，卽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九域志︰在郡北五十五里。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沙河在新樂﹑行唐二縣之間。敗，補邁翻。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復，扶又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恆，戶登翻。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考異曰︰河洛春秋以此為光弼語，汾陽家傳作子儀語，蓋二人共議耳。壬午，戰于嘉山，據舊史安祿山傳︰嘉山在常山郡東。魏收地形志︰中山郡上曲陽縣有嘉山。上曲陽，卽唐之恆陽也。考異曰︰實錄云「六月壬午」，按長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十九日也。汾陽家傳﹑舊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賊於嘉山。」今從實錄而改其月。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折，而設翻。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將，卽亮翻；下同。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都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取堯山﹑招慶，射趙州東界，效曲﹑鼓﹑鹿城間，渡洿池水，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檀﹑幽﹑ 易，兼大同﹑紇﹑蠟共萬餘人，帖思明。思明君旣壯，共五萬餘人；其中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弼以十五萬衆頓軍恆陽，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參軍先臣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惟將勁悍，觀其布措，實謂無謀。昔秦﹑趙爭山，先居者勝，豈不為勞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軍人有膂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人山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馬與一百面鼓，應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隨大軍；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為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出五萬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將於城北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三十里行；廣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二十五為隊，每隊置旗兩口，鼕鼕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子；賊必不測人之多少。然於城東門出軍一萬人，布掌底陳，山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計，乃出朔方計會，出入取糧。賊果然來襲，卽奔山上。至六月二十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陣，斬首數萬餘級，生擒數千。思明落馬步遁；至暮，拄折槍歸營。希德中槍索，押衙劉旻斫斷而走。生擒得旻。至二十六日，覆陣。二十七日，有詔至恆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包諝專欲歸功其父，而他書皆無之。今不取。漁陽路再絕，漁陽，卽謂范陽也。范陽郡，幽州。其後又分置薊州漁陽郡，二郡始各有分界。然范陽節度盡統幽﹑易﹑平﹑檀﹑媯﹑燕等州，賊之根本實在范陽也。唐人於此時多以范陽﹑漁陽通言之，白居易詩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以范陽通為漁陽也。前此顏杲卿以常山返正，漁陽路絕矣；杲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

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敎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眞自關下來，為尚﹑莊說祿山曰︰為，于偽翻。說，式芮翻；下密說同。「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更，工衡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卽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眞小字也。為，于偽翻。考異曰︰祿山事迹作「阿法」，今從唐曆﹑統紀﹑舊傳。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說，式芮翻。考異曰︰玄宗實錄云︰「或勸翰︰『留兵二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誅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禮勸翰抗表言國忠罪猶不敢，況敢舉兵乎！事必不然。且翰雖心許，他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及其黨疑懼，恐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國忠，則安肯慟哭出關乎！幸蜀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郡，見賊偽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檄與祿山，數其干紀亂常，背天逆理，且曰︰『若面縛而來，束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爾一身。如更屈強王師，遲疑未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爾審思之，悔無及矣。』」按翰與乾祐方對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罵祿山之檄詣乾祐乎！必無此理。今不取。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說，式芮翻。援，于元翻。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時監牧﹑五坊﹑禁苑之卒，率謂之小兒。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將，卽亮翻。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

會有告崔乾祐在陜，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此祿山之用間也。陜，失冉翻。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陜﹑洛。趣，讀曰促；下以義推。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羸，倫為翻。誘，羊久翻。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上，時掌翻。質，音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逗，音豆。使，疏吏翻。趣，讀曰促。考異曰︰幸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陜郡西潛鋒蓄銳，臥鼓偃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玄宗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旣被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於公，不得已，撫膺慟哭久之，乃引師出關。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於馮翊境上，潛備哥舒公。公曰︰『今軍出關，勢十全矣。更置乾運於側以為疑軍，人心憂疑，卽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倂之以除內憂。』遂令衙前總管叱萬進追軍，誡之曰︰『若不受追，卽便斬頭來。』乾運果不敢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竊請見。乾運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攜首至於軍門，衆皆攝氣，乃統其軍赴關。」按翰若擅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關乎！蓋奏乞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朝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法以斬之耳。凌準邠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聞朝廷議出潼關，圖復陜﹑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以戰。今祿山悉銳南馳宛﹑洛，賊之餘衆盡委思明，我且破之，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勢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關城不守，京室有變，天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固關無出。」唐曆︰「會偵人自陜至，云︰『崔乾祐所將衆不滿四千，不足圖也。』上大悅。」舊翰傳︰「翰旣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敎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鬬志。」今兼采之。

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靈寶縣更名，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元年。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薄，伯各翻。隘，烏介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乙酉，翰與乾祐會戰。」舊傳︰「四日，次靈寶西原。八日，與賊交戰。」新傳︰「丙戌，次靈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翰軍旣遇賊，必不留四日然後戰。玄宗實錄︰「丙戌，翰出關。己丑，遇賊。庚寅，戰。」 此近是，今從之。幸蜀記亦然。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少，始紹翻。趣，讀曰促。將，卽亮翻，又音如字。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乘，繩證翻。塞，悉則翻。考異曰︰幸蜀記曰︰「野中先有官草，積數十堆，因風焚之。」今從舊傳。煙焰所被，被，皮義翻。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射，而亦翻。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章︰十二行本「潰」下有「瞬息間兩岸皆空」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河北軍，翰所自將者也。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渡河入關。首陽山當是首山，衍「陽」字。首山在蒲州河東縣界，與湖城縣之荊山隔河相對。關外先為三塹，皆廣二丈，深丈，廣，古曠翻。深，式浸翻。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踐，息淺翻。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

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復，扶又翻。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帥，讀曰率。復，扶又翻。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青乎？謂軍敗必誅也。事見上卷上年。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縶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將，卽亮翻；下同。會賊將田乾眞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降，戶江翻。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事見二百十六卷天寶十一載。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李祗，卽謂吳王祗。魯炅在南陽，炅，古迥翻。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東都苑中也。潼關旣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華，戶化翻。所在守兵皆散。

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見，賢遍翻。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六典︰唐鎭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時守兵已潰，無人復舉火。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卽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投之，相，息亮翻。令，力丁翻。使，疏吏翻。偫，直里翻。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懅流涕；朝，直遙翻；下同。懅，巨魚翻，急也。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唯，于癸翻。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朝罷，則左右三衞立仗者皆休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

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王璬將赴鎭，令本道設儲偫。璬，公了翻。偫，直里翻。是日，上移仗北內。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為西內，大明宮為東內，興慶宮為南內，北內當在玄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移仗歸大明宮，興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明宮為北內。考異曰︰幸蜀記︰「上遣中使曹仙領千人擊鼓於春明門外，又令燒閑廐草積，煙焰燎天。上將乘馬，楊國忠諫，以為︰『當謹守宗祧，不可輕動。』韋見素力爭，以為︰『賊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避狄。國忠暗與賊通，其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進御史大夫，充前路知頓使。」按賊陷潼關，鑾輿將出，人心已危，豈有更擊鼓燒草以驚之！國忠久蓄幸蜀之謀，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爭論！此蓋宋巨欲歸功見素，事乃近誣。今不取。旣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比，毗寐翻。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西門也。程大昌雍祿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後改為通光殿；西出卽延秋門。考異曰︰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尚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誤也。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藏，徂浪翻。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史記玄宗有君人之言。愀，子小翻。斂，力贍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衞立仗儼然。唐朝會之制︰三衞番上，分為五仗，號衙內五衞。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衞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衞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衞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衞為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衞為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百官入立班，皇帝升御坐，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左﹑右羽林將軍勘以木契，自東西閤而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輟朝日，六刻卽下。門旣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帥，讀曰率。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

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玄宗始置內侍監，秩三品，以高力士及袁思藝為之。撲，普卜翻。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咸陽縣，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賢宮，在縣東。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緗素雜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為胡人所啗，故曰胡餅也。於是民爭獻糲飯，糲，盧達翻，粗也。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考異曰︰唐曆︰「至望賢頓，御馬病。上曰︰『殺此馬，拆行宮舍木煑食之。』衆不忍食。」幸蜀記︰「至望賢宮，行從皆飢。上入宮，憩於樹下，怫然若有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嗚咽開諭，上乃止。」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獻上皇。」天寶亂離記︰「六月十一日，大駕幸蜀，至望賢宮，官吏奔竄。迨曛黑，百姓有稍稍來者。上親問之︰『卿家有飯否？不擇精粗，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競擔挈壺漿，雜之以麥子飯，送至上前。先給兵士，六宮及皇孫已下，咸以手掬而食。頃時又盡，猶不能飽。旣乏器用，又無釭燭，從駕者枕藉寢止，長幼莫之分別；賴月入戶庭，上與六宮﹑皇孫等差異焉。」按上九日幸蜀，溫畬云「十一日」，非也。餘則兼采之。上皆酬其直，慰勞之。勞，力到翻。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事見上卷上年。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鄒︰播越，流亡。左昭二十六年︰「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厎。」』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為，于偽翻。數，所角翻。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而至，尚，主也。主御膳之官，有奉御，有直長。「而」，一作「以」。上命先賜從官，從，才用翻；下時從同。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金城縣，屬京兆，本始平縣，中宗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枕，卽任翻。藉，慈夜翻。復，扶又翻。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鎭，收合散卒，以俟東討。

丙申，至馬嵬驛，金人疆域圖︰馬嵬驛，在京兆興平縣。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馬嵬驛之西門也。呼，火故翻。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幷殺其子戶部侍郞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為亂兵所檛，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處，昌呂翻。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京兆府司錄參軍，正七品上。武德初，改州主簿曰錄事參軍，掌正違失，涖符印；開元元年改曰司錄。「今衆怒難犯，引左傳鄭子產之言。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將，卽亮翻；下同。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請罪，上慰勞之，勞，力到翻。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裴柔，故蜀倡也。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帥，讀曰率；下同。

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之，往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易，以豉翻。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考異曰︰幸蜀記曰︰「上意將幸西蜀，有中使常清奏曰︰『國忠久在劍南，又諸將吏或有連謀，慮遠防微，須深詳議。』中官陳全節奏曰︰『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處，請幸北京。』中官郭希奏曰︰『朔方地近，被帶山河，鎭遏之雄，莫之與比。以臣愚見，不及朔方。』中使駱承休奏曰︰『姑臧一郡嘗霸中原，秦﹑隴﹑河﹑蘭皆足徵取，且巡隴右，駐蹕涼州，翦彼鯨鯢，事將取易。』左右各陳其意見者十餘輩。高力士在側而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難敎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卽除韋諤御史中丞，充置頓使。」今從唐曆。上詢於衆，衆以為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帥，讀曰率。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 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離，力智翻。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還，從宣翻。跋馬者，勒馬使回轉也。跋，蒲撥翻。建寧王倓倓，徒甘翻。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鞚，苦貢翻。棧，士限翻。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旣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倂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記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凊，七政翻。考異曰︰舊宦者傳︰「李靖忠啓太子，請留，張良娣贊成之。」按太子獨還宣慰百姓，良娣不在旁，何以得贊成留計！今不取。天寶亂離記︰「大駕至岐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儲皇取彭原路抵靈武。」此誤也。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俶，昌六翻。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偵，丑鄭翻。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仗內六廐，飛龍廐為最上乘馬。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將，卽量翻。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上已南邁，而太子留在後，故南向號泣。號，戶刀翻。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張良娣在軍中，自此搆建寧之禍。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4**己亥，上至岐山。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涇州鶉觚縣之南界置三龍縣；隋開皇十六年移於岐山南十里，改為岐山縣；大業九年移於今縣東北八里；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界張堡壘；七年移理龍尾驛城；貞觀八年又移理石猪驛。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比，毗至翻。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苃涉至此，草行為苃；水行為涉。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為，于偽翻。各好自愛也！」因泣下霑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玄宗於此，有楚昭王去國諭父老之意。然玄宗之為是言也，出於不得已。

**5**太子旣留，莫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將，卽亮翻。降，戶江翻。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時裴冕為河西行軍司馬。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渡；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文明元年，分京兆之醴泉﹑始平﹑好畤﹑武功，豳州之永壽縣，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上，時掌翻。比至新平，比，必寐翻，及也。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瑴亦走，又斬之。新平郡，豳州。安定郡，涇州。守，手又翻；下同。瑴，訖岳翻。

**6**庚子，以劍南節度留後崔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7**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烏氏，漢縣，故墟在彭原東南。據舊書，烏氏，驛名。康曰︰是年改烏氏曰保定。余按保定縣本漢安定縣，唐為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百二十里。保定縣固是此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彭原郡，寧州，本北地郡，天寶元年更郡。氏，音支。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糗，去久翻。平涼郡，原州。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8**壬寅，上至散關，散關，在陳倉縣西南。散，蘇旱翻。分扈從將士為六軍。從，才用翻。將，卽亮翻；下同。使潁王璬先行詣劍南，璬，公了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七月，景寅，上皇入劍門，幸普安郡；命潁王璬先入蜀。」今從玄宗實錄。康駢劇談錄︰「上至駱谷山，登高望遠，嗚咽流涕，謂高力士曰︰『吾昔若取九齡語，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玄宗入蜀不至駱谷，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張九齡之先覺，下詔贈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按其詔，乃德宗贈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迹云「建中元年七月詔」。舊傳誤也。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瑁，莫報翻。將，同上音，又音如字。丙午，上至河池郡。河池郡，鳳州。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日，以圓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璡之弟也。長，知兩翻。瑀，音禹。使，疏吏翻。璡，則鄰翻。汝陽王璡，寧王憲之嫡長子。

**9**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降，戶江翻。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泌，薄必翻。考異曰︰肅宗實錄︰「卽位之日，以泌為河西﹑耀為隴右節度使。」或者玄宗已命以二鎭，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乎？唐曆作「周祕」，今從玄宗實錄。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鎭，突厥之皋蘭州﹑興昔府，思結之蹛林州﹑金水州﹑賀蘭州﹑盧山府，皆羈屬河西。又隴右道有突厥州三，府二十七。招其部落。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10**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帥，讀曰率。將，卽亮翻；下同。

**11**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考異曰︰肅宗實錄﹑祿山事迹惟載七月丁卯﹑己巳，祿山害諸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離記云︰「六月二十三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害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祿山遣殿中御史張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多牴牾，不足為據。然以月日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潼關，其入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按玄宗十六日至扶風縣，十七日至扶風郡，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未能至長安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眞為京兆尹。」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羣不逞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按舊傳，通儒為西京留守。徧檢諸書，祿山自反後未嘗至長安，新傳誤也。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嚴︰「忠順」改「守忠」。』將兵屯苑中，以鎭關中。此西京苑中也。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監，工銜翻。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衞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從，才用翻。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陳希烈以罷相失職，張均﹑張垍恨不大用，故皆降賊。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得扶風則西脅汧﹑隴，圍南陽則南侵江﹑漢。崔乾祐乘潼關之捷，北取河東。汧，口堅翻。然賊將皆粗猛無遠略，旣克長安，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復，扶又翻；下始復同。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12**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卻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俌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俌，音甫。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顏眞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卽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眞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處，昌呂翻。

**13**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朔方所統有三受降城，及豐安﹑定遠﹑振武三城，皆在黃河外。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靈、鹽二州皆有鹽池，故置判官。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靈武郡，靈州，朔方節度使治所。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使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杜暹，開元中為相。涵，道之曾孫也。道，永安王孝基兄子，嗣孝基後。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庀，卑婢翻，具也。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說，輸芮翻。紇，下沒翻。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史言肅宗以此成興復之功。

**14**甲子，上至普安，普安郡，劍州。憲部侍郞房琯來謁見。見，賢遍翻。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謂垍尚主也。垍，其冀翻。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而陛下不用，琯，古緩翻。相，息亮翻。又祿山嘗見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帥，讀曰率。逗，音豆。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琯為文部侍郞﹑同平章事。天寶十一載，改刑部曰憲部，吏部曰文部。

初，張垍尚寧親公主，寧親公主自興信徙封，上女也。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陳希烈求解政務，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上幸垍宅，問可為相者。垍未對。上曰︰「無若愛壻。」垍降階拜舞。旣而不用，故垍懷怏怏，上亦覺之。怏，於兩翻。是時均﹑垍兄弟及姚崇之子尚書右丞奕﹑蕭嵩之子兵部侍郞華﹑韋安石之子禮部侍郞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旣而皆不用。自初張垍以下，史皆追敍前事。斌，音彬。

**15**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許。上，時掌翻。嵬，五回翻。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將，卽亮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欷。自此以後，凡書上者，皆謂肅宗也。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尊玄宗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是方改天寶十五載為至德元載。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關內采訪使以京官領，無治所；今改為節鎭，治安化，領京兆﹑同﹑岐﹑金﹑商五州。安化縣本隋之弘化縣，天寶元年更名，倂更慶州弘化郡為安化郡。蒲關，卽蒲津關。使，疏吏翻。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守，式又翻。天水郡，秦州。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朝，直遙翻。將，卽亮翻。背，蒲妹翻。監，工銜翻。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鄭王元懿，高祖之子。旬日間，歸附者漸衆。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方朔。時從兵單寡，娣，大計翻。時從，才用翻。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為良娣挾寵竊權得禍張本。良娣，秩正三品。

**16**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甲子，太子卽位於靈武，丁卯，上皇下此制，蓋道里相去遼遠，蜀中未之知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又庶子；隴西郡，渭州。劉秩必房琯所薦。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傅，璘，離珍翻。黔，音琴。少，始照翻。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節度都副大使也。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為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廣陵郡，揚州。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傅，充都副大使。諸道各有節度使，以諸王為都使以統之；其不赴鎭者，都副大使攝統。濟，子禮翻。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依前為節度使也。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鎭。為璘舉兵作亂張本。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領襄州襄陽郡﹑鄧州南陽郡﹑隨州漢東郡﹑唐州淮安郡﹑均州武當郡﹑房州房陵郡﹑（安州安陸郡﹑）金州安康郡﹑商州上洛郡。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註見上年。黔，音琴。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餘杭郡，杭州。豫章郡，洪州。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先，悉薦翻。守，式又翻。乘，繩證翻。彙，秩之弟也。

**17**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霍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嫁裴虛己。長，知兩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安慶宗誅見上卷上年。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惡，烏路翻。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棓，蒲項翻。人門有骨蓋，其上謂之腦蓋，今方書所云天靈蓋卽其物。『鄒︰，同囟，音信，廣韻︰息晉切。方書︰百會前三寸卽囟門。』流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18**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隆州巴西郡，先天二年避上皇諱，更名閬州；天寶元年更名閬中郡，更綿州金山郡曰巴西郡。考異曰︰肅宗實錄作「辛未」，今從玄宗實錄。次柳氏舊聞︰「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昧，知頓使﹑給事中韋倜於墅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舉。倜懼，乃注于他器，自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為疑也。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幸蜀記︰「上皇在巴西郡，宰臣請高力士奏蜀中氣候溫瘴，宜數進酒。上皇令高力士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也。』力士因說︰『上皇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不記得，猶召之。左右具奏，上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亦不輒飲。』」按玄宗荒于聲色，幾喪天下，斷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上皇與語，悅之，房琯復薦之，復，扶又翻。卽日，拜門下侍郞﹑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左相。渙，玄暐之孫也。中宗之復辟也，崔玄暐之功列於五王。

**19**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長，長，知兩翻。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蘄春郡，蘄州。惡，烏路翻。後得歸隱，居潁陽。武后載初元年，分河南尹闕﹑嵩陽置武臨縣，開元十五年，更名潁陽，屬河南府。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考異曰︰舊傳云「謁見於彭原」，今從泌子繁所為鄴侯家傳，云「卽位八九日矣」。見，賢遍翻。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考異曰︰舊傳︰「泌稱山人，固辭官秩，得以散官寵之。（得，當作特。）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鄴侯家傳曰︰「初欲拜為右相，恐戎事，固辭爵，願以客從，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無以逼。」今從之。

**20**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考異曰︰肅宗實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山走投朔方，與六州羣胡共圖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使宣慰，果降者過半。」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廐馬二千出至滻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憂死。」陳翃汾陽王家傳云︰「祿山多譎詐，更謀河曲熟蕃以為己屬，使蕃將阿史那從禮領同羅﹑突厥五千騎偽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州，悉已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聚於經略軍北。」按同羅叛賊，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滻水！此舊傳誤也。若祿山使從禮偽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為怖死？又必須先送降款於肅宗，如此，則諸將當喜而不恐。賊之陰計，豈徒取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久客思歸，故叛祿山，欲乘世亂，結諸胡，據邊地耳。肅宗實錄所謂「共圖河、朔」者，欲據河西、朔方兩道邊，猶言「河﹑隴」也。肅宗從而招之，必有降者；若云太半，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可信者存之。

**21**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卻之。

**22**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大震關，在隴州汧源縣西隴山。繒，慈陵翻。誘，音酉。

**23**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府，京兆府也。縣，長安﹑萬年。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考異曰︰天寶亂離記︰「祿山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通儒素憚侍中苗公晉卿﹑內史崔公光遠。二人並偽於通儒處請復本職，通儒許之。由是微申存撫兩街百姓，長安稍見寧帖；密宣諭人主蒼惶西幸之意，老幼對泣，悲不自勝，皆感恩旨。苗公乘驢間道赴蜀奔駕，光遠亦潛去焉。通儒素憚兩公名德，內特寬之。」按舊苗晉卿傳︰「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未嘗受賊官。」今不取。以震為中丞。震，瓌之孫也。蘇瓌事武后﹑中﹑睿三朝，歷位台輔。祿山以田乾眞為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唐制誥，皆中書舍人掌之。以他官掌制誥者，謂之知制誥。諲，音因。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考異曰︰段秀實別傳曰︰「詔嗣業將安西五萬衆赴行在。」今從舊傳。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據新書，秀實自大堆府果毅遷綏德府折衝。李嗣業以戰功，散階轉至特進，故稱之。嗣業大慚，卽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24**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25**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從，才用翻。

**26**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是年五月，令狐潮再攻壅丘。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復，扶又翻；下後復﹑敢復同。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將，卽亮翻。帥，讀曰率。朝，直遙翻。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城中矢盡，巡縛藳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被，皮義翻。縋，馳偽翻。射，而亦翻；下弩射同。久乃知其藳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復，扶又翻；下同。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

巡使郞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章︰十二行本「聞」下有「語未絕」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中，竹仲翻。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諜，達協翻。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言叛軍附賊，未識君臣之倫也。焉，於乾翻。未幾，出戰，幾，居豈翻。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九域志︰開封中牟縣有白沙鎭。杜預曰︰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春秋之沙隨地也。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司馬彪郡國志︰東郡燕縣有桃城。燕縣，唐為滑州胙城縣。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別，彼列翻。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媯州，漢潘縣地。檀州，漢白檀縣地。續書云︰白檀縣，卽右北平。考異曰︰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餘日，潮大敗而走，」然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衆來攻，謂巡曰︰『本朝危蹙，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上緣哥舒被衂，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衆，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魂，終不臘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潮收兵入陳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炅敗於葉。六月，哥舒翰敗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賊將瞿伯玉據圉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渦。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十二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關破以前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27**河北諸郡猶為唐守，為，于偽翻。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鎭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說，式芮翻。「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咽，音煙。屬，之欲翻。南遷，謂自長安南幸蜀也。蜀在長安南山之南。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李大夫，謂光弼也。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鄕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言信都之地，夷庚四達，非可居之以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玼之族兄也。烏承玼見二百十三卷開元二十年。玼，音此，又且禮翻。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廟碑云︰「承恩，承洽之兄。」今從新傳。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

**28**顏眞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眞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幷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河北諸郡，處，昌呂翻。下，遐嫁翻。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29**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武后天授元年以太原為北都；中宗神龍元年罷；開元十一年復置；天寶元年曰北京；是年復曰北都。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

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先，悉薦翻。易，弋豉翻。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考異曰︰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等俱奉詔，領士馬五萬至自河北；以子儀為某官，光弼為某官。」汾陽家傳︰「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恆陽，至常山。中使邢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舒翰敗績，玄宗幸蜀，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總精兵五萬奔肅宗行在。玄宗有誥，以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詔歔欷，哀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璽，以七月十三日卽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幸蜀記︰「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恆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南，儲君又往靈武。由是拔軍入井陘口。」邠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關失守，二公班師。」唐曆︰「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平章事。又詔子儀收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殺王承恩，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子儀傳︰「七月，肅宗卽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北。」光弼傳︰「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又云︰「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實錄︰「六月，壬午，光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六月，癸未朔。庚寅，哥舒翰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史思明於嘉山。」子儀﹑光弼傳皆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歲朔曆，六月﹑癸未朔，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午，誤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破賊，領士馬至自河北，以為某官﹑某官。蓋壬午乃拜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陽家傳﹑邠志皆云六月八日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卽位，上璽，則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河北。肅宗七月十三日卽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三日豈能便達靈武也！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諸事皆不合，恐太後也。今據舊玄宗紀﹑汾陽家傳﹑邠志﹑唐曆，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從。幸蜀記，十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傳皆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赴難在道，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曆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傳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據舊傳，光弼亦曾到靈武，疑朔方兵盡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秋月日尤疏，所云殺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也。

**30**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31**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考異曰︰玄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肅宗實錄﹑唐曆﹑舊紀﹑長曆皆云「壬午朔」，今從之。是時上皇尚未知太子卽位於靈武。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上皇，以為︰「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卽以琦為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開元十一年，宇文融除句當租庸地稅使，此租庸使之始也。其後韋堅﹑楊國忠相繼為之。

**32**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藳城。

**33**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遁。

**34**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七月甲子卽位，至是凡三十日，使者方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復，扶又翻；下不復同。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考異曰︰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玄宗實錄︰「八月癸未朔，赦天下。時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卽位，道路險澁，表疏未達。及下是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太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冊。」今從舊紀﹑唐曆。

**35**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36**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敎坊﹑府·縣散樂﹑雜戲；太常雅樂，唐初祖孝孫﹑張文收所定樂也。玄宗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鼓吹，鼓吹署令所掌鐃歌鼓吹曲也。胡樂者，龜茲﹑疏勒﹑高昌﹑天竺諸部樂也。敎坊者，內敎坊及棃園法曲也。府縣者，京兆府及長安﹑萬年兩赤縣。散樂，雜戲也。酺，音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山車者，車上施棚閣，加以綵繒，為山林之狀。陸船者，縛竹木為船形，飾以繒綵，列人於中，舁之以行。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玄宗時，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惟霓裳羽衣曲終引聲益緩。俚俗相傳，以為帝遊月宮，見素娥數百，舞于廣庭，帝記其曲，歸製霓裳羽衣舞，非也。又敎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帝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劉昫曰︰帝卽內廐，引蹀馬三十匹，為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而舞。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五坊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旅，中於音律。安祿山見而悅之，旣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樂，音洛。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技，渠綺翻。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所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卒，子恤翻。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37**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唐六典︰洛陽禁苑中有芳樹﹑金谷二亭，凝碧之池。盛奏衆樂；棃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棃園弟子見二百十一卷開元二年。賊皆露刃睨之。睨，五計翻，衺視也。『鄒︰衺，同邪。』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勝，音升。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

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旣得長安，命大索三日，索，山客翻。幷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治，直之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

自上離馬嵬北行，離，力智翻。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復，扶又翻。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西門，謂長安城西門也。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雲陽縣，漢屬馮翊，後魏屬北地郡，隋以來屬京兆。西不過武功。武功縣，漢﹑晉屬扶風，隋﹑唐屬京兆。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之，往也。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上津，漢漢中長利縣地，梁置南洛州，後魏改曰上州；隋廢州為上津縣，唐屬商州。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38**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39**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衞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勝，音升。屬，之欲翻；下所屬同。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帥，所類翻。統，他綜翻。將，卽亮翻。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泌，毗必翻。嗣，祥吏翻。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謂皆以有定天下功承大統。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考異曰︰鄴侯家傳曰︰「以李光弼為元帥左廂兵馬使，出井陘，以攻常山，圖范陽。郭子儀為右廂兵馬使，帥衆南取馮翊﹑河東。」按汾陽家傳，時郭子儀方北討同羅，未向河東也。鄴侯家傳又曰︰「上召光弼﹑子儀議征討計，二人有遷延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人皆仆地，不畢詞而罷。上告公曰︰『二將自偏裨，一年，遇國家有難，朕又卽位於此，遂至三公﹑將相；看已有驕色，商議征討，欲遷延；適來叱之，皆倒。方圖克復而將已驕，朕深憂之。朕今委先生戎事，府中議事，宜示以威令，使其知懼。』對曰︰『陛下必欲使畏臣，二人未見廣平，伏望令王亦暫至府。二人至，時寒，臣與飲酒。二人必請謁王，臣因為酒令，約不起，王至，但談笑，共臣同慰安。酒散，乃諭其脩謁於元帥。則二人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酒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他時或失律，能死生之也。』上稱善。又奏曰︰『伏望言於廣平，知是聖意，欲李﹑郭之畏臣，非臣敢恃恩然也。』上曰︰『廣平於卿，豈有形跡！』對曰︰『帝子國儲，以陛下故親臣；臣何人，敢不懼！』明日，將曉，王亦至。及李﹑郭至，具軍容，脩敬，乃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報王。王將至，執盞為令，並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適有令，許二相公不起。』王曰︰『寡人不敢。』遽就座飲。李﹑郭失色。談笑皆歡。先公云︰『二人起謝。』廣平曰︰『先生能為二相公如此，復何憂，寡人亦盡力。今者同心成宗社大計，以副聖意。』旣出，李謂郭曰︰『適來飲令，非行軍意，皆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按肅宗溫仁，二公沈勇，必無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上與泌出行軍，行，下孟翻。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衣，於旣翻；下且衣同。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稱，尺證翻。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事長史。創侍謀之官以處泌。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從，千容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重，直龍翻。凡宮禁﹑官府門側置輪盤，或遇夜，門已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向內以通之。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為泌請還鑰契張本。

**40**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衆，聚於經略軍北，時九姓胡皆居河曲，猶各帶舊置府號。按舊書李吉甫傳，經略軍，唐末之宥州是也。天寶移經略軍於靈州城內，以宥州寄治經略軍。元和九年，遂於經略軍故城置宥州六胡州，於郭下置延恩縣。宋白曰︰經略軍，在夏州西北三百里。天寶中，王忠嗣奏於榆多勒城置軍。今屬靈武，去靈武六百餘里。說，式芮翻。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天德軍在大同州。天寶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事，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渡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考異曰︰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蕃。」按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別將兵與虜戰，兵敗，降之；旣而復逃歸，懷恩叱而斬之。玢，方貧翻。復，扶又翻。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張，知亮翻。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北狄逐水草為行國。西域諸國皆有城郭，故謂之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調，徒弔翻。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41**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復，扶又翻。上斬之。

**42**丙子，上至順化。上改慶州安化郡為順化郡。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禮記︰凡為人子者，昏定而晨省。奉上，時掌翻。比，毗至翻。省，悉景翻。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事見上卷天寶十三載﹑十四載。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為，于偽翻。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章︰十二行本「為」下有「專決於胸臆」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諸相拱手避之。

**43**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鄕里之舊，何至於是！」良娣母家新豐，泌居京兆，故云然。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聞，音問。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比，毗至翻。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李泌及倓。為良娣譖殺倓，泌不自安張本。惡，烏路翻；下亦惡同。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李林甫動搖東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六載。從，千容翻。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章︰十二行本「知」下有「所以言者」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惡，烏路翻。樂，音洛。處，昌呂翻。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廢韋妃事亦見二百十五卷天寶五載。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被，皮義翻。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他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玄宗幼失昭成后，母親良娣祖母，鞠愛篤備；帝卽位，封為鄧國夫人。其子去逸生良娣。泌，毗必翻。娣，大計翻。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史言李泌能引君當道。

**44**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越巂郡，巂州。會同軍當在越巂會川縣，當瀘津關要路。清溪關，在大定城北。考異曰︰唐曆，是月吐蕃陷巂州。新傳，是歲閤羅鳳乘釁取巂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陷巂州也。尋傳﹑驃國皆降之。新書︰尋傳蠻，俗無絲纊，跣履荊棘，不以為苦。射豪豬，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南屬海，北南詔。驃，匹妙翻。降，戶江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 唐紀三十五起柔兆涒灘（丙申）十月，盡強圉作噩（丁酉）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丙申、七五六）

**1**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旣。

**2**上發順化，宋白曰︰慶州，貞觀以來為弘化郡，天寶後為安化郡，至德為順化郡。癸未，至彭原。

**3**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更，工衡翻。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4**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見，賢遍翻。上，時掌翻。洋川郡，洋州；本音羊，今人多讀如祥。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考異曰︰鄴侯家傳云︰「薦元載，令於鄖鄕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鄖鄕。今不取。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郞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郞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度，徒洛翻。琦作榷鹽法，用以饒。琦變鹽法，盡榷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倂遊民願業者為亭戶，免其雜傜。盜煮、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榷，古岳翻。

**5**房琯喜賓客，喜，許記翻。好談論，好，呼到翻。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是時兵興，方鎭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五季，遂為永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為憲銜。守，手又翻。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後人率引此二詩，以諭天下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卽反戾之義，故為反也。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事見上卷。上卽位於靈武，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蓋指李峴、李承式、鄧景山等。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考異曰︰唐曆︰「上以房琯有重名，虛己以待之，禮遇加等。琯推誠謇諤，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漸不能容矣。琯遂請兵為元帥，許之。」今從實錄。據考異，則上之疏琯，非特因進明之言也。

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漳『章︰十二行本「漳」作「潼」；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郞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旣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年，更盩厔縣曰宜壽，屬鳳翔郡。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為河南節度使。

**6**潁王璬之至成都也，見上卷。璬，公了翻。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璬不之止；圓恨之。璬視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璬，使歸內宅；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閤者。此時在成都，亦卽行宮為內宅。以武部侍郞李峘為劍南節度使，代之。峘，胡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峘為劍南節度使。蓋峘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峘，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璬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詣上所。玢，音彬。考異曰︰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卑不完，儲積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旣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間道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恐漢武望思之築，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今從舊傳。

**7**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復，扶又翻。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8**房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陳濤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邪？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乘，繩證翻。畜，許救翻。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南軍，宜壽之軍也。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為，于偽翻。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以薛景仙為關內節度副使。

**9**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承寀使回紇見上卷九月。敦，徒門翻。回紇可汗以女妻之，妻，七細翻。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見，賢遍翻。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伽，求迦翻。

**10**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圈明引兵會之。顏眞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新書作赴河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卽時舉郡降。樂安郡，棣州。景城旣陷，樂安孤絕，卽時降賊。蓋人心危懼，城主不能守也。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眞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思明卽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清河郡，貝州。博平郡，博州。考異曰︰河洛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從肅宗實錄。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章︰十二行本「恩」下有「以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信都郡，冀州。降，戶江翻。史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

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將，卽亮翻。束鹿縣，屬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昫曰︰束鹿，漢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為安定縣，隋改曰鹿縣。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曰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束鹿，以厭之。復，扶又翻。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饒陽受攻，事始二百十七卷天寶十四載。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池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幷計前後之數也。及諸郡皆陷，思明幷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守，式又翻。窘，渠隕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張興志在必死，自言命在晷刻。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引左傳吳季札之言。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間，古莧翻。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張興可以言義士耳。

賊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擔，都濫翻。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按史思明與郭、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蓋屢益其兵。及郭、李入井陘，思明乃能下河北。此蓋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鎭之；思明還博陵。

尹子奇將五千騎渡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邏，郞佐翻。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據引兵歸。

**11**十二『章︰十二行本「二」作「一」；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寒。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榆林郡，勝州，大河經其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洛交郡，本鄜州上郡，天寶元年更郡名。

**12**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13**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帥，讀曰率。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14**永王璘，幼失母，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為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事見上卷七月。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鎭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為之謀主，長，知兩翻。更，工衡翻。瑒，徒杏翻，又音暢。好，呼到翻。鏐，力求翻。以為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康曰︰楚威王埋金以鎭王氣，故曰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璘將稱兵，峴不欲預其禍也。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為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為之；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滁州全椒郡、和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蘄州蘄春郡、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三。淮南西道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滎陽郡、許州潁川郡、光州弋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鎭表。但義陽、弋陽已屬淮南節度，當考。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方鎭表︰至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陟所節度者，蓋江南東道也。其巡屬兼有浙東、西及昇、宣、歙諸州。

**15**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鬬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

**16**上問李泌曰︰「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輸，舂遇翻。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邪，音耶。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己。將，卽亮翻。驍，堅堯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張忠志，卽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令，力丁翻。陘，音刑。離，力智翻。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華，戶化翻。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並，步浪翻。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泌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使肅宗用泌策，史思明豈能再為關、洛之患乎！上悅。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娣，大計翻。惡，烏路翻。為，于偽翻。倓，徒甘翻。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

**17**甲辰，永王璘擅引兵『章︰十二行本「兵」作「舟師」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離珍翻。守，式又翻。詰，去吉翻。使，疏吏翻。方鎭位任等夷者，平牒。璘怒，分兵遺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將，卽亮翻。吳郡，蘇州。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廣陵。琛，丑林翻。廣陵郡，揚州。長，知兩翻。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今之當塗，本漢丹陽縣地。晉分丹陽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流人寓居于湖，乃改為當塗縣，仍僑置淮南郡。隋廢淮南郡，以縣屬丹陽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陽郡。唐未嘗以丹徒名郡。「徒」，當作「陽」。守，式又翻。李成式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韋陟蓋赴鎭，中道聞變，遂會於安陸。降，戶江翻。瑱，他甸翻。

**18**于闐王勝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闐，徒賢翻，又徒見翻。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19**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令，力丁翻。雍丘，唐初置州，貞觀元年廢。賊復置之，築城以逼雍丘。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彭城郡，徐州。魯郡，兗州。東平郡，鄆州。濟，子禮翻。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斷，丁管翻。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帥，讀曰率。范成大北使錄︰雍丘，百二十里至寧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睢，音雖。守，式又翻。塞，悉則翻。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使，疏吏翻。將，卽亮翻。折，之舌翻。

**20**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四郡；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上黨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領潞州上黨郡，澤州長平郡，沁州陽城郡。興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鎭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郿縣東原先有興平軍，因置為節鎭。

**21**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

**22**初，林邑王范眞龍為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書之以始事。范氏自晉以來，世有林邑，至是而滅。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請之環王，妻以女王。更，工衡翻。妻，七細翻。

**二載**（丁酉、七五七）

**1**春，正月，上皇下誥，以憲部尚書李麟同平章事，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誥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懿祖光皇帝，諱天錫，太祖之父也。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

**2**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復，扶又翻。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旣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宦李豬兒被撻尤多，舊書曰︰李豬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惠。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傅之，盡日而蘇。因為閹人，遂見信用。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舊書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深，式浸翻。以氈裹其尸埋之，誡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卽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懦，奴過翻，又奴亂翻。令，力丁翻。樂，音洛。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將，卽亮翻。

**3**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從，千容翻。泌，毗必翻。帥，所類翻。處，昌呂翻。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邪，音耶。語，牛倨翻。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俶，昌六翻。謂人子晨省昏定之禮。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凡廐、牧、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李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里。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粗，坐五翻。娣，大計翻。倓，徒甘翻。數，所角翻。訐，居謁翻。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帥，不用倓為元帥，見上卷上年九月。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倂小女寄謙家而去。上卽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說，建寧聞而數以為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年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至德元載也。按鄴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為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為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也。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喪。」故置於此。「護國」，當作「輔國」。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為先生憂之。」去，羌呂翻。為，于偽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先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壓先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為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敢擅殺。今不取。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謂上許泌，以賊平任行高志。見上卷上年九月。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吾觀代宗所以卒免張后之禍者，用李泌之言也。

**4**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治，直之翻。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唐制︰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一丁之歲調給之。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三年。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為。曏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俟天下旣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夫，音扶。過，古禾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泌旣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他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寐，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剋復效在何時，還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此近戲謔，今不取。

**5**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去載更郡名。鄯，音善，又時戰翻。

**6**丙寅，劍南兵買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太守柳奕討誅之。臨邛郡，邛州。邛，渠容翻。守，式又翻。

**7**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蓋，古盍翻。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使，疏吏翻。泌，毗必翻。聚衆六萬。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武威郡，涼州，治姑臧，舊城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張氏據河西，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幷舊城為五。餘二城未知誰所築也。胡據其五，二城堅守。支度判官崔稱與中使劉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8**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行，戶剛翻。博陵郡，定州。蔡希德自上黨下太行道也。高秀巖為賊守大同，自此趨太原。牛廷介自幽州，與史思明等合。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脩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太原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二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宮城在都城西北，周二千五百二十步。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所築。兩城之間曰中城，武后築，以合東城。周四十里者，止言都城耳。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帥，讀曰率。墼，古歷翻，範土為之。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衞送之，至廣陽，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石艾縣，天寶元年更名，屬太原府。井陘關在其東，葦澤關在其東北，皆通山東之道。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

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趣，七喻翻。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茍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安邊軍在蔚州興唐縣。蔚州有銅冶，有錢官，故有錢工，時得其三人也。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近，其靳翻。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退營於礮所不能及之地。礮，匹貌翻。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搘，章移翻，拄也。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屬，之欲翻。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9**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歸，當作媯，媯州也。唐人雜史多有作歸、檀者，蓋誤也。趣，七喻翻。睢，音雖。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自寧陵東至睢陽四十五里。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將，卽亮翻。懦，奴過翻，又奴亂翻。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為，于偽翻。調，徒釣翻。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等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10**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章︰十二行本「間」下有「扼賊要衝」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河東郡，蒲州。自河東進兵攻取潼關，則兩京之路中斷，然後可圖也。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

**11**初，平盧節度使劉正臣自范陽敗歸，事見上卷上年。安東都護王玄志鴆殺之。祿山以其黨徐歸道為平盧節度使，玄志復與平盧將侯希逸襲殺之；復，扶又翻。又遣兵馬使董秦將兵以葦筏渡海，與大將田神功擊平原、樂安，下之。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秦為平原太守。筏，音代。秦將，卽亮翻，又音如字。守，式又翻。

**12**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13**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宋白曰︰鄜州洛交郡，漢上郡雕陰之地，後魏為東秦州，又改為北華州，廢帝改為鄜州，取鄜畤為名；隋自杏城移治五交城；天寶改洛交郡，治洛交縣，取洛水之交也。趣，七喻翻。分兵取馮翊。馮翊郡，同州。兼取蒲、同，則跨據河東、西，以圖關、陝，可以制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新志︰戶曹司戶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傜、逋負、良賤、芻藳、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殺賊近千人。近，其靳翻。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縣，時屬解州。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殪，一計翻。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白逕嶺，在解縣東。遂平河東。

**14**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江·淮庸、調，泝漢而上梁、洋。調，徒弔翻。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往來不絕曰駱驛。使，疏吏翻。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旣定，憩，去例翻。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伺，相吏翻。復，扶又翻。後果如泌所料。不若先用之於寒鄕，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言急於復兩京，迎上皇。不能待此決矣。」言決不能從泌之策也。

**15**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此卽武功之東原、西原也，蜀諸葛亮駐師之地。使，疏吏翻。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16**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17**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媯川王；唐會要︰恆陽軍置於恆州郭下。恆，戶登翻。媯，居為翻。以牛廷介『張︰「介」作「玠」。』領安陽軍事；時慶緒分兵屯鄴郡安陽縣，因所屯之地而曰安陽軍。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鎭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守，式又翻。陘，音刑。令，力丁翻。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強兵，據富資，益驕橫，先，悉薦翻。橫，戶孟翻。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為思明殺慶緒張本。

**18**戊戌，永王璘敗死，璘，離珍翻。考異曰︰新舊紀、傳、實錄、唐曆皆不見璘敗時在何處，唯云「璘進至當塗」。若在當塗，不應登城望見瓜步、揚子。李白永王東巡歌云︰「龍盤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云︰「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如此，似已據金陵。但於諸書別無所見，疑未敢質。余詳考下文，璘所登以望瓜步、揚子者，蓋登丹楊郡城也。璘自當塗進兵，擊斬丹楊太守閻敬之，遂據丹楊城，然後可以望見揚子及瓜步江津之兵。及其敗也，自丹楊奔晉陵以趣鄱陽。其道里節次可驗。其當薛鏐皆伏誅。

時李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銑兵數千，軍于揚子；揚子，本為鎭，屬江都縣，高宗廢鎭置揚子縣，卽今眞州治所。成式使判官裴茂新書作「裴荗」。將兵三千，軍于瓜步，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璘與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章︰十二行本「就」下有「不然」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渾惟明奔江寧，是年以丹楊之江寧縣置昇州江寧郡。馮季康奔白沙。今眞州治所，唐之白沙鎭也，時屬廣陵郡。璘憂懼，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軍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為兩，璘軍又以火應之。璘以為官軍已濟江，據挈家屬與麾下潛遁；及明，不見濟者，乃復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復，扶又翻。成式將趙侃等濟江至新豐，新書曰「新豐陵」。考其地在晉陵界，蓋南朝山陵之名。璘使瑒及其將高仙琦將兵擊之；侃等逆戰，射瑒中肩，射，而亦翻。中，竹仲翻。璘兵遂潰。璘與仙琦收餘衆，南奔鄱陽，鄱陽郡，饒州。收庫物甲兵，欲南奔嶺表，江西采訪使皇甫侁江西，江南西道也。史從簡便曰江西。侁，所臻翻。遣兵追討，擒之，潛殺之於傳舍；傳，張戀翻。瑒亦死於亂兵。

侁使人送璘家屬還蜀，上曰︰「侁旣生得吾弟，何不送之於蜀而擅殺之邪！」遂廢侁不用。

**19**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考異曰︰實錄︰「三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賊於潼關。」汾陽家傳云︰「正月二十八日，使宗子懷文潛募郭俊、茍文俊入河東，搆忠義，與大軍約期以翻城。公乃進軍出洛交，分兵收馮翊。二月十一日，郭俊等伺大軍將至，中夜舉火，剋斬幽、檀勁卒千人，崔乾祐尋縋而免。乾祐先置兵於城北廢府，遂以三千兵攻城，自領馬步五千伏於關城中。公使旰及僕固懷恩等先擊之，賊大破，遽焚橋，我軍蹈之而滅。乾祐棄關城，尋自涇嶺而逸，遂收河東郡。」舊子儀傳曰︰「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伺王師至則為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百姓偽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唐曆云︰「子儀收蒲州，又襲下潼關。」按潼關在河東、馮翊之南，若未破河東、馮翊，安能先取潼關！又實錄云︰「三月取河東，」而下復載二月戊戌以後事，與舊傳皆誤也。今從汾陽家傳及唐曆。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考異曰︰汾陽家傳云︰「偽關西節度安守忠帥兵至。二十九日，公使僕固懷恩、王仲昇陳於永豐倉南。及暮，百戰，斬一萬級。李韶光、王祚決戰而死。」唐曆︰「子儀襲下潼關及同州，盛兵潼關以守之。賊將李歸仁來救，子儀戰，大敗，死者萬餘衆，退守河東。歸仁遂攻陷同州，刺史蕭賁死之，盡屠城中。」舊僕固懷恩傳云︰「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奔歸河東。」按子儀不得馮翊則西路不通，後奉詔赴鳳翔，歷馮翊而去，則馮翊不陷也。潼關者，兩京往來之路，賊所必爭也，子儀若不敗，則何以棄潼關而不守！今參取衆書可信者存之。

**20**三月，辛酉，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射，並罷政事。

初，楊國忠惡憲部尚書苗晉卿，惡，烏路翻。安祿山之反也，請出晉卿為陝郡太守，兼陝、弘農防禦使。兼二郡防禦。晉卿固辭老病，上皇不悅，使之致仕。及長安失守，晉卿潛竄山谷；上至鳳翔，手敕徵之為左相，軍國大務悉咨之。

**21**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謂識祿山有反相也。事見二百十四卷開元二十二年。為之流涕，為，于偽翻。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張九齡，韶州曲江人。使，疏吏翻。宋白曰︰曲江縣，以湞水屈曲為名。厚恤其家。

**22**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復，扶又翻。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膏，居號翻。而賞不酬勳，以虢王巨靳告身，不與賜物，恐將士怨望而不力戰，故先以此言慰撫之。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少，始紹翻。帥，讀曰率。陳，讀曰陣。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23**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24**夏，四月，顏眞卿自荊、襄北詣鳳翔，眞卿棄平原，渡河欲赴行在，而陜、洛為賊所梗，故南奔荊、襄，然後自荊、襄取上津路，北詣鳳翔。上以為憲部尚書。憲部，刑部。尚，辰羊翻。

**25**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帥，所類翻。考異曰︰唐曆︰「四月，子儀為司空。尋以廣平王為元帥，子儀為副元帥。」按鄴侯家傳，廣平在靈武已為元帥。唐曆誤也。使將兵赴鳳翔。將，卽亮翻，又音如字。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三原，本漢池陽地，後魏置三原縣。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考異曰︰汾陽家傳作「桑如珪」，今從舊傳。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白渠，漢白公所開，因名。若幽，神通之玄孫也。淮安王神通，隋義寧初起兵應高祖。

子儀與王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潏西。唐都長安，跨渭為三橋︰東曰東渭橋，中曰中渭橋，西曰西渭橋。程大昌曰︰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名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南四十里者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水經註︰潏水出杜陵之樊川，過漢長安城西，而北注于渭。潏，音決。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程大昌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圖︰唐京城西有漕渠，南出豐水，逕延平、金光二門，至京城西北角，屈而東流，逕漢故長安城，南至芳林園西，又屈而北流，入渭。清渠至漕渠之東，直秦之故杜南城稍東，卽香積寺北。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陳，陳，讀曰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監，古銜翻。考異曰︰汾陽家傳曰︰「賊帥安守忠、李歸仁領八萬兵，屯於昆明池西，五月三日，陳於清渠之側。公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二萬級。六日，救兵至，又陣于清渠，我師敗績。以冒暑毒，師人多病，遂收兵赴鳳翔。」今從舊傳。中外戒嚴。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郞、郞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信牒者，未有告身，先給牒以為信也。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恐其潰散，畏罪而歸賊，復以官爵收之。復，扶又翻。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衣，於旣翻。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26**房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難，乃旦翻。而琯多稱病不朝謁，朝，直遙翻。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丁巳，罷琯為太子少師。房琯旣敗師而不思補過，罷之為散官，猶輕典也。以諫議大夫張鎬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晨夜誦佛。鎬諫曰︰「帝王當脩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飯，扶晚翻。

**27**庚申，上皇追冊上母楊妃為元獻皇后。妃，隋納言士達之曾孫，景雲初，入東宮為良媛，實生上。

**28**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枕，職任翻。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以宦官而為將軍，故謂之宦官將軍。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是年夏四月，顏眞卿已自荊、襄北詣靈武。曹日昇之至襄陽，蓋在四月之前。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復，扶又翻。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在圍中凡周歲，去年五月賊圍南陽，至是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帥，讀曰率。還，音旋，又如字。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夏，戶雅翻。

**29**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以清渠之敗也。甲子，以子儀為左僕射。

**30**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南，姓也。周有南仲，魯有大夫南遺。郞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射，而亦翻；下雲射同。剡，以冉翻，削也。中者喜，中，竹仲翻。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喪，息浪翻。幾，居使翻。子奇乃收軍退還。

**31**六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癸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田乾眞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眞解安邑，遁去。

**32**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王去榮，富平人。上以其善用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時陝郡新復，介居兩京之間，賊所必攻也。上欲免去榮之死而收其力用，而不計其隳國法也。考異曰︰實錄云︰「於河東承天軍效力。」據賈至集，陝郡也。今從之。中書舍人賈至不卽行下，下，遐嫁翻；下上下同。上表，以為︰「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易·坤卦文言之辭。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卽免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技，渠綺翻。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復，扶又翻。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誘，音酉。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夫，音扶。去榮，縣民也。縣令，則其君也。大君，謂天子。治，直吏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議之。下，戶嫁翻。

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是『章︰十二行本「是」上有「而小人得擅殺」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去榮旣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橫。技，渠綺翻。橫，戶孟翻。為郡縣者，不亦難乎！陛下為天下主，愛無親疏，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唐初，房玄齡依隋定律，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其不義之條，註曰︰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已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夫，音扶。少，始紹翻。邪，音耶。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陝，失冉翻。觀，古玩翻。至，曾之子也。賈曾見二百十卷先天元年。

**33**南充土豪何滔作亂，執本郡防禦使楊齊魯；南充郡，果州。劍南節度使盧元裕發兵討平之。使，疏吏翻。

**34**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瑯邪，殺賊二萬餘人。邪，音耶。

**35**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軍兵馬使陳玄禮、劍南節度使李峘討誅之。峘，胡登翻。

**36**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睢，音雖。復，扶又翻。先，悉薦翻。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濮，博木翻。濟，子禮翻。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廩」，當作「稟」，音筆錦翻，給也。合，音閤。十龠為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復，扶又翻。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為賊所圍，張巡乃脩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杜佑曰︰以大木為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四尺，勢微回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軋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推，吐雷翻。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盛，時征翻。折，而設翻。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棚閣者，於城上架木為棚，跳出城外四五尺許，上有屋宇，以蔽風雨，戰士居之，以臨禦外敵，今人謂之敵樓。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鎖，鎖末置大鐶，搨其鉤頭，鐶，蘇果翻。搨，吐盍翻。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積柴為磴道，磴，都鄧翻。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藳投之於中，松明者，松枯而油存，可燎之以為明。乾，音干。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復，扶又翻。重，直龍翻。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37**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以孤城介居強寇之間，外無救援，宜其受屠。

**38**崔渙在江南選補，冒濫者衆，八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甲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罷渙為餘杭太守、杭州，餘杭郡。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後自餘杭移治錢唐，後又移治柳浦，今州城是也。餘杭，漢古縣也。寰宇記曰︰禹捨舟登陸於此，因名餘杭。江東采訪·防禦使。

**39**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40**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考異曰︰實錄云︰「拔其衆南投睢陽郡。」按張中丞傳云︰「許叔冀在譙郡。」蓋叔冀欲投睢陽，為賊所圍，遂投彭城、譙郡耳。今從新紀。

**41**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復，扶又翻。說，式芮翻。為，于偽翻。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漢武帝置臨淮郡，後漢明帝更名下邳，其疆域廣矣。梁於漢徐縣地置高平郡，隋開皇十八年，廢郡為徐城縣，屬泗州下邳郡，時泗州治宿預也。武后長安四年，割徐城南界兩鄕，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泗州治臨淮；天寶元年，更為臨淮郡。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披，普彼翻。止亡兩騎。旣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旣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強，其兩翻。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章︰十二行本「來」下有「時」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咽，烏前翻，喉也。大夫坐擁強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考異曰︰韓愈書張中丞傳後云︰「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按柳宗元霽雲碑云︰「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泣下。為，于偽翻。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張巡自寧陵入睢陽，蓋使廉坦守寧陵城。城使，巡所署置也。將，卽亮翻。使，疏吏翻。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壞，音怪。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

初，房琯為相，惡賀蘭進明，事見去載十月。惡，烏路翻。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史言房琯以私憾進明，用許叔冀以制其肘腋，使不敢出兵救巡、遠。然以進明之才，借使出兵，亦未必能制勝。

**42**戊辰，上勞饗諸將，勞，力到翻。遣攻長安，謂郭子議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考異曰︰汾陽家傳︰「閏八月二十三日，肅宗授代宗鉞，俾誅元惡，詔公為副元帥。二十三日，出鳳翔。」實錄︰「九月丁亥，元帥領兵十五萬辭出。」又云︰「戊子，回紇葉護至扶風。」蓋郭子儀以閏月二十三日先行屯扶風，九月十二日廣平乃發也。

**43**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長安苑門也。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復，扶又翻；下同。

**44**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敗，補邁翻。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上黨郡，潞州。為程千里被擒張本。